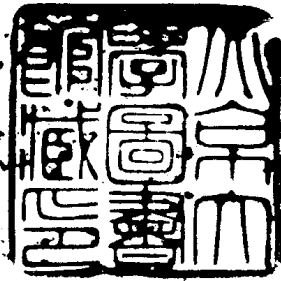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三一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三一册目次

史部·别史類

晉史刪四十卷（二）

〔明〕茅國縉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史刪四十卷》提要

晉史刪卷之二十九　　茅國縉刪次

王敦　沈充　錢鳳附　熊甫

王敦字處仲司徒導之從父兄也父基治書侍御史敦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太子舍人時王愷石崇以豪侈相尚愷常置酒敦與導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聲韻愷便敺殺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愷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敦導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慠然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

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洗馬潘滔見敦而目之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振若不噬人亦當爲人所噬及太子遷許昌詔東宮官屬不得送敦及洗馬江統等冒禁於路側望拜流涕時論稱之惠帝反正除青州刺史永嘉初徵爲中書監於時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後爲揚州刺史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敦與從弟導等同心翼戴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尋加荊州牧及劉隗用

事頗疎間王氏導等甚不平之敦上疏申理表至導
封以還敦敦復遣奏之初敦務自矯厲雅尚清談口
不言財色既素有重名又立大功於江左專任閫外
手控彊兵群從貴顯威權莫貳遂欲專制朝廷有問
鼎之心帝畏而惡之遂引劉隗刁協等以爲心膂敦
益不能平於是嫌隙始構矣每酒後輒詠魏武帝樂
府歌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
如意打唾壺爲節壺邊盡缺及湘州刺史甘卓遷涼
州敦欲以從事中郎陳頒代卓帝不從更以譙王承
鎮湘州敦復上表陳古今忠臣見疑於君而蒼蠅之

人交構其間欲以感動天子帝愈忌憚之以劉隗爲
鎮北將軍戴若思爲征西將軍悉發揚州奴爲兵外
以討胡實禦敦也永昌元年敦率衆内向以誅隗爲
名敦黨吳興人沈充起兵應敦敦至蕪湖又上表罪
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
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親率六
軍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召戴若思劉隗
並會京師敦兄含時爲光祿勳叛奔於敦敦至石頭
欲攻劉隗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尅不
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

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王師敗
績既入石頭擁兵不朝放肆兵士劫掠内外官省奔
散惟有侍中二人侍帝帝脫戎衣著朝服顧而言曰
欲得我處但當早道我自還琅邪何至困百姓如此
敦收周顗戴若思害之以敦爲丞相江州牧進爵武
昌郡公使太常荀崧就拜僞讓不受還屯武昌多害
忠良寵樹親戚及帝崩敦諷朝廷徵己明帝手詔徵
之語在明帝紀敦移鎮姑孰帝使侍中阮孚齎牛酒
犒勞敦稱疾不見使主簿受詔以王導爲司徒敦自
爲揚州牧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貢獻多入己府

將相嶽牧悉出其門以兄含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
從弟舒爲荊州彬爲江州邃爲徐州敦以沈充錢鳳
爲謀主諸葛瑤鄧嶽周撫李恒謝雍爲爪牙充等並
凶險驕恣共相驅扇殺戮自己又大起營府侵人田
宅發掘古墓剽掠市道士庶解體咸知其禍敗焉敦
從弟豫章太守稜日夜切諫敦怒陰殺之敦無子養
含子應及敦病甚拜應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謂
敦曰脫其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敦曰非常之事豈
常人所能且應年少安可當大事我死之後莫若解
衆放兵歸身朝廷保全門戶此計之上也退還武昌

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亦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計之下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須敦死後作難敦又忌周札殺之而盡滅其族常從督冉曾公乘雄等爲元帝腹心敦又害之以宿衛尚多奏令三番休二及敦病篤帝將討敦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敦以温嶠爲丹楊尹欲使覘伺朝廷嶠至具言敦逆謀帝欲討之知其爲物情所畏服乃僞言敦死於是下詔事討錢鳳之罪又詔曰敢有捨王敦姓名而稱大將軍者軍法從事敦病轉篤不能御衆使錢鳳鄧嶽周撫等率衆三萬向

京師含謂敦曰此家事吾便當行於是以含爲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乃上疏罪狀温嶠以誅奸臣爲名含至江寧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綿綿或云已有不諱悲怛之情不能自勝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奸逆朝士忿憤莫不扼腕去月二十三日得征北告劉遐陶瞻蘇峻等深懷憂慮不謀同辭想已大小及二宮宿衛咸懼有往年之掠不復保其妻孥是以聖主發赫斯之命具如檄旨近有嘉詔崇兄八命望兄奬群賢忠義之心抑奸細不逞之計當還武昌盡力藩任卒奉來告乃承與犬羊俱下雖當逼迫猶以罔然兄立身率素見信明於門宗年踰耳順位極人臣仲玉安期亦不足作佳少年本來門戶良可惜也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昔年佞臣亂朝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百姓勞弊將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來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孺子者不諸有耳者皆是將禪代意非人臣之事也先帝中興遺愛在人聖主聰明德洽

朝野思與賢哲弘濟艱難不北面而執臣節乃私相樹建肆行威福凡在人臣誰不憤歎此直錢鳳不良之心聞於遠近自知無地遂唱姦逆至如鄧伯山周道和恒有好情往來人士咸皆明之方欲委任與共戮力非徒無慮而已也導門戶小大受國厚恩兄弟顯寵可謂隆矣導雖不武情在寧國今日之事明日張膽爲六軍之首寧忠臣而死不無賴而生矣但恨大將軍桓文之勳不遂而兄一旦爲逆節之臣負先人平素之志既沒之日何顏見諸父於黃泉謁先帝於地下邪執省來告爲兄羞之且悲且慚願速建大

計惟取錢鳳一人使天下獲安家國有福故是竹素之事非惟免禍而已夫福如反手用之即是導所統六軍石頭萬五千人宮內後苑二萬人護軍屯金城六千人劉遐已至征北昨已濟江萬五千人以天子之威文武畢力豈可當乎事猶可追兄早思之大兵一奮導以為灼炟也含不答帝遣中軍司馬曹渾等擊含于越城含軍敗敦聞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矣兄弟才兼文武者世將處季皆蚤死今世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鳳等至京師屯于水南帝親率六軍以禦鳳頻戰破之

敦謂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乃營葬事初敦始病夢白犬自天而下嚙之又見刁協乘軺車導從瞋目令左右執之俄而敦死時年五十九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聽事中與諸葛瑤等恒縱酒淫樂沈充自吳率衆萬餘人至與含等合充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喉情離衆沮鋒摧勢挫持疑猶豫必致禍敗今若決破柵塘因湖水灌京邑肆舟艦之勢極水軍之用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并東南衆軍之力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下策也充不能用颺逃歸於吳含復率衆渡淮蘇峻等逆擊大敗之充亦燒營而退既而周光斬錢鳳吳儒斬沈充並傳首京師有司議曰王敦滔天作逆有無君之心宜依崔杼王凌故事剖棺戮尸以彰元惡於是發瘞出尸焚其衣冠跽而刑之敦充首同日懸於南街觀者莫不稱慶敦首既懸莫敢收葬者尚書令郗鑒言於帝曰昔王莽漆頭以輗車董卓然腹以照市王凌儭土徐馥焚首前朝誅楊駿等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然春秋許齊襄之葬紀侯魏武義

王脩之哭袁譚由斯言之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臣以為可聽私葬於義為弘詔許之於是敦家收葬焉含父子乘單船奔荊州刺史王舒舒使人沈之於江餘黨悉平敦眉目疏朗性簡脫有鑒裁學通左氏口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莫知惟族兄戎異之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武帝嘗召時賢共言伎藝之事人人皆有所說惟敦都無所關意色殊惡自言知擊鼓因振袖揚枹音節諧韻神氣自得傍若無人舉坐歎其雄爽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沈香汁

有如厠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着新意色無怍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為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焉　沈充字士居少好兵書頗以雄豪聞於鄉里敦引為參軍充因薦同郡錢鳳鳳字世儀敦以為鎧曹參軍數得進見知敦有不臣之心因進邪說遂相朋構專弄威權言成禍福遭父喪外託還葬而密為敦使與充交構初敦參軍熊甫見敦委任鳳將有異圖因酒酣謂敦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佞倖在位鮮不敗業敦作色曰

小人阿誰甫無懼容因此告歸臨與敦別因歌曰徂風飈起蓋山陵氛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可長歎念別惆悵復會難敦知其諷己而不納明帝將伐敦遣其鄉人沈禎諭充許以為司空充謂禎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寧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禎曰不然舍忠與順未有不亾者也大將軍阻兵不朝爵賞自己五尺之童知其異志今此之舉將行纂弒耳豈同於往年乎是以疆埸諸將莫不歸赴本朝內外之士咸願致死正以移國易主義不北面以事之也奈何協同逆圖當不義之責乎朝廷坦誠禎所悉也賊之黨類猶宥其罪與之更始況見機而作邪充不納率兵臨發訓其妻子曰男兒不豎豹尾終不還也及敗歸吳興以失道誤入其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也充曰封侯不足貪也爾以大義存我我宗族必厚報汝若必殺我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充子勁竟滅吳氏勁見忠義傳

桓溫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生未朞而太原溫嶠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

物也彝以嶠所賞故遂名之曰溫嶠笑曰果爾後將易吾姓也彝為韓晃所害涇令江播豫焉溫時年十五枕戈泣血志在復讎至年十八會播已終子彪兄弟三人居喪置刃杖中以為溫備溫詭稱弔賓得進刃彪於廬中并追二弟殺之時人稱焉溫豪爽有風槩姿貌甚偉面有七星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嘗稱之曰溫眼如紫石稜鬚作蝟毛磔孫仲謀晉宣王之流亞也選尚南康長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徐州刺史溫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嘗薦于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略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

宜委以方召之任翼卒以温爲都督荆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假節時蜀李勢微弱温志在立勳永和二年率衆西伐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温見之謂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及軍次彭模乃命參軍周楚孫盛守輜重自將步卒直指成都勢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禦之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閒道歸成都勢於是悉衆與温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面縛輿櫬

請命温解縛焚櫬送於京師温停蜀三旬舉賢旌善百姓咸悅振旅還江陵進位征西大將軍開府封臨賀郡公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杖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君臣之跡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殷浩慮爲温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温軍内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與温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温卽迴軍還鎮時殷

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屢敗器械都盡温因朝野之怨乃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温矣温遂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自淅川以征關中命梁州刺史司馬勳出子午道别軍攻上洛獲苻健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健又遣子生弟雄衆數萬距温温進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溝自固居人皆安堵復業持牛酒迎温於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圖今日復見官軍初温恃麥熟取以爲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初温自以雄姿風氣是宣帝劉琨之儔

有以其比王敦者意甚不平及是征還於北方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温便潸然而泣温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温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温於是褫冠解帶昏然而睡不怡者數日温欲脩復園陵移都洛陽表疏十餘上不許進温征討大都督委以專征之任温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勒舟師以逼許洛以譙梁水道既通請徐豫兵乘淮泗入河温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少爲琅邪時所種柳皆已十

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涕于是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宏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況宏坐中皆失色師次伊水姚襄屯水北距水而戰溫結陣而前親被甲督弟沖及諸將奮擊襄大敗自相殺死者數千人越北芒而西走追之不及遂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陵被侵毀者皆繕復之兼置陵令遂旋軍執降賊周成以歸遷降人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溫還軍之後司豫青兗復陷於賊升平中改封南郡公溫性儉每讌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臥對親僚曰為爾寂寂將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机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常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太和七年又悉衆北伐百官皆於南州祖道都邑盡傾軍次胡陸攻慕容暐將慕容忠獲之進次金鄉時亢旱水道不通乃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運自清

水入河暐將慕容垂傅末波等率衆八萬距溫戰於林渚溫擊破之遂至枋頭先使袁眞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伐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溫焚舟步退自東燕出倉垣經陳留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垂以八千騎追之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恥之歸罪於眞表廢為庶人眞怨溫誣己據壽陽以自固潛通苻堅慕容暐溫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行役既久又兼疾癘死者十四五百姓嗟怨袁眞病死其將朱輔立其子瑾以嗣事慕容暐苻堅並遣軍援瑾溫使督護竺瑤矯陽之等與水軍擊之時暐軍已至瑤等與戰於武丘破之溫率二萬人自廣陵又至瑾嬰城固守溫等長圍守之苻堅乃使其將王鑒張蚝等率兵以救瑾屯洛澗先遣精騎五千次於肥水北溫遣桓伊及弟子石虔等逆擊大破之瑾衆遂潰生擒之并其宗族數十人及朱輔送於京都而斬之溫以功詔加班劒十人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既逢覆敗名實頓減於是參軍郗超進廢立之計溫乃廢帝而立簡文帝詔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百人入殿溫多所廢徙誅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時溫威勢翕赫侍

中謝安見而遙拜温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
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時温有脚疾詔乘輿入朝既
見欲陳廢立本意帝便泣下數十行温兢懼不得一
言而出及帝不豫詔温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與得
相見便來便來於是一日一夜頻有四詔温上疏未
及奏而帝崩遺詔家國事一稟之於公如諸葛武侯
王丞相故事温初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已不爾便爲
周公居攝事既不副所望故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
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王謝處大事之際日憤
憤少懷及孝武即位復遣謝安徵温入輔及温入朝

赴山陵勑尚書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於道側
當時豫有位望者咸戰慴失色或云因此殺王謝內
外懷懼温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
責替慢罪也於是拜高陵左右覺其有異既登車謂
從者曰先帝向遂靈見既不述帝所言故衆莫之知
但見將拜時頻言臣不敢而已又問左右殷涓形狀
答者言肥短温云向亦見在帝側初殷浩既爲温所
廢死涓頗有氣尚遂不詣温而與武陵王晞游故温
疑而害之竟不識也及是亦見涓爲祟因而遇疾凡
停京師十有四日歸於姑熟遂寢疾不起諷朝廷加

已九錫累相催促謝安王坦之聞其病篤密緩其事
錫文未及成而薨時年六十二初沖問温以謝安王
坦之所任温曰伊等不爲汝所處分温知已存彼不
敢異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所以息謀温六子熙
濟歆禕偉玄熙字伯道初爲世子後以才弱使沖領
其衆玄嗣爵別有傳　孟嘉字萬年江夏鄳人少知
名太尉庾亮領江州辟部廬陵從事嘉還都亮引問
風俗得失對曰還傳當問吏亮舉麈尾掩口而笑謂
弟翼曰孟嘉故是盛德人後爲桓温參軍温甚重之
九月九日温燕龍山僚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

風至吹嘉帽墮落嘉不之覺温使左右勿言欲觀其
舉止嘉良久如廁温令取還之命孫盛作文嘲嘉著
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坐嗟歎嘉好酣
飲愈多不亂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
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
嘉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卒于家

桓玄　殷仲文附

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大司馬温之孽子也其母馬
氏嘗與同輩夜坐於月下見流星墜銅盆水中忽如
二寸火珠冏然明淨競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若

有感遂有娠及生玄有光照室占者奇之故小名靈寶妳媼每抱詣溫輒易人而後至云其重兼常兒溫甚愛異之臨終命以為嗣襲爵南郡公年七歲溫服終府州文武辭其叔父冲冲撫玄頭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淚覆面衆並異之及長形貌瓌奇風神疎朗博綜藝術善屬文常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衆咸憚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時議謂溫有不臣之跡故折玄兄弟為素官太元末出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嘗登高望震澤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棄官歸國玄在荆楚積年優

游無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憚之及中書令王國寶用事謀削弱方鎮內外騷動知王恭有憂國之言玄潛有意於功業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唯患相弊之不速耳今既執權要與王緒相為表裏其所迴易罔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正情為朝野所重必未便動之唯當以君為事首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未以為允咸謂君雖有思致非方伯人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顗為荆州君何以處之仲堪曰憂之久矣君為計將安出玄曰國寶姦凶天下所知孝伯疾惡之情每至而當今日之會

以理推之必當過人君若密遣一人信說王恭宜興晉陽之師以內匡朝廷已當悉荆楚之衆順流而下推王為盟主僕等亦皆投袂當此無不響應此事既行桓文之舉也仲堪持疑未決俄而王恭信至招仲堪及玄匡正朝廷國寶既死於是兵罷玄乃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亦憚之不欲使在荆楚故順其意隆安初詔以玄為廣州刺史假節玄受命不行其年王恭又與庾楷起兵討江州刺史王愉及譙王尚之兄弟玄仲堪謂恭事必克捷一時響應仲堪給玄五千人與楊佺期俱為前鋒軍至溢口王愉奔於臨川玄

遣偏將軍追獲之玄佺期至石頭仲堪至蕪湖恭將劉牢之背恭歸順恭既死庾楷戰敗奔于玄軍既而詔以玄為江州仲堪等皆被換易乃各迴舟西還屯于尋陽共相結約推玄為盟主玄始得志乃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尚之牢之等朝廷深憚之乃免桓脩復仲堪以相和解初玄在荆州豪縱士庶憚之甚於州牧仲堪親黨勸殺之仲堪不聽及還尋陽資其聲地故推為盟主玄逾自矜重佺期為人驕悍常自謂承籍華胄江表莫比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憾卽欲於壇所襲玄仲堪惡佺期兄弟虓勇恐尅玄

之後復爲巳害苦禁之於是各奉詔還鎮玄亦知佺期有異謀潛有呑并之計於是屯于夏口隆安中詔加玄都督荊州四郡以兄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仲堪慮玄跋扈遂與佺期結婚爲援初玄既與仲堪佺期有隙恒慮掩襲求廣其所統朝廷亦欲成其釁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與玄佺期甚忿懼會姚興侵洛陽佺期乃建牙聲云援洛密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許猶慮弗能禁復遣從弟遹屯于北境以遏佺期佺期既不能獨舉且不測仲堪本意遂息甲南蠻校尉楊廣佺期之兄也

欲距桓偉仲堪不聽乃出廣爲宜都建平二郡太守佺期弟孜敬先爲江夏相玄以兵襲而召之既至以爲諮議參軍玄于是興軍西征亦聲云救洛與仲堪書說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今親率戎旅徑造金墉使仲堪收楊廣如其不爾無以相信仲堪本計欲兩全之既得玄書知不能禁乃曰君自沔而行不得一人入江也玄乃止後荊州大水仲堪賑恤飢者倉廩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史郭銓當之所鎮路經夏口玄聲云朝廷遣銓期爲巳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

兄偉令爲内應偉遑遽不知所爲乃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爲質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爲人不能專決常懷成敗之計爲兒子作慮我兄必無憂矣玄既至巴陵仲堪遣衆距之爲玄所敗玄進至揚口又敗仲堪弟子道護乘勝至零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遣軍數道距之佺期自襄陽來赴與兄廣共擊玄玄懼其銳乃退軍馬頭佺期等方復追玄苦戰佺期敗走還襄陽仲堪出奔鄼城玄遣將軍馮該躡佺期獲之廣爲人所縛送玄並殺之仲堪聞佺期死乃將數百人奔姚興至冠軍城爲該所得玄令害之於

是遂平荊雍乃表求領江荊二州詔以玄都督荊襄雍秦梁益寧七州後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以桓修爲江州刺史玄上疏固爭江州於是進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復領江州刺史玄又輒以偉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時寇賊未平朝廷難違其意許之玄於是樹用腹心兵馬日盛屢上疏求討孫恩詔輒不許其後恩逼京都玄建牙聚兵外託勤王實欲觀釁而進會恩巳走玄奉詔解嚴以偉爲江州鎮夏口司馬刁暢爲輔國將軍督八郡鎮襄陽遣桓振皇甫敷馮該等戍湓口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

不道自謂三分有二知世運所歸屢上禎祥以爲己瑞初庾楷旣奔于玄玄之求討孫恩也以爲右將軍玄旣解嚴楷亦去職楷以玄方與朝廷構怨恐事不克禍及於己乃密結於後將軍元顯許爲內應元興初元顯稱詔伐玄玄從兄石生時爲太傅長史密書報玄玄本謂揚土飢饉孫恩未滅必未遑討己可得蓄力養衆觀釁而動旣聞元顯將伐之甚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曰公英略威名振於天下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威賞則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蹙弱

者乎玄大悅乃留其兄偉守江陵抗表率衆下至尋陽移檄京邑罪狀元顯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不克發玄旣失人情而興師犯順慮衆不爲用恒有迴旆之計旣過尋陽不見王師意甚悅其將吏亦振庾楷謀泄收繫之至姑孰使其將馮該苻宏皇甫敷索元等先攻譙王尚之尚之敗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降玄至新亭元顯自潰玄入京師矯詔曰義旗雲集罪在元顯太傅已別有教其解嚴息甲以副義心又矯詔加己摠百揆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玄表列太傅道子及元顯之

惡徙道子于安城郡害元顯于市于是玄入居太傅府以兄偉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大赦改元爲大亨玄將出居姑孰訪之於衆王謐對曰公羊有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願靜根本以公旦爲心玄善其對而不能從遂大築城府臺館山池莫不壯麗乃出鎭焉旣至姑孰固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桓謙卞範之自禍難屢構干戈不戢百姓厭之思歸一統及玄初至也黜凡佞擢儁賢京師欣然後乃陵侮朝廷幽擯宰輔豪奢縱欲衆務繁興於是朝野失望人不安業玄諷朝廷發

詔爲桓溫諱有姓名同者一皆改之元興二年玄詐表請平姚興又諷朝廷作詔不許玄本無資力而好爲大言旣不克行乃云奉詔故止初欲飾裝無他處分先使作輕舸載服玩及書畫等物或諫之玄曰書畫服玩旣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戰危脫有不意當使輕而易運衆咸笑之是歲玄兄偉卒偉服始以公除玄便作樂初奏玄撫節慟哭旣而盡懽玄所親仗唯偉偉旣死玄乃孤危而不臣之迹已著自知怨滿天下欲速定篡逆殷仲文卞範之等又共催促之於是先改授群司又矯詔加己相國總百揆封楚王揚州

牧加九錫備物玄僞上表求歸藩又自作詔留之遣使宣旨玄又上表固請又諷天子作手詔固留焉玄好逞僞辭塵穢簡牘皆此類也謂代謝之際宜有禎祥乃密令所在上臨平湖開除清朗使衆官集賀矯詔曰靈瑞之事非所敢聞也斯誠相國至德故事爲之應太平之化於是乎始六合同悅情何可言又詐云江州甘露降王成基家竹上玄以歷代咸有肥遯之士而己世獨無乃徵皇甫謐六世孫希之爲著作并給其資用皆令謝而不受號曰高士時人名爲充隱議復肉刑斷錢貨廻復改異造革紛紜志無一定

條制森然動害政理性貪鄙好奇異尤愛寶物珠玉不離於手人士有法書好畫及佳園宅者悉欲歸己猶難逼奪之皆蒱博而取遣臣佐四出掘果移竹不遠數千里百姓佳果美竹無復遺餘信悅諂譽逆忤讜言或奪其所憎與其所愛十一月玄矯制加己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又矯詔使王謐兼太保領司徒奉皇帝璽禪位於己百官到姑孰勸玄僭僞位玄僞讓朝臣固請玄乃於城南七里立郊登壇篡位以玄牡告天百僚陪列而儀注不備忘稱萬歲又不易帝諱初出僞詔改年爲建始右丞王悠之曰建始趙王倫僞號也又改爲永始復是王莽始執權之歲其兆號不祥冥符僭逆如此遷帝居尋陽追尊其父溫宣武皇帝廟稱太宗封子昇爲豫章郡王元興三年玄之永始二年也尚書答春蒐字誤爲春菟凡所關署皆被降黜玄大綱不理而糾擿纖微皆此類也性好畋遊以體大不堪乘馬作徘徊輿施轉關令迴動無滯既不追尊祖曾疑其禮儀問於群臣散騎常侍徐廣據晉典宜造立七廟玄曰禮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爲七然則太祖必居廟之主也昭穆皆自下之稱則非逆數可知也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

如晉室之廟則宣帝在昭穆之列不得在太祖之位昭穆既錯太祖無寄失之遠矣玄曾祖以上名位不顯故不欲序列且以王莽九廟見譏於前史遂以一廟矯之郊廟齋二日而已祕書監卞承之曰祭不及祖知楚德之不長也又毀晉小廟以廣臺榭忌日見賓客遊宴唯至亾時一哭而已朞服之内不廢音樂玄自篡盜之後驕奢荒侈遊獵無度以夜繼晝兄偉葬日旦哭晚遊或一日之中屢出馳騁性又急暴呼召嚴速直官咸繫馬省前禁内讙雜無復朝廷之體於是百姓疲苦朝野勞瘁怨怒思亂者十室八九焉

於是劉裕劉毅何無忌等共謀興復玄聞之大懼乃召諸道術人推筭數爲厭勝之法乃問衆曰朕其敗乎曹靖之對曰神怒人怨臣實懼焉玄曰人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失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爲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愈忿懼使桓謙何澹之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以距義軍裕至蔣山使羸弱貫油帔登山分張旗幟數道並前玄偵候還云裕軍四塞不知多少玄益憂惶遣武衛將軍庾賾之配以精卒副援諸軍於是東北風急

義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劉裕執鉞麾而進謙等諸軍一時奔潰玄率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西至石頭使殷仲文具船相與南奔初玄在姑孰將相星屢有變篡位之夕月及太白又入羽林玄甚惡之及敗走腹心勸其戰玄不暇答直以策指天而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麄飯咽不能下昇時年數歲抱玄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劉裕以武陵王遵攝萬機立行臺總百官遣劉毅劉道規躡玄玄至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殷仲文自後至望見玄舟旌旗輿服備

帝者之儀歎息曰敗中復振故可也玄於是逼乘輿西上玄於道作起居注敍其距義軍之事自謂經略指授筭無遺策諸將違節度以致虧喪非戰之罪於是不遑與群下謀議唯躭思諷述宣示遠近玄至江陵石康納之張幔屋於城南署置百官於是大修舟師曾未三旬衆且二萬樓船器械甚盛謂其群黨曰卿等並淸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其覘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人多離怨殷仲文諫曰陛下少播英譽遠近所服遂掃平荊雍一匡京室聲被

八荒矣既據有極位而遇此圮運非爲威不足也百姓喁喁想望皇澤宜弘仁風以收物情玄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群小愚惑妄生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荊州郡守以玄播越或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受更令所在表賀遷都何無忌劉道規等進師尋陽玄率舟艦二百發江陵戰於崢嶸洲於時義軍數千玄兵甚盛而玄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鬬心義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入江陵城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

欲出漢川投梁州刺史桓希而人情乖阻制令不行
玄乘馬出城至門左右於闇中斫之不中前後相殺
交橫玄僅得至船時益州刺史毛璩使其從孫祐之
參軍費恬送弟璠喪葬江陵有衆二百璩弟子脩之
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玄從之達枚回洲恬與
祐之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
蔽玄並中數十箭而死玄被箭其子昇輒拔去之益
州督護馮遷抽刀而前玄拔頭上玉導與之仍曰是
何人邪敢殺天子遷曰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時
年三十六昇云我是豫章王諸君勿見殺送至江陵

市斬之初有童謠云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
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　殷仲
文南蠻校尉顗之弟也少有才藻美容貌從兄仲堪
薦之於會稽王道子卽引爲驃騎參軍甚相賞待會
桓玄與朝廷有隙玄之姊仲文之妻疑而間之左遷
新安太守仲文於玄雖爲姻親而素不交密及聞玄
平京師便棄郡投焉玄甚悅之以爲諮議參軍時王
謐見禮而不親卞範之被親而少禮而寵遇隆重兼
於王卞矣玄將爲亂使總領詔命以爲侍中領左衛
將軍玄九錫仲文之辭也初玄篡位入宮其牀忽陷

群下失色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以佐命親貴厚自封崇輿馬器服窮極綺麗後房妓
妾數十絲竹不絕音性貪吝多納貨賄家累千金常
若不足玄爲劉裕所敗隨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
地中皆變爲土至巴陵因奉二后投義軍而爲鎮軍
長史轉尚書帝初反正抗表自解曰臣聞洪波振壑
川無恬鱗驚飈拂野林無靜柯何者勢弱則受制於
巨力質微則無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言於臣實非
所敢譬昔桓玄之代驅逼者衆至如微臣罪實深矣
進不能見危授命亡身殉國退不能辭粟首陽拂衣

高謝遂乃宴安昏寵叨昧僞封錫文篡事曾無獨固
名義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
會鎭軍將軍劉裕匡復社稷大弘善貸佇一戮於微
命申三驅於大信旣惠之以首領又申之以縶維於
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是以僶俛從事自
同令人今宸極反正唯新告始憲章旣明品物思舊
臣亦胡顏之厚可以顯居榮次乞解所職待罪私門
違離闕庭乃心慕戀詔不許仲文因月朔與衆至大
司馬府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婆娑
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

徒嶠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爲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劉毅愛才好士深相禮接臨當之郡游宴彌日行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伯符何無忌甚慕之東陽無忌所統仲文許當便道修謁無忌故益欽遲之令府中命文人殷闡孔甯子之徒撰義構文以俟其至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無忌疑其薄已大怒思中傷之時屬慕容超南侵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爲憂義熙三年遂以謀反伏誅時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仲文善屬文爲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師隱者董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伯根起於東萊彌率家僮從之伯根以爲長史伯根死亡入長廣山爲群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亾散衆復大振所在陷沒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尚彊歸無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郊迎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等耳今眞吾孔明仲華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進彌征東大將軍與劉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飢人相食百姓流亾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縱兵大掠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爾便相攻討何面目見主上乎平洛之初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

室無假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
曰屠販子豈有帝王之意乎遂引衆東屯項關初曜
以彌先入洛不待已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暾說彌
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
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亾命初石勒惡彌驍
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
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
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
定也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暾又勸彌徵曹嶷藉其衆
以誅勒於是彌使暾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已而詐

要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爲勒遊騎所獲勒見彌與
嶷書大怒乃殺暾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
衆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部廉吏補尚書
倉部令史及趙王倫簒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
師倉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
欲腐敗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
廷從之以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
其將石冰等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

統大軍在壽春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
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衆力
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
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衆十倍敏以少擊衆每戰皆
尅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
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
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大怒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
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
假節前鋒都督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
與越 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歷

陽會吳王[illegible] 卓假稱皇太弟命拜
敏爲揚州刺史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
將軍郡守榮等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
敏弟昶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南寇江州弟斌東
略諸郡遂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僚佐以巳爲都督江
東軍事大司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尚書稱自
江入河奉迎鑾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
署置而顧榮等並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
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
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逆天而

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上負朝廷下孤宰輔天道伐
惡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為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
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
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
列為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
屈膝不亦羞乎今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發荊州武旅
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
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
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引領南望情存舊
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

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
小寇之手以陷逆亂之禍乎昔為同志今已殊域往
為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
存嘉謀也敏凡才無遠略一旦據有江東刑政無章
不為英俊所服且子弟凶暴所在為患周玘顧榮之
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榮遣使密報征
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為內應準遣揚州刺史
劉機寧遠將軍衡彥等出歷陽敏使弟昶及將軍錢
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閎為歷陽太守戍牛渚錢
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何康

僞以投牒送白事於昶昶傾頭視書康揮刀斬之稱
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為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
率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衆
潰散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為義兵所斬敏母及妻子
皆伏誅於是會稽諸郡並殺敏諸弟無遺焉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少為書生有才學仕郡主
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
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

峻最強遣長史徐瑋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
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推峻為主遂射獵於海邊青
山中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
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王敦肆逆尚書令郗鑒議
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曰富貴可坐取
何為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衆赴京師頓于司徒故
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軍新到未
堪攻戰擊之必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其夜度
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
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封邵陵

公峻本以單家聚衆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鋭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衆潛有異志撫納亡命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已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不許峻嚴裝將赴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朝廷遣使諷諭之峻

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既死獵犬理自應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亂而以討亮爲名遂率衆萬人乘風濟自橫江次于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驅役百官裸剝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矯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於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

兵起用參軍賈寧計還據石頭嶠等將至峻遂遷天子於石頭嶠等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衆攻之幾至陷沒由是義衆沮衂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嶠與趙胤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其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孝以數十騎先薄趙胤敗之峻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衆與數騎北下突陣不得入將廻趨白

木陂牙門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尋亦破滅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師事錢唐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誑誘下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求福泰見天下[illegible]祚將終乃扇動百姓

私集徒衆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誅之恩逃於海衆聞泰死惑之皆謂蟬蛻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亾命得百餘人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害內史王凝之有衆數萬於是會稽新安等凡八郡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旬日之中衆數十萬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畿內諸縣處處蜂起朝廷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琰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企轉鬬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所在破亾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貨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簏

盛嬰兒投於水而告之曰賀若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康旣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不失作勾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羞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東土殷實綵麗盈目牢之等遽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琰爲會稽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害謝琰朝廷大震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劉裕復破之恩遂遠迸

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恩孫秀之族也）

盧循 （徐道覆）

盧循字于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諶之曾孫也雙眸冏徹瞳子四轉善草隸奕棊之藝沙門惠遠有鑒裁見而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亾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

海到番禺寇廣州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旣尅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于南康山

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即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急出舩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舩版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距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尅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徑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無斷乃歎曰爲公所悞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裕懼其侯軼乃柵石頭斷楂浦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死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尅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譎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鴆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于是悉鴆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于西土縱少而謹愼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氐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

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于水暉引出而請之至于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于涪上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洛城步還城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追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衆死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

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熹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衆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裕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衆拔之授以麾下之半熹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又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說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

隙而進卿以為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為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為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于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尚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于先人之墓可

也縱不從投道福于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為降虜豈可得耶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尚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衆衆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茅國縉刪

載記序

古者帝王乃生奇類淳惟伯禹之苗裔豈異類哉反
首衣皮發鞮飲湩而震驚中域其來自遠天未悔禍
種落彌繁其風俗險詖性靈馳突前史載之亦以詳
備軒帝患其干紀所以徂征武王窮以荒服同乎禽
獸而於露寒之野候月覘風覩隙揚埃乘間騁暴邊
城不得緩帶百姓靡其室家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此言能教訓卒伍整齊車甲邊埸既伏境

内以安然則燕築造陽之郊秦壍臨洮之險登天山
絶地脉苞玄菟款黄河所以防夷狄之亂中華其備
豫如此漢宣帝初納呼韓居之亭鄣委以候望始寛
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數萬徙入西河後亦轉至五原
連延七郡董卓之亂則汾晋之郊蕭然矣郭欽騰箋
於武帝江統獻策於惠皇皆以為魏處戎夷繡居都
鄙請移沙塞之表定一殷周之服統則憂諸并部欽
則慮在津盟言猶自口元海已至語曰失以豪釐晋
卿大夫之辱也聰之誓兵東兼齊地曜之馳旆西踰
隴山覆没兩京蒸徒百萬天子陵江御物分據地險
迴首中原力不能救劃長淮以北大抵棄之胡人利
我艱虞分鑣起亂晋臣或阻兵遐遠接武效尤大凡
劉元海以惠帝永興元年據離石稱漢後九年石勒
據襄國稱趙張氏先據河西是歲自石勒後三十六
年也重華自稱涼王後一年冉閔據鄴稱魏後一年
苻健據長安稱秦慕容氏先據遼東稱燕是歲自苻
健後一年也僞始僭號後三十一年後燕慕容垂據
鄴後二年西燕慕容沖據阿房是歲也伏乞國仁據
枹罕稱秦後一年慕容永據上黨是歲也呂光據姑
臧稱涼後十二年慕容德據滑臺稱南燕是歲也禿

髮烏孤據廉川稱南涼段業據張掖稱北涼後三年
李玄盛據敦煌稱西涼後一年沮渠蒙遜殺段業自
稱涼後四年譙縱據蜀稱成都王後二年赫連勃勃
據朔方稱大夏後二年馮跋殺離班據和龍稱北燕
提封天下十喪其八其為戰國者一百三十六載抑
元海為之禍首云

劉元海 子和

劉元海匈奴冒頓之後名淵以犯高祖廟諱故稱其
字焉初漢高祖以宗女為公主以妻冒頓約為兄弟
故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元海父豹為左賢王魏武分

其衆爲五部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豹妻呼延氏祈子于龍門俄而有一大魚頂有二角軒鬐躍鱗而至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異之曰此嘉祥也其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鷄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貴子寤而告豹豹曰吉徵也自是十三月而生元海左手文有其名遂以名焉幼好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者固君子之所耻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

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太原王渾虛襟友之命子濟拜焉咸熙中爲侍子在洛陽文帝深待之泰始之後渾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余日磾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鑒實如聖旨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孔恂楊珧進曰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輕其衆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

以本部臣竊爲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秦涼覆没帝疇咨將帥上黨李憙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元海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元海若能平涼洲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蛟龍得雲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後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泣謂彌曰王渾李憙以鄉曲見知每相稱達讒間因之而進深非吾願適足爲害吾本無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陽永與子別因慷慨歔欷縱酒長嘯聲調亮然坐者爲之流涕齊王攸時在九曲比聞而

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王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元康末成都王穎鎮鄴表元海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元海從祖劉宣等密共推元海爲大單于乃使其黨詣鄴以謀告之元海以計得歸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劉宣等謀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魚肉此天厭晉德授之於我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元海曰善當爲崇岡峻阜何能爲培塿乎夫帝王豈有常哉雖然晉人未必同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於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亾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僭即漢王位追尊劉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永興二年其侍中劉殷王育進諫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來漸已一周而顓守偏方王威未震誠能命將四出決機一擲梟劉琨定河東建帝號鼓行而南尅長安而都之以關中之衆席捲洛陽如

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創啓鴻基克殄彊楚者也元海悅曰此孤心也遂進據河東攻寇蒲坂平陽皆陷之王彌及石勒等並相次降之永嘉二年元海僭即皇帝位遷都平陽汾水中得玉璽文曰有新保之蓋王莽時璽也得者因增泉海光三字元海以爲己瑞大赦境內于是命其子聰與王彌進寇洛陽劉曜與趙固等爲之後繼聰恃連勝不設備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大敗而還元海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年子和立　和字玄泰元海死和嗣僞位其衛尉西昌王劉銳宗正呼延攸恨不參顧命也說和曰

先帝不惟輕重之計而使三王總強兵於內大司馬握十萬勁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爲寄坐耳願陛下蚤爲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領軍劉盛及劉欽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殯宮四王未有逆節今忽自相魚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餘四海未定大業甫爾願陛下且塞耳勿聽此詩云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諸弟復誰可信哉銳攸怒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於是命左右刃之景懼曰惟陛下詔臣等以死奉之乃相與盟於東堂使銳景攻聰攸率劉安國攻裕使侍中劉乘武衛劉欽攻魯王隆

尚書田密武衛劉璿攻北海王乂密璿等使人斬關奔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之有備也馳還與攸乘等會攻隆裕攸乘懼安國欽之有異志也斬之是日斬裕及隆聰攻西明門尅之銳等奔入南宮前鋒隨之斬和于光極西室銳攸梟首通衢

劉聰　子粲　陳元達附

劉聰字玄明元海第四子也母曰張夫人十五月而生聰幼而聰悟好學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膂力驍捷冠絕一時聰既殺其兄和羣臣勸即尊位聰初讓其弟北海王乂乂與公卿泣涕固請聰久而許之曰

又及羣公正以四海未定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國家之事孤敢不祗從今便欲遠遵魯隱待乂年長復子明辟於是以永嘉四年僭即皇帝位尊元海妻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爲帝太后乂爲皇太弟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封其子粲爲河内王單氏姿色絶麗聰烝焉單即乂之母也乂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聰悲悼無已乂寵因此漸衰命王彌劉曜及石勒進師河南遂寇洛陽時城内飢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宣陽門陷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京觀遷懷帝及惠帝

羊后傳國六璽于平陽聰后呼延氏死使大鴻臚李弘拜太保劉殷二女爲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殷女孫四人爲貴人於是六劉之寵傾於後宮聰稀復出外事皆中黄門納奏左貴嬪決之聰假懷帝儀同三司引帝入讌至日夕乃出以小劉貴人賜帝謂帝曰此名公之孫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聰母以聰刑怒過差三日不食弟乂子粲並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幽厲乎而汝等生來哭人正旦聰讌于光極前殿逼帝行酒光祿大夫庾珉王儁等起而大哭聰惡之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聰遂鴆

帝而誅珉儁復以懷帝劉夫人爲貴人立左貴嬪劉氏爲皇后聰將爲劉氏起鴞儀樓於後庭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曰吾爲萬機主將營一殿豈問汝鼠子乎不殺此奴沮亂朕心朕殿何當得成邪將出斬之時在逍遥園李中堂元達抱堂下樹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也而陛下殺臣若死者有知臣要當上訴陛下于天下訴陛下于先帝朱雲有云臣得與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審陛下何如主耳元達先鏁腰而入及至即以鏁繞樹左右曳之不能動聰怒甚劉氏時在後堂聞之密勅左右停刑於是手疏切

諫聰乃解引元達而謝之易逍遥園爲納賢園李中堂爲愧賢堂愍帝即位於長安聰遣劉曜等寇長安時大都督麴允率衆襲曜連戰敗之曜遂歸平陽時流星起於牵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有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于平陽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聰甚惡之既而劉氏産一蛇一猛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在隕肉之旁俄而劉氏死乃失此肉哭聲亦止自是後宮亂寵進御無序矣以其子粲爲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劉曜爲大司馬曜復遣趙染次新

豐索綝首長安東討粲粲衄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
史魯徽曰司馬君臣必致死距我將軍宜整陣案兵
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鬪況於國乎粲曰索綝小
豎豈能汚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
數百馳出逆之戰於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
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見之於是斬徽徽臨刑曰恨
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要
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牀枕而死叱刑者
曰令吾面東向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粲
之謂也趙粲寇北地夢魯徽大怒引弓射之粲驚悸

而寤旦將攻城中弩而死聰以粲為相國總百揆時
雨血於其東宮延明殿徹瓦在地者深五寸太弟乂
心惡之以訪其太師盧志太傅崔瑋太保許遐志等
曰主上往以殿下為太弟者蓋以安衆望也志在晉
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歸之相國之位自魏武
已來非復人臣之官令忽以晉王居之羽儀威尊踰
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專勢已去殿下非止不
得立而已宜審為之所四衛精兵不滅五千相國輕
佻正可煩一刺客耳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
得也殿下但當有意二萬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雲

龍門宿衛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馬不慮為異也
乂弗從乃止聰如中護軍靳準第納其二女為左右
貴嬪大曰月光小曰月華皆國色也數月立月光為
皇后東宮舍人荀裕告盧志等勸乂謀反乂不從之
狀聰於是收志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
卜抽監守東宮禁乂朝賀乂憂懼不知所為乃上表
自陳乞為黔首并免諸子之封褒美晉王粲宜登儲
副撫又抑而弗通時聰以其皇后靳氏為上皇后立
貴妃劉氏為左皇后右貴嬪劉氏為右皇后左司隸
陳元達以三后之立也極諫聰不納其上皇后靳氏

有淫穢之行元達奏之聰廢靳靳慙恚自殺靳有殊
寵聰迫於元達之勢故廢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
元達時聰中常侍王沉宣懷俞容中宮僕射郭猗中
黃門凌脩等皆寵幸用事聰游宴後宮或百日不出
羣臣皆因沉等言事多不呈聰率以其意愛憎而決
之故或有勳舊功臣而弗見敘錄姦佞小人數日而
便至二千石者軍旅無歲不興而將士無錢帛之賞
後宮之家賜賚及於僮僕動至數千萬沉等車服宅
宇皆踰于諸王子弟中表布衣為內史令長者三十
餘人皆奢僭貪殘賊害良善靳準合宗內外諂以事

之郭猗有憾於劉乂謂劉粲曰殿下高祖之世孫主上之嫡統萬機事大何可與人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若事成許以主上爲太上皇大將軍爲皇太子乂又許衛軍爲大單于二王已許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並握重兵以此舉事事何不成事成之後王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東宮相國單于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許以三月上巳因讌作難事淹變生宜蚤爲之所春秋傳曰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將軍從事中郎王皮衛軍司馬劉惇假之恩顧通其歸善之路以問之必可知

也粲深然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此事無疑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於是歔欷流涕皮惇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爲卿作計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謹奉教猗曰相國必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何不先啓卿即答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慈殿下篤於骨肉恐言成誣僞故也皮惇許諾粲俄而召問二人至不同時而辭若畫一粲以爲信然靳準又說粲曰聞風塵之言謂大將軍衛將軍欲奉太弟尅季春構變殿下宜爲之備不然將有商臣之禍粲曰爲之

奈何準曰主上愛信於太弟恐卒聞未必信也宜緩東宮之禁勿絕太弟賓客使輕薄之徒得與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輕薄小人不能無逆意以勸太弟然後下官爲殿下露表其罪殿下拘所與交通者考問之窮其事原主上必以無將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歸太弟主上一旦晏駕恐殿下不得立矣於是粲命卜抽引兵去東宮聰自去冬至是遂不復受朝賀軍國之事一決於粲雖殺生除授王沉郭猗等意所欲皆從之又立市於後庭與宮人讌戲或三日不醒聰臨上秋閣誅其特進綦毋達等皆

羣閹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諫曰昔秦愛三良而殺之君子知其不覇以晉厲之無道尸三卿之後猶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忽信左右愛憎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詔尚在臣所猶未宣露乞迴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誅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因叩頭流血王沉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爲庶人太宰劉易御史大夫陳元達等詣闕諫曰王沉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政以賄成殘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盡節於陛下懼其姦萌發露[illegible]之極刑陛下不垂三察

猥加誅戮怨感穹蒼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未賓石勒潛有跨趙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齊之心而復以沉等助亂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復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後雖欲療之其如病何請免沉等官付有司定罪聰以表示沉等笑曰是兒等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浚之沉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幸得備灑掃宮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讐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之鼎鑊皇朝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復何足恨乎更以訪粲粲盛稱沉等忠

清乃心王室聰大悅封沉等爲列侯太宰劉易詣闕又上疏固諫聰大怒手壞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達哭之悲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吾既不復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歸而自殺聰讌羣臣於光極前殿引見其太弟乂容貌毀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對之悲慟縱酒極歡待之如初劉曜陷長安外城愍帝銜璧出降聰以帝爲光祿大夫麴允自殺時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殮及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於不周見諸王公卿將相死者悉在宮室甚壯麗號曰蒙珠離國元

海謂約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久待汝父爲之汝父後三年當來來後國中大亂相殺害死亡略盡但可永明輩十數人在耳汝且還後年當來見汝不久約拜辭而歸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約皮囊一枚曰爲吾遺漢皇帝約辭而歸謂約曰劉皇後年來必見過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机上俄而蘇使左右机上取皮囊開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使呈聰聰曰若審如此吾不懼死也及聰死與此玉并葬焉時東宮鬼哭赤虹經天南有

一歧三日並照太史令康相歎曰天下其三分乎劉粲使王平謂劉乂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敕褁甲以備之乂以爲信然命宮臣褁甲以居粲馳遣告靳準王沉等準白之聰大驚曰豈有此乎王沉等同聲曰臣等久聞但恐言之陛下弗信於是使粲圍東宮粲遣沉準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皆懸首高格燒鐵灼目乃自誣與乂同造逆謀聰謂沉等曰而今而後吾知卿等忠於朕也當念爲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於是誅乂素所親厚大臣及東宮官屬數十人皆靳準及閹豎所怨也廢乂爲北部王粲

使準戕殺之坑士衆萬五千餘人平陽街巷爲之空
立粲爲皇太子聰所居冬蠡斯則百堂災焚其子會稽
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聰聞之自投於牀哀塞氣絕
良久乃蘇中常侍王沉養女年十四有妙色聰立爲
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等諫曰王者立
后將以上配乾坤母臨天下必擇世德名宗幽閑淑
令副四海之望縱沉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瑣
寢汙清廟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奈何
一旦以婢主之何異象榱玉箦而對腐木朽楹哉臣
恐無福於國家也聰覽之大怒使宣懷謂粲曰鑒等

小子慢侮國家狂言自口其速考竟光祿大夫王延
馳將入諫門者弗通鑒等臨刑王沉以杖叩之曰庸
奴復能爲惡乎乃公何與汝事鑒瞋目叱之曰豎子
使皇漢滅者坐汝鼠輩與靳準耳要當訴汝于先帝
取汝等於地下懿之曰靳準梟聲鏡形必爲國患汝
既食人人亦當食汝皆斬之時聰子約已死至是晝
見聰甚惡之謂粲曰吾往以約之言爲妖比累日見
之此兒必來迎吾也聰死在位九年（聰一名載）
粲字士光少而儁傑才兼文武自爲宰相威福任情
疎遠忠賢昵近姦佞既嗣僞位聰后靳氏樊氏宣氏

王氏等年皆未滿二十並國色也粲晨夜烝淫於內
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爲皇后靳準將有異謀私於
粲曰如聞諸公將欲行伊尹霍光之事陛下若不先
之臣恐禍之來也不晨則夕粲弗納準謂二靳氏承
間言之粲乃誅其太宰劉景等以靳準爲大將軍錄
尚書事粲荒耽酒色游讌後庭軍國之事一決於準
準矯粲命以從弟明爲車騎將軍康爲衛將軍準將
作亂以光祿大夫王延耆德時望謀之於延延弗從
馳將告之遇靳康刼延以歸準勒兵入宮使甲士執
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于東市發掘元

海聰墓焚燒其宗廟鬼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大將
軍漢天王置百官遣使稱藩于晉準將以王延爲左
光祿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
陽門觀相國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
也準怒殺之　陳元達字長宏後部人也少而孤貧
常躬耕兼誦書樂道行詠忻忻如也至年四十不與
人交通元海之爲左賢王聞而招之元達不答及元
海僭號人謂元達曰往劉公相屈君蔑而不顧今稱
號龍飛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固知之久矣卿但識
之吾恐不過二三日驛書必至其暮元海果徵元達

為黃門郎既至引見元海曰卿若蚤來豈爲郎官而
已元達曰臣惟性之有分盈分者顛臣若蚤叩天門
者恐大王賜處于九卿納言之閒此則非臣之分臣
將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盤桓待分而至大王無過授
之謗小臣免招寇之禍不亦可乎元海大悅在位忠
謇屢進讜言退而創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聰毎謂
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
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者[illegible]邀陛下
故使微臣得盡愚忠耳及其死也人盡冤之
劉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也少孤見養於元海幼而

聰慧有奇度年八歲從元海獵於西山遇雨止樹下
迅雷震樹旁人莫不顛仆曜神色自若元海異之曰
此吾家千里駒也從兄爲不亾矣性拓落高亮雄武
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好兵書略皆闇誦常輕侮
吳鄧而自比樂毅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聰毎曰永
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數公足道哉弱冠遊於洛陽坐
事當誅亾匿朝鮮遇赦而歸隱迹管涔山以琴書爲
事嘗夜閒居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
趙皇帝獻劍一口置前再拜而去視之劍長二尺光
澤非常曜遂服之劍隨四時而變爲五色元海世頻

歷顯職後拜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長安靳準之
難自長安赴之至于赤壁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奔
之上尊號曜以大興元年僭即皇帝位尋誅靳準徙
都長安立其妻羊氏爲皇后子熙爲皇太子以水承
晉金行國號曰趙長水校尉尹車謀反潛結巴酋徐
庫彭曜乃誅車囚庫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
光祿大夫游子遠固諫曜不從子遠叩頭流血曜大
怒幽子遠而盡殺庫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之於水
於是巴氐盡叛推巴歸善王句渠知爲主四山羌氐
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

從獄表諫曜怒甚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
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劉雅朱紀呼延
晏等諫曰子遠幽而尚諫者所謂忠於社稷不知死
之將至陛下縱弗能用奈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
亦暮死以彰陛下之咎天下之人皆當去陛下蹈西
海而死耳陛下復與誰居乎曜意解乃釋之于是勑
內外戒嚴將親討渠知子遠進曰陛下誠能納愚臣
之計者不勞大駕親動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
試言之子遠曰彼匪有大志希覬非望也但逼于陛
下峻網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諸逆人之家老弱

沒奚官者使迭相撫育聽其復業與之更始彼生路
既開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願假臣
弱兵五千爲陛下梟之曜大悅以子遠爲車騎大將
軍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大赦境內子遠次于雍城
降者十餘萬進軍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黨五千
餘家保於陰密進攻平之遂振旅循隴右陳安郊迎
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險不降酋大虛除權渠
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
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于衆曰往劉曜自
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

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
士馬之彊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
剽勁鋒銳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
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
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
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割面而降
子遠啟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
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
最強皆曾其命而爲冦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
悅讌羣臣於東堂語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書加贈

大司徒崔岳中書令曹恂晉陽太守王忠太子洗馬
劉綏等初曜之亾與曹恂奔于劉綏綏匿之於書匱
載送於忠忠送之朝鮮歲餘飢窘變姓名爲縣卒岳
爲朝鮮令見而異之推問所由曜叩頭自首流涕求
哀岳曰卿謂崔元嵩不如孫賓碩乎何懼之甚也今
詔捕卿甚峻百姓間不可保也此縣幽僻勢能相濟
縱有大急不過解印綬與卿俱去耳吾既門衰無兄
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兒子卿猶吾子弟也勿爲過
慮大丈夫處身在世鳥獸投人要欲濟之而況君子
乎久之岳從容謂曜曰劉生姿宇神調命世之才也

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雖
於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禮故皆德之曜命起酆
明觀立西宮建陵霄臺于滈池又將于霸陵西南營
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曰奉詔書將營酆明觀
市道芻蕘咸非之曰一觀之功可以平涼州矣又奉
勑旨復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模瓊臺而起陵霄此則
費萬酆明功億前役以此功費亦可以吞吳蜀剪齊
魏矣陛下何爲於中興之日而蹤亾國之事自古聖
王人誰無過陛下此役實爲過舉過貴能改終之實
難又伏聞勑旨將營建壽陵周迴四里下深二十五

丈以銅爲棺槨黄金飾之恐此功費非國内所能辨
也且臣聞堯葬穀林市不改肆顓頊葬廣陽下不及
泉聖王之所終也如是秦皇下錮三泉周輪七里身
亾之後毀不旋踵闔王之所終也如此自古無有不
亾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爲
之臣子之於君父陵墓豈不欲高廣如山岳哉但以
深全始終安固萬世爲優耳曜大悅下書曰二侍中
懇懇有古人之風烈矣可謂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
安聞此言乎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其封豫
安昌子苞平輿子僉領諫議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

區區之朝思聞過也自今政法有不便於時不利社
稷者其詣闕極言勿有所諱省酆水囿以與貧戸終
南山崩長安人劉終於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
曰皇亾皇亾敗趙昌井水竭構五梁咢酉小衰困囂
喪嗚呼嗚呼赤牛奮靷其盡乎時羣臣咸賀以爲勒
滅之徵曜大悅齋七日而後受之於太廟以終爲奉
瑞大夫中書監劉均進曰臣聞國主山川故山崩川
竭君爲之不舉終南京師之鎮國之所瞻無故而崩
其凶焉可極言昔三代之季其災也如是今朝臣皆
言祥瑞臣獨竊所未同皇亾皇亾敗趙昌者此言皇

室將爲趙所敗趙因之而昌今大趙都於秦雍而勒
跨全趙之地趙昌之應當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
構五梁者井謂東井秦之分也五謂五車梁謂大梁
五車大梁趙之分也此言秦將竭滅以構成趙也咢
者歲之次名作咢也言歲馭作咢酉之年當有敗軍
殺將之事困謂困敦歲在子之年名玄囂亦在子之
次言歲馭於子國當喪亾赤牛奮靷謂赤奮若在丑
之歲名也牛謂牽牛東北維之宿丑之分也言歲在
丑當滅亾盡無復遺也此其誡悟蒸蒸欲陛下勤修
德化以禳之縱爲嘉祥尚願陛下夕惕以答之書曰

雖休勿休願陛下追蹤周旦盟津之美捐鄗虢公夢
廟之凶謹歸沐浴以待妖言之詩曜憮然改容御史
劾均狂言鼓說誣罔祥瑞請依大不敬論曜曰此之
災瑞誠不可知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
罪之有乎曜親征氐羌仇池楊難敵率衆來距時曜
寢疾班師秦州刺史陳安請朝曜以疾篤不許安怒
且以曜爲死也遂大掠而歸曜疾甚篤馬輿而還使
其將呼延寔監輜重于後陳安率精騎要之于道寔
與長史魯憑俱沒於安安謂寔曰劉曜已死子誰輔
哉孤當與足下終定大業寔叱安曰狗輩汝荷人榮

寵處不疑之地前背司馬今復如此汝自視何如王
上汝不久梟首上邽何謂大業可速殺我安怒遂殺
之曜親征陳安圍安于隴城安敗騎數百突圍而出
南走陝中曜使其將軍平先率勁騎追之於陝中格
戰安左手奮七尺長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
矛俱發輒害五六遠則雙帶鞬服左右馳射而走平
先亦壯健絕人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奪其蛇矛
而退安棄馬步踰山嶺尋其徑迹斬於澗曲曜大悅
安善於撫接吉凶夷險與衆同之及其死隴上歌之
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

心肝驥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
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驥
驄竄巖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
不還奈子何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時劉岳與涼
州刺史張茂相持于河上曜自隴長驅至西河戎卒
二十八萬臨河列營百餘里中鐘鼓之聲沸河動地
自古軍旅之盛未有斯比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退
揚聲欲北道俱渡直至姑臧涼州大怖人無固志諸
將咸欲速濟曜曰吾軍旅雖盛不踰魏武之東也而
軍宿衛已皆疲老不可用張氏以吾新平陳安師徒

殷盛以形聲言之必怖而歸命受制稱藩吾復何求
爾等試之不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爲負卿矣
茂懼果遣使稱藩獻貢不可勝紀曜大悅仇池楊難
敵以陳安既平內懷危懼奔於漢中曜以田崧爲鎮
南將軍鎮仇池楊難敵自漢中還襲仇池尅之執田
崧立之於前難敵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氐
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曰子岱吾當與
子終定大事子謂劉氏可爲盡忠吾獨不可乎崧厲
色大言曰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寧爲國
家鬼豈可爲汝臣何不速殺我顧排一人取其劍前

刺難敵不中爲難敵所殺曜遣劉岳攻石生於洛陽
進圍金墉石季龍率步騎四萬入自成皐關岳陳兵
以待之戰於洛西岳師敗績曜親率軍援岳次于金
谷夜無故大驚軍中潰散遂歸長安季龍執劉岳等
送于襄國石勒遣石季龍率衆四萬自軹關西入伐
曜河東應之者五十餘縣進攻蒲坂曜東救蒲坂盡
中外精銳水陸赴之自衛關北濟季龍懼引師而退
追之及於高候大戰敗之斬其將軍石瞻枕尸二百
餘里收其資仗億計季龍奔於朝歌曜遂濟自大陽
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曜不撫士衆專與

嬖臣飲博左右或諫曜怒以爲妖言斬之續知勒自率大衆已濟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勒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曰大胡自來邪其衆大小復如何羯曰大胡自來軍盛不可當也曜色變使攝金墉之圍陳於洛西南北十餘里曜少而淫酒末年尤甚勒至曜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至于西陽門撝陣就平勒將石堪因而乘之師遂大潰曜昏醉奔退馬陷石渠墜于水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爲堪所執送於勒所曜曰石王憶重門之盟不勒使徐光謂曜曰

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舍曜於襄國永豐小城給其妓妾遣劉岳劉震等乘馬從男女衣帽以見曜曜曰久謂卿等爲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殺石他負盟之甚今日之禍自其分耳留宴終日而去勒諭曜與其太子熙書令速降之曜但勅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覽而惡之後爲勒所殺熙及劉胤劉咸等議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主國尚全完將士情一未有離叛可共并力距險走未晚也胤不從怒其沮衆斬之遂率百官奔於上邽勒使石季龍乘勝追戰執其僞太子熙南陽王劉胤等及其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餘人皆殺之〈曜在位十六年而敗始元海以懷帝永嘉四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載以成帝咸和四年滅

晉史删卷之三十

晉史刪卷之三十一

茅國縉刪次

石勒 子弘 張賓 程遐 徐光

石勒字世龍初名訇上黨武鄉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胄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見者咸異之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倚嘯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長而壯健有膽力雄武好騎射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

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為信然並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為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歸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大安中并州刺史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為奴有一老父謂勒曰君魚龍髮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甲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見懽家鄰於馬牧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自托於桑嘗傭於武安臨水為游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父老謂勒曰向羣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主故相救爾勒拜而受命及劉元海稱漢王於黎亭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等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勒與汲桑帥牧人乘苑馬數百騎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焉濮陽太守苟晞討藩斬之勒與桑亾潛苑中招山澤亾命桑乃自號大將軍以勒為前驅屢有戰功後桑為晞所敗死勒單騎歸劉元海署為輔漢將軍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率所統七千為前鋒遂陷壺關寇魏郡及元海僭號遣使授勒持節平東大將軍勒并軍寇鄴鄴潰進攻趙郡陷冀州郡縣

堡壁百餘衆至十餘萬其衣冠人物集為君子營乃引張賓為謀主以刁膺張敬為股肱夔安孔萇為爪牙及元海死劉聰授勒征東大將軍劉粲率衆四萬寇洛陽勒率騎二萬會粲於大陽大敗王師於澠池退屯文石津將北攻王浚會浚率遼西鮮卑萬餘騎來津北勒乃燒船棄營引軍攻襄城勒又南寇襄陽攻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蓋欲有雄據江漢之志也張賓以為不可勸勒北還弗從元帝慮勒南寇使王導率衆討勒勒軍糧不接死疫太半納張賓之策乃焚輜重[illegible]渡沔寇江夏進陷許昌先是東海

王越討勒斃於軍衆推太尉王衍爲主率衆東下勒輕騎追及之衍軍大潰勒分騎圍而射之相登如山無一免者於是執衍及襄陽王範任城王濟等坐之於幕下問以晉故衍濟等懼死多自陳說惟範神色儼然意氣自若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甚奇之勒於是引諸王公卿士於外害之死者甚衆勒重衍清辨奇範神氣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墻塡殺之因率精騎三萬入自成皐關會劉曜王彌寇洛陽洛陽既陷勒歸功彌先是勒襲破大將軍苟晞于蒙城執晞署爲左司馬王彌惡之僞卑辭使謂勒曰

公獲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謂張賓曰王彌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狗意也賓曰觀王公控御之懷可誘而滅之勒以爲然勒時與陳午相攻於蓬關王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進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授我矣陳午小豎何能爲寇王彌人傑將爲我害勒因廻軍擊瑞斬之彌大悅謂勒深心推奉無復疑也勒詭請王彌讌彌長史張嵩諫彌勿就彌不從既入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苟晞謀叛勒勒害之初勒被掠平原與母王相失至是劉琨

遣張儒送王於勒遺勒書招之勒報琨曰事功殊塗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遺琨名馬珍寶厚賓其使謝歸以絕之勒於葛陂繕室宇課農造舟將寇建鄴會霖雨歷三月不止元帝使諸將大集壽春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檄書朝夕繼至勒會諸將計之右長史刁膺諫勒先送款於帝求掃平河朔將軍退之後徐更計之勒愀然長嘯中堅夔安勸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乎孔萇支雄等三十餘將進曰及吳軍未集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夜登其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今年要當破丹

楊定江南生縛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去年誅王彌之後不宜於此營建天降霖雨方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宜北徙據之伐叛懷服河朔既定有處將軍之右者乎晉之保壽春懼將軍往擊爾今卒聞廻軍必欣於敵去未遑奇兵掎擊也輜重徑從北道大軍向壽春輜重既過大軍徐廻何懼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賓之計是也

於是擢賓爲右長史號曰右侯發自葛陂遣石季龍
率騎二千距壽春勒所過路次皆堅壁清野採掠無
所獲軍中大飢士衆相食行達東燕聞汲郡向冰有
衆數千壁于枋頭勒從文石津縛筏潛渡擊破之因
其資軍遂豐振長驅寇鄴攻北中郎將劉演於三臺
時諸將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劉演衆猶
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能自潰王彭
祖劉越石大敵也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罕城廣
運糧儲西禀平陽掃定并蓟桓文之業可以濟也夫
得地者昌失地者亾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
形勝之國可擇此二邑而都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
奇略則羣凶可除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
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
末杯匹磾等部衆五萬以討勒頻爲就六眷所敗又
聞其大造攻具顧謂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
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吾將簡
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
疲寇張賓孔萇進曰就六眷以我軍勢寡弱意必懈
怠今段氏之悍末杯尤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
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

直衝末杯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
耳末杯之衆旣奔餘自摧散勒笑而納之即造突門
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
譟于城上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
就六眷等奔散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并以
末杯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並勸勒殺末杯以挫之
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怨讐爲王浚所使
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王
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季龍盟就六眷於渚陽結爲
兄弟就六眷等引還建興元年石季龍攻鄴三臺鄴
潰劉演奔於廩丘勒以段末杯爲子署爲安北將軍
遣還遼西末杯感恩在途日南而拜者三段氏遂專
心歸附自是王浚漸衰勒攻乞活李惲於上白斬之
將坑其降卒見郭敬而識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頭
曰是也勒下馬執其手泣曰今日相遇豈非天邪賜
衣服車馬署上將軍悉免降者以配之勒謂張賓曰
鄴魏之舊都吾將營建慨風俗殷雜須賢望以綏之
誰可任也賓曰晉故東萊太守趙彭忠亮篤敏有佐
時良幹唯將軍任之勒於是徵彭彭泣辭曰臣往策
名晉室食其祿矣明公應符受命可謂攀龍之會但

受人之榮復事二姓臣志所不爲恐亦明公之所不
許若賜臣餘年全臣一介明公惠也勒默然張賓進
曰自將軍神旗所經衣冠之士靡不變節未有能以
大義進退者此賢以將軍爲高祖自擬爲四皓所謂
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將軍不世之高何必吏之勒大
悅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於是賜安車駟馬養以卿
祿勒以石季龍爲魏郡太守鎮鄴三臺季龍篡奪之
萌兆于此矣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有吞幷
之意欲先遣使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書
相聞時張賓有疾勒就而謀之賓曰浚雖曰晉藩實

懷僭逆思協英雄圖濟事業浚之欲將軍猶楚之招
韓信也夫立大事者必先爲之卑當稱藩推奉尚恐
未信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乃
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
曰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値晉綱弛御海内屯厄竄命
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遠播吳會中
原無主蒼生無繫明公州鄉貴望四海所宗爲帝王
者非公復誰勒所以捐軀命興義兵誅暴亂者正爲
明公驅除爾伏願殿下應天順時踐登皇祚勒奉戴
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當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

遺棗嵩書而厚賂之浚謂子春等曰石公一時英武
據趙舊都何爲稱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對曰石將
軍英才儁拔士馬雄盛實如聖旨明公州鄉貴望威
播八表區區小府而敢不欽祗神闕者乎昔陳嬰豈
其鄙王而不王韓信薄帝而不帝者哉知帝王不可
以智力爭故也項籍子陽覆車不遠是石將軍之明
鑒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胡人爲名臣者有之帝王
則未之有也石將軍非惡帝王而讓明公也顧取之
不爲天人所許耳願公勿疑浚大悅封子春等爲列
侯遣使報勒浚司馬游統時鎮范陽陰叛浚馳使降

於勒勒斬其使送于浚以表誠實浚雖不罪統彌信
勒之忠誠無復疑矣子春等與王浚使至勒命匿勁
卒精甲虛府羸師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書浚遺
勒麈尾勒僞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
見王公見王公所賜如見公也復奉表於浚期親詣
幽州奉上尊號又修牋于棗嵩乞幷州牧廣平公勒
將圖浚引子春問之子春曰幽州自去歲大水人不
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賦役殷煩賊
害賢良誅斥諫士鮮卑烏丸離貳於外棗嵩田矯貪
暴于内人情沮擾甲士羸弊而浚猶置立臺閣布列

百官自言漢高魏武此匹期之至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達幽州具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以勒爲信然勒纂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丸爲其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敵國當出其不意軍嚴經日不行豈顧三方之虞乎勒曰然爲之奈何賓曰將軍懸軍千里以征幽州輕軍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動勢足旋趾宜應機電發勿後時也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仇敵若修牋於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

疑哉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懼聲軍計故也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將引軍距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云石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使徐光讓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據幽都驍悍之國跨全燕突騎之鄉手握強兵坐觀京師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專任奸暴殺害忠良

肆情恣欲毒徧燕壤自貽於此非爲天也使驛送浚襄國市斬之數朱碩棗嵩田矯等以賄亂政責游統以不忠於浚皆斬之置守宰而還時襄國大飢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勒以幽冀漸平始下州郡閱實人戶戶貲二匹租二斛劉琨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琨次廣牧爲澹聲援勒將距之或諫曰澹兵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勒曰澹大衆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而擒之何強之有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于山上分爲二伏勒輕

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敗琨長史李弘以幷州降于勒琨遂奔於段匹磾孔萇追姬澹於桑乾澹死之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幷冀尤甚劉琨與段匹磾涉復辰疾六眷段末杯等會於固安將誅討勒勒使參軍王續齎金寶遺末杯以間之末杯旣思有以報勒恩又忻於厚賂乃說辰眷等引還琨匹磾亦退後匹磾害劉琨琨將佐相繼降勒劉聰死子粲襲位其大將軍靳準殺粲於平陽劉曜復僭號署勒大司

馬大將軍加九錫勒遣其左長史王脩于曜曜用譖殺之勒大怒下令曰孤之奉劉家人臣之道過矣根基既立便欲相圖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石季龍與張敬張賓及諸將佐百餘人勸勒稱尊號勒下書不許石季龍等復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事以河內十一郡并前趙國十三郡合二十四郡爲趙國勒乃許之大興二年勒僭稱趙王始建社稷立宗廟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號胡爲國人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位冠僚首署石季龍爲單于元輔自是朝會常以天子禮樂饗其群下

威儀冠冕從容可觀矣勒宮殿及諸門始就制法令甚嚴諱胡尤峻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不彈白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石季龍攻段匹磾於厭次匹磾勢窮輿櫬出降於是冀并幽州遼西巴西諸屯結皆陷於勒時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善於撫納自河以南多背勒歸順勒憚之乃下書曰逖北州士望也儻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墳墓爲置守冢二家逖聞之甚悅修結和好自是兗豫又安人得休息矣

祖逖牙門童建害新蔡內史周密遣使降於勒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逖遣使報謝其後兗豫間壘壁叛者逖皆不納二州之人率多兩屬焉勒令武鄉耆舊赴襄國既至勒親與鄉老齒坐歡飲語及平生初勒與李陽隣居歲常爭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父老曰李陽壯士也何以不來漚麻是布衣之恨孤方崇信於天下寧讐匹夫乎乃使召陽既至勒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參軍都尉令曰武鄉吾之豐沛萬歲之後

魂靈當歸之其復之三世勒以百姓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以醴酒行之數年無復釀者先是勒世子興死至是立子弘爲世子清河張披爲程遐長史遐甚昵之張賓舉爲别駕遐疾披去已又惡賓之權盛勒世子弘郎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譖而殺之賓知遐之間已弗敢請無幾以遐爲右長史總執朝政時祖逖已卒勒始遣其將王陽屯於豫州有闚闟之志於是兵難日尋梁鄭之間騷然矣勒以參軍樊坦清貧擢授章武內史既而入辭勒見坦衣冠敝壞大驚曰樊

叅軍何貧之甚也坦性誠朴率然而對曰頃遭羯賊無道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暴掠邪今當相償耳坦大懼叩頭泣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關卿輩老書生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以勵貪俗勒雅好文學雖在軍旅常令儒生讀史書而聽之每以其意論古帝王善惡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其天姿英達如此石生攻劉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斬之剋壘壁十餘降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劉石禍結兵戈日交河東弘農間百姓無聊

矣勒將狩於近郊主簿陳珉諫曰劉馬刺客離布如林變起倉卒帝王亦一夫之敵耳且枯木朽株盡能爲害馳騁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幹力自足裁量但知卿文書事不須白此輩也是日逐獸馬觸木而死勒亦幾殆乃曰不用忠言吾之過也賜珉爵關内侯勒如苑鄉召記室叅軍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湊常不平之因此發怒退爲牙門勒自苑鄉如鄴徐光侍直擭袂仰視勒議光曰何負卿而敢怏怏邪幽光于獄勒既將營鄴宮又欲以其世子弘爲鎮密與陳遐謀之石季龍自以勳効之重仗鄴爲基雅

無去意及修構三臺遷其家室季龍深恨遐遣左右數十人夜入遐宅姦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勒以弘鎮鄴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時劉曜敗石季龍於高侯遂圍洛陽襄國大震勒將親救洛陽左右長史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劒叱遐等出於是赦徐光召而問之光對曰劉曜乘高侯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亾攻戰之利若鸞旗親駕必望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佛圖澄亦謂勒曰大軍若出必擒劉曜勒尤悅使内外戒嚴有諫者斬勒統步騎四萬奔

金墉濟自大堨先是流澌風猛軍至水泮清和濟畢流澌大至勒以爲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諸軍集於成皐勒見曜無守軍大悅擧手指天又自指額曰天也乃卷甲銜枚而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於城西彌悅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統步騎四萬入自宣陽門季龍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石堪執曜

斬首五萬餘級勒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勒將士抑鋒止銳於是秦隴悉平涼州牧張駿大懼遣使稱藩貢方物於勒勒羣臣議以勒功業既隆祥符並萃奉皇帝璽綬上尊號于勒勒弗許群臣固請勒乃以咸和五年僭號趙天王行皇帝事未幾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平勒將營鄴宮廷尉續咸上書切諫勒大怒曰不斬此老朕宮不得成也勅御史收之中書令徐光進曰陛下天資聰睿超邁唐虞而更不欲聞忠臣之言豈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當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

而斬列卿乎勒歎曰爲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人家有百匹資尚欲市別宅況有天下之富乎終當繕之且勅停作成吾直臣之氣也因賜咸絹百匹時大雨霖中山西北暴水流漂巨木百餘萬根集於堂陽勒大悅謂公卿曰諸卿知不此非爲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於是勅營鄴宮親授規模勒因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毅卓犖超絶魏祖自三王已來無可比也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大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而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

遇光武當並驅於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能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耳軒轅豈所擬乎其羣臣皆頓首稱萬歲雹起西河介山行人禽獸死者萬數歷太原千餘里樹木摧折禾稼蕩然勒正服東堂以問徐光光對曰周漢魏晉皆有之雖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爲變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推帝鄉之神也歷代所尊或者以爲未宜替介山左右晉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書議有司奏以子推歷代攸尊請

普復寒食黃門郎韋諛駁曰按春秋藏氷失道陰氣發泄爲雹自子推已前雹者復何所致且子推賢者曷爲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雖爲氷室懼所藏之氷不在固陰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側氣泄爲雹也以子推忠賢令綿介之間奉之爲允於天下則不通矣勒從之於是遷氷室於重陰凝寒之所并州復寒食如初勒令其太子省可尚書奏事使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自是震威權之盛過於主相季龍之門可設雀羅季龍忿怏怏不悅勒如鄴臨石季龍第謂之曰功力不可並興待宮殿成後當爲王起第

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龍免冠拜謝勒曰與王共有天
下何所謝也勒疾甚召石季龍與其太子弘中常侍
嚴震等侍疾禁中季龍矯命絕弘震及內外羣臣親
戚勒疾之增損莫有知者詐召石宏石堪還襄國勒
疾小瘳見宏驚曰秦王何故來邪使王藩鎮正備今
日有呼者邪自來也有呼者誅之季龍大懼曰秦王
思慕暫還耳今謹遣之數日復問之季龍曰奉詔即
遣今已半路矣更諭宏在外遂不遣之勒疾甚遺令
三日而葬征鎮牧守不得輒離所司以奔喪大雅沖
幼恐非能構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善相維

持司馬氏汝等之殷鑒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
爲將來口實以咸和七年死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弘字大雅勒之第二子也幼有
孝行以恭謙自守其所親暱莫非儒素勒謂徐光曰
大雅愔愔殊不似將家子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
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世勝殘天之道也勒
大悅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
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必危宜漸奪中山威權使太
子蚤參朝政勒納之程遐又言於勒曰中山王勇武
權智羣臣莫有及者觀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視之蔑

如兼荷專征歲久威振外內性又不仁殘忍無賴其
諸子並長皆預兵權陛下在自當無他恐其怏怏不
可輔少主也宜蚤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平
兵難未已大雅沖幼宜任强輔中山佐命功臣親同
魯衛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以幼王之
日不得獨擅帝舅之權故耳吾亦當參卿於顧命勿
爲過懼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賜距中山
雖爲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陛下若不除中山臣見
社稷不血食矣勒不聽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
此太子必危將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齒於吾二人

恐非但國危亦爲家禍當爲安國寧家之計不可坐
而受禍也光復承間言於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
海內而神色不悅者何也勒曰吳蜀未平書軌不一
司馬家猶不絕於丹陽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
籙每一思之不覺見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爲憂腹
心之患而何暇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神略天
下皆言其英武父子爵位之重勢傾王室觀其耿耿
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曲讌有輕皇太子之色陛
下隱忍容之臣恐陛下萬年之後宗廟必生荆棘此
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圖之勒默然而竟不從及勒

死季龍執弘使臨軒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召其子邃率兵入宿衛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懼讓位於季龍季龍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亂之弘泣而固讓季龍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當有大議何足預論遂誅程遐徐光弘策拜季龍爲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季龍府寮舊昵悉署臺省禁要勒后劉氏謂石堪曰皇祚之滅不復久矣王將何以圖之堪曰先帝舊臣皆巳斥外宮殿之内無所措籌臣請出奔兗州挾南陽王爲盟主宣太后詔於諸牧守征鎮令各率義兵同討桀逆劉氏曰事急矣便可速發恐事淹變生堪

許諾微服輕騎襲兗州失期不尅遂南奔譙城季龍遣其將郭太等追擊之獲堪于城父炙而殺之徵石恢還於襄國劉氏謀泄季龍殺之時石生鎮關中石朗鎮洛陽皆起兵於二鎮季龍留子邃守襄國統步騎七萬攻朗於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進師攻長安石生部下斬生而降季龍還襄國石宏齎璽綬親詣季龍論禪位意季龍曰天下人自當有議何爲自論此也弘還宮對其母流涕曰先帝眞無復遺矣俄而季龍廢弘爲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不堪纂承大統顧慚羣后此亦天命去矣又

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幽弘及程氏并宏恢於崇訓宮尋殺之時年二十二　張賓字孟孫趙郡中丘人也少好學博涉經史濶達有大節嘗謂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鑒識不後子房但不遇高祖耳及永嘉大亂石勒爲劉元海輔漢將軍與諸將下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多矣獨胡將軍可與共成大事乃提劒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漸進規模乃異之引爲謀主機不虛發算無遺策成勒之基業皆賓之勳也及爲右長史大執法任遇優顯寵冠當時而謙虛敬愼開襟下士士無賢愚造之者莫不得盡其情

肅清百寮屏絕私昵入則格言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爲之正容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與爲比也及卒勒親臨哭之哀慟左右顧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蚤也程遐代爲右長史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流涕彌日

石季龍　子邃　宣　韜　世　遵　鑒　冉閔附

石季龍勒從子名虎以犯太祖廟諱故稱字勒父朱幼而子季龍故或稱勒弟焉永興中與勒相失後劉現送勒母王及季龍于葛陂時年十七矣性殘忍好

馳獵游蕩無度勒曰王將殺之王曰快牛為犢多能
破車汝小忍之年十八稍折節趨捷便弓馬勇冠當
時所為酷虐忌害前後所殺甚衆降城陷壘不復別
善惡坑斬士女尠有遺類勒屢加責誘而行意自若
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
勒寵之仗以專征之任及勒僭號授太尉守尚書令
進封為王季龍自以勳高一時謂勒即位之後大單
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龍深恨之私謂其子
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
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

雍尅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
實在於我而授黃吻婢兒每一憶此令人不能寢食
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季龍廢勒
子弘稱居攝趙天王立其子邃為太子荒游廢政多
所營繕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遷於鄴徙洛陽鍾虡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時衆役煩興軍旅不息加以
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斗百姓嗷然又納解飛之
說於鄴正南投石於河以起飛橋功費數千億橋竟
不成於襄國起太武殿於鄴造東西宮太武殿基高
二丈八尺下穿伏室置衛士五百人於其中東西七

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鐺銀楹金柱珠簾
玉壁窮極伎巧又起靈風臺九殿於顯陽殿後選士
庶之女以充之後庭服綺縠玩珍奇者萬餘人內置
女官十有八等教宮人星占及馬步射置女太史於
靈臺仰觀災祥以考外太史之虛實又置造庭燎高
十餘丈上盤置燎下盤置人絙繳上下季龍試而悅
之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七人咸康三年僭稱大趙天
王以子邃為天王皇太子邃自總百揆之後荒酒淫
色驕恣無道或盤游於田懸管而入或夜出於宮臣
家淫其妻妾粧飾宮人美淑者斬首洗血置於盤上

傳共視之又內諸比丘尼有姿色者與其交接而殺
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賜左右欲以識其味也河
間公宣樂安公韜有寵於季龍邃疾之如仇季龍荒
耽內游威刑失度邃以事為可呈呈之季龍恚曰此
小事何足呈也時有所不聞復怒曰何以不呈誚責
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恨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
難稱吾欲行冒頓之事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季
龍聞邃有疾遣所親任女尚書察之邃呼前與語抽
劍擊之季龍大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始末誅顏
等三十餘人幽邃於東宮既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

邃朝而不謝俄而便出季龍遣使謂邃曰太子應入
朝中宮何以便去邃徑出不顧季龍大怒廢邃爲庶
人其夜殺邃及妻張氏幷男女三十六人同埋於一
棺之中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邃母鄭氏爲東
海太妃立其子宣爲太子宣母杜昭儀爲后僕射張
離欲求媚於石宣因說言諸公侯吏兵過限宜漸削
弱以盛儲威宣素疾石韜之寵甚說其言乃使離奏
奪諸公府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聽置吏一百九十
七人帳下兵二百人餘兵五萬悉配東宮於是諸公
咸怨時石然於泰山八日而滅東海有大石自立大

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
之佛圖澄對之流涕季龍命石宣石韜生殺拜除皆
迭日省決不復啓司徒申鍾諫曰名器至重不可以
假人太子國之儲貳朝夕視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邃
往以聞政致敗殷鑒不遠且二政分權鮮不及禍周
有子頹之釁鄭有叔段之難唯陛下察之季龍不從
太子詹事孫珍問侍中崔約曰吾患目疾何方療之
素狎珍戲之曰溺中則愈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
睕正耐溺中珍恨之以白宣宣諸子中最胡狀
目深聞之大怒誅約父子珍有寵於宣頗預朝政自

誅約之後公卿已下憚之側目季龍性既好獵其後
體重不能跨鞍乃造獵車千乘自靈昌津南至滎陽
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
大發百姓女三萬餘人郡縣媚旨務於美淑奪人婦
者九千餘人季龍臨軒簡第諸女大悅封使者十二
人皆爲列侯光祿大夫逯明因侍切諫季龍大怒拉
而殺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爲祿仕而已季龍常以
女騎一千爲鹵簿皆著紫綸巾織錦袴金銀鏤帶五
文織成鞾游於戲馬觀觀上安詔書五色紙在木鳳
之口鹿盧迴轉狀若飛翔焉遣涼州刺史麻秋等伐

張重華尚書朱軌與中黃門嚴生不協會大雨霖道
路陷滯不通生因而譖軌不修道又訕謗朝政季龍
遂殺之於是立私論之條偶語之律聽吏告其君奴
告其主威刑日濫公卿已下朝會以目吉凶之問自
此而絕軌之囚也冠軍苻洪諫曰臣聞聖主之馭天
下也土階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亾
君之馭海內也傾宮瑤榭象箸玉杯截脛剖心脯賢
刳孕故其亾也忽焉今襄國鄴宮足康帝宇長安洛
陽何爲者哉盤于游田耽於女德三代之亾恒必由
此而忽爲獵車千乘養獸萬里奪人妻女十萬盈宮

尚書朱軌納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將加酷法此自陛
下政之失和陰陽災沴暴降霖雨七旬霽方二日縱
有鬼兵百萬尚未及修之而況人乎刑政如此其如
史筆何其如四海何特願止作徒休宮女赦朱軌允
衆望季龍省之不悅憚其彊但寢而不納弗之罪也
季龍貪而無禮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國
珍奇異貨不可勝紀而猶以爲不足曩代帝王及先
賢陵墓靡不發掘而取其寶貨焉邯鄲城西石子堈
上有趙簡子墓季龍令發之初得炭深丈餘次得木
板積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絞車以牛皮

囊汲之月餘而水不盡不可發而止又使掘秦始皇
冢取銅柱鑄以爲器時沙門吳進言於季龍曰胡運
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於是近郡男
女十六萬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廣長數十
里趙攬申鍾石璞等極諫季龍大怒曰牆朝成夕沒
吾無恨矣乃以燭夜作歿者數萬人命石宣祈於山
川因而游獵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季龍從後宮
升陵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
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爲樂耳宣馳逐無厭所在
陳列行宮四面各以百里爲度驅圍禽獸皆暮集其

所文武跪立圍守重行烽炬星羅光燭如晝命勁騎
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嬖姬乘輦觀之嬉娛忘反獸殫
乃止其有禽獸奔逸當之者坐有爵者奪馬步驅一
日無爵者鞭之一百士卒飢凍而死者萬有餘人所
過三州十五郡資儲靡有孑遺季龍復命石韜亦如
之出自并州游於秦雍宣素惡韜寵是行也嫉之彌
甚石韜起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宣視
而大怒斬匠截梁而去韜怒增之十丈宣聞之恚甚
謂所幸楊杯牟成趙生曰凶豎敢如是汝能殺之吾
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

行大事杯等許諾時東南有黃黑雲經天貫日韜素
解天文見而惡之顧謂左右曰此變不小當有刺客
起於京[illegible]不知誰定當之是夜韜讌其寮屬於東明
觀[illegible]酣悵然長嘆曰人居世無常別易會難各
關[illegible]吾飲知後會復何期乎因泫然流涕左右莫
不歔欷因宿於佛精舍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
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宣奏之季龍哀驚氣絕久之
方蘇將出臨之其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恐在蕭
牆之內慮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龍乃止嚴兵發哀於
太武殿宣乘素車從千人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使

舉衾看尸大笑而去季龍疑宣之害韜也謀召之懼其不入乃僞言其母哀過危惙宣不虞已之見疑也入朝中宮因而止之建興人史科發其事季龍馳使收之楊杯牟皮臼去執趙生而詰之生具首服季龍悲怒彌甚幽宣於席庫以鐵環穿其頷而鎖之取害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積柴鄴北使韜所親宦者拔其髮抽其舌鹿盧絞上四面縱火煙炎際天季龍從昭儀已下數千登中臺以觀之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殺其妻子九人宣小子年數歲季龍甚愛之抱之而泣兒曰非兒罪季龍欲赦之其大臣

不聽遂於抱中取而戮之兒猶挽季龍衣而大叫時人莫不爲之流涕季龍因此發病季龍議立太子其太尉張舉進曰燕公斌彭城公遵並有武藝文德請擇而樹之初戎昭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龍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齊公至是豺以季龍年長多疾規立世爲嗣劉當爲太后已得輔政說季龍曰陛下再立儲宮皆出自倡賤是以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季龍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又議於東堂季龍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

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勑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遂立世爲皇太子劉氏爲皇后季龍疾甚以石遵爲大將軍鎮關右石斌爲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輔政劉氏與張豺謀免斌官以王歸第石遵自幽州至鄴勑朝堂受拜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慟泣而去是日季龍疾小瘳問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龍曰恨不見之季龍臨於西閤龍騰將軍中郎二百餘人列拜於前季龍曰何

所求也皆言聖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衛典兵馬或言乞爲皇太子季龍不知斌之廢也責曰燕王不在内邪呼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龍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尋惛眩而入張豺矯季龍命殺斌劉氏又矯命以豺爲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侍中徐統歎曰禍將作矣吾無爲豫之乃仰藥死俄而季龍死季龍僭位凡十五歲於是世卽位石遵聞季龍死師於季城欲聲張豺之罪戎卒九萬以石閔爲前鋒豺將出距之耆舊羯士皆曰天子兒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爲張豺城戍也踰城而出

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夷三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為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於是以石斌子衍為皇太子石閔為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初遵之發李城也謂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儲貳既而立衍閔甚失望自以勳高一時規專朝政遵忌而不任閔益有恨色遵召石鑒等入議於太后鄭氏之前欲誅閔鄭氏曰李城廻師無棘奴豈有今日小驕縱之不可便殺也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密謀廢遵使將軍蘇亥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于如意觀遵時方與婦人彈碁問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

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乃殺之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僭位以石閔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時石祗在襄國與姚弋仲苻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閔使王簡師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懸食給之令城內曰與官同心者住不同心者各任所之勅城門不復相禁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也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戶屯據四方

者所在承閔書誅之於是高鼻多鬚濫死者半廢鑒殺之誅李龍孫二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日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年滅

閔字永曾小字棘奴李龍之養孫也本姓冉勒破陳午獲閔父瞻時年十二命李龍子之閔幼果鋭李龍撫如孫及長善謀策勇力絶人以軍功名大顯胡夏宿將莫不憚之永和六年殺石鑒僭即皇帝位國號大魏復姓冉氏遣使者持節赦諸屯結皆不從石祗聞鑒死僭號於襄國諸六夷據州郡擁兵者皆應之

閔遣使臨江告晉曰胡逆亂中原今已誅之若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答閔率步騎十萬攻石祗於襄國為土山地道築室反耕祗大懼去皇帝之號遣使詣慕容儁姚弋仲以乞師會石琨自冀州援祗弋仲遣其子襄率騎三萬八千至自滆頭儁遣將軍悅綰率甲兵三萬自龍城三方勁卒合十餘萬閔將出擊之衛將軍王泰諫曰窮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彊救雲集欲吾出戰腹背擊我宜固壘勿出觀勢而動以挫其謀今陛下親戎如失萬全大事去矣請慎無出臣請率諸將為陛下滅之閔將從之道士法饒進

日太白經昴當殺胡王百戰百尅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諫者斬於是盡衆出戰姚襄悅綰石琨等三面攻之祗衝其後閔大敗與十餘騎奔鄴誅法饒父子支解之石祗使劉顯帥衆七萬攻鄴時閔潛還莫有知者內外兇兇皆謂閔已没矣射聲校尉張艾勸閔親郊以安衆心閔從之訛言乃止劉顯次於明光宮去鄴二十三里閔懼召衛將軍王泰議之泰恚其謀之不從辭以瘡甚閔親臨問之固稱疾篤閔怒還宮顧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爲命邪要將先滅羣胡却斬王泰於是盡衆而戰大敗顯

軍追奔及於陽平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求殺祗爲效閔振旅而歸誅王泰夷其三族劉顯果殺祗傳首於鄴時慕容儁已尅幽薊略地至于冀州閔帥騎距之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城閔大將軍董閏車騎張溫言於閔曰鮮卑乘勝氣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乃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所乘赤馬曰朱龍日行千里左杖雙刄矛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百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爲恪所擒送之於薊儁立閔而問之曰汝奴僕下才何自妄稱天子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人面獸心尚欲篡逆我一時英雄何爲不可作帝王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斬於遏陘山山左右七里悉枯蝗蟲大起五月不雨至於十二月儁遣使者祀之謚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歲太和八年也

茅國縉删次

慕容廆（子孫附）

慕容廆字弈洛瓌鮮卑人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於紫蒙之野號曰東胡其後與匈奴並盛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風俗官號與匈奴略同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

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廆幼而魁岸有大度安北將軍張華雅有知人之鑒廆童丱時往謁之華甚歎異謂曰君必爲命世之器匡難濟時者也因以所服簪幘遺廆結殷勤而別廆以大棘城卽帝顓頊之墟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建武初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琅邪承制江東實人命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又自以爲彊今宜通使琅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其長史王濟浮海勸進及帝卽尊位遣謁者陶遼授廆將軍單于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流亡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冀州人爲冀陽郡豫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丘郡幷州人爲唐國郡於是推舉賢才委以庶政以河東裴嶷代郡魯昌北平陽耽爲謀主北海逢羨廣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東裴開爲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蘭陵繆愷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會稽朱左車太山胡

母翼魯國孔纂以舊德清重引爲賓友平原劉讚儒學該通引爲東庠祭酒其世子皝率國胄東修受業焉廆覽政之暇親臨聽之於是路有頌聲禮讓興矣廆嘗從容言曰獄者人命之所懸也不可以不慎賢人君子國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國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亂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數千言以申其旨咸和八年廆卒年六十五

裴嶷字文冀河東聞喜人廆以嶷爲長史委以軍國之謀及將遣使於建鄴妙簡行人令嶷將命初朝廷以廆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盛言廆威

略又知四海英賢並爲其用舉朝改觀焉嶷將還帝
試留嶷以觀之嶷辭曰臣世荷朝恩濯纓華省因事
遠寄投迹荒遐今遭開泰得睹朝廷復賜恩詔留
京輦於臣之私誠爲厚幸顧以皇居播遷山陵幽辱
慕容龍驤將軍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慨慷之誠義感
天地方埽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表誠今
若留臣必謂國家遺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懷義懈息
是以微臣區區忘身爲國貪還反命耳帝曰卿言是
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史名重中朝而降
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

慕容皝　廆兄翰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子也雄毅多權略廆卒嗣位
初皝庶兄翰驍武有雄才素爲皝所忌母弟仁及昭
並有寵於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並懼不自容翰出
奔段遼仁勸昭舉兵廢皝皝殺昭遣使按仁仁知事
發殺皝使東歸平郭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遼東
公段遼弟蘭與翰圍柳城皝遣慕容汗及封奕等救
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
進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
從爲蘭所敗死者太半咸康初皝將乘海討仁羣下
咸諫以海道危阻宜從陸路皝曰舊海水無凌今自
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滹沱之水以濟
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尅之乎吾計決矣有沮
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皝之至
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皝所擒
殺仁而還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奕攻宇文別
部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封奕等
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即
王位皝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於石季
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衆而至皝率諸軍攻遼令

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掠五千
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入令支怒
皝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
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
左右勸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
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段
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
衆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獲其司馬
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遼以歸段遼謀叛皝誅之皝
雖稱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

言權假之意升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
翼繼爲將相乃表曰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
國多難殷憂備嬰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
之尊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
遂致敗國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
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
敦渭陽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勢利使上無
偪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噂㗳何辭而起
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而獨矯抗此言者
上爲陛下退爲冰計疾苟容之臣顧而不扶昔徐福

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令忠臣更爲逆族良由察
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
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
耳又與冰書引梁竇爲諭冰見表及書甚懼遂奏聽
皝稱燕王初段遼之敗也翰奔於宇文歸自以威名
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
故得周游自任至於山川形便莫不練之皝遣商人
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皝
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
二子而還咸康七年皝遷都龍城以牧牛給貧家田

于宛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
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
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
十一而稅之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
無煙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襁負
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
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南摧
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宜省罷諸苑以
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
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且魏晉

之世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
者與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
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所不免宜濬治溝澮
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
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墊之患殿下聖性寬
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
並竭忠獻欵以貢至言主者奏以妖言犯上削黜禁
錮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
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皝乃令
曰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農者國之本而二千石

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主者明詳推檢具狀
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各賜牛一頭若私有
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
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大人臣闕言於
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王憲劉
明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宴褒深得王臣之體
詩不云乎無言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
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
於龍山皝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步祭以太牢
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新宮曰和龍立

龍翔佛寺于山上賜其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以行鄉射之禮皝雅好文籍勤於講授
學徒甚盛至千餘人皝親臨東庠考試學生其經通
秀異者擢充近侍皝嘗畋於西鄙將濟河見一父老
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祕
之不言及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兔馳射之馬倒被
傷乃說所見輦而還宮引儁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
死在位十五年年五十二　翰字元邕廆之庶長子
也性雄豪多權略猨臂工射膂力過人廆甚奇之委
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為遠近

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為寇善撫接愛儒學士
大夫至於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為遼所
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
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
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克勝
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為
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
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
衆追皝蘭果大敗翰雖處仇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
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

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既思戀而歸理無反面吾
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處汝國久
恨恨不欲殺汝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
不中者可來前也追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
追騎乃散既至皝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皝討宇文
歸臨陣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
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為非常皝素忌之
遂賜死焉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罪不容誅
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
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

靖翰常尅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奈何仰藥而死

慕容儁 韓愷 李産 産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初廆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原既而生儁廆曰此兒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長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偉博觀圖書有文武幹略皝死永和五年僭即燕王位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儁將圖兼幷之計簡精卒二十萬以待期明年儁率三萬南伐出自盧龍石季龍幽州刺

史王午棄城走儁陷其城因而都之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使人常煒聘於儁儁使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篡逆何敢僭稱大號煒曰湯武親行誅放仲尼美之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衆不盈旅終成大功暴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功格皇天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己象壞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略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 天之神璽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衆或改作萬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既銳信舉言又欣於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喩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已來尚不欺儒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遂赦之慕容恪進兙中山討冉閔於安喜閔懼奔於常山恪追及於泒水擒閔送之斬於龍城遂進攻鄴兙其城送冉閔妻子于中山先是蔣幹以傳國璽

送於建鄴儁欲神其事言歷運在已乃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元璽時朝廷遣使詣儁儁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立世子曄爲皇太子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衆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於建鄴儁遣慕容恪討之恪既濟河龕率衆來距遇於濟水之南大敗之遂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兙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彊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彊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

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阻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寧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遂尅廣固振旅而歸僞太子曄死僞謚獻懷復立次子暐爲皇太子初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皝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蹀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季龍尋退皝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儁比之於鮑氏驄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讚儁勒其傍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儁自薊城遷於鄴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常山大樹自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光色精奇有異常玉儁以爲嶽神之命以太牢祀之儁讌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群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曄亾以來孤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暐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中庶子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儁曰卿試言之績曰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沉毅好斷理詣無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八也儁泣曰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景茂幼冲嘗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闇然二闕未補雅好游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誡之儁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蹋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鞭之棄於漳水俄而儁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惙然當恐不濟脩短命也復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措不可以亂王統也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也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儁曰

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績清方忠亮堪任大
事汝善遇之儁死時年四十二在位十一年儁雅好
文籍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性嚴重愼威儀
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少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
奇之曰王佐才也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廆召見嘉之
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宜表請燕王之號恒
獨以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廆不平之出爲
新昌令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
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厲有志格初仕於石氏
後仕儁歷位尚書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
保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
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
於家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
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
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進曰郡帶北
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
兇醜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寧雖
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
儉家有萊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
矜季龍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
及仕儁累遷太子中庶子後暐立慕容恪欲以績爲
尚書右僕射暐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乃謂恪曰萬
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績遂憂死

慕容暐　從父恪　皇甫眞

慕容暐字景茂儁第三子也儁死僭卽帝位以慕容
恪爲太宰錄尚書行周公事慕容評爲太傅慕輿根
爲太師暐既庸弱國事皆委之於恪慕輿根自恃勲
舊驕傲有無上之心忌恪之總朝權將伺隙爲亂乃

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駿諸
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
兄亾弟及先王之成制過山陵之後可廢主上爲一
國王殿下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慶恪曰公醉乎
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爲君
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便
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乎根大懼陳謝而退恪以告
慕容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而新遭大凶二虜伺隙
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滅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容忍
根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渾氏及暐曰

太宰太傅將謀爲亂臣請率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穆先帝所託終應無此未必非太師將爲亂也於是收根等於禁中斬之慕容恪有疾深慮暐政不在已慕容評性多猜忌乃召暐兄樂安王臧謂之曰吾以常才受先帝顧託之重每欲掃平關隴蕩一甌吳而疾病彌留没有餘恨也吳王天資英傑司馬職統兵權吾終之後必以授之國家安危實在於此不可昧利忘憂以致大悔又以告評月餘而死其國中皆痛惜之苻堅將苻謏據陝降於暐堅恐暐乘釁入關大懼乃盡精銳以備

華陰暐羣下議欲遣兵救謏因圖關右慕容評素無經略又受苻堅間貨沮議曰秦雖有難未易可圖朝廷雖明豈如先帝吾等經略又非太宰之匹終不能平秦也但可閉關息旅保寧疆埸足矣苻謏知評暐之無遠略恐救師弗至乃牋於慕容垂皇甫眞曰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爲燕患爲日久矣今若乘機不赴恐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垂得書私於眞曰方爲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觀太傅度量豈能抗苻堅王猛乎眞曰然鑒朝有云謀之不從可如何時晉大司馬桓溫率衆五萬伐暐

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單騎奔還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距溫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於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覘隙慕容德屯於石門絶溫糧漕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於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垂既有大功威德

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遂謀殺垂垂懼奔於苻堅先是暐使其黃門侍郎梁琛聘於堅琛還言於評曰秦揚兵講武運粟陝東以琛觀之無久和之理兼吳王西奔必有覬釁之計深宜備之評曰不然秦豈可受吾叛臣而不懷和好哉琛曰隣國相并有自來矣況今並稱大號理無俱存苻堅機明好斷納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銳於進取觀其君臣相得自謂千載一時桓溫不足爲慮終爲人患者其唯王猛乎暐評不以爲虞皇甫眞又曰苻堅雖聘使相尋託輔車爲諭然抗均隣敵勢同戰國終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

要須來行人累續兼師出洛川夷險要害具之耳目觀虛實以措姧圖聽風塵而伺國隙者寇之常也又吳王外奔爲之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慮暐召評而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仗我爲援且苻堅庶幾善道終不納叛臣之言不宜輕自擾懼以動寇心也暐從之俄而堅遣其將王猛率衆伐暐暐使慕容評等率精卒四十餘萬距之評以猛懸軍遠入利在速戰議以持久制之猛乃遣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高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使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評懼而與猛戰於潞川評師大敗死者五萬餘人評等單騎遁還猛遂長驅至鄴堅復率衆十萬會猛攻暐暐散騎侍郎徐蔚等夜開城門納堅暐與評等數十騎奔于昌黎堅遣郭慶追及暐于高陽堅將巨武執暐將縛之暐曰汝何小人而縛天子武曰我梁山巨武受詔縛賊何謂天子邪遂送暐於堅堅詰其奔狀暐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堅哀而釋之令還宮率文武出降封暐新興侯淮南之敗隨堅還長安既而慕容垂攻苻丕于鄴慕容沖起兵關中暐謀殺堅以應之事發爲堅所誅時年三十五始廆以武帝太康六年稱公至暐四世暐在位二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滅通廆皝凡八十五年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謹厚沈深有大度數從皝征伐臨機多奇策使鎮遼東甚有威惠皝將終謂儁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濟汝其委之及儁嗣位彌加親任累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節大都督錄尚書儁寢疾引恪與慕容評屬以後事及暐之世總攝朝權初建鄴聞儁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尚存所憂方爲大耳慕輿根之誅也內外危懼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還一人步從或有諫之者恪曰人情懷懼且當自安以靖之吾復不安則衆何瞻仰哉于是人心稍定恪虛襟待物諮詢善道量才處任使人不踰位朝廷謹肅進止有常度雖執權政每事必諮之於評罷朝歸第則盡心色養手不釋卷其百僚有過未嘗顯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爲將不尚威嚴專以恩信御物務於大略不以小令勞衆營內不整似可犯而防禦甚嚴終無喪敗臨終暐親臨問以後事恪曰吳王文武兼才管蕭之亞陛下若任之以政

國其少安不然恐二寇必有闚闖之計言終而死

皇甫眞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應拜爲遼東國侍郎及儁僭位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眞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儁臨終與慕容恪等俱受顧託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兼并欲觀釁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辯潜結匈奴左賢王曹轂令轂遣使詣鄴辯因從之眞兄典仕苻堅爲散騎常侍從子奮覆並顯關西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言於眞曰辯家爲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在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斯言

何以及我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乃白暐請窮詰之暐評不許辯還謂堅曰燕朝無綱紀實可圖之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地豈無智識士一人哉眞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眞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王猛入鄴眞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眞答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眞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爲奉車太尉數歲而死

終

晉史刪卷之三十三

茅國縉删次

苻洪 子健 健子生 洪季子堅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氐人也其先盖有扈之苗裔世爲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蒲生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爲氏焉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右大雨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曰洪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傑之士訪安危變通之術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爲盟主石季龍將攻上邽洪請降季龍大

悅委以西方之事冉閔言於季龍曰苻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季龍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洪有衆十餘萬時有說洪稱尊號者洪亦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三秦王初季龍以麻秋鎭枹罕冉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將并其衆世子健收而斬之洪將死謂健曰所以未入關者言中州可指時而定今見困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亾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而死年六十六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大羆而孕之及長勇果便弓馬好施善事人甚爲石季龍父子所親愛季龍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時京兆杜洪竊據長安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僞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盡衆西行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如不捷汝死河東我死河南比及黄泉無相見也自統大衆繼雄而進諸城盡陷三輔略定兵至長安杜洪奔健入而都之永和七年

僭稱天王大單于立子萇爲天王皇太子八年健僭即皇帝位于是置來賓館于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于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尚儒學而關右稱來蘇焉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姓名弗答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爲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虚也赦之太子萇死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菁勒兵入東宮將殺苻生自立時生侍健疾菁以健爲死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陳兵衆皆舍杖逃散執菁殺之數日健死時年三十九在位四年

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爲兒童時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捶洪曰汝爲爾不已吾將以汝爲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健曰此兒狂勃宜蚤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至如

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萇既死以讖言三羊五眼應苻故立爲太子健卒僭即皇帝位時永和十二年也僞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於東井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修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亦足以塞大喪之變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謂大臣也於是殺其妻梁氏及太傅毛貴車騎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未幾又誅侍中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生雖在諒闇游飲自

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備置左右獘羣臣于太極前殿飲酣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其尚書令辛牢典勸既而怒曰何不強酒猶有坐者引弓射牢而殺之於是百僚大懼無不引滿昏醉汙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以為樂生發三輔人營渭橋金紫光祿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極諫生怒殺之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宮中奔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而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極諫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

嗣統已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刑虐行者比肩未足為稀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猛獸及狼大暴晝則斷道夜則發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獸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遂廢農桑內外兇懼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天豈不子愛羣生正以百姓犯罪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不從生怒殺之又誅羣臣于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有司奏太白犯東井東井秦之分野

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星入井者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姚襄有衆二萬七千進據黃洛生遣苻黃眉苻堅鄧羌率步騎萬五千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于虛發襄頻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謀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于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黃眉等振旅而歸黃眉雖有大功生每於衆中辱之黃

眉怒謀殺生事發伏誅初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門東東海苻堅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其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于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生凶暴嗜酒連月昏醉左右或言陛下聖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於我也引而斬之或言陛下刑罰微過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又遣宮人與男子裸

交於殿前生剥牛羊驢馬活㶣雞豚鵝三五十為羣
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羣臣觀之以
為嬉樂宗室勳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
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
諱者不足不具少無缺傷殘毀偏隻之言皆不得道
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勝紀至于截脛刳胎拉脅鋸
頸者動有千數太史令康權言于生曰昨夜三月並
出孛星入於太微遂入于東井兼自去月上旬沉陰
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
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對侍婢曰阿

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夢神
告之曰旦將禍集汝門惟先覺者可以免之寤而心
悸會侍婢來告乃率壯士數百人潛入雲龍門苻堅
與呂婆樓率麾下三百餘人鼓噪繼進宿衛將士皆
捨杖歸堅生猶昏寐未寤殺之生臨死猶飲酒數斗
昏醉無所知矣時年二十三在位二年

苻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書而多謀略好施
下士便弓馬有政術健僭位為佐命元勳權侔人主
而謙恭奉法健常曰元才吾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歐
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奪元才之速也子堅

苻堅　子宏附　王猛　苻融　苻朗

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其母苟氏嘗遊漳水祈子於
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
焉有神光自天燭其庭背有赤文隱起成字曰艸付
臣又土王咸陽臂垂過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愛之
名曰堅高平徐統有知人之鑒遇堅於路異之執其
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兒敢戲於此不畏司隸縛
邪堅曰司隸縛罪人不縛小兒戲也統謂左右曰此
兒有伯王之相左右怪之統曰非爾所及也健之入
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為龍驤將軍

健翌日為壇於曲沃以授之健泣謂堅曰汝祖昔受
此號今汝復為神明所命可不勉之堅性至孝博學
多才藝要結英豪有經濟大志王猛呂婆樓強汪梁
平老等並有王佐之才為其羽翼太原薛讚略陽權
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苻生嗣偽位殘虐無度堅
遂弒生以偽位讓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當乃以
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改元曰永興以子宏為皇
太子兄法為丞相錄尚書封弟融為陽平公雙河南
公子丕長樂公暉平原公熙廣平公叡鉅鹿公堅母
以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為變遣殺之堅性仁友

與法訣於東堂慟哭嘔血謚曰哀封其子陽爲東海公堅自臨晉登龍門顧謂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權翼薛讃對曰吳起有言在德不在險深願陛下追蹤唐虞懷遠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堅大悦秋大旱堅減膳徹懸金玉綺繡皆散之戎士後宮悉去羅紈衣不曳地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與境內休息王猛親寵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氐豪也有大勳於苻氏負氣倨傲衆辱猛曰吾輩與先帝共興事業而不預時權君無汗馬之勞何敢專管大任是爲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當使君爲宰

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爾者終不處於世也猛言之於堅堅怒曰必須殺此老氐然後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堅謂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壁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讓世曰陛下帝有四海而君敢競壻是爲二天子世怒起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發怒命斬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憚猛攺元甘露以王猛爲中書令京兆尹其中丞鄧羌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豪強誅死者二十餘人於是百僚震肅豪右屏氣路不

拾遺風化大行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爲尊也堅僭位五年鳳皇集於東闕大赦其境內初堅之將爲赦也與王猛苻融密議於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爲赦文猛融供進紙墨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街巷市里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謂融猛曰禁中無耳屬之理事何從泄也於是敕外窮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聲狀非常吾固惡之諺曰欲人勿知莫若勿爲聲無細而弗聞事未形而必彰者

其此之謂也堅廣脩學宮召郡國學生通一經以上充之公卿已下子孫並遣受業堅親臨太學考其優劣其有學爲通儒才堪幹事清脩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表之于是人思勸勵號稱多士盜賊止息請託路絕田疇脩闢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備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暐次於枋頭暐衆屢敗遣使乞師于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暐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救暐王師尋敗引歸是時慕容垂避害奔于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曰吾方以義致英

豪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誠今而害之人將謂我何王
師既旋慕容暐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
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
遣王猛與梁成鄧羌率步騎三萬署慕容垂爲冠軍
將軍以爲鄉導攻慕容筑於洛陽大破之太和五年
又遣猛率楊安張蚝鄧羌等率步騎六萬伐暐堅親
送猛于霸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可從壺關
上黨出潞州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
繼卿後猛曰臣藉宗廟之靈稟陛下神筭殘胡不足
平不煩鑾輅冒犯霜露但速勅有司部置

堅大悅於是進師上黨所經郡縣皆降于
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拒猛評憚猛不敢進
屯於潞川猛進師與評相持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之猛弗聽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于是遣銳卒
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
鄴中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貿水鬻薪有
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陣於渭原而誓衆曰王景略

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軍深入賊地願勠力行
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
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評師之衆也
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成敗之
機在斯一舉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
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
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
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
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及日
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於是進師圍鄴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苻融鎮
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過舊閭
引諸耆老語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潛
至安陽迎堅堅謂之曰昔亞夫不出軍迎漢文將軍
何以臨敵而棄衆也猛曰臣每覽亞夫之事常謂前
却人主以此而爲名竊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筭擊垂
亡之虜若摧枯拉朽何足慮也監國沖幼鑾駕遠臨
脫有不虞其如宗廟何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暐出奔
高陽堅將郭慶執而送之堅入鄴宮閱其名籍凡郡
百五十七縣一千五百七十九諸州郡牧守及六夷

衆帥盡降于堅堅散暐宮人珍寶以賜將士以王猛持節鎮鄴赦慕容暐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長安堅嘗狩于西山樂而忘反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田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繫何可盤於游田以玷聖德若禍起須臾變在不測者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善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聞罪于王洛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堅聞桓溫廢海西公也謂群臣曰溫前敗霸上後敗枋頭十五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舉動如此不能思

愆免退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悅將如四海何諺云怒其室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及堅之僭學校漸興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於諸州皆夾路樹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驛旅行者取給於途百姓歌之曰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雲集誨我萌黎以王猛爲丞相以苻融代猛爲冀州牧融將發堅祖於霸東堅母苟氏以融少子甚愛之比發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是夜堅寢於前殿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閽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遂重星官王猛至長安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彗星出於尾箕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太史令張孟言于堅彗起尾箕而埽東井此燕滅秦之象因勸堅誅慕容暐及其子弟堅不納更以暐爲尚書垂爲京兆尹沖爲平陽太守苻融聞之上疏切諫堅報之曰朕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夫天道助順脩德則禳災苟求諸已何懼外患時有人於堅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堅命執之俄而不見秘書監朱彤等因請誅鮮卑堅不從及王

猛卒堅置聽訟觀於未央之南遣其武衛苟萇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錫率中軍三萬次金昌又遣司兵趙充哲爲前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哲大敗天錫恩而奔還萇至姑臧天錫降於軍門萇送之長安封歸義侯初萇等將征天錫堅爲其立第於長安至是居之堅既平涼州又遣其安北將軍苻洛率幽州兵十萬討代王涉翼犍犍戰敗遁於弱水其子翼圭縛父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以翼圭執父不孝遷之於蜀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

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百姓賴其利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髣髴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時苻丕久圍晉南中郎將朱序于襄陽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堅曰丕等費廣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不可虛返其特原

之令以功成贖罪因遣黃門郎韋華持節切讓丕等仍賜以劒曰來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復持面見吾也丕大懼促圍攻之遂陷襄陽執朱序送於長安署爲度支尚書又以苻洛鎮成都命從伊關自襄陽溯漢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絶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及是還也恚怒謀於衆曰孤帝室至親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擯孤於外既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計沈孤於漢水矣爲宜東手就命爲追晉陽之事以匡社稷邪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顏安陳祥瑞勸洛舉兵洛因攘袂大言

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於是自稱秦王率衆七萬發和龍將圖長安於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數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褊阨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堅大怒以苻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徑襲和龍海行四百餘里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堅徙洛於涼州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于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

舊德爲磐石之宗於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帥子弟三千戶以配苻丕鎮鄴如世封諸侯堅送丕於灞上流涕而別識者以爲喪亂流離之象於是以石越鎮龍城韓胤鎮平城梁讜鎮薊城毛興鎮枹罕王騰鎮晉陽各配支戶三千苻暉鎮洛陽苻叡鎮蒲坂先是高陸人穿井得龜大三尺背有八卦文堅命太卜池養之食以粟及此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又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與亡國

之徵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群臣尚書郎裴元略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略爲諫議大夫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姜平子詩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爲上第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反狀陽曰禮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臣乎皮曰臣父丞相行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餧所以圖富也堅流

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田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皆赦不誅堅銳意入寇引群臣會議曰吾統承大業垂三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餔今略計兵杖精卒可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行薄伐南裔於諸卿意何如秘書監朱彤曰陛下應天順時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然後廻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廻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鎭星守斗牛福德在吳且晉有長江之險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動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群臣各有異同庭

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群臣出獨留苻融謂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已群議紛紜徒亂人心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鎭在斗牛吳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數戰兵疲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垂亾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

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奈宗廟何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于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謌虞陵於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地下氣癘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若鑾駕必欲親動不顧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大謀孺子言焉將爲戮也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彊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司馬氏偷魂

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堅大怒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暐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率衆五萬屯于洛澗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

懼其越逸堅大悅捨大軍于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遂水陸繼進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

言遣使請戰許之堅列陣逼肥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于青岡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於淮北飢甚人有進壺飧豚髀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緜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

父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貳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

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于其太廟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以攻鄴城慕容暐弟泓聞垂攻鄴亡命東奔收鮮卑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暐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illegible]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濟北王推叔父垂爲吳王堅以廣平公苻熙鎮蒲坂徵苻叡爲大將軍以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討泓于華澤平陽太守慕容沖起兵河東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泓聞其至也懼率

衆將奔關東厰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厰弗從戰于華澤厰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賓衝擊慕容冲于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于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秦師傾敗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隣好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待之如

初命暐以書招諭垂及泓冲而暐密遣使者謂泓曰吾既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吾燕之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于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于北地使護軍楊壁游騎二千斷其奔路萇軍渴甚有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按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爲援泓謀臣高葢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堅聞慕容冲攻長安引師而歸使苻暉距冲河閒暉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遣使以錦袍遺冲稱詔曰朕於卿恩分如何而一朝忽爲此冲命詹事答之稱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

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自當寬貸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于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敢至于此苻丕在鄴糧竭馬無草創草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師去鄴始具西問知苻厰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從弟就請救於謝玄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于到獸山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暐入見東堂稽首謝曰弟冲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暐出嘉曰椎蘆作

遂除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乎堅與群臣莫之
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
人暐密與之結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事覺堅乃誅
暐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
慕容垂復圍鄴城朝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
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
房改年更始堅與冲戰各有勝負苻暉屢爲冲所敗
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
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堅復遣領軍楊定率精騎擊
冲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

善戰冲深憚之鄴中飢甚丕率鄴城之衆就晉穀于
枋頭劉牢之入屯鄴城慕容垂軍人飢甚多奔中山
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謡曰幽州𡙇生當滅若不滅百
姓絶𡙇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幾絶先是姚
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遼西太守馮
傑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
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臣子之於君父死而後
已豈宜貳哉輔大悅于是憑城固守斬獲萬計至是
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使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
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

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
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
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
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
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長安雖
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
殺三輔人爲冲所略者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内應
堅曰哀諸卿忠誠何復已已但時運圮喪恐無益於
國空使諸卿坐自夷滅吾所不忍且吾精兵若獸利
器如霜而衄於烏合疲鈍之賊豈非天也宜善思之

衆固請曰臣等投身爲國没無遺恨堅遣騎七百應
之而冲營放火者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
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歔欷流涕悲不自勝衆
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
中人皆流散道路斷絶千里無烟先是謡曰堅入五
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
導予于是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
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
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冲入據長
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堅之分氐戶於諸鎮

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別室萇求傳國璽于堅堅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為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萇乃縊堅于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並自殺是歲太元

十年也宏之奔也假道歸順朝廷反宏于江州歷位輔國將軍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童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牵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江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于洛陽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直自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至深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進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于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遁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

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霸水百姓未見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司隸校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後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進封清河郡侯留鎮冀州俄入為丞

相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
布衣朕龍潛弱冠朕奇卿于暫見擬卿爲卧龍卿亦
異朕於一言廻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
會雖傅巖入夢姜公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
輔政幾將二紀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
濟之務非卿而誰遂不許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
幽滯顯賢才外脩兵革内崇儒學勸課農桑敎以廉
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常勅其太
子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
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亾歸葬請還冀州猛謂
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鄉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
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滞皆此類也性剛明
淸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
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及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
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猛疾小瘳大赦其境内殊
死已下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
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隣國之寶也臣没之後
願不以晉爲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
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
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

吾景略之速也謚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苻融字
博休堅之季弟也岐嶷夙成弱冠有台輔之望堅僭
號拜侍中融聰辯明慧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
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旅力雄勇騎射
擊刺百夫之敵銓綜内外刑政脩理進才理滞王景
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姧無所容後爲司隷校尉京兆
人董豐遊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
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
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
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
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于水下馬左
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
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
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旣乃自沐枕枕而寢
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
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
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
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撿獲
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沐
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

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既擒刼者刼者返誣行
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
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
盜既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眞是盜何以誣
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
徵拜錄尚書事融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
殊功堅既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
吳封禪之事堅謂江東可平寢不暇旦融每諫曰知
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
也正朔不歸江東雖不絕如綖然天之所相終不可

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
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運劉禪可非漢之遺
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
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况於衆乎堅之將入
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
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
垂萇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
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
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萇之
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

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榮堅嘗目之曰吾家
千里駒也徵拜青州刺史後遣使詣謝玄求降玄表
朗許之詔加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驃
騎長史王忱江東之儁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
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
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
美貌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
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並机褥壺
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既唾而含
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

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及江左
精餚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
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既進
朗曰此鷄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
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後王國寶譖而殺之臨刑志色自若爲詩曰四大起
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
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
年期遠同嵇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
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苻丕　苻登　僞尚附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爲將善收士卒情出鎭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爲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丕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率衆二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路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留苻沖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

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改元太安置百官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於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即事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沖繼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羌賊姚萇我之牧士乘釁滔天親行大逆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滎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勳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弒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心永謹奉乘輿恭行天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宴京兆杜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丕皆就拜將軍郡守時枹罕諸氐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氐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姚萇不可沉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

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豺狼塞路非賢明之主莫可濟艱難也衛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登雖王室疏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軍若有不同者便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爲帥遣使於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南安王持節丕留王騰守晉陽楊輔戍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遣王永及苻纂攻之戰於襄陵王永大敗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

士三千餘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於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於苻宏丕在位二年而敗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脩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度量不群好爲奇略登既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飢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戰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鬬及丕敗丕尚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

城奔登登乃具丕死問於是爲丕發喪行服三軍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於軍中載以輜軿羽葆青蓋武賁三百以衛之將戰必告纁甲纂兵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於

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登登復改葬堅以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爲魯王纂弟師奴爲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巳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飢收葚以供兵士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軍于胡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

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神主請曰臣兄襄勑臣復讐新平之禍臣行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復讐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假臣以龍驤建業臣敢忘前言邪今爲陛下立象勿計臣過登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弒君而反立象請福望有益乎大呼曰弒君賊姚萇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象首以送登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

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尅之
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
陷之殺登妻毛氏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去登收合
餘兵退據胡空堡萇密遣其將任瓫宗度詐爲內應
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然雷惡地馳謂登曰
姚萇多計略深宜詳思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諭登也
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諭登事必無成登聞萇
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此
公朕幾爲豎子所誤馮翊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
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堯舜

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恐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
無松隧之兆靈主無清廟之頌雖茹荼之苦銜蓼之
辛何以諭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而敢妄竊重
名厚顏瞬息皇天絕之假手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
神化有懷義方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
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應姚萇登渡渭水
進攄曲牢時曜有衆一萬據逆方堡復應登登次于
馬頭原萇率騎來距大戰敗之斬其尚書吳忠進攻
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定爲萇所敗據路

承堡時萇疾病登聞之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疾小
瘳夜引軍過登營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
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此爲何人去令我
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朕與此羌同
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萇死登聞之喜曰姚輿小
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自甘泉向
關中從六陌趣廢橋輿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
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輿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
潰登單馬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輿率衆攻之
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

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輿戰于山南
爲輿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始健以穆
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
帝太元十九年滅　徐嵩字元高苻堅時舉賢良遷
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
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爾此年少
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
方成執而送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
主上止黃眉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
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

原缺

晉史刪卷之三十四

茅國縉刪

姚弋仲 子襄 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有虞氏之苗裔其後燒當雄於洮罕之間漢中元末率種人內附處之於南安之赤亭弋仲少英毅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為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眉戎夏繈負隨之者數萬劉曜之平陳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邑之於隴上石季龍執權拜西羌大都督封襄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色

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責性清儉鯁直不脩威儀屢獻讜言無所廻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其步衆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來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

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大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效死前鋒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于坐授使持節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不于是貫鎧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劒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衆討閔次于混橋石祗僭號于

襄國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賊以報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之事乃遣使請降永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為嗣弋仲弗許百姓固請者日有千數

乃授之以兵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弋仲死襄單騎渡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欵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揚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告實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幷其衆浩愈惡之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

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于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鼓行濟淮屯于盱眙遣使建鄴罪狀殷浩襄將佐部衆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遂攻洛陽踰月不尅晉征西大將軍桓溫自江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溫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於北山其夜百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前後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不濟溫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溫溫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率衆西引苻生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長驅而進戰于三原爲堅所殺時年二十七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脩行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萇率諸弟降于苻生苻堅立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鄴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

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堅既敗於淮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之萇遣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于渭北遂如馬牧西州豪族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既臻秦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萇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秦王時慕容冲與苻堅相攻萇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

之計群下皆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攻城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秦弊燕迴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莊得貳之義也因畧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安萇遣驍騎將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殺之慕容冲既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于長安萇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萇僭即皇帝位於長安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以其太子

興鎮長安而與苻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萇將赴救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等言於萇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萇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閒足可尅此三豎吾事畢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萇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既終萇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萇既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所敗遠近咸懷去

就之計敦煌索盧曜請刺苻登萇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曜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萇遣之事發爲登所殺萇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于是留其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襲登輜重于大界尅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時雷惡地率衆僞降萇拜爲征東將軍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于杏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于李潤萇議將討之群臣咸曰陛下不憂六

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説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于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一見軍至輒有喜色群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鎮遠王超

平遠謂亮率步騎擊之裼飛衆大潰斬裼飛及首級
萬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
智勇所施足爲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
跨據一方獸嚼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
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敬憚之萇
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
歲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鬭戰
無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尅
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萇性簡率群下有過或面加
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曰陛下弘達自任不脩小節

駕馭群雄包羅儁異棄嫌録善有高祖之量然輕慢
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片
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鎮東
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
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
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
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
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
戰者欲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於郿登將
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群下諫之

萇曰槌既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
推款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氐果有
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
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
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
於安定東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値魏武王不令此
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
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十萬
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談古知
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儁異三也董率大衆履

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
策任群賢者正望筭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稱萬歲萇
寢疾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
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
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
赴召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
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少定吾方任之奈何
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
緯言於萇曰太子英略未爲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
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闚闟之原萇從之戒興曰賊知

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剋矣北至胡空堡衝圍自竄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咸如萇策使興還鎭長安萇疾篤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萇懼走入宮宮人迎萇刺鬼誤中萇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萇遂狂言或稱臣萇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旻尚書左僕射尹緯等入受遺輔政萇謂興曰有毀此諸人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

矣以大元十八年辛時年六十四在位八年

姚興 尹緯

姚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萇死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鎭安定碩德鎭陰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寬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二袁之蹤授首與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爲長史狄伯支爲司馬率衆伐苻登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尹緯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潰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卽帝位于槐里遂如安定興登戰於山南斬登散其部衆興毋虵氏死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群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應素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擧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

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度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于朝賢哉其一依嵩議興每於聽政之暇講論道藝錯綜名理給事黄門侍郎古成詵等以文章雅正參管機密詵風韻秀擧確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毋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劒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以日月薄蝕災告屢見降號稱王於是其太尉趙旻公等三十二人上疏諫興曰

般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卹守謙冲夫居崇極況朕寡昧安可以處之哉立其子泓爲皇太子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紹率步騎六萬伐呂隆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萬餘人皆爲魏所擒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紹固守不戰

魏乃引還晉輔國將軍袁虔之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荊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爲公以王尚行梁州刺史鎮姑臧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既託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劉裕請通和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群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禿髮傉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以爲忠于己乃署傉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

刺史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遣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衛膽棲氷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忍違天人之心以華土資狄竊聞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獷猊忠誠華族棄

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旰食之憂與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傉檀已至姑臧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長安坐匿呂氏宮人檀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主簿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隣帶寇讐居泰無垂拱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頹基德風絕而莫肩呂數將終梟鴞以之縱翔群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生率下躬儉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

威以掃不庭廻天波以蕩氛穢則群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斐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蹔免囹圄議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

女子耳論勲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尚之奉國歷事二朝就有微過功足相補宜弘罔極之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舉久沈僞政絕進趣之途及王化既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款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儁興曰有表理王尚文義甚佳當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尚明矣興曰

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爲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瑀出于崑崙明珠生于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尚之罪以爲尚書晉義熙二年華山郡地涌沸廣袤百餘步燒生物皆熟歷五月乃止赫連勃勃殺高平公沒奕干收其衆以叛先是魏主

拓跋圭送馬千匹求婚于興興許之以魏別立后遂
絕婚故有柴壁之戰至是復與魏通和興從朝門游
於文武苑及昏而還將自平朔門入前驅既至城門
校尉王滿聰被甲持杖閉門距之曰今已昏闇姦良
不辨有死而已門不可開興乃迴從朝門而入旦而
召滿聰進位二等久之伏乾歸以衆叛攻陷金城執太
守任闌闌厲色責乾歸以背恩違義乾歸怒而囚之
闌遂不食而死初天水姜紀阿諛姦詐興子弼有寵
於興紀遂傾心附之興以弼爲尚書令侍中大將軍
既居將相虛襟引納收結朝士勢傾東宮遂有奪嫡

之謀矣興以勃勃乾歸作亂西北傉檀蒙遜擅兵河
右疇咨將帥之臣隴東太守郭播言於興曰廣平公
弼才兼文武宜鎮督一方願陛下遠鑒前車近悟後
轍興不從以其太常索稜爲太尉領隴西內史綏誘
乾歸政績既美乾歸感而歸之時客星入東井所在
地震興公卿抗表請罪興曰災譴之來咎在元首近
代或歸罪三公甚無謂也公等其悉冠履復位乾歸
爲其下人所殺子熾磐新立群下咸勸興取之興曰
乾歸先已返善吾方當懷撫因喪伐之非朕本志也
以楊佛嵩北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

嵩驍勇果銳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常節之配兵
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已遠追之無
及吾深憂之其下咸以爲不然佛嵩果爲勃勃所執
絕亢而死時廣平公弼寵愛方隆所欲施行無不信
納乃以嬖人尹冲爲給事黃門侍郎唐盛爲治書侍
御史左右機要皆其黨人漸欲廣樹爪牙彌縫其闕
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于興曰
父子之際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猶父子臣等理不
容默並后匹嫡未始不傾國亂家廣平公弼姧凶無
狀潛有陵奪之志陛下寵之不道假其威權傾險無

賴之徒莫不鱗湊其側市巷諷議皆言陛下欲有廢
立之志誠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興曰安
有此乎昭等曰若無廢立之事陛下愛弼適所以禍
之願去其左右減其威權非但弼有太山之安宗廟
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興默然興寢疾其太子泓屯
兵于東華門侍疾於諮議堂姚弼潛謀爲亂招集數
千人被甲伏於其第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
信諸藩論弼逆狀興疾瘳朝其群臣時姚懿姚洸姚
宣姚諶來朝使姚裕言于興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
所陳興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

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違大義便當肆之刑辟奈何距之于是引見諮議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聖起基陛下以神武定業方隆七百之祚爲萬世之美安可使弼謀傾社稷宜委之有司肅明刑憲臣等敢以死請興曰吾自處之非汝等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懷奸積年謀禍有歲纍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聖朝之亂起自愛子今雖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黨猶繁扇惑不已弼之亂心其可革耶宜斥散凶徒以絕禍始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兒爲口實將

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蚤裁決興默然興如三原顧謂群臣曰古人有言關東出相關西出將三秦饒儁異汝潁多奇士卿等宜明揚仄陋助吾舉之梁喜對曰今也可謂乏賢興曰自古霸王之起不採將於往賢求相于後哲卿自識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誣四海乎群臣咸悅時興藥動姚弼稱疾不朝集兵於第興聞之怒甚收其黨唐盛孫玄等殺之泓言于興曰臣誠不肖不能訓諧于弟致弼搆造是非仰慙天日陛下若以臣爲社稷之憂除臣而國寧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聽

臣守藩興慘然改容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於諮議堂密謀收弼囚之中曹郎貞黨與將殺之泓流涕固請之乃止并赦弼黨與如華陰以泓監國因疾篤還長安泓欲出迎其宮臣曰今主上疾篤奸臣在側廣平公每希覬非常殿下若出進則不得見主上退則有弼等之禍安所歸乎泓從之乃拜迎於黃龍門弼黨尹冲等先謀欲因泓出迎害之尚書姚沙彌曰若太子有備不來迎侍當奉乘輿直趣公第宿衛者聞上在此自當來奔誰與太子守乎冲等不從欲隨興入殿中作亂復未知興之存亡疑而不發興命泓

錄尚書事使姚紹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遣斂曼嵬收弼第中甲杖內之武庫興疾轉篤興妹儁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興少子耕兒出告其兄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于是愔與其屬率甲士攻端門殿中上將軍斂曼嵬勒兵距戰右衛胡翼度率禁兵閉四門愔等既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貫甲赴賊賊衆奔潰興引紹及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輔政義熙十二年興死時年五十一在位二十二年　尹緯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營產業魁梧有爽氣每覽書傳至

宰相立勳之際常輟書而歎苻堅以尹赤之降姚襄諸尹皆禁錮不仕緯晚乃爲吏部令史風志豪邁郎皆憚之堅末年祆星見于東井緯知堅將滅喜甚向天再拜既而流涕長歎友人略陽桓識怪而問之緯曰天時如此正是霸王龍飛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已難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懼交懷及姚萇奔馬牧緯與尹詳龐演等扇動群豪推萇爲盟主遂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遣緯說堅求禪代之事堅問緯曰卿于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歎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卿亾也不亦宜乎緯性

剛簡清亮慕張子布之爲人馮翊段鏗性傾巧萇愛其博識引爲侍中緯固諫以爲不可萇不從緯屢衆中辱鏗鏗心不平之萇聞而謂緯曰卿性不好學何爲憎學者緯曰臣不憎學憎鏗不正耳萇因曰卿每自比蕭何眞何如也緯曰漢祖與蕭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貴陛下起貴中是以賤臣萇曰卿實不及胡爲云也緯曰陛下何如漢祖萇曰朕實不如漢祖卿遠蕭何故不如甚也緯曰漢祖所以勝陛下者以能遠段鏗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鏗爲北地太守萇死緯與姚興滅苻登成興之業皆緯之力也

姚泓

姚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孝友寛和而無經世之用又多疾病興將以爲嗣而疑焉久之乃立爲太子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時尚書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過寛議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則壯厲之心生政敎煩苛則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等參讃朝化弘昭政軌不務仁恕之道惟欲嚴法酷刑豈是安上馭下之理乎敏等遂止泓受經于博士淳于岐岐病泓親詣省疾拜于牀下自是公侯見師傅皆拜焉興之如平涼也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以

叛泓遣鎭軍彭白狼率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咸勸泓曰殿下神筭電發蕩平醜逆宜露布表言廣其首級以慰遠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後事使式過寇逆吾綏御失和以長姦寇方當引咎責躬歸罪行間安敢過自矜誕以重罪責乎其弟弼有奪嫡之謀泓恩撫如初未嘗見于色姚紹每爲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爲嫌及僭位任紹以兵權紹亦感而歸誠卒守其忠烈其明識寛裕皆此類也興既死祕不發喪南陽公姚愔及大將軍尹元等謀爲亂泓皆誅之以義熙十二年僭卽帝位將封宮臣十六

人五等子男姚讚諫曰東宮文武自當有守忠之誠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懸爵於朝所以懲勸來效標明盛德元子遊家不造與宮臣同此百憂獨享其福得不愧於心乎讚默然姚紹進曰陛下不忘報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須來春然後議之乃止晉太尉劉裕總大軍伐泓次于彭城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入自淮肥攻漆丘項城將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蒼垣姚紹言於泓曰晉師已過許昌豫章安定孤遠卒難救衛宜遷諸鎮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足以橫行天下

假使二寇交侵無深害也如其不爾晉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將若之何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其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雄勇有威名鎮人已與勃勃深仇理應守死無二勃勃終不能棄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及于郿雍今關中兵馬足距晉師豈可先自削損泓從之時吏部郎懿橫密言於泓曰齊公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致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宜征還朝廷以慰其

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姚懿儉薄惑于信受其司馬孫暢姦巧傾佞好亂樂禍勸懿襲長安誅姚紹廢泓自立懿納之乃引兵至陝津泓聞之召姚紹等密謀於朝堂紹曰懿性識鄙近從物推移造成此事惟當孫暢耳但馳使徵暢遣撫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者臣當遣懿率河東見兵共平吳寇如其逆黨已成違距詔勅者當明其罪于天下聲鼓以擊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于是懿遂聚兵僭號傳檄州郡姚紹濟自蒲津執懿囚之誅孫暢等泓以內外

離叛王師漸逼歲旦朝群臣于其前殿悽然流涕群臣皆泣時征北姚恢率安定鎮戶三萬八千自北雍州趣長安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姚讚聞恢漸逼留寧朔尹雅守潼關率諸軍還長安泓謝讚曰元子不能崇明德義導率羣下致禍起蕭墻變自同氣既上負祖宗亦無顏見諸父懿始構逆滅亡恢復擁衆內叛將若之何讚曰懿等所以敢稱兵內侮者諒由臣等輕弱無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與大將軍不滅此賊終不持面復見陛下泓於是班賜軍士而遣之恢衆見諸軍悉集咸懼而思善其將齊黃

等棄恢而降恢進軍逼紹讃自後要擊大破之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慟葬以公禮泓以晉師之逼遣使乞師於魏魏遣師爲泓聲援關中郡縣多潛通于王師劉裕至潼關進據鄭城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姚讃屯霸東泓軍于逍遙園王鎮惡夾渭進兵破姚丕於渭橋泓自逍遙園赴之逼水地狹因丕之敗遂相踐而退泓單馬還宮計無所出謀欲降於裕其子佛念年十二謂泓曰晉人將逞其欲終必不全願自裁決泓憮然不荅佛念遂登宮墻自投而死泓將妻子詣壘門而降裕盡殺之送泓於建康市

斬之時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外草木皆燃死焉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義熙十三年而滅凡三十二年

晉史刪卷之三十五

茅國縉刪次

李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苗裔也廩君後種類遂繁秦幷天下以爲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因謂之賨人焉漢高祖爲漢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求還鄉里高祖更名其地爲巴郡土有鹽鐵丹漆之饒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愛其舞詔樂府習之今巴渝舞是也漢末張魯居漢中以鬼道教百姓賨人敬信之魏武帝尅漢中特

祖將五百餘家歸之魏武帝拜爲將軍遷於洛陽北土復號爲巴氐特雄武善騎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氐齊萬年反關西擾亂頻歲大飢百姓乃流移就穀相與入漢川者數萬家特隨流人將入于蜀至劍閣箕踞太息顧眄險阻曰劉禪有如此之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初流人既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人貨賂反爲表曰流人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永康元

年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謀叛傾倉廩振施流人以收衆心特之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廞厚遇之以爲爪牙故特等聚衆專爲寇盜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爲流人剛剽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制必爲亂階宜使移還其本若致之險地將恐秦雍之禍萃于梁益必貽聖朝西顧之憂廞聞而惡之時益州文武千餘人已往迎滕滕率衆入州廞遣衆逆滕戰于西門滕敗死之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特弟庠等以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素東羌良將曉

軍法部陣肅然廞惡其整欲殺之而未言長史杜淑司馬張粲言于廞曰傳云五大不在邊將軍起兵始爾便遣李庠握強兵于外愚竊惑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倒戈授人竊以爲不可願將軍圖之廞斂容曰卿言正當吾意會庠勸廞稱尊號廞佯怒曰此豈人臣所宜言乃殺之廞慮特等爲難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不及兄弟以庠尸還特復以特兄弟爲督將以安其衆廞遣長史費遠督萬餘人斷北道次綿竹特夜襲之遠軍潰因進攻成都廞驚懼獨與妻子乘小船走至廣都爲下人所殺特至成都縱

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之罪狀先是惠帝以羅尚爲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廣漢太守辛冉等率兵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于道奉迎幷貢寶物尚甚悅以驤爲騎督特及弟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綿竹王敦辛冉並說尚曰特等流人專爲盜賊可因會斬之尚不納冉先與特有舊因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尋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漢川者皆下所在召還特兄輔素留鄉里託言迎家既至蜀謂特曰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以爲然乃有雄據巴蜀之意朝廷以討趙廞功拜特

宣威將軍流爲奮威將軍羅尚遣從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貪暴欲殺流人首領取其資貨乃移檄發遣又令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特等固請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爲人傭力及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爲又知特兄弟頻請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將降年穀未登流人無以爲行資遂相與詣特特乃結大營于綿竹以處流人移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逵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大懼悉取以歸與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之豪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流人懼爭往歸特

旬月間衆過二萬流亦聚衆數千特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式既至見冉營柵衝要謀揜流人歎曰無寇而城讎必保焉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迴乃辭尚還綿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人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衆怒難犯恐爲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綿竹言于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彊兵一旦爲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爲備特納之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日復一日流人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爲虜矣宜爲決計不足復問之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等潛率步騎三萬襲特營特素知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以元首示尚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今將若之何於是特自稱使持節大將軍承制封拜一依竇融在河西故事兄輔爲驃騎將軍弟驤爲驍騎將軍長子始爲武威將軍次子蕩爲鎮軍將軍少子雄爲前將軍時羅尚貪殘爲百姓患特與蜀人約法三章施捨振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百姓爲之謠曰李特

尚可羅尚殺我尚頻爲特所敗乃阻長圍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爲七百里與特相距特蜀人危懼並結村堡請命于特特遣人安撫之益州從事任明說尚曰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人散衆在諸村堡驕怠無備是天亾之也可告諸村密剋期日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從之明先僞降特特問城中虛實明曰米穀皆欲盡但有貨帛耳因求省家特許之明潛說諸村諸村悉聽命還報尚尚命惠帝遣荊州刺史宋岱建平太守孫阜救尚特遣蕩距阜尚命衆特營特軍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

李流字玄通特第四弟特之承制也以流爲鎮東將軍特既死流人大懼流與兄子蕩雄收遺衆還赤祖流保東營蕩雄保北營時宋岱水軍次于墊江前鋒孫阜破德陽蕩馳馬傷死流以特蕩並死而岱阜又至甚懼太守李含勸流降流將從之雄與李驤迭諫不納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質於阜軍胡兄離聞父欲降自梓潼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曰若功成事濟約與君三年迭爲主雄大喜乃攻尚軍尚保大城流野無所略士衆飢困涪陵人范長生率千餘家依青城山尚叅軍涪陵徐轝求爲汶山太守欲要

結長生等與尚掎角討流尚不許綵怨之給流軍糧
故流軍復振流素重雄及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愛
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
前軍遂死時年五十六諸將共立雄爲王

李雄 蕩子班 雄子期 驤子壽 壽子勢

李雄字仲儁特弟三子也母羅氏夢雙虹自門升天
一虹中斷既而生蕩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
子若有先亾在者必大貴蕩竟前死雄美容貌少以
烈氣聞有劉化者道術士也每謂人曰關隴之士皆
當南移李氏子中惟仲儁有奇表終爲人主流死雄

自稱益州牧以西山范長生巖居穴處求道養志欲
迎立爲君而臣之長生固辭乃以永興元年僣稱成
都王范長生自山西乘素輿詣成都雄迎之于門執
版延坐拜丞相尊曰范賢長生勸雄稱尊號雄于是
僣即帝位改年曰太武其後將立蕩子班爲太子雄
有子十餘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舉
手扞頭本不希帝王之業也值天下喪亂晉氏播蕩
群情義舉志濟塗炭而諸君遂見推逼處王公之上
本之基業功由先帝吾兄適統丕祚所歸大事垂尅
甍于戎戰班姿性仁孝好學夙成必爲名器其叔父

李驤與司徒王達諫曰先王樹冢適者所以防篡奪
之萌不可不慎吳子捨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專諸
之禍宋宣不立與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變猶子
之言豈若子也深願陛下思之雄不從竟立班驤退
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張駿遣使遺雄書勸去尊號
稱藩於晉雄復書曰吾過爲士大夫所扶然本無心
于帝王也進思爲晉室元功之臣退思共爲守藩之
將掃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晉室凌遲德聲不振引領
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室有何已已知欲
遠遵楚漢尊崇義帝春秋之義於斯莫大駿重其言

使聘相繼巴郡嘗告急云有東軍雄曰吾嘗慮石勒
跋扈侵逼琅琊以爲耿耿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
雄之雅譚多如此類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使朝貢
張駿領秦梁先是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雄弗
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劉託以假道雄大
悅謂淳曰貴主英明蓋世土險兵彊何不自稱帝一
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鮮
衆人之倒懸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興江東
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取邪雄有慙色
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臣往與六郡避難此地爲同

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于中夏亦當率衆輔之淳還通表京師天子嘉之時李驤死以其子壽爲大將軍咸和八年雄生瘍于頭六日死時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雄性寬厚簡刑約法威震西土時海内大亂而蜀獨無事故歸之者相尋雄乃興學校置史官聽覽之暇手不釋卷事少役稀百姓富實閭門不閉後雄嘗酒醉而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裘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爲酗也雄卽捨之雄無事小出褒於後持矛馳馬過雄雄怪問之對曰夫統天下之重如臣乘惡馬而持矛也急之則慮

自傷緩之則懼其失是以馬馳而不制也雄寤卽還

班字世文立爲太子謙虚博納敬愛儒賢自何點李釗班皆師之性汎愛動脩軌度時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厲之及雄寢疾班晝夜侍側雄少數攻戰多被傷夷至是疾甚痕皆濃潰雄子越等惡而遠之班爲吮膿殊無難色每嘗藥流涕不脫衣冠其孝誠如此雄死嗣僞位以李壽錄尚書事輔政班居中執喪禮政事皆委壽及司徒何點尚書令越瓌等越時鎮江陽以班非雄所生意甚不平至此奔喪與其弟期密計圖之李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爲梁州刺史鎮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誠居厚心無纖芥時有白氣二道帶天太史令韓豹奏宮中有陰謀兵氣戒在親戚班不悟咸和九年班因夜哭越殺班於殯宮時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子期嗣位期在位三年刑政紊亂李壽廢之自縊死雄之子皆爲壽所殺

壽字武考驤之子也雄死受遺輔政封漢王壽威名遠振懼不自全乃聘禮巴西龔壯問以自安之術壯以特殺其父及叔欲假手報仇未有其由因說壽曰節下若能捨小從大以危易安則名高桓文勳流百

代矣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誓文武得數千人襲成都尅之桓與思明等勸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爲足而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遂以咸康四年僭卽僞位聘龔壯爲太師壯固辭特聽縞巾素帶居師友之位立世子勢爲太子遣其散騎常侍王嘏聘於石季龍先是石季龍遺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天下壽大悅乃大閱軍士七萬餘人舟師泝江而上過成都鼓譟盈江壽登

城觀之龔壯諫曰陛下與胡通孰如與晉通胡豺狼國也晉既滅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彊弱勢異此虞虢之成範已然之明戒願陛下熟慮之群臣以壯之言爲然叩頭泣諫壽乃止士衆咸稱萬歲壽承雄寬儉新行篡奪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會王嘏從鄴還盛稱季龍威強宮觀美麗鄴中殷實壽又聞季龍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壽心欣慕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又徙傍郡戶以實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呼嗟滿道其左僕射蔡興切諫壽以爲誹謗誅之壽疾篤常

見李期蔡興爲祟八年壽死時年四十四在位五年壽初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龔壯作詩七篇託言應璩以調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之話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之所爲耻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已勝之也壽死子勢嗣僞位初蜀土無獠至此始從山而出北至犍爲梓潼布在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爲百姓之患勢旣驕吝而性愛財色常殺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國事夷獠叛亂軍守離缺境宇日蹙加之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獄濫加人

懷危懼大司馬桓溫率水軍伐勢勢輿櫬面縛軍門溫解其縛焚其櫬遷勢及親族十餘人于建康封勢歸義侯在位五年而敗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滅

呂光　子紹　呂纂　呂隆

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人也父婆樓佐命苻堅官至太尉光沉毅凝重寬簡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唯王猛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堅舉賢良除美陽令夷夏愛服遷鷹揚將軍從堅征伐數有功堅既平山東士馬強盛遂有圖西域之志乃授光使持節都督西討

諸軍事行至高昌聞堅寇晉光欲更須後命部將杜進曰節下受任金方赴機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光乃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玄感飛泉涌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俄而大雨平地三尺進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傍國請降龜兹王帛純距光光急攻城帛純乃傾國財寶請救獪胡獪胡弟吶龍侯將馗率騎二十餘萬并引溫宿尉須等國王合七十餘萬以救之戰于城西大敗之斬萬餘級帛純收其珍寶而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入城大饗將士見其宮室壯麗命參軍段業

著龜茲宮賦以譏之胡人奢侈厚於養生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經十年不敗士卒淪沒酒藏者相繼矣諸國憚光威名貢款屬路乃立帛純弟震爲王以安之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桀黠胡王昔所未賓者不遠萬里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光皆表而易之光旣平龜茲有留焉之志時始獲鳩摩羅什羅什勸之東還光於是大饗文武博議進止衆咸請還光從之以駝二萬餘頭致外國珍寶及奇伎異戲殊禽怪獸千有餘品駿馬萬餘匹光還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聞苻堅爲姚萇所害奮怒哀號三軍縞素大臨於城

南於是自稱涼州牧酒泉公時王穆襲據酒泉自稱涼州牧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阻兵以叛初光之定河西也杜進有力焉以爲武威太守權高一時光甥石聰至自關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聰曰止知有杜進耳實不聞有舅光默然因此誅進光後讌群寮酒酣語及政事時刑法峻重參軍段業進曰嚴刑重憲非明王之義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諸侯吳起之術無親而荊蠻以霸何也業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臨四海景行堯舜猶懼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臨道義之神州豈此州士女所望

於明公哉光改容謝之其將徐炅與張掖太守彭晃謀叛光遣師討炅炅奔晃晃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議將討之諸將咸曰今康寧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駕西行寧必乘虛出于嶺左晃穆未平康寧復至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事勢實如卿言今而不往當坐待其來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爾寧穆與之情契未密及其倉卒取之爲易光於是自率步騎三萬倍道兼行誅彭晃王穆以其黨索嘏爲敦煌太守旣而忌其威名率衆攻嘏光聞之謂諸將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將攻之衆咸以爲不可光曰取亂侮亡武之

善經不可以累征之勞而失永逸之舉率步騎二萬攻酒泉穆單騎奔追斬之是時麟見金澤縣光以爲己瑞以孝武太元十四年僭卽三河王位置百官年號麟嘉是歲張掖督郵傅曜考覈屬縣而丘池令尹興殺之投諸空井曜見夢於光曰臣張掖郡小吏案校諸縣而丘池令尹興贓狀狼籍懼臣言之殺臣投於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狀如是光寤而猶見久之乃滅遣使覆之如夢光怒殺興初光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相扇動復徙之於西河樂部

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僭即天王位改年龍飛立世子紹爲太子諸子弟爲公侯者二十人中書令王詳爲尚書左僕射段業等五人爲尚書乞伏乾歸從弟軻彈來奔光下書曰乾歸狼子野心前後反覆朕方東清秦趙勒銘會稽豈令豎子鴟峙洮南于是戒嚴親討次于長最使呂纂等攻金城光弟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尅之呂纂尅金城擒乾歸金城太守衛鞬鞬瞋目謂光曰我寧守節斷頭不爲降虜也光義而免之乾歸因大震泣歎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呂延

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尅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爾小國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肯望風自散乎且告者視高而色動必爲姦計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待諸軍大集可一舉滅之延不從與乾歸相遇戰敗死之光還于姑臧光荒耄信讒殺尚書沮渠羅仇三河太守沮渠麴粥羅仇弟子蒙遜叛光屯兵金山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扇動諸夷進攻建康説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權臣擅命一州之地叛者連城瓦解之勢昭然在目府君豈可以蓋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鄯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業不從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於業曰今孤城獨立臺無救援府君雖心過田單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轉禍爲福業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爲涼州牧建康公光命呂纂討業太常郭黁明天文善占候謂王詳曰於天文涼之分野將有大兵主上老病太子冲闇纂等凶武一旦不諱必有難作以吾二人久居內要恐禍及人深宜慮之吾當與公唱義詳以爲然夜燒光洪範門詳爲內應事發光誅之黁遂據

東苑以叛光馳使召纂諸將勸纂曰業聞師迴必躡軍後若潛師夜還庶無後患纂曰業雖憑城阻衆無雄略之才若夜潛還張其姦志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卿能決者可出戰于是引還業不敢出黁遣軍邀纂於白石纂大敗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共擊黁軍破之遂入於姑臧黁之叛也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軍敗恚甚悉投之於鋒刃之上枝分節解遂奔於乞伏乾歸光疾甚立其太子紹爲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呂纂爲太尉呂弘爲司徒謂紹曰吾疾病唯增恐將不濟三寇闚闟

迭伺國隙吾終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汝恭巳
無爲委重二兄庶可以濟若内相猜貳釁起蕭墻則
晉趙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直
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
弟輯穆則貽厥萬世若内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纂弘
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死時年六十
三在位十年　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封太原公光
死呂紹秘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爲纂
所害以位讓之纂不許及紹嗣僞位呂超言於紹曰
纂統戎積年威震内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恐成大

變宜蚤除之紹曰先帝顧命音猶在耳兄弟至親豈
有此乎我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
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過言超曰纂威名素盛
安忍無親今不圖之後必噬臍矣紹曰吾每念袁尚
兄弟未嘗不痛心忘寢食寧坐而死豈忍行之超曰
聖人稱知幾其神陛下臨幾不斷臣見大事去矣既
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紹目纂請收之紹弗
許初光欲立弘爲世子會聞紹在仇池乃止弘由是
有憾於紹遣尚書姜紀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闇
弱兄總攝内外威恩被於遐邇輒欲遠追廢昌邑之

義以兄爲中宗何如纂於是夜率壯士數百踰北城
攻廣夏門弘率東苑之衆斫洪範門左衛齊從迸問
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
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爲亂邪因抽劍直前斫
纂中額纂左右擒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纂升于謙光
殿紹登紫閣自殺呂超出奔廣武纂以隆安四年遂
僭即天王位諡紹爲隱王以弘爲大將軍錄尚書事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
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
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謂征東呂方曰

超實忠誠但不識權變方賴其忠節誕濟世難可以
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呂弘自以功名
崇重恐不爲纂所容遂起兵東苑請宗燮俱行燮曰
老臣受先帝大恩不能隕身受命而復從殿下親爲
戎首者豈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謀衆不足恃將焉
用之弘曰君爲義士我爲亂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
將焦辨擊弘弘衆潰出奔廣武纂縱兵大掠以東苑
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爲士卒所辱纂笑謂群臣曰
今日之戰何如其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釁起戚
藩先帝始崩隱王幽逼山陵甫訖大司馬驚疑肆逆

京邑兵戈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棠棣之
義宜考已責躬以謝百姓而反縱兵大掠幽辱士女
釁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也弘女陛
下之姪女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
豈忍見此遂歔欷悲泣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及男女
于東宮厚撫之呂方執弘繫獄馳使告纂纂遣力士
康龍拉殺之呂超擅伐鮮卑思盤思盤訴於纂纂召
超將盤入朝超至姑臧纂見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
欲欺吾也要當斬卿然後天下可定超頓首不敢纂
因引超及諸臣讌於內殿呂隆屢勸纂酒已至昏醉

乘輦車將超等游於內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
親將竇川駱騰倚劍于壁推車過閤超取劍刺纂洞
胸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初纂嘗與鳩摩羅什棊殺
羅什子曰斫胡奴頭羅什曰不斫胡奴頭胡奴斫人
頭超小字胡奴竟以殺纂纂在位三年　隆字永基
光弟寶之子超既殺纂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
猶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遂僭即天王位以弟超有佐
命之勳拜大將軍封安定公姚興將姚碩德率眾至
姑臧呂超出戰大敗遁還於是羣臣表求與姚興通
好隆弗許呂超諫曰應龍以屈伸為靈大人以知幾
為美陛下宜思權變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
去矣宗族可全隆從之乃請降碩德表隆為涼州刺
史建康公於是遣母弟愛子質于長安碩德乃還姚
興謀臣皆曰涼州險絕世難先違道清後順不如因
其飢弊而取之興乃遣使來觀虛實時姑臧穀價踊
貴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
樵採路絕禿髮傉檀及蒙遜頻來伐之隆以二寇之
逼也遣紹多齎珍寶請迎于姚興興乃遣其將齊難
等步騎四萬迎之難至姑臧隆降隨難東遷至長安其
後隆坐與子弼謀反為興所誅呂光僭立至隆凡十

有三載

晉史删卷之三十六

茅國縉删次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手垂過膝皝甚寵之常目而謂諸弟曰此兒闊達好奇終能破人家或能成人家故名霸字道業恩遇踰於世子儁故儁不能平之垂少好畋遊因獵墜馬折齒慕容儁僭即王位改名𢄂外以慕卻𢄂爲名內實惡而改之尋以讖記之文乃去夬以垂爲名焉及儁僭稱尊號封垂吳王慕容暐嗣僞位慕容恪爲太宰恪甚重垂常謂暐曰吳王將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後願陛下委政吳王可謂親賢兼舉及敗桓溫於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乃謀誅垂垂懼禍及與世子令奔於苻堅自恪卒後堅密有圖暐之謀憚垂威名而未發及聞其至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惡垂雄略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爲冠軍將軍王猛伐洛引令爲參軍猛乃令人詭傳垂語於令曰吾已東還汝可爲計也令信之乃奔暐猛表令叛狀垂懼而東奔及藍田爲追騎所獲堅引見東堂慰勉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

投朕賢子志不忘本猶懷首丘書不云乎父父子子無相及也卿何爲過懼而狼狽若斯也于是復垂爵位恩待如初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將行造垂飲酒從容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爲垂使者持佩刀而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爲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詐爲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從人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爲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及堅擒暐垂隨堅入鄴收集諸子對之悲慟見其故吏有不悅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迍邅棲伏此乃鴻漸之始龍變之初深願慰納舊臣以成爲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竊爲大王不取垂深納之垂在堅朝歷位京兆尹進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喪至尊當隆中興之業建少康之功但時來之運未至故韜光俟奮耳今天厭亂德授之于我千載一時今其會也且夫立大功者不顧小節願不以意氣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

以赤心投命若何害之且縱令北還更待其釁既不負宿心可以義取天下垂弟德進曰秦強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爲報仇雪辱豈所謂負宿心也昔鄧祁滿不納三甥之言終爲楚所滅吳王夫差違子胥之諫取禍勾踐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表若釋數萬之衆授干將之柄是却天時而待後害非至計也垂曰吾昔爲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王又爲王猛所譖復見昭亮此恩何可忘也如使秦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關西之地會非吾有以兵屬堅初寶在長安與韓黃李根等因讌樗蒱寶危坐整容誓之曰

世云樗蒱有神豈虛也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寶拜而受賜故云五木之祥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世豪東夏志不爲人用頃以避禍歸誠冠軍之號豈足以稱其心哉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靽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時堅子丕先在鄴會丁零翟斌聚衆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勃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於是配垂兵二千遣其將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爲垂之副丕戒飛龍

曰卿王室肺腑年秋雖卑其實帥也垂爲三軍之[illegible]卿爲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於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爲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氐兵召募遠近衆至三萬濟

河焚橋翟斌聞垂濟河遣使推垂爲盟主垂距之垂進欲襲據洛陽故見苻暉以臣節退又未審斌之誠款故距之垂至洛陽暉閉門距守不與垂通斌又遣長史河南郭通說垂乃許之斌率衆會垂勸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國之正統孤之君也若以諸君之力得平關東當以大義諭秦奉迎反正無上自尊非孤心也謀於衆曰洛陽四面受敵北阻大河至於控馭燕趙非形勝之便不如北取鄴都據之以制天下衆咸以爲然乃引師而東初垂之發鄴中子農及兄子楷紹弟子宙爲苻丕所留及誅飛龍遣田生密告農等

使起兵趙魏以相應於是農宙奔列人楷紹奔辟陽衆咸應之衆至十餘萬垂引兵至滎陽以太元八年自稱燕王承制行事以翟斌爲河南王翟檀爲弘農王弟德爲范陽王兄子楷爲太原王衆至二十餘萬濟自石門長驅攻鄴農楷紹宙等率衆會垂立子寶爲燕王太子封功臣爲公侯伯子男者百餘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讓讓垂垂謂讓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然後修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爲隣好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見歸大義滅親況於意氣之顧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窮兵

勢耳今事已然恐單馬乞命不可得也讓厲色責垂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于聖朝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臭味不同奇將軍于一見託將軍以斷金寵踰宗舊任齊懿藩自古君臣合契之重豈甚此邪方付將軍以六尺之孤萬里之命奈何王師小敗便有二圖夫師起無名終則弗成天之所廢人不能支將軍起無名之師而欲興天所廢竊未見其可長樂公主上之元子居陝東之任爲朝廷維城其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將軍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將軍兵勢何復多云但

念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高世之忠忽爲逆鬼竊爲將軍痛之垂默然左右勸垂殺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犬各吠非其主何所問也乃遣讓歸垂攻拔鄴郛丕固守中城垂塹而圍之翟斌請爲尚書令不得斌怒密應苻丕事洩垂誅之斌兄子眞率其部衆北走邯鄲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擾乃我心腹之患吾欲遷師新城開其逸路進以謝秦主疇昔之恩退以嚴擊眞之備於是引師去鄴北屯新城慕容農進攻翟嵩於黃泥破之垂謂其范陽王德曰苻丕吾縱之不能去方引晉師規固

鄴都不可置也進師又攻鄴開其西奔之路羣僚聞慕容暐爲苻堅所殺勸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稱號關中不許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衆救苻丕至鄴垂逆戰敗績遂徹鄴圍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連戰皆敗又戰於五橋澤王師敗績苻丕棄鄴城奔於幷州垂定都中山群僚勸卽尊號垂從之以太元十一年僭卽位立寶爲太子留守中山垂率諸將南攻翟遼以楷爲前鋒都督遼之部衆皆燕趙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歸附遼懼遣使請降垂厚撫之以其太子寶録尚書政事巨細皆委之

垂總大綱而已翟遼死子釗代立垂引師伐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距守諸將惡其兵精咸諫不宜濟河垂笑曰竪子何能爲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兵列杖溯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距垂潛遣慕容鎮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携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山農追擊盡擒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慕容永以釗爲大將軍於是議征長子諸將咸諫垂笑曰吾計決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尅之不復留逆賊以累子孫也乃發步騎七萬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農入自壺關垂頓於鄴之西南月餘不進永謂垂詭道伐之乃攝諸軍還杜太行軹關垂進師入自天井關至於壺壁永率精兵五萬來距阻河曲以自固馳使請戰垂列陣於壺壁之南農楷分爲二翼慕容國伏千兵於深澗與永大戰垂引軍偽退永追奔數里國發伏兵馳斷其後楷農夾擊之永師大敗斬首八千餘級永奔還長子進圍之永奔北門爲前驅所獲於是數而戮之垂遣其太子寶及農與慕容麟等率衆八萬伐魏慕容德慕容紹以步騎一萬八千爲寶後繼魏聞寶將至

徙往河西寶進師臨河懼不敢濟還次叅合忽有黑氣如隄臨覆軍上沙門支曇猛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軍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笑而不納曇猛固以爲言乃遣麟率騎三萬爲後殿以禦非常麟以曇猛言爲虛縱騎遊獵俄而黃霧四塞日月晦暝魏師大至三軍奔敗還者十一二紹死之寶耻叅合之敗請更擊魏慕容德亦曰魏人狃於叅合之役有輕太子之心宜及聖略摧其銳志垂從之留德守中山自率大衆出叅合鑿山開道次於獵嶺遣寶與農出天門征北慕容龍征西慕容盛踰青山襲魏陳留公虔於平城陷之收其衆三萬餘人而還垂至叅合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乘馬輿而進過平城北三十里疾篤築燕昌城而還卒于上谷之沮陽時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

慕容寶　盛　熙　雲

慕容寶字道祐垂之第四子也垂死嗣僞位初垂以寶冢嗣未建每憂之寶庶子清河公會多材藝有雄略垂深奇之垂之伐魏以龍城舊都宗廟所在使會鎮幽州委以東北之重臨死顧命以會爲寶嗣而寶

寵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寶庶長子長樂公盛
自以同生年長恥會先之乃盛稱策宜爲儲貳寶大
悅立策母段氏爲皇后策爲皇太子盛會進爵爲王
策字道符年十一美姿貌而惷弱不慧魏伐幷州驃
騎李農逆戰敗績寶引羣臣於東堂議之慕容麟曰
魏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自完守設備待其弊而
乘之於是脩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進據博陵魯口
諸將望風奔退寶聞魏有內難乃盡衆出距敗績而
還魏軍進攻中山其尚書慕容皓謀殺寶立慕容麟
謀泄皓斬關奔魏麟懼不自安出奔丁零初寶聞魏

之來伐也使慕容會率幽幷之衆赴中山麟既叛寶
恐其逆奪會軍與其太子策及農隆等萬餘騎迎會
於薊以開封公慕容詳守中山會步騎二萬列陣而
進迎寶薊南寶分其兵給農隆會以策爲太子有恨
色寶以告農隆俱曰會一年少專任方事習驕所致
豈有他也臣當以禮責之左右勸寶殺會會聞之彌
懼奔于廣都黃榆谷會遣壯士二千餘人分襲農隆
隆見殺農中重創既而會歸於寶寶意在誅會誘而
安之潛使慕容騰斬會不能傷會復奔其衆於是勒
兵攻寶寶率數百騎馳如龍城會率衆追之遣使請

誅左右佞臣幷求太子寶弗許會圍龍城侍御郎高
雲夜率敢死士百餘人襲會敗之衆悉逃散單馬奔
還中山踰圍而入爲慕容詳所殺詳僭稱尊號荒酒
奢淫殺戮無度慕容麟率丁零之衆入中山斬詳復
僭稱尊號與魏師戰於義臺麟軍敗績魏師遂入中
山麟乃奔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勸寶南伐寶大悅
以慕容騰爲前軍大司馬慕容農爲中軍寶爲後軍
步騎三萬次于乙連長上段速骨因衆軍之憚役也
殺司空樂浪王宙逼立高陽王崇寶單騎奔農馳還
龍城蘭汗潛與速骨通謀速骨進師攻城農爲蘭汗

所誘潛出赴賊爲速骨所殺衆皆奔散寶與慕容盛
慕容騰等南奔蘭汗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寶以
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壻也必謂忠款無貳乃還至
龍城汗引寶入於外邸弒之時年四十四在位三年
即隆安二年也汗又殺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
人汗自稱昌黎王　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少沉
敏多謀略苻堅誅慕容氏盛潛奔於冲及冲稱尊號
有自得之志盛年十二謂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
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
覆敗俄而冲爲段木延所殺盛隨慕容永更如長子

謂柔曰今崎嶇於鋒刃之間在疑忌之際愚則爲人所猜智則危甚巢幕當如鴻鵠高飛一舉萬里不可坐待罟網也於是與柔及弟會間行東歸于慕容垂遇盜陜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歲餘永誅儁垂之子孫男女無遺盛既至垂問以西事畫地成圖垂笑曰昔魏武撫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愛孫有自來矣於是封長樂公寶卽僞位進爵爲王寶自龍城

南伐盛留統後事及段速骨作亂馳出迎衛寶幾爲速骨所獲賴盛以免後寶爲蘭汗所殺盛馳進赴哀將軍張眞固諫以爲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窮汗性愚近必顧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間足展吾志遂入赴喪汗妻乙氏泣涕請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宮內親敬如舊汗兄提弟難勸汗殺盛汗不從慕容奇汗之外孫也汗亦宥之奇入見盛遂相與謀盛遣奇起兵于外衆至數千汗遣蘭提討奇提驕很淫荒事汗無禮盛因間之於汗曰奇小兒也未能辦此必內有應之者提素驕不可委以大衆汗

因發怒收提誅之遣其撫軍仇尼慕率衆討奇汗兄弟見提之誅莫不危懼皆阻兵背汗襲敗慕軍汗大懼遣其子穆率衆討之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應之兼內有蕭墻之難不宜養心腹之疾汗將誅盛引見察之盛妻以告于是僞稱疾篤不復出入汗乃止有李旱衛雙劉志張豪張眞者皆盛之舊暱蘭穆引爲腹心旱等屢入見盛潛結大謀會穆討蘭難等斬之大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因如厠袒而踰墻入於東宮與李旱等誅穆衆皆踴呼進攻汗斬之于是內外怗然士女咸悅盛以長樂王稱

制初慕容奇聚衆於建安將討蘭汗百姓翕然從之盛既誅汗命奇罷兵奇阻兵叛盛盛擊敗之執奇而還盛於是僭卽尊位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內盛疑之累徵不赴以母在龍城未敢顯叛乃陰引魏軍將爲自安之計因表請發兵以距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盡滅其族遣輔國將軍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被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躬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襲尅令支遣廣威孟廣平率騎迎朗及于無終

斬之初盛之追旱還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斬朗盛
謂群臣曰前追旱還者正爲此耳朗鴆合同類未可
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息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
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盛立其子遼西公定爲太子
讌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諸卿各言其志朕將覽之
七兵尚書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進曰在上不驕
高而不危臣之願也盛笑曰丁尚書年少安得長者
之言乎盛以威嚴馭下驕暴少恩多所猜疑故信言
及之左將軍慕容國等謀叛事發誅之死者五百餘
人前將軍段璣等因衆心動摇夜於禁中鼓譟大呼

盛聞變率左右[illegible]戰衆皆披潰俄而有一賊從闇中
擊傷盛遂輦升前殿申約禁衛召叔父河間公熙屬
以後事熙未至而盛死時年二十九在位三年盛幼
而驕賤流漂長則遭家多難夷險安危備嘗之矣懲
寶闇而不斷遂峻極威刑纖芥之嫌莫不裁之于未
萌防之於未兆於是人不自安忠親皆貳安恐無親
所以卒於不免是歲隆安五年也
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及盛死其太后丁氏以國多
難宜立長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於熙
遂廢太子定迎熙入宮群臣勸進熙以讓元元固以

讓熙熙遂僭即尊位元以嫌疑賜死元字道光寶之
弟四子也初熙烝于丁氏故爲所立及寵幸苻貴人
丁氏怨恚呪詛熙大怒逼丁氏令自殺爲其昭儀苻
氏鑿曲光海清涼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暍死
者太半立其貴嬪苻氏爲皇后昭儀苻氏死僞諡愍
皇后二苻並美而艷刑賞大政無不由之其后好游
田熙從之北登白鹿山東過青嶺南臨滄海百姓苦
之士卒爲豺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熙伐高句
驪以苻氏從爲衝車地道以攻遼東熙曰待剗平寇
城朕當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于是城内嚴

備攻之不能下會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歸爲苻氏
起承華殿高承光一倍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苻
氏嘗季夏思凍魚膾仲冬須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責
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苻氏死熙悲號躃踊氣
絶而蘇大斂既訖復啓其棺而與交接服斬縗食粥
制百僚於宮内哭臨使有司檢哭者有淚以爲忠
孝無則罪之于是群臣震懼莫不含辛以爲淚焉號
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髮徒跣步從苻氏喪輀車高
大毀北門而出衛中將軍馮跋等結盟推慕容雲爲
主發尚方徒五千餘人閉門距守中黄門趙洛生奔

告之熙曰此鼠盜耳朕還當誅之乃收髮貫甲馳還
赴難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剋遂敗走微服隱于林中
雲得而弒之及其諸子同殯城北時年二十三在位
六年垂以孝武帝太元八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
四年以安帝義熙二年滅初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
禿頭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然則禾
艸俱盡而成高字雲父名拔小字禿頭三子而雲季
也熙竟爲雲所滅如謠言焉

慕容雲字子雨寶之養子也祖父高和句驪之支庶
自云高陽氏之苗裔故以高爲氏焉雲沉深有局量

厚重希言時人咸以爲愚唯馮跋奇其志度而友之
寶之爲太子雲以武藝給事寶子之賜姓慕容氏熙
之葬苻氏也馮跋詣雲告之以謀雲懼跋等彊之雲
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署馮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雲臨東堂幸臣離班桃仁懷劍執紙而入稱有所
啓拔劍擊雲雲以几距班桃仁進而弒之馮跋遷雲
尸于東宮雲自以無功德而爲豪傑所推常內懷懼
故寵養壯士以爲腹心離班桃仁等並專典禁衛委
之以爪牙之任賞賜月至數千萬衣食臥起皆與之
同終以此致敗云

馮跋 弟素弗

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萬之後萬之子孫
有食采馮鄉者因以氏焉跋寬仁有大度飲酒一石
不亂所居上每有雲氣嘗夜見天門開神光赫然燭
于庭內及慕容寶僭號署中衛將軍初跋弟素弗與
從兄萬泥及諸少年游於水濱有一金龍浮水而下
素弗謂萬泥曰頗有見否萬泥等皆曰無所見也乃
取龍而示之咸以爲非常之瑞慕容熙聞而求焉素
弗秘之熙怒及即僞位密欲誅跋兄弟跋懼乃與諸
弟逃于山澤時賦役繁數人不堪命跋兄弟謀曰熙

今昏虐兼忌吾兄弟不可坐受誅滅當及時而起立
公侯之業事若不成死其晚乎遂與萬泥等二十二
人結謀遂殺熙立高雲爲主及雲爲其幸臣所殺衆
遂推跋爲主于是僭稱天王于昌黎而不徙舊號即
國曰燕署弟素弗爲大司馬封遼西公馮弘爲驃騎
大將軍封中山公分遣使者巡行郡國勵意農桑勤
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墮農者戮之力田者復賞
每遣守宰必親見東堂問爲政事之要令極言無隱
以觀其志於是朝野競勸焉跋又下書曰今疆宇無
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

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書曰聖人制禮送終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將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歸於天骨肉下歸於地朝終夕壞無寒暖之期衣以錦繡服以羅紈寧有知哉厚於送終貴而改葬皆無益亾者有損於生申下境內自今皆令奉之䟦又下書曰自頃喪難禮崩樂壞閭閻絕諷誦之音後生無庠序之教子衿之歎復興于今豈所以穆章風化崇闡斯文可營建太學以長樂劉軒營丘張熾成周翟崇爲博士簡二千石巳下子弟年

十三巳上教之有赤氣四塞太史令張穆言於䟦曰兵氣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斷絕自古未有隣國接境不通和好違義怒隣取亾之道宜修和結盟䟦曰吾當思之尋而魏軍大至以有備引還䟦立十一年至是元熙元年也此後事入於宋至元嘉七年死弟弘殺䟦子翼自立後爲魏所伐東奔高句驪居二年高句驪殺之始䟦以孝武太元二十年僭號至弘二世凡二十有八載

馮素弗䟦之長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偉雄傑不群任俠放蕩不修小節故時人未之奇惟王齊異焉曰撥亂才也弱冠自詣慕容熙尚書左丞韓業請婚業怒而距之南宮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門者勿納素弗逕入與藻對坐旁若無人談飲連日藻始奇之曰吾遠求騏驥不知近在東隣何識子之晚也當世俠士莫不歸之及熙僭號爲侍御郎小帳下督䟦之僞業素弗所建也及爲宰輔謙虛恭慎非禮不動雖廝養之賤皆與之抗禮車服屋宇務於儉約修己率下百僚憚之初爲涼尹及鎮營丘百姓歌之嘗謂韓業曰君前既不顧今將自取何如業拜而陳謝素弗曰既往之事豈復與君計之待業彌厚

好存亡繼絕申拔舊門問侍中陽哲曰秦趙勳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孫鮮在焉素弗召爲左常侍論者歸其有宰衡之度䟦之七年死䟦哭之哀慟比葬七臨之

乞伏國仁

乞伏乾歸　乞伏熾磐

乞伏國仁隴西鮮卑人也國仁父司繁始遷于度堅山尋爲苻堅將王統所襲部衆叛降於統司繁歎謂左右曰智不距敵德不撫衆飼騎未交而本根已敗見衆分散勢亦難全若奔諸部必不我容吾將爲呼韓邪之計矣乃詣統降於堅堅大悅署爲南單于留

之長安以司繁叔父吐雷爲勇士護軍撫其部衆俄而鮮卑勃寒侵斥隴右堅以司繁爲鎮西將軍以討之勃寒懼而請降司繁遂鎮勇士川甚有威惠司繁卒國仁代鎮及堅興壽春之役徵爲前將軍會國仁叔父步頽叛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步頽聞而大悅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高會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趙石之亂遂妄竊名號窮兵極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寧宜綏以德方勤心遠略騷動蒼生違天怒人將何以濟且物極則虧禍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難以免矣當與諸君成一方之業及堅敗

歸乃招集諸部有不附者討而幷之衆至十餘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時來之運而不作乎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稱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以其弟乾歸爲上將軍明年南安祕宜及諸羌虜來擊國仁四面而至國仁謂諸將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餌敵羸師以張之軍法所謂怒我而怠寇也于是勒衆五千襲其不意大敗之苻登遣使者署國仁苑川王太元十三年國仁死在位四年

乾歸國仁弟也雄武英傑沉雅有度量國仁之死也其群臣咸以國仁之子公府冲幼宜立長君乃推乾歸爲河南王遂遷於金城太元十四年苻登遣使署乾歸金城王氐王楊定率衆四萬伐之乾歸謂諸將曰楊定以勇虐聚衆窮兵逞欲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資我也于是遣其涼州牧乞伏軻殫秦州牧乞伏益州立義將軍詰歸距之定敗益州於平川軻殫詰歸引衆而退翟瑥奮劍諫曰吾王以神武之姿開基隴右東征西討靡不席卷威振秦梁聲光巴漢將軍以維城

之重受閫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輔寧家國秦州雖敗二軍猶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見王乎昔項羽斬慶子以寧楚胡建戮監軍以成功將軍之所聞也瑥誠才非古人敢忘項氏之義乎軻殫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敗不相救軍罰所先敢自寧乎乃率騎赴之益州詰歸亦勒衆而進大敗定斬定及首虜萬七千級於是盡有隴西巴西之地太元十七年署其長子熾磐領尚書令呂光率衆十萬將伐乾歸咸勸其東奔成紀乾歸不從謂諸將曰昔曹孟德敗袁本初於官渡陸伯言摧劉玄

德於白帝皆以權略取之豈在衆乎光雖舉全州之軍而無經遠之算不足憚也且其精卒盡在呂延延雖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軍若敗光亦遁還乘勝追奔可以得志衆咸曰非所及也建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歸使呂延爲前鋒乾歸泣謂衆曰今事勢窮蹙逃命無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涼軍雖四面而至然相去遼遠山河既阻力不周接敗其一軍而衆軍自退乃縱反間稱秦王乾歸衆潰東奔成紀延信之引師輕進果爲乾歸所敗遂斬之乾歸所居南景門崩[illegible]之遂遷於苑川姚興將姚碩德率衆五萬伐

之入自南安峽興潛師繼發乾歸謂諸將曰姚興盡中國之師軍勢甚盛山川阻狹無縱騎之地宜引師平川伺其怠而擊之存亾之機在斯一舉卿等勉之于是遣衛軍慕容允率中軍二萬遷于柏陽鎮軍羅敦將外軍四萬遷於侯辰谷乾歸自率輕騎數千候興軍勢俄而大風昏霧遂與中軍相失爲興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而交戰爲興所敗乾歸遂走金城謂諸豪帥曰吾才非命世謬爲諸君所推叨竊名器年踰一紀今人衆已散勢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鋒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

杖策幽人歸懷玄德南奔荆楚襁負分岐之感古人所悲況臣等義深父子請死生與陛下俱乾歸曰自古無不亾之國廢興命也苟天未忘我冀與復有期德之不建何爲俱死公等自愛吾將寄食以終餘年於是大哭而別乃率騎數百馳至允吾禿髮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歸處之於晉興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歸將叛謀洩懼爲利鹿孤所害謂其子熾磐曰利鹿孤忌吾威名勢不全立姚興方盛吾將歸之若其俱去必爲追騎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爲質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終不害汝於是送熾磐兄弟於西

平乾歸遂奔長安姚興見而大悅遣乾歸還鎮苑川盡以部衆配之元興元年熾磐自西平奔長安姚興以爲興晉太守姚興慮乾歸終爲西州之患因其朝也留爲主客尚書以熾磐監撫其衆熾磐攻剋枹罕遣使告之乾歸奔還苑川收衆三萬遷於度堅山群下勸乾歸稱王乾歸從之義熙三年僭稱秦王姚興力未能西討恐更爲邊害遣使署乾歸河南王乾歸方圖河右權宜受之遂稱藩於興乾歸敗於五溪有梟集於其手甚惡之六年爲兄子公府所弒熾磐討之并其四子轘之乾歸在位二十四年

熾磐乾歸長子也性勇果英毅臨機能斷權略過人乾歸死熾磐襲僞位僭立十年有雲五色起於南山熾磐以爲己瑞大悅謂群臣曰吾今年應有所定王業成矣於是繕甲整兵以待四方之隙聞秃髪傉檀西征乙弗投劍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騎二萬襲樂都秃髪武臺憑城距守熾磐攻之一旬而尅遂入樂都遣平遠犍虔率騎五千追傉檀徙其文武及百姓萬餘戶于枹罕傉檀遂降熾磐既兼傉檀兵強地廣在位七年而宋氏受禪以宋元嘉四年死子慕末嗣僞位在位三年爲赫連定所殺始國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載而滅

晉史刪卷之三十七

茅國縉刪次

秃髪烏孤

秃髪利鹿孤　秃髪傉檀

秃髪烏孤河西鮮卑人也祖壽闐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髪因而氏焉壽闐卒孫樹機能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據有涼州之地武帝爲之旰食後爲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烏孤卽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修隣好呂光遣使署爲廣武縣侯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爲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光何足憚也烏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既乖違遠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渾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隆安元年自稱西平王烏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數郡地耳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擅命河南段業阻兵張掖呂氏假息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清西夏三者何先楊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終必歸服段業儒生且與我隣好乘其危弊非

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內相猜忌若
天威臨之必應鋒瓦解姑臧既拔二寇自服矣烏孤
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
使呂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静
宜立長君言終而死在王位三年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
段業業曰貴主先王創業啓運有子何以不立梁明
曰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宰雖嗣子
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挈不亦可乎明曰宋宣能
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苻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

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何必亂巳爲是紹兄爲非
業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伐呂隆大敗之獲其
右僕射楊桓傉檀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
囚虜豈曰智也桓曰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實耻爲
叛臣以見明主傉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利鹿
孤謂其群下曰吾忝承業統三載于兹戎車屢駕無
闢境之功務進賢彥而下猶蓄滯豈所任非才將吾
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極言無諱祠部郎中史暠
對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破國次之今不以
綏寧爲先惟以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

斬將尅城土不加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
藝爲無用之條非所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利鹿孤善
之於是以田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
鹿孤雖僣位尚臣姚興興聞楊桓有德望徵之利鹿
孤餞桓於城東謂之曰本期與卿共成大業事乖本
圖分岐之感實情深古人但卿有佐時之器宜振纓
雲閣耀價連城區區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勗日
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呂氏情節不建陛下宥
臣於俘虜之中顯同賢舊每希攀龍附鳳立尺寸之
功龍門既開而臣違離公衡之戀豈曰忘之利鹿孤

爲之流涕遣傉檀又攻呂隆昌松太守孟褘于顯美
尅之傉檀執褘而數之曰吾方耀威玉門掃平秦隴
卿固守窮城稽淹王憲國有常刑于分甘乎褘曰明
公開翦河右褘敢距天命釁鼓之刑褘之分也傉檀
釋其縛待以客禮拜左司馬褘請曰呂氏將亾昭然
巳定但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明公之
恩聽褘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許之利鹿
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其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
志在位三年而死弟傉檀嗣
傉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謂諸子曰傉檀明識

幹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於傉檀及利鹿孤卽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乞伏乾歸之在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鹿孤命殺之傉檀曰臣子逃歸君父宜垂全宥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傉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傉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傉檀大城樂都姚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宋敞來聘敞父變呂光時見傉檀於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也必當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至

是傉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雖朱暉眄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無以加也傉檀以姚興之盛乃去其年號遣叅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車騎投誠獻款而輒造大城臣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南則逆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謂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傉檀率師伐沮渠蒙遜芟其禾苗而還獻興馬三千匹羊三萬頭興乃署傉檀爲涼州

刺史鎭姑臧傉檀率步騎三萬次於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傉檀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傉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秦隴之冠冕裴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以大王之神略撫之以威信農戰並修文教兼設可以從橫于天下河右豈足定乎傉檀大悅傉檀讌群僚于宣德堂仰視

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進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爲萬世之業此堂之建垂及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傉檀曰非君無以聞讜言也傉檀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七人謀反傉檀悉誅之姚興以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韋宗來觀釁傉檀與宗論縱橫之略機變無窮宗出而歎曰命世大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亦未必八索九

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磾豈足爲多也宗還長安言于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傉檀權詐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尅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傉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傉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遣傉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討勃勃懼其西

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遏之傉檀以爲然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諭霸令降霸曰汝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於西苑傉檀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傉檀率騎分擊大敗之弼引師而歸傉檀將親率衆伐蒙遜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傉檀曰大軍已集卿欲沮衆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主察乾象天文不虛必將有變傉檀怒鏁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狥無功封汝百戶侯

既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高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於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傉檀謝之曰卿孤之蓍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傉檀懼爲蒙遜所滅遂遷於樂都傉檀始出城焦諶王侯等閉門

作難降於蒙遜傉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諫曰連年不收上下飢弊南逼熾磐北迫蒙遜百姓騷動下不安業今遠征雖尅後患必深不如結盟于熾磐畜力繕兵相時而動傉檀曰孤將略地卿無沮衆謂其太子武臺曰今內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守樂都無使失墜傉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乘虛來襲一旬而城潰傉檀謂衆曰今樂都爲熾磐所陷歸還無所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

契汗以贖妻子是所望也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戸垂二萬蒙遜方招懷退邇汝其西也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惟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勢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靮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

筭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惟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傉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傉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亹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孤城獨守何所爲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爲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爲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懷熾磐乃遣武臺手書諭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盡節面縛于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汝乎既而聞傉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傉檀爲驃騎大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鴆左右勸傉檀解藥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武臺後亦爲熾磐所殺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傉檀三世凡十九年

晉史删卷之三十七

晉史刪卷之三十八

茅國縉刪次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爲梁公及暐嗣位改封范陽王德兄垂每與共論軍國大謀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蒙也暐敗從於長安苻堅以爲張掖太守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垂臨終勑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既嗣位以德鎮鄴專總南夏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僭號於是德之群臣勸德即尊號德不從德兄子麟自義臺奔鄴說德曰中山既沒魏必乘勝攻鄴城大難固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聚兵積穀伺隙而動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可一舉而取之德於是自鄴徙滑臺遇風船没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氷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

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赴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天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容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効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之初苻登既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

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
乃留撫軍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
至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泄
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
降於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内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
曰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
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
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
辯率將士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
曰苻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托計將

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嶮人殷
宜攻而據之以爲基本慕容鍾等固勸攻滑臺潘聰
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
秦此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廣人稀地
平無險又密邇江淮水路通浚且水戰國之所短吳
之所長今雖尅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
秦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
之所營山川阻險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説于
前大兵繼進於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向化如
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既據之後閉關養

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關中河内也德猶豫未
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
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
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
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
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
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
德遣使喩齊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擊之
鍾傳檄青州諸郡曰自我永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
四分黎元五裂逆賊辟閭渾父蔚昔同段龕阻亂淄

川太宰東征勦絶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卵之施
曾微犬馬識養之心復飄凶夫樂禍之志盜據東秦
遠附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再集
矜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
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弇
以偏軍討步尅不移朔況以萬乘之師埽一隅之寇
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督元戎
一十二萬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與夕火爭光
揮戈與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以此衆戰何
敵不平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敢抗王師敗

滅必無遺燼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斬送渾者賞
同佐命脫履機不發必玉石俱摧渾聞德軍將至從
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於德渾懼將妻子
奔于魏渾叅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德擒而
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
通通遇漢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
爲不幸德初善其言後竟殺之德遂入廣固僭卽皇
帝位後讌其群臣酒酣笑而言曰朕雖寡薄可方古
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少康
光武之儔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賜多爲讓

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乎韓範進曰臣聞天子
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謂君臣
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多直
士矣德毋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
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卽西如張掖
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
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不可使也德
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而可吝
乎且弘爲君迎親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孝
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之

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
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葬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
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
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不知高其梁豐
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存居湫隘卒豈擇地
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意也德深嘉之
拜尚書郎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
號慟吐血因而寢疾德嘗綏宴乘而遠矚顧謂其尚
書魯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
淳于鄒田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飛

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
丘陵生韻至于今日荒草穨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
能不依然邃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
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慈深二王澤被九泉
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時桓玄將行簒逆誅不附
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
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
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
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
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胥怨

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謝俄而德寢疾于是罷兵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汝既無子何不蚤立超爲太子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矣乃下書以超爲皇太子其月死在位五年時年七十乃夜爲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

慕容超 封孚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爲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於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

而去及垂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於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太平汝以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父也平又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於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今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恩于是娶之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

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深自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癡骨妄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而歸及至廣固呈以金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德無子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位以慕容鍾爲青州牧段弘爲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爲武衛將軍內叅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懿戚望親賢具瞻正應叅翼百揆不宜遠鎭方外今

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卽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爲兗州鎭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及德死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已而段宏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鍾奔姚興超母妻先在長安爲姚興所

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超下書遣群臣詳議左僕
射段暉議曰太上四楚高祖不廻今陛下嗣守社稷
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尚書張華曰昔孫
權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
以尊齊況陛下慈德在泰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
申至孝之情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遣韓範聘
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
及卿至也欵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當
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陛下光宅西秦本朝定鼎
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維好義尚謙冲使至

矜誕苟折行人殊似吳晉爭盟滕薛競長恐彼我俱
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
範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
下體敬親之道霈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
過之今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
範曰燕王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
曰大辯若訥聖人美之況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
若使負日月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
乎延譽者也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
姚興言于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母屈耳古

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
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遣使
聘于超超遣其僕射張華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于
姚興興大悅延華入燕酒酣樂作興黃門侍郎尹雅
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今皇秦道盛燕樂來
庭廢興之兆見於此矣華曰自古帝王爲道不同權
譎之理會于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
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
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
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遺小國

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于
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超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
馬狀類鼠而色赤集于圓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須
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
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
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
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河濟凍合而澠水
不氷時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時人爲之
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
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

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今據五州之彊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于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

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于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險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諓曰主上既不能芟苗守險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莒梁父二戍脩城隍簡士馬畜銳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已至川源

五樓戰敗而反裕遣銳卒攻破臨朐暉戰死超奔還廣固徙國內人入保小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都督中外諸軍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既躬率六軍身先奔敗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天命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受圍慕容惠曰不然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爲患必分兵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

時艱于是遣範與王蒲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爲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於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韓範與得秦援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遣範書以招之時姚興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翌日

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明年朔日超登天門朝群臣于城上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相對泣韓諄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強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於是賀賴盧公孫五樓爲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嶷望氣者以爲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嶷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太半超輦而升城尚書悅

壽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爲虐戰士尫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壁求生於是張綱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

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封孚字處道渤海蓨人也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爲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爲慶喜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殘虐滋盛孚屢諫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慚怒孚徐步而出不爲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其亢厲宜應還謝孚

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於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于世

沮渠蒙遜

茅國縉刪次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爲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爲氏焉蒙遜博涉群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稽善權變梁熈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軍大敗麴粥言於兄羅仇曰主上荒耄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爲所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奮

臂大呼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爲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爲光所殺宗姻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祖翼奬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上繼先祖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井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業以蒙遜爲張掖太守男成爲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僭稱涼王俾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爲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儁爽有逸氣武略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爲張掖太守甚見親重每輕凌蒙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之才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旅孤飄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蘭門山臣

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尅期祭山返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成死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仇乎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羌胡響應蒙遜至張掖業左右皆散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無他權略故爲奸佞所誤隆安五年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遜爲梁州牧張掖公擢任賢才文武

咸悅時姚興遣使人梁斐張構等拜蒙遜沙州刺史西海侯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襃其歸善卽敘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勳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勳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以張掖見封乃更遠封西

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悅乃受拜時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遂伐禿髮傉檀次於西郡大風從西北來氣有五色俄而畫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也蒙遜曰傉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傉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傉檀南奔樂都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攻朗尅而宥之遂遷於姑臧

以義熙八年僭卽河西王位立其子政德爲世子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郞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此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鎭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鎭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西至白崖謂太史令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容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愼勿露也遂歸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次于川巖聞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黃谷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于壞城遂進尅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茂虔爲酒泉太守士業舊臣皆隨才擢敘蒙遜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稱州牧義熙八年僭立後八年而宋氏受禪以元嘉十年死時年六十六在僞位三十三年子茂虔立六年爲魏所擒合三十九載而滅

赫連勃勃

赫連勃勃字屈孑劉元海之族也父衛辰入居塞內
苻堅以爲西單于屯於代來城及堅國亂遂有朔方
之地控弦之士三萬八千後魏師尅代來執辰殺之
勃勃乃奔於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於魏他斗
伏兄子阿利先戍大洛川聞將送勃勃馳諫曰鳥雀
投人尚宜濟免況勃勃國破家亾歸命于我縱不能
容猶宜任其所奔今執而送之深非仁者之舉他斗
伏懼爲魏所責弗從阿利潛遣勁勇篡勃勃於路送
於姚興高平公没奕于奕于以女妻之勃勃身長八
尺五寸腰帶十圍性辯慧美風儀興見而奇之寵遇

踰於勳舊興弟邕言於興曰勃勃天性不仁陛下寵
遇太甚臣竊惑之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收其
藝用與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爲安遠將
軍助没奕于鎮高平姚邕固諫以爲不可興曰卿何
以知之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暴無親輕爲去
就寵之踰分終爲邊害興乃止頃之以勃勃爲持節
安北將軍五原公鎮朔方時河西鮮卑杜崙獻馬八
千疋於姚興濟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衆三萬餘
人僞獵高平川襲殺没奕于而并其衆衆至數萬義
熙二年僭稱天王大單于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

也國稱大夏其將楊丕姚石生等言於勃勃曰陛下
將欲經營宇內南取長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
憑係高平險固山川沃饒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
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艸創衆旅未多姚興亦一時
之雄關中未可圖也且其諸鎮用命我若專固一城
彼必并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吾以雲騎風馳
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其後救後則擊其前使彼疲於
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我有也
待姚興死後徐取長安姚泓凡弱小兒擒之方略已
在吾計中矣昔軒轅氏亦遷居無常二十餘年豈獨

我乎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歎曰吾
不用黃兒之言以至于此黃兒姚邕小字也勃勃求
婚於禿髮傉檀傉檀弗許勃勃怒伐之自楊非至于
支陽三百餘里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
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傉檀曰
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
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温圍北渡
趣萬斛堆阻水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
檀將賀連怒曰勃勃以死亡之餘率烏合之衆犯順
結禍幸有大功今牛羊塞路財寶若山窘弊之餘人

懷貪競我以大軍臨之必土崩魚潰今引軍避之示敵以弱我衆氣銳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計決矣敢諫者斬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陝鑿陵埋車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以爲京觀號髑髏臺嶺北夷夏降附者數萬計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撫之姚興鎮北參軍王買德來奔勃勃拜軍師中郎將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營起都城勃勃自言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可以統萬爲名阿利性尤工巧

然殘忍刻薄乃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并築之勃勃以爲忠故委以營繕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銳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卽斬弓人如其入也便斬鎧匠又造百鍊剛刀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世甚珍之復鑄銅爲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獸之屬皆以黃金飾之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以是器物莫不精麗於是議討乞伏熾磐王買德諫曰明王之行師也軌物以德不以暴且熾磐我之

與國新遭大喪苟恃衆力因人喪難匹夫猶耻爲之而況萬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聞此言其年下書曰朕之皇祖自北遷幽朔姓改姒氏音殊中國故從母氏爲劉子而從母之姓非禮也古人氏族無常朕將以義易之帝王者係天爲子是爲徽赫實與天連今改姓曰赫連氏庶協皇天之意其非正統皆以鐵伐爲氏庶朕宗族子孫剛銳如鐵皆堪伐人立子璝爲太子及劉裕入關勃勃笑謂群臣曰劉裕伐秦水陸兼進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豈能自固吾驗以天時人事必當克之裕既克長安利在速返正可留

子弟及諸將守關中待裕發軫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復勞吾士馬於是秣馬厲兵休養士卒尋進據安定姚泓嶺北鎮戍郡縣悉降勃勃於是盡有嶺北之地俄而劉裕滅泓入于長安遣使遺勃勃書請通和好約爲兄弟勃勃命其中書侍郎皇甫徽爲文而陰誦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爲書封以答裕裕覽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儀瓌偉英武絕人裕歎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還統萬裕留子義真鎮長安而還勃勃聞知大悅謂王買德曰朕將進圖長安卿試言取之方略買德曰劉裕滅秦所謂以亂平亂未

有德政以濟蒼生關中形勝之地而以弱才小兒守之非經遠之規也狼狽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無意于中原陛下以順伐逆百姓望義旗之至以日爲歳青泥上洛南師之衝要宜置遊兵斷其去來之路然後杜潼關塞崤陜絶其水陸之道陛下聲檄長安申布恩澤三輔父老皆壺漿以迎王師矣義真獨坐空城逃竄無所一旬之閒必面縛麾下所謂兵不血刃不戰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子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南伐長安前將軍赫連昌屯兵潼關以買德爲撫軍右長史南斷青泥勃勃率大軍繼發璝至渭陽降者

屬路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採路絶劉裕聞之大懼乃召義真東鎮洛陽勃勃入于長安于是勃勃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効可謂筭無遺策雖宗廟社稷之靈亦卿謀猷之力也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于是爲壇于灞上僭即皇帝位徵隱士京兆韋祖思既至而恭懼過禮勃勃怒曰吾以國士徵汝奈何以非類處吾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爲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遂殺之群臣勸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累帝舊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荊吳僻遠勢不能爲人之患東魏與我同壤境去北京裁數百餘里若都長安北京恐有不守之憂朕在統萬彼終不敢濟河諸卿適未見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勃勃還統萬名其南門曰朝宋門東門曰招魏門西門曰服涼門北門曰平朔門勃勃性凶暴好殺常居城上置弓劒於側有所嫌忿便手自殺之群臣忤視者毀其目笑者決其脣諫者謂之誹謗先截其舌而後斬之夷夏囂然人無生賴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禪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僞位尋爲魏所擒弟定

僭號於平涼遂爲魏所滅自勃勃至定凡二十有六載而亡

晉史刪卷之四十

茅國縉刪次

東夷

夫餘國

夫餘國自先世以來未嘗被破其王印文稱穢王之印國中有古穢城本穢貊之城也武帝時頻來朝貢至太康六年爲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有司奏護東夷校尉鮮于嬰不救夫餘失於機略詔免嬰以何龕代之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仍請援龕上列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廆又要之於路沈大敗之羅乃得復國爾後每爲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愍之又發詔以官物贖還下司冀二州禁市夫餘之口

肅愼氏

肅愼氏一名挹婁在不咸山有樹名雒常若中國有聖帝代立則其木生皮可衣其俗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父母死男子不哭泣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故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檀弓三尺五寸楛矢長尺有咫周武王時獻其楛矢石砮逮于周公輔成王復遣使入賀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之致也魏景元末來貢文帝詔歸于相府賜其王錦罽緜帛至武帝元康初復來貢元帝中興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向之荅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云

裨離等十國

肅愼西北有裨離國養雲國寇莫汗國餘一羣國其風俗土壤並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

西戎

吐谷渾 吐延 葉延 辟奚 視連 視羆 樹洛干

吐谷渾慕容廆之庶長兄也其父涉歸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隸之及涉歸卒廆嗣位而二部馬鬭廆怒曰先公分建有別柰何不相遠離而令馬鬭吐谷渾曰馬爲畜耳鬭其常性何怒於人當去汝萬里之外矣於是遂行廆悔之遣其長史史那樓馮及父時耆舊追還之吐谷渾曰先公稱卜筮之言當有二子克

昌所流後裔我卑庶也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
所啓乎諸君試驅馬令東馬若東我卽相隨還矣樓
馮遣從者二千騎擁馬東出數百步輒悲鳴西走如
是者十餘輩樓馮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鮮卑
謂兄爲阿干廆追思之作阿干歌吐谷渾乃西附陰
山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其後子孫據有西零已
西甘松之界極乎白蘭數千里然有城郭而不居隨
逐水草廬帳爲屋以肉酪爲粮其官置長史司馬將
軍頗識文字國無常稅調用不給輒斂富室商人取
足而止殺人及盜馬者罪至死他犯則徵物以贖地

宜大麥而多蔓菁頗有菽粟出蜀馬氂牛西北雜種
謂之爲阿柴虜或號爲野虜焉吐谷渾年七十二卒
有子六十人長曰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雄姿
魁傑羌虜憚之號曰項羽性俶儻不羣常稱大丈夫
生不在中國當高光之世與韓彭吳鄧並驅中原定
天下雖雄使名垂竹帛而潛竄窮山隔在殊俗生與
麋鹿同羣死作氈裘之鬼雖偷觀日月獨不愧於心
乎性酷忍而負其智不能恤下爲羌酋姜聰所刺劒
猶在其身謂其將紇拔泥曰吾死後吾相葉延速保
白蘭言終而卒在位十三年子葉延嗣時葉延年十

歲每旦縛草爲姜聰之象哭而射之中之則號泣不
中則瞋目大呼其母謂曰姜聰諸將已屠鱠之矣汝
何爲如此葉延泣曰誠知射草人不益於先讐以申
罔極之志耳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葉延亦不食長
而沉毅好問天地造化帝王年曆司馬薄洛鄰曰臣
等不學實未審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誰母所生延曰
自羲皇以來符命玄象昭言著見而卿等面牆何其
鄙哉語曰夏蟲不知冬冰良不虛也又曰禮云公孫
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始祖自昌黎光宅於此今
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在位二十三年卒子辟

奚嗣辟奚性仁厚慈惠初聞苻堅之盛遣使獻馬堅
拜爲安遠將軍時辟奚三弟皆專恣長史鍾惡地恐
爲國害謂司馬乞宿雲曰昔鄭莊公秦昭王以一弟
之寵宗祀幾傾況今三孽並驕必爲社稷之患吾與
公忝當元輔若獲保首領以沒于地先君有問其將
何辭吾今誅之矣宿雲請白辟奚惡地曰吾王無斷
不可以告遂執三弟以誅之辟奚自投于牀因恍惚
成疾謂世子視連曰吾禍滅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
國事大小汝宜攝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
卒在位二十五年視連嗣視連旣立通聘於乞伏乾

歸拜爲白蘭王視連幼廉愼有志性以父憂卒不知政事不飲酒遊田在位十五年而終有二子長曰視羆少曰烏紇堤視羆性英果有雄略乞伏乾歸遣使拜爲使持節都督龍涸已西諸軍事沙洲牧白蘭王視羆不受謂使者曰自晉道不綱姦雄競逐劉石虐亂秦燕跋扈河南王處形勝之地宜當糾合義兵以懲不順奈何私相假署擬僭羣兇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萬方欲掃氛秦隴清彼沙涼然後飲馬涇渭剿問鼎之豎以一丸泥封東關閉燕趙之路迎天子於西京終不能如季孟子陽妄自尊大乾歸

大怒然憚其彊初猶結好後竟遣衆擊之視羆大敗退保白蘭在位十一年卒子樹洛干年少傳位於烏紇堤烏紇堤一名大孩性愞弱耽酒淫色不恤國事乞伏乾歸之入長安也烏紇堤屢抄其境乾歸怒率騎討之烏紇堤大敗亡失萬餘口保于南涼在位八年卒樹洛干立樹洛干九歲而孤其母念氏聰惠有姿色烏紇堤妻之有寵遂專國事洛干十歲便自稱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數千家奔歸莫何川自稱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化行所部衆庶樂業號爲戊寅可汗沙漒雜種莫不歸附乞伏乾歸甚忌之率騎二萬攻之於赤水樹洛干大敗遂降乾歸乾歸拜爲平狄將軍赤水都護其後屢爲乞伏熾磐所破又保白蘭慚憤發病而卒在位九年熾磐聞其死喜曰此虜矯矯所謂有豕白蹢也子拾虔嗣其後世嗣不絶

焉耆國

焉耆國四面有大山道險隘百人守之千人不過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好貨利任姦詭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姙身十二月剖脅生子曰會立之爲世子會少而勇傑安

病篤謂會曰我嘗爲龜茲王白山所辱不忘於心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爲王會有膽氣籌畧遂霸西胡葱嶺以東莫不率服然恃勇輕率嘗山宿於外爲龜茲國人羅雲所殺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疆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爲前鋒所向風靡軍次其國熙距戰於賁崙城爲植所敗植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要之於遮留谷或謂植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今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馳擊敗之進據尉犁熙率其羣下四萬人肉

祖降于宣呂光討西域復降于光及光僭位熈又遣子入侍

龜茲國

龜茲國城三重中有佛塔廟千所男女皆翦髮垂項王宮壯麗煥若神居武帝太康中其王遣子入侍惠懷末以中國亂遣使貢方物於張重華苻堅時遣其將呂光率衆七萬伐之其王白純距境不降光進軍討平之

大宛國

大宛國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鐶爲娉又以三婢試

之不男者絶婚姦淫有子皆卑其母與人馬乘不調墜死者馬主出斂具太康六年武帝遣使楊顥拜其王藍庾爲大宛王藍庾卒其子摩之立遣使貢汗血馬

大秦國

大秦國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有城邑其屋宇皆以珊瑚爲梲栭琉璃爲牆壁水精爲柱礎其王有五宮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被放者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銀寶物明珠大貝有夜光璧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縷繡及織錦縷罽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鹹苦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粮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懐若漢使不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南蠻

林邑國

林邑國本象林縣則馬援鑄柱之處也後漢末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令自立爲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立其俗皆開北戸以向日四時暄暖無霜雪人皆倮露徒跣以黒色爲美貴女賤男其王服天冠被纓絡每聽政子弟侍臣皆不得近之自孫權以來不朝中國至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文日南西卷縣夷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爲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説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

刀石崍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文乃懷之隨商賈往來見上國制度至林邑遂教逸作宮室城邑及器械逸甚愛信之使為將文乃譖逸諸子或徙或奔及逸死無嗣文遂自立為王乃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諸國并之遣使通表入貢於帝其書皆胡字至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北鄙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嘗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至刺史姜壯時使韓戢領日南太守戢估較太半

又伐船調枹聲云征伐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貪日南之地戢死繼以謝擢侵刻如初及覽至郡又耽荒于酒政教愈亂故被破滅既而文還林邑是歲朱蕃使督護劉雄戍于日南文復攻陷之四年文又襲九真害士庶十八九明年征西督護滕畯率交廣之兵伐文於盧容為文所敗其年文死子佛嗣升平末廣州刺史滕含率衆伐之佛懼請降含與盟而還至孝武帝寧康中遣使貢獻義熙中每歲來寇日南九真九德等諸郡殺傷甚衆交州遂致虛弱而林邑亦用疲弊佛死子胡達立上疏貢金盤椀及金鉦等物

扶南國

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餘里在海大灣中其境廣袤三十里有城邑宮室人皆醜黑拳髮倮身跣行性質直不為寇盜以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亦有書記府庫文字有類於胡其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時有外國人混潰者先事神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舶入海混潰旦詣神祠得弓遂隨賈人汎海至扶南外邑葉柳率衆禦之混潰舉弓葉柳懼遂降之於是混潰納以為妻而據其國後胤衰微子孫不紹其

將范尋復世王扶南矣武帝泰始初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初有竺旃檀稱王來貢馴象帝以殊方異獸恐為人患詔還之

北狄

匈奴

匈奴之類總謂之北狄前漢宣帝時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而呼韓邪單于失其國攜率部落入臣於漢漢嘉其意割并州北界以安之於是匈奴五千餘落入居朔方諸郡與漢人雜處其後戶口漸滋彌漫北朔至漢末天下騷動羣臣競言胡人猥多懼必為寇

宜先爲其防建安中魏武帝始分其衆爲五部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玆氏縣右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都尉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都尉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都尉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武帝踐阼後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因是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諸郡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猛叛屯孔邪城武帝遣婁侯何楨持節討之楨素有志略以猛衆凶

悍非少兵所制乃潛誘猛左部督李恪殺猛於是匈奴震服積年不敢復反其後稍因忿恨殺害長史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彊獷歷古爲患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至太康五

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歸化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詣雍州刺史扶風王駿降附明年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來降并貢方物帝並撫納之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而屠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

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爲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武帝時有騎督綦毋俔邪伐吳有功遷赤沙都尉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攻上黨殺長

史入守上郡明年散弟度元又率馮翊北地羌
破二郡自此已後北狄漸盛中原亂矣

晉史刪卷之四十 終

晉史刪四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茅國縉撰國縉字薦卿歸安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監察御史謫浙川縣知縣終於南京工部主事是書之名載浙江通志中卷數與此本相合大旨以晉書原本繁冗故刪存其要然不深知史例刊削者多不甚當如諸志槩行刪去使一朝制度典章無可攷證是以新五代史繩諸史而不知新五代史先非古法也至所併紀傳尤往往乖於體例如羊祜杜預同傳以其同鎮荆州涉吳事也郭璞葛洪同傳以俱爲方技之流也陸機陸雲同傳以同爲文士也阮籍嵇康諸人同傳以同爲放達也陳壽王隱諸人同傳以同有記述也此斷不可移易者而國縉隨意改併甚至以庾亮入於葛洪傳後以謝安入於陶侃傳後其尤踈舛者如阮嵇諸人傳後史臣論詞專爲放達之流而言國縉以傳元諸人俱合於阮嵇傳而其卷末仍載史臣論曰云云矛盾殊甚且晉書所以猥雜者正爲喜採小說耳而國縉所取乃多在瑣碎故實及清談詭語與房喬等所見正同是如塗塗附矣至於以一

傳原文而前後移置又有節錄傳中數語移爲他傳之分注大都徒見紛更而毫無義例以是而改晉書恐無以服修晉書者之心也

南宋書六十八卷

〔明〕錢士升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嘉慶二年掃葉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宋書六十卷》提要

敘

南宋書六十八卷明嘉善相國錢公士升撰世無刊本 世臣 從述菴王少司寇家借得鈔本而梓行之是書大指蓋患宋史之冗長故取南度以後事蹟刪繁就簡别成一書其於官階之複沓奏疏之汗漫刋落甚多而列傳之分合亦多所移置有者或增之無者或補之雖取諸稗官野史而事無關繫言不雅馴者槩不敘入如據蔡絛北狩行錄以闢南燼竊憤錄之謬是其卓識也卷皆有贊許君重熙為之許君吾邑人博學有史才著述甚富相國為是書多其贊助之力云

嘉慶丁巳十月上澣南沙席世臣撰

南宋書目錄

本紀七卷

附蔡條北狩行錄　汪元量燕中紀事詩

列傳五十四卷

王邁　徐霖
楊棟　楊文仲
王應麟　黃震
卷第五十一江萬里等列傳　南宋書卷五十九
江萬里附謝緒　李庭芝附姜才 趙淮
陳文龍附高談 林空齋　汪立信附趙卯發 陳炤 王安節 李成大
楊大異附劉銳 何充 許彪孫 王翊　李誠之附蔡節 孫益 王惟忠
李芾附尹穀 楊霆 陳元桂 唐震 劉士昭 吳楚材 黃介 蕭雷龍
卷第五十二曹友聞等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
曹友聞附陳寅 丁黼　張珏附王仙
密佑附米立　張順張貴附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司馬夢求
馬塈附張鎮孫 鄧得遇 劉子薦 鄧光薦

卷第五十三文陸謝張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一
文天祥附趙時賞 趙希洎 趙孟濚 劉子俊 劉沐 陳繼周 鞏信 何時 張千載
陸秀夫附劉鼎孫　謝枋得附徐應鑣 陳岑 高應松
張世傑附劉師勇 蘇劉義
卷第五十四馬章陳家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二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附叕山翁 鄭思肖 謝翶 唐珏 汪元量
卷第五十五儒林文苑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三
儒林
洪興祖　高閌
程大昌　郭雍
方愨　陳淵

王庭珪　陳德一
唐仲友　俞
郭緒　葉秀發
喻偘　曾民瞻
曾伯能　饒魯
輔廣　方逢辰
吳獬王遇陳淳　熊禾
何夢桂　尹起莘
劉有益　鄭若老
文苑
陳與義　陳克
曾紓附子惇　張卽之

王絅　康與之
羅椅　劉過
劉辰翁　王伯芻
龔開
卷第五十六循吏酷吏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四
循吏
趙汝儻　許子良
鄭輪　邵來
莊壬　張疸
黃瑀　石璐
酷吏
休復　趙希漢

卷第五十七獨行方技逸民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五

獨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方技

許公言　康庶

皇甫坦　王克明

何中立　孫守榮

逸民

褚承亮　蘇庠

姚平仲　沈瑨

吳若　蘇雲卿

譙定 雍孝聞 尹天民　胡嶧

龍可 趙九齡　南安翁

王鼎翁　張淵之

陳存 章鑄　游汶 徐俊

孫潼發

卷第五十八烈女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六

王氏二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　譚氏

劉氏　張氏

師氏　王氏

廖氏　王氏

曾氏婦　王袤妻

涂端友妻　詹女

陳孝女　劉生妻

謝泌妻　謝枋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童八娜　韓希孟

王貞婦　鄭真妻

劉仝子妻　毛惜惜

卷第五十九外戚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七

孟忠厚　鄭興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 吳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 附子谷 石

卷第六十宦官佞倖列傳　南宋書卷六十八

宦官

邵成章　關禮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昇　董宋臣

佞倖

南宋書目錄終

高宗本紀第一

明錢士升增削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宗憲孝皇帝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母賢妃韋氏顯仁皇后大觀元年五月乙巳生於東京大內娶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宣和三年封康王資性朗悟博學強記日誦千餘言挽弓至一石五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薄京師欲親王議和軍中欽宗召帝諭旨慷慨請行遂命少宰張邦昌與俱金帥宗傑留之旬日帝意氣閑暇二月姚仲平夜襲金營金人見責邦昌恐懼涕泣帝不爲動金帥疑非親王更請肅王帝得還八月金人分兵破太原眞定須帝再至乃議和十一月帝被命即發京師爲磁人所沮汪伯彥以蠟書請帝還相州閏月帝同耿南仲募兵勤王欽宗遣人持蠟詔至相拜帝爲河北兵馬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之十二月壬戌朔帝開

大元帥府乙亥帝率兵離相州丁丑次大名府宗澤梁楊祖各以兵數千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田師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密詔金人議和可屯兵近甸毋輕動宗澤請直趨澶淵帝用汪伯彥等議趨東平

建炎元年春二月庚辰帝如濟州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爲帝夏四月癸亥張邦昌尊哲宗廢后孟氏爲宋太后遣人訪帝於濟州丁卯謝克家以大宋受命之寶至濟州宗澤來言南京乃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遂決意趨應天是夕張邦昌手書上延福宮太后尊號曰元祐皇后入居禁中自是垂簾聽政甲戌皇后手書告中外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誓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衆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臨朝雖義形於色而以死爲辭然事迫於危

而非權臣濟內以振黔首將亾之命外以紓隣國見逼之威遂成九廟之安坐免一城之酷乃以衰癃之質起於閒廢之中迎致宮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慨思邇數之屯坐視邦家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繇康邸之舊藩嗣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爰敷告於多方其深明於吾意癸未帝至應天府乙酉張邦昌至伏地慟哭請死帝慰撫之王時雍等奉乘輿服御至群臣勸進者益衆命築壇府門之左五月庚寅朔帝登壇受命禮畢慟哭遙謝二帝即位

於府治改元建炎大赦張邦昌及應干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中外臣庶許直言雖詆訐亦不加罪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及其子孫更不收叙內外大臣限十日各舉布衣有材畧者一人以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元祐皇后在東京撤簾辛卯遙尊乾龍皇帝為孝慈淵聖皇帝尊元祐皇后為元祐太后詔史官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癸巳遙尊母賢妃韋氏為宣和皇后遙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耿南仲罷甲午以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趙赴行在乙未以生日為天申節馮澥罷以呂好問為尚書右丞命統制馬忠張換率兵趨河間追襲金人丁酉貶王時雍黃州安置己亥召太學生陳東赴行在庚子論靖康大臣誤國罪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棁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並貶遠州安置丙午以誣謗

宣仁聖烈皇后追貶蔡確蔡卞邢恕蔡懋官以姚古知河南府金人破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庚戌以宗澤知襄陽府丙辰罷監察御史張所謫貴江州安置是月置御營司命黃潛善兼御營使汪伯彥副之以王淵為都統制劉光世提舉一行事務韓世忠張俊為左軍前軍統制楊惟忠主管殿前公事西道北道總管王襄趙野坐勤王稽緩連貶永州邵州安置張叔夜北遷至界河死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獻十議辛酉貶徐秉哲梅州安置癸亥以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張邦昌貶潭州安置偽命臣僚王時雍吳幵莫儔孫覿李擢並遠州安置顏博文王紹以下論罪有差甲子命李綱兼御營使賊李孝忠陷襄陽辛未子昉生還元祐黨籍及元符上書人恩數戊寅以汪伯彥知樞密院事遣傅雱使金軍通問二帝己卯置沿河沿淮沿江帥府別置水軍七十七將壬午以張

慤同知樞密院事兼提舉措置戶部財用癸未呂好問罷知宣州乙酉以宗澤為東京留守丙戌詔陝西河北京東西路募兵入衛行在丁亥以張所為河北西路招撫使括買官民馬勸出財助國戊子以錢蓋為陝西經制使秋七月己丑以王瓔為河東經制使庚寅詔王淵劉光世張俊喬仲福韓世忠分討陳州軍賊杜用京東賊李昱及黎驛魚臺潰兵皆平之辛丑復議吳幵莫儔等十一人罪遠竄之壬寅詔奉元祐太后如東南六宮及衛士家屬從行朕當留中原與金人決戰以許翰為尚書右丞甲辰諫議大夫宋齊愈斬都市丙午以范致虛知鄧州脩城池繕宮室儲錢穀以備巡幸丙辰上皇自燕山密遣舍人曹勛至賜帝絹半臂書其領曰便可即眞來援父母帝泣以示輔臣關中盜史斌犯興州僭稱帝八月戊午軍校陳通作亂於杭州壬戌以李綱為尚書左僕射兼

門下侍郎王潛善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庚午更號元祐太后爲隆祐太后辛未召河東經制副使傅亮還行在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癸酉耿南仲貶南雄州安置乙亥以張浚言罷李綱壬午用黃潛善言殺上書太學生陳東布衣歐陽澈乙酉許翰罷九月壬辰詔曰祖宗都汴垂二百年比年以來圖慮弗臧禍生所忽肆朕纂承顧瞻宮室何以爲懷是用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庚子金人徙二帝居霫郡壬寅以王圭代張所尋貶所廣南安置戊申都統制王彥渡河擊金人破之復新鄉縣壬子張邦昌賜死併誅王時雍乙卯王彥及金人戰敗績奔太行山其裨將岳飛引部曲自爲一軍建州軍校張員等作亂軍賊趙萬陷常州又陷鎮江府金人分軍

掠兩河州縣冬十月丁巳朔帝登舟幸淮甸先是宗澤屢疏請還京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沮至是復疏請不聽己卯次寶應縣後軍將孫琦作亂丙戌王淵張俊誘趙萬等悉誅之十一月戊子貶李綱鄂州居住眞定軍賊張遇陷池州壬辰遣王倫等爲金國通問使丙午以張愨爲中書侍郎戊申以顏岐爲尚書左丞許景衡爲尚書右丞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辛酉王淵入杭州執陳通誅之壬戌靑州貶將王定作亂殺帥臣曾孝序甲戌金人聞帝幸揚州分兵南侵破同州守臣鄭驤死己卯金人破汝州入西京庚辰金人破華州辛巳金人破潼關經制使王瓊引兵遁入蜀軍賊丁進犯壽春府已而詣宗澤降

二年春正月丙戌朔帝在揚州戊子金人破鄧州安撫使劉汲死之京西州郡皆沒乙未金人破永興軍前河東經制副使傅亮以兵降經畧使唐重等死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舟叛渡淮犯黃州辛丑殺內侍邵成章南雄州編管金人攻鄭州通判趙伯振死之辛亥王淵招降張遇以所部萬人隷韓世忠金人破潁昌府殺守臣孫默二月丙辰金人再犯東京宗澤將閻中立拒戰死甲午金人攻滑州宗澤將張撝戰死乙丑河北賊楊進詣宗澤降復諭降河東賊王善癸酉金人破蔡州執守臣閻孝忠丙子金人克淮寧府守臣向子韶死之丁丑遣王貺充金國軍前通問使祕書正字胡珵以張浚言其黨李綱奪官編管梧州三月辛卯金人破中山府丁酉金帥黏罕焚西京去庚子河南統制翟進復西京金人冦鳳翔涇原吳玠擊敗之夏四月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舉所知二人戊午宗澤將趙世興復滑州庚申帝諭輔臣曰故事自五月至八月罷講筵朕以寡昧屬茲艱難方夙夜

孜孜于經史若如故事則累月當廢疑義無所質朕欲勿罷可乎羣臣皆稱善乙丑金帥兀室復入西京尋棄去隴右都護張嚴及金人戰於五里坡敗績死五月乙酉許景衡罷丙戌命參酌元祐科舉條制立詩賦經義分試法戊子以朱勝非爲尚書右丞辛卯以金兵渡河遣韓世忠逆戰丙申復命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降金癸卯中書侍郎張愨卒甲辰金帥婁宿破絳州己酉秀州卒徐明作亂命張俊討平之因擅殺前秀州守趙叔近以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曲端爲節制司都統制秋七月丙戌東京留守宗澤卒辛丑以春霖夏旱蝗詔監司郡守條上闕政甲辰以杜充爲東京留守八月甲寅初鑄御寶三甲戌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黃潛善汪伯彥罪詔罷伸諫貶監濮州酒稅捉殺使李成叛犯宿州金人徙二帝居韓州九月癸巳金人攻冀州將官李政死甲午

金人再攻永興軍辛丑陝西節制使兵官賀師範及金人戰於八
公原死丁未東京統制官薛廣及金人戰于相州死己酉同知樞
密院事郭三益卒冬十月甲子命孟忠厚奉隆祐太后幸杭州翟
進擊楊進於鳴皐山戰死劉正彥擊丁進降之十一月辛巳朔貶
李綱萬安軍安置壬辰金人破延安府通判魏彥明死乙未金人
破濮州執守臣楊粹中不屈死又破開德府守臣王棣死以魏將
可充金國軍前通問使壬寅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太祖配
大赦金人破相州守臣趙不試死甲辰破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
死是月金人破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拒却之知府州折可求以城
降濱州賊葛進陷棣州守臣姜剛死之建州賊葉濃降復變張俊
禽斬之吳玠襲誅史斌王淵獄東京降賊李民之衆留民爲將十
二月庚申金人破東平府又破濟南府守臣劉豫以城降甲子金

人破大名府提點刑獄郭永罵敵死丙寅初命修國史己巳以黃
潛善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汪伯彥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
侍郎顏岐門下侍郎朱勝非中書侍郎盧益同知樞密院事戊寅
以禮部侍郎張浚兼御營參贊軍事高麗遣使尹彥頤來報聘且
謝過

三年春正月庚辰朔帝在揚州甲申以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辛
卯都統制邵興復虢州庚子張用王善寇淮寧府守臣馮長寧却
之丙午金帥黏罕破徐州守臣王復死韓世忠軍潰於沭陽其將
張遇戰死金兵執淮陽守臣李寬殺轉運使李跋以騎兵三千取
彭城間道趨淮甸二月庚戌朔詔士民從便避兵劉正彥部兵衛
皇子六宮如杭州壬子帝被甲得小舟渡江知鎮江錢伯言迎入鎮
江黏罕游騎至瓜州遣官季陵奉九廟神主行道失太祖神主王
淵詣幸杭州以呂頤浩爲江淮制置使劉光世充行在五軍制置
使駐鎮江府楊惟忠節制江東軍馬駐江寧府癸丑發鎮江次呂
城鎮丙辰次平江府戊午次吳江縣命朱勝非節制平江府秀州
控扼軍馬張浚副之又命勝非兼御營副使留王淵守平江用勝
非計錄用張邦昌親屬謝金人庚申呂頤浩拜同簽書樞密院事
屯京口命張浚守吳江壬戌駐蹕杭州以州治爲行宮金人破晉
寧軍守臣徐徽言死癸亥下詔罪己乙丑召還士大夫被竄斥者
惟李綱罪在不赦用黃潛善計以謝金人也戊辰金人焚揚州而
去己巳黃潛善汪伯彥以罪罷以葉夢得爲尚書左丞張澂爲
尚書右丞未幾夢得罷呂頤浩遣將陳彥復揚州三月己卯日中
有黑子庚辰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王淵同簽
書樞密院事以呂頤浩爲江南東路安撫制置使知江寧府時扈

從統制苗傅怨王淵驟進劉正彥怨賞功薄又疾閹宦用事恣橫
乃勒兵向闕殺王淵及內侍康履以下百餘人迫帝遜位於皇子
請隆祐太后臨朝帝移御顯寧寺甲申尊帝爲睿聖仁孝皇帝以
顯寧寺爲睿聖宮大赦丁亥分竄內侍藍珪曾擇等于遠州苗傅
追擇還殺之戊子以王孝迪爲中書侍郎盧益爲尚書左丞張浚
呂頤浩及張俊劉光世韓世忠會兵勤王己丑改元明受庚寅百
官始朝睿聖宮苗傅等以御營中軍統制吳湛主管步軍司壬寅
盧益罷癸卯呂頤浩張浚傳檄中外討傅正彥丁未呂頤浩張浚
次吳江朱勝非召傅正彥至都堂議復辟傅等遂朝睿聖宮盜邵
青掠泗州金人破東京諸郡推劉豫知東平府節制河南州
郡趙立復徐州夏四月戊申朔太后下詔還政皇帝復尊位帝還
宮詔尊太后爲隆祐皇太后庚戌復紀年建炎命張浚知樞密院

事苗傅劉正彥並檢校少保呂頤浩張浚敗賊將苗翊馬柔吉於
臨平傅正彥引兵夜遁辛亥皇太后撤簾呂頤浩等入見癸丑右
相朱勝非及執政顏岐王孝迪張澂路允迪俱罷以呂頤浩爲尚
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李邴爲尚書右丞鄭瑴簽書樞密院事甲
寅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及勤王所部將佐進秩有差斬中軍統
制吳湛工部侍郎王世脩于市己卯大赦罷行仁宗法度應嘉祐
條制與今不同者自官制役法外賞格從重條約從寬罷上供不
急之物元祐石刻黨人官職恩數追復未盡者令其家自陳丁巳
禁內侍交通主兵官庚申重正三省官名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爲參知政事省尚書左右丞併省
館學寺監等官以李邴參知政事丁卯帝發杭州留鄭瑴衛皇太
后壬申立子旉爲皇太子劉文舜寇濠州西北賊薛慶據高郵軍

五月戊寅朔帝次常州以張浚爲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
北路隸之聽便宜黜陟辛巳次鎮江府癸未以滕康同簽書樞密
院事乙酉至江寧府改府名建康起復朝散郎洪浩爲金國通問
使金人拘之丁亥召內侍藍珪等速還劉辛丑張浚諭降薛慶還
復命知樞密院事韓世忠追獲劉正彥苗傅送行在翟興擊殺楊
進其黨復推劉可拒官兵六月己酉以久雨求直言庚申皇太后
至建康府辛酉以久陰下詔以四失罪己一曰昧經邦之大略二
曰昧戡難之遠圖三曰無綏人之德四曰失馭臣之柄仍榜朝堂
徧諭天下丁卯右司諫袁植請誅黃潛善權邦彥等九人罷植知
池州乙亥京西賊貴仲正降金人破磁州秋七月辛亥苗傅劉正
彥伏誅甲申詔以苗劉之變當軸大臣不能身衛社稷朱勝非顏
岐路允迪並落職張澂衡州居住丁亥元懿太子旉薨戊子簽書樞

密院事鄭瑴卒己丑以王綯參知政事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仙
井貢士李時雨上書乞選立宗子帝怒斥之辛卯帝將定都杭州
升爲臨安府壬辰范瓊請貸左言等死劉子羽乞誅之詔召瓊赴
都堂收之即賜死乙未遣謝亮使夏國丁酉遣崔縱使金軍前壬
寅命李邴滕康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扈從太后如洪州以杜充同
知樞密院事乙巳山東盜郭仲威陷淮陽軍八月庚戌李邴罷壬
子以劉珏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辛卯遣杜時亮使金軍前閏月
己丑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杜充爲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庚寅起居郎胡寅上書言二十事呂頤浩不悅罷之辛
卯命杜充兼江淮宣撫使守建康前軍統制王𤫊隸之韓世忠爲
浙西置制使守鎮江劉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池州皆受充
節制九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金人破單州興仁府[illegible]南京

癸丑以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以周望總兵守平江命劉光世移
屯江州丙辰遣張邵充金國軍前通問使金人囚之張浚承制罷
知渭州辛炳起復直龍圖閣向子諲代之甲戌金帥婁宿攻長安
冬十月癸未帝至臨安復如越州辛卯李成陷滁州殺守臣向子
伋戊戌張浚治兵于興元府庚子金人破黃州守臣趙令峸死之辛
丑金人自黃州濟江劉光世引軍遁江州破金人趨洪州京西賊
劉滸陷信陽軍殺守臣趙士眞十一月戊申金帥兀朮攻和州守
臣李儔以城降鈐轄宋昌祚通判唐璨等死己酉兀朮攻無爲軍
壬子太后退保虔州丁巳金人攻臨江軍戊午遣孫悟等充金國
軍前致書使金人破洪州權知州事李積中以城降撫袁二州守
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庚申金人破眞州辛酉太后至吉州壬戌
金人破溧水縣尉潘振死之癸亥金人破太平州甲子杜充遣都

統制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於馬家渡，王瓊先遁，淬敗績死。乙丑，
太后如太和縣，護衛統制杜彥及後軍楊世雄等眾叛，犯永豐縣，
知縣事趙訓之死。金人至太和縣，太后自萬安陸行如虔州。丁卯，
詔曰：國家遭金人侵逼，無歲無兵，朕纂承以來，深軫念慮，謂父兄
在難，而吾民未撫，不欲使之陷於鋒鏑，故包羞忍恥，為退避之謀，
冀其遑志而歸，稍得休息。自南京移淮甸，自淮甸移建康，而會稽，
播遷之遠，極於海隅，卑辭厚禮，使介相望，以至願去尊稱，甘心貶
屈，請用正朔，比於藩臣。遣使哀祈，無不曲盡。假使金石無情，亦當
少動。累年卑屈，卒未見從。生民嗷嗷，何時寧息！今諸路之兵聚於
江、浙之間，朕不憚親行，據其要害。如金人尚容朕為汝兵民之主，
則朕於事大之禮，敢有不恭！或必用兵窺我行在，傾我宗社，塗炭
生靈，竭取東西金帛子女，則朕亦何愛一身，不臨行陣，以踐前言，

以保羣生。朕已取十一月二十五日移蹕前去浙西，為迎敵計。惟
我將士人民，念國家涵養之恩，二聖拘縻之辱，悼殺戮焚殘之禍，
與其束手待斃，曷若并計合謀，同心戮力，奮勵而前，以存國家。金
人破吉州，又破六安軍。己巳，帝發越州，以周望同知樞密院事，范
宗尹參知政事。辛未，金人至建康府，宣撫使杜充叛降，通判楊邦
乂不屈死。帝如明州。淮西兵馬都監王宗望以濠州降於金。淮賊
劉忠入舒州，殺通判孫知微。鈐桑仲自唐州犯襄陽，據之。十二月
丙子，帝至明州。丁丑，江淮潰將戚方叛，犯鎮江，殺守臣胡唐老。辛
巳，金人破常州，又破廣德軍，守臣周烈死。壬午，定議航海避兵。甲
申，張浚承制拜曲端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乙酉，兀朮渡浙，臨安府
守臣康允之棄城遁，錢塘縣令朱蹕死。己丑，帝次定海縣。乙未，杜
彥犯潭州，殺通判孫彥卿[illegible]氏彥。金人陷洪州。戊戌，金人攻越州，

安撫使李鄴以城降，衛士唐琦死。庚子，帝移幸溫台。高麗來貢，詔
却其使。

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帝舟居于海。丙午，次章安鎮。庚戌，張俊棄明
州。丁巳，金帥婁宿破陝州，守臣李彥仙死。己未，金人破明州，乘勝
破定海，以舟師來襲御舟，張公裕擊退之。甲子，帝舟泊溫州港口。
丁卯，京西賊劉可死，其黨復推劉超據荊門軍。二月甲戌朔，河北
盜鄺瓊詣劉光世降。叛將傅選詣虔州降。乙亥，奉安祖宗神御於
福州。以盧益、李回並權知三省樞密院事。金人破潭州，將吏王暕、
劉价、趙聿之戰死，守臣向子諲奪門亡去，金兵屠其城。丁亥，金人
自臨安引兵北還，入汴京，權留守上官悟出奔。丙申，張浚承制以
王似知成都府。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兀朮入城，焚掠，
死者五十萬人。辛丑，鼎州民鍾相作亂，自稱楚王，陷澧州，殺守臣

黃琮。權湖北制置使傅雱招降孔彥舟，以為湖南北捉殺使。三月
甲寅，遣盧益等奉迎太后於虔州。丁巳，金帥兀朮至鎮江府，韓世
忠屯金山寺邀擊之。辛酉，御舟發溫州。御營前軍將楊勍叛。甲子，
張浚請便宜辟官，不許。戊辰，孔彥舟擒鍾相及其子子昂，檻送行
在誅之。己巳，戚方陷廣德軍，殺通判王儔。夏四月戊寅，張浚及金
帥婁宿戰於邠州，敗績，部將楊晟死。癸未，帝次越州。還甲申，下詔親
征巡幸浙西。韓世忠駐軍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兀朮引軍走建康。
丙申，罷呂頤浩。韓世忠及兀朮再戰江中，世忠敗績。己亥，以張浚
為浙西江東制置使。王德破信州賊王宗石，誅劉文舜於饒州。金
人攻江西者自荊門引去，留守司統制牛皋潛軍寶豐，擊敗之。五
月甲辰，以范宗尹為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丁未，金人焚建康府，
執李梲、陳邦光而去，淮南統制岳飛邀擊於靜安鎮，敗之。癸丑，詔

臺諫等官各舉所知二人以張守參知政事趙鼎簽書樞密院事乙卯王綯罷甲子周望罷乙丑置京淮湖南諸路鎮撫使以翟興孟恢趙立劉位趙霖李成吳翊李彥先薛慶分領之淮西敗將崔增陷焦湖水砦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諸將集議駐蹕事宜甲戌罷御營司以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庚辰復置鎮撫使六人以陳規解潛程昌寓陳求道范之才馮長寧分領之丙戌戚方詣張俊降閏月郭仲威爲眞揚州鎮撫使乙未郭仲威復叛犯鎮江府兀朮自六合引兵歸陝西秋七月癸卯詔軍興以來諸州得便宜指揮者並罷戊申以孔彥舟爲辰沅靖州鎮撫使乙卯金人徙二帝居五國城庚申以岳飛爲通泰州鎮撫使辛酉建州民范汝爲作亂丁卯金人立劉豫爲齊帝張用降八月辛未朔以謝克家參知政事壬申李成請降於江州詔撫納之庚辰薛慶及金人戰於揚

州城下死癸未盧益罷丙戌命李成吳翊捍禦上流翊棄城去戊戌范宗尹請官桑仲以爲襄陽鎮撫使九月甲辰太上皇后鄭氏崩於五國城戊申劉豫僭位於北京乙卯桑仲陷均房州丙辰金人攻楚州鎮撫使趙立死丁巳李成復叛遣馬進犯興國軍戊午荆襄賊趙延壽犯德安府陳規拒卻之癸亥張浚合五路兵軍於富平爲婁室所襲不戰而潰遺棄軍資無算戊辰金人克楚州鎮撫使李彥先敗死冬十月庚午朔張浚遷怒於環慶經略使趙哲斬之哲將慕洧以環慶附於西夏涇原將張仲彥趙彬叛降金浚退保秦州陝西大震辛未秦檜自金將撻懶軍中歸丁亥以李回同知樞密院事馮長寧叛附劉豫江東賊張琪犯建康府虔州賊李敦仁破石城縣鍾相王善餘黨楊華祝友復亂十一月癸卯呂頤浩復南康軍甲辰趙鼎罷丁未以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以秦

檜爲禮部尚書壬子日南至帝率羣臣遙拜二帝丁巳王彥攻桑仲於黃水破之張浚承制以王彥爲金均房州鎮撫使張浚退軍興州吳玠收餘兵保和尚原崔增詣呂頤浩降十二月甲午金人再克熙州總管劉惟輔被執死丁酉范汝爲降未幾復叛交阯請入貢郤之張浚奪曲端兵安置興州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在越州帥百官遙拜二帝自是歲如之戊申以羣盜據湖南命張浚爲江淮路招討使岳飛副之辛亥謝克家罷辛酉詔太祖創業垂統德被萬世子孫爲安定郡王有司其上應襲封人名依故事舉行二月辛巳以秦檜參知政事三月丙午孔彥舟復叛焚掠潭州趣衡州金人道興州張浚退保閬州夏四月庚辰皇太后孟氏崩京西賊李忠陷商州五月戊戌以張用爲舒蘄鎮撫使癸卯作大宋中興寶成金人攻和尚原吳玠

擊敗之丙午初復召試館職之制劉光世遣將王德襲揚州執郭仲威以獻伏誅壬戌邵青降太平州劉光世招降之趙延壽據分寧縣呂頤浩招降之是月張俊及李成戰於黃梅縣殺馬進成敗遁歸劉豫張用復叛寇江西岳飛招降之六月壬午權攢孟皇后於越州邵青復叛犯江陰軍虔賊鄧慶龔富南安賊吳忠宋破潰劉洞天並作亂張浚承制以吳玠爲陝西諸路都統制時關隴六路盡陷止餘階成岷鳳洮五郡鳳翔之和尚原隴州之方山原黏罕既得陝西地恐與僞齊秋七月丙午撻懶自宿遷北歸癸亥范宗尹罷虔州賊陳　作亂八月丙寅以孔彥舟爲蘄黃鎮撫使丁卯張浚殺曲端於恭州獄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紹興重修敕令格式戊寅張守罷以李回參知政事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下

詔追贈程頤直龍圖閣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太祖太宗並配大赦錄用元符上書人子孫癸丑復以呂頤浩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鄂州曹成掠湖西犯沅州與知復州李宏合屯瀏陽既而攻宏宏奔潭州冬十月乙丑李回罷己巳王德復招邵青降之庚午以孟庾參知政事癸酉元术攻和尚原吳玠及弟璘力戰大敗之己丑升越州爲紹興府十一月丙申遣內侍撫問孔彥舟桑仲丁酉榜諭福建江東群盜赦其脅從者戊戌詔移蹕臨安以孟庾爲福建江西荊湖宣撫使韓世忠副之辛丑詔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庚戌富直柔罷十二月戊寅以彗出求直言己丑起復吳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吳玠始遣人通信夏國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帝在紹興府甲午詔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辛丑韓世忠拔建州范汝爲自焚死丙午帝至臨安府辛酉江

西副總管楊惟忠誘楊勍誅之二月甲子降盜楊華復叛擾鼎澧潭三州庚午以李綱爲湖廣宣撫使仍命岳飛等共討曹成諸盜丁丑分崔增李捧邵青邵延壽李振單德忠徐文所部兵爲七將名御前忠銳軍隸步軍司非樞密奉旨不許調遣知商州董先叛入劉豫三月壬辰朔再貶徐秉哲吳幵莫儔戊戌以李光爲江東安撫大使庚子金人攻方山原統制楊政拒退之辛丑又攻隴安縣吳璘擊走之桑仲請合諸鎮兵復中原郢州守將霍明襲殺仲仲將李橫擊走明夏四月丙寅賜進士張九成及第庚午以翟汝文參知政事壬午詔內外侍從監司守臣各舉中原流寓士大夫以備任使癸未詔曰朕登用二相倚遇惟均其所薦用之人不得偏私離間朋比害政戊子命呂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庚寅劉豫徙居汴京王彥破黃尖復商州閏月乙卯宣撫使劉光世父

喪起復五月辛酉以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辛未選宗室子伯琮育宮中丙子呂頤浩總師至常州部將趙延壽兵叛於呂城鎮頤浩稱疾不進尋召還甲申親慮囚自是歲如之丙戌罷修政局命秦檜提舉詔侍從以下暨監司守令條具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戊子手詔用建隆故事命百官日輪一人轉對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獻銷金屏障毀之奪其二官韓世忠招曹成降之六月辛丑以李橫爲襄郢鎮撫使壬寅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孔彥舟叛降僞齊頒黃庭堅所書戒石銘於州縣秋八月壬辰以孟庾兼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甲午禁買花木珍禽臨安諸門不得放入戊戌召朱勝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戊申給事中胡安國以論朱勝非罷甲寅秦檜罷給事中程瑀等二十餘人坐論駁朱勝非並落職彗出胃九月戊午朔落秦檜職辛酉以彗出大赦求直言

壬戌王倫使金還復遣潘致堯等爲金國軍前通問使附茶藥金幣進兩宮乙丑復以朱勝非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丙戌以王似爲川陝宣撫處置副使是月韓世忠將解元破劉忠于蘄陽忠奔劉豫冬十月甲辰潘致堯至楚州通判劉晏劫其禮幣奔劉豫守臣柴春戰死十一月甲戌命李綱劉洪道程昌寓解潛會兵討湖寇楊太戊寅范汝爲餘黨范忠復作亂馬友黨步諒詣李綱降綱入潭州其黨郝政降王進吳錫禽王滚湖南盜悉平十二月甲午李綱罷甲辰召張浚還未至金人攻和尚原將士乏食自潰吳璘夜拔營去虔賊謝達犯惠州臨安連大賑被災家封李陽煥爲交阯郡王高麗來貢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橫復潁昌府乙丑金人破金州王彥焚積聚退保西鄉辛未造渾天儀庚辰詔春秋望祭諸

陝二月已丑權邦彥卒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分兵攻之關破師潰四川大震已亥金帥杲入興元劉子羽走三泉縣吳玠退屯仙人關張浚急起王庶經畧處散榜境上杲至金牛恐庶危之乃由斜谷還興元庚子以宗子伯琮爲和州防禦使賜名瑗辛亥以席益參知政事徐俯簽書樞密院事壬子胡舜陟諭王全降三月甲子李横傳檄諸軍收復東京金兵援劉豫横敗走潁昌復破李綱擊李宗諒降之夏四月辛亥水軍統制徐文叛奔僞齊湖寇楊太僭稱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爲太子張憲斬彭友劉忠爲其下所斬五月壬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出師之議丁卯以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金國軍前通問使乙亥禁邊兵犯齊境丙子王彥復金州金兵棄均房去已卯詔周隨亨李愿宣押王似盧法原至閬州張浚始解

使事庚辰詔李横等收軍還鎮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六月甲午命王瓔率諸軍討楊太丁未置國子監及博士弟子員已酉岳飛平虔盜自虔州班師秋七月已未復置博學宏詞科癸未宰相呂頤浩以旱乞罷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乃視事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毋喪起復九月戊午呂頤浩罷乙亥以劉光世置司池州韓世忠置司鎮江王瓔置司鄂州岳飛置司江州冬十一月已未以王倫爲都督府參議官癸亥崔增吳全邀湖賊於陽武口死之甲子韓肖胄使金還乙亥復元祐十科舉士法臨安府火僞齊兵陷襄陽郢州李横等棄城去南丹州蠻莫公晟圍觀州焚寶成監殺知監陳烈大理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

四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府乙卯遣張誼爲金國通問使已卯韓肖胄罷二月癸未席益罷乙酉以徐俯兼參知政事已亥詔三衙管軍及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知畧可自代者一人三月辛亥朔吳玠率楊政吳璘田晟王喜諸將與兀朮戰於仙人關大敗之兀朮遁去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乙丑張浚連貶福州居住夏四月癸未劉子羽白州安置丙戌吳玠復鳳秦隴三州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叛以洮岷二州降齊吳玠并將師古軍丙午徐俯罷五月庚戌朔以岳飛兼黃復漢陽德安制置使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實錄甲寅岳飛復郢州丙寅李成棄襄陽遁岳飛復取之丙子復還宗室子伯玖育宮中六月岳飛將牛臯復隨州秋七月戊申朔以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壬戌岳飛將王貴張憲復鄧州已巳湖賊萬餘人詣鼎澧二州降庚午王貴張憲復唐州信陽軍襄陽悉

平八月庚辰以趙鼎知樞密院事改命川陝荆襄都督諸軍事乙未遣魏良臣爲金國通問使丙申毀王安石舒王誥壬寅王似罷王瓔討賊無功貶以岳飛爲湖北制置使討湖賊九月辛酉大饗明堂用皇祐典禮諸神配祀大赦庚午朱勝非罷金齊合兵來攻癸酉以趙鼎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參知政事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癸未召張浚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戊申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鎭敗之又將董收敗之于天長鴉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韓世忠將成閔解元合擊于北門敗之丙申命後宮自溫州泛海如泉州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劉錫楊沂中以禁兵扈從壬寅帝次平江加贈陳東歐陽澈官追貶汪伯彥黃潛善更不追復十一月壬子下詔聲劉豫逆罪以厲六師吳玠將楊從儀等敗金人于臘家城乙卯韓世忠夜

劫金營于承州破之己未復命張浚知樞密院事癸亥王德擊金人于滁州之桑根敗之己巳劉光世將王師晟等襲金人於南壽春府敗之執僞齊知府王靖詔張浚視師江上十二月壬辰金齊兵逼廬州岳飛將徐慶牛臯敗走之張宗顏敗之于六合庚子金人退師命吳玠通信夏國保靜州夷人來貢

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帝在平江府己酉詔羣臣各條上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策辛亥召張浚還壬戌以韓世忠駐鎮江劉光世駐太平張俊駐建康己巳金主晟殂兄之孫亶立壬申以劉光世韓世忠有隙賜酒諭釋之皆感激奉詔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爲尚書左僕射張浚爲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丁亥吳玠楊政拔秦州己丑建太廟於臨安齊商元寇信陽軍守臣舒繼明破爲閏月丁

未胡松年罷丁卯王瓊責貶三月乙未初榷鉛錫張浚視師潭州夏四月丁未名解潛還諸州鎮撫使忿能壬子訪柴氏後襲封崇義公甲子太上皇帝崩於五國城五月辛巳遣何蘚等使金通問二帝己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進封瑗建國公以待制范冲兼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六月乙巳班統元歷湖賊楊欽全琮劉詵詣岳飛降飛急攻湖賊木砦賊將陳瑁降楊太赴水死湖湘平戊午減福建貢茶歲額之半秋七月戊寅趨張浚還朝乙卯孟庾罷甲午韓世忠復鎮淮東八月己未下詔暴章惇蔡卞誣謗宣仁聖烈皇后罪子孫不許在朝冬十月乙卯以席益爲四川李綱爲江西呂頤浩爲湖南各制置大使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十二月己亥朔以岳飛爲荆湖南北招討使楊沂中權主管殿前司

六年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爲和州防禦使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癸亥沈與求罷張浚至江上會諸將議事命張俊進屯盱眙夏四月甲辰齊兵陷唐州丙午岳飛毋喪去官詔起復六月己巳朔夜地震己酉求直言甲寅張浚撫淮上諸屯命劉光世進屯廬州岳飛進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秋七月劉光世復壽春府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之禍實王安石邪說所致帝嘉授左司諫賜三品服甲辰詔親征劉豫岳飛破齊將李成孔彥舟於蔡州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岳飛復盧氏縣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還鄂州劉豫起兵三十萬命子麟姪猊入寇冬十月丁酉劉麟寇淮西甲辰楊沂中大敗劉猊于藕塘猊遁麟在順昌聞之拔砦去孔彥舟解光州圍去十二月甲午朔張浚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

八于淮陽軍壬寅趙鼎罷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己未左司諫陳公輔乞禁程氏學詔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

七年春正月癸亥帝在平江府詔移蹕建康癸未以陳與義爲參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乙酉復置樞密副使等員以張浚兼樞密使丁亥以秦檜爲樞密使何蘚范寧之使金還始聞上皇及寧德皇后鄭氏崩二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庚子遣王倫等使金迎奉梓宮丙辰果州守臣宇文彬等進禾登九穗圖俱奪一官罷之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謀軍事辛未帝至建康癸酉岳飛乞併統淮西兵以復京畿陝右許之命飛詣護王德將諸軍秦檜以合兵爲疑事遂寢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己卯下詔略曰宣和皇后夙擁慶羨是生眇冲迺骨肉之至親偕父

兄而時適十年地阻懷陟屺凱風之思萬里使還奉上皇寧德之
諒宜尊爲皇太后令所司擇日奉上冊寶甲申劉光世罷以其兵
隷都督府張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節制夏四月戊戌偕浚建康
城池丁未岳飛乞解官持餘服遂棄軍還廬山庚戌以張浚累陳
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命張宗元監其軍五月
乙酉命侍從官通舉材堪知縣者二十人六月丁酉岳飛引過自
劾詔放罪慰諭之乙巳知樞密院事沈與求卒秋七月戊辰詔侍
從各舉堪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八月乙未命酈瓊率兵赴行在
瓊尋叛以兵四萬人奔劉豫殺張景呂祉趙康直九月壬申張浚
罷癸酉罷都督府甲戌以臺諫累疏落張浚職領祠丙子以趙鼎
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辛巳大饗明堂大
赦冬十月丁酉夜赦張浚安置嶺表以趙鼎請改永州居住閏月

丙寅徵涪州處士尹焞至命爲祕書郎兼崇政殿說書張俊乘舟
貽還建康十一月丁酉金人執劉豫廢爲蜀王癸丑詔來春復幸
浙西十二月癸未王倫使金還言金國許還梓宮及皇太后又許
還河南諸州丁亥復遣王倫奉迎梓宮

八年春正月戊子朔帝在建康府戊戌張守罷二月壬戌岳飛乞
增兵不許丙寅以胡安國春秋傳成書進寶文閣直學士戊寅帝
還臨安三月庚寅以劉大中參知政事王庶爲樞密副使壬辰以
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甲午陳與義
罷己亥封李陽煥子天祚爲交阯郡王夏五月壬寅貶劉子羽漳
州安置丁未金人遣使與王倫偕來六月壬戌賜衍聖公孔玠衢
州田秋七月乙酉朔復命王倫及藍公佐奉迎梓宮辛亥彗出東
方冬十月丁巳劉大中罷甲戌趙鼎罷丁丑金人遣張通古蕭哲
與王倫偕來曰江南詔諭使十一月甲申以孫近參知政事辛丑
詔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已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從官張
燾晏敦復魏矼曾開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御史
方廷實皆言不可甲辰王庶以沮和議罷辛亥編修官胡銓上書
請斬王倫秦檜孫近貶昭州編管十二月己未以李光參知政事
戊辰王倫言金使稱詔諭江南其名不正秦檜以未見國書疑爲
封冊帝曰朕嗣守祖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癸酉館職胡珵朱松
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上書極論不可和甲戌以韓肖胄簽書
樞密院事丁丑詔金國使來盡割河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
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需索令尚書省榜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
居諒陰難行吉禮命秦檜攝冢宰受金使書以進始定都於杭

九年春正月壬午朔帝在臨安府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

復州軍以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
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三月丁亥進封璩崇國公丙辰王倫
爲東京留守受地於金帥兀朮得東西南三京壽春宿亳曹單州
及陝西京西之地兀朮還燕辛丑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夏人陷
府州夏五月丙午鄜延副將李世輔自夏國率所部三十人來歸
賜名顯忠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辛亥夏主乾順卒子
仁孝立以其屬于金自是廢封冊癸酉灃州推官韓紘坐上書排
和議循州編管乙亥王倫使金議事金帥兀朮以撻懶主和有陰
謀告金主遂拘倫于中山秋八月庚午遣蘇符等使金賀正旦冬
十月辛亥王倫見金主拘于河間遣其副藍公佐先歸甲戌日中
有黑子建炎三年至此凡九見十二月甲寅命纂編紹興因革禮
甲子李光罷改奉祀戊辰兀朮留蘇符等于東京謀復取河南

十年春三月丙申蘇符自東京還命劉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夏四月癸亥命部使者歲舉廉吏一人壬申韓世圍淮五月已卯金人渝盟兀朮等分四道來侵乙酉金人入東京留守孟庾降河南諸州皆降丙戌金人破拱州守臣王慥死之撒離喝趨永興軍陝西諸州皆降丁亥金人破南京留守路允迪降己丑金人破西京留守李利用棄城遁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降于金金人破永興軍趨鳳翔丁酉以福建廣東盜起命兩路監司共討之己亥以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時劉錡駐兵順昌府命光世為援壬寅金人圍順昌府劉錡力戰敗之六月甲辰朔以韓世忠張俊岳飛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乙巳劉錡將閻充敗金人於順昌之李村已酉吳璘將李師顏戰敗金人於扶風壬子兀朮及孔彥舟酈瓊趙榮等率衆十餘萬攻順昌府劉錡率將士殊死戰初

秦檜奏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遂大敗之乙卯順昌圍解兀朮還丙辰岳飛將牛皐及金人戰于京西敗之已未郭浩將鄭建充攻破金人於灃州復其城壬戌樓炤以父喪去位甲子撒離曷攻青谿嶺王彥率兵戰敗之秦檜奏遣李若虛諭岳飛班師指班師庚午韓世忠將王勝成閔至淮陽與金人遇擊敗之岳飛援劉錡與金人戰於蔡州敗之閏月癸酉朔張俊將宋超敗金人於永城丙子金人攻涇州經略使田晟率兵來救金人敗走甲申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金人引歸鳳翔丙戌王德復宿州壬辰岳飛將張憲復潁昌府丙申張憲復淮寧府丁酉郝晸復鄭州李興復汝州又復伊陽等八縣李成遁去韓世忠將王勝王權復海州戊戌王德復亳州酈瓊及葛王褎遁去庚子趙鼎進貶潮州安置秋七月癸卯岳飛將張應韓清入西京甸李興復永安軍丙午

以王次翁參知政事已酉岳飛及兀朮戰於郾城追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甲寅岳飛遣將楊再興王蘭擊金人於小商橋皆戰死乙卯金人攻潁昌岳飛將王貴姚政合兵力戰敗之壬戌岳飛自郾城還軍皆潰金人追之不及河南諸州郡復失于金八月壬申朔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樊光遠毛叔度元盅等七人不主和議皆降黜之丁亥楊沂中自宿州夜襲柳子鎮軍潰而歸金人屠宿州九月壬寅朔遣使諭韓世忠罷兵時秦檜力主和議諸大帥皆還鎮戊申金人復入西京庚戌大饗明堂大赦知代州王忠植舉兵復石代十一州冬十月金人攻慶陽府胡世將命王忠植赴援叛將趙惟清執之降於金忠植不屈死之

十一年春正月金人破壽春府廬州滁州相繼失二月癸酉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商州已卯關師古等擊敗金人復虢縣癸未王

德田師中復含山縣及昭關劉錡自東關擊敗金人于青谿甲申金人復攻昭關王德又敗之李顯忠遣將崔皐擊敗金人於舒城縣丁亥楊沂中劉錡大敗兀朮軍于柘皐己丑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虔吉州盜賊悉平三月甲辰張俊楊沂中劉錡議奉詔班師丁未金人破濠州鈐轄邵青死之戊申楊沂中王德入濠州遇伏敗績明日韓世忠至亦不利而還壬子金人渡淮北歸甲子行營統制張彥及金人遇于沂陽之劉坊岩第八將張宏戰沒夏四月己卯孫近罷壬辰以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樞密副使六月壬辰劉光世罷秋七月庚子以范同參知政事甲寅劉錡罷八月甲戌岳飛罷九月癸卯鄂州副統制王俊告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為變張俊收憲屬吏以聞辛亥吳璘拔秦州壬子楊政克隴州郭浩復華州入陝州丙申吳璘及金人戰于劉家灣

大敗之遂圍臘家城癸亥吳璘受詔班師楊政郭浩皆引軍還冬
十月戊寅下岳飛張憲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
鞫之壬午遣魏良臣爲金國禀議使癸巳韓世忠罷金人破泗州
楚州亳州十一月辛丑金帥兀朮遣蕭毅邢具瞻與魏良臣偕來
由是定和議乙卯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遣使金奉誓表稱臣約
以淮水中流畫疆割唐鄧二州界之歲奉金繒各二十五萬休兵
息民各守境土李光降秩藤州安置范同分司筠州居住張浚自
福建安撫大使加節鉞充萬壽觀使十二月丁卯貶待制劉洪道
柳州安置乙亥兀朮遣何鑄等如會寧見金主以趨割陝西餘地
遂命周聿莫將鄭剛中分畫京西唐鄧地界癸未岳飛賜死於獄
斬其子雲及張憲於市家屬徙廣南官屬于鵬等論罪有差
十二年春二月丁丑進封瑗爲普安郡王癸巳金主許歸梓宮及

皇太后遣何鑄等還三月辛亥齊安王士㒟坐黨岳飛貶建州居
住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王次翁使金奉迎梓宮及兩宮丁卯
皇太后借梓宮發五國城金人遣使護送辛巳皇后邢氏崩詔勿
至五月乙未遣沈昭遠等賀金主生辰六月辛未貶王庶道州安
置秋七月壬辰胡銓再貶新州編管八月辛酉朔兀朮使來求商
州及和尚方山二原丙寅何鑄罷甲戌以万俟卨參知政事充金
國報謝使壬午皇太后韋氏至入居慈寧宮己丑徽宗及顯肅懿
節二后梓宮至帝易緦以迎奉安於龍德別宮鄭剛中分畫陝西
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
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爲樞密使
壬寅大赦詔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
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禮備送終天敬固陵

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同慶乙巳加
秦檜太師封魏國公丙午金使劉筈完顏宗表等入見戊申以王
次翁等充金國報謝使藏金國誓書於內侍省甲寅始進楊愿使
金賀正旦冬十月乙丑始聽中外用樂丙寅權攢徽宗皇帝及顯
肅鄭皇后於會稽永固陵以懿節邢皇后祔乙亥以程克俊簽書
樞密院事庚辰何鑄坐黨岳飛貶徽州居住甲申皇太后生辰上
壽於慈寧宮十一月癸巳張俊罷庚戌孟忠厚罷十二月壬申秦
檜上六曹寺監通用敕令格式
十三年春正月癸卯作太學二月辛巳秘書少監秦熺修建炎以
來日歷成乙酉建景靈宮三月己亥製鹵簿儀仗乙巳建社稷壇
丙午築圜丘賑淮南饑民夏四月癸亥頒鄉飲酒儀于郡國己丑
立貴妃吳氏爲皇后乙卯王次翁罷五月甲子張九成坐黨趙鼎

貶南安軍居住丁丑天申節始上壽錫宴如故事六月壬寅程克
俊罷庚戌金人遣洪皓張邵朱弁來歸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八
月己亥遣鄭樸等使金賀正旦王師心等賀金主生辰庚戌詔監
司守臣講求恤民事宜九月甲子洪皓出知饒州戊辰命諸路監
敦宗院冬十月己丑秦檜上監學敕令格式庚寅製渾天儀十一
月庚申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並配大赦十二月
癸未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秦檜率羣臣稱賀賜太師秦檜詔曰
省所奏辭免生日賜宴朕聞賢聖之興必五百歲君臣之遇蓋亦
千載夫以不世出之賢值難逢之會則其始生之日可不爲天下
慶乎式燕樂衎所以示慶也非嵩嶽之神無以生申甫非宣王之
能任賢無以致中興今日之事不亦臣主俱榮哉宜服異恩毋守
沖節所請宜不允金人遣使來賀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歲如之

十四年春正月戊寅命普安王解官爲子偁持服二月丙午方俟
鹵龍己酉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尋罷三月丁卯避金太祖嫌名
改岷州爲西和州川陝宣撫司爲四川宣撫司己巳幸太學壬申
解潛坐黨趙鼎貶南安軍安置夏四月丁亥禁野史五月丙辰帝
以所作先聖七十二子贊及序文御書揭學宮序曰朕自睦鄰息
兵首開學校教養多士以遂忠良繼幸太學延見諸生濟濟在庭
意甚嘉之因作文宣王贊機政餘閒歷取顏回而下七十二人亦
爲製贊用廣列聖崇儒右文之聲復知師弟之間緩介森森覃精
繹思之訓其於世道人心庶幾焉乙丑以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
秋七月戊午金人殺王倫於河間丙子幸祕書省至右文殿降詔
頒手詔曰蓋聞周建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漢選諸儒定九流七
略之奏文德之盛後世推焉仰惟祖宗建開冊府凡累朝名世之

士由是以興而一代致治之原蓋出於此朕嘉與學士大夫共宏
斯道迺一新文觀親御榜題肆從望幸之忱以示右文之意嗚呼
士習爲空言而不爲有用之學久矣爾其勉修術業益勵猷爲一
德一心以共赴亨嘉之會用丕承我祖宗之大訓顧不善歟九月
壬申趙鼎移吉陽軍安置竟卒貶所冬十月甲午以右正言何若
言戒內外師儒之官黜伊川程氏之學十一月癸酉李光移瓊州
安置十二月己卯命諸郡收養老疾貧乏之民復置漏澤園葬死
而無歸者丁酉李文會罷庚子以楊愿簽書樞密院事是歲閩浙
大水賑之楚州鹽城縣海水清交趾來貢金人遣使來賀天申節
自是生辰交遣使歲如之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朔初御大慶殿行六朔會禮二月己亥進封
璩恩平郡王夏四月丙子朔賜秦檜第一區戊寅彗星出東方丁
亥大赦六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冬十月丙子楊愿罷癸未以李若
谷簽書樞密院事庚寅以秦熺爲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
讀恩數視執政甲午以汪勃言析彥質黨趙鼎貶柳州安置
十六年春正月壬辰行籍田禮詔曰朕惟兵興以來田畝多荒故
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埸無警流徙復業朕親耕籍田以先黎
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蹈於篤厚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
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於史冊朕心庶幾焉咨
爾中外當體至懷二月辛丑割豐陽乾祐二縣畀金人三月庚午
朔建武學秋七月壬申張浚上疏論時事貶連州居住八月辛丑
築高禖壇九月甲戌復命何鑄等使金請國族冬十月戊戌帝觀
新作禮器於射殿撞景鐘奏新樂十一月丙子合祀天地於圜丘
大赦十二月戊戌彗出危

十七年春正月辛卯命州縣每三歲行鄉飲酒禮以貢士壬辰以
李若谷參知政事何若簽書樞密院事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尋貶
江州居住三月乙亥何若罷己卯以段拂參知政事夏四月己亥
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五月甲子詔舉賢良己巳洪皓忤秦檜貶
英州居住冬十月辛丑朔日有食之己未臨安府甘露降迄紹興
甘露降者三十一月丙寅秦檜上重修免役敕令格式是歲四川
宣撫副使鄭剛中忤秦檜貶桂陽監居住
十八年春二月乙未段拂罷尋貶興國軍居住夏四月戊子朔日
有食之五月癸未李顯忠坐獻策恢復貶台州居住徽州慶雲見
秋八月丙申汪勃罷丁酉以詹大方簽書樞密院事未幾卒貶辛
道宗房州羈管冬十月丙辰以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己
亥胡銓移吉陽軍編管壬寅鄭剛中移封州編復州安置是歲浙東西

淮南江東饑賑之

十九年春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甲辰鄭剛中移封州安置子良嗣等除名編管剛中竟卒貶所冬十月己未湖南副總管辛永宗貶肇慶府編管十一月壬辰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丁巳

金宗室亮弒其主亶自立

二十年春正月丁亥秦檜入朝殿前司軍士施全道刺之不中壬辰磔全於市三月癸未以余堯弼參知政事巫伋簽書樞密院事丙申李光坐私史譏謗詔遇赦永不檢舉子孟堅竄峽州胡寅程瑀潘良貴張燾等八人緣坐降黜有差戊戌詔改正經界法之厲民者夏四月癸酉置力田科秋九月甲申太常主簿吳元美坐譏毀大臣貶容州編管冬十月戊辰右迪功郎安誠坐文字謗訕貶惠州編管庚午秦檜有疾命執政赴檜第議事十二月甲子命秦檜肩輿入朝二孫扶掖升殿不拜

二十一年春二月乙卯詔諸州置惠民局壬戌遣巫伋等使金請歸淵聖皇帝及皇族等事所請皆不從秋七月辛亥罷新米稅八月辛未秦檜上重修諸路茶鹽法冬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乙卯命提舉常平官修陂湖是年朝散郎王揚英上書薦秦熺爲相

二十二年春三月丁酉編管王庶二子之奇之荀於遠州甲辰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王遠坐黨王庶追職各貶竄丁巳籍福建路寺觀絕產田宅入官歲入錢三十四萬緡夏四月丙子巫伋罷辛巳以章夏簽書樞密院事秋九月癸丑章夏罷冬十月甲戌以宋樸簽書樞密院事庚辰以黃巖縣令楊煒誹謗貶萬安軍編管知台州蕭振貶池州居住十一月戊申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丁巳立爲衆受財刑名是年虔州軍卒齊述殺統制吳進同統領馬晟據州叛命將李耕等討平之

二十三年春二月辛未改虔州爲贛州秋九月庚子以廷臣言禁採鹿胎冬十月戊辰宋樸罷壬申以史才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丑以經筵終帙賜宰執講讀等官宴於祕書省遂爲故事是歲潼州路及平江府湖秀二州大水賑之金主亮徙都燕京

二十四年春三月賜進士張孝祥第時擬秦塤帝自易之夏五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六月癸巳史才罷甲午以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張俊薨八月壬辰禁百官避輪對甲午罷溫州市貢柑福州貢荔枝冬十月壬午蠲旱傷州縣租賦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丁卯以施鉅參知政事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戊辰秦熺封嘉國公通判武岡軍方疇坐通書胡銓貶永州編管十二月丙戌毀程瑀論語解刻板錮其子孫知饒州洪興祖京西轉運副使魏安

行並緣坐遠竄壬寅刺諸路編管人充廂軍是歲南丹州蠻莫公晟及宜州界外諸蠻內附羅殿西南蕃來貢

二十五年春二月壬寅通判常州沈長卿仁和縣尉芮煇作詩譏訕除名編管夏四月乙酉施鉅罷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癸丑宗室令衿忤秦檜貶汀州居住六月庚辰鄭仲熊罷辛巳以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癸卯言者追譖岳飛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容軍秋七月甲戌進封李天祚爲南平王八月辛巳命大理鞫趙汾及令衿交通獄丙戌以董德元參知政事冬十月乙酉命大理鞫張祁附麗胡寅獄乙未幸秦檜第問疾檜謂右司員外郎林一飛臺諫徐嘉張扶等請拜熺爲相帝不聽丙申進封檜建康郡王熺爲少師並致仕是夕檜卒丁酉檜姻黨知臨安府曹泳貶新州安置朱敦儒薛仲邕王彥傳杜思旦曹冠辛丑徐嘉張扶坐黨秦

檜罷言職十一月追封檜申王壬子以魏良臣參知政事癸亥合
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乙丑復洪皓官釋張邵獄庚午詔監司郡守
事無巨細須奏聞裁決毋得止上尚書省丁未知建康府王會及
列郡守臣王晌王鑄鄭僑年鄭震方滋俱以諂附貪冒罷王會尋
貶循州編管十二月甲戌朔詔曰臺諫風憲之地比用非其人黨
於大臣濟其喜怒殊非耳目之寄朕今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
繼此者宜盡心乃職毋合黨締交敗亂成法當議竄戒毋自貽咎
詔聽張浚折彥質万俟卨段拂各自便李光量移郴州壬午詔前
後告訐者莫汲汪名錫陸升之等九人除名廣南編管甲申命胡
寅張九成等二十八人並令自便仍復其官乙酉追德元罷甲午
以沈該參知政事丙申復張浚折彥質趙汾葉三省王趯劉岑官
移胡銓衡州丁酉禁閩浙川廣貢珍珠文犀是歲交趾貢馴犀併

來貢

二十六年春正月壬子省諸州稅場以寬商賈甲子追復趙鼎孫
近鄭剛中汪藻舊職二月乙酉進士林東上書追詆秦檜送沅州
編管右朝奉郎林一飛坐指使林東責監高州鹽稅辛卯魏良臣
罷庚子左朝散大夫王曮直徽猷閣呂愿中坐黨秦檜各貶竄三
月甲寅以邊事定罷宰相兼領樞密使己未以万俟卨參知政事
乙丑進士梁勛伏闕上書言北事送遠州編管丙寅詔曰講和之
策斷自朕志秦檜但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
無知之輩鼓唱浮言以惑衆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
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典憲夏四月戊戌罷鄉
飲酒舉士法五月壬寅以沈該爲尚書左僕射万俟卨爲尚書右
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湯思退知樞密院事六月丁丑以程
克俊參知政事乙酉詔取士毋拘程頤王安石一家之說辛卯以
秦檜父子所修日歷失實命史館重修秋七月丁未彗出井辛未
雨水銀八月戊寅革正前舉登第秦塤曹冠等九人出身以朱冠
卿言秦檜挾私廢法也（冠卿勝非子）辛卯程克俊罷甲午以張綱參知政
事九月乙巳以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丙午立互易薦舉坐罪法
冬十月己巳朔詔秦檜在位之日無辜被罪者許自陳釐正乙未
以宋貺黨附秦檜貶梅州安置丁酉以張浚上書論用兵依舊永
州居住是歲交趾三佛齊來貢

二十七年春二月戊午以湯鵬舉參知政事三月丁亥詔焚交趾
所貢翠羽於通衢辛卯右僕射万俟卨卒夏六月戊申以湯思退
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秋八月乙未以湯鵬舉知樞
密院事九月癸酉張綱罷戊寅以陳康伯參知政事丁亥以校書

郎葉謙亨言詔禮官酌製德故事定祭祀之式爲中興正祀
錄冬十一月丁亥湯鵬舉罷十二月甲午詔廣南經畧市舶司番
番商假託入貢是歲西川旱饑賑之

二十八年春二月丙申以陳誠之知樞密院事乙巳以王綸同知
樞密院事己酉詔詳定差役舊法三月辛卯朔日有食之戊子貶
秦檜黨宋僕沈虛中遠州居住夏六月辛卯詔遣醫診臨安府城
內外病民給藥秋八月己丑蠲災傷州軍苗稅仍賑貸饑民九月
庚辰以王剛中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冬十一月己卯合祀天地於
圜丘大赦十二月丁未復李光官放自便是冬帝作損齋爲燕居
之所曰治道貴淸淨宜恬淡寡欲淸心省事

二十九年春正月丙辰朔以皇太后年八十詣慈寧殿行慶壽禮
二月甲寅詔貶死臣僚議加恩三月丁丑詔侍從臺諫帥臣監司

歲舉可任將帥者二人。夏四月壬辰，國子司業黃中使金還，言金人將徙居汴京，以見遍覽，早飭邊備，宰相怒不聽。六月甲申朔，遣王綸等為金國奉表稱謝使。丙申，陳誠之罷。己酉，沈該以貪冒罷，詔落職致仕。秋七月丁亥，以賀允中參知政事。九月乙酉，王綸使金還，入見，言金國和好無他。明日，湯思退等稱賀。甲午，以湯思退為尚書左僕射，陳康伯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庚子，皇太后韋氏崩。冬十一月丙午，權攢顯仁皇后於永祐陵。十二月辛未，以王綸知樞密院事。是歲，湖、秀諸州饑，賑之。

三十年春正月丙申，以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二月癸酉，立普安郡王瑗為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夏六月庚午，王綸罷。秋七月戊戌，以葉義問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朱倬參知政事。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壬子，賀允中使金還，言金人必敗盟，宜為之備。明日，允中致仕。壬申，淮東總管許世安奏金主亮至汴京，起重兵五十餘萬屯宿、泗州，謀來攻。冬十二月乙巳，湯思退罷。初行會子於東南。

三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以日食不受朝。太史言當食不驗。丁亥，夜風雷雨雪交作。三月壬午，以楊椿參知政事。丁亥，奪秦熺斷官及遺表恩賞。庚寅，以陳康伯為尚書左僕射，朱倬為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夏四月辛未，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五月戊寅，詔知襄陽吳拱視緩急退守荊南。辛卯，天申節，金使高景山、王全來，全揚言無禮，致其主亮語，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近臣計事，且以欽宗皇帝訃聞。甲午，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毋失機會。是日，為欽宗皇帝發喪。乙未，以吳璘為四川宣撫使，仍命王剛中同處置軍事。丙申，命主管軍馬司成閔部兵三萬人戍鄂州。庚子，殿中侍御史陳俊卿以內侍張去為陰沮用兵，乞斬之，以作士氣，帝嘉納之。六月乙卯，以劉錡為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庚申，詔出宮人放女樂二百餘人。秋七月戊子，周麟之坐辭使事貶筠州居住。金主亮徙都汴京，分命諸將劉萼等出唐、鄧，瞰荊襄，由秦鳳窺巴蜀，由海道趨兩浙。八月辛丑朔，忠義人魏勝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丁未，以婉容劉氏妄預國政，沮用兵，廢於家。辛亥，昭慶軍承宣使王繼先坐婉容事貶福州居住，并停子孫官，籍其貲。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乙巳，以吳拱為鄂州諸軍都統制。己巳，起復成閔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九月辛未，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赦。甲戌，金人攻黃牛堡及大散關，吳璘遣將敗之。庚辰，以黃祖舜同知樞密院事。乙酉，命劉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丁亥，博州民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奏事，未幾來歸，以為忠義都統制。金主亮遣浮梁於淮水之上，遂自將來攻，兵號百萬，遠近大震。冬十月庚子朔，詔將親征。辛丑，金人自渦口渡淮。癸卯，以吳璘兼陝西河東招討使，劉錡兼京東河北東路招討使，成閔兼京西河北西路招討使。李顯忠遣將孔福與金人戰於大人洲，敗之。丁未，傳檄還夏、高麗、渤海諸國及河北、河東、陝西、京東、河南諸路，諭出師共討金人。是日，金人立宗室雍為帝。戊申，劉錡將王權棄廬州，退軍次於昭關。甲寅，劉錡遣兵渡淮及金人戰，大敗。乙卯，劉錡聞王權退，自淮陰引兵歸揚州。丙辰，金主亮入廬州。丁巳，帝聞王權敗，召將相大臣議於內殿，陳康伯贊親征。戊午，命吳璘趣出兵陝中，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虞允文參謀軍事。金人攻真州，步軍司統制邵宏淵逆戰於胥浦橋

兵敗眞州破金人不入城遂攻揚州庚申王權自和州遁歸屯於東采石明日金人入和州癸亥金人入揚州甲子復張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吳璘遣統制吳挺向起鄉及金人戰於德順軍敗之乙丑金人趨瓜州劉錡遣統領員琦拒之於臯橋林斬其統軍高景山丙寅李寶遇金舟師於膠西敗之斬其將完顏鄭家奴等五人劉錡以疾還鎭江戊辰殿中侍御史杜莘老劾内侍張去爲帝不悅去爲致仕莘老予郡十一月壬申以張浚判建康府召王權還以李顯忠代之金人攻瓜州統制劉汜敗走權部統制李横亦遁金人鐵騎奄至江上統制魏俊王方死之葉義問惶怖趨建康乙亥金主亮臨江築壇刑馬祭天期以翌日南渡丙子虞允文督建康諸軍統制官張振王琪時俊戴臯等以舟師拒金主亮于東采石戰勝却之丁丑虞允文遣水軍統制盛新以舟師擊金人

於楊林河口又敗之金主亮焚其舟而去乙酉貶劉汜英州編管丁亥劉錡以疾罷已丑貶王權瓊州編管癸巳以成閔爲淮北泗宿州招討使李顯忠爲淮北壽亳州招討使吳拱爲京西北路招討使乙未金人破泰州是日金人弑其主亮於揚州龜山寺戊戌金都督府遣使詣鎭江軍中議和十二月庚子楊存中及虞允文渡江至瓜州察金兵金人退淮南之炎湖鄂州軍士史俊登其舟獲一將諸軍繼進遂平郡之楊椿夜攻金人殺其帥高定山復廬州戊申帝如建康建王從行庚戌金人渡淮北去壬戌曲赦新復州軍是月金主雍知亮被弑趨燕京

三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帝在鎭江府已巳金人攻壽春府忠義將劉泰戰死金兵引去壬申帝至建康府是月山東忠義耿京起兵復東平府遣其將賈瑞等詣行在奏事詔以京爲天平軍節度使知東平府二月戊戌以虞允文爲兵部尚書川陝宣諭使乙卯帝還臨安閏月癸未金人攻虢州吳璘遣將楊從儀等攻拔大散關分兵據和尚原金人走實雞辛卯楊椿罷耿京將張安國殺京降於金李寶將王世隆攻破安國執送臨安斬之三月癸丑金人圍淮寧府守臣陳亨祖死之高麗來入貢詔却之夏四月戊寅以汪澈參知政事戊子遣洪邁等使金報聘書用敵國體五月戊戌姚仲遣兵救原州數敗金人壬寅姚仲及金人戰於原州北嶺敗績辛亥都統制張玘張子蓋率兵救海州遇金人於石湫堰大敗之玘戰死金人解去甲寅命張浚事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州郡軍馬甲子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眘詔曰朕以不德躬履艱難三十有二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邊鄙粗寧可遂始志皇子能德允成

神器有託朕心庶幾可立爲皇太子仍改名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以成閔主管殿前司李顯忠主管馬軍司六月庚午以吳拱主管步軍司罷三招討使以金人議和也乙亥朱倬罷丙子禪位皇太子居德壽宮在位三十六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乾道六年加上尊號曰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淳熙二年加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十二年復加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十四年十月乙亥崩年八十一十五年三月上尊謚曰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廟號高宗紹熙二年加受命中興全功至德

論曰宋高宗南渡僅可與周平王東遷比既不能如夏少康一旅克復舊物又不能如唐肅宗借兵收復兩京而退守偏隅稱臣敵國前史擬之光武言亦非其倫矣當汴京初破二帝雖北中原之人心戴宋甚堅使其糾宗澤之謀用李綱之

策收召兩河豪傑修維二京晚圖天下事尚可爲而愈遲愈南至航海而止輕以陝西五路委張浚斷送一敗不正之局已成此後而議恢復亦婁人之望起矣倚秦檜以偷安固勢所必然帝可謂能忍詬求全者觀其收三大將之重兵於一夕奪秦熺之世權於語間不動聲色如處無事亦見駕馭之有術縱給之秦定樹南宋百年之基豈易言哉

贊曰華運中傾炎行代有康邸徵靈建社起柳厄厯漢十子荷獻九收拾殘燼經營傚淸策扣前征謀專退守允棄河南浚指陝右赫赫建炎奄奄忍詬保有江南不啻偏首江黃輔前會之覘後東遷周平庶可曹偶去醜反手禪位釋負德量過人宜享遐壽

南宋書本紀卷之一終

孝宗本紀第二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孝宗成孝皇帝諱眘字元永太祖七世孫○太祖傳生秦王德芳英國公惟憲新興侯從郁華陰侯世將慶國公令譮是生子偁爲秀王夫人張氏以建炎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生帝於秀州名伯琮元懿太子甍高宗未有後僕射范宗尹以請高宗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子孫不得享之朕若不法仁宗爲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靈於是詔選太祖後上虞丞婁寅亮亦上書言之及紹興二年五月選帝育禁中○三年賜名瑗授和州防禦使○五年封建國公○十二年二月進封普安郡王○出閣就外第十四年正月以秀王喪解官十六年四月免喪還舊官二十四年衢州盜起秦檜遣捕不以聞帝入侍言之高宗大驚及檜疾篤其家祕不以聞謀以子熺代相帝又密啟高宗破其奸三十年二月立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四月賜字元瓌金人冦邊高宗下詔親征朝臣多陳退避計帝請率師爲前驅翰林學士史浩言太子不宜將兵高宗欲帝遍識諸將遂扈蹕如金陵○三十二年五月甲子立爲皇太子乙亥內降御札皇太子可卽皇帝位○丙子百官拜詔畢入班殿庭內侍掖帝至御榻側立不坐扶掖至七八乃畧就坐宰相率百僚稱賀帝遜興輔臣升殿固請帝愀然曰君父之命出於獨斷然此大位懼不克當班退太上皇帝卽御之德壽宮帝步出殿門冒雨掖輦入宮門弗止上皇麾謝再三顧曰吾付託得人吾無憾矣丁丑朝德壽宮庚寅大赦甲申詔中外士庶陳時政闕失丙戌宰執陳康伯以下各進秩丁亥詔以太上皇不許五日一朝自今月四朝復胡銓官○知饒州甲午上太上皇帝尊號曰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后曰壽聖

太上皇后乙未晦金人陷原州秋七月癸卯以張浚為江淮宣撫使封魏國公戊申追復岳飛官以禮改葬八月乙丑朔四川軍馬統制高師中與金人戰於攤沙死巳巳以史浩參知政事丁亥班寬恤事十八條戊子追復李光官趙鼎范冲並還恩數庚寅以生日為會慶節九月甲午進封子愭鄧王愷慶王惇恭王金人攻德順軍東山堡中軍將李彥戰死丁酉詔開講日侍輔臣親講川陝宣諭使虞允文以論遴事不合罷庚子金人來索舊禮詔群臣各陳應敵定論以聞冬十月丙寅詔朝臣舉堪監司郡守者巳巳葉義問罷戊子以張燾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乙丑詔宰臣復兼樞密使丙寅詔棄德順城徙兵民於秦州屯住宣撫使吳璘班師丙戌詔觀察使以上各舉所知二人三省樞密院詳議立格以聞

隆興元年春正月壬辰朔帝朝德壽宮自是歲如之立武臣薦舉

格庚子以史浩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張浚進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丁巳詔與璘軍進退可從便宜璘巳棄德順道為金人所邀將士死者數萬人新復十六州軍俱失二月癸未黃祖舜罷知潭州庚寅逐秦檜黨人仍禁輙至行在三月壬辰朔金帥高志寧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癸巳以張燾參知政事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燾罷庚子以龍大淵知閤門事曾覿同知閤門事並論罷甲寅復以任之中書舍人留黃不行詔求遺逸夏四月戊辰張浚被命入見議出師渡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壬午詔戶部臺諫議節浮費戊子張浚命邵宏淵帥師次虹縣巳丑又命李顯忠帥師次定遠金人拔環州守臣強霓及弟震死五月甲辰李顯忠及邵宏淵敗金人於宿州乙巳史浩罷知紹興府丙午復宿州殺金兵數千人建康前軍統領王琪巷戰死丁未以辛次膺參知政事洪遵同知樞密院事督諸路開營田辛亥詣德壽宮賀天申節自是歲如之癸丑金人攻宿州李顯忠敗之統制官以二將不協而遁甲寅李顯忠邵宏淵軍大潰於符離乙卯下詔親征六月庚申朔日有食之癸亥汪澈罷張浚乞致仕且請通好於金皆不許戊辰召虞允文以周葵參知政事癸酉下詔罪巳張浚降授宣撫使邵宏淵降官階戊寅辛次膺罷巳卯貶李顯忠筠州居住秋七月庚寅朔以虞允文為湖北京西制置使癸巳以湯思退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再貶李顯忠潭州安置巳巳以旱蝗星變詔侍從臺諫兩省官條上時政闕失丁未詔徵李顯忠侵欺官錢究籍其家八月丙寅張浚復都督江淮軍馬戊寅金帥又以書求海泗唐鄧四州地及歲幣癸未復以龍大淵曾覿知閤門事丙戌遣盧仲賢報

書如金軍戒勿許四州冬十月戊午朔大臣奏金帥書言四事帝曰四州地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丙子立夏氏為皇后十一月巳丑盧仲賢留宿州得金帥林忠義遣三省樞密院書以歸庚子遣王之望為金國通問使辛丑詔集議講和遣使禮數上貢四事丙午盧仲賢以擅許四州下大理寺奪三官癸丑以胡昉楊由義為使金通問國信所審議官十二月巳未陳康伯罷判信州丁丑以湯思退張浚為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浚仍都督江淮東西軍馬慰諭兩浙江東水旱租

二年春正月丙午金帥林忠義復以書來二月乙酉胡昉自宿州還初金帥以昉等不許四州械繫之昉等不屈金主遣之歸三月丙戌朔詔張浚視師於淮金兵退丁亥貶盧仲賢械送郴州編管夏四月丁丑張浚罷判福州五月壬辰詔曰朕惟祖宗選用將帥

以崇武節外建方鎮內列環尹品式備具近來環衛久不除授非所以儲材而均任也可依舊制應以材器閑堪任將帥及久就軍事暫歸休佚之人並爲環衛官更不換授並令兼領六月甲寅朔日有食之壬申命虞允文兼權參允文不奉詔秋七月乙酉召虞允文還以韓仲通爲湖北京西制置使丁亥洪遵罷己巳命海泗州徵戍八月庚辰以賀允中知樞密院事壬午以魏杞爲金國通問使九月丁酉嚴贓吏法辛丑以王之望參知政事時久雨出內庫白金四十萬賑貧民癸卯命湯思退都督江淮東西路軍馬辭不行乙巳復命楊存中同都督錢端禮與吉並都督府參贊軍事冬十月甲寅魏杞至盱眙金人以國書未如式卻之欲得商秦地及俘獲人且邀歲幣二十萬杞未得進丁卯賀允中致仕庚午詔曰朕每聽朝議政頃刻之際意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

宜於未申間入對便殿庶可坐論得盡所聞期臻於治辛巳金人分道渡淮劉寶棄楚州遁十一月乙酉知楚州魏勝與金人戰死州遂破濠州亦破王彥棄昭關遁滁州又破庚寅命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辛卯湯思退罷尋貶永州居住甲午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請斬湯思退王之望尹穡其黨洪适晁公武而用陳康伯胡銓等以濟大計丁酉以金人攻淮南詔擇日視師戊戌以陳康伯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辛丑以錢端禮簽書樞密院事壬寅以虞允文同簽書樞密院事癸卯遣王之望勞師江上己酉劉寶王彥行邦並貶秩閏月丙辰周葵罷王抃見金二帥得其報書以歸戊辰以金兵且退詔都督府擇利擊之○王之望執不可乙亥王之望罷丙子以王抃爲使金通問國信所參議官持陳康伯報書以行十二月辛卯以錢端禮參知政事

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王剛中簽書樞密院事丙申詔曰比遣王抃遠抵敵營得其要約講澶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亡之不遣可使歸正之士咸起寧居之心重念敵州之民罹此一時之難老稚有蕩析之哀丁壯有係纍之苦宜推蕩滌之君少慰彫殘之情應沿邊被兵州軍除逃近官吏不赦外餘並放遣是歲交趾來貢

乾道元年春正月辛亥朔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辛酉召楊存中還遣使魏杞至燕山金人命帥府罷兵歸國杞辛正敵國禮而還二月庚辰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四聖觀丁未陳康伯致仕二月庚申以虞允文參知政事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庚子金報問使完顏仲人見六月丙戌以洪适簽書樞密院事壬辰

淮南轉運判官姚岳言境內飛蝗自死奪一官罷之秋七月癸丑輔臣晚對選德殿御座後大屏記注諸道監司郡守姓名因命都堂視此書之八月乙酉詔立鄧王愭爲皇太子丁亥虞允文罷戊子大赦己丑以洪适參知政事葉顒簽書樞密院事癸巳錢端禮避東宮親嫌罷九月乙卯立錢氏爲皇太子妃甲戌以汪澈知樞密院事冬十二月戊寅以洪适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汪澈爲樞密使庚寅以葉顒參知政事辛卯詔侍從臺諫兩省與堪監司郡守者各一人三衙知閤與材武可守邊者一人金人先後遣使來賀會慶節及正旦○自是歲各遣使如故事二年春二月丁丑賑兩浙江東饑三月辛未洪适罷癸酉以魏杞同知樞密院事丁丑罷和糴夏四月戊寅以久雨命侍從臺諫議刑政所宜以聞乙未汪澈罷五月庚戌葉顒罷以魏杞參知政事

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蔣芾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戌林安宅
罷尋貶筠州居住九月知上元縣李允升以贓杖脊刺面配惠州
籍其貲建康守臣王佐坐縱允升貶建昌軍居住其薦舉及失按
者並奪官冬十一月甲子大閱是月詔汰冗兵十二月甲申以葉
顒魏杞爲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蔣芾
參知政事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庚寅罷制國用司以宰相兼領
之癸巳詔監司守臣舉廉吏

三年春正月甲辰詔戒大理寺曰獄正事也猶者有律當者有比
疑者有讞比年顧以獄情白於宰執探取旨意以爲輕重甚無謂
也自今其祇乃心敬於刑惟當爲貴毋習前非不知吾詔吾將大
寘於罰罔攸赦二月癸酉出龍大淵爲浙東總管辛巳以
虞允文知樞密院事戊戌直祕閣石敦義以贓刺面配柳州籍其

家是月從太上皇太上皇后幸玉津園三月復從幸聚景園歲以
爲常壬戌帝本生母秀王夫人張氏薨夏四月癸酉爲王夫人成
服於後苑六月己巳以虞允文爲四川宣撫使帝親書九事戒之
辛卯皇后夏氏崩秋七月己亥皇太子愭薨癸酉攢安恭夏皇后
於臨安修吉寺八月丁酉內侍陳瑜李宗回坐交結成方受賂瑜
決杖黥面配循州宗回除名筠州編管方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
州安置籍所盜庫金輸軍冬十一月丙寅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癸酉以郊祀禮成葉顒魏杞並罷以陳俊卿參知政事劉珙同知樞
密院事丁丑以雷發非時求直言兩浙水四川旱江東西湖南北
饑占城來貢

四年春正月壬午修蔡貞奈縣郊恩陵二月己亥以蔣芾爲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乙巳以王
炎簽書樞密院事癸丑五星皆見夏四月丙辰禮部員外郎李燾
上五朝續通鑑長編五月丙戌班乾道歷六月辛丑五星皆見丁
巳召興仁軍布衣林豪赴行在戊午右僕射蔣芾以母喪去位秋七
月壬戌召建寧布衣魏掞之赴行在戊寅知衢州王悅以盛暑禱
雨蔬食減膳憂勤致疾而死贈直龍圖閣八月乙未班祈雨雪之
法於諸路己亥五星皆見庚戌劉珙罷知隆興府冬十月庚子蔣
芾起復尚書左僕射陳俊卿尚書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蔣芾辭起復許之甲辰大閱十一月己亥
詔陝州布衣郭雍赴行在賑紹漢邛蜀等州饑減兩浙江東西路
明年夏稅和市之半

五年春正月甲戌措置兩淮屯田二月壬寅以梁克家簽書樞密
院事甲辰以王炎參知政事夏六月己酉以虞允文爲樞密使八

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己丑以陳俊卿虞允文爲尚書左右僕射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兼制國用使冬十一月癸丑朔復
置淮東萬弩手名神勁軍庚申增置廣東水軍辛未詔侍從臺諫
兩省官各歲舉朝官以上才堪監司郡守者三人賑恤饒信衢婺
四州流民及溫台二州被水貧民

六年春二月壬寅詔曰朕深惟治不加進思有以正其本者今欲
均役法嚴限田抑游手務農桑凡是數者卿等二三大臣爲朕任
之夏四月戊戌吏部尚書汪應辰三疏論發運司罷知平江府五
月己巳陳俊卿以議遣使不合罷知福州丁丑知湖州付逍贓罪
貸命南雄州編管籍其家閏月癸巳以梁克家參知政事秋九月
范成大使金還所請陵寢及更受書禮俱不從冬十月甲戌起居
舍人趙雄請遣局議恢復詔以雄爲中書舍人十一月壬午合祀

天地於圜丘大赦丁酉加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二月戊申大閱癸酉罷發運司以史正志奏課不實貶永州安置兩浙江東西福建水旱

七年春正月作敬天圖帝謂輔臣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日取尚書所載敬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以自警省二月癸丑詔立子惇爲皇太子大赦進封魏王愷三月乙亥朔以趙雄使金復請更受書禮金主不從命詔背水軍丙子立李氏爲皇太子妃己卯起復劉珙同知樞密院事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言者相繼論說不宜執政未拜而罷以四月己巳詔侍從臺諫兩省舉任州獄錢穀及有知略吏能者各二人辛未命皇太子領臨安尹五月丁亥劉珙辭起復以爲荆襄宣撫使固辭不拜庚寅金人葬欽宗於鞏原秋七月庚子以王炎爲樞密使四川宣撫使冬

十二月壬申臨安府尹周淙以獄空聞詔曰畿方千里俗具五民趨利者率多巧僞亡身者公肆奪攘非閑之以義守之以信未圖圜之空未易得也卿以吾子嗣尹正是司布政以來風流篤厚禁網疏濶刑罰用稀今爲俾無一人之獄足以副吾欽恤之意矣賀齋沐上嘉歎不忘湖南江東西路旱賑之

八年春二月乙巳詔改尚書左右僕射同平章事爲左右丞相辛亥以虞允文梁克家爲之丙辰樞密使罷癸丑以張說王之奇並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李衡右正言王希呂交章論張說不當直學士院周必大不草答詔權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並與外祠希呂衡亦罷丙寅以曾懷參知政事秋七月辛巳姚憲爲議使金還所請受書事復不從九月戊寅虞允文罷爲四川宣撫使壬辰允文入辭帝諭以決策親征令興兵候旨江東西大旱四川水

九年春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知揚州王炎罷乙亥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沈夏簽書樞密院事戊寅以鄭聞簽書樞密院事二月壬申覈江西旱傷五州逋負夏四月丁丑皇太子解臨安尹事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己未廸功郎朱熹屢詔不起特改宣教郎主管合州崇道觀秋八月丙子詔曰朕惟旱乾水溢之災堯湯盛時有不能免民不罹命者備先具也豫章諸郡縣但阡陌近水者苗稼尚賓高仰之地雨不時至苗輒就槁意水利不修失所以爲旱備乎唐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治陂塘五百凡十八所灌田萬二千頃此特施之一道其利如此矧天下至廣也農爲生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毓五穀也今諸道名山川原甚衆民未知其利然則通溝瀆瀦陂澤監司守令顧非其職歟其爲朕相邱陵原隰之宜勉農桑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雖有荒凶而力田者不至拱手受

困亦天人相因之理也朕將即勤惰而寓賞罰焉冬十月辛未梁克家罷甲戌以曾懷爲右丞相張說知樞密院事鄭聞參知政事沈夏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戊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明年元十二月甲子沈夏罷乙丑以姚憲簽書樞密院事再書附金使申議受書禮復不從浙東江東西湖北旱交趾來貢

淳熙元年春正月丙午詔賜交趾國名安南進封李天祚爲安南國王三月丙申鄭聞罷爲四川宣撫使夏四月己卯以姚憲參知政事葉衡簽書樞密院事六月丙辰朔詔禮官討論別建四祖廟正太祖東嚮位戊辰曾懷罷癸未姚憲罷甲申以葉衡參知政事秋七月丁亥以鄭聞參知政事戊子詔舉廉吏壬辰復以曾懷爲右丞相八月己未張說罷以龔茂良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丙寅參知政事鄭聞卒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戊戌以龔茂良參知政

學楊倓罷知荆南府丙午曾懷罷戊申以葉衡爲右丞相兼樞密
使十二月丁巳以李彥穎簽書樞密院事占城來貢
二年春正月庚戌詔籍諸軍子弟爲背嵬軍夏四月己巳幸玉津
園帝謂輔臣曰朝廷用人只論其賢否何如不可有黨如唐牛李
之黨相攻四十年不解皆緣主聽不明又曰近來士大夫好倡爲
清議恐相師成風如東漢激成黨錮之禍卿等宜書諸紳六月庚
戌朔以沈夏同知樞密院事丁卯用右司諫湯邦彥言貶[illegible][illegible]王
炎張說各遂州居住秋七月辛丑有星孛於西方八月丁卯蠲湖
南江西破寇州縣租稅九月乙酉賑淮南水旱州縣乙未葉衡罷
知建南府丁未沈夏罷知鎮江府追復趙鼎爵邑封豐國公閏月
丁巳以李彥穎參知政事王淮簽書樞密院事冬十月壬午加上
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十一月戊午提點坑冶王拼進羨餘

十萬緡詔郤之十二月甲午太上皇壽七十詣宮行慶禮大赦百
官加恩
三年春三月丙午朔日有食之雲陰不見壬申立任子參選覆試
法夏四月戊寅詔侍從臺諫兩省歲舉監司郡守各五人己丑葉
衡責授郴州安置丁酉湯邦彥陳訴泰使無狀貶新州永州編管
六月甲午以朱熹累詔不起特命爲祕書郎辭不就秋八月乙亥
以王淮同知樞密院事趙雄簽書樞密院事庚辰太上皇詔立貴
妃謝氏爲皇后冬十月庚辰詔曰鬻爵非古也理財有道均節出
入足矣奚聽官爵以益貨財朕甚不取自今除歲歉民願入粟賑
饑有裕於衆聽取旨補官其餘一切住罷十一月癸丑合祀天地
於圜丘大赦京西諸路旱浙東水黎州蠻寇邊
四年春正月丁卯班淳熙曆三月乙亥幸太學命祭酒林光朝講
中庸遂幸武學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三月壬子封李天祚於
龍翰爲安南國王夏六月丁丑龔茂良罷知鎮江府己卯以王淮
參知政事秋七月乙酉罷王雱從祀孔廟癸丑龔茂良責授英州
安置九月丁酉朔日有食之戊午閱蹴踘於選德殿冬十一月庚
子以趙雄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乙亥大閱襄陽隨郢饑福建諸
州水
五年春正月敕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三月丁酉李彥
穎罷知紹興府壬子以史浩爲右丞相己未以王淮知樞密院事
趙雄參知政事夏四月丙寅以范成大參知政事六月庚午飭百
官毋得請託乙亥范成大罷知婺州甲申以錢良臣簽書樞密院
事秋八月甲午復制科舊法詔諸路守令曰比年以來五穀屢登
蠶絲盈箱嘉與海內共享阜康之樂尚念耕夫蠶婦終歲勤動價

賤不足以償其勞郡邑兩稅除折帛折變自有常制當輸正色者
毋以重價强之折錢若有故違重置於法冬十月戊午皇孫擴進
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十一月甲戌史浩罷乙亥以錢良臣參知
政事丁丑以趙雄爲右丞相王淮爲樞密使福處州興化軍水通
泰楚州高郵軍田鼠傷禾三佛齊來貢
六年春二月壬辰參知政事錢良臣以失舉贓吏奪三官三月丙
寅錄趙鼎岳飛子孫賜京秩夏六月甲午建豐儲倉秋九月辛未
大饗明堂復合祭天地大赦冬十一月乙卯朔帝著論數百言深
原用人之弊因及誅賞之法命宰執侍從臣於都堂十二月己亥
詔自今鞫贓吏後雖原貸者毋以失入坐獄官溫台州水和州旱
廣西妖賊李接作亂討平之
七年春二月癸未朔初置廣南州兵諸州將官辛卯魏王愷卒夏

五月戊辰以周必大參知政事謝廓然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丁酉置湖南飛虎軍九月癸亥詔常朝毋稱丞相名明日命樞密使亦如之是歲江浙淮西湖北旱黎州五部落進馬詔却之許其互市

八年春二月庚寅詔三省樞密六部消籍稽考興利除害等事夏五月戊寅詔監司守令勸課農桑秋八月庚戌趙雄罷知成都府癸丑以王淮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甲寅以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九月辛巳錢良臣罷奉外祠冬十一月甲戌以旱傷罷喜雪宴十二月癸卯朔以饒徽二州民流者衆罷守臣官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提舉常平朱熹賑糶甲子下朱熹社倉法於諸路江浙兩淮湖北川東水旱

九年春正月癸未罷樞密都承旨王抃予外祠夏四月癸亥帝覽

陸贄奏議諭講讀官曰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卿等條陳勿隱六月壬寅詔侍從臺諫各舉操修端亮風力強明可充監司者二人戊午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卒秋七月辛巳復出南庫錢三十萬緡付朱熹備賑糶壬辰以李彥穎參知政事九月以王淮為左丞相梁克家為右丞相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二月戊辰朔禁官庶之家婦飾僭擬淮東浙西蝗

十年春正月丁丑以施師點簽書樞密院事甲午李彥穎罷二月癸卯德壽宮陳源有罪逮竄郴州籍其家三月戊辰敷文閣待制知遂寧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全書夏六月戊戌監察御史陳賈請禁偽學秋七月甲戌以夏秋旱詔求直言八月戊申以施師點黃洽並參知政事冬十一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甲戌大閱十二月丙子詣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禮福漳台信吉州水浙東西湖北旱安南貢馴象詔却之

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安化蠻蒙光漸等犯宜州思立砦廣西兵馬鈐轄沙世堅出兵討之獲光漸丙午詔江東西路諸監司義役差役從民便三月辛丑罷秀州御馬院並歸其侵地於民夏六月庚申以周必大為樞密使江東浙西諸州水福建廣東吉贛州建昌軍興元府金洋西和州旱

十二年春正月壬辰四川制置使留正奏青羌奴兒結殺之三月乙酉孫擴進封平陽郡王辛卯禁習渤海樂乙亥命侍從臺諫兩省總領官各舉將帥副統制者一二人夏四月丙子瀘州言故遼大石林牙假道夏人以伐金密詔吳挺與留正謀之六月戊寅太白晝見秋七月丁酉太白晝見經天甲辰以淮西屯田兵務總領軍帥漕臣守臣奪官有差冬十月辛亥加上太上皇及太上皇

后尊號十一月辛丑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以太上皇壽八十率羣臣詣德壽宮行慶禮大赦百官加恩夏四月辛亥詔吳挺結約夏人五月癸未日中有黑子自淳熙至此凡四見丙申賜冲晦處士郭雍號曰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來上秋閏七月戊申以留正簽書樞密院事己未五星皆伏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於軫冬十一月丙寅梁克家罷乙未裁定百司吏額十二月戊戌大理寺獄空利州路饑江西諸州旱

十四年春二月丁亥以周必大為右丞相戊子以施師點知樞密院事夏六月戊寅以久旱班畫龍祈雨法秋七月丁未以旱罷汀州經界八月癸未以留正參知政事冬十月乙亥太上皇崩遺詔太上皇后改稱皇太后辛巳詔曰大行太上皇帝奄棄至養朕當

衰服三年羣臣白遵易月之令可令有司討論儀制以聞十一月己亥詔皇太子惇參決庶務十二月庚午大理寺獄空兩浙江西淮西福建旱

十五年春正月丁酉朔詔德壽宮几筵行禮乙丑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庚申施師點罷甲子以黃洽知樞密院事蕭燧參知政事三月丙寅攢高宗於永思陵夏四月丙戌高宗祔廟詔廷臣曰朕比下令欲衰絰三年羣臣屢請御殿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殿雖詔俟過祔廟勉從所請然稽諸典禮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庚寅以皇太后不許五日一朝德壽宮有旨如舊禮月四朝五月己亥王淮罷判衢州乙巳帝既用薛叔似言罷王淮詔諭叔似等曰卿等官以拾遺補闕爲名不任糾劾今所奏乃類彈擊甚非設官命名之意宜思自警六月癸丙以江西提典

刑獄朱熹爲兵部郎官熹以疾未就職兵部侍郎林栗劾熹慢命熹力辭栗尋罷秋七月壬戌恩平王璩卒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九月辛丑大饗明堂以太祖太宗配大赦冬十二月壬午命朱熹兼崇政殿說書辭不至江南湖北兩淮建寧府徽州水金人聞高宗訃遣使弔祭

十六年春正月癸巳金主雍卒孫璟立遣使弔祭及賀即位丙申黃洽罷己亥以周必大爲左丞相留正爲右丞相王藺參知政事葛邲同知樞密院事己巳蕭燧罷丙午皇太后移御慈福宮己未更德壽宮爲重華宮辛亥周必大等奏事孝宗諭以倦勤欲退就休養以畢高宗三年之制因令草詔禪位皇太子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壬戌帝吉服御紫宸殿行內禪禮畢周必大奏陛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羣臣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噎不能言帝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遂素服還之重華宮在位二十七年皇太子既即位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紹熙五年六月崩年六十八寧宗上尊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慶元三年加今謚紹統同道冠德昭功

孝宗初受禪給侍內使撥一半供德壽宮內侍乞人補填孝宗云不須朕無所用若添數百人請受國用何以支吾　高宗絲鞋兩日一易孝宗兩月一易高宗御服三日一易孝宗衣則易之或時浣濯補紉　孝宗既退重華宮終日宴坐淨齋几上書籍一部硯一筆二墨一四旁無他物近侍奏高宗寶玩圖書甚多可取觀玩孝宗云朕無高宗功德豈可享此內侍云留在藏庫久必朽蠹孝宗云高廟所寶將出損壞便是不能守也畢竟鎖閉不啟　慈福慶壽壽皇新作一袍刺繡甚華慈福見之云哥哥十日不曾著此

衣服今何故如此壽皇云正爲媽媽獻杯之故壽皇親捧壽杯慈福不覺手就以口飲感動之極至於涕下翌日取此御袍藏之云此我兒子孝順爲我獻壽之服也　元夕後三日宣嗣秀王及其諸子宴壽皇云外閒鼓吹喧鬧想是民閒歡樂王云連年豐稔所以致此壽皇云是王因問元夕壽皇亦領略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王云是夕如何度壽皇云鼓琴兩曲遂出巡觴看月已飲湯一杯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又云人生沒人道得君不自禁何所不可　每宣秀邸及諸子宴食味甚薄壽皇云盤案豐腆所食不過兩箸其餘皆作踐了何如分作兩三次可頻會也　近侍奏修重華宮須關朝廷下臨安轉運司應副壽皇云向者德壽宮關錢所以朝廷極力應副今我並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宮中錢修不必關閞南內

論曰殷高宗舊勞於外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於庶民宋孝宗亦然力作恭儉常若在閭閻之時其心不以得位爲樂而以不克繼承爲懼自始至終如一日焉至其孝事德壽以天下養盡志盡力載籍以來所未見者遵古服三年之制尤其所難世儒猶議其恢復未遂此不見事理之言耳金世宗政修國理南北之分量已成使不量力而鬪之亦何能有濟哉帝可謂善守國治平者

贊曰孝宗丕承舊勞知依危心恭德勤事儉思纘服高皇至孝依怡衰服三年力追古儀克復雖咲厲志弗移懋惟帝績有光鴻基

南宋書本紀卷之二終

掃葉山房校刊

光宗本紀第三

明錢士升撰　例許重熙贊

光宗慈孝皇帝諱惇孝宗第四子母成穆皇后郭氏紹興十七年九月乙丑生於藩邸孝宗即位拜鎮洮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恭王莊文太子薨孝宗以帝英武類己命見攢而立帝帝之爲恭王與講官商較前代得失意表及爲太子尹臨安究心民政周知情僞孝宗數稱之淳熙十五年二月帝奉詔赴議事堂參決庶務內外除擢自館職部刺史以上乃以聞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內禪帝即位上孝宗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皇后曰壽成皇后壽皇詔立帝元妃李氏爲皇后甲子帝率羣臣朝重華宮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辛未上皇太后尊號壬申詔內外臣僚陳時政闕失四方獻歌頌者勿受辛巳以生日爲重明節丁亥詔百官輪對三月

己亥子擴進封嘉王戊申以壽皇郊五日之朝詔自今月四朝重華宮己未左補闕薛叔似右拾遺許及之並改官拾遺補闕自此罷夏五月甲午以王藺知樞密院事丙申周必大罷判潭州戊申知閤門事姜特立有罪罷閏月癸酉詔季秋有事於明堂以高宗配壬午大理寺獄空秋七月庚辰下詔恤刑九月乙丑戒執政侍從臺諫毋移書以爲舉請託戊辰詔侍從官各舉公正強敏堪任守令及職事官材堪御史者一人甲戌詔監司帥臣秩滿到闕薦所部廉吏一二人冬十月甲寅大閱諸路大水金人遣使來賀即位自此歲亥遣使如故事

紹熙元年春正月丙辰朔帝朝重華宮二月辛亥殿中侍御史劉光祖言道學非程氏私言乞定是非別邪正從之三月丁卯詔秀王襲封置園廟夏五月己卯前丞相趙雄坐所舉以賄敗降秩秋

七月甲寅以葛邲參知政事胡晉臣簽書樞密院事乙卯以留正爲左丞相王藺爲樞密使癸酉建秀王祠堂於行在冬十月丙午詔內外軍帥各薦所部有將才者庚戌詔諭郡縣吏奉法愛民十二月丙戌王藺罷戊子以葛邲知樞密院事胡晉臣參知政事安南來貢

二年春正月壬子詔尊高宗爲萬世不祧之主二月癸未班會元歷乙酉詔以陰陽失時雷雪交作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陳時政闕失以聞辛卯布衣余古上書極諫帝怒詔送筠州學聽讀三月丁巳詔自今邊事令宰相與樞密院議仍同簽書內貢詔福建提點刑獄陳公亮知漳州朱熹同措置漳泉汀三州經界冬十月丙子朔詔罷經界辛卯詔曰朕維爲政之道莫先於養民故自即位以來蠲除其賦頒宣寬條嘉與四方臻於安富郡守

縣令最近民者也誠能拊循惠愛以承休德庶幾政平訟理之效今朱之八言乃聞科斂先期競務辦集而民之虛實不問追呼相繼敢爲推剝而民之安否不恤財計之外治理蔑聞甚不稱朕委屬之意國用有常固在經理而非掊克督趣以爲能也知本末先後之誼此朕所貴於守令者繼自今以慘恤爲心以牧養爲務俾民安業時予汝嘉十一月辛未皇后李氏殺黃貴妃以暴卒聞壬申合祀天地於圜丘以太祖太宗配大風雨不成禮而罷大赦帝既聞貴妃薨又值此變震懼感疾罷稱賀肆赦不御樓建寧府福汀二州及潼川崇慶二府興利果合綿漢六州大水淮東及階成西和鳳四州旱

三年春正月乙巳朔帝有疾不視朝三月辛巳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聽政庚寅宜州蠻寇邊改知鬱州沙世堅知宜州以討之夏四月乙卯以邱崈爲四川安撫制置使戊午帝朝重華宮五月帝有疾不視朝六月辛丑朔下詔戒飭風俗禁民奢侈與士爲文浮靡吏苟且偷惰者以陳騤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壬申前丞相周必大坐失舉贓吏降秩冬十一月丙戌日南至丞相率百官詣重華宮拜表稱賀兵部尚書羅點等各上疏請帝朝重華宮吏部尚書趙汝愚亦因面對以請帝開納辛卯帝朝重華宮皇后繼至都人大悅江東京西湖北水

四年春正月己巳朔帝朝重華宮三月丙子帝朝重華宮皇后從辛巳以葛邲爲右丞相胡晉臣知樞密院事陳騤參知政事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癸巳帝從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幸聚景園夏五月己巳進士李僑年五十四調成都司戶參軍自以祿不及養乞以一官回贈父母帝嘉其志特詔以本官致仕父母皆與初品官

封丙戌召浙東總管姜特立還六月丙申朔丞相留正以論姜特立不行出城待罪戊戌祕書省著作郎沈有開著作佐郎李唐卿祕書郎范黼彭龜年校書郎王奭正字蔡幼學顏棫吳獵項安世上疏乞寢姜特立召命戊申參知政事胡晉臣卒己酉御後殿慮囚甲寅太白晝見秋七月乙丑朔太白晝見壬午以趙汝愚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復以陳源爲內侍省押班九月庚子重明節百官上壽請帝朝重華宮不聽己卯上皇太后尊號甲申帝將朝重華宮爲皇后所沮陳傅良引裾力諫不聽是月夏王仁孝卒子純祐立冬十月乙卯會慶節帝以疾不果朝重華宮侍從皆上章居家待罪嘉王府翊善黃裳疏請誅內侍楊舜卿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八上書請朝重華宮皆不報庚申帝將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丞相以下自劾請罷祕書郎彭龜年請逐陳源以

謝天下皆不報十一月辛未日中有黑子癸酉太白晝見戊寅帝朝重華宮都人大悅召丞相留正於城外庚辰留正始入朝復赴都堂視事命姜特立還故官十二月戊戌帝朝重華宮是歲地大震江浙兩淮荊湖水旱賑之

五年春正月癸亥朔帝朝重華宮以壽聖皇太后壽八十詣慈福宮行慶禮推恩如淳熙十年故事癸酉壽皇聖帝不豫丙子大理獄空癸未葛邲罷判建康府二月乙未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等以蜀世將吳挺卒奏別除不行居家待罪戊戌以張詔為興州諸軍都統制夏四月甲午帝幸玉津園皇后及後宮皆從乙未壽皇幸東園癸卯帝以侍從言將以癸丑日朝重華宮復以疾不果丁巳臺諫交章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離間兩宮請罷逐之五月戊辰丞相留正等請帝侍疾正引帝裾至於福寧殿久之乃泣而

出辛未丞相以下出城待罪知閤門事韓侂冑請旦押入城許之乙亥帝將朝重華宮復不果甲申以嘉王府翊善黃裳等奏詔嘉王擴問疾重華宮王至宮壽皇為感動六月戊戌夜壽皇崩遺詔改重華宮為慈福宮建壽成皇后殿於宮後以便定省先是丞相留正樞密趙汝愚余端禮等聞壽皇大漸見帝於後殿力請朝重華宮皇子嘉王亦泣以請不聽至是留正等聞壽皇崩率百官詣宮聽遺詔己亥百官上疏請帝即重華成禮辛丑百官拜表請就喪次成服壬寅壽皇大斂詔俟疾愈過宮行禮丞相留正等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請代行祭奠禮許之仍有旨帝有疾聽就內中成服乙巳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壽成皇后為皇太后丁未丞相留正奏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正儲位以安人心越六月癸亥上許之明日擬旨以進俄奉御筆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丞大懼

秋七月辛酉留正稱疾乞罷政遂逃歸甲子太皇太后以帝疾未能執喪命皇子嘉王即皇帝位於重華宮之素幄帝移御泰安宮慶元元年上尊號曰聖安壽仁太上皇帝六年八月辛卯崩年五十四十一月上尊謚曰聖哲慈孝皇帝廟號光宗嘉泰三年加謚循道憲仁明功茂德溫文順武

論曰光宗非以得立豈不以賢哉觀其初政綏刑濟賦屏佞舉康可謂知先務者不幸遭悍后致疾匆終介間惜哉

贊曰嗣政兩年未彰施德卻膺悍后為哭為悲子道既虧君職弗克

南宋書本紀卷之三終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寧宗恭孝皇帝諱擴光宗第二子母慈懿皇后李氏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帝於王邸淳熙五年授明州觀察使封英國公九年正月始冠十年始預朝參十一年當出閤兩宮愛之不欲令居外乃建第東宮之側遷焉十一年三月封平陽郡王八月納夫人韓氏十六年光宗受禪進封嘉王紹熙五年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疾未平御批付丞相留正有退閑之語七月辛酉知樞密院事趙汝愚遣知閤門事韓侂冑因內侍張宗尹以禪位嘉王之意請於太皇太后不獲遇提舉重華宮關禮告之禮入內泣請於太皇太后乃悟令諭侂冑曰好爲之侂冑出告汝愚命殿帥郭杲分兵衞南北翌日禫祭汝愚率百官詣大行柩前太皇太后垂簾汝愚袖出

所擬以進云皇帝以疾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卽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皇后爲太上皇后太皇太后稱善汝愚出以旨諭帝帝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曰天子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被黃袍方郄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帝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乃入行禫祭禮汝愚卽喪次請召還留正詔建泰安宮以奉太上皇太上皇后尋以秋暑未須移御卽以寢殿爲泰安宮乙丑太皇太后命立夫人韓氏爲皇后丙寅大赦百官進秩一級詔車駕五日一朝泰安宮戊辰詔求直言己巳以趙汝愚兼參知政事乙亥以陳騤知樞密院事余端禮參知政事戊寅以郭杲爲武康軍節度使辛巳以趙汝愚爲樞密使壬午以韓侂冑爲汝州防禦使侍御史章穎等劾內侍林億年陳源楊舜卿詔億年源與外祠舜卿與內祠甲申以羅點簽書樞密院事戊子詔百官輪對罷楊舜卿內祠林億年常州居住陳源撫州居住八月癸巳詔知潭州朱熹至以爲煥章閣待制兼侍講甲午增置講讀官以黃裳陳傅良彭龜年等爲之己亥率羣臣朝泰安宮辛丑詔諸道舉廉吏糾汙吏壬寅詔經筵官開陳經旨救正闕失丁未命三省議賑恤諸路郡縣水旱丙辰留正罷以趙汝愚爲右丞相丁巳詔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者二人九月庚子簽書樞密院事羅點卒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壬申以京鏜簽書樞密院事甲戌改生日天祐節爲瑞慶節冬十月庚寅更泰安宮爲壽康宮癸巳雷乙未詔以陰陽謬戾雷發非時令臺諫侍從各疏朝政闕失以聞丙子以朱熹奏卻瑞慶節賀表閏月庚申

吏部尚書鄭僑等奏請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嚮之位尋立僖祖別廟祔藏順翼宣三祖之主是月內批以謝深甫爲御史中丞劉德秀爲監察御史罷右正言黃度朱熹上疏忤韓侂冑罷奉祠趙汝愚力諫及臺諫給舍交章留熹俱不聽十一月丙午帝自重華宮還大內庚戌以韓侂冑兼樞密都承旨辛亥雨水冰詔行孝宗喪三年乙卯攢孝宗於永阜陵十二月乙丑吏部侍郎彭龜年疏論韓侂冑竊弄威福詔罷龜年進侂冑一官與內祠趙汝愚請留龜年不聽御史中丞謝深甫劾陳傅良罷之己巳陳騤罷庚午以余端禮知樞密院事京鏜參知政事鄭僑同知樞密院事辛未監察御史劉德秀劾起居舍人劉光祖罷之是歲兩浙淮南江東西路水旱賑之金人聞孝宗訃遣使來弔祭又遣使來賀卽位

慶元元年春正月丙辰白虹貫日二月戊寅以右正言李沐言罷

趙汝愚知福州甲申復以御史中丞謝深甫言罷趙汝愚提舉洞
霄宮是月以歲凶民饑下詔曰朕德菲涉饑饉薦臻使民阽於死
亡夙夜憂惕寧敢諉過於下卿顧使者守令所與朕分寄而共憂
也乃涉春以來聞一二郡老稚之食去南畝捐溝壑者多在卿豈
賑給不盡及民歟得粟者未必饑饑者未必得歟偏聚於所近不
能均濟歟官吏視成而自不省歟其各悉意措畫務使實惠不壅
毋以虛文蒙上則朕汝嘉三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兵部侍郎章穎
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薦趙汝愚相繼罷夏四月丁巳太府
寺丞呂祖儉上疏忤韓侂胄送韶州安置己未以余端禮爲右丞
相京鏜知樞密院事鄭僑參知政事謝深甫簽書樞密院事庚申
太學生楊宏中等六人以上書留趙汝愚章穎李祥楊簡請黜李
沐詔各送五百里外編管中書舍人鄧驛上疏救之不聽戊戌詔

戒百官朋比六月丁巳右正言劉德秀請考核道學眞僞以辨邪
正詔下其章癸酉以韓侂胄爲保寧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御史
中丞何澹乞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必自相標榜詔榜於朝堂秋
七月丁酉落趙汝愚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冬十一月戊戌加上太
皇太后及皇太后尊號又上太上皇帝及太上皇后尊號丙午以
監察御史胡紘言貶授趙汝愚永州安置未至暴卒十二月丙子
以朱熹爲煥章閣待制辭
二年春正月庚寅以余端禮爲左丞相京鏜爲右丞相鄭僑知樞
密院事謝深甫參知政事何澹同知樞密院事甲辰右諫議大夫
劉德秀劾前丞相留正引用僞學之黨詔落正觀文殿大學士罷
祠三月己亥進封弟抦爲吳興郡王夏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壬申
以何澹參知政事葉翥簽書樞密院事五月乙酉中嚴獄囚減死

之罰甲辰更慈福宮曰壽慈宮秋八月丙辰太常少卿胡紘奏請
勿用僞學之黨詔權住進擬冬十月甲戌大閱以陳賈嘗攻朱熹
召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以監察御史沈繼祖言落朱熹祕閣修撰
罷祠竄其徒蔡元定於道州
三年春正月壬寅鄭僑罷知福州二月丁巳大理司直邵褒然奏
自今權臣僞學之黨勿除在內差遣從之夏閏六月甲午貶留正
分司西京郢州居住冬十一月辛丑太皇太后吳氏崩甲辰合祀
天地於圜丘大赦十二月丁酉以知綿州王沇奏詔省部籍僞學
姓名宰執四人趙汝愚留正王藺周必大待制以上十三人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傅良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鑰林大中黃由黃黼何
異孫逢吉餘官三十一人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方項安世李𡌴
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談趙汝讜陳峴范仲

黼汪逵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張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
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武臣三人皇甫斌范仲任張致遠
士人八人楊宏中周端朝張衢林仲麟蔣傅徐範蔡元定呂祖泰
凡五十九人
四年春正月丙寅以葉翥同知樞密院事三月甲子攢憲聖慈烈
吳皇后於永思陵夏五月己酉以右諫議大夫張釜等請申嚴僞
學之禁乃下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僞邪朋比協肆姦宄包藏禍心
賴天之靈宗社之福朕獲奉慈訓除受內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
嘉與士大夫厲精更始凡有淫朋比德幾其自新而歷載臻茲罪
廸厥化締交合盟窺伺間隙毀舉舛迕流言間發將以傾國是而
惑衆心甚至竊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奸黨國
家秉德康寧弗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

復返敗將狃於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歟何其未能洗濯以稱朕意也朕既深詔二三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諭告所祇宜各改視同聽毋復借疑似之說以惑亂世俗若其遂非不悔怙終不悛邦有常刑必罰無赦秋七月辛酉渠藹能八月丙子以謝深甫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以知臨安府趙師睪為工部侍郎選宗室子與愿育宮中後更名曮

五年春正月樞密院直省官蔡璉訴趙汝愚定策時有異謀詔捕鞫彭龜年曾三聘等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藝力爭之於韓侂冑事遂寢張釜等復請窮治詔停龜年三聘官二月乙酉張釜劾劉光祖附和偽學詔光祖房州居住夏五月壬寅朔班統天歷秋八月辛巳太上皇疾平帝率羣臣詣壽康宮上壽成禮而還太廟火室楹生白芝九月庚寅韓侂冑封平原郡王是歲臨安疫江西廣東諸州旱水

六年春閏二月庚寅以京鏜為左丞相謝深甫為右丞相何澹知樞密院事夏五月辛未以久旱求直言六月乙酉朔日有食之戊子太上皇后李氏崩戊申許及之母喪去八月辛丑太上皇崩丁酉左丞相京鏜卒癸卯攢慈懿李皇后於修吉寺九月甲子婺州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蘇師旦逐陳自強等詔杖祖泰配欽州外城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己未皇后韓氏崩十一月辛卯攢光宗於永崇陵壬寅攢恭淑韓皇后於廣教寺癸卯詔改明年元是歲四雨土天下州郡十六水旱

嘉泰元年春二月癸巳監察御史施康年劾少傅周必大首倡偽學私植黨與詔降為少保三月丙寅雨雹戊辰復雨雹己巳復雨雹戊寅臨安大火四日乃滅夏四月辛巳賑被災家壬午下詔罪己辛卯詔風俗侈靡災後官吏營造務遵法制內出銷金鋪翠焚之通衢禁民無或服用秋七月乙卯何澹罷甲子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己巳以吳曮為興州都統制八月甲申張釜罷以張巖參知政事程松同知樞密院事是歲三雨土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蠲其賦獻馴象二

二年春正月癸亥以知閤門事蘇師旦兼樞密都承旨二月癸巳禁行私史三月辛亥詔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二三人己巳詔諸路帥臣總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夏五月甲辰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巳程松父喪去位八月丙子以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己丑詔作壽慈宮命太皇太后遷內冬十月己亥加上太皇太后尊號十一月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許及之參知政事十二月甲申立貴妃楊氏為皇后加韓侂冑太師庚寅大閱是歲弛偽學之禁趙汝愚朱熹先後追復職又復周必大少傅建寧府福汀南劍濾四州水邵州旱

三年春正月庚辰謝深甫罷甲午張巖罷戊戌幸太學國子祭酒李寅仲進講遂幸武學賜資如故事以袁說友參知政事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五月戊寅以陳自強為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冬十月癸卯以費士寅參知政事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乙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是冬金國多難沿邊聚糧增戍且禁襄陽権場邊釁之開自此始

四年春三月丁卯臨安大火延太廟甲戌下詔罪己乙亥詔百官陳時政闕失夏四月甲辰許及之罷己巳以張孝伯參知政事錢

象祖同知樞密院事五月乙亥詔諸軍主帥各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罪之癸未追封岳飛爲鄂王秋八月戊午張孝伯罷冬十月庚子以張巖參知政事十二月癸巳詔總覈內外財賦以陳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乙亥詔改明年元

開禧元年春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祖參知政事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辛卯以皇甫斌爲江陵副都統辛丑日中有黑子慶元六年至此凡五見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不宜用兵恐啟邊釁忤韓侂胄送建寧府編管五月乙亥詔立曮爲皇子進封榮王金國以邊民侵掠及增邊戍來責渝盟六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秋七月庚申以宰相陳自強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丙寅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閤門事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司增招神勁軍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九月丁亥劉德秀罷冬十一月乙酉直殿前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十二月戊寅金賀正使趙之傑來入見禮甚倨韓侂胄請帝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江浙福建二廣諸州旱兩淮京西湖北諸州水眞里富國來獻瑞象

二年春正月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以下奪官有差是月夏州鎭夷郡王安全廢其主純祐自立二月癸丑壽慈宮火明日太皇太后移居大內三月癸巳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爲宣撫副使乙巳錢象祖罷夏四月甲子以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鄧友龍爲兩淮宣撫使下納粟補官之令庚午追奪秦檜爵謚丁丑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獻關外四州於金求封蜀王五月辛巳朔吳興郡王抦卒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引兵攻蔡州軍大潰丁亥下詔伐金癸巳江陵都統皇甫斌引兵攻唐州敗績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兵至固城縣亦大潰甲午詔宗子均立爲沂王抦後後更名貴和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馬軍行司公事李汝翼會兵攻宿州敗績倬與汝翼退走至蘄縣金兵追圍之倬執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六月癸丑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敗績甲寅鄧友龍罷以邱崈爲兩淮宣撫使王大節皇甫斌郭倬李汝翼李爽貶竄有差秋七月辛巳貶蘇師旦衡州居住籍其家尋送韶州安置癸卯以張巖知樞密院事李璧參知政事八月丙寅有司上開禧刑名斷例斬郭倬於鎮江戊辰貶李爽三官南雄州安置九月壬午金兵攻奪和尚原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戊申詔內外軍帥各舉知勇可將帥者二人丙子金人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十一月甲申以邱崈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廬州襄陽濠隨西和州信陽安豐軍及邊屯多爲金人所破十二月庚戌金人破成州守臣辛槱之遁甲寅金人攻六合縣鎮江都統郭倪遣郭僎救之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丁巳金人破大散關己巳貶郭倪南康軍安置庚午薛叔似罷以吳獵爲湖北京西宣撫使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路招撫司公事乙亥四川宣撫使程松遁雅州蠻作亂平之蒙古鐵木眞稱帝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邱崈罷己卯命知樞密院事張巖督視江淮軍馬庚辰以陳自強兼樞密使辛卯吳曦招撫大安軍事楊震仲不屈死甲午吳曦僭立於興州二月己未以楊輔爲四川制置使葉適兼江淮制置使乙亥四川宣撫司隨軍轉運安丙及興州正將李好義監合江倉楊巨源等共誅吳曦傳首獻於廟併誅曦妻子家屬徙嶺南奪其父挺官遷吳璘子孫出蜀存其廟祀玠子孫

兗連坐三月丁丑斬僞四川都轉運使徐景望於利州庚子以楊
輔爲四川宣撫使安丙爲宣撫副使許奕爲宣諭使壬寅追貶程
松澧州安置夏四月己未以方信孺爲奉使金國通謝國信所參
議官如金軍議和丁卯召楊輔還以吳獵爲四川制置使戊辰以
錢象祖參知政事癸酉金人復破大散關五月辛卯太皇太后謝
氏崩六月癸酉安丙殺其參議官楊巨源秋七月乙酉以旱傷下
詔罪己九月壬午方信孺使回以忤韓侂冑貶臨江軍居住乙酉
措成肅謝皇后於永阜陵辛卯以趙淳兼江淮制置使乙未張巖
罷辛丑遣王柟持書如金軍冬十一月甲申詔韓侂冑輕啟兵端
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罷右丞相乙亥禮部侍郎史彌
遠等以密旨命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率兵誅韓侂冑於玉津
園遂下詔暴侂冑罪惡於中外丁丑貶陳自強永州居住戊寅貶

蘇師旦韶州安置己卯斬師旦詔姦臣竄殛首當開言路以求忠
讜中外臣僚各具所見以聞辛巳追貶鄧友龍遉州安置丙戌以
衛涇簽書樞密院事丁亥詔立榮王曮爲皇太子更名㬌後又更
名詢戊子貶郭倪梅州郭僎連州並安置籍其家貶李壁撫州居
住癸巳貶張巖徽州居住己亥以立皇太子大赦十二月己酉落
葉適寶文閣待制戊戌貶許及之泉州居住貶薛叔似福州居住
再貶皇甫斌英德府安置辛酉以錢象祖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衛
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林大中簽書樞密院事乙丑以史彌遠同
知樞密院事丁卯詔改明年元作開禧歷附統天歷頒之浙西旱
蝗沿江諸州水

嘉定元年春正月辛巳下詔求言壬戌以史彌遠知樞密院事二
月戊午再貶程松賓州安置三月癸酉毛自知坐首論用兵奪甲科
恩例戊子復秦檜爵諡己丑王柟自金軍還辛卯詔梟侂冑首
併函蘇師旦首畀金易淮陝侵地夏四月戊午再貶陳自強雷州
安置籍其家閏月丁酉以旱求直言五月丁卯以蝗災詔侍從臺
諫疏奏闕政監司守令條上民間利害六月庚午金人歸大散關
辛未金人歸濠州乙亥衛涇罷甲申簽書樞密院事林大中卒秋
七月癸丑以邱崈同知樞密院事八月辛巳以婁機同知樞密院
事樓鑰簽書樞密院事甲午發廩賑糶江淮流民九月辛丑金遣
完顏侃僑守來己未詔以金國和議成諭天下冬十月丙子以錢
象祖爲左丞相史彌遠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雷孝友知樞密院
事婁機參知政事樓鑰同知樞密院事己卯錄慶元上書楊宏中
等六人十一月丙辰金主璟卒其叔允濟立和議復成遣使如故
事戊午右丞相史彌遠母喪去位十二月戊辰錢象祖罷庚午再

貶李沐信州去住

二年春正月丁巳以樓鑰參知政事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宇文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丙申右丞相史彌遠起復秋八月乙
丑以安丙爲四川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
諸路旱蝗黎州蠻寇邊郴州峒蠻李元礪作亂衆數萬連破吉郴
諸縣

三年春正月甲辰下詔招諭盜賊又詔戒飭監司郡守夏四月己
巳詔臨安府給細民病死者棺櫬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冬十二
月戊午婁機罷兩浙大水李元礪數敗官軍勢益熾湖南賊羅世
傳縛元礪降

四年春正月己丑敘州蠻寇邊秋七月丙寅詔四川官吏嘗受僞
命者毋得敘用九月丁丑詔附會開邊得罪之人毋得敘用冬十

月甲辰命江淮京湖四川制置司諸邊備將佐爲蒙古所追州郡多降蒙古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是歲夏主安全卒宗室遵頊立

五年夏五月癸酉封李龍翰子昊旵爲安南國王秋七月戊辰以雷雨毀太廟屋避正殿減膳冬十月辛巳詔諸路總領官歲舉堪將帥者二三人安撫提刑司舉備將材者各二人十一月壬戌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是歲敘州蠻降

六年春正月庚申簽書樞密院事宇文紹節卒二月乙未詔宗室毋與胥吏通姻著爲令三月癸亥樓鑰罷夏四月丙子以章良能參知政事秋八月金人弑其主允濟宗室珣立閏九月癸巳雷乙未又雷明日下罪己詔兩浙諸州大水

七年春正月丁丑參知政事章良能卒三月丁卯以安丙同知樞

密院事庚辰金人來督二年歲幣秋七月甲子以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乙亥金人遁於蒙古遷都汴遣使來告夏人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不報八月戊申安丙罷九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壬辰出內帑錢賑臨安貧民黎州蠻畜卜始降起居舍人眞德秀奏罷金國歲幣

八年春正月辛未命侍從兩省臺諫各舉將材三人二月丙午雷孝友能三月辛丑詔大郡歲舉廉吏二人小郡一人辛巳應直言極諫科何致坐妄造事端熒惑衆聽配廣西牢城夏四月癸卯以旱求直言五月甲辰詔贓吏毋得減年參選著爲令秋七月辛酉以鄭昭先參知政事曾從龍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辛未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兩浙江東西路旱蝗

九年春二月甲申朔日有食之辛亥東西兩川地大震自是三月六月十月數大震詔侍從兩省臺諫舉堪監司者各二人黎州山崩

十年春二月庚申地震夏四月金人攻光州遂分兵攻樊城圍棗陽光化軍詔江淮制置使李珏京湖制置使趙方及四川制置使董居誼禦之廬州鈐轄王辛敗金人於光山縣金兵遁去徐州光化並以捷聞五月癸卯趙方請以伐金詔天下乃下詔略曰蠶食快其所求天厭久矣賜與徵其將沒入競逐之若能立非常之勳則亦有不次之賞遂傳檄招諭中原官吏軍民六月庚戌太白晝見辛未東川大水癸酉太白經天秋七月丙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庚辰太白晝見戊戌太白經天十二月金帥完顏贇以步騎萬人臨四川迫諸堡統制劉雄棄大散關遁金人據之雅州蠻寇邊

十一年春正月壬午京東路忠義李全率衆來歸詔以全爲京東路總管二月甲辰金人焚大散關丙午金人破皁郊死者五萬人夏四月戊午金人復攻大散關守將王立遁己未金人攻黃牛堡興元都統吳政拒退之癸亥政至大散關執王立斬之五月癸未蚩尤旗見長竟天丁亥詔羣臣集議平敵禦敵和敵三策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

十二年春正月戊辰朔召董居誼詣行在以聶子述爲四川制置使辛卯金人復攻西和州守將趙彥吶設伏待之殲其衆乃遁乙未興元都統吳政及金人戰於黃牛堡死二月癸卯金人破武休關丁未金人破興元府庚戌以曾從龍同知樞密院事任希夷簽書樞密院事辛亥金人破大安軍迎破洋州壬子四川制置使董居誼遁都統張威遣統制石宜等邀擊金人於大安軍大破之獲

其將巴土曾安乙丑夏人復以書來四川議夾攻金人利州安撫丁焴許之三月巳巳以鄭昭先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閏月癸亥興元軍士張福莫簡等作亂以紅巾為號金人圍安豐軍滁濠光三州遂分兵自光州攻黃州之麻城自濠州攻和州之石磧盱自貽軍攻滁州之全椒來安及揚州之天長眞州之六合游騎數百至東采石楊林渡建康大震京東總管李全自楚州忠義總轄季先自漣水軍各引兵來援金人乃解去全追擊敗之獲其貴將夏四月庚午張福入利州四川制置使聶子述遁殺總領財賦楊九鼎尋掠閬州果州焚遂寧府入普州曾從龍罷以安丙為四川宣撫使奪董居誼官六月丙子太白晝見辛巳西川地震太白晝見辛卯太白經天沔州都統張威執張福送宣撫司秋七月丙申張福伏誅紅巾賊悉平再貶董居誼永州居住冬十二月己

丑京湖制置使遣統制扈再興許國等引兵六萬人分二道伐金

十三年春正月丁酉扈再興攻鄧州許國攻唐州不克而還金人追之遂攻樊城趙方督諸將拒退之夏六月壬午以季先為漣水軍忠義副都統命赴樞密院議事未至殺之秋八月癸亥皇太子詢薨壬申四川宣撫使安丙遣夏人書定議夾攻金人癸未四川宣撫司命統制王仕信引兵赴熙鞏州會夏人遂傳檄招諭陝西五路官吏軍民九月辛卯夏人引兵伐金圍鞏州且來趣師甲午統制王仕信引兵發宕昌乙未統制質俊李實引兵發下城戊戌四川宣撫司命都統張威等分道進兵張威出天水程信出長道陳立出大散關田冒出子午谷陳昱出上津乙巳程信王仕信引兵與夏人會於鞏州攻城不克壬子程信及夏人攻鞏州又不克信引兵趨秦州夏人退師冬十月丁巳朔程信邀夏人共攻秦州夏人不從信引兵還諸將皆罷兵程信以宣撫司之命斬王仕信於西和州張威罷軍職十二月癸未鎭江副都統翟朝宗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寶來獻雅州蠻降黎州土兵叛宣撫司招降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戌鄂州副都統扈再興引兵攻唐州丁亥金人破黃州知州事何大節棄城遁死乙未詔京湖制置司趣援蘄黃巳亥金人克蘄州知州事李誠死之癸丑金人退師扈再興擊敗金人於天長鎭明日進敗之夏四月戊辰金人渡淮而北李全遣兵追擊敗之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以姪貴和為皇子更名竑進封祁國公秋七月辛丑以趙方為京湖制置大使賈涉為淮東制置使兼京東河北路節制使八月乙卯任希夷罷壬戌以宣繒同知樞密院事俞應符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癸未詔宗子貴誠立為沂靖惠王後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京東安

撫張林叛降於蒙古十二月庚申鄭昭先罷浙東江西福建諸路旱沔成階利四州水

十五年夏五月丁巳封子竑為濟國公巳未以姪貴誠為邵州防禦使六月辛卯簽書樞密院事俞應符卒秋七月甲子詔江淮荆襄四川制置監司條畫營田來上八月巳卯命戶部詳議義役甲午有彗星出於氐九月辛亥以宣繒參知政事程卓同知樞密院事薛極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二月丁亥以李全為保寧軍節度使

十六年春三月戊申張林所部邢德來歸詔進二官以為京東東路副總管夏六月丁酉同知樞密院事程卓卒秋九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庚寅金主珣卒子守緒立江淮諸州水夏主遵頊傳位於子德旺

十七年夏六月丁卯朔太白經天晝見壬辰大明府蘇椿等舉城

來歸詔悉補官即以其州授之秋八月丙戌帝不豫閏月丁酉帝崩在位三十一年年五十七史彌遠傳遺詔立姪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即皇帝位寶慶元年正月上尊謚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三年加謚法天備道純德茂功

歐陽元論曰寧宗初年以舊學輔導之功一時守文繼體烘然可觀中更侂胄用事內蓄奸謀指正爲邪外挑兵端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胄之首行成於金國體虧矣

贊曰道學愈盛國政愈乖前韓後史巨檔一表亦稱繼體孫祿可哀

南宋書本紀卷之四終

理宗本紀第五

南宋書卷第五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理宗安孝皇帝諱昀太祖十世孫太祖傳生燕王德昭燕王惟吉廬江侯守度嘉國公世括房國公令稼脩武郎子奭贈太師中國公子奭生伯作贈太師益國公伯作生師雅贈太師進國公師雅生希瓐帝父也追封榮王母慈憲夫人全氏帝以開禧元年正月癸亥生於山陰有異瑞名與莒時寧宗弟沂靖惠王無嗣立宗室貴和爲後嘉定十三年景獻太子薨十四年六月遂立貴和爲皇子改名竑而以帝補秉義郎尋授右監門衛大將軍賜名貴誠立爲沂王後十五年五月封竑爲濟國公以帝爲邵州防禦使帝性凝重寡言潔脩好學會竑與丞相史彌遠有違言彌遠日謀媒孽其失屬意於帝而未遂十七年秋八月壬辰寧宗疾篤彌遠矯詔

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授武康軍節度使封成國公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使楊谷楊石入白楊皇后稱遺旨以皇子竑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命子昀嗣皇帝位既即位大赦尊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竑賜第湖州以醴泉觀使就第癸亥詔宮中服三年喪九月乙亥詔褒表老儒以傅伯成爲顯謨閣學士楊簡爲寶謨閣直學士並提舉南京鴻慶宮柴中行叙復原職授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伯成簡辭不至乙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癸未以皇太后生日爲壽慶節戊子以葛洪同簽書樞密院事己丑詔以生日爲天基節十二月癸丑開經筵詔輔臣觀講

寶慶元年春正月壬戌朔詔舉賢良庚午湖州盜潘壬潘丙潘甫謀立濟王竑竑變號定史彌遠遣客余天錫託宣醫診竑疾逼竑死詔貶竑爲巴陵郡公辛未楊谷楊石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三月癸

西掖寧宗於永茂陵夏四月丁酉皇太后手書免垂簾聽政五月甲子詔內外文武大小之臣於國政有所見聞封章來上毋或有隱六月丁未史彌遠封魏國公秋八月癸卯詔知道州趙簽夫直祕閣福建提點刑獄以旌廉吏丙午詔舉廉吏戊申詔舉將才甲寅以程頤四世孫源爲籍田令冬十二月癸卯以薛極參知政事葛洪簽書樞密院事甲申宋端常言魏了翁封章謗訕眞德秀奏劄誣詆詔貶了翁靖州居住德秀落職罷祠以梁成大爲監察御史李知孝爲右正言

二年春正月癸亥詔賜沈煥陸九齡附謚錄張九成官祖謙張栻陸九淵子孫官有差癸酉召布衣李心傳赴闕三月戊寅詔太常寺建功臣閣凡累朝配享功臣趙普曹彬薛居正潘美石熙載李沆王旦李繼隆王曾呂夷簡曹瑋韓琦曾公亮富弼司馬光韓忠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陳康伯史浩葛邲趙汝愚並圖其像名曰昭勳崇德閣秋八月乙巳濟王竑追降巴陵縣公蒙古兵類畧夏境夏主德旺以憂卒弟之子睍立

三年春正月辛亥朔上皇太后尊號辛酉知楚州姚翀朝辭奏淮楚軍事上曰南北皆吾赤子何分彼此卿其爲朕撫定之己巳詔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熹太師封信國公史彌遠楊谷楊石並進秩二月庚戌朔工部侍郎朱在進對奏人主學問之要上曰先卿中庸序言之甚詳朕讀之不釋手恨不與同時丙寅史彌遠封魯國公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十一月辛巳日南至郊大赦改明年元十二月壬申蒙古兵破關外諸隘四川制置使鄭損棄三關還蒙古兵入夏以夏主睍歸夏亡

紹定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加上皇太后尊號夏六月壬寅朔日有食之秋七月己丑蒙古主鐵木眞卒戊戌熒惑犯南斗冬十二月辛亥以薛極知樞密院事葛洪參知政事袁韶同知樞密院事鄭清之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二月庚戌詔歲舉廉吏或犯贓保任同坐三月辛卯詔恤獄囚夏五月詔賑成都潼川路饑秋八月己未蒙古主窩闊台立

三年春二月庚戌詔起復趙范知鎭江府趙葵知滁州各節制本州屯戍軍馬秋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以趙善湘爲江淮制置使許便宜從事十一月丁酉有星孛於天市垣十二月壬戌李全叛淮東官兵王青力戰死之詔江淮制臣趙善湘等率兵討李全乙丑以鄭清之參知政事喬行簡同簽書樞密院事詔史彌遠十日一赴都堂治事丁卯立貴妃謝氏爲皇后癸未加上皇太后尊號

四年春正月戊子皇太后壽七十詣慈明殿行慶禮大赦史彌遠以下進秩有差壬寅趙范趙葵等大敗李全於揚州全走新塘誅之立功將士進秩賜賚有差夏四月丁丑以喬行簡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庚戌葛洪罷知紹興府八月己未蒙古兵破武休入興元攻仙人關九月庚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冬十月戊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各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以聞癸酉蒙古兵破蜀口諸郡

五年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爲京西路兵馬鈐轄屯棗陽軍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置使知襄陽府壬寅新作太廟成夏五月

巳丑詔昨雩攸爲災延及太室罪在朕躬而二三執政引咎去職今宗廟崇成神御妥安薛極鄭淸之喬行簡並復元官戊戌詔今後齊民有罪監司守臣毋輒籍沒其家必具聞俟命秋七月丁酉以陳貴誼同簽書樞密院事閏九月庚戌彗出角冬十月以星變大赦十二月壬午皇太后楊氏崩癸卯詔外朝喪禮不敢輕改宜中自服三年蒙古兵圍汴京金主奔蔡州蒙古再遣使議攻金史嵩之以鄒伸之報謝起魏了翁進寶章閣待制潼川安撫使知瀘州起眞德秀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六年夏四月壬寅攢恭聖仁烈楊皇后於永茂陵蒙古攻金汴京破之殺其二王俘妃嬪宗室以歸秋七月孟珙大敗金武仙於馬蹬山降其衆七萬人八月史嵩之會蒙古伐金取唐州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辛亥大饗明堂大赦辛酉經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

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殿榜殿記宣付史館冬十月史嵩之遣孟珙江海領襄軍會蒙古合圍金主於蔡州丙戌史彌遠進太師左丞相鄭淸之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丁亥史彌遠封會稽郡王仍奉朝請以薛極爲樞密使喬行簡陳貴誼參知政事乙未左丞相史彌遠卒十一月丙午詔改明年元丙寅權工部尚書趙范言宣和海上之盟厥初甚堅迄以取禍其事不可不監帝嘉納之尋詔趙葵任責防禦刑部尚書莫澤侍郎梁成大工部尚書李知孝有罪相繼罷十二月庚辰薛極罷戊申資政殿學士袁韶以附史彌遠奪職罷祠壬辰臺臣言趙善湘陳晐鄭損通賄史彌遠恃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詔趙善湘有討李全功特疑免陳晐鄭損貶黜有差

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侍從臺監郎官在外執政從官舉堪爲監司守令者各二人三衙統帥知閤御帶環衛官在外總管軍帥舉堪爲將帥者各二人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副使任責防禦戊申金主守緒傳位於宗室承麟己酉金蔡州城破守緒自經死承麟爲亂兵所殺執其參知政事張天綱金亡丙寅詔太師中書令榮王巳進王爵宜封三代於是曾祖子奭祖伯汻父師雅並贈太師封國公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亡遣郭奕按循故疆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還師屯信陽命王旻守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恢守均並益兵飭備經理唐鄧屯田三月己酉以賈涉子似道爲籍田令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閤門祗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夏四月辛未詔范朱復之詣八陵相度修奉丁丑詔比年宗親貧窶或致失所甚非國家睦族之意大宗正司南外西外宗正司其申嚴州郡以時賑給違者有刑丙

戌以滅金獲其主完顏守緒遺骨告太廟其玉寶法物併俘囚張天綱完顏好海等命有司審實以聞庚寅詔孟珙江海等進秩賜賚有差五月丙辰以趙范爲兩淮兼沿江制置使丙寅詔黃榦李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皆阨於權姦而各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謚復官仍錄其子以旌忠義蠲埜復元資以厲士風六月戊辰朔鄭淸之等進奏選德殿柱有金書六字曰毋不敬思無邪上曰此坐右銘也戊寅以喬行簡知樞密院事曾從龍參知政事鄭性之簽書樞密院事己卯詔復濟王竑官爵有司檢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癸巳史嵩之進兵部尚書秋八月議收復三京以趙范爲東京留守趙葵爲南京留守全子才爲西京留守趙葵將楊誼至洛爲蒙古所乘師大潰九月壬寅趙范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徐敏子

范用吉怠於赴援詔奭子才各削一秩趙楷等并楊詵降黜有差己酉詔進士何霆編類朱熹解注文字有補經筵授上文學冬十月戶部尚書眞德秀赴召進大學衍義詩改翰林學士魏了翁召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辛卯參知政事陳貴誼卒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檝來責敗盟尋命鄒伸之等報謝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並竄遠州盡追爵秩

二年春正月甲寅詔議胡瑗孫明復邵雍歐陽修周惇頤司馬光蘇軾張載程顥程頤等十人從祀孔子廟庭升孔伋十哲丙辰詔王管侍衛馬軍孟珙屯黃州辛酉遣程芾等爲蒙古通好使二月甲子朔日當食不虧三月乙未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進士陳文蔚著尚書解並補廸功郎乙巳以眞德秀參知政事陳卓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辛卯眞德秀罷予內祠卒六月戊寅以

鄭清之爲特進左丞相喬行簡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午以曾從龍知樞密院事崔與之參知政事鄭性之同知樞密院事陳卓簽書樞密院事崔與之辭不拜秋七月庚申禮部尚書魏了翁上十事不報閏七月丁亥貶全子才衡州居住劉子澄瑞州居住八月庚寅惠陽建安京口高沙諸軍作亂討平之詔曰朕仰惟藝祖皇帝立國以仁維國以義撫民馭軍恩威互相掩用能經制一定國勢奠安間者軍士驕爲不靜以驕民聽雖怙終必戮而事非獲已痛切朕躬夫三綱五常之理在人未始泯絕彼其忘平時撫養之恩背理捐生豈盡本心哉有司奉令不虔故其病於措置而饑寒不免困於力役而休息無期鬱悒於阻遏而赴愬無所殆非一日亦惟朕之不明有以致之詩不云乎祈父王之爪牙胡轉予於恤內而三衙外而列閫暨諸軍主兵　其各體至意上下交飭訓禮示信威以儆其玩恩以卹其私使人人自愛相安於紀律而國勢張時惟汝嘉狃故必罰朕不敢赦冬十一月乙丑以曾從龍爲樞密使督視江淮軍馬魏了翁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湖軍馬從龍卒十二月庚寅以魏了翁兼督視江淮軍馬甲辰以余嶸同簽書樞密院事安南來貢蒙古分道入侵蜀漢江淮州郡詔籍鄭損家連貶南劒州居住

三年春正月蒙古兵攻江陵統制李復明奮戰死之二月壬寅詔侍從臺諫給舍條具邊防事宜甲辰召魏了翁簽書樞密院事辭不拜三月襄陽北軍主將王旻李伯淵焚城郭倉庫相繼降蒙古時城中官民兵四萬七千有奇財粟三十萬軍器二十四庫皆亡金銀鹽鈔不與焉南軍主將李虎乘火縱掠襄陽爲空制置使趙范坐失撫御削三官夏四月己酉魏了翁罷知潭州癸丑詔悔開

邊釁己其畧曰數年之間多難已甚屬興金之寖滅而蒙古之與鄰逮合謀成破蔡之功恐假道有及虎之勢心之憂矣膺可噬乎又曰兵民之死戰鬬戶口之困流離室廬靡存骼胔相望是皆朕明不能燭德有未孚上無以格天心下無以定民志今方施令發政以爲綏輯之圖補卒蒐乘以嚴守禦之備惄焉疚疚之溢目如疾病之在身五月甲申以趙葵爲淮東安撫制置使知揚州秋七月丁卯以鄭性之參知政事李鳴復簽書樞密院事甲申雨血八月丙戌趙范坐失襄城再貶秩李虎亦貶秩各令任責捍禦自效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乙亥鄭清之喬行簡並罷爲醴泉觀使兼侍讀以崔與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辭不拜壬午御前諸軍統制曹友聞與蒙古兵戰於大安軍陽平關死冬十月壬寅蒙古兵克固始丙午蒙古兵克文州守臣劉銳通判趙汝曏死十一月丙

寅以喬行簡爲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蒙古兵入淮西詔史嵩之趙葵陳韡分道援之戊辰以魏了翁知紹興兼浙東安撫使壬申詔羣臣各陳防邊方畧戊寅復成都府十二月壬寅詔改明年元金州通判悉夔及弟維子永叔與蒙古兵拒戰俱死安南來貢

嘉熙元年春正月甲子詔兩淮荊襄之民避地江南沿江州縣間有招集賑恤帝慮恩惠不周流離失所江陰鎮江建康太平池江興國鄂岳江陵境內流民其計口給米期十日竣事以聞二月癸未朔以鄭性之知樞密院事鄒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李宗勉同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罷癸卯詔以朱熹通鑑綱目下國子監并進經筵夏五月壬申臨安大火六月癸巳鄒應龍罷丙午詔建內小學擇宗子十歲以下資質美者二三人置師教之秋八月癸巳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李宗勉簽書樞密院事甲辰詔蜀難冠臨都統

王宣戰沒其總管吳桂棄所守走又縱部伍剽掠貶官勒停冬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太史先期言是日日食將既日與金木水火四星俱躔於斗詔損膳避朝以圖消弭

二年春正月戊申朔詔文武羣臣舉曉暢兵財各二人三衙諸軍統制舉將材各二人二月戊戌詔近覽李埴奏知蜀漸次收復然創殘之際綏撫爲急宜施蕩宥之澤淮西被兵恩澤亦如之其降德音諭朕軫恤之意蒙古再遣王檝來三月己丑遣周次說爲蒙古通好使夏五月癸未以李鳴復知樞密院事李宗勉參知政事余天錫簽書樞密院事甲申嚴州布衣錢時成忠郎吳如愚以隱居游謹並選爲祕閣校勘丙戌以李鳴復參知政事冬十月己丑日生黑子辛未復光州十二月丙午董堯臣坐棄光州伏誅

三年春正月癸酉以喬行簡爲少傅平章軍國重事李宗勉爲左丞相史嵩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督視兩淮四川京湖軍馬余天錫參知政事游似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戊戌以游似參知政事許應龍簽書樞密院事林畧同簽書樞密院事九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許應龍林畧罷十一月丙子以范鍾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甲子復夔州

四年春正月辛未彗出營室庚辰詔曰朕以渺身托於天下士民公卿之上顧德不類不能上全三光之明下遂羣生之和變異頻仍咎證彰灼夙夜祗懼不遑康寧乃正月辛未有流星見於營室太史氏占厥名曰彗災孰大焉天道不遠譴告匪虛今朕痛自克責豈聲利未遠而讒諛乘間歟舉措未公而賢否雜進歟賞罰未當而眞僞無別歟抑牧守匪良而犴獄多興歟封人弛備而暴客肆志歟道殣相望而流離無歸歟四方多警而朕不悟蠹察有者

而朕不知歟譴見上帝象甚著明爰避正殿減常膳以示側身修行之意二三大臣吾道揆也其協恭以輔朕百爾執事吾法守也其竭忠以告朕使朕得以導和消異不亦善乎布告中外咸知朕意二月癸丑以孟珙爲四川宣撫使夏四月乙巳召督軍右丞相史嵩之還六月江浙福建大旱蝗秋七月乙丑詔今夏六月恒暘飛蝗爲孽朕德未修民瘼尤甚中外臣僚其直言闕失無隱又詔有司賑災恤刑九月喬行簡罷冬十月癸巳詔改明年元十二月丙辰地震己未詔求直言閏十二月丙寅左丞相李宗勉卒以游似知樞密院事范鍾參知政事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

淳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舉文武才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眞見實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裏

混融使大學論孟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朕每觀五臣論著啓沃良多今視學有日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奬之意尋黜王安石從祀丙午封周惇頤爲汝南伯張載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陽伯戊申幸太學謁孔子遂御崇化堂祭酒進講監學官諸生進秩賜賚有差製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復親書朱熹白鹿洞學規賜焉夏四月丁丑詔以弟與芮爲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嗣榮王貴謙爲開府儀同三司嗣沂王冬十一月辛卯蒙古主窩濶台卒后主國事十二月丁丑侍御史金淵劾前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貪黷殘忍蜀人銜怨乞更竄責詔除名贑州居住蒙古兵攻普州知州何叔丁判官楊仁舉闔家遇害蒙古兵圍成都制置使陳隆之一家數百口並遇害蒙古遣使來議和至淮上守將囚之

二年春正月甲戌游似罷以范鍾知樞密院事徐榮叟參知政事趙葵同知樞密院事別之傑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己酉趙葵罷六月壬子朔徐榮叟罷丁巳以余玠爲四川宣諭使投制置使丙寅以別之傑同知樞密院事高定子簽書樞密院事杜範同簽書樞密院事盛夏積雨浙右大水秋七月常潤建康大水兩淮尤甚九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辛卯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蒙古兵大入通州守臣杜霆載其私帑逃十一月辛卯詔諭兩淮節制李曾伯毋以通州被兵之故不安厥職其督勵諸將勉圖後功己亥日南至雷電交作詔省躬求直言十二月癸亥蒙古兵連攻敘州都統楊大全拒戰死丙寅別之傑罷

三年春正月戊寅以高定子兼參知政事尋罷三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夏四月壬申布衣王與之進所著周禮訂義補下州文學蒙古兵破大安軍忠義副總管楊世威堅守魚孔隘詔世威就知大安軍

四年春正月壬寅朔帝製訓廉謹刑二銘戒飭中外以李鳴復參知政事杜範同知樞密院事劉伯正簽書樞密院事夏五月戊午蒙古兵圍壽春府呂文德節制水陸諸軍解圍有功詔赴樞密院稟議六月庚午朔以呂文德兼淮西招撫使知濠州秋九月甲辰右丞相史嵩之許終喪甲戌以趙葵同知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李性傳簽書樞密院事三月庚子詔嚴贓吏法夏四月丙戌右丞相杜範卒秋七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奉太祖太宗寧宗並侑大赦冬十二月己卯以游似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趙葵知樞密院事李性傳同知樞密院事性傳尋罷壬午以太史奏日食明年正旦詔避殿減膳百官講行闕

政凡可以消弭災變者直言無隱工部侍郎徐元杰侍御史劉漢弼以嘗論史嵩之相繼暴卒太學生爲訟寃詔各給田五百畝緡錢五千恤其家蒙古兵入蜀權巴州何震權成都府馮有碩權漢州王驥權成都縣楊兌權資州劉永權潼川府魏韜死將領關貴統制白傳才率衆復洋州還遇敵兵交戰將士百五十三人俱沒於陣詔各贈卹

六年春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二月戊辰范鍾罷夏四月戊寅詔授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燾蔡模迪功郎本州學教授給札錄其著述并條具所欲言者以聞六月壬子以陳韡參知政事秋七月蒙古主貴由立八月癸丑以祕書少監劉克莊兼崇政殿說書九月戊辰以賈似道爲京湖制置使冬十二月乙未詔許史嵩之致仕臺諫論其無父無君罪有餘誅請削官遠竄

七年春正月乙卯朔詔間者紹廷非才收召衆正史嵩之已令致
仕示不復用咨爾二三大臣其一乃心務舉實政以寧我邦家
若辭浮於實玩愒歲月朕何賴焉夏四月庚子以王伯大簽書樞
密院事吳潛同簽書樞密院事辛丑以鄭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
使遊似罷以趙葵爲樞密使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陳韡知樞
密院事湖南安撫大使甲辰趙葵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
撫使五月乙亥策士詔求直言弭旱六月丙申以旱避殿減膳詔
中外臣庶直陳過失毋有所諱戊申詔旱勢未釋兩淮蜀襄及江
閫內地曾經兵州縣遺骼暴露感傷和氣所屬有司收瘞之秋七
月乙丑吳潛罷丁卯以別之傑參知政事鄭寀同簽書樞密院事
寀罷八月辛卯乃雨
八年春二月乙未福安縣民羅母年過百歲特封孺人有司歲給

存問以厚風化三月蒙古主貴由卒后主國事夏六月戊戌以徐
鹿卿爲樞密使秋七月辛卯以王伯大參知政事應繇同知樞密
院事謝方叔簽書樞密院事史宅之同簽書樞密院事伯大尋罷
九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是日雷冬十月甲戌朔別之傑罷
九年春正月詔給官田五百畝命臨安府創慈幼局收養道路遺
棄嬰兒仍置藥局療貧民疾病閏二月甲辰以鄭清之爲左丞相
兼樞密使封魏國公趙葵爲右丞相應繇謝方叔並參知政事史
宅之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六月丙寅詔邊郡
各立廟一賜額褒忠凡沒於王事忠節顯著者並祠焉守臣春秋
致祀冬十一月癸未應繇罷十二月乙巳以吳潛同知樞密院事
徐榮叟簽書樞密院事戊午同知樞密院事史宅之卒
十年春三月癸未趙葵罷冬十月辛酉詔諸主兵官行劉毋杖脊
傷人命十一月壬申以趙葵判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台嚴州水
十一年春三月戊寅以謝方叔知樞密院事吳潛參知政事徐清
叟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戊戌潭州民林符三世孝行一門義居
福州陳氏笄年守志壽逾九袠詔皆旌表其門六月乙巳詔求遺
書幷山林之士有著述者許上進蒙古主蒙哥立秋八月辛亥詔
比覽林光世易範明易推星配象頗識有司其以禮津遣赴闕九
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冬十一月庚戌左丞相鄭清之卒甲寅以
謝方叔爲左丞相吳潛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乙卯以徐清叟參
知政事董槐簽書樞密院事京湖都統高達等復襄樊十二月戊
辰詔以八事訓飭在廷曰肅紀綱用正人救楮弊固邊陲清吏道
淑士氣定軍制結人心
十二年春正月辛丑太學錄楊懋卿以孝行卓異詔旌其門二月

乙卯朔日有食之壬午詔襄郢新復蠲賦稅蒙古兵復攻隨郢安
復副總管馬榮率將士拒戰卻之夏五月乙巳信州玉山縣盜起
詔罷諸郡經界秋八月丁丑班會天歷辛巳詔改明年元冬十月
癸丑以徐清叟參知政事董槐同知樞密院事壬申詔襄郢新復
其務措置屯田脩渠堰十一月庚寅吳潛罷丙申夜臨安大火越
夕乃熄詔求直言閩浙八州郡大水
寶祐元年春正月庚寅朔詔以姪孜爲皇子改賜名禥封永嘉郡
王製資善堂記賜之癸卯蒙古兵渡漢江入西柳關京湖都統高
達帥兵禦之二月己酉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乙未詔侍從臺諫給
舍制司各舉帥才二人五月甲午召四川制置使余玠還暴卒秋
八月丙辰以余晦爲四川安撫制置使知重慶府江湖閩廣旱溫
台處三州大水

二年春二月甲辰朔詔太常議正秦檜謚庚申詔饒州布衣饒魯不事科舉一意經學授州教授三月壬午王𧦬使蒙古留七年來歸夏四月乙丑以徐清叟知樞密院事董槐參知政事六月甲寅侍御史吳燧等論故蜀帥余玠聚斂罔利玠死其子如孫盡竊帑庾之積以歸詔籍其家庚午召四川制置使余晦還閏六月壬申參知政事董槐以邊事孔棘請自帥蜀優詔不允壬午以李曾伯爲四川宣撫使秋九月辛亥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癸酉皇子禥進封忠王蒙古城利閬州知閬州兼利西安撫王惟忠下獄詔籍其家斬都市

三年春正月己未迅雷明日起居郎牟子才疏言元夜張燈侈靡倡優俳媟有累聖德乞請罷以應天變從之夏六月丙子以王埜簽書樞密院事尋罷監察御史洪天錫劾內官盧允升董宋臣不

報秋七月壬戌謝方叔罷八月乙丑徐清叟罷以董槐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程元鳳簽書樞密院事蔡抗同簽書樞密院事洎入洛敗將罪全子才劉子澄各罷祠

四年春三月丙辰帝製字民訓賜親民官夏四月癸未以程元鳳參知政事蔡抗同知樞密院事賈似道參知政事依舊督兵甲辰羅氏鬼國遣報思播言蒙古將由大理取道西南大入邊詔以銀萬兩使思播結約羅鬼爲援六月癸未侍御史丁大全疏擊右丞相董槐夜半以臺檄役隅兵迫出關遂罷相三學生伏闕上書以爲言詔槐提舉洞霄宮秋七月甲寅知敘州史俊調舟師迎與蒙古兵戰却之乙卯以程元鳳爲右丞相兼樞密使蔡抗參知政事張磻簽書樞密院事九月甲寅監察御史朱熠言境土日蹙調度日增汰冗吏不報冬十一月戊戌京湖閫臣繼上戰功詔曰蜀罹兵革吾民重困所當勞來撫摩俾之樂業比聞官吏乃肆誅求殊失培植邦本之意自今四川制司戒飭屬郡違者罪無赦御史臺其嚴覺察癸丑詔戒羣臣洗心飭行毋縱於貨賄其或不悛舉行淳熙成法又閱國以來勳臣之裔有能世濟其美而不世其祿者所在州郡以聞以張磻同知樞密院事丁大全簽書樞密院事馬天驥同簽書樞密院事蔡抗輒擅去國奪職奉祠十二月庚申蒙古城棗陽

五年春正月丁亥朔賈似道進知樞密院事依舊督兵以吳淵參知政事淵未至卒夏四月蒙古兵攻襄陽安撫高達力戰於白河却之蒙古兵攻竹監詔京湖調兵應援六月丁酉馬天驥罷秋八月庚子以張磻參知政事丁大全同知樞密院事磻卒九月辛酉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丁酉以林存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乙

丑獎諭安南國賜賚之庚辰詔三邊郡縣官毋擅離職守帥臣其嚴糾察

六年春正月辛亥朔以丁大全參知政事二月辛巳朔以馬光祖爲京湖制置使尋兼判湖北路安撫使夏四月乙巳程元鳳罷丁未以丁大全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林存同知樞密院事蒙古主率諸將兵號十萬分三道來侵一趨隴關一趨米倉關一趨沔州冬十月戊子蒙古將李璮率兵攻漣水州十一月己酉林存罷壬子以朱熠同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進樞密使爲兩淮宣撫使丁卯李璮攻海州漣水軍海州通判侯自歷戰死闔室遇害將士殺傷殆盡賈似道抗章引咎詔以功自贖十二月戊寅詔改明年元庚辰蒙古兵渡馬湖入蜀詔馬光祖向士璧暫移司峽州以便策應士璧光祖辭以蒙古兵於房州臨安大旱

開慶元年春正月丁卯以賈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蒙古兵攻忠涪州破利州隆慶順慶諸郡閫進廣安守將相繼降蒙古又造浮梁於涪之藺市三月己巳以呂文德爲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辛巳以朱熠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於是月守臣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蒙哥卒於城下乃解圍九月壬子賈似道表言蒙古兵自黃州沙武口渡江圍鄂州中外震動庚申以戴慶炣簽書樞密院事下詔責己勉諭諸閫進兵冬十月辛未朔以丁大全罷壬申以吳潛爲左丞相兼樞密使賈似道爲右丞相兼樞密使依舊督兵庚辰詔自今十一日始避殿減膳徹樂又詔門民者損道稍稍縱干戈之餘瘡痍未復流離蕩析生理何資令爾州官之寄牧守之臣經徭薄賦一意撫摩恤軍勞民庶底與復其被兵百姓遷入城郭無以自存

者已省下各郡以財粟賑之十一月乙卯以趙葵爲江東西宣撫使許便宜行事閏月丁丑以向士璧爲湖南制置副使知潭州甲申以呂文德爲京西湖北安撫使兼制置使知鄂州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辛亥詔改明年元是歲頒出內帑銀帛糴錢犒師發義倉米賑臨安湖北及婺州饑

景定元年春二月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出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丙寅蒙古兵攻分寧武寧二縣潤湖岩都監張興宗死三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乙亥詔全岳水衡柳象瑞興國南康隆興江州臨江潭州經兵諸縣農民失業應開慶元年二稅盡除之辛卯蒙古主忽必烈立蒙古兵至漢陽鄂州統制張勝力戰死賈似道言自鄂趨黃與敵遇大戰敗之夏四月戊戌朔侍御史沈炎疏左相吳潛罪詔賈似道正位鼎軸己亥賈似道以討殺蒙古鄂州般兵上表奏捷己酉吳潛罷癸丑召還賈似道進少師封衛國公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炣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樞密院事虎臣罷慶炣卒五月癸未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六月壬寅詔立忠王禥爲皇太子賜字長源甲寅以楊棟葉夢鼎並爲太子詹事秋七月丁卯朔大赦己丑御史何夢然劾丁大全吳潛欺君無主之罪庚寅以賈似道兼太子少師朱熠皮龍榮沈炎兼太子賓客辛卯詔丁大全削三秩南安軍居住吳潛奪觀文殿大學士罷祠建昌軍居住癸巳詔舉孝廉蒙古遣郝經來修好且徵歲幣賈似道隱其事幽經眞州上聞使至請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曰和出彼謀豈容輕徇若以交鄰國之道來當令入見九

月辛巳大饗明堂大赦冬十月甲辰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其嚴覺察舉劾以聞當寘於法以爲同惡相濟者之戒壬戌再貶吳潛潮州居住十二月辛丑建陽縣嘉禾生一本十五穗詔改建陽爲嘉禾縣

二年春正月丁丑命皇太子謁孔子於太學乙酉以皇太子請詔封張栻爲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從祀孔子廟庭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乙未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樞密院事乙卯竄吳潛於循州丙辰竄丁大全於貴州追削一秩秋七月甲子蜀帥俞興奏知瀘州劉整率所部兵降蒙古由會計邊費爲興所按也戊寅王惟忠家訟冤詔奪謝方叔應得恩數丁大全貴授新州團練使貴州安置丙戌吳潛貴循州安置冬八月壬辰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乙巳以江萬里同簽書

樞密院事向士璧坐費邊費貶漳州安置復被逮責償以死趙葵史巖之等俱責償貶黜有差九月乙亥蒙古使郝經入留真州帝賜與賜資冬十月丙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丙辰沈炎罷十二月辛卯宰臣奏太子語臣等言近奉聖訓夫婦之道王化之基男女正位天地大義平日所講修身齊家之道當真履實踐勿爲口耳之學請宣付史館爲世程法從之甲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壬寅江萬里罷癸卯冊全氏爲皇太子妃臨安大雨水湖秀州水安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戊子朔詔量移丁大全吳潛黨人更不錄用庚午賜賈似道第宅于集芳園給緡錢百萬就建家廟二月丁亥朔戊龍榮罷庚戌蒙古將李璮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詔封璮齊郡王復其父李全官爵三月乙丑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六

月庚寅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庚戌安南陳日煚上表乞世襲詔日煚及男威晃俱授安南國王秋八月戊戌蒙古兵克濟南殺李璮事聞詔嚴邊防九月丁丑溫州布衣李元老讀書安貧不事科舉年百有四歲詔授廸功郎致仕本郡給俸冬十月甲子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樞密院事並兼太子賓客十二月壬辰詔奪丁大全團練使新州安置道死

四年春正月壬午詔侍從臺諫給舍卿監郎官以上及制總監司各舉所知不拘員限不如所舉行連坐法戊子林希逸言莆陽布衣林亦之陳藻有道之士林公遇幼承父澤恭親不仕詔贈亦之藻迪功郎公遇進贈一官二月丁巳置公田所以劉良貴等領之夏五月丁酉婺州布衣何基建寧府布衣徐幾皆得理學之傳詔並授廸功郎本州府教授兼書院山長秋九月辛卯大饗明堂大赦甲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樞密院事葉夢鼎簽書樞密院事

五年春正月丁丑朔詔曰朕惟稽盛帝明王制治保邦曷嘗不以人材爲先務蓋雖堯舜之法度文武之方策苟非得人是廸是循則亦徒法而已故必賴濟濟之賢藹藹之士布列中外道德一而風俗同然後可望其舉行不悖相繼於長久也我國家因之舊進士一科得人爲盛三百年間所以保乂王家垂休億載者厥功茂哉弊久蠹滋近年尤甚非無佳士頗出由此其選然窮經學古者或病於詞華植德礪行者難究其藴奧高才大器者往往局於纖悉繩墨之末是以官甚冗而才愈乏家殊俗而風益漓至於冒國法以苟營假儒冠而挾策但言亂雅勦說趨時使習之者反賊其真而取之者莫任其咎人情至此咸欲變通議披閱先朝名臣奏

議其論取士之法非一惟程顥頤兄弟深知治道酌古通今綱條詳明用意純切令三省詳議參酌其可行者條具以聞務於科舉令甲無大更張以妥安士心而於進士科舉之外所以崇尚經術考察德行選用材能之道立爲一代之典陶成四方之風庶幾豐芑之仁垂之萬世顧不美歟癸巳出奉宸庫珠香象犀下務場貨易助收楮幣夏四月戊午太白晝見五月庚辰何夢然罷知建寧府辛卯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樞密院事乙未安南奉表謝恩進方物詔却之仍厚賚以獎恭順己亥太白經天晝見秋七月甲戌彗星出於柳丁丑詔避殿減膳求直言言者皆云變由公田賈似道奏辨乞避位帝勉留之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卿既任事亦當任怨内中臺臣言楊棟指彗星爲蚩尤旗欺天罔君詔棟罷黜予祠九月乙未左司諫舒有

開勑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校文發策忤謫勝誇昵興國軍居住行
經界推排法由是江南尺寸之地皆有稅冬十月乙丑詔行關子
銅錢法帝不豫丁卯帝崩在位四十一年年六十遺詔皇太子禥
即皇帝位咸淳二年十二月上尊謚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神
武聖明安孝廟號理宗

論曰有天下者貴正始理宗之立出於史彌遠矯命可謂不
幸矣享國四十餘年彌遠權終丁賈繼政陰邪得志國事日
非自古亂君各賢其臣槩如是也當時諫臣方大琮等每以
女寵侈費為言則色荒政怠亂所由生徒飾崇儒講藝之虛
名曷益乎

贊曰大横之兆乃因避雨甚曰闕言符命所祐報功之極遂
忘跋扈四十餘年始終臣榆崇儒重道褒封贈古國感民窮

何益矩步廟號曰理殊傷文武

南宋書本紀卷之五終

度宗三帝本紀第六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度宗景孝皇帝諱禥榮王與芮之子理宗親姪也母夫人錢氏生
母黃氏嘉熙四年四月九日生帝於紹興榮邸資識內慧七歲始
言理宗晚無子託神器焉淳祐中賜名孟啓歷授慶遠軍節度使
封益國公又改名孜封建安郡王寶祐元年立為皇子封永嘉郡
王二年十月進封忠王十一月加元服字拜書景定元年六月立
為皇太子賜字長源理宗家教甚嚴雞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
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終日手不釋卷將晡復入
起居率為常理宗問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為之
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五年十月丁卯理宗
崩受遺詔即皇帝位戊辰尊皇后謝氏曰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

節辛未大赦十一月詔國京師諸夏根本民氣宜紓先帝能諸行
厚之使勿困也帥漕兩司合綱近例歲貢以補助其乏餉所當繼
志以副先帝培護根本之意又詔求直言又詔躬行三年喪本生
父嗣榮王與芮依前太師判宗正事臺臣劾宦官李忠輔何舜卿
董竄遠方以葉夢鼎參知政事姚希得同知樞密院事十二月壬
寅戒贓吏絕貢羨餘甲辰詔以生日為乾會節初開經筵名講殿
曰熙明禮部尚書馬廷鸞進讀大學衍義序陳心法之要是歲浙
東西湖南北廣東西福建成都京西潼川夔利路戶五百六十九
萬六千九百八十九口一千三百二萬六千五百三十二
咸淳元年春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二月丁未以姚希得參知政
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庚申詔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
以考成績壬戌以王爚簽書樞密院事三月甲申攢理宗於永穆

陵夏四月戊午賈似道特授太師閏五月丁未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爚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將阿朮帥兵至廬州及安慶諸路統制范勝統領張林正將高興副將孟興逆戰死之冬十一月辛丑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春正月癸丑江萬里罷知潭州二月辛卯詔左右史循舊制立侍御坐前夏四月壬午姚希得罷丁亥王爚罷五月甲寅以王爚參知政事留夢炎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樞密院事秋七月壬寅罷童子科是歲安南來貢

三年春正月己丑朔郊大赦丁酉上皇太后尊號壬辰以王爚知樞密院事葉夢鼎參知政事常挺簽書樞密院事癸卯立全氏為皇后戊申帝詣太學謁孔子以顏淵曾參孔伋孟軻配享顓孫師升十哲邵雍司馬光升列從祀雍封新安伯禮部尚書陳宗禮國

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明日執經官并各學官俱進秩諸生推恩有差二月己未復廣安軍乙丑詔賈似道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三月壬辰以程元鳳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葉罷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戊申詔曰比當命有司按月給百官俸惟官愈卑去民愈親仍聞過期弗予是豈奉行命不虔也諸路監司其嚴糾劾六月壬戌以馬光祖參知政事己卯王爚罷秋八月壬戌邊報警急詔諭呂文德申嚴防遏乙丑嗣榮王與芮進封福王辛未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留夢炎知樞密院事冬十月庚申復開州十一月以常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樞密院事

四年春正月乙巳留夢炎罷庚戌詔曰邇年近臣引去以為高勉留再三邪近益遠往往相尚不知其非義也亦由一二大臣嘗勇去以為眾望相踵至今孟子於齊王不遇故去是未嘗有君臣之情也然猶三宿出晝庶幾改之儒者家法無亦取此乎朕於諸臣允謂無負其亦高尚使人疑於負朕秋九月癸未蒙古築白河城始圍襄樊冬十月戊寅朔日有食之參知政事常挺罷尋卒十二月丙戌包恢罷

五年春正月癸亥葉夢鼎罷以馬廷鸞參知政事甲戌以江萬里參知政事三月丙午蒙古將阿朮及宋叛將劉整自白河以兵圍樊城乙卯蒙古城鹿門己未詔浙西六郡公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張世傑率馬步舟師援襄樊與蒙古戰於赤灘圃敗之戊辰以江萬里為左丞相馬廷鸞為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夏四月高郵縣夏世賢七世義居詔旌其門五月己酉馬光祖罷提舉洞霄宮秋七月辛酉大禋明堂大赦丙寅加

上皇太后尊號冬十二月戊子蒙古築新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以李庭芝為京湖安撫制置使督師援襄樊辛酉班成天歷丙寅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樞密院事丁卯帝製字民牧民二訓以戒百官戊辰江萬里罷三月庚子朔日有食之癸丑詔曰吏以廉稱自古有之今絕不聞豈不自章顯而壅於上聞歟其令侍從卿監郎官各舉廉吏將顯擢焉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說書六月庚午詔太極圖說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天下士子宜誦其文秋七月復開州八月甲申樂清縣嘉禾生詔薦士增四名癸巳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冬十月丁丑進殿前副都指揮使范文虎總師援襄樊十一月乙未陳宗禮罷尋卒十二月己亥蒙古築萬山城是歲台安吉二州嘉興華亭二縣並水災賑之

七年夏六月己未蒙古會兵圍襄陽秋八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冬十月癸丑從政郎朱鎔孫進羣經要略十二月辛亥以御史陳伯大言科舉宜士籍戊午詔舉廉能材堪縣令者是冬蒙古改國號曰元是歲紹興平江府安慶無爲吉和鎮巢諸州饑賑之

八年春正月庚申詔曰朕惟崇儉必自宮禁始自今宮禁敢以珠翠銷金爲首飾服用必罰無赦臣庶之家咸宜體悉工匠犯者亦罪福制必從重典又詔有虞之世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漢之爲吏者長子孫則其遺意也比年吏習偷薄人懷一切計日待遷事未克究又望而之他吏狎玩竊弄官政吾民奚賴焉繼自今內之郎曹外之牧守以上更不數易其有治狀昭著自宜褒異夏五月李庭芝遣部轄張順張貴將兵援襄陽兵敗二將先後死之六月丙申以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衡州安置道卒丁酉以章鑑

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九月辛未大饗明堂大赦是日賈似道憾帶御器械胡顯祖輒去位詔罷顯祖出其妹貴嬪爲尼似道始還冬十一月乙卯馬廷鸞罷了祠十二月甲寅以葉夢鼎爲右丞相兼樞密使是歲臨安大雨水紹興六邑水賑之

九年春正月乙丑阿朮劉整破樊城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府降於元三月壬午詔建機速房於中書以革樞密院漏泄稽遲之弊夏四月癸巳詔曰迺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甚傷朕心爾閫臣專征之而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勠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閫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尚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詰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怵習於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又如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於御之宜懷攻守之略者密具以聞一如端拱二年制書朕當虛心以聽五月庚辰詔諸人上書請以丞相似道督兵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六月己丑給事中陳宜中請正范文虎不力援襄之罪賈似道庇之止降一官癸卯京湖制置使汪立信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閏月丙辰朝散郎師顯行進注皇朝文鑑秋七月癸巳復洋州戊戌復馬騣山九月辛巳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樞密院事冬十一月壬午子㬎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是月以陳奕爲沿江制置使夏貴爲淮西制置使李庭芝爲淮東制置使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似道起復視事夏四月己卯子昺授左衛上將軍進封永國公五月壬寅張珏表請城馬

騣虎頭山或先築其一以據險要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負約執郝經之罪命水陸並進秋七月癸未帝崩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遺詔太子㬎即皇帝位八月上尊諡廟號度宗帝在東宮以好內聞及即位荒淫益甚故事宮女被幸者侵晨必詣閤門謝恩一日謝恩者三十二人

論曰理宗季年蒙古兵迫我疆圉權臣賈似道貫敝之獘度宗昏弱復拱手聽其所爲故政愈弊而敵愈迫潰敗之勢岌岌然不可支譬如病者始終付於庸醫至沉劇而尚悟也哀哉

帝㬎度宗子也母皇后全氏咸淳六年九月己丑生帝於大內九年授左衛上將軍封嘉國公十年七月癸未度宗崩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甲申兄昰進封吉王弟昺進封信王賈似道以文彥博故事獨班起居丙戌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和

聖福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又詔以生日爲天瑞節辛卯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八月癸丑大霖雨天目山崩九月癸未元兵大會於襄陽就分兵一入淮一趨郢一徇荆南甲午開經筵冬十月丁未饒州布衣董蟠應進諸史纂約兵鑑刑鑑詔充史館編校文字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兵攻郢州張世傑力戰禦之遂去由藤湖入漢戊午郢州副都統趙文義追戰全子湖死之乙丑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樞密院事丙寅元兵破沙洋城總管王虎臣與守隘官王大用皆被執十一月庚辰以陸秀夫爲淮東安撫制置司參議官丙戌以王爚爲左丞相章鑑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十二月癸丑元兵攻陽邏堡夏貴以兵力守都統制王達出戰死丙辰元兵復攻陽邏堡都統制劉成以定海水軍戰死夏貴敗沿江縱兵大掠歸廬州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于元呂文煥以元兵攻鄂州都統程鵬飛提舉張晏然以城降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以孫虎臣總統諸軍詔天下勤王甲子起李芾爲湖南提刑乙丑以高達爲湖北制置使詔邊費浩繁吾民重困貴戚釋道田連阡陌安居暇食有司殿其租稅收之庚子程鵬飛以元兵徇黄州知州陳奕降李庭芝以兵勤王

德祐元年春正月甲戌陳奕以元兵入蘄州知州管景模降壬午攢度宗於永紹陵乙酉以陳宜中同知樞密院事提舉江州興國宮呂師夔與知州錢眞孫以江州降於元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嚴夜遁郢州降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於州自殺戊子知南康軍葉閶降於元戊戌池州都統張林降於元元兵徇安慶知府范文虎降通判夏椅仰藥死知德安府來興國知達州鮮汝忠相繼以城降於元二月庚戌元兵入池州權守趙卯發自經死賈似道遣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不得請而還庚申孫虎臣與元兵戰敗績奔魯港夏貴不戰而去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諸軍盡潰壬戌元兵入饒州知州唐震死故相江萬里赴水死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大使趙溍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於元建康都統翁福出迎元兵甲子元兵至臨江軍知軍鮑廉死賈似道上書請遷都乙丑詔百官議遷都左丞相王爚言巳不能與大計遂去郢州守將張世傑帥兵入衛復饒州江西提刑文天祥以兵勤王丙寅以文天祥爲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趨入衛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知江陰軍鄭壖棄城遁知無爲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晉皆以城降于元巳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文及翁簽書樞密院事倪普同簽書樞密院事召王爚爲浙西江東宣撫招撫大使始遣元使郝經等歸庚午賈似道有罪罷相除名辛未右丞相章鑑遁壬申朔復茶鹽市舶法凡賈似道不恤民之政次第除之殿前指揮使韓震請遷都知樞密院陳宜中殺之癸酉建康都統徐旺榮鎮江統制石祖忠相繼降於元甲戌元兵攻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乙亥詔諭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議息兵以王爚爲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己以陳宜中爲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侍御史陳過御史潘文卿先後奏請誅賈似道并治其黨人詔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樸責洪起畏鎮江自效巳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

午復與潛向士璧官知常州趙與鑑聞元兵至遁常民錢訔以城
降於元甲申元兵攻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
降於元詔加張世傑保康軍承宣使總都督府諸軍丁亥有星二
鬭於中天頃之一星隕己丑加呂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趙溍入衛文
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降於元庚寅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
可同知樞密院曾淵子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相
繼皆遁簽書樞密院文及翁倪普諷臺臣劾己章未上亟出關遁
辛卯太皇太后詔榜朝堂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
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
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察二三執政
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詡
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

未改國法尚存其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御史臺
覺察以聞守將張濡殺元行人嚴忠範於獨松關執尚書廉希賢
至臨安重創死知滁州王應龍知平江府潛說友知廣德軍令狐
槩知安東州孫嗣武岳州總制孟之紹相繼以城降於元丙申以
陳合同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壬寅統制洪福率衆復鎮巢軍乙
巳元兵入廣德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賞率義兵迎戰被執
死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壬子
以高斯得簽書樞密院事總統張敏與元兵戰豐城死乙卯以福
王與芮爲武康寧江軍節度使判紹興府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
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壬戌元兵攻眞州知
州苗再成帥兵禦之敗績庚午元兵乘勝至揚州都撥發官雷大
震出戰死姜才兵亦敗是月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

達以江陵降於元常德鼎澧諸州皆相繼降五月癸酉元兵至寧
國縣知縣趙與禱出戰死丁丑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
姚訔守常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
張世傑軍合辛卯籍潛說友與孟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詔張世傑張彥阮克己仇子眞四道出兵己亥吳繼明復蒲
圻通城崇陽三縣六月庚子朔日食既星見雞鶩皆歸成都安撫
使昝萬壽以嘉定諸城降於元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尊號以
應天戒命侍從官已上各舉材堪文武者五人廷臣各舉三人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甲寅留夢炎入朝王爚
陳宜中並請相夢炎自求罷詔二相毋辭此求閑以爚平章軍國
重事陳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
乙卯詔求直言知叙州郭漢傑知瀘州梅應春知富順監王宗義

相繼以城降於元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大出舟
師與元將阿朮戰焦山下元人以火矢夾攻萬艘俱焚軍士投江
溺死無數世傑奔圌山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眞州呂城失守張彥
被執降於元甲戌徙賈似道居婺州曾淵子雷州廖瑩中貶昭州
王庭貶梅州寧國吏楊忠義率義兵出戰死丁丑徙賈似道建寧
府庚寅賈似道責授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追復皮龍
榮官辛卯陳宜中每與王爚不協爚子嗾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
上書論陳宜中擅權黨賈似道沮文天祥設棄城降遁之守將又
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
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恐誤國不止一似道也宜中徑去遣使四
輩召之不至郵下九皋等於臨安獄罷爚爲醴泉觀使乙未以陳
文龍同簽書樞密院事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之奪其謚八

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遁以李芾爲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乙巳吳繼明復平江縣庚戌劉師勇復呂城甲子以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知平江府九月辛巳大饗明堂赦丙戌會稽縣尉鄭虎臣部送賈似道之貶所至漳州殺之元兵入泰州知州孫虎臣自殺冬十月己亥加張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丁未以留夢炎爲左丞相陳宜中爲右丞相並兼樞密使壬戌元將伯顏發建康分道來侵李世修以江陰降於元元兵圍潭州知州事李芾力戰禦之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簽書樞密院事戊寅元兵破廣德軍己卯破四安鎮正將胡明等死召文天祥入衛壬午元兵至隆興府黃萬石棄撫州遁轉運判官劉槃以隆興降於元甲申元伯顏兵攻常州數月不下城破屠其民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並死劉師勇突

圍走臨安己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張濡遁鄰邑望風皆遁辛卯元兵入撫州都統密佑死甲午權禮部尚書王應麟遁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十二月庚子以吳堅簽書樞密院事遣柳岳奉書詣元軍稱盜殺廉尚書乞班師脩好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元兵入平江府遣使召留夢炎王應麟皆不至戊申張世傑入衛癸丑遣宗正少卿陸秀夫刑部尚書夏士林兵部侍郎呂師孟使元軍詣呂文煥趙孟桂通好庚申復遣柳岳等詣元軍祈請至高郵民殺之元兵破大洪山知隨州朱端履降癸亥復遣使召留夢炎不至

二年春正月乙丑朔元兵陷潭州知州李芾拒守力盡闔門死守將胡繼明劉忠孝以城降寶慶亦降通判曾如驥死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稱姪孫不從戊辰陸秀夫等還太皇太后命用臣禮己巳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於元庚午參知政事陳文龍上疏歸養以黃鏞參知政事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詔關兵監潰遁監察御史劉岊奉表稱臣於元上元主尊號曰仁明神武皇帝歲奉銀絹二十五萬乞存境土以奉蒸嘗癸酉左司諫陳孟虎監察御史孔應得遁甲戌元兵至瑞州知州姚巖遁丁丑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數日遁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遁三學生誓死不去特與放釋褐出身元兵入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自經死癸未進封兄昰爲益王判福州弟昺爲廣王判泉州以留夢炎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甲申元兵至皐亭山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稱臣祈存宗社丞相陳宜中遁張世傑蘇劉義劉師勇各以所部兵去乙酉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

翁簽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簽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命文天祥同吳堅使元軍元人拘天祥於軍中堅還戊子知建德軍方同知婺州劉怡知處州梁椅知台州楊必大皆降於元知臨江軍滕巖瞻遁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盪如鵝卵辛丑詔諭郡縣使降元元將伯顏遣人入臨安封府庫收史館禮寺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壬寅遣賈餘慶吳堅謝堂劉岊家鉉翁充祈請使元拘賈餘慶等及文天祥於軍中元兵屯錢塘江沙上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靈當使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益王廣王亦溫州夏貴以淮西降於元知鎮巢軍洪福死三月丁丑元伯顏入臨安執張濡殺之以帝及皇太后全氏度宗母夫人黃氏福王與芮等北去官屬三學生皆從行惟太學生徐應鑣及二男一女赴井死宮女百人赴水死夏五月丙申元主以帝爲瀛國公陳宜中

等立益王昰於福州進上帝尊號曰孝恭懿聖皇帝
論曰宋至德祐疆土存者無幾及行都陷幼帝與太后入燕二王雖奔餘燼其能殖乎太后爲尼帝學佛帝長自悼羈旅賦思歸之詩讀之可爲於邑予曰完普元季有託宋名號起兵者遂遷之沙州云
端宗懿孝皇帝名昰度宗長子也母淑妃楊氏度宗崩謝太后召賈似道等入宮擬所立衆謂帝長似道利幼君乃立嫡是爲孝恭懿聖皇帝而封帝爲吉王昺爲信王德祐二年正月元兵迫臨安乃封帝爲益王判福州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亮節俞如圭爲提舉元兵至皐亭山鎮等奉之走婺州伯顏入臨安遣兵趣婺召鎮以王還鎮聞之曰我將就死於彼以緩追兵亮節等遂負帝及昺徒步匿山中七日走温州陸秀夫蘇劉義繼追及於道遣人召

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温之江心寺高宗南奔時嘗至是有御座在寺中衆相率哭座下奉帝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太皇太后尋遣二宦者以兵八人來召帝及廣王還宜中等沉之江中遂入閩五月乙未朔陳宜中等乃奉帝即皇帝位於福州改是年爲景炎元年升福州爲福安府冊楊淑妃爲皇太后同聽政進封昺爲衛王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爲右丞相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陸秀夫簽書樞密院事蘇劉義殿前都指揮使王剛中知福安府劉黼未至卒詔吳浚趙溍傅卓李珏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是日郊赦黎明有大聲出府中衆皆驚仆文天祥自鎮江亡歸以爲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遣其將呂武入江淮招豪傑杜滸如温州募兵召揚州守將姜才爲保康軍承宣使元兵至衢州故相留夢炎降江西制置使黄萬石率所部降經略使知廣州徐直諒聞江西湖南已降元遣人赴江西送款六月丁卯元呂師夔遣兵徇廣州直諒聞帝即位於閩遣將拒元兵於石門敗績直諒遁元將入州授奔還諸將官有黄俊者拒不受死丙子吳浚聚兵於廣昌復南豐宜黄寧都三縣翟國秀復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者詔右丞相文天祥同都督諸路軍馬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略江西吳浚兵敗翟國秀引還傅卓兵敗降於元李庭芝姜才自揚州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皆降於元庭芝才被執死八月漳州亂命陳文龍爲閩廣宣撫使討之張世傑遣兵助吳浚與元將李恒戰兵敗奔寧都元兵破贛州守將苗再成死九月以興化石手軍亂復命陳文龍知興化軍東莞人熊飛與新會令曾逢龍相繼起兵爲趙溍遂復韶州廣州元呂師

夔等聞之引兵入梅嶺冬十月壬戌朔趙溍遣曾逢龍就熊飛禦元兵於南雄逢龍戰死飛奔韶州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呂師夔等圍韶州授自立招討使時元兵分三道來侵十一月元將阿剌罕董文炳攻處州李珏以城降甲辰秀王與檡逆戰於瑞安觀察使李世達死與檡及其弟與檍子孟備監軍趙由𤩽察訪使林温被執皆死阿剌罕兵至建寧府執守臣趙崇鐖知邵武軍趙時賞知南劍州王積翁並棄城遁乙巳陳宜中張世傑以元兵漸迫奉帝及衛王楊太后以下俱航海時兵衛幾五十萬人由東港入海與元兵遇大霧晦不辨舟得以進癸丑元阿剌罕入福安府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兵部侍郎朱濬仰藥死帝至泉州招撫使蒲壽庚作亂遂如潮州英德守臣凌彌堅徐夢得[illegible]元十一月辛酉朔趙溍棄廣州遁乙丑制置使方興亦遁吳

浚退走入瑞金戊辰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眞子以城降於元乙酉
興化軍通判曹澄孫以城降於元知軍陳文龍被執死帝舟次惠
之海豐圖復廣州呂師夔等以軍餉不繼退走以梁雄飛守之特
經畧使劉應龍導帝舟至廣州港口轉運使姚良臣作行宮迎帝
入州治元兵守江者拒之不果入帝舟還大海駐師秀山甲子
惠州之甲子門郡人龍圖閣待制張鎭孫栖居梁海上渡單與都
統凌震梁鄉兵潛分東西二路圖恢復詔以鎭孫爲廣東制置使
兼經畧安撫使
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壬寅吳浚棄瑞金遁文天祥奔漳州浚
尋降於元知循州劉興知潮州馬發之相繼降於元二月元兵略
廣州廣東諸郡皆降帝舟次廣之梅蔚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文
龍從子瓚聚兵殺守將林華復興化軍夏四月文天祥復興國縣
張鎭孫復廣州元梁雄飛出走帝舟次廣之官富場五月張世傑

將兵復潮州文天祥提兵自梅州出江西入會昌縣淮民張德興
起兵應之六月辛酉文天祥復雩都秋七月文天祥遣兵復吉贛
諸縣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遣將高日
新復邵武軍八月文天祥諸將兵皆敗乃引兵即鄒渢於永豐渢
兵潰壬申文天祥兵敗於興國甲申文天祥至空坑兵潰挺身
走循州諸將皆爲元將李恒所執元遣將塔出哈喇歹繇趙黃州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破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灣張
世傑師援廣州安撫使方興出禦塔出于石門戰敗冬十月庚
辰元將唆都破興化軍陳瓚死乙巳張鎭孫集戰船二千艘及塔
出呂師夔大戰於海珠寺敗績十一月元將塔出與呂師夔圍廣
州張鎭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劉深攻帝於淺灣張世傑戰敗

乃奉帝退保秀山陳宜中入占城遂不返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
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稍來集死者十
四五丁丑元將劉深追帝至七州洋執衛王挺舉官俞如圭以歸
三年春正月元將不花破重慶府制置使張珏死西川州郡俱失
二月呂師夔以張鎭孫及其妻子赴燕鎭孫自縊死於廣帝舟次
廣州元將唆都破潮州屠其城權知州事馬發死三月文天祥復
惠州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帝欲往居占城不果
遂駐化之碙洲會淵子自雷州來以爲廣州宣諭使夏四月戊戌
帝崩於碙洲年十一衛王昺立上尊謚曰裕文昭武廟號端宗
帝昺度宗第三子也母脩容俞氏累封衛王景炎三年四月戊辰
端宗崩衆欲散去簽書樞密院事陸秀夫不可越二日庚午與衆
奉帝嗣位於碙洲時年八歲楊太后仍同聽政以陸秀夫爲左丞

相兼樞密使以張世傑爲樞密副使加少傅蘇劉義爲開府儀同
三司殿前都指揮使有黃龍見海中五月癸未朔是年爲祥興元
年乙酉升碙洲爲翔龍縣遣張應科王用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
戰皆不利用遂降於元六月丁巳張應科與元兵戰於雷州死知
高州李象祖降於元己未帝徙居新會之厓山造新屋三千間行
宮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后居之己巳有大星隕于廣南聲如
雷數刻乃已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秋八月庚申月貫南斗乙丑
右丞相文天祥毋喪起復以天祥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馬己巳
加張世傑太傅封越國公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壬申以姚良臣
爲右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九月葬端宗於永
福陵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宏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
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撫使

趙與珞及川安國黄之傑等於瓊州不從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于元與珞安國之傑皆死閏月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紫凌震海上將吏朱遇等二百人力戰皆被執奪二百艘庚戌道夫棄廣州遁壬戌震遁癸亥恒入廣州以待宏範十二月壬午王道夫攻廣州與李恒戰皆被執凌震兵繼至亦敗文天祥趨海豐壬寅元兵執文天祥於五坡嶺凌震兵敗於芝蔴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

二年春正月己酉朔帝在厓山丁巳癸海舟壬戌元張宏範率兵侵厓山庚午李恒兵至張世傑以舟師碇海中棊結巨艦千餘中艦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柵如城堞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宏範至港口呼世傑與語不從文天祥在宏範軍中宏範令天祥以書諭世傑天祥亦不從世傑使先鋒將周文英挑戰十餘合

皆敗宏範盜舟師據海口我師不得進退樵汲路絶兵士茹乾飲鹹旬日皆病世傑猶率蘇劉義方興等日大戰宏範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何戰爲士民亦無叛者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于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張宏範攻于南南北受敵軍士困甚俄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遂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潰翟國秀凌震及劉俊等解甲降會暮且風雨昏霧四塞世傑與蘇劉義斷維以十餘舟奪港而去陸秀夫走帝舟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負帝投海中後宮嬪御及羣臣多從死者越七日浮尸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皙衣黄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宏範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爾今無望矣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已而世傑亦自溺死其隨帝赴水死者禮部尚書徐宗仁等江南譌傳帝在古城元主詔遣捕帝及陳宜中宋之遺民推奉工部侍郎馬南寶爲帥副以制置使黎德招討使梁起莘以迎駕起兵衆至二十萬爲元總管王守信所敗起莘降元德與南寶皆死宋自建隆至是凡三百二十年而亡是年乃元至元十六年也

論曰恭帝之北遷也二王南走海徼其臣相繼擁立力圖興復勢孤運窮幾緒竟絶蓋符汴杭胡虜之讖云按宋都汴百六十八年南渡復歷百五十二年享國之久幾與漢埒視唐則過之昔范曄論漢中興由高祖孝文之寛仁結於民而不能忘歐陽脩論唐之祖宗德澤制度足爲後世賴故能久享天命若宋家之積仁厚尚禮義其效亦豈誣哉

贊曰度既庸弱不能自存賈姦一敗勢同土崩三幼相繼苟延栫征灰燼難滅烈烈臣魂

南宋書本紀卷之六終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資　　　　掃葉山房校刊

靖康初瑤華宮火孟后步行出宮至相國寺前兄子孟忠厚私宅欽宗議復位號未及宣而京城破六宮有位號者皆北遷后以廢且不在宮故獨免張邦昌僭立迎居延福宮號宋太后邦昌避位尊稱元祐皇后垂簾聽政后使兄子忠厚同馮澥李回迎康王於濟尋降手書播告天下復遣宗人士褭內侍邵成章奉圭寶乘輿服御於王王卽帝位於南京后于東京撤簾改稱隆祐皇太后上將幸揚州詔忠厚奉太后如杭州明年苗傅劉正彥作亂請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諭之曰強敵在前我一婦人抱三歲兒決事何以爲國固拒之帝恐生變卽下詔禪位皇子太后垂簾聽政倚朱勝非處分勝非以計脫韓世忠妻梁氏令其諭止世忠負速之來

世忠兵至太后喜曰吾責塞矣再以手札趣帝還宮太后一出御殿乃命撤簾帝幸建康命鄭瑴衛太后繼發會防秋迫衛太后往洪州滕康劉珏從行楊惟忠以兵衛過落星寺舟覆宮人溺死十數太后舟無虞既至洪金人自大冶徑至康珏急奉趨吉金人追急太后乘舟夜行舟人景信反惟忠兵潰失宮人一百六十康珏俱遁太后與潘妃雇農夫肩輿而行遂入虔州土豪陳新圍城步將胡友破之於城下帝聞遣辛企宗迎太后歸越太后生辰置酒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未有其比奸臣肆爲謗誣國史尚未删定豈足傳信帝乃更修兩朝實錄崩年五十九祔廟在昭慶后上後改諡昭慈聖獻后性節儉月供千緡而止外家恩澤未嘗陳請

韋太后開封人高宗母也入宮爲婉容進封龍德宮賢妃從徽宗北狩建炎改元遙尊爲宣和皇后已尊爲皇太后三代俱追封王爵帝以太后久未歸每顰蹙曰金人若從朕請餘非所問也金人來議和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誓信當明言歸我太后朕不恥和命何鑄曹勛報謝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庶有感動鑄至金國再三懇始允遣其臣高居安完顏宗賢扈行帝親至臨平奉迎初見太后喜極而泣入居慈寧宮壽節始用樂謁家廟家屬遷官二十人太后有智慮初金人許還三梓宮太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集然後起攢時方暑金人憚行后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間言帝侍太后或至夜分未去太后曰且休矣聽朝宜蚤又謂帝兩宮給使宜通用不然有彼我之分而傳言易入十九年

太后年七十卽宮中行慶禮牡丹盛開太后欣然步至花所留宴竟日太后苦目疾有道士自言善醫一目瞭然再請之道士曰留一以存誓可也初歸行時淵聖臥于車前曰爲我語九哥我得太乙宮使足矣太后諾而誓之及歸竟不得道士言及太后嘗曰吾師神人也遂損一目二十九年太后年登八十復行慶禮九月得疾崩諡顯仁太后性節儉有司進金唾壺令易塗金所得供費多積於庫喪葬所用皆仰給焉初后與喬貴妃俱侍鄭后約先貴毋相忘既而喬妃得幸遂引韋端康同北遷韋比歸喬以金五十兩送金使高居安曰願好護姊還江南因舉酒酹韋曰姊歸卽爲太后妹無還期終於朔漠矣相大慟別

高宗元妃邢皇后開封人聘入康王邸王出使夫人留居藩衍宅金入京從三宮北遷上皇時遣曹勛歸夫人脫所御環付勛曰幸白

大王願如環早得見也尋遣冊爲皇后紹興九年崩於五國城年
三十四高宗虛中宮者十六年太后回鑾并以梓宮還謚懿節改
謚憲節
潘賢妃開封人高宗納於康邸生元懿太子將立爲后不果立爲
賢妃卒
吳皇后開封人年十四入宮高宗播遷后常以戎服侍左右從幸
四明衛士謀變入問帝所在后紿之以免后善翰墨與張氏並爲
婉儀邢后崩閒至立爲皇后顯仁太后嚴肅后身承起居順適其
意取詩序之義扁其堂曰賢志初伯琮召入宮后與張潘二妃並
坐潘新喪皇子慘然無緒張引逗之遂投張懷中因命育之后亦
請育一子得伯玖張卒并育於后后視之無間伯琮立爲皇子封
建王出玖居紹興高宗內禪詔后稱太上皇后上皇崩移慈福宮

光宗即位更號壽聖紹熙四年壽八十加號壽聖隆慈備福孝宗
崩始正太皇太后之號光宗疾不能執喪宰臣請垂簾主喪事代
行祭奠禮尋用趙汝愚請垂簾宣光宗手詔立皇子嘉王爲皇帝
慶元元年加號光祐崩年八十三謚憲聖慈烈
高宗嬪御張婉儀外有劉婕妤劉婉容張夫人馮美人韓才人吳
氏李氏王氏婕妤驕侈夏月以水晶飾脚踏帝命取爲枕婉容搖
權進入諷蕃商獻明珠香藥許以官爲舶官所奏幸醫王繼先欲
殺劉錡婉容與繼先言合帝大怒廢之李氏王氏但明艷上皇嬖
之及崩憲聖每見二人輒感慨孝宗即位追帝命許自便
孝宗元配郭后爲普安王時所納祥符人生莊文太子愭魏憲王
愷光宗邵悼肅王恪薨年三十一　受禪後追冊爲皇后謚成穆
夏后宜春人謝后丹陽人皆憲聖侍御後以賜普安王即位踰年

上皇命立夏爲皇后三年崩謚成恭中宮虛位多年謝妃侍帝過
德壽宮上皇諭意立爲皇后光宗受禪尊號壽成皇后孝宗崩尊
爲皇太后慶元初加號惠慈太皇太后崩謚成肅后性儉澣濯衣
有數年不易者　蔡妃入宮爲紅霞帔拜貴妃薨　李妃入宮爲
典字進婕妤卒李燾在經筵嘗陳省後宮帝曰朕老矣安有是
近葬李妃用三萬緡耳帝雖在位久後宮寵幸無若間者
光宗李皇后安陽人節度使道之女初生有黑鳳集於庭前遂名
鳳皇甫坦善相人道出諸女坦見后驚曰此女當母天下坦言於
高宗聘爲恭王妃生嘉王既立太子妃妒悍嘗訴左右於高孝兩
宮高宗不懌謂吳后曰是婦將種吾爲皇甫坦所誤孝宗亦屢訓
后行當廢汝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
至宮飲之宦者傳詞告后后大疑之嘗內宴后請立嘉王爲太子

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親生子何爲不可后訓孝宗有廢立
意帝惑之遂不朝帝嘗浣悅宮人手白他日后送食合於帝啓之
則宮人兩手也黃貴妃有寵帝親郊宿齋宮后殺妃以暴卒聞是
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遂劇久不朝重華宮給
事謝深甫切諫百官班候帝出至御屏后挽之入曰官家且飲酒
百僚相顧舍人陳傅良引帝裾且毋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
秀才欲斫頭耶孝宗崩帝不能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尊后曰
太上皇后崩年五十六謚慈懿
黃貴妃初在德壽宮以賜光宗頗寵爲李后所殺張貴妃亦東宮
舊侍又符婕妤後出嫁於民間
寧宗韓皇后相州人琦六世孫歸寧宗於平陽邸王受禪爲皇后
慶元六年崩謚恭淑

楊皇后少以姿容選入宮忘姓氏有楊次山者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恭淑為中宮未有屬曹美人性婉順韓侂胄勸帝立之后性機警頗涉書史帝竟立焉侂胄用兵敗績后使皇子曮入奏言侂胄輕兵不已將不利於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甚力亦不答后恐事泄命次山擇廷臣可任者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欣然參知政事錢象祖皆諫用兵貶彌遠先告之尚書衛涇郎官王居安張鎡皆預其謀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槌殺之越三日帝猶不知蓋謀悉出中宮及次山也嘉定十四年帝養宗室子貴和為皇子賜名竑竑疾彌遠專政書於几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彌遠大懼以沂王立後為名召宗室子與莒賜名昀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尚未知彌遠遣次山子谷石以廢立事告后后不可凡七往反終不聽谷泣曰衆已歸心苟不立則變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

彌遠趣昀入見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昀遂即帝位尊后曰皇太后同聽政以生日為壽慶節殿曰慈明七十之壽帝率百官朝慈明上尊號曰壽明仁福慈睿四年崩謚恭聖仁烈

理宗謝皇后名道清天台人丞相深甫孫女父早亡家貧落后躬汲任生面黧黑瞖一目理宗擇配楊太后私德深甫援立命選謝氏女獨后在室諸父曰毀日不過老宮婢耳欲勿遣不得后在途病疹膚脫瑩白又醫去目瞖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理宗意屬賈太后曰謝女端重莊立為皇后賈貴妃專寵賈卒閻貴妃又以色進后處之裕如太后益賢之元兵渡江理宗議遷都后以搖動民心諫止度宗立尊為皇太后以生日為壽崇節恭帝立尊為太皇太后年老多疾大臣請垂簾聽政強之乃許后以兵與繁費摘自裁卿沐慈元殿官賈似道兵潰陳宜中請罪之太后曰豈宜以一旦失遇大臣禮京朝官聞難往往遁去太后命膀朝堂禁之張世傑兵敗於焦山宜中棄官去太后累召不至遺書宜中母使勉之又書召夏貴等兵曰吾母子不足道獨不念先帝德乎元兵破常州宜中率公卿請遷都太后不許固請乃許太后已命駕而宜中不至太后怒而止更命宜中使元軍約用臣禮曰荷存社稷非所較也臨安破恭帝與全太后北遷謝太后以疾留杭秋深至燕降封壽春郡夫人越七年崩壽七十四

賈貴妃涉之女殊寵逾后幾欲代后而未果其與所弟似道緣廷進用皆以姿秀固賜之妃生一女帝甚鍾愛宰臣請倣唐故事取進士第一人尚之周震炎貌不揚廷謝日公主從屏內窺見意頗不懌帝知之以楊太后擁立功乃選其姪孫楊鎮尚主封主為周漢國公主帝欲時時見之乃起第嘉會門飛樓閣道密邇宮苑帝

嘗御小輦從宮人過主第主病有大鳥九首集主家石上是夕薨年二十二帝哭之甚哀謚端孝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艱險昭孫沒於王事理宗以慈憲故召后入宮對后言爾父可念后言淮湖之民尤可念理宗稱之詔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嫡以承祭祀景定二年冊為皇太子妃度宗立冊為皇后恭帝尊為皇太后臨安破從帝入燕元帝后宴甚隆後為尼正智寺而崩王昭儀名清惠嘗題滿江紅詞於驛壁隨至燕即度為女道士故宮人安定夫人陳氏安康夫人朱氏同二小姬沐浴自縊死朱氏遺詩衣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妾斑姬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

楊淑妃生益王昰俞修容生廣王昺臨安破淑妃同二王走温州衆推益王爲帝尊淑妃爲皇太后端宗崩昺代立厓山兵敗陸秀夫抱昺投海楊太后大慟曰我所以忍死艱關者爲趙氏在耳今絶望矣遂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

贊曰祁祁皇嬪行地必順德升以榮辛進則變孟華受福李楊履峻謝全羈窮傷心淚盡

附

蔡倫北狩行錄畧曰丁未年二月七日太上初出青城三月二十八日起行宗族官吏飲食不時比至燕山病者幾半命李宗吉貨藥修合給賜太上止燕京延壽寺嗣濮王仲理以下別居仙露僧寺體有袒裼者太上命姜詔將軍前所送一萬匹給散之幹離不作會太上面言結好休兵之意元帥無語但首肯之自燕京濮居

晉郡相府院太上自草一書求通於左副元帥大約言目前行勒德光之强後來子孫仍受中國之報等語戊申八月六日又徙韓州盡出其民而居焉有貨書者至太上鬻得春秋一部訓條曰恨見此書之晚遂取理亂興亡之迹鉤纂而編節之收歲書成乾龍節太上賦詩以寄淵聖每諸王問安晉與賦詩屬對一日太上得句曰方當月白風清夜鄆王楷曰正是花高木落時又曰太上曰落花滿地春光晚莘王植曰芳草連雲暮色深皆類此符郁王孝騫等九百四人金主遣赴韓州相見之日爲之感動宗子時有挾私忿紛爭之事太上諭之曰身寄他鄉幸得聚集乃欲求禍耶庚戌中元徙居五國城一應宗室不許隨行惟孝騫及嫡孫有奕等六人請而後可太上訓飭曰艱難之際謹慎爲先各宜杜門省事崒夫有造假死滅及恣辛不恭者太上曰羈旅他邦不欲以口腹罪人太子幹烏歡來求內侍太上以二人與之同云二人自汴京隨此艱苦萬狀敢望優容語彼夫人致書求藥物亦求內侍者以祇有二人難以輟送藥物亦不敢留嘗讀李泌傳令張琪錄一通以賜韋夫人癸丑六月二十四日沂王㮚駙馬劉文彥首告謀反太上驚悼遣蔡倫渡河詢虛實李董按打得已陳兵河濱矣開有不測之議倫以實高自任至七月中旬兩使前來太上遣莘王植同倫往見來使欲太上渡河辨又遣徐王棣宋邦先往三懇乃許詰問三日二賊氣折自承來使即送太上處訖太上曰子雖悖逆天倫豈忍二使乃自言主命殺之二使歸太上深門悔道倫以禪考聽言事作疏入奏太上命書於坐側金國送到今上皇帝進衣金銀等物太上見之泣下曰中興有主名大幸矣宮中伴等八百餘人自成州徙上京至有闕食死道路者太上聞之悲不自勝

謂蔡倫曰一自北遷於今八年所履與事不爲不多學問文采無如卿者爲予記之自來傷感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秉畀炎火所存數十篇類之爲別集倫并錄之

汪元量燕中即事詩略曰皇帝初開第一筵天顏問勞意綢繆大元皇后同茶飯宴罷歸來月滿天　第九筵開謹帝妃三宮端坐受金巵須臾殿上多酬醉拍手高歌舞鷓兒　僧道恩榮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國公　三殿加飡强自寬內家日日問平安大元皇后來相探特賜絲紬二百端

萬里倫途似夢中天家賜予意無窮昭儀別館香雲煖自把詩書授國公

論曰南燼錄所紀嫁欽受辱事多不可言有弁陽周密云開運事小吏王淑撰幽憂錄厚誣以遂行怨歐陽探八正史遂

以妄爲眞當時小臣怨徽欽者亦撰是書託之阿替計所述
其記道里遠近皆大謬不然今觀祭餘錄可證其誣又觀汪
元量從德祐北行所詠三宮賜宴詩具見元帝之優禮而邸
瓊山云云亦大無謂

南宋書后妃紀卷之七終

南渡皇父皇子列傳第一　　　　南宋書卷第八

明錢士升增削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高宗元懿太子旉潘賢妃所生生三歲苗劉作亂逼帝禪位於旉
改元明受帝復辟張浚請治奸位之罪出之於宮外因得悸疾從
幸建康宮人誤蹴地上金鑪有聲疾轉劇薨

信王璩初名伯玖秉義郎子彥之子初伯琮被選鞠於張婕妤吳
才人亦請於帝遂選伯玖生七歲矣伯琮以兆國功就外傳璩獨
居禁中秦檜專政遂除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赴資善堂聽讀
尋進封恩平郡王出就外第時伯琮已封普安郡王官屬禮制相
等夷號東西府儲位未定者二十年中外頗以爲疑顯仁太后崩
後始立普安王爲皇太子乃定璩稱皇姪孝宗即位累除少傅八
朝屢召宴內殿呼以官不名高宗崩奔赴得疾卒追封信王

孝宗父秀安僖王名子偁太祖六世孫也岐康惠王德芳生英國
公惟憲憲生新興侯從郁郁生華陰侯世將將生令譮是爲子偁
父宣和元年子偁調嘉興丞生伯琮伯琮既選育宮中子偁通判
湖州累官左朝散大夫致仕卒伯琮以普安郡王解官持服既爲
太子加贈太師封王妃張氏封王夫人受禪稱皇伯伯母薨帝感
服於苑中光宗立即湖州秀園立廟建祠臨安如濮王　伯圭孝
宗同母兄歷知台州明州有政績光宗遷至太保嗣秀王諡憲靖
伯圭謙謹不以近屬自居雖宴私隆洽執臣節愈恭孝宗嘗問潛
龍時事對曰臣老不復記憶再問終不言帝笑曰何太謹也　與
欅爲浙閩廣察訪使端宗之立舅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欅自以國
家親賢多所諫止諸將俱憚之元兵逼浙東命與欅出瑞安與守
[illegible]任衛欅朝臣[illegible]與欅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皐之孝宜留輔

以隆國本卒進之瑞安危急與檡誓死守小校李雄夜開門納外
兵與檡巷戰死　孟錦爲淮將每戰爲士卒先苗劉成倚之元
兵駐江上孟錦乘大霧襲之霧解日高元兵逐之失足墮水荷重
甲溺死
孝宗四子愭亡於王邸追封鄧王謚悼肅
莊文太子愭初名愉故[illegible]子出閤封王兼兩鎮孝宗受禪愭自
防禦使拜少保封鄧王舉妘也乾道初立爲皇太子冊錢氏爲妃
薨年二十四子挺早亡寧宗命宗子希琪爲後更名思正封廬陵
王
魏惠獻王愷初封慶王莊文薨愷次當立孝宗以恭王類己越次
立之進愷魏王妻韋氏兩國夫人以宗傳與判寧國府命宰執祖
於玉津園王登車謂虞允文曰望相公保全[illegible]

之墳圯者帝手詔嘉勞後判明州得兩岐麥圖以獻卒年三十五
訃聞帝泣然曰向越次建儲正爲此子痛薾耳子抦封吳興郡王
卒贈沂王謚靖惠子垓早亡
景獻太子詢燕懿王後初名與愿年六歲育於宮中賜名曮封榮
王韓侂胄開邊曮用翊善史彌遠計奏之尋立爲皇太子詔御朝
太子侍立宰執日赴資善堂會議尋用天禧故事宰輔大臣並兼
師傅賓客太子出居東宮更名詢薨年二十九
鎮王竑宗室希瓐子也初爲沂靖惠王立後賜名貴和景獻
薨改爲皇子封濟國公改名竑竑疾史彌遠專政彌遠覺之知其
好鼓琴買美人善琴者納諸御而厚撫其家使瞯竑動息必以告
竑嬖之壁有輿地圖竑指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彌遠於此又嘗呼彌
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於七月七日進乞巧奇

玩以覘之竑乘酒碎於地彌遠大恚時沂王未有後選宗室子昀
繼之彌遠飯僧淨慈寺獨與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
子不堪負荷聞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
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出於我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
吾與君皆族矣乃以清之兼魏王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購高
宗書令習每謁彌遠即以昀詩文翰墨以示極譽之彌遠問大要
何如曰不凡彌遠頷之寧宗大漸彌遠使清之告以將立之意昀
默然清之請所以復命昀始拱手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
益相與歎其不凡竑跂足以需宣召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昀令
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斬若屬
竑膈目牆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從過天
暝不知爲誰昀既至引入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宣門禁衛

拒其從者彌遠亦引入柩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帥夏震守之既而
召百官班立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我豈在此班
震紿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耳竑然之俄見燭影中
一人已在御座宣制畢閤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即位竑不
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遺制進封濟陽郡王判寧國府賜第湖
州寶慶元年正月湖州人潘壬潘丙起義立濟王擁至州治守臣
謝周卿入賀比明視之則皆太湖漁人及巡尉卒百人而已竑知
事不成即命州卒擒之彌遠使客余天錫視竑疾逼竑縊於州治
李知孝奏奪王爵貶巴陵縣公度宗立封鎮王賜謚
理宗父榮文恭王希瓐山陰人太祖九世孫也燕懿王德昭生舒
王惟吉生廬江侯守度度生嘉國公世括括生英孝穆公令稼
稼生與公子奭奭生孟公伯仟仟生越公師意是爲希瓐父希瓐

早亡妻全氏依父全保長家以子與莒與芮隨避近余天錫得引見史彌遠遂以沂王嗣而即位是爲理宗贈封父王母慈憲夫人理宗既年無子復以與芮子孟啓嗣度宗既立累進與芮封福王德祐元年判紹興府恭帝降王隨太后等一時北去元封帝爲瀛國公與芮平原郡公給還隨發費産分鄂州教授與票亦授翰林直學士次子孟桂仍襲封平原公

贊曰昌陵遺澤燕岐兩鍾孝理嗣統秀榮以祟綿綿不絕與宋始終

南宋書皇父皇子列傳卷之八終

掃葉山房校刊

李綱趙鼎列傳第二

明錢士升撰削許重熙贊

李綱

附 姜所

李綱字伯紀無錫人政和進士積官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南劍州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金人渝盟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語給事中吳敏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以留守之任乎巨敵勍疾如此非傳以位號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綱曰唐肅宗靈武之事建號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因言李綱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云皇太子監國典禮之常也大敵入攻安危呼吸間猶守常禮可乎名分不正而當大權何以號召天下內禪之議乃決欽宗立召對延和殿上迎謂曰朕在東宮見卿論水災疏今尚能誦之靖康元年金將斡離不兵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太宰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舍此何之今日但當整軍馬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崇養大臣蓋將用之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儻使治兵願以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左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爲上力陳不可去之義且言明皇幸蜀宗廟朝廷毀於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能堅守以待援今四方之兵不日雲集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內侍奏

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留矣綱泣拜以死邀之
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之事責之卿綱惶恐受命未
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則禁衞擐甲乘已駕矣綱急呼禁衞曰
爾等願守宗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
子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誰與爲衞敵兵已逼
知乘輿未遠徤馬疾追何以禦之上遂命輟行綱傳旨諭左右曰
敢復言去者斬禁衞皆拜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綱治守
戰之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斬金
將及其衆數千人金人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
梲綱曰梲怯懦恐誤國事上竟遣梲金人須金幣以千萬計求割
太原中山河間以親王宰相爲質梲唯唯不措一辭還報綱謂所
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鎭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
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
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必將速歸此時與盟則
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求去上慰諭之綱退則
誓書已行以割地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時四方勤王師漸至种
師道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綱奏言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
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
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
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
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
勝計也上然之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夜半
中使傳旨諭綱曰平仲已舉事卿速　諸將旦出封邱門
與金人戰稱天坡平仲竟以襲敵營　亡失金使來李邦

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綱太學生陳東等
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恚不得
報至殺傷內侍帝亟召綱充京城四壁守禦使初蔡懋代綱禁不
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綱下令能殺敵者厚賞金人乃退除綱知
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
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
兵非是急徼之諸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
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部議迎太上皇帝還京時童
貫高俅等從上皇南幸陳東上書乞誅貫俅等議遣聶山圖之綱
曰使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
上於東南求劍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請於太上去此數
人自可不勞而定欽宗遣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
敏李綱綱至具道皇帝聖孝思慕欷歔泣數行下詢近日都城攻
圍守禦次第語漸浹洽綱奏方艱危時應副行宮恐不能悉至譬之
家長出而強寇至子弟任家事者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而慰
勞之苟誅及細故則子弟何所逃責陛下回鑾宜有以大慰皇帝
之心勿問細故可也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象簡賜綱曰卿扞守
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
綱還具道太上意宰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
右車駕乃進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
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御史置對綱曰臣與南
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辯願以公輔事下
吏臣得乞身待罪太上皇帝還綱迎拜國門退復上疏懇辭上手
詔諭留綱不得已就職時北兵已去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

獨以為憂與同知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綱奏邀忠方棘宜抑冑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有大臣專權浸不可長詰綱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聞乃遵上旨非專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歿師道病歸南仲曰欲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為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為大帥恐悞國事因移疾乞致仕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為大臣遊說序之許翰書杜郵二字遺綱綱自恐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綱言小人在朝蠹害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要語以進言撫司兵僅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轉行則御批以為遷延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

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可乎願乞骸骨上趣召數四曰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理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及陛辭言唐恪聶山之姦必悞國行次懷州有詔罷減所起兵綱奏曰太原之圍未解河東之勢甚危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使防秋之師果能足用不可保無敵騎渡河之警況臣出使未幾朝廷盡改前詔未有一人一騎以副河北河東之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日促解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綱疏極言節制不專之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與敏罷相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而進聶山等綱聞之嘆曰事無可為者矣即上奏乞罷乃命种

師道代綱復以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責安置江寧金兵再至除綱資政殿大學士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湖南兵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康王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及即位拜尚書右僕射趣赴闕中丞顏岐奏曰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塞而退岐封其章示綱以沮其來綱至見於內殿涕泗交集因奏曰臣愚戇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謂臣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不當為相則不可因力辭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久矣綱泣謝云今日圖中興之功在陛下而不在臣臣孤立寡與望察管仲害霸之言留神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無憾因效姚崇要說十事一議國事謂中國御四夷能守而後可戰能戰而後可和今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莫若專以守為策二議巡幸車駕不

可不一到京師見宗廟以慰都人之心度未可居則為巡幸之計天下形勢長安為上襄陽次之建康又次之三議赦令祖宗登極赦令皆有常式如赦惡逆及罪廢官盡復官職皆濫不可行四議僭逆張邦昌挾金人之勢易姓改號宜正典刑五議偽命昔肅宗平賊汙偽命者以六等定罪宜倣之以勵士風六議戰軍政久廢宜一新紀律以作其氣七議守敵情狡猾勢必復來宜於沿河江淮措置控禦八議本政政出多門紀綱紊亂宜一歸之於中書則朝廷尊九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於朝惟僭逆偽命二事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邦昌表迎特出於不得已春秋之法人臣無將將則必誅邦昌已僭位號敵退而止勤王之師非特將而已陛下欲建中興之業而尊崇逆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偽命臣僚一切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貢

滑善主邦昌甚力上顧呂好問好問畏滑善持兩端綱言邦昌僭
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曰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
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詔謫邦
昌潭州與拜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近世士大夫寡廉鮮耻
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之有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
逮靖康遠甚然而可為者陛下英斷於上羣臣輯睦於下也然非
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不能成功夫誠號令以感人心信
賞罰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俟吾
政事已修然後可以問罪金人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
者則在料理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料理稍就然
後中原可保而東南可安今河東所失者恒代太原澤潞汾晉餘

郡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眞定懷衛濬四州其餘皆爲朝廷守戴宋
甚堅推豪傑以爲首領朝廷不因此時置司遣使大慰撫之分兵
以援其危急臣恐糧盡力疲金人得撫而用皆精兵也莫若河北
置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畧者爲之使宣諭天子不忍棄
兩河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
鎮之制使自爲守絶其從敵之心又資其禦敵之方朝廷自無北
顧憂矣上問誰可任者綱薦張所傅亮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
爲河東經制副使兩路翕然聞有以破敵爲請至者山砦之兵應
二司募者甚衆開封守闕綱以留守非宗澤不可力薦之綱立軍
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甲二千五百人爲軍並依新法團結有
所呼召按牌以遣又奏步不勝騎騎不勝車請以車制頒京東西
製造而教閱之又奏造戰艦募水軍及詢訪諸路武臣材畧者以

備用又進三疏一募兵二買馬三募民出財助兵費諫議大夫宋
齊愈聞而笑之朝廷議遣使於金綱奏曰陛下以二聖遠狩沙漠
正當枕戈嘗膽使刑政修而中國强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
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幣無益但通問兩宮可也上乃命綱草表
以周望傅雱爲通問使一日論靖康時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
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進君子
退小人不在衡石程書因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
英果斷大事又奏臣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陛下縱未能行
上策猶當且適襄鄧示不忘故都以係天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
有上爲詔諭兩河以還都之意未幾有詔欲幸東南綱極論其不
可言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棄之豈惟金人將
乘間擾內地盜賊亦將蠭起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况南陽光

武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
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運穀粟南通荆湖巴蜀可取財貨北拒
三都可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許幸南
陽黄潛善汪伯彦陰主東南之議綱所言留中不報張所乞置
司北京北京留守張益謙潛善黨也奏招撫司之擾又言自置司
河北盜賊益熾綱言所尚留京師益謙何以知其擾河北民無所
歸聚而爲盜豈由置司有旨令留守宗澤節制傅亮即日渡河亮
言措置未就而渡河恐悞國事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所亮臣
所薦用今潛善伯彦沮所亮所以沮臣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
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彦議而後行而二人設心如此願陛下虛
心觀之既而詔罷經制司召亮赴行在綱再疏求去初金人議立
異姓宋齊愈自敵所來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王時雍乃以邦昌

入議狀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之非不報擬再上其鄉人喋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僞之罪於是遂斬齊愈戮東市張浚爲御史疏言所用浚劾綱以私意殺侍從詔罷綱奉祠自綱罷張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二司皆廢車駕遂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所規畫軍民之政一切廢罷紹興二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時荊湖江襄閒流民潰卒羣聚爲盜綱上言荊湖國之上流諸葛亮謂之用武之國當屯宿重兵倚爲形勢使四川號令可通襄漢聲援可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會諫官徐俯劉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僞齊悉兵南下境內必虛儻出其不意擣潁昌以臨畿甸上策也駐蹕江上號召上流之兵順下以助聲勢金鼓旌旗千里相望敵人雖衆不敢南渡然後以重師進屯要害俟彼遁歸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借親征之

名爲順動之計使卒伍潰散控扼失守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則其患有不可測矣五年詔問攻戰守備措置綏懷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退爲可喜而以敵讐未報爲可憤勿以東南爲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神州陷沒爲可恥勿以諸將屢捷爲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强敵猶得潛逃爲可虞議者謂敵馬既退當遂大舉臣竊不然朝廷以東南爲根本不先自固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且保據一隅臣又不然諸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所糾合精銳士馬日以損耗何以圖敵謂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卽議攻討此守備攻戰之序也至於守備之宜當料理淮南荊襄以爲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强兵巨鎭盡在淮南荊襄閒近年以來大將擁衆兵於江

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荊襄置三大帥屯宿重兵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運下接敵馬雖多不敢輕犯則藩籬之勢盛矣君萬乘所居必擇形勝駐蹕建康江山雄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與天下形勢而言關中爲上以東南形勢而言建康爲便願詔守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願爲內應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優加撫循使之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所當先也竊觀陛下臨御九年艱勍雖至中興之效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近年所用之臣慨然以天下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相顧錯愕不過柰身以退以天下艱危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以治兵爲失

策倉卒則退避爲愛君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國勢益弱職此之由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眞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安若退避之策可暫不可常往歲自南都退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淮西東失矣臣願自今以往勿復爲退避之計可乎古者善鄰則有和親仇讎鮮復遣使東晉渡江石勒遣使於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金人造釁已深措慮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爲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爲此擾擾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可乎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陛下選於衆以圖任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閒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二曰公選人材自昔抱不羣之才者多爲

小人所嫉或中以黯闇或指爲黨與或誣以大惡或擿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恥於自明雖遭深譏不復自辨陛下用人多矣端人正士往往閑廢側席有乏材之嘆盍少留意而致察焉三曰變革士風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數十年來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如司馬光之流指爲姦黨顛倒是非馴致靖康之變大抵朝廷設耳目之官固許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若服讒蒐慝中害善良非所以修政也四曰愛惜日力創業中興如建大廈鳩工聚材積累非一日所致今邊事粗定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細務至攻守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惟失其時則小者日益大易者日益難矣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此皆中興所當先務者上詔褒諭除安撫制置大使知洪州六年師與金齊相持淮泗者半年綱奏兩兵

相持非出奇不足取勝願速遣驍將自淮南約岳飛爲犄角夾攻之大功可成淮西酈瓊叛張浚引咎去相位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浚誠有罪然徇國之心有可矜者時車駕將幸平江綱以平江去建康不遠徒有退避之名今疆埸未有警報兵將初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修軍政而遽爲此擾擾豈不重可惜哉八年王倫使北還綱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曰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以愚料之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聽受必有赦文欲朝廷班示郡縣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必求歲賂使我坐困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臣願陛下勿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久長之策疏奏上不以爲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知潭州荊湖南路安撫綱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謚忠定

綱負天下之望忠義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有靖康傳信錄建炎時政紀諸書行於世

張所青州人歷官監察御史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上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若因而用之則可藉以守不則兩河兵民無所繫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乃罷所御史謫責江州安置後李綱入相欲薦所經畧兩河以其嘗言潛善故難之一日與潛善從容言曰今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言抵罪不得已收拭用之使爲招撫曰死立功以贖過不亦善乎潛善許諾乃以所充河北招撫使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汪伯彥以其奏詰責招撫司所方招來豪傑

以王彥爲都統制岳飛爲準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嶺南安置卒貶所子宗本以岳飛補官

論曰致治成資一德定亂不在二心故孔明魚水勸奏分荊景畧漆膠勞阜定鄴未有猜謀鬩敗一傅衆咻而可建非常之勳遇方熾之敵者也靖康既屬孱主建炎又是庸君在列無非巾幗舉朝並少鬚眉天生李綱以祚趙氏而立靖康甫半年佐建炎無百日羣鬼搶攘衆犬吠吠廣武不用趙幟已移亞夫是疑楚弓自喪理固然者楚殺得臣而晉喜晁屍子胥而越快天乎人乎顏岐曰用綱非金人所喜固也張浚曰綱用則國家之可憂不在金人何哉蓋一則對心謀國一則虛名塗民蘇合蛣蜣氣類各別是以綱能致千人伏闕而不能息一士之謗能使兩河震動而不能安一日於朝少正若

存章甫冠褒白面不去長城必須自古有之又何恨乎

趙鼎

附 喻樗 張戒

趙鼎字元鎭聞喜人崇寧進士對策斥章惇悞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克太原朝廷議割三鎭鼎曰祖宗地不可與人何庸議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宮所止爲行宮車駕所止爲行在擇精兵以備儀衞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用事變法而民始病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京黨未除闕政無大於是上爲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旋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部將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專殺不可不治又請下詔切責世忠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上曰肅宗興靈武得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愧昔人矣中丞范宗尹言故事無自言諫遷殿中者上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鼎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請命王瓊軍宣州周望出廣德劉光世駐蘄黃爲邀擊計又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界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宜以公安爲行闕屯重兵於襄陽運江浙之粟以資川陝之兵韓世忠敗金人於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爲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己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謂鼎曰朕每聞前朝忠諫之臣恨不知識今於卿見之除簽書樞密院事金人留淮上范宗尹奏敵未必能再渡鼎曰三省當以敵退爲陛下拔人才修政事樞密院常以敵至爲陛下申軍律治甲兵則兩得之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於旨出奉祠尋名拜參知政事李横失襄陽宰相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岳飛飛竟復襄陽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爲勝非所忌除鼎川陝宣撫使時吳玠爲宣撫副使鼎奏言臣與玠同事或節制之恥上乃改鼎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疏言臣所請兵不滿數下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擊已行臣日侍宸扆所陳已艱難況在萬里之外乎時人士皆惜其去臺諫有留行者會邊報急召至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麟與金人合兵大入鼎論戰與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浚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行勸上他幸者鼎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鼎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及世忠捷音至帝駐平江下詔聲逆豫之罪帝欲自將渡江鼎曰敵遠來利速戰遽與爭鋒非策也且豫猶遣其子麟可煩至尊耶帝止不行張浚入覲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往江上視師時敵兵久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人無能爲矣命諸將邀諸淮遂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智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仍都督諸路軍馬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籍之座右以次第奏行之

皇子封建國公於行宮門外建資善堂鼎薦范冲爲翊善朱震爲贊讀朝論謂二人極天下之選建炎初下詔以巨姦誣衊宣仁命史院刊修未及行至是命鼎監修神哲二史是非各得其正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劉麟猊入寇時張俊屯盱眙楊沂中屯泗韓世忠屯承楚岳飛駐鄂劉光世駐廬光世乞退保采石鼎奏曰豫逆賊也官軍不戰而退何以立國今賊已渡淮當亟遣張俊合光世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上詔二將進兵後兵至藕塘與猊戰大破之鼎命沂中趨合肥會光世已乘廬回江上鼎貽書張浚曰上有詔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大駭復進至合肥河與麟戰破之麟猊遁去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後浚因論事語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

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上曰浚歸議之鼎請回蹕臨安浚奏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擒豫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爲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出知紹興府七年鄜瓊執呂祉降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言浚罪當遠竄鼎奏浚有勤王功上曰功過自不相掩內批出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同列救解上怒未釋鼎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私浚也上意乃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砭必傷元氣矣金廢劉豫鼎遣間招河南守將豪亳陳蔡間往往舉城或率部曲來歸得精兵萬餘

馬數千金人遣使議和朝論以爲不可上怒鼎曰陛下屈己請和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出於愛君不可罪宜諭之以親故不得已上從其言羣議遂息和州防禦使璩封國公鼎奏建國雖未正名天下皆知陛下有子禮數不得不異以繫人心上曰姑徐之秦檜乘間擠鼎又薦蕭振爲御史振入劾參知政事劉大中罷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乃趙鼎意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言大中持正論爲章惇蔡京黨所嫉臣議論出處與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餞行列筵於津亭鼎不爲禮一揖登舟檜亦叱從人收筵由是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入對上謂庶曰趙鼎兩爲相於國有大功昔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鎭撫建康回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初張浚還

臨安內侍移竹栽內鼎見責之曰艮嶽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薦胡寅魏矼晏敦復潘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今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流陛下能用之乎妒賢長惡如趙霈胡世將周秘陳公輔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爲徙世將公輔等始浚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爲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丐祠檜惡其逼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僞命命提舉洞霄宮鼎自泉州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王次翁又論之潮州安置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挂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

人故史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遂不食而死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孝宗即位謚忠簡封豐國公孝宗嘗問羣臣鼎與頤浩孰賢龔茂良曰頤浩有胆氣能任大事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再造正賴諸人如朱勝非亦有功鼎為文渾然天成凡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喻樗字子才嚴州人建炎進士趙鼎去樞密樗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啟沃多而施行少啟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奇之引為上客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為屬紹興初高宗親征

樗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俾以諸道兵赴闕宜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累世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稗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劾樗與九成誘訕樗出通判衡州致仕檜死復起知蘄州淳熙七年卒樗嘗鑒識宣和間謂沈晦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張九成當第一汪應辰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兒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爭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壻也遂以妻之

張戒字定復解州人仕監察御史嘗言靖康以來主議之臣皆有膏肓不可治之病主戰則諱和主和則諱戰至於守備則不復講專持一家之說大誤國事夫守備一日不可弛即和議成猶不可況未成乎上曰不如此恐得有靖康之禍朝議方遣王倫迎請梓宮戒曰和議務先知戰守使真宗無澶淵之捷仁宗非慶曆之盛雖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哉又論詔諭江南事曰江南太祖待

李氏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今若果欲和則當以議和之名來而何詔諭之有趙鼎罷相戒疏言大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不知鼎負陛下何事與同列忿爭者何語不敢自安者何意陛下即位十二年命相凡九人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但斥逐異已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緩急之際將復用之則陛下後悔也祖宗朝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特示恩亦以備顧問近時無敢留行在者未倚可歎中旨以戒附下罔上斥遣外戒後居建昌卒 張戒傳舊史無今增入

論曰時逢休不利以大人位當用姤吝宜君子盡其進也險艱遑德恒處貴與之中其退也類不失身箝筩責與之內故山甫表式茹吐芙於穆茹君陳垂範內外彰於不顯漢張佚正色見忠唐李絳直聲著直周人臣所立大端亦備者自有

本色趙宋之南臣鼎似之觀其衎衎正議等歐陽之無隱鑿鑿嘉謨類希文之先憂樹人作正士依歸臨事收忠言廣益略雖遜於李綱而念不忘敵幾貫終於張浚而忠在衞主爲宇宙惜人才爲國家護元氣寧受首鼠之誚不襲悁喝之能白首丹心衷言無愧山河箕尾露旄有光可謂平世之純臣衰朝之懿士矣

贊曰忠定英昂致身靖康排和厲戰懾敵扶王忠言椓喙身去國亡建炎甫來規模用張立朝斯暫謐靜有方忠儔淸風是正是臧識拔人倫德音孔彰彼浚朱呂榆與汪黃並有疵慝雜齊厥艮中興之相二人卬卬忠情發廬沒世不忘

南宋書列傳卷之二終

明錢士升增例許重熙贊　擶葉山房校刊

呂好問　附 爲仲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以元祐子弟坐廢司揚州儀曹時蔡卞爲帥欲附著類待好問特異好問以禮自持卞不得親及卞得政當時掾屬拔擢略盡獨好問留滯卞諷之曰子少親我卽階顯列矣好問笑而不答靖康元年擢御史中丞欽宗諭之曰朕特用卿令天下知朕意所嚮先是欽宗將內禪詔解黨禁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皆其事莫肯行好問言利害闕失太上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不盡革京貫等所爲太平無由可致乞投京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瀰元符上書獲譴者並敘對帝雖

嘗食敢使畢其說時金人既退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邊事經畫旬月不見設施臣所深懼也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於畿邑以衞京城又言防河宜用宿將君外戚宰相親舊及省院使人皆不可許疏上不省金人克眞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猶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知袁州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術士長聯宜帥其下數百欲邀乘輿犯闕而出左右奔亂獨好問與孫傅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傅何之冝以計役傅好問曉之曰君勵誠忠

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耶宜詘服屈其徒退帝再幸金營好問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撫都城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眞欲立耶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耳邦昌曰是何言也好問曰相公知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眞兵威耳女眞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盍亟還政可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衞士俠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時邦昌雖不改元百司文移必去年號獨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吳幵莫儔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宮省故吏驟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奈何邦昌瞿然止王時雍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誰赦乃先赦城中俟金人謀取

康王好問聞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耶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金人將還議留兵衞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金人曰留一勃堇統之好問曰勃堇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李綱以羣臣在圍城中不能執節欲懲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宜含垢納以峻法懲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慚力求

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於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

馮伸字時中東平人范致虛攻程頤爲邪說下河南府盡逐學徒伸詣西京法曹欲依頤門以學十反愈恭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受中庸以歸靖康初擢監察御史及金人立張邦昌伸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伸首具書請邦昌速奉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辭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卽繳申尚書省以視邦昌書畧曰相公不幸迫於强敵使當僞號變出非常然而忠臣義士未卽就死闔城民庶未卽生變者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

北還康王在外宜卽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迎而立之然後相公乃歸死司寇爲人臣失節之戒伏闕俟命如此則明王必能察相公忠實存國且棄過而錄功矣今謀不出此尚當非據偃蹇奔闕若羣心狐疑謂相公方挾强金使人遊說康王令南遁爲久假不歸之計竊恐九廟在天萬無成理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后孟氏垂簾追還僞赦乃遣馮澥等迎康王時王及之等猶請括龍德宮寶貨斥賣蠟沼魚鵝以資官用伸復慨然引義譏之高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潛善汪伯彥不法凡七十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與王時雍等七人結爲死黨宜加遠竄不報伸又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遽下還都之詔至今鑾輿未能順動其不識詔命如此一

日黜三舍人乃取孫覿輩諸羣小以掌誥命其黜陟不公如此吳給張闡以言事被逐邵成章緣上言遠竄其壅塞言路如此擬用臺諫多取親舊其毀法自恣如此張愨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沮抑至死其妨功害能如此或問陳東之死則曰不知其過則稱君如此撫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倚任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遺民固已絶望二聖還期在何時耶臣每念此不如無生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其國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移疾待命詔伸言事不實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近敵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恬然襆被而行死道中王淵受潛善所使也天下識與不識皆絶痛之紹興初胡安國上書訟之詔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所蘊深厚恥以自名建炎初在言路論劾士

臣邦昌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凡有建明輒削其藁居官晨興必整衣端坐讀中庸一遍然後出涖事其在廣陵行篋一擔圖書半之門人何兌爲辰州通判覩邸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乃輯伸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竄兌眞陽

朱勝非　附　鄭瑴　王庭秀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崇寧上舍登第靖康元年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遁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乃還視事逾年請濟州謁康王言南京爲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建炎改元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剏勝非懲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蓋爲陝西制置使棄師誤國封還貼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陸補多濫勝非奏宰執子弟例不當除只就銓注罷政不以罪然後推恩宣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褻狎之列今不可以不戒初勝非嘗言淮陽非用武之地又言揚州非駐蹕之所至是復論請計留郊祀之費餘財皆運之金陵祀後即當移蹕潛善力沮而止三年上自鎭江南幸拜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馬柔吉王世修殺都統制王淵擁兵至行宮門外勝非趨樓下詰專殺之由傅等請高宗遜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心腹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號睿聖宮勝非請降赦以安傅等又奏故事母后垂簾須二臣同對今日事機有須密奏者乞許臣獨對而日引傅黨一人上殿以弭其疑王鈞甫見勝非勝非問前言二將學不足如何鈞甫曰如劉將手殺王淵軍中亦非之勝非因以言撼之曰人言無道

多奇並君與馬參政皆燕中名人盍早爲朝廷協力乎鈞甫唯唯王世修來見勝非諭之曰國家艱難君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軍中情實傅等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恐盡廢其請則倉卒變生乃改元明受傅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論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紿傅曰今當啟太后慰撫之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傅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眞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恐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率百官六軍請上還宮公等置身何地乎即召學士李邴張守作百官奏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請睿聖宮親扶上乘馬還宮上既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即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暴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

非曰臣向被召卽旅錢穀悉付浚此軍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
劾勝非不報尋除江西安撫大使紹興元年馬進陷江州侍御史
沈與求論由勝非赴鎮太緩降授中大夫江州居住二年呂頤浩
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胡安國江躋交章論之頤浩力引其入拜
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毋憂解官時方經畫淮北上倚
勝非以辦勝非上陳五說其一內外軍屯無慮二十萬衆月費二
十萬緡儲無變通理必坐困劉豫方行什一法當遣兵渡淮取彼
蓄積以實邊圉淮南既實民力自寬則江上之兵可以進屯其二
逆豫招誘山寨未必爲用我若失之人心必去謂宜軍不敢出逆
賊能驟來以江南爲危地淮南爲樂土我若一軍取鄆一軍取光
蔡一軍取青密豫必分兵拒守然後大軍直擣宛葉所至州縣逆
降彼若因守京城容有內變其三者金使來而吾兵出恐以失信

怒敵使行未有要約逆豫過惡足可藉口與其使併力南寇曷若
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其四者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凡州縣官皆宜
稱詔以給貧民其五者王師渡淮所下州縣只以助順士豪領之
隨宜措置自爲守備所謂以攻爲守變弱爲強之說也勝非執喪
三月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勝非與岳飛進師荆襄戒之曰奏
捷止言平定某州不得報殺戮及班師受賞朝廷欲行獻捷禮勝
非奏本吾家境奧不足言捷俟大獵還汴乃可勝非每薦士言路
不容勝非皆不辨人問之曰我以爲賢則用之言路以爲否則劾
退之初不容心也且人主聽言是盛德事我若辨則非我是我壅
塞言路豈宰相事哉時員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以爲國家
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遂白上營宗廟於臨安爲胡
松年爲參政侍御史常同劾松年乃主孺容勝非徙同左史案琁

乞免魏矼亦劾其罪遂罷勝非與秦檜有隙檜得政勝非廢居八
年卒謚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
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以謝敵李綱罷勝非受黃潛善風旨
草制極言其狂妄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
樞出使豈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其權人以此少之
鄭瑴字致綱建州人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於濟州帝至杭
州瑴奏曰陛下南渡出於倉卒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擢與中之
秀以爲用況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守臣禮訪境內寄居待
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詔從之
苗劉逆亂瑴廷立面折二凶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禍福之柄肆
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瑴言黃門宦者之設本以給事內庭
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付以兵權則慘毒無已昔前

世已行之驗也今當痛革前弊招權納寵者屏之遠方俾無浸淫
以激衆怒及聞以簽書樞密院召呂頤浩謫浚居郴州瑴具章乞
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瑴遂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
賈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中事以爲嚴設兵備大張聲勢
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二宮此上策也俄詔睿聖皇帝爲皇
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主爲皇太姪瑴進議以爲在庭公卿皆
昔之臣屬也今與之比肩事主稽之於古則無所法退與御史王
庭秀上疏力爭太后召瑴與宰執同對簾前瑴乞召庭秀太后諭
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瑴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
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例未有
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
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曰朕與元子猶能自造于瑴始

不能釋也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高宗即位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爲臣而歸願褒擢之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實官售寵罷之既與鄭㲄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端州右正言呂祉奏言官議論大臣罷斥相繼則後日大臣闕失又誰敢言者遂召爲吏部郎與宰相議多不合引疾求去

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樂陵人紹聖進士累官轉運副使伐燕之役以轉輸隨种師道至白溝既得燕山郭藥師眾二萬契丹軍五萬餘皆仰給縣官詔以頤浩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邊遠難守雖竭力竭財無以善後高宗即位除知揚州前期繕治行宮剿賊張遇眾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說以逆順遇黨釋甲

降建炎二年金人逼揚州車駕倉卒南渡頤浩與張浚聯馬奔及行在扈從至秀州募兵五千屯駐鎭江爲江北聲援金人去揚州改江東安撫制置使至江寧明受改元詔赦至頤浩曰是必有兵變其子抗曰主上春秋鼎盛二帝蒙塵沙漠日望拯救其肯遽遜位幼冲乎兵變無疑也頤浩即馳書張浚約會兵討賊檄楊惟忠留屯以安人心遂發兵江寧舉鞭誓眾至平江張浚乘輕舟迓之相持而泣頤浩曰事即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即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俊翼之頤浩浚總中軍劉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雖反正而賊猶擁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聳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改頤浩御營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車駕幸建康聞金人復入召諸將問移蹕之地頤浩曰金人謀以陛下所至爲邊而今當且戰且避奉陛下於萬全之地臣願留常潤死守上曰朕左右不可無相乃以韓世忠守鎭江劉光世守太平駕至平江聞杜充敗績上曰事迫矣頤浩遂進航海之策扈蹕自明州登海舟歷台溫月餘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權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顓恣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江東安撫知池州將之鎭而李成遣將馬進圍江州乃駐軍鄱陽會楊惟忠兵與趨南康與賊戰失利乞濟師高宗曰頤浩奮不顧身羣臣不及但輕進其失也詔王燮速往策應頤浩軍勢復振擊賊敗之乘勝至江州成

以餘眾降劉豫張琪犯饒州時頤浩自左蠡班師帳下不滿萬人郡人皇駭頤浩命將列陣夾擊大破之拜少保與秦檜同秉政檜知頤浩不爲公論所與欲傾之除頤浩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次常州詔還朝既還欲傾秦檜乃引朱勝非爲助胡安國言勝非必誤大計勝非尋改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頤浩命黃龜年書行安國求去罷之檜上章留安國不報江躋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等亦坐檜黨斥臺省一空遂罷檜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滿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恐久而精銳消磨他日難以興事李綱宜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請罷宣撫之名止爲安撫使李光貽書頤浩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郎官王剛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詔

何頤浩再秉政凡二年辛炳常同論其罪遂罷爲提舉洞霄宮除
河南安撫知潭州時郴衡桂陽盜起頤浩遣人悉平之帝在建康
除頤浩浙西安撫知臨安府行宮留守上將還臨安除江東安撫
知建康府行宮留守九年金人歸河南地頤浩謂金人無故歸地
其必有意召趣赴闕既至以疾聽歸未幾卒贈秦國公謚忠穆頤
浩有膽畧善騎馬弓劒當國步艱難人倚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
國以書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
能用

論曰靖康之際上下易常喪君有君好問其見天地之心焉
昔晁頑在國晉人抱空贅之悲日夷守家宋社免移檪之恐
窺奪僥倖之姦魄喚醒附依之愚使爭位號還之故主當誅
畧聽之人言可謂篤於扶傾靜以達變者矣勝非匹馬從君

一身覊旅驟逢變故義取周旋猶俞之在幽囚愬不可及晏
嬰之處凶亂巽以行權晉陽之甲無休投鼠之疑廬陵之座
幸逃摸雀之辱乘輿無恙宮闈載寧亦遇巷之深心而包羞
之能事歟兩人志同忍詬跡並舍譏直爲受惡不以嫌疑擇
便地曲以集事不以寵利居成功善匪近名臣無有己兩人
其庶乎頤浩粗有武才亦僥胆略勤王之旅借師可嘉航海
之策避敵貽笑然不收人譽雖見擯於名流而畢效王驅實
資重於國步進無官事退於苟安較之覆師誤國者大有間
焉至於黨類更張牛李互易亦習氣使然賢者不免未可以
娟嫉律一人也

贊曰忠兼正誼秀山岡成折姦過佞喪君有君忠靖強志嘗
難不忒智泯茂形忠周幹克忠迴強武有驌王事海上異跡
江頭奮壁以功以能是翊是馮

南宋書列傳卷之三終

宗澤王庶李光王彥列傳第四　　南宋書卷第十一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宗澤　附 程昌寓 上官悟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母劉氏夢雷電光燭其身而生自幼豪爽有大志元祐六年廷對極陳時弊考官惡之寘末甲調館陶尉適朝廷開御河時方隆冬役夫僵仆於道中使督之急澤請少需至初春可不擾而辦調龍游令民未知學澤為建庠序設師儒講論經術風俗一變朝廷結女眞謀攻契丹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充和議使澤曰是行不生還矣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時太原失守官兩河者率託故不行澤即日單騎就道從羸卒十餘人磁經敵騎蹂踐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為

固守計上言邢洺磁趙相五州各蓄精兵二萬人敵攻一郡則四郡皆應是一郡之兵常有十萬人上嘉之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為副元帥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澤履冰渡河見王謂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會簽書樞密院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言和議可成澤曰此金人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二年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趙野范訥曾楙合兵入援皆不答澤以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今一戰而却勢必復來使悉其鐵騎夜襲我軍則危矣乃暮徙其軍金人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趨滑走黎陽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兵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曰自古姦臣皆外為恭順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因累表勸進王即帝位於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陛下即位四十日矣未聞有大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云不得謄播赦文於河

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之氣也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上壯其言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尋以李綱薦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河上金鼓相聞京城樓櫓盡廢兵民雜居盜賊縱橫人情恟恟澤至首捕誅舍賊者數人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為患澤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疏言開封物價市肆漸同平時將士農民及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其唱為異議者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為地爾時金遣人以使偽楚為名至開封府澤曰此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

曰國家承平二百年不識兵革以敵國誕謾爲可信恬不置疑有
資飲賈勇敢愾者士大夫以爲妄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爲陛下所
親見也今金人假使來覘臣愚乞斬之以破其姦而陛下就於人
言令加待遇臣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親札論澤竟縱遣之時眞
定懷衛間敵兵甚盛方密修戰具爲入攻計而將相恬不爲慮澤
以爲憂乃渡河約諸將共議事宜於京城四壁各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又據形勢立堅壁二十四所於城外沿河鱗次爲連珠砦連
結河東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咸願
聽澤節制秉義郎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
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
飛爲統制飛由是知名澤視師河北還疏請回汴不報復抗疏言
國家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劫掠侵陵所不忍當時固有阿

意順旨以叨富貴者亦有不相詭隨以獲罪戾者陛下觀之昔富
貴者爲是乎獲罪者爲是乎今之還幸者猶前之言和議可行者
也言不可還者猶前之言和議不可行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詔遣
官奉迎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兩河雖未敉寧特
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腹心而棄
之矣澤前後建議輒爲黄潛善等所抑金將渡河謀攻汴京諸將
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
命部將劉衍趨滑劉達趨鄭以分敵勢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
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二年金人自鄭抵白沙去
汴京密邇都人震恐僚屬入問計澤方對客圍棊笑曰何事張皇
劉衍等在外必能禦敵乃選精鋭數千使繞出敵後伏其歸路金
人方與衍戰伏兵起前後夾擊之金人果敗金將粘罕據西京與

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
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謂曰不勝罪可恕私自逃
是無主將也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
汝失利當死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并斬金
將金人入滑部將張撝請往救澤選兵五千付之戒毋輕戰以需
援撝至滑迎戰敵騎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
目見宗公力戰死澤聞撝急遣王宣領騎五千救之撝已死宣與
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州金人自是
不復侵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以義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
澤疏曰自敵圍京城忠義之士憤懣爭奮當時大臣不能撫而用
之使之饑餓困窮弱者塡溝壑强者爲盜賊此非勤王者之罪乃
耿南仲等措置乖謬所致耳今河東西不從敵國而保山砦者不

[illegible]其幾此詐一出臣[illegible]章澤解體矣今有志[illegible]復行願效忠義者
皆不蒙省[illegible]不盡[illegible]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
[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之兩今金人辱二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俟
國以廟教死澤因問敵國虛實盡得其詳[illegible]諸將謂曰汝等有忠
義心當協謀勦敵期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
金人戰不利悉引兵去澤疏請上回京城又言昔楚人城郢史氏
鄙之今聞有詔於儀眞教習水戰傳聞四方必謂中原不守遂爲
江淮措置之計耳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制趙世隆殺之
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三萬來歸澤諸[illegible]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
令亦隳沒耶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illegible]延下澤徐謂世
興曰汝兄誅汝[illegible]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自效澤威聲日
[illegible]北[illegible]憚之澤疏言[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萬衆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願[illegible]從澤

闕卽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陛下及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之足憂上乃降詔擇日還京潛善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之澤憂憤成疾疽發於背諸將入問疾澤矍然曰我以二帝蒙塵積憤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諸將出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澤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而薨都人號慟遺表猶贊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澤質直好義親故貧者多依之而自奉甚薄嘗曰君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始澤招集羣盜聚兵儲糧結諸路義兵連燕趙豪傑自謂渡河剋復可指日冀有志弗就識者恨之子穎亦得士心澤薨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中

原失守矣　澤傳稍改程昌禹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程昌禹順昌人以吏部郎扈從至維揚與汪黃不合出守蔡往蔡州日順昌知府郭允迪降金昌禹同學進士陳味道承允迪命至蔡來謁昌禹留之飲除使人物色得味道行篋中一檄文昌禹卽聚州官擁味道至庭下責以不忠曰我雖與公有舊然大義不容徇私立命磔之守物既降仰給於蔡昌禹日竭兵力以供盜糧吾不忍也謝絕之金酈王郎寮席衆勝長驅至蔡昌禹閉關偃旗息鼓金騎覘七日莫測城中虛實乃退後除東京留守初杜充棄東京以留守事委郭仲荀京城乏食有錢無米有煮稀粥置高屋賣錢者稍不愼藏卽爲衆奪仲荀斬殺無筭不能止荀亦棄京走行在朝命乃遣昌禹而上官悟副之昌禹既到倉廩皆空隨行兵所攜乾糧半月皆盡乃出城四外挑野菜而食凡四閱月食盡遂棄

州上官悟權留守時西京南京皆屬金劉豫遣人以書說之悟焚書斬使有賊孫淵與其徒以食物與守城者博久而稔熟夜率其徒登城縱火焚樓悟出奔爲賊所殺淵遂以京城獻金昌禹又以蔡州食盡棄蔡而歸朝廷命爲鼎澧州安撫使時鼎州遭孔彥舟兵後沿江殘破武陵村落半爲賊區昌禹至於龍陽新縣列置諸寨賊四面交侵昌禹調洞丁助守兵數既增錢糧益匱乃開於朝取邵全四州司錢給軍食後趙鼎除川陝荆襄都督昌禹上書論其不便曰使命一出張官置吏不下數百員咸取給州縣所部軍馬又須抽摘隨行州縣一或有警不過告急於使司相去既遠應援不及以致調發人夫征取財賦行遍郡邑倉廩一空應報文移日不暇給將以保州縣而州縣被其擾將以撫百姓而百姓受其弊將以治盜賊而盜賊愈張可謂有害無利矣張宣撫初入蜀

人心鼓勇而累年無功上下怨憾謂四川初無盜賊之擾止緣宣撫入以擾之今征求調發號曰圖秦恐秦未暇圖而心腹之變起矣前者富平之敗騎兵凡十五萬今四川士馬不過吳玠部曲耳願審處利害而行之毋徇名忘實也昔呂蒙爲孫權論徐州曰操遠不暇東顧往自可克然得後操必來爭不如取荆州據長江形勢今天下大勢實在長江大將當屯兵聚糧於荆州以固根本然後可以圖秦保蜀岳飛之收襄鄧猶權之取徐州也取之易守之難今遽欲撥大臣於數千里外以復秦殘破之區恐四川人心先動事有未易言者鼎不果行昌禹罷改江西沿江制置使

王庶　李光子孟傳

附　劉晏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崇寧進士以种師道薦通判懷德軍契丹爲

金所破巢燕縣地求援詔師道受降庶曰國家與遼人百年之好今敗亡不能救乃利其土地無乃基女真之禍乎不聽宣和七年金果入侵太宰李邦彥召庶問計庶曰宿將無如种師道宜付以西兵使之入援邦彥以語蔡攸攸不然高宗即位擢陛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東京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夏人移文來言金以鄜延割付本國庶口占檄辭以義責之夏人不敢復言會宣諭使謝亮入關庶移書曰夏人之患小而緩金人之患大而迫秋高必大舉宜仗節率兵驅逐渡河徐圖恢復亮不從金人大入庶調兵據險以守金人乘冰渡河直破潼關秦隴皆震庶傳檄諸路期會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金攻鄜延庶在坊州聞之夜趨鄜延以遏其衝金人詭道破丹州介鄜延間庶自當鄜州來路遣龐世才當延安來路將涇原精兵皆端所領庶屢督端進兵端不行天大雪寒甚金人攻敗世才庶至甘泉而延安已失守遂將百騎馳至襄樂倚端為助端令每門減從騎之半比至帳下僅數騎端厲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為天子愛城乎庶曰我數令不從誰愛身者端怒奪庶節制使印庶先以失律自劾得罷時張浚自富平敗歸庶勸浚收熙河秦鳳之兵扼關隴以為後圖浚不納浚至興元閱視庶平日簿書有不奉行宣司指揮者奏劾之未報會完顏杲破興洋念非庶莫可安蜀急起庶參謀委之巴南庶至巴州總散榜梁洋境上扼興元孔道金人進無所掠乃退紹興五年起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興洋諸邑及三泉縣強壯兩丁取一三丁取二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以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有譏於浚者劾庶落職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闕燕見言紹復大業鄂荊為可荊州左吳

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曹操所以畏關侯也八年春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見其失在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功罪混淆又口陳干畫秦蜀利害上大喜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鄰境背叛朝廷姑息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庶威望詔遣按行營壘庶請稱使於教場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三衙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辭幙門庭趨受命拜使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蓋自有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岳飛聞庶行邊遺書曰今歲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壯之還朝論金人變詐因及飛納節之語時秦檜再相以和戎為事金使烏陵思謀至庶力詆和議略云自古謀人國者必有一定之計越人取吳在驕其志秦之取六國在散其從今金人之所以謀我者和而已乞誅金使金又遣張通古來許割地還梓宮歸太后庶上疏言割地之議若以淮為界淮之外泗州漣水軍既為我有安俟以和為請我賂之何益若以河為界兵火之餘幾無人跡尚當十年無征役以蘇息之賦何自出加內郡之賦以償不毛之土必以三十萬兵宿於邊餉無用之地假以歲月焉得不自困也又云臣生於陝西嘗欲氣吞強敵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願陛下責臣以戎兵則投袂之際可以枝梧使金人奸謀不得肆雖曰治戎其實促使和也今君預此謀身為大臣自為二三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國家何益及王倫回庶七上劄言其非便力求解樞務出知潭州勾龍如淵劾庶本趙鼎所薦被命奪職初庶行離朝不見宰至襄湖請知縣私服相見委以買田宅識者為庶不日蒙遣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問舍十三年胡汝明論庶譏訕朝政責道州安置卒工子之荀之奇撫棺慟曰秦檜秦檜此恨必報親舊

皆擯其口庶自號審要門者之所爲無失當皆著定興論十五篇
以正時事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
李光字泰發越州上虞人童稚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其興吾
門乎登崇寧進士知常熟縣朱勔父冲倚勢暴橫光械治其家僮
不爲屈遷司封首論士大夫諛佞成風至妄引符讖有聽從無諫
諍之說以杜絕言路王黼惡之遷符寶郎縱言蔣內禪光因納符
謂蔡攸曰公家所爲皆咈衆心今日之事非皇太子則國家俱危
攸懼然欽宗受禪擢右司諫論朱勔奉蔡京王黼竭天下之
財名爲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知兵民財計與
戶部長貳出入以制國用選吏考覈使利源歸一時言者猶主王安
石之學詔榜朝堂光言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
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蔡京兄弟
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外蠱惑民聽豈朝廷
之福又言朱勔託應奉爲擬王室乞擇清強官追攝勔父子及丞
承監司守令胡與孫等討資沒入所奪編戶產業悉還之李會李
擢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用時會擢送爲臺官禁不發一語僉人
圍城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割地之謀乞寢成命不報除知宣州
時范瓊將過軍光先入視事頃至則開門延勞留三日而去無敢
譁者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集兵糧籍六邑之民保五相比
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揀軍又相險
要二十三所謹戍之城外居民盡遷入城官私歲輸邑者悉命輸
郡初譁言不便及守城之日贍軍養民迄賴以濟潰將邵青自真
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拜謂使
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

犯劇盜戚方破寧國縣抵城下分兵四擊光募勇敢劫之賊縱擊
自相屠蹂朝廷遣巨師古劉晏來援賊急攻朝京門縱竹木爲浮
梁以濟須臾軍傅城列砲具立石對樓光命編竹若簾揭之砲至
即反墜不能傷取樓木爲撞竿倚女牆以禦對樓賊引却劉晏追
擊其營賊佯退晏追之伏發遇害師古以中軍大破賊賊遁去初
戚方圍宣與其副並馬巡城指畫攻具光以書傅矢射其副馬前
言戚方躬寇天誅必加汝爲將子何至附賊二人相疑攻稍緩始
得爲備嘗購匕首枕匣中與家人約曰城不可必保若使人取匕
首我必死汝輩宜自殺無落賊手宣州受圍凡二十九日城中財
物豐備富人皆出錢帛爲犒城北木塔寺下瞰城中光募人運草
實其塔然後縱火令方下即有應募者火爲塔所束如火柱衝天
觀之可畏賊退州作解撥會隨功高下以金杯勸酒就賞其杯紹
興元年擢吏部侍郎光疏言議論之臣莫肯以扶危持顛爲己任
淮甸咫尺了不經營長江千里不爲限制惴惴焉日爲乘桴浮海
之計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修宮闕未聞專主避敵如今
日也陛下駐蹕會稽江浙爲根本之地使進足以戰退足以守者
其如建康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其隘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
曰碙砂夾曰采石曰大信其上則有蕪湖繁昌皆與淮南對境其
保險處徐之要或碕岸水勢湍悍難施舟楫者若預于諸隘屯兵
積粟命將士各管地分調發近鄉兵協力守禦時有詔金人深
入議郡守避各自便光言守臣任人民之重存亡以之豈宜預
開遷避之門願追寢前詔上欲移蹕臨安彼自有制臨安府見屯
諸將兵部侍郎督營繕事光言營將節不擬而辦奏劾誠二浙
實資及九邑科配時戚方以眾叛協節制帖息拜庭下光握手起

之曰公昔爲盜具爲守分當相直與爲臣子當共勉力忠義勿以
前事爲疑方謝且泣光因奏金人內侵百姓失業爲盜本非獲已
自李成北走羣盜離心儻因斯時顯用一二酋豪以風厲其黨必
更相效慕以次就降大將韓世清本苗傅餘黨久屯宣城擅據倉
庫調發不行光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至郡世清入謁縛
送闕下伏誅初光於上前面槩成算宰相不以預聞怒之除江東
安撫知建康府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
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再相初定和
議薦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移書於光
謂秦丞相傾心金國猶盧杞以百口保朱泚李林甫以盛美稱祿
山可任春秋之責者惟閣下耳責光附時相取僞官陷金人之計
察平時大節光本意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既而檜議徹淮南守備
奪諸將兵權極言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
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榻前面折之又與檜辯上前因曰觀檜之意
是欲壅蔽陛下耳目懷奸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乞去改
提舉洞霄宮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謫瓊州安置居瓊州八年呂
愿中又告光與胡詮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
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精健又三年始以郊恩復朝奉大夫至江
州卒謚忠簡

孟傳字文授光季子歷楚州司戶參軍罷單車赴官公退閉戶讀易
郡守都使者不敢待以屬吏韓侂胄逐趙汝愚孟與侂胄有姻
因官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鼎鑊且不
避因奏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植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
供大廈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功能尚淺而意已馳騖於
臺閣不稍有以抑之其弊將甚侂胄嘗致意孟傳孟傳謝曰紹
年六十去意決侂胄不悅遷福建提舉常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
先氣節後才能招徠忠讜以扶正論故人有在政府者折簡問勞
勸其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
矣對畢即出關至閩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殍侂胄誅丞相史彌
遠其親故也人意其進用不踰使節而中遂第與召不赴卒年八
十四嘗誡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
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藁左氏說讀史雜志諸書行世

劉晏燕山人遼進士宣和四年來歸金人侵京師以晏總效兵號
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擁衆晏所提騎才八
百乃爲五色旗使遍山而出一色盡即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衆
且不絕顧色各異遂不戰而降正彥反晏糾其部曲自言從逆
者耶以衆歸韓世忠世忠追正彥晏以所部力戰正彥擒以功遷
官兀朮渡江世忠退保江陰晏以所部屯青龍鎮爲援常州被
戚方戚方圍宣城急李光固守晏往援之至城下未立營賊直擣
方帳方大驚卻走晏欲生致方單騎追之方衆迎戰晏不能敵退
至天寧寺隔小溝舉而方漲馬陷淖不可出橋左伏賊鉤得之晏
手殺八人遇害李光表賜廟祀名義烈

論曰宗澤當鼎革之倥偬爲草昧之經綸初則倔強河北留
田單之一城繼則提挈濟西擁宋昌之大横其勢徒擬一旅
利有臣靡於越君子六千實先種蠡斯時也李綱治內宗澤
治外將相一心內外同力披草萊以立京師招山旅以逼敵
國展英雄之略發忠義之憤何見草木非兵必且鴟鴞革響
凶殘之恥當雪燕貽之怨易除夫何綱去而澤孤主昏而卑

去翠華愈南丹詔不北出師無日過河何期越石之登城慷
慨氣結填膺諸將之臨表嗚咽義形垂涕柱折欃搶入亡國
殄㓕焉伎窮於賣粥上官力竭於焚樓新市仍生荊棘故宮
惟見黍禾傷哉朱也王庶威足以服衆智足以料敵占檄服
夏鄭國子之言文散榜定錫渙貫君之提計叡躬盡瘁庶其
有之李光推誠御物先幾立事守城則睢陽之抗合孤撫寇
則士行之柔王貴能致其身光之謂矣兩人皆封疆之理吏
禦侮之能臣不依附以立名不偏徇以植黨論才則亞於宗
澤論忠則賢於張浚而俯仰下僚奔走外郡雖其主之非任
亦世局使之然也嗚呼彼疏斯䵊胡不自矜可歎也夫

王彦

附 楊惟忠 解潛 盜柔仲 傑相

王彦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韜略詣京師隷弓馬子弟所徽宗
臨軒閱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金人攻汴京彦赴闕求自試討
賊時張所爲河北招撫與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岳飛等十一將
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金人率衆數萬薄彦壘圍之數
匝彦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彦獨保共城西山遣心腹結
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彦急彦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相
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人八字以示無他意彦益感勵撫士
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兵民首領傅選等皆附之受彦
約束衆十餘萬綿亘數百里金人患之俾首領以兵破彦壘首領
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間遣勁騎挑彦壘道彦勒
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
彦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不敢擊既至汴京
澤大喜彦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獨帥親兵趨行在時已遣宇文
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彦見黃潛善汪伯彦力陳兩河忠義延頸以
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
以彦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彦知瓊有逆節稱
疾不就劉苗之亂以彦爲御營統制彦曰梟獍逆子乃欲汙我耶
因佯狂乞休張浚宣撫川陝奏彦爲前軍統制浚與金人宿相持
於富平欲大舉彦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稍不利則五路
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
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然改知金州桑仲既陷襄陽乘勢西向直
擣金州白玉關衆號三十萬仲彦舊部曲也請於彦曰仲于公無
敢犯願假道入蜀就食耳彦曰仲輕財善鬬然有勇無謀不足畏
乃遣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甚立馬陷於淖呼其子琦琦不顧立

血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彦叱曰樞相張公方有事關陝若仲
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言避者斬即勒兵阻水
據山設伏以待賊見官軍少蟻附搏戰彦執幟一麾士殊死鬬賊
賊走彦休士進擊追奔至白磧紹興元年李忠反攻金州諸關賊
衆皆河朔人驍勇善鬬關陷彦退屯秦郊令將士盡伏山谷間焚
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路坦夷彦募敢死士易
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郊官軍逆戰大敗之忠走降劉豫
豐里之役官軍少郤超橫與門琦駐山上彦麾之救不應官軍敗
彦既克李忠大賞將士待超橫如初具酒飲至四行叱橫起數其
失援之罪命杖之勇士糾橫橫曰杖何至縛彦曰爾罪應死遂斬
之又叱門琦下數之如前并斬之再飲數巡而罷仲之未敗也王
闢爲之聲援彦遣人諭闢闢請降彦自詣闢壘衆謂闢反覆彦曰

我以至誠待闕雖詐何能爲遂肩輿至營闕大驚迎迓甚恭彥與
闕對食開諭禍福其黨皆俯伏聽命闕後愿斷於興元府初桑仲
既敗還襄陽嬌集散亡陷鄧州凶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
衆三道彥曰仲以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我勢法當先破其堅
則脆者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關自以親兵營馬郎鎮相持
六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充歸峽荊門公安軍安撫
使彥措置屯田分將士爲兆莊耕千畝截沮河置三堰不決旬告
成自蜀買牛馬七百頭營田八百五十頃後知邵州彥入辭帝撫
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郡行郎召矣卒于官彥稱名將
當建炎初屢破大敵威振河朔時撓於和議遂召之還又奪其兵
柄而使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介有戰功不與推賞
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楊惟忠以下傳史無今附入

楊惟忠靖康初爲高陽關副總管高宗即位以兵衛隆祐太后往
洪州軍潰太后至虔州惟忠走萬安山中數日乃還再聚兵數千
陳辛圍虔州惟忠登陴力戰後屯軍洪州郝馬進軍收軍於吉賊
楊勍屯吉惟忠誘與敘同姓之好邀勍飲誅之併其兵隸岳飛
解潛字子叔其提兵解太原圍也趙鼎爲其幕中幹辨公事李綱
宣撫兩河潛以兵從行間綱謫潛亦廢紹興五年趙鼎薦其才召
爲侍衛馬軍司其軍士與王彥軍鬭於闕下張浚罷潛宮祠以其
兵隸劉錡趙鼎再相復起步軍司仍乞宮祠與辛樂宗論和議之
非秦檜聞而怒之南安軍安置卒

論曰王彥赤心報國示於八字軍忠服衆信於兩河而成功
見沮義言不伸老猛士於未央置良工於爨下使飛揚跋扈
之羣既得而凌侮之妨賢害能之罪又得而驅役之屈之於
列校束之以治郡固知其無能有爲矣猶使彥擁兵自耳護
前必爭未見其名遜岳韓權亞玠俊也碌碌隨人有傷猶貸
之結髮咄咄怪事似爭燕領之拊髀其亦可恨也已

桑仲寇襄陽守臣馬千秋棄城奔巾盧仲遂據襄陽時王彥在金
州仲進攻均房有窺川蜀之志直犯金州白土關以狀申於彥願
假道入蜀就食彥遣門立爲先鋒立血戰不勝被殺仲步騎六道
並進彥士殊死鬭自辰至酉仲大敗遁據房陵王彥遣間道斷其
糧餉濟師攻自黃水賊奔潰仲退軍襄陽朝廷除鎮撫使劉豫僭
號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命仲節制應援京城軍馬郢州新遭曹成
亂後百里無一存桑仲使霍明據之仲率衆圍郢州譚兗使人招
王俊解圍俊至與兗飲醉兗突圍出奔仲入城執俊磔之朝廷以
仲爲襄陽鎮撫使仲益跋扈分其衆爲三南攻德安西據均州一

出馬郎嶺爲王彥所破仲移文郢州會霍明共攻金州明不可明
于郢頗能集民貿易以有戀郢之心仲以六十騎輕趨郢州疾馳
入城甫下馬爲明所殺其將李橫在鄧州李道在隨州各領衆繼
素爲仲報讎橫圍郢州盡刈城外熟麥城中糧盡橫攻益急郢州
西壁石城臨漢江明夜縋石城泛舟順流去橫退還襄陽歸朝降
於趙鼎於上前稱仲忠義上惻然念之官其二子

鍾相武陵人詐爲誕謾自言神與天通能救人疾患無知者翕然
從之無間數百里幾二十年積貲巨萬有司受賄莫之過以拒孔
彥舟爲名聚衆殺官吏儒生謂殺人爲行法劫財爲均平人情樂
附鼎灃荊潭辰岳諸州皆爲賊區尋敗竄山谷爲村人所擒

贊曰惟澤與庶忠貞靡二光亦矢誠彥能盡瘁文武君人封
疆重寄責任浚檜以拱以枝任不配德吁嗟賢遂

卷終

明錢士升撰　劉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邦昌

附　吳开　莫儔　王時雍　徐秉哲　范瓊

張邦昌東光人舉進士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侵京師朝廷議割三鎮使邦昌副康王爲質於金康王還金人復質肅王以行邦昌仍爲河北路割地使初邦昌力主和議不意身自爲質及行要欽宗御批無變割地議又請以璽書付河北皆不許及金人再至衆疏攻邦昌媚敵遂黜爲太乙宮使罷割地議京師破帝留青城吳开莫儔自金營持文書來令推異姓堪爲人主者留守孫傅等表請立趙氏金人怒劫傅等召百官議衆相對莫敢出聲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外書張邦昌三字以示於衆遂定議以邦昌治

國事孫傅張叔夜不署狀金人執之置軍中王時雍時爲留守集百官詣祕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范瓊當衆呼曰劫如營內之錮隨官所管何校張姓李姓衆唯唯時雍先署狀御史中丞秦檜不書抗言請立趙氏宗室且言邦昌當上皇時專事讌游蠹國亂政社稷傾危實由邦昌金人怒執檜并儔持狀赴軍前邦昌入居尚書省金人趣勸進及册寶至邦昌北向拜舞受册即僞位僭號大楚擬升文德殿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閤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宣贊舍人吳革恥在內親事官數百人謀舉義范瓊詐與合謀盡執殺之是日風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惟時雍开儔瓊等欣然鼓舞自以爲有佐命功云即以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書省开權同知樞密院事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權領門下徐秉哲權領中書下令見百官稱予

手詔曰手書獨時雍每言事輒稱臣啓陛下邦昌以嗣位推恩先赦京城金人將退師邦昌詣營祖別服柘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秉哲开儔皆從行觀者無不感愴二帝北遷邦昌率百官遙辭於南薰門衆慟哭有仆絕者金師還邦昌降手書赦天下呂好問謂邦昌曰康王居外久衆所歸心曷不推戴之又謂曰爲今計當迎元祐皇后請康王早正大位庶或保全邦昌從之議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御詞云伏念宋事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藝祖尊周符后故事也好問曰若此則人心疑畏矣乃收回立宋太后手書遣蔣師愈齎書康王自陳權宜紓難之意尋遣謝克家獻大宋玉璽一紐復降手書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書既下中外大悅太后始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遣使奉乘輿服御物至南京既而

邦昌亦至伏地慟哭請死王撫慰之王即皇帝位李綱相封邦昌同安郡王綱上書極論邦昌久與機政擢冠宰司國破而資以爲利君辱而攘之爲榮異姓建邦四十餘日逮金人之既退方降赦以收恩是宜肆諸市朝以爲亂臣之戒高宗乃降御批曰邦昌僭逆理合誅夷原其初心出於迫脅可特與免貸責潭州安置初邦昌僭居內庭內夫人李氏數以果實奉邦昌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州

吳开莫儔皆烏程人皆進士及第第一开翰林承旨儔翰林學士二人隨僞至青城歸凡金帥有所命皆二人奔來時人呼爲捷疾鬼王時雍猶人其父爲衍時維附王黼得任爲開封尹

徐秉哲為少尹秉哲淄人也一切搜括追還等事皆升儔辦命而時雍秉哲行之人稱時雍為賣國牙郎門升儔為販國臭牙金人初索教坊妓女及秖候女侍驅捉至開封府皆泥首垢面假裝羸病秉哲預置釵冠鮮衣令肯沐粉黛盛飾登車送至金營其遍上皇也升儔至自營中持少帝手書來請已知金人欲廢趙氏私以語時雍及孫傅正月初五日徽宗在蘂珠宮中膳升儔令李石入給云至南薰門廠令拜表表到寨上皇使可歸上皇曰卿無隱也朝廷既不令我南去又憐息不令我知今日事別無變否石以死誓無他中書舍人姜堯臣曰天則不得回矣行日信堯臣言必誤大事堯臣以刎頸石額流血仆地俄禁卒報太后已在南薰門候矣上皇曰我去留未決何故太后先出后曰昨日李石傳聖旨上皇曰若以我為質得官家回亦無恨乃行至南薰門金使催行

上皇曰事果變矣堯臣曰果為李石所賣金使以骨朵擬其口仆地乃擁上皇出城孫傅任留守遂令皇后太子俱出御隨至青城帝謂之曰煩重相公斷送我一門家谷也內侍梁平王仍指言宮中寶玉玩好并埋金之處盜數委開封府搜索內侍鄧述具錄后妃皇子皇女并宗正籍徐秉哲秉金人抑文搜捉無一得脫上皇幼子僅朞歲從乳媼藏民間亦搜之出開封府捉事使實鑒不忍奉行嘆息自縊死廟禁軍上每日移金帛禮樂器用儀仗法物經史書籍道釋經板木皆休息不億而慣擲於地者金人戲之曰趙家養汝厚今日亦得汝力乎自初破城至金人去凡五月府庫及民間物宗室百官家屬一切徵索皆秉哲經營之自旦至暮指頤嗚呼不勝其勞人皆惡其材而嘆其悖節無廉恥謂秉哲曰社稷山河為賊等所誤某父子成擒矣勉事新君無忽傳于秉哲持之而泣金人既屬意立邦昌王時雍集百官議狀范瓊以兵威劫之令有不願者斬其首各書職位姓名惟謹有欲泣者獨一人曰吾願斬首一人曰請同之時雍呵問則曰應官治序高世彬也及邦昌避位時雍猶力爭之曰騎虎者勢不得復下邦昌不聽高宗即位治偽命逆臣朱齊愈棄市時雍秉哲升儔皆安置遠州其黨李回朱宗之李擢范宗尹盧襄胡思王紹周懿文顏博文何昌言何昌辰馮澥李會黎確李健陳戩各還謫余大均陳冲洪芻長流沙門島張卿材李彝王及之夏承遠州安置余大均冲芻卿材及之褻承懿文思皆搜括金銀時彥儔劫奪如鱗濟王夫人鞭寧德皇后親妹收脅貴妃侍兒淫鄭紳家婢押取宮人叫曲飲酒稱庳不道顏博文草偽詔有掛讓字則犯濮安懿王諱問思曰此何日乃問濮王耶王紹勸進文尤悖逆何昌言昌辰則避邦昌名矣改者

黎確陳戩則持偽告止勤王師馬上洋洋自稱奉使者馮澥則督執政而稱臣拜庭下者李回則執政用事李擢盧襄提舉南壁浩歌酣飲金從南壁入而不知而又忻然為偽侍從者其後范宗尹為相諸臣皆復元職

范瓊開封人自卒伍補官金人再圍京師瓊為四壁使淵聖出郊金使瓊取上皇太后皇后太子貴妃瓊仗劍逼請出城百姓遮熟者瓊皆斬之建炎初加御營司都統後除平寇前將軍金人自山東趨維揚瓊引軍避其鋒轉至壽春循城而行城上人認其旗曰御營平寇前將軍不曾殺敵只會走瓊怒縱兵入城殺掠知府鄧紹密知縣趙許之皆死亂兵之下苗傅作亂瓊在洪州與傅書問不絕帝反正麾召方來又奏傅無罪呂頤浩張浚合謀誅之

論曰自昔式微之季必有盜竊之人然皆力攄窮巢姦深態

彝或濾闒爲情或厭塲是志勲高覬非望勢逼肆驕陵野戾狠心兇形逾曰趨爭一旦之武俠奪衆醜之雄得者謂之霸國失者亦稱蒙舉未有齷齪庸奴器識俱劣衆嘶賤子音貌都非而崛起儔伍妄覬天人強飾么麼冒司九五如張邦昌之易者益自符祐纂分悖京畿熾官以諂市人惟利圖忠正既銷禮義已塞喪心者類若病狂辱行者恬若安術爾羞祗痔不靳嘗溲涙予牙耶猥瑣賤人臣之位濯衣請觴媟嫚測君父之尊天子醉舞於娼家宰相膝行於金帳何事不可顛倒何人不可乖違既無鼠忌之疑又無畜老之懼嗟有道焉人盡君也綏大升殺冠猴猴邦假官家太宰裝成須臾傀儡新位號從官勸進諂媚風雲較見符合無虎威視奴齊惟餘艾氣乃如之人實孔之醜噫嘻三字手示之討猶見誅於張浚六等定罪之論徒取誚於汪黃士心先死國事奚尤北面生看臣構束懷死棄鶡桓即殿奸黨之誅難言酬恨不聞天威之震秖足增羞匪惟衣冠之辱抑亦盜賊所恥　邦昌傳增改升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黃潛善　汪伯彥　附李宗　補揚州南奔事

黃潛善邵武人進士宣和中知河間府康王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八援承制拜爲副元帥及即位拜中書侍郎帝從人望拜李綱爲左僕射以潛善爲右御史張所言潛善奸邪必誤政謫所江州及李綱能太學生陳東言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啟帝殺東澈明年信王榛使馬擴來請兵潛善抑之又厭言宗澤人頗不可信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眞州距行在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誤國成章坐除名御史馬伸亦以劾二人謫濮州卒太學生魏佑論黃汪誤國十罪金謄曰逼右丞許景衡謂扈衛單弱請幸江寧潛善以不足慮沮之百官相慰憑知事實者莫如宰相咸悅自安及金陷天長內侍鄺詢報寇至帝大驚匹馬被介胄出南門走潛善伯彥方聽浮屠說法會食堂吏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南馳都人爭門出死者枕藉人人怨憤司農卿黃鍔至江上自云黃相公衆以爲潛善也爭擁之鍔方辨非是而頭已斷矣潛善伯彥追及帝於鎮江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澂劾之略曰二人本無物望亦乏才術因緣寵任興持政柄相業無聞國步日蹙至宗廟頻沛萬乘蒙塵州郡推殘衣冠遇害以渡江爲下策曾未見有中策天下人切齒唾罵謂陛下必正典刑而信任如故中外怖駭謹條大罪二十以聞乃罷潛善落職復以鄰愁王庭秀言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不許尋責於梅州潛善秉國娟善中外切齒高宗末年復官錄後諫官凌哲言若復潛善則刑政失平忠義解體不聽特詔原之

汪伯彥祁門人進士靖康初知相州金人犯眞定詔徙帥司於相伯彥領之康王至磁金騎行中路數日蹤跡王所在伯彥遣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櫜鞬部兵迎至於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以京兆薦公其受知自此始大元帥府開伯彥爲副將王引兵渡河有詔王金人現在議和得輕動宗澤曰是欲款我師耳宜亟進伯彥難之王即位伯彥爲化潛善遂與並相帝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又何憂及播遷江南與潛善並落職已復職知廣州舍人王居正論不已復褫職紹興七年帝謂秦檜張浚曰伯彥實共艱難僅論謝宜與之復檜浚曰臣等已議郊恩取旨更得

天算明其得勞庶幾中外孚信蓋檜嘗從伯彥學而浚為伯彥所
引故共贊焉九年知宣州過闕帝曰伯彥便令之官庶免紛紜又
曰漢之高光不忘豐沛南陽故舊皆人情之常明年予祠卒謚忠
定

李宗南華小吏康王駐濟州京城音問隔絕潛善募人能入圍城
者宗應之宗旁京城行故令驅掠入寨為給薪水得上城送飯益
習熟即與城內人下悼又與城內人熟視間投身下城為邏者執
送王時雍具言潛善遣來意時雍縫書遣之宗作衕担人出復入
金寨邏得去以復潛善潛善趣以呈王而潛善所得時雍言恐
宗告訐遂殺之

帝之駐揚州也建炎二年秋金大帥宗翰宗輔分道南侵北京留
守張益謙以大名降輔宗翰趨山東劉豫以濟南降權邦彥棄東

平三年正月韓世忠自襲慶退師沭陽翰疾趨遇之世忠夜棄其
軍走鹽城翰趨臨淮皆鐵騎白氈笠偽稱李成敗軍閻瑾棄泗州
走死朱琳以楚州迎降邏管汎急汪黃二相禁街巷不得傳說不
許士庶移家出城二月晦瑾報至帝即欲南幸汪黃請俟後報三
月壬子內侍鄺詢自天長見敵奔告帝披甲上馬出城惟王淵康
履數騎從與軍民雜行市民指曰官家去也次揚子橋一從官冒
不遜帝手劍之至瓜州乘小船渡江坐神廟中就靴底磨劍血侍
衛稍有至者鎮江守臣錢伯言迎入城帝宿於府治與宗人士衎
同寢金騎到揚州即馳追帝至瓜州望江而回勢官家眷裝船抵
閘而金兵已至出閘者百不能一男女死者數十萬癸丑金人榜
於揚州市西北人從便歸鄉見示而去者萬人趙士峻棄高郵僧
班以泰州降金人焚揚州還東平高郵泰州悉為世忠潰卒輔逵

李在朱世雄竊據帝於癸丑發鎮江至丹陽禁衛籍籍朱勝非諭
定之甲寅至毘陵丁進於路作亂王淵誘誅之乙卯至無錫衛軍
所過殘刼煙火亘天常州知府周杞遁丙辰至平江帝始釋介胄
信宿起駕留朱勝非張浚彈壓吳城壬戌至杭州以府治作行宮
翌日遣舟至江頭接衛士百官家眷罷黜潛善伯彥

論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高宗業難再造卽以汪黃為腹心
宜中興之無成也小人忍於妒功巧於蔽賢敢於敗國昧於
量己古今末運莫不皆然張浚托名恢復始終惟汪黃是附
蔴蘿幡結非聖主不能斬斷而可責之庸懦乎國紀不立小
人成羣其亦無可如何矣

范宗尹　補越州航海事

權邦彥　附　葉義問　崔邦弼

范宗尹襄陽人宣和中上舍累遷侍御史王雲使北還言金人必
欲得三鎮宗尹力請棄之尋以言罷邦昌僭位復故官遣詣康王
勸進建炎初李綱拜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震主難任言者論其
嘗汙偽命責鄂州召還參知政事代呂頤浩攝相位時羣盜各據
州縣宗尹言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當稍復藩鎮之法裂河南
江北數十州付以兵權俾藩王室帝是之卽拜右僕射同平章事
時年三十近世宰相年少未有如宗尹者於是畫地分鎮劉綱淮
泗岳飛通泰趙立承楚薛慶天長郭仲威真州王彥金房桑仲襄
鄧李成舒蘄孔彥舟鼎澧以安撫使為名聽便宜從事宗尹嘗謂
張守曰今日之勢如人疾病沉痼方稍施快藥立有顛仆之虞
要使施設行序勿遲勿亟相與戮力彌縫庶乎可也因請宣靖明
受偽命之人有赦由字徐其拆其斥黃偷等推赴移耿南仲孫覿

等並叙復侍郎季陵希宗尹意乞詔宰執於罪累中選真材實能擢付以事沈與求劾陵因及宗尹帝爲罷與求初宗尹廷對詳定官李邦彥持眞乙科宗尹德之贈邦彥觀文殿大學士明堂覃恩宗尹請雍正宗觀以來濫賞帝手批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大夫始宗尹建議秦檜力贊之及見帝意堅反擠宗尹帝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之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詔百官議所幸乃決與越之行命杜充留守建康諸將並聽節制九月八日至平江留周望守之十月十三至越州二十日至杭州康允之報言金人數道並進集議爲迎敵之計十一月二十五日回宿錢清堰得杜充敗狀召宰執趨四明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十二月九日駕在明州居府廨御史林之平自春間召募海船適至把臨張公裕募海舟二十以興化軍

田經船作御舟十五日登舟宰執從行禁衛十餘人隨十九日至定海留張俊明州扞敵二十日至昌國郭仲荀棄越州軍潰知州李鄴降金二十五日金人侵明州張俊督兵與戰軍卒伍進身先立功劉洪道率兵射其旁金人敗去帝復移舟海澳四年正月朔張俊敗金人於高橋三日劉洪道棄明州金人復逼帝舟至章安鎮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十五日有販柑客船風飄觸御舟帝令盡買之分散禁衛食穰取其皮爲椀貯油爲燈隨潮放入海中數萬燈如浮居人皆登金鰲峯看之十八日俊及仲荀至呂頤浩范宗尹王綯日從在海戀戀是日遊宴六鰲峯以消憂二十日御發章安廿一日泊小島帝與內侍登岸步入小僧舍寂無人見壁間小牓云因金人侵迫爲帝祈福帝喜賜三僧各紫衣二十五日幸溫州駐蹕於江心寺二月二十三日聞金已退師自海道歸四月壬申朔幸越州駐蹕

權邦彥河間人累官知冀州高宗開大元帥府邦彥部兵與宗澤自濬淵趨京城二帝北遷邦彥元表勸進建炎元年知東平府金圍急邦彥守數月城破突圍奔行在有司議失守罪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於敵纔貶二秩知江州府改江淮路制置發運使恪違傲人皆恨之紹興三年除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大略謂宜以天下爲度恢復土宇勿苟安於東南節制諸將當威之以法呂頤浩素善邦彥薦用之給事中程瑀劾邦彥罪不報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誣言李綱縱暴無狀帝曰綱在宣和間以論水災得時望邦彥曰綱原無章疏蓋掠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也預政幾一年碌碌充位而已

葉義問壽昌人范宗尹爲相義問疏其奸秦檜當國義問知江陰

有貴戚宜役者義問戒僚曰免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改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忤檜諷臣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寧得罪去耳遂罷去檜死湯思退薦之至則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亮南侵奉命視師樹二旗於鷁首危坐艦中沾沾自侈爲儒將也義問素不習軍旅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敵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有敵兵大失措乃役民掘沙溝植木枝爲鹿角以御敵舟役夫笑曰吹千肉者爲此謀耶一夕潮生木枝浮去矣建康留守張燾告急義問乃往催發軍市人皆嫉罵之者久膺論義問幾敗事謫饒州

崔邦弼者子弟所出身仕青州勸王不到而遁知通州役民築城預爲死守之計畫圖以獻於朝及金人至揚州邦弼欲避民遮道

以前言責問邦弼少留夜半令卒縱火邦弼得縋城遁去提舉王珏聞變以兵入城彈壓邦弼遲疑數日復入城聞泰州破邦弼復遁楚義問檄胡深爲泰州知州亦先棄城遁掘斷姜堰謚泄運河水金人得渡淺登城大縱殺戮男女出奔者阻於堰斷謚皆被獲

南宋書列傳卷之五終

杜充張孝純劉豫列傳第六

明　錢士升　增例　許重熙　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杜充

補充宋渡江事

杜充相人紹聖間進士靖康初知滄州金人南侵郡人僑寓皆燕人來歸者充慮爲內應悉撲殺之建炎元年進北京留守郭永嘗畫策獻充充不省永曰此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少實驕蹇自用而得聲譽以此當大任鮮克有終矣充代宗澤爲東京留守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引去充棄東京南奔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張浚咸薦之尋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判守建康高宗將西幸以充爲江淮宣撫使諸大將皆屬充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江州

王𤩽屯太平張俊屯常州悍充嚴急皆不樂屬江浙倚充爲重充日事誅殺無制馭之方金人到和州充命清野以長蘆崇福院有屋二十間金人得之可以縈筏而渡充命焚之院有僧樓重閣爲江淮間禪剎第一僧行數百洲渚居民亦數百取檄就佛前宣揚僧行皆哭昏黑火焰亘天老幼乘火行移翌日寺基悉成灰燼金人窺江以輕舟泊南岸官軍齊擊或沉其舟金人佯退衆信之守益懈敵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遂登岸充命統制陳淬邀擊約王𤩽俱進𤩽潰淬戰沒金人遂趣建康充走眞州守臣向子忞勸充由通泰渡江入浙充有異志不聽子忞勒州兵奔宗弼遣人說充許如張邦昌故事遂降金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下制削充爵徙其子孫於廣州充至雲中宗翰鄙其人弗予官久之命知相州充猶狂肆威同列多不協紹興二年其子間走歸

充金人有告充暗通朱者下吏炮掠備至釋之屢遷行營右丞稍
十一年和議成而充死
建炎三年十月金人犯壽春宗弼大兵趨江李儔以和州降杜充
在建康遣兵長蘆縣福禪院十一月乙丑宗弼自馬家渡與陳淬
戰江中淬死南岸無兵知蹈平地水軍邵青以一舟載十八人拒
之梢公被矢退於竹篠渡王瓔衛奔韓世忠在鎮江率兵航海去
充閉諸軍潰散乘船出奔士庶船爭門擁不能出充往蔣山下寨
質明渡江走金人鼓行過建康城下充走清野屋宇皆空城上望
之見鐵騎往來如雲人有懼色李梲陳邦光使人迎於十里宗弼
遂入據之乃由建平路趨杭州將近廣德知州周烈疑是潰兵許
以犒設約不擾已而知爲金兵繫馬逝金人追殺之十二月辛巳
克廣德焚燒一空知安吉縣曾綽聚兵行郭金人無數矢盡死之

曰此金人箭也鄉兵皆奔壬午克安吉縱火燒諸僧衆奔有癸
未金人過獨松嶺嘆曰南朝可謂無人使置兵百人守此吾豈敢
渡知餘杭縣曾愍率僧道具香花迎拜金人不焚不殺縣尉楊汝
爲走徑山新縣溪隲人與能仁寺僧光仁聚衆自保甲申金人至
杭州安撫康允之迎敵於湖州市得一首級有耳環允之驚曰此
金人也即棄城遁軍民推劉海爲知州辛卯金帥遣前知和州李
儔入城諭降儔已剪髮左衽與海有舊相見語嚨喃軍民閧然海
全家遭戮是晚城破四年正月甲辰朔金人至明州張俊敗之於
高橋已而與劉洪道棄城走洪道斷浮橋州人多溺死金人屠明
州戊申知帝入海自明州泛海至昌國縣縱火焚掠至沈家門而
還帝去纔隔一日甲戌宗弼遁還杭州庚辰斂軍於七寶山縱火
三日夜丙戌退軍取塘岸行辛卯至秀州權知州趙士醫戰死安
撫使周望委軍入太湖乙未知平江府湯東野以印予郭仲威而
遁戊戌金人至盤門仲威奔常熟金人入平江縱火五日夜居人
赴水火死者甚衆庚子金人行壬寅仲威復來大肆焚掠民無子
遺三月癸卯陳思恭自烏鎮邀金人後隊於吳江獲小勝壬子金
人過常州徑趨呂城四月乙未韓世忠移軍鎮江扼金人歸路有
獻謀於宗弼者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掘新河接江口舟出江背
皆世忠上流矣宗弼信之又有教之穴船板以櫂槳俟無風乃出
遣火箭以射世忠舟篛篷世忠海船大備載水陸戰兵有兵行馬
有輜重挾風則行戊申宗弼出江櫂槳行舟其疾如風天霽風息
海舟皆不能動火烘日爍人亂馬驚被焚與墮江不可勝計海船
層層皆火蔽江而下金人鼓棹躁之金鼓之聲不絕世忠大敗崇
福院僧行普諭等屯保楊家洲知世忠戰酣爲小舟來援世忠得

登岸狼狽陸走瓜州還鎮江五月壬子金人焚建康城中悉爲灰
燼金人舟自瓜步口尾尾相銜北去郭仲威自平江劫掠北奔渡
江朝命爲真揚鎮撫使宗弼在六合欲發舟從楚州路行仲威移
文督慶至揚州會戰慶至仲威不出慶獨戰墮馬被殺仲威奔興
化金人長驅陵高郵統制王林敗奔泰州趙立招諸水寨共拒敵
水軍趙琪等不應金人用降人衛進言取攻楚州城北壁四十餘
日趙立中炮死城破宗弼前行後隊從洪澤口入淮至清河趙琪
國秦卿率衆掩不備刼之有被擄貴官二十餘家各稱其氏族一
婦言是李梲之妻秦卿妻之一人自言是王評幹提二十萬衆橫
行中原不期今日至此舟中人抱珠玉乞命者徹夜不止金人回
敎民兵乃退講舟御載而北矣

論曰汪黃在郡冒彭耿之績入省戶狐趙之勳灰滅在公忘

私義不顧利害攻勦之苦心厲懸膽之堅志必將知恥近勇
發憤爲雄出入警呼夫差敢遺傷指日夜銜媿王地豈忘腐
心夫何左袒方斂右抽已習捉哀猿之夜泣忍縱虎之朝饑
玩甚處堂危深巢幕乃效戎服聽講且法閉門誦經敝蓰三
京凝碧再朝絕望草莽九廟咸陽一炬堪憐江干半壁竟誤活
嶺外覥顏偷生而且羈縻不已蠱祟無術宗尹甘作杜則傾
棟傑爲藩則突并豕耳城壓乘僞命甘移故疆息左衽之恨
新亭罕南冠之泣人盡如此國何賴焉杜充木無雄才好祟
虛聲汪黃浩後人人擁綬汴梁江寧處處折鼎朔爲韓葛僵
賽虎熊之上夕爲陵律局促奴隸之中見薄粘罕服臣阜昌
苟有心肝寧無汗泚豈真文武道盡成自金之罪除總出荆
棘叢生種天水之毒禍爾嗚呼政惟求貨則國無[illegible]讀入見

植黨則世無良士詩從貪敗易戒匪傷斯不然歟

張孝純 孝純等舊史無傳今增入

附 張中孚 張中彥 施宜生 徐文

張孝純徐州人元祐進士工詩有才譽莅貫鎮濉山孝純知某州
實築燕山奔歸孝純控馬止之不聽孝純嘆曰莅太師平日自恃
爲長城今若此士民何望耶改知太原府粘罕自道進攻孝純死
守城中易子而食抗拒累年河東州郡相繼破失太原城亦破孝
純被執至粘罕前令之拜孝純曰坐者何人曰元帥孝純曰元
帥大臣耳某乃宋國大臣焉可拜粘罕不能屈館之粘罕避暑
白水泊謂孝純曰當遣公於鄉里無何送之南歸至東平孝純兒
弟俱在僞齊之際遂留何日及豫僭位以孝純爲丞相孝純不得
已從之高宗密詔孝純來歸不答及和議成河南復宋孝純不肯
赴闕請於兀朮致仕歸徐州卒宋臣之仕劉豫者孝純而外杜充
史稱果宗尹趙子滌張叔夜男仲熊僞丞相張昂右丞李鄴侍郎
馮長寧郎億年監稅李儔安撫折可求趙彬慕容洧

張中孚字信甫中彥字[illegible]安定人父達官太師中孚兄弟以父任補官金兵
圍太原父戰沒中孚率部曲十餘人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歷從
張浚拒金兵富平之敗浚歸罪於趙哲曲端殺之命劉子羽易置
部曲將畫訣之部曲皆怨慕容洧降西夏中孚中彥以涇原降金
金以中孚知京兆中彥知平涼及金人以河南地歸宋兄弟入朝
加中孚檢校少保中彥四廂都指揮兀朮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
中孚中彥宋復遣之金封中孚崇王中彥崇國公兄弟以宋公卿
子其父戰死於金有不共戴天之讐初誓死欲報乃以劉子羽所
激北面沒齒效忠君親之倫滅矣郭奕因爲口號曰中孚中

彥河北江南皆走遍數人如何作列傳

施宜生邵武人困於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而有樵竹背裕
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翼虎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
喜會金兵入汴遂南奔從巨盜趙汝爲於建劍汝爲敗宜生變服
爲秦之吳翁家備末幾翁孚各莫備駭餞宜生獨不食有嗟歎聲
翁異之贈之金使夜渡淮歸劉豫爲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亮南
遷試日射三十六熊賦擢禮部侍郎爲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
首邱風之宜生顧左右取筆曰筆來筆來返國爲其介所發金主
烹之

徐文膠水人少爲商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爲徐大
刀累有戰功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
皐與文有隙譖其謀叛將襲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

救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兀朮南侵破我州郡文効力居多

劉豫

附 酈瓊 李成 孔彥舟

劉豫阜城人世業農至豫始舉進士歷侍御史累言禮制徽宗曰豫種田叟安識禮制黜之棄官避亂儀真建炎二年除知濟南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不許豫忿而去金人攻濟南豫懲前忿殺守將關勝縋城納款三年金徙知東平府以其子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俾豫統之四年七月金主冊豫為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先是豫持重寶賂金左監軍昌求僭號昌許之遣使即豫所部咨軍民所宜立眾未及對豫鄉人張浹請立豫議遂決豫即偽位赦境內奉金正朔稱天會八年以張孝純為丞相李孝揚張柬為左右丞李儔為監察御史鄭億年為工部侍郎王瓊為汴京留守

豫還東平升為東京改東京為汴京降南京為歸德府以弟益為汴京留守復降淮寧永昌順昌興仁府悉為州自以生景州守濟南節制東平僭位大名乃起四郡丁壯數千人號雲從子弟冊其母翟氏為皇太后妾錢氏為皇后錢氏宣和內人習宮掖事故立之十一月改明年元阜昌方豫未僭號時數遣人說東京副留守上官悟令降金悟並斬之又招知楚州趙立立斬其使世州判官劉長孺以書勸豫反正囚之十旬不屈欲官之不受豫大怒宋宗室承務郎閻琦匿之豫杖死琦朝奉郎趙俊書甲子不書僭年豫亦無如之何洪皓久留於金宗翰勸皓仕豫不從竄冷山宋汝為以呂頤浩書勉豫忠義豫曰獨不見張邦昌乎業已然尚何言哉豫入寇遣其將王世冲以番漢兵攻廬州守臣王亨誘斬世冲大敗其眾二年四月豫遷都汴因奉祀考於宋太廟親巡郊社是日暴風捲旗屋瓦皆震士民大恐時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蘄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直徽猷閣凌唐佐尚書郎李亘國信副使宋汝為留偽庭久謀疏豫虛實蠟書以聞事泄豫殺唐佐亘十二月襄陽鎮撫使李橫敗豫兵於揚石乘勝趨汝州偽守彭玘以城降三年正月李橫破穎順昌軍偽守蘭和降橫引兵至穎昌府偽安撫趙弼遁遂復穎昌豫聞之求援於金宗翰遣宗弼赴之豫亦遣李成帥師二萬遂戰於京城西北之牟駝岡橫敗績復失穎昌橫軍本羣盜恃勇無律勝則爭取子女金帛故及於敗四月破虢州統制官謝皋指腹示賊曰此我赤心也自剖心以死明州守將徐文以所部海舟六十艘浮海抵鹽城輸款於豫文言沿海無備二浙可襲取豫大喜以文知萊州十月李成陷鄧州復陷襄陽李橫奔荊南十一月金人遣

李永壽來報聘請還豫俘及淮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既而朝廷遣章誼使金至雲中宗翰答書約毋駐軍淮南誼不屈還過汴豫欲留之不果熙河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於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地盡歸豫偽奉議郎羅誘上南征策豫大喜以徐文為前軍聲言攻定海下偽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子麟入寇復請師於金金主集諸將議獨宗輔以為可乃以宗輔權左副元帥調渤海漢軍五萬應豫以宗弼曾渡江習知險易俾將前軍豫兵與金人分道渡淮楚州守臣樊序棄城走韓世忠自承州退保鎮江詔張俊援世忠劉光世移軍建康世忠復還揚州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豫罪惡岳飛遣將牛皋敗金人於廬州金人退師麟棄輜重宵遁豫廢明堂為講武殿暴風連日豫聞帝親征告急於金金主以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

孫者欲豫闢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守兵連禍結休息無期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實受其弊奈何許之金主報豫自行姑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州猊出渦口犯定遠孔彥舟趨光州寇六安十月猊兵阻韓世忠不得前還順昌麟兵從淮西繫三浮橋以濟次濠壽間江東安撫使張浚拒戰命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劉光世亦還廬州與沂中相應統制王德酈瓊出安豐過麟皆敗之猊衆數萬欲趨宣化犯建康沂中破之於越家坊又遇於藕塘大破之猊遁麟聞亦拔砦走金人聞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意七年豫遣諜縱火淮甸燔劉光世芻藏又焚鎮江豫自麟敗恧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王師八月酈瓊降豫勸豫入寇豫復乞師於金且言瓊欲自效金人恐豫兵衆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

言瓊降恐詐命散其兵遂以女眞萬戸束拔爲左都監屯太原渤海萬戸大撻不也爲右都監屯河間於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十一月金主先令宗弼等僞稱南侵至汴給麟出至武成麾騎執而擒之因馳至京城中豫方射講武殿宗弼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强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於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廢爲蜀王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小校巡閭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錢爲汝獻殺報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由是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李成孔彥舟酈瓊關師古各予一郡諸軍悉令歸農豫求哀昌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之聲聞於遠邇今汝廢無一人憐汝者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迫之行廝房相州韓琦宅許之後徙麟於臨潢封豫爲曹王賜田以居之紹興十五年卒崇寧間望氣者言景州阜城縣有天子氣甚明徽宗詔斷支隴以泄其所鍾居一年猶云氣故在特稍聯將爲偏閫之家而不克有終至靖康僞楚之立踰月而釋位豫既僭遂改元阜昌且新於金人調丁籍治其故當兵鋪者力役彌年二逆皆阜城人卒如所占云豫僭號凡八年初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桀犬吠堯益無責焉豫傳增改郁遜等皆補入

郁遜以吏起身獻屯田之議於豫豫行之而獲利豫曰前朝以虛譽用人惟尚科舉宣靖間賣國者皆進士也我惟才是用不問門閥乃以遜爲宣敎郞及三京還復赴行在檜見遜不禮之曰劉豫國祚不長蓋由用此輩也遜銜之復歸中原金人渝盟訪遜得之書曰宋不用遜薄其非進士舉耶以爲轉運判官

李成者雄州弓手寡言笑重然諾以驍勇聞假行仁義能以甘言得衆心雄州失守成率其衆渡河歸朝領兵而南也秋毫無犯及宿州遂有謀據之心分軍爲二一侵泗州別將史亮主之一侵宿州成自將之詭言奉旨屯駐市不易肆軍入未半弓矢亂發大肆剽掠盡取强壯爲軍成欲一日得二州而泗州軍失期乃以史亮作亂即時撫定聞朝廷待以不疑時車駕在維揚有交譖衞士及百姓販賣至者成皆資給之故往來人皆譽成忠義賜詔褒美成志益驕公行刼掠朝廷遣劉光世討之成奔新息再戰光世儒服臨戎成率衆薄之幾獲王德潰圍援光世以出擒成謀主陶子思送行在誅之成既敗行刼宿泗間聲言願歸朝呂頤浩遣人齎諭招之成使其客張琮來謝琮未歸而成復反知滁州向子伋挈州人治瑯琊山衆移書招成共守成得書欣然盡掠泗州强壯趨滁

或謂子俊曰成險不可測子俊悟不納成怒遂率兵入滁州盡力攻山寨破之子俊被執成在滁州軍容甚整有陳利害者一句亦採或問成天下何時定成愀然曰還君冀問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杜充命王璞征成璞提兵不敢進成屯全椒金人至烏江成避之復回滁州金人退乃入淮西侵舒州劉文舜迎戰敗走成遂入得前祕書正字李雱教以順流據金陵號召兩浙以觀天意成不聽留雱於軍中朝廷授成舒蘄鎮撫使成外假恭順光黃鎮撫與翼謂光州不可守率軍民棄城依成謀據江西以觀天下之變遂遣馬進寇江州被圍百日糧食皆盡進入城大肆殺掠成閉江州已破乃渡江來坐於州治有統領官詣進降能手射一石三寸發無不中成曰圍城士卒多中箭死非爾耶遂殺之成據江淮十餘州連兵數十萬朝廷患之命張俊征討俊軍洪州與馬進對岸

下寨進日挑戰俊不出進遂趨筠州又趨臨江軍閻庫有燃金蟠龍紅袍一進以為成受命之祥遣人送之成曰馬防禦不察成心耶命焚之進擁衆筠州為俊所敗進絕江而遁李成在蘄州俊渡江至黃梅成據石狀陂憑山以木石投人俊麾進退以誤之俟忽登險覷潰馬進等皆死六安群賊望風遠遁成降於齊

孔彥舟初名彥威爲東平府鈐轄與一宗女私通知州權邦彥欲按之彥舟率衆走至南京衆漸盛鍾相反於武陵鼎州地守孤危軍民迎彥舟入城占公私倉庫日與相戰勝負相當乃許使人投相入法因而襲之相敗為村人所縛送彥舟張大其功僞造僭僞法物以獻於朝已而率衆移潭州馬友至屢戰敗欲向南行作口號云却被杜鵑頻喚醒參差兵馬過衡陽遂移鄂州授蘄黃鎮撫使中秋日彥舟作會分文武官列坐左右早筵十二盞每盞出四美人穠纖長短相配執板謳詞凡四十八人晚筵亦如之器皿盡用黃金潭州通判張聘妻趙氏宗女也有姿色彥舟奪之每出獵與趙氏聯轡趙氏着銷金袍束玉帶戴尖風笠子儼然如畫劉豫僭位刷彥舟母妻賜第處之彥舟問之遂有畔附意會權邦彥入樞院彥舟曰我不負朝廷蓋避邦彥也出左右婦人盡嫁之送從官入山寺中獨擕宗女趙氏去棄甲仗不勝計

贊曰阜城王氣爰開兩併汪黃鶻獺日促國甸池引賊僞杜忘守戰姦盜敗逆合歸一傳

南宋書列傳卷之六終

張浚劉子羽列傳第七　　　　南宋書卷第十四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浚

附 馮康國　呂祉　郭奕　曲端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靖康初以進士爲太常簿高宗即位累遷殿中侍御史宋齊愈伏法浚疏救之因言李綱有無上之心盜起藉綱爲名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又論正字胡珵自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珵實筆削宜投之荒裔以爲臣戒帝奔揚州浚言中原天下根本願詔葺東京關陝襄鄧以備巡幸建炎三年帝奔錢塘留朱勝非於吳門以浚同節制軍馬勝非召浚獨留苗劉之亂平江守臣湯東野聞有赦至心疑之語浚浚遣吏疾馳得其書乃屏僞詔而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揭輿中迎登讀閱而張之

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尋傳檄至浚召東野及提點趙哲謀起兵討賊會郎官甄援自傅所逃出見浚於平江詭言曾見睿聖於別宮口授密旨令浚頤浩起兵劉韓張三將相輔浚不復竆問即遣詣俊遂徧往光世世忠軍宣諭援書辨諸將人人自以得上所倚感切爭奮浚命俊分兵扼吳江而傅以禮部尚書命召浚詣行在浚以大兵未集未敢誦言討賊乃託云張俊驟回不可不少留以撫其軍既世忠舟師抵常熟浚令急趨秀州據糧道以俟大軍之至仍令搜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水中會傅貽浚書浚報云自古言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之事謂之大逆不道皇帝不聞失德一旦遜位豈所宜聞傅得書恐乃遣兵扼臨平亟除世忠俊節度使誣浚欲危社稷安置郴州浚等皆拒不受頤浩光世兵畢會浚乃盛傳正彥罪傳檄中外先遣客馮轓以大義說傅正彥傅正彥懼奏請返正各遣鐵券外除置制使以出浚頤浩入見帝慰勞再三曰曩在睿聖兩宮隔絕一日啜羮忽聞貶卿不覺羮覆於手念卿謫此事誰任又引浚入內殿曰太后欲識卿面適垂簾見卿過庭矣即解所服玉帶以賜盜薛慶嘯聚淮甸浚詣其壘諭之爲所執其下王存曰君殺樞密副自絕歸朝矣慶乃舍之浚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入陝取蜀請行處置詔浚宣撫川陝得便宜黜陟將行會范瓊入朝乞貸傅正彥罪浚奏瓊大逆不道送棘寺論死浚既抵興元金帥婁宿兵已在永興浚合五路之師復之集諸將問大舉之策王彥欲屯利閬以固根本幕客相視而笑曰提兵百萬畏怯如此大功何日成楊晟吳玠亦力言勿輕進使浚不悅五路兵二十萬馬七萬屯於富平浚以問曲端端言必敗浚怒令責狀曰如不敗請伏法令屯相去

八十里浚移文約戰婁不答浚榜曰能生擒婁宿者即白衣亦授節鉞婁宿亦榜曰能生擒張浚者賞牛一頭浚可約戰婁宿許之至期不出如是者三幕客請以巾幗遺之諸路鄉民運糧草絡繹每州縣自爲小寨什伍相連婁宿選騎三千衝折合將之壘士逾淖徑赴鄉民小寨鄉民奔亂趙哲軍甲而出金將林忠義驟以鐵騎躪之哲部驚潰旗不及捲衆呼曰趙經略走矣五路軍皆潰浚單騎走楊晟請殺劉子羽以謝衆駐兵金洋俟金兵退而復進浚不能從歸罪於哲斬以徇王庶力請扼隴關亦不從浚乃奔興州令孫恂權環慶帥子羽使恂陰圖哲將之洶洶不服者慕容洧遂以環州叛附西夏趙彬張中孚亦逐劉錡以涇原昔降金浚復奔閬中下曲端恭州獄殺之命吳玠聚兵大散關關師古聚熙河兵於岷州大潰孫渥賈世方聚兵階成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

詔慰免紹興元年吳玠拒兀朮於和尚原敗之自是金人不復至
浚在蜀專任劉子羽趙開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奏似不
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劾浚以
本官奉祠居福州及劉麟入寇趙鼎薦浚復起除知樞密院浚既
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召世忠俊光世議事部分持製自留鎮江
節度之五年除右僕射與鼎同心輔政巨寇楊么據洞庭浚恐其
上流滋蔓爲害請自行討之岳飛平么召浚入浚進中興備覽四
十二篇六年浚渡江撫淮上諸戍力請帝幸建康諜報劉猊挾金
人入寇俊光世皆張大敵勢趙鼎欲召岳飛東下御書付浚令俊
光世還保江浚奏俊等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共矣岳
飛一動襄漢有警復何所恃詔從之光世舍廬州而南淮西洶洶
浚馳至采石令曰渡江者斬光世乃復駐軍與楊沂中接劉猊因

爲沂中所敗遁趙鼎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事不倡不起三歲間
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六飛一還人心解體于是鼎去而浚
獨任七年徽宗凶問至帝哀不自勝浚奏願陛下揮涕而起一怒
安天下乃命浚草詔諭中外浚辭奏對言及仇恥上未嘗不改容
流涕劉光世怠於軍政浚奏廢之帝命岳飛赴督府議將浚怫然
奏以尚書呂祉節制淮西軍及酈瓊舉軍叛執祉降齊浚引咎求
去帝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檜憾之
臺諫交詆浚落職居永州閉祕論其害怒互易雖本無疑二者皆
使有疑二之心予奪不常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志張宗
元素善浚恐爲浚累上書乞斬浚士論惡之浚去國二十年天下
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秦檜死起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將
以母喪歸葬念天下事爲檜所壞又聞金亮必將舉兵不敢以居

喪嫌與秦論之帝謂湯思退曰向者當平淮西張浚用兵之效已
見今復論兵又生事矣臺諫湯鵬舉凌哲劾浚棄師喪地無尺寸
功不自慙恥好爲大言與時立異妄希大用若使歸蜀必招虛名
之士播動遠方詔復居永州三十一年金亮大入召浚判潭州改
判建康府浚買舟冒風雪徑進有言敵已焚采石浚不顧曰吾知
赴君父之急而已及至建康敵兵已破帝幸建康浚迎道左衞士
無不以手加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改容曰朝廷所恃惟公浚從
容言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仇自服孝宗悚然除少傅江淮宣撫使封魏公學
士史浩議城瓜洲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削也及
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帝召浚子栻赴行在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如故浚銳意

用兵與浩爭論於帝前浚曰中原久陷我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
浩曰今未見有豪傑起事則是彼亦有法制維持也浚又以督府
之所議加征於民浩曰若此則民貧先自爲盜矣浩雖凡五日浩
委曲勸浚曰明公以大仇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量
力而圖之是徒慕名爾宜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
浚曰吾老矣浩曰晉平吳歸功於羊祜明公先立規模使後人藉
是有成亦明公之功何必身自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浩意不可
回惟陛下英斷帝於是不由省院徑檄諸將出師上皇知之謂帝
曰毋信張浚虛名彼專以國家財力名器爲一擲耳時浚已遣李
顯忠趨靈璧邵宏淵趨虹縣浚親自臨戎先圖二縣進克宿州帝
手書勞之曰十年無此克捷金帥紇石志寧兵至宿州浚急召顯忠
還師至符離大潰浚上表待罪帝報書曰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

今日須與卿終之浚乃命魏勝等分守海泗諸州大飭兩淮守備金帥林忠義貽書索四郡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右相湯思退急於求和遣盧仲賢報金浚爭之力帝命胡昉往諭金四郡不可割金帥不許帝謂浚曰和議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詔浚行視江淮凡要害之地皆築城堡其可因水爲險者皆積水爲匱增置江淮戰艦弓矢器械御史尹穡論浚費國不貲又劾浚所辟吾衡馮方輕銳喜事罷之浚請解任乞致仕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疏論尹穡姦邪誤國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不能恢復雪恥死不當葬先墓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贈太師謚忠獻浚學邃於易有易解十卷子二人栻杓杓字定叟歷知臨安建康所至以治稱浚墓碑朱熹所撰也據嘗曰張魏公事止據其家狀詳矣殊不協人言深有未當高宗神

廟議配享洪适謂浚一生恢復空言未酬三潰之辱幾禍宗社大負朝廷委寄於是舍浚而用頤浩鼎　何氏備史曰浚輕銳好名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閒士之有虛名者無不牢籠子栻以道學盛名父子爲宗主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爲君子有指其非者即目之爲小人五路復兵三十萬無一人敢言其罪至四年辛炳始言之不過福州居住而已淮西之役公論沸騰猶併言者並逐符離之敗掃地無餘乃以殺傷相等行賞事之可欺者如此

馮康國本名轎遂寧人以太學生客張浚所苗劉之變浚決意進討慮其不捷乃用轎爲內間轎以浚命說二凶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難去二公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古上春秋鼎盛不聞有過今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奈何以此負謗天下傅按劍大怒轎辭色不撓正彥乃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令轎約浚至杭浚遂移書責傅轎再詣傅傅擁騎來詰誅之曰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君尚敢來耶轎曰畏死不來王世修欲拘留轎浚又諭遣轎書云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誠悔前書之輕易傅等見之喜俄勤王兵大集傅等恐轎乃說宰相朱勝非爲之往來傳議又請發傅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轎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高宗反正張浚出入中外康國歷進宣諭使及浚罷相御史常同劾罷康國趙鼎言於高宗曰臺諫好以朋黨論人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爲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也康國得不罷尋知夔州卒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賞爲右正言以論事忤旨貶紹興初知建康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大略謂立國於東南者

當聯絡淮甸荊蜀之勢今臨安僻在海隅移蹕江上然後可繫南北離散之心七年遷兵部尚書王德既代劉光世爲都督制與其副酈瓊不協交訟於督府浚命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諭瓊曰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倘能立功雖大過亦略況此小嫌乎當力爲公辨之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兵權書吏泄語於瓊瓊遮郵置得之大怨怒諸將晨謁祉坐定瓊袖出文書示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即祉大驚欲走瓊執之遂率軍渡淮降齊擁祉次三塔距淮三十里祉不行曰死則死於此又詬其衆曰爾輩中原無英雄乃隨酈瓊叛乎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祉遇害時有得祉括髮以歸吳中者其妻吳氏持而自縊聞者哀之初浚視師淮西會四大將於廬山欲大擧取劉豫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咸唯諾惟岳飛以爲不可議不

協而罷有東吳齋生上書曰中原之不易取猶長江之不易保也去歲金人入侵無糧可因在我雖曰再勝在彼亦失地利耳閣下不嘗淮南而大江可保乎若能駐軍淮甸上連襄荊且戰且耕示以堅守如諸葛之在渭南可也及淮西易將參政張守力止浚曰必欲改易須得一人能服諸兵官者方可浚曰正謂有其人故欲易之也呂祉衣服僭侈語言輕易嘗謂若總一軍只通明堂大禮便可縛劉豫父子且舉止倣浮統制官有伺候終日而祉或寢或食或調弄聲樂不得輒見者其下多憤故及於難

郭奕為宣撫司幹辦公事張浚之集五路兵將也遣王彥由端之言必欲大舉幕客有諫言兵馬一集可一擣金人巢者奕應聲曰不知如何擣用籌擣耶一坐皆驚浚亦默然有以孔明決浚者此非合議也孔明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是以似之浚收殘兵保蜀奕為口號曰秦山未盡蜀山來且照關門兩扇開刺史莫嫌迎候遠相公新送陝西回後奕棄官歸晉州賣餅為生終其身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警敏善屬文長於兵畧夏人寇涇原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道中庠駐兵柏林堡斥堠不謹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人再入寇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經畧使席貢疾栢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建炎二年婁宿入鳳翔關隴大震端時治兵涇原金游騎入境端遣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端乘其退遂下兵秦州而鳳翔長安已為義兵收復端大怒擊斬統領官劉希亮時王庶節制陝西授端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金人攻陝西庶召端端辭以未受命金諜知端庶不協併兵攻鄜延時端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不聽張彬為端隨軍應副問以師期端笑曰陝西與鄜延一路孰輕重未敢即行不如搗賊巢穴攻其必救乃遣吳玠攻華州拔之端迂路與玠會襲樂金攻延安急庶往援比庶至甘泉延安已失庶遂將百騎馳赴襲樂勞軍端欲殺庶奪其兵夜走寧州見撫諭使謝亮說之曰延安五路襟喉今已失之請誅庶歸報亮曰使事有指今以人臣擅誅於外是跋扈也公為則自為端意沮庶乃得去朝廷聞端欲斬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宣言端反會張浚宣撫川陝以百口保端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制築壇拜為威武大將軍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粘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金人因糧於吾我常為客今當反之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穫彼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於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惡端不為援端謂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撓之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俟十年乃可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富平敗後浚欲慰人望將復用端與玠王庶共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馳四百里追呼鐵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其口熁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血流而死陝人惜之謚壯愍

論曰晉三覆張魏公事而重有歎也下流之惡易歸盛名之
言雖摘釐依附衆則已不知非緣飾多則人爲護短挾世資
名類有然者功之不集猶曰成敗難逆覩也策之屢失猶曰
應變非所長也至於人有邪正事有逆順本必自明何煩擬
議德遠之黨齊愈排伯紀其心術何如以邪始未有能以正
終者任非不專權非不重疑忌滿腹謬妄塞胸鼎謝協恭飛
難正對殆與開誠布公異矣魏公傳重修呂祉傳增敘邪奕等補入

劉子羽 弟子翬

劉子羽字彥修崇安人以書抵宰相論天下兵勢當以秦隴爲根
本建炎三年范瓊擁強兵於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張浚
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
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

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
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
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金人迫二帝出狩狀且曰
所誅止瓊爾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
御營五軍頃刻而定瓊伏誅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
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制五路諸將規以五年後出師明年
金人窺江淮浚念禁衛寡弱計分撓其兵勢遂合五路兵以進子
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至富
平與金人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
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
深入而吾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

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
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奈何爲此
言乎浚然之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單騎至
秦州召諸亡將諸亡將悉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金
人知有備引去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護諸將以通內
外聲援明年玠戍河池王彥戍金州二鎮皆隸興元帥臣閉糴二
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漢中浚乃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
使知興元府子羽至通商輸粟二鎮遂安是冬金人侵金州王彥
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大驚即越境而
東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更
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泉從兵不

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時在仙人關其
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
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十
六日而成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於壘口諸將泣
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於此敵尋亦引去自金
人入梁洋蜀大震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
不南浚乃止先是子羽預徙梁洋公私之積至是金人深入餽不
繼又腹背爲子羽玠所攻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亟遁去子羽出
師掩擊墮溪澗死者不可勝計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始金人攻
蜀所選士卒千取百百取十戰被重鎧登山攻險每一人前輒二
人推其後前者死後者被其甲以進又死則又代之其爲必取計

如此浚雖衂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
罷責泉州安置吳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奇之言於浚浚使護
諸將至是玠疏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自便十一年浚薦
子羽知鎮江府金人入攻子羽建議清野淮東之人皆徙鎮江撫
以恩信雖兵民雜居無敢相侵者既而金人不至浚問子羽子羽
曰異時金人入侵飄忽如風雨今久遲遲必有他意蓋金人以柘
皐之敗欲急和也未幾果遣使議和秦檜風臺諫論罷之十六年
卒吏部郎朱松以子熹託子羽子羽與弟子翬篤教之卒為大儒
云子羽家傳張栻所撰也
子翬字彥沖通判興化軍寇犯閩境子翬遣計備禦如素服戎事
者因執喪致羸疾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妻
死不再娶與胡憲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他所與遊

皆海內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朱熹而已子翬少喜佛氏說
歸而讀易卽渙然有得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與親朋訣後二日
卒學者稱屏山先生
贊曰強者魏公恢復始終於事無成於志則雄英英子羽能
文能武同翅隴陲堅持蜀戶兩人相得同譽同忒幾誤者謀
盡瘁者職熹碑栻傳千載所奕非附青雲誰貞信撰

岳韓列傳第八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岳飛 子雲

附 張憲 牛皋 楊再興 盜戚方 張用 幕客胡閎休 張節夫 王大節 刑官何鑄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佃農生時有大禽鳴室上故名之未彌月
水暴至母抱坐甕中得免稍長通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
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宣和四年應劉韐募擒相州劇賊補
官因劉浩見康王於相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澤器之曰爾
勇智才藝古良將不過然野戰非萬全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
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上卽位飛上書言車駕日南
非計以越職奪官歸詣招討張所所問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恃
欒枝曳柴敗荊莫敖采樵致絞皆謀定也所瞿然曰君殆非行伍

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金盛兵拒之飛
獨引所部前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明日戰侯兆川
身被十餘創夜屯石山下或傳敵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進戰
於大行山擒金將耶烏數日金黑峯大王至飛單騎持丈八矛刺
殺之飛嘗亂行幾為彥所斬飛遂棄彥復投宗澤澤為統制杜充代
澤飛隨戰胙城汜水皆大捷駐軍竹蘆渡敵大至飛選士伏山下
以薪芻交縛夜半爇四端舉之敵驚潰明年以八百兵破敗王善
等五十萬衆充將棄汴飛曰一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復之非數
十萬衆不可充不聽遂與俱南朝命充守建康李成合金兵侵烏
江充令王燮拒之燮不行飛敗敵於七里淵充趨之還及金人渡
江王燮先遁諸將皆潰充棄建康走真州飛退入茅山諸潰將散
處廣德宜興各自為屯以剽掠為事惟飛秋毫無犯已而戚方圍

成等互相吞併，其衆悉歸飛，飛軍始大。及兀朮北歸，飛尾之於淸水，兀朮次龍灣，又邀之於靜安。金圍楚州急，詔飛援之，至承州三戰三捷。及楚失，詔飛還守通泰，戰於南霸橋，渡百姓於沙上，以二百騎殿，金人不敢逼。紹興元年，張浚請飛同討李成。成將馬進連營西山，飛自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突陣，進敗走筠州。飛躡之，賊布陣城東十五里，飛選騎二百，以紅幟刺岳字於前，賊易其少，薄之，遇伏大敗走。飛令呼曰：「不從賊者坐，勿殺。」坐而降者八萬人。成悉衆援進，與飛遇樓子莊，復奔敗，進死，成降於齊。張用亦犯境，飛以書諭之曰：「吾與汝俱相人，南薰門、鐵路步之戰，汝所知也。我在此，汝度能戰卽出，不則降。」用得書卽降，江西平。浚奏飛功第一。安撫李回檄飛保建昌，飛以岳字旗植城門，賊相見戒勿犯。二年，賊曹成衆歷湖湘，據道、賀州，飛移軍潭州。成驚曰：「岳家軍來矣。」卽分道遁。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彊則肆暴，力屈則就招，不痛加剗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許之。飛至賀，縛成諜者帳下，僞與吏計兵食，吏言盡，而失聲，陰逸諜歸告成。成喜，期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遶嶺，未明，掩其砦，破之。成又踞砦桂嶺，連控隘道而自營蓬頭嶺。飛鼓士登嶺，才八千人，破十萬衆，成奔連州。飛謂張憲曰：「成黨散去，追殺之則脅從可憫，縱之則復聚爲盜。若等誅其首而撫其下可也。」于是憲及徐慶、王貴分道招降，與飛會連州，再追成，成降於宣撫司。時盛夏行師，撫循有方，無一人死瘴癘者。三年，召赴行在，尋命征虔、吉盜。至虔，賊彭友迎戰，飛麾兵，卽馬上擒之。餘衆保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遣死士登山，賊之賊棄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力屈降。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飛請之至三四，帝乃曲赦，人感其德。秋，入見，

帝手書「精忠岳飛」四字以賜，改神武後軍都統制。李成挾金、齊兵陷襄陽六郡，與湖寇楊幺通，將順流東下。四年，飛兼鄂岳制置使。飛奏：「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必先取之，以除腹心之病，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奏示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漢陽制置使。飛中流誓僚屬曰：「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郢州，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衆登城，超投崖死。飛趨襄陽，李成迎戰，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爲。」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指牛皋曰：「爾以騎兵擊其步。」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乘勢進取鄧州。帝聞之，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趙鼎奏：「鄂岳最爲要害，乞令飛移屯，不惟江西藉其聲勢，而江浙亦賴以安。」乃詔飛屯鄂，而以唐、鄧、隨、信隸之。飛奏六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五年，入覲，進封武昌侯，命捕楊幺。飛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如何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與戰必不勝，不如降。」之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官，單騎按部，拊佐曰：「子知逆順者，封侯豈足道。子能至湖中視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佐誓以死報。張浚以軍事至潭，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奏之。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何可易言。」益慚而止。佐襲殺周倫，擒陳貴，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曰：「都督能少留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若因敵用敵，奪其手足，離其腹心，八日內必獻俘。」浚許之。飛如鼎州，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欽驍悍，旣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武義大夫，禮遇甚厚，復遣

歸湖中以降者來飛詭罵曰賊不速降何來也杖而遣之是夜掩
賊營降衆數萬么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行旁置撞竿官舟迎之
輒碎飛伐木爲巨筏塞諸港以亂草浮上流進善罵者挑之賊怒
來追則草木壅積輪礙不行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
撞其舟舟盡壞么投水牛臯擒斬之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
歸田果八日而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險曰欲犯我者除是
飛來人以爲讖云六年張浚言飛與韓世忠並可倚大事命飛屯
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居母喪扶櫬還廬山表乞終制不
許累詔乃還軍劉麟劉猊分道寇淮西詔飛以兵東飛方目疾甚
聞詔即日就道未至麟已敗去帝語趙鼎曰麟敗不足喜諸將知
尊朝廷爲可喜耶賜札止其行七年入見帝以良馬問飛曰臣昔
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非精潔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

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
事然此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
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及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窮駑鈍
之材也帝稱善從幸建康與帝論恢復之畧因疏金人立劉豫蓋
以中國攻中國黏罕休息觀釁耳願假臣日月提兵向洛據潼關
號召五路叛將彼將棄汴而走京畿可以盡復然後經畧兩河則
豫成擒金人可滅帝召至寢閤命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尋詔諸
督府議事張浚欲以王德都統淮西軍而命呂祉領軍事飛曰德
瓊素不相下一旦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服衆浚曰
張俊楊沂中何如飛曰俊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浚怫然曰固
知非公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不敢不盡言以念得軍耶即日步

歸母葬乞終喪浚奏以張宗元監其軍無何酈瓊兵叛詔趣飛
還軍飛知兀朮惡劉豫詭豫諜者以蠟丸書約豫共縛兀朮兀朮
得書大疑及豫廢飛請乘機取中原不報八年召赴行在命詣資
善堂見太子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金使將歸河南地飛言相臣
謀國不臧恐貽笑後世九年以復河南大赦飛謝表大忤檜意授
開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言今日可訓兵飭士不可論功行賞命遣
士褒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往灑掃帝不許十年金兵復來爭地
命飛馳援劉錡飛輕兵駐郾城兀朮謂諸將易與耳欲與飛一決
飛令人挑且罵之兀朮怒合兵逼郾城飛命子雲領騎兵直貫其
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
聯號拐子馬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亂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
馬仆二馬不能行大敗之飛進次朱仙鎭又大敗金兵於京西探

顯敗金將繳排于陳蔡界飛所遣梁興集太行忠義兵李寶董先
傳選孟邦傑等兩河豪傑各期日興兵以岳字爲旗號金將王鎭
等皆密受飛旗榜飛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軍痛飲耳檜度
飛志不可回乃先召諸將還後言飛孤軍不可留一日奉十二金
字牌令班師飛東向拜曰十年之勞廢于一日矣司農卿李若虛
詣飛軍計事私於飛曰君見不可當以詔還矯詔之罪若虛任矣
飛大集軍士令欲歸者南首一時應聲南嚮飛口呿不能合良久
曰天也遂班師民遮道慟哭從而南徙者如市飛奏以漢上閑田
處之初兀朮欲棄汴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毋走岳少保退矣自古
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少保且不免況成功乎兀
朮悟遂留飛自廬入覲帝問之但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人渡
淮詔飛應援凡十七札飛苦寒嗽力疾行金兵已退還兵於舒以

侯命帝又賜札稱其得體和議既決檜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張先至檜欵飲八日遲飛飛一至即同召入鎖院夜傳詔各營統制悉改御前統制黜陟賞罰自達御前又召三將隨行軍士各歸本營翌日宣制張韓除樞密使岳副使左右皆易密院人矣飛入都堂披襟作雍容之狀檜尤不喜初飛以列校拔起屢立顯功世忠俊皆不能平廬州無功俊實快敵反但言飛逗遛不進至是三帥新離本軍各營止未喻朝旨洶洶有言世忠軍在淮帝命俊飛撫之俊密承檜意欲分弱其背嵬軍飛不肯俊又欲修楚州城分軍爲駐飛不從將其全軍移鎮江軍吏景著上言分軍不便檜怒捕著于獄將以搖誣世忠飛馳書世忠告以檜意世忠思讞獻其軍積見帝自明俊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令万俟卨劾飛棄淮守江帝切責飛附下要與飛乞罷樞職不俟請檜卒恨於飛謂

飛不死終梗和議陰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張憲與岳雲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雲憲而以肩輿給召飛竟送大理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飛初就訊猶氣壯獄吏一聲大叱飛不覺聳告歎曰吾今乃知獄吏之貴也何鑄鞫之飛袒而示之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裡鑄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卨羅織雲憲手書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卨與評事元龜年附會成獄一獄卒事飛恭忽爾倨已飛訝問之卒曰公不足敬也飛曰何故曰君臣不相疑君疑臣則誅臣疑君則反公今見疑於君矣不受誅則必反又何言飛仰天而歎索筆書押獄成奏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周三畏白於卨卨不應三畏曰法如是吾豈惜大理卿耶歲暮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憲棄市家徙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待制朱芾修撰李若虛皆坐落職布衣劉允升和淡上書訟飛冤監繫死獄將上韓世忠詣檜詰其實檜曰雲憲書雖無跡其事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馳奏金人聞飛死酌酒相賀飛性至孝立行不苟母留於北百計購迎之南躬親藥餌故妻流隨淮卒世忠上聞欲令迎取飛奏言臣渡河日以老母囑妻事不意棄姑更嫁臣切骨恨之別送錢贍其貧不欲迎也吳玠遺之美女卻不受帝欲爲飛營第以去病言對或問何時太平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凡有頒犒秋毫不私謀定後戰猝遇敵不動敵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問用兵之術曰智信仁勇嚴闕一不可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檜死議復飛官万俟卨

謂今方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紹興末以太學生程宏圖言詔飛家自便孝宗立始復之詔以禮葬飛骸骨獄卒隗順所埋記也建廟於鄂號忠烈謚武穆後封鄂王五子雲雷霖震霆子珂爲天定錄上之珂亦參帥閫

雲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軍中呼曰贏官人飛教之嚴常習注坡馬蹶鞭之無赦征行未嘗不與數立奇功每戰手握兩鐵錐重八十斤先諸軍登城平襄漢平楊么功皆第一飛不肯上奏張浚得其實曰岳侯廉矣未得爲公也以特旨遷三資潁昌之戰出入行陣體被百餘創甲裳盡赤以功遷防禦使死年二十三

張憲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有郝政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爲成報仇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金人渝盟憲收陳蔡亳屢戰皆捷兀朮頓兵臨潁楊再興戰死憲繼至破其衆八千兀朮夜遁追奔五十

里憲隨飛班師仍遷鄂州故將檜俊謀殺飛密誘部曲告飛事無應者已知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誘使告飛貴不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怨矣俊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鵰兒有恨於憲檜俊謀三人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庶帝不疑張俊自為狀付王俊使貴受狀執憲憲未至張俊預為獄以待屬吏王應求言密院無推勘法張俊不聽親行鞫煉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下大理同雲棄市

牛皐字伯遠魯山人起家射士屢破金齊兵平劇賊楊進累功遷知蔡州會岳飛制置湖北將由襄漢窺中原命皐隸飛軍飛喜甚辟為統領李成合金人入侵破襄鄧六郡啟將王貴在隨張憲攻之月餘不能拔飛遣皐行裹三日糧未盡城拔斬獲悉推功與憲

曰吾存心國事耳何爭焉偽齊驅甲士五千薄廬州飛遣徐慶與皐赴援皐十三騎先至坐未定敵人逼城皐遙謂曰牛皐在此爾輩何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追擊三十餘里飛分其功以畀慶皐無忤色飛攻鎮汝齊將薛亨號驍勇與皐對生擒之從平楊么討窮投水皐赴水縛么金人渝盟皐戰汴許間功最歷轉河南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督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毒亟歸語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使師中云

楊再興故曹成將也成兵守莫邪關張憲攻之營中有郭進者趫勇多力每以飯不飽為言自置大杓人呼為大杓郭晉隨憲執馬檛是役也進先登憲軍齊進遂入關飛解金帶賞進既入第五將韓順夫解鞍卸甲以所掠婦人佐酒再興入順夫營斫折其臂憲至將掩殺再興再興殺飛弟翻走廣西憲騎追及再興躍入澗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不殺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興拜謝飛屯襄陽遣再興至西京次長水殺五百餘人明日再戰破其衆二千盡取西京險要又得齊馬萬匹芻粟數十萬飛敗金人於郾城再興以單騎入軍幾擒兀朮殺百人而還兀朮憤甚併力復來再興以三百騎與戰竟死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戚方勇悍善射初投為敎駿兵士軍興盜起入九朶花伍中殺其首歸建康杜充用為准備將充降金部將皆散統制劉經岳飛扈成皆入茅山分屯上中下觀廣掠為資飛議移屯廣德與經先成中變乃往鎮江留妻子於金壇戚方入金壇掠成妻子成怒急回與方隔水遇成影之方下馬頓首曰死罪下人相累耳明日當送

還期日若將還者成以軍迎之方先伏衆於篠中隔橋語曰軍來得無見侵乎成麾軍退伏發刺殺成成衆歸飛劉經故與飛兄弟盟母事飛母因欲殺飛併其軍飛將姚政覺之詐以飛母命召經經入政殺之飛撫有其衆方至常州為劉晏所敗乃犯宣州知州李光登城諭方曰爾皆官軍何自苦為盜方以飢告光犒之方偽退復來攻圍甚急光乞援於朝詔劉晏及巨師古救之晏擒方帳方走晏單騎追之馬陷淖為方所殺師古至始解圍四年十月方犯安吉張俊討之岳飛躡其後方窘乃詣俊降有馬六百金玉珠珍萬計方到行在與中貴傳取黑漆如馬蹄者皆黃金也時人語曰要為官受招安欲得富須胡做

張用湯陰弓手與馬友結義有衆數十萬王善濮州人與用合軍皆受宗澤招安用屯城南善屯城東馬皐李寶屯城西杜充惡用

强恐難制令城西諸軍掩其不備用拒戰善助之大敗官軍用善
率衆而南至陳充遣皐追之用善復還擊尸塡蔡河人馬皆踐尸
而渡二人尋分軍上自京西下徹光壽千里之地兵馬接跡人號
張莽蕩確山度夏刈民麥而食馬友辭用自率數萬人去用寇光
州沿淮劉木寨占百餘里盡收禾稼入寨中畜積甚豐金人以精
騎衝之衆散盡焚積聚王善入廬州將向南行其母渡河溺死善
悔降金金人拘善於軍而散其衆自此淮東西皆被其餘黨之擾
用至舒城野無所掠取蟲蛇草葉食之至德安受張定國招安安
撫李允文責定國不卽撫定用覘後反去初呂勍奉神御離西京
也循蔡河而下遇用說之歸朝馬皐爲郭仲荀所殺其妻一丈青
隨勍勍以義女畜之遂以配用驍勇將用中軍自署旗曰關西烈
女護國馬夫人及用不受招青奮然出受中軍二萬人歸之遂趨

鄂州巳閉用亦受招乃復與合李允文約用攻漢陽入請糧欲盡
殺之用衆仝裝器甲入允文大驚給糧而散馬友攻鄂州用登城
責其不忠射退之友入潭州張浚使岳飛招用用降於飛友爲李
宏所殺韓世忠降宏併其軍

胡閎休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閎休著兵書二卷靖康
初叔知兵科閎休試中優等二帝詣金營閎休欲結義士刼之何
㮚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勤王師檄不用靖康年號閎休得之泣
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岳飛辟閎休主
管機宜文字飛被誣死閎休發憤杜門作疾十年卒

張節夫字子直河朔人豪邁尚氣節飛謝講和赦表有云圖將安
而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謂無事而請和
者謀恐卑辭而益幣者進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
雲正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此節夫之能也
秦檜讀之切齒

王大節川人飛待以爲客李成走歸劉豫也上諭飛曰如李成歸
國朕當以節度使待之飛遣大節爲間大節遂投劉麟麟待之甚
厚以爲太子府屬麟問征江南之策大節說以下策麟曰不然大
金有命會本國之兵趨淮甸渡長江特尋吳會如何大節曰扼江
未可卽渡則師挫銳矣不若攻蜀爲當金麟不聽大節旣得敵情
乃脫身報飛飛送之行在詔爲淮江之備而金齊果合兵至

何鑄餘杭人歷官右諫議檜惡飛命鑄鞫之鑄閱實但無驗鑄以冤
白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
心檜語塞因銜鑄會金遣蕭毅來檜言先帝梓宮未反非大臣不
可䜛詣乃以鑄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顏眞卿使李希烈也旣返

命檜諷万俟卨論鑄黨飛謫徽州鑄廉儉旣貴無屋可居止寓佛
寺徧歷臺諫所論措置李光迎檜風旨天下恨之

論曰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懦主失魄庸臣無義無歲不
望許和無人不怯用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熊羆誰是服介
冑者罔知所效鷹鸇未聞天生岳侯以爲人表運謀揣合孫
武將衆善符淮陰義感敵人忠孚華下使受登壇之拜便可
絳灌韓張若其授鉞之尊何難停囚豫鄉惜也洊歷之於前
檜仇之於後長城自壞徒傷北面之羞大柱旣摧有與南枝
之泣天乎人歟中興異姓七王岳侯而韓炎之聯特末路似
汾陽耳使岳不移其禍韓亦未能知幾也　岳傳後皆增改
成方舜補入

韓世忠子彥直

附 解元 呼延通 成閔 李彥先
析賽 李在 輔逵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
生馬家貧無業嗜酒尚氣年十八應募隸赤籍貫獷鐵槊騎馳峭
壁間觀者股栗軍府校藝用鐵胎弓金石洞貫崇寧四年禦夏人
於銀州世忠在行間夏以重兵次蒿平嶺世忠出間道部敢死士
死鬬一騎士銳甚問知爲駙馬兀哆世忠手斬之從王淵討方臘
以二千人伏北關堰殲賊淵嘆曰眞萬人敵也臘深據巖谷爲三
窟世忠潛行溪間問野婦得徑伏戈渡險擣其穴擒臘以出靖康
初從梁方平屯濬州金人壓境世忠陷重圍中力戰突圍出召對
便殿言方平失律狀俾選鋒統制李彌大以軍法斬張師正其卒
李復鼓衆亂彌大檄世忠討之兵不滿千作鐵騎突入寨歸路令
曰進則勝退則死士皆死戰大破之斬復追至宿遷賊尚萬人方

擁子女椎牛縱酒世忠單騎造其營呼曰大軍至矣亟束戈卷甲
吾保全汝賊駭慄跪進牛酒世忠下馬飲啖之賊衆悉降頃定失
守世忠援王淵於趙州雪夜以死士三百擣敵營敵將被創死康
王在濟世忠率所部勸進建炎二年授承宣使張遇來降抵城下
不解甲世忠入其壘諭定之帝在揚州金宗翰攻襲慶世忠退師
於沭陽宗翰兼程追之世忠夜棄其軍走鹽城張遇死之麾下軸
遂李在等皆散爲海盜苗劉作亂張浚召世忠於常熟世忠舉酒
酹神曰誓不與賊共戴天詣浚曰公勿憂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
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何等問世忠至平江檄
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世忠妻梁氏在錢塘朱勝非紿傅
爲白太后使梁氏迓世忠梁氏疾驅出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
傅即矯制除世忠俊皆節度使世忠俊不受命造雲梯治器械明

日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使遂進兵次臨
平賊將苗翊負山阻河中流植鹿角梗舟世忠舍舟力戰張俊劉
光世繼之軍少卻世忠復舍馬操戈前令其下曰面不中數矢
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待世忠瞋目大呼賊辟易矢不及發遂
敗傅正彥邀給鐵券外逝世忠安行入城帝握世忠手哭曰中軍
吳湛佐逆爲最尚留朕肘腋世忠詣謁湛握手與語折其中指戮
於市又執謀主王世修屬吏請於帝曰賊擁精兵圖越甚邇儻成
巢窟卒未可滅請亟討之于是追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
戈而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擒正彥傅皆伏誅帝手
書忠勇字揭旗以賜金人入侵帝召諸將問移蹕地張俊勸幸長
沙世忠曰淮浙根本地一有退避不逞思亂重湖叢薄之逆必保
道路無虞乎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乃命世

忠守鎮江已而王璞潰于江中世忠亦棄鎮江保江陰宗弼取建
康自廣德直指臨安帝航海去世忠趨至秀州上元節就州張燈
高會已聞金師北還復趨鎮江扼之與宗弼前鋒戰於江中世忠
妻親執桴鼓金兵大敗宗弼用人謀鑿江灘三十里一夕成渠出
世忠上流世忠以海舟進巨江中預以鐵綆貫大鉤俟敵舟出每
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宗弼窮蹙祈請
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則可相全宗弼乃募人獻破海舟策閩人
教之穴船板以櫂槳俟無風乃出則海舟不能動以火箭射篛蓬
則舟自焚宗弼信之翌日風止金人棹舟出疾行如飛世忠舟大
輜重馬騾俱載火矢所及無弗焚者火烘日曝人馬斃盡孫世詢
嚴允吉皆戰死世忠墮江楊家洲僧普倫以小舟出援乃得登岸
奔還鎮江初世忠伏兵金山廟約江中鼓動則岸滸兵先入廟中

合擊之及宗弼等五騎登金山甫入廟有兵躍出宗弼得逃去墜
馬復馳者再是役也世忠兵僅八千帝賜札褒獎建炎范汝爲作
亂世忠討之賊壘塞要路世忠命諸軍假旗仆鼓徑抵鳳凰山俯
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進日夜併攻五日城破汝爲自焚死賊曹成
在郴世忠旋永嘉若將休息者忽由處信徑至豫章連營江濱數
十里羣賊大驚擬世忠招之成降移師長沙賊劉忠據白面山營
柵相望世忠至欲急擊且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非參
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
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
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山頂諸將拔營而進
賊方迎戰所伏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幟傳呼如雷賊回顧
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湖南平授太尉置司建康四年駐

鎭江金齊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旨懇切世忠自鎭江濟師使解
元守高郵親提騎兵駐大儀會魏良臣使金軍世忠撤炊爨紿良
臣曰有詔退屯守江良臣出境即上馬令軍中疾趨金將聞王
師動靜良臣以所見對金將喜引兵至江口世忠設伏二十餘所
提不野擁鐵騎過大儀世忠傳小麾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雜出
金軍亂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
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擒撻不野董旼亦敗金人於天長
解元拒戰于高郵遣成閔助之俘斬甚衆世忠親追至淮金兵大
潰捷聞論者謂中興武功第一六年置司楚州披荊棘立軍府與
士同力役夫人親織薄爲屋通商惠工山陽遂爲重鎭張浚以右
相視師命世忠爭淮陽世忠渡淮旁符離而北爲敵所圍奮戈潰
圍而出不遺一鏃金將牙合既擒金兵敗去遂圍淮陽敵堅守不
下約曰受圍之日則舉一烽六烽俱舉宗弼劉猊皆至世忠勒陣
向敵呼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
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詔班師歸楚州三
月兼節制鎭江府賜號揚武翊運功臣七年築高郵城劉豫廢世
忠請全師北討秦檜主和議命移屯鎭江世忠乞留敝江淮許之
金使來以詔諭江南爲名世忠四上疏請決戰不許十年宗弼暴
李成破三京分道深入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敗之於泇口解元
劉寶分戰皆捷成閔奪城門入戰抗用世忠加太保封英國公明
年宗弼再入詔合兵於淮西金人圍濠州世忠救援不及與金人
戰於淮岸金師而還在楚州十餘年秦檜收三大將權以詔召之
四月拜樞密使罷中統制官各徑達御前有不服者洶洶逆言詔
令俊飛撫之秦檜紉軍吏景著將以搖動世忠飛密報之世忠見

帝自明遂以所積軍儲錢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酒庫十五歸于朝
岳飛之獄世忠不敢救而向檜解之言與檜忤遂乞解樞密罷爲
醴泉觀使奉朝請封福國公自是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
攜酒一二奚童從遊湖上平時將佐罕見其面十三年封咸安郡
王二十一年八月薨賜朝服貂蟬冠水銀龍腦以斂孝宗朝追封
蘄王諡忠武初得疾嚴尚醫視療將吏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
戰致位三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于家諸君尚哀其死耶戒家人
毋請諡忠戇而不諂其忠也與檜相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
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嘗中毒矢
入骨以強弩括取之十指僅存四指不能動刀箭痕如刻畫然
器仗規畫精絕過人克敵弓連鎖甲狻猊鍪及跳澗以習騎洞貫
以習射皆其遺法也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岳超

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世忠語急而聲厲言則以舌晚喜奉佛自號清凉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

彥直字子溫生期年以父任補郎六歲從父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拜命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拊之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小角之襦俾其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出爲安撫司屬歷知江州朝廷還岳飛家貲產多在九江歲久易主吏緣爲姦彥直搜剔盡還播七年授御前都統制騎兵不習步戰彥直教騎士日被甲徒行六十里雖統制官亦令以身帥之遂復提如常遷刑部侍郎會當遣使于金在朝相顧帝親擇行慨然就道金使問韓國事往復論難金人禮之歸寧宗立追貶部曲誣陷岳飛者 韓傳附修呼延通等補入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人踈[illegible]日猿臂善射追行伍建炎三年世忠

出下邳聞金兵大至衆皆駭愕元領二十騎擒其生口知敵動息俄逢騎數百身自陷陣橫刺金將墜馬世忠治兵京口邀金人歸路以海舟橫截大江金人出小艇長鉤來掇元在別舟躍入敵艇短兵擊殺數十人從討湖外諸盜劉忠據白面山恃險築壘世忠營距三十里元躍馬涉水薄城砦周覽之賊設望樓從高瞰下屯壯銳於四山視樓中指揮出戰元既得其形勢歸告世忠曰易與耳若據其望樓則技窮矣世忠然之元率兵五百銜枚以弓矢自下趨高賊衆莫支乃據望樓立赤幟四面並進賊遂平紹興四年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近郊元度敵曰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旗則立幟以待敵必向嶽廟走伏者皆出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至城下伏發獲百四十八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追城下約降元擐其兵以徼服出僞若降者俟其懈卒縛之十一年屯淮陽至劉冷莊騎三百當敵數千元挺戈大呼爭奮敵敗厥俄而救至後部疑懼元回顧曰我在此若等無慮衆乃安轉戰自晨至午敵退成列而還明年世忠罷兵柄元爲御前都統制十年卒贈檢校少保

呼延通屬世忠麾下世忠戰大儀遇金人鐵騎二百世忠與通並馬立四十騎直衝世忠通擊之有驍將獨戰世忠力疲墜馬幾被執通救得脫金人據淮陽世忠趨城下令通前行通抵金陣有猛將牙合出叱通解甲通曰我呼延通也即躍刺牙合交鋒移時不解皆失仗並馬以手相擊皆墜馬院坎中兩軍皆不知牙合取佩刀刺通腹通搦牙合喉氣欲絕官軍至擒以歸世忠大喜通性嚴毅世忠每遇諸將燕飲必令出妾行酒惟通不肯通好直言世忠

嫌之生日諸將各進賀禮世忠獨却通禮通怏怏投河救之起東甲鎖頸水不能出竟死

成閔邢州人其叔隨世忠追苗傅有功兀朮南侵拒戰死于馬家渡恩澤無子承受閔爲崇福寺僧並世忠得之令補叔官積功至忠州刺史從世忠見上世忠指閔曰臣在南京日謂天下當先使當時見此人亦避一頭矣上嘉嘆世忠圍淮陽閔隨統制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於門內閔身中三十餘槍世安亦中四箭力戰復奪門而出閔絕而復蘇世忠罷兵閔歷官淮東制置使駐鎮江金人渡淮北去閔意欲虛張功伐使臣李彪不肯閔詐不行乃列兵南岸軍士譟呼相聞金人笑之日夜聲成太尉有勅護送閔耀武而還入朝凡侍從卿監閤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奪節致仕卒

李彥先爲韓世忠後隊將世忠潰于沭陽彥先與朮

隊四十三人得二舟下海有衆數千與李進彥分統之趙立在楚州彥先以舟往來策應與立約爲兄弟城陷之日彥先猶在淮金人併力攻之彥先舟下碇石急收不應全家皆死進彥收其餘衆南走許浦後降於劉光世　輔達慶源府將慶源陷達奔門山渡黃河籍韓世忠麾下沭陽軍潰達散爲盜張遇死於漣水其衆多歸之達聚數百人擾於淮南北號爲悍賊尋降於王瓔　靳賽亦韓世忠潰將以海盜來歸朝命守眞州金人至賽走江中俟敵退乃駐大肆搔擾知州向子忞撫恤民房漸盡屠殺賽兵猖獗民殺其二人賽即大掠子忞見賽問曰公何故屯此賽曰朝命守州耳子忞曰朝命保護百姓乃殺以逞乎賽曰百姓殺我二人得其首即已子忞不得已以二人與之賽行之於木燒鐵遍灼之旣潰爛羣兵食之腸肚皆盡王瓔爲招撫使與賽遇于興化賽軍不

整爲賽所敗制書金鼓盡爲賽有後屬劉光世同鄜瓊降　李在亦世忠潰將行劫寶應間金人退高郵在八城盡㓨投拜官殺之邀截金人後軍得金寶船數隻故其軍極富狀元李㮣黃㮣寄居高郵在皆以爲參謀遂據州城

論曰粘罕之南世忠潰於沭陽光世令鄧州西奔帝是以狼狽渡江兀朮之南王瓔潰於江中世忠棄鎮江東奔帝是以流離泛海當其時君臣播越漂泊臣自張燈高宴縛知州於柱縛安撫於桅人臣之禮如是乎帝有命必予諸將在軍有所不受久之帝方幸諸將知尊朝廷爲可喜亦中危甚矣宜其腹心檜而幷韓岳也岳爲負刺韓同棄屍韓智偏於岳矣

贊曰唐有李郭宋則韓岳中興之功實將式廓趙趙兩人然世虎雄內殲羣兇外悍强戎天不祚宋乃生姦檜謚檜主人姦仇其對岳以忠燼韓以智斃齊榮匪德千古爲烈

南宋書列傳卷之八終

吳玠吳璘劉光世列傳第九　　南宋書卷第十六

明錢士升撰　删訂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吳玠　吳璘 玠子拱　璘子挺

附 郭浩　楊政　王俊　張彬

吳玠字晉卿弟璘字唐卿德順軍人玠沈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積討方臘及擊河北羣盜有功建炎二年金人謀趨涇原都統制曲端命玠爲前鋒進擊破之金人攻延安府端命玠攻華州拔之三年張浚巡關陝參議劉子羽謂玠兄弟才勇即授玠統制璘掌帳前親兵金帥婁宿與撒離喝長驅入關端遣玠拒于彭原店玠軍敗績端劾玠違節度張浚惜其才以爲秦鳳副總管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九月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

及次富平又會諸將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宜擇高阜據之諸將皆曰前阻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已而敵驟至輿柴囊土藉淖平行進薄玠營軍遂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或勸玠宜退守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吾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金人大敗遁去沒立方攻箭筈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是時璘功尤多金人自起海角猶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其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造浮梁跨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爲城夾澗與官軍拒十月攻和尚原玠命諸將選勁弓強弩分番迭射

號駐隊矢連發不絕敵稍卻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伏於神坌以待金兵至伏發衆大亂縱兵夜擊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璘爲涇原路副總管兀朮既歸復以撒離喝爲陝西經畧使屯鳳翔與玠相持以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出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撒離喝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金人被重鎧登山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則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發大石摧壓如是六晝夜死者山積而敵不退募敢死士五千將火攻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瞰饒風諸軍

不支遂潰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於武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郡而失不償得四年敵復攻仙人關先是璘在和尚原餉餽不繼玠謂其地去蜀遠命璘棄之經營仙人關右殺金平拐築一壘移原兵守之至是兀朮撒離喝率千萬騎入侵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當其衝璘率輕兵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璘拔刀劃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退者斬金分軍爲二兀朮陣於東韓常陣於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縈右繞隨機而發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鎧鐵鉤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

隊矢迭射死者層積敵踐而登撤離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是役也金自元帥以下皆攜孥來劉夔乃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既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則還據鳳翔授甲士田爲久留計提間授玠川陝宣撫副使玠與敵對壘十年常苦遠餉勞民屢汰冗員節浮費益治屯田歲收至十萬斛又調戍兵命梁洋守將治褒城廢堰民知灌溉可恃願歸業者數萬家玠晚節頗多嗜慾使人漁色於成都喜餌丹石得咯血疾以死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置座右積久牆牖皆格言也用兵務遠略不求近利故能保必勝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

受雖身爲大將卒伍至下者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玠死胡世將問玠所以致勝者璘曰璘從先兄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卻之頃勝負輒分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自昔用兵所未見蓋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不若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據形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休暇以沮其勢至決機兩陣則璘有不能言者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謚武安作廟於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璘從玠攻戰積功至右護軍統制玠卒後值金人廢劉豫歸河南陝西地樓炤使陝以便宜欲命三帥分陝而守盡移川口諸軍於陝西璘曰蜀口空虛敵若自南山要我陝右軍直擣蜀口我不戰自屈矣當且依山爲屯控其要害炤從之命璘與楊政兩軍屯內地保蜀郭浩一軍屯延安以守陝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仙人關四川制置胡世將抗奏謂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廢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赴秦州留大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軍馬撤離喝趨鳳翔陝西諸軍隔在敵後遠近震恐時世將置司河池急召諸將議參謀官孫渥謂河池不可守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議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搘死於此乃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於石壁砦敗之金鶻眼郎君衝璘軍璘擊走之鶻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撤離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姚仲力戰破之復秦州初胡盞與習不祝合軍屯劉家圈璘請討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

立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爲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爲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諸將始猶議璘曰此古束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爾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及與二敵遇遂用之二敵老於兵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先一日璘會諸將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山下則敗璘以爲然乃告敵請戰敵笑之璘夜半遣仲及王彥銜枚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習不祝善謀胡盞喜戰二敵異議璘先以兵挑之胡盞果出盡戰璘以疊陣法更休迭戰輕裘駐馬麾之士殊死鬬騎將有背

力生挾一千戶回誇勇璘曰萬可斬也方酣戰豈以一人回乎萬投千戶於地復上馬入陣金人大敗胡盞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璘班師世將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以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治興州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練武常如敵至三十一年金主亮渝盟秋亮渡淮遣兵扼大散關璘自府興上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援以方略璘以病還興州金人據大散關六十餘日相持不能破遣子挺節制軍馬挺與敵戰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按行諸屯預治火河戰地會天大風雷金人拔營去凡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兵往援璘自趨鳳翔視師仲與敵戰仲敗績始璘出師王之望請此行士卒銳氣不及前時仲年來數奇

不可委以要地及仲敗璘欲斬之或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完顏悉列等兵十萬餘果來攻璘築堡東山以拒敵極力爭之殺傷大半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乘其後璘將士死亡者甚衆三路復爲敵有兵部侍郎胡銓上書詆顛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詔闕名對便殿高宗見璘嘆曰朕與卿老君臣也可數入朝璘頓首謝兩宮存勞之使相踵封新安郡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判興元府及還鎮兩宮宴餞甚寵璘入辭泣下高宗亦爲愴然解所佩刀賜之曰與時思朕視此可矣璘至漢中修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民甚便之三年卒追封信王初璘病篤呼幕客草遺表命直書其事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璘守蜀二十餘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名亞於玠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二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當反我之短制彼之長四長曰騎兵曰堅忍曰重甲曰弓矢吾集蕃漢所長兼收而並用之以分隊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重甲則勁弓強弩弓矢則以遠克近以強制弱布陣之法以步軍爲心馬軍爲左右肋拒馬布兩肋之間至帖撥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稱劉錡璘曰信叔有雅量無英槩恐不能當逆亮錡果無功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

玠子拱爲鄂州都統制金亮南侵朝旨遣拱增戍襄陽拱退守荊渚拱奏朝廷此言甚失襄人之望且荊門爲吳門戶襄陽爲荊

州藩籬屏翰上游號爲重地若棄之不守是自撤藩籬況襄陽依山阻江沃壤千里設若敵人以爲巢穴如人扼咽喉荊門得高枕臥乎欲襄陽爲一道非十萬軍馬不可自合於襄陽措置修小寨保護家屬開屯田衛行間探審拱意在閫閾自固不出兵接戰也拱到襄陽首置萬山寨山無水無薪大軍不可處衆口籍籍

璘子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高宗問西邊形勢兵力挺占對稱旨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王師復秦州金將合喜以兵來爭挺戰數克日令前軍統制梅彥章衆直據城門衆弗喩挺率背嵬騎易黃旗繞出敵後憑高突之敵譁曰黃旗兒至矣遂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士頗多之拜熙河經畧安撫明年挺被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金空平涼之衆以援仲駐軍六盤挺獨趨瓦亭身冒矢石金人合騎操短兵奮鬭挺遣別將盡奪其馬

金衆遂潰金人懲前衂悉衆趨德順璘自秦州來督師先登於險
且治夾河戰地金人果大至挺誘致之至所治戰地盛兵厭之敵
不能支一夕遁去鞏州久不下挺以選鋒至城下諸將咸曰西北
坡陀易攻若分兵各當一面宜得利挺曰西北雖卑而土堅東南
並河多沙礫善圮且兵分則少以少當堅城可得而下乎乃命悉
衆擊東南陬不二日樓櫓俱盡黎明城破璘慮敵必再爭德順至
自河池金人果合兵十餘萬列柵以拒有大將引騎數千睨東山
璘命挺領騎迎擊却之遂據東山築壘以守敵不能爭乃益修攻
具爲大車圍戰士其中將塡隍而進挺命大木植中道車至不得
前尋加熙河路經畧安撫時年二十五璘卒服除召爲左衛上將
軍挺每燕見從容嘗論兩淮形勢曠漫備多力分宜擇勝地扼以
重兵敵仰攻則不克越西南又不敢我以全力乘其弊蔑不濟者

帝頗嘉納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初軍中自置互市於宕昌以來
羌馬西路騎兵遂雄天下自張松典榷收幷絕軍中互市自以馬
給之所得多下駟挺至首陳利害以聞詔許歲市七百匹紹興四
年致仕卒挺少起勳閥禮賢下士雖遇賤吏不敢怠忽善拊循將
士璘故部曲拜于庭下輙降答之及失律誅治無少貸
郭浩字充道順德軍人徽宗時充涇州兵馬都監從种師道進築
葺平砦敵據渠水源以遏我師浩率精騎數百奪之敵攻石尖山
浩冒陣而前流矢中左脇怒不拔奮力大呼得敵乃已諸軍從之
敵遁去由是知名欽宗即位以种師道薦召對條言金人暴露日
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臺待其半渡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
能用帝問西事浩曰夏人必乘間盜邊願選將設備已而果攻涇
原路紹聖所拓地盡失之建炎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
節棄城遁浩適夜半至部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
爲語汝將我郭浩也欲戰卽來決戰金人遂引去權鄜延路經畧
安撫時二敵交侵鄜延東皆金人西北卽夏境屬朝廷者惟保安
一軍德靜一砦浩間道之德靜鎭司招收散亡與敵對壘一年敵
不能克再除涇原路兵馬鈐轄浩去夏人復來一路盡陷張浚以
浩知秦州時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浚意向之諸將莫敢出
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方銳且當分守其
地犄角相援竢釁而動浚不聽出師果敗浚復移浩知鳳翔金人
抵和尚原浩與吳玠隨力捍禦蜀以安金人破饒風嶺攻和尚
原浩與吳璘往援斬獲萬計徙知金州金州殘弊戶口無幾浩招
輯流亡開營田以其規制頒示諸路他軍以貲息仰給朝廷浩獨
積羨錢十萬緡以助戶部朝廷嘉之十一年金人內侵宣撫使胡

世將召浩及吳璘會仙人原同禦敵有功十五年卒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三年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政甫七
歲哀號如成人建炎間從吳玠擊金人九戰九捷金人趨和尚原
政大破之金人自寶雞列柵至原下吳玠與相持累日以政領兵
迎戰日數十合復出奇兵斷其糧道敵少却邀擊之斬獲甚衆拜
秦州刺史時有嫉政者以其妻尚留北境不宜屬以兵權玠不聽
政益感奮四年撤離喝裒精兵十萬欲道仙人關入蜀至丁奢田
玠築壘關外政曰此地爲蜀扼塞當堅守時出奇兵擊之隨機應
變璘曰自餘戰敵帥督戰益急政命卒以神臂弓射之又選甲士
千餘出山谷斷其兵使不得進退又出敵不意夜斫其營敵遂遁
去五年金人攻淮玠命政帥師牽制至秦州一戰而拔撫定居民
秋毫無犯母留敵境間遣人省覲之母帷勉以忠義九年和議成

始得迎母及兄弟歸乙祠便養不許十年金人渝盟政建迎敵之策十一年秋金胡盞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政與吳璘郭浩會仙人原政引兵夜入隴州界遂趨吳山與金人對壘又敗金萬戶通檢於寶雞時通檢居渭北將積甲萬衆出政率勇士鏖戰遣裨將突出陣後登山執幟金軍見之大呼曰伏發矣乃驚潰政乘勝擒殺通檢走至城門而橋已絕遂擒之和議成帝召政還拜太尉卒諡襄毅政守漢中十八年六堰久壞失灌溉之利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築長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敢以軍旅廢政故爲吳璘裨將及與璘分道進師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王俊亦玠部將軍中號爲王開山所向無前紀律嚴明玠以其反覆而喜其勇以女妻其子厚給之知洋州卒

張超御前遊奕將軍也與拱合權知光化軍端平二十四人凌晨

入城方坐廳事交割郡事忽報有金人鐵騎入門超急閉譙門令隨行人擐甲持槍突門而出呼百姓以擡桌什物塞諸巷口分其衆數巷攔截鏖戰良久百姓皆出門渡漢江城中戰猶未休金人不能當乃率衆攢射一官軍官軍身矢如蝟重傷及死者數人金人死者數十人乃退去是役爲荆襄第一戰功

論曰危乎蜀道之難一夫當關萬夫莫窺故子龍一身是膽而漢川以安文長氣吞曹兵而庸境不擾衚若張浚五路之敗而使無玠兀朮三次之侵而不有璘蜀其爲金土久矣兄弟父子出死力當大敵爲宋保障西北其世家世臣無忝矣挺克振其宗曦遂傾其祚三世爲將道家所忌亦事理之必然也

劉光世 父延慶

附 王淵 苗傅 酈瓊 韓嶀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世將家父延慶積軍功至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方臘又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萬渡白溝貫駐軍高陽關分軍爲東西路种師道總東路王稟楊惟忠种師中王平趙明楊志屬焉辛興宗總西路楊可世王淵焦安節劉光國冀景曲奇劉光世屬焉延慶軍無紀律郭藥師請馬諫不聽至良鄉遼將蕭幹帥衆來延慶與戰敗績遂閉壘不出藥師曰幹兵不過萬人今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令公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與精甲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於盧溝南幹分兵斷糧道擒護糧將王淵得漢軍二人蔽其目留帳中夜半僞相語陰逸一人歸報明日延慶

見火起以爲敵至燒營而奔相蹂殘死者百餘里自熙豐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誚之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陷引秦兵萬人奪關遂門而出至龍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初隨父趨燕河北賊張迪掠濬州光世曰賊烏合非有紀律佯北以邀之其亂可取也伸屢騎退賊競進光世引騎貫其中賊大潰金再攻汴京光世入援會有詔止勤王兵光世曰宜速進不可以詔示衆既而潰兵至且言京城事衆懼光世論以禍福來自汴京謂二帝決闕去衆稍安因間道趨濟州高宗卽位提舉御營司二年討李成敗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儒服臨軍成遙見併兵圍之王德潰圍拔以出從宗翰南下光世軍潰於天長渡江後屯鎮江與定苗劉之變遷太尉命守太平受杜充節制光世言受制有六不可帝怒乃受命隆祐太后往南昌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

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人至黃州折民居縛木為筏以小舟引之
而行遂渡江凡三日軍馬畢濟無知之者光世聞金人過遂遁太
居奔虔州馮檝貽光世書言敵深入最兵家之忌進則距山退則
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也太尉
能選精兵自將來洪而開一路令歸伏兵掩之可使匹馬不還光
世不能用授浙西安撫使知鎮江光世請別除守臣專充安撫使
諫議黎確疏其擇便求佚帝釋不問韓世忠張俊兼領浙西制置
光世復言本路兵火之餘不堪三處供億遂罷韓張兼領金帥昌
圍楚州已百日帝手詔光世趨援竟不行但遣王德將輕兵以出
時奏殺獲而已楚州破昌屯承州光世意其叛累詔乃備金銀錢
其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散錢敵營有欲歸者用[illegible]為信
昌遂拔砦去紹興元年郭仲威謀據淮南光世遣王德擒之高宗

尹言光世軍多冗廢請汰之帝作手書如家人禮使其不疑二年
命移屯揚州光世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仍領浙西為根本計
司監方孟卿劾之呂頤浩言其兵冗不練乞移還闕帝曰光世軍
糧不足若驟移必潰先犒軍而後料簡可也詔兩浙臣措置助其
軍費給事中程瑀言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洑間以備退保詔
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命光世與韓世忠易鎮世忠既至
鎮江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云是世忠所遣光世改途趨白
鷺店世忠襲之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時
張韓劉三師各持私隙帝遣魏矼至軍中諭意光世乃遺書二帥
且移軍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帝勞之曰烈士當以義氣相許
先國怨而後私光世泣謝請並封其三妻南渡後封妻自光世始
劉豫挾金人入侵張浚撫淮上諸屯命光世屯廬州與世忠俊鼎
立光世奈廬難守欲還太平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
廬州退浚屬其衆曰有渡江者斬以徇光世不得已住兵遣王德
酈瓊出謝步過金將三戰皆敗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請罷
之趙鼎曰光世將家子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拜少師
奉朝請封榮國公賜甲第一區以兵歸都督府十年起三京招撫
處置使拜太保尋致仕卒諡武僖寧宗朝追封鄜王光世在諸將
中最先進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報國他日
史官書臣第一功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建炎初結內侍康履又
早解兵柄與時浮沉不為秦檜所忌

王淵環州人應募擊夏有功劉延慶征方臘以淵為先鋒賊據錢
唐勢張甚淵諭小校韓世忠曰賊謂我遠來必易我明日悉逆戰
而偽遁我以強弩伏百步外可得志世忠如言誘之賊果大敗遂

圍而平之靖康元年為真定總管金人攻汴淵以所部歸康王張
邦昌僭立王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朝服謁邦昌曰參冢宰
相公邦昌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勸王即位淵與楊惟忠
韓世忠劉光世張俊苗傅皆在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
為都統制扈從踰月不釋甲時羣盜蠭起陳通反杭州趙萬據潤
州淵誘誅萬進至秀州下令敵兵十日方行通聞之稍息次日勒
兵馳至遂降通張遇掠楊子橋淵將數百騎穿遇衆而過遇倉皇
出迎一時解甲建炎四年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淵與內侍康
履從劉光世泣見帝言淵專管江船緩急悞事臣所部凡一千騎
皆不能渡帝急遣朱勝非督之而已無及淵自是失諸將心帝欲
留鎮江淵言若金人自通州渡先據姑蘇將若之何不如錢唐有
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命下諸將猶

籍遂羅苗傅之難淵爲將輕財好義家無宿儲每言朝廷以祿代
耕若事錐刀曷若爲富商大賈耶初帝在南京聞淵疾遣中使晉
澤問疾澤言其帷幔茵褥皆不具帝輟所御紫茸茵賜之然深交
康履多殺降盜是其所失後謚襄愍

苗傅上黨人康王建元帥府信德守臣梁楊祖以兵萬人至傅與
張俊楊沂中田師中皆隸麾下隆祐太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
部八十人扈衛駐杭州時劉正彥爲王淵所薦擢御營右軍副都
統制淵分精兵三千與之以平丁進功進武功大夫正彥以賞薄
觖望辭彼命從六宮自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由鎮江幸
杭州諸大將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分守要害扈衛獨苗傅
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來杭杭人相謂曰此船所載皆掠奪官民
家財也內侍康履用事其徒恣橫傅等恨之曰天子顛沛至此猶

敢爾耶傅黨張逵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內侍則人人可富朝
廷豈能偏罪哉三月辛巳以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傅自負宿將
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進以淵檄取所平兵亦怨之於是傅與王
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謀作亂傅部分既定伏兵城北橋下俟
淵退朝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圍康履第分捕內官盡
殺之擁淵首引兵犯闕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閤請帝御
樓殿帥王元大呼聖駕來傅見黃屋猶山呼而拜帝憑闌問故傅
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
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王淵遇敵不戰因交康履得除樞密
臣立功多止作遠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履以謝三軍帝諭
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營且曰已除傅承宣使正彥觀察使賊
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時希孟請悉除中官帝曰朕左右無可給

使耶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履遂命捕履得於清漏閣承塵中傅
即樓下腰斬履俑肆惡言謂帝不當即大位淵聖來歸何以處也
帝使朱勝非縋樓下曲諭之傅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帝許諾即
下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張逵時希孟
言當爲百姓社稷從三軍。。通判杭州事章誼叱之曰何可從
三軍耶帝徐謂勝非曰朕當退避須太后命顏岐曰得太后親諭
之則無詞矣時寒甚門無簾幃帝坐一竹椅既請太后即起立檻
側太后御肩輿出立樓前二賊拜曰望太后主張太后曰皇帝聖
孝無失德止爲黃汪所誤已加竄逐統制獨不知耶傅曰臣等定
議必欲立皇子后曰今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簾前抱三歲兒何
以令天下正彥等號泣固請適顏岐至自帝前奏曰皇帝令臣奏
知太后已決意從傅請乞太后宣諭太后猶不可傅等語益不遜

太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詰二凶帝
曰當爲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顯忠寺太后垂簾降赦以
顯忠寺爲睿聖宮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置赦至平江府張浚知
有變不拜呂頤浩遣浚書痛述事變浚乃與兵張俊至平江浚諭
以起兵俊泣奉命傅欲改元正彥欲遷都建康乃改元明受張浚
遣進士馮幡赴行在抵書馬柔吉王鈞甫宜早反正以解天下之
惑浚既遣幡即檄諸路約呂頤浩劉光世會平江辛道宗謂浚曰
賊萬一邀駕入海何以爲計浚乃聲言防遏海寇奏道宗爲節制
司參議官措置海船以備賊賊欲以所部代禁衛守睿聖宮又欲
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止之呂頤浩勤王兵至丹陽劉光世
引所部來會韓世忠至平江即欲進兵浚曰已遣馮幡甘言誘賊
矣投鼠忌器不可太亟浚以世忠兵少分張俊兵二千益之傅等

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令天下詔貴浚郴州安置浚得謫命恐將士解體紿曰趨召之命也張俊發平江劉光世繼之頤浩浚以大兵繼發勝非召二凶至都堂議復辟率百官三上表以請夏四月戊申朔帝還宮都人大說從傅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號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忠率先鋒力戰俊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關二凶詣都堂趣得所賜鐵券引精兵二千夜開涌金門遁頤浩浚引兵入城世忠執王世修以屬吏時希孟編管吉陽軍傅等至白沙渡所過燔橋以阻官軍屯衢信間世忠發杭州追擊賊賊黨張翼斬鈞甫柔吉首以降賊寇浦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統制官馬彥傅死之賊乘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彥墮馬生擒之賊將江池偽苗翊降衆悉解甲傅棄軍變姓名夜遁為建陽土豪

所執檻車赴行在世忠軍還俘傅正彥以獻磔於建康市

酈瓊相州人嘯起兵火中尚氣敢為衆所推以其衆寇商始劉紹先來攻知縣向宗輝納之紹先登城用強弩禦之殺傷甚衆瓊降劉光世紹興七年以呂祉故奔劉豫豫授瓊官及豫廢兀朮南侵瓊與偽齊官語同列曰瓊每見元帥臨陣督戰矢石交集免冑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飛馳增加俘級以為己功斂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遁而又鬩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衆然之元帥問兀朮瓊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且宋任宰相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顧望是思吾以大軍臨之彼君臣方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之鳥可以虛弦下也金竟州瓊為守再克再為守遂歸德尹卒

韓清為苗傅將傅敗傷走蘄州知州王性迎傅觀軍貲及倉庫皆滿悉封鎖之榜示其下不得擅取亦不許秋毫擾民明日遂行至何居仁張用王善遮路乃就劉光世降安光世令屯蘄州將王性已復入州治事率官屬迎之叙話慰勞自更名世清號小韓朝命世清為蘄州鈐轄令受劉文舜節制世清不從乃制黃衣請鈐轄趙令俊即位以黃衣披之令俊號呼藏衣乃止劉忠聚兵京東號花面獸金人既退忠犯蘄州世清大破之俘得一婦人自言是柔福帝姬遭劉忠無禮及言宮闈事甚詳世清信之遂改館爲詔屯於樂州縣潰卒馬吉屢於旅德太平間世清敗之呂頤浩又

命移宣州李光制置淮西過宣州世清出城見之光執以歸

贊曰二兇糾糾敢肆決謀血戰腐敵以保西陲賞延於世垂名千秋劉將家子乘亂擁師不見武功亦無雄才浮沉罔忌榮身終始入 玠傳光世傳俱增改吳玠張俊酈瓊韓傳等皆增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俊 附兀朮自逃至淮上事 姪子蓋

附張宗顏 田師中 趙密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靖康元年金人攻太原制置使种師中往援金人以數萬騎壓之俊時爲隊將進擊殺傷甚衆請乘勝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怨令退保金人悉兵合圍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京高宗時爲大元帥俊勒兵勤王高宗見俊英偉擢後軍統制建炎元年中書舍人張澂自汴京齎蠟詔命高宗以兵付副帥還京高宗問計俊曰此金人詐謀耳今大王居外此天授豈可徒往高宗如濟州開啟乾龍節追夜行告欲從元帥涵吞

劫以叛俊曰元帥不出姦謀自破賊黎明追俊追殺之二帝北遷俊勸進表三上高宗至應天府即位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帝如揚州召諸將議恢復俊曰敵勢方張宜且南渡據江爲險從帝如臨安苗劉反俊時屯兵吳江傅等矯詔加俊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赴秦鳳俊拒不受即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瀕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恨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俱戰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於內殿帝嘉勞久之拜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攻浙杜充棄建康韓世忠自鎮江退保江陰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如溫州留俊於明州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扞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金兵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與戰兵少却於是統制楊沂中田師中統領趙密皆殊死戰守臣劉洪道率舟兵射其旁大破之四年正月忽西風起金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半金人亦北且請濟師七日敵再至俊引兵趨入台州明州居民去者十七八改江南招討使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桀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數萬范宗尹請遣將致討改俊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且曰我已得洪州破賊決矣乃斂兵若無人者居月餘進以大書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爲怯俊諜知賊怠乃議戰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河而陣俊用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與賊鏖戰至午沂中精騎自

山馳下賊駭亂大敗成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後江州俊引兵渡江至黃梅親與成戰成據石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誘賊俊親冒矢石帥衆攻險賊衆數萬俱潰成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太尉四年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諜至朝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進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平江徐爲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兵守一郡非也公但堅前議足矣遂以俊爲淮西宣撫瀕江相距逾月敵將引去俊遣王進曰敵既無留心必逕渡淮大可邀及其未濟擊之進往敵果北渡遂薄諸淮大敗之獲二將以獻五年劉麟入寇俊拒于泗州麟犯濠壽俊率大軍鼓行而前遇猊兵與戰殺獲甚衆降者萬餘人猊僅以身免七年留司盱眙其軍多擾民不戢頗爲民怨俊與韓世忠入見秦檜奏將如兩虎當各守游離使

楊沂中 祖宗閔 父震

楊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崞縣人祖宗閔父震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綠西奔招合雜羌十餘萬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郭宗閔領本道兵馬屢擊敗之俘其父母妻子震字子發弓馬絕倫平臧底河賊據山爲城震先登功第一從折可求征方臘襲賈巖賊扼險拒守震輕卒緣山背上生得首領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錄驅幽薊叛卒與夏人突入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棄城降當全汝軀命時城中守兵不滿百震與戰士約斬一級賞若干官俗搦戲以家人服耶吏士感激自奮越旬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力戰沒闔門俱喪唯長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於長安存中魁梧沉鷙少警敏誦書數百言力能絕人慨然語人曰大丈夫當以武功取富貴焉用俯首爲腐儒哉於是學孫吳法善射騎嘗和宋山東河北群盜起存中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靖康元年金人再圍汴京存中從梁楊祖入援後隸張俊部曲上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時元帥府草創存中晝夜屈衛帳下不頃刻去側帝知其忠謹親信之劇賊李昱據任城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乘高望見甲胄盡赤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污賊血壯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帝止之存中曰此賊膽碎即成擒矣遂大破之復任城高宗南渡從張俊守吳門苗劉之變從俊赴難尋爲御前右軍統領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諸將議欲分道進存中曰兵分則力弱又諸將位均勢敵非招討將之必不相爲用俊然之整軍至豫章存中首破賊於玉隆觀追至筠州賊以衆十萬來援存中謂俊曰彼衆我寡擊之當出奇願以騎見屬公以步兵

居前俊從之存中夜銜枚渡河出西山馳下擊賊俊以步兵夾攻俘八千人諸將夜見存中曰降卒恐有變非盡殲之不可存中曰殺降吾不忍諸將轉告俊覺夜坑之乘勝追至九江成遁去二年春進神武中軍統制俊奏留軍中上曰宿衛之師朕所選不可易也不許遣中使宣押乃覲專兼提舉宿衛親兵時中軍卒不滿五千存中請拘神武卒借出於外者歸軍中由是軍政浸修六年爲密州觀察使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闕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雅諳浚曰存中武勇不減於密盍令助之浚請於朝於是存中以八隊萬人助世忠十月存中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猊之初入也劉光世欲棄廬州退保太平賊衆十萬已次濠壽間浚命張俊拒之使存中與俊合既而與猊兵遇藕塘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存中急擊之曰使勁騎五千突其陣陣亂存中鼓大軍乘之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破賊矣賊錯愕駭視前軍統制張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賊大敗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將軍眞不可當即以數騎遁去餘衆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捷聞帝遣中使勞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殿前都虞候兼領馬步帥存中奏祖宗置三衙鼎列相制今合臣獨總非故事不允十年金人渝盟取河南命存中爲淮北宣撫副使引兵至宿州金人詭令人來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存中自將五百騎夜襲黎明不見敵而還金兵伏歸路存中奔潰十一年兀朮恥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存中以殿司兵三萬戍淮與金人戰於柘皋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副之劉錡王德皆在行金人以拐子馬翼進存中曰敵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操長斧如牆而進

諸軍鼓譟奮擊金人大敗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俊與存中錡先議班師諜報金攻濠甚急秦檜復白俊邀錡會濠趙埠距濠六十里聞城破召存中錡謀之錡謂存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與太尉在後存中當居前錡曰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去爲後圖諸將皆曰善遣人覘敵曰已去矣俊自以爲功謂錡無往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煙起塵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存中以策麾軍諸軍以爲令其走也遂散亂南奔無復紀律金人追殺甚衆存中渡江歸行在加開府儀同三司蓋錄柘皋之功而捨濠梁之敗也十二年拜少傅以保傅爲管軍自存中始存中在殿巖凡二十五載權寵日盛王十朋陳俊卿等相繼以爲言罷爲醴泉觀使封同安郡王金亮南侵邊警日急詔存中往京口守江帝如建康詔存中扈蹕因帝幸相日得存中

唯命是聽忠無與二眹之郭子儀也金使復請和存中請詢之江口移書審問若能歸我族屬還侵壤損歲幣復舊劃淮之界則和議可從不然請斬其使亟圖恢復隆興元年王師潰於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和尚原界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敵得之可以睥睨漢川我得之可以下兵秦雍褒議予金人吳璘力爭不從近者王師盡銳而後得願毋棄未幾金人復攻淮甸詔存中都督江淮事諸將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金兵深入朝議欲舍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金兵在揚州或勸存中擊之存中不敢渡獨臨江固壘以老之金尋請盟乾道元年班師復奉祠時與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二年卒追封和王諡武恭高宗追念舊臣不已而帝假借諸將眷存中尤深存中忠孝敢勇大小二百餘戰身被五十餘創宿衛出入四十年眷寵過孝宗尤禮異之常呼郡王而不名存中以祖父死事請於朝宗閔諡忠介震諡忠毅賜廟曰顯忠又以家廟祭器爲請遂許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嘗以赴敵弓雖勁而蹶張難遂以意創馬皇弩思巧製工發易中遠人服其精聲圖亭於湖山間高宗爲書水月二字所居建閣以藏御書孝宗題曰風雲慶會之閣

論曰中興異姓七王張起於羣盜而楊爲將家子其遇合寵榮嘗在一處始終又若一轍蓋二人相有猶將本無雄志悍銳之意微則進無可忌受閑之念重則退無可疑朝廷安於寢兵臣子便於縱欲適足相合耳噫居功難於建功享名不如享福長沙及世淮陰見夷可不畏哉

劉錡 父仲武　附王權　王德　附邵青

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父仲武爲涇原將夏人謀犯天都砦渭帥檄諸將會兵約曰過某日賊不至即去之仲武請更遲一日帥不悅獨留仲武軍敵果至大敗去累進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永年易賊致敗仲武自劾朝廷閔其力戰傷足貫之童貫招誘羌王臧征僕哥收積石仲武曰降羌易耳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命待報應失事機貫許以便宜僕哥果約納質子仲武遣子往橋亦成貫掩其功徽宗訪得羌王者召而勞之曰永年不用卿言失律僕哥綏定卿力也問幾子曰九人悉命以官仲武歷官至瀘州軍節度使贈少保諡威肅錡其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拔箭水注隨以一矢窒之人服其精高宗即位爲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張浚宣撫

陝西奇其才以爲涇原經略知渭州浚潰於富平慕容洧叛攻環
州浚命錡救之未幾金攻渭錡還救渭已無及貶秩知綿州紹興
六年帝駐平江解潛王彥兩軍交鬬俱罷命錡兼將之十年金人
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自臨安泝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
帳錡曰此敵兆也主暴兵即下令兼程而進抵順昌三百里金人
果渝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京知
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
萬斛錡曰可矣時所部選鋒游奕兩軍及老稚輜重相去尚遠遣
騎趣之四鼓乃至斂兵入城爲守禦計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不
可敵也請以精銳爲殿步騎遮老小順流還江南錡曰吾本赴官
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敢言去者斬
惟部將許清號夜叉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攜老幼

而來今避而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則敵翼
而攻何所逃之不如相與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錡大喜鑿舟
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
家毋辱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躍
曰平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爲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可
恃錡於城上躬自督厲取僞齊所造癡車以輪轅埋城上又撤民
戶扉周匝蔽之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粗畢而游騎
已涉潁河至城中錡豫於城下設伏擒二千戶詰之云韓將軍營
白沙渦距城三十里錡夜遣千人擊之連戰殺敵甚衆既而三路
都統葛王褎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錡令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
初錡傅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清等蔽垣爲陣金人縱矢
皆自垣端軼著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

城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敵稍却復圍四日金兵益甚乃移砦東
村距城三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營是夕天欲雨電
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復募百人以往或請
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爲號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以爲
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
聞吹聲即聚金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
朮在汴聞之即索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
至順昌或謂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吾軍一動
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
志反成誤國之罪衆皆感動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
言今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佯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
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已而二人

果遇敵被執兀朮問之對如前兀朮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鵝車
砲具不用翌日錡登城望見二人遠來縋而上之乃敵械成等歸
以文書一卷繫於械錡懼惑軍心立焚之以書約戰兀朮怒曰劉
錡何敢與我戰以吾力破爾城直用靴尖趯倒耳乃下令明日府
治會食遲明錡爲浮橋於潁河上遣人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
雖渴死毋得飲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其將各居一部
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
兀朮兀朮一動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
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者輒病往
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敵力疲氣索忽遣數
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
統制官趙樽韓直身中數矢戰不肯休士殊死鬭入其陣刀斧亂

下敵大敗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兀术拔營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兀术被白袍乘甲馬以牙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甲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以拒馬擁之人進一步拒馬亦進退不可却官軍以槍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為錡軍所殺戰自辰至申敵敗遽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披靡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屍斃馬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兀术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乃自擁衆還汴捷聞授錡武泰軍節度使知順昌府是役也錡兵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金兵數十萬營西北亘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然營中譁譁終夜城中肅然無雞犬聲兀术帳前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假寐馬上錡以逸待勞以故輒勝時洪皓在燕密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討則兀术可擒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可惜也未幾秦檜請令錡還太平州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金人攻廬和二州錡自太平渡江抵廬州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皋與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薪壘橋遣甲士數隊路橋臥槍而坐會沂中王德等軍俱至翌日兀术以鐵騎十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將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大敗錡與德等追之又敗于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駐和州得旨引兵歸太平時並

命三帥不相節制諸軍進退多出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嫉之故柘皋之賞錡軍獨不與居數日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援之距濠六十里城已破沂中欲進戰錡曰不如退師據險徐為後圖三帥鼎足而營或言敵兵已去錡曰得城遽退敵必有謀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直趨濠州果有伏敗還逃明錡軍至藕塘則沂中軍已入滁州俊軍已入宣化錡軍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錡曰楊宣撫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錡語俊無恐錡請以步卒禦敵宣撫試觀之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錡曰順昌孤城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況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俊至曰諜者妄也錡與俊益不相下 夕俊軍士縱火刼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槊上餘皆遁錡見俊俊怒曰我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吾軍錡曰不知宜撫軍但斬刼砦賊爾俊曰有卒訴言未嘗刼砦呼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若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已皆班師俊沂中還朝俊言岳飛不赴援劉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荊南府詔提舉太平觀錡鎮荊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閑乃命復帥荊南府江陵縣東有瑰潭有司決水入江以禦盜由是夏秋漲溢荊衡間皆被水患錡如命築之斥官腴田數千畝流民自占者幾千戶三十一年金亮謀軍六十萬自將南來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引兵屯揚州建大將旗鼓軍容甚肅以兵駐清江口金人以氈裘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之金萬戶高景山攻揚州錡遣員琦拒于皁角林陷圍力戰林中伏發大敗之斬景山先是金人議留精兵在淮東以禦錡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

遂錡節制不戰而潰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
南留兵屯瓜州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
口令李横以八千人固守錡遂還鎮江衆義問督師江淮見錡病
劇以李横權錡軍義問督兵渡江衆不可義問强之金人分兵東
出江皐逆趨瓜州横汜僅以身免方諸軍渡江而北也錡使人持
黄白幟登高山望之戒曰敵至舉白幟合戰舉二幟勝則舉黄幟
是日二幟舉踰時錡曰黄幟久不舉吾軍殆矣憤懣病益甚督府
參贊虞允文自采石來謁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
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嘔血數
升而卒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亮之南也枚舉南朝諸
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之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
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王權者故丁進部曲進反韓世忠縛其下百餘人皆殺之次至權
叚恩勸世忠釋而用之恩南世忠舊帥也及金亮至壽春王權全
師屯廬州獲金採者權醉之酒問知敵騎貲數怖曰不可當也
遂退屯和州復棄和走渡江和城中糗糧器械盡委于敵敵乘勢
奔突軍民自相蹂踐爭渡江溺死者無數將士憤怒皆詈權不戰
誤國潰兵抱蘆束葦渡江生者十無四五金萬戶蕭琦取路滁州
見梁橋阻渡執居民歐大問之歐恐其折民屋結筏因言自竹岡
鎮到六合可免兩渡金人從之迂路半日居民悉得奔竄敵徑至
真州邵宏淵醉不能戰命三將拒之金人矢下如雨俱死宏淵毀
閘板奪府以逃金人不入城徑攻揚州揚民傾城而奔劉錡出南
門退軍七里護送輜重於瓜洲金人來爭瓜洲劉錡留劉汜塞瓜
洲渡金人燒瓜洲驛亭李横方迎戰劉汜挽兵先走横孤軍不能
當亦却金鐵騎掩至軍多没于江江南人望見皆失聲而哭聲振
天地後得魏友之屍于湖中王方之屍于柳林中皆金瘡被體劉
汜錡姪也剛侈梁氣味每洗面用澡豆玉女粉之類六七品凡奉
其身皆稱是錡狃于順昌之勝欲功名萃于一門倣謝安之舉元
而覓以非才誤事錡深恨之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
軍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將而還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
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左右驚擾德下殺數十人衆愕眙莫
敢前古械姚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
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初改隸劉光世光世討李成德以百騎覘
賊至蔡州上蔡驛口橋賊疑爲誘騎擁衆欲西德所騎大呼曰上
帥大至矣賊駭遁追殺甚衆成奔新息收散卒復戰賊見光世張

蓋行陣不介冑知爲主帥併兵圍之德突圍擁光世遁邗遂戰敗
成還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獨自化命收將
張昂圍和州太守張績求援于德德兵傅城下賊不意其至接戰
斬昂俘其兵騎萬數光世謀討苗劉謂德曰江都之援諸軍不會
卽從公可仗義夜涉大江衛國急變遂以軍屬光世會苗劉走閩
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
親將陳彥章邀德于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
旣斬苗瑀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侍御史趙鼎按德當死帝特貸
之編管郴州時光世屯九江以便宜復德統制進平信州賊王念
經行次饒州會賊劉文舜圍城德至文舜請降德紿而誅之其餘
不戮一人謂諸校曰念經謂吾有備必不爲備倍道而趨一鼓擒
之獻俘於朝詔還舊秩光世鎮京口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

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疑分軍扼險渡江襲金人取眞揚數郡旣而遇敵于揚州有被重鎧突陣者直前刺德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褫駭因麾騎乘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靑戰於崇明沙諜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先命合軍持滿陣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靑自縛請命三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鎭江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逆世忠徒步立道傍抗言曰願殺陳彥章王德迎馬頭請死世忠下馬援其手曰知公好漢何𡗝纖介不足眞懷乃設酒盡歡而別六年冬劉麟及猊分道入寇楊沂中及德等分兵禦之大敗猊兵于藕塘七年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八年命隸張俊十年解順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僞守馬秦同知耶律温以三千人阻汴邀戰德策馬先濟遙謂賊曰若與金人大小百戰雖名曰

貴將莫不糜碎爾何爲者馬秦耶律温馳入闕門城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率温降德乘勝趨亳州俊會于城父時叛將酈瓊屯亳聞德至曰夜叉未易當也遂遁德入亳州白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破竹之勢進取東都俊難之乃班師策功第一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自合肥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兵守南岸德曰淮爲江敵棄淮不守是脣亡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宜及其未濟急擊之若遲之使稍安則淮非吾有矣俊猶豫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俟和州下然後宣撫北渡俊乃許德卽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已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柘皋與金人夾河而軍諸將帥皆集惟張俊後至統制田師中欲待之德怒曰事當幾會復何待徑上馬兀朮以鐵騎十餘萬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橋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始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墻而進敵大退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畧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名拜御前都統制二十五年卒二子琪順亦以驍勇聞

邵靑丁立並以舟師擾楚泗間杜充招之以靑爲水軍統制宗弼始渡江靑往來江中舟船漸聚衆亦數萬有劉晟者寓金陵靑得之以爲謀主張俊討李成令靑聽節制靑至池州復回掠湖就糧蕪湖久苦靑擾不寧其復至太平知州郭偉拒之曰邵統制已叛劉收李成安得復同靑怒攻之舟數十艘入姑溪河進薄山至采石三湖口其黨單德忠閻在分布開河斷拔兵來路靑砦于城下驅百姓塡谿嶮道急者殺之並其尸塡路一日嶮道與城相上下職城中將孔姑剳收取船以卜吉凶晝夜力攻偉固守不動靑以

計行間靑殺魏曦拔寨下水去劉光世招之靑悉舟行至鎭江不泊彎海舟徑入海駐崇明沙遣人布釘于泥港朝命王德討之官軍爭途而過盡死于泥中靑語德曰太尉可速歸我扼津口則糧絕而自斃矣德因勸其歸朝靑言軍中犯法者恐不自安德許其降黃榜安衆爲之請于朝遣二人齎以往榜文中有水賊邵靑夢困恩降免死語靑大怒不納其妻曾之諸將晨謁靑方圍坐單德忠於坐所閻在日不肯歸朝者例此因勸靑納兵贖罪靑從之德忠卽通欵狀于官軍

贊曰張楊驍武血戰之餘寵祿壽終亦天所儲矯矯銜德將（田師中附）帥之特忠能兼至威畧可式有王不王與彼報食（密王權邵靑附入）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七終

趙子崧等列傳第十一

明錢士升增刪　許重熙贊

趙子崧 附 子砥 子晝 子瀟 令衿

趙子崧字伯山太祖六世孫禮部奏名第一賜進士宣和中方議平燕子崧以保民固鄰爲請郭藥師來朝子崧私語李邦彦曰藥師瞻視非常宜分燕地封諸降將許其世守如折氏尚可紓禍也未幾知淮寧府金師南下子崧諜陳州治兵相援俄聞二聖出城四隣皆陷子崧[illegible]抽血保全孤城邦昌僭僞移書詞斥使其反正并以書曉王時雍辭指激切以蠟彈赴大元帥府請移南京又續探東京敵退事情中報累札勸進高宗即位子崧論列時雍等十人罪乞正典刑汪黄忌之改鎭京口[illegible]十何[illegible]萬反子崧兵潰退保江岸上章待罪初昌陵復土司天監苗昌裔謂人曰太祖後當再有天下子崧習聞其說靖康末起兵檄文頗涉不遜辛道宗求得其文上之帝震怒不欲暴其罪坐以前擅棄城貶南雄州安置卒

子砥藝祖後北遷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遣其徒朱國寶王孝安至中京求得上皇辰翰懷之以歸建炎二年至行在子砥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斂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議女眞主用兵十餘年間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譬人畏虎以肉食盡終必食人若設陷穽待之庶能制虎已而賜對稱旨命知台州卒子棣元祐進士汝州太守金人破荆湖獨能保境土李綱言於朝遷寶文閣

子晝字叔問燕王五世孫少警敏强記工書翰充詳定九域圖志編修官建炎四年遷尚書左司員外郎兼權貨務歲收茶鹽香錢六百九萬餘緡試太常少卿集太常因革禮八十篇爲二十七卷上言復春分祀高禖禮遷徽猷待制樞密都承旨以公族爲侍從及都承旨用文臣自子晝始衢嚴信饒之民生子多不舉子晝請禁絶之奉祠卒

子瀟字清卿秦康惠王後[illegible]務力學登宣和進士調眞州刑曹掾與守爭獄事解官去改[illegible]推官胡唐老奇其才任之屬時多故子瀟佐唐老繕完城具苗劉兵至城下不能攻累官戸部郎中總領江淮軍馬錢糧諸司借禮月以千緡悉歸之公帑除兩淮轉運朝廷遣人撿沙田蘆場欲槩增租額子瀟以承佃易冒占力止之時議者言田之並太湖者彼水患宜分導諸浦注之江詔子瀟往案視還言太湖當數州巨浸獨松江一川所能獨泄昔人于常熟北開浦二十四以達大江又開浦十於崑山東南以入海今皆湮塞宜加疏浚從之遂浚常熟東栅至雉浦疏福山塘北注大江水患用息知臨安府吏不能欺禁權家僦入子女爲僕妾者金人議和子瀟謂事情叵測宜以軍禮待之孝宗嗣位志圖恢復子瀟練兵習爲鵝鸛魚麗陣上觀于便殿嘉之移沿海制置使數諫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初海寇以賂通郡胥吏吏反爲之用[illegible]其蹤跡賊遂大熾商舶不通子瀟以禮延土豪俾率鄉習分道入海告之曰用命者賞不則殺無貸胥衆震恐爭至賊處[illegible]擒獲海道遂平移知泉州吏有掠民女爲妾者其妻妬悍殺而磔之賂以衔抵其兄興化掾解中逐父詣郡訴吏不決子瀟訪知狀亟遣人往興化果得衔以歸獄遂決其發摘類此六世孫師僎

令衿燕懿王元孫寓居三衢嘗會賓客觀秦檜家廟口誦君子之

澤五世而斬教官裴汲訴其誘詔御史搆德劾之下獄按驗無狀檜必欲殺之因趙鼎子汾過衢令衿與燕語之捕汾下大理獄俾汾自誣謀逆令衿預焉獄上檜病不能省乃免

趙士𥟖 附士晤 叔近 士跂 叔向 士崤 不尤 士輢 子權 不羣

士𥟖字立之鄆康孝王仲御第四子有大志好學善屬文黃潛善等用事士𥟖論其誤國潛善斥之苗劉作亂士𥟖易服入杭以蠟書遺張浚呂頤浩勉其同濟國難傅等怒浚浚坐謫復遺浚書謂朝廷無他意俾赴行在事平除大宗正事金人既歸河南陝西地命士𥟖謁陵寢遂入柏城披荊棘隨宜葺治禮畢而還秦檜主奉濮安懿王祠事數言事忤秦檜及岳飛被誣士𥟖力辨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臣以百口保飛無他檜大怒諷言者論士𥟖交通飛遂奪官謫居於建十二年而薨

帝哀之追封循王

士晤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天資警敏兒時儼如成人比弱冠從上皇北遷次洺州東與諸宗室議欲逃還據城謀未就而金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驢西亡夜半盜斂驢去徒步疾趨遲明抵武安酒家語人曰我皇叔也邑官聞之來謁資以衣冠僕馬因募得少壯百餘人從至磁州招集義兵以解洺圍旬日間得勝兵五千人歸附者數萬時洺州守臣王麟欲降敵軍民怒殺之推統制韓一為主士晤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圍翌日入城部分守禦敵治攻具樹鹿角示以持久士晤帥將士死守飛火砲碎其攻具以計生得其首領敵乃解圍去以功遷權知洺州建炎二年金人再攻洺糧盡援絕衆不能守乃擁士晤出城沿赴行在遷知南外宗正事時泉郡新建向學者少士晤奏宗子聲修文教苴絕衆所推譽乙充

文解由是人知激勸卒謚忠靖子不流歷臨安紹興帥有治聲

濮王後有士跂者吉州團練使靖康之難間道逝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謀泄金人殺之贈保寧節度使謚忠果

士崤太宗五世孫建炎初隆祐太后幸洪州敵奄至百司散走士崤至一大船中見二帝御容負以走遇潰兵數百同行至山中衆欲聚為盜士崤出御容示之曰盜不過求食為朝夕計耳孰若仰給州縣士崤以近屬諭之必從則今日不饑餓後日不失賞一舉而兩得也衆聽命乃走謁太后虔州會虔州民作亂鄉兵在外為應與官軍相持士崤請執政謂當請太后急肆赦人知免死庶可安集宜急諭城中賊中定則外寇可弭譬如服藥心腹已安外禦風濕乃餘事耳赦下城中遂定

士晴太宗之後從上皇俱北遷乘間變姓名入僧寺中落髮衣僧

衣以行抵會稽扈蹕循幸奉朝請而卒

不羣太宗六世孫靖康初宰濟南章邱縣縣當山東河北之衝不羣募效用五千人增城浚濠為戰守備敵攻圍兩月不能下知廬州酈瓊叛擁不羣北去尋釋之以歸帝召見問瓊叛故不羣曰由劉錡除制置瓊等以為闕已兼撫諭後時故叛累遷兩浙轉運卒於官

叔近悼王元孫榮良公克類之子也建炎元年差權兩浙提刑杭卒陳通反叔近招通通聽命乃以素隊數十人入賊寨衆猶不解甲叔近置酒推誠待之遂皆服叔近奏通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賞不時給遂至紛爭今已就招請赦其徒帝許之臺諫皆言不可遂寢叔近還秀州已而王淵兵至杭許傳呼云趙秀州來通郊迎淵遂誅之初淵在汴京狎娼周氏周氏後歸叔近淵銜之乃誣叔

近通賊奪職以朱昔代之昔殘虐軍民怨憤卒徐明等殺因昔迎
叔近叔近不得辭因撫定之請撥守於朝奏未達朝廷命張俊致
討俊淵部曲也辭行淵謂之曰叔近在彼俊諭意領兵至郡叔近
出迎俊叱令詣對方操筆牟刀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
也俊曰汝既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竟已折首於地徐明等見叔近
死遂反戈嬰城縱火驅掠翌日俊斬關入捕明等誅之取周氏歸
於淵紹興九年御史言叔近之冤贈集英殿修撰
叔向魏王之系京破時將出之京西金人退入至都堂叱王時雍
速歸政詔救節義兵後為部將于渙上變謀為亂詔劉光世誅之
不九有武功靖康之難與王明發義兵與金人戰雖長河南北盜
皆避其鋒曰此小使軍也高宗即位引救歸從岳飛不測寇飛死
檢奪其兵

子植燕懿王六世孫幼警敏為蘇軾所賞歷河南少尹時治西內
有幹材漕使宋昇器之徽宗屢興土木子植每董其役避金難奔
荊南潰兵祝靖破荊南城子植泣說之安而還取功名塑日皆北
行再知西外宗正司三京新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於家

趙令成　趙士隆 附 不試　叔憑　訓之　聿之　師檟

令成燕懿王元孫建炎初知黃州賊張遇過城下招令成度不能
拒出城見之遇飲以酒一舉而盡曰同知飲此必死願勿殺軍民
遇驚曰先以此試公耳更藥酒沃地地裂有聲後賊皆畏令成舉
職令成以妥賂遇使退乃引軍去金人聞太后在南昌欲邀之徑
圍黃州時令成以艱去在道郡卒得金人不管聚前浮江告急令
成疾趨夜半入城金人力攻翌日城破金人欲降之罵不絕口而
死諡愍忠

士隆太宗後為淮南兵馬鈐轄駐壽春剿賊丁一箭衆號十萬來
攻城郡守不知兵凡備禦之策悉委士隆士隆選壯士數百人夜
開城門出其不意擊走之李成遣馬進圍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
隆禦之進攻城益急士隆竭力捍守時城中能卒僅數千捍賊百
餘日城中食盡舜明棄城去士隆獨糾合部曲餘民守城城破衆
號呼曰毋殺我趙鈐轄賊欲害之士隆裂眥告示諸子曰我義不
苟合汝輩得山為我雪恥遂仰藥卒士隆子秀州兵馬都監元术至
死士貞權知信陽軍劉滿至死士遊守江州馬進作亂遇害
不試太宗六世孫建炎元年知相州初金人來割地不試固守不
下明年金人大入州久被圍軍民無固志不試謂之曰不試宗子
也義不降計將安出衆不應不試知事不可為登城與金人約
勿殺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命提轄官實以

土州人皆免于死伯振燕懿王七世孫為鄆州司錄守禦有功金
人圍鄆州八日城破率兵巷戰遇害
叔憑建炎間任陝州都監金人圍州既久援兵不至叔憑子官虞
氏遺以蠟書曰人臣當死國難況我近屬可辱命耶死之叔俊為
德州兵馬都監金人圍城力戰被擒不屈死時通判王猷等五十
一人俱死無降者
訓之秦悼王五世孫知吳縣朱勔怙勢役州縣訓之執數輩詣縣請
治訓之悉縱之忤勔移疾去宣和末盜起河北訓之屢與人言契
丹舊盟未可渝金人新好未可恃建炎三年知永豐縣孟太后避
地虔州統制杜彥叛將犯永豐訓之簡兵取間道邀賊後又設伏
誘賊殲其衆會賊別校縱卒官兵未成列訓之戰歿諡忠果
聿之安定郡王叔東子建炎中金人圍泗州帥臣舉子聿率衆守

城中之隸東壁子諲循城謂曰君宗室不可效他人苟偷生之感慨流涕金兵登城縱火子諲遁去城遂破中之巷戰死賜號忠節

師穳統卒戍尤溪備敵大書于旗曰不與敵俱生敵至師穳身爲先鋒戰十餘合所乘馬適陷田中敵斷其左臂師穳以右手拔劍背刀斬七級力盡仰天大呼曰師穳報國死于此矣遂沒邑尤溪民爲立廟

趙不慝 附 善俊 善譽

不慝父士圃從上皐北遷不慝紹興末進士歷汞州通判錄靖州獄平反數百人靖人繪像祠之知開州以鹽井羨餘代民輸民絕鬪爭夜戶不閉諸司交薦以比古循吏轉夔州轉運判官開人遮城門不得行黎州青羌反朝命攝制司不慝檄諸將郡生獲叱瞀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于是邛部首領大破吐蕃于漢源斬蒡

東首列首來獻凡十六日而平改江西路廷臣薦其賢授右監門大將軍知大宗正事非常制也不慝以文行訓族奏新學宮倣太學校定法置自訟齋使有過者讀書其中人人感勵卒贈崇國公不慝好言天下事其論主於王宜揀選諸路銀王友直不可爲副都指揮尤人所難言者

善俊不衰子紹興進士知廬州江淅饑民麇至善俊括境內官田給之貸牛種就屋以居流者如歸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善俊屢獻言孝宗英武獨運缺相累年善俊極言相位不可虛

善譽不倚子乾道初試禮部第一調昌國鎮攝邑事勸編戶裒金買田以助昏葬累遷潼川路轉運判官宗子寓屬者即郡庠立學教之引年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卒善譽居官廉靖多所著述邵雍朱熹嘗取其易說云

趙孟堅 附 孟頫

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居嘉禾善筆札工詩文多藏金石名蹟書梅竹水仙時人珍之東西游浙必挾所有以自隨所至人知爲米家書畫船也景定庚申客霅下會萬好事者邀飲湖山子固脫帽以酒濡髮歌離騷舞八西泠指蒔幽絕之口絕叫曰此董北苑得意筆也有舊藏五字不損禊敘子固喜質得之夜汎舟歸至霅之弁山風覆子固持帖立水中曰蘭亭在無憂也題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後終于提轄身後有嚴陵之命族弟孟頫字子昂秀王伯圭之後居湖州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入元世祖大薦之及見世祖使坐業李上累官學士承旨卒成仁英三朝追封魏國公謚文敏 補入

趙汝談 汝讜 希錧 彥吶 希湘 與懽 汝愚

希言 彥橚

趙汝談淳熙進士嘗從朱熹訂疑義十條熹曉異之佐趙汝愚定大策欲擢以詞臣力辭汝愚去其弟汝讜上疏乞斬侂胄兄弟罹黨禍斥以李壁薦召試館職吳曦叛或請進封爲王汝談呼曰欲王曦者可斬遂以言去通判嘉興與王介柴中行稱一時循吏金人內變獻料敵籌邊二策後河南久爲金守宋邊臣無肯任事者其言大驗以疾乞祠言者謂其傲睨軒冕廼杜門著述改秘書少監時鎮議出師汝談力阻不得俛而三京收復獨有憂色後始服其先見兼崇政殿說書因講論語而言漢元帝恭儉無過惟優柔不斷而業遂衰宰相以京錄變乞貶秩汝談草答詔謂貶秩易審擧措難宰相不悅以老祈免章四上五辭權給事中及卒轉四官汝談天資絕人自少至老無一日去書冊

趙汝讜少不羈嘗服短後衣策蹇過其家見之曰名家子安可如
是汝讜慚絕折節讀書與汝談齊名天下稱爲二趙侂胄黨胡紘
再攻汝愚言讜兄弟爲之畫策斥使去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
第官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由巡江西提刑治大姓李氏獄
知溫州卒自言臨難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咬

趙希館慶元進士學于陳傅良徐誼調江州司戶峒寇將至郡議
守城希館下坐無一語守與而問之希館曰守城非策也當遴精
銳扼古城關耳守即以付希館至關分部粗定而寇至復麾師以
課之夜半賊銜枚突至矢石俱下賊無一絕餘黨聞風而遁升本
嘗推官謝主管虢州路疏入論臨州利病遷大宗正丞輪對言今
日多事之際未有辦事之人朝紳清選也以緘默爲眞以刻薄爲
鼎鼐以無可否爲識體闕尚重任也以人言爲有志以使氣爲知

恩臣非孜厚誣天下人直謂選擇器使未嘗耳理宗即位以公族
加厚累升節度使封信安郡王卒希館風資凝重居官祁寒盛暑
未嘗謁告

趙彥吶彭州人紹上殺吳曦僞守祿禧由是知名安丙檄使守西
和再戰卻敵課民耕守甚得時譽及崔與之代丙謂必諫其奪其
節制寶慶元年移師興元鄭損棄四州乃爭不可能歸杜如淵代
損起副使升正使丞相鄭清之趣其出兵入洛不從汪世顯求內
附彥吶力請清之亦不從金人大入三泉彥吶敗貶史嵩之留之
江陵卒

趙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慶元進士累官寶章閣待制沿
海制置使知建康府及殲李全以露布聞進兵部尚書善湘見范
蔡進取有請必應范葵亦讓功舒府善湘子汝楳史彌遠壻也
故奏報無不達以平闖寇功轉江淮安撫制置累進大學士封天
水郡公帝手詔求所解春秋致仕卒所著有周易說約等書

趙與懽燕懿王八世孫嘉定進士累遷宗正少卿浙西安撫使有
以刑罰術數言于帝者與懽言導民有本如臣待罪大府豈遂能
及民惟其眞實相孚待以不厲數月而庭訟獮寡人心本善行感
必從凡厲以威待以術者非知本之論且朝令夕改非以示作新
旁蹊曲徑非以肅紀綱帝爲悚然每言士大夫口仁義而身市井
卒以欺君爲常肥家爲樂臨事之使而小人得從旁竊取官爵矣
疏請用恬退質直之士以絕躁競浮靡之習必思清心寡欲以革
酣歌黷貨之風其機皆自陛下始人風雷數見因其陳遊事遷吏
部尚書力求歸田會潮汐齧隄執政道帝意俾之使沿塘端明殿
學士浙西安撫使江隄事竣力求能出關遣使趣還戚儀民相擕

溺死與懽奉詔涕泣勸諭都人相謂與懽推誠勸分甘雨隨至米
商畢集力求納祿即日絕江去帝爲悵然與懽三爲府尹盡力民
事都人稱趙端明必曰佛子也久之以侍讀召進春秋解升大學
士史嵩之將復相帝以問與懽言嵩之老師費財私賑貪富過立
名譽不宜復用日食應詔言事益切月賜內帑辭不取帝書安貧
樂道植節秉忠字以賜拜少傅卒遺表不忘規正追封奉化郡王
諡清敏斂之夕僉帶猶質民家錢云

趙汝騰系出太宗居福州寶慶進士自籍田令試館職歷遷工部
尚書權中書舍人兼吏職嘗見理宗云前後姦諛之臣傷善害賢
自取容官要職興利之臣移東就西順適宮禁日遂路繼無厭之
欲陛下私憑彙小之心可以息矣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
君子之實拜翰林學士知制誥辭號故且累召力辭知術外宗正

事復以內祠兼學士承旨卒

趙希言惠王令廣元孫也淳熙進士歷知臨安縣臨平堤決親捧土投石兵民爭畚隄成因築重隄後不復決遷樞密編修官兼右司言諸將宜諭以戰爲守毋以守爲守累遷樞密檢詳爲守屬樞椽凡六年奉祠卒

趙彥櫛訓之孫也登進士第官監登聞檢院韓侂胄柄用朝士悉趨其門彥櫛嘆慨出知江州侂胄死詔檢詳士大夫與長議者彥櫛嘆曰士方以僞學爲又以兵端斥何欲銷何患無名每見帝言才難遴選湖廣總領上下物故者大將不落其籍而私其月請彥櫛滑別籍稽核其冊虛籍者鐫二萬比大除七百萬而諸路積逋猶四百萬悉蠲之召拜寶謨閣待制

贊曰子松斥僭士獲保功令成定賊不忘破戎談館帷勝事事納忠宗盟之寶無忝厥榮

許翰等列傳第十二

明錢士升增刪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許翰 許景衡 李邴 沈與求 張守 張愨 李彌大
洪擬 胡交修 劉珏 滕康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宣和中爲給事中以言抵時相請能異中之師修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詔民間進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靖康初復以給事中召改御史中丞种師道罷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于楚漢宣帝老趙充國而卒能成金城之功今師道雖老可用也且命入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將去則中原可保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遴選之不聽擢同知

樞密院論益不合出知亳州高宗即位用李綱爲右拜尚書右丞宗澤論車駕不宜南幸劾黃潛善等潛善請罷澤翰極論以爲不可李綱罷翰言綱忠義英發捨之無以佐中興今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時潛善秦誅陳東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東戮東市吾在廟堂可乎求去益力章八上乃予祠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元年復資政殿學士卒翰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蕭衡與味斥逐而死所著書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宣和六年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罷又論童貫贊絕敗十事朝廷既與張勞之師謂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用匱乏在備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員猥多節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時賜予皆蠹僥倖干請無厭仕門以冒求之嗣省去之爲王黼所中去官欽宗

即位遷中書舍人李光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爲辨曰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除御史中丞時宗澤爲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之景衡奏曰澤威名政事卓然過人臣以爲去冬京城內有赤心如澤等數輩禍變未至如是之酷未可較其小短而忘其盡忠徇國之節且開封宗社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搢紳中有加于澤者乎疏入帝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倒置如此爲甚宜奏罷之除尚書右丞行大政事必請間極論潛善等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南陽之議以景衡奏南陽無險且不若建康天險可據潛善欲傾綱沮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聞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請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遂有渡江之詔卒之罷予祠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諡忠簡景衡得疾之由以忠憤抗議論不與時俯仰既沒高宗思之曰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苗劉之變迫帝遜位帝領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順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以禁旅擊賊元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爲之危邴不顧也邴同簽書樞密院事與張守分草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未幾改參知政事帝幸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用輕兵務遠略備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爲進取之地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爲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算使自爲戰而已愼勿許出臣隊之以抑其權而分其功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將謂江浙爲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宜立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于敵誠得如祖逖者衆淮南付之使自爲進取而不至虛內以事外臣度敵人他年入寇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爲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出兵來從海道與越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措置之方有五曰親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便宜降敕榜養詩和好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與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宜降敕榜明著其罪曉諭江北士民綏懷之略有五曰宣德意先賑恤通關津選材能務寬貸邴閑居十有七年卒諡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累遷監察御史帝在會稽或勸幸饒信有急則入閩與求以爲今日根本正在江浙宜進都建康以圖恢復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江西安撫朱勝非未至而賊進陷江州與求論勝非赴鎮大緩勝非能去時方多事宜司稽遲與求援元豐舊制請許臺諫官彈奏從之時有欲盡論去范宗尹所引

用者與求曰近世朋黨成風人才不問賢否皆視宰相出處為進退今當別言人才邪正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哉人服其言帝嘗言王安石之罪與求曰未論行事先觀心術安石於漢則取揚雄于五代則取馮道大意可知遷御史中丞時禁衛寡弱諸將各擁重兵與求言漢有南北軍唐用府兵彼此相維使無偏重今兵權不在朝廷雖有樞密院及三省兵房尚書兵部但行文字而已願詔大臣益修兵政浙西安撫劉光世來朝以綺帛方物為獻帝已分訖六宮與求奏今何時而有此帝命追取斥還諜報劉豫在淮陽造舟議者多欲于明州向頭設備與求言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州石港通州料角勞明鎮等處宜拘收諸處水手優給錢糧而存養之以備緩急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溫州進奉宣和間所製銷金屏障什物與求奏曰陛下儉德大昭康國欲以微物

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時有所訓敕每曰汝不識沈中丞耶四年除參知政事劉豫將入寇帝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決之帝書車攻詩以賜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岳飛自上流取間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時張浚視師江上以行府為名所言事乞送尚書省有旨從之與求不能平曰三省樞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耶六年張浚復欲出視師不告之同列及得旨乃退而嘆曰此大事也吾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罷卒謚忠敏紹興七年行在論言者謂陛下宰執惟張浚庶幾呂頤浩久之趙鼎有人臣之才無大臣之器尚僻學而臨事失措又其次也惜乎沈與求有憂世許國之心不能振其才而死耳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家貧借書過目不忘建炎初帝在維揚金宗翰將自泗淮窺行在宰臣汪伯彥黃潛善以為李成餘黨不足畏業奏得請上南巡阻江為守張浚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為急凡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不悅遂建議遣守撫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還奏金人必來願早為圖治劉隱不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患預防勝非罷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三省詔集議守言光所奏較然可行竟合為一帝幸建康呂頤浩張浚議奏帝幸武昌為趨陝計守與滕康持不可曰東南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皆生窺伺況將士多陝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計耳又謂康曰幸蜀之事吾當以死爭之議遂寢六月久雨頤浩浚謝罪求去初守為副端時上疏曰陛下處宮室

之安則思二帝母后穹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思二帝母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思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帝母后誰為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母后誰為尊禮思之又思而天下助順者無是理也至是復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宰相器識不足以斡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共推者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帝意左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帝諭呂頤浩正人不宜輕去守始受命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願陛下毋沮其氣再遷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間至會稽四年除參知政事沈與求劾守嘗薦汪伯彥出知福州時劉豫導金人侵淮諸將獻俘相踵守上疏曰獻俘誠皆金人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宜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聽則賊兵

可不戰而潰帝還臨安詔問攻戰守備綏懷措置四事守言攻急
於措置一措置軍旅二措置糧食今之大將貴極富溢前無禍利
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將帥之權日重萬一稍病
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安屬耶宜罷麾下為統制每將不
過五千人悉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
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于東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今
直取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荊湖之粟以餉鄂
岳荊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糧無乏絕
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多與為諸州殿
最歲覈實而黜陟之綏懷之略亦在是矣閩自范汝為之擾公私
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凋瘵請蠲福州所貸常平錢十五萬六
年除參知政事張浚罷劉光世兵柄欲以呂祉撫諭諸軍守曰必

欲改圖須聞望素高能服諸將心者乃可浚不從遂有酈瓊之變
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嶺表趙鼎不即行守為力解曰浚為
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媒
孽其短臣恐後者以浚為鑒誰肯任事浚謫永州守亦請去弗許
八年出知洪州後徙紹興會朝廷遣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
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斂五十餘萬緡守入覲言之詔追還三使時
秦檜當國不悅守守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帝曰大臣有德望者
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
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與朝夕觀其趨向有
患失之心公宜力陳于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
和買罷和糴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
益國也卒諡文靖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遷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慤諸道兵
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印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
緡錢五十萬以佐軍建炎改元為御營副使建言三河之民怨敵
深入骨髓恨不殲殄其類以報國家之仇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
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謂之巡社
約法精詳前此論民兵者莫及也詔集為書行之遷尚書左丞潛
善伯彥屢笑宗澤頗懟曰如此顧多得幾人天下定矣慤善理財
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在朝諤諤有大臣節然議論可否不形辭
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諡忠穆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
諫古之遺直也

李彌大字似矩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
浩視師以彌大為參謀官彌大奏王導謝安為都督未嘗離朝廷

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又言已為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
乞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事以察官郎官為之陛下必欲留
臣當別為一司伺察頤浩過失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
其謀間君臣奪職歸

洪擬字逸叟丹陽人宣和中為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
立無所附會建炎間為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不時之需無名之
斂殆無虛日民故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
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累遷吏部尚書渡江後法無見
籍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
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淮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
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
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

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始
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中以天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
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偏則人怨而氣乖比者監司守臣獻羨
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法止及疏遠也侍從臥家視職
未嘗入謝遂得美職而去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之是行法
止及冗賤也權酤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
障公行酤賣則不敢問是行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
則怨多而和氣傷矣尋以言者罷奉祠卒諡文憲初擬居鎮江寇
萬逼郡擬挾母出避遇賊擬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
胡交修字已楙晉陵人建炎中為給事中詔訪弭盜保民豐財裕
國強兵禦戎之要交修疏言昔人謂甑有麥飯牀有故絮雖儀秦
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

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衣食之源則盜自弭盜弭則可
以保民矣沃野千里殘為盜區皆吾秔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
埋發冢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田里耕桑
以時各安其業則財自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翟興連西路
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為農為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
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強兵以禦寇不能為翟興輩之
所為乎遷刑部尚書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修言若待六
百人俱至則瘐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
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修力陳其害蜀帥席益
既去帝問交修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世將在蜀五
年果為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
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吳玠始行陸運調成都
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十斃三四至是交修請以三月
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
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詔玠行之出知合州卒交修為文不事
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修
世將皆在禁林交修最久爲時號曰世絲綸集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初游太學以書遺鄒浩曰公始為博士論取
士免官在諫省斥宦掖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顧欲蹈
古人行也今信任踰篤而拱默不言竊有疑焉願有以慰寒士
望浩慚謝靖康初李綱知揚州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
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
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為綱游說罷
予祠建炎元年復召為中書舍人時李綱議營南陽珏極言南陽

兵弱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潛善皆
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厚除戶部尚書珏言兄弟不可
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如初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
請營繕悉歸有司中旨許執奏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
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待制外戚未有為兩禁官者又言淮甸備
敵兵食為先今以降卒為見兵以糴米為見糧無一可恃維揚城
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遷
吏部尚書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籍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
行未盡者珏悉奏行之又言長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
恩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
路乞除治百役以示儉以避難之意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
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御史張延壽論珏罪止

衛州卒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靖康二年元帥府開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滅年選官康言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名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亂爲甚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凡再降旨竟不肯行韓世忠以不能戢士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節鉞今其部卒至奪御器逼諫臣于死地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御江州陳彥文以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未下宰相趣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遂罷

奉祠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有惻怛愛民之言而百姓不被其恩有哀痛責躬之詔而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多士解體刑賞失當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與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帝再三褒諭稱其有言臣風遂同簽書樞密院事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計既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于東南康力持不可而止未幾太后奉神主如江西命康從行以劉玨爲貳至洪州劉光世護衛不密金人絶流而渡康等倉猝奉太后趨虔州御史張延壽論康玨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責授永州居住卒

贊曰許份侃侃張諤諤李沈洪擇言斟酌胡及劉滕雖若諾諾持平應變饒有裁度以資相輔何難恢拓

卷終

胡世將等列傳第十三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胡世將 兄唐老　鄭剛中　盧法原 兄知原　王剛中　李迨

趙開　李璆　劉才邵　林勳

胡世將字承公晉陵人爲四川安撫宣撫吳玠以軍無糧奏請至世將既被命入境約玠會議蜀之饋運遡嘉陵江千餘里半年始達於是奏用轉般搬運之法軍儲稍充公私便之玠卒以世將宣撫川陝世將至河池會諸將諭之曰世將不能騎馬射弓不知敵情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自國家受命將無專征必以文臣臨之自今以往軍中應務並不改吳宣撫之規諸公有立功世將親聞其實聞于朝廷諸將心服時關陝初復朝廷分軍移屯鄜延諸道金人入長安諸路皆震蜀兵既分斡援幾絶乃遣大將吳璘出

鳳翔郭浩出奉天楊政歸河池不數日璘捷於石壁及扶風金人遂遁不敢度隴分屯之軍得全師而還未幾卒兄唐老

胡唐老字俊明崇寧間與弟世將同登進士金人再圍京師唐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㮚是之遂遣人持蠟書詣相州時朝廷趣西兵入衛而不立帥唐老疏乞命范致虛爲宣撫節制諸路以進不然必無功不聽後致虛孤軍與金人戰殽澠間它路兵不至遂敗京城破金人搜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監臣料察唐老預焉朝廷黜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知衛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拒之會大雨逬城上矢石俱發賊不支解去杜充降金建康失守潰卒戚方等趨鎮江城壁頽圯

兵不滿千唐老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欲犯臨安妄言赴行在
請唐老部衆以行唐老怒罵方衆環脇之遂遇害謚定愍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秦檜薦之於朝檜主和議剛中不敢言充
陝西分畫地界使金欲盡取階成岷鳳秦商六州剛中力爭不從
除川陝宣撫副使兀术遣人力求和尚原剛中恐敗和好於是割
秦商之半棄和尚原以與金朝廷命剛中撫四川宣撫司舊在綿
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漢蜀
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自是省費百萬剛中始
至即欲移屯一軍大將楊政不從呼政語之曰剛中雖書生不畏
死聲色俱厲政即聽命都統每入謁必庭參然後就坐吳璘陞檢
校少師來謝語閤吏乞講均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
耳儻變常禮是廢軍容行禮如故秦檜怒剛中專擅貴復州卒

盧法原字立之德清人爲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
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已而
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
巨寇克斥秦隴叛兵又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
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
通州文龍至威茂劉錡主之屯巴西前後與提兵兀术攻關爲吳
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法原不濟師不饋糧不銓錄立
功將士帝手詔詰問疑恚卒於軍兄知原
知原字行之高宗即位知溫州時渠濮陷建州楊勍陷處州知原
增城浚湟形勢隱然帝浮海知原由海道轉粟及金紺十餘萬至
台州名見稱獎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紹興進士第二人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
不詣己授洪州教授檜死遷中書舍人言今勿計敵人之強弱必
先自治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會西蜀謀帥上曰無
以逾剛中命制置四川御便殿臨遣錫金帶象笏時吳璘累官陞
至大帥其下姚仲王彥等亦建節雄一方守帥以文治則玩於柔
以武競則窒於暴惟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岸駁吏恩
威並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剛中跨一
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家同休戚臨敵
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四師大集金兵
敗走方議奏捷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蘩曰將帥之功吾何有
焉蘩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已乃差擇將士備統帥
選又疏蜀名勝士備州刺史之佐諸汰遣使臣困紀不能自存剛
中以爲冑及於少壯之年不可斥棄於既老之後悉令宣府存養

射者復其祿秩以禁軍闕額糧給之其能繼則給以義倉米成都
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
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嘗請爲武
侯祠張文定公廟吏貴樂嘗賢癉惡以示民孝宗受禪召赴闕
以疾請祠歸久番陽齊閘植竹號竹塢金攻淮有旨趣剛中入見
除簽書樞密院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
害實事卒謚恭節由布衣至公卿無他嗜好公退惟讀書著文爲
樂有東溪集諸書凡百餘卷
李迨東平人通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
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儲無闕任物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請裁
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紹興五年除兩浙路轉運使言祖宗都
大梁歲漕東南六百餘萬斛而六路之民無飛輓之擾盜所運者

官舟所役者兵卒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
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沈船以避其
役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舉撥可以漸復漕運舊制從之爲
四川都轉運使迫奉詔以每歲收支之數具奏略言臣嘗考劉晏
傳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
千九十一萬諸色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
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官
員冗濫不在軍兵也計司力不能救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知
也蜀人所苦者糴買般運盜糶貫不科敷則不能集事科敷則不
能無擾般運稍滋則船戶獨受其弊急則統戶皆被其害欲省漕
運莫如屯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九萬餘石兼已委官於興元
洋州就糴夏麥五十萬石岷州就糴二十萬石兼川營田所收一

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
運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
趙開字應祥晉州人與四方賢俊遊因詢知天下利病所當能行
者慨然有通變救弊志宣和初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奏能宣和中
增額綱布十萬疋減綿州水腳錢十分之三又減潲江六井所增
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
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因竄寄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
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張浚宣撫川蜀知開善理財
即以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
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
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麴與
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其
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
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買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
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法既流通民亦爲
便初錢引兩科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
九十餘萬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坐死
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黥其徒使
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
如開言時浚治兵秦州旬犒月賞盡取辦於開開算無遺策雖支
費不可計而贏貲猶有餘吳玠爲四川宣撫事治戰守於財計盈
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趨玠數以偏辭不繼訴於
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予祠卒
李璆字西美汴人知房州登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

被廢錮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無功將復進用不肯書行復忤
大臣意罷累遷四川安撫制置司成都舊城多毀圯璆至首命修
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勿
修田萊以荒璆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
於堰所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累遷中書舍人時宰忌之出知漳州郎城
東開渠十有四爲牐與斗門以瀦洩溉田數千畝民甚德之
林勳賀州人政和進士建炎三年獻本政書十三篇言國家兵農
之政率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驕而不可用是以饑民
竄卒類爲盜賊宜假古井田之制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其有羨
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末作者皆驅之使爲隸農以耕
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至七

倍令本政之制每十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千斛錢萬一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八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征役無事則人分爲四番以直官衙以給守衛是民凡三十五年而役使一遍也從上則歲食米萬九千餘斛錢三千六百餘緡無事則減四分之三皆以一同之租稅供之匹婦之貢絹三尺絹一兩百里之縣歲收絹四千餘匹綿三千四百斤非蠶鄉則布六尺麻三兩所收絹綿率倍之行之十年則民之口算官之酒酤與凡茶鹽香礬之榷皆可弛以予民其說甚備書奏以愬爲桂州節度掌書記其後愬又獻比較書一篇大略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三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萬八千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

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人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益士地荒蕪而遊手末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朱熹甚愛其書陳亮曰愬爲此書考古驗今思慮周密可謂勤矣

贊曰世將鄭廬足當一面爰有劉中實事守職封疆之臣何嫌專擅富强之功惟資計臣管商之術民用所蹶有追與問宏才異能遂卿小用亦美厥聞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三終

衛膚敏鄧肅等列傳第十四　　南宋書卷第二十一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貫　　掃葉山房校刊

衛膚敏　寇瑊　韋誼　胡松年　程汝文　辛次膺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宣和六年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未聞金人入賀而反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俟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使果不至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至燕報金人大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君將君命其可止乎既至金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此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卒單跪以受至涿州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之不可問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趙伏維拜此例焉可用北

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禮是北朝有二君也金人氣折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郤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僞不可知我爲所留靖康初始還會高麗使來賀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失遠人心乃復稱接伴使建炎初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湟徙民入城爲淸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不以爲恥甚者爲敵人斂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

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皁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殛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廁班列哉又言二帝北遷窮亨痛心願陛下念自貶損減膳御斥聲樂上壽錫宴一切罷之雖禋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后父邢煥除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直學士廣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廣敏中書舍人廣敏言昔司馬光論張方平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論臣雖不肖愧附於司馬

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遂不拜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廣敏始拜命爲黃汪所惡罷奉祠三年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廣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廣敏曰臣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地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守江之策㕓蹕至臨安疾卒

程瑀字伯禹浮梁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員外郎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覩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若能出擊其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謹飭邊備徐觀其變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黜免別選英賢共國大計尋謫監潭州鹽稅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呂頤浩薦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爲人公論不知頤浩曰給事不見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頤浩赧然即劾益累遷兵部尚書檜主和瑀議論不叶以和爲是檜忌之改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坐通書李光降官卒瑀嘗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陷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議己遂與祖魏安行鋟板亦奪安行官併板毀之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苗劉爲變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悵曰乞問三軍誼越班序之曰問三軍何益若將鼓亂耶希孟鄧立廢息事定而累遷殿

中侍御史何㮚贈官疏乞貶兒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侵我亦累歲奔走盡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行兵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徑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畏懦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臣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須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須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倚據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則賞罰誰敢不用命哉紹興四年金遣李永壽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爲報使以誼充通問使誼至雲中與宗翰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求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及還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

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
戶部仰以不乏者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眞泗今駐吳
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間經討論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任
除知温州適歲旱米斗千文詔用劉晏招商法道場增直以糴米
商輻輳價自平卒諡忠恪詣在所言事獨存大體其使金也聞命
略無難色以母老戒家人勿使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卽歸
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終不知也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人幼孤貧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累遷中
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
相意奉祠建炎間召爲中書舍人唐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
奏曰靖康之禍何㮚輕脫寡謀宜爲罪首其年襃贈已大咈士論
今恪子琢自陳宜詔有司詳考實狀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
重臣來議以松年副韓肖冑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冑不能
答松年曰均爲宋臣遂長揖豫問主上如何松年曰聖主萬壽豫
曰聖意何在松年曰主上意必欲復故疆而後已使還拜戶部尚書
謝報劉豫於登萊海道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藉金人侵
我邊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聲勢初
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濶遠蘇秀明越皆爲要衝乞選精
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
兩軍之勢仍以兵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詔遣松年往江上
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命松年兼治戰艦張浚
等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
紛無益俄以疾奉祠病革呼其子曰人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枕
鼻息如雷有頃卒松年平生不喜貲則飭除官例賜金帛一無所

陳請或勸其白於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方秦檜秉政士
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爲自安計獨松年至死不通一書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除起居郎徽宗朝知密州密負海產鹽蔡
京變鹽法盜販者衆有司窮治槩與汝文曰祖宗法度獲私商
不詰所由欲靖民也悉縱之建炎初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
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若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金人却
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除
參知政事與相檜忤罷卒先是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
材故檜引用之然汝文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訴至曰檜爲濁氣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聞寇范汝爲陷建州呂頤浩以次膺宰浦
城比至寇已焚其邑於是披荆棘坐瓦礫中安輯吏民料丁壯治
器械阨險阻號令不煩邑民倚之擢右正言韓世忠子直祕閣次
膺奏曰功成野戰世忠功也其子何與石渠東觀圖書府也武功
何與侍門一啟援例者衆又奏今士議者見小利忽大計偏師偶
勝遽思進討便謂攻爲有餘警奏稍聞首陳退舍便謂守爲不足
願嚴紀律謹烽燧明間探上肯信納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
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
詐秦檜在政府庇其妻叔王仲嶷妻兄王㬇次膺劾㬇父仲山與
仲嶷俱嘗投拜金人嶷不當復官㬇不當作郡章留中次膺求去
出爲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等據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
帝曰卿以將母爲請朕不得留湘湖風物甚佳且無盜賊卒歲當
召既抵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卽趾車趨茶陵擒賊騎將
戮之蘅榜招降待以不死淵等相繼降仍討料精銳可得勞旅戢
餘次膺笑曰是皆吾民趣令復業罷奉祠檜以其負重名移書當

收用次牘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僑死除御
史中丞時兩淮鹽爲荒野奏乞集遺骴歸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
從便耕種至若成閔貪饕湯思退朋附秦義問姦閃皆以次論劾
每章疏一出天下韙之拜參知政事以疾祈免遂丁祠陛辭奏臣
與思退難同列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竊恐誤國家事次膺
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年未嘗苟且議論篇文尤工於詩

贊曰膺敏章誼汪貫所忠程胡銓辛賦檜所傾雖有忠賢不
爲世肩甘心苟安君子惜焉

鄧肅　勾濤　趙逵　陳公輔　劉一止　綦崇禮

鄧肅字志宏南劍人居父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
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用事者見之屏出
學後擢左正言爲帝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必罰不假文字故

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相等者或以轉數官或尚爲
布衣輕重上下只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立功賞一
司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同而賞有
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從之范訥留守東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
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
不降則走且漢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時
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祿以給禁衛若夫先假
指揮從江湖者乞追付有司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
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太宗時法嚴而
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出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混
一六合厥後羣臣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冗瑣碎惟恐不備
此文書益煩政事益緩也今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行庶幾法簡事
簡賞罰不至濡滯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正而術疎謀深而機淺
固不足副聖意惟陛下省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責詞甚
嚴此臣所以有疑也綱措置兩河不一月間民兵稍集又乞先遂
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政怒送
肅吏部罷歸卒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建炎中權中書舍人時治邊久宿兵江浙能
於餽餉荊襄淮楚多曠土濤因進羊祜屯田故事下諸大將於
是邊方議行屯田淮西都統制劉光世罷張浚欲以呂祉代濤謂
祉疎庸淺謀必敗事否則劉錡可浚不納時帝駐蹕建康欲急還
臨安濤入見曰今江淮列戍十餘萬苟付託得人可無虞但詎宜
輕退以啟敵心央玠言都轉運使李迨朘刻賞將迨亦奏玠苛費
帝以問濤濤曰玠忠在西蜀縱費寧可緊求移迨他路可兩帝然

之命重修哲宗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諭旨宜婉辭紀載濤曰史學
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稽有隱諱如天下野史何歷知瀘州秦
檜嘗令人諭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又上書言將事之害政者
大臣密諭于倫變易地界臺諫爲耳目之司今宰相引援皆同舍
之舊倚爲鷹犬帝嘆其忠直秩滿提舉太平觀帝謂秦檜曰勾濤
久閑性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近郡檜對不若有天台鴈蕩之
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湖州命之俄以疾卒遺表聞帝顧近臣曰
勾濤死矣惜哉濤風貌偉然頗以忠亮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
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始罷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紹興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
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授逵僉書劍南東川節
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簽對久之除校書郎逵即車赴闕征稅者

希檜意摸行囊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賡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爲未太平邪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母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逵唯唯而已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命逵爲著作佐郎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自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眞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益有所在也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奸但不與之同朝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明年同知貢舉得王十朋閔安中[illegible]次[illegible]以論[illegible]環

飛付逵書讀逵不可次擢仍得次對除中書舍人登第[illegible]年而嘗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逵純正可用朕於搢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逵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等應詔帝曰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自檜專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逵文章似蘇軾稱小東坡有棲雲集[illegible]十卷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嘗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兒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許勔不悅罷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唐重師驥爲李邦彦引用謝克家孫覿爲蔡攸引用此四人處臺諫決不能言宰相大臣之過願擇樸茂純直不附權倖慷慨論事者處之禮義廉恥稍稍振起擢左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遣公輔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入京又陳三事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馮澥不宜更論熙豐元豐之政語觸時事斥外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不能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耶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又使學者不治春秋不讀史漢揚雄劇秦美新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曰道普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公輔感帝知遇益發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人朝廷之禍在朋黨惟不言程頤之學言

今世學者狂言腐語怪說鄙論曰此伊川先生之文幅巾大袖高視潤步曰此伊川先生之行乞禁止之請祠卒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人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使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除秘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曰是宜爲首啟號乃張九成也衆皆歷服還監察御史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不足一小人敗之有餘小人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之心耳何疾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新法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欲與欲奪在其牙頰患何勝言

請以省察之文刊定頒行從之案檜請置修政局一止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今之所修特簿書獄訟官吏遷除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又請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由六察遷二史祖宗有幾一止謝權中書舍人時吳將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和議驟綴從班前此未有臣與將同命願併罷不報遷給事中徐俯遣嘗事張邦昌爲郎得知池州孟宗厚以后族乙試郡汪伯彥知宣州以元帥府舊人給執政俸一止皆論罷之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諫有言者皆爲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落職罷祠一止沖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惟機械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爲文不事纖刻制誥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苟過爲溢美怒勦

罵坐之爲哉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入太學諸生溺于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學崇禮出二表祭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爲起居郎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拜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有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將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增飾語言難以使據舊錄修定乞訪求文獻參照從之知紹興府劉豫導金入侵高宗躬御戎衣決與會崇禮以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備禦不可不議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犒王師備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帝還七州岌然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崇禮妙齡秀發聰明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尊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亦一時之英也中年頓剗墻屋晚方登第以縣主簿驟升華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恨之及再相下台州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畏恩不敢陳士大天亦無敢爲其任保者

贊曰蕭滂與遴直風凜然公輔一止正論以宜崇禮制詞誅姦未死垂光千秋不負靑史

南宋書列傳卷十四終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尹焞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附　劉勉之　林之奇　胡憲　林光朝　魏掞之　程迥　張從彥　李侗

尹焞字彥明洛人師事程頤嘗應舉發策有誅元祐諸臣議焞曰噫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是終身不就舉頤既沒焞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宗仰之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金人克洛焞闔門被害焞死復甦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聘焞焞奔蜀至閬得頤易傳紹興四年止於涪涪頤讀易地也闢三畏齋以居以侍讀召命陳公輔疏乞禁程氏學焞上奏曰伏

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焞實師頤垂二十年信之甚篤使焞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於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遂留不進詔趣起之始就職及翊善朱震卒帝聞之慘然曰楊時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源可以繼震上曰震亦薦焞自代但焞微瞶恐教兒費力爾除權禮部侍郎時金來議和焞上疏極言不當信讎敵之譎詐而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又移書秦檜言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於是固辭新命致仕卒程門固多君子然求質直弘毅若焞者蓋鮮頤嘗以魯許之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范冲字元長紹興中除祠孟后誕日上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后曰吾老矣有所懷為官家言之吾逮事宣仁聖烈皇后母儀未見其比姦臣誣謗有玷盛德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無以傳信後世帝悚然亟詔重修神哲兩朝實錄召冲兼直史館先是冲父祖禹嘗修神宗實錄安石婿蔡卞惡之謫死嶺表帝謂冲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冲因論熙寧創置元祐復古紹聖以降弛張不一本末先後各有所因又極言王安石變法蔡京誤國之罪帝嘉納之命冲與朱震專講左氏春秋會王子瑗出就傅首命冲為翊善朱震兼贊讀詔曰朕為宗社大計不敢私於一身選於屬籍得藝祖七世孫嚴之宮中茲擇剛辰出就外傅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汝冲德行文學為時正人翊祖發議嘉祐之初翊父納忠元祐之際數求是似尚有典刑碩賞譜之開史館經筵姑仍厥舊朕方求多聞之益爾實兼數器之長施及蒞宗緒有餘裕蔽自朕志宜卽安之帝命皇子見翊善贊讀皆納拜尋卒初冲之修神宗

實錄也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別為一書名辨誣錄

朱震字子發荊門人趙鼎參知政事帝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使位講讀必有益于陛下乃擢川陝荊襄詳議官震言荊襄間沿漢上下膄田七百餘里若選良將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京中募人出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捲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建國公出就傅震為贊讀故事當拜無享廟禮徽宗未祔廟太常少卿吳表臣奏因明堂之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

合祀天地於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參議不用陳公輔等言劉則嘗七年乞
祠卒震有漢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
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
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
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
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
爲宗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迄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
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爲非
是故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紹聖初廷試考官定其策第一宰職以無
詆元祐語遂以何昌言冠哲宗命再讀之注聽稱善者數四擢

爲第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
人范純仁客鄒浩所請托也蔡京素惡安國得簿書大喜推治無
驗安國竟除名靖康元年欽宗召見安國奏曰願擢名儒明於治
平之本虛懷訪問關發獨智又言紀綱尚紊風俗益衰施置乖方
舉動煩擾大臣爭競而朋黨之患萌百執窺覦而浸潤之姦作用
人失當出令數更必乘勢更張庶幾可冀中興欽宗曰比留詞掖
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耿南仲見安國奏慍曰中興如此而曰績
效未見是謗聖德也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
超然遠跡不爲所污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除中書舍人葉夢
得知應天府坐爲蔡京所知落職安國言京罪已正子孫編置家
財没入已無蔡氏矣向爲京所引者今皆朝廷之人若更指爲京
黨則人才見棄者衆黨論何時而弭乃除夢得小郡中書侍郎何

㮚建議分天下爲四道置四都總管各付一面安國言內外之勢
適平則安偏重則危以二十三路之廣分爲四道事得專決財得
專用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訴以趙野總北道安國言野必誤
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遁爲盜殺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舍人劉
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爲謗言珏爲綱遊說珏坐貶安
國封還詞頭以爲彈擊官邪必歸風憲今臺諫未有緘默不言之
咎而瀆越職此路若開各以好惡傾陷非所以靖朝著南仲大怒
何㮚從而擠之詔知通州安國在省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
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之小事爲不必言至於
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可言也紹興元年除給事中入對乞以所
進時政論二十一篇施行論定計曰陛下履極六年建都未有
必守不移之居討賊未有必操不變之術立政未有必行不反之

令任官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宜定都建康以比關中河
內爲興復之基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
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立志謂必當恢復中原祗奉陵
寢掃平仇敵迎復兩宮論養氣謂用兵勝負軍旅強弱將帥勇怯
係人君所養之氣曲直何如願強於爲善無曲可議則至剛可以
塞兩間一怒可以安天下矣居旬日再見高宗曰聞卿深於春秋
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正音尋除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
勝非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
在政府緘默附會循致渡江僭用張邦昌結好金國苗劉肆逆貪
生苟容深恐上誤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及呂頤
浩命黃龜年暫行安國言官守火職當去兄朝廷稱勝非處苗劉
之變能調護聖躬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

盜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落職奉祠檜相秦檜三上章留之不報江躋與表臣俱上疏言勝非不可用責國不當責頤浩卽黜程瑀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勝非遂相諫官陳公輔疏詆程頤之學安國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本朝自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於祀揚韓氏仍詔館閣裒其遺書校正頒行奏入公輔等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與祠卒諡文定安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

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蠛蠓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爲稱首安國所與游者謝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良佐嘗語人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自王安石廢春秋不列於學宮安國謂先聖手所筆削之書獨潛心二十餘年三子寅宏寧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默誦之聞譙定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至家卽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淡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子翬往來紹興間以呂本中薦召詣闕與檜不合卽謝病歸杜門十餘年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一介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於女勉之不受朱松將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誨熹如子姪熹得道自勉之始

胡憲字原仲居崇安長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雖倉卒無疾言遽色紹興中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與劉勉之誦習其說既而學易譙定一日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遊日衆號籍溪先生范冲朱震以其行義聞於朝召之憲力辭後以大理司直召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傷未有敢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之與祠歸初憲與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歿屬熹受學於憲熹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

方憲之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紹興末卒

魏掞之字子實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遊嘗謁守章傑所趙鼎以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推恨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領卒掩取鼎平時與故舊來往簡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捕汾於兵家所掞之以書責傑長揖竟歸築室讀書傍以艮齋人稱艮齋先生閩帥汪應辰薦之道中特召掞之力辭時宰相陳俊卿閩人也雅知掞之招之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會福州副總管曾覿秩滿還在道掞之疏劾遂請歸行數日除爲台州教授方掞之未行也覿至國門外已久伺掞之去乃敢入病革母視之不中不見戒其子毋以僧巫俗禮溷我以書召熹至屬以後事而卒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聞楊時得程氏學遂徒步從之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時嘗講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從彥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頤反覆以告既而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嘗曰君子在朝則天下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又曰士之立朝以正直忠厚爲本一於正直則入于刻一于忠厚則流于懦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游其門者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豫章先生謚文質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

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田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侗閒居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是時朱松與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鄧迪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輩所及熹亦稱侗姿稟勁特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語默動靜自然之中若有成法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紹興末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所謂邪說經解之不可訓者或傳金人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欠和與戰人情之常金知吾重和故以虛聲喝我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欲戰所以堅我和欲與之和宜無懼于戰則其權在我以疾引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呂祖謙受學焉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聞吳中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遊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體全乎太虛六經發明之後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乾道八年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提刑移廣東茶寇自荊襄湖嶺南光朝自將帥兵檄諸軍分控要害會詔從光朝轉運光朝謂賊勢方張留也不去督將遮擊賊宵遁帝聞喜曰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召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出

曾覿薦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上度光朝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出知婺州光朝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靖康之亂徙餘姚孤貧飄泊無以自振時亂甫定西北士大夫多在錢塘迥得以攷德問業焉調上饒縣歲納租數萬石舊法加倍又取斛面米迥力絕之嘗云令與吏服食者皆此邦之民脂血也曾不是思而橫斂虐民鬼神其無知乎本祠寓居番陽蕭寺迥居官積年讎訟一語解去猾吏姦民皆久而悛悔服則省禮賢士從容盡懽進其子弟之秀者與之均禮爲之陳說詩書質問疑難者不問蚤暮祠廟非典祀不謁隱德潛善皆表而出之以厲風俗貴溪民僞作吳漸名誣邑令石邦彥迥言匿

名書不當受轉運使不為然遂興大獄及閩省寺訖報如迴言迴嘗授經學於嚴陵喻樗卒官朱熹以書告迴子納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會不得一試而奄棄盛時然著書滿家是亦足以不朽

贊曰程氏之學彥不失正惟沖及震講幄以信安國春秋微顯闡幽有宋名儒紹我見依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五終

明 錢士升 增删 許重熙 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九成　廖剛　富直柔　常同　張致遠　魏矼　陳淵
潘良貴　呂本中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從楊時學權貴托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年對策擢首選授鎮東軍簽判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爭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即投檄歸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議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故為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帝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俯從之

何鑄論其傾附趙鼎洛職帝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在南安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饋金九成悉歸之寶慶初謚文忠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人蔡京當國論奏無所避紹興初為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願稽舊制選精銳為親兵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為固守計又言諸將江淮之兵不知幾萬初無儲畜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能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十分為率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知婺州章僅提點江東茶

廳事剛封還詔書謂如此何以示懲乃面與祠七年詔內外官言
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也然未遂正名者
豈非有所待耶願陛下正建國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階厥旨帝
嘉之擢然即拜御史中丞金人渝盟剛乞起用相有德望者處以
近藩檜聞之曰是欲與我何地耶務遂報罷從官會都堂剛謂鄭
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奏
祠去王次翁劾剛爲劉昉陳淵相爲朋比奉祠卒子逵遹遜遠化
皆承庭飾邦人號爲萬石廖氏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也建炎三年遷給事中時將官王瓊先轉防
禦使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帝謂宰相范宗尹曰此除
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言之氣遷御史中丞
論罷右司侯延慶而以蘇遲代之帝曰崇諫以拾遺補過爲職不

嘗薦某人爲某官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
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以待皇嗣之生直柔薦服直
柔從而薦之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
頤浩與秦檜皆忌之遂落職徜徉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
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常同字子正臨邛人安民子也紹興三年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
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於紹聖之初蔡
京和于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死上下蔽蒙養成今日之禍
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惡締私門不知
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
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除殿中侍御史呂頤
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
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
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遂罷浚
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
聞朝論令郤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
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郤澤人心
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
因受澤而械之以沮上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
除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乞精擇史官先修哲宗
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諸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至
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
奏事帝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保佑大功哲宗曰能言之正爲
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須重修實錄辨白其事昭示

來世同乞以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除御史中丞再論
間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
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
樞密王庶視師又言國家養兵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
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浚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
蜀相去不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
集將帥諭以協心禦敵無分彼此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知
湖州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人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
和買絹折納錢致遠輒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價增斗
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斂也又言陛下欲省冗濫願詔大臣力務省
節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

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于朝廷朝廷無横費日積月聚惟軍需是慮中興可致也致遠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紹興元年曾星變矼言治不間卑小東方韓琦以明賞罰爲對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擢殿中侍御史陳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矼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而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僉壬未逐乎公忠宿望之士未用乎宜甄別進用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事明日啟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言國家

命令之出必先錄黄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駮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黄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錄黄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入寇趙鼎決親征之議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韓張三大將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況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遂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懽矼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矼言和議之非秦檜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矼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館金使入境欲屈己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矼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屈己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于金國乎陛下既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酌之輿情庶無後悔奉祠卒

陳淵字知默瓘之孫也詔侍從舉直言極諫之士胡安國以淵對淵論比年以來賚予太費所用既衆而所入實寡局官惟王及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君事事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于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帝曰楊時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頤師之乃悟其非帝曰以三經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道之大

原安石無一不差聖學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于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淵言億年故相居中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檜親黨也由是檜怨之以何鑄論罷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時宰蔡京方以爵祿鉤知名士親故數致意良貴正色謝絕靖康元年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高宗即位召爲左司諫黄潛善惡之良貴求去越數年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謝之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爲

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
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良
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
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不肯雜著十五卷

呂本中字居仁好問之子公著孫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幸諸童穉
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於君兒勉焉紹興初
擢起居舍人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贓敗有詔從熙木中言四方之
遠或有枉濫恐時察其非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昔祖宗以來此
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特士大夫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從之
七年帝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中業求人才邮
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因守淮甸使
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志恢復而無其

策邦本未强恐生他患近勸興師問罪者甚辭甚順實不可行然
屬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
賊境使得爲備非策也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俱本中言使人
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啟戎心其成敗大計
初不在此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懽檜既相私有引用本
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
著後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
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怒風
御史劾罷之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賜謚文清

贊曰趙鼎所植是爲正人誰爲賢首致遠九成直柔本中元
祐遺聲剛同石淵以及良貴名士有道爰作邦對

孫道夫　黃中　曾幾　吳表臣　家愿　張綱　張嵲
辛炳　婁寅亮

孫道夫字太沖眉州人少年登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
籍張浚薦之召對道夫奏漢中前瞰三秦後蔽巴蜀孔明將兵出
圖關輔未有不屯漢中者今欲進兵陝右當先經營漢中荊南東
連吳會北通漢沔晉宋以來倚爲重鎭武帝以荊南居上流故以
諸子居之今守江當先措置荊南時至則蜀漢師出秦隴荊楚師
出宛洛陛下親御六軍由淮甸與諸將會咸陽孰能禦之帝嘉納
帝問蜀中水陸運孰便道夫奏水運遲而省費陸運速而勞民宣
撫司初由水運率石費錢十千後從陸運石費五十餘千卒從水
運知蜀州州產綾先是守以軍匠置機買絲將爲民病之道夫斷
其機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擢
權禮部侍郎帝曰卿自小官已爲朕知第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

士仕於朝者皆爲沮抑繼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奏敵有窺江淮
意帝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金人身殺其
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忌之出知綿州卒道夫
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仕宦三十年奉給多置書籍然性剛
直言面折或以此少之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選晉安府教授中在王府時近侍龍大淵已
親幸中未嘗與之狎見則揖而退後他教授多蒙其力中獨不從
官遷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官吏請以聞中不答官吏陰畫圖
以獻宰相謂祭酒周綰曰治世之瑞抑而不奏何耶綰求對中曰
治世何用此爲以欽宗計聞朝論俟使去發喪中馳白宰相此國
家大事臣子至痛一有失禮謂天下後世何迄得如禮金亮臨江
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悅服天

中節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中書言春秋君弑賊不討雖葬不書以明臣子之罪況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竟寢兼給事中內侍還官不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牘翌小相與媒孽尹穡詆中爲張浚黨罷之乾道改元中年適七十即告老居六年帝御講筵顧侍臣曰黃中老儒今居何許命幾許勉力或未衰耶召對內殿問勞甚渥未滿歲致仕卒謚簡肅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由死蔭食十五年除校書郎歷提刑浙西會兄開爲檜怒幾亦罷檜死起知台州治尚清淨黃巖令受賄爲兩吏所持令械吏寘獄一夕死幾詰其罪或曰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以薦召對幾言士氣久不振陛下欲一朝起之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檻斷獄承術還多若費直千與者無加優容時帝懲檜擅權力開言路應詔者衆幾恐有獲戾者先事陳之授祕書少

監幾承平時已爲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浩白衣冠偉然每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擢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嘗貳春官幾復爲之人以爲榮引年請謝帝曰卿氣貌不類老人姑爲朕留謝曰臣無補闕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乃予祠金侵衆欲遣使諭敵求緩師幾疏言堅將論和無小益有大害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此奴隸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卒謚文清幾三仕嶺表家無南物劉安世在應天嶽禁方厲無敢窺其門者幾獨從之談經論事予遂以身稱

與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舉選右正言適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沈與求乞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職表臣爭曰臺諫爲天子耳目君名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請還與求以開言路建炎二國公就外傅表臣兼翊善帝曰二國公論習甚進卿力也以議大禮罷主家居數年卒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弱冠遊京師紹聖元年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爲言見蘇轍論所對轍爲宣揚畏復考愿遂居下第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亦入邪下等禁錮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通判文州邵守鄭行純罷蕃夷互市啟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而愿以嘗入黨籍謫英州酒稅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乞歸卒方蘇轍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爲進取計異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淳祐間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帝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選著作佐郎初朝議遣官討察依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及金圍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是月者還綱曰主憂臣辱義當兩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提刑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殘酷詔綱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以多寡爲殿最詔給事中會推恩元祐黨籍家自陳者紛至綱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正張浚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捕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浚愬于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爲魏杞所劾奉祠秦檜用事入綱臥家二十年絕不通問檜死召爲侍讀初講詩關雎歷陳文王用人尚德規戒帝曰久不聞

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啟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賛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爲之除參知政事致仕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賜謚章簡

張嵲字巨山襄陽人紹興中疏言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爲今日計當築塢壁以守淮南之地興屯田以爲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又荊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塗願速擇良將勁兵戍守以重上流之勢又言自駐蹕吳會以來似未嘗以襄陽荊南爲意宜亟選牧御之才爲二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興農桑治城壁爲保固計入言國家之患莫大于朋黨今一宰相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究朋黨

之褒成也爲万俟卨論罷去

辛炳字如晦侯官人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舟入率侵盜沈舟而遁炳疏言兩歲所入之數較常歲虧欠一百三十有二萬乞下有司計度忤京責郴州監當紹興二年以侍御史召地震炳言大臣無輔天之心何事不可爲其言甚峻劾罷呂頤浩并論張浚敗事誤國時方議和炳言和不可恃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知漳州卒詔炳任中執法操行清修今其云亡貧無以葬賜銀帛賻其家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爲上虞丞建炎三年皇太子薨仙井貢士李時雨請選立宗子帝怒斥之此後無敢有言者明年帝播遷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薨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近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獨推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太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回鑾之期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爲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爲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申言前事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下大理鞫問無實猶坐爲族父冒占官戶罷職

贊曰道夫剛士中幾故老表臣愿綱嵲炳同調不畏不侮是明是保濟濟修志南渡國寶寅亮小臣乃決大計雖遭讒嫉位卑名熾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許忻　晏敦復　薛徽言　曾開　李彌遜　范如圭
王居正　黃龜年　張燾　張闡　陳橐　胡銓
胡寅 弟宏寧

許忻拱州人爲吏部員外郎上疏極論和議不便略言講和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爲名而來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大臣分部吾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吾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且國家嘗兩敗金人於淮甸雖未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粗震故金人復遣使來嘗試

朝廷爲今之計獨有陛下翻然改慮布告中外罪王倫賣國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久慮劫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疏入不省謫撫州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曾孫爲左司諫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帝許之敦復言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加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乞以臣言示光世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中興有期何患私計冰使除給事中冬至節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兵興費廣用度皆掊刻兩宮在遠陛下復奉一觴爲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與平時例廢賜乎遂寢汪伯彥子召嗣除監司敦復論伯彥姦邪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論之居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金使來要以難行之禮敦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爲名倘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一二則此後小有遺與即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主屈己之說敦復同尚書張燾疏斥逐羣枉力爲自治自強之策檜使所親諭敦復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謀誤國家請勿言況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胡銓謫昭州臨安遣人械送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皆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奸人相矣張致遠觀在皆以其言爲過及聞胡銓敦復曰今方集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尋請外奉祠卒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薛徽言溫州人紹興二年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淮南時郴桂旱饑

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發衡永米以賑而以經制糴市米償之後擢起居舍人檜主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於上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卒

曾開字天游累遷中書舍人掖垣草制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建炎中以中書舍人召首論自古興衰撥亂之主必有一定之論然後能成功願講明大計使議論一定斷而必行則功烈可成次論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規僞者全蜀也願擇重臣與吳玠協力固護又言太祖懲五季尾大之患幾甸屯營倍於天下周廬宿衞領以三衙今禁旅單弱願參舊制增補之遷禮部侍郎時秦檜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又言陛下以越勾踐爲心甚慨王爲戒遂請罷檜嘗招開慰以溫言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

高爵厚祿非所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君前拜之於本朝耳
聞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
至此非聞所敢聞也又引古誼以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
獨不知耶他日聞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尚何
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事耳且此事大係安危聞曰
今日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瞿然聞以病免居閑十餘年黃
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為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聞褫職卒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政和中為起居郎以封事剴切貶官秦嗣
廢斥隱居者八載二年建康牙校周德叛執帥守文粹中裂城自
守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單騎扣賊關以蠟書射城中賊開關
延之彌遜諭以禍福勉使勤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
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浮言今朝

廷一日無事幸一日之安一月無事幸一月之安欲求終歲之安
已不可得況能定天下大計乎帝嘉其讜直紹興七年遷起居郎
彌遜自政和末以上封事得貶垂二十年復居是職論事剴切如
初秦檜專國決策通和彌遜力言陛下受金人空言欲輕祖宗之
付託屈身奉之借使金人始從吾欲假以目前之安與時所求
無厭從之則害社稷之計不從則變端復開是今日徒有屈辱而
後患未已且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
檜邀彌遜至私第曰政府方虛員尚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
答曰今日之事國人皆不以為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次
日彌遜再疏言愈切直時和議已決賴彌遜廷爭檜雖不從亦憚
公論再與金使議不受封冊卒相就館受書納入禁中多所降殺
惟君臣之禮不得盡爭檜嫉言者論彌遜沮和議落職十餘年間

不通時相書常憂國無怨懟意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授武安軍節度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
白其誤帥為已署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易一字而輕
數人之命帥瞿然從之召試秘書省正字秦檜力建和議如圭與
同省合議并疏爭之既具草引却者衆如圭獨以書責檜曲學倍
師忘讎辱國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言兩京版
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遣何以慰神靈萃
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㒟及張燾以行
檜以不先白己益怒如圭諭告去杜門十餘歲檜死被旨入對奏
今屯田之法歲之所穫官盡徵之而田卒賜衣廩食如故貪小利
謀近效故久無成功宜籍荊淮曠土畫為邱井別為科條役法以
修農利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

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號封以獻請深
考蘇言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
矣即日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知泉州南外宗
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如圭以法正之宗官大沮恨遂以中旨罷
僦舍邵武以居卒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占高選
居正語人曰窮達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范宗尹
薦於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
曰難則皆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弱敵氣日驕何邪蓋得人于難
者勉強為之今以為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
宣和末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以為難者
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難于前日安知他

曰不難於今日盍宣和以爲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爲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撫州守高衛以甘露降爲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其圖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手疏五不可詔如建炎額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鵓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鵓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除兵部侍郎入對以王安石言不合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帝曰今日

之禍亦從知蔡京王黼之罪不知生於安石居正陳言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及檜專國居正自知不爲所容以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欺世盜名奪職其學根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辨學若干卷進之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之學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人呂頤浩再相欲傾秦檜引朱勝非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將餘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劾檜專主和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遂褫檜職後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落職龜年微時永福衛李朝旌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已許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

張燾字子公德興人李綱爲行營使辟入幕綱貶燾亦貶呂頤浩薦爲起居舍人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厚爵賞募人伺敵動靜詔以付都督府及沿邊諸帥七年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浚兄也燾言宣和以來姦臣子弟濫得儒科陛下方與浚圖回大業今首賜浚第何以塞公議帝念浚功與書行燾求去遂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帝曰朕圖治一紀收效茂然其弊安在燾曰先定規模而能收效今陛下相與斷國論者二三大臣一紀之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容復誤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己就和燾言金使之來欲議和好將歸我梓宮淵聖母后宗社其意甚美其言甚甘廟堂以爲

信然而羣臣國人未敢以爲信然也如其初無此心二三其說要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其包藏何所不有便當以大義絕之乃若醫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臣事而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帝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忠朕非不知此第興兵以來殆將一紀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朕兼愛南北實所不忍燾頓首謝施廷臣擢侍御史莫將擢起居郎朝論大駭燾率晏敦復上疏曰仰惟陛下痛梓宮未還兩宮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耳廷臣抗章力贊始爲一身進用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恥御史爲陛下耳目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而得中丞今廷臣又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豈不蔽陛下之耳目乎而莫將者又以此議擢右史如淵廷臣庸人也將則姦人也望加斥逐以杜巧佞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燾又面折如淵

曰逵觀其所舉君爲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嘅唅附會墮敵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燾既力詆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闕人欲以公爲直院燾大駭曰燾乃不主和議者使草國書豈能曲徇意指哉今日之事其去在我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他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命判大宗正士㒟與燾偕往朝八陵燾與士㒟出蔡潁河南百姓懽迎夾道以書以泣曰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爲宋民至永安諸陵朝謁如禮陵前石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驚嘆以爲中興之兆燾等入栢城披鉏荆棘隨所葺治留一日而還帝問諸陵寢如何燾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帝黯然燾因請永固陵不用金玉大畧謂金玉珍寶聚而藏之固足動人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帝覽疏謂秦檜曰前世厚葬之禍如循一軌朕斷不

用金玉庶先帝神靈有萬世之安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恟恟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我之動息敵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不聞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恐爲敵用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廣耳目先事而防時檜主和惟恐少忤敵意悉置不聞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道遠恐其憚行檜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乃知成都兼本路安撫使陛辭奏曰蜀民困矣官吏從而誅剝之臣至首宣德意俾一路咸霑惠澤帝曰豈惟一路恤民事悉委卿燾請先罷後劾帝許之會有詔令宣撫司納契丹降人燾與胡世將言蜀地狹不能容前朝常勝軍可爲戒世將奏寢其事燾乞祠燾自蜀歸臥家凡十有三年檜死除吏部尚書金使施宜生來燾奉詔館客宜生本閩人素聞燾名一見顧副使曰是南朝不拜詔者燾以首卯桑梓動之宜生於是漏敵情燾密奏早爲備又因對言甲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酤良醞以奪官課併乞罷減教坊樂工人數帝悉罷之卒謚忠定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宣和登第累遷祕書郎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嘗謂闡曰祕書久矣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默然竟罷奉祠孝宗在邸帝選宮僚謂班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兼侍讀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時進太上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無功賞乎時數易臺諫帝曰臺諫好名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曰朕非拒諫辨是非耳闡曰聖度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金人求和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欺我耳不可許帝曰姑隨

宜應之及金高忠建書來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通問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今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避之引疾奉祠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遺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居家踰月卒朱熹嘗言秦檜力主和議既摧折忠義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惟胡右史張尚書耳

陳橐字德應餘姚人令新昌以愷悌稱邑頗治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橐曰宰相用人乃使之呈身耶謝不往移知台州台有五邑嘗攝其三民懷惠愛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行在請起橐橐力辭終喪累遷權刑部侍郎秦檜主和議橐謂金人多詐和不可信

且二聖遠狩沙漠百姓肝腦塗地天下痛心疾首今天意既回兵勢漸集宜乘時掃淸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檜恨之出知廣州復坐以他事降秩遂致仕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于私室既謝事歸剡中僑寓僧寺日糴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忌者移貢第五秦檜主和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誕欺罔天聽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敵國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

裂冠毀冕變易衣服異時金人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倫之議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金人變詐百出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可爲痛哭流涕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況今國勢稍振諸將盡銳只如項者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欲導陛下爲石晉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以銓狂悖鼓衆編管昭州檜死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金人錄其書千金購之時朝士陳剛中以啓賀銓云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擬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爲天下奇皆爲人所訐師古廷珪剛中俱坐謫孝宗即位擢起居郎論史官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美從之以旱蝗詔問闕失銓言陛下即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次膺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帝以邊事倚張浚而王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詔以和戎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主和者半可否者半銓獨言不可

和上議曰京師失守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何㮚主和維揚失守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于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爲急務議和爲闕政謂和議成有十可弔不成有十可賀符離之敗朝論急于和戎乘唐鄧海泗金又欲得商秦地分兵攻淮以銓措置淮西淮東海道時濠滁皆陷惟高郵守陳敏拒敵而大將李寶擁兵不救銓劾之寶懼始出師犄角時大雪河水皆合銓先持鐵鎚鎚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乾道初與祠卒諡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行於世

胡寅字明仲少桀黠難制父安國閉之空閣上有雜木寅盡刻爲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別置書數千卷於上年餘寅悉成誦不移中宣和進士除校書郎金人破京師議立異姓寅與張浚

趙鼎姚太學中不書議狀遂乘宦歸建炎三年浚爲擢起居郎金
人南使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略言自古中國强盛其得志四夷
必併吞掃滅極其兵力而後已今乃以仁慈之道君子長者之事
望于凶頑之粘罕豈有是理哉中興之策莫大于拒絕和議以使
命之幣爲養兵之資不然僻處東南萬事不競決無可成之理臣
頤浩惡其切直予祠去紹興中遷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
上疏言自丁未以至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
使者不知幾人矣斷二聖之聲音者誰歟得女真之要領者誰歟
臣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
眞知中國所重在二聖所恐在劫質所畏在用兵而中國坐受此
餌久而不悟也緊聖意止以世讎無可通之義寢罷使命尚宗
納既而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寅又□□□□浚

與乞便郡就養予祠檜憤寅不已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貶
新州安置檜死復其官寅志節豪邁初擢第張邦昌欲以女妻之
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
讀史管見數十萬言有斐然集
宏字仁仲紹興間上書其略曰夫爲世不磨之辱臣子必報之讎
子孫之所寢苫枕戈弗與共天下者而陛下顧慮畏思忘之不敢
以爲讎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顯爲負叛者有協贊亂賊爲之羽
翰者有依隨兩端欲以中立自免者而陛下顧慮畏思寬之不敢
以爲討臣竊痛心高閌爲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書責
之曰太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王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
蓋忿秦之以詐力許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憯勝于加之以刃也太
上皇帝劫制于强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思所以必報也
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仇爲大恩乎昔宋公爲楚所執及楚
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
國之命也太后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
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爲大恩乎今閣下目
覩忘仇滅理之事猶偃然爲師儒首既不能建大論以正君心乃
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欺罔孰甚焉宏初以蔭補右承
務郎秦檜遺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叙
契好而已宏答書辭甚厲檜死宏被召以疾辭卒
寧字和仲寅與檜忤乃出寧知澧州安國之傳春秋也修纂檢討
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其書云
贊曰力排和議胡銓最著敦復居正若憤若厲寅析開闔反
覆大義圭璋遯囊以諷以譏不有衆正曷伸大義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七終

掃葉山房校刊

李植等列傳第十八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李植　韓公裔　向子諲　王衣　陳桷　程俱附徐俯

季陵　汪藻附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葉夢得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兩舉於鄉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女妻焉靖康初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諲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阸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討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璧豈特軍餉而已高宗即位知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募以撫摩爲急張浚薦爲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來平

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歷除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皆罷黜浚去植即丐祠檜死子諲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召植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辭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鷰來巢之祥劉錡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及金人渝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畧授京西河北轉運使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於色始終以和議爲恨卒謚忠襄

韓公裔開封人初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圍京王出使公裔從行次磁州王與公裔謀間道南行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張邦昌遣韋淵來獻傳國璽議者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調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累遷武功大夫以事逆黃潛善降三官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給事潛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放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己而求於帝銜之遂與外祠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白近耳卒謚恭榮

向子諲字伯恭敏中元孫知咸平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開封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法宣和初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淮南歲旱漕不通有欲濟河與江淮平者子

諲言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濟之使平決不可爲有司三日一啟閘復作澳備水故水不乏比年啟閉無節堰閘不存今復故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張邦昌僭位赦書往廬州問家子諲檄郡守拘之邦昌又使甥黃手書來子諲不啟封焚之械繫於獄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子諲言去歲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即鏤板偏檄六路漠無應者間有團結類如兒戲惟淮東一路粗成紀律諸司占吝錢物莫肯供億僭賞罰不行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詔大臣按劾諸路怠加顯黜子諲素與李綱善黃潛善嫉之罷知潭州金人移兵湖南子諲死守被圍八日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破坐失守罷帝以子諲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科詔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

將西抵衡陽南守宜章成逡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成忿子諲抵己擁衆而南子諲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之成執子諲歸會央敏檄至成受招始釋子諲胡安國避地湖南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用起爲江東轉運使劉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潘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金國報聘及龔宗顏事反復貴久貴徑至榻前厲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帝色變欲抵貴罪中丞常同言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成言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帝於是二人俱罷已知平江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奏請却之忤檜意致仕初樁淮南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

徐端益不拜而走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歷大理寺正林靈素將毀釋氏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之停衣官建炎初遷大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劉黨獻俘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傾其中婦女有屬貫殘鹵掠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即詔自僞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衣奉詔鞫之瓊不服衣責以逼遷上皇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伏矣遂賜死龍德宮監王球盜本宮寶玉器玩帝怒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盜爲敵有何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從戾付寺劾之至三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辯衣奏曰伏與辯一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辯從之同詳定一司敕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奉祠卒

陳桷字季壬溫州人提點福建刑獄福州防秋兵亂殺帥臣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逼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叛兵既調行道追殺首二十餘人一方以安紹興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閤奉詔與禮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閤禮例上之詔以不詳具典故任意懷奸與尚書吳表臣等並罷十五年知襄陽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桷請董行蠲減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民兵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乞祠卒嘗奏俞川事以永嘉爲寓里士之貧窶繫附者無不驟登顯要桷出入頓挫晚擢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遂能其

節有足稱自號無相居士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建炎中知秀州金兵破崇德海鹽俱率官屬保華亭寇退歸紹興初召爲祕書少監時庶事草創百司文書例從省記俱摭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擢中書舍人論國家之患在于論事者不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行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齊今言不合則見排于當事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使人人不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恢復乎徐俯以司門郎致仕至是爲右諫議俱繳還言俯以前任省郎遽除諫議自元豐更制以來未之有也昔元稹爲荊南判司命從中出召爲省郎使知制誥遂喧朝論時謂荊南監軍崔潭峻實引之近亦傳俯與宦寺倡酬臣恐外人

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以前棄秀州劾罷久之秦檜薦復領史
事辭不至卒
徐俯字師川洪州人爲司門郎靖康時侍郎何㮚言與其弟昌辰
皆避張邦昌改名俯故婢爲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紹興中權參
知政事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
岳飛俯獨持不可帝亦不聽
季陵字延仲龍泉人守太常少卿金人南侵帝奔杭州朝廷儀物
委棄陵負九廟神主以行淫雨詔求直言陵言將帥之權太盛宦
寺之習未革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衞及扈從之臣尚一
敵勢猖獗便當鑾駕親援豈號召諸道兵以爲援將相大臣相
率死守勿效前日洗足奔竄以逃難爲名棄城池以予敵時張浚
爲川陝宣撫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范宗尹薦其才復爲中書舍

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患未有駐蹕之地賢
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盜賊之變
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致
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
知任賢自張愨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己自重者往往怨懷退縮
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劫
小勢以報主恩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耳周望
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大非事恐失機會便宜
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耶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
安置從臣得無忌器耶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今欲薄斂
而用度方闕欲輕徭而師旅方興罪己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
丁寧切至終寡之信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當理而天
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犯淮甸
無復去意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金人南向何以禦之今日非論
安危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况是范宗尹
嘗仕僞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疏言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
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收拭攻者踵來臣試
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出說追從蔡京者幾何邦昌亂
朝不能死節者幾何苗劉事發拱手受制者幾何以義責之固不
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
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侍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
罷官紹興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朝廷誥牒非強予
則貰售師旅糧草非強取則必給一遇軍興輒行假借雖名曰和
實強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將衣食不取他役而取豐美器

械不取堅利而取華好務末勝本初無鬭心賊至僞言退保賊去
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爲一遇勝以一爲千張浚一軍以川陝賂之
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賂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賂之上供之物科至
司農大府者無幾夫強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
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秖辦走耳所至軍州邀求饋餉守
令憚生事竭取民以奉之詭名虛券隨在批請在官之物或假關
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皆當議者復徽猷閣待制卒
汪藻字彥章饒州人與胡伸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
伸汪藻遷著作佐郎時王黼與藻同舍素不咸補外奉祠凡八年
終黼世不得用欽宗被召詣城藻與孫覿件侍夜分擬賦詩以寬
上意高宗踐祚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論奏宰相黃潛善
恥之遂假他事免之明年召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親書

紫誥仍兼緗黃麻似六經十字以賜搢紳黨之皆論辯世忠劉光
世王㷔不受節制坐視主上南奔擁兵自專之罪朝論題之紹興
中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榻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紀錄柱下見聞
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
二十年無復日曆乞訪尋故家文書錄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為
日曆之備制可旋為御史張致遠所論了祠六年修撰范沖言日
曆國之大典比詔漢臣修事復中止恐遂散逸宜令就閒復纂前
業詔賜史館修撰餐錢聽辟屬編類八年上所修書自元符庚辰
至宣和乙巳詔旨凡六百六十五卷漢進顯謨閣學士言者論其
嘗為蔡京王黼之客奪職居永州卒漢通顯二十年無屋廬以居
博極羣書老不釋卷工儷語制詞人多傳之 傳事詳范沖傳

韓駒字子蒼仙井人政和初坐為蘇氏學謫官宣和六年還中書
舍人入謝上曰近年為制誥者所褒必溢美所貶必溢惡豈王言
之體且盤誥具在寧若是乎駒對若止作制誥則粗知文墨者皆
可為先帝制兩省豈止使行文書而已上曰給事實掌封駁駒奏
舍人亦許繳還詞頭上曰自今朝廷事有可論者一切繳來高宗
即位知江州卒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志行高潔雖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中
召至京師敦儒曰麋鹿之性自樂閑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
高宗即位召之敦儒不受詔故人勸之曰今天子側席幽士翹首
中興譙定召于蜀蘇庠召于浙張自牧召于長蘆莫不聲流天京
風動羣國君何為棲茅茹藿白首巖谷乎敦儒始起累遷浙東提
刑汪勃劾敦儒與李光交通遂罷敦儒素工詩及樂府婉麗清暢
時秦檜當國喜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子熺亦好詩於是用

敦儒子為刪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
儒老懷舐犢之愛而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

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為太常卿朱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
陽修嘗與集為書凡百篇號太常因革禮詔勝仲續之增為三百
卷詔藏太常知鄧州朱勔求白雀不與罷歸建炎中知湖州時羣
盜縱橫聲搖諸郡勝仲修城郭作戰艦閱士卒歲大饑發官廩賑
之紹興中卒諡文康從孫邲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亹亹不窮
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大觀初蔡京再相向所立法度已罷者復
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
自專今徒以大臣進退為可否非是上喜曰邇來士多朋比媒進
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
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
繼今用人以德為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
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
落職起知蔡州移帥潁昌府李彥括公田民訴者八百夢得上其
事再罷歷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奏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勢曰氣不報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顏岐康允之皆嫉夢得又
與朱勝非議論不協會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
除資政殿學士專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
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留守兼防江
措置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緡錢榷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
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軍用不乏詔加觀文殿
學士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郡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

特遷一官致仕

贊曰植也才略公裔勤勞子謹忠飭衣柄止殺俱陵許敏汪藻文高雖得主脊終受奸嘵賢能實難難於立朝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八終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仇悆

附 柳約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歷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燕山悆餽餉甚給時主將縱士卒掠市物悆先期趣備遂以不擾調高密丞攝州錄事既行邑民萬餘擁歸縣廨然火鬻守悆出他道得出或追拜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亡曰悆方白事帥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盜起悆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沓卒閉關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毋驚仇公人爲考功員外時仕者死轉兵間亡失告牒十常七八銓部無案籍真僞錯亂吏緣爲奸利謠言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悆親爲考覈行之已知廬州

劉麟大入統制張琦等乘危爲亂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神色不動琦等錯愕散入人心遂定時金人出入近境悆募兵得數百益兵二千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遂復壽春麟至合肥人心怖駭牛皐適至悆以忠義感之皐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散而復集其副徐慶墜馬敵競赴之皐掖以上馬手斬數人因免冑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朮可來決死敵遂潰明年宣撫始遣大將王德來時敵已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援請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悆謂帥臣任一路之責當帥死守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船於巢湖必貽朝廷憂力陳不可並論罷闕軍民號送之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詭

詰曰測念力陳非策秦檜方主和以為異己落職知平江府[illegible]言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眾敵大挫衄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帝嘉之念端方挺特自初官迄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念念曰此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首以私見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僚屬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高宗時知嚴州時金人大入杜充擁眾北去列郡震恐莫有固守者約屹保孤城悉力捍禦境內安堵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與會詔嘉其忠累遷戶部侍郎論與升等罪未正非所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覲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之患奉祠金人渝平傳檄河南守臣皆棄城所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以敷文閣待制卒

陳規

附　孫逸　宏　楊存　劉位　應中　岳諒臣　郭偉　蔡進世

陳規字元則安邱人建炎元年知德安府李孝義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安規登城觀其營曰此詐也嚴為備夜中孝義兵圍城大敗之與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質語折箭為誓而去詔除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攻誤陽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求願得妓女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俟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燼橫拔寨去當圍城時有賊將背城看造天橋規問有能殺賊者予以上田金請行規酌以巵酒金飲訖即橫槍下城潛身濠中濠岸高與兒約行至賊坐處即騰上岸擲而刺殺之復跳身入濠以還城上皆歎詠徙沿江安撫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納之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劉錡領兵赴京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守計錡與俱登城區處分命諸將守四門明斥候募土人鄉導閒探布設初畢金遊騎已涉潁矣金龍虎大王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冑與錡巡城指揮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河者甚眾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劫寨殲其兵甚眾金人告急于宗弼規大饗將士問策安出諸將請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急用況屢挫其鋒軍聲稍振

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況汝曹耶兀朮自將鐵浮屠軍三萬邀戰規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鬭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彼不勝矣俄[illegible]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而進無算兀朮宵遁規初至順昌即廣糴粟麥實倉廩朝議欲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迄是成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臥內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莫之郡城通判語畢而卒規守德安時嘗上屯田事宜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田皆相險隘立保寨寇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射士分其半以耕民戶所營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者以田還之條列以

聞詔下其法于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
已規好賑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
乃雲夢張貢士女也規即徹女奩嫁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
城錄頒天下爲諸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
孫逸知濠州閻勍奉兩京御容由蔡河而下至濠逸閉門拒之勍
曰我王臣也逸曰太尉率衆而來逸未嘗識面爲一州軍民計不
敢開門勍曰御容由城下足下當出迎逸曰今日之事軍旅事也
請具朝裝從城上望拜於是望拜于艘勍不能奪遂引去
寇宏壽春人劫掠淮泗間屢犯濠州州守[illegible]宏許之除留
州印與張德而藏家屬以行過[illegible]宏得之[illegible]
德求援于宏宏破金將于城下德感之以州[illegible]
紹興四年金兵臨濠城中兵少每十人爲一甲[illegible]

守無故上下者殺之宏布砲軟纏囊夜步行巡視守陴者不敢懈
一日宏在衆中望見三人據城而去宏呼其同甲七人斬之人人
慄慄金軍以衝車雲梯傅城宏作鐵鎚上插狼牙釘行緣梯而上
者以鎚擊之碎與腦骨俱碎金以鼓數萬衆門外一時俱鳴女牆
震而摧者三十步飛矢如雨宏乃張幕禦矢令人運灰修女牆指
顧間女牆如舊既而掘城之半凡七晝夜不休宏以城必不可守
乃乘妻子持母與寡嫂開門遁宏至平江落跡民間帝召見命仍
知濠

楊春大梁人金兒南來宋將上權屯廬州敵大至先遁安撫鄭滂
召春議事敵已離城二十里滂委春權州事自引衆走敵圍城春
度勢不可拒領衆突圍過中派河駐劄忿鼓鄉兵二萬人守中派
河口金主入廬州不殺一人出榜招流移復業民歸之如市春慮
之先以三百人屯河口阻絕行人而領民兵二百伏州城南二十
里潛令孫彥率二十人夜踰城入焚其倉糧而出翌日再踰城入
掩敵所設街巷軍鋪殺十七人兵從城門殺出奪馬五十四匹天
未明已歸中派河自此城中敵人互相驚恐知爲中派河所劫乃
領兵欲攻中派河春預知之先於險阻處分兵藏伏敵至伏起敵
衆皆潰又閱數日約肥河縣尉張川夜同入廬州金招撫使康定
山率騎巷戰春刺定山墮馬紇石烈餘衆出城走春復取廬州會
朝廷以張淵權廬州安撫淵忌其功是時沿淮官民死亡載道惟
春有捍庇功解印而去民皆恨之

劉位招信人素豪強爲鄉里所推聚民保橫山分爲軍使諸豪姪
各統之時西北衣冠與百姓奔赴東南者絡繹道路或有田無糧
舍州縣無官司盜賊蠡途類亡萬狀及入泗州境則聞招信劉家

可依故移流之人投橫山爲樂國衣冠貝刺皆謁位每顧指其館
穀之所於是狼狽來者得以暫安而位亦漸自負其衆材充邀位
知濠州位未至濠已降金張文孝據滁州位收復之文孝復來爭
位迎戰誤逢賊兵被殺即其地立廟曰剛烈位子綱襲父職知泗
州岳飛回駐于鎮江綱詣行府稟議曰泗在淮北城郭不固無兵
無食守乎棄乎飛不答良久曰此處舊名何州綱曰泗州更有何
名綱曰南徐飛曰是矣綱會其意出歎曰吾頭果有過人

廣預京山人自孩童如成人後祝髮事浮屠醉學甚高得法于丹
霞淳長老守洪山以拒賊賊環繞百里地人焚恣爲盜境而洪山
獨全廣預之力也北方僧來投洪山者戒臘僧行一千六百餘衆
寺中不能贍給又有州縣官寄居百家算計食盡不可支乃集衆
陞堂論寄居官供贍一月外請自謀求僧行日給米二合官員

尋路南行有達者有不達者僧之老幼悉餓死

岳諒臣知滁州梅俊迪被殺通判張格非代之日事殺爲威嘗呼虜侯一不應即斬之人皆股慄欺以重賞誘人發掘窖埋道物安撫與夢得奏諒臣代格非格非厚載以行至烏衣諒臣先遣枷于市榜曰枷張格非格非懼棄所而去所齎之物復還官庫諒臣命捕村中食人者六人至諒之曰無糧可食汝等但令餓死爲我捕閭習張九贖罪二人捕得嘗食人者繫之于市由是食人者遂止諒臣清介自守惟一僧隨行郡事之餘多瞑目獨坐滁人久猶思之

郭偉知太平州崔增犯之偉盡力守禦有一賊挑戰巡檢王宗引弓發二矢連中二賊城上人歡呼聲倍又有賊首執大刀直犯城角先發宗又射中之賊稍退驅所掠子女唐割於城下縱火焚人

屢覘增兵去郎青復來使人入城說以利偉拒之青衆數萬分布四壁立硬寨築慢道與城等射火箭焚燒樓櫓偉城上與賊血戰賊砲損一樓將壞衆請修之偉曰賊正在城下與夜攻擊何暇修命運土實之偉方食青一砲碎其食案又一矢斃其侍吏偉不爲動夜募敢死士劫賊營東風緊猛焚所築慢道及鵝車洞子諸攻具賊不能救賊用人剖腹取心祭風亦不應又決獻河水浸賊寨賊計窮拔寨遁去青謀士魏曦多智略偉用輕箭射一文字爲青所得青遂殺曦

蔡延世建昌人權知軍事金將遣十人持檄至建昌延世令入城斬殺之兵至城下問十人所在延世示之首級金人怒攻之爲延世所敗不攻而去故建昌獨全陳規傳附 收孫逈以下舊史無今增入

郭永　唐重附　郭忠孝　程迪　魏驥　魏汝明　劉惟輔

郭永字謹思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若神爲丹州司法參軍州守爲姦利永數引法裁之守大怒然威懾永永不爲動則謬爲好言媚之卻後守欲遂其欲永力爭不能得輒取牘還之拂衣去尋知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至輒發官錢千金取諸縣以給永以書抵幕府曰取民膏血以資觴豆可乎府不能奪所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府遣吏數輩刺諸縣短長至永邑不敢入致之府府爲并他縣追還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大谷人安其政既去數年猶畫像祠之其在邊留如不始去燕山兵起以永爲其路轉運判官時郭藥師怙恩驕甚安撫王安中莫敢問永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前日將軍杖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寵遇之禮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乃養部曲收民不務中

尚爾如緩急何藥師雖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邊者必此人也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藉水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弛濠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金人至賊下與觀久之而去宗澤守京師澤以大名當衝要欲永與杜充張益謙相犄角永即朝夕謀戰守具不數日聲振河朔居亡何澤卒充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裴億爲轉運使劉豫來寇永絲上書言東京與城何關則出兵狙擊或勸益謙委城遁永曰北門所以遮蔽梁宋彼得志則席卷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待外援奈何棄之因嬰土齋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乞先爲備攻圍益急停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曰二郡已降降者富貴不降無噍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報國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敵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人霧四塞隳

以車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賊入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蓋命也奚爲益謙億率衆迎降金人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以幅巾裹首而入粘罕曰沮降者誰永熟視曰不降者我金人奇永狀貌且素聞其賢乃門相誘欲以富貴啗永永瞋目曰無知之虜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怒罵不絕金人譯其言麾之使去永不爲屈曰胡不速殺我死當率義鬼滅爾曹金人怒殺之一家皆遇害永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萬卷爲文不求人知見古人立名節者慨然掩卷終日尤慕顏眞卿爲人初聞兩宮北狩永號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大元帥府檄至始勉彊一餐其忠義蓋天性然紹興初謚勇節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時朝廷以拓土爲功邊帥爭興利徼賞凡蜀東西夔峽路及荊湖廣南皆誘近邊蕃夷獻其地之不可耕者謂之納土因置州縣所在騷然重以其利害白之宰相遂起居舍人金人入京師重言開邊之禍起於童貫請斬之以謝金且定守城之計金人要求金帛王孝廸下令有隱金銀者死許人告重曰如此則子得以告父弟得以告兄奴婢得以告主矣出知同州金人已破潞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出入以殘兵數百守城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返先是陝西宣撫使范致虛提五路兵勤王至陝州重遺書言中都倚秦兵爲爪牙諸夏恃京師爲根本今京城圍久若五路之師逡巡未進則爪牙不足恃而根本搖矣然關中公私之積已盡又困西夏侵掠鄜延爲腹背患莫若移檄蜀帥及川陝兩路共資關中守禦之備致虛銳于出師爲金將所敗軍皆潰退保潼關五路之力益衰長安謀帥以重知京兆重前三上疏乞早臨關中以符衆望且畫三策上鎭撫關中次駐節南陽其下仍守汴洛若引兵南度此最無策幷條奏關中防河事宜大意謂同華沿河與金人對壘邊面五六百餘里乞增兵十萬委漕臣儲備以守關中復上疏曰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置元帥府令總督秦蜀兵馬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令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報金將婁宿破韓城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克臣報曰汝能以身徇國吾笑入地矣又遺書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

臨東方今車駕南幸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守踰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破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衆潰重中流矢死謚恭愍

郭忠孝河南人宣和間爲東路提舉解梁猗氏與河東接壤盜販鹽者數百爲羣歲起大獄轉相告引忠孝止治其首餘悉寬貸王黼怒其廢格鹽法免歸靖康初入對以和議爲非力陳追擊之策率不用改永興提刑措置保甲初議者請擇保甲十萬刺爲義勇分隸河朔諸郡忠孝曰保甲者歲久死亡者衆擇二萬人守都城可也河朔騎兵之地非保甲所宜從忠孝亟走關陝得勝兵三萬分隸十將統之金人再逼京師永興帥范致虛入援忠孝曰金人深入而河東無守備願分兵走太行扼其歸路彼必來戰城下

之圍可緩致虛以為然檄馮翊守唐重與忠孝同出河東牽制大軍盡出函谷忠孝獨以蒲解軍三千至猗氏遇金人敗之諭絳州入平陽會大軍失利淆澠閒乃引還及金人攻永興兵寡或勸忠孝以監司出巡可以避禍忠孝不肯與唐重分城而守已而攻破城東南隅忠孝與重及轉運使桑景詢俱死之景詢介節士也童貫用事州縣官皆迎謁於庭而拜惟景詢不肯識者多之

程迪字惠老開封人經略唐重以迪提舉軍馬措置民兵金人自同州渡河迪詣种氏諸豪謀率衆保險俟其勢衝出奇擊之重亦揭榜許民擇險自固會前河東經制使傅亮建議當守不當避重從之去者悉還既而金兵益逼重令迪行視南山諸谷將徙治其中因召土豪集民兵以補軍籍應募者衆迪語重曰人心如此假以旬日守備且具奈何望風棄去重大然之而檄諸司聽亮節

制金人近城迪又欲選兵迎戰使老稚得趨險尚可以活十萬人亮執議守城金人四面急攻外無援兵迪率諸司及統制傅亮以下東鄉會盟誓不與敵俱生同盟皆感泣城破迪自以所分地始亮先出降衆潰迪徇于衆曰敵仇我矣降亦死戰亦死憤怒大呼士皆感奮迪持短兵接戰身被創幾徧猶厲聲叱戰不已遂死之麾下士卒瘞空室中比屍皆爛壞獨不少變斂容色如生詔謚恭愍

鄭驤字潛翁玉山人知溧陽縣時議自建康罷漕渠導太湖以通大江將破數州民田調江浙二十五州丁夫所費百萬計朝廷遣官視可否驤條息利病力止之累遷京兆府路提舉常平時陝右大稔驤奏以所部本息乘時廣糴得米六十萬斛高宗初知同州時議金陵南陽長安為駐蹕計驤言南陽金陵偏方非興王地長安西秦天府之國可以駐蹕金婁宿拔韓城乘勝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驤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城破赴井死謚威愍驤集熙寧迄政和攻取建置之迹為拓邊錄十卷兵將蕃漢雜事為別錄八十卷圖畫西蕃西夏回鶻盧甘諸國人物圖書為河隴人物志十卷序贊普迄溪巴溫董氊世族為蕃譜系十卷

魏彥明通判延安府金人圍城彥明當東壁出家貲以賞戰士城破彥明坐城樓上金人諭使速降彥明曰吾宋臣豈爾能使背吾君乎婁宿怒殺之

劉惟輔涇州人為熙河馬步軍副總管金人寇秦州經略使張深遣惟輔禦之金前軍距熙才百里惟輔進軍遇兵相接舞矟刺其先鋒將黑鋒洞胸墜馬死敵為奪氣退深從張嚴往追之戰于五里坡嚴與曲端期而不至遇伏死惟輔退還金人入寇熙河惟輔將

去顧熙河尚有積粟恐金人因之以守悉焚之金人追及惟輔匿山寺中金人執之誘以百方終不言金人怒捽以出惟輔銜首曰若欲斬即斬吾頭豈汝降也即閉口不復言死

李彥仙 附 邵雲 呂圓登 劉官 宋炎 王忠植

李彥仙字少嚴寧州人有大志所交皆豪俠士嫻騎射家極邊每出必陰察山川形勢或覘敵人縱牧取其善馬以歸陝守臣李彌大留為裨將戍淆澠間金人再至永興帥范致虛合西兵入援彥仙遮說曰淆澠道隘難以衆進不若分兵而前留其半于陝可為後圖致虛不聽果敗時彥仙為石壕尉堅守三觜民爭依之下令曰尉與縣人非如汝守臣棄于是今尉為汝守若不悉力金人將戶汝于市衆皆奮金人攻三觜彥仙掩殺千計初金人得陝用降者守之使招集散亡彥仙陰遣士廁其閒金人不疑乃引兵攻其

南郭夜潛師薄東北隅所納士內應譟而入復陝州乘勝渡河列柵中條諸山旁郡邑皆響附事聞即命知陝州彥仙蒐卒實增陴濬隍盡取家屬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三年婁宿自蒲解大入彥仙伏兵中條山擊之金兵大潰婁宿僅以身免彥仙度金人必併力來攻即遣人諭宣撫張浚求三千騎俟金入攻陝即空城渡河北趨晉絳并汾搗其心腹金人必自救乃由嵐石西河道鄜延以歸浚不應婁宿率叛將折可求眾號十萬來攻分軍為十日輪一軍攻城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意氣如平常登譙門大作伎樂潛使人縋而出焚其攻具金人益怒食盡煮豆啖士取汁自飲至是亦盡告急于浚浚檄都統制曲端將涇原兵來援端素疾彥仙出己上無出兵意浚幕官謝升曰陝蜀之扞也陝則金據大河且窺蜀矣浚乃出師至長安道阻不得進裨將呂圓登等來援聞關傷仆僅有至者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嘗解甲婁宿奇彥仙才啗以官彥仙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畀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鬼安用汝富貴為命強弩一發斃之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兵急攻城破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蝟左臂中刃不斷戰愈力金人募必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不可以身受敵及既聞金人縱兵屠掠曰金人所以甘心此城以吾堅守不下故也我何面目復生乎遂投河死年三十六紹興中立廟陝州名義烈後易諡忠威彥仙頎而長面嚴厲不可犯有智略善應變當客地至青棡嶺遇金人眾愕貽彥仙依山植疑幟徐據茂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先追襲于隘蹶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得西至城破民無二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裨將邵雲呂圓登皆死又有李彥仙保韓世忠潰將亡命海中為盜者

邵雲龍門人金人破蒲城雲聚少年數百壁山谷時出撓之會邵隆起兵雲往從之彥仙遣客說以義遂來歸城破被執婁宿欲命以千戶長雲大罵不屈婁宿怒釘其五日而磔之金人觀者咀血噴其面金抉眼摘肝罵不絕

呂圓登以良家子應募彥仙保三門時圓登功最多城破以兵來援身重創持彥仙泣曰俯久不知公安否今得見公且死無恨創深方臥聞城破遂起戰死

劉宣為秦鳳路兵馬都監金人入關陝宣遣[illegible]吳玠相結且率金將任撰等以所部歸朝約日已定有告之者金人取宣縲磔之

屈堅為忠州防禦使金人圍陝府堅引所部救之圍解金人執堅堅曰始吾所以來為解圍也城若全吾死何恨金人殺之

王忠植太行義士也紹興十年金人圍慶陽胡世將檄忠植赴陝西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使拜詔忠植曰不拜詔則拜金國詔則不拜惟清械繫金帥不能屈使甲士引諸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illegible]之忠植被[illegible]人呼曰當速殺我遂遇害

徐徽言 昌 劉士英 張忠輔 翁世質 李觀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為諸生從涉書傳負氣豪舉喜談功名大觀二年詔求材武士召見賜武舉絕倫及第金人圍太原徽言一戰破之時朝廷[illegible]河以[illegible]河東為金人所劫以便

宜割河西麟府豐三州隸西夏晉寧軍民大恐曰三州棄晉寧豈能獨存徽言曰此使人矯詔耳設有詔猶當執奏況無耶遂率兵復取三州時河東郡縣淪沒遺民日徯王師之至徽言陰結汾晉土豪數十萬約復故地則奏為守長聽世襲餘其事以聞俟報可即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留兵戍守且冀全晉則中原指期克復奏上詔徽言聽王庶節制議遂格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遣登陴以大義責數之可求仰曰君于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謂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失獨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瘡痍與金人大小數十戰俘役遺當晉寧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臨不測堞雉周備城

甚整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以勁兵往來為遊援金進攻敗收圍之益急晉寧俗不井飲汲于河金人截焚石薄纔支流城中水乏絕儲偫浸罄鎧仗空徽言能得衆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砲機竹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遣人馳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啟郛納金兵徽言決戰門中格殺甚衆退嬰牙城以守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曰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賊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執之以去然猶憚其威名婁宿得徽言所親說其具冠敬見徽言斥曰汝為敵人搖吻作說客恥不急去吾力猶能擒殺汝婁宿就見徽言語曰二帝北去爾為誰守徽言曰吾為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已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為徽言怒曰吾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詎知其他婁宿又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益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汝當親刃我不可使餘人見加婁宿舉戟向之徽言披襟迎刃意氣自若飲以酒擲杯嫚罵不已金人知不可屈射殺之宗翰聞其死罪婁宿曰爾何殺義人以逞爾私初徽言與劉光世束髮雅故光世被命援太原觀頓不進徽言移書趣之至再猶前卻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與之光世憚遂引道及死事聞高宗撫几震悼論忠壯徽言子閎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世著忠義云

劉士英為温州教授方臘陷處州州人爭行其欲逃士英獨與邵茂才石礪治兵峙糧籍保伍分其地為八隅以鉦為約令民間鐘聲則趣所守堞未幾賊來攻拒守四十餘日官軍至賊潰去靖康初通判太原金人入境帥臣張孝純欲遣之士亦力止及城破士

英死之太原民石竧保聚西山粘罕擒之釘之于車刺刃于股粘罕曰爾肯服當子爾官竧嫚罵曰我姓石石不釘撅決無改移遂支解之

張忠輔宣和末同崔中折可與守崞縣金人來攻嬰城拒敵中度不可支有二心忠輔宣言于衆曰必欲降請先殺我中遂斬忠輔首擲陴外以示金人既開城門可與不屈見殺建炎中錄可與子五人而忠輔不與士論惜之

僧真寶代州人為五臺山僧正與其徒習武事於山中欽宗召對便殿及還山州不守敵衆大至寺舍盡焚敵下令生致真寶至則抗詞無撓敵與之不忍殺使郡守劉騎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皇帝以死豈當妄言也怡然受戮

李靚龍泉人幼孤就學數年歎曰國家遭播遷之變安能佔嗶章

何間遂從岳飛軍已而隸淮西將孫暉麾下紹興十年覩與敵轉鬬天津橋南俘翟將軍乘勝逐北遂陷陣死 補入

贊曰臨難死綏烈士之懿金湯可恃亦在人爲愈規沉謀丞重決計彥仙據言之二維垣維城何難盡地

南宋書列傳卷之十九終

劉陳楊趙翟李張馬列傳第二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劉汲 附 趙樽 呂由誠 楊粹中

劉汲字直夫丹稜人通判隆德府時方士林靈素用事郡人班自改易繫辭爲妖言汲下自獄靈素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掾史懼欲變獄汲卒以實聞欽宗時爲京西轉運副使金人再逼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月馮延緒傳詔撫諭令諸道罷兵汲謂副總管高公純曰詔書未可遽信公純問故汲曰詔下以去年十二月鄭去京七百里今始至州何也安行議和二月而敵猶未退乎此必金人爲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馳數十騎赴都城知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請代公純康帥事捐金帛鑾士爲戰守計詔鄧州備巡幸汲厲兵繕備行闕以待乘輿具甚備知鄧州兼京師安撫汲奏欲復兩河當先河東欲復河東當用陝兵金人諜知鄧州爲行所命其將銀朮急攻京西汲集將吏謂曰吾受國恩恨未得死所金人來有能與吾俱死者乎皆流涕曰惟命乃遣兵有請涉山作砦以避敵者汲曰棄城矣然君臣俱死無益乃下令曰有材武願從軍者留餘從便得敢死士四百人又令曰凡仕於此聽遣其家貲出午返衆皆感服無一人失期及南陽破命將戚鼎將兵三千逆戰又命斬候與宗印分西南門犄之汲自以牙兵四百登陴望見宗印從間道遁即自至鼎軍中麾其衆陣以待敵至皆死鬬敵卻俄而復收金人攻之益急矢下如雨汲死之諡忠介

趙樽爲成閬中軍統制閬令樽屯慈安居五日信陽軍以金兵來告曰信陽雖小實爲襟袞表裏不可失也樽乃將所部馳赴之金

兵遁去金人攻淮西樽在信陽稿軍而進柵於蔡州城南州將出兵方成列樽出不意縱火焚草鼓譟而進遂斬其將樽整衆而入復蔡州金人乘大霧突騎五百傅城下樽敗之止追曰恐其誘我也金兵復合圍勢甚盛且斷樽歸路樽厲將士曰金人雖多而無攻具但堅守一心無恐金將亦厲其下曰城卑薄一鼓可陷于是以勁弓數百齊射守者不能立未停午從西北攻堀而上樽下城率帳卒巷戰從午至申金人敗出城去方鏖戰時宋軍旗頭與金軍旗頭鬬于城上兩邊衆兵如山不敢動以視其勝敗金旗頭竟死倏衆潰亂紛踰城宋旗頭亦隨死莫有知其姓名者時招討王宣以兵復鄧州趙樽會兵行次比陽[illegible]已而離山會步兵以騎分作三陣約第一陣先背不勝則第二陣援第三陣遞進不勝退居第一陣後第三陣合戰則兩陣齊發又命次精兵隊衝突陣心不用弓箭以短兵接靖為敵所困宣援之出追逐四十五里蔡州圍解宣還襄陽敵衆來攻宣遣樽扼險戰于黃渠我師失利宣遂班師講和成為鄂州統領嘗行往在行劄子論襄陽雖為京西要地荊南號荊楚上流光化軍邊面關路十九處上至夔陝盡是山逕而無關阻若敵人知之直造要路駐兵則襄陽荊南皆不足恃一則扼獨水路舟不得通一則據上流順流而下武昌九江皆失險矣軍中號為趙大斧

呂由誠字子明誨之季子知襲慶府時金人破京師盜賊所在蠭起由誠崎嶇至郡城足糧竭于是晝夜為備賊築而就劇賊李昱擁衆奔至城中知其有備賜受元帥府招安而去時京東諸路兵騎多內訌獨由誠撫循有方上樂為用前後賊被攻圍屹然自立慕盜中救援皆絕一日金兵四集由誠嚴立營衛屬以忠義守兵爭奮金人百道攻城矢石如雨人無叛志判官趙令佳同心誓守城破俱被執金人欲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于前由誠不顧與令佳同遇害其家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

楊粹中眞定府人建炎二年金兵大入時粹中知濮州固守不下宗翰以濮小郡易之將官姚端夜掩其營直犯中軍宗翰跣足走免遂急攻城凡三十三日而破宗翰入城粹中登浮屠不下宗翰嘉其忠義執以歸粹中竟不屈死守禦官杜績亦死之贈徽猷閣待制　趙樽傳史無今增入

陳淬　楊邦乂附　易青　胡斌　范旺

陳淬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鄜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又何事惠卿壯之留和中為眞定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眞定淬以孤軍[illegible]家屬八人皆

遇害建炎元年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王善者金種落也擁兵十萬長驅兩河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金人犯采石磯淬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璞將後淬曰彼衆不過千人吾伏兵蘆葦間候其旋濟旋擊則後不相知說濟皆獲矣杜充不從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于胸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錄

楊邦乂字晞稷吉水人知溧陽縣叛卒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獄因趙明子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悉里中豪傑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宥爾罪當上功畀爾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去翌日討平之金人至江上高宗如浙西留杜充駐劄建康充遣陳淬岳飛等及金人戰于馬家渡自辰至未戰數合勝負未決王璞擁兵不救淬被擒充降金金人濟江鼓行翦城時尚書李梲等皆

貝降狀逆之十里亭宗弼入城梲等率官屬迎拜惟邦乂不屈膝
以血大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宗弼不能屈遣人說
以舊官邦乂以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
速殺我翌日宗弼與梲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梲等曰天
子以若捍城敵至不能抗更與共宴樂尚有面目見我乎有劉團
練者以幅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欲死趣書死字邦乂奮筆
書之金人相顧動色已而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
曰若圖中原久假汝行殊汝爲毀宗弼大怒殺之剖取其心
詔論忠襄邦乂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嘗其守拉之出託
言故舊家貫如倡也邦乂初不疑酒數行見婦女出疾趨還舍解
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責
易青推鋒軍士也紹興中韓京討虔賊曾衮與敗死士夜劫其營

青在行中爲所執賊驅至後軍趙續呰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所
擒者甚衆青大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吾不殺汝第持黃
榜來招安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賊怒焚之青死罵不絕口
胡斌爲殿前司將官范德興戍鄂武江閩寇作招捕司檄德興與
議獨留斌將弱卒數百留城中紹興三年盜衆大至斌奮身迎戰
所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軍所存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斌
曰郡民死者以萬計賴生者數千人由東門而出我不緩其勢使
得脫走則賊躡其後無噍類矣遂悉戰卒迎敵其屍僵立移時始
仆民爲立廟賜名武節
范旺南劍巡司軍也初順昌盜余勝等作亂土軍陳望等樂禍謀
舉眥應之旺叱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
討反更助爲虐是無天地也因衆怒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
年二十以勇聞賊詐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
哭賊脅行之不從節解之賊既平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邑人驚
異爲設像歲時祭享

趙立 附 姚興 郭彬

趙立徐州人以敢勇隸兵籍數有戰功建炎三年金人攻徐知徐
州王復拒守命立將戰中六矢戰益厲復酌卮酒痛勞之城破
復堅坐廳事不去謂宗翰曰死守者我也願殺我舍百口俱被
殺後識壯節城始破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之死夜半得蘇乃
殺守者入城求復屍慟哭于瘞之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其歸路
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遂復徐州詔權知州事立奏爲復
立廟每遇戊時及出師必師衆泣禱焉時山東諸郡皆爲盜區立
介居其間威名流聞會金將昌圍楚州急宣撫使杜充命立往赴

之金人扼於淮陰屢下欲退立怒曰正要與死戰何謂扼路命諸
軍回顧者斬大戰四十里士卒有失仗者拔御堵磚相擊殺剛前
街三里許背拔盡立口中箭貫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
休士而後拔鏃詔以立守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廢屋
城下燃火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稍引退
宗弼北歸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宗弼乃絕楚餉道立出戰大破之
會朝廷分鎮以立爲泗州漣水軍鎮撫使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
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騎將馳其背立奮矛刺之俱墮
地奪兩馬而還金人列三隊邀戰立爲三陣應之金人以鐵騎數
百橫分其陣而圍之立奮身突圍持梃左右大呼金人落馬者不
知數承州既破楚勢益孤立遣人詣朝廷告急趙鼎遣張俊救之
俊不肯行鼎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

臣願與偕行俊復力辭乃命劉光世督諸鎭救楚以書趣會兵者
五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援絕圍益急攻東城立募壯士焚其梯立
登礮道以觀飛砲中其首左右馳救立曰我終不能爲國殄敵矣
言訖而絕金人疑立詐死不敢逼越旬餘城始破立家先殘于徐
以單騎入楚爲人木彊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色每戰擐甲
先登初入城合徐楚兵不滿萬二州衆不相能立善撫馭無敢私
隱言及金人必嚼齒而怒所俘獲輒以示衆未嘗獻行在也劉豫
遣立故人齎書約降立不發書焚於市中且曰若必滅豫乃止閻
旣久衆益困立夜焚香望東南拜且泣曰誓死守不敢負國家不
幸城破必巷戰決死及破衆如其言自金人得中國率以虛聲脅
降惟太原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殺傷相當皆爲金人所憚而立
威名戰功咸出其上明年金人退得立屍焉仆下頰骨箭穴存焉

諡忠烈

姚興相州人從劉錡守順昌復宿亳役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在
壽昌劉錡命權迎敵權不進錡督戰益急權不得已守廬州金兵
至淮得以維橋從容而渡既渡權遣興拒之而自保和州興與金
人遇虜兵力戰手殺數百人告急于權不應部卒李二竊權旗幟
遁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誘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開禧元
年戶部侍郎趙善堅言姚興以四百騎當金人十數萬自辰至午
戰數十合援兵不至竟死于敵金人相謂曰有如姚興者十輩吾
屬敢前乎忠勇如此宜加爵諡於是賜諡忠毅

魏稱世以儒學顯建炎初聞金人克郡縣悵忿恚不食宗弼據和
州以偏師萬人築祈新塘過絕淮須之路稱率家僮百餘人襲之
鄉里從者三千餘人皆獲頭衆縱遣所掠州民父母妻子將歸于
滁和遇金兵大至不得前麾其衆曰今日鬭死亦足稱義士戰敗
爲所獲猗挺劍刺其一人罵不絕口金人臠割之年二十二（趙立傳俱增改）

翟興　李興　張玘（附薛慶　馬擴　附邵隆）

翟興字公祥伊陽人與弟進應募擊賊號大翟小翟高世由以澤
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卷甲夜趨洛陽擒
世由斬之洛陽再破進在伊陽收散亡千人與金人戰于驢道塬
生擒金將翟海再戰夾河乘勝入洛陽金人聚數州之衆薄城下
脅諸門入進率諸子巷戰次子亮死進知河南府命叛將楊進來
犯進乘牛渡擊之被賊四將馬驚墮塹爲賊所害興保伊州明年
代知河南府楊進屯鳴皐山北興帥兵將出擾之進南走興邀擊
之進中流矢死餘衆潰去西京平賊王俊據汝州興招之俊僞許

入其境則盡井夷竈興命攻之指顧間有登城者俊棄城去退保
織盎山興按轡入城秋毫無犯三日進兵山中兒曹大呼曰我翟
總管也衆皆披靡遂破之時河東北雖陷土豪聚衆保險興遣蠟
書結約之皆願受節制授河東北路軍馬使徧檄山寨由是汾澤
潞懷衛間山砦首領皆應命金兵攻河南時興軍乏糧就食諸道
僅存親兵自衛興授彭玘方略設伏金帥就擒劉豫將遷汴以興
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豫乃陰啗
其將楊偉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云賂偉爲內應以兵徑犯中軍
興奮擊墜馬死興威貌魁偉每怒鬚髯張軍食不繼士以菽粟雜
藜藿食之激以忠義無不悟屬在河南累年金人不敢侵諸陵子
琮沈勇有父風繼興爲鎭撫使

李興王屋人世農業以保甲鄉里聚衆萬餘軍翟南渡興往來懷

衞間攻擊金衆翟興以書幣迎之遂聽興節制諸先者以窮困依興與弟琮之忽酒閒伏甲縛興興泣求送制司夜宿林間送者熟寢興得荷械而逃先以商州叛附劉豫及金人渝盟興集衆自天津橋轉戰至鼎門傷重皆仆夜半復興收金人于河清鞏回藝祖御容朝命除興知河南府李成率騎至城下興開城門以待成疑不敢入興尋退保白馬山成圍攻之晝夜不息鼓聲振山谷兩旬不絕興惟幼子在側徧諭諸將曰今雖困急惟死以守爾一有失當抱此兒南向以謝天子諸公欲降者請自便諸將感泣興雖在圍中歲時伏臘取閒道詣陵而獻酒告成知不可勝乃歸西京朝廷以興孤軍難守詔班師興率萬人南歸

張玘澠池人翟興御從京西玘以衆屬焉董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金將高瑣率衆取商州玘乘銳[illegible]裨騎不能從單馬

至四皓廟金兵數百騎至玘瞋目大呼挺刃突擊金兵披靡莫敢向是日九戰九捷劉豫據京師董先僞降豫不[illegible]豫使人迎其妻先密書報玘勿從且逃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僞意堅玘知之一日倚詣玘議事玘叱下責以大義斬之後董先自僞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領御營宿衞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敵環城數十匝矢石如雨玘麾精騎衝其陣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益上其功孝宗即位命祠于戰所

薛慶起羣盜張浚招之慶感服因選承州天長保寧鎮撫使金人欲自運河引舟北歸而趙立在楚慶在承扼其衝不得金監軍昌欲會兵攻楚州與揚鎮撫郭仲威約慶俱往迎敵慶至揚州仲威殊無行意指酒高會慶怒曰此豈縱酒時耶我為先鋒汝當繼後上馬疾馳大呼且出西門從騎不滿百轉戰十餘里仲威詭不至慶與其下奔揚州仲威閉門拒之慶倉卒墜馬為金追騎所獲金人殺之承州遂破

馬擴隨父政使金政死擴代為使事具李良嗣傳在金鎮中宗望給田使耕種自贍久之請開酒肆為市沽宗望許之擴因結識往來者與各山寨通音往饋食日僞隨大姓遊獵為所親十二人奔五馬山寨訪知信王榛流落民間為寨中所負取以歸寨奉為主兩河忠義聞風受旗榜者近數萬人兩遣使詣行在路梗不得達王遣擴自行擴率五百人轉河朔諸大盜拂阻擴所至單騎入其寨諭以信王請兵之意盜皆踴躍忻從擴記其姓名約及河舉盜以舟濟之至東京見宗澤澤送之詣揚所從之上不滿百人既見帝首言太上北狩時使內侍張恭傳密旨令到河外訪求金

人無信兵勝則我可歸帝哭涕發諭擴出宰相黃汪等言擴不可信帝厲聲曰信王朕弟也手蹟朕識之何疑焉即除信王河外兵馬都元帥擴具四事其一言恐壞之盟古人以之成事願陛下斷以不疑付之閫外其二言軍期急速文字不限夜晝至即通奏無留滯其三言勿用監軍侔權掣肘其四言所給器仗請選犀利者給用時潛善伯彥忌之選敗將烏合之兵付擴以行未至大河行台令一人一騎不得渡擴知事不就由濟南以歸行在金宗輔破五馬山寨信王不知所終建炎三年擴上書言四說六失大約言不能據險就形勝以爭天下輒泥于請和當防不防當擊不擊進退皆失其宜建都巴蜀為上策武昌為中策金陵為下策幸金之不來猶預遷延是謂無策紹興二年為湖南二廣司參議時賊曹成執向子諲據道州擴遣人往諭成釋子諲納款參議官

直方欲趨之赴行在擴曰是激之使復亂也不若撫以爲用宣撫吳敏受直方言不從擴擴獻詩曰未敢北時非趙括已懲他日類田豐遂辭職歸臥融州山溪擴去而戎衆復亂僉使烏陵思謀入境即問擴所在帝欲召之俾入館見思謀因叙舊見之好歷聚敵人小字論其姦否思謀戚然皆舉封論以答時議欲以擴奉使思謀憚其小己也曰夫必見留遂信不遣

邵興解州人初據神稷山後入興元投王庶張浚以其名與金主號同改名曰隆在商州與金人戰或斬失之俄即收復及和議成詔割商以畀金隆快快秦檜改除知牧州在任一年飲酒暴卒或云檜使人酖殺之隆知兵機善料敵能得士有戰有功王湛商州人以貲書吏多機詐避兵川中會邵隆在□已本之隆料金人有還河南意然不久必復取之乃作杜理河南之策成編授

湛使詣行在湛匿隆所著改爲己作投贄見樓照照求之信既而金人許割三京地照大驚以湛策獻秦檜檜喜薦湛爲樞密院編修隨照宣諭陝西 李寶馬擴劉路舊史無今補

贊曰豪傑起事何地無之不有所遇才亦何施汲汲張果立也威斬二興功以爲擴忠獻英英辨聚有義有叙惜乎無成悲彼宋脊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翳　胡舜陟　沈晦　薛弼 附蕭振

張翳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蔡京當國求其訓子弟者京族子以翳薦遂即館翳嚴毅弟拔意度凝然異于他師忽謂諸生曰汝曹嘗學走乎諸生曰嘗聞先生教徐行不聞教以走也翳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命耳諸子大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製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翳深語斂容問計翳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爲才是任時翳後守南劍州會范汝爲遣葉徹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內不戰翳獨率州兵分爲數隊

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令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出城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翳知士安慊無功即兩徹首與之州兵皆憤翳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徹子聲言復仇糾衆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皆欲造大舟帑僚不能計其直翳教以造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萬緡翳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萬與匠省蕭役內官無所得進祕閣修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舜陟字汝明績溪人欽宗即位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朝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遷侍御史張邦昌僭命舜陟仍

舊官再上劄子請邦昌亟退處臣位言者論其嘗事僞廷出知廬州時盜賊充斥廬人振恐以其前將為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賊孫琪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自軍興後淮西八郡惟廬獨全城舜陟守廬二年安堵如故移知建康舜陟以金人勢逼求為浙西宣撫參議韓世忠在鎮江以舜陟擅棄建康紬于朝舜陟曰朝命也乃令之後為廣西經略舜陟先與呂源有隙舜陟因討彬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議朝政檜怒遣大理寺官袁柟往劾舜陟辨不服死獄中舜陟有忠愛邦人聞其死為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通判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乃罪劾者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宣和廷對第一金人攻京師從肅王樞出使

離不軍後金人歸晦還為給事中言者論其駁之職不可以貲勞除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之侍御史張守論晦為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為終身累耶不果召知鎮江府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或以偏師縶我大軍而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又乞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招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強藩時不果用趙鼎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為廣西經略兼知州蠻酋莫公晟旁結峒獠歲為邊患晦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獨謂之曰若前日之公晟孤立不復犯邊來嗣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然時尤以故以是致人言然其當官才具不可掩云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不悅弼意與綱同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果敗綱去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改湖南運判楊么據洞庭命岳飛討之么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飛謀益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鬭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伐斷江路以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illegible]王彥自荊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驚弼面諭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與秦檜書廬山中弼時元擁飛事飛將

蕭振奏留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在措克即先告檜風御史劾振又奏振誦沮陽檜死復遣振還成都一切以寬治或問其故振曰承縱弛之後當嚴今繼苛刻非寬則民力殫矣帝嘉振治行詔宰臣沈該曰四川執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卒于府治死之日民無老稚相與聚哭于道遣裹至帝悼惜之振居瀕江微時見過客爭渡者多溺死為造大舟備工以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曰蕭家渡云

贊曰貞者事之幹必依道循名責實吏道乃擴舜陟討賊膽弼機振治均美附姦何譏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八終

再往以珠玉遺金帥望之見留論何會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
之得還因言敵强我弱不可不和狀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
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連州居住久之帝念曰望之朕故人也
復吏部侍郎致仕
傅雱臨江軍人高宗即位問欲遣使如金覘敵求者李丞相與雱
語遂委之借工部侍郎以行見顏希尹問以來意雱云本國與貴
朝原無深怨只因語言誤信前日兵在城下南朝自無守備故耳
今日方來通問如何便要取二帝隨答曰何館伴侍與雱閑
論華夷盛衰不常惟者側在城下金只七人登城城上兵皆散入
不用命如此可見貴朝疎略又言貴朝初得燕山側與族相處復
為中華人不料如此劣懇以二帝情事側之太子在時曾留其
欲發太上回二太子死無人言此遂敗且側來從諸人前側復有

兵過河失利去既已遣使議事又發兵來如何相應耶若必差人
到館當準備對答也久日高尚書果來云三次兵過河盡有黃榜
初張換兵馬中久張所皆敗去雱云必盜賊假傍鼓衆耳高夫側
復來言今人見議守河不用遂入直取中國人來貴朝發兵正犯
其所忌昔年遼亦如此不謀自潰散雱為含之衆人雖多總不爲
用見敵即潰潰散即爲盜賊自己殘破州府不已不止貴朝若截
河為界保全南畔州府力亦不小何須引強敵也雱歸具奏之紆
傳但增收傅雱舊史無今補入

曹勛　韓肖冑　王倫附　王編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從徽宗北遷過河
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
曰可便即真來救父母并持宮賢妃邢夫人信又命勛見康王第
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勛自燕山逃歸建炎元
年秋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羣臣勛建議募死士
航海入金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紹興十一
年金宗弼遣使議和授勛閤練使報之及淮遇宗弼遣還命易右
職持節爲充金國報謝副使入內殿帝灑泣諭以懇請親族之
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
梓宮及太后勛充接伴使二十九年副王綸爲稱謝使金主究定
計南侵勛綸還言其恭順和好人忿其妄
韓肖冑字似夫相州安陽人忠彥孫父治守相州言祠詔以肖冑代父
任陛辭帝曰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建炎二年擢工部侍郎川陝馬
綱路寨肖冑請買廣西邕州置司以市諸蕃與馬[illegible]年當內官
各言省費裕國之策肖冑言天下財賦窠名悉歸一司今戶部

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窠名于戶部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窠
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窠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
州縣出納可能催之可併併之立為定籍守之經費之大要過養
兵人已而日論者衆願立歲賞之法再月請之罪則餉給不虞此
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吏緣爲奸斂取百端使寇之地復業未及
而吏已追呼于門矣願詔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三年乃賦此
其先者三年簽書樞密院充通問使時金宗翰專政人皆危之肖冑
奏曰和乃權時之宜臣中年不返命宜速進兵不可因臣而緩至
金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還幾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未嘗
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與宋勝非議不合力求去復召赴行在除
簽書樞密奏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其廷宜命總帥抽其精銳自成
一軍今當以安集流亡為先江淮荊荒田令各招人授田給糧

捐其租賦必將接跡而至軍士舊爲農者汰其精鋭仍復使其力耕叛爲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和議定命爲報謝使接伴者迎于境謂當稱恩賜皆三四反乃策於金就館議事衆皆聳聽其還給璽書及頓遞宴設自有旨始知紹興府本州卒謚元穆昔琦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得旨又作榮事堂人以爲榮

王倫字正道莘人旦弟勖之元孫也家貧無行任俠京洛間汴京失守欽宗御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恨無官耳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市井帖然以倫爲大峻斥不用建炎元年選能專對者假刑部侍郎充通問使朱弁副之見金宗翰議事見留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遣忠往通意兩宮始知高宗即位矣久之宗翰使烏陵思謀甲牌見倫語及往事

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頃中之役我貸僞師覺厥成功上國之臣皆欲稱兵南來先大聖忠貞盟好不許厥後梁兵以禍吾國豈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盍歸我二帝太母復我二疆使南北赤子毋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贊之思謀曰君言是也當諧達之已而宗翰召與語曰思謀云云此特侍郎自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天定亦能勝人元帥詳之宗翰不答是後宇文虛中等繼至宗翰皆拘之越五年宗翰忽自至使館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入對備述帝優獎之時方與劉豫構兵疑其說明年韓肖胄使還金使李永壽王詡繼至倫爲館伴與道雲中故得二人歡少戢七年春徽宗訃至以倫充迎奉梓宮使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至常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移文取國書倫曰國書須見金主面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豫脅取不已會金遣者至即渡河見昌于涿昌言豫無狀且言豫忍背本國豈能終事大朝是冬豫廢昌語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帝大喜八年再使金引至都堂授使指二十餘事及見金主爲設宴三日命蕭哲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聚朝沸然皆歸罪倫中丞勾龍如淵面責倫曰公爲使當于彼中論定禮數奈何同使至此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來往虎口中丞乃言倫如此耶檜解之曰中丞無他欲激公了此事耳倫見通古以二策動之通古恐議令檜見金使于館受書敕帝禁中與事金遂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九年春以倫簽書樞密改東京留守倫至東京見宗弼

交割地界交割之議實昌及宗磐主之宗弼專政殺昌爲金主所誅併及昌黨倫赴金國議事拘於中山守令耶律紹文問倫知昌罪否倫曰比蕭哲以國書來天下皆知係上國意使人只奉命通好耳金主曰貸卿還國反朋貳我君臣耶別遣藍公佐論歲貢誓表册命等事遷倫于河間居六載命爲平灤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使來趣之倫拒益力金主怒命縊之倫冠帶南向拜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輔相兩朝天下所知臣受一死辱命遂就死年六十一河間雨雹三日子述間行得骨以歸孝宗錄其孫三人賜謚節愍孫栴自有傳

王綸建康人以薦爲監察御史論事忤秦檜劾能檜死爲試中書舍人兼侍講上喜讀左氏春秋綸進講每當上意累遷同知樞密金將渝盟遣報者至宰相沈該不敢開綸與參知陳康伯奏之議

遣大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自請行乃以爲稱謝使曹勛副之至金館禮甚隆當時金已謀侵江南特以善意紿綸耳金主召對便殿發數問綸條對無屈還朝言敵意無他宰相湯思退等皆賀綸丐外卒

論曰虛中仕於金乃心宋室宋人始終憐之宋人日望和使者數輩不得至倫乃成竟以胡銓一疏負謗千古然倫終能拒金之仕完宋之節兩人得失其可以偏詞論哉秦檜挾和秉國不能致倫生還而慮虛中沮和議恐驅其家往金以貽族滅此又出尋常計慮外者人臣奉命專對苟利國家死生以之二子有焉前史稱虛中恃才輕肆倫市井無行豈其然乎

洪皓　朱弁　張邵

附　崔縱　閻進　林仲之　吳剛　炎　魏行可

洪皓字光弼番易人初舉進士門拒王黼朱勔之請皆爲秀州司錄歲荒發廩別以青白幟涅民手爲識無紛競者遂留浙東綱米以濟人人咸德稱洪佛子秀卒叛縱掠惟過皓門不犯嘗上書止帝金陵之行他日帝問張浚曰近謀移蹕者誰浚以皓對召頤浩薦之使金皓方居喪頤浩解衣巾易衰絰入對皓奏天道好還金人安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邲師訓楚也帝悅假禮部尚書通問使以龔璹副之時淮南盜賊蜂起李成甫就招乃命皓兼京東撫諭使比過淮而成方與耿堅圍楚州皓聞堅可撼以義檄諭之稟命於朝堅遂彈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璹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言成以糧食絕有引衆建康之語今靳賽在揚酈瓊在高郵三叛連衡何以待之此含垢之時宜且畀之綱運如晉明待王敦可也帝從之卽命撫成給米五萬石皓間行至順昌有盜張[illegible]衆邀遮道皓說之曰自古無白頭賊因撫之至金留太原一年移雲中宗翰迫使仕劉豫皓死拒之宗翰怒將殺之旁一將唶曰忠臣也爲之跪請得流遞冷山龔璹竟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距上京僅百里地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希尹聚落也希尹敬皓使教其子或不給食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希尹以取蜀策見問皓力折之希尹曰海大吾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自焚自古無四十年不止者時時與希尹偉辨希尹或喜或默或發怒欲殺之皓曰無使大朝受殺行人名願投之水以墜淵爲名可也希尹義之和議將成希尹訪于皓皓言封冊乃虛名年號本朝自有東南不宜淪絹不可增也希尹挈之如燕留一月希尹受誅蒙難株連者數十人皓

以與論得免方二帝遷居五國皓在雲中密遣人獻桃梨粟麵二帝始知帝卽位皓聞祐陵訃北向泣血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言順昌之役金人欲捐燕以南棄之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曰二十年音問僅賴此書宇文虛中受金官薦皓爲翰林直學士皓辭金主生子大赦釋皓與張邵朱弁還鄉已復追之及淮而皓已登舟自己酉出使留北中凡十五年同時使者十三人惟皓弁邵生還皓入見帝于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耶引見慈寧宮帝入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退見秦檜曰錢唐暫居而景靈宮極土木之華豈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黄鐘大呂乃可金人來取趙彬等家屬

詔歸之皓曰昔韓起問環鄭人引義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與入宜留不遣若遽從之謂秦無人益輕我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何以使人又言室撚寄聲室撚者宗翰僕也檜色變御史李文會劾皓從外明年大水中官白鍔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臣不用諫官詹大方論皓鍔更相稱譽各坐流竄後徙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贈謚忠宣皓在北廷金人甚敬之詩文爭相抄誦及還南金使至必問安否為檜所嫉不死於敵而死於讒人皆恨之子适遵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弱冠入太學晁說之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鄭介汴洛間多故家遺俗弁遊其中聞見日廣靖康之亂家碎於賊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兩宮弁以身自獻為通問副使見宗翰為所留紹興二年金帥府議遣一人歸報宇文虛中欲弁與王倫探策決行弁曰吾自分必死豈覬覦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吾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請曰使以節為信今有印亦信也願留印弁得抱以死死不朽矣倫解以授弁弁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仕劉豫弁曰吾恨不食其肉忍北面而之乎金人怒絕其餼遺弁忍饑待盡已又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官移書耶律紹文曰上國威命朝至則使人夕以死夕至則朝以死又以書與洪皓訣乃具酒食召被掠士大夫飲半酣語曰吾一旦畢命幸瘞我某處題曰有宋使臣之墓衆皆泣下弁笑曰此臣子常分何爲泣也金人不復強王倫歸奏弁送徽宗之文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感泣謂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勸帝知幾圖終又以金國所得六朝御容及宣和御書畫為獻秦檜惡其言敵情僞轉奉議郎卒述所見聞忠義朱昭史抗張忠輔高景平孫益孫谷傅偉文李舟僧寶真婦人丁氏晏氏小校閻進朱勣等死狀請加褒錄

張邵字才彥烏江人建炎三年金人南侵詔求可使軍前者邵慨然請行假禮部尚書通問使即日就道至濰州見左監軍昌命之拜邵言皆南北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在衆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釁端是以大國能勝之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有在矣昌怒執邵囚於密之祚山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爲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于獄久之復與金囚之燕山僧寺又作書遺金帥言豫之南侵勝則大國久養豫之術不勝則豫將首鼠之謀尋徙之會寧會大赦許宋使自便還鄉人入多占籍淮北冀幸稍南惟皓弁與邵言家在江南十三年和議成與皓弁俱歸升祕閣修撰詹大方論其奉使無道奉祠卒邵在金以訓蒙資束脩書誦佛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過秦檜于濰州及歸上書言檜忠節時論少之

[illegible]縱臨川人建炎初使金者恐被繫莫敢往縱毅然請行至金首以大義請還二帝以三遣之書金徙之窮荒久之許南使自陳聽歸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竟持節以死

林沖之莆田人靖康初使金被拘初猶給乳酪已欲邀其受官并之詞色俱厲徙之秦聖復遷仕偽齊不屈竄顯州極北地幽佛寺十餘年鬚髮盡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抱忠入地無恨所恨國恥未雪耳南向一慟而絕子郁從子震遷郁統卒戰于兵

除過晉震仕祕書少監以不附一秦有傑遷爲刪定官詆紹興和
議即挂冠出都廢放以死莆田人稱爲忠義世家
魏行可建安人建炎二年以太學生應募假侍充通問使金人知
其布衣借官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言大國舉中
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何罪若啟以還趙置之于本劉萬萬也紹
興六年卒其使也吳人郭元邁以金命爲之副不肯髡髮換官亦
卒於北焉
閻進宣武人建炎初從行通問至雲中金人拘留使人散處之進
亡去被獲尚慶裔問何爲亡曰思宋耳又問郎主待汝有恩汝亡
何故進曰衣錦玉食亦不戀也慶裔義而釋之凡三亡乃見殺臨
刑謂行刑者吾南向受刃我皇帝在也行刑者與令面北進踊身
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又行校朱勣分在宗翰所自求妻

室宗翰令自擇所掠人勣取最醜者人莫諭其意不半月亡去追
之還宗翰怒勣含笑死梃下
吳國安處州人亦在拘留使金人脇降之國安延頸就刃後得遣
還知袁州卒
贊曰行人善詞君命是司況使絕域死生不測蘇武嚙雪擕
節首白凜然千古忠貫日月有美宋臣秉德不惑或死或歸
並義均烈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陳東 附歐陽澈　高登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倜儻負氣京師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無所
諱每宴集坐客恐累多引去以貢入太學靖康初率衆伏闕請誅
六賊言天下事蔡京壞于前梁師成賊于後李彥結怨于西北朱
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結怨于遼金創開邊釁宜傳首四方以
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上皇東行東上書請追貫正刑時師成尚
留禁中東發其姦謫死李邦彥議和惡李綱主戰罷之東率諸生
伏宣德門上書曰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
也所謂社稷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
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梲之徒社稷之賊也然兵家

之常豈可遽傾任事之臣若用諸姦言斥綱宗社存亡未可知也
河北爲大梁屏蔽若棄三鎮是無河北也能保金人不復改盟乎
幸陛下立反前命復綱待職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軍民從者數
萬傳旨慰諭衆莫散舁登聞鼓壞之喧呼震地一中人出衆臠而
磔之于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衆乃稍退及金人解去時筆議遂
諸生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之獄衆復譁乃用楊時爲祭
酒撫諭乃定吳敏奏陳東太學錄東力辭歸高宗即位五日相李
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對而綱去上書乞留綱罷潛善伯彥不報又
請親征以還二帝治諸將不進兵之罪車駕返京師勿幸金陵又
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忤時相潛善以語激帝言不亟誅將
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府尹孟庾召東東請食而行手書屬
處家事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即不言既言

肯逃死乎具冠帶出別同郡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尸瘞
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無子澈一子三年贈東
澈皆承事郎帝過鎭江遣守臣祭東墓後追加朝奉郎秘閣修撰
劉豫於南京倣巡遠雙廟制建廟祀東澈贈侯爵王倫過毀之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美鬚髯善談世事尚氣大言慷慨不少屈
靖康初應制條敝政復陳政令乖違十事又言臣所進書觸權臣
者有之近天聽者有之或結怨于中貴之門或忤蒙諫之官臣非
不知而敢抗言者顧以身安天下也金人要盟賊下澈聞語人曰
我能口伐之鄉人皆笑已徒步走行在高宗即位上書極詆汪黃
汪黃怒遂見殺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問潛善處分何人曰斬陳
東歐陽澈翰失色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辭紹興帝令倣巡遠
廟制位並祀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太學生金人侵京登與陳東上書乞斬六賊
廷臣議奪种李兵柄登與陳東再抱書詣闕值民不期而集者數
萬王時雍欲以兵獵之登十人屹立不動欽宗用吳敏張邦昌
爲相鷹起李邦彥登言邦彥誤上皇致大禍士庶日死此曹當盡
誅今乃朋比蒙蔽天下人以陛下爲不明自此離心矣五上書不
報府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讜言有司惡其直授富川簿盡
使兼務聞其名檄攝六郡獄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爲登
曰陰德豈可有心爲之殺人不償如死者究何滿秩士民丐留不
獲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於守曰以贍高君貧必祈威受
登不可請置于學買書以謝士民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
時議六篇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議已授靖江古縣
令帥臣胡舜陟謂檜父昔治縣登建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無
可祠舜陟誣登罪詔送靜江獄遣卒捕之屬登母死舟中藁葬水
次航海詣闕上書求納官贖罪帝閔之有故人爲右司者謂之曰
丞相云嘗識君幸一見之可無憂登不肯中書奏仍送獄登乞葬
母就獄而舜陟適以事下獄死事白廣漕鄭鬲俾攝歸善令差董
考試策語使府郡守馳以達檜編管容州使臣謝大作持省符示
登登即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
巡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當拜敕大作曰此卒曰符在我手無
他語也登謫居授徒以給朝廷行事小失則顰蹙不樂大失則
慟哭隨之後五十年朱熹爲守奏贈承務郎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靖康元年金人侵畿下詔求知兵者若海應
詔未三刻而文成擢高等時已割河北地若海謂河北國家重地

當用河北以攬天下之權不可閉關養敵坐受其斃屬康王起兵
相州乃上書樞密曹輔請立王爲大元帥擁兵鎭撫河北以衛金
人之後則京城之圍自解輔大喜即以其書進欽宗遣如康王所
宰相何㮚與議不果遣及二帝北行袖書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
出謁康王於濟州謂神器久虛宜早即位以圖中興高宗即位議
以張浚宣撫川陝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首東
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將圖恢復
必在川陝乃往見浚極談終日浚大驚俾以自隨以親老辭繼忤
執政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賊李允文擁衆跋扈朝廷
命張浚屯江西參謀湯東野與若海故見于道中喜甚謂曰允文
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馳往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悟
即與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等同歸朝廷用即以

其衆二十萬解甲効順惟成有二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遂奪其衆五千人翌日成遂遁若海遂以林五千人歸張浚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國家若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爽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紹興元年判順昌府金人奄至劉錡兵不滿三萬遣人乞援于朝無敢往者若海毅然請行具述錡明方略善用兵以偏師濟之必有成功朝廷從之金兵果敗去知江州時方經畧中原朝廷議用若海而若海死矣若海辭達高亮爲文操紙筆立就蹈厲風發高宗嘗以片紙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材卿宜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宋汝爲

附：凌唐佐　李亘　劉化源　米璞　劉長孺　李彥

宋汝爲字師禹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圍京師闔門遇害汝爲忠

報國家及父兄之仇建炎三年奉國書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相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爲行次壽春遇宗弼軍馳入其壘將上國書宗弼怒甚縛之汝爲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遂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士也至京師瀕死數四豫僭號汝爲持頤浩書與之開陳禍福使歸朝廷豫曰使豫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郎可留汝爲授通直郎固辭遂結連附北者凌唐佐李亘等以機密歸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爲亡歸作恢復方畧獻于朝且曰今和好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乃上丞相書言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功在乎投機往者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女眞得投機而速發長驅直擣占據兩河既而關右河朔豪傑士民避地轉鬬從歸聖朝將士戮力削平羣盜百戰之餘勇氣百倍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去歲順昌力挫其鋒狼狽逃遁此國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坐失恢復之功兀朮所恃者不過自能乘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兩今計其步騎不過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不勝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敵必首尾勢分出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敵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爲計矣久之有以汝爲蠟書歸報金者大索不獲汝爲知脫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爲變姓名爲趙復徒步入蜀汝爲身長七尺疎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遇之溪上知必奇士欲留之見其議論秀發洞貫古今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館舍居之檜死汝爲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勸其理前事汝爲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志在爲國復仇收還土宇願

爲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爲能知死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爲倜儻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醉或歌或哭涕淚俱下隆興二年參政虞允文以聞特官一子

凌唐佐休寧人李亘乾封人仕於豫密謀以豫虛實告于朝事泄亘坐死唐佐見豫責以大義豫怒斬于境上

劉化源耀州人建炎初金人入關陝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破被執遂竄入河北斷疏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有米璞者與化源同鄉里時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劉長孺亦耀州人與豫書勸以轉禍爲福豫怒囚之百日終不屈復官之不從紹興元年宣諭使周聿上之朝詔赴行在各轉兩官後金渝盟長孺知華陰不屈死

李寵開封人建炎中知彭陽縣亦不降與民移治境上民執之以
獻金人欲官之凡三辭其後金人以爲歸附命爲儒林郎寵言於
所司曰昔爲俘獲不敢受歸附之賞還其牒紹興九年死原州

王忠民

附 吳擢年 劉嶸 吳伸 蔣繼周 吳伸 周南仲

王忠民字子道潁陽人幼通經史杜門郝掃人莫見其面宣和六
年童貫爲招討取燕山忠民聞之曰祖宗與遼有脣齒之好今信
奸人之計而輕棄之禍至無日矣既而金人渝盟復取燕山徽宗
大悔下詔曰豈無四方忠義之人來衛國家一日之急忠民讀詔
泣下淵聖傳位詔臣民直言忠民乃著安邊休征書又畫圖遣人
詣北軍遺金人又著經民通利去冗裁俗諸策呈河南府投進建
炎元年金人榜文有弔民伐罪語忠民卽著論以辨遣諜者散于

境避地南下過商虢鎮撫董先因留之軍中事以師禮宣撫張浚
俾留王庶欲官之不受遂薦之朝補宣教郎忠民乃以詔納木匣
中題其上云本心報國非求名祿藏匣于七寶山下懇去時董先
軍隸章往依焉罷歸十年挈家還臨安卒

金人侵無爲軍居民奔移一空巫師吳椿年傴僂不能行隱岳廟
中金有十八人入城椿年迎拜之引金人入州治登譙門椿年指
示民家曰某家某家金人狎之椿年遂竊其馬以馳其將步追之
顛踣損腰椿年馳告往縣令率兵以進擒損腰者餘十七人遁縣
縱軍入城取民遺留之物大張其功言收復一城生獲孛堇遂轉
三官

太平知州王傅每遇官兵請器甲者卽諭之曰不必如此張皇大
金與我無仇必不見殺其語播於城市學官蔣繼周見傅傅怒而
出繼周曰滿城人皆言知州是細作宜急爲守備以破其說不然
恐生變傅默然氣奪乃勸其申報朝廷傅從之朝廷始知敵兵至
采石

布衣周南仲上書請詳和議可否

紹興二年十月癸巳廸功郎劉嶸上萬言書其六策廣樹同姓其
七存士紀綱

十二月丁亥布衣吳伸上萬言書

紹興三年十二月壬辰廣州貢口監鹽場稅吳伸上書言和戰利
害

贊曰匹夫有志自不可奪東澈肆直抗言莫過若海高亮主
知特達汝爲忠民能隱能躍卓犖斯人何忝被禍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二終

秦檜湯思退列傳第二十三　南宋書卷第三十一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秦檜

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羅汝楫 万俟卨 王仲山 趙不棄 鄭億年 梁汝嘉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第御史中丞李回與翰林承旨吳幵共薦檜擢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吳幵莫儔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伸言于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不吐一辭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爲臺長聞伸言即列名進狀曰宋于中國號令一統綿地萬里德澤加于百姓爲可以一城決廢立哉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幸共爲蠹國之政天下方疾之如仇讎若付之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誅之終不足爲大金屏

翰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金人怒取檜詣軍前立邦昌爲僞楚檜從帝至燕山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宗翰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宗翰及昌金主以檜畀昌任使昌即撻懶也建炎四年昌攻山陽檜賂昌妻得偕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登小舟赴漣水邏者將縛之檜曰我中丞某也有王秀才識檜紿其衆一見揖曰中丞勞苦衆謂信然檜遂與航海歸行在人見自言殺金人監己者奪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范宗尹李回力薦其忠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昌求和書帝曰檜樸忠過人朕聞二帝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人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廷首倡和議故昌縱之使歸也紹興元年宗尹罷相位久虛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也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再相檜諷其黨建言二相宜分任內外頤浩遂建都督府于鎮江頤浩自江上還謀逐檜引朱勝非爲助給事中胡安國言勝非不可用勝非罷安國求去於是檜黨江躋吳表臣程瑀張燾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並落職予祠檜初欲傾頤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瑀燾布列清要頤浩問去檜之術于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宜先去之先是安國嘗問人材于游酢酢以檜比荀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罷上召直學士院綦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亦無聞崇禮即以上意載訓辭有云聳動四方之意朕聽已疑建明二策之言朕才可見麻制成播告中外詔落職榜朝堂示不復六年帝駐蹕平江召檜赴行

在用張浚薦也後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浚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于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而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始浚鼎相得甚歡其論人才浚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及共政遂不復薦檜因此恨浚在樞府日惟聽鼎鼎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拜右僕射金遣烏陵思謀等來議和與王倫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還期可待惟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宰執退檜獨留身言陛下決欲講和乞顓與臣議勿許羣臣豫帝曰朕獨委卿檜曰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既三日帝欲和甚堅檜曰臣恐別有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決和議鼎力求去位初帝無子命擇藝

祖後得伯琮伯玖入宮改名瑗璩瑗先建節封建國公鼎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鼎必以資善為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璩封吳國公樞密副使王庶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建國名雖未正天下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亦以此為言鼎與大中俱罷鼎既去檜決意議和呂本中張九成皆不附和議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銓貶昭州陳剛中以啟賀銓檜大怒謫剛中安遠縣安遠瀕嶺地惡瘴深諺言龍南安遠一去不轉剛中果死司勳郎朱松館職胡珵等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覆我王室弛我邊備竭我國力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

憤怒豈肯聽陛下北面為仇敵之臣哉奉禮郎馮時行召對引漢高祖分羹事為喻帝曰朕不忍聞顰蹙而起檜乃謫時行萬州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言于檜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官擊去之檜遂奏如淵為御史中丞首劾銓去金使蕭哲至刪上為宋帝檜欲上行屈己之禮帝難之如淵議謂得其書納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不言事以告檜于是定檜攝冢宰受書之議帝命檜受其書金使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以李光素有時望俾押和議榜以鎮浮言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張燾在永州馳奏以石晉劉豫為戒韓世忠疏以劉豫見待為憤徐俯守上饒連南夫帥廣東岳飛宣撫淮西皆因賀表寓諷俯曰禍福倚伏情僞多端南夫曰不信亦信其然豈然雖虞舜之十二州皆貢書有然商於之六百里當念商欺飛曰救暫急而解倒懸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七月宗弼殺宗盤及元帥昌撻懶于中山府蓋宗弼以歸地為二人所主將有他謀也十年金人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以王次翁奏檜位復安時諸將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于是淮寧蔡鄭為金人有十一年宗弼再舉入廬州諸將王德等連戰皆捷檜忽論班師自是不復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權因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並為樞密使岳飛為副使以宣撫司軍隸樞密院十月興岳飛獄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殺之十二年八月梓宮至行在太后還慈寧宮子熺舉進士館客何溥赴南省皆為第一熺本王㬇孽子檜妻㬇妹也無子以熺為子十三年賀日食不食彗星見選人康倬上言彗星不足畏

檜大喜楚州奏鹽城縣海清知虔州薛弼言木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于是粉飾治具為苟安計不復巡幸江上矣洪皓歸自金國以致金人室撚語遂大室撚者宗翰左右也檜嘗為宗翰草檄室撚見之故因皓歸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為恨先是議建國公出閣檜上言趙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遂嗾詹大方言鼎邪謀不測台州曾惇獻檜詩稱聖相凡投獻者以皋夔稷契為不足必曰元聖凡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率更易焚棄無復有公是非矣檜喜贓吏惡廉士四方饋遺無虛日內庫偶闕腦子帝求之于檜檜進一匣內有題識乃廣西經略方滋送進陰結內侍上動靜必先知之日進珍寶奇玩珍御所嗜欲故寵眷無比帝幸檜第檜妻父子孫皆加恩檜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伋遂言涑水記聞非其曾祖光論著之書其後

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萬卷焚之十月帝親書一德格天扁其閣
張浚以星變上疏言事為豫備貶永州趙鼎在吉陽軍檜令月申
趙鼎存亡鼎不食而卒進士施鍔上中興頌行都賦及紹興雅十
篇自此頌詠導諛愈多檜問胡寅曰外議如何寅曰以為公相必
不襲蔡京之迹二十年正月檜趨朝殿司小校施全刺檜不中磔
于市湯思退奏以檜存趙氏本末付史館鄭煒舉其鄉人吳元美
作夏二子傳指蚊蠅也亨號潛光有心于黨李宜名商隱無意于
事秦檜惡之二十二年與王庶二子之奇之荀與二肖楊煒袁敏
求四大獄皆坐誹訕二十三年檜請下台州取其家藏所受御筆
繳進檜孫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焯焯皆登上第塤
策攻專門之學張孝祥策則主一德元老且及存趙氏帝擢孝祥
為第一降塤第三塤修撰實錄院密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

帝常諭檜曰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百官輪對正欲聞所未聞可
令檢舉約束檜擅政以來屏塞人言蔽上耳目獻言者非頌檜功
德則訐人語言以中傷善類或借論銷金鋪翠乞禁鹿胎冠子之
類以塞責故帝及之衢州盜起檜不以聞普安郡王因入侍言之
帝大驚問檜檜曰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俟知普安言之遂奏
普安居秀王喪不當給俸月損二百緡帝為出內帑給之沈長卿
與芮燁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為鄰人所
告俱編置遠州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
王氣詩愿中由此得召張扶請檜乘金根車趙令衿觀檜家廟記
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為汪召錫所告送大理檜於一德格天
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張浚姓名必欲殺之令鼎子汾自誣與浚及
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
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惟流涕而已熺奏請代居相位帝
曰卿不當與遂命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是夜檜卒年六十六
諡忠獻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
無恥者率為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為功凡論人章疏皆檜自草以
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察事之卒布滿京城小涉議議即
捕治中以深文郡國事惟申省無一至上前者檜立久任之說士
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附己者立與擢用自其獨相至死之日
易執政二十八人如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之徒率拔之冗散
既共政則拱默而已又多自言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
入即出或一閱月或半年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金人以敗盟
之初持不易相之論檜德之深也檜歿後淮東提舉宋冠卿奏故
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族姻門下

如前舉一榜曹冠秦塤周寅鄭時中秦焞鄭鎮沈興傑秦焴凡八
人多是乳臭小兒侵占省額乞于冠等階官以左易右冠卿勝非
子也中丞湯鵬舉亦捷以為言秦熺患之乃檢鵬舉昔日所上其
父書皆藏德佞媚語密造人進珠寶數十萬于上及中宮與劉貴
妃繳鵬舉書上惻然遂戒諭臣僚勿言開禧二年追奪王爵改諡
謬醜 檜及次翁事俱增補

王次翁濟南人知處州歸寓于婺秦檜召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極
懸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
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人使次翁為檜言于帝曰前
日國事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于前人
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初無補願陛
下以為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次翁既論龍趙鼎兆

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令次翁又言之謫鼎興化軍又論鼎聞邊警喜見顏色黜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再貶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上論大駭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皆飛未至檜與次翁謀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是則以待者六七日飛一至門同召入鎖院夜將半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各統所部稱銜曰統制御前軍馬隸賞罰得專達諸校欣然受命明日宣麻三大帥皆除樞密及出院所部已散導從皆密院之人矣太后回鑾次翁為扈從使初太后貸金於金使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堅不肯償相持境上凡三日副使王暎貸金與之太后歸泣訴于帝帝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謂以未嘗與命不敢專檜大喜力為營救卒為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終惡以檜論次翁辭位檜憐之餼問不絕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去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建康人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檜力主和議金使蕭哲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見者流涕及檜忌諸將難制同獻計請皆除樞密罷其兵權檜喜乃以同為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同始贊和議為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使万俟卨論罷之

楊愿權中書舍人初修玉牒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戴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尋進參知政事十五年罷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稍擴潤色擴賦二毫筆詩愿以為訕己訴於檜擴李文會劾之先是南閎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又語檜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閎薦之以語愿愿攻閎去愿迎合檜意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文起知宣州表弟王炎訓漸水令迎之醉中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頂歲所頒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遣去命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惡炎即請溪得營門行愿遑卒愿無恥善伎飲食動作悉效檜檜偶食噴嚏失笑愿亦噴飯而笑侍者哂為檜久厭之命御史排擊而預告之愿涕泗交頤曰受太師生成恩過父母一旦別去何時復再瞻馬足耶檜憐之使以本職奉祠僅三月起知宣州後李若谷罷政或曰朝不敢擬愿仲之泣李癸同官撰此淚不出檜聞大怒遂行江州居住之命余堯弼在政府檜適病告帝訪以機務不能答及檜入見上曰朝廷事亦宜使堯弼與聞檜退責堯弼曰君故欲何為耶因謂言交章斥之段拂握慣一日上前檜言久拂俯首臨雍檜退始覺殊含怖遣鄭蘇謝罪檜方閉目誦佛與客對拜至三乃答就詰其狀旋遞劾

罷居

樓炤永康人帝在建康炤謂今日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為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為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于是移蹕臨安遷給事中紹興九年以金人來和敕炤草詔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往陝西宣諭德意炤至長安倚檜勢妄自尊大凡師武臣諸郡多武臣為守悉令庭參而退及與幕官接席議事民有訴牒者非五千錢不能達遂劾罷參知政事與祠

勾龍如淵道江人檜力主和內外諸臣皆以為非檜患之如淵曰相公為天下計而邪說橫起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御史中丞連論王庶劉大中罷之後坐

與范廷臣忿爭罷卒
羅汝楫歙縣人遷殿中侍御史與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餘罪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汝楫劾其無忌憚令庶徙居遷行儉祠官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議是否對曰春秋上法天道春生秋殺若必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請祠卒子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練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死于像前
万俟卨陽武人盜曹成掠荆湖間卨時避亂沅湘帥臣程昌㝢檄卨權沅州成奄至城下卨召土豪集丁壯以守成食盡乃退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入覲希檜意譖飛于朝擢右正言檜令卨劾飛對將佐言山陽不可守命卨治飛獄飛坐死劉洪道

與飛有舊卨劾其始飛罷宣撫抵掌流涕于是洪道抵罪和議成卨請詣戶部會計用兵時與遍和後費各幾何若減于前日乞以羨財別貯御前激賞庫以備緩急梓宮還以卨爲攢宮按行使內侍宋唐卿副之卨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除參知政事充金國報謝使使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鈐紙尾進卨曰不聞聖語卻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卨遂罷去後召拜尚書右僕射張浚以卨與沈該俱相位不厭天下望上書言其專受命于金卨見書大怒以爲金人未有釁而浚所奏乃若禍在年歲間浚坐竄謫
王仲山秦檜妻父也知撫州弟仲嶷知袁州金兵至兄弟皆迎降命綦崇禮行其責詞曰昔唐之亂列郡並陷常山平原二顏獨守今爾兄弟爲郡江西臨川先降宜春繼屈魯衛之政如出一迹雖爾無恥不愧公議然亦何顏下見先人已而和議成仲山仲嶷復來歸以檜故復仕列郡
趙不棄宗室子秦檜惡鄭剛中除不棄宣撫總領司中服用踰制不棄文致其事檜乃罷剛中擢不棄敷文閣學士知紹興浙東旱饑提舉秦時昌檜兒子也不棄媚檜言其悉心賑恤得遷秩
和議成後金宗弼以書來索張中孚中彥鄭億年張孝純杜充宇文虛中王進家屬而發孟庾李正民畢良史三人南歸朝廷答書獨留億年蓋秦檜匿之也億年故相居中子其母王仲山妹也檜妻既與億年爲兄妹而婦復娶億年兒女居中在相位日李邦彥知舉貢侍詔諸房搜得億年文名與第九物議沸然徽宗手詔庇之授秘書少監在圍城中仕汴僞命尋隨駕南渡金宗弼至迎降

之在金爲戶部侍郎仕劉豫爲資政殿學士參預伐宋機謀歸朝復爲資政以百口保言金不敗盟已而金竟渝盟爲朝論所唾億年怡然久之奉朝請　王仲山以下俱增入
梁汝嘉麗水人臨安闕守火盜屢作命汝嘉攝事汝嘉修火政嚴巡徼盜發輒得火災亦息遂命爲真加直龍圖閣汝嘉素善秦檜侍御史周揆將按之汝嘉間給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徙揆起居郎揆入後省出疏示待聘曰梁仲謨何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士大夫以此薄汝嘉汝嘉長于吏治在臨安尤稱

湯思退

附　王之望　尹穡　張孝祥　錢端禮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除秘書省正字秉史筆二十五年除簽書

樞密院時檜當國思退名位日進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不敢辭思退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非檜黨信用之進尚書左僕射金帥遣書省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盧仲賢持報書往既行帝戒勿許思退奏以王之望爲通問使將割棄四州張浚奏仲賢辱國無狀帝怒召浚爲右僕射浚請帝建康圖進取帝丁批王之望等並同竄仲賢郴州思退恐請以宗社大計奏稟上皇帝曰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因上言有州信張浚虛名誤國之語帝頗惑之乃罷浚命作書許金四郡思退復命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帝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言者極論思退急和撤備之罪遂罷相太學生張觀等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竟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主之也

王之望台州人歷除太府少卿總領四川財賦金人渝盟軍書旁午調度百出之望區畫無遺事節招民管州未稅者搜抉隱匿得錢爲緡四百六十八萬衆咸怨之孝宗即位充川陝宣諭使敵帥合喜侵鳳州以吳璘精兵皆在德順力攻之時陳康伯議罷德順戍虞允文爲宣諭力爭不從帝以手札命璘退師以之望代允文之望替璘棄德順倉卒引退敵乘其後正兵三萬還者僅七千人將校所存無幾遠近慟哭帝聞而悔之隆興初爲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之望雅不欲戰因奏竊觀天意南北之形已成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敵之不可越江而南也移攻戰之力以自守自守既固然後隨機制變擇利而應之思退奏除之望吏部侍郎之望首言守不足恃又上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詔在庭平議論時思退主和浚主恢復之望陰爲思退地也金侵濠楚帝命思退督江淮師思退力辭不行帝怒之望救解之遂命之望勞師江淮之望貽書敵帥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惟叛亡不預世爲叔姪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帝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爲言者論罷之望昔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以割地啖敵爲得計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

尹穡爲監察御史時得離師遺金帥移書索地語朝議稱以爲國家事力未備宜與敵和惟增歲幣勿棄四州勿許降附則和議可成既而將遣王之望張浚極言不可穡劾浚跋扈後將割四郡再易國書歲幣如所索之數而敵分兵入侵穡言中外物論請從獄罪不肯撤備及棄地者時方以和爲急擢穡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言穡專附大臣爲鷹犬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和與表裏以成奸謀皆可斬于是主議之臣與穡相繼廢黜

張孝祥字安國烏江人紹興廷試考官定秦塤爲首高宗擢孝祥第一而塤第三秦檜已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爲胡寅厚檜素恨寅于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詔繫獄檜死以孝祥爲秘書省正字上言官吏忤故相意並緣文致罪乞令有司改正又言王安石作日錄一時政事美則歸已乞取已修日曆詳稽是正黜私說以垂無窮從之權中書舍人初孝祥登第出湯思退之門思退相擢孝祥甚峻而思退素不喜汪澈孝祥與澈同爲館職澈老成厚重而孝祥年少氣銳往往陵拂之至是澈爲御史中丞首劾孝祥奸不在盧杞下孝祥罷孝宗即位知平江屬邑大姓譁海鹽聚爲奸利孝祥捕治籍其家得粟數萬明年吳中大饑迄賴以濟張浚

自劉遇劾鷹孝祥孝祥既爲思退所知及受浚薦思退不悅孝祥入對陳二相當同心戮力以副陛下恢復之志請嗣至年三十八歲親書奏劄高宗見之曰必將命世但渡江初大議惟和戰張浚主復仇湯思退祖秦檜之說力主和孝祥出入二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累遷權戶部侍郎管建言用楮爲幣于是尊委經畫分爲六務出納有法幾月易錢數百萬孝宗銳意恢復詔張浚出師符離失利端禮奏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貫怨生事無益于國湯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與戶部尚書韓仲通同對論經費奏所入有限兵食日增更有調發不易支吾上云須恢復中原財賦自足仲通奏恢復未可必且經度目前端禮奏仲通言是思退與張浚議和戰不決浚力主戰上意甚鄉之思退施求

去端禮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爲戒于是思退復留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僥倖行險輕躁出師誤國甚明端禮既以是詆浚尹穡亦劾浚罷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宜早定和議再往淮上驛疏言遣使發兵當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不必待金書至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不若先遣以釋其疑於計爲得上云端禮所奏未是思退傳旨檄海泗二州戍兵上皆罷欲遣楊由義持金帥書而辭行甚力詭可遣端禮請以王抃行俾與金帥議許割商秦地歸彼俘人惟叛亡者不與餘將日以同紹興世爲叔姪之國減銀絹五萬易歲貢爲歲幣及其還上見書金皆聽許端禮贊上如其式報之謀國者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爲忿兵未見其可抃遂行諜報北軍已回端禮以和議旣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闚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館閣士相與上疏劾端禮皆坐絀陳俊卿抗疏力詆其非且以本朝無以戚屬爲相懼不可爲子孫法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與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納其言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行計闕陳訴者上聞之與祠侍御史范仲芑劾端禮貪黷不悛降職一等卒諡忠肅

贊曰唐言虞杞宋稱秦檜奸兇殘忍千古無對適逢敵驕乘以庸懦北面事仇史筆流穢庸哉思退同爲敗類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三終

明錢士升增削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虞允文 附梁克家 曾懷　史浩

虞允文字彬甫仁壽人六歲誦九經七歲能屬文紹興二十三年登進士第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中書舍人趙逵首薦允文名對論士風之弊文章必抑輕浮言語必斥巧偽政事必去苛刻庶可任重致遠帝嘉納之金主亮修汴有南侵意王綸還言敵恭順和好湯思退再拜賀置遞備不問金使施宜生頗泄敵情張燾密奏之允文上疏願詔大臣預思備禦亮賀正使與館伴宴射一發破的允文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有花洛陽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金使來賀生辰口傳亮悖慢之語于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舉兵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問

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遣成閔將禁衛五萬赴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為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耳不聽卒遣閔金主命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于淮水上金主自將兵號百萬氈幄相望鉦鼓聲不絕自渦口渡淮時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及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帝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命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金主率大軍臨采石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時權軍猶在采石及允文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勞之因問權敗狀衆曰見敵即走未見敵之能允文曰彼萬一過江爾輩走亦不及等死耳何不死戰求生衆曰誰可將者允文曰李顯忠將至衆曰得人矣敵謀

明日渡江勢已迫奈何允文曰爾輩肯戮力金帛誥命皆在此衆曰當盡死力轉相告皆奮勇請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二繡旗二中建黃屋亮踞坐其下時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陣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望揚林口一舟先出首尾相銜凡出十七舟餘為沙塞不可出允文命發戰船水軍祭韓二將皆唯唯不動乃急命當塗民登海鰍船踏車發十海鰍迎之允文坐蛾眉磯督之曰此是必死之地若齊心求生萬一有回鄉之理衆皆奮躍海鰍衝下七舟舟分為二官軍呼曰我軍勝矣奮勇合擊金人不善運船船皆平沉所載勇士每船五十餘人一技不能施一船溺于磾家灣于琪以勁

弓齊射人多殪屍于板各舟無人存者是役也統制時俊初亮問其下昔年兀朮渡江事其下曰江南雖有兵望見我走我船着岸岸無一人一騎亮曰我渡江亦如是矣及楊林出舟當塗民登山觀者排立數里不動遂助兵勢金尚有四十船未出江亮怒盡殺之捷聞允文謂將士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再以捷聞既而敵遣偽船來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復書言權已寘典憲新將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大怒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乃趨瓜洲漢臣教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兵萬六千往葉義問亦命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采石將徼幸于瓜洲今我精兵聚京

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及至京口敵屯重兵
滁河造三閘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諸軍皆聚京
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鰍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
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
且借之平江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
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
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
未幾亮爲其下所弑初亮在瓜洲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
之諸將謀曰進有渰殺之禍退有敵殺之憂奈何有常戢者曰殺
郎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衆曰諾亮有紫茸細軍不臨陣惟
以自衛衆患之有蕭遮巴者紿之曰淮東子女玉帛皆聚海陵且
嗾使往細軍去而亮死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奏聞召允文

入對帝嗟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以
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國方亂天相我恢復也和則海內
氣沮戰則海內氣伸允文至蜀與吳璘議經畧中原璘進取鳳翔
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
受禪朝臣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
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允文爭之不得吳璘遂歸河池
盡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
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日棄之則窺蜀之路
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而後凡十五疏且移書陳康伯康伯至
於同列不能回也隆興元年入對史浩奏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
爲草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鯨吞之未已允文言今日有人可
戰帝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湯思

退欲棄唐鄧海泗允文力爭思退奏曰此皆大言誤國以邀美名
宗社大事豈同戲劇帝意遂定允文致仕思退竟割唐鄧明年金
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拜參知政事吳璘卒帝諭允文
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
濶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四川宣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
賢臣頌帝爲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胄賜焉拜左僕射允
文多薦知名士及爲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
錄凡所舉上皆收用如洪适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
晁公武李燾其尤著者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金不從且謀
報欲以數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
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
允文上疏屢陳立恭王惇爲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紫大錫入見金

主增也驕倨甚固請帝降榻問金主起居帝不許大錫跪不起允
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錫既與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
上壽金使慚而退帝以僕射名不正改爲左右丞相八年授允文
持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允文嘗薦克家端重有
宰相器至是始同相以張說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劾之
帝怒謫與遠惡監當允文繳回帝益怒克家曰希呂論說臺綱也
左相救希呂國體也帝怒稍解卒謫希呂之罰已御史蕭之敏劾
允文允文上章待罪帝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
毋聽其去帝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留之允文言之敏端方請
召歸帝謂其言寬厚命曾懷書之時政記曾覿薦一人賜第允文
爭之不從力求去授四川宣撫封雍國公陛辭帝諭以進取期某
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日恐內外不相應帝曰若西師出而朕遲回

閫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回卿負朕帝御正衙酌酒賦詩以
遣之使期一歲無進兵意帝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帝不樂
淳熙元年薨後四年上幸白石大閱見軍中少壯謂輔臣曰虞允
文行沙汰之效也賜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六尺四寸言動有則
望而知為任重之器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忠勤無二孫剛簡撥知
名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廷試第一累遷中書舍人使金金以
中朝進士第一敬待之館伴使射連發中的金人衆賀慶命館克
家請令金使入朝由南門百官由北門從者用夜殿門外以爲
朝儀詔定為令乾道六年參知政事任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
不苟同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乞去上曰兵終不可用
乎克家奏用兵以財用為先今用度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

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最當拶庸夫八年拜為右
丞相允文既罷克家獨秉政雖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
張說入樞府公議不與駁命俄復用說怒士大夫不附己謀中傷
之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出知建康後封儀國公薨諡文靖
曾懷字欽道公亮曾孫爲居常熟以父任金壇簿歷知眞州孝宗
以懷有應用才除度支員外郎別置拘榷錢物所令專行以豐裕
聞超戶部侍郎尚書在版曹凡五年未嘗以錢穀語人凡錢穀之
數州郡所積及出納之多寡纖悉必記上以蕭何劉晏目之乾道
九年拜右丞相明年歸由及里復拜力疾赴闕命免朝參特製輕
小金帶以賜懷由世家登宰輔以清約自持保傅得大臣體嘗言
事之大者厭之以小事之小者厭之以無則天下無復事矣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升國子博士以對言普安恩平二王宜擇其
一以係天下望高宗納之諸大臣曰浩行用才也普安郡王為皇
子進封建王除浩權王府教授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
歲終則會惟王及庶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之飲酒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膳羞可以不
會世子飲酒不可以無節也王作而謝曰敢不佩斯訓金亮將邊
下詔親征時兩淮失守廷臣爭陳退避計建王抗疏請率師為前
驅浩為王力言晉申生唐肅宗靈武之事王大感悟立俾浩草奏
請扈蹕以供子職高宗方怒覽奏意頓釋知奏出于浩語大臣曰
眞王府官也既而殿中侍御史吳芾乞以皇子為元帥先視師浩
復遺大臣書言建王生深宮中未嘗與諸將接安能辦此或謂使
王居守浩復以為不可上亦欲令王遍識諸將遂扈蹕如建康孝
宗受禪遷翰林學士張浚宣撫江淮將圖恢復浩與之異議欲城

瓜洲采石浚奏不守兩淮而守江不若城泗州除參知政事有詔
議應敵定論洪遵等相繼論列竿執獨無奏上問浩浩奏先為備
禦是為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敵去則論賞以邀功敵
至則斂兵而遁跡謂之恢復得乎隆興元年拜尚書右僕射首言
趙鼎李光之無罪岳飛之久冤李顯忠邵宏淵奏乞引兵進取浩
奏二將輒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浚入覲乞降詔幸建康浩
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以圖僥倖復辨論于殿上
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收之浩曰中原決無豪傑若
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待我兵至為
內應浩曰勝廣以鉏耰棘矜亡秦必待我兵非豪傑矣今用兵二
十萬以十萬屯守要害而守舟運糧各二萬戰卒僅六萬耳恐未
足以成敵敵兵亦直歷江淮此時都督身留在山東乎在江淮乎

浚默然後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省中忽得
邵宏淵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俱
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焉用相哉不去何待因又言康伯欲納歸
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
下終不得復望中原御史王十朋論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
洲自遣史正志往視正志與浚論辨十朋亦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自是不召者十二年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上曰自葉衡
罷虛席以待卿久矣樞密都承旨王抃建議以殿步二司軍多虛
額請各募三千人充之已而殿前司輒捕市人充京城騷動被掠者
多斷指示不可用軍人恃眾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擒軍民
首譁噪者送獄獄成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誼軍
掠人奪貨至于鬨則始釁者軍人也軍法從事固當若市人陸慶

童特與抗鬬耳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
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上怒曰是比朕爲秦二世也浩徐進曰自
古民怨其上者多矣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二世事哉求去允
醴泉觀使後有言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此求去至今
悔之趙雄嘗爲劉光祖試館職光祖答策論科場取士之道進人
上親批其後略曰用人之弊人君乏知人之明宰相不能擇人國
朝以來偏於忠厚宰相而誤國大將而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
必審擇相相必當爲官擇人懲貪立乎前未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
吾不信也手批既出中外大聳浩奏唐虞之世四凶極惡止于流
竄三考之法不過黜陟未嘗有誅戮之科誅戮大臣秦漢法也太
祖制治之仁待臣下以禮本朝之治與三代同風此祖宗家法也
聖訓則曰過于忠厚夫爲國而底于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
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辯也十年請老封
魏國公賜治第鄞之西湖上建閣奉兩朝賜書又作堂上爲書明
良慶會名其閣書學名其堂薨年八十九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
德元老之碑賜焉嘉定十四年追封越王改謚忠定配享孝宗廟
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上知之茂嘗毀浩上曰卿
豈以德報怨耶浩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
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
者乎浩曰臣不敢以私害公遂除中書舍人待之如初其寬厚類
此子彌大彌遠彌堅

贊曰允文當敵可方裴度史浩策事固勝在公議江竊陝各
矢忠猷彼迂闊者帝斥其謬

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
省五年泊然無求紹興十三年使金至汴將聃不供餉閉戶臥勿
問入夜館人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因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
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三奉祠垂十年檜死歷遷
吏部尚書宰臣擬用權尚書出命高宗顧曰朕且大用何權爲帝
嘗謂其靜重明敏眞宰相也拜左僕射金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
淮漢地於是召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康伯傳旨曰今日更不問
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將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
避策右相朱倬無一語康伯獨以爲己任請分三衙禁旅助襄漢
待其先發應之及金侵廬王權敗歸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
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鑰率遲啟時人恃以安敵

追江上召楊存中至內殿議之因命就康伯議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翌日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請下詔親征金亮爲下所斃國人立葛王褎遣高忠建來告登位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即位禮遇殊渥但呼丞相而不名康伯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位隆興元年丐外祠除醴泉觀使北兵再入淮甸人情岌岌康伯復相帝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左僕射進封魯國公親故爲康伯病宜辭康伯曰不然吾大臣也今國危當輿疾就道若[illegible]裹而歸之爾道聞邊遽兼程以進至闕下詔子楷掖以見減[illegible]半許肩輿至殿門敵退師尋免朝謁卧家乾道元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康伯起陪祠一日出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謚文恭改謚文正

朱倬閩人與秦檜忤檜死歷知惠州陛辭高宗問卿久淹何所倬曰厄于檜上愀然詔除浙西提舉令朝辭上殿蓋異數也遷中丞嘗言耳目官非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夙興露告奏凡數十焚稿不傳拜尚書右僕射薦史浩虞允文進用後爲王大寶所劾罷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知於潛縣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歷除戶部侍郎時鹽課大虧衡奏年來課入不增私販害之也宜自煮鹽之地爲之制司火之起伏稽竈之多寡亭戶本錢以時給之鹽之委積以時收之擇廉能吏察之私販自絕江淮兵籍僞濫詔衡按視民兵訖事赴闕上御便殿閱武士召衡預觀賜酒拜右丞相上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帝言朝廷所用止論其人如何不可有黨如唐之牛李相攻四十年緣主聽不明至此文宗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朕嘗笑之上又論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討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恨衡擠己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郴州安置衡負才足智理兵事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宰相進用之驟人謂出于曾覿云

蔣芾字子禮宜興人除權參知政事同知國用芾奏今財最費于養兵藝祖取天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近見陳敏汰三千人戚方汰四千人減于內而添于外何益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芾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芾奏臣未嘗經歷兵間將帥與臣不相識願陛下更審思其人芾採衆論參已見爲籌邊志上之明年拜右僕射兼[illegible]論落職芾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間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罷責

葉顒 附 魏杞 陳俊卿 附 子宓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知上虞縣凡縣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師曹泳令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顒請少紓泳怒及秊大熟民輸租反爲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顒固辭知處州首用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顒以所獻充正賦湯思退兄奴犯禁顒繩以法思退不悅爲常州守坐逋繒錢免即移顒代之初至郡無旬月糧未一年餘繒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顒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累遷參知政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顒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出沒不常不勝其擾進左僕射上以國

用未務謂宰相兼國用使顒言今日費財養兵為甚兵多則有冗
卒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用上曰建康劉源營賂近習朕欲遣
王抃廉其姦顒曰臣恐廉者甚于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
郊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歸私家不疾而薨謚正簡顒為人簡
易清介與物無忤至處大事毅然不可奪自初仕至宰相服食童
妾田宅不改其舊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湯思退建和議命杞為通問使孝宗面諭今
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
問對帝隨事書可次盱眙金帥忠義高忠建方擁兵闘淮求觀國
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忠建謂國書不如式久之求割商秦
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
歲幣亦如其數忠建以未如所欲與志寧分兵侵山陽帝怒令反

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只貲不格事機
乎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褒其言和則兩國享其福戰則將士
蒙其利論甚悉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將去大字杞拒之卒
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帝慰藉甚渥一歲間遷
至右僕射兼樞密使會郊祀冬雷用災異策免卒謚文節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授泉州觀察推官同僚宴集恒謝不往一
日郡中失火守汪藻走視諸掾屬方集飲某所被詰俊卿唯唯已
而知其實問故俊卿曰某不能止同僚之行公方盛怒忍幸自解
重人罪乎藻歎服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己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
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王兼王府教授講經輒寓規
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殿中侍
御史湯思退專政俊卿言今日無宰而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

厭人望乃疏言張浚忠盡白首不渝上悟以浚守建康金亮渡淮
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亮死金主褒新立申舊好俊卿奏和好本
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
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歲幣可損孝宗受禪志在興復方以閫
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充江淮宣撫權建康事奏曰
吳璘孤軍深入危道也盍分舟師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救而璘得
乘勝定關中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張浚謀大舉北
伐俊卿未可邵宏淵果以兵潰主和者諉其罪欲擠之浚上疏
待罪俊卿亦乞從坐時尹穡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
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除官示罰可也今削都督重權使揚
州死地如有奏請輒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功之圖議者但知
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宗社計願下臣章中外疏上即命浚都督

且召為相卒為思退所擠俊卿請祠思退既竄太學諸生伏闕
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因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
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
甚亟館閣之士疏斥之端禮遣客密道俊卿俊卿翌日進讀寶訓因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恨之時
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
之言力以為戒上喜受詔館金使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
士大夫頗出其門及副俊卿館伴公見外不交一語來謁亦謝不
接洪邁以所聞二人語問俊卿某當除某官俊卿具以質于上上
遂出淵覿中外稱快金移文邊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
本朝兩淮民上國俘獲亡慮數萬本朝未嘗言恐壞和議或至交
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　魏杞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

鎖召冶工即禁中鍛俊卿奏解府行司之細恐爲有識所窺劾奏罷洪遵奸險讒佞不宜在左右指揮使王琪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俊卿言琪爲兵將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琪事會揚州奏琪傳旨增築城俊卿請于上未嘗有是命俊卿曰詐傳上旨非小故琪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相多不預聞俊卿奏事須奏稟方行從之同知樞密劉珙進對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珙奉外祠俊卿密奏陛下納諫評懷大臣皆盛德事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色悔久之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御殿右僕射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奨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于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薦虞允文才堪相上召允文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上御

弧矢弦激致目眚俊卿疏曰陛下未忘騎射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烈不越樽俎固已懾敵人於萬里豈特區區百步之間哉樞密承旨張說爲親戚求官懼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于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恨之明年允文復建議遣使金請陵寢上諭俊卿俊卿奏大事欲計萬全不敢迎合意旨誤國事即杜門請去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俊卿歸第僦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諸將多以賂得曾覿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贓吏已經結勘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此曹聲勢既長毋敢爲陛下言恐累聖德命二府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爲政寬簡罷無名之賦以魏國公致仕逾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聖恩勿求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論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歿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子宓

宓字師復自少登朱熹之門熹器異之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上言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爲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殷而樁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闈儀型有未正也

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都司樞掾無非親暱貪吏廉不得志廉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鹽變易楮幣秤提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動失人心敗卑之將蹤跡殷嚴庸鄙之夫久尹京兆宿將有守成之功以小過而貶三牙無汗馬之勞托公勤而擢此政令刑賞多所舛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謾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郤九年對言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與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了其微嚬奏發封行懷娛叱陛下付近臣考擇是有意于行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具攻上躬與移爲牧守之賞廬播中外以咨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可畏猶以爲未爲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

施設寖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端切直者目曰沽名衆怨所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久疏外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奸猾滅以巧請而幸復臣故曰大臣之心貫乎公臺諫半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典禮崇卑獨于言責不出一辭宿衛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罷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不行臺諫風旨之議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誚豈祖宗設官初意哉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出知南康軍至官歲大祲奏蠲其賦十之九竹浦民食集密就役之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剏延平書院恐倣白鹿洞之規寶慶初三學諸生以趙必為請而從已

閱月矣初密之在朝也侍丞丁焴往使金密歎曰世仇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中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術道不絕之故耶密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屬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

葛邲　附　周葵　龔茂良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世以儒學名家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授上元丞會金人侵江上元當敵衝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除正言疏論征榷歲增之害如輦下都稅務紹興間所榷茶鹽歲以一千三百萬緡為額乾道六年後增至二千四百萬緡成都府一務初額四萬八千緡今至四十餘萬緡通四川酒額遂至五百餘萬緡民力重困至若租稅有定數而暗耗日增折帛益多願明詔有司茶鹽酒稅以原額已增至一倍者毋更立新額庶少甦疲甿累遷中書舍人邲謂虞允文創國用南庫之積日以厚戶部之入日以削近年以來常有不足之憂罷兵後諸將皆以賂得升其勢必至于掊剋取償張栻以說之子除知閤裴良琮以顯仁之姪女夫落階官邲皆繳奏庶內議更鹽法邲言鈔法之行淮商皆納客商没入其貨權暫行之二廣民必疑慮且有後悔邲為東宮僚屬孝宗出梅花詩命邲屬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拜左丞相與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論未期年除知建康請祠寧宗即位判紹興錢穀刑獄必視或謂大臣均佚有體邲曰崇大體而簡細務吾不為也常日十二時中莫欺

自己其實踐如此薨謚文定配享光宗廟廷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調徽州推官高宗移蹕臨安詔郵交馳境上葵攝郡事應變敏速千里帖然徙殿中侍御史在職兩月言事至三十章且指宰相不任責高宗變色曰趙鼎張浚皆任事須假之權奈何遽以小事形迹之葵曰陛下即位已十許人其初皆極意委之卒以公議不容而去假如陛下有過尚望大臣盡忠豈大臣有過而言者一指乃便為形迹使彼遂過而不改罪戾日深非所以保全之也高宗改容曰此論甚奇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知信州和議已定被召時秦檜獨相意葵前論事去必恨趙鼎而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奏言願陛下以仁祖為法大臣以杜衍為法檜始不樂參政李光擬除呂廣問館

職檜不許時有詔從官薦士葵以廣聞應詔不相知也光既紺葵
落職起知平江時金使絡繹于道葵不爲禮轉運李椿年希檜意
劾之落職屏居鄉里憂患頻仍葵獨安之檜死葵權給事中湯鵬
舉劾葵乞罷之太學生黃作晉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葵詔作淵
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太平州水壞圩堤葵繕完凡百二
十里傍郡圩皆沒惟當塗歲熟市河入渾雨賜文病葵下令城中
家出一夫官給之食併力浚導公私便之孝宗數手詔問錢穀出
入葵奏陛下勞心庶政曰有咨詢然皆微文細故此必有小人乘
間欲售其私不可不察蓋指龍大淵曾覿孝宗色爲動拜參知政
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臺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
退乞令侍從臺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引咎
請孝宗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以爲
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四五洎至榻前
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七八安得不愧于心此臣
所以欲去也薦李浩龔茂良孝宗皆以爲佳士次第用之太常奏
郊牛斃葵言春秋鼷鼠食郊牛角免郊況遇虎不若請展郊以待
天意詔從之虞允文陳康伯相葵卽求去閑居累年不以世故縈
心葵嘗任子先孤姪其襲也幼子與孫尚未命貽號惟心居士諡
惠簡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惟德
之勝本于能斷靖康之禍在于致疑願仰法昇德勿爲靖康除監
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曰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
倖爲小人專制內侍曾覿龍大淵皆用事故茂良及之會內侍李
珂沒詔贈蔡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皆未有

諡今施于珂爲可惜更援其論皆言大淵覿姦回上諭以皆潛邸
舊非他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事獨曰再疏言唐
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不知何也泌曰此其所以爲姦
邪也今大淵覿所爲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
以深憂不報卽家居待罪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逐於外起茂良廣
東提刑卽番山之址建學城東僧有廣惠者中原衣冠沒於南者
葬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淨閣收遺骸皆瘞撩藏無
遺除江西運判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
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上戶出粟通糴振貸全活數百萬有對
奏潢池弄兵之盜卽南畝負耒之民願詔監司郡守從便請耕民
有餘粟雖驅之爲寇亦不從矣拜參知政事湖州守秦邇判不法
得旨下帥臣體訪邇判茂良鄉人也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狀案邇
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參政決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辨吳衢罷
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
錄用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
軍糧數十萬茂良奏其事俄召良臣赴闕駸駸柄用其後茂良之
貶良臣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參行相事也踰再歲上亦不置相因
論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實類其選耳淳熙四年召史浩
于四明茂良因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
以文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陰補格法繳進覿因茂
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
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
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慚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
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

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力求去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批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乃放罷謫安置英州父子卒於貶所觀死後茂良家投匭訟冤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官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事雖恢復而其意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

贊曰康伯鎮靜俊卿謹嚴葉衡以為必循官不激不隨無黨無偏以輔孝宗可稱得賢

南宋書列傳第二十四終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續　　掃葉山房校刊

汪應辰　薛季宣 附 張運　陳居仁　劉珙 附 周淙　范成大　汪澈 附 莫濛　李蘩　王十朋　吳芾　陳良翰 附 王佐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上甚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才乃授鎮東軍簽判趙鼎為師辟府事怨咨焉歲小旱命禱南名山即應禱日既雨也召為祕書省正字時秦檜主和應辰疏謂和議誠可而因循無備之可畏與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檜不悅出通判建州遂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逕一室蕭然饘粥不繼處之裕如自是凡三主管崇道觀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貶過郡應辰為文祭之曰兩從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為死生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榮於歸骨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為阿附私黨符移訊鞫備極行橐求祭文不可得通判廣州時檜深忌趙鼎張浚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詞逮繫者數十家獄既具檜死應辰幸免除祕書少監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常奏所在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澤器皿亦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疋兩他皆類此上嘗省其費亢命吏部核之企簡出的未足侵足兵之饟

應辰奏曰講和以來將士驕惰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既退則設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賞力將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英斷賞善罰惡孝宗將正位儲宮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改爲愷又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從之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爲得援元豐自邦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帝號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以爲問應辰答曰堯舜可光有間之德

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詔尊號不容妄議應辰乞補外遂知福州俞朝廷謀蜀帥乃以爲四川制置使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璘措置執政大將皆主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不便遂得中止璘死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冬入覲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蜀中除虛額民間嘗被實惠除吏部尚書與廟堂議不合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設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既上應辰大憾乃爲是說中臣耳上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止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羅杠則補外之請自得乃論其事有害無利出知平江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譖之上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應辰接物溫良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子逵亦仕至吏部尚書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六歲而孤伯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荊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汪澈宣諭荊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得勝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

不戰而屈其兵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孥而繫馬於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乃行保伍法爲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二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守計定迮兵退人心不搖樞密王炎薦於朝召爲大理主簿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歆寨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凜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棡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衡諸莊輯則西道有屏

敝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七十
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
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進言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
售佞爲進人物皆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
出而其權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毀
譽者之刑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不立中使將
視卒促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壞樓五堵深陽南壁闕而居巢
痺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
外事無足道營根未除臣所深畏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
之陛下倘因親嘗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得中也又言近
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
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事不立帝稱善除大理正自是

汲奏請論薦者報可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歷付場務錙銖皆分隸
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
以取羸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
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
愈强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卒年四十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任政擢度支郎中爲
高宗陳綱運七弊累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土欽恕丞相陳康伯
議道李寶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獨贊決之丐外得太平州饑癘
之餘勞徠安輯民賴以寧孝宗即位告老授廣東經略不赴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秦檜與其父有故令勸以一見可得
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魏杞使金辟居仁爲屬時和戰
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居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曰天與

自酬此賜觀名排之貽書虞允文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
言終無成幸成亦旋敗入對言立國須定規模今陛下銳意恢復
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
定力之論其分益知此言之當也進祕書丞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術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謀勇畧之士
或多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又言經閣宜多明習典故
之士帝問其人以李燾莫濟對出數日召燾居仁請外知徽州陛
辭帝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子節經費以惠億兆不能推廣聖德
吏則有罪乃招三衙軍植二表於庭有輸納中度而遺抑退者抱
所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稅者恒裹贏以歸
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
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孫羌已罷廩稍半給至丐於市軍士

解體乞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帝嘉歎會駕大
閱曲有即命再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呼舞朝方推會要賞帝
曰陳居仁治行爲天下第一可因是并賞之會樞屬闕員方議擬
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爲郎乎即遷檢正中書門下省
諸房公事居仁親視按牘嘗謂有罪幸免則冤者何告誣枉者七
人皆當叙復執政難之居仁上其冤狀帝曰居仁精審尚復何疑
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繳無所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
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
等戶身丁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爲夫人居仁繳奏帝嘉
謂有裨風教又論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
事末節而忘大體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常賦之數定
錙除之目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人當

之不見其難知鄂州築長堤扞江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復出爲惡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死貧不克歸三子行丐於道聞而憐之子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敎之鎭江大旱移守鎭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間遣糴運於荊楚商人聞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糴廩盈有方存活數萬計居仁風度凝遠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子卓字立道爲簽書樞密院平生不營產業以資書所刪金粲世綸堂卒年八十有六將葬事不能具丞相吳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諡清敏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諡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諷言者逐之檜死累遷中書舍人金擾邊王師北向詔檄多出其手御史杜莘老劾宦者張去爲忤旨左遷珙不草

制從幸建康車駕將還軍務未有所付時張浚留守及詔出以楊存中爲江淮宣撫使珙不書錄黃上怒謂宰相曰劉珙父爲浚所知此特爲浚地耳命再下執奏如初湖南旱李金爲亂以珙爲湖南安撫使移書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郎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怠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過望軍士感奮連戰破賊賊窮執李金以降珙論卻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歸田里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參知政事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敎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珙退召掌吏追琪至詰其故投牘使對琪恐詰後不敢乃比使責戒勵狀而去會揚州奏珙檄郡增築新城珙遂奏罷琪時琪爭之最力以故獨罷祠陳俊卿言珙正直有才肯任怨臣所不及願留之詔以江西安撫繼母憂起復曰三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闋除湖南安撫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非仁也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聚而致死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於是一戰擒之移江東安撫會水旱首奏蠲夏稅秋苗運米村落置場平價賑糶闔境數十萬人無一人捐瘠流徙者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刻剝以蔡士氣以索民

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之薨諡忠肅

周淙字彥廣長興人紹興末邊事方興命淙守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臨邊民賴以全活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來歸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廬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入朝悉陳之錢端禮宣諭淮東復以淙薦時兩淮民都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柘開屯田上屢賜札淙奉行益力未幾知臨安臨安駐蹕歲久民居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

工畢子祠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

交耗之孝宗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論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故有通濟堰在松陽遂昌間激溪水溉田堰歲久壞成大訪故迹壘石築防置堤閘四十九所立水則上中下灌溉有序民食其利乾道令以絹計贓估價輕而論罪重成大奏承平時絹匹不及千錢今絹價貴當倍時値上驚曰是陷民深文遂增爲四千而刑輕矣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以成大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書事金迓使者慕成大名至求巾幘效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

大之未起也金庭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初上書崔實政論賜輔臣成大奏曰御書政論意在飭綱紀振積弊而今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成大當制留詞頭七日不下又疏言之說命竟寢除四川制置使疏言吐蕃青羌兩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桀黠輕視中國臣當教閱將兵外修堡砦仍講明教閱團結之法使人自爲戰三者非財不可上賜度牒錢四萬緡成大謂西南諸邊黎爲要地增戍兵五千奏置都監路分土番入寇之路十有八悉築分戍蜀北邊舊有義士三萬本民兵也監司郡守雜役之都統司又畀與大軍更戍成大力言不可詔遵舊法拜參知政事兩月奉祠

汪澈字明遠浮梁人除侍御史左相湯思退不協人望澈同陳俊卿劾罷又論鎭江大將劉寶十罪詔奪節三十一年上元前一夕風雨雷交作澈言春秋魯隱公時大雷震電繼以雨雪孔子以八日之間再有大變謹而書之今一夕間二異交至此陰盛之證殆爲金人而荆襄無統督江海之備無因陳修攘十二事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強弱無定形在吾所以用之陛下屈己和戎厚遺金繒彼輒出惡言以撼吾國願陛下赫然審斷益兵嚴備佈告中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除御史中丞爲湖北京西宣諭使時欲置襄守荆南澈奏襄陽地在荆楚門戶不可棄敵將劉蕚揚聲欲取荆南又欲分軍自商虢窺武昌朝廷以敵昔由此入江南令與拱嚴護武昌津渡拱將引兵回鄂澈留之馳書止拱敵騎奄至樊城拱大戰漢水上敵衆敗走召澈參知政事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督軍荆襄將分道進討

趙撙守唐王宣守鄧招皇甫倜於蔡襄漢沃壤荆棘彌望澈請因古長渠築堰募閑民汰冗卒雜耕爲度三十八屯給種與牛授廬舍嚴可登穀七十餘萬斛隆興元年浚苻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皇甫倜以忠義結山砦澈不能節制坐視孤軍陷敵計趙撙以千五百人救方城敗敵澈漫不加省乞罷黜予祠尋知鄂州孝宗訪邊事澈奏向者我有唐鄧爲藩籬又皇甫倜控扼陳蔡敵不敢窺襄既失兩郡倜復內徙敵屯新野相距百里耳臣令趙撙王宣築城儲糧分備要害有以待敵至於機會之來難以豫料復請祠尋致仕卒謚莊敏澈爲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爲臺官高宗問名士也次第用之矣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才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與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敢爾自奉淸約雖貴猶布衣時

莫濛字子濛歸安人以祖僑蔭補官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濛往鞫之濛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直數千緡黃州倅秦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覈竟既至咸以絶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閱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錢穀除戶部員外郎措置江淮沙田蘆場上語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二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詔罷會金渝盟假濛除淮南轉運判濛遷延不之任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汪澈言於上召見上諭曰朕嘗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爾不敢避怨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圮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隍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甓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未幾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

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知鄂州卒於官

李蘩字清叔晉元人擢綿州歲祲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活十萬人明年又饑鄰盜蠭起綿獨安堵滿中久饑劒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蘩匹馬皆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數行下蘩感其言奏免之總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糧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同蘩相度以聞蘩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爲官糴貴賤眂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惟謹勿務取盈攝之贏則軍不乏興民不加賦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爲市遂遍諭趣軍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米價頓賤父老以爲三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蘩像祠之范成大

蘩疏言關外麥熟倍於常年實由罷糴民力稍舒得以盡於農畝孝宗覽之曰免和糴一年田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范成大名見孝宗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蘩以身任此事臣以身保李蘩上大悅曰是大不可得李蘩也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罷監酒和買之弊以蘇瀘民害會有疾卒詔以蘩能官致仕恩外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蘩嘗舉崇州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爲患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氏殲唐室鮮不由此吳挺怨之後蘩總餉事挺謬奏軍食猶惡孝宗問蘩蘩緘其樣以進挺之姦遂窮踰三十年吳曦叛安丙每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秦檜死

高宗親政策士十朋以權爲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衡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強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爲明如唐宣宗蓋欲陛下懲旣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向嘗有銷翠之禁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上遂擢爲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古晁董上用其言嚴銷金鋪翠之令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金將渝盟十朋論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曷嘗爲中國利要在自備何如禦敵眞意於用人今有才畧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可爲大帥者或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恢復蓋

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衙而交結北司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諫論列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喻伍高爵濫於醫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秦檜久塞言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孝宗受禪除侍講時左右史失職久胡銓奏四事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上疏曰天子之孝莫大於光祖宗安社稷因前王欲成而守者周成康漢文景是也承前世衰微而興者商高宗周宣王是也先君有恥而雪之漢宣帝臣單于唐太宗俘頡利是也先君有讎而復之夏少康滅

澆漢光武誅莽是也靖康之禍亘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恢復大臣不能仰副聖心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私心賛國家之大計因論史浩八罪上爲出浩知紹興十朋再疏謂陛下雖能如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罪紹興密邇行都浩嘗爲屬吏姦贓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史正志與浩族與拜浩爲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龍大淵門十朋并疏其罪皆罷去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十朋自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前因論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陛下命將師江淮一月三捷恕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師一不利橫議蠭起臣謂今日之師爲二帝復讎爲中原弔伐非前代好大生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一衂爲沮議所搖然輿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風憲之職乞賜罷黜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默然力辭出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訟至庭温辭曉以禮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之饒久旱入境雨至湖積霖凡禱必應至誠所感如此卒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有愛二妾郊恩先奏其名沒而二子猶布衣子聞詩知光州聞禮知常州爲治能守家法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選秘書正字與秦檜爲故人檜當政芾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疑之風言者論罷擢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車駕至建康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欲啟還東者下侍從臺諫議芾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輸湖廣則臨安不如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徒憚一時居從思歸之人非爲

國計臣恐回鑾之後西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臣望風奔潰無一城能拒守者此秦檜壅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反其道則士氣日振而授命有人矣知婺州勸民義役金華長仙鄉民十有一家自以甲乙第其產相次執役幾二十年芾與致十一人者與合宴更其鄉曰循理里曰信義以褒異之知臨安府內侍家僮毆傷酒家保芾捕治之徇於市權豪側目執政議以芾使金且議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與言行事者邪語聞得罷不行力求去時芾與陳俊卿俱以剛直見忌未幾俊卿亦引去中書舍人闕安中爲孝宗言二人之去非國之福起知隆興府芾前後守六郡各因其俗爲寬猛吏畏[illegible]民懷惠利致仕卒年八十嘗言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晚退閒者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士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知瑞安縣俗號強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
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物民競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
何術良翰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孝宗初除右正言金
再移書求唐鄧海泗良翰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
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嘆然稱善
盧仲賢至汴許金人以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
宰相叩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
大臣不悔前失不謂奈何復見今日且金要我割四郡屯兵以歸
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
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而之望遂行恐辱國不止於
仲賢也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湯思退尚執前論尹穡附思退
以撼督府良翰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

宜以小人言搖之孝宗曰思退前議固失然朕愛其警敏卿其置
之若魏公則今日孰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爲朕諭之良翰
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總攬全才學取樸實緩急
猶可依賴思退庸狡小黠大癡將誤國且幣做一字恐非明主卜
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穡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遂罷良翰
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孝宗始深悔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乞召
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出是始收良翰在諫省成
恭皇后受冊官內外親屬二十五人良翰論其冗濫減七人爲兵
部侍郎歲月樞密承旨張說被寵請置酒延諸侍從獨良翰不赴
會上遣中使賜珍羞說附奏有旨令趣之頃復明者至說奏良翰
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中批除良翰諫議大夫坐名愕然良翰言
以蜀漢之師下關陝以荊襄趣韓魏江淮指青徐此今日大計四

川既命大臣而荊淮未有任責者亦當擇重臣臨之上稱善以疾
奉祠卒謚獻肅

王佐字宣子山陰人爲祕書省郎秦熺提舉祕省佐殷重未嘗交
語檜死遷吏部郎檜妻王氏乞恩欲自稱沖真先生佐曰婦人安
得此名寢之在館閣數年出知永州每決事吏皆抱牘立數步外
不呼不敢進民有冤得盡言徙知吉州不知有簡劇之異而事亦
頓省湯思退以首相都督江淮請佐爲參謀佐言金方議和而兵
入必用事者幸一勝耳當急弊之使以收間或可從容制之矣不
聽尋求奉祠復起知建康妖人朱端謀不軌事極詭祕佐盡得其
陰謀一日坐帳中決事捕首者至前詰數語伸其狀判斬之流
其徒數人僚屬方候於客次無一人知者後徙知潭州宜章民陳
峒竊發郴道連永桂皆警佐奏乞荊鄂精兵三千度不可待適流

人馮湛在州勉其立功令自選所禁軍八百人指所道行即令軍
士有秋毫擾民及臨敵不用命皆必行軍法又私念湛有善戰名
賊必遁入廣思有以遏之乃檄廣南兵分屯要害賊知有備由間
道歸宜章轉運司聞之即移諸州以爲賊已就巖自守佐曰是不
獨害捕寇且必惑朝廷賊未嘗敗何謂窮蹙其巢穴出入莫測何
謂自守復奏不一意討賊湖廣之憂未艾俟誅賊首而貸脅從未
晚也即日戒行命湛以四月二十三日屯何卑山給以令符曰符
至即行耳二十九日夜半發符五路進兵賊潰走遂誅陳峒徙佐
知臨安府佐辭曰祖宗時開封高選賢傑號將相之儲豪右憚其
威望莫不斂避迺幸以來用人益輕惟媚權貴爲稱職若方抑自
守者爲之猶推舟於陸決不可行疏三上不許進工部尚書尹京
如故歲饑畿內小民或以農器抵粟於大家明春將至失業佐尚

令斷自東作之日先以還之訖事而歸其子木令下農家相慶上
亦喜與之巳乃乞奉祠自製壙記又爲治命無疾而卒（佐傳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汪薛糾弊權倖所忌陳劉飭法良民以利激濁揚清帝言
遠事治成大果敏十朋敦毅良翰屹立各堅素履近君有濟
附離得祉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五終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五

李燾尤袤等列傳第二十六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參　掃葉山房校刊

李燾　杜莘老　王希呂　李衡　黃祖舜　王大寶
金安節

李燾字仁甫丹稜人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十四篇紹興中歷任州縣有聲餘暇力學恥讀王氏書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建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知榮州榮因淡爲隄夏秋率苦水潦燾築防捍之除潼川轉運判燾括一路財賦額通行無附三年中數定爲籍約乾道三年召對首與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史典故以爲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會慶節上壽在郊禮散齋內議權作樂燾言漢唐祀天地

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建隆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既合祭宜復漢唐及建隆舊制庶幾兩得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時乾道新曆成燾言曆不差不改不驗不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傳曆多差不容不改而新曆亦未有大驗乞申飭曆官討論子房試驗其方正直言極諫科燾素謂唐三百年不愧此科者惟劉蕡燾心慕之嘗以所著通論五十篇見留帥張燾欲應詔不偶而止於是命其子垕與塾科燾虞允文以燾數言事不樂燾遂請去陛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又奏禹貢九州荊田第八賦乃在三人功既修遂超五等今田多荒蕪賦將十八上命之條畫既至奏京湖之民結茅而廬築土而功備牛而犁種而植穀苗未立聘貺已多有橫加科斂行今宜寬侵冒之禁

依乾道詔書止輸舊稅廣收糴之術如咸平元豐故事勸課有勞
者推恩詔從之總餉呂游問入奏燾攝其事歲饑發鄂州大軍倉
賑之僚屬爭執不可燾曰吾自任不以累諸君也如數償之游問
返衆劾燾專上止令具析不之罪也知瀘州首罷科門錢以抵夷
人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燬不實
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何預國
史詔熙志貶二秩燾一秩燾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上敵國小人不
可不慮又上快箴引太祖能朝悔乘快決事以諫宜寢太廟柱壞
鴟尾有司旋加修繕燾奏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當請正太祖
東向之位燾論兩學釋奠從祀孔子當升范仲淹歐陽修司馬光
蘇軾黜王安石父子從祀武成王當黜李勣衆論不叶止黜王雱
拜禮部侍郎夜直宣引奏近者蒙氣蔽日厭占不佞者稼股肱升

目宜謹厭與賜坐欲起又留賜飲賜茶詳詔監視太史測驗天文
屋既中制科選著作郎兼國史檢討官父子同主史事搢紳榮之
燾出知常德境多茶園異時禁切商賈率至交兵燾日官捕茶賊
豈禁茶商聽其自如訖無茶寇明堂大禮成以其首議除敷文閣
待制頃之屢號繼七上欲以史事紓燾憂知遂寧府長編全書成
上之詔藏祕閣燾自謂此書寧失之繁毋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
事凡九百七十八卷皆學漢石渠白虎故事請上稱制臨決又請
延見講讀之儒尤袤劉清之十人為史官一日宣對燾言外議陛
下多服藥罕御殿浮費多上曰卿可謂忠愛太史言十一月朔日
當食心八分燾復條上古今日食是月者三十四事因奏之曰心
天王位其分為宋十一月於卦為復方潛陽時陰氣乘之故比他
食為重病革口占遺表願紓遠以藝祖為師用人以昭陵為則辭

氣舒徐乃卒諡文簡燾性剛大特立獨行早著書檜尚當路檜死
始聞於朝既在從列每正色以訂國論張栻嘗曰李仁甫如霜松
雪柏無嗜好無姬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
十年葉以為春秋之後纔有此書子垕塾壁埴皆執政
杜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唐工部甫十三世孫主管禮兵部架閣文
字彗星見東方莘老上書論彗孛氣所生多為兵兆內渡後典秩
散失顯仁皇后崩議禮有疑莘老以古義裁定傳旨問含玉之制
莘老請以周禮典瑞鄭元注製之上覽之曰真禮官也遷殿中侍
御史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決策親
征莘老疏奏贊上且謂敵欺天背盟當待以不恥勿以小利鈍為
異議所搖則人心有恃而士氣振矣又言親征行則而禁衛統老
居半至不能介胄者願亟留恩處知樞密院周麟之初請使金及
聞金將盛兵臨邊乃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

避事辭難恐貽羞於掩泣衆有與殺胥鄭公之譏疏再上乃責端
州莘老劾王繼先怙寵干法富浮公室子弟直延閣居第僭擬別業
外帑編畿甸數十年無敢摘之者聞邊警輒輦重貨歸吳興為避
難計莘老數其十罪詔繼先福州居住籍其貲以千萬計盡賞將
士天下稱快內侍張去為取御馬院西兵二百兜其項都人異之
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去而
莘老亦出知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聞其清修獨
處甚重之一日因對褒諭曰聞卿出蜀門蒲帷紙帳如僧然難及
也莘老官中都久知公論所予奪姦慝者皆得其根本脈絡常歎
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
君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忿擊之聲振一時都人

稱俏僥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課績爲諸州最

王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孝宗時除右正言時張說以戚屬簽書樞密院希呂與李衡交章劾之說勢燄赫後省不書黃學士院不草詔皆相繼斥逐希呂去國之日屏徙御屏復以行直聲聞於遠邇淮右擇帥上令知廬州兼安撫修葺城守安集流散兵民賴之出知紹興嘗論近習語切上變色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字來矣佐酒江西常作坐右誡以示僚屬一辭官衆錢塗數字與坐駭愕希呂覽之書其不阿爲之居官廉潔至無屋可廬由紹興歸有終焉之意然猶僑寓寺上聞之賜錢造第卒於家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扑逆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以秋　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曰如帥汪澈等列上治狀召除侍御史論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給事中莫濟不肯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爲四賢詩以記之衡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唯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衡門答和間入辟雍同舍行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爲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儼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

黃祖舜福清人入對言縣令付銓曹專用資格苟若委郡守汰其尤無良者上然之又言抱道懷德之士不應書十隸老於韋布乞自科舉外有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舉里選之意下其奏禮部遷右司郎中薦李寶勇足以冠軍智足以料敵詔以寶爲帶御器械張浚薨其家奏留使臣五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武臣素食進崇秩曷以勸功乞爲限制遂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毀其命又請追奪秦檜贈官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亮使淮劉汜敗王權走上將誅權祖舜言權罪當誅汜不容貸劉錡有大功聞其病已垂權汜誅錡必慍忿以死是國家一敗兵而殺三將得無快於敵乎上嘉納卒謚莊定

王大寶字元龜潮州人授南雄州教授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嘆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獨肯從吾游過人遠矣至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其子栻與講學時趙張名臣斥無虛日人爲累息大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上諭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可與內除時經筵缺官遂除國子司業久江南諸州有月樁錢無定名數吏緣爲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撥之今市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請委監司裁月樁爲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嶺曰麥園梁瀧徼驛山石犖确盜乘間剽劫大寶以鏹金三十萬募民拱甃築道十餘里行者便之孝宗即位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果斷自興以來日征日和浮議廢定太上傳位於陛下四方日徯恢復願陛下果斷則無不濟擢諫議大夫首論宋偉沈該之罪汪澈督師荊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激將職張浚復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符離失律羣言洶洶惕思退議罷督府力詆講和大寶言三上除兵部侍郎胡銓奏

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力自引去
朕留之不能得大寶論湯思退太早令爲兵部侍郎茲容復聽其
去未幾奏詞銓奏自古臺諫論宰相多矣者謂勢不兩立則論宰
相者皆當去督府既罷金復侵邊上乃竄思退中外以大寶前言
不用爲恨

金安節字彦亨休寧人資頴悟博洽經史尤精於易遷殿中侍御
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檜銜之未幾
丁母憂去遂不出檜死起歷大理寺卿首言治民之道先德後刑
今守令慮不及遠簿書期會賦稅輸納竭日力爲之而無卓然以
敎化爲務者願申飭守令俾無專事法律務可以贊敎化必力行
之兩浙漕屬王悅道鞫仁和令獄不實事下大理安節并逮悅道
悅道華國王繼先子也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屬顯仁皇后

喪服黑帶宜生曰使人以賀禮來送使安得服黑帶安節辭難再
四宜生屈服明年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停巡檢王松局
不得鞭笞之安節責翼詞色俱厲朝廷恐生事坐削兩秩葉義問
使金金主因言前日侍馬事曲在翼已笞二百囘日可詳奏乃復
元官遷侍講給事中殿院杜莘老論張去爲補外安節言不可因
內事而去言官上遂留莘老金亮侵淮從幸建康言方今正當大
明賞罰乃首用劉寶王權刻剝庸儒之人何以激勸將士上納之
楊存中議省江淮州縣安節言廬之合肥和之濡須皆昔人控扼
孔道孫權築濡須塢魏軍累攻不克守將如甘寧等皆以寡制衆
蓋形勢之地攻守百倍昔有昔人得之成功今日有之而返棄之
耶存中議遂格孝宗嗣位給延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
之科凡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冗費一切能去龍大淵曾覿逆
除知閤內事安節封還錄黃時臺諫相繼論列上意未囘安節與
周必大奏臣等若奉明詔則臣等負中外之謗大臣若不開陳則
大臣負中外之責陛下若不俯從則中外紛紛未止也命遂寢張
浚語人曰金給事眞金石人也金將林忠從遣使論和議乃畫定
四事安節謂世稱姪國國號不加大字及用再拜二字皆不可從
海泗唐鄧爲淮襄屏蔽不可與巳而詔祠得請中書舍人胡銓繳
奏謂安節太上之舊人而陛下之老臣也爲力未衰有愛國心豈
宜從其引去上遂留之踰年致仕去之日搢紳相與嗟羨以爲中
興以來全名高節鮮有其比卒年七十七其除司農丞或詰之曰
張致遠爲中司時所薦安節曰彼爲朝廷薦人豈私我耶薦晁公
武甄茂艮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

贊曰李燾謙粹生死文字莘老折闗希呂僧寺李衡杖履四

賢詩記大寶安節全名國爾忘家上聰明發作士氣

尤袤　周執羔　李浩　顏師魯　袁樞　李椿　王質
蔣繼周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爲泰興令縣舊有外城屢殘於寇袤即修築
已而金渝盟克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
爲讀書計從臣以端退薦大宗正閣丞人爭求之陳俊卿曰當予
不求者遂除袤張說自閤門入西府袤率三館上書諫於是出知
台州前守趙汝愚修郡城工纔什三屆袤成之袤按行前築殊鹵
莽亟命更築加高厚數月而畢有毀袤者上疑之使人密察民誦
其善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讀而嘆賞遂以文字受
知累遷左諭德夏旱袤上封事言天地之氣宣通則和壅塞則乖
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催科峻刻而聚民怨獄征苛繁而商旅

怨差注留滯而士大夫有失職之怨廪給朘削而士卒怨奏讞不時報而久繫者怨幽枉不獲伸而負累者怨殫殺人多特貸命使已死者怨有司買納不即酬價負販者怨人心抑鬱所以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定廟號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官奏曰太上親爲徽宗子以子繼父非光武比將來祔廟在徽宗下而稱祖恐在天之靈有所不安邁論遂屈禮部太常寺謂本朝創業中興皆在商邱取商高宗實爲行[illegible]事堂令皇太子參決庶務袤以爲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乃使懇辭以彰殿下全德淳熙十四年將有事於明堂詔議升配袤謂方在几筵不可配帝且歷舉郊歲在喪服中者凡四維元祐明堂用呂大防請升配神考時去大祥止百餘日且祖宗悉用以日易月之制故升侑無嫌今陛下行三年之喪高宗雖已祔廟百官猶未吉服

詎可近違紹興而遠法元祐升侑之禮請俟喪畢議之有詔權中書舍人力辭時內禪議已定是日上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非卿孰能爲者故處卿以文字之職袤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筵論官制謂武臣披堅執銳者積功累勞僅得一階權要貴近之臣優游而歷華要舉行舊法姜特立以爲議己遂與祠紹興元年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日言曰老矣無所補報凡貴近營求內除小礙法制者必不吝論駁日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使轉橫行袤繳奏者三竟格不下韓侂胄以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行袤繳奏謂正使有正法可回授不可直轉侂胄覬賞之後不宜有壞國法開倖援之門奏入手詔令侂胄行袤復奏朝廷官爵專徇侂胄之求非所以爲摩厲之具也命遂格耶律透嘿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帳本內批特與書行袤言爵祿者祖宗之爵祿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不允之人哉疏入上怒裂其奏命遂不行後上封事曰近年以來給舍臺諫議事往往不行如陳源奉祠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召尤爲駭聞自古去小人甚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況加封植乎時上已屬疾國事多舛袤積憂成疾乞致仕不報遂卒袤少從喻樗汪應辰游傍學於楊時稱頭高弟也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袤言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所以王周孔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誣背士君子故臨財不苟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名豈不美正恐假託爲姦眞僞相亂耳袤死數年侂胄擅國禁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袤爲知言嘗取

孫綽遂初賦以自號有遂初小藁若干卷謚文簡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建炎初乘輿南渡自京師奔詣揚州不及遂從隆祐太后於江西就宜黃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挻爲變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歷太常丞會始議建明堂詔奉常習郊大樂訪斷舊聞凡閣工器制作始備充賀金生辰使往歲泛使官得自辟其屬賞與既厚願行者多納金以請執羔始拒絕之使還權吏部侍郎請賜新進士聞喜宴於禮部從之軍興廢此禮至是乃復同知貢舉舊例進士獻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以科第私其子士論讙譁爲減三年以悅衆執羔言祖宗法不可亂由此忤檜擢知夔州夔部地接溪獠易以生事戎告豢獠夷叛其豪帥請兵致討執羔曰朝廷用爾爲長今一方繹騷責將焉往能遣

與力則買兩一兵不可得也蒙恩斬叛者以殺人憫息乾道初
名兼侍講孝宗患人才難得執羔曰今一介士造亦蒙賜名口舌
相高殆成風俗一日侍經筵曰書曆易知數難陛下之日短也
乃垂涕上惻然命拜本部尚書方士劉孝榮言統元曆差命執羔
釐正之執羔用劉義叟法推日月交食考五星分度以紀氣朔寒
溫之候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又論簡兵之術執羔以
爲蠧民之本莫甚於兵古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今日養兵之數十
倍於此羸老弱者幾半不汰之其弊益深將何以給軍興
豫凶災儲國家不得已而爲之措置行常數此年行可損益一二
十萬石今諸路樁積之餘蟲蝕大半無以供常稅況數外取之乎
宜視一路一郡一縣豐凶之數輕重行之災甚者蠲之可也上覽
然從之充安恭皇后攢宮按行使且與閹人接卒事未嘗交一談

閹亦服其長者不怨也及告老上諭曰祖宗時近臣有年踰八十
尚留者卿之齒未也已復申前請詔與祠賜茶藥御書忠禮至淚
公卿祖帳都門外搢紳榮之

李浩字德遠臨州人紹興十二年進士時秦熺挾相子以魁多
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自檜用事塞言路朝士多務
慎默浩與王十朋輩始相繼言事聞者興起孝宗即位爲太常丞
張浚督師江淮爭相多排抑之浩引仁宗用韓琦范仲淹語竟得象
故事乞戒諭令同協濟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尹穡欲引之共擠浚
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乞外得台州且豪民鄭憲以貲給
事權貴人門護爲姦非械繫之死獄中遂籍其家權貴人教
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衣事疏方上擢參政劉珙奏曰李浩爲郡
疾惡豪民爲其所誣臣考其本末悉得其實臣不敢與聞豈
易得耶且問章安在珙對曰已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
所沒貲上批其後曰台州所斷至允鄭憲家貲永不給還流徙如
故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時朝廷和糴米八萬責其事有賊
縱濫憑隱匿官錢戶部不敢詰浩發其姦戶部欲就支稽見數大
理附會之浩爭曰非但惠奸且虧軍食上是其言會大理卿缺上
曰無以易浩遂除之浩嘗陳經理兩淮之策曰臣親見兩淮可耕
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出爲廣西安
撫有尚書郎入對論及擇帥事上曰如廣西除已得李浩矣又論
大臣曰李浩營田議甚可行大臣莫有應者治廣二年召對論侍
不美者八其言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貴者執
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
而趨附之門尚闢倫術可行而有險詖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

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惰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
售上問誕慢爲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諒除權吏
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相與謀嗾諫議姚憲論浩遂罷久
之夔路關帥命浩行夔有羈縻州曰思州世襲爲守則田氏與其
猶子不協將起兵相攻浩嘗檄遣官爲勸解二人感悟歃血盟盡
釋前恨邊得以寧浩天資質直風教素高平居未嘗假人辭色不
知者以爲傲或譖於上前上謂斯人無他在經前亦如此非爲傲
者爲郡尤潔已自海右歸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除提舉浙西役法做甚細民至以雞豚
樹折產力避役輒破家師魯下教屬邑預正流水籍稽其役之序
寬比限免代輸咸便安之鹽課歲百鉅萬本錢久不給亭籠私鬻
禁不可止師魯撙節浮費償宿負比旁路課獨最上謂執政曰師

生能辨事如此入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奏朱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傷恩功交一談李酃恥為此與承璟所薦駁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酃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illegible]當[illegible]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紱皆指兒以厚賚[illegible]以才稱後以貪敗上用其疏補中行之為國子祭酒規約[illegible]上聞喜曰顏師魯到學未久規矩甚肅詔充遣留禮信使[illegible]仁遣留使至金必令籍花聽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命入或難臣非遭暫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將孝宗以孝聞師魯據經陳請反覆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除吏部尚書抗章請老卒於家嘗曰窮達自有定分枉道希世徒喪所守故其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謚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除太學錄張說自閤門簽樞密樞與學省同僚論之上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耶虞允文愧甚樞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龔茂良奏於上孝宗讀而嘉歎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於是矣他日上問袁樞今何官名對節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於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險佞而似忠鯁者苟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朝廷累將士大夫頗有為黨論之者樞奏曰比年或謂陛下寵任武士有厭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親信左右內庭行廟堂之事近侍參軍國之謀今雖總權綱專攬而或壅蔽聰明潛移威福願可否惟聽於國人毀譽不私於左右[illegible]力銳意北征示天下以所向樞奏古之謀人國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復金讎臣願蓄威養銳勿示其形分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兩淮旱命廉視[illegible]陳兩淮形勢謂兩淮堅固則長江可守今徒知備江不知保淮置重兵於江南委空城於淮上非所以戒不虞也[illegible]朋黨[illegible]附則大臣權重言路壅塞則人主勢孤時宰相不悅至是又言[illegible]在下則主弱故大臣逐臺諫以蔽人主之聰明威權在上則[illegible]故大臣結臺諫以遏天下之公議今朋黨之傳尚在臺諫之官未正紀綱言路將復荊榛矣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

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人為危之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實自樞始寧宗初擢知江陵江陵瀕大江歲壞為巨浸民無所託楚故城楚觀在焉為室廬徙民居之種木數萬以為捍蔽民德之尋罷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傅陶令閒居十載作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李椿字壽翁洺州人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視山水岩險要周密精審所助為多隆興元年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雖難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屈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浚心是之不忍

決去未幾果罷除樞密院檢詳小吏持南丹州莫酋表求自宜州市馬因簽書張說以聞椿謂小吏妄作將啟邊釁請論如法除司農卿椿謂大農歲用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歎曰眞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歲儲二百萬斛爲二年之蓄兼臨安府視事三月權倖以爲不便從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不悅出知婺州會詔市牛筋凡五千觔椿奏一牛之筋纔四兩是欲屠二萬牛也上爲收前詔除吏部侍郎又極言閤寺之盛嚴禁士大夫兵將官與之交通後言當須邊備如欲保淮則楚州盱眙昭信濠梁渦口花壓正陽光州皆不可不守如欲保江則高郵六合龙梁濡須巢湖北峽亦要地也除知太平州陟上方玲刹以遣命知潭州湖南安撫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潭竝置飛虎軍或以爲非便椿曰長沙一都會控扼湖嶺鎮撫蠻猺二十年間大盜三

起何可無一軍且以費縣官緡錢四十二萬何可廢耶亦在敝之而已未滿歲復告歸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椿學易惡佛老說朱熹嘗銘其墓謂其逆知得失不假蓍龜

王質字景文興國人游太學與王阮齊名院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串周匝無有間斷著論五十萬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樸論金主亮南侵汪澈張浚皆辟爲屬入爲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困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逖在河南法主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何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告陛下金弱且亡陛下則勃然有勒燕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陛下即委然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人不可入陛下又蹇然有指滿溝之意會三者爲一天下烏有不治哉忌者共譖質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質偕行一日令草檄契丹文援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允文當國以質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中貴人多陰沮之出通判荊南府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蔣繼周字世修莆田人進士歷官實錄院檢討官嘗論和糴省進孝宗曰卿文絕類陸贄又曰卿有趨事赴功之意乎繼周逡巡退避時銳進者得上一語往往進投合以取大官繼周獨若不敢當者丁憂起知舒州入朝上問卿往年論事脫訓似陸贄今七年矣當除卿行在職事繼周謝曰臣事君猶子事父幹蠱於外亦子職

也敢有所擇上益嘉其靜退改祕書丞會熒惑犯氐因對言驛傳宜備非常進奏院果災上曰繼周博學善論事乃自閤班薄除將作少監淳熙十一年正月同知貢舉有禮記義見黜者繼周力拔之啟封則吳人衛涇也十三年九月遷御史中丞上初內禪收召名士畢集議論或過激貴近言秦檜當國時一人常兼數職未嘗廢事繼周曰往昔權臣廣斥異已故朝列多闕今何取焉假使省二十員不過月省二千緡其省幾何而遺才之事上下交病請得倡議者許之太史奏曰日中有黑子繼周言日象君德豈容隱匿乘之大臣之蒙蔽外夷之侵軼後宮之私謁佞者之用事皆其應也上春秋浸高繼周言願陛下養性導和飲酒以和氣不可以無節而飲過度之酒服藥以養生不可以無疾而服伐性之藥上嘉納之徙太平州四年三易郡遇水旱條上利害畧曰言荒政者萬

端大指不過廣儲蓄一事兩有備則拙者亦能集事不然雖智何益中外服其論罷歸卜居嚴州得屋僅庇風雨讀書旦暮不輟若未嘗貴達者 雜周傳傳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袁衛道學樞誅姦惡學易椿老論古實樸師魯據經執羔考縮浩倣非倣爺信不怍一時名臣爲國式廓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六終

汪大猷等列傳卷第二十七 南宋書卷第三十五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汪大猷 程大昌 唐文若 王信 劉章 張大經

蔡洸 劉儀鳳 陳良祐 胡沂 沈复

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授金華丞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甚嚴檄大猷覆視龍游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遷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毋輕授官毋拘流品孝宗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進文太子初建東宮兼侍講太子嘗出龍大淵禁中所進侍燕詩命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近習爲之非講讀官所當預兼給事中孝宗清燕每議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大猷遂陳耆長雇直並緣法意使里正兼催

科之役亭戶未嘗煮鹽貸錢射利隱寄田產賜田悉戚豪爭相先陵轢州縣役及貧產正可行於強盜贓吏倉庫綱運之負陷者即其業收租以償足則給復故業上嘉獎權刑部侍郎言有司率用新制乘舊法使舞文之吏時出以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進上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不處死無以懲艾右司林栗謂太祖朝強盜贓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異施增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無乃何所懲艾請從舊法贓滿三貫者斬大猷奏曰強盜何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若皆置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爲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作逆矣望稍開其生路遂從大猷議知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百區遣將

留屯久之戍兵以貢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猷辨其非是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皆以牛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我境當用我法三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錢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改江西安撫以討永新洞寇不利自劾落職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敬之好周施敘宗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給族眾皆欣勸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孝宗即位遷著作佐郎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己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啟關或言矯制帝笑以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書皆中省審奏乃得行又言去歲完顏亮來攻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不平也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徙江西轉運副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捍江護田堰壞歲罹水患大昌力復其舊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為功求給賜所置田免徭大昌奏僧寺違法置田又移科徭於民奈何許之權刑部侍郎大昌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都統制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大昌極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為矣逢原坐削兩選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寖少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陣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為先鋒今率三

年輒補外用選其長帥有征行無人在選奈何始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二衛勿遣會行中外互送之制力請郡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漕檄裨師武討之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是歲賊謀攻城先使諜者裹甲縱火為內應師武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光宗嗣位奉祠卒諡文簡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人以給事中勾濤為詔起行在所既至而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曰昔漢高慢士四皓去之而西鄙少康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多節義之士陛下屈萬乘之尊駐驛東南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蛙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進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召對便殿高宗大悅通判洋州洋西鄉縣產茶亘陵谷八百餘里山窮險賦不盡括使者韓球將增賦以市寵園戶避苛斂轉徙饑餓相藉文若力爭之賦迄不增再通判遂寧府會大水民多漂死文若至城上發庫錢募游者振活甚眾又築長堤以捍水勢自是無水患秦檜死上訪蜀士於魏良臣以文若對改秘書郎為文思餞以獻曰檜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諷焉勸上收川西北人才以固根本將命以學制時有為宜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言其直作禾黍詩以美之侍御史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出知邵州上廉為近臣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移知溫州金人來攻文若首建大臣節制江上之議復除起居郎時諸將北出提書目關獨文若憂之圖上元嘉北伐故事上諭文若以創業所歷艱苦及敵情反覆甚悉文若對曰願陛下深察大勢遲速之長而避其短無循前代執轍則大事不幾金主自將鬪王權於歷陽樵近淮甫盡沒詔百

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三乞起張浚
上問曰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天
不死浚欲海正爲今日上瞿然曰援浚者多非卿無以發此起浚
卻平江上以浚雖忠慤將士多不附文若復言浚本以孤忠得衆
上將內禪手詔追崇皇太子所生父文若謂皆貴號名稱未安請
更黃堂吏不可文若執不已宰相以間說改稱不生親尋又改宗
室子偶其後詔稱皇兄孝宗嗣位浚都督江淮軍事使文若行邊
按守備多所能行者旋請祠卒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孝宗朝授太學博士差收令所刪定官法令
有不合人情自相牴牾吏得以傅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和
不可恃今日當爲自備之策以待可乘之機權考功郎官上謂
尚書蔡洸曰考功得王信給事遂清武臣綿官不書年齒磨勘除

厲肆爲姦欺爲擿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大理獄事連三衙殿帥
王友直銳爭之上稍知其非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汝將何爲
獄具皆伏辜因請置籍以杜後患丁母憂史浩在殺牲禱神願信
服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復爲考功郎轉對論士大
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
時之合而可否有所不計集賢者以趨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
謀利者以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
忠厚之意革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惡於取舍
之間使天下靡然知鄉假禮部尚書使金肆射都亭連中其的金
人駭曰尚書得非黑王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金
人寶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同然
五星聚者行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
之又言陛下即位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所以未立者正以
所用之人不一鎮關封駁而右府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
於公論統領官奴事內侍坐議遠州宰蒙赦還而遂復故職潛藩
恩舊之隸徒權貼官而齒朝士老禁校與節鉞說計得之而恩典
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祇候妃嬪進封而旨指他姓爲甥姪上曰
事有不可不聞者第言之朕無有不爲卿行者宦者甘昇既逐屬
高宗崩用治喪事提舉德壽宮信亟執奏翰林學士洪邁適入上
語之曰王給事論甘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聖訓以爲今一
宮之事異於向時非吾老人所能任小黃門寖多類不習事獨昇
可任責分吾憂渠今已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蹈故態以是駁疏
不欲行卿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權
要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

變令貴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修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
縣當別其劇易歲錢禁廣積聚處歸附之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
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析敏如流泉擢浙東安撫使山陰境有狹
獼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啟斗門導停潦注之海築十一壩化
匯浸爲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其名曰王公湖初信扶其父喪歸自
金陵草屨徒行雖疾風甚雨弗避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
悲傷過甚疾復作至是寢劇上章請老致仕有星隕於其居光如
炬不及地數尺而散數日信卒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中廷對第一秦檜嫉其不附己媒蘖其
罪出倅筠州孝宗受禪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
削去道釋符瑞志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
端指言非是或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爲相者趙彥端

一笑耳彥端恩不測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從容對曰
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彥端獲免人
稱章長者進權尚書上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對
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
難臣以為易上嘉嘆久之辭告歸淳熙元年予之衡山御史檢法
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謂曰卿
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祇候至家宣問卒年八十論著文章周密
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登龍泉有善政歷提刑江東孝宗重風憲
之選獨可大經名見上曰以卿風力峻整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
稱歎守殿中侍御史因論近習韓俊鷹上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
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恐無恥者希風希旨傷毀士

俗又論臣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黃閣羅上命
寘之囹宜論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
限以資格又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
常平之儲併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
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
而愁歎多軍士貧而嗟怨衆二者當今大弊願請祠上曰卿公廉
必能為朕牧民乃知建寧府未幾致仕方主谷未衰抗疏引去人
方之孔戣詩迎八袤寧宗即位降詔撫問賜銀絹藥老疾革語諸
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
九諡簡肅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姑康舳艫相銜時
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
獲罪百姓也御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瀦我
水以灌以溉侮我不奪蔡公是賴試戶部尚書上謂侍臣曰朕以
版曹得臣為喜洸嘗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陛辭賜
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歸
曾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所得奉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
無餘資人服其潔云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調尉遂溪起居郎趙逵稱其詩有詞華恬
於進取宰職上其名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為上光堯壽聖尊
號而實有欲俟欽宗服除者太常博士林栗謂服中不必避儀鳳
獨上議乞俟終制議者雖是其言竟用栗議儀鳳在朝十年每歸
即匿其車騎扃其門戶客至無親疏皆不得見政府累月始一上
謁人尤其傲奉入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

綱論儀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後輔臣進前侍從嘗
復職者上曰劉儀鳳無罪可與復起知邛州罷歸卒儀鳳頗慕晉
人簡傲之風不樂與庸輩接故一跌遂不振云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乾道中歷右司諫言陛下躬行節儉弗殖
貨利其有占田疇擅山澤簽舡舶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
假德壽或託椒房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遷吏部尚書時議
遣泛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貴斷於僉同
博訪歸於獨斷不可以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
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啟釁之端萬一敵
騎入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
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而言効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
之役不戰自潰瓜州之退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

其寓金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襄城許昌舊尺圖不慮踰而又失如
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絹以求淮甸不內虛又將
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使地
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況此求陵寢地在其中襄亦議此觀其
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所請欽宗梓宮
猶為有辭內事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嘗能毅然奏入忤旨貶
瑞州久之起知建寧卒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孝宗初擢殿中侍御史沂言守禦之利莫若
沿邊屯田前歲淮民逃移未復舊業中原歸附俾之就耕東作方
興且慮敵人乘時驚擾宜聚兵險隘防守進禮部尚書虞允文當
國希旨建策復中原沂極論金無釁而我諸將未見可任此事者
數梗其議卒謚獻肅

沈夏德清人孝宗時為戶部侍郎一日登對上問財用幾何合催
幾何用幾何欠幾何一一對訖於所佩夾袋中取小冊進呈無毫
髮差上大喜問宰臣侍郎有過政府例否梁克家云陛下用人何
以例為遂除簽書樞院

贊曰大猷大昌治粟法存信章沈沂修慎名將文若大經有
才有臧錢處頁祈撿簡篤常以贊以翼孔昔鏘鏘

南宋書列傳卷第二十七終

施師點等列傳第二十八　　南宋書卷第三十六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施師點　蕭燧　李彥穎　黃洽　王藺 附王自中 附三復　謝諤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十歲通六經十二歲能文弱冠游太學乾
道元年賜對言歷年屢下詔恤民而恩未加浹陛下軫念惟恐一
夫失所郡邑長吏惟恐財賦不集所以德平日除繇而恩不沾被重
以歲惡積多逋負今明堂肆赦乞自四年以下逋負四年以前願
悉除免上詔從之八年除給事中時太子府事已除特令增員為
三命兼之使金致命金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
退位師點屹立相儀者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
不肯少動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上嘉歎
不已後金使賀正旦至闕問館伴師點今居何官館伴以字文价於

班列中指師點以示之金使恍然曰一見正人令人眼明除參知
政事師點嘗同宰相奏事退復同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二三
事卿等各呈所見甚關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
如此深副所望必大奏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
責退不相銜自秦檜用事執政捉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君
臣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為師點復奏臣敢不竭股肱之力上因諭
之曰朕欲天下事日往來胸中未嘗釋也先是州郡上供或不時
以進立歲終稽考法及是主計臣有忌為督促者乞不待歲終先
期行之詔令已下師點獨然曰此策若行上下逼迫民不聊生或
謂令已出矣師點曰事有為天下病惟恨改之不速何避嫌其議
周必大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不被其害者公之賜也一日入對
後殿上曰朕前飲冰水過多忽暴下幸即平復師點曰自古人君

嘗無事時快意所爲忽其所嘗戒其後亦有不悔者上深然之除
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
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並次其才行太學每
有除授必列陳之後知泉州嘗謂諸子曰不生仕宦皆任其升沉
初未嘗容心其間不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大人竊達
有命不待巧圖惟忠孝乃吾事也卒年六十九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司法參軍時秦檜當
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
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邪檜恨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
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illegible]未第時
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玉石俱焚在冬青青松
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

上喜著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除左司諫上論執政時除燧若何
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正可任言責時復議進取上以問燧對曰
兵未強財未裕宜臥薪嘗膽以圖內治若恃小康而驕心非臣所
知上曰忠言也擢右諫議大夫論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與純正
務邪不恤仇怨有旨下帥司招軍燧言所募多市井年少利稱資
往往捕農民以應數乞嚴戒諸郡夔帥李昌圖貪虐參政趙雄庇
之燧請罷昌圖雄果營救還任燧再論并及雄雄密奏燧誤聽其
子仇人之言遂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獄坐罪燧乃自劾出知嚴
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錢不滿二千燧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
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邑皆寬遂安令腴土兵屬論罷言恫恫
燧急易令且呼卒長告戒燧密得首惡少姓名捕出嶺人以安擢
詔燧治郡有勞移知婺州父老遮道戕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

條教不勞而治八年召還樞密都承旨例以知閤門官兼恃寵招
權上思復用儒臣命燧以龍圖閣待制爲之燧言儒師之風未殄
羣臣多迎合獻諛宜察其虛實上稱善以年及請挂冠諡正肅孝
宗每稱其誠實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逵登進士第皆名第四
孝宗曰逵才氣甚佳父子高科殊可喜逵累官至太常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金攻浙西父挾家人逃避彥穎方十歲追
不及能趨支徑亂流獲濟主餘姚簿時宰相知其才將處之學官
或勸使一見恥自獻不可金渝盟張浚進司空宗方向浚執政堅
主和議尹穡陰附之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彥穎曰人所見固
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持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
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倘事將誰倚穡大怒
銜恨陰排之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有過宜顯逐之

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詔從中出在廷莫測其
故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參知政事金使至上
遣王抃諭金使稍變受書儀禮儀久不決彥穎曰須於國體無損
而事可濟乃善若如去年張子顏之行不但無益帝信湯邦彥輕
倖集事以爲申議國信使起兩淮民兵赴合肥訓練并諸軍餉
戎備中外騷然彥穎復言兩淮州縣去合肥遠者千餘里近亦二
三百里今民戶三丁起其一限三月而罷事未集民先失業矣上
作色曰卿欲盡撤邊備耶彥穎曰今不得已合三百里內家起一
丁詣合肥三百里外就州縣訓習日給錢米限一月罷庶不大
擾從之洎邦彥辱命而還彥穎在東府三歲冀拂相事內降繳回
甚多內侍白劄籍名造器械并衙師發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
穎謂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

方有意恢復將用之不偷徒啟他日姦覬失封樁初意上瞿然曰
卿言是自是絕不支出知紹興勸約有惠政致仕家居凡十載自
奉潸約食纔未數合室無姬媵蕭然示目與州縣了不相聞費年
八十一諡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著類一空公
論醜之

黃洽字德潤侯官人爲太常丞請外孝宗曰黃洽厚德方任以事
不許洽奏願飭戒州郡用償擾以致盜用輕易以啟盜遷著作郎
上論詞臣秘閣備與俊爲與特公卿用除侍御史會水旱頻仍差
官按視安集洽奏常平一司所職何事淮浙江東見有使以五使
分五路尚慮不周知今遣一人兼二三路不過因圖帳戶口多寡
地里遠邇安能遍及乎若事貴常平各正而職事事分而察精又
奏藝祖懲藩鎮偏重之失不欲兵民之權聚於一大之手今使主

兵官兼郡寄是合兵民權爲一遂徙偏重尤甚上皆嘉納洽所論
列未嘗搦撫細故累人終身上方銳志雄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
象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骨喘息之間　有過差皆
非所以養身除御史中丞奏薦舉請託必競於宰執臺諫之門若
宰執臺諫不爲人覓舉使士大夫廉恥自礪以公道得之豈不甚
善或果知其人露章以薦亦何不可除參知政事上曰卿每告朕
用人今居用人之地不可不勉因薦催除目洽答以無所顧避除
知隆興光宗受禪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
皇今復告於陛下屢乞歸田詩界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
洽曰使吾一日罪大猶有先人敝廬可庇風雨人復何憂洽質直
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

王藺字謙仲臨江人除武學諭孝宗幸學藺近決網立道周上目
而異之後以藺敢直敢言詔除監察御史一日上袖出幅紙賜之
曰比覽卿　贅奏議所陳深切今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
上藺即對曰德宗之失在於自用逆非疑天下士退即疏陳時政
上嘉納光宗即位拜樞密使中丞何澹論罷藺盡言無隱然嫉惡
太甚同列多忌之

王自中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由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
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
傑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王藺薦
召對帝壯其言自中本韓彥古客前既薦之韓彥古彥質請交結
於自中而密遣意近習謂自中要彥古賂伏闕上書薦彥古爲相
上遣人物色其事有正言將攤周勃奏之意不受賂伏闕處上曰
卿可謂中其肯光宗即位逆謂曰朕得卿名於□留爲郎可

平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進士爲文倣歐陽修曾鞏初居縣南
竹坡名其坐曰艮齋周必大薦士及諤孝宗曰是謂艮齋者朕見
其聖學淵源五經而得之再遷諫議大夫兼侍講孝宗嘗問郭雍
學問諤言雍父忠事程頤雍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頤正先生光
宗即位獻十箴又勸節燕飲去奢近大臣名儒除御史中丞歸
會三復臨江人乾道進士登朝數年安於平進在臺持論不隨不
激搢紳稱之

贊曰師點屹立彥穎蕭然蹀蹀誠洽厚帝眷所先切問近對君
子而焉

三洪熊陸徐鄭列傳第二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洪适　遵　邁　熊克　陸游　徐夢莘　鄭樵 附章如愚 馬端臨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皓使朔方适年甫十三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皓歸忤秦檜謫英州适亦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适提舉江東常平完顏亮斃适上疏曰中原義士各取州縣因以畀之王師但留屯淮泗聚兵積粟以爲聲援俟蜀漢山東之兵數道皆集見可而進庶幾兵力不頓隆興二年權直學士院上欲除諸將環衛官命討論其制适言太祖太宗朝嘗以處諸將及降王之子臣自後多以皇族爲之陛下修飭戎備不必遠取唐制祖宗故事盡可法則命既韶盟爲

賀生辰使金遣高嗣先接伴自言其父司空有德於皓相與甚歡得其要領以歸遷中書舍人秦塤久廢忽予祠适奏曰李林甫死後諸子皆流配嶺南秦檜稔惡自斃不肖之孫官職仍舊可謂幸矣宮觀雖小塤得之則人以除用之漸恐檜黨斧進而進其命遂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擢樞密院編修余堯弼復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之拜尚書右僕射甍議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自兩制一月入政府又四閱月居相位又三月罷政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咏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

遵字景嚴父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擗踊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與兄适同賜進士高宗以皓遠使擢爲秘書省正字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秦檜子熺爲官長暨欲爲人輕重遵恬然不附皓南還與朝論異出守遵遂乞外湯思退薦之召對極陳父冤曰先臣與龔璹同出璹仕劉豫以致殺官兵被誅而秦檜貽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歲乃得歸顧南竄嶺表臣兄弟屏跡在外檜不分忠逆如此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爲一書名之曰邇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行祥曦殿記注實自遵始又言起居注未修者十五年請除見修月進外每月帶修從之拜中書舍人時勳臣子孫多躐居貳省遵極言乞明有所止太祖開國功臣子孫初不聞有遽遷侍從之例今皆一出使移清之地類皆將種非所以示天下論者欲復鄱陽兩監鼓鑄給令議遵曰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宜爲三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爲州縣之害間者並行廢罷又無

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爲復置便試吏部侍郎時選人詣部改秩吏倚爲市賂餉滿欲乃止遵明與約苟於大體無害先行後審舊制致仕任子隨在審驗即行議者請令於元州判奏遵言士大夫或游宦遠蜀數千里不幸以死臨終謝事其家護歸故里已爲不難今復因此留難反罷稽延是明與惡吏爲地也乃止平江湖秀三州水無以輸秋苗有司抑令輸麥遵言麥價殊不在米下民困如是奈何指夏以爲秋衍一以爲二願量取其半而被水害者悉免之遷翰林學士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辭澈以爲言遂可去金蘇保衡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翌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寶糧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而歸遵助爲多車駕幸金陵禁衛士

可索無藝至吳乃寢曰內翰在此孝宗朝拜同知樞密院事請康
殿齋金芝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
退爲左相御史周操築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急徙置他官遵不
能安位乞免乾道六年起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晉論遵聞遵來
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至十里勞苦如平時曰昔官而行我何
怨圩田壞民失業遵鳩民築圩凡數萬夕冬盛寒遵躬履其間載
酒食親餉饁恩意偏洽人忘其勞孝宗諭舍人范成大褒其治績
且許入覲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
者五軍忿送其孥謀築營砦無慮萬竈特敕遵同孝執事選德殿
奏事遵奏外臣不敢尾二府後願告所退別引上郰許進奏政殿
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斬之傑於市三軍無敢譁有甚入旗
亭挺刃椎壚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恩得遵請自治之孝宗

怒罷統帥遵亦坐貶秋五營成仍拜資政殿學士卒諡文安
適字景盧博極載籍釋官虞初釋老旁行靡不涉獵上居顯仁皇
后喪當孟饗禮官未知所從適請遣宰相分祭吳璘病篤朝論欲
徙吳拱代之適曰吳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漸民觀聽葉
義問出視師奏以適參議軍事至鎮江會建康告急義問欲還適
曰金陵闕返旆人心動搖不可金遣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適
爲接伴使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
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禮凡遠迎及引接金銀等皆罷既而
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適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
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亟奏曰名定實隨百世不易不
可謂虛土疆得失一彼一此不可謂實時議遣使報聘適慨然請
行於是充賀登位使詰用敵國禮高宗親札賜曰祖宗陵寢隔濶

三十年不得以時灑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屈
已亦何所惜適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閤門
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
欲用舊禮適初執不用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
乃得見卒遣還適回朝則孝宗已即位矣侍御史張震以適使金
辱命論罷之乾道三年拜中書舍人適與父兄四人皆歷此職時
論榮之知婺州婺軍素無律春給衣欲以緡易帛吏不可則羣呼
嘯聚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適至衆狃前事至以飛語榜譙門適
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罪之理黨衆相喙則擿過黠適曰彼罪人
也汝等何預衆逡巡散去遂戮首惡二人餘擿撻有差莫敢譁者
事聞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拜翰林學士尋致仕卒
年八十諡文敏考閱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有容齋五

筆夷堅志所修欽宗紀多本之孫覲附耿南仲惡李綱未嘗言倭
臣不可使執筆盡指覲所紀云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將生有翠羽雀翔臥內知諸暨縣越帥謀賦
頒急諸邑率督趣以應府遣稽僚越視方時不耐克對之泣曰此
催租時耶部使者芮燁行縣詰克曰聞知子文望而已今乃見古
循吏爲表薦之曾以文獻令觀觀特白孝宗內出御筆除直學士
院宰相趙雄奏曰翰林清選熊克小臣不由論薦而得無以服衆
論請自朝廷召試然後用之乃以爲校書郎後召論曰卿制誥甚
工且有體自此燕閒可論治道克言金人雖講和今宜以和爲守
以守爲攻當和好之時爲備守之計彼不能禁吾不爲也邊備既
實金人萬一猖獗必不得志於吾且今日之守莫重淮東金侵淮
負嶺自隨其勢必難若侵淮東清河糧船直下易耳然則守淮

之策以黎川修堰教民兵爲先援淮東之策莫若即江陰建水軍緩急可相應然後立一軍屬敵生氣常託以海道商賈之衝多險據置一巡檢督之自此茂修兵不出十年隱然一軍矣不與之際不患兵不可用而患將權難收今日之弊不患將不可馭而患軍情易動往時諸大將擁士卒如家人自能諳將兵權御前主帥更從不常凡軍中莫權之利所以養士卒者今皆轉而爲苞苴矣文移其餘以佐之得無怨乎宜嚴戒將帥毋縱搶削各革弊党救書克言二浙饑蝗川起赦文不宜蠲祠宮禁其讖體以言者出奉祠克博學強記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有問者酬對如響所居界陋門不容轍雖部使者郡守至必降車過入嘗愛臨川童子王克勤之才將妻以女而乏資遣會罷制獲賜金遂以歸之人稱其清介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塤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斥之檜死始赴寧德簿中貴人有市北方珍玩以進者游奏陛下以損名齋自經籍翰墨外屏而不御小臣不體聖意輒私買珍玩虧損聖德乞嚴行詰責非宗室外家雖實有勳勞毋得輒加王爵頃有以師傅而領殿前以太尉而領閤門瀆亂名器乞加訂正孝宗即位史浩黃祖舜薦游善詞章諳典故召見和議將成游以書白二府曰江左自吳以來未有舍建康他都者駐蹕臨安出於權宜海道逼近凜然意外之變一和之後盟誓已立今當與之約建康臨安皆係駐蹕之地北使朝聘或就建康或就臨安如此則我得以暇時建都立國彼不我疑時龍大淵曾覿用事游爲樞臣張燾言公及今不言異日將不可去燾遽以聞上詰語所自來燾以游對上怒出判隆興軍者論游交結臺諫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王炎宣撫川陝辟爲幹辦公事與璘子挺代掌兵頗驕恣游請以玠子拱代挺炎曰拱怯而寡謀遇敵必敗游曰使挺遇敵安保其不敗范成大帥蜀游爲參議官以文字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頹放因自號放翁知嚴州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自適孝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錄院修撰書成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爲韓侂胄撰南園閱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恐爲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進士歷官主管廣西轉運司文字以議二廣鹽法忤要官議不合罷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江西阻訌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

網羅舊聞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二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凡敕制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之擢直秘閣夢莘生平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書記集醫錄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弟得之從子天麟皆進士得之終通直郎著鑒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歷官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兩漢會要晚作亭蕭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爲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爲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授禮兵部架閣御史葉義問劾之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

成求入祕書省閱書籍又坐言者罷其事今年五十九學者稱夾
漈先生同郡林霆字時隱進士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聚書
數千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爲汝曹獲良產矣紹定中爲敕令
所删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章如愚字俊卿號山堂婺州人官至史館編校兼宮講彊記嗜書
自恂衣糲食敝裘充虛之外一切不問徒抑有書仕進非其所欲
惟閩一詣史館抄錄所未見諸書而已後兼宮講儀直以爲妨功
遂投劾歸所著考索一書累百萬言
馬端臨字貴與廷鸞仲子以蔭補承事郎嘗首試第一明年宋亡
隱居教授遠近宗之處紀載缺逸因唐杜佑通典增續之名曰文
獻通考又有大學集傳多識錄等集（章如愚馬端臨傳入）
贊曰三洪著述一時推許克游文字堪與有致南老何編漁
仲通志廣搜約輯允稱良史

明錢士升增刪 許重熙賛 掃葉山房校刊

李顯忠 李寶 魏勝（附王友直 陳敏 周虎）

李顯忠青澗人初名世輔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
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置母傍即生及生立於蓐咸異之年十七
隨父永奇出入行陣金人攻鄜延經略王庶求間何得張琦更求
一人顯忠請行冒敵人夜宿崖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
由是知名金人破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泣曰我宋臣也世
襲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顯忠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
曰汝若乘機即歸本朝毋以我故誤志事成我亦不朽矣顯忠至
東京密遣其客雷燦以蠟書赴行在已而豫發兀朮以萬騎馳獵
淮上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兵俟往探淮水可度處欲
執兀朮歸朝俊還顯忠馳問之爲竹刺傷馬而止兀朮以顯忠知
同州至鄜省永奇謂顯忠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
於此擒其將渡洛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
歸顯忠赴同州即遣人馳書由蜀至吳報歸朝帥元帥撒里曷來
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登高原望追騎
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推下山崖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
鄜急遣人告永奇永奇即挈家出城爲金人所追及家屬二百口
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夏人問故顯忠泣言父母妻
子之亡切齒疾首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夏
夏主許之時有酋豪久爲夏國患顯忠請三千騎星夜疾馳掩至
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𠼪訛
爲陝西招撫顯忠爲延安招撫時紹興九年也顯忠至延安總管

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大哭衆皆哭乃以背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哆訛諭以本部軍歸國哆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今到此乃令我歸邪顯忠知勢不可出刀砍哆訛不及擒其眼鑿之夏人以鐵鷂子軍來顯忠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顯忠得傍招兵旬日間得萬人皆驍勇少壯又擒害其父母妻妾左右之行至鄜州撒里曷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使撫諭遂至河池見玠玠撫之曰忠義歸朝惟君第一從行六百餘人拜列庭下玠犒以銀絹詣行府受告敕金帶至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顯忠會宗弼攻合肥手詔命顯忠以軍與張俊會顯忠至孔城鎮與敵戰敗之宗弼謂韓常曰李世輔歸宋不曾立功此人敢勇宜且避之乃焚廬江而走顯忠欲追戰俊慮失顯忠遂各以軍還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以金贖故妻周氏籠載還南遂降官奉祠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捍禦遣將韋永壽等與金小韓將軍戰於大人洲敗之俄又增兵萬餘來顯忠率騎軍出自旦至午氣百倍以大刀砍敵陣敵不能支掩入淮者不可計金亮攻淮西王權棄軍渡江詔以顯忠代權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選銳士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隆興元年金主褒新立山東河北豪傑蠭起太行山忠義耿京輩皆欲挈地還朝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為內應請出師自宿亳趨汴以通關陝鄜延一路必皆響應起其舊部曲可得數萬人以取河東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渡江督戰乃渡淮至陡溝琦背約來拒顯忠躬率將士鏖戰敗之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貴戚皆出降宏淵恥功不自

已出又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兵傅宿州城金人來拒顯忠閉營休士為攻城計宏淵不從顯忠引麾下上城拔之復宿州金帥孛撒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晨薄城顯忠親率軍戰數十合孛撒敗走翌日敵益兵至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清涼猶不堪況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鬬志夜中軍統制周宏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諸將各以所部兵遁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捍禦殺敵積尸與羊馬墻平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來我軍不返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天未欲平中原耶何阻撓若此是夜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顯忠以軍還見浚納印待罪責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召除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上奇其狀貌魁傑命繪像閣下乞祠卒謚忠襄

李寶乘氏人少無賴鄉人號為潑李三金人為濮州知州寶謀殺之不捷走濠州寇宏送之行在朝廷以議和不用岳飛來朝寶往見飛與同歸鄂州亦未見禮寶怏怏乃結四十餘人奪船渡江而北盡被獲寶曰此寶一人事耳衆皆非罪飛奇之繫獄不殺月餘出之問北方事寶願歸京東合忠義人立功飛壯之給付武翼大夫十年金人渝盟寶在滑州境內留守孟庾以東京降金寶掠舟順流東下兀朮欲衛而虜寶在河上為患復回至荆岡寶乃與其件孫定王請約夜半襲之至渤海廟見金人馬熟寢不覺以刀斧擊殺數百人漸有覺起者不及乘馬皆下墮於淖死者無數寶盡殺其馬以為行糧質明金人追之寶已行兀朮為之停師者半月寶至徐州遇金人來戍徐州者曹洋曰金人不知我來當掩擊之

金人不及持仗爲寶所殺生擒七十餘人韓世忠使人迎入楚州寶以所擒七十人爲獻世忠使戍海州張俊毁海州城遷其軍於鎮江寶閑居江陰者二十餘年及金主亮渝盟使蘇保衡造舟於潞河將由海道襲浙江諜聞高宗召寶詢以北事歷歷如數因謂宰臣曰寶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語出臣足必能辦事適令督海舟捍禦次江陰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與將官邊士寧偕往寶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慷慨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矣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趣衆抵東海敵已兵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岸以劍畫地令曰此非復吾境力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槊前行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引去勝出城迎寶

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四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如王世修晉名著旗集義爭應援寶列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西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磬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先相告語俟王師至卽背之及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盪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矴舉帆帆皆油纈鋪亟命火箭環射煙焰旋起延燒數百艘操舟者皆登岸走金兵在舟中者坐以待斃俘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獲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山道泰巳失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遣曹洋輕舟報捷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四字表其旗幟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將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寶器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寶傳

前半舊史缺增入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紹興末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郡守高文富遣兵捕勝勝擊之追至城下衆驚傳水陸悉有兵城中大恐文富閉門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煙火爲疑兵又遣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背盟興師本朝寬大愛民之意城上民聞之卽開門勝遣勇銳者登城樓餘自門入執有禦者遂擒文富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沭陽諸縣皆定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沂州勝先諜知金兵數萬至沂我軍器

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直入沂州巷戰殺其守餘衆悉降得器甲數萬金人生兵復集競登屋擲瓦擊之成軍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蒙恬鎭國取海州抵新橋勝迎之設伏於隘衆殊死戰伏發敵大敗殺鎭國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岩首滕聚來告急勝提兵往救之陣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過伏皆赴岩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胄又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踣步而入岩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岩中食乾精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山岩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抵城下分兵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戰矢中鼻貫齒不能食

猶親禦敵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諸道詣行在白勝姓名於執政始知勝功金主亮舉兵渡淮慮勝躡其後分軍數萬來攻會李寶帥舟師往膠西破金人舟艦勝遣人邀之同擊金人於新橋大敗之金兵攻關門勝登門犒士令固守勿出戰金兵攻之踰時乃少遣士出遲險隘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徑趨城東欲過砂堰環城爲營勝先已據堰備之金軍不得過一日黎明金兵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激厲士卒矢石交下城上然金液投火牛金兵多死傷乃拔砦走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卽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隍鑿關隘恒如敵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日會完彼叛

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勝在海州獲金諜者犒以酒食厚賂遣還有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使之感激自是山東河北歸附者衆得金人虛實悉以上聞又第其忠義士功能假授官資因李寶轉達於朝悉如所請金人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餉道勝擇勇士三千騎拒之抵金兵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自旦至暮金兵不能奪勝令步卒整隊前行自爲殿及入城金兵圍之數重勝與統制郭蔚分兵備禦偃旗仆鼓寂若無人金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已乃併力急攻勝告急李寶寶還報已命張子蓋來解圍及子蓋兵至勝出軍城北砂巷與金軍大戰斬首不可計勝與子蓋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他遂率軍還隆興元年張浚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招撫海州駐劄和仲忌勝讒於浚罷其職既知其誣復遣屯海州勝既還鎮撫一方民安其政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在內敵至則先據之不能害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車上爲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幕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弩車當陣門弩矢大如槊一矢能射數人砲車在陣中兩陣相近則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掩擊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以其製上於朝詔諸軍遵其式造焉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知楚州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身帥忠義士扼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都統制劉寶以議和不許金騎軼境勝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

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急告於寶寶堅不發兵勝矢盡救不至猶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乃令步卒居前騎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諡忠壯令有司刻木以斂葬於鎭江以劉寶不出救兵貶瓊州死

王友直高平人父佐以材武稱友直年十二隨父游諳兵法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衆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遂矯制自擬河北等路安撫徧諭州縣勤王得衆數萬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衆庶諭以紹興年號乃以王任等列奏於朝欲領衆南歸時金人尚在揚州久不報友直將由壽春涉淮而濟道拜赦書勉以率衆擣敵腹心倚角應援除友直天雄軍節度使王任等各進秩時三十二年也友直率所部渡淮見帝於金陵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方接戰友直張一旗大書宋忠義將河北

王九郎以自表潰由小徑背敵陣扼其歸道子盜知友直已乘敵殺虜軍進擊敵潰走盡溺死圍遂解張浚都督江淮倅建康前軍統制隆興二年九月金人侵邊宣諭使王之望命戍昭關友直不踰時即行他軍同戍者敵至輒退保和州友直孤軍堅守金兵駐黃山鼓柝相聞益整暇自持初淮北之戰友直母子相失至是訪得之乃與其妻李攜二女自淮而還淳熙中進殿前指揮使賜第中都賜田平江晚節宴安軍政稍失律子嗣卒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閤門祗候閩地多盜敏統制漳州累功封武功男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金亮來攻敏隸成閔獻計不聽移疾歸李顯忠北伐張浚欲敏偕行敏謂盛夏不宜行師浚不聽命屯盱眙顯忠潰敏馳入泗州守之召除主管侍衛步軍歲餘敏抗章曰久任周廬無以劝應大今兩淮無備臣乞以

故部之兵再戍高郵請更築其城乃除武鋒都統制知高郵軍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朝議欲戍清河口敏言且修楚州城池蓋南北襟喉必爭之地乃詔與楚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敏移守之北使過者觀其雄壯堅新號銀鑄城後官至光州觀察使

周虎常熟人慶元三年武舉第一充金國賀生辰接伴副使開禧二年知和州金師大入大帥以平南盪江為號虎部分將士乘城以守諸父老曰吾去此則為奔亡之人失節求名生不如死合戰三十有四殺將十數射中其右帥石砲敵氣大沮引去以功遷文州刺史入新補

贊曰世輔兩勝與耳特起人自為戰無强不摧一歸宋律製肘腋讎部散魏公虛籠掠美友直及敏亦幾豪士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八終

明錢士升撰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懷英同學號辛黨始筮仕決以蓍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為掌書記卽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亦聚眾千餘棄疾說下之使隸京義端一夕竊印逃京大怒欲殺棄疾棄疾曰匄我三日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兕也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授承務郎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殺京降金棄疾至海州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統制王世隆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卽眾中縛之以

歸金將追之不及獻俘行在斬安國於市棄疾時年二十三改判建康孝宗召對時帝銳意恢復棄疾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美芹十論獻於朝講和方定知滁州州罹兵燼井邑凋殘棄疾招流散教民兵乃創奠枕樓繁雄館辟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薦棄疾慷慨有大略召見提江西刑平劇盜賴文政還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奏平之奏曰比年李金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至煩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縣以科率吏以乞取豪民以兼并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又以湖南控帶二廣與溪峒蠻猺接掌綏間作武備必立乃疏

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軍人利於奔走公門苟圖衣食以故敎閱
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疲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
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乞別剏一
軍以湖南飛虎爲名專聽帥臣節制調度從之以規畫時樞府有
不樂者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經度費鉅萬計棄疾善斡旋事皆
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
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開陳本末綸圖繳進上遂釋然
軍成雄鎮一方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責荒政始至榜通
衢曰閉糴者配強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
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捐借錢物責令運糴不取子錢期終月
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値自減時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
幕屬不從棄疾曰皆王民也卽以米舟十之三予信知福州兼福

建安撫棄疾爲憲時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爲賊之淵上
四郡民頑獷易亂帥臣空竭緩急奈何至是務爲鎮靜未期歲積
鏹至五十萬緡牓曰備安庫謂閩中土狹民稠歲儉則糴於廣今
幸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卽糶之候秋價賤以備安錢糴
二萬石則有備無患矣又欲造萬鎧招強壯補軍額事未行臺臣
王藺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芥旦夕望端坐閩王殿遂落職
寧宗召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豪爽尚氣節識拔英俊
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
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
今此詔與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
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　之信然索亞牓春秋卷兩易
之啟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　勳忠簡一人胡爲又一趙鼎

擲之地大閱禮記卷棄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不可失啟之
乃趙方也嘗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北方之人養生之具不
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農而兼併之患
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
櫂歌熹書克己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沒僞學禁方嚴故舊
無送葬者棄疾爲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凜
凜猶生棄疾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咸淳間史館
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
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枋得請於朝諡忠敏初王丞相欲除棄疾一帥周益公堅不肯王
云幼安帥材何不用之益公云不然凡幼安所殺人命在我諸執
筆者當之王遂不復言

論曰稼軒人材大類溫嶠陶侃南宋罕有其匹王藺周益公
料之亦是然不脫宋儒識見耳使稼軒得施生殺之權予之
以不中制之任忠義慷慨必能鼓舞一世進則爲折衝退則
爲保障精采規模自有大可觀者非若空言之無補也大聲
疾呼英靈不泯是固宜哉

贊曰經綸文武可弁可儒皆官衎衎談理師師新詞故麗豪
氣不除得離而南奇哉青兕

陳傅良　楊萬里　陳亮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
成一家由是其文擅名當世永嘉鄭伯熊薛季宣以學行聞傅良
皆師事之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攷太學錄光宗
立爲轉運判湖湘民無後以異姓嗣者官利其貲沒入之傅良曰

絕人嗣非政也復之除吏部員外郎上前四十年而歸鬢髮無黑
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輪對言曰太祖垂裕後人以愛惜
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
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須之天下率增至數十倍上供起於
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
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
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
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窮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
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又言天下之力竭於養兵
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
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勢分權不一雖欲
寬民其道無由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

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一體寬民可得議矣帝
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
三篇上之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光宗覲卓疏不時傳良奏曰一
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
奸險乘時為利帝疾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不往傅良
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
疑為眞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
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
哭於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寧宗即位詔朱熹與外祠傅良言
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錯愕臣不敢書行謝深甫論傅良削
秩罷卒謚文節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
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
書之室曰誠齋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里
抗疏留栻公論偉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粵平之孝
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淳熙十二年以地震應詔上書
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
為奸也大矣南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
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繼而皆不
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
騎製馬櫪籍井泉而我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
正在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逆亮之南侵也將欲南之必固北之
或者以身鎭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也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
大不然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南
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保乎言有事於無事
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郡所謂守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
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
則除授不自己出也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
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
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
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我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
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擾而
未聞防金何策保疆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

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迺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者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雹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恐陛下又不信也乃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天變頻仍地震繼發而在臣不聞警思朝廷不聞咨訪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謾辭而無事未知所以賑救之術而有事將何以爲資耶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閹宦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耳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謂寒心哉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死張栻可用則出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昔謝元北禦苻堅郗超知其必勝桓溫西伐李勢劉惔知其必取蓋元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有以察其小而信其大也言有事於

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勿以天地之變爲適然而法宣王之側災勿以臣下之言爲逆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讎仇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旄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荊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心而保淮甸使長淮屏蔽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朝夕之所講求始近不急之務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謀然天下之事有根本有枝葉前所陳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願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何事曰人才又問曰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六十人爲獻淮次第用之十四年夏旱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至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疏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高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爲馬孝宗不悅曰萬里以朕爲何如主由是出知筠州光宗即位召爲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其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及於天

下顧陛下公聽並觀壞植散羣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公竊而後已紹熙元年兼實錄院檢討官會孝宗日歷成參政王藺以故事俾萬里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去孝宗聖政萬里當參進孝宗猶不悅遂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忤宰相意乞祠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開禧元年召復辭明年卒年八十三萬里為人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掖垣萬

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侂胄專僭日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其憂國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奸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先生賜諡文節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迹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相與論難奇之請為上客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盡其議論隆興初與金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於家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洩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三十年餘雖江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大讎一切不復關念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為何事也陛下奮志殄滅而天下之人方日議厥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高之勢而獨勝之隱念至今又十七年矣豈一世而忘大讎此豈人道所可安乎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矣豈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人情皆便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為妄庸兩售之地朝廷方幸一日之無事庸愚齷齪之人皆得以守格令

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東晉百年之間南北未嘗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多可用之才昔者金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令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豈能歲出師以擾我乎使朝野常如敵兵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人心之不可惰兵威之不可廢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與遼和親也陛下何不明大義而慨然與金絕也臣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論天下形勢之消長唯陛下幸聽之唐自肅宗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財歸漕司而兵各歸於郡自節度微職必命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

有材不慕絕世之雋功以義禮廉恥嬰士大夫之心舉天下皆由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謂南北兩朝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契丹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此所以不能洗契丹平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度之說首合聖意而其實則欲籍天下之兵別行教閱以爲強也括郡縣之利別行封樁以爲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折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致使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復而卒爲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夷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

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巨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聖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胥吏坐行條令而百司逃責人臣日以闒茸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外之用也夫吳蜀天地之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爲樂國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稱雄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荊襄之地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爲進取之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司庶府皆從簡略又作行宮于武昌以示不

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金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沈鷙有謀者委以荊襄之任寬其文法摩厲於三數年間則國家之勢成矣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今世之儒生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明足以照臨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英主也今乃委任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書奏孝宗欲榜朝堂以勵羣臣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莫知所爲惟曾覿知之將見亮亮恥之踰垣而逃覿以其不詣已不悅大臣尤惡其直言無諱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問

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曰恭惟陛下厲志復讎然坐錢塘浮侈之隅以圖中原則非其地用東南習安之衆以行進取則非其人財止於府庫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有無兵止於尺籍則不足以兼天下之勇怯是以遷延之計遂行而陛下大有爲之志乖臣所以不勝忠憤裁書獻之闕下願得望見顏色陳大有爲之畧而決大有爲之機待命八日未有聞焉臣恐天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其合嚮應之勢不得而成矣又上書曰藝祖皇帝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故本朝以儒立國今天下之士熟爛委靡誠可厭惡正在主上反其道以激之書既上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刑部侍郎何澹嘗爲考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即繳狀以聞事下

大理笞亮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孝宗始知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居無何亮家僮殺人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下大理時丞相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傑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抄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功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爲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高宗崩金遣使來弔簡慢而光宗由潛邸判臨安府亮感孝宗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陛下慨然有削平宇內之志抑心俯首以致色養聖孝之盛書冊所未有也今者高宗

既已祔廟天下之英雄豪傑皆仰首以觀陛下之舉動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間所以作天下之氣者一旦而復索然乎東宮居曰監國行曰撫軍陛下何以不於此時而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譏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勞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孝宗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先是鄉人會宴末胡椒置羹胾中蓋村俚敬禮也同坐者歸而暴死曰陳上舍使殺我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才也若無罪而殺士上干天和下傷國脈矣力言於光宗得免未幾策進士問禮樂刑政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不聽得亮策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

西內孝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故賜第告詞曰爾早以藝文首賢能之書旋以論奏動慈宸之聽殆天留以遺朕也授簽書建康府判官聽公事未至官一夕卒亮之既第而歸也弟充迎拜於境相對泣亮曰死之日各以命服見先人地下足矣聞者傷之亮家僮中齋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初亮聞辛稼軒名訪之將至門過小橋馬三躍而三却同甫怒投鞭揮馬首推馬仆地徒步而進稼軒適倚樓見之大驚遣人詢之則同甫已及門遂定交稼軒帥淮時同甫與談天下事酒酣稼軒言南北之利害南地之可以并北者如此北之可以并南者如此且言錢塘非帝王之居據牛頭之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之水滿城皆魚鱉飲罷宿同甫於齋中同甫夜思稼軒沉重謹言醒必思其誤將殺我以滅口遂盜駿馬而逃月餘同甫致書稼軒假十萬緡以濟食稼軒如其數與之

華岳　鄧若水　附　潘牥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上書曰自月以來都城士民彷徨四顧閧閧藉藉欲語復噤臣徐考之乃知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后族之親專執權柄日益炎炎不敢斜邇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有請媚師旦驟入政府者有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恥惟知侂胄不知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翼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僎傅采諸郭之脊梁無用諸吳之恃寵專僭諸彭之庸孱不肖皇甫斌等之彫瘵單心瘡痍士氣以至陳孝慶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苞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矣暇爲陛下計此外患之居吾爪

牙者也程松之納妾求知或以侍妹入府或以獻妾入閣曾迎之貢子為郎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旦以胥吏冒節鉞牙儈名曾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胄是吾有二中國也命令不出於侂胄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比年軍內措克而自仇其將佐民因侵漁而自畔其守令家自為戰此又敵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師竭財與遠人相從於血肉相殘之地顧不謬歟臣嘗推演兵書自去歲二月甲子五福太乙初度受分四神直符對臨荊楚始擊蟄符旁臨雍與青門直使交次於南黃黑殺黃道正按於燕趙考之成法主算最長客算最短且以先發為客後發為

主自太歲乙丑至庚午六年之間皆不利於先舉臣願以身屬廷尉待軍行奏凱則梟臣之首風遞四方徇或干戈相尋敗亡相繼強敵外攻姦臣內畔果與臣言相符然後令臣歸老田里永為不齒之民書奏侂胄大怒貶建寧圜土中侂胄誅放還登第謀去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寧宗知岳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鄧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吳曦叛若水方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刲雞盟其僕曰明日謁知縣汝衛我以從我顧汝即殺之僕佯許諾至期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況知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中道聞曦死乃還人皆笑其狂而壯其志登嘉定進士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極論其姦考官置末甲理宗即位上封事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寧宗寵濟王當權廢黜不聞於先朝過失暴彰於天下史彌遠矯先帝命棄逐濟王曾未半年竟不幸於湖州援以春秋之法非弒乎非篡乎當悖逆之初天下皆罪彌遠而不敢歸過於陛下者何也天下皆知倉卒之間非陛下所得知亦諒陛下必無是心也今踰年矣而乾剛不決無以慰天下之望昔之信陛下必無者今或疑其有昔之信陛下不知者今或疑其知為陛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名而後陛下本心明於天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也自古人君之失大權鮮不自廢立之際當其廢立威動天下既立則恥親人君是故挾恩以陵上為上者嘻默以聽其所為威權一去人主雖欲固其位保其身有不可得宣繒薛極彌遠之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李知孝其鷹犬也馮榯其爪

牙也彌遠欲行某事害某人則此數人者相與謀之曷嘗有陛下之意行乎其間哉臣以為不除數凶陛下亦未可必安其位此臣所謂收大權也李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賈涉為帥庸人耳全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倔彊何也其意必曰濟王先皇帝之子也而彌遠放弒之皇孫先皇帝之孫也而彌遠戕害之其辭直其勢壯是以沿淮數十萬之師不敢睥睨其鋒安知其不一日羽檄飛馳以濟王為辭以討君側之惡為名彌遠不復惜宗社生靈何辜焉陛下誅彌遠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此臣所謂除大姦也悉夫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奏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斲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

好名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素知君水好危言論筆吏使竊錄之允恭見之走告丞相裕行備翌日早朝奏出君水判寄閣府退朝召閤門舍人問曰今日有輪對官乎舍人以君水對行備曰已得旨補外矣君水袖其書待廡下舍人諭使去君水快快而退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賈似道在京湖碎之君水雅恩其學乃起從其招因西歸獨居山中有盜夜劫之君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將削木爲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將力絶人築山砦以兵捍衛鄉井砦破舉家遇害

潘昉閩人端平進士對策言宜厚東海之恩裂淮南之土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莊王邁前倡異論併及昉姓同逆賊策

語不順調鎮南淮官日食上書請改葬故王又移書丞相游似似心善之

贊曰有用之人能言之士膽識並美氣志俱至幼安英特同父趙葵陳楊剛果華鄧岑肆有君人儔一洗腐議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周必大　留正　附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家廬陵紹興間中博學宏詞科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爲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禪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記注再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權給事中繳駁不倖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覿龍大淵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遂請祠去久之除秘書少監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

好惡臣觀西漢所謂俗儒者乃鄙樸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帝有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爲壽而上表用爾皇帝爲宋安按建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議遂定趙雄使金齎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界謂負罕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嘗論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一日詔對選德殿帝以在位既久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必大言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治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年而四易守吏奚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

上爲草二制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黃洽封還錄黃必大
奏曰昨衆劾以爲不可陛下亦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
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必大遂予祠說竟寢薦濟
必大於是除必大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歸久之除直學士院
上日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下屬
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以銜橛之變乎正以讎
恥未雪不欲自逸爾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必大因奏太子亦
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騶馳臣
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必大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
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除參知政事上曰執政與宰相固當
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
相可否自秦檜當國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爲當然有介椒房

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
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
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
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
庭之事卿以數語決之山陽舊屯軍八千浙西乃乞止差鎮江一
軍五千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
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淳熙十四
年拜右丞相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
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
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金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殿受
書必大執不可遂爲縞素服就帷幄引見等乞人上嘉歎而三念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何遽至
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祼禮多以病分詣孰於執政
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
十二月密賜紹興傳位親札拜左丞相留正拜右相上以內禪意
諭二府二月降傳位詔翌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下巽位
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復曰今不得日侍天顏因哽咽不能言
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宗即位進益國公李巘草二
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巘令帖麻改定何澹爲諫長劾必大出判潭
與寧宗即位致仕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倡僞徒私植
黨與自是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爲
罪首薨諡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
叟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
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爲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授賜江尉龔茂良守帥留正言有法刼盜贓
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牟利率身陷重辟論鍥梓海上使戶知
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於上得
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
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
嘉嘆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
京城失守死義者少因亂誅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
嘉諭輔臣曰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歷官考功郎太常
議謚葉義問恭僖正復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僞及金入邊
督視狼狽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光宗在東宮朝廷見正謂左右
曰儀整如此其人可知遇請於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
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從之權吏部尚書四川人莫先諭相

坐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不樂出卿與進四川制置使守西
蜀折租價減酒課三十八萬餘詔赴行在正在蜀以儒術化民
歸襲使書數施人服其清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
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
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贊
將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殆當擇一人執
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節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
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請法度惜名器引趙汝愚為從班
參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
陛下只有一子備在宮禁外非便迥令早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
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
稷漢文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家嫡行未出閣而正儲位者

皇子嘉王既居家嫡出閣已久宜正儲位進封中國公乞歸政不
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
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
丘密行及吳挺死韓侂冑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吳曦還
衛遣張詔代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
郎正舉漢明帝拒館陶公主事言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德姜特
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憲宗名吐突承璀事乞罷相
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
獻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
於是則人無異詞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
非陛下一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所後錫賚及告敕待罪
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

儀使於是上遣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
日冊寶成禮封魏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
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退即上疏言極
激切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奏乞早正嘉王儲位詔有手
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恐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
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
克主喪宜立皇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從併議內禪太子可
即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論既遂以有與逃去及嘉王即位親札遣使召正還侍
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從叔椿吏部侍郎正進少傅
辭不拜參言陛下勉徇群情以登大寶當謂事從備示天下以不
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

諭之曰此非知閣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後正浸失上意侂冑
從而間之詔正判建康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
客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
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嘉泰元年復少
師薨謚忠宣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特立
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亟首發大議請正嘉王儲位
遂至言者深文指為棄國或問光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
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留者
以為名言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范成大薦諸朝遷著作佐郎輪對論三事
一曰忽請責官以仁宗為法二正臺諫官以糾官邪三責宰相以抑奔
競一疏德納通下情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至論兩稅折變

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侍姓名晉臣參自
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節條其狀
首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屏跡遷侍御史宋居除官未供職林
栗奏劾傲慢晉臣上疏留之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簽書樞
密院事上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一二大臣深愜朕意上
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
奏以溫凊定省爲先彌縫調密人無知者薨諡文靖

趙汝愚

附 崇憲 必愿 良肯 彥逾 李祥 楊宏中 徐範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餘干縣汝愚早有大志
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歷遷校書郎
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

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
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
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嘉諭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著爲制密院
文書皆經門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
府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孝宗命
如舊制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
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
非國家之利進四川制置兼知成都諸羌獠相挻爲邊患汝愚至
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文武威風召還後光宗紹熙二年召
爲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爲貴
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
宗震恐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怨懟遂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媒由
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上常以
五日一朝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備不出冬
至朝賀又不出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又屬嗣秀王伯圭
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詣北內從容竟月四年汝愚
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
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爲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又論宗諫給舍陰
附汝愚一切緘默又論汝愚發策幾訕祖宗皆不報汝愚力辭給
事中黃裳言義端忌賢不可不黜上乃黜義端光宗之疾生於疑
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
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
詣重華宮侍疾從臣繼諫繼入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徐
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韓侂冑傳旨令宰執並出

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嗣秀王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汝愚等乃
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閹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
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狀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
舉重華宮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晏不出宰相率百官請
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
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奏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痛哭
於宮門恐人情騷動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暫就宮中成
服然喪不可無主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
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奏陳宗社之計使
命出簾帷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
畏慎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
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又不報越六日再請

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乙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
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臨朝佯仆於庭
汝愚自度不得辭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莫有
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
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卻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
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
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退坐屏後以待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
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愚處之怡然自以據之議不
諸汝愚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於
憲聖侂胄附奏不獲命逡巡將退關禮見而問之具述汝愚意禮
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
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且夕亦去矣

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
院未去非但以同姓故以太皇太后爲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
命勢不得不去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臣已留其俟
命憲聖曰命諭好爲之禮報侂胄云來早憲聖於壽皇梓宮前垂
簾引執政侂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諸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夜以
兵衛南北內禮使傅昌朝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
曰禫祭重事王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
請大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臣等
乞立皇子嘉王爲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
欲退閑之語取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
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
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

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爲太上皇帝皇后
爲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
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
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責
遂召舜卿至簾前面諭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
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爲孝今中外人人憂亂
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方却立未坐汝愚
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前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
服出就重華宮東廡素幄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
禮汝愚即喪次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
子之在外者上命汝愚進右丞相辭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
變敢言功乎乃命爲樞密使孝宗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

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右丞
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韓不以告及來謝故不見侂胄慙忿羅點
曰公慢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
肺腑用事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汝愚不爲慮右正言黃度欲
論侂胄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奏言陛下即位未旬月而進退宰執
移去臺諫皆出獨斷而主威不免下移疏入遂出內批除熹宮觀
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吏部侍郎彭龜年陳侂胄竊弄威福爲
中外所附內批竄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日夜謀撼汝愚汝愚疎不
虞其奸趙彥逾以營建遠于郭杲與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
制置意不懌與侂胄合陛辭日書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爲汝愚黨
上疑汝愚侂胄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內批擢爲察官其黨李
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羅點卒侂胄又擢京鏜代點汝愚

始孤於是陳傅良吳獵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獵檢和附觀正士爲
儺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
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擢李沐爲正言奏汝愚同姓居相位
將不利社稷汝愚遂罷相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留正
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
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翼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
社稷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李沐劾祥罷之太學生
楊宏中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
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
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爲利今上下宴恬乃獨有異志乎
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編管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爲
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

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
爲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
趙師召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
所窘暴薨天下冤之侂胄誅復原官諡忠定理宗詔配享寧宗廟
庭進封周王長子崇憲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
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進士對
策擢甲科汝愚貶死崇憲闔門自廢居數年復汝愚官崇憲升籍
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毀忠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
也崇憲拜命感泣力辭以爲先人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
光非公朝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復引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
復官事申言之乞下三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卽
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如公論果爲誣蔑乞昭示中外使先臣讒謗
既辨而憲聖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詔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前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
舊史焚元稿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頁有慨然欲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愧之嘗因閔
雨求言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
而忠鯁摧廢之士死者未盡旌錄存者未盡收擢言論國之風采
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勿加譴亦當見施用諭爰
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
廣聰明敕儲貳以固根本戒宰輔大臣同寅協恭以濟艱難責侍
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嚴宮掖餘黨
窺伺之萌皆懇懇爲上言之知江州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

困不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規幾倍徙崇
憲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二詔從之遷轉
運判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
藥與食歲久寖移爲它用崇憲至寖脩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
之多寡爲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爲廣西經略安撫峒民夷
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
不至者有懲

必愿字立夫崇憲子也嘉定中知全州陛辭奏乞下道江二州訪
問惇頤之後知台州一循大父之政詔以汝愚配享寧宗從必愿
請也遷右司郎中引見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
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閑或者
有旁徑之疑頃免二相銜大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

於引去虛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況在數千里之
外責次輔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況於不安其位中書
政之本也今固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啟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
開言路也用之未久者何爲輕於易其去之未幾何爲使之復來
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亟除目周行者不知果能變之
而無譁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未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
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衙竟不指其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
下矣一除目之頒一號令之出雖未必由於閫宦而人或疑於閹
宦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
人或疑於戚畹宗邸陛下雖有大舜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
亦何樂於此時論偉之嘉熙元年火災必愿應詔上封事曰開邊
稔禍之刑宰制而未行激變棄城之戮姑息而未舉荆襄淪没蜀

宗之基業莫能保淮蜀蹂躪赤子之冤魂無所依履畝之令下而
加以抑配稱提之法嚴而重以告訐民無蓋藏每有轉壑之憂士
不宿飽常有思亂之心又曰臺諫給舍骨鯁之論莫容左右便嬖
浸潤之言易入春夏嘗享禍咎於原廟之修飾錢隆恩殷勤於邸
第之賞又曰必也正故相專國之罪嚴貪夫狗國之誅思室鬼高
明之瞰先褊民後親貴去木妖競治之嗜尚堅固革奢靡戒宴數
無度之譏酣飾內庭不慾之營繕又論濟王及國本事轉對言正
氣日消月沮馴至今日非惟搢紳不肯論事下至草茅之士皆結
舌矣端平初年沉痾方去新病未作陛下猶勤於咨訪如恐不及
今疾攻心腹決裂將潰乃不求瞑眩之劑以起其殆法可惑也又
曰毋使人臣以指斥懷疑毋致陛下以厭言得謗時　士相繼去
故必慮及之又言陛下作敬天之圖朝夕對越訓宜　京可回而

災咸失度彗收熒災迫近禁門幾燬左藏烟埃方息白晝隕星貫
日之虹商陽之雹疊見層出陛下觀時察變何由致此今日之事
動無良策惟在側身脩行祈天永命而已大水上封事曰海潮毀
鹽瀆迫禁城災異之來理不虛發周官國有大事則與大詢之理
今日之事迫矣謂宜合衆謀集羣策上而搢紳下而芻蕘各陳所
見擇其可用之策以授任事之臣又兼權右郎官言財非天雨鬼
輸豈可輕施妄用願陛下約已愛民必如勾踐之臥薪嘗膽衛文
公之布衣帛冠可也權戶部尚書疏言端平元年洛師輕出明年
懷安失襄陽失又明年固始失定遠失六安失郢復荆門失蜀道
蹂成都破又明年夔陝從浮光降又明年滁陽殲越二年壽春棄
明年眞陽擾安豐危成都遭燼民無孑遺又去冬安豐危而復安
特天幸爾君臣動色太平自賀雷作於雪妄之先期蜀警於大宴

之盼命戒心一弛赫鑒已隨之矣疏入迕丞相史嵩之罷奉祠淳
祐五年爲福建安撫必愿平易近民行鄉飲酒旌退士獎高年裁
僧寺貲封之數尤留意武事甫入境卽以軍禮見戎帥申明左翼
軍節制事宜措置海道水修教士卒知勸乞歸不許卒於官
良淳汝愚曾孫也以舉行名號賢宗子仕所至以幹治稱浮湛冗
官二十餘年知分寧縣分寧俗尚譁訐良淳治之不用刑戮不任
吏胥取民之敦孝者尊禮之甚桀驁者乃繩以法俗爲少革咸淳
末議衆建宗室於內郡以爲屏翰遂除良淳知安吉州時歲飢民
相聚爲盜或請以兵殲之良淳曰民豈樂爲盜哉時艱歲旱故相
率剽掠苟活耳命僚屬以義諭之衆皆投兵散歸其不歸者衆縛
以獻文天祥去平江潰兵四出剽掠良淳捕斬數人兵稍戢已而
范文虎遣使持書招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迫獨松關軍其東

西門艮淳率衆守夜就麦舍陴上先是朝廷遣吳國定援宜興宜
興已危不敢往乃如安吉見艮淳艮淳見其慷慨大言意其可用
也請於朝留戍安吉已而國定開門納外兵兵入城呼曰衆散元
帥不殺汝於是衆號泣散去艮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事至此
侍郎當爲自全計艮淳叱去之命家人出避乃閉閤自經有兵士
解救之復蘇衆羅拜泣曰侍郎何自苦逃之猶可求生艮淳叱曰
我豈逃生者耶衆猶環守不去艮淳大呼曰爾輩欲爲亂耶衆涕
泣出復投繯而死

彥逾魏悼王後叔甯曾孫也累遷四川總領將八境利西帥吳挺
逝屬吏安丙來迓彥逾見即喜其人俾容問之曰太尉統衆六萬
得無虛籍乎丙以情告彥逾逆挺昔俾搜虛籍數千以寬四川之
賦挺不敢隱改知鎮江府適旱饑彥逾發粟賑糶民賴以濟孝宗

崩光宗疾不能持喪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欲倚殿帥郭杲爲用
遣范任告之杲不應汝愚乃密告彥逾以翼戴之議彥逾大喜郭
杲嘗被誣彥逾爲白於帝杲德之遂馳告杲曰彥逾與樞密弟能
謀耳太尉爲國虎臣當任其責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即位汝
愚謂彥逾曰我輩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揆彥逾
改四川安撫制置使爲政不擾蜀人便之彥逾始與汝愚協濟大
計冀汝愚引已共政及外除觖望乃譖汝愚與挺卒朝廷用邱崈
議併利西安撫於東路以革世將之弊而彥逾奏復利西安撫領
以武帥其後吳曦生變人以是咎彥逾云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爲錢塘縣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以巧發爲能
每事下有司必曰服乃已嘗試一武臣子無罪祥坐謫自甘憲異
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歷遷國子祭酒趙汝愚去國祥疏爭
之曰頃壽皇崩兩宮隔絶留正棄印亡去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
陛下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之意使精忠巨節怫鬱
黯闇何以示後世言者劾罷之卒諡肅節

楊宏中字克甫福州人補國子生韓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論罷
趙汝愚寘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抹爭俱被斥宏中
曰師儒能辨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
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
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敝
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竊
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
於陛下以此加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爲父
老懽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首遭斥逐聞者已駭

既而李祥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
外補之命言者惡其扶植正論極力詆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爲
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不兩立而公論之不直己也乃欲
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罔陛下之聽臣謂二人去之
不足惜恐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今日
耶陛下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采羣議以定國是遽聽奸回熒疑
善類此臣等所未諭也伏願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
非黨灼李沐之回邪明示好惡黜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
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徽副封於臺諫侍從侂
胄大怒六人皆編置天下號爲六君子寧宗幸學特旨發還開禧
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教授南劍州守余嶸故相端禮子與之相得
甚懽還武學博士時諫官應武論一坐宏中丞試策士及其故

武聞而銜之秋戊祀武成王祭酒行事故事博士攝亞獻至是不
命宏中宏中白於祭酒於是武劾宏中與同列競且謂其激矯不
直愛遂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卒
徐範俟官人既署名宏中疏閩士有思者請俟行者亦止範範曰
業已書名矣尚何變遂編管五百里禁錮十餘年登慶建元年進
士遷國子主簿入對言時平當裁不急冗費事之狀哉歷起居郎
卒

余端禮 附劉穎

余端禮字處恭龍游人知烏程縣民間賦丁絹錢率三家出一縑
不輸絹而折其估一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請中書
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
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者觧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

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謀盟好內修武備敎習之士益精而獻
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
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於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
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
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
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
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漢高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
未至不可以先已至不可以後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遷太常
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道故事
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於太廟祀冬至郊祀
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
於太安殿恭謝天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詔太常禮部集議有可
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
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
之制則與祈穀異上爲之止光宗立擢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
挺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上意未決端禮請選大將軍而非其
人是無蜀也今軍中請帥而遷延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挺子曦
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
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時朝羣臣發哀太
極殿故事乎宜請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大皇太后垂簾策皇子
嘉王即皇帝位王流涕遜避端禮奏太上違豫大喪乏主太皇太
后非爲陛下計爲宗社計今堅持退讓是守匹夫之小節而昧天

子之大孝也寧宗瞿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
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禪祭禮汝愚去右相位端禮代
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
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寖竊威柄汝愚欲斥之謀泄而汝愚逐
端禮不能遏但長吁而已進左丞相端禮在相位朞年頗知擁護
善類然爲侂胄所制鬱鬱不愜志遂稱疾求退薨諡忠肅
劉穎字公實西安人張浚留守建康命師初退府索民租未入者
穎白浚言師旅之後宜先撫摩當盡蠲逋賦由是知之遣其子栻
與游名提舉浙西常平還瀦水湖以泄吳松江二水禁民侵築毋
使通塞大流民田賴之除江西運判江州德化縣田逃徙大半守
乞蠲稅不報穎以見種之稅均於荒萊民願耕者第減之上供自
若而逃田盡復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殯曰浙西請外凡從廳節

十餘年有以流速訊之頫笑曰吾所欲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當軸周旋方居中用事頫謝絶之嘗言士以不辱身爲重其爲少宗正而丞相趙汝愚過相過於廢寺泥雨不能伸足倚僧牀立語曰寄謝余參政其雖去而人才猶在朝廷幸善待之頫曰相公人才即參政人才也使果賢參政之責非宰相之憂也端禮繼相善類多所全佑頫之助云

贊曰益公端謹正色治朝僧公純誠臨變能定周王秦楚大事不惑古社稷臣無遜惟烈處恭善回國謀所宅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二終

明錢士升增削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誼　劉光祖　詹體仁　彭龜年　黄裳　羅點

徐誼字子宜溫州人累官太常丞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上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恃矣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志誠而無權衡遷左司郎中孝宗疾棘上久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目瞪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子嘉王參決孝宗崩上不能喪祭莫有視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及將禫正疑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趙汝愚曰自古人臣欲爲忠則忠爲奸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命不可寧宗即位侂胄以貲薄觖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迹怨者甚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宜久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啟汝愚無計防之乃直面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謗誼退束裝翼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疏責誼南安軍安置久之爲江淮制置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綴濠州以待和時時抄掠淮人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張備禦請專捍敵勿從後移知隆興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援於行陣之法分數奇正皆有指授爲圖式後謚忠文

劉光祖字德修簡州人登進士第廷對言陛下審察太精宸斷太嚴求治太速喜功太甚又言陛下躬擐甲冑閱馭毬馬一旦有警豈能親董六師以督戰乎夫人主自將危道也臣恐毬馬之事敵人聞之適以貽笑不足示武淳熙五年召對論恢復事曰人臣獻言不可不察其一不量可否勸陛下輕出驟進則是即日誤國其一不思振立苟且偷安則是久遠誤國光宗即位殿中侍御史闕上方擬其選宰臣留正舉光祖上曰久在朕心矣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彊國之術而國勢得安至慶歷嘉祐盛矣不幸壞於熙豐之邪說疎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其論既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譏貶道學之說中更外艱去國六載已憂兩議之各甚而恐一旦之交攻也逮臣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乃罪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劾罷戶部尚書葉翥中書舍人沈揆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慕奔競不尊名節而尊爵位不樂公正而樂軟美不敬君子而敬庸人既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至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依學術無所宗主正論益衰士風不競幸詔大臣妙求人物朝野所共屬者二三十人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闕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緩急可仗寧宗即位遷起居郎集議卜孝宗山陵與朱熹皆謂會稽山林土薄水淺

乞議改卜既而熹與祠光祖言漢武帝之於汲黯唐太宗之於魏徵仁宗之於唐介皆暫怒旋悔熹爲今宿儒又非三臣比一旦無故去之可乎不聽爲劉德秀劾罷韓侂冑擅朝柄目士大夫爲僞學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修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小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世方以文爲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釜指爲謗訕比之楊惲謫房州吳曦叛光祖白郡守焚其榜通衢且馳告諸守臣可通衢以抗賊曦誅則以書屬宣撫楊輔講行營田前日[illegible]者悉收之公上以省[illegible]侂冑誅知潼州府請改正[illegible]后諱日先是后州以郊禋期迫六月宣遣詔改從本日[illegible]論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懇惻似范祖禹世以爲名言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光宗即位累除太常少卿陛對言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爲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凡厥疑情一朝渙然以承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密令體仁及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爲援立計時議大行皇帝諡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有也宜諡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者竟以論山陵事罷之退居富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師旦以胥吏

執役後倚侂胄職踐大官三是道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器禍至無日矣未幾果敗侂胄建議開邊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宜遴養俟時皇甫斌自以爲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謂斌必敗已而果敗開禧二年卒眞德秀從其游問居官涖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爲除太學博士劉光祖以論異端從龜年貽書宰相云祖宗當改易求除以仲[illegible]存問改以學詠以伸倖臣之私光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illegible]諫[illegible]宰相侍從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疏[illegible]入但[illegible]閉不去曾無一語及之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所自宜取發[illegible]斷[illegible]逐陳源然

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華除起居舍人龜年述祖宗之法爲內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爲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爲職車駕不過宮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宮而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壽皇病革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須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內外不通臣實痛心同知樞密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爲得已乎上云知之寧宗受禪是夕召對寧宗歷叙云前但聞建儲之議豈知遽踐大位泣辭不獲至今震悸龜年奏此乃宗社所係陛下安得辭因奏往朝南內定過宮之禮寧宗朝泰安宮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別建泰安宮而光宗無徙宮之意龜年言古人披荊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宮豈爲不足者於是宮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祖臣帶遙郡承宣使而以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上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爲慶祖惜此一官爲朝廷惜此一門耳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一日御筆朱熹黃裳陳傅良等十八人姓名示龜年云十八人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爲之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充金國弔祭接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陛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

宜併出不報追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必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龜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晚既投閒悠然自得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卒後侂胄誅賜諡忠肅

黃裳字文叔普城人調巴州通江尉時蜀中偏師名爲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爲罷糴民便之遷國子博士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與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遷嘉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

周之王卽今之帝也今之郡縣卽古之諸侯也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苟不能統御何以服之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王謂人曰黃翊善之言人所難堪惟吾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宮壽皇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說明白忱心樂之不知其多也裳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嘗製渾天儀輿地圖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詩三章以進王喜爲置酒手書其詩以賜之王嘗侍燕宮中從容爲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紹熙二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

寖弛裳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二萬人屯襄漢間以張形勢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同知樞密院御史汪義端醜詆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隸之所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在鎖闥甫一月封駮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裳繳其命光宗不過重華宮裳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裳請斬舜卿不報裳嘗病疽及是疽潰創復作又奏臣竊惟致疑之因有四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爲憂乎壽皇之子陛下一人壽皇之心憂陛下甚切有以知其必無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爲憂乎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陛下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爲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病且老以天下付陛

下非有爭心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爲疑乎壽皇願陛下爲聖帝責善之心非賊恩也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乃若貴爲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小人將起爲亂此可疑也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詣兩宮以交父子之懽則天下慕義矣今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進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侍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說以勸皇子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卽位裳病不能朝改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臣恐數年之後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大以

萬幾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苟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臣之所憂者一也臺諫之言曰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或暴近習之罪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人主不能自由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臺諫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矣臣之所憂者二也又引魏徵十漸爲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區區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冑已潛弄權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見言之及病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裳每講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嘉定中賜謚忠文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累遷國子編修歲旱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
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
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
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遷祕書郎寧宗時爲皇孫點兼教
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點曰皇孫務學不休奈何止之
歷太常少卿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
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又請點不當稱寶位點曰聖
人之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別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點卿
舊爲宮僚非他人比無憚啟告點曰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
多蓋君子志在天下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
近不忤當路則忤將佐小人志在一己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若
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

以防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偷安則臣下解體今道途
之言皆謂陛下視朝勉強聽斷意不在事而宮中燕遊之樂錫賚
奢侈已騰衆口強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
將朝賀重華宮既而中輟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
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況人主之事親乎嘗召對便
殿點言近者中外相傳謂陛下溺於酒色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點
曰臣固知之竊意宮禁間或有攪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上猶未
過宮點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上念兩宮
延望之意因求去不許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宮曰陛下
爲壽皇子深居不出久斷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不慮上
曰卿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上曰朕心
未嘗不思壽皇點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及壽
皇不豫點臨穿執班進諫上拂衣起穿執引上裾點泣奏曰壽皇
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閽
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詔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衆指失禮
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宮禁
乎點引辛毗事以謝壽皇崩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
宮點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
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對面日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
心始定拜點簽書樞密院事上有事明堂點扈從齋宮得疾卒諡
文恭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
天下之不幸也

樓鑰　李大性　黃度　林大中　陳騤附曹[illegible]　湯璹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試南宮考官胡銓稱之曰此翰林

才也歷知溫州屬縣樂清倡言方臘之變且復起邑令捕數人歸
於郡鑰曰罪之則無可坐縱之則惑民編隸其爲首者而驅其徒
出境民言遂定掌貼問故鑰曰蘇洵有言有亂之形無亂之實是
謂將亂不可以有亂急不可以無亂弛丞相周必大心善之光宗
嗣位召對奏曰今之綱紀甚矣望陛下深念元元以設禁爲不得
已凡有觸意增益者寢而勿行所以保養元氣除考功郎吏銓多
所壅底鑰革去之曰館要淸通速尚書郎之選擢中書舍人繳奏
無所迴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聖政會
要書成將進重華又展更日鑰言聖政之書今我壽皇一朝之事
玉牒會要足成淳熙末年之書宰速定其日以全聖孝光宗內禪
詔書鑰所草也有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而禮文難施於天下處
鄭傳誦之遷給事中乞正太祖東嚮之位別立僖祖廟以代夾室

賾祖禩祖宜祖之主皆藏其中祫祭即廟而饗從之朱熹以論事
忤韓侂冑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
也又與林大中奏留彭龜年不聽尋奪職侂冑誅起鑰爲翰林學
士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陛猶
嘗班帝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時和好未定金求韓侂冑首鑰言
和好待此而決姦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詔從之進參知政事位
兩府者五年求去薨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
李大性字伯和四會人其先御史稹中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
性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
錄核其正外率有據依孝宗嘉之差判楚州郡守郄綽欲撤城移
他所大性謂楚城實晉義熙間所築最堅奈何以脆薄易堅厚乎
持不可罷遷工部郎陳傅良彭龜年黃度相繼去抗疏言數人之

宋史　卷四十一　列傳　十　掃葉山房

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顧臣竊寒心孝宗崩光宗不
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況金使祭奠當引見於北
宮素帷不知是將猶可以不出乎抗弓曰成人兒死不哀聞乎皇
將爲崒遂爲寢成人曰兒則死而子皇爲之衰蓋言成人毋子皇
之來方爲制服其服乃子皇爲之非爲兒也若陛下必待使來然
後執喪恐貽譏中外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侂冑意出
知江陵充荊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饑饉疾疫大性首議賑貸
邊郡武爵不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戎司冒受逃亡副身
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繳上毀抹之選爲之一清江陵舊使
銅鐵錢重格輕民持貲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依襄郢
例通用鐵錢於是錢貨流通除刑部尚書再祠卒諡文惠李氏自
稹中三世官於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

從列爲名臣云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守監察御史光宗不過重華宮度切諫又與
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罪大於李輔國上不聽
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
寧宗即位改右正言丞相留正去國韓侂冑知度將與正論事不
合欲諷使擠之度與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長下人聲淡可
乎侂冑躁竊政柄度將疏論其姦爲侂冑所覺御筆遽除知平江
府度言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効一言非國之利俄
知婺州坐不發縣令贓罪降祕閣起侂冑誅除太常少卿朝
論欲函侂冑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爲辱國非之知福州始
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知建康以人物爲已
任推挽不休歸越卒壻周南平江人從葉適講學爲池州教授御

宋史　卷四十一　列傳　十一　掃葉山房

史劾度併南俱入僞學黨南端行拱立終身不進官既絕意當世
斂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恰我老俟我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疏言臣昨簿正奉
常實陪廟祀見其祗於神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
厚者或簡不虔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大疎夙興
行事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陳賈以靜江
守入奏大中論其庸回亡識紹興二年雷電交作乃上疏曰仲春
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當辨邪正毋使小
人間君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得行時大同爲戶部大中劾
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爲刑部固以深刻稱不報
大中求去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
和叔耶至是熹貽書勸大中曰聞林大中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國

一節風義凜然嘗於古人中求之尤袁樓鑰疏云大中言官背與被論者有別寧宗即位召還給事中韓侂胄求謁大中拒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卻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舊一旦龍飛延問無虛日不三數月間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夫一留忠意不伴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召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命侂胄外任則事體適平有旨龜年已爲侵與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奏不聽召祠儉以上書攻侂胄謫置紹州大中抹之汪義端爲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遂劾職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作園號澤之上客至撫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尬侂胄者大中曰吾爲省郎時一言承意豈閒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乎侂胄誅召試吏部尚書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爲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賀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作爲經久計儻初志畧遂即乞身歸矣卒諡正惠

陳騤字叔進臨海人紹興中試春官第一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秘書少監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專學非所以毓德太子愀然亟辭兼崇政殿說書上欲采宋哲以下理亂大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與祠光宗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二年春雷騤疏言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內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讒諛於嘗路則私篇植吝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皆切時病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趙汝愚爲右相騤素所不快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作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彭龜年論韓侂胄將爲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補侂胄與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爲好人耶遂與郡諸告老卒諡文簡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擢監察御史蘇師旦怙勢妄作獨憚機韓侂胄議開邊機謂恢復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一旦兵連禍結奈何侂胄不悅遷右正言論遣官論則寘機曰使往怨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啟釁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且

曰若此成功以攄列聖之宿憤老臣雖死亦幸但恐進銳退速禍德深耳鄭友龍劾其與議機遂罷侂胄誅歷進參知政事卒

湯璹瀏陽人國子博士疏留朱熹直聲大聞於時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屢緘言者中傷奉祠閒居之日多於揚歷屬辭務持大體起復制詞有清厲峻節許

贊曰正人立朝如樹松柏忠訛有扶同互則斥上飫其讒下卒其澤孝終卑初道降衰抑不有君子其何能國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二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倪思　王介附子埜　項安世　王阮　游仲鴻附子似
柴中行　胡夢昱　楊大全　何異　孫逢吉　章穎
莊夏　戴溪　曾三聘　徐邦憲　宋德之　黃黼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累遷著作郎光宗卽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宜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嘆奏言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初孝宗置封樁庫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思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遂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爲額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閤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宰執宣引

庶得從容論奏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思疏十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爲動容時李皇后浸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於褻狎終於恣橫卒之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與人曰讜直如此吾黨不逮也出知紹興寧宗卽位召入學士院侂胄尤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己爲賢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胄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遂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蘇師旦贓以巨萬計而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蔡世輔潰散鄖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生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思既退謂侂胄曰公明有餘而聽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不啻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胄悚然曰聞所未聞詔諫毛憲劾思予祠侂胄誅復召首對乞用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閑習機政又言侂胄擅命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爲戒又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必蹈覆轍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胄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有傷國體從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政錢象祖不與聞思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

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權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出知鎮江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彌遠遂除聯殿中侍御史節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罷不復起卒諡文簡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紹熙元年廷對陳時弊曰近者罷拾遺補闕有遠諫之意小人喝爲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其直擢第三人寧宗卽位介疏言陛下卽位未三月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杜衍爲相常積內降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久之道遷太學博士韓侂胄縱介前對事疏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職求通介拒之侂胄怒益深會學

禁起諫議姚愈劾之奉祠蘇師旦忿介不通謁以甲寅廷對譏侂
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我髮已種種豈爲鼠璫所使耶侂胄亦
畏公議不敢發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過之
於庭客皆趨揖而揖介不顧於是御史徐柟劾介立異奉祠侂胄
誅累除國子祭酒會不雨詔指陳闕失時宰相史彌遠以母喪起
復介疏論時政推本洪範僭恒暘若之證謂雖以愿爲變是下謀
上也修好增幣金猶觖望是虜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干政也
諫官無故出逐者是小人間君子也皆謂之僭又言漢法天地降
災策免丞相乞命彌遠終喪擇公正者置左右參奏覆驗可以爲
戒接送伴金國賀生辰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
通御名高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爲言而
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升太子右諭德太子嘗欲索館中
書

圖畫卻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之且乞選配故家以正始絕令
旨以杜請謁宮僚分日上值以資見聞權中書舍人張允濟以閤
職爲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封還詞頭丞
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因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託威福於宮禁權
且下移誰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吏部侍郎許奕以言事
去國介奏曰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
下也疏奏乞補外出知嘉興奉祠卒諡忠簡子埜

埜字子文仕淮時帥眞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史
嵩之帥武昌進和議埜言今日宜先定規模幷力攻守辟爲副都
承旨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然之淳祐初嵩之起
復埜上疏乞寢終喪又言嵩之當顧絕而終序遷沿江制置使巡
江引水軍大閱舳艫相銜幾三十里憑高望遠考求山川險阨識
要務莫如屯田講行事宜修行宮諸殿室推京口法創遊擊軍萬
二千衆衛萬艘江上晏然寶祐二年疏言國家與蒙古本無深讎
而兵連禍結皆原於入洛之師輕啟兵端如全子才劉子澄輩誤
喪師乞罷其祠祿爲誤國之戒從之拜簽書樞密院事宰相不合
罷奉祠

項安世字平父江陵人除祕書正字光宗不過重華宮安世上書
言有父子然後有君臣願陛下自今思慮父子之情終無可斷之
理愛敬之念必有油然之時聖心一回何用擇日早往則謂之省
暮往則謂之定在反掌間耳不報寧宗即位詔求言安世應詔言
昔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
制用而已陛下試披輿地圖今郡縣之數比祖宗時孰爲多少陛

下必自知其狹且小矣試命版曹具一歲之賦入之數祖宗盛時
東南之賦入幾何建炎紹興以來增取幾何陛下試命有司具十
歲之用陛下必自知其爲多且濫矣用不量賦上下之積不得不
空山川之藏不得不竭非更張之未知所以終也今天下之費最
重而當省者兵也能用土兵則兵可省能用屯田則兵可省其次
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故省兵難宮掖以私一身
常愛而不忍省故省宮掖難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
陛下宮中之嬪嬙宦寺陛下事也宮中之器械工役陛下事也陛
下肯省則省之宮中既省則外庭之官吏四方之州縣從風而省
民生日厚國力日壯矣時朱熹召至尋祠安世上書言御筆除熹
宮祠不經宰執不由給舍徑使快行直送熹家竊揣聖意必明知
熹賢不當使去宰相見之必執奏給舍見之必繳駁是以爲此舉

孝伯見之曰凡同附李相本覓官爵此人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
可察故紘隱之汝愚罷相仲鴻乞外越三年擢利路轉運判數忤
宣撫吳曦曦叛嘗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一
幅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逆我死即填其日
宣撫程松棄師遁仲鴻以書勸楊輔討賊不能用松至果仲鴻謂
紱曰宣威背留吾以積本二萬犒蜀兵護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
去曦誅予祠歸卒劉光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黨人游公之墓
諡曰忠

游似字景仁仲鴻子歷官吏部尚書帝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
如是對曰人主一念之烈足以旋乾轉坤或謂所以遲而王道延
不知一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何嘗不速淳熙中拜右丞相卒

柴中行字與之餘干人韓侂胄禁道學逆司移檄令自言非僞學

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爲僞不願考校廣西
轉運使辟爲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爲大
帥而稱人爲恩主恩相心竊恥之毋汙我還太學博士轉對首論
主威奪而國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恥乏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
敢之氣末論權臣用事苞苴成風今宜科猶往宜舉行先朝痛繩
贓吏之法出知光州治行爲淮右最遷兩京轉運使兼提刑中行
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備禦尤宜周密時任邊寄者政令煩苛
日與民爭利天下方旱中行盡捐酒稅斥征官懸務吏甘澍隨至
官取鹽鈔價過重鈔日壅中行揭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江
陵戎師移屯襄州兵政久弛中行白於制考覈其實得額二萬二
千人存者纔半亟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遂劾
李珙不法以懲貪守明歷再與有功以勵宿將遷江東轉運判書

亭令貪虐法從交疏薦之中行笑曰此欲斷吾按充也卒發其事
入爲吏部郎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敝選曹法大壞吏
緣爲奸中行過事持正不爲勢屈由是銓綜平允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中行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
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
際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關洩咎皆誰執謂崇政
殿說書奏言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
大綱所在必出人主親擢則權不下移今爭爲容悅之道國家之
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且併絕人言矣大臣傷附會之說所誤
邊境之臣實遁者掩以爲誣其法者與以爲勇今日滿前是非交
亂願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理宗即位主管鴻慶宮卒

胡夢昱字季昭吉水人官大理寺評事傳閣[illegible]來[illegible]臣皆恩顧

夢昱獨辭言嘗以敵勢叵測爲憂寶璽無足爲重及窮治晉川之
變轉相誣引少卿徐瑄滋其獄胡語徐曰身爲法官何忍坐視令
侮法於帝兄而不救又詆史彌遠李知孝劾之編管象州梁成大
繼言之復徙寧越未及行卒紹利用從編管象州死兄夢白身喪
歸亦死端平元年御史王遂言夢昱仗節死義足寒姦人之膽上
追恤贈官諡剛簡

楊大全字渾甫普州人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不省重
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鄭日章等百餘人以投
匭上書爲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實明目達聰之地也
今乃使人視爲具文吾何顏以尸此職乃爲書以諫不報於是三
上疏其略曰自古諫之不效其大者身膏斧鉞其次亦流竄四裔
其小者猶罷免終身未有若今日不克聽從亦不加斥逐徒舞之

以無所譴呵之恩使皆豢富貴以消靡其風節平居嘗遺
蕭懦姦之士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人盜滿山東而高斯得秉權三
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壅蔽耳今
朝士遜忠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壅蔽其聰明也又不報寧宗即
位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之選爲己羽翼且
欲得知名士以壓群言一時好進者恨不與選會御史虛位有力
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目夕下矣大全笑謝不
往實錄將上上當推恩大全去不少待至姑蘇病卒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光宗欲於定省興時爲右正言約章官聯名
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峻不報太廟芝草生韓侂胄
率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與異
交奏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

起知夔州七月丙戌西北有星隕地其聲如雷異謂戌日酉
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徂西北化爲天狗竊其將有兵乎旬
祠嘉定初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
觀指爲禮數無以爲風俗廉恥之勸致仕卒年八十一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紹熙二年擢爲右正言建言都城之民安
居憚徙宗戚營繕侵廣每建一第撤民居數百家徙者多時親王
方更造樓觀未已聞之亟命罷役工部侍郎潘景珪結貴幸以進
司諫鄧驛屢數其罪景珪反以計傾之除驛匠監逢吉曰驛以諫
官而罷言職後來者且以言爲戒乞收驛新命不報併劾景珪竟
亂朝綱景珪遂罷朱熹在經筵特論切直小人潛激上怒中批與
祠劉光祖與逢吉同在經筵吏請曰今日某侍郎輪講以疾告孫
侍郎居次請代之逢吉曰常所講論語今安得闕有講義已而他
某侍郎講義安在取觀之則講詩權輿篇刺康公與賢者有始無
終與遂朱熹事相類逢吉欣然代之講因於上前爭論甚苦上曰
朱熹言多不可用逢吉曰熹議祧廟與臣不合他所言皆正未見
其不可用會彭龜年論韓侂胄專僭出補郡逢吉疏曰道德崇重
無若朱熹志節端亮無若彭龜年二人既納忠愍賢者皆無固志
陛下所用皆庸諛愉懦之徒何以立國及侂胄專國一日從臣屢
從重華宮上行禮畢與駕從者出宮門上馬忘傳呼侂胄至屢
從者却入逢吉曰既出復入排闔子事君父之禮當如是耶不揖
而去會部中會食吏密報侵入主者除閣職逢吉即言於上前效
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汙閣職抗疏力爭同列皆以告
侂胄時王喜之命寶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卒諡獻簡弟逢年
逢辰皆有文學行義時稱孫氏三龍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禮部奏名第一孝宗稱其
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會宜章寇爲亂穎條相繼引去穎獨留寇
平召對除太學錄禮部正奏第一人初任召對者自穎始時王抃
以言奉祠穎復言其風金使過求欲已任調護以爲功孝宗謂其
言大訐久之不遷及奏考試官孝宗曰章穎可乃知上猶記其議
論也除左司諫時左相留正右相葛邲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
事從官議欲超除穎俾去言職光宗曰是好諫官何以遷之邲始
出寧宗即位穎侍經幃上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
奏言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退大臣願留論汝愚無罪
疏出不報御史劾穎阿黨罷家居久之侂胄誅以刑部侍郎對
延和殿上歎曰卿爲權臣沮抑甚久穎乞修改冊寶龍飛事迹誣
筆語錄刊削以從實上之刊嗣卒穎操履端直生平風節不隨

窮達所移槩論方與朱熹移以書曰世道反覆已足流涕而握其事者怨猶未已然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事責者非公吾誰望耶諡文肅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慶元六年大旱求言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年分遣持節詔璽未乾而改除半席未溫而易地一人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時流民來歸夏言荊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屋廬牛具吾乘其始至可以得其歡彼幸其不死可以忘其勞此萬世一時也試中書舍人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冗乞行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甥強壯及等收刺之代其名糧上曰兵卒子弟與召募百姓不同卿言是也除兵部侍郎與祠卒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歷除太學錄升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符離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歸業以消後患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宮事職太子曰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嘉定八年致仕卒諡文端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譏其殊乏骨鯁云○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累遷軍器監主簿有旨造划車弩三聘謂划車弩六人挽之而箭之所及止二百六十步今所用克敵弓較之工費不及十之三一人挽之而射可及三百六十步利害曉然乃不果造光宗欲幸玉津園三聘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作而陛下安寢肆志萬一敵人諜知馳一介之使問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窺間傳一紙之檄指斥乘輿不知何以禦之望飭備法駕朝謁不然臣實不知死所孝宗病革復言道路流言洶洶日甚臣恐不幸而有狂夫姦人託忠憤以行詐假此由以動衆至此而後悔之恐無及矣及孝宗崩帝不能執喪三聘謂今日之事勢莫君建儲或戒之曰前日棄諫諸公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何時可避煩言寧宗立知郢州韓侂胄指三聘為趙汝愚心腹與祠侂胄誅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辭不及終不自言嘉熙間賜諡忠節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遷祕書郎韓侂胄開兵端無敢非者邦憲首諫用兵不可太驟後言求名義以息兵莫若因建儲而肆赦借殊常之恩為弭兵之名因行赦宥大霈德澤東委宣諭西委宜撫

洗弄兵之咎省戍邊之師如此則建儲之義正與息兵力為表裏也侂胄嗾御史徐柟劾之罷祠侂胄已誅尚書倪思舉邦憲自代召對上言今日更化未可與紹興乙亥同論秦檜專權天下猶可以緝理今侂胄專權天下敗壞甚矣知江州卒諡文肅

宋德之字正仲蜀州人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變往來相生而不窮遷編修樞密院時兵興有萌會赤書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北門鴟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為日為甲冑坎為水為月為隱伏故火失其性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吾恐將帥藩鎮之禍基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兩淮故預以為慮出知簡州會曦變事平始赴制帥安丙奏德之傲睨君命

詔降一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寘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不負丙請皆不許論者亦稱其賢德之大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朱宜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知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朱宜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遺祠其上而歸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號稱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前請行且州之變文彥

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歷進兩浙轉運副使浙東瀕海田以旱潦告常平儲若不足黼措濟討貸之乞損僧牒緡錢賑濟遷侍御史以劉德秀論劾奉祠卒（胡夢昱舊史無今增入）

贊曰是捐是剛或婉或揚言舉氣銳思深謀臧濟濟在廷國之芬香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四終

王趙林京謝列傳第三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　許重熙贊

王淮（附錢丙）　趙雄　林栗　京鏜　謝深甫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紹興中為臨海尉帥蕭振辟寘幕府高宗命中丞舉可為御史者朱倬舉淮尋改右正言首論大臣發尊小臣持祿以括囊為智以引去為高願陛下正心以正朝廷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兼免除恭王府直講時恭王生子挺淮白丞相曰恭王夫人李氏生皇嫡長孫乞討論典禮欽端禮怒其名稱奏淮有年鈞以長之說上曰是何言也出淮知建寧淳熙二年除簽書樞密院事辛棄疾平茶寇上功太濫淮謂不核真偽何以勸有功文州番部擾邊吳挺奏庫彥威失利靖州夷人擾邊楊倓奏田淇失利淮請二將職沒罪之何以勸來者時宰相久虛淮與

李彥穎同行相事樞密使上言武臣嶽祠之員宜省淮曰有戰功者姑用其力老而棄之可乎趙雄言宗室嶽祠八百員宜罷淮曰堯親睦九族在平章百姓之先骨肉恩疏可乎八年拜右相先是夏至秋不雨是日甘霖如注上書命相而雨乃命諸郡絹錢蠲一年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去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進遷蜀士乃安章穎論事狂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此風可賀也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荒政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府朱熹學行篤實擬除浙江提舉上曰朱熹職事留意淮言修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欲與進職上曰與升直徽猷閣成都闕帥上訪問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必曰浙江

參名臣不宜丁謂王欽若平上稱善拜左相天長水害或謂不必
以聞淮曰昔人謂人主不可不聞水旱盜賊記曰四方有敗必先
知之豈可不以聞鎮江饑民强借穀粟執政請痛懲之淮曰令甲
饑民罪不至死韓彥頤以執政之客補官求詣銓曹淮以此門不可
啟絕其請光宗嗣位詔詢初政淮以用人立政罔不在初得疾忽
語家人曰身事光皇十四年亦然薨謚文定初唐仲友與呂祖謙
同郡世學仲友每折呂言朱熹故主呂抑唐小小唐何得齟及陳
亮游天台狎營妓嚴蕊屬仲友爲脫籍仲友問蕊汝從陳秀才能
終饑平蕊不果脫亮大恨謂於熹言仲友謫之熹爲提舉撫拾仲
友事皆其與蕊爲濫吏逮蕊質之蕊備受箠楚獄吏誘之承蕊云
雖與太守有濫亦非死事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士大夫於
是一再受杖卒不承事聞上以問淮淮曰秀才爭閑氣耳遂兩罷

鄭丙長樂人積官至吏部尚書浙東提舉朱熹奏台州守臣唐仲
友不法事王淮庇之熹章十上丙迎合宰相意劾近世士大夫有
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於是御史陳賈奏乞擯斥道學
丙倡賈和其後爲慶元學禁者類被危丙罪爲多嘗知泉州爲政
豪右懾勸之勤覲丙曰吾聽有崇以晚節易所守哉聞者哂之
[illegible]事過叔資州人虞允文入相薦於朝乾道五年詔除正字范
成大使金將行雄進見極論恢復孝宗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
除右史兩月除命入金使耶律子敬賀會慶節雄館伴子敬披露
事情不敢隱遂著以聞上夜召雄雄具以子敬所言對上喜金使
入辭故事當用樂雄奏卜郊有日天子方齋樂不可用上難之遣
中使諭雄雄奏金使必不敢不順即有他臣得引與就館上大喜
雄請遣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入八
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遣以請陵梓宮歸於我
止命雄出使賀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即見金主爭辨
數四其臣屢喝起雄辭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鬭嘗疏議
恢復其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吞制六國之勢也
淳熙二年簽書樞密院事一日奏事上曰今夏蠶麥甚熟絲米價
平可喜雄奏孟子論王道始於不饑不寒上曰近世士大夫好高
論恥言農事微有西晉風豈知周禮與易言理財周孔曷嘗不以
理財爲務且不獨此士大夫諱言恢復不知其家有田百畝內五
十畝爲人所據亦投牒理索否雄曰陛下志在大有爲敢不布堯
言書之時政記五年拜右丞相每進見必曰二帝在沙漠未嘗離
諸口也朱熹累召不出命知南康軍熹極論時事上怒雄奏熹狂
生詞窮理短罪之適成其名莫而不問可也乃止紹興帥張津獻

羨餘四十萬緡雄乞降旨下紹興以其錢代民輸和買丁折之半
使取諸民者民復得之足以見聖王之德自雄獨相蜀人在朝者
僅十數及眷衰有言其私里黨者上疑之已而陳峴爲四川制置
王正己爲茶馬命從中出雄求去詔勉留曰丞相任事不避怨選才
無鄉曲蓋有所徼也祖宗時蜀人未嘗除蜀帥雄請外除四川制
置使御史王藺以故事不可雄乞免改知江陵江陵無險可恃雄
請城之城成民不告擾張栻被召除侍講虞允文與雄之徒沮抑
之栻復出判南雄事事相沮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
之人愈忌光宗受禪詔進魏國公薨謚文定
林栗字黃中福清人孝宗即位遷恭王府直講時金人請和約爲
叔姪之國且以歸疆爲請栗上言前日之和誠爲非計然徽宗梓
宮未返事行殿在彼爲是而屈猶有名焉今日之和臣不知其說也

宗廟之讐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無唐鄧則荊襄有
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違於眞揚海道之防偏於明越矣
議者皆言和戎之弊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
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爲今日計宜停使勿遣遷延其
期比至來春別無動息徐於境上移諜諭以兩國誓書敗之自彼
信不由我雖盟無益自今宜守分界休息生聚不煩聘使之往來
各保疆埸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供無益之費乎孝宗懲創紹
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不以責任臣下粟言人主收權大臣竊權
爭臣議權王侯貴戚擅權者也左右近習竊權者也權在大
臣則大臣重在邇臣則邇臣重在爭臣則爭臣重是故人主常患
權在臣下必欲收攬而獨持之然未有能獨持者也不使大臣持
之則王侯貴戚得而持之矣不使邇臣爭臣議之則左右近

習得而審之議之矣人主顧謂得其權而自執之豈不誤哉至有
以鹿爲馬以鷄爲鸞之誚方奉對時讀至人主常患權在臣下必
欲收攬而獨持之孝宗稱善粟徐曰臣意尚在下文執政有訴於
孝宗曰林粟謂臣等指鹿爲馬臣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
有旨省併江州屯駐一軍粟奏辛巳甲申一再犯兩淮賴江州一
軍分布防扼故舒蘄黃三州獨不被寇本州上至鄂渚七百里下
至池陽五百里平時屯戍誠若無益萬一有警鄂渚之戍上越荊
襄池陽之師下流增備中間千里藩籬誠爲虛闕無以一夫之議
而廢長江千里之防由是軍得無動以吏部員外郎召冬至有事
南郊前期十日百執事聽誓戒會慶節有旨上壽不用樂迨宴金
使酒有權用樂之命粟以爲不可致書宰相不聽充舉冊官以狀
申朝廷曰若聽樂則廢齋廢齋則不敢以祭祖宗一百年事天之
禮今因一介行人而廢之天之可畏豈反出強敵下不聽兼皇子
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相與議論粟疏言漢
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
卒敗魏王古者教世子與吾祖宗所以輔導太子諸王惟以講經
讀史爲事他無預焉若使議論時政則是對子議父古人謂之無
禮不可不留聖意遷太常少卿太廟祫享之制始祖東向昭南向
穆北向別廟神主祔於祖妣之下隨本室皆北向而無西向之位
紹興乾道間懿節安穆二后升祔有司設幄西向逮安恭皇后新
祔有司承前失其西向之位幾與僖祖相對粟辨正之除知湖州
粟朝辭曰臣聞漢人賈誼以一身論天下之勢其言曰天下之勢
方病大瘇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問之今國體於四
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誤人必矣今日

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遂市道庸流以湯劑鍼石雜然並進
非體虛之人所宜輕受故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竊謂賈誼復生
無以易此除知夔州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覃如
翼與知思州田汝弼交惡會汝弼卒如翼帥兵伐其喪兵交於二
州之境如翼復以重幣借兵諸洞而出帥帥府粟曰如翼首召亂
者移檄罷兵乃遣屬吏往攝兵職以漸收如翼權命兵馬鈐轄按
閱諸州兵檄至施就攝州事如翼不知覺已乃皇遽遁逃入成都事
聞孝宗親札賜粟曰田氏猶是羈縻州郡覃氏乃夔路豪族又且
首爲兵端帥閫不能彈壓縱其至此如尚不悛未免加兵除其元
惡時如翼在成都聞之逃歸糾集家兵與官軍戰潰如翼遁去粟
取已惡九人誅之蠻徼遂安既而如翼入郡訴粟受田氏金上大
怒錫職罷歸既而事白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

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至是栗遺
吏部趙之熹以脚疾請告栗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
餘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春秋戰國之態希孔孟歷
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
熹聞命之初遷延道塗邀索高價門生迭爲游說政府許以風聞
然後入門既經陛對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職
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合行統攝望
將熹停罷上謂其言過當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曰小人殘害良
善率有指名近搆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
付授殆如吃菜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諫陰廢正
人蓋用此術栗爲侍從更襲丙賈傳授之說文致言語逐去一熹
固未甚害第恐自此讒言橫生何所不行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

栗罷之卒謚簡肅栗爲人强介有才而性狷急欲抉私忿遂至攻
詆名儒殆與何澹劉德秀輩黨邪害正者同科雖晦昔論事雄辨
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也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龔茂良帥江西見之曰子廊廟器也及參政
薦鏜孝宗詔侍從舉良縣令爲臺官給事王希呂曰京鏜兩試
令有聲陛下求執法官鏜其人也上引見問政事得失時上銳志
恢復羣臣進說多迎合以爲大功可旦暮致鏜獨言天下事未有
驟如意者宜舒徐以圖之上善其言擢爲監察御史金遣賀生辰
使來上居高宗喪不欲引見鏜爲儐佐以旨拒之使者請少留館
下鏜曰信使之來以誕節也誕節禮畢欲留何名乎使行上嘉其
稱職金人遣使來弔鏜爲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
鏜請免宴郊勞使康元弼等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
書曰鏜聞鄰喪者舂不相里殯者老不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
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賜式宴之
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承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爲悖
理於臣節爲悖義豈惟貽本朝之羞亦豈昭北朝之懿哉相持甚
久鏜即館相禮者趨就席鏜曰若不徹樂不敢即席徐曰吾頭可
取樂不可聞也金人知不可奪特命免樂自是恒去樂而後宴鏜
孝宗聞之喜謂輔臣曰士大夫平居孰不以節義自許有能臨危
不變如鏜者乎使還入見上勞之曰卿能執禮爲國家增氣朕將
何以賞卿鏜頓首曰正使臣死於北庭亦臣子常分耳敢言賞乎
故事使還當增秩右相周必大曰增秩常典爾京鏜奇節今之毛
遂也惟陛下念之乃命鏜權工部侍郎寧宗即位累遷左丞相當
是時韓侂胄權勢震天下其親幸者由禁從不一二歲至宰輔而

不附者往往沉滯不偶鏜既得位一變素守於國事謾無可否但
奉行侂胄風旨而已又薦引劉德秀排擊善類後宦者王德謙除
節度使鏜請裂其麻上曰除德謙一人而止可乎鏜曰此門不可
啟節鉞不已必及三孤三孤不已必及三公願陛下以真宗不予
劉承規爲法以六觀宣政階寘貴節鉞爲戒上於是謫德謙
無何免相薨謚文忠後改謚莊定

謝深甫字子肅臨海人錢端禮薦深甫有廊廟才調崑山丞爲浙
曹考官一時士譽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具眼
如深甫者實難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
得之知青田縣葛邲顏師魯交薦之孝宗召見言今日人才楊中
修外者多妄誕矯訐沽激者多眩鬻激昂者忘於披露而或鄰於
好奇剛介者果於植立而或鄰於太銳靜退簡默者亦有所合或

鄰於立異故言未及酬而已齟齬事未及成而已掣肘於是趨時徇利之人專務身謀習於軟熟畏避束手因循苟且年除歲遷亦至通顯一有緩急莫可倚仗臣願任使之際必察其實既得其實則栽培封植勿使沮傷上問當世人才對曰爲士大臣職也小臣來自遠方不足以奉明詔上頷之諭宰臣曰謝深甫奏對雍容有古人風累遷起居郎韓侂胄彼格轉遂郡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人主以爵祿磨厲天下之人才固自重而不可輕以法令隄防天下之僥倖尤可守而不可易請罷其命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爲政得寬猛之中兼給事中陳源久以罪斥忽予內祠姜特立復詔用深甫但力爭僚禁延褻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寧宗即位改御史中丞上言比年以來紀綱不立臺諫有所論擊不與被論同罷則反除

以外任給舍有所繳駁不命次官書行則反遷以他官監司有所按察不兩直之勿問則被按者反得美除故奔競得志者不復知有廉恥緊壞紀綱莫此爲甚朱熹出外中書舍人陳傅良不肯書行深甫劾傅良并罷之趙汝愚罷相深甫再劾之乃落職除參知政事內侍王德謙建節深甫疏陳不可啓大觀覆轍拜右丞相嘉泰元年乞避位寧宗曰卿爲朕守法豈惜名器不可言去宮坐賜茶御筆書說命中篇及金幣以賜之有余嚞者上書乞斬朱熹且指蔡元定爲僞黨深甫擲其書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季通不過自相與講明其學耳余嚞蟣蝨臣乃敢狂妄如此是時僞學之禁善類一空深甫秉國若不知也甍謚惠正後女爲理宗后追封信王

贊曰淮初賢學雄粟持正爲名所攻遂甘雌伏惟鑑深甫見辟材潰何必道學相競則病

卷終

朱熹陸九淵列傳第三十六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朱熹

附 李燔 張洽 陳淳 黃方子 黃灝 廖德明 任希夷 葉味道 蔡元定 子沉 黃榦 何基 王柏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歷吏部郎秦檜議和松上章極言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懷異自賢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於鄉中紹興十八年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孝宗即位詔求直言熹上封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矣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綱紀厲風俗數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

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奸贓病者莫非宰執臺諫之親屬賓客交私之狀陛下無自知耳時相湯思退方倡和議除熹武學博士待次既而洪适爲相復主和不合歸屢召不起二年龔茂良行丞相以熹名進除秘書郎力辭主管武夷山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官至郡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奏乞依格推賞納粟又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學規守之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宰相師傅賓友諫爭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議謀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蠱惑心志不樂莊士之讜言下則招集嗜利無恥者各入其門交通貨賂所盜者陛下之財命帥置將所竊者陛下之柄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莫大之禍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知上讀之大怒曰是以我爲亡也陳俊卿薦熹甚力宰相趙

雄言於上曰士之好名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
所以高之不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當事任能否自見上乃除熹
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會浙東大饑王淮奏改熹浙東即日單
車就道入對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不
能盡得姑舉軟熟易制以充其位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
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是以
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
日輕使陛下德業日隳紀綱日壞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二事
手書以防宣洩熹始拜命日鉤訪民隱凡丁錢和買之政不便民
者悉蠲革之上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知台州唐仲友與
王淮同里爲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
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淮乃以熹章進呈上令

宰屬看詳仍令熹速往旱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
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熹辭不拜乞奉祠
時鄭丙陳賈論近日搢紳有所謂道學者假名濟僞乞斥勿用蓋
指熹也十四年周必大相除熹提江西刑獄罷相入奏有要之於
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戒勿以爲言熹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乎內侍甘昇尚在熹以爲言上曰
昇乃德壽所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翼日除
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熹再辭免未愈月再
名又辭進封事曰古先聖王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漿
酒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
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所以修身齊家而正
其左右陛下修之家者恐未有以及也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
熏灼傾動一時陛下竭膏血以奉軍旅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
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至使宰相不得議制置之得失給諫
不得論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
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僚之選鮮能稱職
所謂講習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
陪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官數輩而已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
詹事庶子有名無實既無以發其尊德樂義之心又無以防其奇
邪雜進之害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
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任哉直以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
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爲輔則恐其妨害而不得肆是以
選擇之際取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加於位至於
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禁密不公不正之人窟穴盤踞

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及其作姦犯法則
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
綱不正於上風俗頹弊於下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爲得計甚者
以金珠爲脯醢以契劵爲詩文宰相可賂則賂宰相近習可通則
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守道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
排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
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
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
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日消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曷嘗聞其
易敵人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illegible]督促日峻
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民力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
掊克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蘄以姓名達

於貴將以付軍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爲公舉
可以得人而豈知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智勇材畧之
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故陛下之所得皆庸夫走卒
而猶望其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疏入上已就寢亟起秉
燭讀之終篇明日除崇政殿說書熹力辭光宗即位知漳州常病
經界不行之害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亦多以爲不可行布衣
吳禹圭上書訟其擾有旨先行漳州經界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
望乃除熹秘閣修撰漳州經界竟報罷以言不用自劾黃裳爲嘉
王府翊善自以學不及熹乞召爲宮僚彭龜年亦言之留正曰正
非不知熹但其性剛恐到此不合反爲累耳寧宗即位趙汝愚薦
熹入對時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熹言當博訪名
山不宜委之水泉砂礫之中又奏言聞太上皇后懼忤太上皇帝

聖意不欲其聞太上之稱又不欲其聞內禪之說臣願陛下入宮
之後暫變服色如唐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控馬前者以伸負罪引
慝之誠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之情亦自消散至若朝廷紀綱又
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而凡號令黜陟人才進退委之二三
大臣反覆較量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陛下亦得益明習天下之
事矣若山林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疏入不
報熹奏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千餘年壽皇聖帝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
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之會孝宗祔廟議宗
廟迭毀之制孫逢吉曾三復首請併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
室祫祭則正東向之位有旨集議熹以爲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
之夾室神宗復奉以爲始祖所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始寧宗
之立韓侂胄居中用事熹憂其害政在講筵復數言之御批云憫
卿耆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內侍王德謙徑
以御筆付熹熹行沈繼祖誣熹十罪罷祠卒年七十一自熹去國
攻僞學益急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伏丘壑依阿選懦者更名
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而熹日
與諸生講學不休既沒將葬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葬
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謬議時政得失望令守臣約束從
之侂胄死賜謚曰文寶慶三年追封信國公改徽國熹登第五十
年立朝纔四十日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
亭延年李侗老矣熹自歸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淳祐元
年上視學手詔以張周二程及熹從祀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
後曾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繼其絕至熹

而始著識者以爲知言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
退以弘名其齋授岳州教授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且曰古
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闢射圃令習射暇老將之長於藝者
以率偏伍僞學禁嚴燔率同門往會葬及詔訪遺逸九江守以
燔薦辟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尋差江西運司幹辦
公事會洞寇作亂帥漕議平之燔曰寇非吾民耶豈必皆惡有司
貪刻者激之將校之邀功者逼成之耳請自往乃駐兵萬安分兵
守險馳辨士諭賊禍福寇皆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價日損
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爲封識慢令者黥籍而民譁
張持空券益不售燔入劄爭之曰錢荒楮涌子母不足以相權不
能行楮者由錢不能權之也楮不行而抑民藏之是棄物也誠能

節用先穀粟之實務而不必取於栝將則估皆爲實用矣漕司節
弛禁改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焉史彌遠當國
廢皇子竑熵以三綱所關辭不復出紹定五年帝論當時高士累
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熵對且曰熵乃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
黃榦當今一人而已帝問今安在心傳對曰熵前康人陛下誠能
强起之以寘講筵其裨聖學不淺帝然其言終不召也卒諡文定
熵嘗曰人不必待仕宦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
矣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曰黃李

張洽字元德淸江人從朱熹學熹稱其篤志改袁州司理參軍郡
守以倉廩虛耗倉吏二十餘家命洽鞫之洽廉知爲都吏所乾都
吏者州之巨蠹也皆干於倉不獲故以此中之洽度守意銳未可
嬰姑緊之衙令計倉庾所入以白守曰倉之耗二十餘家者以胥

吏也今校數歲之中所入已夥於昔由是觀之皆吏妄矣君必不
忍受胥吏之妄而籍無罪之家也守悟罷都吏免所籍之家判池
州時袁甫提江東刑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至則選好學
之士日與講說端平初除祕書郎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敎熹數語人以南來
吾道喜得陳淳後十年復往見熹陳其所得熹曰所闕者下學功
耳熹卒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洞見條緒其語學者當
開拓心胸須爲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淳居鄉不徇俗恬
然退守而疑時論事感慨動人郡守以下時造廬而請嘉定九年
待試中都歸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歎張陸王學問
無源全用禪家宗旨認形氣之虛靈知覺爲天理之妙不由窮理
格物而欲徑造上達反託聖門以自標榜授安溪簿未上而沒

李方子字公晦邵武人初見朱熹語以剛毅中要果決遂以果名
齋調泉州推官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
丞相彌遠怒踰年始除國子錄戒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劾罷
之方子既歸學者畢集危坐竟日雖奴隸不加訶詈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肄業荊山僧舍知德化縣歲儉賑給有方光
宗即位遷太常簿論今禮樂廢闕請敕有司取政和冠昏喪葬儀
及司馬光高閌等書參訂行之出知常州提舉常平海鹽學殊盜
野時有旨停閣夏稅灝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非其專
削秩而從其蠲閣之請灝既歸里幅巾深衣騎驢匡山間若素隱
者起廣東提刑不赴卒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黨禁方嚴
灝單車往赴徘徊不能去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少學釋氏及得龜山楊時書讀之大悟遂

受業朱熹知莆田民有來洋祠者毀之沉像於江遷廣東提刑彈
劾不避權要歲嘗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公器也
忍不敢封還之有鄭人知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
厭其知已置酒延之忽假寄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乃若
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其公嚴類此時盜陷桂陽追部部
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擊而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戍
守邊斥堠宣布威信部妥然遷吏部左選郎官卒德明初爲潯州
教授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嘗語人曰德明自始仕
至爲郡惟用三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

任希夷字伯起邵武人調浦城縣從熹學熹器之曰伯起開濟士
也累遷禮部尚書請周惇頤程顥程頤百代絕學之倡乞賜諡其
後惇頤諡元顥諡純頤諡正皆希夷發之拜參知政事史彌遠忌

國久執政皆具員識者頗譏其拱默卒諡宣獻

葉味道溫州人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知舉胡紘曰此必僞徒也黜之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道聞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死而不散者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今伯有爲厲爲之立後則庶乎以衛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配日緐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于外也遷著作佐郎卒帝出内帑賻其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張書授元定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尤袤楊萬里薦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志時韓侂冑擅政沈繼祖連疏詆熹并及元定元定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日衆有名士挾材傲傲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以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賜謚文節元定於義理洞見大源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啟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及葬以文誄之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沉字仲默少從熹遊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成書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象

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重之八而六十四又重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重之九而八十一又重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傅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走護喪以還年僅三十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子抗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曰子乃遠器時學非所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熹榦以白母即日行時大雪既至而熹他出榦因留客邸臥起一榻不解衣者二月熹始歸榦自見熹夜不設榻不解衣帶少倦則微坐一倚或至達曙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矣所望於賢者不輕後以其子妻榦丁母憂學者

從之講學於墓廬甚衆視編禮記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稿成熹見而喜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與獨帥湖北辟爲安撫司準備差遣淮西帥司檄榦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釋囚桎梏飲食之委曲審問無所得一夜夢井中有人明日呼囚詰之囚驚服果于廢井得屍尋知漢陽軍値歲饑告糴於制司荒政具舉春暖願歸者給之糧不願者給廬居之其在漢陽卽郡治後鳳棲山爲屋館四方士知安慶府金人破光山安慶去光山不遠乃請於朝城安慶不俟報卽日興工城分十二料先自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寓公市人分料主之役民兵五千人人役九十日而計人戶產錢起丁夫通役二萬人人十日而罷役者更番者月月休六日日午休一時至秋漸殺其半榦日以五鼓坐於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

乃治府事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銑事畢還之城成是歲大旱榦祈輙雨或未出晨興登郡閣望濳山再拜雨卽至金人破黃州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旣而制命與徐僑兩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稟議榦卽日解印趨制府和州人日望其來曰是嘗檄至吾郡鞫死囚感夢井中者先是榦遺書李珏曰今日之計莫若用兩淮之民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畜馬制軍器以養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珏不能用及至制府珏往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惟維揚能於淸平山豫立義砦斷金人右臂方儀眞能措置捍禦不使軍民倉皇奔軼此二人者當爲之酬上之敗劉倬可斬也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多爲毀抹疏駁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揚再辭和州之命復告珏曰敵退已兩月不知吾所當措者何事邊備之弛又甚於前恐其禍又不止今春矣向者輕信人言爲泗上之役喪師萬人良將勁卒精兵利器不戰而淪於泗水盱眙東西數百里莽爲邱墟安置浮光之事大率皆此切意千乘言旋必痛自咎責出宿於外大戒於國討論條畫以爲後圖今歸已五日矣但聞請總領運使至玉麟堂賞牡丹用妓樂總領運使請宴賞亦然宴僚屬亦然邦人聞之豈不痛憤今浮光之報又至矣金欲以十六縣之衆攻浮光侵五關且以一縣五千人爲率則當有八萬人攻浮光以萬人刈吾麥以五萬人攻吾關吾之守關不過五六百人豈能當萬人之衆哉五關失守蘄黃不保則江南危尚書聞此亦已數日乃不聞有所施行何哉厥後光黃蘄繼失果如其言入廬山訪其友李燔陳宓相與盤旋玉淵三峽間俛仰其師

舊跡講乾坤二卦於白鹿書院山南北之士皆來集未幾召赴行在爲御史李楠所劾初榦入荊南幕府與江淮豪傑游而豪傑往往願依榦後守安慶淮軍民之心翕然向在位者忌之且慮榦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羅起排之遂歸里弟子日甚巴蜀江河之士皆來借鄰寺以處之朝夕質疑如熹時沒後門人請諡諡文肅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父伯熭爲臨川丞黃榦適知縣事伯熭見二子而師事焉王柏執贄於基嘗問難疑或一歲至十往返甚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當謹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論基淳固篤實絕類漢儒趙汝騰守婺延聘請講不就屢薦辟召皆力辭卒諡文定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捐

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從齋箴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榦得熹之傳即往從之開之沒後貧為之斂葬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與服臨於[illegible]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皆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上下之上偶下奇莫非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此帝王相傳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

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諡文憲

陸九淵

附 子持之 楊簡 袁燮 沈煥 舒璘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孟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為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九淵少聞靖康時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略遂陳五論為給事中王信所駁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屨滿耆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皆我註腳光宗即位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不可訓者始寘之法荊門為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荊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憂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荊門之脅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

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丞相周必大嘗稱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老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以為切中學者之病至於無極而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辨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七歲能為文九淵授徒象山學者數百人有未達持之為敷繹之韓侂胄用兵持之憂時不懌乃見徐誼於九江時議

吻江持之請擇偏吏察地形孰險而守孰易而戰孰隘而伏毋專
爲江守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輔之往往以血氣盛衰爲
銳惰故三國兩晉諸賢多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
舉一事而朝思夕惟利害先入於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請慨然又
之鄂謁薛叔似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皆謝歸理宗即位授修職
郎以疾致仕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授富陽簿會陸九淵道過富陽遂定師弟之
禮富陽民都服賈不知學簡興學養士文風益振爲紹興府司理
一府吏觸帥怒令鞫之簡白無罪命鞫平日簡曰吏過詎能免今
日實無罪必摘往事置之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
爭愈力常平使者朱熹薦之知樂平縣楊石一少年爲民害簡寘
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紹興五年召

爲國子博士丐少年大帥縣民醜出境外呼曰楊父會兵趙汝愚
祭酒李祥疏辨之簡上書曰昨者危急社稷將傾陛下所親見汝
愚冒萬死易危爲安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臣爲祭酒屬日以義
訓諸生若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遭斥嘉定元年遷實錄院檢討
官求外補知溫州移文首罷妓籍私醞五百爲率過境內分司將
官檄永嘉尉捕之巡尉不曰郡簡嚴曰是可輕動立罵一名亂駐
朝廷憂兵之節制在郡將進節制是不嚴天子命進節制應斬遣
旗立巡尉庭下呂倒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兩序數其罪命斬
之郡官交進爲致悔罪意良久得釋奏罷分司其紀律如此勢家
第宅呼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師名楊公衙簡在郡廉儉自將常
曰吾敎以赤子膏血自肥乎改工部員外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
以千計邊吏渝淮水射之簡求然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民出

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哭而迎殺之輒脫死乃速得死耶即日
奏之不報寶慶元年致仕卒咸淳間制置使劉黼即其地作慈湖
書院門人錢時淳安人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丞
相喬行簡薦之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
世之是非得失莫不詳究熟知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詔守臣
以時所著書來上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靜止嬉戲舉水於前玩視終日夜臥
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調江陰尉浙西大
饑常平使羅點屬任賑恤燮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
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爲都合都爲鄉
合鄉爲縣征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以此爲荒政首嘉定初遷
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

旁睨之彭龜年顯言其奸遂以罪去陛下追思龜年蓋嘗臨朝太
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
願陛下常存此心崇獎樸直何憂不治耶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
訓有曰問則明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闇除禮部侍郎時
史彌遠主和燮爭益力臺論劾燮罷之奉祠卒燮初入太學陸九
齡爲學錄以道義相切磨後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旨乃師
事焉學者稱之曰絜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與臨川陸九齡爲友後召爲太學
錄早夜延見學者孜孜誨誘長貳同僚忌其立異會充殿試考官
唱名日序立庭下帝曾其儀觀遣內侍問姓名衆滋忌之適私試
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
之調高郵軍教授爲宗山陵百司次舍供帳酒食之需供給不暇

煥言於安撫鄭汝諧曰國有大戚而臣子晏樂自如安乎汝諧屬煥條奏移書御史請明示喪紀本意使貴近哀戚之心重則茇舍菲食自安不煩彈劾而需索絕矣於是追償率斂者支費頓減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曰追思立朝不能推賢揚善予愧叔晦益者三友叔晦不予愧也諡端憲

舒璘字元質奉化人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於婺璘徒步往謁以書告其家曰敝牀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爲美境爲徽州教授詩禮久不頒貢士學幾無傳璘作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浸盛丞相留正稱璘爲當今第一教官司業汪逵首薦璘或謂逵舉自已足逵曰吾職當舉教官舍斯人將誰先卒薦之判宜州卒璘樂於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啟迪後進則璘不敢多遜樓鑰謂璘之於人如熙

然之陽春淳祐中諡文靖

贊曰註疏之傳朱集大成以道問學萬世所遵義理精微乃讓陸子稍假禪悟爰啟致知朱陸同異互相發明合異爲同昭我儒林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六終

張呂陸劉蔡列傳第三十七　南宋書卷第四十五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張栻 附忠恕

張栻字敬夫浚子師胡宏栻以古聖賢自期作希賢錄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幕府諸人皆自以爲不及湯思退用事罷兵講和數諸將無得輒稱兵時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不濟疏入不報久之劉珙薦除知嚴州時宰相虞允文以恢復自任數遣人致殷勤栻不答召爲吏部侍郎時宰謂敵衰可圖建議遣泛使往責陵寢之故士大夫有憂其召兵者輒斥去之栻見上上曰卿知敵國事乎對曰不知也上曰金國饑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

臣雖不知境中之事則知之矣上曰何也栻曰臣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懼我之未足以圖彼也上默然栻因奏曰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今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興論者猶以爲憂則其淺陋畏怯固益甚矣然臣竊揆其心或者見我未有必勝之形而不能不憂也今日當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帥練甲兵通內脩外攘進戰退守爲一事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上深嘉奏論兼侍講講詩葛覃進說治生於敬畏亂起於驕淫因上陳祖宗正家刑國之懿下斥今日興利擾民之害上歎曰此王安石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栻旦詣朝堂質責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允文

慚栻復奏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乃謂如此人非惟不足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之怒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詔知靖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簡州兵汰冗卒康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諸蠻感悅改知江陵安撫本路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羣盜皆遁去兩淮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亡奴亦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埸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之以徇於境而縛其亡奴歸之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廣招流民而奪見戶熟田以與之栻劾其虛誕情論罪不報栻求去與祠卒年四十八

張忠恕字行父浚之孫杓韓侂胄擅勢熏灼嘗奪民間已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尹不能從開禧末爲籍田令理宗卽位移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率輔臣百僚請太后同聽政忠恕復遺書彌遠謂英宗疾作哲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今吾君長矣若始援以講此亦中策耳詔羣臣集議刪制忠恕謂九廟非古若升先帝則十世之廟昉於今日於禮無稽寶慶初上封事陳八事一曰自冬徂春雷雪非時彗星爲妖太白見晝並流所係不宜諉之分野二曰人道莫先乎孝送死尤爲大事孝宗朝衣斂冠皆以大布慶元間再期而祥百僚始純服吉今若爾經縗然[illegible]朝臣一帶之微不復有吉凶之別是則三年之喪降而爲期豈理滋甚況人主執喪于內而羣工之服無異常日是有父子而無君臣也三曰太母方卻垂簾之請而慶壽前期陛下吉服稱觴播爲詩什此世俗之見非所以表儀天下四曰陛下聊然在疚大昏之

期固未暇問然非豫講夙定恐俾說乘間而入臣所望於今日者亦曰嚴取舍而正法度爾詢謀而協公議爾五曰陛下於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臣所不解也六曰近時憸佞之徒凡直言正論率指爲好名歸過夫好名歸過其自爲者非也若首萌逆億之心則曰今言者望風見疑七曰經明行修如柴中行陳孔碩楊簡識高氣直如陳宓徐僑傅伯於僉論所推史筆如李心傳何惜一官不俾與聞八曰士習日異民生益艱第宅之麗聲伎之美向來宗戚閹宦猶或間見今搢紳士大夫殆過之公家之財視爲已物薦舉獄訟凡可以得賄者無不爲也始魏了翁嘗勉忠恕植立名節無隕家聲及是歎曰忠獻有後矣忠恕因輪對引以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

比齊職魏了翁許忠恕夸奪體國似浚撥繁剸劇似其父杓斂華就實則有間乎栻之教矣

呂祖謙

附　祖儉　祖泰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除太學博士輪對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略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皆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除秘書郎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

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如曰臣下權任太重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譴而益思壅閉外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偏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

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盍委館職銓擇以成一代之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歿郡人祠之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期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除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祖儉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周氏非中丞父之妻乎中丞爲風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寧宗即位李沐論罷趙汝愚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上書訟汝愚沐皆爲罷之祖儉上封事曰陛下初政清明登用忠良然曾未踰時朱熹老儒也有所論列則亟使之去彭龜年舊學也有所論列亦亟許之去至於李祥老成篤實非有偏比今又終於斥逐臣恐鉗口

結舌之風一成未易反豈國家之利乎又曰今之能言之士其所難非在於得罪君父而在忤意權勢姑以臣所知者言之難莫難於論災異然言之而不諱者以其事不關於權勢也若乃御筆之降廟堂不敢重違臺諫不敢深論給舍不敢固執蓋以其事關貴倖深慮乘間激發而重得罪也故凡勸導人主事從中出者蓋欲假人主之聲勢以漸竊威權耳左右暬御於黜陟廢置之際間出輻輳其門如市臣恐事勢浸淫政歸倖門凡所薦進皆其所私凡所傾陷皆其所惡豈但側目憚畏莫敢指言而阿比順從內外表裏之患必將形見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社者寡也疏上有旨呂祖儉朋比罔上安置韶州中書舍人鄧驛繳奏祖儉與不至貶御筆祖儉意在無君罪當誅竄遂已爲寬恩會樓鑰進讀呂公著元祐初所上十事因進曰如公著社稷臣猶將十世宥之

而曰呂祖儉以言事得罪者其孫也今投之嶺外萬一即死聖朝有殺言者之名竊謂陛下惜之上問祖儉所言何事然後知前日之行不出上意侂胄謂人曰復有救祖儉者當處以新州矣衆莫敢出口有謂侂胄曰趙丞相去天下切齒今又投祖儉瘴鄉不幸或死則怨益重豈若少徙內地侂胄亦悟得旨改送吉州卒詔令歸葬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羣小之為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紓憤懣觸羣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如在水火中不可一刻居使處鄉間理亂不知又何以多言為哉在謫所讀書窮理賓衆日給每出必草履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有大愚集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宜興性疏達尚氣誼學問該洽徧遊江淮交當世知名士得錢或分挈以去無吝色飲酒至數斗不醉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慶元初祖儉以言事安置韶州既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留月餘語其友王深厚曰自吾兄之貶諸人鉗口我雖無位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未敢以累吾兄也及祖儉歿貶所嘉泰元年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侂胄其畧曰丞相汝愚有大勳勞今立偽學之禁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耶陳自強侂胄童孺之師躐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若彭龜年等今安在耶蘇師旦平江之吏胥以潛邸而得節鉞周筠韓氏之廝役以皇后親屬得大官不識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果有筠乎凡侂胄之徒自尊大而卑朝廷一至於此也願亟誅侂胄及師而罷自強等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拘管連州右諫議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奏祖泰當誅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乃杖之百配欽州初御史林采言偽習之成造端自必大故有少保之命祖泰知必死欲以身悟朝廷無懼色既至府庭尹為好語誘之曰誰教汝共為章汝試言之吾且寬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既貶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贐其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郢間侂胄誅朝廷訪得祖泰所在詔雪其冤喪母無以葬至都謀於諸公得寒疾索紙書曰吾與吾兄共攻權臣今權臣誅吾死不恨獨吾生還無以報國且未能葬吾母為可恨耳乃卒尹王柟為具棺斂歸葬焉

陸九齡　附弟九韶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父賀以學行為里人所宗嘗采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悅盡以當代文獻告之九齡益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悉通陰陽星歷五行之說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社以備寇郡請九齡主之門人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即為將帥比閭之長即五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教授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

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勸綏引獎士類與起一日晨興坐牀
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材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賜謚文
達九齡皆繼其父志益修禮樂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
供其職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從容啟告
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於口舌爭者言
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
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弟九部

九部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
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弟分任家事
凡田疇租稅出內庖爨賓客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
韻語晨興家長率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
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

劉清之　附趙蕃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調萬安縣丞時江右大歉郡檄視旱徒步
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州議減常平米直清之曰此
惠不過三十里內耳外鄉遠民勢豈能來老幼疾患之民必有餓
死者今有聚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擾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
家得錢細民得米兩適其便乃請均境內之地爲八俾有聚者分
賑其鄉官爲主之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發運使史正志
按部至鄂俾集拘州縣畸零之賦清之不可清之有同年生在幕
中謂曰侍郎將薦子矣其以閫閫來清之貽之書曰謂贏資者皆
州縣侵刻於民法所當禁某誠不敢助侍郎知人之鑒通判鄂州
鄂大兵所駐兵籍多僞清之俾僞者以實自言而止之病者不藥
而聽於巫死則不塟而畀於火清之皆諭止之改衡州先是郡餉

厨傳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曰此何
時也與其取諸民孰若裁諸公吾之所以事上官者惟竭心所職
而已念士風未振每因月講具酒肴以燕諸生相與輸情論學參
佐議論多在焉部使者惡之貽書宰臣論罷光宗即位起知袁州
而清之疾作周必大來視疾謂曰子澄其澄慮清之氣息已微云
無慮可澄遂卒

趙蕃字昌父玉山人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
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匄祠從清之歸其後真德
秀書之國史曰蕃于師友之際如此肯負困于家居連以祠官之
致者三十有一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晚老猶患
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雖齋周必大屢加引薦蕃竟不受劉宰曰文
獻之家典刑之彥巋然獨存有以繫學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謚
文節

蔡幼學　劉爚　附楊泰之　劉黻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陳傅良有名太學幼學從之遊月書上祭
酒芮燁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
宗聞之因策士將寘前列而是時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
陰附之幼學對策曰陛下恥命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
爲美談然或以虛聲誤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
指允文克家也又曰漢武用兵以求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
相輕公孫宏爲相衞青用事宏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
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卒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嬪子預兵權
其人無一長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
宏上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遂得下第遷校書中郎寧宗即位

詔求直言劾學奏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効忠而以忤旨損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韓侂冑用事劾學力求外補除提舉福建常平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劾學每事咨訪遂爲劉德秀劾罷奉祠八年有勸侂冑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爲吏部員外郎侂冑既誅餘黨尚塞劾學次第彈劾寘顯允衆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幣律度數其學支離劾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正除吏部侍郎趙師羼除知臨安劾學言師羼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狠猾無善狀詔必出衆論臣何辭以當命遂寢權兵部尚書先是朝廷遣歲幣入金境適值有難不果納則遣以兵至邊欲之中外汹汹皆言當與劾學言王者之使未還而使

軼之師徃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翕然始詔與金絕一久感異夢星隕於屋西南隅遂卒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受業於朱熹呂祖謙歷知閩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室雲山房爲終老隱居之計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備勸講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按伴金使於盱眙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之後宜加經理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鬭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爲之具田器貸種食相共險易聚爲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爲一團里爲一隊建長立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冬雷爚奏遴選監司以考察貪吏爲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貫上則民心悅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效閱於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寓田里之間非止一時之利也兼太子右庶子每講讀至經史所陳帝色之戒輙懇切再三敷陳之卒謚文簡

楊泰之字叔正青神人少刻志於學臥不設榻幾十年旨撫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嘗逆臣之變勉行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知果州蹄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羸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援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貫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

理宗即位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遂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當思天倫之大痛泰邸沒於房陵既行封謚又錄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以貽他日疑何示人之不廣乎

劉愚字必明龍遊人入太學有聲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器重之調江陵府教授與項安世葉適講論不倦移安鄉令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俾堂審愚竟舍去不顧結廬城南頹垣破壁蕭然著書自適門人私謚曰謙靖先生妻徐氏在家時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於愚居破屋中一事杼機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告以束脩乃已有梁鴻風

贊曰斯文未喪亦各有創分途別流論高言放或進或闊精竦攸當道學淵源慶元爲上

眞德秀魏了翁等列傳第三十八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眞德秀　魏了翁　洪咨夔　許奕　史彌鞏　劉宰
應孟明　商飛卿　李舜臣子心傳 道傳　牟子才

眞德秀字景元浦城人同郡楊圭與之使歸其諸子學妻以女嘉定六年遷起居舍人奏權奸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擠之則嘉泰之失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以封駮事論大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於朝故人務自全一詞不措設有大利害羣臣喑默如此豈不殆哉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抵罪者衆德秀奏或

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尚得名便民之策乎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充金國賀登位使及盱眙聞金人內變而返言於上曰臣自揚之楚之盱眙沃壤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強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爲進取資顧田疇不闢險要不扼丁壯不練豪傑武勇不收拾一旦有警徒以長江爲恃豈如及今大修墾田之政專爲一司以領之數年之後積儲充實邊民父子爭欲自保因其什伍勒以兵法不待糧餉皆爲精兵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大講荒政而自領廣德太平發廩賑給竣事還百姓數千人送之郊外指道旁叢塚泣曰此皆往歲饑死者微公我輩已相隨入此矣十二年知隆興府分鄂州軍屯武昌及通廣鹽於贛與南安以弭汀贛鹽寇未及行以母喪歸明年蘄黃失守盜起南安人服其先見理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本晉廢而劉石變興唐廢而祿山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霅川之事非濟王本志前有避匿之跡後聞討捕之謀情狀灼然願討論雍熙追封秦王故事惟陛下興滅繼絕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矣言霅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閫乃出於僉論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何不與衆共之且言乾道淳熙間有位於朝者以饋賂及門爲恥受任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熏染成風恬不知怪又言朝廷之上敢銳之士多於老成雖嘗以耆艾褒傅伯成楊簡以儒學褒柴中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忠亮敢言如陳宓徐僑皆未蒙錄用上問廉吏以知袁州趙籛夫對因言程

與之帥蜀楊長孺帥閩皆有廉聲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式臨寧宗小祥詔羣臣服純吉德秀爭之曰自漢文帝率情變古惟我孝宗方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當時不併定臣下執喪之禮孝宗崩從臣羅點等議令羣臣易月之後未釋衰服惟朝會治事權用黑帶公服時序仍臨慰至大祥始除議遂格德秀屢進鯁言史彌遠憚之畏公議未敢廢給事中王塈等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祿祠給定五年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村百歲老人亦扶杖而出諸邑二稅當預借至六七年德秀入境首禁預借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德秀謂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聞金滅京湖帥奏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德秀以爲憂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

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壞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乃爲戶部尚書以大學衍義進拜參知政事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神爽不亂德秀長身廣顙容貌如玉望之者皆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鄭清之挑敵兵中外大耗枉範攻清之誤國德秀言此皆前權臣玩愒之罪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其議論與範不同如此自侂胄立僞學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一切禁絕德秀晚出慨然以斯文自任追獎禁既開正學遂明於天下謚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覽鄉里稱爲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言國家財用凋耗人才衰弱未見可以勝人之具盍急於內修姑緩外攘不然舉天下而試於一擲宗社存亡係焉

不可忽也策出衆大驚御史徐柟即劾了翁對策狂妄乞補外知嘉定府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專國了翁察其所爲辭召命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士爭負笈從之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至尊禮耆老簡拔俊秀朔望詣學宮親爲講說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俗爲之變嘉定八年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謚十五年入對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了翁去國十有七年矣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又論江淮襄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十七年遷祕書監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如人自爲謀而從而腹誹習諛而踵陋臣實懼焉理宗即位屬濟王黜削以死有司治喪非度了翁每見上請厚倫紀以弭人言時應詔言事十餘人惟了翁與洪咨夔胡夢昱張忠恕所言能引義切至而了翁以疾求去李知孝劾夢昱竄嶺南了翁出關餞別朱端常遂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謗國詔靖州居住至靖湖湘江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彌遠死了翁念國家權臣相繼內擅國柄外變風俗遂上章乞復舊典一復三省以重六卿二復二府以集衆議三復都堂以重省府四復侍從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以熙聖學六復臺諫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以謹命令八復聽言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以強王威十復制閫以黜私意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上讀之感動與眞德秀並召了翁直學士院入對論故相十失猶存舊弊下四十刻而退上將引以共政而忌者謂了翁知兵乃將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卒併以江淮付了翁例論以爲不可遂驚督至了翁嫌於避事遂受命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

面賜御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詔宰臣以次餞關外酌上下流之中開幕府江州甫二旬召爲僉書樞密院事始執政謀假此命以出了翁既出則復以建督爲非故進召還嘉熙元年疾革門人問疾者猶衣冠相與酬答口授遺奏少焉拱手而逝謚文靖賜第宅蘇州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崔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邱壽雋代與之爲帥金攻六合揚州閉門設守咨夔詣壽雋言曰金人攻楚必未至揚乃先自示弱不特淮左之人心動而金人且必來矣第當遠斥堠精閱探備士馬張外郡聲援而大開城門晏然如平時若金人果來某當身任之已而金人果遁青州張林請獻銅錢二十萬緡咨夔謂宜以所獻就犒其軍如唐魏博故事使無輕量中國心帥乃命輸其半林亦不復來與之帥成都爲制置使辟咨夔自

近辭曰今當合西南人物以濟國事若先及門生故吏自示人私也不愛惟往來效忠蜀人高之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秘書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悟主矣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做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於地轉對言李全必爲國患於是李知孝等交論鐫三秩讀書故山彌遠死召拜監察御史咨夔曰朝無親擢臺諫久矣乃上疏曰臣考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政之所攻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權之攬此八柄馭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收還而股肱亦坐政事堂以治事大權大政咨夔決然中書敝端大者有四自用自專曰私自因循陛下宜示臣下俾大臣懲往轍而圖方來以

仰稱更始之意京湖以八陵圖來上咨夔按紹興詔詞奉表八陵及東晉大都督親謁五陵故事乞先詔制臣往省俟還別議朝祭又復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傾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監端門受降之崇寧乎不從擢殿中侍御史會王定入奏黎力詆將臣珍咨夔按定疾視善良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擢咨夔中書舍人上在位踰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後史嵩之入相力求去加端明殿學士卒

許奕字成子簡州人寧宗親擢進士第一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勢如元氣僅屬不足以當寒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急惟備邊而朝廷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師敗同罰異總領王人也而聽宣撫司節制廟堂之議外庭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外而禁衛單薄所言皆侂胄所不樂遣使金奕詣執政受指執政曰金人要索議未決者尚多今將奈何奕曰往集議時奕嘗謂增歲幣歸俘虜或可外此其可從乎當死守之金人問奕名久禮遇甚恭方將請離館相距二十里至是特爲奕還內方射奕破的十有一乃卒行成還奏和不可恃宜葺紀綱練將卒使屈信之權復歸於我既侍講會論官上居安傳伯成以言事去職奕疏力爭後因災異申言曰比年上下以言爲諱諫官無故而去者再矣以言名官且不得盡况疏遠乎具上求言奕言當行實政不可責償於禱祀之間蝗至都城然後下體上禱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旁下則終不以爲災乎又曰內

降非盛世事也王璘進狀不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爲帶御器械每進讀至古今治亂必參言時事願陛下試思設遇事君此何以處之必拱默移時俟帝凝思乃徐竟其說帝曰經筵不徒設矣權給事中論駁十有六事皆貴族近習之撓政體者而封還劉德秀贈典高文虎之奉祠上論璉之出知濟州郭叔誼俱接夷壞羣繼米在大入四路御安邊司鎮治其事奕得夷人質之以致所掠由是近安邊司夷酋王粲悖檄木當計入買奕慮其蕩水陸之險驅之安撫安丙新立大功讒忌日聞宰相錢象祖出謗書問奕奕以百口保之宇文紹節亦曰僕願百口以保許公之言於是異論頓息知瀘州府民相與祠東山僧舍俞金渝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遣威望大臣宣撫又言斬將之人未聞褒擢敗軍之將未見施行事勢不決將有後時之悔御史劾奕取罔與祠還家草遺

表曰自念本非衰病初染微疴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爲諱及鍼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脈絡不通之故以諷諫焉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入太學彌遠柄國抑掩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嘉熙元年都城火上書曰天倫之變世孰無之陛下友愛之心亦每發見洪咨夔所以蒙陛下殊知者謂濟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非陛下之本心其言深有以契聖心耳矧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乎出提刑江東歲旱請賑荒在得人俾攝戶爲五甲乙以第賑糴丙爲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甚多召爲司封郎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匄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眞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袞之門者三十年皭然不污有如此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爲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有持妖術者皆禁絕之緣事出郊與吏卒同蔬食水飲去官惟篋藏酬倡詩而已調眞州司法諸仕者不讀周程書方得試宰曰平生所學者何不書狀授承與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郎毀其祠斷其首以徇鉤索皆出人意外爲浙東倉司幹官丞引告歸江淮制置黃度辟之宰辭執政貽書峻辭以絕理宗即位遷太常丞就道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興望收召臬蠹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及卒鄉人能市走送襁相屬者五十里宰置義倉爲粥以與饑者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類靡求不獲無田產廬子女長大未婚嫁者皆汲汲經理無倦色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有漫塘文集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葛邲王藺薦爲敕令所刪定官乞日半相進擬孝宗出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爲福建提舉常平陛辭帝曰朕知卿愛百姓惡贓吏事有不便於民悉以聞因問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爲刻薄惟上之教化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孟明至部具以臨遣之意諮訪之廣西諫帥帝曰無易應孟明者即以手筆賜孟明曰朕聞廣西鹽法利害甚卿到任自可詳究事實進廣西經路安撫寧宗即位權吏部侍郎卒韓侂胄嘗遣密客誘以諫官俾詠趙汝愚孟明不答上論重之

商飛卿字翬仲臨海人累官工部郎官韓侂胄倚國氣焰薰灼飛卿既至未嘗輒一造請踰月即丐去改司農卿總領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金陵故有帥漕治所合戎騎二帥留鑰內侍號六司宴飲餽遺費動萬計飛卿節縮浮費糴饑以時斂散稍稍以裕關擢戶

部侍郎侂胄將舉師嘗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屬有旨俾飛卿軍前撫勞值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李舜臣字子思井研人紹興末舜臣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肯乘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之乾道二年朝廷既罷兵爲相者益不厭天下望舜臣對策論金人世讎無可和之議宰輔大臣不當以奉行文字爲職業考官惡之紬下第調安仁主簿歲大祲饑民千百持鉏棘大呼劉震邑市令懼閉門舜臣曰此非盜也何恩爲亟出慰勞遣之遷宗政寺主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執政除免格不應書舜臣曰治忽所關何可拘常法他所纂例類此尤邃於易嘗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舍畫而論非易也盡從中起乾坤中畫爲誠敬坎

離中畫爲誠明著木傳三十三篇朱熹晩歳每爲學者稱之子心傳道傳性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旣下第絕意不復應舉閉戸著書晩因崔與之魏了翁之薦爲史館校勘專修中興四朝帝紀甫成其三因言者罷端平三年召爲工部侍郎言臣聞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陛下宜與諸大臣掃除亂政與民更始而決弊未嘗更張民勢不加振德康平之吏所在鮮見而貪利無恥之人四面而起如此而望五福來備兇緣木求魚也成湯聖主也桑林之禱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於此朝令夕改靡有常規則政不節矣行齎居送略無能日則使民病矣陪都園廟工作甚殷則土木營矣潛邸女冠聲焰炫熾則女謁盛矣珍玩之獻罕聞却絕則苞苴行矣鯁切之言類多厭棄則讒夫昌矣願亟降罪己之詔以回天心

未幾奉祠卒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嘗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道傳字貫之少長讀河南程氏書至忘寢食雖處暗室整襟危坐肅如也調蓬州教授吳曦反遣客持書遺安撫楊輔論曦必反曰彼素非雄才人心離怨可坐而縛也誠決此策使金知中國有人稍息窺覦王使不捷亦無愧千古矣曦僭道傳遂棄官歸嘉定初還沂王府小學教授沂府有母喪例進秩道傳曰有變事之勞者推恩可也吾屬何與辭不受遷著作佐郎薛極胡榘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傾危之人進矣出知眞州城圮弗治道傳甃之築兩石堨以護並江居民益浚二濠又見陳公塘有警則決之以爲阻人心始固除提舉江東常平與漕臣眞德秀賑饑道傳分池宣歙三州躬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卒諡文節道傳雖不及登朱熹之門而盡得遺書讀之於經史論著曰學未至不敢作於詩文曰學未至不暇作一日以疾謁告眞德秀造焉臥榻屏間大書喚起截斷四字知其用功愼獨如此
性傳字成之遷起居舍人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以旣葬而除服秦漢之際尤爲輕促孝文定爲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爲二十七日謂之以日易月則薄之至也千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爲能復古之制而羣臣阻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所獨陛下纘之至性克盡乞以此疏付之史官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致仕卒
牟子才井研人生期歲舉家殲於盜小姑以甕覆之得免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子才閉戸讀書若不聞者咸奇之學於魏

了翁李方子嘉定十六年登第對策詆史彌遠辟四川茶馬司差遣茶使衆人遇之子才拂衣去李心傳奉詔即成都修四朝會要辟檢閱文字遣之文州視王宣餉道遇宣曰敵臨境毋往子才不可視軍庾而還陳備邊三策理宗賜問甚悉翼日諭宰相曰人才如此可峻擢之左丞相李宗勉擬祕書郎不果通判吉衢歷遷太常博士徐霖言鄭寀趙與懃不報子才言寀尤無穢請先罷之鄭淸之誤引別之傑共攻子才以張禹孔光貴之淸之愧謝浙閫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今日納私謁溺近習勞土木庇小人失人心任者皆蹈宣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臣恐宣和京城之水將至宜諭大臣息乖爭以召和氣又言諡以勸懲當出自朝廷毋待其自請徐經孫以劾厲文翁降官子才書行帝曰諭辭皆褒語可更之丞相道帝意子才曰丞相欲改則自改之賈似道海州之捷子才

草諭詔有戒敕語似道不樂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才言此皆董宋臣壞陛下素履權兵部侍郎御史洪天錫劾宋臣文翁及謝堂不報子才請行其言文翁堂補外宋臣自辭內職吳子聰之姑女冠得幸子聰因進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命書行子才力言不可丁大全與宋臣表裏子才嘗寫高力士脫靴圖爲之贊宋臣怒與大全合謀嗾御史劾子才在郡貪狀降兩官帝以問吳子明子明曰臣嘗至其家四壁蕭然陛下毋信讒言帝疑之語經筵官曰牟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戴慶炣曰臣憶子才嘗劾子明之兄子聰帝悟遂解似道入相猶憚子才因爲吳潛之黨以禮部侍郎召子才辭帝賜御筆曰朕久思卿其爲我強起及入見帝慰諭久之權禮部尚書祀明堂子才爲執綏官帝問漢唐文物占對詳贍時士大夫忤權貴輒竄流子才請量移放還每直輒召對內

殿語至夜分或就賜酒果彗星見請罷公田更七司法度宗在東宮雅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卽位授翰林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贊曰士有正氣在能自立眞魏洪許卓牟佗佗聲寀應商介然不惑舜臣父子有舉有識子才侃侃不阿寧激俱爲純臣無愧呂式

南宋書列傳卷第三十八終

邱崈王居安等列傳第三十九　南宋書卷第四十七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邱崈　王居安　汪綱　方信孺　附王柟　葉適　附

薛叔似　李璧　吳獵　吳柔勝　沈作賓附　衛涇

邱崈字宗卿江陰軍人除國子博士孝宗諭虞允文擇自代者允文首薦崈賜對言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崈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崈退待罪帝察其忠不譴也出知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潮歲大入壞並海田崈至海口訪遺址已淪沒乃奏徹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爲良田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國賀生辰使金使曆九月朔與秘大曆不

合崈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崈曰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爲樞密崈不少下之方逐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崈具奏謂不可以此啟敵疑心不奉詔抃恨之訾崈不禮金使予祠光宗卽位擢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崈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挺死崈卽奏乞選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差興州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權挺長子曦勿令奔喪起服知和州屬總領楊輔就近節制諸軍朝廷命張詔代挺以李仁廣副之遂革世將之患其後韓侂胄復以兵權付曦曦叛識者乃服崈先見寧宗卽位召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崈蓋北伐議也崈平曰主復讎與

可與共功名崈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忘也然兵凶戰危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此必有夸誕貪進之人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改知建康府將行侂胄曰此事姑爲遲之崈因贊曰翻然而改誠社稷生靈之幸惟無搖於異議則善矣侂胄問金人置平章宜撫河南奏以崈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崈乃力論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宜實使我常有勝勢若終自彼作吾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崈內職宣撫兩淮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不悅升江淮宣撫使時宋師進圖宿壽既而師潰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崈謂宜明蘇師旦周筠等償師之條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因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出清河

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攻淮南或勸棄廬和州崈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務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崈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崈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崈以聞於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金帥答書辭順崈復以聞遂遣陳璧充小使璧還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爲出兵貝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崈白廟堂請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崈以張巖代之侂胄誅爲江淮制置大使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分隸刺技崈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

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潁揀刺爲御前武定軍餘汰歸農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崈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始能言讀孝經有從旁指曰曉此乎何答曰夫子教人孝耳劉孝韙七月八日過其家塾見居安異凡兒使賦八陣詩援筆成之孝韙驚拊其背曰子異日名位必過我淳熙中授徽州推官連遭內外艱柄國者以居安十年不調將徑授職事官居安自請試民事乃授江東提刑司幹官遷校書郎乞召試言祖宗時惟進士第一不試蘇軾以高科負重名英宗欲授館職韓琦猶執不從執政謂居安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況館職乎居安言節鉞之重文非位極武非

勳高胡可妄得丞相言不較過矣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御史迎意論劾奉祠踰年起知興化軍諸舶船多得香犀象翠異俗洩銅鏹有損無益宜遏絕禁止召爲秘書丞轉對言置宣司不問進取之宜規遣小使寂無確許之實報但當嚴飭守備益兵據險以待之此廟算之上也李璧曰比年論邊事無若王祕臣之明自擢右司諫首論侂胄以預聞內禪之功竊取大權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庭擬造[illegible]僭擬太廟之山燕樂語笑徹聞神御之所忽慢宗廟罪宜萬死託以大臣之薦盡取軍國之權臺諫侍從惟意是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躐取美官不問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權柄妄開邊隙自兵端一啟南北生靈壯者死鋒刃弱者塡溝壑荆襄兩淮暴骨盈野軍需科擾海內騷然而侂胄箝制中外內使陛下聞知數年之間位極三公外則[illegible]

制二府內則窺伺宮禁蔑心逆節縱身犯斧鉞猶有餘罪況兵興
未解黨不明正典刑何以謝天下時太府丞呂祖儉以謫死布衣
呂祖泰直言流遠郡居安奏請明其冤以伸忠鯁之氣趙彥逾與
樓鑰林大中並召居安言鑰與大中用天下蒼生之福彥逾不可
與同日而語彥逾始以趙汝愚不與同列政地遂傲侂胄專政之
謀汝愚之斥死彥逾力居多陛下乃使同升不幾薰蕕同器乎疏
已具有徽閣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
即直前奏曰陛下特遷臣柱下史者以非欲使臣不得言耶二史
得直前奏事祖宗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
乾乃以忤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當世交論其
越職奪官太學諸生舉幡乞留四明楊簡適道中聞此舉
吾道增重江陵項安世致書曰左史入中龍也後知隆興府初盜

起郴黑風峒羅世傳為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兵表
裏應援賊乏食少懈江西帥欲買降為功遣人間道說賊餽鹽與
糧賊喜謀益逞乃險沿械外迭效身受官峒中不在公府義丁皆
患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於是五合六聚各以
峒名其鄉李元礪陳廷佐之徒並起為賊放兵四掠江西列城皆
震朝廷憂之以居安為帥居安以書曉都統制許俊曰賊勝則民
皆為賊官軍勝則賊皆為民勢之翕張決於此舉將軍素以勇名
挫於山賊可乎俊得書懼恐不敢以他帥事居安居安督戰黃山
勝之賊走郴州勢日蹙吉守前以戰不利用招降之策遣吏持爰
降圖來書賊銜江湖兩路大都統居安笑曰賊玩侮如此猶謂國
有人乎日諭吉守以詞去居安令土豪間便宜皆言賊恃險嶮
降卯猱狡若鈔吾糧吾事危矣居安曰吾自有以破賊會元礪執
練木橋賊首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礪眾皆感羅世傳
疑元礪貳已遂交惡元礪率眾攻世傳居安諭俊曰兩虎鬭於穴
可成卞莊之功世傳擒元礪以獻元礪既誅世傳以功負恃益驕
蹇俊請班師居安不許俾因賊堡壁固守俟亡何世傳果叛居安
奏乞朝廷毋憂今落其角距可一戰擒也乃密為方畧遣兵合圍
之世傳經死羣盜次第平居安用以賊擊賊之策故兵民無傷者
江西人刻石紀功以言者罷嘉定十五年與魏了翁同召時方受
寶中朝皆動色相賀入對首言人主畏無難而不畏多難與地寶
玉之歸孟忠當時之所以失言極切至甫兩月予祠理宗即位知
福州將行鹽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上杭民貧業於鹽可
禁耶且彼執三首惡以自贖宜治此三人他可勿治部使者遣
鄧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角以死軍潰居安至汀而賊已至

郡矣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有以右班擒汀守者倨強好大言
以知兵自任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
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之功耶
即拜疏歸居安以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卒贈少保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淳熙末調鎮江府司戶參軍馬大同鎮京口
強毅自任以兩淮鐵錢交子行於沿江綱曰邊面行鐵錢慮銅寶
洩於外耳私鑄盛行故錢輕而物重今若場務出納不以鐵錢取
息不求餘羨重禁以戢私鑄支散邊戍與在軍中半者無異則鑄
民將自便之何至以敝內郡耶調弋陽令縣連溪峒蠻獠與居綱
一遇以恩信科罰之害既三十年綱下車首白諸臺罷之歲饑旁
邑有曹伍者羣聚惡少盤據萬山間前後令未嘗一涉其境不戢
綱之至也相率出迎綱已夙具酒食令之曰汝何能亂順者得食

亂者就誅夜宿砦中呼裴上請責不能防守狀皆皇恐伏地請死杖其首惡者八人發粟賑糶民賴以安知闕溪決擿如神歲旱郡荷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又勸富民浚築堤堰大興水利饑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擢監左藏庫金人殺其主遣使來告襲位議者即欲遣幣綱言使名不遜當止之境上論之曰歲幣乃輸前主所增今既易代當復隆興大定之舊俟此議定而後正旦生辰之使可遣遲以歲月聽其相攻擊然後以全力制其後廟堂韙之知高郵軍陛辭言揚楚二州當各屯二萬人壯聲勢而以高郵爲家計砦高郵三面阻水湖澤奧阻戎馬所不能騁獨西南一路直距天長無險可守乃去城六十里隨地經畫或浚濠塹或備設伏又慮湖可以入淮招水卒五千人造百艘列三砦以戎非常與化民田濱海昔范仲淹築堰以障鹵守毛澤民置石礎函管以疏泄河水勢歲久皆壞綱增修之淮米越江有禁綱念淮民有警則室廬莫保歲凶則轉徙無歸豐年可以少蘇重以苛禁自分畛域豈爲民父母意請下金陵糴三十萬以通淮西之運京口糴五十萬以通淮東之運又言兩淮之積不可多昇潤之積不可少平江積米數百萬陳陳相因久而紅腐宜視其收貯近久取餉輦下百司諸軍江上歲俾當至京者貯之京口金陵轉漕兩淮中都諸倉亦當廣糴以補其數制使訪綱備禦孰先綱曰淮地自昔號財賦淵藪西有鐵冶東富魚稻足以自給淮右多山淮左多水足以自固誠能合兩淮爲一家兵財通融聲勢合一雖不假江浙之力可也祖宗盛時邊郡所儲足支十年慶曆間中山一鎮尚百八十萬石今宜上法先朝令商旅入粟近塞而算請錢貨於京師入粟拜爵守之以信則輸者必多邊儲

不患不豐州郡禁兵本非供役乃就糧外郡耳今不爲戰鬭用乃使之共力役緩急戍守專倚大軍指日待更不安風土豈若土兵生長邊地墳墓室家人自爲守加宿精擇伉壯廣其尺籍悉隸御前軍額分屯勞給以助州郡衣糧之供大率如山陽武鋒軍制則邊面不必抽江上之戍江上不必出禁衛之師生券更番勞費俱息時有獻言制司履買荒田開墾以爲營田綱以爲荒瘠之地不難辦而工力水利非久不可棄產欺官民田終不可得耗費公帑開墾難就曷若勸民盡耕閑田甽澮堙塞則官爲之助變瘠爲沃使民有餘蓄鼂錯入粟之議本朝便糴之法在其中矣制司乃止淮東煮鹽之利以歲久弊滋告窘綱抉擿隱伏課乃更羨綱約已率下鄰壹郡之互傀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改浙東提刑禱雨龍湫宮有物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毋爲異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進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蕭山有古運河西通錢塘東達台明沙漲三十餘里舟行則膠乃開浚八千餘丈復創牐江口使泥淤弗得入河水不得洩於涂則盡發以達城闉十里創一廬名曰施水主以道流於是不問晝夜利涉忘勸屬邑諸縣瀕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湖蕩瀦灌溉之利甚博勢家巨室率私植埂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溢入邑居田閭寖蕩瀕海藉塘爲固隄岸易圮鹹鹵害稼歲損動數十萬畝蠲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司發田園奇援巧請一切嚴絕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紹定初致仕卒越人聞之有相率哭於寺觀者綱機神明銳在越佩四印文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治事不過二十刻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爲文長於論事供帳車乘雖敝不更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未冠能文周必大楊萬里見而異之韓
侂胄舉恢復之謀邊釁不已朝廷詩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靚
遺敵書然莫得其要領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荅之侂胄矍然充
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於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
高子仁止於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
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
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
至汴見金左相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說
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
后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
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
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辨對不少詘宗浩叱之曰前日
興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日興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己
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
孺還詔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
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增幣已為
卑屈況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興兵在去年四月若遣
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强弱言之若得滁
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
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
不過再交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
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
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議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

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由所遣白遽以書來有
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目
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
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
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
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
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
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强敵金人計屈情見然
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柟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
所持不可者柟白廟堂信孺辨折敵人於强倶未易告語之時信
孺當其難柟當其易柟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知真州即北山斷水築石堤袤二十里入
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匱以退敵城乃獲全山東
初內附信孺言豪傑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
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幕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
包山東固江北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坐貶奉祠信孺性豪爽揮金
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後車使北時年方三十既齟齬歸蟄居室巖
實自放於詩酒後貲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王柟字汝良祖倫使北死孝宗官之調通州海門尉捕劇賊十七
人獄成不受賞韓侂胄謀起兵端議思繼好凡七遣使無成續遣
方信孺往將有成說坐白事忤侂胄得罪乃使柟持書北行柟拜
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骨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
柟對曰十餘年平章國事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柟曰
主上英斷去之何難伴使就懷中取出本朝省劄韓侂胄已擊死

柟爲之斃駭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柟雖持韓侂胄書乃
朝廷有旨遣其來議和宜詳議以報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
柟持金人牒歸求函侂胄首以許奕爲通謝使柟爲參謀柟自軍
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淮陝侵地從之柟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
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繩其過朝
論以柟不掩人揚己多之致仕卒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龔茂良薦之遷博士輪對奏曰二陵之讎未
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
何彼之乘時自吾爲何彼之待非眞難眞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
自爲不可耳朱熹爲林栗所劾適疏爭曰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
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忽創道學之目鄭丙
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

以道學之名歸之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不報光宗嗣位爲尚
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不朝重華宮者七月適見上力言既而帝兩
詣重華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
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
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已而事復浸異孝宗不豫羣臣至
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
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
不能執喪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
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因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寧宗卽
位表奏皆趙汝愚與適裁定臨朝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
汝愚旣相侂胄怨望適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不
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求補外及汝愚貶衡陽適亦爲胡紘所

劾後起爲湖南轉運判官召對言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
阿之義爲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
體處事以平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圖報方來帝嘉納之初侂
胄與海內名士貶黜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侂胄將啟
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
思報積恥蓋欲改弱而就強矣竊謂必先審知強弱之勢今或謂
金已衰弱姑先開釁求宣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
事也侂胄欲藉草詔以動中外改直學士院以疾力辭會詔諸將
四路出師適告侂胄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軍敗侂胄懼除適知
建康并沿江制置使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跳旗若將渡者淮
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眾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
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宋

石將徐緯率以往夜過半遇金人微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
揮刃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吾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
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
兵退進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兵驚散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
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
處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
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眞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
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二千家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
百人有警則增募新兵并堡塢居民通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
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三堡就流
民漸歸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卒諡忠
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胄欲開兵端以適有大雖未

復之言事之而適自任甚每奏必言當審而後發第出師時適能陳以利害禍福則侂胄必不妄為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嘆息云

薛叔似永嘉人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日增民困滋甚孝宗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時置補闕拾遺上除叔似左補闕叔似遂勸首相王淮去位光宗受禪時使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曰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常有階覦之虞使名未正而遽受之祗以重其玩侮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開納時侂胄開邊除兵部尚書宣撫使叔似方乞募兵糴馬許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劾斌又料敵必侵光黃委陳謙按行伍關金果入侵時

宣司兵戍襄陽都統趙淳魏友諒與統制呂渭孫不相下渭孫死之叔似遂自劾委任失當叔似夙以功業自期逮臨事絕無可稱侂胄誅謫福州以兵端之開叔似迎合故也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集二十卷

李壁字季章少英悟日誦萬餘言屬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材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寧宗即位直學士院時韓侂胄專國召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逵討論典禮命侂胄三日一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朱裕挾宋帥襲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侂胄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出而苟且又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侂胄意不懌於是四川荊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積衰苟非激昂曷克丕應臣愚以為宜亟貶秦檜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洗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矣疏奏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論雖公特以迎合侂胄用兵之私而已侂胄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酣及師旦事壁微摘其過覘侂胄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拜參知政事金使來微示欲和意邱崈以閒壁貽崈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胄侂胄大恚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己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

固難執一侂胄不聽以張巖代崈壁力言邱崈素有人望侂胄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邱崈耶吳曦叛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須用重臣宣撫薦制置使楊輔而使安丙輔之丙殺楊巨源輔恐召變舉劉甲自代侂胄疑輔避事壁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宜撫方信孺使北歸言金人欲縛送侂胄侂胄怒甚用兵之意益急壁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侂胄分謗壁曰噫國病矣我去誰適謀此侂胄迄誅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譎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侂胄事壁實與聞乃復官知遂寧府未至而潰兵張福至遂寧壁傳檄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解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盡燔其巢趨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大將張威夜遣人叩門求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選死士榜而登以火攻之壁曰賊窮必多殺士

卒諡先斷賊汲路與糧道使不得食卽自成擒矣以長國法授之
威用其謀賊遂平萃奉祠卒諡文懿璧晴少孝經百氏搜抉靡遺
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爲文俊逸所著有鵝湖集等書若干卷璧父
子與弟塤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蘇云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
栻以獵爲盜李接陷鬱林等州焯誅脅從流縣尉章伯王淮甥也獵
坐降官光宗不覲重華宮獵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
有垂白之二親陛下宜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時陳傅良以
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貴之曰公不於此時有所倡發爲士大夫
倡潔身終益傅良改容謝之寧宗卽位除監察御史會僞學禁興
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宰相明日出一紙去諫臣
昨又出侍講朱熹遽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於中書是

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諡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曰艱難以來首倡
大義不以利鈍異其心未有過於浚也孝宗皇帝規恢之志一飯
不忘歷考相臣終始此念足以上配在天之意亦惟浚一人耳議
不合尋劾罷久之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遺
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埸刺子弟以補軍實增襄陽信陽之
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方關以扞武昌杜越境誘納以謹邊隙選
試民家子以衞府庫乞增光鄂江黃四郡戍獵計金攻襄陽則荆
爲重鎭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鑾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於上海
拱辰長林樂山漿林四門達於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壓南紀楚
望諸門東爲沙市爲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遏走馬湖熨斗陂之
水西北環李公匱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遊騎迫竟陵朝廷命獵
節制本路兵馬獵遣張榮援竟陵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反獵

嘗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四川調大軍分道夾擊金人
引去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於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
兵抗均房諸險清聚歸峽以待王師及曦誅充四川宣諭使召還
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
會栻於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於正獵嘗表卒之諡文定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父講伊洛書已知持敬之學不妄言
笑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將館閣會汝愚去御史劾柔勝嘗
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爲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之學不可爲師儒
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中知隨州時再議和好戒開邊隙旁塞
之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梁皐有馬爲北人
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皐皐與其徒亦發二矢北界以爲言郡
下七人於獄柔勝至立破械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帳下孟宗

政扈再興皆爲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亡命千人立軍曰忠勇
卒諡正肅子淵潛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監饒州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鳳翎
刀稱上意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
守族其勝已巧嫉擘之罷去民請留不遂爲立留賢碑慶元初帥
浙東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
籍其奴除兩浙轉運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
萬有奇丹雘未敝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
亡謂營覈非所以妥神靈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
旨而後興役上首肯而修奉者不樂也知平江府郡有使臣故海
盜也作賓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得強勇幾千人置將
統之號曰義士復募城內外惡少幾千人號曰壯士衣糧器械皆

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盜不警召爲戸部寺郎軍興之
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枇吏姦閱三月有
半年之儲後知隆興府在郡撙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
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致仕卒
衞涇崑山人淳熙進士第一與誅韓侂胄有功累官參知政事歷
事三朝出入中外嘗言官爵自有定分名誼千古不磨與朱熹友
善熹卒取書注刊行之卒贈太師諡文節

贊曰宗卿明畀食道決幾仲巢勁理孚若端辭正則鎭定季
章委蛇二吳賓王才猷各施播志呈緒闕安以資

南宋書列傳卷之三十九終

楊巨源安丙等列傳第四十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楊巨源 附楊震仲 史次秦 安世通　李好義　劉用
安丙 附吳曦　陳咸　張威　張詔　楊輔

楊巨源字子淵益昌人倜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應進
士武舉皆不中劉光祖薦之陳煜舉爲鳳州堡子原倉官兼總射
獵領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吳曦叛巨源結義士三百人給
其錢糧有遊奕張林力挽二石弓隊將朱邦寧身長六尺勇力過
人皆爲曦所忌巨源因與深相結曦脅安丙爲丞相長史眉士程
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乃
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臥所巨源曰先生而爲逆賊丞相長史
邪丙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

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
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時李好義亦結李貴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
邀巨源與好義會巨源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二月六日邀曦
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戲巷從衞且千人事必難濟聞
曦食日祭東園圃之此其時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爲
信巨源曰吾先爲長史言之來日僞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明
日好義在僞宮見丙揖之丙曰鄉與尊父同僚楊省幹盛談才畧
謀乃決巨源慮事泄遂以三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
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詔入內戸曦啟戸欲逸李貴執殺之衞者
始拒鬬聞有詔皆御巨源迎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丙奏功於朝
巨源謂丙曰曦死賊膽已破關外四州爲蜀要害盍乘勢復取於
是丙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

賜俄詔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丙素忌忠銳命巨源圖之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斬之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沔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吶以狂變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亦與通判邪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觀功於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輅陽許而陰以白丙丙欲去巨源未有以發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間者且白糴宜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丙召巨源巨源疑焉有尚書成者來見巨源贊其歸巨源信之遂歸府丙密令輅收巨源巨源不知以爲謁已也詔單騎起巨源送之賓次武士就挽其袂巨源叱之則已爲驅至

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人謂曰君許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間異時必行爲我明其事丙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無媿死且無恨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巨源舟抵大安龍尾灘將校樊世顯呼於岸巨源知將見殺指其地語之曰此好一片葬地世顯曰安有是舟行數步謂曰宣參久渴莫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又曰宣參荷械已久盍少蘇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自殺聞巨源死忠義之士爲之扼腕流涕巨源之屬吏也李壁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初巨源與好義結官軍而丙密爲反正之計各未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酬答之語鋟梓競傳之丙已恥樂湲潤不已遂成此禍李珙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之訟冤朝廷賜廟褒忠謚忠愍

楊震仲字革父成都人知新井縣以惠政聞辟興元府通判吳曦叛馳檄招之辭疾不行時宣教授史次秦亦破檄謀於震仲震仲曰大安自武興而來爲西蜀第一州若首從其招則諸郡風靡矣顧力不能拒當死之敎授非城郭臣凡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曦遣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燭獨坐夜三鼓呼左右索湯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瘞於蕭寺先遺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不從禍立見我死禍不及妻子人孰無死有子能自立即不死也自震仲死蜀之義士咸慨然發始有協謀誅逆者吳獵宣諭西蜀爲請廟謚名其廟旌忠謚節毅

史次秦眉山人曦叛招次秦甚遽次秦以石灰桐油塗兩目目盲廬次秦母問郎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間

可也曦乃聽還曦誅蜀帥上其事仕至合州太守有郭靖者高橋土豪巡檢也曦叛四川之民不願臣金棄田宅攜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齊之民使還皆不肯行靖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其弟端曰吾家世爲王民避難入關今爲曦所逐吾不忍棄漢衣冠願死於此爲趙氏鬼遂赴江而死

安世通本西人隱居青城山中吳曦反獻書成都帥楊輔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其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劍門極變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甕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不知輕重如此且曦雖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假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

士之悉所謂停因長智吾恐朝廷之失策也曦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爲七門世通爲首云

李好義下邽人弱冠從軍善騎射西邊第一爲興州正將曦以蜀叛好義聞變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知其赤心以其謀告之貴遂約李彪等好義又密結黃術等及弟大楊君玉亦與知好義戒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西蜀生靈慎毋泄留其母以質好義兄弟謀曰今日入皆可殺曦皆可爲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鎭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全則立安丙以主事既而召丙與李坤辰來坤辰因言丙與楊巨源欲圖曦好義遂遣召王坤辰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既來斷曦之臂矣遂與好義約舉事好義夜饗士應衆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

姪拜決於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爲計死生從此決矣馬氏叱之曰汝爲朝廷誅賊何以家爲我決不辱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尙念朝廷我輩當如何衆皆踴躍各以黃帛爲號時僞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安長史爲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賊護衛千人皆棄挺而走遂至僞殿東角小門入世美堂近曦寢室曦聞外閧倉皇而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逝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鬚鬢又中曦頰曦素有勇力撲貴仆於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其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亟馳告丙宣詔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王喜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願得馬步千人癒十日可濟丙從其請七日至西和好義率衆攻城親犯矢石金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迎拜好義初欲乘勝徑取秦隴以牽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知西和州李詠忠壯誅曦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策於丙家王喜後至欲刄好義丙力救解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泄而昌國逝矣既斂口鼻爪指皆青黑士民冤之既而昌國白日見好義持刄刺之驚怖仆地疽發而殂喜曦大將也貪淫狠愎誅曦之日不肯拜詔丙乃便宜處以節度使知興州朝廷亦慮啓爲變授節度使而死

劉甲字師文父著葬龍游因家焉甲累官實錄院檢討使金至燕山伴使完顏某名犯仁廟嫌諱甲力辭完顏更名修目紹興後凡

出疆遇忌俱辭設宴皆不得免秦檜所定也金宴甲以宣仁聖烈后忌辭還除司農少卿累升河北安撫甲謂荊州爲吳蜀脊膂高保融分江流豬之以爲北海太祖常令決去之蓋保江陵之要害也即因遺址浚築亘四十里程松爲四川宣撫以甲知興元府時蜀口出師敗衂吳曦焚河池獻四州於金金鑄印立曦爲蜀王甲時在漢鼒未至鎭也金人破大散關甲告急於朝乞下宣撫協力扞禦松謀遁甲固留不可曦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邀甲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眞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褒二兵持帛書遣參知政事李璧告變且曰若遣吳總以右職入川即日可瓦解矣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徵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信之甲奏至舉朝震駭璧袖帛書進上覽之稱忠臣者再召甲赴行在命吳總知鄂州使招諭諸軍爲入蜀計復命以帛書賜甲

二兵皆補官甲册行至重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源死軍情洶洶除甲宣撫使楊輔亦以爲請當國者疑輔避事李壁曰昔吳璘屬疾孝宗嘗密詔汪應辰權宣撫司事既而璘果死應辰即日領印軍情遂安此的例也乃以密劄命甲甲緘藏之未幾金進屯八里山甲分兵守諸關截瀘川戍兵駐饒風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朝廷以甲訪蜀人才之可用者盡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無知者紹興中蜀軍撫見糧叛爲科糴孝宗聞其病民命總領李蘩以本所錢招糴懼不給又命勸糴其半勸糴之名自此始久之李蘩圖總計復奏令金梁守倅任責收糴而勸糴遂罷及是宣總司令金洋興元三郡勸糴小麥二十萬石甲乞下總所照李蘩成法措置從之命權四川制置司事先是大臣撫蜀者諸將事之有所謂乃送禮賄賂

也甲首罷之凡丙所立茶鹽柴邸悉廢之丙增田稅甲命屬吏討論由一府言之歲減凡百六十萬緡米麥萬七千石邊民感泣卒於官甲幼孤多難母病刲股以進平生嘗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耋所爲夜必書之名曰自監理宗詔謚清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吳挺爲帥知其才邀致之開禧二年攝事方興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丙陳十可憂於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益丙嘗爲其父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爲隨軍轉運使金人入成州肆掠關外四州知曦盧邑曦僭號建官以丙爲丞相長史先是從事郎錢鞏之從曦河池嘗夢曦禱神祠以銀杯爲珓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後事已分付安子文矣鞏之覺心異其事具以語曦曦僭位凡四十一日誅衆推丙受事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爲亟召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於是密降帛書帛書未至曦死已聞上下動色交慶以丙知興州安撫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時都統孫忠銳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破金砦克之丙忌忠銳貪功檄其速還鳳州以關鑰付陳顯大散關復失丙遣楊巨源縛應巨源至鳳誘斬忠銳遂坐以附僞進表之罪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以攻爲守詔遣吳獵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爲金毀丙遺將相書謂西和一面已修仇池堡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不可欲越不敢天水雖不可守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犄角鳳州秋防原尤爲險絶吳玠嘗作家計砦正扼鳳州之後數戰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河池殺金平係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關之裏如大安亦皆招民卒據以器械爲捍禦之備矣右丞相史彌遠起復丙移書勸其力辭升四川

制置大使兼知興元諜知金人還汴丙使何九齡夜襲秦州敗歸麾下將王大才執九齡斬之訟丙於朝詔丙改湖廣安撫使至官政尚嚴酷轉運判章徠劾丙不報丙尋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入武休關至大安宋師所至輒潰爲子述代之丙子癸仲知果州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檄癸仲節制軍馬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四川大震魏了翁移書宰執謂安丙不起賊未即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事乃定耳詔起丙爲四川宣撫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不任怨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從上白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沸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今蜀道假援起卿撫閒勉圖能

功以濟國事賊負固於祥州之若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俾獲張福等丙命磔于大安軍以祭九齡班師移治利州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百[illegible]頃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若文閔利州措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書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關外營田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多方措置非得已而不已儒皆清流何由辦事蜀士中如令弟嘉父李成之雅清則清高則高其肯辦錢穀俗務乎劉德修習雅貞楊嗣勳不能止讒誅救嗣勳六德修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不法滋甚丙械送大安獄治之丙薨卒謚忠定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累遷太尉會韓侂胄謀開邊曦潛蓄異心因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陰覬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兼利西安

撫使曦至鎮潛副都統制王大節能之兵權總歸曦開禧二年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聽便宜行事自紹興末士人出總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侂胄以總計隸宣司副使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曦與從弟晛等爲反謀陰遣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封爲蜀王侂胄日夜望曦進兵按兵河池不進正使程松至曦不庭參松不敢詰曦復多摘取松衛兵松亦不悟金人攻西和曦方怠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金遂破大散關曦退屯置口興州見兩日相摩金遣將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群屬諭意衆失色王翌楊騤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祿禧王喜等皆稱賀聽命陳松聞變乘興元去三年正月曦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爲界曦乘黃屋左纛僭王位於興州即治所爲行宮稱元年其伯母趙叔母劉唾罵之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曦所統軍七萬併程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沿流下至嘉陵江聲言約金人夾攻襄陽侂胄知曦反不知所爲或勸不如因而封之侂胄納其言吳晛爲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於是陳咸自髡史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卒王翌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修年詹久中家大酉李道傳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薛九齡謀舉義兵興州合江倉官楊巨源倡義討逆遂與安丙共謀誅曦曦將李好義與李貴等皆有謀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因捕曦二子從弟晛及姚淮源等函曦首獻於朝詔曦妻子俱死吳璘子孫並徙出蜀吳玠子孫免連坐

陳咸字逢儒開禧元年遍事典四川宣撫程松倅之咸貽書論兵不可輕動勸松搜人才練軍實考圖籍以疏財用之源視險要以決攻守之計約大將兩會以免嫌忌之嫌招金山募死士以明間探之遠出虛擣奇之策審於當用倖勝趨利之謀謀而勿行松不能用副使吳曦覬松易制將兵不關正使松務爲簡貴咸憂之復說松收梁洋以北義士爲緩急用據險阨立關隘杜支徑以備不虞松又不能用曦叛咸髡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恨無兵權獨有下髮削髮以全臣節會曦以書招之咸答書勸其亟歸命曦既誅安丙奏以咸總蜀賦時僭亂後帑藏赤立咸商榷利病兵政財計合爲一家嚴諸司羨餘移支革民耗米錢當五錢并權截四路上供汰弱兵二萬餘規畫備至故軍興增支之數八千七百五十餘萬皆不取於民嘉陵江流忽淺或云金人截上流咸

疏而導之自益昌至於魚梁嚮道無阻金州地險威增饋米以實之人皆曰金州之險金人不可向何益之爲威曰敵至而應無及矣未幾金人攻上津守賴以固卒論功第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貧甚貰藥自給試其才勇帥郭杲乃令戍邊開禧用兵與金人戰輒捷吳曦既誅李貴復西和州威率衆先登遂取西和威名大振嘉定十二年金人攻成州威自西和退保仙人原時興元都統制吳政戰死李貴代政亟走武休金人遂入興元利州安撫丁焴遣書招威東入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出魚關與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故斬之彪威部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焴聞謂僚佐曰吳政身死李貴兵敗金人所憚惟威今好古擅殺其部失威心奈何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進救蜀威感激夜

半調發鼓行而前破金人金斗鎮金人之來也擇兩齒馬及精兵凡三千人至是殲焉興元叛兵張福作亂號紅巾隊焚利州遊騎在潼漢關將窺成都乃遣威提精兵自劍綿至廣漢盛夏暑劇休士三日俄安丙檄威東進時賊入普州茗山威進兵重圍絕其樵道擒福戮之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許之遣王士信會夏人於鞏命威向秦州威謂金人尚強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威勉行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權是歲卒於利州威初在行伍以勇稱進充偏裨每戰輒克臨陳戰酣則精采愈奮兩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鵓眼威立淨天鵓旗以自表每戰不操他兵有木梢號紫大蟲圜而不刃長不六尺揮之掠陳敵皆靡荆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名撒星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騎兵至則聲金一軍分爲數十簇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價倍於市迄無敢喧嘩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張詔成州人少隸張浚帳下積功守和州管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象至館中皆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興五年知興州代吳挺爲彥逾師蜀以關外去興元遠請分爲東西二師詔遂東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爲從官時奏吳氏世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汝愚欲以吳曦爲文帥以杜他日握兵之漸而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若武興帥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爲興州諸軍都統制在興州甚得士

心

楊輔字嗣勲遂寧人升利西安撫吳挺病輔以吳氏世帥武興久恐生變密白二府早擇人望以鎮方面又貽書四川制置邱崈言統制李奕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崈然之挺卒崈檄輔權帥事輔謂職爲王人若輕往第疑軍心遂索印即益昌領事尋知成都兼本路安撫韓侂胄以吳曦爲四川宣撫輔知曦有異志貽書大臣言自昔兵帥與討臣不相統攝故總領有報發覺察之權今所在皆受節制內變不輕上意輔能誅曦密詔授四川制置許以便宜從事時人望輔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遷延兩月但爲去計遂以印授通判韓植而去楊巨源等謀誅曦以輔有人望謂宜詔自輔所來聞者皆信曦既誅趣輔還成都除四川宣撫使奏言

安丙才力强濟乞以事任付丙朝廷詔補赴闕踰年抵建康復引
咎不進上召補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補惜乘成都不當召乃除
江淮制置卒

贊曰源義誅逆不賞受賊安丙無功得位戕忠用補祿祿咸
威感感賞罰如是難言臣事

南宋書列傳卷之四十八終

南宋書卷第四十九

韓侂胄史彌遠等列傳第四十一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韓侂胄

附 陳自强　許及之　趙師𢍰　胡紘　何澹　程松
陳謙　張巖　高文虎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憲聖太后居慈福宮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張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宮門不獲命退遇重華宮提舉關禮問故入白憲聖言甚懇切憲聖可其議禮告侂胄侂胄馳白汝愚翌日憲聖即喪次垂簾命嘉王即皇帝位寧宗既立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爪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杲節鉞侂胄但遷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

道詔旨浸見親幸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為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峩冠闊袖象大儒戲於上前熹遂去彭龜年請留熹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會川劉弼者羨與侂胄同知閤門事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計議弼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謂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弼曰惟有用臺諫爾又問若何而可弼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劉德秀為監察御史楊大法為殿中侍御史罷吳獵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為

旨亟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奏汝愚不利社稷汝愚罷相始侂冑之見汝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并逐誼於是侂冑拜節度使又設僞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諸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爲言官澹言僞學宜加風厲或指汝愚爲僞學罪首紘奏汝愚有十不遜汝愚謫永州留正僑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引用僞黨坐斥時臺諫迎合侂冑意攻僞學然猶有清議不欲遽斥盡侂冑意未快急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論熹十罪落職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僞黨今日變爲逆黨侂冑大喜即日除三傑右正言而坐僞學逆黨得罪者五十有九人有蔡璉者嘗得罪汝愚執而黥之侂冑使璉告汝愚定策時有異謀具列賓客所言凡七十紙并欲逮彭龜年徐誼下大理獄之張仲舉門常悸然確至今得罪清議者以周文獄故也公胡爲蹈之乃止封平原郡王蔡州

布衣呂祖泰上書言道學不可禁請誅侂冑以周必大爲相侂冑大怒決杖流欽州言者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少保雖本侂冑意而謀實始京鏜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爲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侂冑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先後復官黨禁寖解時侂冑以勢利蠱士大夫薛叔似辛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規榮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冑童子師自選人不數年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冑厮役也亦皆預聞國政侂冑凡所欲爲宰執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勑劄授之惟所欲爲三省不預知也言路扼塞每月舉論一二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曰聊以塞責耳有御史當應諫乃乞禁都城貨以黄紙爲包開者哂之或勸侂冑立蓋世功名於是恢復之議興開禧改元進士毛自知廷對言當乘機以定中原侂冑大悅詔中外諸將密爲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請除侂冑平章軍國事蕭逵李壁時在太常論定典禮三日一朝因至都堂序班丞相之上論者謂侂冑槃衍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職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印並納其第侂冑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時鎮江統制陳孝廣復泗州虹縣江州統制許進復新息縣光州孫成復褒信縣捷書聞侂冑議降詔趣諸將進兵未幾皇甫斌兵敗於唐州秦世輔至城固軍潰郭倬李汝翼敗於宿州敵追圍倬倬執統制田俊邁以遺敵乃獲免事聞侂冑始覺爲蘇師旦所誤侂冑招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璧微摘其過侂冑以爲然璧乃悉數其罪

贊侂冑斥去之翌日師旦謫韶州斬郭倬於京口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眞揚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邱崈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邱崈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爲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詞甚倨且多所要索謂侂冑無意用兵師旦等安得專造又遣書許還河北流民及今年歲幣會招撫使郭倪與金人戰敗於六合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命稱蜀王崈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冑怒崈罷職及狀聞朝廷駭侂冑亟遣職書許以苐上之封書未發而安丙楊巨源已誅曦矣侂冑速遣方信孺使北請和金人欲責正隆以前體例以侵疆爲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信孺歸白事朝堂不敢斥言侂冑窮其說乃微及之侂冑大怒和議遂輟以趙淳爲江

淮制置使復鋭意用兵自兵興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謀誅侂冑議甚祕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璧御筆云韓侂冑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仍令夏震以兵三百防護翌日侂冑入朝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先一日侂冑與自強謀用林行可爲諫議盡擊謀侂冑者是日行可方請對自強坐待漏院語同列曰今日大成上殿俄侂冑先驅至象祖色變詠報侂冑已押出象祖乃入奏有詔斬蘇師旦於廣東嘉定元年金人求函侂冑首乃命臨安府斲侂冑棺取其首遺之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嘗鑿山爲

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棫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𢍰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冑皆當之不辭所嬖妾張譚王陳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嬪雜坐恃勢驕倨掖廷皆惡之其下受封者尤衆至是論四夫人罪或杖或徙餘數十人縱遣之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侂冑娶吳憲聖皇后姪女無子取魯瞻子爲後名珍侂冑既誅削籍流沙門島當函首至金國時金之羣臣交章言韓侂冑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爲忠繆侯將函首附葬於魏公韓琦墓下仍劄報南朝當時邸宗卿開府建康備以此劄偏移諸州監司云本傳後半稍增

陳自強閩縣人慶元二年入都待銓自以嘗爲韓侂冑童子師欲見之無以自通適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言於侂冑一日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於堂鄉自強再拜次名從官同坐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明日從官交薦其才除太學錄數月遷祕書郎入館半載擢御史中丞入臺未踰月遂登樞府由選人至兩府財四年嘉泰三年拜右丞相韓侂冑顓朝權包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餽必題其緘云某物并獻凡書題無拜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有選人入都因其父與自強有舊求爲堂除自強嚮榮曰方外來不知近旨見闕方除此何可得衆爲蹙踖後旬日竟除堂故或疑其由徑而得者問之徐曰丞相耳聾或曰丞相前日之語甚峻何以廻造化邪其人即坐側取一幅書示之乃自強答書也畧曰珍貺鼎至晃耀老目或問珍貺之名曰書生安得珍玩適從王家肆中見衆

金臺盞十具重百星以四千緡得而獻之耳聞者歎息而去都城火及自強之府主帑吏請筦鑰於自強自強聞變口呿而不能言鑰在其衣帶間吏不敢解由是囊橐所貯一夕爲煨燼移居都亭驛乎旦百僚往省之自強大言曰郭殿前號令可謂不肅衆謂救火無策未敢對自強徐言曰昨夜柴假五十兵搬擔仗遂失去一金注碗衆愕而退事定侂冑首遺之萬緡執政及列郡聞之莫不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遂倍所失之數厥國用司自爲國用使括克民財州縣騷動方侂冑欲爲平章猶畏衆議自強首率同列援典故入奏常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恩王何稱侂冑爲恩王恩父而呼堂吏史達祖爲兄蘇師旦爲叔吳曦有逆謀求歸蜀厚賂自強乃縱之歸史彌遠建議誅侂冑罷自強右丞相尋謫韶州中書舍人倪思繳奏乞遠竄籍其家詔從之再謫雷州死廣州

許及之永嘉人乾道元年林栗請做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爲拾遺班序在監察御史之上高宗崩及之言皇帝既躬三年之喪羣臣難從純吉當常服黑帶王淮當國久及之奏陛下即位二十七年而羣臣未能知聖意者以苟且爲安榮以姑息爲仁恕以不肯任事爲簡重以不敢任怨爲老成敢言者指爲輕儇鮮恥者謂之樸實陛下得若人而相之何補於治淮竟罷寧宗即位除吏部尚書及之早與薛叔似同擢皆爲當時所予後諂事侂胄無所不至嘗值侂胄生日朝行上壽畢集及之後至家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俯門閾未及閉遂傴僂以入爲尚書二年不遷見侂胄流涕序其知遇之意及衰遲之狀不覺[illegible][illegible]繼以屈膝侂胄惻然憐之曰尚書才望簡在上心行且進拜矣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時有由竇尚書屈膝執政之語拜參知政事侂胄誅泉州居住

趙師睪系出燕懿王曾祖令晙中興初韓世清挾令晙爲變裂黃旗被其身固拒獲免光宗初師睪改淮南運判時行鐵錢不行鹽商弗至師睪請度牒出倉粟以收鐵錢鹽利遂通知臨安有僧號散聖者以妖術惑衆師睪捕治斃之侂胄用事師睪附之遂得尹京侂胄生日百官爭貢珍異師睪最後至出小合曰願獻少果核侑觴啟之乃粟金葡萄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慚沮侂胄有愛妾十四人或獻北珠冠四枚侂胄以遺四妾其十人皆怫曰等人耳吾等不堪戴邪侂胄未有以應也師睪聞之亟出錢十萬緡市北珠製十冠以獻時侂胄入朝未歸十人者啟之十珠冠也乃大喜分持而去侂胄歸十人咸來致謝已而都市行燈有姬皆頂冠而出歸語侂胄曰吾曹夜來過朝天門都人聚觀咸稱郡王奈何不與趙大卿轉官邪翌日師睪拜工部侍郎侂胄嘗飲南園過山莊顧竹籬茅舍謂師睪曰此眞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嘷叢薄間視之乃師睪也侂胄大笑侂胄將用兵師睪度侂胄才疏意廣必召禍乃持異論鄧友龍劾罷之侂胄死以師睪嘗與侂胄異故獲用除知鎮江會荊湖始置制閫以命師睪給事中蔡幼學繳其命遂罷歸未幾詔爲兵部尚書幼學時爲學士亦不草詔留元剛草之會武學生柯子沖盧言德以事至府師睪撻遣之衆盡譟文武二學之士皆投牒師睪乃罷與祠師睪四尹臨安有能聲嘗釣致民罪沒其家貲諂事權貴人以是鄙之

胡紘遂昌人侂胄用事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及是劾趙汝愚詆其引用朱熹爲僞學罪首初侂胄用何澹劉德秀爲言官專擊僞學然未有誦言攻熹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

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爲察官紘遂以稿授之寧宗以孝宗嫡孫行三年服紘言止當服期於是從紘太常少卿使草定其禮紘既解言責復疏云比年以來僞學猖獗幾至大亂賴二三大臣臺諫出死力排之故元惡殞命羣邪屏跡自御筆有救偏之說或者誤認天意倡爲調停之議取前日竄黜次第用之以冀幸其他日不相報復往者建中靖國之事可以爲戒陛下何未悟也漢霍光廢昌邑王賀一日而誅羣臣二百餘人唐五王不殺武三思不旋踵而皆斃於三思之手今縱未能盡用古法亦宜且令退伏田里循省愆咎詔僞學之黨宰執權住進擬用紘言也坐同知貢舉考宏詞不當而罷

何澹龍泉人光宗內禪拜右諫議澹本周必大所厚始爲學官二年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及長諫垣即劾必大澹嘗與所善

劉光祖言之光祖因周丞相豈無可論薄北門多任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濬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祖過濬因語濬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濬曰得非姜譙之謂乎既而濬引光祖入使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濬設諾進御史中丞濬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濬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喬嘉等移書謂足下日長臺諫此綱常所係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爲生不逮而不持喪可乎濬乃終制寧宗即位遷知樞密院吳曦圖帥蜀未及賄濬韓侂胄已許之濬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肯相就黜僞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出知福州濬居外怏怏失意以書祈侂胄有曰跡雖東冶心在南園南園侂胄家園也侂胄憐之後除江淮制置卒濬美姿容善談論急於榮進阿附權奸主僞黨之禁賢士

一空其後更化宛黨俱逐濬以早退倖免優游散地幾二十年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侂胄用事吳曦爲殿帥時松知錢塘縣諂事曦以結侂胄侂胄以小過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之至則盛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居無何侂胄意解復召姬姬具言松謹待之意侂胄大喜擢右正言諫議呂祖泰上書乞誅侂胄蘇師旦松與陳讜劾祖泰當誅松滿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於侂胄曰松壽侂胄訝其名問之答曰欲使疵賤姓名常蒙記憶耳除同知樞密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侂胄決議開邊命松爲四川宣撫使與曦副之松將東軍三萬駐興元曦將西軍六萬駐河池松至益昌欲以執政禮責曦庭參曦聞之及境而返松用東西軍一萬八千人自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曦遣其客納款於金獻關西四州地求爲蜀王有告曦叛者松哂其狂及曦焚河池還興州松以書求援兵曦答以鳳州非用騎之地漢中平行可騎以驅馳當發三千騎往益給之也未幾金人封曦蜀王曦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爲興元帥劉甲茶馬范仲任見松謀起兵誅曦松恐事泄取禍卽揖二人起去會報金人且至一城如沸松亟遁去由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匄贐禮買舟稱曦爲蜀王曦遣使以匣封致餽松望見大恐疑其劒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已啟視之則金寶也松乃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頭顱矣曦誅謫賓州

陳謙永嘉人累遷樞密院編修官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鎭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下用大臣當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上蹙然遂極論踰數刻孝宗內禪除戶部郎中謙乃趙汝愚客黨論起坐斥後數年除湖廣宣撫司參謀金兵深入焚

漢川武昌震恐謙卽日督司北岸命士豪趙觀邀之中流士馬溺死甚衆餘兵皆返走未幾落職罷謙有時聲早爲諸賢所與晚坐僞禁中廢首稱侂胄爲我王士論由是薄之

張巖揚州人爲人機警柔回善諧歷官監察御史附將相韓侂胄誣逐當時賢者遷躐方閫遷知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開督府九閱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餘萬緡見和議反覆乃言不知兵固求去侂胄誅貶官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曾幾守官任興文虎從之游故聞見博洽多識典故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具儀注文虎摭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與修四朝國史自熙寧以來史氏淆雜文虎盡取朱墨本一一研覈又攻討宣和崇觀以來尤詳審載侂胄用事既逐趙汝愚朱熹以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以攟之命

文虎草詔曰向者權臣擅朝偽邪朋附協肆姦兇包藏禍心頓天
之懿於廢內親陰謀壞散國勢復安寧士大夫厲精更始而屢
載殄茲弗迪厥化締交合黨窺伺間隙毀搆外廷流言間發欲竊
附於元祐之衆賢而不思實類乎紹聖之姦黨國家秉德康寧弗
汝瑕殄今惟自作弗靖意者漸於流俗之失不可復反與將狃於
國之寬恩而罰有弗及與朕既深治一二大臣與夫侍從言議之
官益維持正論以明示天下矣宜各改視回聽毋復惑亂世俗若
遂非不悔邦有常刑西掖詞命俾以毀人其一辭文虎以爲非
所以崇訓戒贊人才也乃人人各爲之後俗職令

史彌遠

附 余天錫 程珌 梁成大 李知孝 宣繒 薛極

史彌遠浩之子也慶元二年爲大理司直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
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爲託開禧二年兼資善堂直
講韓侂冑建議開邊邊兵大衄彌遠上疏以今之議者以爲先發
制人此爲將之兵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
事關國體節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若沿江屯駐之兵
所以拱護行都繼今勿輕調發則表裏足恃矣所遣撫諭之臣止
令按歷邊陲招集遺逸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貪小利以滋敵釁
使民力寬國勢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矣方且各曰能無貽親憂
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得罪甘心兵端既開敗衄相
屬朝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搖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
之亟具奏乃能侂冑誅台彌遠對延和殿遣使請金求和金
人以大散關外二關濠州來歸嘉定元年拜右丞相丁母憂歸治

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四年雪趙
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證正誣史一時賢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
呂祖儉雖已歿或易名或錄後伯還正人故老於外寧宗崩擁立
理宗紹定六年拜太師上疏乞解機政充醴泉觀使進封會稽郡
王卒追封衛王謚忠獻喪還遣禮官致路祭於都門外賜謚佩玉
勳纘初誅李全第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超擢或言於彌遠彌遠
曰御將之道譬如養鷹曹彬下江南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
邊戍未徹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緩急孰肯効死趙善
湘以從官開閫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大族於國有
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爲執政汝愚彥逾有定策功豈以
稱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常久周鑄兒彌茂甥
夏周篆皆寄腹心然鑄老於布衣彌茂周篆俱止訓武郎而已初

彌遠既誅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迫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
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
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優及子孫厥後
爲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勳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
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爲鷹犬於是一時君
子黨逐殆盡云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彌遠延爲弟子師性謹愿不預外事是時
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念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
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錫告歸試於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
賢厚者幸具以來天錫絕江與越僧同舟舟抵西門天大雨僧言
門左有全保長者可避雨如其言避之保長知爲丞相客具雞
黍須臾有二子侍立全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言二兒後極

貫問其姓長曰趙與莒次曰與芮天錫憶彌遠所屬其行亦異是
告於彌遠命二子來保長大喜將出浴衣冠心以爲沂邸後可矣
也集姻黨且詫其遇以行天錫引見彌遠善相人奇之許事泄不
便遽復使歸保長大慚其鄉人亦竊笑之逾年彌遠忽謂天錫曰
二子可復來乎保長謝不遣彌遠密諭曰二子最貴宜撫於父
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禮度益閑習未幾召入嗣沂
王迄即帝位是爲理宗天錫超授起居舍人歷官吏部尚書疏奏
臣銜國恩起居分閫旋蒙擢親蹤枯邇聯時曹豳實在諫省抗疏
謂用臣太驟臣與豳交最久觀其所論於什父有陳善之敬友朋
有責善之道而豳遂遷官臣竟汗要路大收川侍人而遂退一君
士將謂之何望委曲留行使之就職從之嘉熙二年拜參知政事
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天錫爲相而

天錫卒諡忠愍弟天任爲兵部尚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
出終歲同衾
程珌字懷古休寧人十歲詠冰語出驚人累遷起居舍人直學士
院寧宗崩彌遠夜召珌與家大驚珌妻丞相王淮女也泣涕疑有
不測使人瞯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珌同入禁中草矯
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珌政府楊皇后緘金一甕賜珌珌
受之不辭歸視之其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累官吏
部尚書封新安侯
梁成大福州人素行賤亡恥作縣滿秩詣臨史彌遠家幹萬昕斯
言眞德秀必擊成大曰某若入臺必能辦此事斯爲達其語遂遷
宗正寺簿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辯若訥或好名以自貿或立異
以自詭或假高尚之節以要君或飾矯僞之行以欺世言若忠鯁
心實回衺一不察焉薰蕕同器涇渭雜流矣言不逆變謀不中機
或巧辨以爲能或詭訐以市直或設奇險之說以駭衆聽或肆妄
誕之論以惑士心所行非所言所守非所學一不辨焉枘鑿不侔
矛盾相激矣越六日拜監察御史尋奏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謂
罪大罰輕眞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貶竄一等施
行章既上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行衡陽之命時宰于帝前及之
帝曰仲尼不爲已甚遂止鐫二秩紹定五年權刑部侍郎帝夜降
旨黜之速徙湖州成大心術險巇凡可賊忠害良者率攘臂爲之
四方賂遺列置堂廡貧至則導之使觀欲其效尤也冒占宇文氏
賜第既擯歸訟之者不下百數竄之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如李
知孝亦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
李知孝光之孫拜監察御史寶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

救之力少而附和沽激之意多扶持之意微而詆訾扇惑之意勝
既慮君上之或不能用又恐朝廷之或不能容姑爲激怒之辭退
俟斥逐之命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將以樹奇節而
求令名此臣之所未解蓋陰詆眞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鐫二秩放
罷胡夢昱追毀除名羈管象州猶詆魏了翁曰此所論咨夔等乃
府第付出全文其情狀變詐如此越月復言近年以來諸老凋零
後學晚出不見前輩不聞義理議論偏詖更唱迭和蠱惑人心此
風所扇爲害實深乞風厲內外以杜亂萌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
膺牒示尊信邪說簧鼓同流當流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板布
告天下又言趨召之人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爲高致以其
命爲常流可行而固不行不疾而稱有疾比比皆是相扇成風欲
求難進易退之名殊失尊君親上之義願將趨召之人討其程途

限其時日使之造朝其有衰病者早與改命時傅伯成楊簡劉
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謙之又奏張忠恕落職紹定元年進右諫議
理宗親政予祠端平初洪咨夔等交章論駁遂徙瑞州知孝起自
名家苟於仕進領袖庸頑懷諼迷國排斥諸賢殆盡時乘小輿謁
醉從官之家侵欲斂積不知紀極紹定末猶曰乞爲中丞世指知
孝及梁成大莫澤爲三凶
宣繒慶元府人太學釋褐嘉定中參知政事理宗即位兼同知樞
密及卒詔繒嘗預宗策贈太師謚忠靖
薛極武進人以父任中詞科與繒俱爲史彌遠所昵理宗時知樞
密院事封毘陵公加和國公

鄭清之　史嵩之　附李鳴復　別之傑　金淵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初名燮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

泰中調峽州教授師趙方嚴重斯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
子范葵出拜方挾清之無咎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遷國子
學錄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王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
清之所定累遷崇政殿說書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帝曰
故事月進穀數兩朕非敢不易何由致謗清之奏孝宗繼高宗故
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
華舄屢補今欲儉德著聞須過寧考方可帝嘉納彌遠卒命清之
爲右相端平元年上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
爲已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
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
繼爲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士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
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上疏乞罷不可拜左丞相會霖雨大風
四疏乞去禋祀雷變請益力乃予祠嘉熙二年封申國公遣中使
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爲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徜
徉山水閒五年封越國公賜第於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
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之患孝宗之英
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峭刻之習二者相須此仁祖孝
宗所以爲盛也七年拜右丞相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窮僧
剎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詔趙葵陳韡帥湖廣二人方辭
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葵韡遂往於是泗水渦口皆以捷聞沿江
舞舟之賦重清之次第停罷帳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
此酒殊快十年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喜慶則懼心生懼
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爲怒帝命史官書
之十一月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書爲憾俄大雪起曰百官

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狀前觀之致仕卒追封魏郡王謚忠定清
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
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
葵視師十年餘乞罷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然葵竟不果
來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齒衰暮政歸妻
子而閒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爲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鄞人父彌忠爲彌遠族兄歷官京西湖北制置使
會出師與淮閫謀犄角嵩之力陳非計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
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
連年水潦螟蝗極力賑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
至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爲盜饑饉
之餘未戰先潰正恐重貽宵旰之虞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

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願計其成必計其敗若和好之與進取
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紛之際苟同
附和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
誅迕旨則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以書言勿爲異
同嵩之乃求去自師潰帝始悔不用嵩之言嘉熙元年進京西荊
湖安撫制置使詔入覲拜參知政事三年授右丞相淳祐元年進
玉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
敢聞於朝還之遭父喪起復右丞相乃詔中使趨行於是太學
武學京學宗學諸生黃愷伯等皆上書論不當起復不報初嵩之
從子璟卿以書諫曰伯父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大功此
所行浸不克終用人之決不待衆制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
旋蒙叙理者有之丁艱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醲恩異賞

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而得之乎徙聞苞
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
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億州縣倉卒匱於應辦銷金帛輓芻粟
絡繹道路一則曰督府二則曰督府不知所成何功近聞蜀川不
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敵首尾相援
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
爲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
援荊湖不此之圖濫捐藩籬深入堂奧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
侵軼沅湘搖蕩澧江陵之勢尚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荊湖之
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臥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
之計不可復用矣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
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南渡之疆土惡能保金甌之無闕
也盍早爲之圖上寬九重之憂下慰雙親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績
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彊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
聲出師不效之咎雖欲優游菽水其可得乎異日國史不得曲於
趙普之列而乃廁蔡京之後何面目見我祖地下乎居無何璟卿
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爲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卒謚
莊肅德祐初奪謚

李鳴復瀘州人進士端平淳祐中兩入樞府三爲參知政事別之
傑郢州人進士累典方州再入參知政事金淵臨安人進士淳祐
中同簽書樞密三人皆附嵩之以顯碌碌無可傳故附之

贊曰佞臣竊穢蹠居權倖小人蒙之如狂斯騁彌遠殊幹蔑
足任情衆正所激顯爲士難清之術閉末路稍紛嵩之見惡
幾成敗覆

列傳卷之四十一終

崔與之余玠等列傳第四十二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崔與之　余玠　賈涉　陳韡　向士璧　杜杲　王霆

王登　楊掞　張惟孝　畢再遇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父世明試有司連黜每曰不爲宰相則爲良醫遂究心岐黃之書貧者療之不受直與之少卓犖有奇節不遠數千里游太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之士由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知新城歲歉有強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開禧中授廣西提刑徧歷所部朱崖地産苦䕡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爲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爲榜免瓊之人次其事爲海上澄清錄嶺海去天萬里用刑慘酷貪吏厲民與之疏論而痛懲之高惟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召爲金部員外郎時郎官多養貪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自決吏爲欺者必杖之金南遷於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奏選守將集民兵爲邊防第一事浚濠廣深疏塘水以限戎馬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淮民多畜馬善射欲依萬弩手法創萬馬社楚州役繁士卒苦之叛入射陽湖亡命多從之者與之給旗帖招之衆聞呼皆至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召外兵以集事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懷僥倖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金人入境宰相遣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併力勦逐勢必不

能久駐與之自劉琸敗亟修守戰備選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和亦寢時議將姑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爲援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閫總其權則東有警西未必能疾救西有警亦然制閫俯瞰兩淮文移往來朝發夕至無制閫則事稟朝廷必緩誤矣議遂寢召爲祕書少監奏今邊聲可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不容緩前後累疏每歎養虎將自遺患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丙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來者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與之戒以同心體國於是戎帥協和軍政始立先是丙嘗納夏人合從之請會師攻秦鞏夏人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與之至是飭邊將不得輕納踰年夏人復攻金人遣百騎入鳳州求援兵與之使言曰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或有相傷則失好夏人不復有言初金人既弊萃衆南歸者所在而有呼延棫扣洋州以歸與之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旣復僕榜邊關開諭招納金人諜得之自是上下相疑人無固志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嶓冢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險厚賜採者賞使視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慮關外歲糴不多運米三十萬石積河州倉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河帥趙彥吶有時名與之察其大言亡實他日誤事必此人移書廟堂欲因乞祠而從之不可付以邊藩之寄與之以疾丐歸朝廷以鄭損代旣受代金諜知之大入與之再爲臨邊金人乃退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端平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俄受廣東經略安撫使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時就留戍江西又四年轉戰所

向背從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長驅至廣
州城聲言欲得運帥淯嘉圖甘心焉與之家居肩輿登城叛兵望
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禍福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盟事定獨
受禍遂遁去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問命即家治事屬提刑
彭鉉討捕新調諸軍畢集城戰敗請降桀黠者俘之餘分隸諸州
拜右丞相力辭乃訪以政事孰當能行人才孰當用舍與之奏陛
下厲精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爲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
言爲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未免任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
才先謝如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炳川相繼而亡天意固不可
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斥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
輕棄如此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然獨斷當以兼聽爲先儻不
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又曰戚畹侍僕凡有絲髮貲緣者孰
不乘閒伺隙以求其所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難於防閑司馬光
謂內臣不可令采訪外事及問以羣臣能否蓋干預自此始也若
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憎之私因此而入帝嘉歎趣召愈力
控辭至十有三疏乃得致仕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
以均親黨遺戒不得作佛事卒謚清獻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
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
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與元兵戰汴城有功淳祐元
年詔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胄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
戎即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
有所重偏必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
獨當一面乃授四川宣諭使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帝授

四川安撫制置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
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遙領
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不
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
入蜀人心粗定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帳一如帥
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孔明所以用蜀也有謀以告我者近
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
才隱居蠻中前後辟召不起聞玠賢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
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庭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
無所言玠將謝之廼爲設宴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
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黙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
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
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
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西蜀計其在徙合州
城乎玠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
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
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
掠以歸己遂不謀於衆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權
發遣合州璞權判州事徙城之役悉以任之命下一府同辭以爲
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
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列爲諸
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移金戎於大獲移沔戎於青居興戎
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移利戎於雲頂氣勢聯絡十年冬玠率

諸將巡邊與元兵大戰於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穴其加頸四面然糞謂之蝦蝕月以弓絃繫昇下高懸於格謂之錯鑿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為取金帛蜀人苦之且恣縱部將倅馬以白人將戰廼髙其估責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皆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㒳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人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廼有此人玠久欲誅夔思其擁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有威名孰與

吳氏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蜀人知有吳氏不知有朝廷一旦曦為叛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曦之逆心恃痛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酒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不知所為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之乃薦成為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為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遣金渠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為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又除嗾世安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玠之治蜀也任張實治軍旅王惟忠治財賦朱文炳接賓客輕徭薄征罰既富實乃能京湖之餉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者惜其過以太平自詭進蜀錮罰饕過於文飾又置機捕官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懟至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沒

賈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知盱眙軍淮人季先說楚州守應純之以招山東人純之令先招石珪等號忠義軍珪等及純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潰珪等以漣水諸軍渡淮焚掠謂朝廷欲和殘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季先拒之不止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附降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用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況金人所乏惟財與糧若舉數年歲幣還之是以肉餧虎啗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源源而來不立定額自為一軍處之北岸則必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刑兼楚州涉道

諭珪等逆順禍福珪等郊迎伏地請死皆以自新金人大入以計誘珪等涉慮珪為金用亟遣珪與夏全時青向濠州季先葛平楊德廣趨滁濠李全李福要其歸路珪屢破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忠義諸軍在漣水山陽者既衆涉慮其思亂因滁濠之役分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涅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涅者不滿六萬人正軍常屯七萬餘使主勝客涉又遣李全取海州復取密濰青州守張林以州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裂地分爵無所吝仍厲諸將圖未下州郡擢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金攻黃州淮西帥趙善湘請援於朝涉遣李全等赴之丞相史彌遠擬升全留後涉曰始全貧窶無聊能輕財與衆同甘苦故下樂為之用遽為主帥所為反是衆皆不平近棄西城免死為幸若無故升遷以驕其

忠非全之福亦豈國家之福金人破黃入蘄安慶甚危金馳至遂
定先是蘄州受圍余卿往援乃鼓衆皆逝金乘間登城一郡爲血
前帥不敢問涉斬卿以徇諸將畏服無不用命淮西之勢大振初
翟朝宗得玉璽獻諸朝至是趙珙還又得玉印文與璽同而加大
朝廷喜行慶賞涉遺書彌遠謂天意隱而難明人事切而易見今
日人事尚未有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
忠義與北邊耳宜剛之彌遠不懌李全卒以驕肆爲節度使涉又
言盜賊血氣正盛官職過分將有後憂彌遠不以爲然涉曰朝廷
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寧知驕則將至於不可勸耶涉時已疾亟
金人大八強起視事金將合迎等率細軍三道度淮涉以合迎等
戰乃命張惠當之惠驍將所謂賽張飛者既歸宋金人怒殺其妻
所部花帽軍有紀律他軍不及也惠率軍出戰金人大敗細軍死

者二千涉既病乃以所獲京河版籍及金銀牌銅印之屬上於朝
卒涉父偉嘗貽書趙雄論武興守吳挺之橫陛對又乞裁抑郭杲
兵權後反爲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泣愬闕下子似道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嘉定中賈涉開淮閫辟京東河北幹官韡謂
山東河北遺民宜使歸耕其土給耕牛農具分配以郡內之貸死
者然後三分齊地張林李全各處其一以待有功者有河南首領
以三兩州來歸者與節度使一州者守其土忠義人盡還北然後
括淮甸閑田倣韓琦河北義勇法募民爲兵給田而蠲征之擇土
豪統率鹽丁又別廩爲一軍此第一重藩籬也紹定二年盜起閩
中以爲福建招捕使韡習士民爲兵賊蹂邵武勢益熾時有議當
招不當捕者韡言始者賊僅百計招而不捕養之至千又養之至
萬今復養之將至於無算求淮西兵五千人可圖萬全賊急攻汀

州韡視提兵至沙縣所至克捷諭降迸城七十二砦汀境皆平四
年躬往邵武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韡以其力屈乃降卒誅之衢
州寇破常山開化韡命李大聲提兵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
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六年贛寇陳三
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西廣東所至殘破韡言盜賊起於貪吏劾
其尤者二人又謂寇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
蕩除數月可畢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韡遣將齊
敏李大聲分兵截賊糧道韡親督諸將乘春水未生薄松梓山賊
悉精銳迎敵旗幟甚盛韡步騎夾擊又縱火焚之士皆攀崖上賊
巢蕩爲煙埃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中箭製日追及下黃又敗之
餘衆雍獅曾盡三槍逃至興寧就擒斬於隆興市淳祐四年拜參
知政事卒諡忠肅韡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命夜人鄧方與

嬰嬰見同桐兒與啼不止福不得寐怒捕者至因以故衣擁兒口
遂逸去因隸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又累從韡捕賊留隆興
既而韡移金陵而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尋僚讌滕王閣福恚其
不見招道遇民愬冤者福搒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事
麾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惴恐竄去韡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鈐轄
會淮兵有警王鑑出師請福行韡因厚遣之福不樂爲鑑用遇敵
不擊托以葬女擅歸亦不關於制置司鑑怒遂白其前後過惡會
韡亦惡其跋扈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其死也軍中惜之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合州告急制使馬光祖命士璧赴
援數立奇功開慶中授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元將攻圍急士璧極
力守禦潭圍遂解似道入相疾其功諷御史劾罷之送漳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幾盡力元善者遂迎似道

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役之後元善知吉水俄得狂疾嘗呼士燮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從江淮制使李珏辟下滁州受兵杲往援民赦野求入避滁守固拒杲啟鑰納之辟監察崇明鎮總領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怒杲曰可劾者珂不可強者杜杲珂竟以負廬錢劾辟廬州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爭餉金幣悉封貯一室將行反之遷淮西轉運判官詔問守禦策杲曰沿淮旱蝗不任征役中原赤立無糧可因若虛內事外移南實北腹心之地必有可慮時在外謀出師者惟杲一人後果敗再知濠州安豐軍與元兵大戰丞相李宗勉曰帥淮西無逾杜杲者進制置副使淳祐元年春祠帝問杜杲兩有守功若稅兵權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建康復與元兵戰真州進兼吏部尚書梁成大子皆當

國者求銓試杲曰昔沈繼祖論朱文公成大亦論真文忠公皆得罪名教者子孫宜廢錮安得仕子庶字康侯通宋典故從父兵間習邊事杲在建康庶權知真州大修守禦具積排杉木殆十萬株杲遷廬州安撫副使與元兵戰於竪仙白沙城開慶元年授兩淮制使卒

王㙜字定叟東陽人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爵行備考藝別頭苦曰吾爲朝廷得一帥才矣鎮江都統趙勝辟爲試議官時李全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行㙜慨然曰是臣子辭難之日乃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無不利召試閤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曰規撫曰機會撫今日規撫安在我守令戀養未加將帥拊循未至官有土地而荒無民因賦役而破蕩獄訟煩成寃抑銓曹率多淹留薦舉無反坐貪徒得以引類而通班援刺不卹公徽官易以近意而遴選以言郡計則托於豐窮包苴以言戰功則私於親昵故有至如降卒中處養虎遺患皆規撫之不滿人意者規撫既立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力尚壯願効前驅帝稱其言可采北兵至浮光民奔逝相屬於道朝論以㙜知光州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分遣間諜整飭戰守之具光人遂安知高郵軍時議出師㙜以爲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行之故諸軍畢行惟高郵獨遲出是與時迕議者益眾知蘄州貽書丞相杜範乞蹶江湄形勢置三新城蘄春置於龍眼磯安慶置於孟城滁陽置於宣化不報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出制使孟珙幕府吳淵爲制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生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眾至歡躍

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憑賦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爲節制淵即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畢與申登至沙市椎牛釃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劄在不敢私也眾聽命竟立奇功趙葵爲制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也馬光祖爲制使辟參謀官有讒於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不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郢州開慶元年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藏出血舉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楊掞字純父臨川人里陳氏館之代陳中選陳謝之萬緡辭以人倡樓燧堅辭夜忽呼自曰純父來此何爲明日遂行用故人薦出

淮閫杜杲薦杲曰風神如許他日不在我下由是治兵征謀多咨於挨適年安豐被兵挨請行以奇策解圍挨奮身行伍間騎射所當工夜以青布籍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使孟珙辟於幕嘗用其策呼為小子房與之恭局閬其貪用挨以本領錢數萬貫之總領賈似道稽數責償珙以白金六百令挨償之挨又散之賓客酣歌不顧似道欲殺之挨曰漢高祖以黃金四萬斤付陳平不問出入公乃例此區區不以結豪傑之心耶似道治實之珙嘗燕客有將語不遜命斬之挨從容曰斬之誠是第方會客廣謀議非其時非其地也珙大服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挨為動色因嘆曰大將立功庭參納拜信兒豢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士壁守黃州檄入幕無何得心疾曰我不可用矣趙葵為京湖制使

挨與偕行王登逐於沙市極談至夜分挨退曰王景宋滿身是膽惜久沉細恐終以勇敗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脫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非汝即我若有能殺我者得此舟衆披靡遂以舟達郢州開慶元年下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官撫司姚希德令禁衆不得登岸惟孝與娘艮人捉劍驅左右而出衆船悉登毋敢亂久幹官鍾蜚英與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我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導希德邀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道旬以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巴山游踏相繼希德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無賴易輒為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北兵五州危甚於是擊鼓燿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詣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前部將從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匾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赤除環衛官倪謂李汝翼郭倬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為先鋒

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裂創旋問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久靈璧遇孝慶駐兵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太尉兵敗敵必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軍二千人守靈璧北門自領兵衝敵師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之除左驍衛將軍和好成再遇疏乞歸不允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姿貌雄傑以拳力聞屬將疑兵無所自見一旦遇事赴諸將望風奔劍再遇遂為名將云

贊曰封疆之吏曰予禦侮故尚智畧亦能用武雄才貴陳畢及向杜一方所賴無忒虓虎楚登挨孝有光行伍

南宋書列傳第四十二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趙方 子葵 范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棠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淳熙中第吉成縣令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知隨州和議成諸郡浸弛備方獨招兵擇將校士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首以師禮[illegible]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爲戒知江陵府時金備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荊門有東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焉知襄陽府諜知金人來攻乃

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使陳光化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我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人圍棗陽急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方遣扈再興孟宗政與觀夾擊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遏於境上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金人過伏敗走復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劉世興出北門合戰敗之金人遂潰未幾復大衆圍棗陽塹其外繞以土城宗政日夜鏖戰焚其攻具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克期合戰金人大潰方料金人數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發以制之命許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資糧而已宗政進攻泌陽縣圍與金人戰於北陽再興破高頭城遂薄鄧州金兵遁方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毋[illegible]相詢疆場大計壽卒是夕有大星隕於襄陽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合官民兵爲一體統制總司爲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勿醉當使日日可戰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對故知名士皆拔爲大吏知名將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致其死力子范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岳神降其家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器之聘鄭清之令子才爲之師又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士恩不償勞一軍幾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軍心賴一言而

定嘉定十年金將攻襄陽圍棗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四年金人攻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方命之曰不克敵毋相見也至唐州金將出戰葵帥精騎赴敵斬馘萬餘金人閉門不出時金人入蘄州者數十騎出山椒葵帥十四騎逐之金騎漸益至數百葵力戰會范與扈再興軍至合戰至夜分始解後官軍分二陣金人背山亦分爲二以相當而不先動范曰金人必復謀夜戰以倖勝乃預備大鼓令軍中聞鼓聲始動未幾金軍果逼范軍范鼙鼓麾軍突鬬葵繼進敵併力向再興葵率騎橫衝之金人僵屍相屬復相持至夜分金人雖斂而陣如故葵乃選死士數千黎明四面奮擊金人走乘勝逐北斬首數千級方卒通判廬州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使許國檄葵議兵葵曰君侯欲圖敵而坐敵算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耳葵請觀兩路之兵別其精銳若

侯留三萬帳前敵不敢動翁國曰不如集淮兵衆閫而君董之旣
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徙以從
制使命耶必將力爭於朝分留自衞一得朝命必擇其強壯遣老
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徒起戎心不聽卒敗范知揚州乞
調葵屯寶應備敵紹興元年知滁州李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覘
畿甸也葵上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
況包藏禍心若不痛抑其萌所謂延賊入室恐襄內有不諱之憂
葵至滁以地當敵衝要兩淮門戶命秦喜守靑平趙必勝守萬山
以壯形勢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旣破鹽城反稱陳
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叛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或直
浮海以擣腹心姦謀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待制
帥之所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遣二吏入山陽謂

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墮賊計貽笑於天下葵非欲
張皇啓釁李全決非忠臣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可以
安社稷不然葵不知死所又言於朝曰大逆不道無如李全前此
叛逆未彰今已破蕩城邑若朝廷更從隱忍何以爲國彌遠猶未
欲興討柰知攻事鄭淸之贊決之乃加葵淮東提刑已而全攻揚
州東門葵親出捕戰賊呼城門請葵出全在隔壕立馬相勞苦左
右欲射全葵止之問全來何爲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
餉我非叛背索錢糧耳葵曰朝廷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
陷城邑朝廷安得不絕汝錢糧汝曰非叛欺人乎欺天乎全無以
對彎弓抽矢向葵而去四年殺全詔授葵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
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時盛暑行師汴堤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
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未幾北兵南下渡河發水閘兵
多溺死遂潰而范上表劾葵詔降一秩葵前後留揚八年淳祐九
年拜右丞相咸淳元年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是夕五州星隕
如箕諡忠靖

趙范字武仲嘉定十四年出師唐鄧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
使人間曰金人在蘄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微襄陽之備
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敵正銳特若先擣唐鄧
以示有餘唐鄧應吾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敵在蘄黃師曰
以老然後同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十七年知揚州劉全王文
信二軍老幼留揚范欲修軍政恐其漏泄乃時饋勞二家旣大喜
卽遣徐晞稷書令敎二人挈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行孫
海者其衆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別籍民爲廿年兵春夏在田
秋冬敎閱官兒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張士顯見范請合謀

討李全范告制置使趙善湘曰若以義斌蹙全如山壓卵然必請
而後討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
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有唐藩鎭之事非討之得也莫若移揚
州增戍之兵往盱眙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人餘皆起騎揮
士能將統之命葵摘淮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浦海道五
千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
位相侔劉琸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琸須用親履
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也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
諭四總管各享安靜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逆全不得志於
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淮甸其謀必急然蹙之於興敗之
餘易圖之於休息之後難列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若廟算
果定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

必救則機會在我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曰今人無不知賊之必反雖先生之心亦知其必反也衆人知之則責之先生知而獨不言內無以薪嘗膽之志外無戰勝攻取之備先生隱忍不言而徐思所以制之此廟謨所以爲高也然以撫定責之驕稷而以鎮守責之范責驕稷者兩人之事也責范者矢人之事也旣責范以惟恐不傷人之事又惡其爲傷人之言何哉賊見范爲備他日必將指范爲首禍激變之人執朝廷以去范先生必將曰是何惜一趙范而不以紓禍哉必將縛范以授賊而范遂爲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故盜賊有護家之狗必將指斥於主人使先去之然後肆穿窬之姦而無所忌然則殺人固無益於弭盜也爾遠得書爲之動心三年痛遠防將材於暴婁以范對進范淮東提刑兼知滁州范曰翁爲見不順乃上書廟堂曰

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面數千里何從防哉今或謂巽辭厚惠可以陷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烏合而狠戰或以賊詞之乍順乍逆而爲喜恩或以賊兵之乍進乍退而爲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今賓應之通山陽天長之過盱眙須各增戍兵萬人觀釁伺隙時遣偏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此遏寇之兵也盱眙之寇素無儲蓄不過分兵掠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士豪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游擊之兵也維揚金陵合肥各聚二三萬人必人人思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一年可討賊矣賊旣不能深入又恐見討必反而求贍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兵恐速賊禍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若設寶應天長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閫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揚哉設賊犯揚是送死矣紹定三年爲淮東安撫副使又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調王明本軍駐太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爲兵屯其半高郵以制賊後屯其半瓜洲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圖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皋無益也又遺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葵耳賊若得志此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決遂殄全入洛之師大潰乃授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范至則倚王旻李伯淵數人爲腹心朝夕酣狎民訟邊防一切廢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

叛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因掠城中錢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爲敵有蓋岳飛收復約百五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深甲於西陲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落職送建寧居住後卒於家

孟宗政 附 扈再興 孟珙

孟宗政字德夫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遂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略開禧二年金圍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首撫與獨奇之趙方與梁勝皆薦其才轉京西鈐轄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方檄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爲三軍設伏三所喋血以戰金人敗走諜報襄陽圍急宗政午夜覘首進明抵襄陽馳突如神金人駭遁方聞捷大喜差權棗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慄十一年金帥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

大小七十餘戰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
鏃鏑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
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將出戰金人奔潰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
傅城宗政攻囊糠盛沙以覆樓柵列甕潴水以提火募砲手擊之一
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先登又募
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
掘深坑防地道翔戰棚防城陷穿穽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鞴以
熏之金人窒以濕氈析路以刳土城賴樓陷宗政撤樓益薪架火
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樓將所數丈築偃月
城袤百餘尺翼傅正城深坑倍仞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強兵披
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濕氈滿藉蒙火山復以冰雪擁雲梯俾抵
西北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

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刀迫前自昕至昃死傷踵
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革燒戰棚宗政
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怒砲愈
急會王大任統銳卒冒重圍轉鬬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入金營自晡至三更金人橫尸徧地奪其銅印十有六訛可棄帳
走金人自是不敢窺襄漢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荊鄂都統制宗
政以追濠而陳迺於西北濠外瀦水為瀕以限騎中原遺民來歸
以萬數發廩贍之為給田廬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
唐鄧間威振境外俄病疽卒
扈再興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肉袒徒跣揮雙刀奮呼入
陣人馬辟易金人攻襄聚京西制置趙方檄再興與等禦之金人來
自團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至再興
中出一陳復却金人逐之宗政與祥合左右兩翼掩擊之金人三
而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既而益兵圍棗陽相持九十日再
興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蒺藜者十踣七八敵
却走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傅城再興縱之過濠半渡擊之又令
守壩者佯走金人爭壩急擊之多墮水中金人砌對樓鵝車革洞
決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面具披甲列陣以待之
金人計窮而去棄旗甲輜重滿野再興又破湖陽縣進攻唐州金
騎步出城迎戰金兵殲乃斂隊欓立人頭城尋病卒
孟珙字璞玉宗政子嘉定十年金人攻襄陽珙料其必圍樊城獻
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
殲之宗政被檄援棗陽臨陣父子相失珙入敵騎中有素袍白馬
者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十二年完顏訛可攻棗陽

珙取他道劫金砦破之金人遁理宗即位授忠翊郎初宗政招唐
鄧蔡壯士茲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眾不安制司以珙代
海珙分其軍為三眾帖然紹定元年珙創平堰於棗陽溉田十萬
頃使軍民分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
六年元將倴盞追金主守緒逼蔡檄珙戍鄂討金唐鄧將武仙仙
時與武天錫欲迎金主入蜀鈐轄天錫者鄧之農夫聚眾為邊
患珙遏其壘一鼓拔之斬天錫制置司檄珙問邊事珙曰金人若
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各砦受節制乃可也而金人果遁
呂堰砦兩合金人棄輜重走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撓金順陽
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珙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
土而使之耕因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
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司是之仙愛將劉

儀領壯士三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
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
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帥成擒矣珙翌日遣
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衆入砦金人不疑爲宋軍乃分據巷道
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
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又破默候里
砦珙召儀曰此砦既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吾招之乎儀曰吾
德與王顯安威故舊招之必來迺遣德行儀又請選婦人三百爲
逃歸懷招軍榜以向珙從之威見德叙情好甚歡介德往見顯顯
即日乞降德復請珙遣劉儀候之顯軍約五千倘未解甲珙八陣
周視良久如素所撫循饗以牛酒皆醉飽歌舞珙料武仙將上岵
山絕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歸路

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
山爲之頳棄鎧甲如山漸遣珙進軍至小水河儀還具言仙不欲
降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珙曰進兵不可緩夜漏
十刻召文彬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蓐食啟行時積雨未霽文
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自寅至巳
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易服而遁降其衆元兵約共攻蔡制使
命珙以二萬人行金兵由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進敗之倴盞
遣三人來逆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倴盞喜約爲兄弟酌
馬湩飲之金兵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得
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死守以防突圍珙與倴盞約南
北軍毋相犯決堰水布虎落倴盞遣張柔帥兵五千入城金人鉤
二卒以往柔中流矢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命諸將奪柴

潭樓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相傳下有龍人
不敢近珙決而注之實以薪葦遂濟師攻城進逼土門金人驅其
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炮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
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
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
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珙率師向南門萬衆競
登大戰城上執其參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
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烟燄未絕珙
與倴盞分守緒骨得金鎰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太常
寺簿朱楊祖朝八陵諜云元兵傳宋來爭河南府淮閫刻日進師
衆畏不前珙曰淮東之師由淮泝泗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
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孫已歸矣於是晝夜兼行與使至

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歸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
當言和知黃州增埤浚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爲屋居之又慮
兵民雜處因高阜爲三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遣
援衆謂無踰珙者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
十里相接破砦二十有四嘉熙初元兵入漢陽黃守王鑑江戰不
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將士彌月皆
戰病傷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知岳州檄張俊復郢州賀順
復荊門軍初詔珙收復襄荊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餉得荊
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所至以捷聞珙奏襄樊爲朝
廷根本百戰而得之當加經理非甲兵十萬不足分守乃置先鋒
軍以襄郢歸順人隸焉諜報元兵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
湖湘請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元將入蜀珙遣張與明道

抵均州防遏元兵度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條上流備禦宜爲藩
籬三層乞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爲第一層備鼎澧爲第二層備
辰沅靖桂爲第三層會諜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
積船材於順陽乃遣將分路擣其勢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
因糧於蔡乃分兵入蔡火其積聚拜四川宣撫知夔州四川制使
陳隆之與副使彭大雅不協珙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恐弗克
而兩司勇於私鬬豈不愧廉藺之風馳書責之二人得書大慚淳
祐三年元兵至三川珙下令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開州梁棟乏
糧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斬之元兵至瀘珙言沅之險
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
兵無從出變一江防上秋歸下至壽昌亘二千里自公安至峽州
灘磧十餘里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諱備多變二今尺籍數虧既

守灘磧又守關隘變三陸抗有言荆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當傾
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難韓自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略相似四
年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
急將若之何珙往彼則擣我虛不往則誰實捍禦識者是之珙登
江陵城嘆曰江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爲桑田者敵一鳴鞭
即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
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
俾遶城北入於漢而三海遂通爲一隨其高下爲匱蓄泄三百里
間瀰然巨浸珙条襄蜀蕩析士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
郢渚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
題其榜賜焉珙收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絶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欵以所受告爲質珙白於朝

不從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及今志不克伸矣病遂革卒於江陵
府治謚忠襄珙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人人異珙片語折衷
衆志皆愜謁士遊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
旗臨將吏而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
然事外遠貨色絶滋味其學邃於易亦通佛學自號無菴居士

贊曰方有蔡范宗政有珙材武世勳鷹揚將種淮南漢北屏
蔽斯強以捍金元不負恩寵

南宋書列傳第四十三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李全 附子璮

李全濰州人農家子銳頭蜂目弓馬趫捷能運鐵槍時號李鐵槍金主徙汴遺民保巖阻思亂劉二祖起泰安死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等附之楊安兒起掠莒密以身劉全爲帥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于洋等附之金遣完顏迆討安兒安兒走死即墨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之稱曰姑姑衆尙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楊氏通焉遂嫁之全與霆戰霆驍將張惠躍馬赴之槍及全右有勢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霍儀爲霆所破儀死彭義斌歸全初安兒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人季先嘗爲大俠劉佑家厮養安兒嬖以軍職安兒死

先至山陽見知楚州應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純之命先諭意蠶賊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魁海州于洋赴密州李福赴青州始授全京東副總管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於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純之接之號忠義軍嘉定十二年山東來歸者不止權楚州梁丙無以贍先懇丙預借兩月然後帥所部往密州就食不許請速遣全代領其衆又不許丙以石珪權軍務珪乃狙運糧之舟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至渦口値金將盧鼓椎等將濟全掩之金兵溺淮者數千進全遙州刺史妻楊氏封令人金帥張林以青莒密登萊濰淄濟南等十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全還濰州上冢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置酒結爲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奏十二州版籍以歸表辭有云舉諸七十城之全齊歸我三百年之舊主進全京東總管從屯楚州十一月大雨雪淮水合全請於制府曰每恨泗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效制府遣就盱眙劉琸議琸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咸願從夜半渡淮向泗東城將踏濠冰傅城下掩金人不備俄城上獲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全知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武也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林軍襲東平逶濠躍馬索戰全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砦中通浮梁往來金人堰汶水而決之斷浮梁全首尾幾絕乃北抵山谷有將貫銀甲揮長槊麾兵以出旁有繡衣女將馳槍突鬬幾獲全諸將至援全以出精銳喪失大半全乃以餘

衆道滄州假鹽利以慰贍之女將者劉節使女也全自渦口之捷即有輕諸將心獨先嘗策戰勳威望不下已患之及先卒全喜而心益貳制置使賈涉乘先死收其軍先黨裴淵等不受潛迎石珪爲帥涉恥之乃謀分珪軍請於朝出鈐轄印告各六授淵等淵等陽受命然敕令皆不納涉恐全結府吏伺知之乃見涉請討珪珪素通好於元殺淵而挾其衆歸元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涉曰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覈實全即曰全若朝將此軍久與覈除虛籍涉遂以付全翌日復命曰初無虛額涉始悟全見紿他曰議更遣覈屬縣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漣水去邳咫尺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寢點軍之議全請於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

置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卻娼嬖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遣舭艘舟十四年全請於涉欲與劉琸圖泗州涉許之全趨泗州琸從盱眙紹米以實之未幾盧鼓槌來全敗逝歸十五年琸再取泗州西城盧鼓槌背城力戰戒愚必獲全不獲則斬愚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即奔全壁降全請於制司官之膠西當登萊海之衝百貨輻湊令福守之爲窟宅計全誘商人至山陽分其貨福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市夫皆稃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曰背恩耶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兩林恩歸元福走楚州林遣涉告涉令明已非叛涉咎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師駐海州以追林林走全遂入青州涉許卒初涉迪鎮江八千人於城中分帳前忠義屯五千城西五千淮陰所以制北軍也全輕鎮江兵唯忌帳前忠義每燕戲下

幷名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未能合也及邱壽邁攝帥事全請曰忠義烏合尺籍鹵莽莫若別置新籍庶功過有攷壽邁許諾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許國自武階換淮東安撫制置使山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閫至是觖望因國會疏全必反乃謄國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引兵趨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迓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旣視事痛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犒賚十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於國國誇於衆曰全仰我養育我略示威即奔走不暇矣全因留青州國數致厚餽邀全議事全上謁賓贊戒曰節使自當庭趨制使必免禮及庭趨國端坐納全拜全退怒曰庭參亦當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已而欲往青州恩國苛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得志吾何愛焉更折

節爲禮困會席開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國大喜謂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全遂往青州寶慶元年全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爲亂一日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國厲聲曰不得無理忽已及頷流血蔽面國走亂兵害其家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縋城下伏道堂中宿爲尋縊於途忠義統領王文信獻計慶福謀夏木部兵歸揚州生縛州守以其城獻其徒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揚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官議鈐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將何故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請導文信說止其兵而以單騎入俟入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統遣之迎文信於十里頭道酒相勞苦文信不疑聯騎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殺之統躊躇不敢發劉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殺之并俘其家文信知

事泄遂還楚州時盱眙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與圖劉琸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琸恩夏全復動乃使卞整將兵視之詭言盱眙失守卞整爲亂於是揚州復返楚州謀帥以徐晞稷嘗倅楚州乃授淮東制置使趙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於潰卒中以授晞稷全以殺許國事牒義斌等義斌大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制使我必報此仇乃斬賚牒人南向哭大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佯責慶福不能彈壓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時青使人僞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令渡淮與國伏發全與慶福佯爲傷歸楚州晞稷初至楚屢令全還戰馬軍器於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翀及將校飲酒酣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若何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不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爲之辭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

自是晞稷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發軍器庫止餘槍干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艦晞稷使撐一艘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牘二以獻慶福皆事機全發緘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遺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往青州五月全攻恩州義斌出兵與金鬬全敗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致書沿江制置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扼淮進據漣海以壓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一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趙范言於朝不報時朝廷知義斌功惧全未欲行賞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於內黃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死之麾下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時青開敦

斌死乃附全自移屯淮陰三年趙范奉祠林珙知揚州元兵攻青州全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糧援路絕朝廷初以力未能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朝廷謀易帥劉琸久在盱眙雅意進闢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彭忔延譽京師朝廷信之以琸知楚州兼淮東制置使忔代知盱眙琸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自隨夏全請從琸素畏全狡俾留盱眙忔自揣資望視琸更淺曰是欲遣患盱眙也乃激夏全曰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劉制使圖之收功日久太尉獨不往赴事會夏全欣然領兵徑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琸懸恐然勢不容却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遣人賂夏全求緩師乃止三年楊氏使人行成於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兎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今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

行營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人安能自立便當事太尉爲夫玉帛倉廩皆太尉有也夏全心動乃置酒飲酬就寢如歸轉仇爲好更謀逐琸矣夏全令賊黨圍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琸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琸暮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曰闔已明日大掠盱眙欲爲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全翱翔淮上狼狽歸金報至中外大恐劉琸尋死初姚翀從賈涉辟楚州推官至是其附己爲引重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三月以翀知楚州兼制置翀至城東艤舟以治事間入城見楊氏用晞稷故事而禮過之楊許翀入城乃入衙治僧寺時全在閩一年食牛馬及人且盡將自食其軍四月全欲歸元恐衆異議乃僞欲自縊而使鄭衍德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袒耶今北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納降元元兵入青授全

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內懷不安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僞病旬餘諸將問疾慶福不得已亦往及寢適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得已至牀前見牀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恩福先發福疑慶福見害乃躍起拔刀傷慶福左右舁起殺之福以慶福頭納翀翀大喜幕容杜耒曰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措大手耶遣奏捷琸之敗儲積掃地綱運不續賊黨籍謂福所致福數見翀促之謝以朝廷撥降未下福曰朝廷開閫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閫以困忠義也因乘衆怒與楊氏謀名翀飲翀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兵欲害翀鄭衍德救之得免夫翁縋城西夜走徒步歸明州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斃楚州不復開閫就以帥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之若覊縻州縣然賊徒黨支邑民田以少貢

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猶不給賊將國安用等嘆曰楚州物賤可
以樂生自劉慶福爲不善怨懟相尋使我曹無所求食邢德等相
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福及楊氏於是
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之殺一婦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
首馳獻紹雲驛送京師傾朝甚喜檄彭托張惠范成進時青往楚
州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次妻劉氏也托輕
儇每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遜惠成進一人即提兵入
楚州議分北軍爲五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區處青檄之下不及
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全于青州忠等歸附賊黨復振
紹雲赴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知府事忠成進既歸錢糧缺
乏密納降金羅鼓樓許之二人紿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宜令軍
人出入無得帶刀托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迫兒隸托不悟八月

惠成進燕托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如平時酒中縛托托從
者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即日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樓於泗州
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自是金人窺淮益急全得青報
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叛許之全至楚州
服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安用殺德等自贖全邀青至全
聽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青馳騎往紿青妻言青病見與禱禳
青妻至殺之并其軍紹定元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
亡應之全知東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并舟糴之留其柁
工一以教十人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油黏筏厚募南匠大治舩艤舟
自淮及海相望七月全及楊氏大閱戰艦於海岸全山東經理未
定而歲貢於元者不缺故外恭順於宋以就錢糧往往貿貨輸元
求恣以少寬北顧道餉不繼二年全以糧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

洋入平江嘉興告糴實欲習海道也三年二月御前軍器庫火得
縱火者楚州軍穆椿也全欲銷宋兵備故使椿行且伏姦於外謀
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蕩焉全欲先據揚州以渡
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
計且使朝廷失利八月全糴麥舟過鹽城縣知揚州制置翟朝宗
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擣鹽城入據之知縣陳遇
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全言於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
棄城逃去慮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衆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全
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詭朝宗通判趙璥夫
皆攝事全造舟益急至發冢取棺板鍊鐵錢爲釘鞠蒸人脂擣油
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水手又紿璥夫以元爲詞邀府五千
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輸鹽城賄其衆

他軍上見者曰朝廷惟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有
褒北賊戕淮民之語全復言於制置司云全歸三年淮何寧息奈
趙制置信總管二趙兒分人自爲政使全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
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者如趙知府帥便可提兵決戰如能滅全
高官重祿任彼取之倘不能滅乃表全心善湘見之甚憤范亦請
調兵時彌遠在告鄭清之深慶之力贊討全帝意決進善湘江淮
制置大使范淮東安撫副使葵淮東提刑下詔削全官爵停給錢
糧全兵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注射全稍退全遣劉
全庵至堡砦西城下欲脅之以瞰大城先攻趙勝北西城見濠淺
每日設有寇至未圖大城先壞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兵浚濠
人皆苦之既浚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浚市河
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實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貨不

與薛全邀泰州城濠于邗保等迎全戍守者無得發矢俟薄城而
威之全得距壓朱濟恐出版錢二百萬以啖邗保開門導全全入
丞郡治濟發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耳若泰州府庫則
我固有何假汝獻爲全閱范葵既入飛衍德曰我計先取揚州渡
江爾曹勸我先取通泰今二趙入揚州於江上可渡耳莫敢對既
而曰今惟有徑擣揚州耳全悉衆攻揚州東門不利請見葵全隔
濠立馬相勞苦葵切責之全綽弓抽矢向葵而去引輕騎犯南門
范葵出軍逆擊乃去全志在三城而兵有不得傅城下宗雄武獻
計曰城中素無薪若築長圍三城自困自是賊一意長圍以持久
困官軍不復薄城全張飲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閒暇范葵
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門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
殺傷相當四年正月范葵累與全戰互有勝敗始全反計雖成然

多顧忌邊郵寄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及制全官爵罷支錢
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以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截妓女張燈平山堂見晚宴元宜
老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取
詣敕朝服南向再拜焚之有胸山丁道士者全尊爲軍師及見全
焚詔命謂人曰相公死明日我死今日矣有人問之曰朝廷以安
撫提刑討逆然爲逆者節度使也豈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哉詣
救既焚則一賊爾賊固安撫提刑所得捕因入見全曰相公明日
出帳門必死全怒以爲厭已斬之范葵夜議諸制所向葵曰與向
利范曰西出營不利賊必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必勝不如出堡
寨西門全遣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褚衣雙拂爲號以
報范同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鋭而西取

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語鄭宣差曰看我
掃南軍官軍見賊突闘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
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已塞其甕
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壓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淖深
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司軍揮長槍二
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犁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
甲後賊軍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推一人爲首莫肯相下欲
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葵使人夜渡新塘觀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
解也先是全乞靈茅司徒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或夢神告曰
全傷我全死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詔湘以露布上帝觽其
三月禡祭有梟鳴於牙占之吉別遣余子不取鹽城四月范葵進
諸軍薄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城中哭聲振天五月詔天大

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卒起闘官軍互踏肩爲梯前者或
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
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撑柱不行汝等不降者以我在故
耳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請降可乎衆曰諾遂曰楊氏絕淮而去
賊黨欵於軍門范等陽許以誤之遣范用吉入城諭賊衍德等許
獻玉帶犒軍黃金四千兩范曰我欲欵賊賊更來欵我衍德等自
知降亦不免乃送欵於金六月大戰於河西三砦賊大敗淮安遂
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進一宿攻
城淮安亦爲金有矣楊氏竄歸山東金後以彭王妃誥命召之不
肯出又數年而後斃　全子松壽又名壇仕元爲江淮大都督襲
爵海道犯淮安景定三年以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父
過詔授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王復全官爵明年元兵圍濟

南僵兵敗死

贊曰乘亂竊據盜賊之猛饑噬飽颺總之不靖危哉專制幾

同侯景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九終

喬李董杜謝程吳王葉列傳第四十五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喬行簡 李宗勉 董槐 杜範

附 范鍾 徐元杰 劉漢弼

喬行簡字壽明東陽人學於呂祖謙之門歷官淮南轉運判官理宗即位行簡貽書史彌遠言帝法孝宗行三年喪上疏曰大賢能才識之士陛下蓋嘗名用之矣凡內外大小之臣嘗有來上陛下亦嘗見之施行且褒賞之矣而天下終疑陛下之為具文蓋以所召非夙儒素著持正不阿者論薦雖多而未嘗收拾也其所施行褒賞者往往皆末節細故無關理亂取之以示吾聽受豈無深憂遠識忠言至計而未聞采納也其人或以職業有間或以言語有見天下未知其得罪之由徒見其詔散投閒條來驟去皆以為陛下黜遠善士厭惡直言去者遂以此而得名朝廷乃因是而致謗夫賢路當廣而不當狹言路當開而不當塞治亂安危莫不由此進簽書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小人懾懼干求猶有所憚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斷是心陛下一爲所誤勢必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舉而進拔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險佞之姦人主威權將爲所竊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間既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又言時害者以官則國家之衛度以人則邊陲之大將一旦遽爲李全所戕敗屈者斯殺而不敢誅有功者見殺而不敢恤彼知朝廷一用柔道威斷不施焉保其不遂相視效又言山陽民散財殫非因賊久安之地揚州城堅勢壯足以坐制全淮

此曹未必無窺伺之心或爲所入則進退俱非我行不可不慮又
諭李全攻圍泰州勦除之兵今不可已此賊氣貌無以喻人未必
有長算深謀直剛捍勇決能長雄於其黨耳況其守泗之西城則
失西城守下邳則失下邳守青社則失青社既又降北此特敗沮
之將十年之內自丁至三孤功薄報豐反背義忘恩人情共憤
惟決意行之拜參知政事時議取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八陵
有可朝之路中原有可復之機事之行成固可喜而敗也臣不憂
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
矣夫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之內治其已舉乎上
有更始之意而士大夫之苟且不務任責者自若朝廷行禁包苴
戒貪墨之令而州縣之黷貨自如欲行楮令則外郡之新券雖低
價而莫售欲平物價則京師之百貨視舊價而不外此皆陛下國

內之臣子猶作之而不應乃欲制姦雄而折強敵其能盡如吾意
乎自古帝王欲用其民必先得其心以爲根本數十年來上下懷
利民方懲於守令緩急豈有效死勿去之人卒不愛其將校臨陳
豈有勇往直前之士諸怨合憤積於平日遇敵則奔皇恤其他人
心如此遽欲驅之北鄉從事飾銷忠義之心何由而發況境內之
民困於州縣之貪刻阨於勢家之兼并饑寒之民常欲乘時而報
怨茶鹽之寇皆欲伺間而竊發萬一兵興於外潢池赤子復有如
江閩東浙之事其將奈何夫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
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
里彼知朝廷方有事於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又動其姦心
陛下之將足當一面者幾人勇而能鬭者幾人智而善謀者幾人
陛下之兵能戰者幾萬非世籍得一二三十萬衆恐不足以事進取
借曰以意氣招徠以功賞激勸推擇行伍即可爲將接納降附即
可爲兵臣實未知錢糧之所從出也今之僨餉累歲不已百姓多
垂罄之室州縣多赤立之帑何以給之陛下不愛金幣以應邊臣
之求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先騷動矣中原蹂踐之餘所在空曠
縱使東南有米可運然道理遼遠由淮而進縱有河渠可通寧無
盜賊邀取之患由襄而進必須負載二十鍾而致一石脩頓師千
里之外糧道不繼韓彭爲師恐無以爲策應也亦拜右丞相師得
不出端平三年九月有事明堂大雷雨行簡與鄭清之並策免既
去而獨趨召行簡還京留之拜左相援韓琦故事乞以邊匯財用
分委三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晚年子孫俱沒無後其乞歸田
表云少壯老百年巳踰八袞祖子孫三世僅存一身嘉熙四年封
魯國公薨謚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量宏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
士多致顯達累錢時吳如愚皆當時隱逸之賢者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遷著作郎李全叛謀已露人莫敢言宗勉
累疏及之又言欲人謀之合莫若通下情人多好諂揣所悅意則
侈其言度所惡聞則小其事上既壅塞下亦欺誣則理亂安危孰
從上聞欲財計之豐莫若節國用善爲國者常使財勝事不使事
勝財今山東之旅坐糜金穀湖南江右閩中之寇蹂踐州縣苟浮
費泛用又從而侵耗之則漏卮難盈蠹穴易壞設有緩急必將窘
於調度欲邦本之固莫若寬民力州縣聚斂者多民生窮蹙怨憤
莫伸嘯聚山林勢所必至救焚拯溺可不亟謀端平中拜監察御
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士卒未銳資糧未充守禦猶不可
而欲進取可乎借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亳然得之
者未必可守萬一變生倉猝將何以濟乞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

而反受貨害已而洛師潰又言內降之弊謂王府后宅之宮僚戚
里閹寺之恩賞綸綍直下不經都省牟廣陳請時出禁廷此皆大
臣所當執奏夫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專苟以專權爲嫌
不以救過爲急每事希旨迎合追命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
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聖德亦多矣又言江面可恃以無憂者襄
州今襄州失則江陵危江陵危則長江不足恃事勢蹙必有存
亡之憂淮西制置史嵩之就鄂建牙宗勉言荊襄殘破淮西正當
南北之交嵩之當置司淮西則脈絡相連可以應援若在鄂渚則
無鞭不及腹之慮若云防江爲急欲藉嵩之於鄂渚經理然齊安
正與武昌對如就彼措置防扼則藩籬壯而江面安當令嵩之移
司齊安又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三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諸司退保
夔門未必能守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

宋史　卷五十三　列傳　四　掃葉山房

能支兩淮之地人民奔迸井邑邱墟陛下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
先深自貶損服御飲宴一從簡儉放後宮浮食之女罷掖庭不急
之費止錫賚絕工役出內帑諸器以風動四方然後勸諭戚畹世
臣隨力輸財以佐公家之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爲三帥而以江
淮大帥總之分地而守聽令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
潰卒募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仍選沿流諸郡將士爲捍禦之
圖猶可支吾不然水陸俱下大合荊楚之衆擾我上流江以南震
蕩矣進工部侍郎復疏言陛下憂勤於路朝之頃而入爲宴安所
移切劘於廣廈之間而退爲便佞所惑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
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聞出內儲以犒
戰士而金帛多靡於浮費陛下之舉動人心所視以爲卷舒者也
陛下既不以爲憂則誰復爲陛下憂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

勉言督之職在督戰如收復襄光控扼施澧皆今所當爲君所主
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致虛損歲月坐失事功
拜左丞相時稱爲公清云卒諡文清

董槐字庭植定遠人少喜言兵讀孫武曹操之書而自負貌甚偉
廣顙豐頤美鬚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詬曰不力
學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自摧折問輔廣者朱熹
之門人往從之嘉定中爲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訴富人李桷私
交李全白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爲反者解說族矣槐
曰明知枉而擠諸死以傳法法豈謂彼告者枉不枉皆殺乎頃之
守以憂去槐攝州事卒脫桷獄嘉熙元年提湖北刑常德軍亂夜
縱火而譟槐騎從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
吾歲請告屬將責之償不爲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

宋史　卷五十三　列傳　五　掃葉山房

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賜彥直之家三年知
江州流民渡江來歸者十餘萬議者謂方軍興郡國急儲聚不暇
食民槐發粟振之至者如歸時襄漢揚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
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爲羣盜羣舍窮黃陂稍出肉掠槐令客說
下全用爲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歸淳祐四年進江東安
撫留政兼治乃爲三等賞以教射歲餘盡爲精兵權廣西提刑至
邕州與交趾約五事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寶祐三
年拜右丞相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
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皆進
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一戚里不奉法
二執政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三皇城司不檢士三者勿去政
且廢於是嬖者益甚帝年浸高漸昏狎佞丁大全諂爲佞帝寵貫

之大全爲侍御史遣客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季爲謝于君大全度槐弗喜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願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裏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即乞骸骨時大全亦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廹遣之後進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雷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半對遂薨謚文淸

杜範字成之黄巖人端平初入對言陛下親政歷年未聞有新之效而有浸不如舊之憂其原不過私之一字耳夫所行德而或濫於私予天討有罪而或制於私情陛下之私有未去也然議盈庭而施行決於私見諸賢在列而密計定於私門此大臣之私有未

去也尋拜監察御史奏曩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然廟堂之上牽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先行丐祠之請事有礙肘或彼此調停而率收論罪之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須除目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自是臺諫風采昔之振揚者日以鑠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癈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能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其事大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旨壓而不行此豈厲精之時所宜行哉丞相鄭淸之大怒上章丐去詔範粉飾擠陷範遂自劾言宰相與臺諫事關一體大臣欲扶持紀綱必崇獎臺諫聞有妄言而待罪者矣未聞有辨言而台怒者也時淸之妄啓邊功用師河洛中外騷然範率合臺論其事淸之怨益甚之改太常少卿又言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之風名器已降者實左右之勸以固寵宦遊未達者惟梯級之求以進身邊方帥臣黄金不行於反間而以探伺朝廷厚賜不優於士卒而以交通勢要以致罪貶者拒命而不行棄城者巧計以求免下至禁旅驕悍難制望陛下嚴制宮掖禁約閹宦拜殿中侍御史因講筵奏臣嘗冒耳目之寄帳忤宰相至煩陛下委曲調護今又使居向者賓主之地豈以臣絶私比而其言猶有可取加抑以臣巽懦之質易於調護而姑使之備數耶昔人主之於諍臣非樂而聽之即勉而從之否則疎而遠之未聞有不用其言而復用其人者陛下以其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轉爲仕途之捷徑陛下但知崇獎臺諫爲盛德而不知阻抑直言爲弊政府褻瀆俱壞復言淸之横啓邊釁及其子招權納賄貪黷僨畧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結曲爲之地當以鳴復未

見大罪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臣決不入鳴復抗疏自辨範又極言其過廉鮮恥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忽拜左史之命臣前日嘗奏臺諫爲仕途之捷徑不宜身自蹈之即度江而歸嘉熙二年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旱蝗爲孽人無粒食行都之內氣象蕭條是內變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直闖中原奸盜假名蝟起疆埸之臣鼎爲欺蔽勝則張皇敗則掩覆股乘上流無備僞飲馬長江之謀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近者妖彗吐芒冬雷春雪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饑饉怨氣盈腹謗言載路是民已怨矣陛下能與一二大臣安居天下之上乎自是若權相陽進妾婦之小忠陰竊人君之大柄以聲色玩好內蠱陛下之心凡今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端平號爲更

化而居相位者非其人無能改於其得政操行殲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者孤人之望於陛下者觖矣遷擢吏部侍郎以久旱上疏曰天災旱暵昔固有之而倉廩匱竭戶口淪落甚而閭門餓死相尋投江此何等氣象而見於京城浙江稻米所聚而赤地千里淮民流離襁負相屬萬一敵騎衝突彼必奔迸南來或相携從敵巴蜀覆轍可鑑也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損左右嬖未聞有所放遣貂璫近習未聞有所斥逐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屏絕朝政之事未聞有所修飭庶府積蠹未聞有所搜革無一事之不弊無一弊之不極盍詔中外臣庶陳持危制變之策淳祐三年擢同簽書樞密院事範入都堂抗言無隱丞相史嵩之忌之遷同知樞密院事以李鳴復參知政事範不屑與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太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留

齊之等論範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擬堂除闕歸之吏部以清中書之務人皆以為不便太學生亦上書言之範奏曰三四十年權臣柄國以爵祿市私恩故攻吏部之闕以歸堂除太學諸生習於見聞乃以近年弊政為祖宗成法如以臣言為是上下堅守則謗者必多而謗者息矣未幾赴選調者無淹滯合資格者得美闕衆始服孟珙權重兵久居上流朝廷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附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君以術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感服卒謚清獻

范鍾字仲和蘭溪人嘉定中以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對曰仁宗始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忠至於今日帝悅淳祐五年拜左丞相六年請告鍾為相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勉齊名謚文肅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聞陳文蔚講書鉛山從朱熹門人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遷校書郎言皇子竑當置後時諫官蔣峴方力排置後之說元杰遂謁告歸淳祐元年知南劍州郡有延平書院率郡博士會諸生親為講說拜將作監丞相史嵩之丁父憂有詔起復元杰輪對言家庭之變哀戚終事禮制有常何至忍送死之大事輕出以犯清議哉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臣特為陛下愛惜其去為大臣愛惜名節而已帝每從容訪天下事益申前議未幾夜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杜範入相復延議臣問事每裁書至宗社隱憂處輒閣筆掩淚書就隨削稿雖子弟無知者一日輪當侍立以暴疾謁告遂卒先元杰未死之一日方謁左丞相范鍾歸

又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日俄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朝紳及三學諸生往來相顧駭泣訃聞帝震悼而已太學諸生伏闕愬其為中毒且曰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且在朝廷矣願斷大明典刑有旨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既又改理寺大理寺正黃濤謂伏暑證獄乞無成謚忠愍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累官侍御史首論濮斗南巢貫為時相史嵩之腹心嵩之久擅國柄願聽其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至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例之地已感末疾遂卒謚曰忠漢弼之沒也太學生蔡德潤等伏闕上書以為暴疾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

贊曰喬多薦逵李收老成或泛或狹偏徇雖評范鍾杜範頡頏公清議槐謙兌如其生平無救於時無忝於名

謝方叔　程元鳳　吳潛　王爚　葉夢鼎

謝方叔字德方威州人歷官監察御史時劉漢弼杜範徐元杰相繼死方叔言元杰之死陛下既爲命官鞫獄今貫捕姦罪人未得將恐紀綱掃地而國無以爲國矣十一年拜左丞相時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盧允升董宋臣疏留中不下大宗正寺丞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閹寺驕恣特甚宰政不聞正救一新入孤立之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豈易得哉側耳數日寂無所聞公議不責備他人而責備宰相不然臺諫出御筆某人授少卿亦必無可遏之理矣丞相名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大則諸君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邪方叔得書有赧色蹙

曰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於是大學生池元堅等皆論擊允升宋臣而譏者又曰天錫之論方叔意也及天錫之去亦曰方叔意也方叔上疏自解於是監察御史朱應元論方叔罷相既罷允升宋臣猶以爲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極詆且曰乞誅方叔使天下明知宰相臺諫之去出自獨斷於內侍初無預書既上乃授方叔宮觀復以御史李徽劾罷祠度宗即位方叔以一琴一鶴金丹一粒來進丞相賈似道恐其希恩諷盧越等請奪方叔封爵咸淳八年方叔卒在相位子弟干政者譏余玠之類是也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淳祐初知饒州修城壕置義阡拜監察御史鄭清之久專國相老不任事宦官濟凱吳燧論列改遷元鳳疏斥清之罪凱燧得召還京城災疏言輟土木無益之役以濟暴露之民移緇流泛濫之恩以給頒滯之衆譁使變之防而不使之弄權抑恩澤之請而不至於無節言多剴切寶祐三年同簽書樞密院事蜀境與沅靖交急朝廷欲擇重臣出鎮上流川徐敏子易獨師及用向士璧爲鎮撫元鳳請下制府調兵援蜀移呂文德上沅鄂進拜右丞相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度宗即位拜右丞相尋罷卒元鳳之在政府也一切家子求見令元鳳曰先公嘗昔相薦者以某粗知恬退故也今子所求殊失先大人意識竊以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見其可用史薦拔之每曰前日之彈劾成其才也今日之擢用盡其才也

吳潛字毅夫秉勝季子嘉定進士第一紹定四年都城大火潛疏論致災之由願陛下毋徒減膳徹樂而已閨宦勿親女侍勿昵必敬必戒不淫不泆明詔二三大臣力改絃轍收忠良去貪殘者屏懷

姦者誅賈怨誤國者黜毋並進君子小人以爲包荒毋兼容衺說正論以爲皇極遷淮西總領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得俘不過睽眯之悍而君之內地荼毒如此邊臣誤國之罪不待言矣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必爲變自後洛師潰潛言屢驗改權兵部侍郎言兩淮假援三川陷沒望陛下念大業將傾士習已壞以謹事察人情以圖明消弭懲僭於有位各勵乃公毋以術數相高而以事功相勉毋以險詐相計而以誠見相先戮力一心則衰廢尚可起也淳祐中進左丞相封許國公論國家治亂之原謂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稔成兵戈之禍章鑑高斯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從贓籍要途薦舉來

等輩小吻皆國事日非汝汪金令沈炎賈似道與讒之爪牙而任臺
臣甘為之搏擊姦黨盤據以欺陛下致危亂者皆此等小人為之
乞令大全致仕炎等與祠不報元兵日逼帝將遷都越訪之潛亦
請然帝曰卿將如何潛曰臣請死守帝曰卿欲為張巡耶已不
果遷元兵亦退帝曰朕幾為潛所誤遂罷將立度宗為太子潛密奏
曰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以炎劾潛罷責循州似
道乃使武人劉宗申守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
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
日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四鼓聞[illegible]遺表端坐而
逝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以塞外議許潛歸葬德祐元年復
官 潛傳有增

王爚字仲翔新昌人咸淳八年為右丞相言賈似道誤國喪師之
罪於是始降節切責似道六月朔日食爚奏曰食不盡僅一分白
晝晦冥者數刻陰盛陽微災異無有大於此者臣待罪首相統禮
充塞而未能消乞罷黜以答天遣宋遂作十二誡陳宜中宜中在
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爚或謂京學之論爚實嗾之遂罷爚奉祠爚
清修剛勁似道歸天台非持過新昌爚獨不見之後卒與宜中不
協而去云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氏勤之子七歲從於母族淳祐六年
拜軍器少監轉對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衺蠱
媚於宮闈憑藉依憑於城社強藩將牙蘖以搖宗祊奸宄時販
階變十一年輪對言陛下賦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
傷既深膠固莫解去者賜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景定元年
同簽書樞密院事丞相賈似道欲逆擊子能十七十八兩界會子
夢鼎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以其事出乞辭機政不許理宗
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
知政事力辭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上竣
事引疾歸里咸淳三年召進右丞相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
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及死其子懇求遺澤夢鼎明其無罪似
道以為怨不已出推省部吏數人枝其奸名於[illegible]夢鼎怒曰我斷
不為陳自強仰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宗食不曾
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如此若不從者吾不食矣似道
曰為官不得不如此四年冊楊妃父相無拜觀史賓拜夢鼎以勞
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不允詔節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
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
愛育百姓其至郡延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

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本意五年引杜
衍罷事指道故事累辭屬舟徑歸帝擇以鵲告夢鼎請之曰廉
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益王即位於閩召為
太師航海遂行道不復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
贊曰方叔毀夫子弟界之元鳳避遠史倚成之潛爚夢鼎大
奸嫉之或死或黜自天作之非[illegible]海航千載稱之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五終

傅伯成等列傳第四十六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傅伯成　葛洪　黃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吳淵　吳昌裔　趙逢龍

傅伯成字景初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往復後多成才慶元初遷工部侍郎時權臣開邊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且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招金人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章良能劾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失於戰今失之和小使雖還要求尚多陛下

不獲已忍從之使和議成猶可紓一時之急否則虛辭歲以資敵人驕降附以絕來者非計也史彌遠拜相麻詞有見命元臣語伯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言過當者再對曰思罔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無以思爲戒李睦讁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睦與有功不附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請公務協和共議國事若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拜左諫議或致彌遠意欲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臣以傾人以爲利哉左遷知建寧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言其冤於朝知鎮江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于圌山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不若兩將之兵迭戍焦圌山皆兵粟與海盜爲地伯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獄具請貸其死黥隸諸軍理宗即位予祠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覊然得徇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欲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賢吏田里愁咨外無名將邊郵告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偷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憂勞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其驟之罰加之矣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千古累聖治嘗繫乎諫疏草畢亟命繕寫朝服而逝謚忠簡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嘉定間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疏言今之將帥其才不得盡知然拊循士卒帥之職也乃有甚於此之稍豐者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其膏腴給之所親者或以用務取辦縱欲

撫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職也顧行教閱亂爲具文坐作僨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懲訓齊何有哉況乎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專意納交苟悅旁午妄希升進不恤國事者乎乞嚴飭將帥申警軍實嘗薦納之拜參知政事贊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邦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杜範稱其守正有大臣風卒謚端獻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改知廬陵州常以六月科輸夏稅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千餘緡爲民代輸拜監察御史首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爲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於前善爲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侂胄敗疇若疏鄭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將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奏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帝即日以邱崈爲江淮制置使

朝廷與金約和金人約函致侂胄首疇若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
敵國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必取辦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百
官共爲撙節都城穀踊貴詔減價糶米十萬石於是江浙流民交
集按籍賑濟以三月後麥熟各給糧遣歸疇若奏乞令數貫近甸
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未能歸者更賑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
者其家既破入無贏資必難遣去仍與賑恤俟早熟乃能於是詔
賑濟至六月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閱日甚稱提
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不獲一錢
一物者疇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臣若令郡縣姑以
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銷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
出是峻令少寬知成都府以不稱功進一秩留蜀四年蜀根籍兵
苗核髮櫛上疏請用東南賢士使蜀四路按撫守之若有治功者

爲東南監司庶杜州縣姻婭之私召試禮部尚書闢外能消言者
論疇若落職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爲吳江丞蘇師旦恃侂胄威福撓役法提
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諭以姻黨求庇不聽吏定戶
籍承循賦皆師旦黨榮叔爲之師旦敗知桐廬桐廬多宗室持縣
事無有善去者韶至絕私謁毋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卒取石桐
廬韶言嚴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
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泣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
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吾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
在汴使者語塞爲臨安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
爲佛子紹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李全叛揚州告急丞相史彌遠不
欲興討韶曰揚失守則京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趙范皆可用彌
遠從之遂討全端平初奉祠卒韶父爲郡小吏近五十無子其妻
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
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爲歸葬
計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聘財何以酬汝曰聘財盡以相奉且盡出
橐中資與之遂歸妻迎問曰妾安在告以其故因曰無子命也我
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有妻亦喜明年生韶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調南康軍教授轉運楊萬里按郡縣見嘆獎
偕遊廬山相與酬倡調臨安教授倪思薦之語人曰得此一士可
以報國選諸王宮教授稹訓以教名官而實未嘗教請開創宗子
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定九年新學成以充博士是歲春至
夏不雨應詔言姦邊所征斂之害與無罪籍沒之害楮幣之弊以
一奪二鹽鈔之吏以新廢舊至於沮格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

怨而致旱遷易柴中行去國稹賦詩送之忤宰相出知潮州尋以
通徐僑書論說人之知漳州漳俗親不葬親爲浮屠往往棲寄僧剎
稹命營高燥地爲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主名有主名而力弗
給者官爲葬之郡有臨漳臺擴溪山最勝處作龍江書院其上既
成橫經自講入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尋
請歸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真率會真德秀登從班與稹同時代沒又
爲銘其墓

程公許字季與叙州人會金人攻蜀中制使桂如淵遁朝廷擢李
真代之辟公許判施州時諸將乘亂抄劫非定白危以重賂結叛
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慚而退有獻議
招秦鞏大姓公許謂山東殘轍未遠堅從之後趙彥呐開閫行其
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嘉熙元年御

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從右史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買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蔽其耳目臣恐自此各趨退心來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孤立矣淳祐元年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後杜範薦於上遷起居舍人斗南繳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範見疏曰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及遂不才蠹諫擢公許起居郎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三制皆公許爲之時二相尚遜機務多進公許奏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事幾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矣君彊埸之事帥才不者一旦欲議易置莫知所付九江撵守至以近所廢斥充其選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乞正罪示警而忽聞擬其先之用所爲錯繆帝見疏稱善右史徐元杰

暴亡公許奏曰正月侍御史劉漢弼死四月右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困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元杰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寒心不已謂當盡情研究務使得實疏入不報臨安尹趙與篙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篙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侍御史鄭寀回儒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鄭清之以少保奉祠批復其子士昌職與內祠士昌嘗以詔獄追逮公許繳奏士昌罪重莫若且與甄復少慰清之內祠之命宜與收寢帝以疏示清之清之日夜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侍御史劾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召權刑部尚書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莫若俾宜以五百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業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清之益不樂援劾嵩坼劾公許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家無姬侍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

爨必元字亨父進賢人調撫州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迕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窮之必元釋其縛使之葬遂貢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勢家李遇恃氏劾校闞必元直之知餘干縣趙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人益非其風力真似道總領京湖必元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衔之錢塘江潮蝕爲患漂民居諸方士治之都人鼓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必元風節甚高爲鄉人所仰慕云

王遂字去非金壇人紹定三年福建寇援亦定朝廷選能吏安集

以遂知邵武軍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者即遣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疏平兇孽民恃以安拜監察御史疏言朝廷以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畧必欲僥倖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權工部尚書與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益格言也

吳淵字道父柔勝子幼端重有志力學嘉定中進士調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留之語竟日謂曰子國器也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以處子淵曰由得官何敢擇進當奉家嚴彌遠改容不復強差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訟獄於使者皆乞送淵差浙東幹辦丁父憂

詔起復力辭貽書政府曰胄哀求榮乎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
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傷宰相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
歷右文殿修撰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説淵不可曰國
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决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知江州兵
敗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後知太平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
歷知隆興鎮江平江皆遇大祲饑民賴以全活進沿江制置使節
制和州等三都兼屯田使朝命併以光豐蘄黄凡興司空山燕家
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三小砦團丁壯立
隊伍星聯棋布脈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
加資政殿大學士封金陵侯賜錦綉堂忠勤樓大字進爲公官參
知政事淵有才畧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
豪横故時有蜈蚣之謡

吳昌裔字季允中江人早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頤張栻朱熹
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聞黄榦得熹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
苦言十篇慮蜀甚悉轉對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
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拜御史冬將雷春大雨雪昌裔
居齋宫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宫庭燮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
念蜀事阽危條四事以進有守臣遁逃而進職有知軍足跡不至
邊庭而受賞償軍之趙楷棄城之朱揚祖又師臣趙彦呐年老謬
懟其子淳刑賞貸安癸仲恥遁林棣經營復用起諭籍以代師趙
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
論多於施行浮文妨於實務后族王宫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
群工閑慢之差除諸道非泛之申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
霄祈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乃例
畧不講以靖康事痛哭言之李鳴復論之出管四川宣撫司軍入
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慷慨徑出關中道病甚帝召授祕閣
修撰而言者以避事論矣昌裔省書典故常歎在和紹興諸臣奏
議名儲鑑又命粹蜀道得失名蜀鑑初昌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
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三諫詩以侈之才七月以遷卒謚
忠肅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提舉廣東湖南福建常平每至官有司例設
供張悉命撤去日具蔬飯坐公署事至即面問決遣遷宗正少卿
卒逢龍寡嗜欲泊然不知富貴之味家居講道四方從游者皆名
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禮當謁師門卑陋欲市其
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何能無愧
於心卒用之

贊曰傅嵩危言黄裒利民危程悉公雜王守身二吳樹績邊
廷戢寧逢龍泊然講道安貧以處衰世各無媿心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六終

高稼等列傳第四十七　

明錢士升增訂許重熙贊　

高稼　高定子　曹彥約　范應鈴　呂午　徐鹿卿

孫子秀　胡頴　冷應澂　王蔺　馬光祖　許應龍

包恢　常楙　曹叔遠（從子豳）　黃褡　孫夢觀

徐應龍（附 榮叟 清叟）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四川制使崔與之辟本司幹辦公事鄭損之帥蜀也稼同產弟了翁論言於朝謂必敗事損銜之遂劾稼能損果棄沔道桂如淵鎮蜀辟之稼言蜀以三關爲門戶五州爲藩籬自前帥棄五州民無固志一旦敵至又有內糧之利或遂留不去今亟當申理俾緩急有所保聚乃叛山砦八十有四且募義兵五千人與民約曰敵至則官兵守原堡民丁保山砦義兵爲遊擊北兵由東道入如淵憂之辟稼知洋州稼日夜爲守禦計以洋居平地無一卒以守議移金州帥司軍千人駐洋州制司從稼請調金州兵赴之而兵不時至漢中破梁洋之民蕩趨安康稼乃移屯黃金渡收散卒致故將陳昱委以收復之任昱部分諸將名青座華陽諸關守將皆以兵來會稼竭洋之帑廩贍之督諸將繼進沔州破稼亟趨沔援之如淵命稼權興元府守米倉稼移書曰今日之事如奕棋所校者先後爾若以分水三泉米倉爲可保敵兵若自宕昌濤川以入將孰禦之盍以興沔利三戎司分駐鳳州俾制司已招之忠義關表復鮮之豪傑聯司以進兵氣索矣如淵遲疑不決逮西和圍益急始會軍民援之道梗不得前而城已破矣稼率遺民駐廉水縣召集保甲分布間道以保巴山當是時文臣在軍中者惟稼一人如淵既罷侍御史王剛中如淵黨也欲使稼分其罪乃謂蜀之敗實由稼能之未幾制使趙彥吶辟之制司近漢中稼言漢中蕩無藩籬宜經理仙人原以爲緩急視師之地彥吶以委稼稼至原繕營壘峙芻糧比器甲關泉源守禦之規罔不備具知沔州利州提刑始至告於神曰郡當兵燹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襁負來歸北兵自鳳州入距沔九十里議欲退保人安稼曰彥吶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能進據險地以身扞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前蜀事去矣彥吶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沔沔無城依山爲阻稼斗高鼓譟盛旗鼓爲疑兵彥吶召小將何璘以兵會璘兵無紀律北兵至璘遁其衆皆潰遂下沔州先二日子斯得侍以時危任重爲憂稼叱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稼必堅守沔州無沔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及事迫參議楊約勸保大安稼厲聲曰我以監司守城郭爾以幕客往來應援各行其志城既陷遂死焉謚曰忠

高定子字瞻叔稼之弟知夾江縣麻寂欺有征定子悉弛之會水潦洊饑民競趨無所於糴定子曰毋憂弟持錢往常所糴家以俟廼發縣廩給諸富家俾以時價糶至秋而償須臾米溢於市鄰邑有爭田十年不決部使者以屬定子定子黎知偽質其人不服定子曰嘉定改元詔三月始至縣安得有嘉定元年正月文書耶兩造遂決制使鄭損遲恢自用誤謂總領所擅十一州小會子之利奏請廢之令下民疑而罷市定子力爭謂小會子實以代錢百姓貿易賴是以權川引罷則關隴之民交病況又隆興間得旨爲之非擅也乃得存其半知綿州元兵下興元巳而劍市大震定子蒞

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若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減
黏罕曰潰軍流民不過欲得錢糧耳吾將盡發吾州之藏為朝廷
扞蔽全蜀我去聽汝等殺我汝等逃吾斫汝頭矣乃下令招潰卒
人給緡錢五千米一石命都監陳訓專任接納訓忽奔告曰諸軍
雖受招不肯釋甲奈何定子乃令帳下卒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
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以至定子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子開諭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謁定子復慰安之
因問汝等何為至此皆曰制置使未知存亡諸軍無主定子曰大
帥不過暫移治爾已遣人訪所在背終不獲我皆為汝曹主張且
諸軍至此以無糧故吾州當任供億眾曰敵將復會於此盍避之
定子曰吾文官也不畏死汝將軍也世世衣食縣官乃欲避敵乎
我是守臣死則死於此耳有欲殺太守者一揮足矣軍器安用多

為今諸軍大集萬一敵至能戮力出戰是汝曹立功之機也不愈
於深入內郡為罪滋大乎眾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亡何敗將
和彥威等剽掠尤甚遣陳邦佐謂定子曰知府何不去和太尉兼
戎司威權甚重麾下兵且二萬餘欲來駐此今至矣定子謂曰本
州素非備禦之地大將以兵入欲何為者弟來吾固有以相待邦
佐色沮乃曰已遣幕府來議至則一遊上兩要索甚大定子答曰
軍將入吾境當受吾節制惟各守紀律則給以錢糧若敵至為國一
死作忠臣孝子愈於病五日不汗死者幕府莫能對出彥威符移
有云大府招戰散軍人給錢米若干今所部不下二萬人願如數
得之定子報曰本州已下此令何敢食言但所給者乃潰軍就招
免罪之人都統所部非潰也君以此例相給其肯受乎彥威得檄
甚慙乃乞別給錢糧以犒軍定子即捐四十萬緡與之頃之召入

奏事吏民追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子至焚香以道舉手加額曰
微公吾屬塗炭久矣定子之未去郡也伯兄稼以利路提刑上印
而歸了翁亦至鄉定子為築棣萼堂飲酒賦詩為樂入對極言時
敝時史彌遠執國柄久故有曰陛下優禮元敷俾得弛繁機而養
靜壽不亦善乎遷刑部郎中有事於明堂天大雷雨定子言內治
不修外患不謹皆有危脈今有危形皆有亡理今有亡證擢翰林
學士時杜範李韶以伉直稱皆求去定子言人主倚耳目者臺諫
也補耳目所不逮者法從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則上必論君德之
粹駁次必言朝廷之得失舍是而使之姑應故事畏往避之威徇
容執之好可以不必論矣宜速返李韶勉起杜範以伸敢言之氣
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作同
人書院於夾江卒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薛叔似宣撫京湖辟攝漢陽軍事遷湖南
轉運判官盜羅世傳等竊發時欲招安李元礪彥約言不行討捕
曲何招安失朝廷威重若元礪設疑詞以款重兵則兵不可撤戍
民不得安業元礪果不可降彥約乃督諸將道賊巢而屯世傳素
與元礪有隙至是密請圖元礪以自效彥約錄賞格以報之世傳
遂禽元礪彥約遊長沙世傳自以為功遲留以徼重賂彥約諭以
不宜格外邀求江西胡渠為有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
忿徼江西湖南戍兵彥約爭之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峒彥約誘
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知利州時沔州都統制王大材
驕橫制使董居誼曲意奉之彥約以蜀之邊而諸司並列兵權不
一微有小警紛然奏議理財者歸怨於兵弱握兵者歸咎於財寡
乃作滴夫議獻之廟堂曰古之臨邊求一賢者付之兵權而已今

厲堂惡士大夫不恪守忠貫雖信而用之又以人參之雖以事權
付之又從中御以縶維之致使知事者不敢任事畏事者常至失
事卒有緩急各持已見昔秦隴之俗以知兵善戰聞天下自吳氏
世襲以來握兵者志在於怙勢不在於尊上川兵者志在於誅賞
不在於息民至有世將已叛而宣威不覺四郡已割而諸將不知
逆曦既誅而土俗人心未改任軍官而領州事者易成藩鎭之權
起行伍而立微效者漸無階級之分有不可不原未見其可亡何
蜀邊被兵者有張福莫簡之變彥約之言盡驗理宗即位擢兵部
侍郎入對勸帝以慶歷元祐聽言爲法以紹聖崇觀詐言爲戒詔
求言上封事曰陛下謹定省以事長樂開王社以篤天倫孝友之
訓宜足取信天下然道路異說猶囂於人有不道之謗臣以爲守
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今若徇漢文縱情之義法

太宗繼絕之意明示好惡無隙可指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卒謚文
簡

范應鈴字旂叟豐城人開禧初調永新尉縣十三鄉寇擾不時安
撫使初奏弛八鄉民租二年詔下如章既而復催以檢核之數應
鈴力爭帥聲色俱厲應鈴曰某非爲八鄉貧民乃深爲州家耳民
既貧迫將以不肯之心應之租不可得而禍未易弭也帥色動令
免下戶既出令復徵之應鈴嘆曰是使我重失信于民也又力爭
之訖得請江右峒寇爲亂吉州八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慨然曰
此豈臣子辭難時耶下車去冗吏覈軍籍以次罷行頑叛卒朱先
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諜以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
輕發閑居六年召爲金部郎官入見曰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
逢君之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近侍之閹寺言甚讜直屬

鹽法屢變商賈之利上奪於朝廷之自鬻下奪於都郡之拘留九
江豫章扼其襟喉江右貧民終歲食淡商與民俱困應鈴力陳四
害願用祖宗入粟易鹽之法擢大理少卿一旦籍府庫核簿書處
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生死數也
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應鈴整冠肅入言論如平常
之傑退儼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青倨不交上官所至無滯獄繩
吏不少貸亦未嘗沒其實曰彼之貨以悖入官又從而悖入之可
乎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爲不善者輙相戒
曰無使范公聞之徐鹿卿曰應鈴經術似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
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劉晏而正大過之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海寇未平良朋問
策午麾知調軍出海糧盡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乃與制司幹官

施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增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海道遂清差
知龍陽縣豪民附守忠殺人正其獄誅之彌遠雖非賢相猶皆人
才簿書皆賢士大夫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差兩浙轉運司
主管文字運使罷以午護印半年或問彌遠何以不注官彌遠曰
兩浙漕印官不能耶拜監察御史後爲史嵩之所排閒居卒子沆
通判婺州善決獄以直言忤賈似道廢卒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調南安軍學教授張九成嘗謫居鹿卿撫
其言行刻諸學以訓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
撫恤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擾我者會
都城火上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戒變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
凡切貞德秀守泉辟宰南安還國子監主簿方大琮劉克莊王邁
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

俱治行大爭督府橫取秋苗斛面建昌增米五千斛鹿卿爭之曰
守可去米不可得民恐失鹿卿請輸之以供命鹿卿曰民爲守計
則善矣守獨不爲民計乎卒爭以免名赴行在宰相以甘言誘鹿
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私人爲江東轉運判歲饑
人相食留守別之傑諱不言鹿卿命掩捕食人者尸諸市勸居民
收字遺孩日給錢米宴集不用樂會吏珂等當從制置茶鹽橫斂
百出國計反屈於初命鹿卿覈之鹿卿躬自鉤考盡得其實珂辟
置僉刻吏閔告訐以罔民沒其財民李士賢行賂二千石因之坐
歲鹿卿悉縱舍而勸以其餘分皆感泣奉令出守廬鹿卿兼領大平
仍提舉茶鹽事飛蝗入境鹿卿露香默禱忽風大起蝗悉渡淮
移浙東提刑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議地先撩相家所築就捕者自
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史嵩遠節判溫

州利韓世忠家寶玩鎸之鹿卿參前其官初鹿卿做馮惟說決婺
獄惟說素康平至則辨曲直出淹禁大家不快其爲會鄉人居言
路迺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
而去鹿卿與鄭逢辰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衆起因辭淳
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
不出豈以馮惟說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權給事中言
瑣闥之職無所不當問比年命下而給舍不得知請復舊制從之
上眷深篤而忌者寖多又撰僞疏託鹿卿以傳播歷詆宰相至百
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
矣命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致仕鹿卿廉
約清峻一廬僅庇風雨卒諡清正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調吳縣簿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焚其
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檄督紹興縣圍田租既還
白水災總領恚曰軍餉所關獨不爲身計乎子秀曰何敢爲身計
寧罪去耳知金壇一切與民休息訟者使齎牒自詣里正并鄰證
來然後行豪黠者有犯則痛繩不少貸訪岡砂茅山書院故址新
之以待遠方遊學之士主管浙東鹽事先是諸場鹽百袋附五袋
名五釐鹽未幾提舉以爲正數子秀奏蠲之衢州寇作朝廷屬子
秀行子秀謂必習土俗之人乃能蕩其巢依選用土豪徐常山縣
令陳謙亨衢士周還淳等捍禦之勞人心競勸終子秀之任賊不
復動孔子裔孫寓衢州詔權以衢州奉祀因循踰年無專饗之廟
子秀撤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遷左司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
去國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先是大全以私人爲之盡奪亭
民鹽本錢充獻羨之數不足則估籍虛攤一路騷動亭民多流亡

子秀還前政本錢定衡量之非法多取者於是流徙復業知婺州
婺多勢家有田連阡陌而無賦稅者子秀悉覈其田書諸牘勢家
以爲厲已嗾言者罷之移浙西提刑安吉州有婦人怨人殺其夫
與二僕子秀密訪之乃婦人路宗室子殺其夫僕救之併殺以滅
口一問即伏誅初獄訟之滯皆由期限不應於是郵卒四出巡尉
繳限抱匣費不貲子秀與州縣約到限者徑詣庭下吏不得要索
其後創循環總匣屬各州主管官一日一遣公移則總貫於匣以
往於是事無大小纖悉畢具而風聞者反詣郵卒凌州縣劾罷之
子秀笑而已少從上虞劉漢弼遊磊落英發抵掌極談神采飛動
與人交久而益親聞一善則手錄之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環娶趙方倅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
數立戰功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

貫鑒成童卽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趙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向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於朝歷湖南提舉常平惡言神與所至毀淫祠數千區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徹之作來諗堂奉母居之常諸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瞋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爲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善其言爲廣東經略安撫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大如柱而黑色截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盍當三日見變怪及期蠢狀猶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罷僧咸淳間卒穎爲

人正直剛果博學强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倉卒之際則對偶皆精臨政善斷不畏强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刼穎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折獄穎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令應激字公定分寧人調廬陵主簿以廉能著有愬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嘗得列其行事風厲餘邑景定元年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爲變偪城六十里而營應激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不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獠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獠稍引去應激知其勢解卽厲士馬出不意擒之乃請諸監司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界甫宜中意應激必請濟師及是歎服屬縣租賦逶迤阻久不至郡應激爲之期曰首輸者與減分末至則償所減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知廣州五司叢劇應激分時理務不擾不劬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方今國計內虛邊釁外震吾儕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後卒於家

王萬字處一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世務尤精於邊防要害差判鎭江時金初亡鄭相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與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疑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兩淮爲一制閫之命是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淮流

深廣敵所難渡濠州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之北軍三千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荆襄每候西兵東來樞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撫可立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佮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盡此無地無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嘉熙六年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食終日坐廳事至立斷吏無所售

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
之子聶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出宅之知平江史嵩之自江上董
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賄賂之迹已形近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
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若此非書之所謂大臣矣疏入遷大理少卿
萬卽日還常熟寓舍致仕卒嵩之罷相衆交論其罪上思萬親賜
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爲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
貧賜甚念之賜田五百畝贍給其家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從眞德秀學知建康府不官內以常例公
用器皿錢三百萬緡支犒軍民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辟召
儀屬極一時之選改知江陵去而建康之民思之帝閒命再知建
康士女相慶光祖撙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發糶減於
市價以利小民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公用法行移書責似道

言法非便召知臨安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
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
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
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
多咸淳五年拜知樞密院事以御史曾淵子言罷卒諡莊敏光祖
在外練兵豐財及爲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終始
一紀百廢無不修舉云
許應龍字恭甫閩縣人五歲通經旨坐客曰小兒氣食牛應聲曰
丈夫才吐鳳四坐竦嘆歷太學博士時李全詐歸附應龍入對有
弄蜂是懲養虎遺患之說後如其言理宗卽位知潮州盜陳三槍
起贛州出沒閩廣盜鍾全相挺爲亂樞密陳韡帥江西調軍分勦
盜逼境上應龍分扼要害明間諜斷橋開塹斬木塞塗點集民兵
諭以保守室廬妻子曰加訓閱旣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統領
齊敏由漳趨潮截贛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法攻瑕今鍾寇將窮
陳寇猶獗若先破鍾則陳不戰衡矣敏惟命諸寇皆平僚屬請上
功應龍曰守戰扞城何功之云去之日俱遮道攀送端平初召對
帝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
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州幸免曠瘝皆陛下德化所暨祭酒徐僑
議學校差職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差以資格資格定則僥倖
之門杜而造請之風息僑以爲然遷國子祭酒兼學士院權直罷
鄭清之喬行簡制應龍所草也翌日文德殿宣布畢帝遣中使召
諭曰草制甚善應龍謝曰臣聞昔人有言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
若將墜諸淵今二相乞罷機政與陛下禮貌大臣之意兩盡其美
可也拜簽書樞密院事會郭磊卿有論疏[illegible]制

包恢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熹陸九淵學
恢少爲諸父門人講大學其言高明諸父驚焉建寧守袁甫薦監
虎翼軍募士豪討唐石之寇盜起金壇溧陽恢部諸將誅夷之知
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事之因爲姦利豪貴風靡恢
誅其僧改知建寧閩俗以九月祠五王生日傾市奉之恢曰彼非
大家安得一日而五子同生衆爲之衰止以侍御史周坦論罷光
州布衣陳景夏上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汙衊之耳起浙
西提刑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集諸軍討平之嘉興吏因和糴
受賄百萬恢被旨處囚曰吾用此消沴氣乃減死斷其手知隆興
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愬子者年月後
狀作疏字恢疑之呼其子至泣不言母媚居與僧通狀則僧爲之
也困責子侍養跬步不離母乃托夫諱日入寺以籠納僧以歸恢

要置籠公庫逾旬命沉于江度宗即位召爲簽書樞密院事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政聲赫然後乃逢迎似道督買公田人譏頗衰侍其父疾滌溷掃除之役不命僮僕臨終孰虛懷愼臥簀窮約事戒諸子斂以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顯其地謚文肅

常楙字長孺同之曾孫調常熟尉公廉自持調婺州推官疏決滯訟以馴繁裁劇稱有爲淮東提舉常平辟楙提管楙知不可與共事笑而謝之政府強楙行遂拂衣去朝野高之主管城南廂郡城火後死傑充斥差民船徙逝在籍者百五十家惟二十五家應役餘率爲勢要官所庇楙悉追之不服者杖其人械於他所拜監察御史嘗論賈似道家爭田事又論繼皇子嬀嗣觸度宗怒遷兩浙轉運使海鹽歲爲鹹潮害楙捐金發粟修築新塘三千六百餘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沒者尺許民得奠居歲復

告稔知平江飛蝗及境疾風飛入太湖既代有送還事例餘金萬楮悉不受吏驚曰人言常侍郎不受錢果然召爲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子黃進觀察使錄黃御書令委曲書行訖不奉命德祐元年入見首言霅川之變非其本心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冤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爲妖爲札於冥冥中者幾希詔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後六年卒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李燔薦爲國子學錄迕韓侂胄罷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也召權禮部侍郎卒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有史才族子幽字西士調重慶府司法參軍守度正欲薦之辭曰章司錄丹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康縣復攺尚書李常山房進

齋舍以處諸生移浙東提刑集食放囚歸祀其先囚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淸叟俱負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論余天錫李鳴復迕旨致仕卒謚文恭

黃甾字子耕分寧人嘗從朱熹學知盧陽縣五溪獠獷悍甾爲詩諭之獠感悅爲鼎器監丞歲餘三遷甾不樂閒行西湖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情味何耶匄外知台州謝艮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落甾求之民間收而教之訟牒銷縮郡稱平治遷袁州卒

孫夢觀字守叔慈溪人知寧國府泛入者蠲豁於公帑戶部遣官督賦闔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官以去且將以府印牒所遣官所遣官聞之夜遁丞相董槐入遷帝問江東廉吏以夢觀對知建寧府郡人徐淸叟蔡抗以爲有古循吏風民有蠹從者甚都迎祠山

神出視之則夢觀也俄而夢觀得疾卒所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終其身

徐應龍字允叔調衡州法曹潭獲劫盜首謀者已繫獄矣指逸者爲首吏信之及獲逸盜治之急遂誣服應龍閱實其辭謂首從不明提刑盧彥德不欲反其事應龍力辨彥德怒曰君不欲出我門邪應龍曰以人命傅文字所不忍也彥德不能奪改知高安縣呂祖儉言事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爲文誄之朱熹貽書謂高安之政義風凜然累遷祕書少監侍講金主徙汴應龍言金人窮而南奔將入吾之境金亡更生強敵尤爲可慮在講筵一日讀吳起吮疽應龍即奏起恤士卒如此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掊克未免多怨上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卒謚文肅子榮叟深叟淸叟

榮叟字茂翁拜右諫議大夫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皆京師言之也外而郡邑苛政橫斂和糴則科抑以取盈乖謫則離鎔而見利逃亡强令代納觸放忍至乖催犯叙敗者不問多寡追逮徒捕官課者不恤有無動輒監繫囹圄充斥牢犴連逮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宗室役作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蘊蓄充陽所以爲沴也拜簽書樞密院事淳祐二年乞歸田里卒謚文靖

清叟字眞翁遷籍閩令疏言邇者江右閩嶠盜賊竊發監司帥守少立威名專行誅戮特以權濟事耳而偏州僻邑轉相倣傚亦皆不俟論報輒行專殺欲望禁止一變陛下好殺之心遷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原人倫以釋群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

蓋欲請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眞德秀魏了翁也三疏留外從臣洪咨夔疏留之淳祐十三年拜參知政事卒謚忠簡清叟父子兄弟皆以風節相尚而清叟劾罷袁甫於公論少貶云

贊曰與倚救傲全斧識畧二高曹洽彥摧亂退范呂徐孫法行政平氣禹恢楙礪志剪醜光祖沽民應龍靖寇徐世風節不負羔袖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七終

南宋書卷第五十六

丁賈列傳第四十八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丁大全　賈似道　附　鄭宋　馬天驥

丁大全字子萬鎭江人面藍色嘉熙中調蕭山尉上謁帥閫安撫使史巖之俟衆賓退獨留大全款曲甚至期以他日必大用大全爲戚里婢壻賓緣以取寵位事內侍董宋臣累官至侍御史劾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隅兵百餘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之出紿令輿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嘂呼而散槐徐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下矣寶祐六年拜右丞相初大全以袁玠爲九江制置副使玠貪且刻逮繫漁湖士豪督促輸錢甚急士豪怒盡以漁舟濟北來之兵太學生陳宗陳宜中等六人伏闕訟大全開慶元年罷相判鎭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

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遍寘言路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復論大全姦回險狡假陛下刑威以鉗天下之口挾陛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大全四罪削官安定中重竄貴州與州守游翁明失色杯酒間翁明怨大全陰造弓矢將通蠻爲不軌朱禩孫以聞移置新州太常少卿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將官畢遷護送舟過滕州擠之于水而死大全知淮西總領鄭羽富甲鄉門始欲結姻羽不從遂令卓𡸁卿彈之籍其家爲子壽翁聘婦見其艷自取爲妻

賈似道台州人涉之子少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妃于內中奉湯藥以給之擢太常丞軍器監日縱遊諸妓家夜即燕遊湖上不反理宗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敕

清之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淳祐十年鎮兩淮宣撫大使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為界師未還而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元兵擊敗之范道歸兵端大啟開慶初元憲宗征蜀世祖時以太弟攻鄂州傳檄數宋背盟之罪理宗大懼乃以似道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鄂城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乃密遣宋京詣軍中請稱臣輸歲幣不從會憲宗殂于釣魚山合州守王堅使使報鄂似道再遣京議歲幣遂許之元兵拔砦而北留張傑以偏師候湖南兵傑作浮梁新生磯濟師北歸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梁殺兵百七十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召入朝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初似道在漢陽時丞相吳潛移之黃州而分曹世雄等兵以屬江閫黃雖下流

實兵衝似道以潛欲殺己銜之且聞潛事急時每事先發後奏帝欲立榮王子孟啟為太子潛又不可帝已積怒潛似道遂陳建儲之策令沈炎劾潛措置無方致全衡永桂皆破大稱旨遂議立孟啟貶潛循州鄂將高達在圍中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巍巾者何能為哉每戰必須勞始出否則使兵士譁于其門呂文德諂似道即使人呼曰宣撫在何敢爾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皆不關白似道皆恨之以激諸兵費世雄士璧皆坐侵盜官錢貶遠州每言于帝欲誅達帝知其有功不從奏論功以文德為第一而達次之明年元世祖即位遣學士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似道方使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乃密令淮東制置使拘經於真州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臣盧允昇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又用外戚子弟為監司郡守作芙蓉閣香蘭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為游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世等勒外戚不得為郡守子弟門客斂迹不敢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進用羣小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浙西田畝有直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帛又予度牒告身吏又恣為操切浙中大擾有司爭相迎合務以買田多為功皆繆以七八斗為石其後田磽瘠虧租與佃人負租而逃者率取償田主六郡之民破家者多包恢知平江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錢作銀關以一準十八界會之三自製其印文如賈字狀行之十七界廢不用銀關行物價益踴楮益賤秋七月彗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臺諫布韋皆上書言此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上書辨且乞罷政

帝勉留之曰公田不可行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今公私兼裕一歲軍餉皆仰於此使因人言而罷之雖足以快一時之議如國計何有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道專政命京尹摭以罪竄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為周公甫葬理宗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偽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手詔起之似道至拜太師以典故須建節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粗人之極致爾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宋制節出有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歎三年又乞歸養大臣侍從傳旨留之者日四五至中使加賜賚者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赴中書堂治事賜第葛嶺使

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李芾文天祥陳文龍輩小忤意輒斥一時正人端士破壞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其求為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以兄事玉工求進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從令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鬭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

塚取之自是或累月不朝帝如景靈宮亦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還宮帝曰平章何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矣帝遂歸似道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畏人議己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留己呂文煥以急告下公卿雜議御史陳堅等謂師臣顧襄未能及淮顧淮未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以調邊事時物議尚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言于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在襄聞達且入援亦不樂答曰劉也以襄陽急故

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遣矣時襄兵出獲哨騎數人即謬以大捷奏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襄降似道曰臣屢請行邊先帝不許向使早聽臣言當不至此十月其母胡氏薨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尋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至蕪湖遣還軍中所俘以荔枝黃柑遺元伯顏俾宋京如軍中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時一軍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丁家洲似道與夏貴以少軍軍魯港二月

庚申虎臣以失利報似道倉皇召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而泣似道問計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公惟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以死守淮西爾遂解舟去似道亦與虎臣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下使人登岸揚旗招之俱不至有惡語慢罵者乃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止罷平章都督予祠三月除似道諸不恤民之政放還諸竄謫人復吳潛向士璧等官其幕官翁應龍廖瑩中皆自殺陳堅徐卿孫皆似道鷹犬至是交章劾之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縉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始徙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衆為露布逐之又徙建寧府翁合癸言建寧乃名儒朱熹故里雖三尺童子粗知向方聞賈似道來

嘔罪況見其入時國子司業方應發權直舍人院封還錄黃乞竄似道廣南侍御史陳文龍等上疏於是謫爲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使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忻然請行似道行時侍妾尚數十人虎臣悉屏去奪其寶玉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斥其名辱之備至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慚不能對孫嶸叟王應麟奏似道家畜乘輿服御物有反狀乞斬之詔遣鞫問未至八月似道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不聽曰太后許我不死有詔即死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恨拉殺之初吳潛謫循似道使劉宗申毒死之及似道至漳其守趙介如似道門下客也宴虎臣于公署請似道同坐虎臣不許比賈死趙至發辭云蹟諸死循死于宗

申先生死闖死于虎臣嗚呼景定四年以似道有再造功賜集芳園及緡錢百萬園故思陵舊物古木壽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四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極其營度之巧猶以爲未臆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架百餘楹飛樓層臺涼亭燠館華卉精妙前挹孤山後據葛嶺兩橋映帶一水橫陳各隨地勢以構築焉　後半闕八

鄭寀歷官侍御史疏言比年以來舊章淺廢外而諸閫不問勲勞之有無而罰秩例遷內而侍從不問才業之優劣而職位例進執政之休歸田里者與之貼職可也而凡補外者皆授之矣故自公侯以至節度有同序補自書殿以至祕閣錯立周行名器之輕莫此爲甚淳祐七年同簽書樞密院以附丁大　爲御史陳求魯論罷寀居言路按工部侍郎曹豳王[illegible]吏部架閣文字洪芹大傷公論云時右建議沈炎嘉興人居言路按劾高斯得李曾伯劉子澄吳潛等監察御史朱熠溫州人彈劾徐清叟呂中尤焴馬廷鸞等皆似道意魁云似道敗後臺中所劾陳伯大請置士籍游汝行變七司法劉良貴核公田洪起畏變類田法朱浚中頁稱萬拜稱翁應龍爲簡齋先生者一時播述

馬天驥衢州人同簽書樞密院理宗時閻貴妃有寵丁大全用事天驥附之有書于朝門曰閻馬丁當國勢將亡矣

贊曰丁閻嬖婿賈復淵予行既鄙賊才皆卑經以當危邦傾梁折柱胥蒙惡名亦足類泄

南宋書列傳卷第四十八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徐僑　姚希得　陳貴誼　曾從龍 鄒應龍 鄭性之 林略 陳卓 劉伯正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進士調上饒簿始登朱熹之門熹命以毅名齋入為祕書正字遷丞相史彌遠欲羅端士仍以諸賢俱被名帝見其衣履垢敝愀然曰卿可謂清貧僑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倖用事將帥非材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養交而天子孤立陛下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為蔽蒙誕為二豎以處國膏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耳時閻貴妃董宋臣表裏用事故僑論及之帝為之改容又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請以周程張朱從祀嘗言熹之書比年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求其專精篤實能得者益鮮故其清苦刻厲尤人所難又請以趙汝愚侑食寧宗金使至僑以無國書宜館之于外如叔向辭鄭故事迕丞相意奉祠卒諡文清

姚希得字逢原潼川人嘉定進士大理寺丞時帝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與朝相慶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脈息有類危亡之證疏言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嘗言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嘗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無後世人主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名而意向未調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未斷諷諫激切陛下固不亡罪亦不之行自古蹈危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也陛下有意建儲嗣不早定一旦事出倉卒或宮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奸臣首議皆足以危人之國鄖第之盛篤于親愛也依憑者衆輕視王法昔者平原君不出租趙奢刑其用事者今女冠近璫時竊威福此陛下之心仁明仁勝之所致豈不謂之危乎西北用兵帝有意再用史嵩之先諭旨希得希得毅然具疏密奏帝曰希得才望可為閫帥知慶元府召為工部尚書入侍經筵帝問慶元之政甚悉初江衛軍自建康至池州列營相望帝再詔擬諭度宗即位授參知政事致仕希得清儉自將廣西官署以錦為幕希得曰吾起身書生安用此命以紬綾易之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進士歷魏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好名切磨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關于天下是非公于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累數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不悅出知江陰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將郊貴誼以民生日艱吏員尚衆征斂幾于奪攘公費稍為私藏宜大明黜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遷至參知政事出師汴洛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致仕卒

曾從龍公亮族孫慶元進士第一累官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嘗知貢院疏言國家科目羅士義以觀其通經賦以觀其博古論以觀其識策以觀其才異時斷國由此其選比來術習成風文氣不振學不務根柢辭不由體要涉獵未精議論疏陋綴緝雖繁氣象荼爾願下臣此章風厲中外後以樞密使督視江淮荊襄軍馬疏言邊面遼遠請並建二閫詔許之專分江淮以荊襄屬魏了翁尋卒

鄭性之福州人嘉定進士第一為吏部侍郎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何能感動言者多則易

取脈言之激則難于樂受若少有脈徐動于詞色則讒諂乘間或
不自知矣累遷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唐璘嘗論其惴而多私黨庇
姦慝

陳卓字立道進士知寧國丞相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器之爲簽
書樞密院事匄祠平生不營產業閒居十有六年卒謚清敏

鄭應龍慶元進士簽書樞密院事

林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進士歷右司諫嘗告于帝曰虛心爲從
諫之本嘉熙中同簽書樞密院

劉伯正餘干人開禧進士歷御史有事于明堂雷雨忽至執事盡
離次伯正立殿下紳笏儼然辭色不動帝以大任期之淳祐初拜
參知政事時論謂其以靜鎮浮不求名譽云

洪天錫　陳宗禮　馮去非　陳塏　徐宗仁　陳仲微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拜監察御史兼說書劾董宋臣厲文翁理
宗力護文翁天錫力爭謂貴倖作姦犯科根柢蟠固乃遜詞護惜
不欲繩以法勢焰愈張綱紀愈壞異時禍成雖欲治之不可得矣
上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欲自戒飭之天錫言自古姦人雖憑怙
其心未嘗不畏人主之知苟知之而止于戒飭則憑怙愈張反不
若未知之爲愈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越月天雨土天錫以其異爲
蒙力言君子小人之辯會吳民仲大論等愬宋臣奪其田天錫下
其事有司而御前提舉所移文謂田屬御莊不當白臺儀幾司亦
牒常平天錫謂御史所以雪冤常平所以均役若中貴人得以控
之則內外臺可廢乃申劾宋臣又言修內司供繕修而已比年動
曰御前姦贓之老吏逋捕之兇渠一竄名其間則有司不得舉手
役者獻謀暴者助虐其展轉受害者皆良民也疏上至六七言雖
不行然終宋世閹人不能窺弄王威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去
朝廷矣度宗卽位爲福建安撫享戶買鹽至破家鬻身者天錫首
罷之民作佛事以報罷荔枝貢卒謚文毅

陳宗禮字立之袁甫爲江東提刑宗禮往問學焉時丁大全擅國
柄以言爲諱宗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言願爲宗社大計毋
但爲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
畹之心願計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于平近願四通八達以來
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引貪濁度宗卽位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
儉之德自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隧
之私獻者必誅加簽書樞密院事謚文定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幹辦淮東轉運司治儀眞歐陽修東園在
焉使者黃濤欲以爲佛寺時已許爲去非力爭不得遂不受使者

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爲宗學諭丁大全爲左諫議三學諸生
叩閽言不可帝爲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碑下
方與衍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宗學生之就逮者未幾去非罷
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去非不虞其爲大全之人也周旋甚歡
僧乘間致大全意願毋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卽下
去非正色曰程丞相蔡參政牽率老夫至此今歸吾廬山不復仕
矣斯言何爲至此絕之不復與言

陳塏字子爽嘉興人累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入奏言願
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廉恥久矣國以恬退聞者
召之久立朝以更迭請者從之四維旣張則難進易退之風當見
於聖世屢遷端明殿學士咸淳四年卒謚清毅塏屢歷麾節單民
愛戴幕客盛多而塏又樂薦士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開慶元年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明則綱紀不立今天下如器之欹而未墜于地兵虛將惰力匱財殫環視四境類不足恃所恃以維持人心奔走豪傑者惟陛下賞罰之微權在耳權在陛下而陛下不知所以用之臣爲此懼久矣今通國之所謂伏罰者不過丁大全袁玠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閽至有欲借上方劍爲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東南一隅半壞于此數人之手而罰不損于毫毛彼方擁厚貲挾聲色高臥華屋而使陛下與二三大臣焦心勞思可乎德祐元年起授吏部侍郎衞益王走海上厓山兵敗死焉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調莆田尉歲凶部卒作饑民作亂仲微立召首亂者戮之籍閉糴抑強糴一境以肅攝山浮屠與郡爭水利久不決仲微按法曰曲在浮屠他日沿檄過寺其徒久揭其事鐘上以爲冤旦暮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見之曰吾何心哉吾何心哉質明首僧無疾而死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曰與父老稚髫相爾汝下情畢達吏無所措手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啗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似道怒諷言者劾罷之久之叙復時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閫疲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宜言罪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謬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或謂陛下乏兕師之哲師相傍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禍之道也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即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即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迷國者進惰傀之欺以逢其君託國者護恥敗之局而莫敢議臣皆思之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斥表無權緩急有責或請建督或請行邊因諸閫有辭于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于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窳爛厖宗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獎窳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無也光景感近日甚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乃出仲微江東提刑益王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厓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出降鄉導元師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仲微天性質實雖生長富貴而服衣非食自同寠人故能涵飫六經精研理致諸子百家之學靡

不搜獵云從子元亮咸淳中爲國子學錄洪燾尹臨安倚似道作威元亮伏闕數其奸遂被黜

論曰仕危邦者以正言補闕爲難理宗時廉恥道喪徐儞諸君子侃侃危言如在治朝其侍從之不忘忠諫者歟六年仲微更能以清修表見貞頹流之砥柱矣

朱貔孫　趙景緯　歐陽守道　徐經孫　張處　李伯玉

朱貔孫字興甫浮梁人丁大全在臺勢焰熏灼天久陰雨貔孫貽書董槐言同積陰之道在去姦邪蓋指大全也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後擢監察御史疏論大全誤國時有建議遷都四明者貔孫疏言鑾輿若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在講筵言宋臣援政忤旨遷大理少卿後爲賈似道所忌諷言者論罷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弱冠得周程諸書讀之恨不及登朱熹之門熹門人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研索益精作讀易菴懸簿山巔定中知台州期年之內乞歸田里者再乞於赤城桐柏之間累疏請皆不許御筆除崇政殿說書替出于柳上封事曰今求所以解天意者不過悅人心而已蠲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悅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悅閭閻之精髓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悅百姓之膏血日枯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悅夫是數者足以召怨而致災人之常情懈心每發于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于諂諛災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寬譬之言曲爲他說以自解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矣又曰損玉食不若損內帑節貢奉之爲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諫諍之爲實肆大眚又不若擇

循良黜貪暴之爲實權中書舍人以禮記進講言損德害身之大莫過于嗜欲而窒嗜欲之要莫切于思每御一食則思天下之饑者每服一衣則思天下之寒者嬪嬙在列必思夏桀以嬖色亡其國飲燕方歡必思商紂以沈湎喪其身念起而思隨之則念必息欲萌而思制之則欲必消又曰內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褻宮正什伍之令所以防奇袤或縱于乞憐之卑詞緇黃出入之禁所以嚴宸居閒或于祈禳之小數以至彈墨未乾而拔擢之旨已下駁奏未幾而捷出之徑已開願謹號令毋牽于私恩有疾謝歸卒樂曰使吾清心以順天命拱手三揖乃卒諡文安

歐陽守道字公權吉州人無師自力于學里人聘爲子弟師主人瞯其每食舍肉密歸遺母爲設二器馳送乃肯肉食鄉嫗見無不歎息感動年未三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江萬里延對言國事成敗在宰相人才消長在臺諫昔者嘗劾惡臧規言者疑觸近及其夫位其謂非才或有迎合時宰自效殷勤亦有疾惡乖方苟求疵類以致忠邪不辨黜陟無章唱名徐儼夫爲第一儼夫握守道起曰吾愧出君上矣授雩都主簿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吳子良聘守道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宗人新禹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晤語相契守道因請于子良禮新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雨山川出雲一章守道起曰長沙自有仲齋吾何爲至此仲齋新字也其有喪其父小祥而舅氏訟以事繫之獄使不得祭邀其徒已地以葬守道歎曰吾惟痛斯子之不得一哭其父也明日告邑令曰此非人心瀆祭而縛之撓葬而奪之舅如此是自食其肉也請任斯子出祭而復獄令巫出之其舅醜詆守道守道不自辨授祕書省正字安南國王陳日煚

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守道謂太上者漢高帝以尊其父若賜詔書稱太上國王非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自中國言之亦方伯致仕者之常稱易大以老無損或去上字存其大字以畀言則太史太卜太祝上下所通用也以言能守道徒步出錢塘門惟書兩篋而已理宗遺詔聞守道與其徒相嚮哭踊僮奴孺子各爲悲哀咸淳三年呂文德薦九十六人守道預焉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士矣與時或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斷傷國體仍賜祠祿足矣上每歎曰守道老儒也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守道兄妻遂喪其子演五歲後甫數月守道三十未有室頗無能乳哺者日夜抱子泣里巷憐之演既長出莫知所之守道哭而求諸野終不能得三年不食肉頗領不釋者終身

徐經孫字中立判潭州帥陳韡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進福建安
撫召爲祕書監爲安撫時韡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逞相
與搆撼至是韡起家判本州平素私遂欲無復交承之禮卽日劾奏
通判語侵經孫通判例狀經孫具口于政府事上聞帝大怒諭宰
執曰陳韡老繆至此宜亟褫之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韡門生也前
日之白公事也苟韡以是得罪人謂我何俾自乞閑而通判無罪
識者韙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賈似道爲舒有開奏免閒
居十年卒經孫所薦陳茂濂爲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謝歸終身不起

張慮字子宓慈溪人官太學正時新進者多造小才言大體論對
言立國有大經人主當以靜制天下之動今日之治或有鄰於欽
游而咈人心傷國體者宜有以革之使祖宗之意常加一日可也

帝加納遷國子博士上疏曰數年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
凡祖宗長慮却顧兢兢相與守者皆變于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
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見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也抑
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于衰靡圯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
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
一切之政駭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
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爲之見
事則風生臨事則痛快事未集而根本已傷凡此皆有累于祖
宗仁厚之德遷著作佐郎輪對言邊事有一病安有不示其所向
而謂可責其成且言戰則當知彼言和則當請于彼惟守則自求
諸己而已儻以爲可則當力主其說明告天下日講求其所以守
之策若議論貴合一而今則病乎雜也用人不可以嘗試任人不
可以自疑人得抗衡莫有專廟制諸但存虛器使宜反由多門書
體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也端平初爲國子司業八陵來復將議
修奉而論者未能協一慮議曰當乘此時遣官肅清威儀申祗奉
故事如或爲其所紿功未卽就亦足以感動天下忠臣義士之心
升國子祭酒以爲目今之事雖由于內不容然入上後人而奉天
時此書不爲無助乃因已請者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潛
諱更今名召試館職歷諸官底大臣有薦其遷尚書員外郎引
故事彈臺臣潘奏來帝怒降兩官何夢然論伯玉乃吳潛死黨在
祠度宗卽位權禮部侍郎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
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
二名平章不拔擢伯玉地步亦可以至此似道雖改容而有怒色

既退卽治歸似道專國柄帝以伯玉有舊以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
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而伯玉尋病卒趙汝騰嘗薦八士各有
品目于伯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

劉應龍　洪芹　劉黻　湯漢　高斯得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先是理宗久未有子以弟與芮子爲皇子
丞相吳潛有異論帝不樂元兵渡江朝野振動遂丞相丁大全復
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
死守于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
帝語羣臣曰吳潛幾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適受命帝
夜出象衡書疏纂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未有實過獨其論失
當臨變以斷欲罪始從寬典帝大怒賈似道素忌潛會京師米貴
應龍爲勸糴收官有取以上聞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似道米價高

富亟處之似道訪其由亦怒應龍擢戸部侍郎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者輒黜應龍言以論事爲忌指陳稍切者聯翩引去豈兩省繳駁過甚重其疑歟抑廷臣奏對啗諛進其畏歟朝廷淸明之時而言者已懷疑畏臣恐正臣奪氣鯁臣吹舌非盛世所宜有遂迕當路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俯游寇作乃以應龍知廣州寇聞應龍至逝去德祐元年知贛州力辭隱九峯子元高亦舉進士知侯官縣沒洪天錫嘆曰朝廷失一御史矣元高與姚勉胡仲雲在太學上書論天下事號高安三陵仲雲論京尹余晦不法勉詆丁大全時論重之

洪芹适曾孫遷太學博士屬詞臣無當上意慨然思得天下士丞相程元鳳言當今地望無踰洪芹者進兼翰林開慶元年升中書舍人屬兵興帝惜柄任非人白賂國柄謂擬所至聞者皆激盖芹所草也丁大全罷相芹奏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暴戾淫黷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言路濁亂朝綱乞從諫臣所請追官遠竄以伸國法洗炎攻丞相吳潛芹奏曰方國本多虞潛星馳赴闕理紛鎭浮陳力爲多一旦觀爲弁髦得無如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予乎慷慨敢言天下義之遷禮部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退寓永嘉怡然自適

劉黻字聲伯樂淸人早有令聞讀書鴈蕩山中僧寺入太學時丁大全爲臺屬劾董槐迫逐去國黻率同舍生上書言進退大臣當以禮書上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氏曰以直被貶分也至南安摘取濂洛諸子語成書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大全貶黻還太學陳坺劾程公許蔡榮劾黃之純二公罷州六館相顧失色黻又率諸生上書言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端平間公正羣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姦屛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保護之初心忽焉轉移乎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曰公論邇今老姦自肆姦種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淟涊盜官爵陛下非不識拔擢賢彼則忍于空君子之黨陛下非不欲受直言彼則勇于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覗之以爲進退之機綱中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君子之脉自此絕矣之純兩疏未聞人意邇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公論之脉自此絕矣況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爲少可攻之惡不爲不多銜崩桑孔浸有過上之嫌勢挾金張濫處牧民之職錢神通靈丁步踐公卿反類于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爲陛下紀綱者知爲身謀不爲陛下謀陛下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劉向也則以忠鯁斥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切直罷遂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爲之一空彼誠何心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頤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擊者外若不相爲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隔于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得罪于時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陛下擢用臺諫若臣磊卿臣必夔臣漢弼光明俊偉卓爲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坺榮甚貪饕頑惡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兩端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爲陛下伸一喙

者脫有禍患彼一二憸人者雖借上方劒以礪其首何救國事哉
又論游幸疏曰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太一而又示之以
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
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爲福近歲
自吳移蜀信如祈禱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
者不能十數敗降相繼禍何在耶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
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
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陛下自郊
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指揮煩數以內批行者居半竊爲陛下惜
之出納朕命載于書出納王命詠于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
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給事中處分
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九江韓琦种以進呈英宗

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爲官爵陛下之
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三省之出命卽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
而後有恩其有未協公論者許令執奏顧不韙歟九年試禮部尚
書上疏請給王十朋祠堂田土江上潰師陳宜中謀擁二王由溫
州入海以兵迎黻共政黻至羅浮以疾卒初陳宜中夢人告之曰
今年天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黃者生繼而疾癘大作服者果得
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終莫能救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趙汝騰薦充象山書院長奏名授上饒簿趙
希懌言漢海內名士也豈州縣吏哉充史館校勘先後上封事授
太學博士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于蔡京高宗之天下壞于鄭清
之後改祕書監論比年董宋臣聲焰薰灼力能去臺諫排大臣陛
下見其故斥而遠之豈料既得自便卽圖復用大臣方爲之和解
臣竊傷之小人復出其害必慘甚可畏也度宗卽位權工部尚書
卒年七十一謚文清

高斯得字不妄稼之子也稼戰歿于沔斯得與僕潛往其處得屍
以歸見者感泣史嵩之柄國斯得答臨盡言由是忤意范鍾獨當
國過失日章斯得極言之又言便嬖側媚之人凡足爲清明之累
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所存無幾又言舊臣罷雜宮禁奇
衺瀆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問遂使衆臣爭衡人權旁落養成積
輕之勢于是羣小合力擠排斯得遂求補外提刑湖南召民陳衡
老不法斯得籍錄其家其壻史自性厚賂臺言斯得以緡錢百
萬願易近地理宗問斯得硬淡安有是已而斯得捕一僕責其得
自性交通省吏狀并奏之索出贓銀六百餘兩黥配省吏高鑄等
二十餘人丁大全入相高鑄爲相府監奴嗾御史沈炎論斯得以

閫漕交承錢物下郡吏榜死數人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旣
誅朝廷罪其委任非人遂斬鑄度宗卽位累遷工部侍郎陳宜中
入相以權兵部尚書召斯得忠憤激烈指陳時事無所避進端明
殿大學士簽書樞密參政知政事卒有恥堂文集

贊曰權姦擅命嬖倖竊威卽有君子忠言何培彼美衆正或
激或隨一時人表千古名規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七終

王伯大袁甫等列傳第五十　　　　　　　　　　　　　　南宋書卷第五十八

明錢士升撰　　　　　　　　　　　　　　　　　　　　掃葉山房校刊

王伯大 附張磻 饒虎臣 應䌹 蔡抗 戴慶炣　皮龍榮　李曾伯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紹定中歷左司郎中進對言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下而不可挽其始也搢紳之論莫不交口誦訣謂太平可待也未幾則謂治安不言而直以危亂言矣又未幾則謂危亂不言而直以亡言矣以亡爲言猶知有亡今也謂亡而不言矣人主之患莫大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莫大于知危亡而不言陛下親政五年于茲何謗議錯錯也議幾欲之帝德將以爲商紂周厲之人主議戚官之撓政將以爲恭顯許史之朝廷議奸佞之誤國將以爲燕鄭之君子陛下雖日親儒者終莫能弭天下之議剛方之士昔者所進今不知其亡惟柔佞附勢之徒布于有位謂舉朝皆惡臣聖政無缺事不可也還至參知政事陳垓論罷

卒

張磻字渭老亦福州人參知政事封長樂公

應䌹昌國人參知政事封臨海郡侯

蔡抗元定孫歷諸王府大小教授兵部侍郎由樞府爲參知政事輒抵去國勉留不返落職諡文肅

饒虎臣寧國人累定參知政事御史何夢然逆劾褫職

戴慶炣永嘉人參知政事尋請年予之仕

皮龍榮字季遠醴陵人歷官翰苑累定參知政事封壽沙郡公度宗側問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雷應至言龍榮龍榮不出院太乂斥罵之或以語雷應遂疏其罪謂彷何人言辭侮于膝下尋詔徙衡州止湖南屬也未至衡殁龍榮少有志畧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嘗啗不肯降志以度宗舊學卒爲所擯

李曾伯覃懷人歷淮東淮西制置使四川宣撫湖南安撫節制廣南再起沿海制置使初與賈似道俱爲閫帥邊境之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

袁甫　蔣重珍　唐璘　黃師雍　陳塤　危昭德　度正
吳泳　李韶　王遂　徐霖　楊棟　楊文仲　王應麟
黃震

袁甫燮之子嘉定進士第一轉對言偷安之根不去規模終不立壅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兵財終不可治旱暴見求直言甫疏言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愁苦之民理宗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遷秘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兼崇政殿說書于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于陛下

陛下徒慕漢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蹈元帝柔弱不振之失元帝果斷不用于斥邪佞反用于逐賢人此不識剛德之眞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輸券甫奏其害他日侍經筵帝問近事甫奏履畝事人心最不悅未朝□□以仁此衆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力主和議甫奏嵩之主和其父彌忠屢戒其輕易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之人亦未免輕于用人矣甫之加刑部尚書甫適在中書不與書行適出甫江州王遂力爭帝曰誤耳侍御史徐清叟論甫有贓淫甫又爭之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帝問邊事時清叟與甫並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地然清叟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來累遷權兵部尚書卒諡正肅

將重珍無錫人嘉定末進士第一累遷秘書正字行都火應詔上言陛下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爲天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于火之未至而焦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見人心知有權勢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卽罷孝宗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星變求言復申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爲君難六箴每章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稿帝稱其平實累遷著作郎以道流生日輟講力諫帝曰非卿不聞此言會洛師敗謀復與重珍言恥敗而求勝忿也生靈之命豈以忿用哉知安吉州入覲而疾亟詔守刑部侍郎致仕謚忠文

唐璘古田人遊太學第進士召臣奏災對官不許論邊事璘曰吾始進豈壞了天子之廷乎端平中擢御史奏天變而怒民怨而離

南宋書　卷五十八　列傳　三　掃葉山房

海宇將傾陛下謂此何時縱欲文過疏遠正人狎暱戚宦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頓忘國恥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焉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暮景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人輔贊毋使天變寖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爲改容璘擢太常少卿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疾革卒璘初聞臺命皇駭不敢詣闕具辭請之對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咈上意或迕權貴恐貽憂于母母曰吾有爾兄在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僅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黃師雍福州人少從黃榦學入太學第進士爲楚州官秩滿恥出史彌遠門不枉見李宗勉在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勸行簡歸老忤意遂格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應遷樞料院曰以近相府也亦不應嵩之權勢浸盛博士劉應起論之嵩之疑師雍諷御史梅杞彈去及應起爲御史師雍亦遷御史嵩之終喪也李昴英言琬詩寇斥帝命曰勒令致仕直舍人院劉克莊乞貼職如幸臣逐得守觀文殿師雍遂劾克莊琰昴英去國鄭寀薦周坦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免師雍獨立寀日圖去之會大旱求言者率謂災由寀坦等虛誣語允峻坦等僞撰匿名書師雍發其僞撰之迹適欽學師雍寀指爲阿附寀入政府謝方叔疏其姦罷之師雍與寀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也追其婿造清之反詰曰夫用行峴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矣黃師雍少貶師雍曰吾欲爲今人且卒劾罷後起爲左史遷

南宋書　卷五十八　列傳　四　掃葉山房

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雍簡淡寡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于義正之辨甚明

陳塤鄞人試江東試禮部皆第一父喪毀瘠者古禮行之乃師事楊簡史彌遠當國欲優省元授堂除塤謝曰盛舉自塤始得無嫌乎徑往處州教授以去理宗詔求直言塤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高似孫不合去召爲太學錄踰年始至轉對言天下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遷太常博士獨爲哀變議謚餘皆閣筆賈貴妃入內塤言乞去君側之蠱媚彌遠聞之曰吾甥好名耶塤曰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求去彌遠卒召爲樞密編修入對言內庭當嚴宦官之禁外庭當嚴臺諫之選遷浙西提刑李宗勉爲相弓手戴爾以獲盜丙功爲副尉宗勉徇之塤橫

貪害損至聞風而去或傳實走宗勉所貞時習詩之宗勉曰余印
不才不敢庇姦惟召冶之及獲福加罄衙于市爲國子司業諸生
相慶爲得師兼實錄修撰知溫州未上以言罷以家居自娛於泉
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怒臥疾命子抽
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墓誌有生于丁巳卒于辛丑填曰異哉吾
亦生於丁巳今歲辛丑吾其已乎子蒙年十八上萬言書爲太府
主簿極言賈似道闕失似道流以食簿錄其家惟書四千德祐初
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危昭德邵武人寶祐進士選秘書郎疏言民之命在士大夫畯民
脊血爲已甘腴民不堪命矣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毋爲
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守毋招不節之咎宮闈之費造府節
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致仕昭德在

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規正甚多
度正合州人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李全必反毋敢
言者正上疏極言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一用朱
熹之議後終禮部侍郎
吳泳潼川人昌裔翁歷著作郎輪對言陛下毋以旨酒違善言毋
以嬖御嫉莊士毋以廢宴伐天性以是延久安長治之策可也他
日又言論社稷之遺訓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陛下退修于上百
官交修于下合內修外攘爲一事天下皆在吾指顧中矣火災應
詔上言莫慘于兵而連年不戢莫酷于吏而頻歲橫征皆火之招
也累遷權刑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寧國府不祠尋起知溫
州泉州
李韶彌遜曾孫也五歲能賦梅花詩嘉定初與兄宗同進士調慶
元教授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韶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
居亦不與燮更敬之歷遷太學博士濟王之變以書曉彌遠甚懇
端平初遷右正言乞以國事邊事責任鄭喬二相又論史嵩之
王遂和戰異議迄無成功出遂于要藩易嵩之于邊而使各盡其
才拜殿中侍御史奏曰臣居言職同事四人踰月徐清叟去未二
月杜範吳昌裔免清叟言三漸臣繼其說豈臣言不加切于二臣
耶今上下偷安以人言爲諱此意不改其禍豈直三漸而已時魏
了翁罷督予祠韶請召還處以台輔又劾宦者陳洵益女冠吳
知古帝怒韶還笏殿陛乞歸不許歷起居舍人應詔上封事數千
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眞有愛國憂君之心乞火帝感額曰出爲於
留復累丐外知漳州召赴闕改禮部侍郎又辭給所在州軍護送
至闕嵩之遣人謂曰毋言濟邸宮媼國本韶上疏引左氏史墨言

魯公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以風嵩之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
下語毒時杜範亦在列中外稱爲李杜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
章琰李昴英能言職韶疏留之尋奉祠被召令守臣以禮趣行韶
平粹簡淡不溺聲色貨利默坐一室門無雜賓
王邁字實之仙遊人調南外睦宗院教授赴都堂審察鄭清之曰
學官掌故不足兔吾寘之召試學士院因言君子類難進而道未
行小人跡雖屏而心未服眞德秀困而爾詆又言史嵩之不宜復
相及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侍經筵
爲帝言惜其去劾宮李大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以收虛譽削一
秩淳祐初通判吉州江萬里補疏薦前日邁不即召將有老不
及之嘆帝然之元旱求言邁知邵武驛奏七事以微能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鄭清之所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李宗勉皆諸邁邁郤

近世宰輔必以崇勉爲賢相徐淸叟與逍不甚道晚應詔薦淸叟
人望人稱其持平
徐霖西安人年十三研精六經之奧探賾先儒心傳淳祐初試禮
部第一知貢舉官入見理宗曰第一名得人嘉獎再三史嵩之顓
國霖疏其姦言今日士大夫皆爲嵩之收攝并宜使爲小人也
常撣其質柔氣弱易奪者親任一二稍有異己則消蝕而擯逐之
以風其餘名節之尊不足以易妻孥宮室之顧則亦從之而已丞
相范鍾進所召試館職一人上忠蓀名親夫其一以霖易之及試
則曰人主無自強之志大臣有患失之心擢秘書省正字大宗燕
言請易諫議大夫京兆尹則兩兼崇政殿說書言葉大有陰柔姦
黠爲羣憸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上不悅出知撫州霖閉居衢
守游鈞築精舍聘霖爲學者講道聽者常千餘人

楊棟青城人歷宗正少卿進對帝曰正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曰
然此說最爲簡易度宗爲太子帝親擢棟太子詹事兼拜參知政
事台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爲山主詔從之因卜居
于台賈似道入相發用故老列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見棟乃
言彗見尤旗非彗也故爲世所少云或謂棟姑爲見言陰告于帝遂
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
楊文仲彭山人七歲而孤母胡氏年二十有八守節自誓教養諸
子文仲既冠以春秋貢母喜曰汝家至汝三世皆以是經取效矣
胄試第一入太學又公試第一升內舍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閽
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族叔
棟爲餘杭文仲往問伊洛之學轉運使印應飛辟入幕薦歷通判
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預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燃一
燈足矣勸農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先馳歸制置李廷芝辟之時
有沙田使者欲與行文仲力爭謂與民之惠有限不擾之惠無窮
事得寢召爲監察御史輪對曰春多沈陰豈但麥秋之憂于時爲
夬尤珍莧陸之應天目則洪水發髯蘇湖則弄兵興焉帥習黃金
橫帶之娛兵疲赤籍卅虛之冗國何賴焉兼崇政殿說書度宗以
疾不視朝文仲奏婺色之事若識得破原無可好恭帝即位兼給
事中有事明堂議以上公攝行文仲曰今祇見天地之始難在幼
冲已勝跪拜所當親舉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言危急矣億
兆所寄在二相苟以不協之故坐失事幾後悔何及元兵渡江朝
士多去侍從班惟文仲一人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人從王埜學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
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帝策士召應麟覆考易第七

名實首頓首曰是卷古誼若龜鏡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士賀及
唱名乃文天祥也遷太常主簿面對言淮戍力弊蜀道孔艱海表
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吝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
修攘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應麟策訕度宗即位遷著作郎値久
日雪帝問故事以唐李嶠李乂應制詩對因奏春雪多宜謹感召
賈似道拜平章事葉夢鼎即求去似道亦求去應麟奏孝宗朝當
倣相似道惡之語包恢曰此人素著文學名不欲使天下謂我棄
士盍令少自貶後雷應麟言早踰外陵内之象似道益惡之久
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淸白太守子也召爲給
事中又徽奏丞相留夢炎不宜引私人爲御史遂東歸所著有困
學紀聞玉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谿人進士調吳縣尉度宗時與修寧理兩朝實錄

乞罷給僧道度牒時宮中建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秩許
判廣德郡守賈番世似道從子驕淫不法震數與爭是非為所參
解官起知撫州有善政似道罷相召為監察御史內咸有畏其直
者止之帝大父福王判紹興震浙東提舉兼長史震奏曰朝制尊
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為其屬豈敢察
其非因不拜震嘗言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
居官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所著日抄
百卷其卒也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贊曰南宋道學盛于理宗上以是召下以此進人多名言事
罔厥功伯大能榮甫珍璘雍各各正志落落忠忠陳危規切
正詠貴恭韶與適驟正誼雍容棟及文仲學優政通麟震宏
儒不負所宗朝匪無人莫挽危凶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八終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江萬里 附[illegible]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鄉史知縣者奇其能杖譁健士璘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意史氏且不昌是夕毋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遂生萬里少神雋有奇穎連舉于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書其姓名几研間史嵩之罷相拜監察御史萬里器識清峻議論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乞祠省母疾不許不俟報馳歸至祠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毋死祕不奔喪反挾妄媵自隨于是側目萬里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視閒廢者十有二年後除德興符辨其非辜于帝前賈似道宣撫兩浙辟之似道入相萬里兼國子祭酒侍讀度宗即位召同知樞密院事萬里雖俛仰容默為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似道以去要君帝初即位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何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士大夫頗知譖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憾怒謀逐之萬里乞祠後二年召拜左丞相尋乞祠咸淳十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遊騎所執大詬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諭其意及聞勢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及饒州城破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

聚斂之萬里無子以蜀人王櫥之子為後卽鎬也事聞贈太師謚
國公謚文忠
謝緒錢塘人以太后戚絕意仕進隱于金龍山歲饑多散錢穀
賑下墟之饑人甲戌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緒泣曰天目主山也
而災若此宋其亡矣德祐二年正月帝遣楊應魁上傳國璽降表
削去位號元命宋內侍王楙入宮收袞冕圭璧符節等物索宮女
內侍及諸樂官三月伯顏承詔免帝牽羊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
后全氏與帝肩輿出宮度宗母隆國夫人黃氏庶僚三學生等皆
行太皇謝后以病留臨安無何元人舁其牀以出侍衞七十餘人同
赴燕緒大慟題詩二律畢赴水死苕水洶湧緒尸逆流而上經旬
不仆一詩云莫笑狂夫老更狂推輪怒臂勇螳螂二年未復閫中
土萬姓空悲塞外鄉動地聲名懸宇宙驚天氣象湧滄溟忠心自

古人人有莫笑狂夫老更狂 緒傳新增入

李庭芝 附姜才 趙淮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庭芝之
生時有芝產屋棟遂以名少穎異日誦數千言王旻守隨庭芝年
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
強從之未浹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嘉熙末以
策干荊帥孟珙珙辟相人見其魁偉顧諸子曰李生名位當過我
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建始縣庭芝訓農治兵選壯士雜官軍
教之珙卒遺表薦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于似道庭芝感珙知己
扶其柩歸朝廷以趙與懲為淮南制置李應庚為參議官應庚發
兩路兵城南城李璮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朝議擇守揚者帝曰
無如李庭芝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之再破邊兵庭芝初至揚時
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
悉貸民負逋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illegible]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
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illegible]亭戶負鹽二百餘萬亭
民無車運之勞又得免所負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
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
之聚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
李庭芝老成謹重邊塵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
咸淳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入援大敗范文虎又敗兵亂命庭
芝以京湖制置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遺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于
京閫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除文虎觀察使從中制之文虎日擁
美妾走馬擊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文虎曰吾取旨未至也
明年六月文虎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

不允竟失襄陽文虎止降一官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
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而己得專力淮東從之德
祐元年似道兵潰蕪湖庭芝獨率所部城守調苗再成戰其南許
文德戰其北姜才施中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
死闘元帥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赴濠水死
者日數百宋亡太后帝諭降者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詔
諭降也兩宮入朝至瓜洲復詔庭芝曰吾與嗣君既已臣服卿尚
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姜才出兵
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夏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示之旌旗蔽
野幕客有以言覘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使者持詔
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陴上已而知淮安許文德知
盱眙張思聰知泗州劉興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

給兵襲擊雉牛皮麴糵以給之又有宗子而食者猶日告詐戰阿
术萬元主赦庭芝使降庭芝亦不納益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
以朱煥守揚與姜才至泰州將入海阿术追圍之朱煥既以城降
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踣將孫貴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
蓮池水淺不得死被執至揚州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
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于是斬之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有朱應龍者爲泰州咨議官守臣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中來說
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恩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
二者良臣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咨議樁正與化知縣
胡拱辰鎮江參軍陶居仁俱以城陷見殺

姜才濠州人隸淮南兵中以善戰名爲通州副都統臨陣軍律甚
嚴其子當戰回自取才望見以爲敗也拔劍馳逐幾殺之賈似道

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相拒丁家洲元軍設砲架擊軍督
江濱中流數千艘旌旗進亘數行而下才奮兵前接戰鋒已交虎
臣遽遁其妾所乘舟衆爲之譁曰步師遁矣諸軍皆潰才收兵入
揚州元兵攻揚才戰于楊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
刃而前所向辟易宋亡德祐帝至瓜洲才誓將士出奪之夜擣瓜
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庭芝以在圍久召才計事屏左右語久之
第聞才厲聲云相公不過忍片時痛耳左右聞之俱汗下益王在
福州召才與庭芝至泰州阿术兵追及會才疽發背不能戰諸將
遂開門降執才以獻阿术欲降之才出語不遜殺之才臨刑夏貴
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媿死耶有洪福者夏貴家僮也貴
降福與子大淵大源統貴軍知鎮巢元兵道貴至城下好語誘福
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大淵大源
誘曰汝止誅首謀何至累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
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門者
流涕

趙淮婺從子也李全之叛屢立戰功德祐中戍銀樹壩兵敗與妾
俱被執元帥阿术使招李庭芝淮陽許諾至揚城下大呼曰李庭
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屍露莫收有一寵姬爲焦僉憲
所得請于焦具棺焚之姬以布收骨大慟投江死淮兄潛居金陵
舉家走海南死

陳文龍 附高談　林空齋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俊卿之後能文章負氣節初名子龍咸淳
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數年拜監察御史時賈似道當國臺
諫皆關訴臺中相承凡建白呈稟似道始行至文龍獨不呈稟已

忤似道襄陽之被圍似道日怨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
使其黨留己竟失襄陽文龍疏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似道芘
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
陽反見擢用是當罰而賞也溍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
政事怠荒以爲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未幾
呂文煥導元軍東下文虎首迎降似道兵潰溍萬石最先遁以故
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言起爲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
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曰書言三后
協心同底于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
迹相疑猶拯溺救焚而爲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
治無滋虛議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遜文龍參知政事未
幾議降文龍乞歸益王稱制福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

以爲閩廣宣撫詢之文龍以黄恪前守漳有恩信辟爲參謀援兵泉州使恪入招撫之恪至民皆頓首謝罪興化有石手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罷之石手軍亦叛復命文龍平之已而降將王世强入廣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貽書責世强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元兵來攻不克行風其納欸者文龍曰諸將毋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衆嘆曰有斯母宜有是兒爲收瘞之姪瓚起兵殺林華據興化尋復破死之

高談字景遂邵武人紹定二年汀邵盜作談子高避之談曰昔楊

子訓問避寇于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關則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廣無寇乎吾惟存心以聽命耳小子識之此格言也今南去則汀劍西去則邵贛皆爲盜區東去富沙雖有城避官吏例弗我納北去廣信防失守謙利入寨餽指民爲諜數剽殺之舍胡公之言未有他策也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廟祀在將焉之賊至談出曰時和歲豐何忍爲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愬我爲亦之談曰獨不能擿發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庭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爲盜曰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吾其濟乎談曰斯言奚爲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里人賴以免

林全齋永福人失其名與王立張世傑聞泉州乃率鄉人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王積翁密約北兵屠永福全齋坐堂上嚼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草間雖可活吾不忍生爾諸君何爲者自古皆有死但見執不屈而死

汪立信 附趙卯發　陳炤　王安節　李成大

汪立信徽從孫也曾大父智從徽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簿荆湖制置趙葵辟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乃行打算法于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乃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且曰方鄂難將趙公滌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若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

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判江陵葵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葵諸立信與葵蓋未嘗有一日之憾也景定中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籍官庫所積錢進歲代納潭民夏稅以潭爲湖湘重鎮招咸敵軍募精鋭數千人後來者賴其用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危急立信上疏請孫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黄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乃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爲虞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以求撲指指揮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爲今日計其策有三夫内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

斷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彼此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詬曰瞎賊狂言敢爾以立信目眇故云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為江淮招討使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土某去尋一片趙家

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率所部至高郵欲控引淮漢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深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死元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以其二策告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喪歸葬丹陽初立信未仕時家貧甚會歲大祲與淵守鎮江為粥以食流民使客黃應炎主之應炎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于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供張服御視應炎有加應炎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益少下之明年登第後踐歷皆如淵而卒死于難人服淵機鑒云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咸淳十年判池州元兵渡江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至李王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林不能言林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兵皆歸林卯發知不可守置酒食親友與飲訣謂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之所能也雍氏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二月兵薄池卯發為詩別兄弟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從容及兵遊指所題扁謂客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元伯顏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即如堂中觀之皆歎息為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謚文節

陳炤常州人姚訔知常州辟炤為通判將炤丁母憂或謂炤曰今辟難有辭矣炤曰鄉邦淪沒何可坐觀遂墨衰而出訔入常市十餘日元兵攻常州訔協力固守城破訔死之炤猶斂兵巷戰家人請曰城東北門圍未合可走常熟入臨安也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訔希得子也與訔同死者州人胡應炎署判官陷猶巷戰元屠城應炎父兄俱死

王安節堅之子劉師勇復常州以安節守常元伯顏攻之破其南門安節揮雙刀率死士巷戰脅傷被執安節呼曰我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莫謙之宜興僧也德祐元年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是冬沒于戰陣時萬安僧亦起兵舉旗曰降魔又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旋亦敗死徐道明常州天慶觀道士元兵圍城道明謁郡守姚訔請計訔曰內無食外無援死守而

已道明亟還告其徒曰姚公與城俱亡吾屬不失爲義士乃取觀之友籍置石函藏坎中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拜不顧誦瑱然以刃脅之不動遂死焉

李成大字寶夫建昌人德祐初知金壇縣元兵至巷戰不勝吏民挾成大降潛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遂殺其二子以恐之終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乃殺之事聞謚忠節

楊大異 附劉鋭 王翊 何充 許彪孫

楊大異字同伯從胡宏受春秋調龍泉尉攝邑令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閉門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懃大怒移攝尉邑有峒寇擾民積年弗獲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徑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諭以禍福皆伏地叩頭留告身爲質借其渠魁

數輩出降除四川制司參議官元兵入成都從制使丁黼巷戰身被數創死闔門遇難詰旦其部曲舁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除通判深陽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遷大理寺丞召對極言時政近習相忌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于治民進廣東提刑大異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江書院以祀九齡致仕歸里第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二十四年卒子霆霖

劉鋭知文州與通判趙汝鄹乘城固守兩月餘援兵不至城中無水取汲于江會陳昱以去歲失守沔編置此州夜踰城出降獻女元將告以虛實敵遂攻城甚急一夕移江流于數里外汲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之血卒無叛志城垂陷汝鄹猶提刃入鬭中十六矢被執猶死鋭度不免集家人盡飲以藥皆死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誥命焚之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才六歲飲以藥酒下拜受之左右爲之感慟

何充漢州人判黎州城破充自刺不死元帥欲活之設槍環水諸將而虛其賓席呼之卽坐充踞地求死他日欲薙其髮不肯又使署招民榜充曰榜必不可署水飲不入元帥曰此南宋好漢也于是斬其首初充見帥呼妻陳以一家往帥曰不呼汝何以來陳曰求死耳及充死東望再拜曰臣夫婦皆死可以對趙家以石擊殺之願同死者四十餘人

許彪孫奕之子爲四川制置參謀官景定二年劉整叛召彪孫草降文以瀘川一道爲獻彪孫辭使者曰此腕可斷此筆不可書卽閉門與家人俱仰藥死獨進士曹琦被執脫歸門絕死弟繇判金

州被擒不屈死弟維之子永叔皆力戰死制置陳隆之被執檻送至漢州諭降隆之呼曰大丈夫死爾無降也闔門數百口皆死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與職撥抗節爲陳大義職怒欲殺之職誅而免寶祐元年制使丁黼辟爲參謀官先遣其家歸鄉里爲文訣先墓誓以身死報國及黼迎敵敗死元兵入公署見翊朝服危坐問爲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願與此城俱亡元兵曰忠臣也勿殺翊赴井死兵後其家出其屍井中衣冠儼如轉運副使潼東卯漢州官劉當可守趙晟進士胡大啟皆死

李誠之 附秦鉅 孫益 王儀忠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慶元初釋褐累官知蘄州蘄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若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備樓櫓築重城修故閣民兵積聚四萬先是酒庫月解錢四

百五十千以犒守誠之寄諸公拯以助兵食金人攻淮南時誠之適滿代者不至欲先遣其孥歸問難作而止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鄙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耳當與同僚戮力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金人擁衆臨沙河欲渡賊破之金人屢挫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遂燔木柵誠之出兵禦之又殺其將卒數十人俘其佩印金人造樓以窺城誠之為疑兵以示之又使持書來誘降誠之戮使而還其書金人卒不得志會甯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及城破率兵巷戰誠之引劍將自刎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君孫女皆赴水死事聞立廟於蘄賜名褒忠從誠之死者秦鉅阮希甫等十餘人

秦鉅字子野檜曾孫判蘄州金人入境協力措禦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署疾呼吏人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行老卒見烟焰中者自戰袍者識鉅也自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脫衣就焚而死子浚俱死孫益泰興人少豪俠李全犯揚州遊騎薄泰興令王綸募人守禦益起從之俄賊兵至益拒之見賊勢盛厲聲呼曰王令召我我來以守護城邑也今賊至城下我誰不為一死復何面目見令君遂赴敵死之又周始衡王逊樂平人建康統制與從龍各衛城死王惟忠邦人嘉定進士為閬州守制置使余晦誣劾之没入其貲下獄鍛鍊棄市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當上愬于天七椎刃不殊血逆流張印之閣居使從孫琴其孤女移書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明斌紹定間以殿前司將官戍鄧武遇大至斌奮身力戰遇害其屍僵立數日始仆邑民即其戰地立廟祀之

李芾 附 尹穀 吳楚材 楊霆 蕭介 陳元桂 蕭雷龍 唐震 劉士昭

李芾字叔章衡人攝湘潭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稽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咸淳元年知臨安時賈似道當國前尹事無鉅細關白始行芾獨無所問嘗出關火其民有不為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杖之似道怒罷之元兵取鄂州起為湖南提刑時郡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捕衞縣與一邑檄令曰作盜者斬檄下似道兵潰蕪湖芾復知潭州德祐元年敵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為援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皆出結伍保助之不令而集城中矢盡故矢皆羽敗芾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芾取庫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籍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芾殺之以徇城圍益急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元兵登城戰少卻旋蟻附而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傳令手書盡忠二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參議楊霆赴園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戮我忠泣而諾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自刎潭民聞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纍纍相比事忠節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親迎于温皆得不死芾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率至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覘事望之凜然猶神明

尹穀字務實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

同郡邢天祿諸人體裁務為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
頏知崇陽縣廉平有聲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
朱氏四書諸生雖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燭滅始免巾幘行市中
市人見其舉動有禮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潭城受兵李芾禮以
為參謀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衰儒受國恩典方州誼不可
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積薪扃戶朝
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救之火熾不可
前但于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少長皆死帥聞之命
酒酹穀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
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
楊霆字震仲辟荆湖制司幹官居文德為帥素慢士常試以難事
霆倉卒立辦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兵器糧草若

何即對曰某營兵馬某庫器甲某處矢石某處芻糧口占授吏頃
刻案成文德大驚曰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
何官不可為薦諸朝除判江陵江陵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霆隨事
裁決取隸官閑田增益廩選強壯當農隙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
未幾有能擐甲騎射者皆獲其用德祐初為湖南安撫司參議與
安撫李芾協力戰守城被圍日夜備禦城破赴水死妻妾奔救無
及遂皆死

陳元桂撫州人知臨江軍開慶元年元兵至臨江元桂力疾登城
坐北門亭上督戰矢石如雨力不能敵吏卒勸避去有欲抱而走
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元師至元桂瞠目叱罵死之縣首于敵樓越
四日體色如生初親戚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子亦為浮議搖耶
持節如此與其死于饑饉病疾盜賊孰若死于守土之為光明俊
偉哉家人或請登舟不許曰守臣家屬豈可先動以搖民心諡正
節

唐震字景實會稽人既登第為小官有權貴以牒薦之者震內牒
篋中已而干政震取牒還之封題不啟其人大媿咸淳六年知信
州州有民傭童牧牛童逃去傭者父訟傭者殺其子投火中
民不勝掠自誣服震視牘疑之密物色得童傍郡以詰其父對如
初震出其子示之獄遂直擢浙西提刑似道以公田屬震震謝不
能行值氏有守阡者其恣橫甚吏捕治似道以書營救震不省
卒按以法似道怒使陳堅劾去之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畧饒
震發民城守牀爽出治兵至夜中始歸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
判萬道同陰使于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因風震降震叱之曰
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兵大至眾

懼不能戰震入府中玉芝堂其僕前請曰事急矣番江門兵未合
亟出猶可免震罵曰城中民命皆係于我我若從爾言得不死城
中民死我何面目生耶左右不復敢言皆出有頃兵入執旗鋪案
上使震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諡忠介

劉士昭太和人嘗為鐵工與鄉人同謀復太和縣刺血指書帛云
生為宋民死為宋鬼因以其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乞憐苟免有
王士敏者獨慷慨不撓題其襦曰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
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染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曰恨吾病失聲不
能大罵耳

吳楚材名炎以字行南城人德祐二年建昌降楚材避其鄉糾集
民兵制置黃萬石走邵武授楚材計議官且戒勿興兵楚材不聽
二月自領付率眾晨炊蓐食將攻城鉦鼓震動市至近郊之瀘湖

元兵三道就之奪其長梯鐵鉤因進攻鎮村拒以木柵不得入趣閩益王承制遷楚材知建昌軍俾聚軍圖再舉萬石旣其命楚材旣失利且乏援衆多解去楚材爲人所執以獻郡遣錄事冀南長試之曰汝何爲錯鼎楚材抗聲曰不錯不錯府錄受宋官爵今乃爲敵用事還思身上綠袍自何而得吾一歸備特爲忠義所激爲國出力事雖不成正不錯也南長語塞及光浚爲江西制置斬楚材傳首諸邑

黃介字剛中分寧人宋祀孫帥蜀介上攻守策祀孫薦之以白隨錢貫孫復辟入幕及與其孫別丙南八男兒死爾語他之後家居師鄉民發龍安山保聚德祐元年元兵至皆衆奔潰介堅守且射且詬而中六矢頹爲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而頸中十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表劉被掠于川忠中及以

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州里稱爲貴孝子云

蕭雷龍新城人判衢州元兵薄城下不降脫去還建昌復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沖獲送縣權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舟小孤山有巨艦銜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艦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

贊曰沉軀止水碎首危城滿腹節義雙眼分明江李陳汪千古如存大興特興誠之眞誠若毅蠱忠不負學生烈烈死句同爲宋臣彼苟全者于世何名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一終

曹友聞等列傳第五十二　　南宋書卷第六十

明錢士升増創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曹友聞 附 陳寅 丁黼

曹友聞字允叔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紹定中倅天水軍教授時城已被圍單騎夜入斜民爲戰制使李壁檄守仙人關友聞身冒矢石爲士卒先兵退檄冉七方關元兵破七方入沔州長驅入劍門友聞取間道至青陽戰于白水江元兵入鳳州略河池兵至城下友聞部分諸將各守一門偃旗伏旅戒士卒俟漸近鳴鼓張旗矢石並發又命王洪取間道出戰自尾其後制使上其功元兵至階州友聞引兵與諸軍合戰制使趙彥吶俾節制利帥司軍馬元兵入沔陽制使屯青野原被圍友聞曰青野爲蜀咽喉不可緩遣弟萬領兵直趨之制使奇萬之勇

令督諸軍戰守友聞引精兵亦趨至原下夜半截戰圍遂得解元兵擣大安友聞發溪嶺手執五方旗指麾甫畢兵數萬突至遂遣部將出戰又親帥帳兵及背嵬軍突出陣前友聞謂忠義總管陳庚劉當可曰敵必旋兵攻雞冠隘宜急援之旣而果以步騎萬餘攻隘庚騎兵追前決戰當可將步兵左右翼並進王資又自隘出戰蹀血十餘里兵乃解去特授友聞四川安撫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衆寡不敵豈容浪戰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入興元欲衝大安制使趙彥吶檄友聞控制大安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吶曰沔陽蜀之險要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大安地勢平曠無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以平地控禦彥吶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牌來迷

者七友聞議以為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攻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遣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為應元兵果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將舉烽友聞帥精兵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元兵伏三百騎道旁虎衆銜枚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道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斥曰敵知我兵在此緩必失機淬勵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合內外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紊以綿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於鬪黎明元兵益增乃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曰此殆天乎于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秦鞏人汪世顯素服友聞威望常以名馬遺之還師過戰地嘆曰眞男兒漢也祭

之事聞謚曰節

陳寅咸之子紹定初知西和州西和極邊乖地寅以背生義不辭難元兵攻城以降者為先驅寅草檄文諭之自執旗鼓厲將士力戰晝夜數十合元兵伐木為攻具增兵至數十萬闔州城寅求援甚急制司遣劉銳陳瑀往救皆以路梗告寅望援兵不至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為計杜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堂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毋傍寅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闕焚香號泣曰臣始謀守城為蜀籓籬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同死者二十有八人一子後至亦欲自裁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俱縋城亦折足死制司以聞謚褒節推官賈子坤潼川人闔門死其孫純孝官朝散郎厓山師敗偕妻女蹈海死

丁黼成都制置使也嘉熙三年元兵詐豎宋將李顯忠之旗直擣成都黼以為潰卒以旗榜招之既知其非領兵夜出城南迎戰死之從黼者惟幕客楊大異大異死而復蘇黼帥蜀為政寬大蜀人思之

張珏 附 王仙 密佑 附 米立

張珏字君玉鳳州人年十八從軍釣魚山累官都統制人號為四川虓將寶祐末元兵圍合州珏堅守攻九月不能下景定初以珏為合守自余玠徙軍釣魚山城壁甚固珏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米再期公私兼足德祐元年陞四川制使知重慶元兵圍重慶作浮梁三江中斷援兵自秋徂冬糧盡趙定應迎珏入重慶為制置程聰在重慶力主守城之議珏不知使出守涪聰至郡快快不設備至是被執張德潤以有與藏聰歸語之曰若子鵬飛為

參政矣早晚可會聚也聰曰我執彼降非吾子也祥興二年元兵破重慶珏出薰風門與元將戰珏兵潰帳下韓忠顯夜開門降珏巷戰不支歸索鴆飲左右匿鴆乃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大恨斧其舟欲自沈舟人奪斧擲江中珏踴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元萬戶鐵木兒追及于涪執之至安西趙老菴珏乃解弓絃自經廁中從者焚其骨以瓦缶葬之

王仙蜀都統也守涪州元兵攻圍無虛日勢孤援絶宋亡之二年城始破仙口刎斷其吭不殊以兩手自摘其首墜死趙立重慶人使蜀趨諸將入援無以復命至涪自沈水死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元兵至隆興劉槃嬰城自守制置黃萬石欲逃恐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未至隆興槃已降已而元帥說兵僞撫州佑逆之進賢坪兵來呼曰降乎鬬乎佑曰鬬

也麾其兵決戰元兵圍之數重佑告其部曰今日死日也若力戰或有生理衆咸憤厲自辰戰至日昃佑面中矢拔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衆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雙刀斫圍南走前渡橋馬踣板斷被執衆見其勇戒勿殺與歸隆興元帥曰壯士也欲降之終不屈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又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也怡然解衣請刑遂死

米立淮人三世爲將江西制置王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制元兵得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執行省遣萬石諭之曰吾官銜一牙牌寫不盡今亦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耳何足道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說之不屈遂遇害

張順、張貴 附范天順　牛富　邊居誼　、司馬夢求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被圍五年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團山下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陳各船置火槍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衆乘銳凡斷鐵絙攢杙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泝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冢斂葬

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樁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樁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攻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洎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銜枚隱跡乃舉炮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衆皆辟易既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元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戰已困力不支見執卒不屈死之乃命降卒四人舁尸至襄介于城下曰識矮張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冢立雙廟祀之

范天順荊湖都統也襄陽受圍日夕守戰及呂文煥出降天順謚死贈定江軍承宣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失節重爲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克奮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爲艱而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爲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經可謂見危致命

牛富霍邱人守樊城城破富率死士巷戰渴飲血水轉戰前遇民居燒絕街道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謚忠烈

邊居誼隨人咸淳十年守新城元兵至呼曰邊都統急降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聞之以爲居誼降也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者三并中其馬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它馬走越二日總制黃順出降元將使順來招之居誼曰若

欲得新城耶吾旹以死守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部曲欲絕城
出居誼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攻城蟻附破侵渠樓樓火延燬
居民居誼度力不支走還第赴火死伯顏壯其節購得其屍燼中
觀之

司馬夢求叙州人光之後母程及門夫死誓不他適夢求其族子
取以爲後咸淳末調江陵沙市監鎮沙市距城十五里南阻蜀江
北倚江陵地勢險固爲舟車之會特水爲防德祐元年湖水忽涸
元兵橫過中道乘南風縱火都統程文亮逆戰制置高達束手不
援文亮降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馬墍 附 張鎮孫 鄧得遇 劉子薦 鄒光爲

馬墍宕昌人咸淳中知邕邕地接六詔安南饒道諸溪峒墍繕築
皆有條理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整然至元十四年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墍發所部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兵攻嚴關不
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墍墍兵敗退保靜江平章使人
招降墍發弩射之攻三月墍夜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東隅稍圮
元軍暘攻西門以精兵夜決水閘攻東門破外城墍守內城內城
又破墍率死士巷戰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
靜江破邕守以城降獨墍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
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
門取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觀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割牛吹立盡
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擁一火炮然之
聲如雷震城城皆崩烟氣漲天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鎮孫南海人咸淳辛未廷對第一人先是童子時有言廣州宜
出狀元嘗是張姓人鎮孫曰安知非我耶臚唱日大雨識者以爲
不祥端宗航海廣州潰軍奉鎮孫爲帥帝府欠于惠州甲子門以
爲經略制置使委以軍事將校卤浸掠衆恣橫鎮孫數其罪戮之
二年四月鎮孫復廣州元守將梁雄飛走韶州十一月元將塔出
會呂師夔合攻廣州城陷明年二月執鎮孫過大庾嶺道死同時
有王道夫者番禺人陳文龍榜進士衛王即位爲學士兵部尚書
與凌震各將兵相犄角敗于厓山震降道夫不知所終

鄧得遇邛州人知靜江府德祐二年移治梧梧靜江破得遇朝服
南望拜辭書副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屈
公子平乃吾作侶優哉悠哉吾得其所遂投南流江而死

劉子薦安福人調撫州司餘有懲王應亨毀死黃九者獄成矣子
薦疑而駁之俄烈風迅雷闢獄戶殺人者皆孔目曰禍汝能也獄遂

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頒諭天下之爲理官者攺融州德祐二年
元兵至靜江馬墍遣子薦守城東門勢不支竟死之有王文政者
戍蜀軍潰走靜江馬墍邀以同守城破被執大詬不屈元軍斷其
舌以次剮刖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鄒光薦廬陵人舉進士贊文天祥勤王挈家入廣東遇賊闔門赴
死光薦官禮部侍郎宋亡投海者再不得死元將禮致舟中得歸
故山以沒 鎮孫以下四人皆補入

贊曰將士死綏乃其職分死即無成不隕厥問烈烈義魂必
以身殉爲宋表光千載猶勁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二終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文天祥　附趙時賞　趙希洎　趙孟溁　劉子俊　劉沐　陳繼周　鞏信　何時　張千載

文天祥字宋瑞吉水人美皙如玉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皆謚忠卽忻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時理宗在位久政理浸怠天祥策以法天不息爲對帝親拔爲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爲得人賀開慶初元兵至宦官董宋臣說上遷都天祥乞斬宋臣以一人心除權直學士院賈似道稱病乞致仕以要君有詔不允天祥當制語皆諷似道時內制相承皆呈藁天祥不呈藁似道不樂使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

若水例致仕時年三十七咸淳九年起爲湖南提刑見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愀然曰吾老矣世道之責其在君乎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有衆萬人事聞召入衛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對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天祥至臨安除知平江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天祥陛辭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釁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救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寖弱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于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于隆興以福建益浙東而建閫于紹興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紹興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其地大力衆足以抗敵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伺間出於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卻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元兵入常州天祥遣將朱華尹玉麻士龍與張全援常至虞橋士龍戰死朱華敗績玉以殘兵五百死戰箭集于背如蝟力脫遂被執元軍以梃擊之死餘兵猶夜戰殺人馬蔽田間無一降者僅明生還者四人全走歸元兵入獨松關除宜中召天祥守餘杭明年正月除右丞相如軍中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北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十二人夜亡入眞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

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瓜步旣舉以東兵入京口西兵入金陵要浙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稱善卽以書遺二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一丞相入眞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爲天祥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紿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導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兵

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而大虜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十創天祥偶不見獲滸應解所懷金與卒獲免歸一樵者以黃荷天祥至高郵泛海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至福拜右丞相與宜中等議不合乃以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洲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洲天祥移漳州六月入興國元將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監軍趙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日我姓文衆擒之天祥得逸收殘兵駐循州十五年益王殂衛王繼立加天祥信國公軍中疫起天祥子與母皆死十二月趨南嶺元帥張宏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衆不及戰皆頓首伏草莽天祥倉皇出走千戸王惟義前執之天祥吞腦子不死鄒𤍞自殺杜滸被執死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死鄒𤍞吉水人從天祥勤王起事者天祥至潮陽見宏範

不拜宏範以客禮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天祥日吾不能扞父母乃敎人叛父母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宏範日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日國亡不能救人臣死有餘罪況敢二心乎宏範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死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世祖求才南官王積翁言無如天祥者遂遣積翁諭旨天祥日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寛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日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已

天祥在燕凡三年元世祖知天祥終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釋十九年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變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乃命遷宋帝及宋宗室于開平召天祥諭之天祥對日願賜之死足矣世祖不忍麾之退言者力贊從其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死矣臨刑殊從容日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數日其妻歐陽氏將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日孔日成仁孟日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論日天祥屢敗不振一事無成疑其起事之無用也敗不卽死轉轉苟延疑其戀生之太甚也當時士大夫有生祭天祥文嘆其不早死而願其速死噫不然矣夫成敗天也忍敗以

希成人臣無已之念也一息尚存一息留宋亡之忠幾豈必以死爲得生爲失哉楚雖三戸亡秦必楚天下事未可知吾憐其志而巳

趙時賞累官知旌德縣德祐元年元軍至境時賞擁民兵捍戰有功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參議軍事提兵趨贛州復寧都縣時賞風神明俊議論慷慨有策謀爲天祥所知及空坑之役兵敗走吳浚爲追兵所執不屈死之時賞在軍中時見同列盛輜重飾姬侍嘆日軍行如春遊其能濟乎及被執見係纍乞僚屬至者時賞輒麾去云小小簽廳官爾執此何爲由是得脫者衆

趙希泊從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制置使黃萬石檄其勤王得潰卒數百道經臨陵郡守邀其軍遂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蕭崇孫希泊内姻也免之内欵不能

屈文天祥兵敗以失言與必向俱被囚辭節愈厲家人饋食則碎器覆諸地俱不食據榻而死時有趙孟壘者台州人臨安降與從子由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益王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方元軍駐紹興福王與芮從子曰孟松謀舉兵事泄被執至臨安范文虎詰其謀逆孟松詬曰賊臣負國厚恩共危社稷我帝室之胄欲一刷宗廟之恥反更以為逆乎文虎怒斬之過太廟呼曰太祖太宗列聖之靈在天何以使孟松至此都人莫不隕涕既死雷電晝晦者久之

劉子俊廬陵人少與文天祥同里閈相友善天祥開督興國子俊詣府計事及天祥兵敗子俊被執自詭為天祥適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贋始得其實乃烹子俊

劉沐廬陵人天祥好奕與沐對奕窮思忘日夜以為常天祥開府南劒沐收部曲來會空坑兵敗被執父子同日死當時江西忠義皆沐所號召云

陳繼周字碩卿寧都人咸淳十年詔徵勤王文天祥方守贛州即日舉兵造繼周問計繼周慨然為與言閭里豪傑子弟與凡起兵之處方畧甚詳于是留繼周幕中晝夜調度授繼周江西安撫司準備差遣率贛士以從襲元兵于南柵門外殺傷相當質明猶戰渴赴水死

鞏信安豐軍人文天祥開督府信詣天祥以義士千人付之信曰此雖從眾人爾乃招淮士數千自隨然常怏怏曰有將無兵其如彼何天祥自興國赴永豐元兵追其後信戰于方石嶺中數矢傷重不能戰自投崖石而死

何時字了翁樂安人天祥同年進士也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天祥入衛時分司吉州吉州陷時脫身歸鄉里天祥開府南劒時起兵趨興國復崇仁縣元兵奄至兵敗削髮為僧匿跡贛南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

張千載字毅夫廬陵人文丞相友也丞相起北千載偕行至燕寓於囚所側近日餉之食凡三載潛造一櫝天祥受刑後即藏其首尋訪其妻歐陽氏于俘虜中俾火其屍千載拾骨置櫝并櫝南歸付其家葬之次夕天祥見夢其子曰繩鉅未斷邪視之果有繩束髮劉某紀其事贊其像曰閉居忽忽萬古咄咄天風慘然如動生髮如何奇約亦念束縛豈其英爽猶眾形軀同時之人能不賴泚昔忌其生今妬其死後天祥子仕元而卒有人刺之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

陸秀夫

附劉鼎孫

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景定初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文人罕及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寮吏至閣賓主交懽秀夫獨斂容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樽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益器之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二王走溫州秀夫追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簽書樞密院事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事每事諮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讓宜中曰此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秀夫還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

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悽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左右無不悲慟者屬井澳風工以驚疾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用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為國耶乃與衆共立衞王時官中往古賊虜名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厓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厓山破秀夫走衞王舟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伏劍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鼎孫亦驅家屬并輜重沉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蹈海鼎孫字伯鎭江陵人方秀夫海上時記二王事為一書甚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其後厓山平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大德初光薦卒其書存亡無

從知故海上之事世莫能得其詳云楚人龔開為立傳其言秀夫死事得之尹應許尹得之畢國秀國秀在海上為四廂指揮使沿江招撫時從宮及百官吏士從死者以萬數國秀等班行文武之降者猶百餘人

謝枋得

附徐應鑣　陳犂　高應松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忘與人論古今治亂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縶寶祐中舉進士對策遂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吳潛宣撫江東西辟之枋得得民兵萬餘人守信州兵退朝廷覈軍費幾至不免五年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為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以稿上似道坐居鄉不法起兵時冒破科降錢且訕謗謫居興國軍赦歸德祐元年呂文煥導元兵東下鄂黃蘄安慶九江凡其親友部曲皆誘下之枋得與呂師夔善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為鎭撫使使之行成願身至江州與文煥議從之會文煥北歸不及而反明年正月師夔為元徇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逆戰團湖坪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下安仁信州尋失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向而哭人不識以為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使為弟子論學宋亡遂居閩中至元二十三年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為首辭不起又明年行

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不祥不敢赴詔二十五年尚書留夢炎薦枋得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厮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凛凛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絶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欲薦枋得使其友趙孟𧦬來言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推廣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及見天祐又傲岸不為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彊之而北

枋得即日食菜果二十六年四月至京師問謝太后攢所及恭帝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生我耶終不食而死

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宋亾少主入燕三學生百餘人皆從行應鑣不欲從乃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從之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不祚宋社稷為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北死已將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斁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諸僕醉臥應鑣乃與其子女入梯雲樓積諸房書籍箱笥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來寐聞火聲起坐樓下穴牖視之應鑣父子儼然立坐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

在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皆僵立瞪目而如生諸僕為具棺斂殯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福州褒其節後十年同舍生劉汝鈞率儕者五十餘人收葬之方家峪私謚曰正節先生

陳拳字肇方安仁人少與謝枋得遊枋得起兵安仁首拔入幕誅安仁令李景景拳里人也景請以家貲二萬贖罪拳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家財獨非朝廷錢邪聲其罪斬之景子率鄉民五千報怨拳度勢不敵引兵趨信州益王即位拳入覲領江東安撫使出上饒接應郡縣所部才千餘人屯火燒山越數月戰潰被執元帥憐其才羈縻館留之逃去後三年復起兵尋敗入積烟山中自剄死

高應松翰林權直兵入與劉辰翁從官留者九人應松與焉從恭帝至燕絕粒不語七日卒

張世傑

附 劉師勇 蘇劉義

張世傑范陽人元大將宏範之姪坐法當死亡命南奔隸淮兵中無所知名阮思聰見而奇之言之呂文德文德召為小校與高達援鄂有功累從賈似道入黃州咸淳四年大軍築鹿門堡呂文德請益兵于朝調世傑與夏貴赴之及呂文煥以襄陽降命世傑守郢州世傑以鐵絙鎖兩城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伯顏陽攻殿山臨滑舟自唐港盪舟入漢東攻郢郢降世傑提所部兵入衛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來上下歎異遣將四出復平江安吉廣德溧陽諸城兵勢頗振與劉師勇諸將出師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非有號令毋發碇示以必死元帥阿朮截殺士以火矢攻之世傑兵亂無敢發碇赴江水者萬餘人大

敗奔圌山二年正月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白太皇太后止之未幾和議亦沮兵至皐亭山世傑入定海石國英遣卞彪說之使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容為言世傑大怒斷其舌磔之巾子山四月從二王入福州五月與宜中奉昰為主王世强導元兵攻之世傑乃奉益王入海徙礀州景炎三年益王殂衛王昺立世傑以礀州不可居徙于新會之厓山明年元帥張宏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海口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有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為死守計人皆危之已而宏範兵至據海口樵汲道絕兵茹乾糧十餘日渴甚下掬海水飲之海

緘飲則嘔泄兵大困世傑率蘇劉義日大戰三月癸未宏範攻厓山世傑敗走衛王舟元兵薄中軍世傑乃斷維以十餘艦奪港去後還收兵厓山復欲奉楊太妃求趙氏後而立之俄颶風壞舟溺死平章山下

劉師勇廬州人姚訔復常州賈似道命師勇取呂城朝廷加師勇防禦使助訔守常而以張彥守呂城元軍至彥見執呂城失守常州勢益孤受圍數月援兵絕行省賜飛鳴遺城衆惡爲不辭俄而城陷師勇拔柵戰且行其弟馬墮塹躍不能出師勇舉手與訣而去淮軍數千人皆鬬死有婦人伏積屍下鬪淮兵六人反背相拄殺敵百人乃殲師勇從二王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葬于鼓山

蘇劉義景炎初爲檢校少保節度使主管殿前司公事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宜中之去劉義追之不及夜泊仙女澳大火焚其舟延燒衆舟幾盡秀夫抱幼主死世傑劉義三十餘舟遁世傑出仙女澳得風入洋艤南恩之海陵山颶風大作世傑登柁樓祝天風愈甚墮水溺死諸將焚其屍面皆葬赤坎村劉義出海洋爲其下所殺炎子景由以蔭直寶章閣宋亡後爲縣小吏以寶章爲名東鷗黃潛遜近見之問以取名之義不對旁人曰此劉義之子潛嬰然將貿以海上事故爲不聞徑去

贊曰海上間關甕中羈旅有赫者臣同歸一死文岑黃冠謝非下士婁炎作壘殘淚終始抱土陸沉祀天張復與宋俱亡千秋無詬　文陸傳梢附張丁毅蘇劉義倫入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三終

南宋書卷第六十二

馬章陳家等列傳第五十四

明錢士升撰　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馬廷鸞　章鑑　陳宜中　家鉉翁

附　張山翁　鄭思肖　謝翱　唐珏　汪元量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寶祐元年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大與時迕四年尤焮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欲夠致之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士持垣往瞷馬廷鸞者厚持垣不庸其謀也遂露大意持垣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垣以告大全乃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朱熠劾罷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入局因相

與言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論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曰國于東南者楚越舊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擢起居舍人時再召用宋臣廷鸞極言宋臣不可用帝從之度宗登極命皆廷鸞所草咸淳五年進右丞相九年奉祠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于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疑其異已願堂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爲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國亡後臥病家居又十七年而薨

章鑑字公秉分寧人咸淳末與王爚同拜丞相及元兵逼臨安鑑託故徑去遣使亟召還朝既至罷相與祠殿帥韓震之死鑑明震無他御史王應麟詆震有逆謀鑑曲庇之坐例一官放歸田里後有告鑑家匿寶璽者霜晨鑑方擁衾臥兵士至大索其室惟敝篋貯一玉杯餘無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許可士大夫目爲滿朝懽云國亡後潛居草野人莫知之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少甚貧性特俊拔有賈人推其生時以爲當大權以女妻之寶祐中丁大全在臺横甚宜中與黃鏞等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諷宜中建昌軍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爲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之一行所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試而宜中中第二人德祐元年似道喪師蕪

湖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已而翁應龍自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爲似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誤國之罪似道行時以所親信韓震總禁兵入有言震欲以兵劫遷者宜中召震計事伏壯士袖鐵椎擊殺之以示不黨于似道時有丞相章鑑宵遁詔以王爚爲左丞相拜宜中右丞相爚還朝論事即與宜中不合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乃以宜中爲左丞相夢炎爲右丞相爚即日僦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中上疏以爲一辭一受何以解天下之議亦去遣使留之時命張世傑四道進師爚請以一丞相建閫吳門以護諸將不然則已請行宜中怏始與夢炎上疏乞行邊而世傑兵果敗于焦山爚奏言事無重于兵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距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耶臣既不得其職乞罷免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中過失其略以爲趙溍趙與鑑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槩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包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請致罰而陰祐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狠予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不止于一似道也書上宜中竟去其後爚太皇太后自爲書遣其母楊使勉諭之宜中始造朝冬發京城民爲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之人皆以爲笑十一月遣張全援常州全不發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兵薄獨松關鄰邑望風皆遁宜中遣使如軍中請和不得即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皇

太后不可宜中痛哭請之太皇太后乃命裝俟升車給百官路費銀及暮宜中不入太皇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擲之地遂閉閤群臣求內引皆不納蓋宜中實以明日遷倉卒奏陳失審耳元丞相伯顏將兵皐亭山宜中宵遁益王立復以爲左相井澳之敗宜中欲奉王走占城乃先如占城諭意度事不可爲遂不反至元十九年元兵伐占城宜中走暹後沒于暹宜中少爲縣學生其父爲吏受賕當黥宜中上書溫守魏克愚請貸之克愚卒寘之法後宜中爲浙西提刑克愚郊迎宜中報禮不書銜亦云部下民陳某克愚皇恐不敢受宜中陽禮之而陰摭其過無所得後克愚發賈德生冒借官木事忤似道廢罷家居宜中乃極言克愚居鄉不法事似道令章鑑劾之貶幾州克愚之死宜中擠之爲多

家鉉翁眉州人知常州政與翁然拜簽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
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
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於元以鉉
翁介之禮成不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
以其節高欲官之鉉翁力拒宋三宮北遷鉉翁率故臣迎謁伏地
流涕頓首謝奉使無狀無以存國文天祥女弟生兒故繫奚官鉉
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
儼雅其學邃于春秋改館河間以春秋教授弟子數為諸生談宋
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
賚金幣皆辭不受又數年以壽終
張山翁字君壽晉州人德祐元年爲荊湖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
然議納款山翁以書議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昔降不

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義之貸不殺後居黃鶴
山聚徒教授而終
鄭思肖連江人爲上舍皆叩闕上疏犯新禁衆爭目之遂變今名
字所南義不忘趙北面也德祐二年作臣子盟檄四年作後盟檄
分其字而九九錯綜書之託其名曰久久書心誓誡之隱居吳中
一室蕭然坐必向南歲時伏臘望南野哭而再拜乃返人莫識焉
誓不與胡客交或于朋友坐見有北音者即引去工畫墨蘭不
妄與人邑宰求之不得以賦役脅取思肖曰頭可得蘭不可畫嘗
自寫一幅長丈餘題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
又題菜菊云禦寒不藉水爲命去國自同金鑄心自寫其詩名曰
心史沉之井中
謝翱字皋羽浦城人家故嬴于財咸淳中試進士不第落魄漳泉
文丞相開府延平翱長揖軍門遂參軍事天祥被執翱匿民間隻
影行浙水東逢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故迹則徘徊顧盼失聲
哭勾越多閥閱舊家翱遊其間莫知爲天祥客也登子陵臺設天
祥主荒亭隅拜伏酬酒號慟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
往兮何極莫來歸兮關水黑化爲朱鳥兮有咮焉食歌闋竹石俱
碎遊鴈山蛟門沃洲所至即造遊錄持以游人若嚴七寶歸者游
倦輒憩浦陽及睦之白雲村依隱者方鳳吳思齊吟詩不輟翱常
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掛劍者思合同志氏名作許劍錄著感唐
珏事作冬青樹引語極酸苦讀者洒泣及居錢塘病革語其妻劉
曰必歸骨于許劍之地鳳等聞訃迎如其言葬于陵臺南以文瘞
殉翱自號晞髮子有晞髮集思齊撰翱與丞論賈似道毋喪不宜
賜鹵簿宋亡自隱號全歸子

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歲戊寅浮居楊璉真珈帥徒
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攫珠襦玉柙棄骨草莽珏痛憤亟貨家具
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酒酣珏泣請曰吾不忍
陵寢之暴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欲隨號收瘞之衆皆諾
中一人曰此義事也萬一事露奈何珏曰吾籌之矣今四郊多暴
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復黃絹爲囊分委而散遣夜往收貯詰
旦事畢來集出金帛酬戒勿泄越七日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牛馬
枯骼中築塔壓之名曰鎮南不知陵骨之猶存也珏以石函瘞蘭
亭山後上植冬青樹爲識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
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
月霹靂一聲天地裂亡何汴人袁俊招爲子師曰先生義士哉璩
謝不及也爲買田宅居之德興羅有開傳其事又林德陽字景曦

太學生當諸陵發時故爲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收鑄銀作小牌貯番僧得高孝兩朝骨歸葬東嘉其詩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遂昌鄭元祐紀之又周草窗所記發陵事先發寧理度楊后四陵取寶玉極多理宗之屍如生倒懸屍樹間瀝取水銀三日竟失其首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孟韋吳謝四后陵徽止有朽木一段欽有木燈檠一枚而已高骨髮化盡孝僅項骨小片陵使羅銑守陵不去事竟製衣收斂悉從火化人皆義之

汪元量字大有錢塘人以善琴出入宋宮掖臨安不守太后嬪御北行汪從之留宿薊門數年文丞相被執在獄汪謁勉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元世祖命奏琴賜爲黃冠師南歸故幼主瀛國公故福王平原公故相吳堅留夢炎參政家鉉翁文及翁宮人王昭儀

等分韻賦詩餞行有水雲詩一卷多紀國亡事親見蒼黃歸附展轉北行元帝后賜三宮燕資宋宮人分嫁北匠有種種悲嘆其酬王昭儀及平原公第夜宴謝太后挽詩尤悽絕故相馬廷鸞章鑑謝枋得咸序曰詩史後往來匡廬彭蠡之間人莫測其去留之蹟

論曰人臣當國事已危之日力不爲之挽回雖有忠心無可如何追其亡也託身隱遯其志亦可憐矣身沒之日同故國之純臣也廷鸞鑑守正于立朝埋名于在野宜中捃摭無用流離自哲鉉翁播越羈囚隱淪草莽要歸潔其身矣若乃唐鄭謝汪各行其志一貞不辱匹夫不可奪君子哉若人乎

贊曰江河非是逸性長往徽甘可食鹿遊是上降辱既免高尚足亢不負故國乃心葵向道就虛仝可嘆可仰（鄭思肖謝翱唐珏汪元量前史無今增人）

卷終

儒林文苑傳第五十五　南宋書卷第六十三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儒林

洪興祖　高閌　倪大昌　郭雍　方愨　陳鵬
王庭珪　陳德一　黃仲友　俞　郭綰　葉秀發
喻樗　曾民瞻　管伯能　饒魯　輔廣　方逢辰
吳儆　王遇　陳淳　熊禾　何夢桂　牟起莘　劉有益
鄭君老

宋世尙儒凡在仕之士無不儒者而南宋尤盛顯立道學之名以相標榜高冠大袖雲會有司曰儒者名教也正心誠意之言立朝非此無以致君行郡非此無以善俗至于黨禁愈嚴趨向愈篤青雲之附大約程朱二門爲多求其專家註疏各守師說有功于聖悟者其人亦有數焉列之爲儒林傳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祕書省正字

紹興四年爲駕部郎官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暵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邱明而下二十有六人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閌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權禮部員外郎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于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尤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則名爲臺

官試無言貴此皆名之未正也爲國子司業時與大學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新學成閔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于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閔講易泰卦賜三品服明年閔至京師訪士于時以閔爲首稱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檜疑閔薦之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閔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檜嘗請爲閔辭之行作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孝宗即位遷著作郎言去歲完顏亮入邊無一士死守而兵將不今棄散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善徙江西轉運副使入見帝曰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清江縣舊有二堰歲溉水患大昌力復其舊以爲祕書

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紹熙五年請老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昌篤學于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通言考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于世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傳其父忠孝易學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孝宗時旌召不起賜號沖晦處士命峽州歲時存問後更頤正先生遣官問所欲言備錄繳進時年八十三矣淳熙初學者集二程張載游酢楊時及雍父子凡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世

方慤字性夫桐廬人父死廬于墓三年喪畢猶不肯歸覃思註禮記集解行于儀禮之序政和三年領鄉薦遊上庠進其集解于朝賜上舍釋褐學者宗之家道爲卷書堂雖老手不釋卷後陳澔爲禮記集說多引慤言　以下皆附入

陳澔都昌人號雲住潛心禮學所著有禮記集說

王庭珪安福人貢太學以詩送吳銓坐謗訕流夜郎帥長因視之庭珪自若孝宗初召對詔曰粹然者儒有直節除國子主簿不就乾道間再召對又召對內庭嗣拜跪禮賜坐勞問丹因乞歸詔曰年九十而行義益固除直敷文閣所著有盧溪集易解六經講義初詩獄興守命收之一揆曰王君剛介一紙召之即至耳守不聽捕卒突入其家庭珪談笑就逮家四壁立惟易解後編卒疑爲貨挈去庭珪嘆曰天危吾書

陳德一進江人即仕進江太守死之日家無餘財惟易傳發微書板

唐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父堯臣爲侍御史以直言稱仲友博極古書登紹興進士第累官判建康府論時政上納其言知台州興利

除害政聲翕然俄爲姦民所訟朱熹挑衆力劾罷之主管武夷山沖道觀開府受徒學者數集所著有六經解諸史精義

俞琬吳縣人隱居不仕以義理之學淑人精于易學所著有大易會要周易集說陰符經解

郭緒浦城人窮康節象數學兼取揚雄列山易以究命統名易春秋

鄭秀發金華人師事呂祖謙唐仲友明性理之學擢慶元進士弟子從學者歲數百人嘗著論語講義以漸分了其間義理無窮倘一切沿襲舊說存心終無所得若欲見諸行事是猶假他人之器以爲用用且不便況欲假人乎時樓鑰袁燮推許與之交而楊簡問難猶切每至日昃忘食後知休寧爲郡皆有善政

俞偘義烏人累陞朝奉郎與新進多不合曰吾髮已種種寧能與

翩翩小兒較長短哉講禰而歸終筆于大人峯下乾道間朱熹陸
九淵輩高談性命闢功利陳亮獨謂不然以性命之微子貢不得
聞後生豈識可語上者仰是亮言僞飾儒師服之亮再下詔獄得
周旋于萬死一生中人多義之所著有隨類錄二百卷首論六經
功用

曾民瞻永豐人爲南昌尉以郡之留漏有差用法更定遂範金爲
壺刻木如箭壺後置兩盆一斛壺之水資于盆盆水資于斛斛其一
注水則爲銅料張口吐之箭之傍爲二木偶立者晝司刻夜司點
其前設鐵板每一刻一點則擊板以告右者晝司辰夜司更其前
設銅鉦每一辰一更則鳴鉦以告又爲二木圖其一用木烏以
測晷影其一用水轉之以法天運制作精密得古人所未至
書傳于世

繙伯能安吉人博學强記九歲通五經日誦萬言家貧嘗乘月達
旦歷官是州太守有文集三百餘卷

饒魯字仲元號雙峯廣信人朱熹弟子寶祐二年詔布衣魯不事
科舉一意經學授饒州教授

輔廣字漢卿號潛菴崇德人師事呂祖謙朱熹隱居語溪以著書
爲務有慶源詩經說學者稱傳貽先生

方逢辰淳安人進士第一累官侍郎國史修撰賈似道秉政上書
詆之遂去官授徒講學所著有孝經解易外傳尚書釋傳大學中
庸註釋人稱蛟峯先生

吳獬士遇陳淳皆龍溪人獬領鄉薦二薦不仕稱省齋遇進士官
郎中著論孟講義稱東淵淳字安卿時從朱熹游熹以吾道喜之所
著論語學庸口義禮詩詳講八稱北溪先生

熊禾建陽人寧武司戶宋亡不仕著易講義說解論孟全書

何夢桂淳安人御史宋亡不仕著易衍中庸致用

尹起莘遂昌人隱居不仕著綱目發明五十卷

劉有益永新人宋亡卜築萬山間著綱目書法

鄭君老長溪人咸淳進士遭丁內外艱未起而宋祚已終哉亂之
後學守篤固鄉人師之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五經解疑梅絮集

贊曰孔門聖宗游張分緒從來開學各有承溪專門究悟精
疎殊故爲一代儒淵源以附

文苑

陳與義 陳克 曾紓 子惇 張即之 王稱 康與之
羅椅 劉過 劉辰翁 王伯獨 儀劉

宋世文章大家歸之歐蘇曾王而一時振起神搭兩朝得人爲盛
其他畢啟小詞翰墨丹青亦有傑出流輩者前耗林者南渡而後

大夕守 道學求其爲能言之士藹然文采表見雖未能比美東
京然亦 代之彥各成體格不可便謂無人也

陳與義字去非洛人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高宗南遷避亂襄漢
轉湖湘踰嶺嶠紹興中累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參知政事了祠
翠容狀儼恪不妄言笑薦士于朝退未嘗以語人長于詩體物寓
興清邃紓餘上下陶謝韋柳間自號簡齋居士有無住詞一卷

陳克字子高天台人呂祉師建康辟爲參謀渠嘗以詩言之曰
呂安老無濟變之才子高文士非才士也是行也危哉克有赤城
詞一卷

曾紓字公袞丞相子宣之子代父撰曾鼎內宮碑天下傳誦爲宋
大典建炎後直寶文閣至中奉大夫有新詞播于樂府號空青集
子惇字宏父丞相孫亦以詞名又張掄字材父詞多應制之作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進士歷司農丞知嘉興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卽之工翰墨金人尤寶之

王綸字悳公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為御史中丞扈從南渡拜參知政事丐祠御書霖雨思賢佐一聯賜之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寓崑山惠嚴僧舍蕭然一室無他嗜好惟讀書為樂其疾也家人欲灸艾綸曰時至卽行留連無益卒之前一日書戊戌示左右及屬纊果戊戌也其前知如此所著有內外制奏議進讀事實論語解孝經解羣史編內外典錄 綸以下皆州人

康與之字伯可高宗駐維揚與之上中興十策一請六軍緇素二請移蹕關中號召兩河三請創太常制選天下英俊日侍以講利病四請河北未陷州郡詔土人自相擇帥各保鄉社滑州留守通號令五請刪內侍及有司冗員六請大赦與民更始七請避敵

南來首領嘗待之以將帥八請增保甲之法團結九請講求淮江運道十請許天下直言便宜宰相汪黃不能聽用人皆服之厥後秦檜當國擢為臺郎慈寧歸養兩宮燕樂與之專應制為歌詞諛艷粉飾聲名掃地人比之柳耆卿周美成云檜死與之亦貶嶺卒

羅椅字永年廬陵人清貧入骨一介不取有李方叔謝無逸風累舉于禮部不第楊萬里以詩送之云誰道文章太驚俗何緣場屋不遺才慶元初萬里與朱熹同召萬里力辭椅寄詩云若辭君命懸凡子請對梅花更與誰萬里敬稱之

劉過字改之泰和人號龍洲道人以詩俠名湖海間辛棄疾帥浙東過謁之門者不納辛方款朱熹張栻似斧與過喧譁于門辛怒朱張曰才士也試納之過奕甚乞巵酒餘漲流腑前辛卽命以流字為韻過吟云拔毫已付管城子爛首曾封關內侯死後不知身外物也隨構酒伴風流辛悟折氣片與交周必大聞其名欲從之門下不就辛守京口大書宴佐多景樓以雅字限韻過詩云功名有分平吳易貧賤無交訪戴難嘗叩閽上書請光宗過宮聲重一時落魄無所遇卒于崑山

劉辰翁廬陵人少舉進士丁大全驟用辰翁對策有譏在子小人朋黨論被斥江萬里薦辰翁與官史館除臨安教授遷太子博士宋亡托方外以自詭所著有須溪文集子尚友繼其學父子成一家言

王伯芻廬陵人喜藏書六經諸史時時校讎旁及釋老多覽成誦於前言系次行能必推見本末家故貧恃文自食恥詭隨交游為利楊萬里稱為淮海文上謝諤湯邦彥劉清之皆推其文雅自號牛齋所著有史法雜著五代詠史詩

韓開字聖予淮陰人宋亡不仕家益貧賓客造訪至無几席一子名後每俯伏榻上就背按紙作片影鬬其工出以易錢嘗為文天祥陸秀夫立傳人謂有班史之筆

贊曰道學既盛無取文史下筆成章非關窮理麗淫雕蔚各有殊致辭翰所貴以光君子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五終

循吏酷吏傳第五十六

明錢士升增删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循吏傳

趙汝儆　許子良　鄭輪　邱耒　莊壬　張琯　黃瑀　石路

夫親民之職莫切于守令然必太平之世公卿司牧各竭其於爾位能使內外匪懈百姓寬息故臨守邦也有潔見用彰顯歲政務緊急即有召父杜母亦難乎其為仁矣舊史其宋南渡後遂無一人豈其時無表者乎抑有而不見重乎輒採名顯者則之篇

趙汝儆字唐卿宗室居晉江紹興初與父善新從汝侯同舉進士郡守表里曰三秀通判德慶府築堤障江康江之上里溯江之田向為瀦遂稱上腴改知貴州築城覆之以屋居民借江汝儆繫七井故城中民便之

許子良東陽人嘉熙進士年已五十餘矣歷知台州弊竊相仍負上供錢三百餘萬子良節縮繁費謝大所宜得者居中裁郡計裕如子良聽訟據案與兩造相爾汝情既得即決遣之同僚與吏無所容其私皆畏忌之吏白每歲以錢折米三萬斛子良不許禁卒有不便者嗾其毆獄吏者以撼之且相與出危言子良即委印去子良性清介不同流俗尚風義赴急扶顛斧鉞在前弗顧好面折人過其襟衷坦然無纖芥含茹遺忌詣官後為賈似道所稱入遂少之

鄭輪字守行德化人嘉泰壬戌進士尉保昌獲盜不肯論賞曰人命可易官乎為龍南令邑上鄉鄰山峒民舊不輸稅一日數十人長槍繫錢而至吏驚怪詰之曰聞有好長官願為王民秋終民遮留之改知開城令盜發江□而邑騷動輪悉意拊摩無一人附賊者

邱耒字少濟常熟人紹興中知海鹽縣興起學宮築捍海堤二十里民有宿逋盡檢縣簿除代輸之郡有疑獄一時平反守議賞輒辭民德其政爭先立碣遷將作丞知台州不赴士論稱其天資素高才足以運慮足以謀明足以察

莊壬忠安人尉永嘉鹽寇掠境壬曰白郡待命則緩亟發兵擒俘之郡守楊簡惡其不先白欲處以軍法壬直立不動曰尉能權以濟事不賞則已何誅焉簡意解同僚抑使謝壬不肯拂衣去

張琯字子律真寧人父為岳飛將有功琯以材選擢信豐令俗悍輸賦不時琯行鄉中懇惻命招其鄉人父老從容諭之旬日踊躍如約守洪邁異其能薦之調潭州司理府帥林栗臨事剛果有忤于

州門琯得一人手書蓋苦提轄官橫而為此以激帥怒者果怒欲誅之琯力爭曰帥所以厲欲得情也得情而失信有司不復可鞫獄矣栗為霽威提點馬大同強果自信琯每事爭之輒得從每自事雖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口馬大同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馬乃嘆服知泰新縣營田賦最薄騺于民比舊增稅已復命折緡錢民破家不能輸琯力請不聽棄官以爭帥乃奏斷知嘉興府中貴人殖產于崇德而役不及琯如法役之一郡稱快未幾其部人錢收以書抵京貴曰張公去郡吾鄉士民福薄耳

黃瑀紹興中知永春縣寇亂凋瘵之餘首獄宥負民有業去稅存者悉釐正之輸賦後期則揭其姓名于市期日而至豪強侵刻細民必窮治之不少貸所聽斷發摘隱伏如神公廉強介吏不能欺而民不忍欺

石𡼖字子重會稽人乾道間知龍溪吏以財賄請借民租𡼖不許
但日治稅簿凡民逃絕而田入見戶及鬻產而不能更其籍者正
之又謹視其出納不使吏得容奸關市之征亦捐其數學校久廢
𡼖請賢師掌教事而時臨之士始知學而民俗亦變遠鄉有據險
自豪十年不輸賦者皆斂手聽命民有獄上府府吏邀賂欲致之
死𡼖請自對獄乃已民服其德化及代去民爲像祀之

贊曰職稱求牧治尚烹鮮去莠除蟊仁明節嚴惠與民信德
流頌傳宋有君人無忝循賢

酷吏

林復　趙希漢

游吉有言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當法政廢弛之日有人焉
刑罰敕法使姦宄知畏不寒而慄即有過當未必非秋肅之令也

爰採二人以媿姑息者

林復括蒼人險隘忍酷略不容物紹熙中爲臨安推官有告文思
院將某職罪朝廷下之臨安獄不承上疑尹有私復請代尹訊鞫
鍛煉成罪常流海外賊刼之以無物被殺復以能遷官數年出知
惠州有訴復在郡日以獄殺人有旨逮問就鞫于寺中復請與家
人訣別既入室飲藥酒流血滿地視之死矣因以其死報命越三
日逃亡命入廣竟佚其罰

趙希漢邵武人嘗從朱熹學舉進士知福清清正有略慕趙廣漢
以鉤鉅得事情吏民銖兩奸欺皆知之犯法者公卿子弟不貸願
以酷聞人人側足而立道不拾遺稱趙閻羅

贊曰濟寬非虐禁姦用殺得已可弛太甚則劇冠虎屠伯死
如可作衆所毀譏何必詳惡

卷終

獨行方技逸民傳第五十七　南宋書卷第六十五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獨行

龔明之　翁蒙之　趙廣

龔明之崑山人事祖母至孝父母歿京師去家千里貧不能歸有
勸其旅瘞及火燼以骨歸者明之不肯艱苦萬狀必以櫬歸南渡
後已老或勸其減年就仕不從李衡以諫去國介德絕人獨以兄
事明之時人目爲二老

翁蒙之崇安人爲常山尉故相趙鼎竄死朱崖郡將章傑希秦檜
旨檄蒙之護其喪私囑其搜趙平日往來簡札蒙之佯許諾密告
趙先焚之翌日往以無所得告傑怒誣貶之

趙廣合肥人本李伯時小史日侍伯時遂善畫尤工作馬建炎中

陷金或使圖所掠婦人廣不肯脅以白刃不從遂斷右手拇指遁
去廣畫實用左手亂定惟畫觀音大士

贊曰行有所至惟誠則契不學而能匹夫可志一事之徵亦
足表世

方技

許公言　康應　皇甫坦　王克明
何中立　孫守榮

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若夫幽贊于神明遂知來物雖聖人亦所
必尚蓋易之末流其緒本非一端然亦因人而精合用而神得之
爲術士失之爲怪民不可盡信不可盡無也南宋方士少見所知
名者惟占與醫因舊史之所述而增廣焉

許公言者不知何人能以藥爲黃金有小爐高不盈尺以少藥物
就其中調之納火中須臾成精金宗室趙子沖嘗延道流公言就

之其弟子濤不之欲公言故以是試子濤濤曰畢竟假物許謂然
拊其背曰善自愛越數月告子沖別邀子濤耳語曰君兄且死矣
君早年亦艱困宜順受之修短視其操行上帝所惡者貪所靳者
壽人能不犯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君壽至六十九能不忘吾
言持之益謹此非吾所知也子濤問所行何之曰中原將亂吾入
蜀耳踰年金兵南下子濤負其母以南晝伏宵行數阽于危守許
之戒不渝既而襲爵安定王卒年八十七

康庶字達先能溪人通邵氏數學善觀天文占休咎隱居山中一
日題于壁間曰某日太守至及期果至莫貫中者皆預知其數又
嘗謂人曰朝廷有變光宗遺詔果至又曰決千鄉里不薦士其年
場屋停

皇甫坦夾江人善醫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

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丹經萬卷不如守
一帝書清靜二字以名其菴

王克明樂平人以醫名乾道間魏妻痿十年不起施鍼而返其步
履臚守王安道風噤不語旬日克明熾炭燒地洒藥置安道于上
卽蘇又愈金使黑鹿谷垂死之疾名聞北方在張子蓋軍中活軍
士之疫者萬人好俠尚義常赴人千里之急累仕翰林醫痊局

何中立恂山人號涉衣道人來平江乞食于市夜止大慶觀問休
咎輒奇中孝宗在位夢有涉衣跣哭來者問之曰臣蘇人也寤以
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比葬文沒中官因言中聞蘇有何姓者類
夢中人帝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且后位久虛乃焚香默祈
遣官致禱不言所以道人見之掉頭曰有中國即有外夷有日即
有月趣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又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援紙筆
口誦後頗驗慶元中卒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餘斤獨不飲酒先
一日取寄衣于郭氏端坐而逝前兩夜見夢于太皇太后求衣賜
衣至遂易之以瘞

孫守榮富陽人瞽目自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初
遊吳興聞樵樓鼓角聲驚曰旦夕有變上人皆有典郡者越兩月
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由是富春子名大譟士大夫咸
詢履歷守榮不謟答私謂人曰吾以音推詳朝紳未兆其殆終乎

贊曰一技一藝似仙似神或爲理測或爲術精不占後效孰
徵前靈予不語怪聊以存名

逸民

褚承亮 蘇庠 姚平仲 沈宿 吳芾 蘇雲卿
譙定 譙孝問 尹天民 劉畊 詹可 趙九齡 南安翁
王鼎翁 張潤之 陳存存倩
游汝 徐俊 徐逢儀

范史以高尚爲逸民蓋取潁陽孤竹之美後世情僞不一出處無
常或貽誚于北山或取譏於匡右捷徑示羨充隱招賢俱無取焉
至魏公自文引重于東湖未必實有其人也若乃楊可世姚平仲
之徒一跌不振遂不復露影人間是真可羨爾鄉輯前史所不載
者著之篇云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有文名爲蘇軾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
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任金師南下破眞定籍境內進士
試安國寺承亮匿不出金帥知其才押付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
無道少帝失信與人承風旨詆毀承亮詰主文劉侍中云君父之
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變色數日復名問請附榜後
不肯放榜七十二人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任爲郎中聞馬觸
石死餘皆無顯者劉重承亮薦知棗城謾應之卽棄去年七十卒

洲人謚曰元眞先生

蘇庠字養直丹陽人少工詩蘇軾見其淸江曲大愛之嘗爲銘其硯稱爲吾家養直紹興間與徐師川同召庠辭師川造朝便道過庠留飲甚歡徐奕素高于庠是日庠揖奕子笑視徐曰今日須還老夫下此一著徐有愧色朝命以禮津遣不赴逝太湖馬跡山卒之先冬十二月往茅山辭諸道侶元日命僕逹旦造出門如馳詣已立化

姚平仲字希晏大將古養子年十八與夏人戰臧底河斬獲甚衆關中豪傑皆推之號小太尉童貫詩嫉之抑以行拔平功冠軍顯一見上貫忌之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仲獨不與及都城受圍平仲得召見賜與殺平仲請出死士斫營擒敵帥以獻及出中人已先泄敵夜徙空寨平仲無所得遂乘靑騾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以爲淺奔蜀至靑城山上淸宮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采藥者莫能至乃縱所乘騾得石穴以居乾道淳熙間始出至丈人觀自言如此時年八十餘紫髯長數尺行不擇崖壑時爲人作草書

沈琯德淸人少入上庠學春秋于張才叔學古文于曾敀宣和間任兩浙漕逆王師收方臘琯規其應辦民以不擾後奉使至燕雲郭藥師叛降琯爲藥師所執脇以刃不動敵遣同李鄴赴闕議和琯指虛實乞召兩兵會河北邀擊不聽乃著所見爲書以攄忠憤李綱薦除淮西帥不赴自號柯山人終老焉紹興初鄉校衣冠雲集琯升堂講春秋大義聽者忘倦

吳若字秀海相州人以上舍釋褐官修職郞文學優贍議論慷慨娶張邦昌姪女常勸邦昌諫上卻花石邦昌不聽乃言于邦昌之妻妻駭曰吳郞風耶何忽如此靖康元年二月壬 上書闕下言禍小淵機喪師姦人賣國射利前悔何及來者尚可改圖吳敏此邪黨非以戮陛下其爲李邦彥者所以救蔡攸也又以書貽中丞許翰欲共勸吳敏汲引正人勿護偏黨書聞入人傳視帝不欲拂邦彥敏意斥若與合入差遣即日出城若忻然去隱居遁跡絕不與人通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張浚爲相馳書幣屬帥漕曰子鄉人蘇雲卿管蕭流亞濯園東湖吾親造其廬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易服爲遊士入其園翁進而揖之延入土室坐竹几案有西漢書一冊汲泉煮茗意稍款洽客扣其鄉里翁曰廣漢客曰張德遠識否曰識之客曰德遠何如人翁曰賢人也長于知君子短于知小人德遠今何官客即出書幣力請共載翁辭以詰朝遣騎迎之則書幣不啟扃戶逝矣浚爲立傳并作箴自省

譙定雍孝閔尹天民皆以儒士得道定百二十餘歲在靑城山采藥人見之讀易尚不輟也孝閔自稱木先生往來沔鄂間天民客靑城儲福宮一日大醉所往來道士即閉門睡明旦門不啟壞壁視之危坐死矣

胡嶧字仲連常熟人恬于世嗜步趨言動皆有尺度貴游喪祭率遵古法家于壑松與方子通林祖德放浪泉石之間松窓蓬戶蕭然自供宴如也建炎登極特命以官一至錢曹授安遠尉而不赴曰吾老矣姑承朝廷之意可也取杜子美宅谷如荒邨句因號如邨老人

龍可字伯康通九齡字文叔初不相識遊京師龍徵飲市肆呼

吽大嫁趙旁行過之龍乘竹追趙其傚曰予可入爲我少留龍談
詩維謹傍若無人趙心異之一日行城外觀大閱之所命趙試射
趙引弓發矢十而中七頗自喜龍拾矢而射一發中的矢矢相續
趙驚曰子射至此乎龍曰千軍萬馬頭目轉動不常猶望必中況
此定的何足道乎俄指其地謂趙曰後三年此間皆北人火龍騎
曰飛雪滿天地京城破日也子識之因嗟吁長嘆嗣後京城失守
其言皆驗龍自是不復見趙嘗爲李丞相所辟李罷趙亦竟歸又
嘗識岳飛于行伍及飛爲統制彷徨江上乏糧將謀抄掠趙說飛
移軍陽羨即說陽羨官給之食飛得無他趙丞相欲用之行諸者
曰使其得志必爲曹操丞相疑沮而止趙度時不用屏居不出竟
死

南安有郵翁種圃爲生漳州陳元忠赴官試日詣投宿其家見其

與止談對異之翁自言十五年不出門元忠以非留城中翌日見
翁倉皇行因詰其出門到城之故曰人兒關外警果失稅爲吏所
拘元忠爲謁監征則已捕送郡翁與少兒詣庭下言某老全賴此
子給顧代狀少兒曰父元係帶職正郎累典州郡翁叱勿言守詢
詰敕所在兒曰見作一束置甕中埋山下守取視延翁禮謝而釋
子次日訪之室虛矣

王鼎翁字炎午炎稿人太學上舍杖策謁天祥請以母死奔歸天
祥被執未死鼎翁作生祭文速其死隱居不仕所著有吾文藁

張潤之金華人號思試予避地長山摘其幽勝爲十詠名公咸和
黃溍跋之謂其高風雅韻此詩可槩見

陳存章鑄皆烏程人存侍御史宋亡元使徵之遂却醫絕粒何有
四日卒鑄官修職郎宋亡元命故臣網詰收鑄終不　生宋嘗北
向宋臣[illegible]仕元者鑄即惡絕之

游汶徐俊皆德清人汶歷提刑與賈似道論事而忤即隱居國亡
後有薦之者汶大書于衣云前宋提刑今爲百姓俊在太學嘗率
六館生抗疏乞斬似道宋亡昇徵不起及卒門人私謚同玄節先
生

孫瀛發字君文桐廬人少力學治尚書劉克莊見其文大奇之由
是名動州邑咸淳四年進士調衢州判官有廉能聲俟御前軍器
所幹辦公事宋亡家亦毀乃避地富山中草棲露宿若與世隔久
之乃復其鄉與袁易魏新之爲三友程文海求遺逸以瀛發應詔
力辭弗起卒于家金華黃溍表其墓

贊曰士固有志可出可處處必埋名況不見尼易代之際尤
所重視弋人何慕乃成黃綺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七終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列女

傳列女者所以儆爲臣也婦女當變故之際惟一死自完其事而亦有不能死者一念之不決辱身賤行百行皆喪矣金元戎馬蹂踐閭閻婦死者何限知名者僅少聊因舊史所收而存之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掠擁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爲收葬江上爲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閭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侵維揚官軍

潰亂肆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罵曰敵逼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爲汝辱苟活耶賊惑恚殺之投江中

榮氏疑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光顏建炎二年張遇敵儀眞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敵至脅之不從敵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永年與姊及何奉母而逃爲敵所得將縶之何紿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敵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婦人不出閨房死此而已遂見殺四年盜祝友于滁州掠人爲糧東

安民丁國兵妻爲所掠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勍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刬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譚氏眞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我良家女豈若偶耶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囚虜盜中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剄之

劉氏朐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倡義來歸時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浸長傾

家資給任俠奔走淮甸十餘年遂得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縫紉以自給

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無死毒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于天言絕而終于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撤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寐恍有猿墜前驚寤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者袁姓乎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所擁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旌所居曰孝感

坊

師氏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污師氏許以不死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雒縣王氏女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之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並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自宜過臨江爲所迫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遂被害

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提舉劉當可之母也紹興三年就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軍屠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及于難當可奔赴江滸得母喪以歸詔贈和義郡太夫人

曾氏婦晏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垺令土豪王萬全王倫結諸砦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衆諸砦不能敵晏乃依黃牛山自爲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挺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衆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

王袤妻趙氏饒州樂平人袤監上高酒稅金兵至袤棄官逃遇金人縛袤夫婦于市將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袤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誤之金人怒殺趙

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賊刺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孥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授經里中女與兄事之甚謹間取給女工手抄列女傳溫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寇張遇號一窠蜂倏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事將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

我我得侍將軍何憾哉隨賊將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陳孝女錢塘人父漢儒受男爵漫游江湖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悉爲盜所掠僅存一女十歲携之丐食因寄五里塘儒僕家携女至孫廟寺就食僧憐之留寮供疏時東平李知事亦寓寺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薦甚相得其女亦得其室之撫海李將北歸謀以陳往女謂父曰一往則南北萬里何日再至母墓下請一往奠既奠擗踊號呼仆地視之死矣李義之祔葬母傍

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刲股以進而愈姑復病劉亦刲股又愈時稱孝婦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焚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侯曰寧死不從盜刃之仆溝中賊退漸蘇後

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俟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饑死亦命也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爲業父紹定二年挈家避盜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三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是夕自經獄中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逋播婦與孫幽遠方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顏兵徇台州婦舉家被掠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俘挽不得死夜令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舅姑夫皆死而不爲

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將焉用之請爲服期即惟命不然終死耳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治中被旌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名曰清風嶺

趙淮妾長沙人也姦逸其姓名德祐中從淮戍銀樹壩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恨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與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嬰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于禮殿兩楹之間入甎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煅以熾炭其狀益顯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沉于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晉江人父疾瀕殆女焚香祝天刲股爲粥以進時夜中羣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煜煜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守眞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人山避之猝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紿曰有金帛埋于家當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于家決不辱吾身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童八娜鄞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爲釋其大母銜女以去林栗聞於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于練裙帶有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湊上有王猛湖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毛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卒千戶強使從己婦紿曰夫在奔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戶以金帛與其夫幷與一矢以卻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乃被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聘之一言而

合祠其生與婿死年月同云

鄭畳妻董氏畳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四年春金人破明州與兄章俱被執脅以兵索金畳指所瘞斂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屬畳挈小舟與董同載復遇章曰萬一不得脫畳豈北面事與國者兒勉圖祭祀果復爲兵所劫迫使之降畳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畳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人

劉仝子妻林氏福清人仝子爲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爲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爲反乎汝知去歲有以血書幟而死者乎是吾兒也死且求治汝于地下可生爲汝等辱耶遂遇害兒指林空齋也

毛惜惜者高郵妓女也端平二年別將榮全據城叛制置使以武翼郎招之全僞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惜恥于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

贊曰從一而終女子之貞兒忠能殉昭茲烈心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八終

外戚傳第五十九

明錢士升增削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外戚

孟忠厚　鄭興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　吳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　子琚　石

宋世外戚皆以謙退淳謹爲能故其家法有足稱者南渡後如孟如吳如夏如楊子孫皆能避炎守禮不矜不伐亦可謂盛德之事至于韓賈竊國皆緣戚里蟻穴不塞終潰隄防可不慎歟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彥弼子也后被廢哲宗追咎不置故忠厚得以仕進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遷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即位尊后爲太后累除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臺諫交章論列高宗以太后故難之后間命易武秩進鼎謂張浚曰太后復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爲常德

軍節度使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鎭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修奉攢宮事加少保及營佑陵秦檜當爲總護使憚往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中丞詹大方希秦檜意論忠厚表辭輕侮罷爲醴泉觀使檜死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闕入見復節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卒贈太保忠厚奉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簾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帝念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其卒也三子皆除直祕閣官其親屬六人從父彥卿爲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化尉沙世縣彥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摧低而民兵有自潰者賊遂

乘之斬彥卿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民兵赴之巷戰劉暘城南爲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爲前鋒助民彥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並贈官錄其子後朱熹帥潭爲請立廟從之

鄭興裔字光錫父藩和州防禦使祖翼之陸海軍節度使曾祖紳太師封樂平郡王謚僖靖紳顯肅皇后父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不受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解官致追報之義初以后恩授成忠郎充給事祗候用薦擢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爲之加領高州刺史帝善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祠歸爲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方出之命興裔覆治得實帝嘉賜居第遷知潭州觀察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紹熙初遷保靜軍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藻亦以后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謚端靖

韋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即位遷華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承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管客省四方館閤門事淵性縱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于行法遂遷福建路副總管淵引疾乞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慶遠軍節度使召赴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予淵官聞太后將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又詔奉朝請遷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居賜第太后朝守嬪官淵見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人訊謙讜訊紹興中官至遂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武德郎與貴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讜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戚里例納節既南渡主爲忱請還舊官以爲瀛州節度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懈高宗書忠孝之家賜之子端禮自有傳

邢煥字文仲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曹儀曹詔納其女爲康王妃王即位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后父不當班從臣遂改光州觀察使除樞密都承旨煥屢奏馬伸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憲聖皇后弟也並以恩補官高宗與后皆書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爲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鉞爲之益娶秦檜孫女又與王繼先交相爲引故三家姻族皆躐美官益既建節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乞褫職名以

示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爲攢宮總護使始進少保孝宗嗣位再進太師封泰寧郡王卒諡莊簡追封衛王蓋亦至節度使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益子璟習吏事歷鎮安軍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位至少師判建康府兼留守璟嘗使金金人嘉其信義璟弟璹蓋子環並至節度使

潘永思賢妃叔父也建炎初爲閤門宣贊舍人帶御器械虞益頗與之交結爲諫官吳表臣所論奪職既而孝宗言永思嘗捕魔賊有功復爲帶御器械未幾又坐罪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閤門事卒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孝宗即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

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賚甚渥嘗爲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問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爲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衆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爲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爲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率兵矯詔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交中守唐州勢孤不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李成入寇鎮撫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還鎮南軍承宣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知荊南府隆興初河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恃戚里妄作何能久之而爲湖北副總管及卒乃拜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孝純皆至節度使

韓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贈太師諡恭靖同卿季父侂胄聲勢熏灼同卿每思滿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胄爲后族不知同卿乃后父也侂胄敗人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世祖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度使累加太保授安德昭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冀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字介之乾道間

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郡侯又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丞相史彌遠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楊后傳理宗既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世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槩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沖或素孫撫育軍國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亟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十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進石少保封永寧郡王後進太傅石性恬淡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祔廟除太師兄谷疑于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竊恐自速顛覆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贊曰忠厚遵謹谷石謙方能不矜功名享福澤以得前史有

光外戚

南宋書列傳卷第五十九終

宦官佞倖列傳第六十　　南宋書卷第六十八

明錢士升增刪許重熙贊　　掃葉山房校刊

宦官

邵成章　關禮　藍珪　康履　馮益
張去爲　陳源　甘昪　董宋臣

夫宦官侍天子左右，小忠小謹易于見寵，而生長宮掖，習隨奢侈，威福既竊，驕盈自張，欲其知嚮而避見嬖而遷者，百千中少見焉。南渡後政在權臣，太閹有內侍之大過惡者，聊因前史以著之。

邵成章初從高宗在揚州，金人略陝西京東諸郡，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眞州，去行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條二人罪，曰必誤國。且中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今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啗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遣之，金旨而去。

關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倚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帥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遂立嘉王。禮尋除入內內侍省都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絕推恩，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二人。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既即位，侍恩用事，履尤恣，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之。假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建炎三年，帝在揚州，金兵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及戒備，從行者惟履等近六人。自是履等益行恣肆，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出江干，帝以射鴨爲樂，比在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

赫然遄道統制苗傅等以苗與武功大夫劉正彥謀共除之王淵爲樞密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伏兵斬淵進兵闕履家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乞康履藍珪曾擇等誅之以謝三軍帝除傅等官傅等曰欲遷官第須降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不得已遣人執履至履以帝問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傅卽腰斬之梟其首帝許存班官傅等留內侍十五人於左右詔捕珪擇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　尋追還斬之傅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名珪等還遷不內侍省都知珪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以壽終有克石者與珪同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謚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謚自克石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諧爲內侍省押班亦觀察用事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謚忠定

南宋書　卷六十八宦者　擷葉山房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卽位特得恩驕恣帝幸浙東益與都統制張俊爭渡以語侵俊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侍御史趙鼎論之事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獨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鴿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自是家居廢祠者十四年坐驗柔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辭以皇太后還朝得免卒于家初徽宗改公主爲帝姬靖康之難女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靜善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卽自稱柔福帝聞高宗封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妄詔逮伏誅益遂抵罪云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遷至入內內侍省都知高宗末年去爲頗恃恩干外朝謀議金人渝盟陰沮用兵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去爲以作士氣杜莘老復以爲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內祠落致仕提舉德壽宮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頗恣孝宗聞而惡之與祠言者劾之乃諭建州居住籍其貲進德壽宮言者猶未已徙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才人光宗卽位復召還給與四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卽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等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子別業通貴居所以淫媟聞人疑其非宦者

甘昪內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昪頗用事與曾覿王抃相結既而覿死抃逐獨昪在朱熹力言之昪由對策亦及之後帝察其姦遂抵罪籍其貲竟以廢死[illegible]寧宗初爲內侍

南宋書　卷六十八宦者　擷葉山房

省都知帝過壽康宮內侍有力焉遷官秩頗有寵時同時王德謙亦以給事嘉邸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踰法外朝多附之中書舍人王[illegible]事之尤謹韓侂冑與德謙爭用事擠之與外祠逐被論廢斥以死

董宋臣有寵理宗朝勢焰薰灼洪天錫劾之天錫坐左遷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節判文天祥上疏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illegible]康軍承宣使除入內內侍省押班廷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爲論解庇之既卒猶命贈節度使

贊曰邵關有德臨康貽戚張陳竊福甘董作慝南宋內臣畧見事迹

佞倖

王繼先　曾覿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南宋書六十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錢士升撰士升有周易揆已著錄是編以宋史繁冗故爲刪薙然所刊削者不過奏疏及所歷官階而已別無事增文省之處亦不見翦裁鎔鑄之功又去姦臣叛臣之例仍列於衆人之中按隋書以前姦臣叛臣本不別傳新唐書始另列之後來作者多仍其例亦足見彰癉之公今併而一之殊失示戒之意未足以言復古至所增鄭思肖數人列傳亦疎畧不詳惟遵循古例不以道學儒林分傳能掃除門戸之見爲短中之一長耳

刪補晉書一百三十卷（一）

〔唐〕房玄齡等撰
〔明〕蔣之翹刪補並輯評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蔣氏家塾刻本

原缺第一葉

者什五其甚且爲稗官小說之流或下而與宋元史埒迄無定論雖然是書亦惡可廢邪予髮方覆額卽耽繙史先人以左史前後漢而外無裨經生家言禁弗讀獨長自以爲狹永夜則竊篝藏衾中私閱

序二

三國兩晉書意甚快也今且廿餘年矣數手其書而點抹之三四過因論陳壽有餘於質而不足於文貞觀諸人有餘於文而不足於質品格亦略相當彼三國志失之太簡如無裴松之注參考互覩則一

時與崎事不幾若春秋以前半存
亡乎夫晉書則不然其蹟該其幽
闡其辭通贍而風藻猋越譬猶春
蕙秋蓉竝中神理自濯濯可喜也
中如志天文五行律歷諸史殆莅
焉稱焉而此屬李淳風筆固是當

家無論已若進紀舞陽世乘國鈞
其一種陰賊忍刻之謀可爲幽黯
鬼神深於阮塹捷於風霆可畏譏
在當時本無諱忌遂得以恣情摹
畫文最諦驗於武帝初即位泊江
左中興一切區畫制割與夫陳說

規模材美條條井井風氣習俗向
在未濟之間誠庶幾有可觀者追
乎河洛爲墟平陽泣血其爲惠懷
愍諸紀皆娓娓書喪亂不寘淒其
惋怛情曲而盡如聽之故老口傳
矣自下而列傳所銓綜者宜詳略

以差然晉代衣冠風流是擅其爲
清虛爲任達憒憒雅致已具在樂
衛嵇阮傳中而不知貞觀諸人所
不滿當時情事者正在此蓋懲言
似勸最附深衷耳周益公嘗讀裴
頠崇有論曰老莊之說不息孔孟

之道不明是亦臣子不共戴天之讎然此一着豈容少錯而可掣董狐之肘也哉他如羊杜之將略山傳之立官魏舒之謹厚劉毅之侃聲劉頌之獻納郭欽江統之先見劉琨祖逖之慷慨陶侃溫嶠之勲伐蔡謨王羲之之正論王導之周旋桓溫之經略謝安之鎮俗李密王裒之孝嵇紹之忠胡威吳隱之之廉孫登之高逸陶潛之節范甯之儒雅孫盛之直筆張華郭璞之博物潘左張陸之文藻八王之相

傾危王敦桓玄之悖亂種種形神無不畢具或見於連篇累牘或出自斷言隻簡言人人殊必各盡其生平而後已千載而下猶能使讀者踴躍卓如有見可以怒而裂眦喜而色動悲而隕涕思而撫膺此其所以爲長也第考前史之義揚子雲曰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核其事直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劉勰曰銓評昭整苛濫不作李方叔曰持綱而苞緯其事碎其言愈簡而是書發例則專騖鞿博以

希鴻收廣採華其所傳故其失也
禨祥浪譴瑣屑備存研覈未遑進
退失體已不無綺靡之辭冗蕪之
詞旁午簡編蓋晉歷百餘年僅當
西京之半而文倍之談者遂以此
與班史較優劣其信然歟然劉子

玄有言矣班馬為六經之罪人屬
晉宋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
別純駁相懸亦繇今古不同勢使
之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固是
書之不及漢有數端而史記弗與
焉何者司馬氏無蒭芟群雄除纍

安民之烈而一時景從亦乏名世
且後主凉薄郎盛亦不及武宣叔
季一也國家治亂常相因其晦朦
之氣獨鍾於有晉戎羯稱制擾天
下如驅群羊卒無寧禩二也封建
官師其名不馴雅而詔令疏奏應

對之際其文不能典而美其語不
能博而與三也微材於王隱諸家
以及世說語林等書能比數於司
馬遷賈逵劉歆之手筆乎四也古
人杜門著述隱居獨斷所謂班書
出自家庭有繇來矣此不過團局

廨宇掇拾完書既無假聚頭磕膝相與討論而復甲乙爲襲不獲總裁謂之定本可乎五也況孟堅躬逢漢盛而貞觀於晉歲歷綿曖傳聞異辭恒苦其不能通然則据摭之作足與親見者抗衡乎六也夫

如是而房褚以下人人孟堅亦恐不能爲漢書矣尚得專罪其文詠之士本乏三長不閑筆削以爲瀛上見戲異乎眞將軍也哉嗚呼讀史記者難爲漢書讀漢書遂不可看他史人之情也儻更假丘明爲

攻輸以彈壓子長則子長之壁壘亦靡不破而何有於是書故陳仲醇先生嘗謂予言詩文史一而已矣古今之次第即古今之優劣也詩文有漢魏有六朝有唐宋元一部二十一史亦宜依法作三截頗

耐人讀不致令兩三史外便束之高閣始則史漢最矣次則晉書南北史最矣又次則唐與五代最矣然則是書且不第在唐史上如王長公云云不猶雄於沈約魏收姚思廉諸作遠甚乎信知此老自不

隨人觀場者况晁公武曰晉書特蕪冗爾可以無譏陳止齋曰整肅似漢書其雋永處漢書所無又另自一格是故劉子玄作史通指摘前史殆無遺力墜唾是書爲輕信神怪可也目爲稗官小說不可也

卷廿一

李獻吉以其蕪雜爲必修之書可也槩與宋元二史而量之不可也在昔夏殷文獻不足徵聖人猶以爲嘆今典午之籍號爲完備昭示後代者謂非是書之攸賴與或後之君若臣觀於其立國其拓境其偏安民情風教治亂興衰存亡之故不有所感以爲鑒誡與噫惡可廢邪今

天子右文致治　詔下禮官汲汲以進文學重經濟爲務海內經生家翕然嚮往以爲治國宜民之術莫

卷廿二

詳於史故皆好治班馬汔於是書第是書雅俗紛糅體要不足恐攝勝者標其最長摘纇者攻其獨短事有所昧則傅會以文之旨有所乖則穿鑿以逆之其博而溺與約而遺者等也展轉踵訛咎將安歸

閒覽荀悅作漢紀爲厭漢書迂濶寡要翦截成書篇才三十宋魏等史動盈百卷顯慶中李延壽除芟蕪穢抄撮爲南北史皆爲歷代所珍有踰原本故語有之世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要在擇之精

而取之微也予意其法亦可行於是書輒不自揆且因久嬰癈疾屏跡樞牖間爰據是書參以當時諸籍相讎正以其誣罔者汰冗長者節亂雅者淌顛錯者整脫略者補疑而不可了了者闕間復爲評爲注以明其得失助其未逮而止若曰化臭腐而神奇復修定之以貪爲弘文之嘉運也者則予豈敢但寠人徧目空於五都拙匠易運斧於郢林自謂省約易習整潔適用較之節文抄纂者庶班班可攷云

爾越二年書成姑刻而存之家塾于時歲在己卯崇禎十二年四月四日也

石林蔣之翹箋

云祖楚湧鄉太守文徇頴川太守之頴以至浮詞裒崇則謂其珪璋特進善無可於貶黜則謂斗管不才罪不容責如史通云僞套三追帝紀及王恒傳兄封拜纂據悉出巳東乃故爲勸進者毀勃陳讓者再四之類機祥訓妖興無所僞戒符瑞屬於誕罔者淚詭謂明嘲小辨嫌部異聞出諸小說者則節删之得什之四或其人小有可述運一謀樹一節可附他傳者如劉卞於張華孫拯於陸機陶侃母則取入侃傳勞慈父則附見慈傳之類或生無令問死無遺跡止徵其爵里者如武陔侯史光之類在后妃諸王傳尤多或純採稗官野乘其

事荒謬其人夷虜如藝術傳者說見本傳則全删之得什之二

一荀子曰略近錄遠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爲患也久矣幸是書失在叢冗偏供削藁然亦有如惠帝元康九年本紀但書改元而不著號孝武廟曰烈宗本紀前後不見標揭又陶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而本傳絕無淵明之稱凡此類得什之一其闕事而不成章如劉班傳不載

請兵拓跋猗盧結爲兄弟破劉虎事周頭傳不載中州與閣嘗等共參愍帝不協弁江左之頬闕句而不成義文字志王修卒時年二十有四昔王彌之沒與修同年故修弟燕嘆曰無愧於古人而守與之序也修傳止作卒時年二十四臨終自嘆云二益不將脫略而復平外矣闕字而不戊句如儒林傳文立於泰始間請諸葛亮將璇于孫流徙中識者宜量才敘冏首本無者字亦往往有之得什之三今用折衷於涑水滎陽二史皇王大記大事記以補之或參之以晉春秋略元經十六國春秋三國世說兩注荊州記華陽

國志等籍以及藝文類聚御覽元龜諸類書中所採晉代小說可傳信者務爲彌縫用使無闕而已不然則仍其舊而著之以論

一誤史者分門各獻總較未周不無舛誤前後顛錯如宣帝紀公孫淵景初二年反載於青龍四年安帝紀姚典十二年死載於十一年之類至列傳尤多以虛爲實諸葛亮出師敗司馬懿於鹵城懿將張郃死之此實錄也陸機作史多爲時諱云亮望塵宵遁宣紀從之又呂安有與嵇康言志書既誅後康子紹仕時所撇乃移作趙

王與陸蒼書隽史遂取人至傳之類以甲爲乙魏略司馬懿攻曹爽桓範赴之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荅以駑馬戀短豆云云宣紀作濟言於懿而懿荅之之類以一爲二如王敦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給配將士與開後閤驅諸婢妾出之此一事耳本傳前後互藏世說王濟嘆衛玠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語林作同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此一語分而玠傳連行叠出甚有隻字之訛世代變易王祥傳以文帝爲武帝庾珉傳劉聰爲劉元海之類片言之失生死懸殊成帝紀咸和四年二月丙戌斬蘇逸甲午猶書逸以萬餘人入吳興之類建置紕繆王祥稱漢諫議大夫吉之後案王吉在漢宣帝時爲諫大夫而諫議大夫起於光武時今此條系刪日月不合者愍帝紀建興五年五月壬午朔十月己酉朔皆誤作丙子之類今悉正之得什之三其舊刻魚魯予先已取兩雍崑山新舊杭諸本與宋秘閣本訂正原文而後措手刪削者故不列

一 前宋劉義慶著世說新語嵬羅晉事間及漢魏劉峻注素稱博贍拈疵摘瑕僞迹昭著而故本獨採語棄注亦所不解今予則遵注而略語非故爲立異也惟

核其實耳

一 孔父論政正名爲先是以春秋之作亦此意耳夫周之東漢之蜀晉之江左一也陳壽三國志迺黨魏而寇漢是書因之豈建興之後亦將尊劉石而外元成乎故凡舊稱曹氏爲天子皆易之曰魏帝著國以明非正統也帝之則從其稱謂懿師昭皆其臣僕故耳諸葛亮寇天水則正之曰帥諸軍入天水

一 魏晉多兼官官名有至數十字者凡可省則不備存

一 戰斬首級及獲輜重兵械雜畜等非極多不存

一 秦漢王侯死皆曰卒而是書三公亦皆稱薨僕令以下稱卒或薨或卒於例未匀故劉秘書恕謂不如用陸淳例皆稱卒也陸淳說見春秋纂例荅謂薨者臣子之詞不當施於國史故耳今從之

一 史主義文主詞史之載文有異選錄若

詩賦必有所感諷詔誥必有所誡諭表奏必有所啓廸者乃存或文有可存而太冗長者則節其詞或詞似鄙俚者則檃括其意餘直削之而已中如干寶晉紀論張華女史箴凡見於昭明文選者則注見文選而不錄非削之也蓋文選於今業已家傳而戶誦之矣故不復以爲卷帙之累

一帝王諱名自周世始然止避於廟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其詩成王時所作然昌發不爲文武諱也乃唐人重諱是書所避特多如以世爲代民爲人爲庶爲百姓治爲理略爲簡丙爲景虎爲武爲猛獸淵爲泉爲川爲深故雖其人以名著也而沒之如戴淵陶淵明之類至涼州李氏則謂其所祖亦字而不名夷狄也而字之劉元海石季龍之類滋惑學者諒亦非淺如司馬溫公作通鑑尚不能悉辨殷浩字淵源通鑑作深源禿髮傉檀子虎臺通鑑或作武臺或虎臺不一其稱況他人乎今悉復本字如晉文中以師爲傳爲衆春爲陽之類則從其稱

一史之有論從太史公來而太史公又祖左傳君子曰體蓋抽述軼事以補中所未逮非如是書仍錄紀傳之事聚爲騈偶之言所謂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如史通所譏也者至論末復作韻語而謂之贊效尤蔚宗愈爲蛇足故有

刪而無補所存者論得什三贊不得什一

一志之名雖剏於孟堅實昉于長八書大都紀傳所不能盡者則以類備錄於斯第尋篇考限易見乖越故是書凡繫晉事者存已見史漢者削又晉事之足備掌故者存諸淺近者削例亦有刪而無補故什不得三

一古者國各有史故周禮有外史掌四方

之事天子府巡以內之內史董之此諸侯事耳若假竊名號割據一方者非其倫矣爰放東觀按諸國書而入錄曰載記以志閏也其間筆削例同諸傳所存者僅什之五但其國臣已隨事見本記故凡所附傳俱削之而止存張寔王猛惜其才也

一是書帝紀十志二十傳七十載記三十共百三十卷放史記也今不敢損益仍

依原卷故雖全傳刪者猶存其目其所存而或回易數字或加足片言者旣屬僭筆則稍細書於其中以別之亦猶劉子玄訂史朱粉雌黃曰庶俾觀者易悟其失自彰耳

一是書從無注釋惟何超音義舊刻於載記之後或分附各卷之末今卽爲注本字下其易者削之難者存之未備者補之至于異同之事隱晦之義則隨其句段而詳注於下或數字則錯於其旁

一是書全學史班僅有紀傳而無世家又有志而無表然張軌李嵩雖爲傳亦世家也特群雄錯峙各自紀年猶春秋戰國若無世表將何以統其時乎比之兩漢御歷四海一家者尤爲要矣昔崔鴻著十六國春秋中有表而不傳予用是補之稍具書法至世系地理呂氏十七史詳節舊有二圖予復衍之爲四古人

左圖右史是亦不可已者故列之於前外藝文志本一代典籍攸關而是書闕之列傳人極冗沓而何楨許詢劉遺民曹續輩獨不見及又元魏出於晉代有年而載記無拓跋氏凡此皆當補談者頗傒之異日焉

一古今治史漢者多人攻是書者寥寥今用剮諮諸名公家藏批評本及唐宋以來議論如史通史鉞史義拾遺黃氏日

抄之類悉採入之至於歷代文集間有品隲是書者亦爲掇拾然必提其要鈎其玄與予意愜者取之其評及一篇大旨者則挈而鐫之於首或附之於尾指一事者則隨事而標於上幀或其言彙彙不免旁越别簡則依汪法載於其事之下但汪則無某云某云而評有之耳

一評皆稱字稱號惟劉孟會孫文融鄭仲與鍾伯敬陳明卿及不佞所評是處有之故特稱姓或本卷屬較閱者亦稱姓然卷首特標伯敬何往有客自金陵來得伯敬手訂北監本中所評似具神解觀其寄林少嚴座師書云三年中將正史自左國起至宋元流覽泛觀於古人經世之旨頗有所窺此其一也較今坊刻晉史懷異大都史懷得其篇評而節句百不得一然無掩人乃見長者故悉爲揭出之

一是書刻者從無圈點惟新杭本始有之而不精伯敬史懷稍精矣而不全其末刻本則丹鉛滿楮亦太濫及今予特用孫文融閱史漢法凡係一事之大體或提案或結案及文之一切吃緊處則用○○○或名理或奇句亦同之次則用、、、其摹寫入神處則用⌣⌣⌣⌣但圈點復有句有讀韻在字中句在字外覽者當自差别若一篇中每事大盡用全━小盡用半一其人名在敘事中則用抹━━凡一見而已若尚論中者弗槩及

一較閱每卷所列姓氏其人或同堂面証或千里神交或有評或無評或一見數見皆所不暇計也總之文章公器相與共圖不朽云爾 己卯夏六月朔論次

是役也予自丁丑春過先輩陳仲醇山中偶與仲醇言故宋謝翱唐珏鄭

思竹林德暘事因及李北地與王監
察論史書謂晉宋元三史爲必修仲
醇仰令予任斯事明年予既删定是
書數十卷往質之仲醇曰此可爲晉
書別本矣曷以是顏之㫖昔孫盛作
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
盛諸子請改之盛不許諸子私改之
盛先巳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購
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

此仲醇所取義也愚謂予任述非任
作者乃唯唯否否迄今年四月屬草
畢予緘書遣力走請仲醇序許之七
月又書來訂予杪秋過山中當授予
序且先索予自序觀奈佰期而公訃
至矣人琴俱亡其若之何然在今日
作者蔚起非乏玄晏而是書殺青巳
竟予方恨不得與公共樂其成復奚
忍他請哉姑續簡追紀之弁拈公書

於後所以申掛劍之私耳是歲長至
日書於吳趨邸次

附陳仲醇書

晉書凡稱蕪雜直俾家耳今日始得足
下手削亦大快事昔司馬公溫通鑑先
辟范內翰等修長編然後下手据文删
汰夫是則唐文以人主之命出金櫃玉
室之儲而又佐之筆札縢以太官使房
褚諸公日夕究心條條擠書止具得足

下今日一片草槀而巳王季重云今古
風流惟有晉代正史冗木不堪如工作
瀛洲圖面面肥皙雖具老少而神情意
態十八人不甚分明言其乏神韻也茲
捧讀佳槀不數卷巳具見鈎描繢藻生
氣奕奕矣至所指摘時使房褚無置足
處若其有靈寧不失笑邪乃足下不怪
小巫謬以序言相屬然不佞雖老病廢
筆硯久矣猶捺囊底智足爲明公拈出

苦心庶不負命俟杪秋杖屐來山中便可攜予文共讀於白雲紅樹間也如序例訖幸先緘示以慰飢渴七月三日繼儒頓首

晉書列籍考

明檇李蔣之翹述

臧榮緒晉書(詳見後)曰歷陽令陳郡王銓有著述才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隱受父遺業建興中過江爲著作郎受詔撰國史時同僚虞預亦欲私撰晉書但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書竊錄之而自欲書名竟謀免隱官隱又家貧無資書未遂就征西將軍庾亮知其

人乃給月廩紙筆之屬書錄是得成咸康六年始詣闕上之然隱雖好述作而才鈍辭拙章句混漫其中次第可觀者皆銓之作也

史通(唐劉子玄知幾撰)曰晉史洛京時著作郎陸機始撰三祖紀佐著作郎束晳又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先是陳郡王銓有著作未就子隱因續成之凡爲晉書八十九卷時尚書郎領國史干寶亦撰晉紀自宣

訖愍七帝五十三年凡二十二卷其書簡
略直而能婉甚爲當時所稱至江左史自
鄧粲孫盛王韶之檀道鸞已下相次繼作
（[illegible]晉史之作者）遠則偏記兩帝近則唯
敍六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
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
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
中有詔以前後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
能盡善乃敕大官更加纂錄採正典與舊

說數十餘部兼引偽史十六國書爲紀十
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序例目錄
合爲百三十二卷（今本貞觀書序例皆闕）自是言晉
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

玉海（宋王伯厚應麟撰）曰晉王隱大典初召爲著作
郎（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文詞鄙拙蕪舛
不倫干寶博覽書記中書監王導上疏與
集帝紀宜備史官遂敕寶等撰集於是著
晉紀稱爲良史又虞預著晉書四十四卷

謝沈著晉書三十餘卷郗紹作晉中興書
何法盛竊之凡七十八卷起東晉徐廣領
著作敕撰成國史（廣舉荀伯子王韶之爲佐郎同撰晉史）義
熙初（十二年）成晉紀四十六卷上之鄧粲著
元明紀十篇（文心雕龍鄧粲晉紀始立條例）荀綽撰晉後
書十五篇束晳武帝時佐著作郎撰晉書
帝紀十志（著晉書紀志）南史裴松之著晉紀謝
靈運爲秘書監撰晉書粗立條流沈約撰
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采掇未周（失第五帙）齊

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
十卷後魏書崔浩以晉書諸家多誤著晉
後書未就傳世者五十餘卷
貞觀二十年閏三月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
注才非良史書虧實錄榮緒煩而寡要行
思勞而少功叔寧味同畫餅子雲學堙涸
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
乎干陸曹鄧略紀帝王鸞盛廣松纔編載
祀其文既野其事罕有

會要（唐武功蘇冕撰）曰貞觀二十年閏三月四日詔宜令修（闕）所更撰晉書銓次舊聞裁成義類如修五代史故事於是司空房玄齡中書令褚遂良太子左庶子許敬宗掌其事來濟陸元佐劉子翼李淳風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辛玄馭劉胤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並分功撰錄令狐德棻敬播李安儀李懷儼詳其條例以臧榮緒晉書為本為十紀十志七十列傳三十載記

其太宗所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稱制旨焉房玄齡已下稱史臣凡起例皆播獨創其以書賜皇太子及新羅使者各一部

舊唐書（石晉劉昫撰）房玄齡傳曰貞觀十八年玄齡與中書侍郎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於是奏取太子左庶子許敬宗中書舍人來濟著作郎陸元佐劉子翼前雍州刺史令狐德棻太子舍人李義府薛元超起居郎上官儀等八人分功撰錄以臧榮緒晉書為主參考諸家甚為詳洽然史官多是文詠之士好採詭謬碎事以廣異聞又所評論競為綺豔不求篤實繇是頗為學者所譏唯李淳風深明星曆善於著述所修天文律曆五行三志最可觀採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於是總題云御撰至二十年書成凡一百三十卷詔藏于秘府頒賜加級各有差

又令狐德棻傳曰十八年起為雅州刺史以公事免尋有詔改撰晉書房玄齡奏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其體制多取決焉書成除秘書少監

又敬播傳曰參傳晉書播與令狐德棻陽仁卿李嚴等四人總類

文獻通考（宋馬貴與端臨撰）曰晉書一百三十卷晁氏（公武）曰唐房喬（即玄齡）等撰貞觀中以何法盛等十八家晉史未善詔喬與褚遂良許

敬宗再加撰次乃據臧榮緒書增損之復又命李淳風李義府李延壽等十三人分掌著述敬播等四人考正類例西晉四帝五十四年東晉十一帝一百二年又胡羯氐羌鮮卑割據中原爲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十六國共成帝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例出於播天文律曆淳風專之喬以宣武紀陸機王羲之傳論上所自爲故曰制旨又總題御撰焉

新唐書藝文志晉書一百三十卷房玄齡褚遂良許敬宗來濟陸元佐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崔行功李淳風辛丘馭劉胤之陽仁卿李延壽張文恭敬播李安期會要作安期李懷儼趙弘智等修而名爲御撰會要無趙弘智

通志略宋鄭樵撰曰古者修書出於一人之手成於一家之學班馬之徒是也至唐始用衆手晉隋之書是矣然亦隨其所長者而授之未嘗奪人之所能而強人之所不及如李淳風于志寧之徒則授之以志如顏師古孔穎達之徒則授之以紀傳以顏孔博通古今于李明天文地理圖籍之學所以晉隋二志高於古今而隋志尤詳明

雲麓漫抄宋趙彥衞著曰晉書有載記其名始於班固東漢顯宗時有人上書告固私作國史召詣秘書部降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隷從事孟異共成

世祖本紀遷爲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隷使終成前所著書

隋唐列史通略通考經籍藝文諸志附考唐宋四庫目錄及諸家家藏書目

王隱晉書八十九卷見本史○晉陽秋云王隱著國史成八十八卷隋書云八十六卷本九十三卷今殘缺

虞預晉書五十八卷見本史○隋志云二十六卷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

謝沈晉書三十餘卷見本史○隋唐志不載

于寶晉書二十二卷此即後晉紀也新唐書誤

朱鳳晉書十四卷訖元帝本史云四十餘卷隋志云十卷未成本十四卷今殘缺

謝靈運晉書三十五卷又錄一卷

臧榮緒晉書一百一十卷隋志云榮緒齊徐州王簿

蕭子雲晉書九卷隋志云十一卷本一百二卷梁有今殘缺

何法盛晉中興書八十卷隋志云七十八卷起東晉法盛宋湘東太守

晉後書五十卷後魏書云崔浩撰新舊唐志俱不載

蕭景暢晉史草三十卷見舊唐書志隋志云梁蕭子顯撰景暢子顯字

梁鄭忠晉書七卷　庾詵東晉新書七卷

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以上三書見隋志

徐堅晉書一百一十卷

晉書鈔三十卷梁豫章內史張勔撰

晉書鴻烈六卷隋志云張氏撰

晉書金穴鈔十卷薛徵

右全史

陸機晉帝紀四卷　晉錄五卷

于寶晉紀二十二卷本史云二十卷隋志云二十三卷訖愍帝

劉協注干寶晉紀六十卷

晉紀十卷晉前軍諮議曹嘉之撰

晉帝紀十卷束晳撰

晉紀十一卷訖明帝晉荊州別駕鄧粲撰

晉紀二十卷隋志云二十三卷宋中散大夫劉謙之撰

晉紀十卷王韶之撰

荀綽晉後略記五卷本史云綽撰晉後書十五篇

徐廣晉紀四十五卷本史云四十六卷

續晉紀五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撰

習鑿齒漢晉陽秋四十七卷本史作五十四卷訖愍帝

孫盛晉陽秋三十二卷訖哀帝

鄧粲晉陽秋三十二卷

續晉陽秋二十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撰

晉春秋略二十卷唐秘書正字杜延業撰

晉略二十卷宋史藝文志張紛撰

右編年

晉起居注三百一十七卷 隋志云宋北徐州主簿劉道會撰梁有三百二十二卷舊唐書云三百二十卷又芳軌等撰泰始以下起居注凡二十種不具錄

右起居注

晉故事四十三卷

晉諸雜故事二十二卷

晉故事三卷　晉朝雜事二卷 虞說

晉要事三卷　魏晉世語十卷 晉郭頒

泰始太康故事八卷

建武故事三卷

交州雜事九卷 記士燮陶璜等

晉武平吳記二卷 周張昭撰

平陽泣血記二卷　晉宋舊事一百廿卷

東宮舊事十一卷 張敞

八王故事十二卷 盧綝

四王起事四卷 同前

咸和咸康故事四卷 孔愉

桓玄偽事二卷

晉諸公贊敘廿二卷 傅暢

晉公卿故事九卷 同前

右故事

華陽國志十二卷 晉常璩

九州春秋九卷 司馬彪

漢趙紀十卷 和苞　趙書二十卷 田融

二石傳二卷 晉王度

二石偽治時事一卷 同前

燕書二十卷 范亨　南燕錄五卷 張詮

南燕錄六卷 王景暉　南燕書七卷 游覽先生

燕志十卷 後魏高閭　秦書八卷 何仲熙

苻朝雜記一卷 田融　秦紀十卷 姚和都

秦紀十一卷 宋裴景仁撰梁席惠明注

涼紀八卷 燕張諮　涼書十卷 劉昞

西河記二卷 喻歸記張重華事

涼記十卷 段龜龍記呂光事

涼書十卷 高道讓　拓跋涼錄十卷

燉煌實錄十卷 劉昞 吐谷渾記二卷 段國
鄴洛鼎峙記十卷
十六國春秋一百二十卷 魏崔鴻
三十國春秋三十卷 蕭方等撰起漢建安訖晉元熙
三十國春秋一百卷 武敏之
戰國春秋二十卷 李槩
右霸史
魏晉百官名五卷 晉官品一卷 徐宣瑜
百官表注十六卷 荀綽

惠帝百官名三卷 陸機
晉官屬名四卷 晉過江人士目一卷
永嘉流士二卷 衞禹 晉刺史六條制一卷
右官職
晉新定儀注四十卷 傅瑗
晉儀注三十九卷
晉尚書儀曹新定儀注四十一卷 徐廣
司徒儀注五卷 干寶 甲辰儀五卷
晉雜儀注廿一卷 決疑要注一卷 摯虞

尚書儀曹吉禮三卷
晉明堂郊社議三卷 孔晁等
晉七廟議三卷 蔡謨 車服雜注一卷 徐廣
晉雜制六十卷 晉鹵簿圖一卷
右禮儀
律本二十一卷 賈充杜預等
晉令四十卷 同前
漢晉律序注一卷 張斐等
雜律解二十一卷 晉宋齊梁律二十卷

右法令
晉雜詔書一百卷 又二十八卷
晉詔書黃素制五卷
晉定品志一卷 太元副詔二十一卷
熙
義熙詔十卷 又副詔十卷
晉雜議十卷 晉彈事十卷
晉駁事十卷 晉諸公奏十一卷
右詔疏
晉太原土地記十卷

太康三年地記六卷

元嘉六年地記三卷

右地里

江表傳三卷 虞溥　會稽典錄廿四卷 虞預

襄陽耆舊傳五卷 習鑿齒

楚國先賢傳十二卷 張方

交州先賢傳三卷 范瑗

益部耆舊傳十四卷 陳壽

續三卷　關中記一卷 葛洪

竹林名士傳三卷 袁宏

七賢傳五卷 孟氏　七賢論二卷 戴逵

江左名士傳一卷 宋劉義慶

桓玄傳二卷　陶潛傳一卷 梁昭明太子

太原王氏家傳二十三卷

右傳記

語林一卷 裴啓　郭子三卷 郭澄之

世說新語八卷 劉義慶

幽明錄二十卷 前人　述異記十卷 祖沖之

又二卷 任昉

右小說家 北類其穆如陸見晉事一二者非梁及　搜神記三十卷 干寶

以上俱貞觀前著作

高希嶠注晉書一百三十卷 開元十年上授清池主簿

晉史獵精一百三十卷 見宋史志

晉史屬辭三卷 文獻通考陳氏曰永嘉迅簡之撰用掌求體以類

晉事元祐癸酉歲也

晉書辨証十卷 宋李舜臣　晉書精語五卷 洪邁

晉書指掌十二卷 通考晁氏曰皇朝劉羲叟編以晉書事實類分六

十五卷

晉書詳節三十卷 呂祖謙

兩晉奇談四卷 葛立方摘晉書中語俱世說所不載者

晉書選要十卷 元虞集　晉書瑣瑣六卷 林敬

晉史伐山十卷 楊愼未刻

晉書評鈔二十卷 茅坤

諸名家晉書一百三十卷 王世貞孫鑛等

晉書纂六十卷 蘇文韓

晉史懷三卷 鍾惺撰許豸許

晉書南北史合纂六十卷 錢岱○此用呂氏詳節本而綴以評點者近肆妄又踵之止取晉書孤行附晉史懷殿則十後名鍾氏本遂含讀者以為錢為鍾不復知有呂氏矣故併論之

讀晉書快編五卷 趙繼纂

晉書音義三卷 唐天寶處士何超撰

又音義三卷 楊齊宣見宋史志

右選評 凡二十種俱係為貞觀本者如元經史通通鑑通志之類本非專攷不載其評論偶得十傳錄原無成書者不載

兩晉傳授圖

西晉四帝共五十一年東晉十一帝共一百單三年

西晉 武帝 在位二十五年 廟號世祖
惠帝 十七年
懷帝 六年
愍帝 四年 亡于前趙
東晉 元帝 在位六年 廟號中宗
明帝 三年 廟號肅宗
成帝 十七年 廟號顯宗
康帝 二年
穆帝 十七年
哀帝 四年
廢帝 五年 海西公
簡文帝 二年
孝武帝 廟號烈宗 二十四年
安帝 二十二年
恭帝 二年 禪于宋

晉太康一統地圖

平 冀 幽 幷 涼 雍 青 兗 秦 梁 司 徐 荆 益 揚 寧 交 廣 瓊崖

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荆河治項冀治房子幷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宏迎帶之國蓋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淮汝宇疎狹禹貢九州之地有其二焉見杜氏通典

兩晉十六國割據圖

古今州郡建置沿革不一故東萊呂氏十七史詳節載歷代地圖一以當時形勢準之今此亦用　皇輿圖而若舊名黃淮合流巳與禹貢差別其自典午爾都及諸雄割據外旁歸境域亦爲附見一二者庶俾覽者易於摸索耳若日詳之則有本史地理志在

西晉都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其故城在府城東洛水北周公所營成周也東漢曹魏皆都此愍帝亡於長安今西安府長安縣○東晉都建康卽建業孫吳鄴都今爲應天府○前趙劉氏淵始稱漢居平陽今平陽府成西北二十里有劉淵城○淵自離石徙左國城徙蒲子後都此聰繼之曜居長安○後趙石勒居襄國今順德府邢臺縣有建平城石勒定都時築虎徙鄴曹魏舊都今彰德府魏冉閔繼之○成漢李氏居成都今成都府○初雄稱益州牧治郫城在今府西郫縣○前燕慕容氏號居龍城在今永平府昌黎縣地府西四十里有龍山卽皝祭龍所也○先慕容廆居徙河之青山徙居大棘城至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爲福德之地遂遷都於此號新宮爲龍和宮儁徙薊今順天府薊州徙鄴○前涼

明檇李蔣之翹編

年	晉	吳
乙酉	西晉世祖武皇帝泰始元 先炎興元年漢亡明年魏晉公司馬昭遂自進爵爲王用天子服器至是秋八月卒太子炎嗣冬十二月丙寅炎以晉王自即皇帝位改元○仍都于洛陽國號晉○廢魏主奐爲陳留王	吳歸命侯 孫皓 甘露元 皓初立改年元興二年四月因將陵甘露降又改年○冬遷都武昌
丙戌	二 秋七月晦日食○冬十月朔又食	寶鼎元 時皓在武昌得大鼎六月改年○十二月還都建業
丁亥	三 立皇太子衷	二
戊子	四 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大水	三
己丑	五 春青徐兗州大水○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	建衡元 立子瑾爲太子
庚寅	六	二
辛卯	七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故漢皇帝安樂思公劉禪卒	三 是歲西苑言鳳凰集改明年曰鳳凰
壬辰	八 皇太子衷納妃賈氏○冬十月朔日食	鳳凰元
癸巳	九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朔又食	二
甲午	十 春正月日食○三月又食○邵陵厲公曹芳卒	三 比三年大疫
乙未	咸寧元 秋七月晦日食○冬大疫	天冊元 以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改年
丙申	二	天璽元 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于湖邊因改年
丁酉	三 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星孛紫宮○大水	天紀元 遣使祀歷陽山使者詐書石印爲瑞改年

戊戌四　春正月朔日食○秋大水螟　二

己亥五　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冬十一月大舉伐吳　三

庚子大康元　龍驤將軍王濬以舟師入石頭孫皓出降○夏四月詔賜皓爵歸命侯改年○郭欽請徙內郡雜胡于邊地不聽　四　吳亡

辛丑二

壬寅三

癸卯四　春三月朔日食○冬河南荊揚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甲辰五　春正月龍見武庫井中

乙巳六　夏四月旱○秋八月朔日食

丙午七　春正朔日食

丁未八　春正月朔日食○太廟殿陷

戊申九　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朔又食○旱○秋八月星隕如雨○地震

己酉十　以鮮卑慕容廆爲鮮卑都督居徒河之青山○以劉淵爲北部都尉

庚戌　孝惠皇帝永熙元　春正月朔改元太熙○夏四月帝崩年五十五○太子衷即位改元○立子遹爲皇太子○以劉淵爲五部大都督

辛亥元康元　春正月朔改元永平○三月賈后殺太傅楊駿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改元

壬子二　春二月賈后弑皇太后楊氏于金墉城

癸丑三

夏六月弘農雨雹三尺

甲寅四

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大饑

乙卯五

夏六月東海雨雹五寸○荆揚兗豫青徐大水○索頭拓跋祿官分國爲三部與兄子猗㐌猗盧分統之

丙辰六

關中饑疫

丁巳七

雍秦旱疫米斛萬錢

戊午八

秋荆豫徐揚冀大水○略陽巴氐李特入蜀

己未九

太子洗馬江統著徙戎論○冬十一月朔日食

庚申永康元

春正月晦日食○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太白晝見中台星坼○賈后殺太子遹○夏四月朔日食○趙王倫入廢賈后爲庶人殺之○五月立臨淮王臧爲皇太孫○秋八月趙王倫自加九錫

辛酉永寧元

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張軌爲涼州刺史○趙王倫篡位改元建始遷帝于金墉號太上皇殺太孫臧○閏三月朔日食○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夏四月帝復位倫誅○立襄陽王尚爲太孫

壬戌太安元

春三月太孫尚薨立清河王覃爲太子○冬十二月河間王顒使長沙王乂殺齊王冏改元○李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陳留王曹奐卒

癸亥二

春二月益州刺史羅尚大破李特斬之○閏十二月李雄入成都

成始祖 李特 建初元

正月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特入據之赦境內改年○特死弟流代領其衆亡何流亦死衆推特子雄領之

甲子永興元

春正月東海王越使顒將張方殺長沙王

漢高祖 劉淵 元熙元

成太宗 李雄 建興元

十一月自稱成都王改年

食

又改元永安○成都王穎廢太子覃自立為太弟○秋七月帝討穎敗于蕩陰穎遂以帝入鄴改元建武○穎殺東安王繇琅邪王睿走歸國○帝還洛陽○冬十一月張方遷帝于長安○僕射荀藩立留臺于洛陽復改元永安○十二月廢穎更立豫章王熾為太弟○改元永興

成都王穎表淵行寧朔將軍以淵子聰為積弩將軍○自稱大單于于離石○十月遷都左國城建國號曰漢自稱漢王

乙丑二

帝在長安○夏四月部帥跋猗㐌為大單于猗㐌死子普根代領其衆○秋八月星孛北斗

二

離石大饑

二

丙寅光熙元

春正月朔日食○夏四月帝還洛陽改元○秋七月朔日食○冬十一月帝中毒崩年四十八○太弟熾即位○十二月朔日

三

晏平元

雄僭稱帝國號大成改年

丁卯孝懷皇帝永嘉元

春正月癸丑改元○立豫章王詮為皇太子○以琅邪王睿都督揚州鎮建鄴○冬十一月朔日食○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祿官死弟猗盧總統三部

四

汲桑故將石勒來降以為輔漢將軍平晉王

二

戊辰二

春正月朔日食○張軌得風疾使子茂攝州事

永鳳元

徙都蒲子○十月稱帝改年

三

己巳三

春正月朔熒惑犯紫微○夏大旱

河瑞元

徙都平陽○時汾水得玉璽改年

四

庚午四
夏四月蝗○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漢烈祖劉聰光興元
七月淵死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遂改元○氐酋蒲洪自稱略陽公
光五

辛未五
夏六月漢人入寇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廣爲平阿公○司空荀藩等傳檄四方推瑯邪王睿爲盟主○閻鼎等奉武帝孫秦王鄴趣許昌
嘉平元
以克晉改
玉衡元
時李驤拔涪城李始攸巴西於是改年

壬申六
春二月朔日食○漢降封帝爲會稽郡公○秦王鄴入長安賈疋等奉爲皇太子置行臺○冬大疫
二
石勒始據襄國○南安羌酋姚弋仲自稱扶風公
三

癸酉孝愍皇帝建興元
春二月丁未漢劉聰弒帝于平陽年三十○夏四月壬申皇太子鄴即位于長安○以瑯邪王睿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鎮廣陵
三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
三

甲戌二
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以張軌爲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又以寔爲副刺史○軌卒寔嗣
四
正月有流星隕于平陽北化爲肉○加石勒大將軍東單于○襄國大饑
四

乙亥三
以瑯邪王睿爲丞相大都督○進代公猗盧爵爲王
建元元
拜石勒陝東伯得專征伐封拜
五

丙子四
猗盧爲長子六修所弒晉根討之而立尊
麟嘉元
秋大蝗○以帝降改年
六

死國人立其叔父弗之子駿〇詔拜張寔都督陝西諸軍事弟茂爲秦州刺史〇夏六月朔日食〇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飢促降〇漢人廢帝爲懷安侯〇十二月朔日食

丁丑東晉中宗元皇帝建元 元 一

二

立子紹爲太子

七

涼西平元公張寔 建興五

春三月琅邪王睿即晉王位改元〇夏五月朔日食〇秋大旱河汾溢〇冬十一月朔日食〇十二月漢劉聰弑帝于平陽年十八

不奉東晉年號猶稱建興示不臣也

戊寅大興元

春三月丙辰王即皇帝位改元〇立皇太子紹〇以慕容廆爲大單于〇夏四月朔日食〇冬十一月日夜出高三丈

前趙王劉曜光初元

七月劉聰死子粲立改年漢亂〇八月靳準弑而代

八

六

己卯二

夏四月南陽王保自稱晉王于上邽改年建康〇江東大饑〇慕容廆取遼東

二

遷都長安〇立子熙爲太子〇冬十一月

元年

之石勒引兵討準〇冬十月勒自立于赤壁改年封勒爲趙公

後趙高祖石勒

改國號爲趙蒲洪來降

勒自立爲趙王依春秋列國稱元年〇賜養子虎爵爲中山公

九

七

庚辰三

以慕容廆爲平州刺史〇上邽諸將殺晉

三

二

十

八

京兆人劉弘使帳下閻

年	晉				涼
	王保				殺寔州人立寔弟茂代之○茂立寔子駿爲世子
辛巳四	春二月日中有黑子○終南山崩○秋八月常山崩○以慕容廆爲平州牧封遼東公○廆立子皝爲世子○猗㐌妻惟氏殺鬱律立其子賀傉	四	三	十一	涼西平成烈公張茂九
壬午永昌元	春正月以去年十一月生皇太孫衍改元○封子昱爲琅邪王○冬十一月帝以王敦作逆憂憤成疾閏月崩年四十七○庚寅太子紹即位	五	四 立子弘爲世子	十二	十
癸未肅宗明皇帝太寧元	春三月朔改元	六 封姚弋仲	五	十三	十一 趙來伐茂遣使稱藩遂封

年	晉				涼
		爲平襄公			爲涼王
甲申二	夏六月帝親征王敦于江寧破之○代賀傉徙居東木根山	七	六	十四 立其兒子班爲太子	十二 茂卒寔子駿嗣
乙酉三	立皇太子衍○閏八月帝崩年二十七○太子衍即位皇太后庾氏臨朝稱制○冬十一月朔日食○拓跋賀傉死弟紇那嗣	八	七	十五	涼西平忠成公張駿十三 汜禕請駿改年不許
丙戌顯宗成皇帝咸和元	春二月改元	九	八	十六	十四 去趙官爵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
丁亥二	夏五月朔日食○徙封琅邪王昱爲會稽	十	九	十七	十五

	庚寅五	己丑四	戊子三	
		春二月諸軍討蘇逸誅之曹據抱帝奔溫嶠船○賀蘭諸部共立鬱律子翳槐爲王紇那奔宇文部	春二月蘇峻犯闕三月遷帝于石頭	王吳王岳爲琅邪王
	建平元 二月勒自稱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子弘爲太子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九	十二 後趙石虎執曜子熙胤皆殺之○前趙遂亡	十一 曜爲後趙所執久之見殺	
		二 蒲洪姚弋仲俱來降	太和元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八 駿稱臣于後趙爲涼州牧	十七	十六	

	甲午九	癸巳八	壬辰七	辛卯六	
	以慕容皝爲平州刺史遼東公	慕容廆卒世子皝嗣		春三月朔日食	
	趙海陽王 石弘 延熙元 春正月改年○石虎廢弘自立爲居攝趙天王尋弒弘	四 勒死子弘立○石虎自爲丞相魏王	三 命太子弘省可尚書奏事	二	月稱帝改年
	二十四 雄死兄子班立李越弒班而立其弟期	二十三	二十二	二十一	
	二十二 受晉命爲大將軍	二十一	二十 立次子重華爲世子	十九	

壬寅八
春正月朔日食○夏六月帝崩年二十二帝二子不奕皆幼弟琅邪王岳即位○封不爲琅邪王奕爲東海王○慕容皝遷都龍城
八
五
三十
五

晉書年表十九

癸卯康皇帝建元元
春正月改元
九
六
翁死子勢
三十一
六

立

甲辰二
春熒惑守房心○秋九月立皇太子聃○戊戌帝崩太子聃即位時太子方二歲皇太后褚氏臨朝稱制
十
漢歸義
侯李勢
太和元
三十二
七

乙巳孝宗穆皇帝永和元
春正月朔太后抱帝臨軒改元○以會稽
十一
以姚弋仲爲寃軍大將軍
二
三
三十
燕太
八
祖
涤

晉書年表二十

王昱錄尚書六條事
十二
自稱秦王
以姚苌著諸侯即位稱元年于五凉始用晉年號自稱廿二

丙午二
夏四月朔日食○冬十一月桓溫率師伐漢
十二
嘉寧元
以誅四李奕改年
黎李世子重嗣
三十
十三
九

丁未三
春三月溫至成都李勢降詔封勢歸義侯
十三
二
漢亡
平敵
涼西
十四
十

甲寅十

四
五月大饑

涼王張祚和平元
自立重華庶兄祚
自稱涼王涼州始改年

三

十七

乙卯十一

姚襄據許昌

秦越厲王苻生壽光元
二月蝗○夏健立子生爲太子○健卒生立改年段純諫殺之

涼西平敬悼公張玄靚建興四十三
祚拉役服盜狩軍宋混等遂殺

十八

丙辰十二

冬十月朔日食

二
張玄靚遣使來稱藩因其所稱官爵授之

四十四
祚立曜靈弟玄靚爲涼王復稱建興

五

十九

丁巳升平元

春正月帝冠太后歸政改元○二月太白入東井

秦世祖苻堅永興元
四月苻黃眉等擊姚襄于黃落斬之弟萇來降○六月苻堅勒兵入宮弒生自立去帝號稱大秦天王改年○立子宏爲太子

四十五

光壽元
立子暐爲太子改年○十一月徙都于鄴

二十

戊午二	己未三	庚申四		辛酉五
	冬十二月大旱	秋八月朔日食既		夏五月帝崩年十九成帝子琅邪王丕即位○徙東海王奕爲琅邪王
二 秋大旱	甘露元	二		三
四十六	四十七 宋混請玄靚去王號稱涼州牧	四十八		四十九 以叔四父天錫輔政○十二月始
二	三	燕幽帝慕容暐	建熙元 儁卒子暐嗣改年	二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壬戌哀皇帝隆和元	癸亥興寧元	甲子二
春正月改元○冬十二月日食既	春二月改元○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錄尚書○秋八月星孛角亢	帝寢疾褚太后臨朝攝政○加桓溫揚州牧
四	五	六
改建興年奉升平年號受晉命爲涼州刺史西平公	是歲張天錫弒玄靚自立	涼西平五 悼公張天錫 是歲[illegible]
三 [illegible]	四	五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丁豕為涼州牧西平公

乙丑三
春二月丙申帝崩年二十五母弟琅邪王奕即位○更會稽王昱為琅邪王固辭不受
建元元
六
二十八

丙寅帝奕太和元
以會稽王昱為丞相錄尚書事
二
七
二十九

丁卯二
三
八
三十

戊辰三
春三月朔日食○加桓溫殊禮
四
九
三十一

己巳四
五
慕容垂來奔以為冠軍將軍
十
三十二

庚午五
秋七月朔日食
六
六月王猛復督諸軍代燕○十一月堅入鄴○亡燕○慕容暐以歸封暐為新興侯
軍○遣王猛代燕
十一
燕亡
三十三

辛未太宗簡文皇帝咸安元
冬十一月桓溫廢帝為東海王立會稽王昱改元○又降東海王為海西公害其三子及母○先是熒惑守太微至是又逆行入太微○溫自為丞相
七
是歲天錫稱藩于秦
三十四
世子寔卒
遣膜生子蛙

壬申二
桓溫遷海西公于吳○立皇太子昌明○秋七月帝崩年五十三○太子昌明即位○三吳大旱饑
八
三十五

癸酉烈宗孝武皇帝寧康元	甲戌二	乙亥三	丙子太元元
桓溫卒以少子玄爲嗣方五歲襲封南郡公○秋八月以帝幼沖褚太后臨朝攝政○冬彗星見		冬十月朔日食	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改元○冬十一月朔日食
九	十	十一	十二 遣兵擊涼州敗之張天錫來降封歸義侯
			是歲涼亡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犍爲庶長子寔君所弒秦討誅之留故世子寔子珪分代國爲二部使劉

	丁丑二	戊寅三	己卯四	庚辰五	辛巳六	壬午七
			冬十二月朔日食		夏六月朔日食○江東饑	
	秦建元十三	十四	十五 是歲大饑	十六	十七	十八 遣將軍呂光將兵伐西域○是歲蝗不食麻豆遂大熟
庫仁劉衛辰統之珪依於庫仁						

癸未八

苻堅大衆入寇謝玄等大破其兵於肥水西中公張天錫來奔以爲散騎常侍

十九

堅伐晉以姚萇爲龍驤將軍乞伏國仁爲前將軍及堅敗歸國仁遂與叔父步頹合衆據隴右慕容垂與丁零翟斌合衆攻鄴

甲申九

夏六月癸丑崇德褚太后崩○冬十月朔日食

秦建元二十

以呂光爲西域校尉

後秦太祖姚萇白雀元

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改年

後燕太祖慕容垂元年

春正月垂自稱燕王于滎陽○以弟德爲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至鄴敗秦建元二十年○爲燕元年○立子寶爲太子○三月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沖亦起兵于平陽泓進向長安改元燕興是爲西燕後爲謀臣高蓋所殺沖代領其衆○暐謀殺苻堅不克而

乙酉十

秋七月旱饑井渴

秦哀平帝苻丕二

太安元

五月慕容沖攻長安堅敗出奔五將山○七月姚萇遣兵圍之執堅以歸尋弒之○太子宏奔晉○苻丕稱帝于晉陽○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

西秦烈祖乞伏國仁建義元

自稱單于改年○以弟乾歸爲上將軍

慕容沖稱帝于阿房改年更始○垂定都中山

死

丙戌十一

冬十月揚威將軍馮該擊苻丕斬之○其太子寧○冬十月甲申海西公薨于

秦太宗苻登太初元

八月不以

後秦建初元

萇承長安稱帝改年

西秦建義二

後涼太祖呂光太安元

光聞苻堅

後燕建興元

始稱帝改年○慕容

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

與

苻族孫為南安王○丕既死登稱帝改年

國號大秦○立子興為太子

光聞堅喪改年○自稱涼州牧酒泉公

冲為韓延所殺共將段隨代之○慕容恒等殺隨立慕容忠忠又見殺慕容永為河

先是珪從曾祖紇羅等共推珪為主春正月戊申珪大會于牛川復立為代王改年

東王既而稱帝于長子改年中興

○改國號曰魏○徙都盛樂

丁亥十二

秋八月立皇太子德宗

二

二

三

稱藩于秦封苑川王

二

是歲大饑人相食

二

封寶子盛為長樂公

二

戊子十三

三

立子崇為太子

三

西秦高祖乞伏乾歸太初元

國仁死子公府幼眾推乾歸為河南王改

三

三

以太子寶錄尚書事

三

己丑十四

四

四

三

年○遷都金城

受秦封金城王

麟嘉元四

自稱三河王改年○立世子紹

四

庚寅十五

秋七月星孛太微歷北斗

五

五

三

二

五

五

晉書 年表三十九

乙未二十

春三月朔日食○夏五月長星見

後秦皇初二

八

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遷于西城

禿髮烏孤徙都廉川封之爲廣武郡公

七

十

十

歸所逐奔隴西敗死○泰子

丙申二十一

秋九月帝爲張貴人所弒○太子德宗即位

三

九

龍飛元

光初稱天王國號大涼改年○道使拜烏孤官降不

後燕烈

祖慕容寶永康元

閏三月垂襲魏平城

皇始元

群臣勸進稱尊號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年

晉書 年表四十

充之還卒十上谷太子寶立攺年○以慕容德爲冀州牧領鄴○立子策爲太子

受

丁酉安皇帝隆安元四

春正月朔改元

西秦

十

後涼

二

南涼

太初

□□沮渠羅仇□蒙遜叛屯據金山

禿髮烏孤太初元自稱西平王改年

北涼王段業

神璽元

後涼將沮渠男成共推建康太守段業爲涼州牧建康公改年

後燕永康

二

魏皇始二

魏圍中山寶出走龍城中立慕容詳爲主拒之□寶封高實爲夕陽公養以爲子○詳稱帝于

将江州○玄挾帝東下○玄與劉毅等戰敗又挾帝西走入江陵益州都護馮遷誅玄帝復位○桓振復陷江陵桓謙奉璽綬還帝以瑯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劉裕領青州

乙巳義熙元

春正月劉毅等克江陵改元○三月甲午帝還建康○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劉裕爲侍中都督中外○裕旋鎮京口改授都督十六州○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等十六郡

七

五

建初五 元

自稱大將軍大都督二州牧改年○徙都酒泉

南燕二 北海王 慕容超 太上元

德薨子立兄子超爲

丙午二

封劉裕豫章郡公

八

乞伏乾歸入朝

是歲秦以傉檀爲涼州刺史鎮姑臧

六

二

六

夕陽公高雲以疾去官

二

令封北海王○德延超嗣政年

三

丁未三

春二月劉裕詣建康固辭所除官○秋七月朔日食

九

以乾歸爲主客尚書使熾磐監其部衆○以太子泓錄尚書事○熾磐行河州刺史

夏世祖 赫連勃勃 龍升元

勃勃初爲秦安遠將軍叛殺沒

七

三

燕惠懿帝 高雲 正始元

正月熙改年建始○七月熙崩

三

四

甲寅十

十六三

二

七

三

十

六

神瑞元

劉勃勃至是始改姓赫連氏

五月辛亥南涼梟南涼傉檀以太子歸弁其太

虎臺奉復子傳之王

乙卯十一

沮渠蒙遜遣使上表內附

○裕自加殊禮○秋七月晦日食○八月熒惑不見

十七四

二

四

十一七

二

大饑

丙辰十二

八十餘日復出東井

春正月裕自加都督二十二州○二月裕自加中外大都督伐秦○乞伏熾磐遣使內附

泰五

裕拜姚泓

五

四

五

十二八

泰常元

永和元

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姚興死太子泓嗣改年

丁巳十三

春正月朔日食○秋七月劉裕至潼關自遣王鎮惡自河入渭大破秦兵送之長

後秦亡

二

六

五

六

西涼九

李公歆

嘉興元

二

○姚恢以伯逆伏誅

晉書引評姓氏

唐

劉子玄 知幾彭城人　杜君卿 佑萬年人

宋

歐陽永叔 修廬陵人　王介甫 安石臨川人

石守道 介奉符人　章子平 衡浦城人

蘇老泉 洵眉山人　蘇子瞻 軾

蘇子由 轍　秦少游 觀高郵人

司馬君實 光夏縣人　呂伯恭 祖謙金華人

劉道原 恕京兆人　范淳甫 祖禹華陽人

陳同甫 亮永康人　葉水心 適永嘉人

洪容齋 邁鄱陽人　朱元晦 熹新安人

劉彥和 子翬崇安人　鄭漁仲 樵莆田人

李仁甫 燾丹稜人　陳止齋 傅良瑞安人

胡身之 三省天台人　楊廷秀 萬里吉水人

劉孟會 辰翁廬陵人　王伯厚 應麟慶元人

程泰之 昌大休寧人　孫季昭 奕廬陵人

項平菴 安世括蒼人　黃東發 震慈谿人

羅長源 泌廬陵人　李子思 舜臣井研人

眞西山 德秀浦城人　謝叠山 枋得弋陽人

謝皐羽 翱延平人

元

吳幼清 澂崇仁人　虞伯生 集仁壽人

楊廉夫 維楨會稽人　陶宗儀 九成天台人

吳立夫 萊婺州人　歐陽原功 玄瀏陽人

程鉅夫 文海廣平人

國朝

宋景濂 濂浦江人　劉伯溫 基青田人

方希直 孝孺寧海人　丘仲深 濬瓊山人

桑民懌 悅太倉人　程篁墩 敏政休寧人

邵國賢 寶無錫人　趙輔之 鶴南平人

李賓之 東陽茶陵人　崔子鍾 銑安陽人

李獻吉 夢陽慶陽人　何燕泉 孟春郴州人

楊用修 愼新都人　唐應德 順之武進人

黃才伯 佐香山人　林茂貞 希元同安人

王允寧 維楨華州人　茅順甫 坤歸安人

王元美 世貞太倉人　王敬美 世懋
葉與中 盛崑山人　郝仲輿 敬京山人
何玄朗 良俊華亭人　孫文融 鑛餘姚人
馮開之 夢禎秀水人　袁了凡 黃嘉善人
王季重 思任山陰人　陳眉公 繼儒華亭人
陳用揚 絳上虞人　謝曰可 廷讚撫州人
鍾伯敬 惺景陵人　陳明卿 仁錫長洲人
黃務玄 道周鎮海人　項水心 煜吳縣人
張天如 溥太倉人　張受先 采太倉人

楊維節 以任瑞金人　章大力 世純臨川人
許玉史 豸侯官人　文用昭 德翼德化人
譚友夏 元春景陵人　陳臥子 子龍華亭人
陸狂生 上灝平湖人　吳次尾 應箕池州人
朱全古 東觀錢塘人　陸韋公 鈿秀水人
儲樹子 本秀水人　錢稱抽 士馨嘉興人
錢聖月 光繡鄞縣人　陸御天 彥龍仁和人

晉書目錄

帝紀十

第一卷
高祖宣帝 懿

第二卷
世宗景帝 師
太祖文帝 昭

第三卷
世祖武帝 炎

第四卷
孝惠帝 衷

第五卷
孝懷帝 熾
孝愍帝 鄴

第六卷
中宗元帝 睿
肅宗明帝 紹

第七卷

志二十

穆章何皇后
哀靖王皇后附
廢帝庾皇后附
簡文宣鄭太后
簡文順王皇后附
孝武文李太后
孝武定王皇后附
安德陳太后附
安僖王皇后附
恭思褚皇后附

第三十三卷
王祥 弟覽　鄭沖
何曾 子劭　石苞 子崇　歐陽建附

第三十四卷
羊祜　杜預 子錫

第三十五卷
陳騫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第三十六卷
衛瓘 子恒　孫玠　張華

第三十七卷
宗室
安平獻王孚 子邕　邕弟義陽成王望附　望子河間平王洪　洪子威附　洪弟竟陵王楙附　望弟太原成王輔附　下邳獻王晃附　晃弟太原烈王瓌附　瓌弟高陽元王珪附　珪弟常山孝王衡附　衡弟沛順王景附
彭城穆王權附
高密文獻王泰 子新蔡武哀王騰　南陽王模　騰子莊王確附
范陽康王綏附
濟南惠王遂附
譙剛王遜 子閔王承　承子烈王無忌　無忌子敬王恬　恬子忠王尚之　休之　韓延之附
高陽王睦附
任城景王陵 弟順　西河繆王斌附

第三十八卷

第四十八卷
向雄 段灼
閻纘
第四十九卷
阮籍 兄子咸 咸子瞻 孚 從子修 族弟裕
嵇康 向秀
劉伶 謝鯤
胡母輔之 畢卓
王尼 羊曼

光逸
第五十卷
曹志 庾峻 子珉 敳
郭象 刪 庾純 子旉
秦秀
第五十一卷
皇甫謐 子方回 摯虞
束皙 王接
第五十二卷

郤詵 阮种
華譚 袁甫
第五十三卷
愍懷太子遹
第五十四卷
陸機 弟雲
第五十五卷
夏侯湛 潘岳 從子尼
張載 弟協 亢

第五十六卷
江統 孫楚 孫綽
第五十七卷
羅憲 滕脩 刪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刪 趙誘 刪
第五十八卷
周處 子玘 孫筵 札 周訪 孫虎

晉書 目錄 十

第八十卷

王羲之 子玄之 凝之 徽之 徽之子楨之 操之 獻之

第八十一卷

王遜　蔡豹 [illegible]

羊鑒 刪　劉胤

桓宣 族子伊　朱伺

毛寶 孫璩　劉遐 刪

鄧嶽 刪　朱序

第八十二卷

陳壽　王長文 刪

虞溥　司馬彪

王隱　虞預

孫盛　干寶

鄧粲 刪　謝沈 刪

習鑿齒　徐廣

第八十三卷

顧和　袁瓌 瓌子喬 從孫

江逌 從子績　車胤

殷覬　王雅

第八十四卷

王恭　庾楷 刪

劉牢之　殷仲堪

楊佺期

第八十五卷

劉毅 兄邁　諸葛長民 刪

何無忌　檀憑之 刪

魏詠之 刪

第八十六卷

張軌 軌子寔 寔弟茂 寔子駿 駿子重華 重華子耀靈 靈父伯祚 靈弟玄靚 靚叔天錫

第八十七卷

李暠 子歆

第八十八卷

孝友

李密　盛彥 刪

夏方 刪　王裒

許孜 刪　庾袞
孫晷 刪　顏含
劉殷 刪　王延 刪
王談　桑虞 刪
何琦　吳逵 刪

第八十九卷

忠義

嵇紹　王豹
劉沉
賈渾 刪　王育 刪
韋忠　辛勉 刪
劉敏元　周該
桓雄 刪　韓階 刪
周崎　易雄
樂道融　虞悝
沈勁　吉挹
王諒　宋矩 刪
車濟 刪　丁穆 刪

辛恭靖　羅企生
張禕

第九十卷

良吏

魯芝 刪　胡威
杜軫 刪　竇允 刪
王宏 刪　曹攄
潘京 刪　范晷 刪
丁紹 刪　喬智明 刪
鄧攸　吳隱之

第九十一卷

儒林

范平、　文立
陳邵 刪　虞喜
劉兆　氾毓
徐苗　崔遊 刪
范隆 刪　杜夷
董景道　續咸 刪

徐邈　孔衍附
范宣　韋謏附
范弘之　王歡附

第九十二卷

文苑

應貞附　成公綏
左思　趙至
鄒湛附　棗據附
褚陶附　王沉
張翰　庾闡
曹毗附　李充
袁宏　伏滔
羅含　顧愷之
郭澄之附

第九十三卷

外戚

羊琇　王恂附
楊文宗附　羊玄之附

虞豫附　庾琛附
杜乂　褚裒
何準附　王濛
王遐附　王蘊
褚爽附

第九十四卷

隱逸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沖
范粲子喬　魯勝附
董養附　霍原附
郭琦　伍朝附
魯褒　氾騰
任旭附　郭文
龔壯　孟陋
韓績附　譙秀附
翟湯子莊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附　公孫永附
張忠　石垣附
宋纖　郭荷附
郭瑀附　祁嘉附
瞿硎先生　謝敷
戴逵　龔玄之附
陶淡　陶潛

第九十五卷

藝術

陳訓以下俱附　戴洋
韓友　淳于智
步熊　杜不愆
嚴卿　隗炤
卜珝　鮑靚
吳猛　幸靈
佛圖澄　麻襦
單道開　黃泓

索紞　孟欽
王嘉　僧涉
郭黁　鳩摩羅什
曇霍　臺產

第九十六卷

列女

羊耽妻辛氏　杜有道妻嚴氏
王渾妻鍾氏附　鄭袤妻曹氏附
愍懷太子妃王氏

鄭休妻石氏附　陶侃母湛氏附
賈渾妻宗氏附　梁緯妻辛氏
許延妻杜氏附　虞潭母孫氏
周顗母李氏附　張茂妻陸氏
尹虞二女附　荀崧小女灌
王凝之妻謝氏
劉臻妻陳氏附　皮京妻龍氏附
孟昶妻周氏　何無忌母劉氏
劉聰妻劉氏附　王廣女

晉書　目錄

晉書 目錄

右晋十二世十五帝一百五十六年
中朝四帝都洛陽五十四年
江左十一帝都建康一百二年

時有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共十六國附二涼已入列傳十四國爲載記其書起乙酉盡庚申

晋書目錄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恭校

宣帝

鍾云魏武假其人邪有情司馬宣王狼其人特無情非人無情也自不欲有其情也觀武有無底此老一味冷其一陰鷙之性似純用以單一天下而文韓山水別存之趣[illegible]不以分其心以濟無聊生情有情則爲[illegible]天下之衆[illegible]忍而逆斬之所以爲[illegible]○晉云魏武一生[illegible]以爲晉[illegible]○又云經營全以自為取漢天下于晉者為[illegible]故意為身臣而[illegible]不加[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云云[illegible]亦未嘗不知懿矣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際[illegible]矣

蔣云帝紀先敘世系大體也[illegible]

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其先出自帝高陽之子重黎爲夏官祝融歷唐虞夏商世序其職及周以夏官爲司馬其後程伯休父周宣王時以世官克平徐方錫以官族因而爲氏楚漢間司馬卬爲趙將與諸侯伐秦秦亡立爲殷王都河內漢以其地爲郡子孫遂家焉自卬八世生征西將軍鈞鈞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儁儁生京兆尹防帝卽防第二子也少有奇節聰朗多大畧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南郡太守楊俊名知人見帝未弱冠以爲非常之器尚書崔琰與帝兄朗善亦謂朗曰君弟明允剛特非子所及也漢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爲司空聞而辟之帝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堅臥不動（蔣云堅臥字入畫）

鍾云辭之不肯屈節曹氏自然之勢也然司馬氏必不能[illegible]

及魏武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帝懼而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轉議郎丞相東曹屬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於魏武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耀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魏武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右復欲得蜀（本光武詔岑彭等語）言竟不從（蔣云時孫權既降上表陳說天命侍中陳群尚書桓階奏操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illegible]）

肥引之云初見之魏略復引注三國圖要
器考此下書載爲司馬宣王之言蓋亦附會
其矣將
制之

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軍司馬，言於魏武曰：「昔箕子陳謀，以食爲首。今天下不耕者蓋二十餘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魏武納之。

及蜀將關羽圍曹仁於樊，于禁等七軍皆沒。是時漢帝都許，魏武欲徙河北以避其鋭。帝

諫曰：「禁等水沒，非戰守之失，於國家大計未有所損，而便遷都，既示敵以弱，又淮沔之民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内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所，令掎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

魏文帝即位，封河津亭侯，轉丞相長史。及魏受漢禪，以帝爲尚書。頃之，轉督軍御史中丞，封安國鄉侯。

孫云語極其倚
重之意語似精

情形西東夾無
甚句法

黃初五年，魏帝南巡觀兵吳疆，帝留鎮許昌，改封向鄉侯，轉撫軍，假節，加給事中、錄尚書事。帝辭，魏帝曰：「吾於庶事，以夜繼晝，無須臾寧息。此非以爲榮，乃分憂耳。」

六年，魏帝復大興舟師征吳，復命帝居守，内鎮百姓，外供軍資。臨行詔曰：「吾深以後事爲念，故以委卿。曹參雖有戰功，而蕭何爲重。使吾無西顧之憂，不亦可乎。」

七年，魏帝自廣陵還洛陽，詔帝曰：「吾東，撫軍

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於是帝留鎮許昌。及魏帝疾篤，帝與曹眞、陳群等見於崇華殿之南堂，竝受顧命輔政。明帝即位，改封舞陽侯，遷驃騎將軍。

太和元年夏六月，魏帝詔帝屯于宛，加督荆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遇之厚，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及文帝告殂，達心不自安，蜀相諸葛亮惡而誘之。達數與書，陰許歸蜀。遂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

齊云晉陽俱有所以其言能狀狀猥予氣脉絕類戰國

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之、將舉兵、帝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猶豫不決、帝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帝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

賓云借顧達與亮書及告亮之詞幾要寫出司馬懿行兵神速則頓恐達遽敗四字促令一時俱寫躍如

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水經注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曰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蘭塞蓋吳兵向安橋而蜀兵向木蘭塞也 帝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且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

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明年正月、帝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時申儀久在魏興、專威疆埸、輒承制、多所假授、帝召詰之、歸于京師

四年、遷大將軍、加大都督、假黃鉞、與曹眞伐蜀、帝自西城進、泝沔而上、至朐䏰上音蠢下如允反拔其新豐縣、軍次丹口、遇雨班師、明年、諸葛亮帥諸軍入天水、圍將軍賈嗣魏平於祁山、魏

帝乃使帝西屯長安、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統車騎將軍張郃、後將軍費曜、征蜀護軍戴陵、雍州刺史郭淮以距亮、張郃勸帝分軍駐雍郿、為後鎮、帝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帝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帝遇于上邽之東、帝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帝尋亮既至鹵城、又登山

孫云、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爲此言以安諸將耳

掘營、不肯戰、諸將咸以爲請、乃使案中道向亮、敗績、帝還保營、亮以糧盡退軍、帝遣張郃追之、至木門、與亮戰、死、蔣云、司馬宣王鹵城之敗、與張郃木門之死、此二事皆昭昭在人耳目者、故孫盛習鑿齒之書亦皆書而不諱、而晉書獨于此最爲誣附、于下邽則曰亮學虜而道、于鹵城則曰帝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嗚呼、史之不實、何至於此、況陳壽素稱亮其爲亮傳、多所不滿、至述此事、則亦無所隱、但言權盡退軍、與魏張郃交戰、射殺郃、而無損軍失律之文、郭沖五事又言祁山之戰、殺張郃、邽宣王諸軍大克、故涑水紫陽依之以立義、是也、獨怪陳壽孫盛習鑿齒輩、身皆晉臣、尚直筆書之、晉之君不爲罪、何獨唐貞觀間修閒諸公、豈不綜覈、而特爲阿好、至是書乎、文皇之贊懿曰、閉軍固壘、莫敢爭鋒、蓋可知矣、卽贊詞以觀傳語、其前後已自爲矛盾、亦何待旁考曲證、而始破其說乎

青龍二年、亮又率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魏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帝節度、帝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以距之、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時朝廷以亮僑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魏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仗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仗節立軍門、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仗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帝與之對壘百餘

魏云、懿每以不戰制漢、是其長處、而激之愈怒、是以終亮之世、不能勝漢

蔣云、亮數語俱是太史公筆法、如此便何等精神、何等氣骨

日、會亮病卒、軍退、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帝亦斂軍不之逼、於是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歎曰、天下奇才也、因獲亮圖書糧穀甚衆、帝審其必死、辛毗以爲尚未可知、帝曰、軍家所重、在是、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帝使軍士二千人、著軟材平底屐、前行、蒺藜悉置

劉云、妙計事亦佳、是晉人語

錢云以是非論則孔明十古之豪傑以成敗論則仲達亦一世之英雄

屐、然、後、馬、步、俱、進、至赤岸、不及而還、府百姓
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帝聞之笑曰、吾
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帝問曰、
諸葛公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次
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旣而告
人曰、諸葛孔明其能久乎、竟如其言明年帝
遷爲太尉、增封邑
景初二年、魏帝以遼東公孫淵、淵原史作文懿淵字也此因避唐諱故改稱耳今正之歷計不利、徵帝詣京師、魏帝曰、

齊云以發帝作致怨甚奇

此不足以勞君、事欲必克、故相煩耳、君度其
作何計、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
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魏帝曰、三
者安出、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豫有所棄、
此非其所及、今懸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
先據遼水而後守也、魏帝曰、往還幾時、對曰、
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
年足矣、齊云景初元年公孫淵反而徵婁王京師又實在二年事原史以上云云遼誤作青龍四年晉亦太懸絕矣年帝遂帥牛金胡遵等、步騎

四萬、發、自、京、都、車、駕、送、出、西、明、門、過溫、見、父、
老、故、舊、讌、飲、累、日、帝、歎、息、悵、然、有、感、爲歌曰、
天地開闢、日月重光、遭遇際會、畢力遐方、將
埽群穢、還過故鄉、肅淸萬里、總齊八荒、告成
歸老、待罪舞陽、錢云落此將已公然作豐沛兵動無一字人臣語矣又云歸老待罪奸甚老瞞口中說不出卻操自遠亦不過曰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衆歸就武平侯實不可也誠恐已離兵爲人所禍讓遲三縣一篇長文祇不得此四字然規武之勝此人在
遂進師、經孤竹、越碣石、次于遼水、淵果
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傳作二十餘里

孫云兵與老相守閉壁者無能爲者及計公孫淵奇計橫出若云林遼數千餘叛行其是之謂乎

里、以距帝、帝、盛、兵、多、張、旗、幟、出、其、南、賊盡銳
赴之、乃泛舟潛濟、齊云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也以出其北、直趣襄平、帝曰、
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
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
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我直指襄平、
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
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帝乃縱兵逆擊、三
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
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帝令軍中敢有言徙

陳云諸與瑋諱猶有慶餉養共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無救懼吳蜀救兵耳

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漲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帝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

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魏帝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矣、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長星、色白、有芒鬣、自襄平城西南流于東北、墜梁水、蔣云長星亦曰欃搶妖星也墜于梁水以爲公孫淵之兆也是不謬但前於五丈原亦曰長星墜亮之營其則爲晉臣屈筆以深亮各故制之然忠武之情上應象緯當爲宰相樞輔諸從以兵者日之是消入冠天水之意也及者孫盛晉陽秋所載曰有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于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亦絕無長星下墜之又予言因足故矣淵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執建等、皆斬之、檄告淵、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剋日送任、子謂送質子也、帝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何送任爲、淵尋攻南圍突出、帝

蔣云魯皆無甚奇特前之以從簡法共餉演語鑿無事采只是啖啜便有有餘味

縱兵擊之、斬于梁水上星墜之所、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積尸封土於其上也、初淵纂叔父恭之位而還囚恭、及將反、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不從、皆殺之、帝乃釋恭之囚、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令曰、古之伐國、誅其鯨鯢而已、諸爲淵所詿誤者、皆原之、中國人欲還舊鄉者、恣聽之、遂班師、初帝至襄平、夢魏帝枕其膝曰、視吾面、俛視有異於常、心惡之、先是詔

蔣云、死乃復可忍二句痛絶、慰問對心竟乎、勞對賊詔作眞話、史稱明帝明敏、神所明何事耶

帝便道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三日之間、詔五至、曰、間側息望到、到便直排閤入、視吾面、帝大遽、乃晝夜兼行、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帝流涕問疾、魏帝執帝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大將軍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欲

使尚書奏事先由己、乃言於魏帝徙帝爲太傅

正始二年夏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孫倫圍樊城、諸葛瑾步騭掠柤中、帝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累月不解、此危事也、（補用千資昔死）請自討之、六月乃督諸軍南征、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大獲而還

八年夏四月、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

快語曹爽時案

蔣云、老賊詐爲風疑之狀、亦以稱尚恨能如此、然老賊死先以此詐詭魏武、與三則不中常試、千爽兩輩入其計、舛老賊知傷

也勇勝書長矣也

好去仍是幷州妙

太后於永寧宮、（按陳書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特晉臣欲增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專擅朝政、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帝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五月帝稱疾不與政事、爽之徒亦頗疑帝、帝時亦潛爲之備、

九年、會河南尹李勝將莅荊州、爽令勝來候帝、幷伺察焉、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飮、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初魏武辟、帝辭以風痺、故云、）何意尊體乃爾、帝使聲氣纔屬、說年老枕

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爲本州）非幷州、帝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乃若微悟者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魏帝謁高平陵、爽兄

蔣云據劉寔及三國志濟正如此猶作濟言於懿而懿答之者非是

傅云寄坐字譏言雖處君位猶寄寓也

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帝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景帝爲中護軍。將兵屯司馬門。帝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督嚴世、引弩將射帝。孫謙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帝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駑馬戀短豆。必不能用也。短則作棧馬皁也豆所以飼馬者言爽懷戀棧皁而慮不及遠不能用範計也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羲營。帝親帥太

晉書紀一　宣紀　十五

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曰。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于御牀。握臣臂。深以後事爲念。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專威權。根據槃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爲都監。專共交關。伺候神器。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爲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前言。昔趙高極意。秦是以亡。呂霍早斷。漢祚永延。此乃陛下之殷鑒

蔣云只二三輔字考原自認罪狀非小

蔣云古云曹爽以兵委人卽以兵自衛殊非智揚之挾獻帝愍甚呂祿之棄北軍以後猶而爲豕豐不死何待

臣授命之秋也。公卿群臣。皆以爽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皇太后。皇太后勅如奏施行。臣輒勅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各以本官侯就第。若稽留車駕。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詣洛水浮橋。伺察非常。爽不通奏。留車駕宿伊水南。伐樹爲鹿角。發屯兵數千人以守。桓範果勸爽奉天子幸許昌。移檄徵天下兵。爽不能用。而夜遣侍中許允尚書陳泰詣帝。觀望風旨。帝數其過失。事

晉書卷一　紀　十六

止免官。泰還以報爽。勸之通奏。帝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等援引古今。諫說萬端。終不能從。乃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還第。不失爲富家翁。範拊膺曰。坐卿。滅吾族矣。遂通帝奏。既而有司劾黃門張當。幷發爽與何晏等反事。乃收爽兄弟及其黨與何晏丁謐鄧颺畢軌李勝桓範等誅之。初。爽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斬關奔爽。及爽將歸罪。芝綜泣曰。公

蔣云王淩果叛實死臣及死三

罔逮再千餘而姓死可得生矣人餘死作鬼雄矣而縛折簡恐是作史風韻如此然能乘事予且要觀噂們淩與宣王書語歸從虎口乞活乞爲可鉄

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奏收芝綜科罪、帝赦之曰、以勸事君者。二月以帝爲丞相加九錫固讓

二年兗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淩貳於帝謀立楚王彪

三年春正月王淩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討之、帝潛知其計、不聽、夏四月帝自帥中軍汎舟沿流、九日至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於

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帝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至項仰鴆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幷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鄴、命有司察之、魏帝使兼大鴻臚太僕庾嶷持節策命帝爲相國封安平郡公前後食邑五萬戶、侯者十九人、固讓相國郡公不受、六月帝寢疾、夢賈逵王淩爲祟、甚惡

鍾云異樣寶對人間一種幽類之理妙在從晉家兒孫口中說出方能使亂賊寒膽

蔣云情深二句神達於狀寫得

之、秋八月崩于京師、魏帝素服臨弔、喪葬威儀依漢霍光故事、追贈相國郡公、弟孚表陳先志、辭郡公九月葬河陰、謚曰文貞、後改謚文宣、晉國初建、追尊曰宣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陵曰高原、廟稱高祖、帝內忌而外寬、猜忌多權變、魏武頗疑之、聞其有狼顧相、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及誅曹爽、王淩、支黨悉夷三族、男女無少長姑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旣而竟遷魏鼎云、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迹其猜忍、蓋有符於狼顧也、

制曰、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和

晉但能守不如卜渚守吳書

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己、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覘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何獨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鬭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仗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貴將

懷疑史論皆至此篇後而愈明確

之道、失在斯矣、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石勒大丈夫曰磊落落不能如司馬家父子雖自隱過當欺人孤寡狐媚以取天下也

年、而終見嗤後代矣。

蔣云司馬懿奸詭史亦寫得奸詭非欲寫其奸詭也實以誇懿之神智也是以非聞易處予往往略之而止存一祁山與五丈原之事然亦僅正爲多以明一持曲筆或曰此不滿諸葛公一笑耳○又云史漢疎以下史俱整史漢略以下史俱詳疎者略者實整者詳者多誣如此紀雖誣處人可知之然其餘敘事摹寫處頗能極意如畫如話是多因晉人手筆者故能爾

帝紀第一　　晉書一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陳邦俊參校

景帝

蔣云、王沈晉史、操司馬師同具此心、口借言伊周、史亦從而爲之詞者、此口二聖人與作偵乎。故子輿氏言有伊尹之志則可、是明知後世有此等人。故預以爲誡。○又云、景文事俱僭篡。少帝紀此復取其文而益之於僭事。淚矣、筆毓不至。經弱故自佳。

景皇帝諱師、字子元、宣帝長子也。沉毅多大略。少流美譽、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常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魏景初中拜散騎常侍、累遷中護軍。宣帝之將誅曹爽、深謀秘策、獨與帝潛畫、文帝弗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某云此）既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不能安席。（鍾云、某某寐）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宣帝曰、此子竟可也。初帝陰養死士三千、散在人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鍾云此天所以）

鍾云、用之正則爲權、用之不正則爲陰險。

蔣云、師將內奸權應事不同乃爾、所無他實開與不皆問也。

鍾云、惡人而功殺運也。晉與雀鼠小試其牛刀耳。三千人散在人間、一朝而集、綱度紀律固

有過人者。事平、以功封長平鄉侯、食邑千戶、尋加衛將軍。及宣帝薨、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帝遂以撫軍大將軍輔政。魏嘉平四年春正月、遷大將軍、加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四海傾注、朝野肅然。

五年夏五月、吳太傅諸葛恪圍新城、帝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帝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月、恪力屈懼遁、欽等逆擊大破之。

正元元年春正月、魏帝（事詳魏志）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密知之、使舍人王羕（余亮切、近本作羕誤）以車迎豐。豐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懷姦、將傾社稷、惜力劣不能相禽滅耳。（補用魏氏春秋）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遂捕玄、緝

鑑云此據造心其厚顏受口亦自過入無此不臧亂賊

蕭云廢帝處尚多謬阿而予特爲州之爲以明非許王芳之罪也

等、皆夷三族。三月、乃廢皇后張氏、蕭云昔人訓曹操殺漢伏后而司馬師殺魏張后何其受報之巧也逆司馬氏則又一傳而楊太后爲婦所弒再傳而賈后殺於趙王倫羊后失身於劉曜不獨償債且甾以予民嗚呼可異哉

帝以玄緝之誅、深不自安、而帝亦慮難作、乃密諷永寧太后。秋九月甲戌、下令、謀廢魏帝、帝召群臣會議、流涕曰、太后令如是、諸君其如王室何、咸曰、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安漢、權定社稷、以清四海、二代行之於古、明公當之於今、今日之事、亦惟公命、帝

曰、諸君見望者甚重、安敢避之、乃與群公卿士共奏太后、請依漢霍光故事、收皇帝璽綬、以齊王歸藩、奏可、於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帝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爲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於是使使者持節、衛送、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帝、遣使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而立之

張天如云毌丘儉文欽之討師誰爲主之計春秋爲亂賊其不能附儔其忠大而才小者

其論次甚佳

改元曰正元、魏帝受璽墮、舉趾高、帝聞而憂之。癸巳、詔帝爲相國、增邑九千并前四萬戶、進號大都督假黃鉞、入朝不趨、奏事不名、劍履上殿、帝固辭相國、乃上書訓于魏帝、時魏帝頗修華飾、帝又諫曰、履端初政、宜崇玄樸、泣敬納焉。

二年春正月、鎮東大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作亂、一時僞敕兵討師十移檄郡國、爲壇盟于西門外、各遣其子質于吳以請救、儉

欽遂帥衆六萬、渡淮而西、帝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倍道兼行、召三方兵、大會于陳許。閏月甲申、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儉欽移入項城、帝遣荊州刺史王基進據南頓、帝與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諸將請進軍攻之、帝曰、諸君得其一、未知其二、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

鬭、速戰、更合其志、且儉等欺誑將士、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死之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帝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太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帝潛軍銜枚、輕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而欽不應、鴦乃退、帝謂諸將曰、欽走矣、追之、諸將皆曰、欽舊將、鴦少而銳、未有失利、必不走、帝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帝遣左長史司馬璉、督驍騎八千、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遁走保項、儉聞欽敗、亦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欽遂奔吳、淮南平、初帝目有瘤疾、使醫割之、鴦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以被、痛甚、嚙被敗、而左右莫知焉、臨篤、使文帝總統諸軍、辛亥崩于許昌、二月、魏帝素服臨弔、謚曰忠武、晉國既建、追尊曰景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景皇帝、陵曰峻平陵、廟稱世宗、

文帝

文皇帝諱昭、字子上、景帝母弟也、魏景初二年、封新城鄉侯、正始初、爲洛陽典農中郎將、値魏明奢侈之後、帝蠲除苛碎、不奪農時、百姓大悅、轉散騎常侍、高貴鄉公之立也、以恭定策、進封高都侯、邑二千戶、毌丘儉反、大軍東征、帝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景帝疾篤、帝自京都省疾、拜衛將軍、景帝崩、魏帝命帝鎮許昌、尚書傅嘏帥六軍還京師、帝用嘏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進位大將軍、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輔政、

甘露元年、夏四月、魏帝賜帝以袞冕之服、赤舃副焉、秋八月、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

蔣云：諸葛誕畢竟無成，不失忠義，亦人傑也，觀其待物，倒欲殉誠，賊乎

孫云：將若自行，恐後有觀釁與太后，故挾之以行耳

鉞、舊所藏本，日多不實，今從説志考正，下倣此

二年夏四月，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以淮南作亂，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善，玄等死，王凌、毋丘儉等相繼誅滅，內不自安，故有異志遣子靚為質於吳以請救。六月，帝奉魏帝及皇太后東征，師次于項，帝督諸軍進屯丘頭，圍壽春，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三萬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八月，吳將朱異又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州泰禦

晉書卷二　紀　七

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異卒餓甚，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帝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不然，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喜，帝愈羸形以示之，乃縱反間，言吳救方

蔣云：鍾會善效人書，往往作人書以陷人，其術殆又也亦屬此

蔣云：商貴鄉公亦可有為，惜乎其失於輕躁耳，以王沈

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全懌母，孫權女也，得罪於吳，全端兄子禕作禕及儀，奉其母來奔，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禕、儀書以誘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來降，城中大駭。

三年春正月，會欽計事，與誕忤，誕手刃殺欽。欽子鴦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為將軍，封侯，使鴦巡城而呼。帝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拔之，斬誕，夷三族。

晉書卷二　紀　八

夏四月，歸于京師，魏帝命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五月，詔以并州之太原八郡地封帝為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晉國置官司焉，九讓乃止。

景元元年夏四月，復詔帝爵秩如前，又讓不受。魏帝既以帝三世宰輔，政非己出，情不能安，又慮廢辱，將臨軒，召百寮而放黜焉。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於陵雲臺，召侍中王沈、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出懷

呼爲夫稚先生一旦將受乃知是耶

陳云泰以是述嘔血死於魏爲完節

中黃素詔示之、戒嚴俟旦、沉業馳告帝、帝召護軍賈充等爲備、魏帝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之、相府諸將止不敢戰、賈充叱曰、公畜養汝輩、正謂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蹕、刺之、刃出於背、魏帝崩于車中、帝召百寮、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帝遣其舅荀顗輿致之、延於曲室、謂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腰斬賈充、微以謝天下、帝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於是歸罪成濟而斬之、與公卿議立燕王宇子常道鄉公璜爲帝、六月改元、即進帝爵相國、封晉公、增十郡、加九錫如初、固讓乃止、

二年秋八月、魏帝使太尉高柔授帝相國印綬、司空鄭冲致晉公茅土九錫、固辭、

四年春正月、魏帝復命帝如前、又固辭、三月、詔大將軍府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舍人十人、夏五月、帝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已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

計取吳、作戰船、通水道、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日事也、又南土下溼、必生疾疫、今宜先取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虞定虢、有明徵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鄧艾、以爲未有釁、屢陳異議、帝使主簿師纂爲艾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於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維歸路、鎮西將軍鍾會帥前將軍李輔征蜀護軍胡烈等、自駱谷襲漢中、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帝斬以徇、九月、又使天水太守王頎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鍾會分爲二隊、入自斜谷、使李輔圍王含於

鍾云鋪揚與勝有江河平衍之妙篇法亦自蟬聯

樂城、又使步將楊愷、攻蔣斌於漢城、會直指
陽安、護軍胡烈、攻陷關城、姜維聞之、引還、王
頎追敗維於彊川、維與張翼廖化合軍、守劍
閣、鍾會攻之、冬十月、魏帝以諸將獻捷交至、
乃申前命曰、朕以寡德、獲承天序、嗣我祖宗
之洪烈、遭家多難、不明於訓、曩者姦逆屢興
方寇內侮、大懼淪喪四海、以墜三祖之弘業、
惟公經德履哲、明允廣深、廸宜武文、世作保
傅、以輔乂皇家、櫛風沐雨、周旋征伐、劬勞王

室、二十有餘載、毗翼前人、仍斷大政、克厭不
端、維安社稷、曁儉欽之亂、公綏援有衆、分命
興師、統紀有方、用緝寧淮浦、其後巴蜀屢侵、
西土不靖、公奇畫指授、制勝千里、是以段谷
之戰、乘釁大捷、斬將搴旗、效首萬計、孫峻猾
夏、致寇徐方、戎車首路、威靈先邁、黃鉞未啓、
鯨鯢竄迹、孫壹構隙、自相疑阻、㓜鑒遠照、奇
策洞微、遠人歸命、作藩南夏、爰授銳卒、畢力
戎行、暨諸葛誕滔天作逆、稱兵揚楚、欽咨逋

譚云稍恥有之六籍字特高

罪、同惡相濟、帥其蝥賊、以入壽春、憑阻淮山、
敢距王命、公躬擐甲冑、龔行天罰、玄謀廟算、
遵養時晦、奇兵震擊而朱異摧破、神變應機
而全琮稽服、取亂攻昧而高墉不守、兼九伐
之弘略、究五兵之正度、用能戰不窮武、而大
敵殲潰、旗不再麾、而元憝授首、收勍吳之嶲
臣、係亡命之逋虜、交臂屈膝、委命下吏、俘馘
十萬、積尸成京、雪宗廟之滯恥、拯兆庶之艱
難、掃平區域、信威吳會、遂戢干戈、靖我疆土、

天地鬼神、罔不獲乂、乃者王室之難、變起蕭
牆、賴公之靈、弘濟艱險、宗廟危而獲安、社稷
墜而復寧、忠格皇天、功濟六合、是用疇咨古
訓、稽諸典籍、命公崇位相國、加于群后、啓土
參墟、封以晉域、所以方軌齊魯、翰屏帝室、而
公遠蹈謙損、深履沖讓、固辭策命、至于八九、
朕重違讓德、抑禮虧制、以彰公志、于今四載、
上闕在昔建侯之典、下違兆庶具瞻之望、惟
公嚴虔王度、闡濟大猷、敦尚純樸、省繇節用、

務穡勸分、九野康乂、耆叟荷崇養之德、鰥寡
蒙矜卹之施、仁風興於中夏、流澤布於遐荒、
是以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狂狡貪悍、世爲寇
讐者、皆感義懷惠、款塞內附、或委命納貢、或
求置官司、九服之外、絕域之氓、曠世所希至
者、咸浮海來享、鼓舞王德、前後至者八百七
十餘萬口、海隅幽裔、無思不服、雖西旅遠貢、
越裳九譯、義無以踰、維翼朕躬、下匡萬國、思
靖殊方、寧濟八極、以庸蜀未賓、蠻荆作猾、潛

謀獨斷、整軍經武、簡練將帥、授以成策、始踐
賊境、應時摧陷、狂狡奔北、首尾震潰、禽其戎
帥、屠其城邑、巴漢震疊、江源雲徹、地平天成、
誠在斯舉、公有濟六合之勳、加以茂德、實總
百揆、允釐庶政、敦五品以崇仁、恢六典以敷
訓、而靖恭夙夜、勞謙昧旦、雖尚父之左右文
武、周公之勤勞王家、罔以加焉、昔先王選建
明德、光啓諸侯、體國經野、方制五等、所以藩
翼王畿、垂祚百世也、故齊魯之封、於周爲弘、

山川土田、邦畿七百、官司典策、制殊群后、惠
襃之難、桓文以翼戴之勞、猶受錫命之禮、咸
用光疇大德、作範于後、惟公功邁於前烈、而
賞闕於舊式、百辟於邑、人神同恨焉、豈可以
公謙沖而久淹弘典哉、今以并州之太原、上
黨、西河、樂平、新興、雁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弘
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南至於華、北至於陘、
東至於壺口、西踰於河、提封之數、方七百里、
皆晉之故壤、唐叔受之、世作盟主、實紀綱諸

夏、用率舊職、爰胙茲土、封公爲晉公、命使持
節兼司徒司隸校尉陔、即授印綬策書、金虎
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茲玄
土、苴以白茅、建爾國家、以永藩魏室、昔在周
召、竝以公侯、入作保傅、其在近代、酇侯蕭何、
實以相國、光尹漢朝、隨時之制、禮亦宜之、今
進公位爲相國、加綠綟綬、又加公九錫、其敬
聽後命、以公思弘大猷、崇正典禮、儀刑作範、
旁訓四方、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

駟、公道和陰陽、敬授人時、嗇夫反本、農殖維豐、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光敷顯德、惠下以和、敬信思順、庶尹允諧、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鎮靖宇宙、翼播聲教、海外懷服、荒裔款附、殊方馳義、諸夏順軌、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簡賢料材、營求俊逸、爰升多士、寘彼周行、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嚴恭寅畏、底平四國、式遏寇虐、苛慝不作、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明慎用刑、簡恤大

中、章厥天威、以糾不虔、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爰整六軍、典司征伐、犯命凌正、乃維誅殛、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饗祀蒸蒸、孝思維則、篤誠之至、通于神明、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晉國置官司以下、率由舊式、往欽哉、祗服朕命、弘敷訓典、光澤庶方、永終爾明德、丕顯余一人之休命、公卿將校、皆詣府喻旨、帝以禮辭讓、司空鄭沖率群官上牋勸進、阮籍爲鄭沖勸晉王牋固相受九錫牋見文選帝

乃受命、十一月、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江由、破蜀、劉禪降、帝因表鄧艾爲太尉、鍾會爲司徒、會潛謀叛逆、因密使譖艾、

咸熙元年春正月、檻車徵艾、乙丑、帝奉魏帝西征、次于長安、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鄴、遣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於蜀、監軍衛瓘、右將軍胡烈、斬之、初會之伐蜀也、西曹屬邵悌言於帝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帝笑曰、取蜀如指掌、而衆人皆言

不可、唯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遺黎、猶懷震恐。縱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丙辰、帝至自長安、三月己卯、乃進爵爲王、增封并前二十郡、冬十月丙午、以中撫軍新昌鄉侯炎爲晉世子

二年夏五月、帝用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懸、位在燕王上、進王妃爲后、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

之號、皆如帝者之儀。諸禁網煩苛、及法式不便於時者、帝皆除之。晉國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書、中領軍、衛將軍官。秋八月辛卯、帝崩。九月葬崇陽陵、謚曰文王。武帝受禪、追尊號曰文皇帝、廟稱太祖。

史臣曰、世宗以叡略創基、太祖以雄才成務、事殷之跡空存、翦商之志彌遠、三分天下、功業在焉。及踰劍銷氛、浮淮靖亂、桐宮胥怨、或所不堪。若乃體以名臣、格之端揆、周公流連

於此歲、魏武得志於茲日、軒懸之樂、大啟南陽、師摯之圖、於焉北面、壯矣哉。包舉天人者也、為帝之主、不亦難乎。

蔣云魏景元四年劉禪降而漢滅明年咸熙元年魏司馬昭進爵為王二年與衛服飾皆如帝者之儀子稱太子妻稱王后觀此則老賊亦明認繼漢而王蓋自不欲居魏之名矣其在司馬懿則假魏而圖漢篡魏居之名而後陰得漢之天下而司馬昭則置魏而滅漢明已欲篡魏之位而先居繼漢之實而此是父子兄弟占盡便宜亦不知費幾許心勝而得至此況此時曹髦兄弒而共憤且悄悄焉坐不能究帝征伐之根又出自私門其稱兵入蜀從鍾鄧降劉禪而力能滅漢者司馬昭也非魏也故習鑿齒所撰漢晉春秋已名晉而言爪矣獨異歟耶子所復不能明之而亦以魏為前朝陳壽三國志本欲尊晉而漫稱魏為天子府貞觀此書雖同其舊不知所裁而予以為次滅蜀後不入他事特書晉立國制度與稱王稱帝之事是雖不能明正之而已隱然寓筆削之微意矣然其進九錫文皆偽詞而予不從之削者何也此老瞞以此禮行於漢者不久而遂行之魏不惟天道以明報實有以致之乎 八

帝紀第二

晉書二 終

帝紀第三

晉書三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溥參校

武帝 在位二十六年改元四 泰始十 咸寧五 太康十 太熙一

張云司馬師廢芳立髦正始之初威權過主儉欽起兵親行悍渠突目當被病死許昌設師不死弒髦奪魏者必師也昭代兄爲政大逆有加南闕之賊可以帝矣猶迎立常道鄉公勉塞衆心然禪王受拜居然帝也下何卒炎立而取魏方在哀經急遽據袂晉人喪君而得君魏人有君而無君舉國不敢非大臣不敢議伐喪無懼而亂尚是謀張悍有言司馬氏根本固矣奸計立矣其然乎高歡不取魏魏遺之澄洋徐溫不取吳遺之知誥其術皆踵此也○蔣云晉武雖稱首君其元氣在前發洩已盡故到此不免涼薄初政尚斤斤小節迨滅吳後況湎聲色政事荒怠迹其施爲畢如劉毅所言直漢之桓靈耳論者往往咎之以不善擇婦邪國幾覆予則以爲此非晉武罪也蓋南風嫡禍不起于夕陽私語將而先辭于揮戈南闕高貴鄉公乃出其背之際矣所以武帝欲廢賈氏尚有言公閭有社稷勳猶當數世有之亦曰陛下忘賈公閭邪是皆以其有南闕之功也賈充下魏充女下晉在將疑閒此天人之微也非武帝罪也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長子也寬惠仁厚沈深有度量魏嘉平中封北平亭侯累遷中護軍假節迎常道鄉公於東武陽遷中撫軍進封新平鄉侯及晉國建立爲世子拜撫軍大將軍開府副貳相國初文帝以景帝既宣帝之嫡早世無後以帝弟攸爲嗣特加愛異每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帝立髮委地手垂過膝嘗懼不得爲世子因以示裴秀曰人有相否秀由是歸心後議立文帝屬意攸秀與何曾等固爭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既茂天表如此非人臣也由是遂定

泰始元年此猶是魏咸熙二年至十二月方受禪改元夏五月立爲晉王太子八月辛卯文帝崩太子嗣相國晉王位下令寬刑宥罪撫衆息役國內行服三日是月長人見於襄武長三丈告縣人王始曰今當太平秋九月戊午以魏司徒何曾爲丞相鎮南將軍王沈爲御史大夫中護軍賈充爲衛將軍議郎裴秀爲尚書令光祿大

録曁月云如淡秋故事五字據肖抄天人报復之理足今亂賊惑孫

夫皆開府、乙亥葬文帝於崇陽陵、文帝紀作癸酉今從
魏志是時晉德既洽、四海宅心、於是魏帝知歷
數有在、冬十二月壬戌、乃使太保鄭沖奉皇
帝璽綬策、禪位於帝、如漢魏故事、甲子遂次
於金墉城、丙寅帝設壇南郊、百僚在位、及匈
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柴燎告類于上
帝、蔣云中登極立太子諸詔頗有贊味茲錄之共受禪當塗不取告類之文者人可歎天可歎乎禮畢、即皇帝位於洛陽宮、幸太極前殿
詔曰、昔朕皇祖宣王、聖哲欽明、誕應期運、熙

帝之載、肇啓洪基、伯考景王、履道宣猷、緝熙
諸夏、至于皇考文王、叡哲光遠、允協靈祗、應
天順時、受茲明命、仁濟于宇宙、功格于上下、
肆魏氏弘鑒于古訓、儀刑唐虞、疇咨群后、爰
輯大命于朕身、予一人、畏天之命、用不敢違、
惟朕寡德、負荷洪烈、託于王公之上、以君臨
四海、惴惴惟懼、罔知所濟、惟爾股肱爪牙之
佐、文武不貳之臣、乃祖乃父、實左右我先王、
光隆我大業、思與萬國、共享休祚、于是大赦

鍾云詞令有古之風烈

蔣云晉武懲魏氏孤立之弊故大封宗室而不知亂晉者又在宗室乎

改元、賜天下爵、人五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
者穀、人五斛、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
逋債宿負皆勿收、除舊嫌、解禁錮、亡官失爵
者悉復之、丁卯遣太僕劉原告于太廟、封魏
帝為陳留王、邑萬戶、居于鄴宮、魏諸王皆為
縣侯、追尊宣景文三王皆為皇帝、宣王妃張
氏為宣穆皇后、尊太妃王氏曰皇太后、宮曰
崇化、封皇叔祖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
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

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
王、機為燕王、又封群從伯叔兄弟凡十七人
皆為王、以石苞為大司馬、封樂陵公、車騎將
軍陳騫為高平公、賈充為車騎將軍、魯公、尚
書令裴秀為鉅鹿公、侍中荀勗為濟北公、鄭
沖為太傅壽光公、王祥為太保睢陵公、何曾
為太尉朗陵公、王沈為驃騎將軍博陵公、司
空荀顗為臨淮公、鎮北大將軍衛瓘為菑陽
公、其餘文武增位進爵、各有差、改景初曆為

置諫職

太始、臘以酉、社以丑。己巳，詔陳留王載天子
旌旗、備五時副車、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禮樂
制度、皆如魏舊、上書不稱臣。賜山陽公劉康
安樂公劉禪子弟一人爲駙馬都尉。乙亥，以
安平王孚爲太宰、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
事。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長吏以下質
任、省郡國御調、禁樂府靡麗百戲之伎、及雕
文游畋之具、開直言之路、置諫官以掌之、
二年春正月丙戌，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
晉書 卷三 紀 第
四方、循省風俗。丁亥，有司請建七廟，帝重其
役、不許。辛丑，尊景皇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
宮曰弘訓。丙午，立皇后楊氏。三月，除漢宗室
禁錮。己未，常山王衡薨。詔曰：五等之封，皆錄
舊勳，本爲縣侯者，傳封次子爲亭侯，爲鄉侯
爲關內侯，亭侯爲關中侯，皆食本戶十分之
一。丁丑，除郊祀五帝座，郊祀宣帝以配天，宗
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庚午，詔曰：古者百
官、官箴王闕、然保氏特以諫諍爲職、今之侍

擇諫官　諫一　擇云可法附書 書自卷三

中常侍、實處此位、擇其能正色弼違、匡救不
逮者、以兼此選。三月戊戌，吳人來弔祭。夏五
月壬子，驃騎將軍博陵公王沈卒。秋七月辛
巳，營太廟，致荊山之木，采華山之石，鑄銅柱
十二，塗以黃金，鏤以百物，綴以明珠。丙午晦，
日有食之。初，文帝之喪，帝雖從漢制，既葬除
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居喪者。八
月戊辰，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後
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是月，罷崇陽陵。九月
晉書 卷三 紀 ★
乙未，散騎常侍皇甫陶、傅玄領諫官，上書諫
諍，有司奏請寢之。詔曰：凡關言人主，人臣所
至難，而苦不能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
慨也。每陳事出付主者，多從深刻，乃云恩貸
當由主上，是何言乎。其詳評議。戊戌，有司奏：
大晉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
虞遵唐故事。奏可。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幷圜丘方丘於南北郊。罷山陽國督
軍，除其禁制。己丑，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

劉云武帝以太子不慧於非所先務一語有無限苦衷苦情

鍾云真儒[illegible]武帝[illegible]亦不拜

景懷皇后、辛卯遷祖禰神主于太廟

三年春正月丁卯立皇子衷爲皇太子詔曰

朕以不德託于四海之上、兢兢祗畏、懼無以康濟寓內、思與天下式明王度、正本清源、於置胤樹嫡、非所先務、又近世每建太子、寬宥施惠之事、間不獲已、順從王公卿士之議耳、方今世運垂平、將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使百姓蠲多幸之慮、篤終始之行、曲惠小仁、故無取焉、咸使知聞司隸校尉李憙、以故立

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等、各占官稻田、詔使殺友、三月丁未晝昏、以李憙爲太子太傅、徵犍爲李密爲太子洗馬、以祖母老、固辭、許之

秋九月甲申詔增吏俸、以何曾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荀顗爲司徒、冬十二月徙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禁星氣讖緯之學

四年春正月辛未以裴秀爲司空、丙戌律令成、有星孛於軫、丁亥帝耕於藉田、戊子大赦

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崩、夏四月戊戌睢陵

劉云必以春三字見著爲令語氣何等斟酌何等[illegible]

公王祥薨、己亥祔葬文明皇后王氏於崇陽陵、六月甲申朔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爲百家庸末、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

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修、禮教設、禁令行、則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秋七月太山石崩、衆星西流如雨而隕、九月青徐兗

豫四州大水冬十月吳將施績入江夏萬郁
郁吳志作彧
寇襄陽遣太尉義陽王望屯龍陂荊
州刺史胡烈擊敗郁吳將顧容寇鬱林太守
毛炅古迥反字休音佳大破之斬其交州刺史劉俊
將軍脩則十一月吳將丁奉等出芍陂安東
將軍汝陰王駿與義陽王望擊走之
五年春二月以雍州隴右五郡及涼州之金
城梁州之陽平置秦州以胡烈為刺史青徐
兗三州水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

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衛瓘都督青州諸軍
事東莞王伷鎮東大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
已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吏夏四月
地震六月鄴奚官督郭廙音弋上疏陳五事以
諫言甚切直擢為屯留令西平人麴路伐登
聞鼓言多妖謗有司奏棄市帝曰朕之過也
捨而不問秋九月有星孛於紫宮
六年春正月吳將丁奉入渦口揚州刺史牽
弘擊走之夏六月戊午秦州刺史胡烈擊叛
虜於萬斛堆力戰死詔遣尚書石鑒行安西
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與奮威護軍田章討
之秋七月復隴右五郡遇寇害者租賦丁未
以汝陰王駿為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
諸軍事冬十一月辛辟雍行鄉飲酒之禮十
二月吳夏口督前將軍孫秀帥衆來奔拜驃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
七年春正月丙午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
各有差何奴帥劉猛叛出塞二月孫皓帥衆

趨壽春遣大司馬望屯淮北以備之三月丙
戌司空鉅鹿公裴秀卒夏四月九眞太守董
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北地胡寇金
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群虜內叛圍弘於青
山弘軍敗死之六月辛丑大司馬義陽王望
卒秋七月癸酉以車騎將軍賈充為都督秦
涼二州諸軍事吳將陶璜等圍交趾太守楊
稷與鬱林太守毛炅及日南等三郡降於吳
八月分益州之南中四郡置寧州曲赦四郡

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劉猛衆并
州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固辭不
受是歲安樂公劉禪卒
八年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左部
帥李恪殺猛而降二月辛卯皇太子納妃賈
氏壬辰安平王孚卒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
者各三人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
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
諤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
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

官夏六月益州牙門張弘誣其刺史皇甫晏
反殺之傳首京師弘坐伏誅夷三族秋七月
以賈充爲司空九月吳西陵督步闡來降拜
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宜都公吳將陸抗
攻闡帝遣車騎將軍羊祜帥衆出江陵荊州
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巴東監軍徐胤擊建
平以救闡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十二月
肇攻抗不克而還闡城陷爲抗所禽

九年春正月辛酉密陵侯鄭袤卒二月癸巳
司徒樂陵公石苞卒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
之五月旱以太保何曾領司徒秋七月丁酉
朔日有食之吳將魯淑圍弋陽征虜將軍王
渾擊敗之詔選公卿以下子女以備六宮采
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冬十月辛巳制女年
十七父母不嫁者使長吏配之十一月丁酉
臨宣武觀大閱諸軍
十年春正月辛亥帝耕藉田閏月癸酉壽光

公鄭沖卒丁亥詔曰嫡庶之別所以辨上下
明貴賤而近世以來多皆內寵登妃后之職
亂尊卑之序自今以後皆不得登用妾媵以
爲嫡正二月分幽州五郡置平州三月癸亥
日有食之詔又取良家女及小將吏女五千
餘人入宮夏四月己未太尉臨淮公荀顗卒
是夏大蝗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崩以前太
常山濤爲吏部尚書八月涼州虜寇金城諸
郡鎮西將軍汝陰王駿討之斬其帥乞文泥

等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爲太尉攻拔吳枳里城度支尚書杜預請立河橋于富平津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軫罷藉田是歲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邵陵公曹芳卒

咸寧元年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二月叛虜樹機能送質降夏六月鮮卑力微遣子來獻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郡國螟九月徐州大水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

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是月大疫洛陽死者大半

二年春正月以疾疫廢朝二月并州虜犯塞監并州諸軍事胡奮擊破之初燉煌太守尹璩卒州以燉煌令梁澄領太守事議郎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璩晉春秋作據豐自領又作功曹宋質廢澄表豐領郡事豐死弟宏代之至是涼州刺史楊欣斬宏傳首洛陽先是帝不豫及瘳群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死者爲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邪諸上禮者皆絕之夏五月立國子學庚午大雩六月甲戌有星孛于氐自春旱至於是月始雨吳京下督孫楷帥衆來降以爲車騎將軍封丹陽侯秋七月有星孛于大角吳臨平湖自漢末壅塞至是自開父老相傳云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八月庚辰河東平陽地震己亥以何曾爲太傅陳騫爲大司馬賈充爲太尉齊王攸爲司空有星孛于太微九月又孛于翼丁未起太倉冬

十月以羊祜爲征南大將軍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十二月徵處士安定皇甫謐爲太子中庶子不至封后父鎮軍將軍楊駿爲臨晉侯

三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爲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爲宗師所當施行皆諮之於

張云戊子青龍

宗師也。二月，有星孛於西方。使征北大將軍衛瓘討鮮卑力微。三月，平虜護軍文淑（即文鴦）討叛虜樹機能等，破之，降諸胡二十萬口。夏五月戊子，吳將邵凱、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秋七月，以都督豫州諸軍事王渾爲都督揚州諸軍事。中山王睦以罪廢爲丹水侯。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爲汝南王，東莞王伷爲琅邪王，汝陰王駿爲扶風王，琅邪王倫爲趙王，渤海王輔爲太原王，太原王顒爲河間王，北海

王陵爲任城王，陳王斌爲西河王，汝南王柬爲南陽王，濟南王耽爲中山王，河間王威爲章武王。立皇子瑋爲始平王，允爲濮陽王，該爲新都王，遐爲清河王。鉅平侯羊祜爲南城侯。是月，郡國水，隕霜傷穀。九月戊子，以左將軍胡奮爲都督江北諸軍事。兗、豫、徐、青、荊、益、梁七州大水。十二月，吳將孫慎入江夏，大略而還。是歲，拓跋力微死。

四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夏四月，蚩尤旗見於東井。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又震。涼州刺史楊欣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弘訓皇后羊氏崩。秋七月己丑，祔葬景獻皇后羊氏于峻平陵。荊、揚郡國二十皆大水，螟傷稼。九月，以何曾爲太宰。辛巳，以尚書令李胤爲司徒。冬十月，以衛瓘爲尚書令。揚州刺史應綽伐吳皖城，斬首五千級，焚穀米百八十萬斛。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典禮所禁，焚之

張云賈后傳私于程據則知據

而又有小人此時帝已見微矣

於殿前。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罪之。辛卯，以尚書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羊祜卒。十二月丁未，太宰朗陵公何曾卒。

五年春正月，虜帥樹機能攻陷涼州。乙丑，使討虜護軍武威太守馬隆擊之。以匈奴劉淵爲左部帥（杭云亂華之端始此故謹書之）。三月乙亥，帝以百姓饑饉，減御膳之半。有星孛于柳。夏四月，又孛于女御。大赦，除部曲督以下質任。秋七月，有星孛于紫宮。冬十月，汲郡人不準（元和姓譜不音）

者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秘府。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率巴蜀之卒、浮江而下、東西凡二十餘萬、以太尉賈充爲大都督、行冠軍將軍楊濟爲副、總統衆軍。十二月、馬隆擊叛虜樹機能、大破斬之、涼州平。

太康元年春正月癸丑、王渾克吳尋陽賴鄉諸城、獲吳武威將軍周興。二月戊午、王濬、唐彬等克丹陽。庚申、又克西陵、殺西陵都督留憲、征南將軍成璩、西陵監鄭廣。（蔣云此與吳志陸抗傳及本書王濬傳小異）壬戌、濬又克夷道樂鄉城、殺夷道監陸晏、水軍都督陸景。甲戌、杜預克江陵、斬吳江陵督伍延。平南將軍胡奮克江安。於是諸軍並進、樂鄉、荊門諸戍相次來降。乙亥、以濬爲都督益梁二州諸軍事。復下詔曰、濬、彬東下、埽除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與奮、戎審量其宜。杜預當鎮靜零、桂、懷輯衡陽、大兵既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預當分萬人給濬、七千給彬。夏口既平、奮宜以七千人給濬。武昌既了、戎當以六千人增彬。太尉充移鎮項、總督諸方。濬進破夏口、武昌、遂泛舟東下、所至皆平。王渾、周浚與吳丞相張悌戰于版橋、大敗之、斬悌及其將孫震、沈瑩、傳首洛陽。孫晧窮蹙請降、送璽綬於琅邪王伷。三

月壬申、王濬以舟師至于建鄴之石頭、孫晧大懼、面縛輿櫬、降于軍門。濬杖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其牧守已下皆因吳所置、除其苛政、示之簡易、吳人大悅。乙酉、大赦、改元、大酺五日。夏四月遣兼侍中張側、黃門侍郎朱震分使揚越、慰其初附。五月辛亥、（吳志作丁亥）封孫晧爲歸命侯、拜其太子瑾爲中郎、諸子爲郎中、吳之舊望

按云皆在吳根会無已所謂為

大監衆毛謝判書之晉丞備云歸本錄之實為至五千人何在此不閒一書隊止晉之立陽可知也

隨才擢敘、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庚寅帝臨軒大會引皓升殿群臣咸稱萬歲丁卯雹傷稼庚辰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襄陽侯杜預當陽侯王戎安豐侯唐彬上庸侯賈充琅邪王伷以下增封於是論功行封賜公卿以下帛各有差六月丁丑初置丹水侯睦為高陽王秋九月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不許。是歲初置司州詔罷州郡兵

二年春三月詔選孫皓妓妾五千人入宮秋八月有星孛于張冬十月鮮卑慕容涉歸寇昌黎涉歸舊作廆按范亨燕書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涉歸卒時太康四年也故正之十一月壬寅高平公陳騫卒有星孛于軒轅

三年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罷秦州并雍州甲午以尚書張華都督幽州諸軍事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鮮卑慕容涉歸於昌黎殺傷數萬人夏四月庚午太尉魯公賈充卒閏月丙子司徒李胤卒秋八月罷平州寧州

刺史三年一入奏事九月吳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鄴令遂圍揚州徐州刺史嵇喜討平之冬十二月甲申以司空齊王攸為大司馬督青州諸軍事琅邪王伷為撫軍大將軍汝南王亮為太尉山濤為司徒衛瓘為司空丙申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四年春正月除祭酒曹志等名、賜齊王攸備物殊禮戊午司徒山濤卒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癸丑大司馬齊王攸卒夏五月己亥大將軍琅邪王伷卒六月增九卿禮秩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是歲河南及荊揚兗大水歸命侯孫皓卒

五年春正月己亥龍見武庫井中二月壬辰地震秋七月雹傷稼減天下戶課三分之一冬十二月庚午大赦閏月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卒

六年春正月庚申朔以比歲不登免租夏四月郡國四旱十大水秋七月巴西地震八月

丙戌朔日有食之九月丙子山陽公劉康卒
冬十月南安山崩水出十二月庚子撫軍大
將軍襄陽侯王濬卒是歲鮮卑慕容廆反寇遼西、殺略甚衆、自是每歲犯邊、
七年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
年災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崩、邦之不臧、
實在朕躬、公卿大臣、各上封事、極言其故、勿
有所諱夏五月郡國十三旱慕容廆寇遼東
秋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九月戊寅驃騎將軍扶風王駿卒郡國八大
水冬十二月遣侍御史巡遭水諸郡出後宮
才人妓女以下二百七十人歸于家已亥河
陰雨赤雪二頃
八年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太廟殿陷三
月乙丑臨商觀震夏四月、郡國八大水秋九
月改營太廟是歲郡國五地震
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詔曰興化之
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民
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
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穢濁、舉其公清。有
司議其黜陟。令內外群官。舉淸能。拔寒素。江
東四郡地震三月丁丑、皇后親桑于西郊壬
辰初并二社爲一夏四月江南郡國八地震
隴西隕霜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郡國三十
二大旱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九月郡國二
十四螟
十年夏四月隕霜太廟成乙巳祫祭大赦癸

丑崇聖殿災五月慕容廆遣使請降部拜鮮
卑都督六月復置二社冬十月復明堂及南
郊五帝位十一月丙辰守尚書令荀勗卒帝
疾瘳含章殿鞠室火甲申以汝南王亮爲大
司馬大都督假黃鉞徙南陽王柬爲秦王始
平王瑋爲楚王濮陽王允爲淮南王並假節
之國各統方州軍事立皇子乂爲長沙王穎
爲成都王晏爲吳王熾爲豫章王演爲代王
皇孫遹爲廣陵王十二月太廟梁折是歲鄙

以劉淵爲匈奴北部都尉　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太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　己巳以尚書左僕射王渾爲司徒司空衞瓘爲太保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爲司空　夏四月辛丑以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己酉帝崩于含章殿葬峻陽陵廟號世祖　帝宇量弘厚明達善謀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承魏氏奢侈刻弊之後百

姓思古之遺風乃厲以恭儉有司嘗奏御牛青絲紖斷詔以青麻代之迨孫皓既平天下乂安遂息於政術耽於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大臣不得專任彝章紊廢請謁行矣旣知太子弗克負荷而不能審爲之所以謀託寄但恃皇孫聰睿稱其當興我家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柬楚王瑋淮南王允分鎮要害以彊帝室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以典禁兵而已旣而疾篤未

[illegible]六托寄大事也以晉惠之庸愚使賢者輔之猶恐不克況一淫邪之楊駿乎

有顧命勳舊之臣皆已先没楊駿獨侍疾禁中內外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小間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聞望者佐之駿乃匿詔不爲發帝復迷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復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於斯矣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

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讎不棄宏略大度有帝王之量焉於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脩武用思啓封疆決神算於深衷斷雄圖於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兵無血刃揚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禎祥顯應風教肅清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亦因斯以起矣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於升平行先迎於禍亂是猶將適

陳云唐太宗之論晉武抉爲許校自今觀之即皆以論太宗可也

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向轉難。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安難拔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晩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偽、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內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而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慎於前、所以貽患於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而世祖惑荀勗之姦謀、迷王佑之僞策、心屢移於衆口、事不定於己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使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於初、而乖令終於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帝紀第三　晉書三

帝紀第四　　晉書四　　三但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槜李蔣之翹删定

山陰王思任參校

惠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七：永熙一、元康九、永康一、永寧一、太安二、永興二、光熙一

鍾云：讀惠帝紀，須參八王及楊后、賈后諸傳，可評析其事。諸人罪狀，從後核。○蔣云：此紀敘純用筍洪及蕩陰已後一段，於次後楚燕狀筆筆點抹備，事盡之矣，似太史公。又云：秦始一一傳而胡亥，晉武一傳而惠帝，隋文一傳而煬帝，三君者皆顛覆其國家，事極相肖。但秦隋一亡不復，而晉之東猶能介在江表百有餘年，睥睨馬牛異類，亦終爲守典午之祀者也。此秦隋以暴虐亡天下，實亡之；晉則孱弱稱兵，賊后亂政，盜然一帝，是爲虐奇，非已得罪於民社者，故其亡與秦隋異耳。

孝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母曰楊元后。泰始三年，立爲太子。太熙元年夏四月己酉，武帝崩，是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爲永熙。尊皇后楊氏曰皇太后，立皇后賈氏。五月辛未，葬武帝於峻陽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預喪事者二等，復租調一年，二千石

鄭云：帝崩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觀師曰乎

已上皆封關中侯。以太尉楊駿爲太傅，輔政。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太子。冬十月，以司空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

元康元年　蔣云：時楊駿執政，改元永平，駿誅始改元元康。舊史于此尚仍永平之號，而于後駿誅大赦改元，又不書元康以下九年，便皆以永平紀之，作史之失何至此。

春正月乙酉朔，詔曰：朕夙遭不造，淹恤在疚，賴祖宗遺靈，宰輔忠賢，得以眇身託于群后之上，昧於大道，不明于訓，戰戰兢兢，夕惕若厲，乃者哀迷之際，三事股肱，惟社稷之重，

率遵翼室之典，猶欲長奉先皇之制，是以有永熙之號。然日月踰邁，已涉新年，開元易紀，禮之舊章，其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二月癸酉，楚王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誅太傅楊駿，駿弟衛將軍珧、太子太保濟、中護軍張劭、散騎常侍段廣、楊邈、左將軍劉豫、河南尹李斌、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淑、尚書武茂，皆夷三族。壬辰，大赦，改元。賈后矯詔廢皇太后爲庶人，徙于金墉城，誅太后母龐氏。

蔣云：楚瑋誅賈，皆出自東安公繇。文淑之死，繇賈爲之，冤哉。

詳衛瓘傳

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宰與太保衛瓘輔政
以秦王柬爲大將軍東平王楙爲撫軍大將
軍楚王瑋爲衛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
爲尚書令東安公繇爲尚書左僕射進爵爲
王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庚戌免東安王繇
及東平王楙繇徙帶方夏六月賈后矯詔使
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陽公衛瓘
尋以瑋擅害亮瓘殺之曲赦洛陽秋七月分
荊揚十郡爲江州八月辛未立隴西世子越

晉云晉其侍御絶譽而死直書日弑者深然有春秋之意子

爲東海王九月甲午秦王柬薨辛丑徵征西
大將軍梁王肜爲衛將軍錄尚書事冬十二
月辛酉京師地震
二年春二月己酉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
秋八月壬子大赦
三年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
四年春正月丁酉朔太尉石鑒薨夏五月蜀
郡山移淮南壽春洪水出山崩地陷壞城府
及百姓廬舍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
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九月甲午
枉矢東北竟天是歲京師及郡國八地震大
饑
五年夏四月彗星見于西方六月東海雨雹
深五寸秋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大風傷
禾稼冬十月武庫火焚累代之寶及二百萬
人器械十二月新作武庫大調兵器是歲荊
揚兗豫青徐等六州大水蔣云水殆半天下矣史書大水未有甚于此者

六年春正月大赦司空下邳王晃薨以中書
監張華爲司空隴西王泰爲尚書令改封高
密王夏五月荊揚大水匈奴郝散弟度元帥
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反攻北地太守張
損死之馮翊太守歐陽建與度元戰敗績徵
征西大將軍趙王倫爲車騎將軍以梁王肜
爲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鎮關
中秋八月雍州刺史解系又爲度元所敗秦
雍氐羌悉叛推氐帥齊萬年僭號稱帝圍涇

陳云諸王皆不知戰徒擁兵稍猶眞將耳

陽冬十一月丙子遣安西將軍夏侯駿建威將軍周處等討萬年梁王肜屯好畤關中饑大疫

七年春正月癸丑周處及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秋七月雍梁州疫大旱隕霜殺秋稼關中饑米斛萬錢丁丑司徒王渾卒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爲司徒

八年春正月丙辰地震詔發倉廩振雍州饑民三月壬戌大赦秋九月荊豫揚徐冀等五

州大水雍州有年

九年春正月左積弩將軍孟觀伐氐戰于中亭大破之獲齊萬年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爲鎭西將軍鎭關中成都王穎爲平北將軍鎭鄴舊史作鎭北大將軍今依穎傳夏六月戊戌高密王泰卒秋八月以尚書裴頠爲尚書僕射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蝕之京師大風折木十二月壬戌廢皇太子遹爲庶人及其三子幽于金墉城殺太子母謝氏

永康元年春正月癸亥朔此下與天文志皆有巳卯日食按長曆巳卯十七日安得有之大赦改元丙子皇孫彪卒彪甫斤反舊作霖誤三月尉氏雨血妖星見南方癸未賈后矯詔害故太子遹于許昌夏四月辛卯日蝕癸巳梁王肜趙王倫共廢賈后爲庶人孫云以賈氏之惡肜與倫殺之奉天討矣舊史謂之矯詔何居故論者亦曰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志社稷惡纍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司空張華尚書僕射裴頠皆遇害侍中賈謐及黨與數十人皆伏誅甲

午倫矯詔大赦自爲相國追復故皇太子位巳亥賜賈庶人死于金墉城五月巳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孫尚爲襄陽王六月壬寅葬愍懷太子于顯平陵秋八月淮南王允舉兵討趙王倫不克允及其二子秦王郁漢王迪皆遇害曲赦洛陽以齊王冏爲平東將軍鎭許昌九月改司徒爲丞相以梁王肜爲之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大赦大酺三日十二月彗星見于東方益州刺史趙廞吁金反與洛

晴曾子曰經上五字皆見五星縱橫之象無此則何法亦板

陽流民李庠害成都內史耿滕（蔵紀華陽國志作耿騰）犍爲太守李密等據成都反

永寧元年春正月乙丑，趙王倫簒帝位。丙寅，遷帝于金墉城，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臧爲濮陽王。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癸酉，倫害故太孫臧。略陽流民李特殺趙廞，傳首京師。三月，齊王冏起兵以討倫，傳檄州郡，屯于陽翟。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新野公歆皆舉兵應之，衆數十萬。倫

遣其將閭和、張泓等距之，事詳倫傳。閏月丙戌朔，日蝕。夏四月，歲星晝見。辛酉，左衛將軍王輿與尚書淮陵公漼勒兵入宮，禽倫黨孫秀、孫會、許超、士猗、駱休等，皆斬之。逐倫歸第，即日乘輿反正。群臣頓首謝罪，帝曰：「非諸卿之過也。」癸亥，乃下詔大赦，改元，孤寡賜穀五斛，大酺五日。誅趙王倫、義陽王威、九門侯質等及倫之黨與。五月，立襄陽王尚爲皇太孫。六月戊辰，大赦，增吏位二等。甲戌，以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錄尚書事，河間王顒爲太尉。罷丞相，復置司徒官。己卯，以梁王肜爲太宰、領司徒。秋八月，益州刺史羅尚討羌，破之。九月丁丑，封楚王瑋子範爲襄陽王。冬十月，流民李特反於蜀。是歲，郡國十二旱。（散騎常侍張軌始爲涼州刺史）

太安元年春三月癸卯，太孫尚薨。夏四月，彗星晝見。五月乙酉，梁王肜卒。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爲太傅。太尉、河間王顒遣將衙博擊李

特於蜀，爲特所敗。癸卯，以清河王遐子覃爲太子，賜孤寡帛，太酺五日。以齊王冏爲太師，東海王越爲司空。秋七月，兗豫徐冀等四州大水。（八月，廣漢太守張徵擊李特，敗死，羅尚擊之亦敗）冬十月，地震。十二月丁卯，河間王顒表齊王冏窺伺神器，有無君之心，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同會洛陽，請廢冏還第。使長沙王乂奉乘輿屯南止車門，攻冏，殺之，幽其三子于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

大赦改元以長沙王乂爲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歲陳留王曹奐卒）二年春三月李特攻陷益州荆州刺史宋岱（華陽國志作宗岱）擊特斬之傳首京師夏四月特子雄復據益州五月義陽蠻張昌舉兵反南陽太守劉彬平南將軍羊伊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並遇害六月遣荆州刺史劉弘等討張昌于方城王師敗績秋七月河南尹李含等謀殺長沙王乂乂收而殺之張昌陷江南諸

郡武陵太守賈隆零陵太守孔紘豫章太守閻濟武昌太守劉根皆遇害昌别帥石冰寇揚州刺史陳徽與戰大敗諸郡盡没八月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攻長沙王乂帝以乂爲大都督帥軍禦之庚申劉弘及張昌戰於清水破之顒遣其將張方穎遣其將陸機率秀石超等來逼京師乙丑帝幸十三里橋遣將軍皇甫商距方于宜陽己巳帝旋軍于宣武庚午舍于石樓天中裂無雲而雷九月丁

丑帝次于河橋壬午皇甫商爲張方所敗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幸偃師辛卯舍于豆田（圖經偃師縣東有豆田壁）癸巳尚書右僕射羊玄之卒帝旋于城東丙申進軍緱氏擊牽秀走之大赦張方入京城燒清明開陽二門死者萬計石超逼乘輿于緱氏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破牽秀范陽王虓于東陽門外戊申破陸機于建春門石超走斬其將賈崇等十六人懸首銅駝街張方退屯十三里橋十一月辛巳

星晝隕聲如雷王師攻方壘不利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廩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號爲四部司馬公私窮踧米石萬錢詔命所至一城而已壬寅夜赤氣竟天隱隱有聲丙辰地震癸亥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幽於金墉城尋爲張方所害（乂傳作死于永興元年正月三十國晉春秋與此同）甲子大赦丙寅議郎周玘前南平內史王矩前吳興內史顧秘起義軍以擊

石冰、冰退自臨淮趣壽春，征東將軍劉準遣廣陵度支陳敏擊之。閏十二月，李雄自郫城攻益州刺史羅尚，尚委城而退，雄盡有成都之地。封鮮卑段勿塵爲遼西公。

永興元年春正月丙午，尚書令樂廣卒。成都王穎自鄴諷于帝，乃大赦，改元永安。雍州刺史劉沈被詔舉兵攻河間王顒于長安，爲顒所敗（沈被詔在乂未死前，用祖逖計殺之）。張方大掠洛中。於是軍中大餒，人相食。以成都王穎爲丞相，鎭鄴。

穎遣從事中郎盛夔等以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殿中宿所忌者，皆殺之，以三部兵代宿衞。二月乙酉，穎表廢皇后羊氏及太子覃。三月，陳敏攻石冰，斬之，揚、徐二州平。河間王顒表立成都王穎爲太弟。尋以顒爲太宰，太傅劉寔爲太尉。丙辰，盜竊太廟服器。秋七月丙申朔，右衞將軍陳聆以詔召百僚入殿中，因勒兵討穎。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司徒王戎、東海王越、高密王略、平昌公模、吳王晏、豫章王熾、襄陽王範、右僕射荀藩等奉帝北征。至安陽，衆十餘萬。穎遣其將石超距戰。己未，六軍敗績于蕩陰，矢及乘輿，百官分散，侍中嵇紹死之。帝傷頰，中三矢，亡六璽。帝遂幸超軍。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超遣弟熙奉帝之鄴，穎帥群官迎謁道左，帝下輿涕泣。其夕，幸于穎軍。穎府有九錫之儀，陳留王送貂蟬、文衣、鶡尾，明日乃備法駕幸于鄴。唯豫章王熾、司徒王戎、僕射荀藩從。庚辰，大

赦，改元爲建武。八月戊辰，穎殺東安王繇。張方復入洛陽，廢皇后羊氏及皇太子覃。匈奴左賢王劉淵反於離石，自號大單于。幽州都督王浚遣烏丸騎攻穎于鄴，大敗之。穎與帝單騎走洛陽，服御分散，倉卒上下無齎，侍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用。所在買飯以供宮人，止食于道中客舍。宮人有持升餘秔米飯及燥蒜、鹽豉以進帝，帝噉之，御中黃門布被。次獲嘉，市麤米飯，盛以瓦盆，帝噉兩

詩云司馬炎征公孫淵時老溫渡天地開闢之後何曾氣象不似子孫到天子地位還求出顯於此

孟、有老父獻、蒸、雞、帝受之、至溫、將謁陵、晉之先河內溫縣人京兆尹防已上皆背了溫帝喪履、納從者之履、下拜流涕、左右皆歔欷、及濟河、張方帥騎三千以陽燧青蓋車奉迎、方拜謁、帝躬止之、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辛巳、大赦、賞從者各有差、冬十一月乙未、方請帝謁廟、因劫帝幸長安、方以所乘車入殿中、帝馳避後園竹中、方逼帝升車、左右中黃門鼓吹十二人步從、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方以帝幸其壘、帝令方

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魏晉以來之積、掃地無遺矣、行次新安、寒甚、帝墮馬傷足、尚書高光進面衣、帝嘉之、河間王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以征西府為宮、唯僕射荀藩司隸劉暾、太常鄭球、河南尹周馥與其遺官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為東西臺、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十二月丁亥、詔曰、天禍晉邦、冢嗣莫繼、成

陳六之孝太弟已可矣更立老等

都王穎、自在儲貳、政績虧損、四海失望、不可承重、其以王還第、豫章王熾、先帝愛子、令聞日新、四海注意、今以為皇太弟、以隆我晉邦、以司空越為太傅、與太宰顒夾輔朕躬、司徒王戎、參錄朝政、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安南將軍虓、安北將軍浚、平北將軍騰、各守本鎮、高密王略為鎮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鎮洛陽、東中郎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鎮于鄴、鎮南大將軍劉弘領荊州以鎮南

土、周馥繆胤、各還本部、百官皆復職、自頃戎車屢征、勞費民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大赦、改元、以河間王顒都督中外諸軍事

二年春正月甲午朔、帝在長安、夏四月、張方廢皇后羊氏、六月甲子、侍中司徒王戎卒、李雄僭稱帝于蜀、秋七月、東海王越嚴兵徐方、將西迎大駕、成都王穎部將公師藩等聚眾

汴刻晉刻異二

攻陷郡縣害陽平太守李志汲郡太守張延等轉攻鄴平昌公模遣將軍趙驤擊破之八月辛丑大赦李雄遣其將李驤寇漢安九月庚寅朔公師藩又害平原太守王景清河太守馮熊庚子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敗之（虓奔河北）壬子以成都王穎爲鎮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鄴河間王顒遣將軍呂朗屯洛陽冬十月有星孛于北斗平昌公模遣將軍宋胄等屯河橋十一月立

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自稱平西將軍、復皇后羊氏、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范陽王虓濟自官渡拔滎陽斬石超襲許昌破劉喬于蕭喬奔南陽（喬傳作奔平氏按晉地理志南陽無平氏縣武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之此據古郡大界言也）右將軍陳敏舉兵反矯稱被中詔、從沔漢奉迎天子、逐揚州刺史劉機、丹陽太守王曠、遣弟恢、南略江州、

光熙元年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帝在長安河間王顒殺張方請和于東海王越越不聽宋胄等破穎將樓裒進逼洛陽穎奔長安甲子越遣祁弘宋胄司馬纂等迎帝三月東萊惤（音堅）令劉柏根反自稱惤公襲臨淄高密王略奔聊城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夏四月己巳東海王越屯於溫顒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距祁弘等于湖五月枉矢西南流范陽國地、燃、可以、爨、壬辰祁弘等與刁默戰默大敗顒穎走南山弘等所部鮮卑大

掠長安殺二萬餘人己亥弘等奉帝還洛陽帝、乘、牛、車、行、宮、藉、草、公、卿、跋、涉、戊申范陽王虓殺司隸校尉邢喬己酉盜取太廟金匱及策、文、各、四六月丙辰朔帝至自長安升、舊、殿、哀、感、流、涕、謁于太廟復羊后辛未大赦改元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八月以太傅東海王越錄尚書驃騎將軍范陽王虓爲司空（傳作司徒）鎮鄴九月頓丘太守馮嵩執成都王穎送鄴之進東嬴公騰爵爲東燕王平昌公模爲

鍾云同一賁條之機觸而其為謀也殊揚賢之預擬答教賺敏如子建而有時乎窮如張泓之不引古義雖然而所以而可以不啟元兇食妙而廢後會晉祚得以妙亂

孫云將散應不亦覺者心

南陽王冬十月范陽王虓卒虓長史劉輿遂殺穎十一月庚午帝崩于顯陽殿葬太陽陵

帝之為太子也中外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帝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引義必責作草主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帝自書武帝覽而大悅太子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群下

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焉高平王沈作釋時論南陽魯褒作錢神論廬江杜嵩作任子春秋皆疾時之作也帝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地為私中州記載惠帝聞蛙鳴侍臣賈胤對云帝云曰若是官蛙可給廩此比史所載尤詳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類此後因食麪中毒而崩或以為司馬越之鴆云

史臣曰不才之子則天稱大權非帝出政邇宵人褒姒共叔帶並興襄后與犬戎俱運昔者丹朱不肖赧王逃責相彼凶德事關休咎方乎土梗以墜其情溽暑之氣將闌淒風之音罕記乃彰蚩笑用符顛隕豈通才俊彥猶形于前代增淫助虐獨擅于當今者歟物號忠良于茲拔本人稱妖孽自此疏源長樂不祥承華非命生靈版蕩社稷丘墟古者敗國亡身分鑣共軫不有亂常則多庸暗豈明神喪其精魄武皇不知其子也

帝紀第四　晉書四終

鍾云二句似寫出高士行蹤

又云修肅語純非針芥對口恐是一篇啓奏語亦嫌贅

帝紀第五　　晉書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沈延嘉參校

懷帝　在位六年改元一　即愍帝建興元年　永嘉七年

孝懷皇帝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母曰王才人。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孝惠時，宗室構禍，帝獨好學，以沖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有譽於時。永興元年，授鎮北大將軍、都督鄴城守諸軍事。十二月丁亥，立為

太弟，以清河王覃，本太子也，懼不敢當。典書令修肅曰：二相經營王室，志寧社稷，儲貳之重，宜歸時望，親賢之舉，非大王而誰？清河幼弱，未允眾心，是以既升東宮，復贊藩國。今乘輿播越，二宮久曠，常恐氐羌飲馬於涇川，螘眾控弦於霸水。宜及吉辰，時登儲副，上翼大駕，早寧東京，下允黔首喁喁之望。帝曰：卿吾之宋昌也。乃從之。漢文帝乃代王中尉宋昌勸進　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孝惠帝崩，羊皇后以於太弟為

鍾云太后不得為數語尋為皇后呼

嫂，不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癸酉，太弟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所生母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南陽王模殺河間王顒於雍谷。三十國春秋作東海王越殺顒　辛丑，以中書監溫羨為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己酉，葬惠帝于太陽陵。李雄別帥李離寇梁州。

永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大赦，改元，除三族

刑。以太傅東海王越輔政，殺御史中丞諸葛玫。二月，東萊人王彌起兵反，寇青徐，攻殺二千石。三月己未朔，平東將軍周馥斬送陳敏首。西陽夷寇江夏。丁卯，改葬武悼楊皇后。庚午，立豫章王詮為太子。辛未，大赦。庚辰，東海王越出鎮許昌。改封東燕王騰為新蔡王，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梁益諸軍事。并州諸郡為劉淵所陷，刺史劉琨獨保晉陽。夏五月，馬牧帥汲桑聚眾反，入鄴，害新蔡王騰，燒鄴宮，大

句日不滅殺萬餘人大掠而去秋七月己酉東海王越進屯官渡以討汲桑己未以琅邪王睿（東晉元帝）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鎮建鄴八月己卯撫軍將軍苟晞敗汲桑於鄴曲赦幽幷司冀兗豫等六州分荊州江州八郡爲湘州九月戊申苟晞又破汲桑陷其九壘辛亥有大星如日小者如斗自西方流於東北天盡赤俄有聲如雷始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冬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乙亥以王衍爲司徒十二月戊寅乞活帥田蘭薄盛等斬汲桑於樂陵（乞活詳東海王越傳）東海王越矯詔囚清河王覃癸卯越自爲丞相徙苟晞爲征東大將軍（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

二年春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丙午作丙子誤）丁未大赦二月辛卯清河王覃爲越所害庚子石勒寇常山幽州刺史王浚擊破之三月東海王越鎮鄄城劉淵侵汲郡略有頓丘河內之地王彌寇青徐兗豫四州夏四月丁亥入許昌諸郡守將皆走五月甲子彌遂寇洛陽司徒王衍帥衆禦之彌退秋七月甲辰劉淵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河東太守路述力戰死之八月丁亥東海王越自鄄遷屯于濮陽九月石勒寇趙郡征北將軍和郁自鄴奔于衛國冬十月甲戌劉淵僭帝號于平陽仍稱漢十一月丁卯以太子少傅荀藩爲尚書令己酉石勒寇鄴魏郡太守王粹戰敗死之十二月辛未大赦

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三月戊申高密王簡薨丁巳東海王越歸京師乙丑勒兵入宮於帝側收中書令繆播帝舅王延等十餘人並害之丙寅越矯詔曲赦河南郡丁卯太尉劉寔請老以王衍爲太尉越領司徒劉淵寇黎陽（陷之）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四月左積弩將軍朱誕叛奔于劉淵石勒攻陷冀州郡縣百餘壁秋七月劉淵遣子聰及王彌寇上黨圍壺關（陷之）上黨太守龐淳

以郡降賊。九月丙寅，劉聰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拒之，爲聰所敗。弘農太守垣延擊走之。幽州刺史王浚使鮮卑騎擊石勒，大破勒於飛龍山。冬十月，劉淵復遣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擊敗之。（晉史於聰事多錯複，今依載記及十六國春秋、晉春秋考正之。）李雄別帥羅羨以梓潼歸順。十一月，石勒陷長樂，冀州刺史王斌遇害，因屠黎陽。乞活帥李惲、薄盛等帥衆救京師，聰退走。惲等又破王彌于新汲。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二月，石勒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又拔倉垣，殺車騎將軍王堪。時徐豫兗冀諸郡皆被兵。李雄將文碩（作一石）殺雄太尉李國，以巴西歸順。戊午，吳興人錢琦反（琦璯寇陽外反）羨。三月，丞相倉曹屬周玘帥鄉人討琦，斬之。夏四月，大水。將軍祁弘破劉聰將劉墨于廣宗，殺之。李雄陷梓潼。兗州地震。五月，石勒寇汲郡，執太守胡寵，遂南濟河。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六月，劉淵死，其子和嗣僞位，和弟聰弑和而自立。秋七月，劉聰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九月，雍州流民王如舉兵反於宛，自號大將軍，稱藩於聰，大掠漢沔，新平龐實、馮翊嚴嶷等各起兵應之。冬十月辛卯，晝昏，至庚子，大星西南墜，有聲。壬寅，石勒圍倉垣，陳留內史王讚擊敗之，勒走。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壬子，以王浚爲司空，劉琨爲平北

大將軍。京師饑。東海王越羽檄徵天下兵，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若今日尚可救，後則無逮矣。」時莫有至者。石勒陷襄城，殺太守崔曠，遂至宛。王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之，勒退。浚又遣別將王申始擊勒於文石津，大破之。十一月甲戌，東海王越帥衆出許昌，以行臺自隨，宮省無復守衛，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盜賊公行，枹鼓之音不絕。越軍次項，自領豫州牧，以太尉王

衍爲軍司、鎭東將軍周馥表迎大駕、遷都壽陽、越使裴碩擊之、爲馥所敗、走保東城、請救於琅邪王睿。襄陽大疫。十一月征東大將軍苟晞攻王彌別帥曹嶷破之

五年春正月帝密詔苟晞討東海王越。壬申晞爲曹嶷所破。乙未越遣從事中郞將楊瑁徐州刺史裴盾共擊晞。癸酉勒入江夏。乙亥李雄攻陷涪城梓潼太守譙登死之。湘州流民杜弢據長沙反。戊寅琅邪王睿使將軍甘

卓攻鎭東將軍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庚辰平原王幹薨。二月石勒寇汝南。三月戊午詔下東海王越罪狀、告方鎭討之、以苟晞爲大將軍。丙子東海王越薨。夏四月戊子石勒追越喪、及於東郡、將軍錢端戰死、軍潰、太尉王衍吏部尚書劉望、襄陽王範等皆遇害、王公以下死者十餘萬人。東海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尋又沒于石勒。賊王桑冷道陷徐州、刺史裴盾遇害。五月杜弢攻長沙、虜刺史苟眺

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進王浚爲大司馬、南陽王模爲太尉、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琅邪王睿爲鎭東大將軍。初東海王越之出也、使河南尹潘滔居守、大將軍苟晞表遷都倉垣、帝將從之、諸大臣畏滔、不敢奉詔、且宮中及黃門戀貲財、不欲出、至是饑甚、人相食、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帝召羣臣、議將行、而警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

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導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六月癸未劉曜王彌石勒同寇洛川、王師頻爲賊所敗、死者三萬餘人。庚寅司空荀藩光祿大夫荀組奔轘轅。太子左率溫畿夜開廣莫門奔小平津。丁酉劉曜王彌入京師。帝開華林園門、出河陰藕池、欲幸長安、爲曜等所追及。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虜太子銓、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僕射和郁等皆遇害、士

庶死者三萬餘人。帝蒙塵於平陽，劉聰以帝爲平阿公。（此晉史略之，止作會稽公，乃此明年進封號也，今正之）司徒傅祗、建行臺于河陰，司空荀藩、建行臺于密，移檄州鎮，以琅邪王爲盟主。豫章王（太子詮弟）端東奔苟晞，晞立爲皇太子，自領尚書令，具置官屬，保梁國之蒙縣。百姓饑儉，米斛萬餘價。秋七月，大司馬王浚承制，假立太子，（劉琨牋與元帝云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太子者不知爲誰）置百官，署征鎮。石勒寇穀陽，沛王滋遇害。八月，劉聰使子粲攻長安，南陽

王模出降，粲殺之。（按劉琨集八月當作九月）長安遺民四千餘家奔漢中。九月癸亥，石勒襲陽夏，至于蒙縣，大將軍苟晞、豫章王端並沒于賊。冬十月，勒寇豫州，諸軍至江而還。馮翊太守索綝等大敗劉曜于黃丘，又破劉粲于新豐。

六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劉聰寇太原，故新野王牙門胡亢聚衆掠荊土。二月壬子，日有食之。癸丑，琅邪王睿上尚書，檄四方以討石勒。劉聰進封帝爲會稽郡公，以小劉貴人妻帝。

（爲云賈疋劉琨俱有事可述既詳各傳就此則簡法與大綱難亦書之不書爲誤）

秋七月，歲星、熒惑、太白聚於牛斗。石勒據襄國寇掠冀州。劉粲寇晉陽，平北將軍劉琨遣部將郝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太原太守高喬以晉陽降粲。八月庚戌，劉琨奔于常山。己亥，陰平都尉董沖逐太守王鑒，以郡叛降于李雄。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九月辛巳，前雍州刺史賈疋（疋古雅字作疋者非是）乃與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梁綜共奉秦王鄴爲皇太子於長安。冬十月，猗盧自將六萬騎次于盆

城。十一月甲午，劉粲遁走，劉琨收其遺衆，保于陽曲。王浚攻石勒于襄國，大敗而還。是歲疫。

七年春正月，劉聰大會，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丁未，帝遇弒，崩于平陽。帝初誕，有嘉禾之瑞，先是望氣者云豫章有天子氣，其後竟以豫章王爲太弟，即位，始遵舊制，臨太極殿，使尚書郎讀時令，又於東堂聽政。至於宴會，輒與群官論衆務，考經籍。黄

門侍郎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秘書監荀崧又常謂人曰、懷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文佳主、以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也。

張天如云、觀諸王之搶攘、其意皆欲爲天子耳、究也兄弟同盡、而不能有其一身、懷帝爲武之二十五子、次不當立、無意爲天子、而反得之、然則天子之位、其可冀稱智力爭哉、懷帝既遷平陽、愍帝爲秦王、而群臣立之、愍之于天子、亦未嘗意之也、夫爲之者如此其難、得之者如此其不意、宜天之有意于二帝乎、而皆見弒于劉聰、其測之何、夫嘗諸王之賤闘、共爭帝相之位、以爲爭貴而不可得、及于不可爲之時、始以委之懷愍、而爲懷愍者、無可加何、爲人之所不欲爲、而身受其難、于是後世徒見天子之辱、而深惜其名之爲累也、

愍帝 在位五年、改元一、卽元帝建武元年 建興五五年

孝愍皇帝諱鄴、按三十國晉春秋、帝名子業、或作業、此云許鄴、又改建鄴爲建康、然吳志云、孫權改秣陵爲建業、取與建基業爲名、皆不爲鄴字、當從業爲是 字 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獻王柬、後永嘉二年、拜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及洛陽傾覆、避難於滎陽密縣、與舅荀藩荀

甯云、此詳閱典傳所稱、昏法情津未能羅切

組、遇南趙許頵、前豫州刺史閻鼎、與撫軍長史王毗、司徒長史劉疇、中書郎李昕、及藩組等、同謀奉帝、歸于長安、而疇等中塗復叛、鼎追殺之、藩組僅而獲免、鼎遂挾帝乘牛車、自宛趣武關、頻遇山賊、士卒亡散、次于藍田、鼎告雍州刺史賈疋、疋遣州兵迎衛、達于長安、又使扶風太守梁綜助守之、時有玉龜出霸水、神馬鳴城南焉、六年九月辛巳、奉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類、建宗廟社稷、大赦、加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賈疋討賊張連遇害、按疋本傳、彭蕩仲之子天護帥群胡攻疋、疋死之 十六國春秋皆同 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爲盟主、承制選置、

建興元年夏四月丙午、奉懷帝崩問、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壬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綝爲僕射、尋以綝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綝、劉曜寇長安、詔僕射麴允距之、石勒遣石虎攻陷鄴、兩

陳云愼把分陝爲爭訟此又實事

捴之二五月壬辰、以琅邪王睿爲侍中左丞相、
南陽王保爲右丞相、分怿陝東西諸軍事、詔
曰、夫陽九百六之災、雖在盛世、猶或遘之、朕
以幼沖、纂承洪緒、庶憑祖宗之靈、群公義士
之力、蕩滅凶寇、拯拔幽宮、瞻望未達、肝心分
裂、昔周召分陝、姬氏以隆、平王東遷、晉鄭爲
輔、今左右丞相、茂德齊聖、國之昵屬、當恃二
公、埽除鯨鯢、奉迎梓宮、克復中興、令幽并兩
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右丞相宜帥秦涼

蔣云時勢喪亂二詔尙有氣有波瀾與他他學讖語一味朴贄

晉書卷五　紀　十三

者不同錯陜十二寸壯

梁雍武旅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
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分遣前鋒、爲幽并後
駐、赴同大限、克成元勳、又詔琅邪王睿曰、朕
以沖眇、纂承洪緒、未能梟夷凶逆、奉迎梓宮
枕戈煩寃、肝心抽裂、前得魏浚表、知公帥先
三軍、已據壽春、傳檄諸侯、協齊威勢、想今漸
進、已達洛陽、涼州刺史張軌、乃心王室、連旗
萬里、已到汧隴、梁州刺史張光、亦遣巴漢之
卒、屯在駱谷、秦川驍勇、其會如林、間遣使適

譚云惜哉左丞相無中原之志只有一祖士雅而不能用也

還、具知平陽定問、云幽并隆盛、餘胡衰破、然
猶恃險、當須大舉、未知公今所到、是以息兵
秣馬、未便進軍、今爲已至何許、當須來旨、便
乘輿自出、會除中原也、公宜思弘謀猷、勗濟
遠略、使山陵旋反、四海有賴、故遣殿中都尉
劉蜀蘇馬等、具宣朕意、公茂德昵屬、宣隆東
夏、恢融六合、非公而誰、但洛都陵廟、不可空
曠、公宜鎭撫、以綏山東、右丞相當入輔弼、追
蹤周召、以隆中興也、琅邪王睿不能從、六月

晉書卷五　紀　十四

石勒害兗州刺史田微、時山東郡邑相繼陷
于勒、秋八月、改建鄴爲建康、改鄴爲臨漳、杜
弢寇武昌、荊州刺史周顗奔建康、九月、司空
荀藩卒于滎陽、藩傳作開封、冬十月、荊州刺史陶
侃擊弢黨杜曾於石城、大敗、庚寅、劉聰襲長
安、夜入外城、帝奔射雁樓、壬辰、將軍麴鑒自
阿城帥衆救之、爲曜所敗、十一月、流民楊虎
攻陷梁州、僕射麴允引兵襲曜、大破之、曜引
歸平陽、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二年春正月己巳、劉黑霧著人、如墨連夜五日乃止。辛未辰時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丁丑大赦。楊虎大略漢中、遂奔李雄。二月壬寅、以王浚爲大司馬、張軌爲大尉、封西平郡公、劉琨爲大將軍。三月石勒陷幽州、殺大司馬王浚、焚燒城邑、害萬餘人。杜弢別帥王眞襲陶侃於林鄣、侃奔灄中。夏四月甲辰地震。五月己丑、太尉張軌卒。六月劉曜趙冉寇新豐諸縣、索綝大破之。秋

七月冉又逼京都、麴允拒之。冉中流矢而死。九月單于代公猗盧遣使獻馬。蒲子馬生人。冬十月以張寔軌子爲涼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吳興人徐馥害太守袁琇。誅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二月丙子、進琅邪王睿爲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爲相國、大將軍劉琨爲司空、進封代公猗盧爲代王。荊州刺史陶侃破王眞於巴陵。杜弢別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遂陷豫章。三月豫

舊云張氏父子在征鎮中爲知篤即之分者數又增補

章內史周訪擊彥、斬之。夏四月大赦。五月劉聰寇幷州。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綵帛、不可勝紀。時以朝廷草創、服章多闕、勅收其餘、以實內府。孫云西漢末諸陵皆被發、霸陵獨完、光武詔禁之、以爲薄葬之故。此云霸陵亦被發、想當時霸原不薄也。但綵帛入土中、經兩漢三國而尚可用、殊無此理、不知史何以有此說。辛巳大赦。秋七月劉聰寇上黨、劉琨遣將救之、戰于襄垣、王師敗績。陶侃攻杜弢、弢走死、湘州平。九月劉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爲大都督討

之。冬十月允進攻靑白城。以索綝爲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劉聰陷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送皇帝行璽一紐。

四年春三月代王猗盧卒、其衆歸于劉琨。夏四月丁丑、劉曜寇上黨、涼州刺史張寔遣步騎五千來赴京都。石勒陷廩丘、北中郎將劉演出奔。五月平夷太守雷炤害南廣太守孟桓、帥二郡叛降于李雄。六月丁巳朔、日食。大

陳云如此勤王盡殺蓋殺

靜云帳惡帝以天位虛相米飯亦何樂乎爲君也

劉云索綝請貴降麴允惟有繫與非百朋是兵吉那一人矣那一作機者平資耳

蝗。秋七月，劉曜攻北地，太守麴昌，麴允帥步騎三萬救之，王師不戰而潰。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等皆死之。八月，劉曜逼京師，內外斷絕，鎮西將軍焦嵩、平東將軍宋哲、始平太守竺恢等同赴國難，麴允與公卿退保長安小城以自固。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鎮軍將軍胡崧帥城西諸郡兵屯遮馬橋，並不敢進。冬十月，京

晉書 卷五 紀 十七

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為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泣謂允曰：今窘厄如此，外無救援，死於社稷，是朕事也。今欲為羞死之事，庶令黎元免屠爛之苦。行矣遣書，朕意決矣。十一月乙未，使侍中宋敞（晉春秋作宗敞）送牋於曜，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降。群臣號泣攀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宋敞奉帝還宮。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如曜營，營實在城東豆田壁。辛丑，帝蒙塵於平陽，麴允及群官並從。劉聰封帝為懷安侯。壬寅，聰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並為曜所害，華輯奔南山。石勒圍樂平，司空劉琨遣兵援之，為勒所敗，長史李弘以并州叛降于勒。十二月乙卯朔（書作甲申）日食。己未，劉琨奔薊，依段匹磾。

晉書 卷五 紀 十八

五年春正月，帝在平陽。庚子，虹霓彌天，三日並照。平東將軍宋哲奔江左。李雄將李恭、羅寅寇巴東。二月，劉聰使從弟暢攻滎陽，太守李矩擊破之。三月，琅邪王睿承制改元，稱晉王於建康。夏五月壬午朔（晉書作丙子，誤）日食。秋七月大旱，蝗，河汾溢。石勒亦競取百姓禾，時謂之胡蝗。八月，劉聰使趙固襲衛將軍華薈於臨潁，殺之。冬十月己酉朔（晉書作丙子，誤）日食。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為導，見者

韜云懷帝多方屈辱可爲極矣戎狄狡計正以此觀晉臣及遺黎之心耳
陳云聰屢懷又辱愍罪惡滔天矣然二帝稍有骨性亦不至是欲辛賓則愍有不如懷終者哉

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皆泣、聰聞而惡之、聰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帝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郎辛賓起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十二月戊戌帝遇弒崩于平陽、初帝之繼統也、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牆宇頹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版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闕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

殺辱云、

王本作二云史論佳肝顯悉而無須

史臣曰、昔炎暉杪暮、英雄多假於宗室、金德韜華、顛沛共推於懷愍、樊陽寂寥、兵車靡會、豈力不足而情有餘乎、喋喋遺萌、苟存其主、譬彼詩人、愛其棠樹、夫有非常之事、而無非常之功、詳觀發迹、用非天啓、是以輿櫬齒劍、可得而言焉、於時五嶽三塗、竝皆淪寇、龍川牛首、故以立君、股肱非挑戰之秋、猗石有滔天之勢、獯獫中斷、叟戈外絕、兩京淪狄、再駕徂戎、周王隕首於驪峰、衛公亡肝於淇上。思爲一郡。其可得乎。此下舊載干寶總論見文選不復

辛賓似漢耳

贊曰、懷佩玉璽、愍居黃屋、鼈墜三山、鯨吞九服、獯人金商、寄居未央、圖顧盡仆、方趾咸僵、大夫反首、徙我平陽、主憂臣哭、于何不臧、

贊云懷愍之主、非懷愍之罪也、因勢如此、非有大賢者、殆難其間、苟濟之、而勢可望于中才乎、但其所以自處亦是有異、懷以執愍以降、幾辱雖一、而降者固不如執者遠矣

帝紀第五　　晉書五終

蔣云讀史記高祖曰隆準而龍顏較此只增一兩字句法便有餘情著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閩中許豸參校

元帝在位六年改元三建武一大興四永昌一

蔣云元帝號中興始不能勦王討賊空張出師之名號與王敦之遇受憤以死位以王始興之康臣爲辟沉其開是君是臣與蒸可加區攫才大暮凡以叙述所以此祀尚開閣未足

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恭王覲之子也咸寧二年生於洛陽時有神光之所藉藁如始刈及長白毫生日角左隆準龍顏目有精曜顧眄煒如也年十五嗣位琅邪王少有令問及惠皇之際王室多故帝每恭儉退讓以免禍沉敏有度量不顯灼然之迹故人未之識焉永興元年帝以左將軍從討成都王穎蕩陰之敗也叔父東安王繇爲穎所害帝懼禍出奔其夜月正明而禁衛嚴警無由得去有頃雲霧晦冥雷雨暴至徼者皆弛因得潛出穎先令諸關無得出貴人帝既

又云有從時字于從服出戶而門者難之其僕揮鞭而笑曰梁大不力門者出之古人模以應變類如此

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以策鞭帝馬而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俱歸國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俄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並爲腹心賓禮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焉屬太妃薨于國自表奔喪葬畢還鎮增封宣城郡二萬戶加鎮東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懷帝蒙塵於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江州刺史華軼不從使豫章內史周廣前江州刺史衛展討禽之愍帝即位加左丞相歲餘進位丞相大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孫弼平杜弢及聞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四方徵天下兵刻日進討終以漕運不繼斬督運令史淳于伯遂不果行于時有玉冊見於臨安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

長壽萬年、日有重暈、皆以爲中興之象焉。

建武元年春二月辛巳、平東將軍宋哲至、稱愍帝詔、令帝統攝萬機。三月、帝素服出次擧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上尊號、不許、羕等以死固請、帝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惟有蹈節死義、以雪天下之恥、庶贖鈇鉞之誅。吾本琅邪王、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遂呼私奴命駕、將反國、羣臣乃請依魏晉故事爲晉王、許之。辛卯、即王位、大赦改元。其殺

祖父母父母及劉聰石勒不從此令。諸參軍拜奉車都尉、掾屬駙馬都尉、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乃備百官、立宗廟社稷于建康。丙辰、立世子紹爲晉王太子。以西陽王羕爲太保、王敦爲大將軍、王導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將軍、刁協爲尚書左僕射、封王子宣城公裒爲琅邪王。夏六月丙寅、司空劉琨、幽州刺史段匹磾等一百八十人、上書勸進。劉琨勸進表見文選帝優令答之、語在琨傳。石勒將石

虎圍譙城、平西將軍祖逖擊走之。己巳、帝傳檄天下曰、逆賊石勒、肆虐河朔、逋誅歷載、游魂縱逸、復遣凶黨石虎、犬羊之衆、越河南渡、縱其鴆毒。平西將軍祖逖、帥衆討擊、應時潰散。今遣車騎將軍琅邪王裒等九軍、銳卒三萬、水陸四道、逕造賊場、受逖節度。尋召裒還。秋七月、以荀組爲司徒。弛山澤之禁。八月、荊州刺史第五猗爲賊帥杜曾所推、遂與曾同反。九月戊寅、王敦使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

守朱軌、陵江將軍黃峻討猗、爲曾所敗、誘等皆死。梁州刺史周訪討曾、大破之。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十一月丁卯、以劉琨爲太尉。置史官、立太學。是歲、揚州大旱。

太興元年春三月癸丑、愍帝崩問至、帝斬縗居廬。丙辰、百僚上尊號、令曰、孤以不德、當厄運之極、臣節未立、匡救未舉、夙夜所以忘寢食也。今宗廟廢絕、億兆無係、群官庶尹、咸勉之以大政、亦何敢辭。輒敬從所執。是日、即皇

帝位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庚午立王太
子紹爲皇太子壬申詔曰昔之爲政者動人
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静而
人自正其次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
可述刑獄得中民無怨訟久而日新及當官
軟弱茹柔吐剛行身穢濁修飾時譽者各以
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
所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
贊一切斷之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乙酉

劉云元帝政術前極世可須誠中興主也

西平地震五月癸丑太尉廣武侯劉琨爲段
匹磾所害六月旱帝親雩改丹陽内史爲丹
陽尹甲申以刁協爲尚書令初置諫鼓謗木
秋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
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
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祗奉舊憲正身
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
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
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惏穢濁

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覺故縱蔽善
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劉聰死其子粲嗣僞位八月冀徐青三州蝗
靳準弒劉粲自號漢王冬十月癸未加廣州
刺史陶侃平南將軍劉曜僭即位于赤壁十
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中有赤青珥（將云作伏）
（晨精狩日羣臣諸歸日賀無光羣臣爭則日蒙人主掛所則日夜出此下天文志獨無考見之故附）
加大將軍王敦荊州牧故歸命侯孫
皓子璠謀反伏誅十二月劉聰故將王騰等

誅靳準丁丑封皇子渙爲琅邪王裒生二年
己卯渙卒帝以成人禮葬之琅邪國右常侍
孫霄諫不聽癸巳詔曰漢高經大梁美無忌
之賢齊師入魯修柳下惠之墓其吳之高德
名賢或未旌錄者其條列以聞江東三郡饑
遣使振給之彭城内史周撫殺沛國内史周
默反
二年春二月太山太守徐龕擊周撫斬之三
月合祭天地於南郊夏四月徐龕以郡叛寇

精云[illegible]門自作議者向謂當時益務更有甚此者

評云元帝部杜杜多征事實而無一隣句文案於准始削已發望遲矣

僭偽五月徐揚及江西諸郡蝗吳郡大饑壬戌詔曰、天下凋弊、加以災荒、百姓困窮、國用並匱、吳郡饑民、死者百數、天生蒸黎、而樹之以君。選建明哲、以左右之。當深思以救其弊。昔吳起爲楚悼王明法審令。損不急之官、除廢公族疏遠。以附益將士。而國富兵強。況今日之弊。百姓凋困邪。且當去非急之務。非軍事所須者。皆省之。甲子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斬之禽第五猗六月丙子加周訪安南將

晉書卷六 紀 七

軍秋八月徐龕寇東莞遣太子左衛率羊鑒統徐州刺史蔡豹討之冬十一月戊寅石勒僭即王位國號趙十二月乙亥大赦鮮卑慕容廆襲遼東平州刺史崔毖奔高句驪是歲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於祁山

三年春二月辛未石虎寇厭次平北將軍邵續擊之爲虎所執夏四月壬辰枉矢流于翼軫五月丙寅孝懷帝太子詮遇害于平陽帝三日哭庚寅地震是月晉王保爲其將張春所害保故將陳安因降于劉曜攻春滅之徐龕帥衆來降六月大水丁酉盜殺涼州刺史張寔寔弟茂嗣秋七月丁亥詔曰、先公武王先考恭王、君臨琅邪四十餘年、惠澤加於百姓、遺愛結於人情、朕應天符、創基江表、兆庶宅心、襁負子來、琅邪國人在此者、近有千戶、今立爲懷德縣、統丹陽郡、昔漢高祖以沛爲湯沐邑、光武亦復南頓優復之科、一依漢氏故事祖逖將衛策大破石勒別軍於汴水加

晉書卷六 紀 八

逖爲鎮西將軍八月戊午尊敬王后虞氏爲敬皇后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詔以甘卓代之皇太子釋奠于太學九月徐龕又叛冬十月丙辰徐州刺史蔡豹以畏懦伏誅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敦之逆節始此

四年春二月徐龕復降鮮卑末柸奉送皇帝信璽、庚戌告于太廟、乃受之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夏四月辛亥帝親覽庶獄石勒攻厭次陷之幽州刺史段匹磾沒于勒五月旱庚

排水心云方敦舉兵已成戴劉不恪尚安恬自若惟帝視爲腹心之疾失意計除振作出兵革至於滅之不然晉亡久矣

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爲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秋七月大水甲戌以尚書戴淵都督司兗豫幷冀雍六州諸軍事鎭合肥丹陽尹劉隗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鎭淮陰壬午以王導爲司空八月常山崩九月壬寅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代之十二月封慕容廆爲遼東郡公

永昌元年春正月乙卯大赦改元戊辰王敦舉兵反以誅劉隗爲名吳興沈充帥衆應之

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爲琅邪王（書史錯簡予三月後按三月無甲午故正之）徵戴淵劉隗還衛京都三月以司空王導爲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以周顗爲尚書左僕射王邃爲右僕射太子右衛率周筵行冠軍將軍統兵三千討沈充劉隗軍於金城右將軍周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六師於郊外遣平南將軍陶侃領江州安南將軍甘卓領荊州各帥所統以躡敦後敦至使前鋒杜弘攻石頭周札開城門應弘書

新云式微中州英雄消是晉人風味

蔡云甘卓等死耳不死勒江乃以保同不能而死惜乎

威將軍侯禮死之敦據石頭戴淵劉隗率衆攻之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皆大敗尚書令刁協奔江乘爲賊所殺劉隗奔于石勒帝遣使謂敦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也如其不然朕當歸於琅邪以避賢路辛未大赦敦乃自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封武昌郡公邑萬戶丙子驃騎將軍戴淵尚書左僕射周顗爲敦所害敦以西陽王羕爲太宰加王導尚書令

夏四月敦還武昌敦將魏乂陷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五月乙亥襄陽太守周慮承敦意殺甘卓六月旱秋七月王敦自加兗州刺史郗鑒爲安北將軍石虎攻陷太山執守將徐龕殺之八月敦以其兄含爲衛將軍自領寧益二州都督琅邪太守孫默叛降于石勒冬十月大疫辛卯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鎭淮陰新昌太守梁碩起兵反石勒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遂圍譙

陸機天云元帝才略雖少欽見剛強濟中興之狀歟然吞納智守文足所優下處則其勢奈何

破祖約別駕約退據壽春。十一月、以司徒荀組爲太尉。己酉、組卒。罷司徒、幷丞相府。帝晏憤成疾。閏月己丑、崩。葬建平陵、廟號中宗。帝性沖素、容直言、虛己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有司嘗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集上書皁囊爲帷、遂令冬施靑布、夏施靑練帷帳。將拜貴人、有司請市雀釵、帝以煩費不許。所幸鄭夫人衣無文綵、從母弟王廙爲

母立屋過制、流涕止之、然晉室遘紛、皇輿播越、天命未改、人謀叶隆、元戎屢動、不出江畿、經略區區、僅全吳楚。終於下陵上辱、憂憤告謝。恭儉之德雖充、雄武之量不足。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故始皇東遊以厭之、改其地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及孫權之稱號、自謂當之。孫盛以爲始皇逮于孫氏四百三十七載、考其歷數、猶爲未及、元帝之渡江也、乃五百二十六年、眞人之應在於此矣。咸寧初、風吹大社樹折、社中有靑氣、占者以爲東莞有帝者之祥、由是徙封東莞王於琅邪、卽武王也。及吳之亡、王濬實先至建鄴、而皓之降款、遠歸璽於琅邪、天意人事、又符中興之兆。太安之際、童謠云、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及永嘉中、王室淪覆、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獲濟、而帝竟登大位焉。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遂爲二榼、共一口、以貯酒焉、帝先飮佳者、

而以毒酒鴆其將牛金、然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亦有符云。楊用修云按唐元行沖元魏之後若魏典三十卷引魏明帝時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後之像舊謂元帝本出牛氏託詞也魏道武帝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耳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胡扛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於琅邪、文景垂仁、傳芳於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

星斗呈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據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為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旌未拂，而遐心斯偃，迴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簡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為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強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雁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明帝　在位三年改元一　太寧三

蔣云東晉諸君無一可人意者惟明帝才略足與有為天又使之不能永年此天之不欲昌晉室也如所書處分王敦始末俱條理井井無一失者雖行文只一味平衍而其間深心遠慮自是可想

明皇帝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幼而聰哲，為元帝所愛，數歲嘗坐置膝前，屬長安使來，因問帝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長安近，不聞人從日邊來，居然可知也，元帝異之，明日宴群僚，語及之，復以問帝，對曰，日近，元帝愕然，帝曰，舉目則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建興初，拜東中郎將，鎮廣陵，元帝為晉王，立為晉王太子，及即尊號，立為皇太子，性至孝，有文武才略，當時名臣，自王導、庾亮、溫嶠、桓彝、阮放等，咸見親待，嘗論聖人真假之意，導等不能屈，于時東朝濟濟，遠近屬心，及王敦之亂，六軍敗績，帝欲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固諫，抽劍斬鞅，乃止，敦素以帝神武，為朝野所歸，欲誣以不孝而廢

蔣云以真假字摘題人似謗似深晉人名理如此

但云欲廢不及誣謗明有才人多用

之，大會百官，而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必欲使有言，嶠對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為孝矣，眾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止，永昌元年閏月，元帝崩，庚寅，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所生荀氏為建安君，

此等竭目使其終身不能自振雖應關林中名士沒入兩不知其故者何限太真徒折之自見相力然妙在占先致自以先手輸太真亦天奪其魄也

太寧元年春正月，京師火，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將軍司馬玖死之，越嶲漢嘉二郡□二月，葬建平陵，帝徒跣至于陵所，三月戊寅朔，改元，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燒七千

徐家、死者萬五千人、石勒攻陷下邳、徐州刺
史卞敦退保盱眙（音怡）王敦將謀篡逆諷朝
廷徵己帝乃手詔徵之夏四月敦下屯于湖（于湖徵湖並大江有王敦城）以王導為司徒自領揚州牧
五月京師大水李驤等寇寧州刺史王遜遣
將姚岳距戰於堂狼驤等大敗梁碩攻陷交
州刺史王諒死之六月壬子立皇后庾氏平
南將軍陶侃遣參軍高寶攻梁碩斬之傳首
京師秋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是月劉曜

攻陳安於隴城滅之八月敦表兗州刺史郗
鑒為尚書令石虎攻陷青州冬十一月王敦
以其兄含為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以軍國饑
乏調刺史以下米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庚辰赦五歲刑以下石虎寇兗
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保泗口三月劉曜將
康平寇魏興及南陽夏五月王敦矯詔拜其
子應為武衛將軍兄含為驃騎大將軍帝所
親信常從督公乘雄冉曾並為敦所害（公乘姓也）

舊云敦殊殊出沒游淵白真史中丞不可無此老譚

（見原依通）六月敦將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
滇駿馬、微行至于湖陰、察敦營壘而出、有軍
士疑之、以為非常人、又敦正晝寢、夢日環
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來也（其云敦見帝黃鬚鮮卑奴帝外氏燕代不得所由也）帝母荀
氏燕代人、帝狀類外氏、鬚黃、敦故謂帝云、於
是使五騎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
以水灌之、見逆旅賣食嫗、以七寶鞭與之、曰
後有騎來、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問嫗、嫗
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玩、稽久、又

見馬糞冷、以為信遠、遂止、帝僅而獲免、丁卯
加司徒王導大都督假節領揚州刺史、以溫
嶠為中壘將軍、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應詹
為護軍將軍假節督朱雀橋南諸軍事、尚書
令郗鑒行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以中書
監庾亮領左衛將軍、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
詔徵兗州刺史劉遐、臨淮太守蘇峻等、還衛
京師、帝次于中堂、秋七月壬申朔敦遣其兄
含、及錢鳳周撫鄧岳等水陸五萬（敦傳作三萬）至

于南岸、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桁與航通方舟也爲方舟以爲僑在國東南四里。）帝躬率六軍、出次南皇堂、至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書司馬曹渾、左衞參軍陳嵩、鍾寅等、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畢、（猶言未備也）平旦戰于越城、大破之、斬其將何康、王敦憤惋而死、前宗正虞潭起義師於會稽、沈充帥萬餘人來會含等、庚辰築壘于陵口、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以至、帝夜見勞之、義興人周蹇殺敦所署

太守劉芳（豫州刺史）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乙未賊衆濟水、應詹趙胤等距戰、不利、賊至宣陽門、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遐又破沈充于青溪、丙申賊燒營宵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於是分遣諸將追其黨與悉平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封）賞各有差、冬十月以王導爲太保領司徒、西陽王羕領太尉、詔王敦群從一無所問、是時石勒將石生屯洛陽、豫州刺史祖約退保壽

（林云明帝詔書辭莊嚴而舒以靜肅語之不事實爲常泰然一本雲散之今入泰然）

陽、十二月壬子帝謁建平陵、從大祥之禮、三年春二月復三族刑、三月戊辰立皇子衍（成帝）爲皇太子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大酺三日賜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癸巳徵處士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爲博士、夏四月詔曰、大事初定、其命維新、其令太宰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諸所因革、務盡事中、又詔曰、飡直言。引亮正、想群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距逆耳之談。稷契

之任、君居之矣、其共勗之、己亥雨雹、石勒將石良寇兗州刺史檀贇、力戰死之、將軍李矩等衆潰而歸、石勒盡陷司兗豫三州之地、五月以陶侃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都督靑兗二州諸軍事假節鎭廣陵、卞壼爲尚書令、閏八月以荀崧爲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壬午帝不悆、（音豫）召太宰西陽王羕、司徒王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

舜云朝廷之患為在內外上下不能和一明帝悉當時之弊故此詔有無限懇惻深心恐是親子筆

將軍陸曄、丹陽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丁亥，詔曰：自古有死，聖賢所同，壽夭窮達，歸於一揆，亦何足悼痛哉。朕枕疾已久，常慮忽然，仰惟祖宗洪基，不能克終堂構，大恥未雪，百姓塗炭，所以有慨耳。不幸之日，斂以時服，一遵先度，務從簡約，勞衆崇飾，皆勿為也。衍以幼弱，猥當大重，當賴忠賢，訓而成之。昔周公匡輔成王，霍氏擁育孝昭，義存前典，功冠二代，豈非宗臣之道乎。凡此公卿，時之望也，敬

聽顧命，任託付之重，同心斷金，以謀王室。諸方嶽征鎮刺史將守，皆朕扞城，推轂於外，雖事有內外，其致一也。故不有行者，誰扞牧圉。譬若脣齒，表裏相資，宜戮力一心，若合符契，思美焉之美，以緝事為期。百辟卿士，其總己以聽於冢宰，保祐沖幼，弘濟艱難，永令祖宗之靈，寧於九天之上，則朕沒於地下，無恨黃泉。戊子，帝崩，葬武平陵，廟號肅祖。帝明敏有機斷，崎嶇遵養，能以弱制強，廓清大祲，攻拔荊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享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史臣曰：維揚作寓，憑帶洪流，楚江恒戰，方城對敵，不得不推誠將相，以總戎麾，樓船萬計，兵倍王室，處其利而無心者，周公其人也。威權外假，嫌隙內興，彼有順流之師，此無強藩之援。商逢九亂，堯止八音，明皇負圖，屬在茲日，運龍韜於掌握，起天旆於江靡，撩其餘燼有若秋原，去衰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園

闕，鎮削威權，州分江漢，覆車不踐，貽厥孫謀，其後七十餘年，終罹敬道之害。或曰興[illegible]經運，非止上流，豈創制不殊，而弘之者異也。

帝紀第六　晉書六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夜郎楊文驄參校

成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咸和九，咸康八。

將六紀純用儒法須同閲佩溫嶠傳參詳之若當時無此兩人則成帝之石頭其不懷愍之平陽也幸矣況輔政者庾亮以內戚而專王導爲相而庾彼皆以諂子日共君殊無純臣之節故張西銘有言庾之不臧帝所知也獨導依違三朝受帝崇禮而患難之際不聞大節此論王庾者類以尤恐于導澗書論哉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太寧三年秋閏八月，明帝崩。時太子生五年矣。己丑，即皇帝位，大赦，增文武位二等，賜鰥寡孤老帛人二匹。尊皇后庾氏爲皇太后。群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王導錄尚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參輔朝政。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咸和元年春二月丁亥，大赦，改元。夏四月，石勒遣其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五月，大水。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以車騎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爲北中郎將、假節，監遐部曲。將李龍等奉遐子肇自立，以距默。臨淮太守劉矯擊破之。秋八月，以丹陽尹溫嶠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假節。九月，旱。李雄將張龍寇涪陵。冬十月己巳，封皇弟岳爲吳王。車騎將軍、南頓王宗有罪，伏誅，貶其族

爲馬氏。免太宰、西陽王羕，降爲弋陽縣王。是月，劉曜將黃秀、帛成寇酇，順陽太守魏該帥衆奔襄陽。十一月壬子，大閱于南郊，改定王侯國秩，九分食一。石勒將石聰攻壽陽，不克，遂侵逡遒、阜陵，歷陽太守蘇峻擊走之。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殺下邳內史夏侯嘉，叛降石勒。

二年春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恒、費黑救之，

將云峻始反事者見紀此特略之葢刺詳故耳

提太守楊術援遣、與臣戰于臺登、兵敗而死
夏五月甲申朔日食京師大水冬十月劉曜
使其子胤侵枹罕遂略河南地十一月彼蘇
峻為大司農峻與豫州刺史祖約舉兵反十
二月峻使其將韓晃騶陷姑孰庚申京師戒
嚴假庾亮節為征討都督以右衛將軍趙胤
為冠軍將軍使與左將軍司馬流帥師據慈
湖以距峻丙寅徙封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
王岳為琅邪王辛未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

難
三年春正月溫嶠帥師救京師次于尋陽韓
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敗死之丁未峻濟自
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二月庚戌峻至蔣山
部假領軍將軍卞壼節帥六軍及峻戰于西
陵卞壼傳作陵西王師敗績丙辰峻攻青溪柵因風
縱火王師又大敗盡典丹陽尹羊曼黃門侍
郎周導廬江太守陶瞻並力戰死庚亮攜其
諸弟與郭默趙胤奔於尋陽于是司徒王導

將云晉祿奪大后侍人此處多諱詞存國體也

右光祿大夫陸曄荀崧等入衛帝於太極殿
太常孔愉守宗廟賊乘勝麾戈接于帝座突
入太后後宮左右侍人皆見掠奪是時太官
唯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百姓號泣響震
都邑丁巳峻矯詔大赦又以祖約為侍中太
尉尚書令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三月丙
子庾太后以憂崩夏四月石勒攻宛南陽太
守王國降之壬申葬明穆皇后五月乙未峻
遷帝于石頭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峻以倉

屋為宮遣管商張瑾弘徽寇晉陵韓晃寇義
興徐州刺史郗鑒帥衆入赴國難吳興太守
虞潭與庾冰王舒等起義兵于三吳丙午溫
嶠以征西大將軍陶侃入討峻舟軍四萬次
于蔡州六月韓晃攻宣城內史桓彝力戰死
之陶侃夜築白石壘成壬辰雍州刺史魏該
卒于師廬江太守毛寶攻賊合肥戍拔之秋
七月祖約為石勒將石聰所攻衆潰奔歷陽
九月戊申王導攜二子奔白石庚午陶侃使

督護傷謙攻峻、溫嶠、庾亮陣于白石、竟陵太守李陽距賊南偏、峻輕騎出戰、墜馬、斬之、衆遂大潰、賊黨復立峻弟逸爲帥、冬十二月石勒敗劉曜于洛陽、獲之

四年春正月、帝在石頭、賊將匡術以苑城歸順、百官赴焉、侍中鍾雅、右衛將軍劉超謀奉帝出、爲賊所害、戊辰趙胤遣將甘苗討祖約于歷陽、敗之、約奔于石勒、其將牽騰帥衆降、峻子碩攻臺城、又焚太極東堂秘閣皆盡、城

中大饑、米斗萬錢、二月大雨霖、丙戌、諸軍攻石頭、李陽與蘇逸戰于柤浦、陽軍敗、建威長史滕含以銳卒擊逸、大破其衆、獲而斬之、蔣云丙戌斬逸事詳本書峻傳此紀無之而於下甲午復書蘇逸以萬餘人自延陵湖將入吳興乙未王允之及逸戰于溧陽獲之此係逸斬後其黨張健事也亦見峻傳其始末更詳不識此紀何以書之而前後違背乃爾丁亥大赦至甲午始許復逸蓋元兇未得而有赦預行恐古今無是理也含部將曹據奉帝御于溫嶠舟、群臣頓首號泣請罪、弋陽王羕有罪伏誅、丁亥大赦、時兵火之後、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爲

宮、壬寅以湘州并荊州、三月以陶侃、郗鑒、溫嶠等論平蘇峻功、封拜各有差、庾亮出爲都督、假節、豫州刺史、鎮蕪湖、夏四月乙未、始安公溫嶠卒、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詔復遭賊郡縣租稅三年、九月石勒擊劉曜子胤斬之、進屠上邽、盡滅劉氏、冬十月廬山崩、十二月壬辰、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太尉陶侃帥衆討默

蔣云石世龍非作快心事不特爲康鄉屍與前數工術節也

五年春二月、石勒誅祖約、夷其族、夏五月乙

卯、陶侃擒郭默于尋陽、斬之、石勒將劉徵寇南沙、進入海虞、秋八月石勒僭即皇帝位、使其將郭敬寇襄陽、九月造新宮、冬十月丁丑幸司徒王導第、置酒大會、李雄將李壽寇巴東

六年春正月、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司徒郗鑒擊卻之、三月壬戌朔日食、詔舉賢良直言之士、夏四月旱、是歲冬烝

七年春正月辛未、大赦、三月西中郎將趙胤

等攻石勒馬頭塢克之勒將韓雍寇南沙及海虞夏四月郭敬陷襄陽五月大水秋七月丙辰詔除諸養獸之屬陶侃遣子平西參軍斌與南中郎將桓宣攻郭敬破之克樊城竟陵太守李陽拔新野襄陽戍之冬十一月進陶侃爲大將軍詔舉賢良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

八年春正月辛亥朔詔曰昔大賊縱暴宮室焚蕩元惡雖翦未暇營築有司屢陳朝會逼狹遂作斯宮子來之勞不日而成既獲臨御大饗群后九賓充庭百官象物知君子勤禮小人盡力矣思蠲密網咸同斯惠其赦五歲刑以下令諸郡舉力人能舉千五百人以上者丙寅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李雄丙子石勒遣使致賂詔焚之夏四月以東帛徵處士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五月乙未遼東公慕容廆卒子皝嗣位秋七月戊辰石勒死子弘嗣僞位其國大亂

九年夏六月李雄死其兄子班嗣僞位乙卯太尉長沙公陶侃卒大旱詔太官徹膳省刑恤孤寡貶費節用辛未加庾亮都督荊江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冬十月李越弑其主班而立其弟期十一月石虎弑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

咸康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帝冠大赦改元二月甲子帝親釋奠夏四月石虎南寇至歷陽而還帝親勒兵分命諸將戒嚴六日罷冬十月乙未朔日食是歲旱

二年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二月算軍用稅米空懸五十餘萬石尚書謝褒已下免官辛亥立皇后杜氏大赦三月旱詔大官減膳免所旱郡縣徭役夏四月雨雹秋七月揚州會稽饑冬十月詔曰歷觀先代莫不襃崇明祀賓禮三恪故杞宋啓土光于周典宗姬侯衞垂美漢冊自頃喪亂庶邦殄悴周漢之後絕而莫繼其詳求衞公山陽公近屬有履

行修明、可以繼承其祀者、依舊典施行、

三年春正月立大學、石虎僭大趙天王、夏六月旱、冬十月慕容皝自立爲燕王

四年春二月石虎擊段遼于遼西、悉収其地、夏四月李壽弒其主期而自立、僭號曰漢、慕容皝擊石虎大敗之、癸丑加皝征北大將軍、五月以司徒王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改司徒爲丞相、以王導爲之、秋八月分寧州置安州、

五年夏四月庾亮遣將軍趙松擊巴郡江陽獲石虎將李閎黄桓等、（時亮有開復中原之志詳見本傳）秋七月庚申丞相始興公王導卒、八月復改丞相爲司徒、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九月石虎人寇攻沔南及邾城陷之、冬十二月瑯邪王岳爲司徒、李壽將李奕寇巴東

六年春正月庚子司空都亭侯庾亮卒、以錄尚書何充爲中書令、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都督江荊等諸軍事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爲司空、二月慕容皝及石虎將石成戰于遼西敗之獻捷于京師、庚辰有星孛于太微、三月丁卯大赦、李壽陷丹川、秋七月乙卯初依中典故事、朔望聽政於東堂、冬十一月癸卯復瑯邪比漢○豐沛、

七年春二月甲午朔日有食之、己卯慕容皝遣使求假燕王章璽許之、三月戊戌杜皇后崩、夏四月實編戶王公已下、皆正土斷白籍

秋九月罷太僕官、冬十二月除樂府雜伎、罷安州

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乙丑大赦、三月初以武悼楊皇后配饗武帝廟、夏六月庚寅帝不豫、詔以母弟瑯邪王岳爲嗣、壬辰引武陵王晞、會稽王昱、中書監庾冰、中書令何充、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癸巳帝崩、葬興平陵廟號顯宗、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

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
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
當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
允之、允之密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
舅復欲爾邪、然以幼沖嗣位、爲舅氏所制、不
親庶政、及長、頗留心萬機、務在簡約、雄武之
度。雖有愧于前王。而恭儉之德。足追蹤于往
烈矣。

康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 建元二

蔣云庾冰之立康帝史書共特以舅氏柄政恐異世後戚屬漸疎故有此舉予則以爲不然大凡奸臣當國皆樂幼王自倚托顧之重而專擅有不可言者是冰之謀實爲社稷生民之計而惜乎康帝淹忽以死竟天之不佑長君而欲屢易孺子陰以啓桓溫之奸乎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
封吳王二年徙封瑯邪王咸康八年六月庚
寅成帝疾篤、二子丕奕、皆在襁褓、中書監庾
冰乃言國有彊敵、宜立長君、成帝遂詔以瑯
邪王爲嗣。癸巳成帝崩甲午瑯邪王即皇帝
位大赦。己亥封丕爲瑯邪王奕爲東海王。時
帝諒陰不言、委政于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
葬興平陵、帝親奉奠于西階、既發引、徒行、及
閶闔門、升素輿、至于陵所。己未以中書令何
充爲驃騎將軍。九月詔瑯邪國及府吏進位
各有差。冬十二月增文武位二等。壬子立皇
后褚氏。

建元元年春正月改元振恤孤寡。三月以中
書監庾冰爲車騎將軍。夏五月旱。六月壬午

孫云可謂賞有其文

又以束帛徵處士翟湯虞喜。有司奏成帝崩
一周、請改素服御進膳如舊、壬寅詔曰、禮之
降殺。因時而寢興。誠無常矣。至於君親相準
名教之重。莫之改也。權制之作。蓋出近代。雖
曰適事。實弊薄之始。先王崇之。後世猶怠。而
況因循又從輕降。義弗可矣。石虎帥衆伐慕
容皝皝大敗之。秋七月石虎將戴開帥衆來
降。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請梁州刺
史桓宣前趣丹水、瑯邪內史桓溫爲前鋒、都

督假節、帥衆入臨淮、以討石虎、八月李壽死子勢嗣僞位、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冬十月辛巳以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江州刺史、爲翼繼援、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十一月巳巳大赦

二年夏四月張駿將張瓘敗石虎將王擢于三交城、桓宣擊李羆于丹、水爲羆所敗、慚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九月丙申立皇子聃爲皇太子、戊戌帝崩、冬十月乙丑葬崇平陵、

帝紀第七　晉書七　終

竟陵鍾惺原評　儁李蔣之翹刪定　溧陽文德翼緐挍

穆帝　在位十七年改元二　永和十二　升平五

張天如云晉師之失利皆在怯夫非謂中原竟不可復也桓溫威蜀威聲甚震姚襄英略率衆內歸天下可用孰有如此兩人者殷浩不省義之孔論之言而輕用離異率遂至此永和升平之出師屢屢即桓溫蓋因伊水之捷適爲晉謀又何待晉詔曰必擇所堪必謀所堪言任人也庶惇之際用人不許而遽罪始事重識開土亦何異然寄徹羨任彼仮夢乎雖然以人

而奘事以偶不致而終安可不可爲古今往往然矣不獨晉也

穆皇帝諱聃字彭子康帝子也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爲皇太子、戊戌康帝崩、己亥太子即皇帝位時年二歲大赦尊皇后褚氏爲皇太后、壬寅皇太后臨朝攝政、冬十一月庚辰江州刺史庾冰卒、庾翼還鎮夏口

永和元年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于、太極殿、抱帝臨軒改元、夏四月詔會稽王昱錄尚書六條事、秋七月庚午江州刺史都

亭侯庾翼卒翼部將干瓚戴羲等殺冠軍將
軍曹據舉兵反安西司馬朱燾討平之八月
豫州刺史路永叛奔于石虎（永爲蘇峻降將）以徐州
刺史桓溫爲安西將軍都督荊司雍益梁寧
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九月丙申皇太后詔
曰今百姓勞弊其共思詳所以振卹之宜及
歲常調非軍國要急者並宜停之冬十二月
張駿（自稱涼王）
二年春正月丙寅大赦己卯錄尚書事鄰鄉

晉書 卷八 紀 千

侯何充卒二月癸丑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
徒與會稽王昱並輔政三月以前司徒左長
史殷浩爲揚州刺史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
之五月丙戌涼州牧張駿卒子重華嗣冬十
一月辛未桓溫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
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十
二月枉矢流于西北其長竟天
三年春三月乙卯桓溫攻成都克之丁亥李
勢降林邑范文攻陷日南害太守夏侯覽以

尸祭天夏四月蜀人鄧定隗文舉兵反桓溫
又擊破之使益州刺史周撫鎮彭模下巴郡
定隗文復入據城都六月辛酉大赦秋七月
范文復陷日南隗文立范賁爲帝冬十月乙
丑假張重華爲涼州刺史西平公武都氐楊
初爲雍州刺史仇池公並假節十二月振威
護軍蕭敬文衆兵反陷涪城遂取巴西通於
漢中
四年夏四月范文寇九德多所殺害秋八月

晉書 卷八 紀 三

進桓溫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
賀郡公九月丙申燕王慕容皝卒子儁嗣（晉書燕王所封也）
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大赦庚寅地震石虎僭
即皇帝位于鄴二月征北大將軍褚裒使部
將王龕北伐獲石虎將支重夏四月益州刺
史周撫等擊范賁獲之益州平封撫爲建城
公假慕容儁爲幽平二州牧大單于燕王桓
溫遣督護滕畯討范文爲文所敗石虎死子

世嗣僞位五月石遵廢世而自立六月桓溫屯安陸遣諸將討河北遣揚州刺史王浹以壽陽來降秋七月褚裒進次彭城遣部將王龕李邁及遵將李農戰于代陂王師敗績王龕爲農所執李邁死之八月褚裒退屯廣陵西中郎將陳逵焚壽春而遁梁州刺史司馬勳攻遵長城戍仇池公楊初襲西城皆破之冬十月遵將石遇攻宛陷之司馬勳進次懸鉤石虎故將麻秋距之勳退還梁州十一月

丙辰石鑒弑遵而自立十二月己酉徐州刺史鄴鄉侯褚裒卒以吳國內史荀羨代之

六年春閏二月冉閔弑石鑒僭稱天王國號魏鑒弟祗僭帝號于襄國丁丑彗星見于亢己丑加中軍將軍殷浩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假節以帥苻洪遣使來降封廣川郡公三月麻秋鴆殺洪于枋頭夏五月大水廬江太守袁眞攻合肥克之冬十二月免司徒蔡謨爲庶人

七年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辛丑鮮卑段龕以青州來降苻健僭稱王國號秦二月戊寅封段龕爲齊公夏四月司馬勳出步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與苻健戰于五丈原王師敗績劉顯弑石祗而自立五月祗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秋八月冉閔將張遇以許昌來降九月峻陽太陽二陵崩冬十一月石祗將姚弋仲冉閔將魏脫各遣使來降以弋仲爲大單于封高陵郡公弋仲子襄爲都督幷

州刺史平鄉縣公脫爲冀州刺史十二月辛未桓溫帥衆北伐次于武昌而止時石虎故將周成高昌等皆相次來降

八年春正月辛卯朔日食冉閔擊劉顯殺之苻健僭帝號于長安二月峻平崇陽二陵崩張遇反于許昌使其黨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于倉垣三月命荀羨鎭淮陰夏四月冉閔爲慕容儁所滅安西將軍謝尚帥姚襄與張遇戰于許昌之誡橋王師敗績

陳云京兆將屯田浩修建制作如此舉動不輕備可決其敗矣

許於苻健秋七月以武陵王晞為太宰會稽
王昱為司徒桓溫為太尉八月周撫討蕭敬
文于涪城斬之冉閔子智以鄴降戴施獲其
傳國璽送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百僚
畢賀九月殷浩帥衆北伐次泗口遣戴施據
石門滎陽太守劉遂（宇古遂）戍倉垣冬十月謝
尚攻許昌克之慕容儁僭稱帝于中山國號
燕

九年春正月丙寅皇太后與帝同拜建平陵

三月旱夏五月大疫張重華使王擢襲秦州
取之楊初為苻雄所敗秋八月遣兼太尉河
間王欽修復五陵冬十月殷浩進次山桑使
姚襄為前鋒襄叛反擊浩浩棄輜重退保譙
城丁未涼州牧張重華卒子耀靈嗣（華庶兄）
祚弒耀靈而自立十二月殷浩使部將劉啓
王彬之討姚襄復為襄所敗襄遂進據芍陂
十二月詔以謝尚都督豫揚江西諸軍事鎮
歷陽（以尚得襄之歡心故以招撫之又以傳之）

蕭云殷浩北伐連年無功溫此舉是也但自此內外大權一歸于溫矣

十年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降將周成衆兵
反自宛陵襲洛陽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
渚二月己丑太尉桓溫帥師伐關中廢揚州
刺史殷浩為庶人夏四月己亥溫及苻健子
萇戰于藍田大敗之五月流民郭敞等執陳
留內史劉仕叛降于姚襄京師震駭以吏部
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于中堂謝尚自歷
陽還衛京師六月苻健將苻雄悉衆及桓溫
戰于白鹿原王師敗績秋九月桓溫糧盡引

還

十一年夏四月壬申隕霜乙酉地震五月丁
未又震六月苻健死其子生嗣偽位秋七月
涼州宋混張瓘弒張祚而立耀靈弟玄靚遣
使來降冬十月進謝尚督并冀幽三州諸軍
事鎮馬頭

十二年春二月辛丑帝講孝經三月姚襄入
許昌詔太尉桓溫為征討大都督以討之秋
八月己亥桓溫及姚襄戰于伊水大敗之襄

走平陽徒其餘衆三千餘家于江漢之間執
周成而歸使揚武將軍毛穆之等鎮洛陽冬
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慕容恪攻段龕于廣
固破之悉定齊地十一月遣兼司空散騎常
侍車灌持節如洛陽修五陵十二月庚戌帝
及群臣皆服緦于太極殿臨三日

升平元年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告于太
廟始親萬機大赦改元增文武位一等皇太
后居崇德宮扶南天竺旃檀獻馴象詔曰昔

先帝以殊方異獸或爲民患禁之今及其未
至可令還本土三月帝講孝經夏五月苻生
將苻眉苻堅擊姚襄戰于三原斬之六月苻
堅弒其主生自立爲天王秋八月丁未立皇
后何氏禮如咸康而不賀（成帝立后杜氏）

二年春正月司徒會稽王昱稽首歸政帝不
許三月慕容儁陷冀州諸郡詔安西將軍謝
奕北中郎將荀羨北伐三月攸飛督王饒獻
鴆鳥帝怒鞭之二百使殿中御史焚其鳥于
四達之衢夏五月大水有星孛于天船六月
慕容儁寇陷河北之地秋八月以吳興太守
謝萬持節監司豫冀并四州諸軍事豫州刺
史冬十二月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仕疑反）
王師敗績

三年春三月甲辰詔以比年出軍糧運不繼
王公已下十三戶借一人一年助運冬十月
慕容儁寇東阿遣謝萬次下蔡北中郎將郗
曇次高平以擊之王師敗績

四年春正月丙戌慕容儁死子暐嗣僞位秋
七月以軍役繁興省用徹膳八月辛丑朔日
食既冬十月天狗流于西南十一月封太尉
桓溫爲南郡公

五年夏四月大水太尉桓溫鎮宛使其弟豁
將兵取許昌五月丁巳帝崩葬永平陵廟號
孝宗

哀帝（在位四年改元二 隆和一 興寧三）

哀皇帝諱丕字千齡成帝長子也咸康八年

蔣云錄句最簡達

張天如云成帝與任子殺其後二子皆爲天子不可謂非天也

封琅邪王。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皇太后令
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興正
統，明德懋親，昔在咸康，屬當儲貳，以年在幼
沖，未堪國難，故顯宗高讓。今義望情地，莫與
爲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于
琅邪第。庚申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
王奕爲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
陵。慕容恪陷野王，守將呂護退保滎陽。八月
己卯夜天裂，廣數丈，有聲如雷。九月戊申立

晉書 卷八 紀 十

皇后王氏。穆后何氏稱永安宮。呂護叛奔于
慕容暐。冬十一月丙辰，詔曰，顯宗成皇帝顧
命，以時事多艱，弘高世之風，樹德博重，以隆
社稷，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胤祚不融，朕以
寡德，復承先緒，感惟永慕，悲痛兼摧。夫昭穆
之義，固宜本之天屬，繼體承基，古今常道，宜
上嗣顯宗，以修本統。十二月命張玄靚爲涼
州刺史、西平公。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

稅，畝收二升。二月呂護、傅末波攻陷小壘以
逼洛陽。三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爲徐兗
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爲監豫司
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並假節。
丙子尊所生周氏爲皇太妃。夏四月旱，詔出
輕繫，振困乏。呂護復寇洛陽。乙酉河南太守
戴施奔于宛。五月丁巳遣庾希與竟陵太守
鄧遐以舟師救洛陽。秋七月呂護等退守小
平津，鄧遐進屯新城。八月袁真進次汝南，運

晉書 卷八 紀 十一

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詔曰，戎旅路次，未得輕簡賦役，玄象失度，亢
旱爲患，豈政事未洽，將有板築、渭濱之士邪，
其搜揚隱滯。蠲除苛碎。詳議法令，咸從損要。
是月庾希退屯山陽，袁真退屯壽陽。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
皇太妃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奔喪，詔司徒會
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夏四月慕容暐寇滎陽。
甲戌揚州地震，湖瀆溢。五月加桓溫侍中、大

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假黃鉞癸卯慕容暐陷密城秋七月張天錫弒玄靚而自立遣使請命八月有星孛于角亢九月壬戌大司馬桓溫帥衆北伐冬十月暐將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沙汝南太守朱斌承虛襲許昌克之

二年春二月癸卯帝親耕藉田三月庚戌朔大閱戶民嚴法禁稱爲庚戌制辛未帝不豫帝雅好黃老斷穀餌長生藥服食過多遂中

毒不能親萬機崇德太后復臨朝攝政夏四月甲申暐遣其將李洪侵許昌王師敗績朱斌奔于淮南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桓溫遣袁眞及江夏相劉岵等鑿陽儀道以通運溫帥舟師次于合肥慕容塵屯許昌五月以桓溫爲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遣使喩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丁卯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慕容暐寇洛陽九月冠軍將軍陳祐留長史沈勁守洛陽帥衆奔新城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大司馬桓溫移鎮姑孰二月丙申帝崩葬安平陵

海西公　在位六年改元一　太和六

蔣云海西在位謹厚無失德而大實之去留若不關意者然及徙吳遂逃于酒色終日所以自全然其初桓溫言其爲閹遂行廢辱故欲乎此者亦誅心辨誣意耳

廢帝諱奕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寧八年封東海王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興寧三年

二月哀帝崩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入承大統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三月壬申葬哀帝于安平陵丙子慕容恪陷洛陽冠軍長史沈勁死之夏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公周撫卒秋七月己酉改封會稽王昱爲琅邪王壬子立皇后庾氏冬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反自稱成都王十一月帥衆入劒閣攻涪乙卯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救之十二月以會稽內史王彪之

爲僕射

太和元年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朱序攻司馬勲于成都，衆潰，執勲斬之。秋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冬十月辛丑，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荆州刺史桓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以會稽王昱爲丞相。十二月，暐將慕容厲陷魯郡、高平。

二年春正月，北中郎將庾希有罪，走入于海。夏四月，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五月，右將軍桓豁獲暐將趙盤，送于京師。

三年春三月（晉書作正月誤）丁巳朔，日有食之。癸亥大赦。夏四月癸巳，雨雹。冬十二月，加大司馬桓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四年夏四月庚戌，桓溫帥衆伐慕容暐。秋七月辛卯，暐將慕容垂（逆戰）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溫裨將鄧遐、朱序（又）破暐將傅末波于林渚。戊子，溫至枋頭。丙申，以糧運不繼，焚舟而歸。辛丑，慕容垂追敗溫後軍于襄邑。冬十月

（孫云袁眞之叛溫襲之）

大星西流，有聲如雷。己巳，溫收散卒屯于山陽。袁眞以壽陽叛。十一月辛丑，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將謀後舉。十二月，遂城廣陵而居之。

五年春正月，袁眞害梁國內史朱憲及其弟斌。二月癸酉，袁眞死，子瑾嗣事，求救于慕容暐。夏四月辛未，溫部將竺瑤破瑾于武丘。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八月癸丑，桓溫敗袁瑾于壽陽，進圍之。九月，堅將王猛伐慕容暐，

陷其上黨。冬十一月，猛克鄴，獲慕容暐，盡有其地。

六年春正月丁亥，桓溫克壽陽，斬袁瑾。夏四月戊午，大赦。苻堅伐仇池楊纂，降之。六月，京都及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並大水。冬十一月癸卯，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此白石在汴濟西南非廣亮所守之壘也）。丁未，詣闕，因圖廢立，誣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計二姓見姓苑）參侍內寢，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

清云六后令曰出自溫之其言供述妄不足錄事詳褚后傳

又云假使桓溫枋頭大捷亦必乘戰勝之威以逞不軌勿謂溫專以雪恥爲亂

樹、因諷太后以伊霍之舉、己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帝仍爲東海王、遷第、天聾

如云槐殺飛魯姑獄伏后懿敗吳人乃殺曹奧二臣之叛皆乘戰勝之威咨其不送朝廷悔親莫敢譏何溫則焚舟之弃卑鄙屑一隻邑其表其罪孫盛晉書共辱計無復之謀一快于衆君父斥而誅焉易若折枝而樂國安然不知討予所以痛太抑之際晉尤無人哉即

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亨收帝璽綬、帝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群臣拜辭、莫不歔欷、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衛送東海第、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

晉書卷八

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則將軍鄉趣之言、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故誣以牀笫之事、蓋以宮闈重閟、人莫能辨其虛實、初帝平生、每以厭辱爲慮、嘗召術人扈謙筮之、卦成、答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宮之象、竟如其言、十二月、降封帝爲海西縣公、咸安二年四月、徙居吳縣之西柴里、勅吳國內史刁彝防衛、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十一月、妖賊盧悚遣弟子殿中監許龍、晨到其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帝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將捷、焉用兒女子言乎、帝曰、我得罪于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哉、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橫禍、乃杜塞聰明、不爲思慮、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庶保天年、時人憐之、爲作歌焉、歌見五行志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十月甲

晉書卷八 紀 七

申、薨于吳、

贊曰、委裘稱化、大孝爲宗、遵彼聖善、成茲允恭、西旌玉壘、北旆金墉、遷殷舊僰、莫不來從、哀后寬仁、惟靈既集、海西多故、時災見及、彼與阿衡、我非昌邑、

帝紀第八　　晉書八 終

帝紀第九　　晉書九　　[illegible]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錢光繡參校

簡文帝、在位二年改元一　咸安二元年卯太和六年

蔣云此紀半用列傳體為之簡文郎位幾九月而崩日災權奸之遇枉費幾許澤一無所為此因無足論矣但據其三世阿衡屢任北伐幾債乃事自是一謂容伎倆有限耳又安望其為討逆之舉哉惟咸安詔令於東晉諸帝中允稱能品故悉錄之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幼而岐嶷為元帝所愛。永昌元年封琅邪王食會稽宣城如舊。咸和元年所生鄭夫人薨帝時年七歲號慕泣血固請服重元帝哀而許之故徙封會稽王拜散騎常侍累遷侍中秘書監太常。永和元年錄尚書六條事二年驃騎何充卒康帝崩崇德太后詔帝專總萬機八年進位司徒固讓不拜穆帝始冠帝稽首歸政不許。廢帝即位以琅邪王絕嗣復徙封琅邪而封王子昌明孝武帝為會稽王帝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及廢帝廢皇太后詔曰會稽王體自中宗明德劭令英秀玄虛神棲事外以具瞻允塞故阿衡三世道化宣流人望攸歸為日已久宜從天人之心以統皇極主者明依舊典以時施行。於是大司馬桓溫率百官進太極前殿具乘輿法駕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

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改元。桓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衛。詔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衛殿內。庚戌使兼太尉周頤告于太廟。辛亥桓溫遣弟秘逼新蔡王晃詣西堂自列謂自陳列其罪與太宰武陵王晞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癸丑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初帝以沖虛簡貴歷宰三世溫素所敬憚及初即位溫乃撰辭欲自陳述帝引見便泣下溫不能言至是有司承其旨奏誅武陵王晞帝不許溫固執至于再三帝手詔報

蔣云溫撰詞欲入見陳廢晞本意觀下有司承旨可見通鑑作溫立木能弄是

陳云溫之悟于簡文猶景之悟于梁武皆挾賊之真心駭露處

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乙卯、廢帝及其三子、徙于新安。丙辰、放新蔡王晃于衡陽。戊午、大赦。庚申、加大司馬溫爲丞相、不受。辛酉、溫旋自白石、鎮姑孰。十二月戊子、詔以京都有經年之儲、停一年運。辛卯、初薦酃淥酒於太廟。

孫云簡文詔稱風雅又[illegible]

二年春三月丁酉、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

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群賢、以弼其闕。

陸[illegible]天云溫[illegible]

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秕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疆寇未殄、勞役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肥遯窮谷之賢、滑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水枝遲丘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邪。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癸丑、詔曰、吾承祖宗洪基、而昧于政道、懼不能允釐天工、克隆先業、夕惕惟憂、若涉泉冰、賴宰輔忠德、道濟伊望、群后竭誠、協契斷金、內外盡匡翼之規、文武致匪躬之節、冀因斯道、終克弘濟。每念干戈未戢、公私疲悴、藩鎮有疆理

[illegible]

之務、征戍懷東山之勤、或白首戎陣、忠勞未敘、或行役彌久、儋石靡儲。何嘗不昧旦晨興、夜分忘寢。雖未能撫而巡之、且欲達其此心、可遣大使詣大司馬、并問方伯、逮于邊戍、宜詔大饗、求其所安。又著量賜給、悉令周普。乙卯、詔曰、往事故之後、百度未充、群僚常俸並皆寡約、蓋隨時之義也。然退食在朝、而祿不代耕、非經通之制。今資儲漸豐、可籌量增俸。夏六月、前護軍將軍庾希舉兵反、自海陵入

張天如云孝武十四年海西始薨簡文不及二年安在爲天子濟獨剝故

京口晉陵太守卞耽奔曲阿秋七月桓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擒之斬于建康市乙未立會稽王昌明爲皇太子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內史是日帝崩葬高平陵廟號太宗遺詔以桓溫輔政依諸葛亮王導故事帝少有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處爲意凝塵滿席湛如也嘗與桓溫及武陵王晞同載遊版橋溫遽令鳴鼓吹角車馳卒奔欲觀其所爲晞大恐求下車而帝安然無懼色溫

由此憚服及溫旣行廢立威振內外帝亦常恐然厥雖處尊位儽儽拱默守道而已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廢帝登阼熒惑又入太微帝甚惡焉時中書郎郗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欲不計故當無復前日事邪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爲限史循用急請急皆謂假也帝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

前身之云此亦清談但情微乎晉外耳

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喩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鄒云東晉人詩大抵皆然遂泣下霑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簡文帝清談與見世說沙門支遁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迹其行事亦以爲報獄之辭云

孝武帝在位二十四年改元二寧康三太元二十一

張天如云江左以來時事之可爲未有如孝武之世復有中原蓋可俟也不意帝于國實相倚爲亂謝安有破秦功不能室其讒間之隙其後孝武

畢惡之而委任復專小人一用而難退不已甚哉若其勳長星之酒猶來生廐太白之淵而張貴人之逆反其子貴南風之禍然後知司馬昌明其前之不爲秦尚書俠射者幸也

孝武皇帝諱曜字昌明帝初以昌明爲名及即位改以爲字觀簡文紀所書可見簡文帝第三子也興寧三年初封會稽王咸安二年秋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生十年矣是日簡文帝崩太子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奄丁閔凶號天扣地靡知所訴藐然幼沖眇若綴旒深惟社稷之重大懼不克

負荷、仰憑祖宗之靈、積德之祀、先帝淳風玄化、遺詠在民、宰輔英賢、勳隆德盛、顧命之託、寔賴匡訓、群后率職、百寮勤政、冀孤弱之紹有符、皇極之基不墜、先恩遺惠、播于四海。思弘餘潤、以康黎庶。其大赦天下、與民更始。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十一月甲午妖賊盧悚晨入殿庭、游擊將軍毛安之等討擒之。是歲三吳大旱、饑

寧康（康一作寧）元年春正月己丑朔、改元。二月大

司馬桓溫來朝。秋七月己亥、桓溫卒。庚戌、以江州刺史桓沖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鎮姑孰。八月壬子、崇德太后臨朝攝政。九月丙申、以王彪之爲尚書令、謝安爲尚書僕射。冬十一月、苻堅將楊安陷梓潼及梁益二州、刺史周仲孫南遁

二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三月丙戌、彗星見

冬十一月癸酉、鎮遠將軍桓石虔破苻堅將姚萇於墊江

陳云沖此一條當涉上之重

三年春正月辛亥、大赦。夏五月甲寅、以桓沖爲徐州刺史、鎮丹徒、尚書僕射謝安領揚州

秋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加文武位一等。九月、帝講孝經。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巳、帝釋奠于中堂

太元元年春正月壬寅朔、帝冠、太后歸政。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以謝安爲中書監、錄尚書事。甲子、謁建平等四陵。夏五月癸丑、地震。甲寅、大赦。秋七月、苻堅將苟萇陷涼

州、虜刺史張天錫、盡有其地。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冬十月、移淮北流民於淮南。十一月己巳朔日食、詔太官徹膳。十二月、苻堅使其將苻洛攻涉翼犍、獲之

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秋八月丁未、以謝安爲司徒。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荊江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征西司馬謝玄爲兗州刺史、監江北諸

軍壬寅尚書令王彪之卒

三年春二月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夏四月慕容垂陷襄陽六月大水秋七月辛巳帝入新宮

四年春正月辛酉大赦郡縣遭水旱者減租稅二月戊午苻堅使其子丕攻陷襄陽執梁州刺史朱序又陷順陽三月大疫壬戌詔曰狡寇縱逸藩守傾沒疆埸之虞事兼平日其內外眾官各悉心戮力以康庶事又年穀不登百姓多匱其詔御所供事從儉約九親供給眾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周時務夏四月堅將韋鍾陷魏興太守吉挹死之五月堅將句難彭超陷盱眙六月大旱戊子征虜將軍謝玄及超難戰于君川大破之

五年夏四月旱癸酉赦五歲刑以下五月大水以司徒謝安為衛將軍與桓沖皆開府儀同三司六月甲子大赦丁卯以琅邪王道子為司徒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六年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以居之丁酉初置督運御史官夏六月庚子朔日食揚荊江三州大水己巳改制度減煩費損吏士員七百人冬十二月苻堅遣其將閻震寇竟陵襄陽太守桓石虔討擒之

七年秋八月癸卯大赦九月堅將都貴焚燒沔北田穀略襄陽百姓而去

八年春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丁巳大赦夏五月桓沖帥師伐苻堅拔筑陽秋七月鷹揚將軍郭洽及堅將張崇戰于武當大敗之八月苻堅率眾入寇遣征討都督謝石冠軍將軍謝玄西中郎將桓伊等距之九月詔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冬十月苻堅弟融陷壽春乙亥諸將及苻堅戰于肥水大破之俘斬數萬計獲堅輿輦及雲母車十一月庚申詔謝安勞旋師于金城十二月

蔣云肥水之捷此處應有極筆舉竟不載如酒然紀其稍大綱其事又微見謝玄朱序列年之

事傳敘略之弟入太史公手便不肯休此法於史點綴與列傳復不相襲所以擘力高于千古

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開酒禁、始增百姓稅米、口五石、

九年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龍驤將軍劉牢之克譙城、桓沖部將郭寶伐新城魏興上庸三郡降之、二月辛巳荊州刺史豐城公桓沖卒、三月以謝安為太保、夏四月己卯增置太學生百人、封張天錫為西平公、使竟陵太守趙統伐襄陽克之、苻堅將姚萇背堅起兵於北地自立為王國號秦、六月癸丑朔崇德

皇太后褚氏崩、秋七月戊戌遣兼司徒高密王純之修謁洛陽五陵、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九月辛卯謝玄攻張崇于鄄城克之、甲午加太保謝安大都督揚江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梁益雍涼十五州諸軍事、冬十月辛亥朔日食、乙丑大赦、庚午堅將苻暉帥衆來降、十二月慕容沖僭即皇帝位于阿房、

十年春正月甲午謁諸陵、二月立國學、蜀郡太守任權斬堅將李平、復取益州、三月苻堅

渭云安之出鎮何其子牢權逼之此不得已也若史書帥與於苻堅則其意聯矣

國亂使使奉表請迎、劉牢之及慕容垂戰于黎陽王師敗績、夏四月丙辰劉牢之與沛郡太守周次及垂戰于五橋澤王師又敗績、壬戌太保謝安出鎮廣陵、秋七月旱饑井皆竭、八月甲午大赦、丁酉太保建昌公謝安卒、庚子以琅邪王道子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是月姚萇弒苻堅、九月苻丕僭即皇帝位于晉陽、是歲乞伏國仁自稱大單于

十一年春正月慕容垂僭稱帝于中山、慕容

沖將許木末弒沖、三月大赦、夏四月代拓拔珪始改稱魏、姚萇取長安僭稱帝國號大秦、秋八月庚午封孔靖之為奉聖亭侯、奉宣尼祠、冬十月慕容永破苻丕於河東丕走東垣揚威將軍馮該擊斬之傳首京師、甲申海西公奕薨、十一月丕將苻登僭即皇帝位于隴東

十二年春正月丁未大赦、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己丑雨雹、六月癸卯束、帛、

聘處士戴逵、龔玄之。秋八月辛巳，立皇子德宗爲皇太子，大赦。

十三年春正月，會稽內史康樂公謝玄卒。翟遼自滑臺襲魏天王。夏四月戊午，以朱序爲持節、都督雍梁沔中九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戍洛陽。夏六月，旱。乞伏國仁死，弟乾歸嗣僞位，僭號河南王。

十四年春正月癸亥，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遣，男女自相配匹，賜百日廩，

其沒爲軍賞者，悉贖出之，以襄陽、淮南饒沃地，各立一縣以居之。二月，呂光僭號三河王。冬十二月乙巳，雨，木冰。

十五年春正月，朱序破慕容永於太行。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都督青兗幽并冀五州軍事、青兗二州刺史。三月己酉朔，地震。戊辰，大赦。秋八月己丑，京師地震，有星孛于北斗，犯紫微。朱序攻翟遼于滑臺，大敗，張願來降。九月，以侍中王國寶爲中書令，俄兼中領軍。

冬十二月己未，地震。

十六年春正月庚申，改築太廟。夏六月，慕容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十七年春正月己巳朔，大赦。夏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秋七月丁丑，太白晝見，至冬十月丁酉復見。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郎殷仲堪爲都督荊益梁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庚寅，徙封琅邪王道子爲會稽王，封皇子德文爲琅邪王。

十八年春正月癸卯朔，地震。冬十月，姚萇死，子興嗣僞位。

十九年秋七月，荊徐大水，傷秋稼，遣使振䘏之。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宮曰崇訓。慕容垂擊慕容永於長子，斬之。冬十月，垂遣其子恶奴寇廩丘，東平太守韋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是歲，苻登爲姚興所殺，登子崇奔于湟中（簡文帝母鄭氏），僭稱皇帝。

二十年春二月，作宜太后廟。三月庚辰朔，日

霖云世說帝年十二冬日不着複練夜則累裀褥謝公諫之帝曰晝動夜靜安出嘆云云又與此少異

有食之。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

二十一年夏四月丁卯、雨雹。慕容垂死、子寶嗣僞位。六月、呂光僭即天王位。秋九月庚申、帝崩。葬隆平陵、廟號烈宗。帝素聰悟、簡文崩、年尚幼、至晡不臨、左右進諫、答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謝安嘗歎以爲精理不減先帝、及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於酒色、流連內殿、醒治日少、末年長星見、自女須至于哭星、帝心甚惡之、於華林園舉

酒祝之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太白連年晝見、地震水旱爲變者相屬、帝竟不之警焉、時張貴人有寵於帝、後宮皆畏之、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貴人偏使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但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惑、遂不復推問、

史臣曰、前史稱不有廢也、君何以興、若乃天挺惟神、光膺嗣位、邁油雲而驟靡、濟洸川而龍躍、少康一旅之衆、所以關帝圖、成湯七十之基、所以興王業、鼓河海於旣泄、補穹圓於已紊、事異於斯、則非由也、簡皇以虛白之姿在屯如之會、政自桓氏、祭則寡人、太宗晏駕、寧康纂業、天誘其衷、姦臣自隕、于時西踰劍岫而跨靈山。北振長河而臨清洛。荊吳戰旅。嘯吒成雲。名賢間出。舊德斯在。謝安可以鎮雅俗、彪之足以正紀綱、桓沖之夙夜王家、謝

玄之善斷軍事、於是上天乃眷、彊氏自泯、五尺童子、振袂臨江、思所以挂旆天山、封泥函谷、而條綱弗垂、威恩罕樹、道子荒於朝政、國寶彙以小人、拜授之榮、初非天旨、鬻刑之貨自走權門、毒賦年滋、愁民歲廣、是以聞人許榮、馳書詣闕、烈宗知其抗直而惡聞逆耳、肆一醉於崇朝。飛千觴於長夜。雖復明昌表祭、安聽神言、而金行頹弛、抑亦人事、語曰大國之政未陵夷、小邦之亂已傾覆也、屬苻堅百

六之秋、棄肥水之衆、帝號爲武、不亦優哉、

帝紀第九　晉書九 終

帝紀第十　晉書十

檇李蔣之翹刪定

竟陵鍾惺原評　錢唐朱東觀校

安帝 在位二十二年改元三 元興三 義熙十四 隆安五

安皇帝諱德宗字同孝武帝太子也太元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癸亥以司徒會稽王道子爲太傅攝政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

隆安元年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增

文武位一等以左僕射王珣爲尚書令王國寶爲左僕射二月呂光將禿髮烏孤自稱大單于國號南涼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夏四月兗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舉兵以討王國寶王緒爲名甲申殺國寶及緒以悅恭恭乃罷兵戊子大赦

二年夏五月蘭汗弒慕容寶秋七月寶子盛斬蘭汗僭稱長樂王攝天子位王恭庾楷及

荊州刺史殷仲堪廣州刺史桓玄南蠻校尉
楊佺期等舉兵反玄臨江州九月辛卯加太
傅會稽王道子黃鉞遣征虜將軍會稽王世
子元顯前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討桓玄等
己亥破庾楷于牛渚乙巳桓玄大敗王師于
白石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
珣守北郊謝琰備宣陽門輔國將軍劉牢之
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塘湖
湖尉收送京師斬之於是遣太常殷茂喻仲

堪及玄玄等走于尋陽冬十月丙子大赦慕
容盛僭即皇帝位壬午仲堪等盟于尋陽推
桓玄爲盟主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即尊位年
號天興
三年春二月仇池公楊盛遣使稱藩三月己
卯追尊所生陳夫人爲德皇太后夏四月乙
未以元顯爲揚州刺史六月戊子以琅邪王
德文爲司徒慕容德陷青州遂僭即皇帝位
于廣固冬十一月甲寅妖賊孫恩陷會稽殺

內史王凝之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蔡
王崇義興太守魏隱並棄郡走吳興太守謝
邈永嘉太守司馬逸皆遇害遣衛將軍謝琰
輔國將軍劉牢之逆擊走之十二月桓玄襲
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呂光立其子紹爲天
王自號太上皇是日光死呂纂殺紹而自立
是歲荊江大水平地三丈
四年春正月乙亥大赦二月己丑有星孛于
奎婁進至紫微三月彗星見詔桓玄都督荊

江八州軍事荊江刺史夏四月地震孫恩寇
浹口五月己卯會稽內史謝琰爲恩所敗死
之恩轉寇臨海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旱輔
國司馬劉裕(宋武帝)破恩於南山恩將盧循陷廣[illegible]
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丁卯大赦九
月癸丑地震冬十一月寧朔將軍高雅之及
孫恩戰於餘姚王師敗績詔以劉牢之都督
會稽五郡帥衆討恩走之元顯爲後將軍都
督揚豫等十六州諸軍事十二月戊寅有星

孛于天市。是歲，河右諸郡奉李暠為秦涼二州牧、涼公，年號庚子。

五年春二月丙子，孫恩復寇浹口，呂超弒呂纂，以其兄隆僭即偽位。三月甲寅，衆星西流，歷太微。夏五月，孫恩寇吳國，內史袁山松死之。沮渠蒙遜弒段業，自號北涼州牧。六月甲戌，恩至丹徒。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于省。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衛京師。秋七月，段興弒慕容盛，盛叔父熙盡誅段氏，因僭稱尊號。八月，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于廣陵之郁州，大破之。冬十一月，劉裕追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俘斬以萬數。是歲饑，禁酒。

元興元年春正月庚午朔，加元顯征討大都督、黃鉞，以討桓玄。因大赦，改元。二月丙午，帝戎服餞元顯於西池。丁巳，遣兼侍中、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丁卯，桓玄敗王師于姑孰，譙王尚之、齊王柔之並死之。三月己巳，元顯前鋒劉牢之叛，降于玄。辛未，王師

晉書 卷十 紀 章

敗績于新亭。會稽王世子元顯、東海王彥璋、冠軍將軍毛泰、游擊將軍毛遂並遇害。壬申，桓玄自為侍中、丞相、錄尚書事，以桓謙為尚書僕射，遷道子于安城。玄俄又自稱太尉、揚州牧、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臨海太守辛景擊孫恩，斬之。是月，禿髮利鹿孤死，弟傉檀嗣偽位。秋八月，呂隆降於姚興。冬十月庚申，會稽王道子為玄所害。

二年春正月乙卯，桓玄自稱大將軍。夏四月癸巳朔，日食。秋八月，玄又自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九月，南陽太守庾仄起義兵，為玄所敗。冬十一月壬午，玄遷帝于永安宮。癸未，移太廟神主于琅邪國。十二月壬辰，玄篡位，以帝為平固王。辛亥，帝蒙塵于尋陽。

三年春二月，帝在尋陽。乙卯，建武將軍劉裕帥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等舉義兵於京口。丙辰，裕斬桓修、桓弘。丁巳，義師濟江。三月戊午，劉裕及桓謙戰于覆舟山，大破之。己未，玄

衆潰走、庚申劉裕置留臺於石頭、辛未桓玄
逼帝西上、丙戌密詔以幽逼於玄、爲僞虛曠、
令武陵王遵依舊典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
中、餘如故、幷大赦、謀反大逆已下、惟桓玄一
祖之後不宥、夏四月庚寅帝至江陵、庚戌何
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湓口、大破之、玄復逼帝
東下、五月癸酉劉毅及桓玄戰於崢嶸洲、又
破之、己卯帝復幸江陵、辛巳荊州別駕王康
產南郡太守王騰之奉帝居于南郡、壬午督

護馮遷斬桓玄於貊盤洲、乘輿反正于江陵、
戊寅奉神主入太廟、閏月己丑玄故將桓振
陷江陵、劉毅何無忌退守尋陽、帝復蒙塵于
賊營、六月益州刺史毛璩討僞梁州刺史桓
希斬之、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冬十
月盧循寇廣州、刺史吳隱之爲循所敗、執始
興相阮腆之而還、

義熙元年春正月帝在江陵、南陽太守魯宗
之起義兵襲破襄陽、己丑劉毅次于馬頭、桓
振以帝屯江津、辛卯宗之破振將溫楷于柞
溪、進次紀南、爲振所敗、振武將軍劉道規擊
桓謙走之、乘輿反正、帝與琅邪王幸道規舟、
戊戌詔曰、朕以寡德、夙纂洪緒、不能緝熙遐
邇、式遏姦宄、逆臣桓玄乘釁肆亂、乃誣罔天
人、竊據極位、朕躬播越、淪胥荒裔、宣皇之基、
眇焉以墜、賴鎮軍將軍裕忠武英斷、誠冠終
古、運謀機始、貞賢協其契、枚淚誓衆、義士感
其心、故霜戈一揮、巨猾奔迸、三宰稜威、大憝

授首、而孽振猖狂、嗣凶荊郢、幸天祚社稷、義
旗載捷、狡徒沮潰、朕獲反正、斯實宗廟之靈
勛王之勳、豈朕一人、獨享伊祐、思與億兆、幸
茲更始、其大赦改元、唯玄振一祖、及同黨不
在原例、賜百官爵二級、鰥寡孤獨穀人五斛、
大酺五日、二月丁巳留臺備乘輿法駕迎帝
於江陵、三月桓振復襲江陵、建威將軍劉懷
肅與戰斬之、甲午帝還建康、乙未百官詣闕
請罪、詔曰、此非諸卿之過、其還率職、庚子以

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加
劉裕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夏四月劉裕
旋鎮京口秋九月慕容德死兄子超嗣僞位
是歲涼李暠遣使奉表稱藩
二年冬十月論匡復之功、封劉裕爲豫章郡
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
賞各有差、
三年春二月己酉劉裕來朝殺東陽太守殷
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夏六月姚興將赫

連勃勃僭稱天王于朔方國號夏秋七月戊
戌朔日食高雲馮跋弒其主慕容熙雲僭即
帝位
四年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劉
裕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庚申太保武陵王
遵薨
五年春正月辛卯大赦戊戌尋陽地震三月
恒山崩劉裕帥師伐慕容超夏六月丙寅震
于太廟劉裕大破慕容超于臨朐秋七月姚
興將乞伏乾歸僭稱西秦王於苑川九月戊
辰離班弒高雲雲將馮跋攻班殺之跋僭即
王位仍號燕冬十月拓跋紹弒其主珪子
嗣討紹殺之而自立
六年春二月丁亥劉裕攻慕容超克之、齊地
悉平是月盧循寇江州三月壬申刺史何無
忌及循戰于豫章死之夏四月青州刺史諸
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并州刺史劉道憐乃
入衛京師五月劉毅及循戰于桑落洲王師

敗績尚書左僕射孟昶懼自殺己未大赦乙
丑循逼建康、至淮口、內外戒嚴、大司馬琅
邪王德文次中皇堂、劉裕次石頭、淮口築祖
浦藥園廷尉三壘以拒之秋七月庚申盧循
遁走冬十二月壬辰劉裕破盧循于豫章
七年春三月加劉裕爲太尉中書監夏四月
盧循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
八年春三月甲寅山陰地陷、四尺、有聲、如雷、
夏四月以劉毅都督荆寧秦雍軍事五月乙

祝夫帥云祖文一業成于同心然功降等義無如月然衛無用示內難統作此人上將役有列之及君故劉裕佩下甲而安帝受獄東堂矣

伏公府弑乞伏乾歸，乾歸子熾磐誅公府，僭即僞位。八月，皇后王氏崩。己卯，劉裕害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左僕射謝混。庚辰，裕矯詔下劉毅罪狀。己亥，裕帥師討毅，陷江陵城，毅自殺。冬十一月，沮渠蒙遜僭號河西王。十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帥師伐蜀。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是歲，廬陵、南康地四震。

九年春三月丙寅，劉裕害前將軍諸葛長民及其弟黎民、從弟秀之。秋七月，朱齡石克成

都，斬譙縱，益州平。

十年春三月戊寅，地震。夏六月，乞伏熾磐帥師伐禿髮傉檀，滅之。秋九月丁巳朔，日食。

十一年春正月，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並舉兵，貳於劉裕。裕帥衆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庚午，大赦。三月壬午，劉裕及休之戰于江津，休之敗，奔襄陽。宗之奔夏五月甲申，彗星二見。論平蜀功，封劉裕子義隆彭城公，朱齡石豐城公。己酉，霍山崩，出銅鍾六枚。秋七月丙戌，京師大水，壞太廟。辛亥晦，日有食之。九月己亥，大赦。

十二年春二月，姚興死，子泓嗣。加劉裕中外大都督。秋八月，裕帥衆伐姚泓。丙午，大赦。冬十月丙寅，泓將姚光以洛陽降。己丑，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修謁五陵。

十三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二月，涼公李暠卒，子歆嗣。三月，龍驤將軍王鎮惡大破泓將姚紹于潼關。秋七月，劉裕克長安，執姚

泓，收其彝器，歸諸京師。

十四年春正月辛巳，大赦。青州刺史沈田子害王鎮惡于長安。夏六月，劉裕爲相國，進封宋公。冬十一月，赫連勃勃大敗王師于青泥，北雍州刺史朱齡石焚長安宮殿，奔于潼關，尋又大潰，齡石死之。十二月戊寅，帝崩，葬休平陵。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己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及劉裕之將爲禪代也，以讖云

昌明之後有二帝，乃使中書侍郎王韶之等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時在帝側，不得間。會有疾居外，韶之伺之，以散衣縊帝，遂弒于東堂，因立德文以應二帝云。

恭帝　在位二年，改元一。元熙二

張天知云廢主之弒尚者首罪劉裕，劉逆以為其罪其弒于元安琨于山陽晉于陳留然安恭之世凡為晉臣不聞有能為其臣者未可罪帶也且孫恩且海從死百數名孫將亡羅伉男成死不忍負而晉室旨亡惟闕有自辭之張偉流渉之徐廣豈誠如史書高秋淵候流連悽愴無復存其

中國者興

劉云強臣弱主欲失其事卽弒

恭帝諱德文，字同。安帝母弟也。初封琅邪王。桓玄篡位，降爲石陽縣公，與安帝俱居尋陽。及玄敗，隨至江陵。玄死，桓振奄至，躍馬奮戈直至階下，瞋目謂安帝曰：「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帝乃下牀謂振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乃下馬致拜。振平，復爲琅邪王，又領徐州刺史，尋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劉裕之北征也，帝上疏請帥所莅，啓行戎路，修敬山陵，朝廷從之，乃與裕俱發。及姚泓滅，歸于京都。義熙十四年十二月戊寅，安帝崩，劉裕矯稱詔立琅邪王，是日卽帝位，大赦。

元熙元年春正月壬辰朔，改元，以山陵未厝不朝會。立皇后褚氏。哀帝皇后。甲午，徵劉裕還朝。戊戌，有星孛于太微西藩。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以劉道憐爲司空。秋七月，劉裕進爵爲王。八月，移鎮壽陽。以劉懷愼爲北徐州刺史，鎮彭城。九月，劉裕自解揚州。冬十月乙酉，裕以其子義眞爲揚州刺史。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十二月辛卯，裕加殊禮。

孫云恭帝之禪可爲達矣然僅外使與不遂快不得其如離宗社何

二年夏四月，長星出竟天。六月壬戌，劉裕至于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謂左右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赤紙爲詔。甲子，遂遜于琅邪第。劉裕以帝爲零陵王，以兵守之，居于秣陵，行晉正朔，車旗服色，一如其舊，有其文而不備其禮。帝自是之後，深慮禍機，褚后常在帝側，飲

陳云欣然揚聲不免一死他日齊秋汝陰且滅其族夫復何怪

食所資皆出褚后故宋人莫得伺其隙宋永初二年九月丁丑裕使后兄叔度請后有間兵人踰垣而入帝遂遇弑諡恭皇帝冬十一月辛亥葬沖平陵帝幼性頑忍急及在藩曾令善射者射馬為戲既而有人云馬者國姓而自殺之不祥之甚帝亦悟悔之其後深信浮屠道鑄貨千萬造丈六金像親於瓦官寺迎之步從十許里及被弑兵人進藥于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乃以被掩殺之其亦惑弱如此

始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之云享二百年自丁丑至禪代之歲年在庚申為一百四歲然丁丑始係西晉庚申終入宋年所餘惟一百有二歲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

樂云文致悽惋甚惻可諷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竝傾朝政王仔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迴首無良忽焉舊散於是桓玄乘釁勢踰颷指六師咸沮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於越之民詎燻丹穴嵇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渢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循高秋彫候理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為之流漣者也

蔣云悲秋一聯祖庾以之嘆悲職此復以之嘆亡國惻惻深情讀者自然流淚

蔣云讀晉史三追帝紀令人可憤惠帝與簡文孝武三紀令人可笑懷愍安恭四帝紀令人可憐夫事至可憐則係矣罪曰牛被馬後事本不相及然其可笑可憐者未

有不從可憤中之所致也司馬懿父子在魏鄴雖如此不意義熙間亦復有如懿如師昭者出乎一部二十一史純是篡報循環之理同可畏哉然其間史之優劣全係國勢盛衰觀其世而史可知而欲學晉安恭紀之佳者亦愚矣

帝紀第十

晉書十　終

志第一　晉書十一　三徑樓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上虞陳美發參校

天文上

將云諸史志天文惟晉隋書較馬班而前之是是毫析一部天官掌故此手評星于志學筆也鄭自成一書亦可紙行但以漢之要史巳興雷同豈王此尚容復有所發行黃昔人論法志曰兩聊運行詳星錯布斗閣于漢一代者而固論于此學行然乎故于讀此志惟天體一論史法本所無者錄之其本驗關于晉事之大者志錄之

將云數術記遺注甄鸞曰楷閉者周公作也周髀又移刊髀矣

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漢靈帝時蔡邕于朔方上書言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近得其情今史官候臺所用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代不易之道也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蔡邕所謂周髀者即蓋天之說也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於

又云折理爲矩祇了此髀字一義古人命名皆奥如此

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髀股也股者表也其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爲天地之中其地最高而滂沲四隤三光隱映以爲晝夜天中高於外衡冬至日之所在六萬里北極下地高於外衡下地亦六萬里外衡高於北極下地二萬里天地隆高相從日去地恆八萬里日麗天而平轉分冬夏之間日所行道爲七衡六間每衡周徑里數各依算術用句股里差推晷影極游以爲遠近之數皆得於表股者也故曰周髀

周髀算經云數之法出于圓方圓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環而成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二十有五是爲積矩禹之所以治下者此數之所生也

又周髀家云天圓如張蓋地方如棊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

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
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
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
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
同輝、故日出卽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也、冬
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
猶隱不見、故冬日短也、宣夜之書宣明也夜幽也幽明
之數其術兼之故云惟漢秘書郎郗萌記先師相傳云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瞀精絕、故

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
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
有體也、日月眾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
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住、或順或
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
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眾星同
沒也、攝提填星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
度、遲疾任情、其無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
體、不得爾也、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因宣夜

舊本云昕當須作昕[illegible]天之北而

之說、作安天論、以為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
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
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
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
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illegible]
葛洪聞而譏之曰、苟辰宿不麗於天、天為無
用、便可言無、何必復云有之而不動乎、由此
而談、稚川可謂知言之選也、虞喜族祖河間
相虞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

際周接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
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
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
有斗也、天北下於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
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
故斗極之下、不為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
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
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為長短
也、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云、人為靈蟲、形最

前下若車之軒附

孫云較前二家多少之論大略

似天，今人頫前多臨胸，而項不能覆背，近取諸身，故知天之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又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日去人近，而斗去人遠，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是虞喜、虞聳、姚信，皆好奇徇異之說，非極數談天者也。至於渾天理

妙，學者多疑。漢王仲任據蓋天之說，以駮渾儀云：舊說天轉從地下過。今掘地一丈輒有水，天何得從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隨天而轉，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實非合也，遠使然耳。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耳。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之人亦將謂之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為出，遠者為入矣。何以明之？今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於平地，去人十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使然

孫云作銅儀於密室一段敘次有頓挫意法森然自是一篇小記

耳。今日西轉不復見，是火滅之類也。故葛洪釋之曰：渾天儀注云：天如雞子，地如雞中黃，孤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天表裏有水，天地各乘氣而立，載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則半覆地上，半繞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天轉如車轂之運也。諸論天者雖多，然精於陰陽者，張平子、陸公紀之徒，咸以為推步七曜之道度，歷象昏明之證候，校以四八之氣，考以漏刻之分，占

晷景之往來，求形驗於事情，莫密於渾象者也。張平子既作銅渾天儀，於密室中以漏水轉之，令伺之者閉戶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靈臺之觀天者曰：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崔子玉為其碑銘曰：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偉藝，與神合契。蓋由于平子渾儀及地動儀之有驗故也。若夫果如渾者，則天之出入行於水中，為的然矣。故黃帝書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

水浮天而載地者也、又易曰、時乘六龍、夫陽爻稱龍、龍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陽物也、又出入水中、與龍相似、故以龍比也、聖人仰觀俯察、審其如此、故晉卦坤下離上、以證日出於地也、又明夷之卦離下坤上、以證日入於地也、需卦乾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爲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當有何損而謂爲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極

爲天中、今視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時、日出入乃在斗極之南、若如磨右轉、則北方道遠、而南方道近、晝夜漏刻之數、不應等也、後奏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故暴背、有頃、日光出去、不復暴背、君山乃告信蓋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也、渾爲天之真形、於是可知矣、然則天出入水中、無復疑矣、又今視諸星出

於東者、初但去地小許耳、漸而西行、先經人上、後遂西轉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沒、無北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謂天磨右轉者、日之出入亦然、衆星日月、宜隨天而迴、初在於東、次經於南、次到於西、次及於北、而復還於東、不應橫過去也、今日出於東、冉冉轉上、及其入西、亦復漸漸稍下、都不繞邊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謂爲不然者疏矣、今日徑千里、圍周三千里、中足以當

小星之數十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但當光曜不能復來照及人耳、宜猶望見其體、不應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體又大於星多矣、今見極北之小星、而不見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轉遠之故、不復可見、其北入之間、應當稍小、而日方入之時乃更大、此非轉遠之徵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將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去人轉遠、其光轉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漸小也、王生以

火驗之謬矣、

志第一　　晉書十一　終

晉書　卷十一　志一　九

志第二　　晉書十二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伯敬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李　沾希授

天文中

天變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昏妃后專制、

太安二年八月庚午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

晉書　卷十二　志二　十

者三君道虧而臣下專僭之象也、

元帝太興二年八月戊戌天鳴東南有聲如風水相薄京房易妖占曰天有聲人主憂、

三年十月壬辰天又鳴甲午止其後王敦入石頭王師敗績

日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食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

蔣云天裂則有青黃白氣長數十餘丈明光照地亦曰天裂天……

何必屬人之漏矣

又云後漢三國俱無志此可以補范陳之闕

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德，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吾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勅政自修，有以報於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有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

太史令俱禳祠之，於義未聞也。群公卿士大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高貴鄉公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蝕。京房易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強，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蝕，幾既，在角。凡蝕淺者禍淺，深者禍大。角爲天門，人主惡之。明年而帝崩。

安帝義熙三年，至恭帝元熙元年，凡五日蝕，日從上始，皆爲革命之徵。

煇稜

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燕者，數日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

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照皆黃。按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於朔晦，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日光也。占類日蝕。」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辛未，辰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於西方而東行。五年正月庚子，三日並照，虹蜺彌天，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丁巳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日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三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爲建武，劉聰、李雄亦跨曹劉僭宇，於是兵連累葉。

月變

安帝隆安五年三月甲子，月生齒。占曰：「月生齒，天子有賊臣，群下自相殘。」桓玄簒逆之徵也。

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月猶見東方，是謂之仄慝，則侯王其肅。（蔣云仄慝亦謂之朒，朒縮退也，仄慝猶縮不進也）是時劉裕輔政，威刑自己，仄慝之應云。

月奄犯五緯

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

郭璞曰：「月屬坎，陰府法象也。太白金行而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蔣云似占似複抄）

孝武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若有相戮者。一曰，女親爲政，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國寶以姻姬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苟進，交遘主相，將揚朋黨。十二年帝殺悅於市，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五星聚舍

惠帝元康三年，塡星、歲星、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簒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遘亂連禍。

永寧二年十一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之京都，因留輔政，遂專傲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

又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實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又攻長沙，於是公私饑困，百姓力屈。

懷帝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太白聚牛女之間，徘徊進退。案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

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愍帝蒙塵于平陽，七月崩于寇庭。

安帝義熙十一年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順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至恭帝元熙元年三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順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熒惑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丙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巳天庭，天下更紀。十二月，帝母弟瑯邪王踐阼，明年禪于宋。

志第二　晉書十二　終

晉書卷十二　志　六

志第三　晉書十三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關西王徵棨校

天文下

月五星犯列舍　經星變附見

吳赤烏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秋七月，犯魁第三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案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和二年，權薨，是其應

晉書卷十三　志　十

也。故國志書於吳。是時王凌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悅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武帝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晧面縛請罪，吳國遂亡。

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於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執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喪、更王、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

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按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其衆小星無名者、衆庶之類、此百官衆庶、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姓流移轉死矣、

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宮、是時太史令高堂沖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焚燒宮廟、執帝歸平陽、三年塡星久守南斗、占曰、塡星所居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將軍琅邪王始有揚土、其年十一月

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康帝建元三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

妖星客星

魏明帝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白氣出南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有彗星見於吳楚分西北竟天、鎭東大將軍毌丘儉等據淮南叛、景帝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

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王孫亮五鳳元年也、斗牛吳越分、案占吳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故國志又書於吳也、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將救之、及城陷、誕衆與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安帝元興元年十月有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十二月桓玄纂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劉裕盡誅桓氏

義熙十四年五月庚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七月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宮、空十四年劉裕還彭城受宋公十二月帝崩

星流隕

武帝泰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百姓叛、西流、吳人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惠帝元康四年九月甲午、枉矢東北行竟天、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光變白、有聲如雷、案占名曰營首、營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石攻略幷州多所殘

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元帝永昌元年七月甲午有流星大如瓮、長百餘丈、青赤色、從西方來、尾分爲百餘岐或散、時王敦之亂、百姓流亡之應也、

雲氣

惠帝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有赤氣亘天砰隱有聲　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北方東西竟天占曰並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

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志第三　晉書十三　終

志第四　晉書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黃岡何閎中參技

地理上

鍾云州郡古今變置不若象緯之常總序蓋已盡之中自江頗詳析不可廢○蔣云漢書地理志具材鴻麗中多妙句甚簡古有法有姿態信是西都賦手若此等作但述建置沿革其文既板而無變化無助也自序外諸州郡略足矣若欲悉其郡邑名目則見諸全志共

昔者元胎無象、太素流形、對越在天、以為元（蔣云此段地理序若[illegible]明具筆質而未[illegible]定其刪作也）首、則詛所謂冬居營窟、夏居橧巢、（橧音曾東類說文聚）薪以居也飲血茹毛、未有麻絲者也、及燧人鑽火、○○○○庖犧出震、風宗下武、炎胤昌基、盡野無閒、其歸一揆、○○黃帝則東海南江、登空踊岱、至於崑岑振轡、風山訪道、存諸汗竹、不可厚誣、高陽任地依神、帝嚳順天行義、東踰蟠木、西濟流沙、北至幽陵、南撫交趾、日月所經、舟車所至、莫匪王臣、不踰茲域、帝堯時、禹平水土以為九州、虞舜登庸、厥功彌劭、表提類而分區宇

判山河而考疆域，冀北創幷部之名，燕齊起幽營之號，則書所謂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者也。夏功在于唐堯，殷因無所損益，周武克商，自豐徂鎬，至成王時，改作禹貢，徐梁入於青雍，冀野析於幽幷，職方掌天下之土，以周厥利，保章辯九州之野，皆有分星。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幷州。始皇初幷天下，懲忿戰

國，削罷列侯，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郡也。於是興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郡一守焉。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西帶，皆臨大海。漢祖龍興，革秦之弊，分

內史爲三部，更置郡國二十有三。桂陽、江夏、豫章、河內、魏郡、東海、楚國、平原、梁國、定襄、泰山、汝南、淮陽、千乘、東萊、燕國、清河、信都、常山、中山、渤海、廣漢、犍郡，合二十三也。三內史者，河上、渭南、中地也。地理志曰高祖增二十六，武帝改河上、渭南、中地以爲京兆、馮翊、扶風，是爲三輔也。文增厥九，廣平、城陽、淄川、濟南、膠西、膠東、河間、廬江、衡山。武帝改衡山曰六安。景加其四，濟北、濟陰、山陽、北海也。宣改濟

北曰東平。武帝開越攘胡，初置十七，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平西南夷置牂牁、越嶲、沈黎、汶山、犍爲、益州六郡，西置武都郡，又分立零陵郡，合十七郡。拓土分疆，又增十四，弘農、臨淮、西河、朔方、酒泉、陳留、安定、天水、玄菟、樂浪、廣陵、敦煌、武威、張掖。昭帝少事，又增其一，金城也。至平帝元始二年，凡新置郡國七十有一，與秦四十，合一百一十有一。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又置徐

州、復夏舊號、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為十三部、涼益荊揚青豫兗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光武投戈之歲、在彫耗之辰、郡國蕭條、并省者八、城陽淄川高密膠東六安真定泗水廣陽建武十一年、省州牧復為刺史員十三人、各掌一州、明帝置一、永昌也章帝置二、任城吳郡和順改作、其名有九、和帝置濟北廣陽順改淮陽為陳改楚為彭城濟東為東平臨淮為下邳千乘為樂安信都為安平天水為漢陽省朔方刺史、合之於司隸、凡十三部、其與西漢不同者司隸校尉部郡治河南朔方并於并部而郡國百有八焉、省前漢八分置五改舊名七四舊九十六少前漢三也桓靈頗增於前、後置六郡、桓高陽高涼博陵靈南安鄱陽廬陵魏武定霸、三方鼎立、生靈版蕩、關洛荒蕪、所置者十二、新興樂平西平新平略陽陰平帶方譙樂陵章武南鄉襄陽所省者七、上郡朔方五原雲

中定襄漁陽廬江而文帝置七、朝歌陽平上陽魏興新城漢陽安豐明及少帝增二、明上庸也少平陽也得漢郡者五十四焉、蜀先主於漢建安之間、初置郡九、巴東巴西梓潼江陽汶山漢嘉朱提宕渠涪陵後主增二、雲南興古得漢郡者十有一焉、吳大帝初置郡五、臨賀武昌珠崖新安廬陵南部少帝景帝各四、少臨川臨海衡陽湘東景天門建安建平合浦北部歸命侯亦置十有二郡、始安始興邵陵安成新昌武昌九德吳興東陽桂林滎陽宜都得漢郡者十有八焉、晉武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氏、凡增置郡國二十有三、滎陽上洛頓丘陽淮東莞梁城汝陰長廣廣寧昌黎新野隨郡陰平襄陽毗陵宜城南康晉安寧浦始平略陽樂平南平省司隸、置司州、別立梁、秦寧平四州、仍吳之廣州、凡十九州、司冀兗豫荊徐揚青幽平并雍涼秦梁益寧交廣州郡國一百七十三、仍吳所置二十五仍蜀新

斯云此雖是唐人筆仍真是六朝名手蕭歡文半不若今人一味瑣審

置十一，仍魏所置二十一，仍漢舊九十二國

二十三以爲冠帶之國，盡有殷周之土。若乃

敦麗於天地之始，邪澌於犧農之世，用長黎元，未爭疆場，而玉環揖矢，夷裘風馳，南翬表貺，東風入律，光乎上德，突遠弗臻，然則星象麗天，山河紀地，端拔裁其弘敞，嶠函州其都邑，仰觀俯察，萬物攸歸，是以洛汭咸陽宛然秦漢，晉澂河西，固知堯禹于茲浙邑，宅是鎬京，五尺童子皆能口誦者，史官弗之書也。昔

庖犧氏生於成紀，而爲天子都於陳，神農氏都陳而別營于曲阜，黃帝生於壽丘而都於涿鹿，少昊始自窮桑而遷都曲阜，顓頊始自窮桑而徙邑商丘，高辛既號，建都于亳，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大哉坤象，萬物資生，載崑華而不墜，傾河海而靡泄，考卜惟王，乘飛駐軫，睨峰山而攝勢，覽伊洛以爲阨，時逢稽淩，道接陵夷，平王東遷，星離豆剖，當塗馭寓，瓜分鼎立，

世祖武皇帝接千祀之餘，當八荒之祚，先王桑梓，僭宇來歸，斯固可得而言者矣，惠皇不虞，中州盡棄，永嘉南渡，綸行建鄴，九分天下而有二焉，

晉文帝爲晉王，命裴秀等，建立五等之制，惟安平郡公孚，邑萬戶，制度如魏諸王，其餘縣公，邑千八百戶，地方七十五里，大國侯，邑千六百戶，地方七十里，次國侯，邑千四百戶，地方六十五里，大國伯，邑千二百戶，地方六十

里，次國伯，邑千戶，地方五十五里，大國子，邑八百戶，地方五十里，次國子，邑六百戶，地方四十五里，男，邑四百戶，地方四十里，

武帝泰始元年，封諸王，以郡爲國，邑二萬戶爲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邑萬戶爲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爲小國，置一軍，兵千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罷五等之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爲大國，五千戶以上爲次國，不滿五千戶爲小國，太康元年，

謙云元命包九州釋名問標創

平吳、大凡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而江左諸國、竝三分食一、元帝渡江、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司州按禹貢豫州地及漢武帝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馮翊扶風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弘農河南二郡郡凡七位望降于牧伯銀印青綬及光武都洛陽司隸所

部與前漢不異魏即都漢宮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晉乃以三輔還屬雍州分河南立滎陽分雍州之京兆立上洛廢東郡立頓丘遂定名司州以司隸校尉統之州統郡一十二縣一百永嘉之後淪於劉石元帝渡江亦僑置司州、非本所也、中原州郡江左皆僑置之不待司州爲然餘不登

兖州按禹貢濟河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河東曰兖州春秋元命包云、五星流爲兖州。兖、端也、信也、又云蓋取兖水以名焉、漢武帝置十三州以舊名爲兖州自此不改州統郡國八縣五十六惠帝末沒于石勒

而山川形勢尺域大同俱不敢指此漢志所無者特此迷兖文備篆翻

豫州按禹貢爲荊河地周禮河南曰豫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春秋元命包云、鉤鈐星別爲豫州、地界西自華山、東至于淮、北自濟南、界荊山、兼天下以爲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酢七郡漢武帝置十三州豫州舊名不改州統郡國十縣八十

五永嘉之亂淪沒于石氏

冀州按禹貢周禮竝爲河內之地共十二牧之一也春秋元命包云昴畢散爲冀州分爲趙國、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以西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周人因焉、及漢武置十三州以其地依舊名爲冀州歷後漢至晉不改州統郡國十三縣八十二惠帝之後沒于石勒

釋云析幷字情[illegible]

幽州按禹貢冀州之域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周禮東北曰幽州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統郡國七縣三十四後沒于石勒

平州按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爲幽州界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淵、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咸

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統縣二十六初置州以慕容廆爲刺史、屬永嘉之亂、廆爲衆所推、遂有其地、

幷州按禹貢蓋冀州之域十二牧其一也周禮正北曰幷州其鎭曰恒山春秋元命包云營室流爲幷州分爲衛國州不以衛水爲號、又不以恒山爲稱、而云幷者、蓋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郡國六縣四十五永興元年劉淵僭號于平陽、稱漢、于是幷州之地、皆爲其所有、

雍州按禹貢黑水西河之地十二牧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周禮西曰雍州、蓋幷禹梁州之地、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酆鎬、雍州爲王畿、及平王東遷洛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則爲秦地、累世都之、至始皇遂平六國、秦滅漢、又都之、及武帝置十三州、其地以西偏爲涼州、其餘並屬司隸、不統於州、後漢

光武都洛陽關中復置雍州後罷後置司隸校尉統三輔如舊獻帝時又置雍州自三輔距西域皆屬焉魏文帝即位分河西爲涼州分隴右爲秦州改京兆尹爲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仍以三輔屬司隸晉初於長安置雍州統郡國七縣三十九建興之後沒于劉聰

涼州按禹貢雍州西界周衰其地爲狄、秦興美陽甘泉宮、本匈奴鑄金人祭天之處、匈奴

既失甘泉又使休屠渾邪王等居涼州之地二王後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敦煌武威郡其後又置金城郡謂之河西五郡漢改周之雍州爲涼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于時號爲斷匈奴右臂統郡八縣四十六永寧中張軌爲涼州刺史鎮武威是時中原淪沒元帝徙居江左軌乃控據河西稱晉正朔是爲前涼及張天錫降於苻氏其地寄爲

呂光所據

秦州按禹貢本雍州之域魏始分隴右置焉太康三年罷秦州并雍州七年復立統郡六縣二十四張駿分爲涼州江左分梁爲秦寄居梁州又立氐池爲北秦州

梁州按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十二牧其一也梁者言西方金剛之氣彊梁故因名焉周禮職方氏以梁并雍漢不立州名以其地爲益州泰始三年分益州立梁州於漢中統郡八縣三十八惠帝末沒于李特

益州按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春秋元命包云參伐流爲益州益之爲言阨也言其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始秦惠王滅蜀置郡以張若爲蜀守及始皇置三十六郡蜀郡之名不改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分蜀置廣漢凡爲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爲牂牁越巂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

益州統焉益州蓋始此也及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漢中屬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寧州益州統郡八縣四十四惠帝之後皆沒于李特及桓溫滅蜀其地復爲晉有咸安二年復沒於苻氏

寧州於漢魏爲益州之域泰始七年武帝以益州地廣分益州之建寧興古雲南交州之永昌合四郡爲寧州統縣四十五以後廢置不常亦爲李氏所有

志第四　晉書十四　終

志第五　晉書十五　三徑藏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儲　本叅挍

地理下

青州按禹貢爲海岱之地舜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舜以青州越海又分爲營州則遼東本爲青州矣周禮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爲青故以名也春秋元命包云虛危流爲青州漢武帝置十三州因舊名歷後漢至

晉不改州統郡國六縣三十七自後永嘉喪亂淪于石勒終爲慕容氏所據

徐州按禹貢海岱及淮之地舜十二牧其一也於周入青州之域春秋元命包云天氐流爲徐州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州領郡國七縣六十一永嘉之亂淪于石氏元帝渡江後所得惟半

荆州按禹貢荆及衡陽之地舜十二牧其一也周禮正南曰荆州春秋元命包云軫星散爲

將云以書諫生
不作也

荆州荆、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爲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名於荆山、六國時其地爲楚州、統郡二十二縣一百六十七

揚州按禹貢淮海之地、十二牧其一也、周禮東南曰揚州、春秋元命包云、牽牛流爲揚州、分爲越國、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於古則荒服之國、戰國時其地爲楚分、統郡十八縣一百七十三

及元帝渡江建都揚州、改丹陽太守爲尹、是時司冀雍涼青幷兗豫幽平諸州、皆淪沒、江南所得、但有揚荆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惟得譙城而已、

交州按禹貢揚州之域、是爲南越之土、秦始皇既略定揚越、以謫戍卒五十萬人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故曰五嶺、後使任囂趙他攻越、略取陸梁地、遂定南越、以爲桂林南海象等三郡、非三十六郡之限、乃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也、後漢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順帝永和九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爲州、朝議不許、即拜敞爲交趾刺史、桓帝分立高興郡、靈帝改曰高涼、建安八年張津爲刺史、士燮爲交趾太守、共表立爲州、乃拜津爲交州牧、十五年移居番禺、詔以邊州使持節、郡給鼓吹、以重城鎮、加以九錫六佾之舞、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交州刺史、晉滅蜀、以蜀

建寧太守霍弋遙領交州、得以便宜選用長吏、統郡七縣五十三

廣州按禹貢揚州之域、秦末趙他所據之地、及漢武帝以其地爲交趾郡、至吳黃武五年、分交州之南海蒼梧鬱林高梁四郡立爲廣州、俄復舊、永安六年復分交州置廣州、分合浦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孫皓分鬱林立桂林郡、及太康中吳平、遂以荆州始安始興臨賀三郡來屬、合統郡十縣六十八、武帝後

省高興郡。懷帝永嘉元年，又以臨賀、始興、始安三郡凡二十縣爲湘州。元帝分鬱林立晉興郡。成帝分南海立東官郡，以始興、臨賀三郡還屬荊州。穆帝分蒼梧立晉康、新寧、永平三郡。哀帝太和中置新安郡。安帝分東官立義安郡。恭帝分南海立新會郡。

志第五　晉書十五　終

志第六　晉書十六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溥參按

律歷上

蔣云：太史公嘗言六律爲萬事根本，故太初歷法皆本於律，洛下閎算法亦以律起歷，至班孟堅作漢史，遂取律歷而一之，晉房皆然。及問其文，仍各序而各志，亦何取於合其名爲。又云：律歷非專心此道者不能語予。承籍亦据文義爲之耳，不甚信倚書。既幽賾必取外理了了可尋者方使讀者弗東高閣。然讀晉房志不如讀史漢志，史漢較核，雖不若晉房之精。

而奇文防句相遇而來，自與此等不同。

孫云：生字似宜連上谷字爲句。

傳云：十二律，黃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筒，寫鳳之鳴，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

為之、將云淮南子載孔得宋推而尊之隋以昭華之王與晉書大傳同而此說殊異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管、又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為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為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為物至精、不為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為能傳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

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均古韻字多以下倣此多不如夔、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玉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於是罪玉、

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清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清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風蕩俗、饗神佑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中、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敘、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此經傳記籍、可得

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
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
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
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
而和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
所以稽古先哲、垂憲于後者也、謹條牒諸律
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象
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
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

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儀刑古者、以求厥衷、合
乎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
竹造作、下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
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
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
奏可

審度

起度之正、漢志言之詳矣、武帝泰始九年中
書監荀勗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

解云此雖古今
尺有長短實司
馬氏一代典裂
係之豈特宋敵
而吉凶關聲勢
原長耶

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勗乃部著作郎劉恭依
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呂、
以調聲韻、以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
汲冢得周時玉律、及鍾磬、與新律聲韻闇同、
于時郡國、或得漢時故鍾、吹律命之、皆應、勗
銘其尺曰、晉泰始十年、中書考古器、揆校、今
尺長四分半、所校古法有七品、一曰姑洗玉
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
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

姑洗微強、西京望臬微弱、其與此尺同、銘八
十二字、此尺者、勗新尺也、今尺者、杜夔尺也、
荀勗造新鍾律、與古器諧韻、時人稱其精密、
惟散騎侍郎陳留阮咸、譏其聲高、聲高則悲、
非興國之音、亡國之音、亡國之音哀以思、其
人困、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正至和之音、必古
今尺有長短所致也、勗性自矜、乃因事左遷
咸爲始平相、而病卒、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
合、乃施用之、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不

知所出何代、校度每今尺果短四分、時人服
咸之妙、而莫能厝意焉、

嘉量

周禮栗氏爲量、鬴深尺、內方尺而圓、其外其
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鍾、槩而不稅、其銘曰、
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
啓厥後、茲器維則、

權衡

趙石勒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
權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
是王莽時物、

呂伯恭云自太初改曆用夏正以甲子元爲只是斗分中朔合入數久亦差　歷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漳浦陳士奇參校

律曆中

漢靈帝時會稽東部尉劉洪考史官自古迄
今曆注、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規其
往來、度其終始、始悟四分於天疏闊、皆斗分
太多故也、更以五百八十九爲紀法、百四十
五爲斗分、作乾象法、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
度、以術追日月五星之行、推而上、則合於古、
引而下、則應於今、其爲之也、依易立數、遁行
相號、潛處相求、名爲乾象曆、又創制日行遲
速、兼考月行陰陽交錯於黃道表裏、日行黃
道、於赤道宿度、復進有退、方於前法、轉爲精
密矣、獻帝建安元年、鄭玄受其法、以爲窮幽
極微、又加注釋焉、

魏黃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復詳議曆數、更有
改革、太史丞韓翊以爲乾象減斗分太過、後

當先天造黃初歷、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爲紀法、千二百五十爲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爲歷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歷、久遠疏闊、宜改歷明時、韓翊首建、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其所校日月行度弦望朔晦、校歷三年、更相是非、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奏可

董巴議云、聖人迹太陽於晷景。效太陰於弦望。明五星於見伏。正是非於晦朔弦望伏見者。歷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者也。

又云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歷、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歷、顓頊以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地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歷宗也、湯作殷歷、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歷、建正於孟春、此之謂也、

觀尚書郎楊偉請六十日中、疏密可知、不待十年、若不從法、是校方圓棄規矩、考輕重背權衡、課長短廢尺寸、論是非違分理、若不先定校歷之本法、而懸聽棄法之末爭、則孟軻

所謂方寸之基、可使高於岑樓者也、今韓翊據劉洪術者、知貴其術、珍其法、而棄其論、背其術、廢其言、違其事、是非必使洪奇妙之式不傳來世、若知而違之、是挾故而背師也、若不知據之、是爲挾不知而罔知也、校議未定、會帝崩而寢、至明帝景初元年、皆造景初歷、表上、帝遂改正朔施行、偉歷以建丑之月爲正、改其年三月爲孟夏、其孟仲季月、雖與夏正不同、至於郊祀蒐狩、班宣時令、皆以建寅

爲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其劉氏在蜀仍漢四分歷、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又加解注、中常侍王蕃以洪術精妙、用推渾天之理、以制儀象及論、故孫氏用乾象歷、至吳亡云、

武帝踐阼、泰始元年、因魏之景初歷、改名泰始歷、楊偉推五星尤疏闊、故元帝渡江左以後、更以乾象五星法代偉歷、自黃初已後、改作歷術、皆斟酌乾象、所減斗分朔余月行、陰陽遲疾、以求折衷、洪術爲後代推步之師表云、

志第七　晉書十七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張鳴弦參校

律歷下

魏尚書郎楊偉表曰、臣覽載籍、斷考歷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夏后之世、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歷代然之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遵、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歷不協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民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黜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

暨于秦漢，乃復以孟冬爲歲首，閏爲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悟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更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疎密，以建寅之月爲正朔，以黃鍾之月爲律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于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

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以蝕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堯，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爲歲首，以建子之月爲曆初，臣以爲昔在往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爲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見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能並臣如此之妙也。

推甲子爲上元，至泰始十年，歲在甲午，九萬七千四百一十一歲，上元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始于星紀，得元首之端，飾以浮說，名爲正曆，當陽侯杜預著春秋長曆，說

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以設閏月，閏月無中，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則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陰陽之運，流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宜明曆數也。劉子駿造三正曆，以修春秋，日蝕有

甲乙者三十四、而三正歷惟得一蝕、比諸家既最疏、又三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自古已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已來諸歷、以推經傳朔日、皆不諧合、日蝕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蝕、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弊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歷論、極言歷之通理、其大

旨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有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爲月。累月爲歲。以新故相涉。不得不有毫末之差。此自然之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有蝕者、曠年不蝕者、理不得一而筭守恆數。故歷無不有先後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晦朔。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歷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

靜云終晉世止用太初歷

紡云今歷術家於家求合所以舛誤

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歷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遠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蝕以考晦朔、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異於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足也、余爲歷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筭者李修卜顯、依論體爲術、名乾度歷、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數、而微增月術、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

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歷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歷殊勝泰始歷、上勝官歷四十五事、今其術具存、又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疏也、

後秦姚興時、當孝武太元九年、歲在甲申、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其略曰、治歷之道、必審日月之行、然後可以上考天時、下察地化、一失其本、則四時變移、故仲尼之作春秋、

日以繼月、月以繼時、時以繼年、年以首事、明天時者、人事之本、是以王者重之、自皇羲以降、暨于漢魏、各自制曆、以求厥中、考其疏密、惟交會薄蝕、可以驗之、然書契所記、惟春秋著日蝕之變、自隱公訖于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日蝕二十有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曆、魯曆不正、故置閏失其序、魯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檢春秋置閏、不與此蔀相符也、命曆序曰、孔子為

治春秋之故、退修殷之故曆、使其數可傳於後、如是春秋宜用殷曆正之、今考其交會、不與殷曆相應、以殷曆考春秋、月朔多不及其日、又以檢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但公羊經傳異朔、於理可從、而經有蝕朔之驗、傳為失之也、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迺三統曆、劉歆所造元也、何緣施於春秋、於春秋而用漢曆、於義無乃遠乎、傳之違失多矣、不惟斯事而已、襄公二十七年冬十有一月

甫云漢志則多本歆說所以有可議

乙亥朔、日有蝕之、傳曰、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也、考其去交分、交會應在此月、而不為再失閏也、按歆曆於春秋日蝕一朔、其餘多在二日、因附五行傳、著朓與側匿之說云、春秋時諸侯多失其政、故月行恒遲、歆不以曆失天、而為之差說、日之蝕朔、此乃天驗也、而歆反以已曆非此、究天而負時曆也、杜預又以為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今之所傳七曆、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今誠以七家之曆、以

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也、皆由斗分疏之所致也、殷曆以四分一為斗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今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之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殷曆斗分麤、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得通於古、景初斗分、雖在麤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日月虧已、皆不及其次、假使日在東井而蝕、以

月驗之。乃在參六度。差違乃爾。安可以考天時人事乎。今治新歷以二千四百五十一分之六百五爲斗分。日在斗十七度天正之首。上可以考合於春秋。下可以取驗於今世。以之考春秋三十六蝕、正朔者二十有五、蝕二日者二、蝕晦者二、誤者五。凡三十三蝕、其餘蝕經元日諱之、名無以考其得失、圖緯皆云三百歲斗歷改憲、以今新歷施於春秋之世、日蝕多在朔、春秋之世、下至於今、凡一千餘

歲、交會弦望、故進退於三蝕之間、此法乃可永載用之、豈三百歲斗歷改憲者乎、甲子上元以來、至魯隱公元年巳未歲、凡八萬二千七百三十六、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歲、凡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筭上、

志第八　　晉書十八

志第九　　晉書十九　　三徵書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子龍參挍

禮上

鍾云、史漢志禮以年歷敘。此則以事類敘、亦各自爲體。云雖未能裁錄精警、以敘前史之盛、而辭略遺文時係孝秀。

夫人含天地陰陽之靈、有哀樂喜怒之情、蔣云、此本漢書禮樂志中成語。然進序云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何等有把握。迺聖垂範、以爲民極、節其驕淫、以防其暴

亂、崇高天地、虔敬鬼神、列尊卑之序、成夫婦之義、然後爲國爲家、可得而治也。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乃太乙初分、燧人鑽火、志有暢於恭儉、情不由乎玉帛、而酌玄流於春禰之右、焚封豕於秋林之外、亦無得而闕焉、軒項依神、唐虞稽古、逮乎隆周、其文大備、或垂百官之範、置不刊之法、或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皆所以弘宣天意、雕刻人理、叔代澆訛、王風凌謝、事睽光國、禮亦愆家、趙簡子

蔣云晉志序論俱用駢偶體故於本文俱不能有所發明往往但衍凡句

問太叔以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此所謂儀而非禮也，天經地義之道，自茲尤缺，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述三代之典，垂百王之訓，時無明后，道睦不行，若夫情尚分流，隄防之仁是棄，淫訛異術，洙泗之風斯泯，是以漢文罷再朞之喪，中興爲一郊之祭，隨時之義，不其然歟，而西京元鼎之辰，中興永平之日，疏璧流而延冠帶，啓儒門而引諸生，兩京之盛，於斯爲美，及山魚登俎，澤豕睽經，傅樂恒委

浮華相尚，而郊禋之制，綱紀或存，魏氏光宅憲章斯美，王肅高堂隆之徒，博通前載，三千條之禮，十七篇之學，各以舊文增損當世，豈所謂致君於堯舜之道焉，世屬雕牆，時逢秕政，周因之典，務多違俗，而遺編殘冊，猶有可觀者也，泰初元年，營洛陽南委粟山以爲圓丘，祀之日，以始祖帝舜配，房俎生魚，陶樽玄酒，非搢紳爲之綱紀，其孰能與於此者哉，宣景戎旅，未遑伊制，太康平吳，九州共一，禮經咸至，樂器同歸，於是齊魯諸生，各攜紬素，武皇帝亦初平寇亂，意先儀範，其吉禮也，則三茅不翦，日觀停瑄，其凶禮也，則深衣布冠，降席撤膳，明乎一謙三益之義，而教化行焉，元皇中興，事多權道，遺文舊典，不斷如綫，是以常侍戴邈詣闕上疏云，方今天地更始，萬物權輿，蕩近世之流弊，創千齡之英範，是故雙劒之飾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其所以興起禮文，勸帝身先之也，

穆哀之後，王猷漸替，桓溫居攝，政由己出，而有司或曜斯文，增暉執事，主威長謝，臣道專行，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豈斯之謂歟，

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而吉禮之大，莫過祭祀，故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者也，漢興，承秦滅學之後，制度多未能復古，歷東西京四百餘年，故往往改變，魏氏承漢末大亂，舊章殄滅，命侍中王粲尚

郊祀

書衛覬草創朝儀，及晉國建，文帝又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為新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損增詳論新禮訖，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陳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詔可其議。後虞與傅咸纘續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沒，虞之決疑注，是其遺事也。逮于江左，僕射刁協、

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其事云。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禪位于晉。丙寅，武帝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于上帝。是時尚未有祖配。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令便為永制，眾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祇，配以祖考。日夕難企，貯食忘安，其便郊祀。」時群臣又議，五帝即天地王氣，時異其

除五帝

配祖

錢云此皆王肅議也武帝為王肅外孫故祀禮多從其說

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帝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帝以配天，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丘於南北郊，更修立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摯虞議以為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即天帝也。明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祀，掃地而祭，牲用繭栗，器用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籩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昔在上古，生為明王，沒則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

郝云天為最尊帝為天神凡祭配皆用人道故以帝當天非以本是帝也

摯[illegible]五帝於五府[illegible]

[illegible]

金、顓頊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始從異議、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新禮奉而用之、前太醫令韓楊上書宜如舊祀五帝、太康十年詔已施用、宜定新禮明堂及郊祀五帝如舊議、詔從之、

武帝泰始四年有司奏耕祠先農可令有司

行事詔曰夫國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籍、耕者借也、借人力以理之、以勸天下使務農也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世以來、耕籍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率先天下、主者詳具其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若無官田、隨宜便換而不得侵民[illegible]也、於是乘輿御木輅以耕、以太牢祀先農、自

[illegible]

惠帝後其事便廢

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宮、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坤道未光、蠶禮尚缺、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使侍中成粲草定其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爲四出陛、陛廣五尺、在皇后採桑壇東南、帷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去帷宮十丈、在蠶室西

南、桑林在其東、取列侯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搖、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音瑰、馬淺黑色女尚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太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先桑二日、蠶宮生蠶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祠畢撤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

社稷

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
皇后東面躬桑、採三條、諸妃公主各採五條、
縣鄉君以下各採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
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設饗
宴賜絹各有差、
前漢但置官社而無官稷、王莽置官稷、後復
省、故漢至魏但太社有稷、而官社無稷、故常
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
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

晉書　卷十九　志　八

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祀、於是車騎司馬傅
咸表之、以為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二而
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
據乎、衆議不同、其後摯虞奏、以為臣按祭法
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
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社
稷、則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又有
軍旅宜乎社、則王社也、太社為群姓祈報、祈
報有時、主不可廢、故凡被社釁鼓、主奉以從

六宗

繹云六宗實指以為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通典一書自漢明[illegible]考[illegible]之帝以天[illegible]大帝五帝說之為[illegible]所好

是也、此皆二社之明文、前代之所尊、以尚書
召誥社于新邑、三牲各文、詩稱乃立冢土、無
兩社之文、故廢帝社、惟立太社、詩書所稱、各
指一事、又皆在公旦制作之前、未可以易周
禮之明典、祭法之正義、前改建廟社、營一社
之處、朝議斐然、執古匡今、世祖武皇帝躬發
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從二
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
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

晉書　卷十九　志　九

乃建太社、保祐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
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
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
尚書禋于六宗、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
子（謂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遂立六宗祠、魏明帝疑其
事、以問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故不廢、及晉司
馬彪等表六宗之祀不應特立、遂罷其祀、其
後摯虞奏之、又以為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
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非上帝之神、又非

天云劉邵意似據似相妹不知

氣先于天不合禮天之下氣從天有則屬陰陽若擬所受何所宗之

槃堂

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宗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竝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又月令孟冬祈于天宗，則周禮祭月令天宗，六宗之神也。漢光武即位高邑，依虞書禋于六宗。安帝元初中，立祀乾位，禮同太社。魏氏因之。至景初二年，大議其神，朝士紛紜，各有所執。惟散騎常侍劉邵以為萬物

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是時考論異同而從其議。漢魏相仍，著為貴祀。凡崇祀百神，放而不致，有其興之，則莫敢廢之。宜定新禮，祀六宗如舊。詔從之。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祀，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惟瀦之天柱，在王略之內也。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

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缺，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私奔蹙，漸以繁滋。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衆，咸蒙德澤，而神明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蒐制度，俎豆牲牢，祝嘏大辭，舊

謹案本詞漏衍此以縱欲二字闕之語意更晰而通

章嚴祀，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時不見省。

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愧辭，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禮瀆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功著於民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太寧

太寧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

按云晉初與江左立廟尚省制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

謹壬戌詔以實之法此存此

祠部郎中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宜皇帝皆辯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祖三昭三穆，宜皇帝創基之主，實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立，則親迎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宜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託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方圓之制，綱領已舉，不附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

於二京也。明堂所祀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爲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祀同，周四主，故並言之。若上帝是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

侍中車胤議同。

武帝泰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爲制。夕牲必躬臨而拜，自江左以來復止。

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江左其禮久廢。至成帝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立行廟於白石，復行其典，告先帝及后曰：「逆臣蘇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侃、臣嶠、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肅宗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勦絕其命，翦此群凶，以安宗廟。臣等雖殞首摧軀，猶生之年。」

志第九　　晉書十九　終

志第十　　晉書二十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吳　軨恭校

禮中

五禮之別二曰凶。自天子至于庶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其理既均，其情亦等，生則養，死則哀，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漢禮天子崩，自不豫至于登遐及葬，喪紀之制，與夫三代變易。魏晉以來，大體同漢。然自漢文革

喪禮之制，後代遵之，無復三年之禮。及文帝之崩，國內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等奏，以爲情過乎哀，輒敕御府易服，內者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于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詭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殺，奈何奈何。孚等重奏，帝不納，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

陸云以情爲父子，前云以義爲君臣，始仁終節尤難

泰始二年八月，詔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一得敘人子之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具行備。太宰安平王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烝烝，哀思罔極，衰麻雖除，哀毀疏食，有損神和。秋節尚有餘暑，

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以爲宜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瞻奉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耳。又以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禮以衰絰行。秀等重奏曰：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爲短喪，傳之于後。陛下社稷宗廟之重，萬

評云晉武送情二字拈得奇可見忠臣孝子總是個有情人所以之所發正有義意也

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除衰麻、羣臣百姓吉服、今者謁陵以敍哀慕、若加衰絰、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爲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羣臣自當按舊制、秀等又奏曰、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

之敢安也、參議宜如前奏、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辯立之義

穆帝崩、哀帝立、帝于穆帝爲從父昆弟、穆帝舅褚歆有表、中書荅表、朝廷無其儀、詔下議、尚書僕射江虨山巾反、又方閑反等四人、竝云閔僖兄弟也、而爲父子、則哀帝應爲帝嗣、衞軍王述等二十五人云、成帝不私親愛、越授天倫、康帝受命顯宗、社稷之重、已移所授、纂承之序、宜繼康皇、尚書謝奉等六人云、繼體之正、宜本天屬、考之人情、宜繼顯宗也、詔從述等議、

陳臥子云三代已上人主享國有至百年者臣民終制斷不可行於今之文勝之世世不以國喪廢世然後何以忠孝五十除年十五易主可得終制乎後世則實制宜不貴於古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將及遷于峻陽陵、依舊制、既葬、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先是尚書祠部奏從博士張靖議、皇太子亦從制俱釋服、博士陳逵議以爲、今制所依、蓋漢帝權制、興于有事、非禮之正、皇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有詔更詳議、尚書杜預造議奏曰、謹按靖逵等議、各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帝者居喪

評云此議以傳引明証爲貴然不如此不足以服衆心

古今之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禮有以多爲貴者、有以少爲貴者、有以高爲貴者、有以下爲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本末不經、行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哀樂之情若一、而所居之宜實異、故禮不得同、易曰、上古之世、喪期無數、虞書稱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殷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下逮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以問仲尼、仲尼荅云

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已早、亦非禮也、此皆天子喪事見于古文者也、稱高宗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崩、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

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百官總已聽于冢宰、喪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土、以荒大政也、禮記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節、同于凡民、心喪之禮、終于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繼體之君、猶多荒寧、自從廢諒闇之制、至令高宗擅名于往代、子張致疑于當時、此乃賢聖所以

為議、非譏天子不以服終喪也、秦燔詩籍、率意而行、亢上抑下、漢祖草創、因而不革、乃至率天下皆終重服、旦夕哀臨、經罹寒暑、禁塞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孝文遺詔、斂畢便葬、葬畢制紅禫之除、雖不合高宗諒闇之義、近于古典、故傳之後嗣、于時預修陵廟、故欲葬得在浹辰之內、因以定制、近至明帝存無陵寢、五旬乃葬、安在三十六日、此當時經學疏略、不師前聖之病也、魏氏革命、以既

葬為節、合于古典、然不垂心諒闇、同譏前代、自泰始開元、陛下追尊諒闇之禮、慎終居篤、允臻古制、超絕于殷宗、天下歌德、誠非靖等所能原本也、天子諸侯之禮、當以具矣、諸侯惡其害已而削其籍、今其存者、唯士喪一篇、戴聖之記、雜錯其間、亦難以取正、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群臣之衆至廣、不同之于凡民、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群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

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
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
王猶若此之篤也、凡等臣子、亦焉得不自勉
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高宗所以
致雍熙、豈惟衰裳而已哉、若如難者、更以權
制自居、屈于所伸、服降、欲以職事爲斷、則父
在爲母期、父卒三年、此以至親屈于至尊之
義也、出母之喪、以至親爲屬、而長子不得有
制、禮尊之義、升降皆從、不敢獨也、禮諸子之

職、掌國子之倅、國有事則帥國子而致之太
子、唯所用之、傳曰、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
守曰監國、不無事矣、喪服母爲長子、妻
爲夫、妾爲主、皆三年、內宮之主、可謂無事、援
度漢制、孝文之喪、紅禫既畢、孝景即吉于未
央、薄后竇后必不得齊斬于別宮、此可知也、
況皇太子配貳之至尊、與國爲體、固宜遵
古禮、近同時制、屈除以寬諸下、協一代之成
典、君子之于禮、有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等、

有順而去之、存諸內而已、禮云非玉帛之謂、
喪云唯衰麻之謂乎、此既臣等所謂經制大
義、且即實近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
蒸、發于自然、號咷之慕、匍匐殯宮、大行既奠、
往而不反、必想像平故、彷徨寢殿、若不變從
諒闇、則東宮臣僕、義不釋服、此爲永福官屬、
當獨衰麻從事、出入殿省、亦難以繼、今將吏
雖蒙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于大臣、亦奪其
制、昔翟方進自以身爲漢相、居喪三十六日、

不敢踰國典、而況于皇太子、臣等以爲皇太
子宜如前奏除服、諒闇制、于是太子遂以厭
降之議、從國制除衰麻、諒闇終制、于時外內
卒聞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
時、時預亦不自解說、退使博士段暢博採典
籍爲之證據、令大義著明、足以垂示將來、暢
承預旨、遂撰集書傳舊文、條諸實事成言、以
爲定證、以弘指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亦
具列之、博舉二隅、明其會歸、以證斯事、文多

評云輓歌之興何待漢武左氏防公說又命其徒歌虞殯謂周田横之徒歌篇黄久非子綿伊所與必于斤慢轢今用力也

不載、

孝武寧康中崇德太后褚氏崩、后于帝為從嫂、或疑其服、博士徐藻議以為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其夫屬父道者、其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禮、致敬同于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于本親。謂應服齊衰期、于是帝制期（服）服、

晉書 卷二十 志 十

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輓歌、新禮以為輓歌出于漢武帝役人之勞、歌聲哀切、遂以為送終之禮、雖音曲摧愴、非經典所制、違禮設衔枚之義、方在號慕、不宜以歌為名、除不輓歌、摯虞以為輓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衔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衆、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詩稱君子作歌、惟以告哀、以歌為名、亦無所嫌、宜定新禮如舊、詔從之、

衣服無弟子為師服之制、新禮弟子為師齊衰三月、摯虞以為自古無師服之制、故仲尼之喪、門人疑于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遂心喪三年、此則懷三年之哀、而無齊衰之制也、群居入則絰、出則否、所謂弔服加麻也、先聖為禮、必易從而可傳、師徒義誠重、而服制不著、歷代相襲、不以為缺、且尋師者以彌高為得、故屢遷而不嫌、修業者以日新為益。

晉書 卷二十 志 十

故舍舊而不疑、仲尼稱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子貢曰夫何常師之有、淺學之師、暫學之師、（新云亦見一說）不可皆為之服、義有輕重、服有廢興、則臧否由之而起、是非因之而爭、愛惡相攻、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詔從之

太康元年東平王楙上言相王昌（相謂東平相也 同近）（刻作祖者誤）父毖本居長沙、有妻息、漢末使入中國、值吳叛、仕魏為黄門郎、與前妻息死生隔絶、更娶昌母、今江表一統、昌聞前母久喪、言

疾求平議守博士謝衡議曰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于道議宜更相爲服守博士許猛以爲地絕又無前母之制正以在前非沒則絕故也前母雖在猶不應服段暢秦秀騶沖從猛散騎常侍劉智安議禮爲常事制不爲非常設也亡父母不知其死生者不著于禮平生不相見去其加隆以朞爲斷都令史虞溥議曰臣以爲禮不二嫡所以重正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

身不改未有遭變而二嫡苟不二則昌父更娶之辰是前妻義絕之日也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必不使二嫡專堂兩婦執祭同爲之齊也主簿劉卞議毖在南爲邦族于北爲爵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婦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書姜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

疛云引酬不詳亦作此一惦也

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侍中領博士張惲侍郎山雄侍郎昔作陳壽賊曹屬卞粹倉曹屬衛恒司空齊王攸司徒李胤等並有異議制曰凡事有非常當依準舊典爲之立斷今議此事稱引趙姬叔隗者蓋是也然後狄與晉和故姬氏得迎叔隗而下之吳寇隔塞毖與前妻終始永絕必義無兩嫡則趙衰可以專制隗氏昌爲人子豈得擅替其母且毖二妻並以絕亡其子猶後母

之子耳昌故不應制服也太興初著作郎干寶論之曰禮有經有變有權王毖之事有爲爲之也有不可責以始終之義不可求以循常之文何群議之紛錯同産者無嫡側之別而先生爲兄諸侯同爵無等級之差而先封爲長今二妻之入無貴賤之禮則宜以先後爲秩順序義也今生而同室者寡死而同廟者衆及其神位固有上下也故春秋賢趙姬遭禮之變而得禮情也且夫吉凶哀樂動乎

情者也、五禮之制。所以敘情而即事也、今二母者、本他人也、以名來親、而恩否于時、敬不及生、愛不及喪、夫何追服之道哉、張惲、劉卞得其先後之節、齊王衎恆通于服絶之制、可以斷矣、朝廷于此、宜導之以趙姬、齊之以詔命、使先妻恢含容之德、後妻崇卑讓之道、室人達長少之序、百姓見變禮之中、若此可以居生、又況于死乎、古之王者有師友之禮、待其臣而不敢自尊、今令先妻以一體接後、而

後妻不敢抗、及其子孫交相爲服、禮之善服也、然則王昌兄弟相得之日、蓋宜祫祭二母、等其禮饋、序其先後、配以左右、兄弟肅雍、交酬奏獻、上以恕先父之志。中以高二母之德、下以齊兄弟之好、使義風弘于王教、慈讓洽乎急難。不亦得禮之本乎。

建武元年、以溫嶠爲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元帝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又頗有異同、爲嶠由此邪、天下有阨塞、行禮制物者、當使理可經通、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蓋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要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桀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軍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于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獎、不服王命邪、其令群臣詳共通議、如嶠比、吾將親裁其中、于是太宰西陽王羕啟騎常侍荀邃等議以昔伍員挾弓去楚、爲吳行人以謀楚、誠志

在報讎、不苟滅身也、溫嶠遭難、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讎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無緣道路未通、師旅未進、而更中辭王事、留志家巷也、以爲誠宜如明詔、嶠不得已乃拜、

志第十　　晉書二十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槜李蔣之翹刪定
錢唐朱東觀參校

禮下

五禮之別三曰賓，蓋朝宗覲遇會同之制是也。自周以下，其禮彌繁。自秦滅學之後，舊典殘缺。漢興，始使叔孫通制禮，參用先代之儀，然亦往往改異焉。漢儀有正會禮，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

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魏武帝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晉氏受命，武帝更定元會儀，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采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眾代可知矣。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白虎樽，乃杜舉之遺式也，為白虎發，是後代所謂示忌憚也。

鍾云巡省繼制藹然王者之言

武帝泰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岳，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順省，故雖幽遐側微，心無壅隔，下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川，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為之怛然勤躬約己，欲令事事當宜。常恐眾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

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下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諭朕心，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教，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以其萬姓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亂作逆犯令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

謝云漢詞蓋意於歎慨慨不特餘列而已

返命于王、舊章前訓、令率由之、遷具條奏、俾
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
悉乃心、敬乃事、嘉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
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
稱朕意焉、
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尚書左僕
射山濤、右僕射魏舒、尚書劉寔、司空張華等
奏曰、臣聞肇自生靈、則有后辟、年載之數、莫
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

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況淪
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大晉之德、始自
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
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
海內歸心、武功之盛、實繇文德、至於陛下、受
命踐阼、弘建大業、群生仰流、惟獨江湖沅湘
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
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
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

謝云封禪之說不經見特始于齊桓再見于秦始再盛于漢武此皆侈心生欲因之以誇功德然而明德司馬遷乃謂其之說君子皆病非之張華等乃紛紛慫恿于此有聖之何哉

又云太康開於勇禮則希心復古議封禪愚按絕之在秦漢之後一武帝而已

黃軒之征、大禹達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
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數表、言以事告、
雖古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宜宜大典禮、
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
篤黎庶、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世之
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
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百姓
未寧、此成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曰、今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戶、

莫不通屬、芒芒禹跡、今實過之、天人之道已
周、巍巍之功已著、宜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
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也、乞如前奏、詔曰、今
陰陽未和、刑政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
勒功告成邪、詔不許、瓘等又奏曰、臣聞處帝
王之位者、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兆庶
之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
有不敢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
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

掌民物、國之大事、取義於此、故漢氏封爵、非
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並陳祖考之功、
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
修此禮、至於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
聞、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
告成、方望群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
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
矣、璀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功之君、
莫不仰承天休、俯協人志、登介丘、履梁父、未

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皇、一闕
字德無與二、茂續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
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
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靈祇之款望、使
大晉之典、謙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
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思弘道、以康庶
績、且俟他年、無所復紛紜也、王公有司又奏、
請告太常具禮儀、復下詔曰、所議誠列代之
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哀帝即位、欲尊崇章皇太妃、桓溫議宜稱太
夫人、尚書僕射江彪議曰、虞舜體仁孝之性、
盡事親之禮、貴為天王、富有四海、而瞽瞍無
立錐之地、一級之爵、蒸蒸之心、昊天罔極、寧
當忍父卑賤、不以徽號顯之、豈不以子無爵
父之道、理窮義屈、靡所厝情者哉、春秋經曰、
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子、雖為天
王后、猶曰吾季姜、言子尊不加父母也、或以
為子尊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王

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天地、王迹之興、自
此始也、是以武王仰尋前緒、遂奉天命、追崇
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幼不誄長、
賤不誄貴、幼賤猶不得表彰長貴、況敢錫之
以榮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公、荀悅
以為孝莫大於嚴父、而以子貴加之父母、家
令之言過矣、爰逮孝章、不上賈貴人以尊號、
而厚其金寶幣帛、非子道之不至也、豈聖典
不可踰也、皆春秋時庶子承國、其母得為夫

人，不審直子命母邪，故當告於宗祧，以先君之命命之邪。竊見詔書當臨軒拜授貴人為皇太妃，今稱皇帝策命命貴人，斯則子爵母也。貴人北面拜授，斯則母臣子也。天尊地卑，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人，而實卑之，雖顯明國典，而實廢之。且人主舉動，史必書之，如當載之方策，以示後世，無乃不順乎。竊謂應告顯宗之廟，稱貴人仁淑之至，宜加殊禮，以酬鞠育之惠，奉先靈之命，

事不在已。妃后雖是配君之名，然自后以下，有夫人九嬪，無稱妃焉。桓公謂宜進號太夫人，非不允也，如以夫人為少，可言皇太夫人。皇，君也，君太夫人，於名禮順矣。帝特下詔拜皇太妃。

咸康四年，成帝臨軒，遣使拜太傅、太尉、司空。儀注，太樂宿懸於殿庭。門下奏，非祭祀宴饗，則無設樂之制。太常蔡謨議曰：凡敬其事，則備其禮。禮備則制有樂。樂者所以敬事而明義，為耳目之娛，故冠亦用之，不惟宴饗。宴饗之有樂，亦所以敬賓也。故郤至使楚，楚子饗之，郤至辭曰，不忘先君之好，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尋斯辭也，則宴樂之意可知矣。公侯大臣，人君所重，故御坐為起，在輿為下，言稱伯舅。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列，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及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又曰，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議奏，從焉。

五禮之別，其四曰軍，所以和外寧內，保大定功者也。但兵者凶事，故因蒐狩而習之。武帝泰始四年九月，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閱眾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雁羽仗、

成帝咸和中，詔內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藩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

五禮之別，其五曰嘉。宴饗冠婚之道，於是乎備。周末崩離，賓射宴饗之則，罕復能行，冠婚飲食之法，又多遷變。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又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

末造也。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篡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代以後，天子諸侯，頗採其儀。按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而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及武帝咸寧二年秋閏九月

孫云觀文苑注
辭有脫誤、

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非必歲首、冠禮於廟，然武惠冠太子，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穆帝孝武將冠，皆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惠帝之為太子將冠，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大夫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

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常侍脫帝絳紗服，加袞服，冕冠事畢，太保率群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

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持節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群臣畢賀，賀非禮也。王者婚禮，禮無其制，春秋祭

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傳說與公羊又不同、而自漢魏遺事、並皆闕略、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恒、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如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如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答、徑自上通、先儒以為丘明詳錄其事、蓋為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則儀注、又不具存、

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范汪問王彪之、答云、禮無忌月、不敢以所不見、便謂無之、博士曹耽、荀訥等、並謂無忌月之文、不應有妨、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

江左以來、太子婚納徵、禮用玉璧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斑彩、玉以象德而有潤、璋琮亦玉之美者、豹皮采

[illegible]

蔚以章君子之虎蔚、納徵辭云、玄纁束帛、儷皮雁羊、前漢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亦無用羊之旨、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末始也、王者六禮、尚未用焉、是故太康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玄纁束帛加羊馬二駟、

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今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

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晉中朝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泉池賦詩、陸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本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海西於鍾山立流觴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

立秋之禮也。

蔣云史記律歷禮樂皆分漢書則皆合之是也晉史但合律歷而禮樂仍分體格似不一矣然史有封禪漢有郊祀而此獨該之於禮志足以該此二者乎其中所載諸議亦但兩晉名手所爲故言言具見終理其深者與漢儒注疏及白虎通亦無甚分別

志第十一 晉書二十一 終

蔣云晉諸志作者往往源流具而議論少無庸爲不備文字然數代典制存於事特以見一家言爲然

志第十二 晉書二十二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句章錢光繡參校

樂上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於手足，生於心者謂之道，成于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於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衰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叢瑟羲琴，匯鍾和聲，達靈成性，象物昭功，由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謂奏大呂，歌黃鍾，天既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弘雅音。及褒艷興災，平王遂亂，禮廢觀殊，樂沈

弋云刪袁加拱字然得此閒紀皆九妙丁絃來

河海。是以延陵季子，聽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風焉。而列國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于絃歌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火，掃地無遺。漢祖提劍實中，削平天下，文匪鼎于德化，武有心於制作。太后稽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歎，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

興，明皇帝即位，袁圭璧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於太學，袒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不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瀰殷。永平三年，官之司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諧雅頌，事通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辟雍之樂

孫云典謨之有斷致者

蔣云極鵬解揚寫之思因讀偶不能十分透澈

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其有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章咸蕩。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總干，式遵前記，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玩在乎雕章。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饗。武皇帝採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

鼐惟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曰變汙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迭用，哀樂分情，纏春陽而自喜，遇秋凋而不怡。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返。是以楚王升轃軒于彭蠡，漢

順聽，鳴鳥於樊衡，聖人功成作樂，化平裁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節其歡欣，止於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

（蔣云郊廟詩成系首推典雅）

武帝受命之初，百度草創，泰始二年，詔郊祀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已，使傅玄爲之詞云：

天郊饗神歌（蔣云郊祀歌氣亦莊而語不能精，句較未渫，殊作且未）

整泰壇，禮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

薪，紫烟遊，（蔣云遊字寫得恍惚，樂府作起字便呆）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絜齊，並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作京邑，廣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郊廟歌辭以下一切必付可歌此豈能存其意）

地郊饗神歌

整泰折，俟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既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絜，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豢，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蔣云靈若有是以無爲有終實實是有而終歸于無極狀鬼神幽廟變幻不可爲像耳後人必不能道）

祠廟饗神歌三篇

曰晉是常，享祀時序，宗廟致敬，禮樂具舉，惟

其來祭，皆天率土，犧牲既奠，清酤既載，亦有和羹，薦斯羞備，烝烝永慕，感時興思，登歌奏舞，神樂其和，祖考來格，祐我邦家，溥天之下，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濟濟臣工，四海來格，禮儀有容，鐘鼓振，管絃理，舞開元，歌永始，神胥樂兮。一

肅肅在位，臣工濟濟，小大咸敬，上下有禮，理管絃，振鼓鍾，舞象德，歌詠功，神胥樂兮。二

肅肅在位，有來雍雍，穆穆天子，相維辟公，禮有儀，

樂有則、舞象功、歌詠德、神胥樂兮、三

泰始五年、尚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勖、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歌詩、荀勖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爲樂章、又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又爲正旦大會王公上壽歌詩、并食舉樂歌詩、合十三篇、又以魏氏歌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勖造晉歌、皆爲四言、惟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焉、張華以爲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絃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之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辭異。廢興隨時。至其韻逗留曲折。皆係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

箋云漢樂府敍有欲斷處應見古體言皆爲四書太先好所以不及漢其遠

此則華勖所明異旨也、時詔又使中書侍郎成公綏亦作焉、今並採列之云、

四廂樂歌

正旦大會行禮歌　成公綏

穆穆天子、光臨萬國、多士盈朝、莫匪俊德。流化罔極、王猷允塞、嘉會置酒、嘉賓充庭。羽旄曜宸極、鐘鼓振泰清。百辟朝三朝、式式明儀刑、濟濟鏘鏘、金振玉聲。禮樂具、宴嘉賓、眉壽作亞皇、祈禍惟日新、群后戾止、有來雍雍、獻酬納贄、崇此禮容、豐羞萬俎、旨酒千鍾、嘉樂盡宴樂、禰祿咸攸同、樂哉天下安寧、道化行、風俗清、簫韶作、詠九成、年豐穰、世太平、至治哉樂無窮、元首聰明股肱忠、樹豐澤、揚風清、嘉瑞出、靈應彰、麒麟見、鳳凰翔、醴泉湧、流中唐、嘉禾生、穗盈箱、降繁祉、祚聖皇、承天位、統萬國、受命應期、授聖德、四世重光、宣聞洪業、景克昌、文欽明、德彌彰、肇啟晉邦、流祚無疆、

箋云樂哉至治哉雖是一例須爽然得此意大氣不板

食舉樂東西廂歌 荀勗

煌煌七曜、重明交暢、我有嘉賓、是應是貺、邦政既圖、接以大饗、人之好我、式遵德讓、

賓之初筵、藹藹濟濟、既朝乃宴、以洽百禮、頒以位敘、或庭或陛、登儐台叟、亦有兄弟、胥子陪僚、憲茲度楷、飲御養正、降福孔偕、

昔我三后、大業是維、今我聖皇、焜燿前暉、奕世重規、明照九畿、思輯用光、時罔有違、陟禹之跡、莫不來威、天被顯祿、福履是綏、

冬至初歲小會歌 張華

日月不留、四氣回周、節慶代序、萬國同休、庶允群后、奉壽升朝、我有壽禮、式宴百僚、繁肴綺錯、旨酒泉渟、笙鏞和奏、磬管流聲、上隆其愛、下盡其心、宣其壅滯、訓之德音、乃宣乃訓、配享交泰、永載仁風、長撫無外、

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勗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乃制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事具律歷志、律成、遂班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律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豫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之云、

志第十二

晉書二十二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天台陳函輝參校

樂下

永嘉之亂、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歌辭。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倣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庾亮爲荊州、與謝尚修復雅樂、未具而亮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亦頗有來者、永和十一年、謝尚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太元中破苻堅、又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今列其詞于後云、（蔣云曹毗王珣詞俱弱無古氣不及傅玄張華）

（蔣云聲音之道[illegible]天人徵矣[illegible]以意言四字能斷截後來淺人多少附會）

（特遣故置不錄）

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君馬黃、上陵、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芳樹、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行、釣竿等曲、列于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其餘並同舊名、是時吳亦使韋昭製十二曲名、以述功德受命、及武帝受禪、乃令傅玄製爲

二十二篇、亦述以功德代魏、改朱鷺為靈之祥、言宣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達之逆命也、改思悲翁為宣受命、言宣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也、改艾如張為征遼東、言宣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氏而梟其首也、改上之回為宣輔政、言宣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改雍離為時運多難、言宣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改戰城南為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順夷逆、隆無疆、崇洪基也、改巫山高為平玉衡、言景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改上陵為文皇統百揆、言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敷太平之化也、改將進酒為因時運、言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群桀之黨、以武濟文以邁其德也、改有所思為惟庸蜀、言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改芳樹為天序、言聖皇應歷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改上邪為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改君馬黃為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行於天下也、改雉子班為於穆我皇、言聖皇受禪、德合神明也、改聖人出為仲春振旅、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畋獵以時也、改臨高臺為夏苗田、言大晉畋狩順時、為苗除害也、改遠如期為仲秋獮田、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順時以殺伐也、改

石留為順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改務成為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玄雲依舊名、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改黃爵行為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釣竿依舊名、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濟大功、致太平也、其辭並列之于後云、

宣輔政

宣皇輔政、聖烈深、撥亂反正、順天心、網羅文

武才、愼厥所生、所生賢、遺教施、安上治民化
風移、肇創帝基洪業垂、於鑠明明時赫戲、功
濟萬世定二儀、定二儀、雲行雨施、海外風馳、

文皇統百揆

文皇統百揆、繼天理萬方、武將鎭四隅、英佐
盈朝堂、謀言協秋蘭、清風發其芳、洪澤所漸
潤、礫石爲珪璋、大道侔五帝、盛德踰三王、咸
光大、上參天與地、至化無內外、無內外、六合
並康乂、並康乂、遘茲嘉會、在昔羲與農、大晉

德斯邁、鎭征及諸州、爲蕃衞、玄功濟四海、洪
烈流萬世、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
聖、受魏禪、應天命、皇之輿、靈有徵、登大麓、御
萬乘、皇之輔、若闞武、爪牙奮、莫之禦、皇之佐、
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嘉瑞章、恭享
禮、薦先皇、樂時奏、磬管鏘、鼓殷殷、鐘鍠鍠、奠
尊俎、實玉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子孫、佑無疆、

大孝烝烝、德敎被萬方、

仲春振旅

仲春振旅、大致民、武敎於時日新、師執提、工
執鼓、坐作起、節有序、盛矣允文允武、蒐田表
禡、申法誓、遂圍禁、獻社祭、允以時、明國制、文
武並用、禮之經、列車如戰大敎明、古今誰能
去兵、大晉繼天濟群生、

仲秋獮田

仲秋獮田、金德常剛、涼風淸且厲、凝露結爲

霜、白藏司辰、蒼隼時鷹揚、鷹揚猶尚父、順天
以殺伐、春秋時序、雷霆振威曜、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羽毛之用充軍府、赫赫大晉德、芬
烈陵三五、敷化以文、雖安不廢武、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祜、

唐堯

唐堯諮務成、謙謙德所興、積漸終光大、履霜
致堅冰、神明道自成、河海猶可凝、舜禹統百
揆、元凱以次升、禪讓應大歷、睿聖世相承、我

背云此高卅九州外二語粽把渠大

皇陟帝位、平衡正準繩、德化飛四表、祥氣見其微、奥王坐俟旦、言王恬自矜、致遠由近始、覆簣成山陵、披圖按先籍、有其證靈液、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在後園、清音隨風遠、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先天天不違、穀耕綜地網、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希、

我皇敘群才、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諮、茂哉明聖德、日月同光輝、

伯益

伯益佐舜禹、職掌山與川、德侔十六相、思心入無間、智理周萬物、下知衆鳥言、黃雀應清化、翔習何翩翩、和鳴栖庭樹、徘徊雲日間、夏桀為無道、密網施山河、酷祝振纖網、當察黃雀、何殷湯崇天德、去其三面羅、道遥群飛來、鳴聲乃復和、朱雀作南宿、鳳凰統羽群、赤烏銜書至、天命瑞周文、神雀今來遊、為我受命君、嘉祥致天和、膏澤降青雲、蘭風發芳氣、蓋世同其芬、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于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並亡、曹植鞞舞詩序云、故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世荒

亂、堅播越關西、隨將軍段煨、先帝聞其舊伎下書召堅、堅年踰七十、中間廢而不為、又古曲甚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作新歌五篇、及泰始中、又製其辭焉、

鞞舞歌詩五篇 錄其二　將云此與宋志俱不著作者姓名樂府作傅玄

晉鞞舞歌 背式別有殊

洪業篇

宣文創洪業、盛德在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萬國何所樂、上有明天子、唐堯禪帝

位虞舜惟恭已恭已正南面道化與時移大
赦盈萌漸文教被黄支象天則地體無爲聽
明配日月神聖參兩儀雖有三凶類靜言無
所施象天則地體無爲稷契竝佐命伊呂升
王臣蘭芷登朝肆下無失宿人舉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嘒闇順鶴飼潛龍升天路備物
立成器變通極其數百事以時序萬機有常
度訓之以克讓納之以忠恕群下仰清風海
外同歡慕象天則地化雲布昔日賁彤偵今

尚儉與素昔日多纖介今去情與故象天則
地化雲布濟濟大朝士夙夜綜萬機萬機無
廢理明明降訓誥臣譬列星景君配朝日暉
事業竝通濟功烈何巍巍五帝繼三皇三皇
世所歸聖德應期運天地不能違仰之彌已
高猶天不可階將復御龍氏鳳凰在庭棲

明君篇

明君御四海聽鑒盡物情顧望有譏罰竭忠
身必榮蘭芷出荒野萬里升紫庭茨草穢堂

階掃截不得生能否莫相蒙百官正其名恭
已慎有爲有爲無不成閒君不自信群下執
異端正直羅浸潤姦臣奪其權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結舌亦何憚盡忠爲身患清流
豈不潔飛塵濁其源歧路令人迷未遠勝不
還忠臣立君朝正色不顧身邪正不竝存譬
若胡與秦胡秦有合時邪正各異津忠臣遇
明后乾乾惟日新群目統在綱衆星共北辰
設令遭暗主斥退爲凡人雖薄供時用白茅

猶爲珍冰霜晝夜結蘭桂摧爲薪邪臣多端
變用心何委曲便辟順情指動隨君所欲偷
安樂目前不問清與濁積僞罔時主養交以
持祿言行恒相違難展甚谿谷昧死射乾沒
覺露則滅族

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
亦陳于殿庭楊泓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
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
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今列之

於後云、

拂舞歌詩五篇 餘共三餘俱漢魏作

白鳩篇

翩翩白鳩、再飛再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皎皎鳴鳩、或丹或黃、樂我君惠、振羽來翔、東壁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飢、蕭云志飢不如樂府作下 我心虛靜、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陵雲登臺、浮遊太清、攀龍附鳳、自望身輕、

蕭云自樂府作日思致更深 宋志作日父不知作自字矣

濟濟篇

暢暢飛舞氣流芳、鍾云上四字奇快下三字溫秀 追念三五大綺黃、去失有時、可行去來時同此未央、時冉冉近桑榆、但當飲酒為歡娛、衰老逝何有期、多憂耿耿內懷思、潤池廣、魚獨希、願得黃淵泉所依、恩感人、世無比、悲歌且舞無極已、

獨祿篇 樂府作瀆

獨獨祿祿、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雁、遊戲田畔、我欲射雁、念子孤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真、刀鳴鞘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斑斑、遊戲山間、虎欲嚙人、不避豪賢、蕭云獨漉篇吾甚其四言而絕不似四言漢選雅而知為樂府所以為妙

按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今古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

成帝咸康七年、尚書蔡謨奏八年正會儀注、惟作鼓吹鐘鼓、其餘伎樂盡不作、侍中張澄給事黃門侍郎陳逵駮、以為王者觀時設教、至於吉凶殊斷、不易之道也、今四方觀禮、陵有偏弔之位、庭奏宮懸之樂、二禮兼用、哀樂不分、體國經制、莫大于此、部曰今既以天下

體大、禮從權宜、三正之饗、宜盡用吉禮也、至娛耳目之樂、所不忍聞、故鉄之耳、事之大者、不過上壽酒稱萬歲、已許其大、不足復闕鐘鼓鼓吹也、澄遂又啓今大禮雖除、事吉於朝、然償弔顯于園陵、則未滅有哀、禮服定于典文、義無盡吉、是以咸寧之會、有撤樂之典、實先朝稽古憲章、垂式萬世者也、詔曰若元日大享、萬國朝宗、庭燎鐘鼓之奏、遂闕起居之節、朝無磬制之音、賓無蹈履之度、其于事義、

不亦闕乎、惟可量輕重以制事、中散騎侍郞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讚揚政道、養以仁義、防其淫佚、上享宗廟、下訓黎元、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物、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歌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易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剔、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靈而不惻愴、加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至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御爲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廩五斗、方掃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于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后者也、諸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旣行、下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採

察、于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笮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尚高絙紫鹿焉、

志第十三　　晉書二十三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臧長治參校

職官

鍾云：得其時制以考厥官，可為弘攬之益。○蔣云：晉置官最冗，典章最不一，大約見于帝紀者十二三，故此不復著，聊錄其序以見大概云。

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所以獎導民萌、裁成庶政、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上相處端門之外、而鳥龍居位、雲火垂名、前史詳之、其以尚矣、黃帝置三公之秩、以親黎元。少昊配九扈之名、以為農正。命重黎于天地、召融冥于水火。則可得而言焉。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民事、列士去其私、而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總及周武下車、成康垂則、六卿分職、二公弘化、咸樹司存、各題標準、苟非其道、人弗虛榮、貽厥孫謀、其固本也如此、及秦變周官、漢遵嬴舊、或隨時適用、或因務遷革、霸王之典、義在于斯、既獲厥安、所謂得其時制者也、四征興于漢代、四安起于魏初、四鎮通于柔遠、四平止于喪亂、其渡遼、凌江、輕車、強弩、式揚遐外、用表攻伐、興而復毀、厥號彌繁、及當塗得志、克平諸夏、初有軍師祭酒、參掌戎律、建安十三年、罷漢台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雖復臨時命氏、而無忝舊章、世祖武皇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司馬望為太尉、何曾為司徒、荀顗為司空、石苞為大司馬、陳騫為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若乃成乎棟宇、非一枝之勢。處乎經綸、稱萬夫之敵。或牽羊以叶于夢。或垂釣以申其道。或空桑以獻其術。或操版以啟其心。以龍飛鴻漸。方金擬璧。參矣。鄭產楚材晉用。斯亦曩時之良具。其又耶彰者焉。宣王既誅曹爽、政由已出、網羅英俊、以備天官、又蘭卿受羈、貴公

蔣云：論符者皆歎齊晉文史漢之後所工者如此。

顯戮。雖復策名魏氏。而乃心皇晉。及文王纂
業。初啟晉臺。始置二衛。有前驅養由之弩。及
設三部。有熊渠佽飛之衆。是以武帝龍飛。乘
茲奮翼。猶武王以周之十亂而理殷民者也。
是以泰始蓋于太康。蕃何茂案。來居斯位。自
太興訖于建元。南金北銑。用處茲秩。雖未擬
平夔卅龍言。天工人代。亦庶幾乎任官惟賢。
莅事惟能者也。

志第十四　晉書二十四終

徐云從車服勝并大議論使狂說與梢構尚若

志第十五　晉書二十五　三經評書

竟陵鍾　惺　原評
檇李　蔣之翹　删定
婁東浦　瑋　參校

輿服

鍾云車旂儀仗足以動故老欽歎況原之不衷於異仍作志此亦可以覽世變

史臣曰。昔者乘雲效駕。卷領垂衣。則黃帝邑
衣纁裳。於勵形車白馬。叶三微之序。含寅丑
之辨。玄戈玉叉。作會相暉。若乃參辯分瑞。帝

車含耀。又所以營衛南宮。增華北極。月令季
夏之月命婦官染綵顏丹。班次各有品章矣。
高旗有日月之象。式視有威儀之選。衣兼黼
珮。銜載鳴和。是以閑邪屏棄。不可入也。若乃
正名百物。補黼四維。疏懷山之水。靜傾天之
害。功光彰者飾彌煥。德逾盛者服彌尊。莫不
賢良。用成其美。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
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
也。大路。殷路。輅。周路也。而數火山龍。以

通其意、前史以爲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觽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遞物成象、觸類興端、周因于殷、其來已舊、成王之會、壇垂陰雨、五方之盛、有八十物者焉、宗馬鳥旌、奚往不格、殷公曹叔、此焉低首、周禮巾車氏、建大赤以朝、大白以戎、雅制弘多、式遵遺範、賓入興懲、師行殊則、是以有嚴有翼、用光其武、鉤膺偉華、乃暢其文、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

常制、各有等差、迨禮業彫訛、人情馳爽、諸侯征伐、憲度淪亡、一紫亂于齊飾、長纓混于鄒既、孔子曰君子其學也博、其服也鄉、若乃豪傑不經、庶人干典、彫鶡冠於鄭伯之門、躡珠履于春申之第、及秦皇并國、攬其餘軌、豐貂東至、獬豸南來、又有玄旗皂旒之制、旄頭罕車之飾、寫九王之庭于咸陽北坂、車輿之綵、各樹其文、所謂秦人大備、而陳戰國之後車者也、及凝脂布網、經書咸燼、削滅三代、以金根爲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爲祭服、高祖入關、旣因秦制、世祖挺英雄之略、總文景之資、揚霓拂蜺、皮軒記鼓、横汾河而祠后土、登甘泉而祭昊天、奉常獻儀、謂之大駕、車千乘而騎萬匹、以幸姬趙飛燕、置屬車闕豹尾中、又揚雄所謂欃天狼之威弧、張曜日之靈旄、騁羅列布、霧集雲合者也、于後王氏擅朝、武車常翔、赤眉之亂、文物無遺、建武十三年、吳漢平蜀、始送葆車輿輦、充庭之飾、漸以周備、明

帝採周官禮記、更服袞章、天子冠通天而佩玉璽、魏明以黼黻之美、有疑于僭、于是隨章僭略、而損者半焉、高堂隆奏曰、改正朔、殊徽號者、帝王所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也、帝從其議、改青龍五年爲景初元年、服色尚黃、從地正也、世祖武皇帝接天人之貺、開典午之基、受終之禮、皆如唐虞故事、晉氏金行、而服色尚赤、豈有司失其傳歟、

志第十五　　晉書二十五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陳繼儒叅校

食貨

前云史記平準書雖述馬金錢法令吏治米粟貨物武功宮室用度諸事迨班史則以食貨名志遂分食貨爲上下篇然太史文錯落班文整齊分此志學班氏者也規制頗弘但中所載諸文不及漢書備錯貫論說述其所以無光澤其辭費太淺卒故予特摘其深致者錄之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觀其謠俗而正其紀綱。勖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爲市、總天下之利、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勖其耕。天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講肄、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

前云文以植讀爲工不減孟堅

兩都賦

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肅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彊、鴟夷善發斂之權、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于民事、命春扈以耕稼、扈音戶召夏扈以耘鋤、秋扈所以收斂、冬扈于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廥。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荊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illegible]水旱之災、卹寰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

又云此段內條段商周秦漢魏晉事並列爲篇文以其散漫說已備見他書故不惜刪之從緊

闠筌鏞、商周之典、用此道也。故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爲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爲貨殖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羅前載、其文詳悉、逮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民、屯田許下、又于州郡列置田官、歲有

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戶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強賦弱。○○○○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皓、納百萬而藉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于府庫、破舟船于江壑、河濱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

孫云他史述食貨所以志前事晉述食貨所以志家理財之體國以裕[illegible]之典用又[illegible]云

于是王濟、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饑甚、比屋不見火煙、饑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內外斷絕、十飴之麴、屑而供

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賧杜濫反、蠻夷以財贖罪也）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當黃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顏斐爲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豬、投

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爲煩、一二年中、編戶皆有車牛、于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鄭渾爲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爲患、百姓饑乏、渾于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爲便、渾以爲終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明帝世徐邈爲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爲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作耬犁、（樓犂音）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犁、又教使灌溉、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

貨

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于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于荒年而國無備。豪民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繇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踊、至于農民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具爲條制

然事竟未行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爲食次、豈不以交易所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于爲錢、則是妨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于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

洴云惝備金穀利弊立議痛快文情亦工煉

費。又有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爲弊。著自于曩。故鍾繇曰。巧僞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于兵亂積久。自致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于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饑困。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爲貧。用穀之處不以爲富。又民習永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于民。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于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思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思謂救弊之術。無取于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志第十六　晉書二十六　終

蔣云班固本洪範據大傳雜採董仲舒劉向父子之說而著五行志其序之最爲詳然晉史竹梅襲之故不採木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上虞倪元璐參校

五行上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一說以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狨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亦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魏明帝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以問高堂隆隆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

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埽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萐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

蔣云殷得何等數災光景如畫

惠帝元康五年閏十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劍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太子見殺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析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垂泯禁兵

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纘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舊說所謂濫炎妄起，衆不能救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為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

傳曰：「修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

吳孫皓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皓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壯麗過甚，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皓皆冒之。此修宮室飾臺榭之罰也。

纏云所修當不止此

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蔣云茂徙銅人事載咩作明帝景初元年　此云青龍中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又云青龍元年八月其年三月乞不合但改之陳書　史魏明青龍五年三月改爲景初是歲徙長安銅人此云青龍中已誤而李賀云青龍元年抑又誤之甚矣）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弒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群寇飆起。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

水

河、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
潤下
武帝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
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
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采擇良家子女
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有蔽匿者以
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經曰庶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

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
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
豫恒燠若急恒寒若瞀恒風若

貌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
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
祥惟金沴木

烈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
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
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
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
之士恥不與焉其後遂有二胡之亂此又失在
狂也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
貿易干寶以為貴者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
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

恒雨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
雪大寒按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
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
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復
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
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乘
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

服妖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

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嘿然。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永、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敍、服妖既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

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氊為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氊毳產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後果如其言、是服妖之應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槃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槃。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槃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槃之在手也。

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

賈后之事。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貍銜聚之。干寶以為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荊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

也。

初魏造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愧焉。

舊為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

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內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致大亂。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象見焉。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志第十七　晉書二十七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周　珽參挍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

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王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其後蜀果亡、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幷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蔣云、二語遂爲後世藥名詩之祖、古人點綴以芍藥寄遠、以當歸寄皆有取乎藥爾）維卒不免、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恭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此皆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荅、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

于伯寃死、其年卽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群陰不附、則陽氣勝、故旱、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

裹身篾束之、投石子堈云、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群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鉏、司馬如、又曰、我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項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三公鉏司馬如之謂也

孫皓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阿童、王濬小字也、武帝聞之、加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鷄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壽云南風謠又載賈后傳愍子謠下載愍懷太子傳皆與此志下同唯載其文胡則此志脫

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衆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游渡江、游一作浮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

蕤興中，江南謠歌曰：鉤（音鞬）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音武）。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音部婁）。按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甒，瓦瓮質剛，亦金類也。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元帝以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而已。及王敦作逆，六軍大潰，兵人抄掠，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焚燒城郭，并壞木柵。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

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明帝太寧初，童謠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峻尋死，石頭為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若云五字不特能為某府詩且其狀如可惜故作）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

以三月二日掃定京都，誅之。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盧龍（盧循小字元龍）乘兵據廣州，人又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此毛蟲之孽

也、讖者爲其文曰、虎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
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
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虎者陰精、居于陬
金虎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
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得作
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
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
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豬交、按漢書景帝時有

此、以爲悖亂之氣、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
害也、俄而帝沒于胡、
安帝隆安中、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
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
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
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于旣陽、
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
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玄所
誅滅、按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

白眚白祥

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
而出、爲犬禍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
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漸不可掘、
按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
騷、帝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士爲
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
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

曰、尋有石冰入建鄴、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
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
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
沴火、

草妖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於工
黃狗家、生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
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
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

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黃藥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千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治、姓名顯然指事之微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晉書卷二十八 志 九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按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五年東海王越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竝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

前云辟邪有信致其意謂乃自詩小序來

按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其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爲而至哉、其博擧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擧、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

晉書卷二十八 志 十

黑雜色、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顏動色、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將入宮、密籠

昜，并閉小兒戶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二色鵝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淵尋為魏所誅。

愍帝建興二年正月，平陽地震，劉聰桀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平陽北十里，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劉聰后劉氏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內寵太盛，亡國之徵。俄而劉氏死，嬖寵競進，其國漸衰。

志第十八

晉書二十八　終

志第十九　晉書二十九　三徑叢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曹禎驥參挍

五行下

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恒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殺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霜有芒角、賢聖遭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間、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是年帝崩、

孝武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識者以為朝政失在舒緩、玄則反之以酷、按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與年。此之謂也、

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方有聲如雷、按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於下、下人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其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恩之亂、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於水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

雖　　怒　　牛禍

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
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
獵黔黎、存亡所繼、惟司馬越苟晞而已、競為
暴刻、經略無章、故有此孽、
傳曰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
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
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
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
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

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
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
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
略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
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
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
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
又其應也、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

黃祥　　續五行志　　皇極　　射妖

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環異、桓玄即以所乘
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息駕飲牛、
牛逕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
於後玄敗被誅、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
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
鼠還入穴、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
日中死、又不應、鼠復入穴、斯須更出、語如向
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

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按班
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專政、競為比周、故
鼠作變也、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恒陰
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
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
亂行星辰逆行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猨緣山、手射

中之、猨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
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猨
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
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
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
降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孫盛
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
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瑞、今
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

晉書卷二十九　志　十五

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
爲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
中、黿入坎遊戲、恒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
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
氏母同事、吳亡之象也、

（蔣云白猨化爲老人老婦化爲白黿兩事俱有並可爲的對）

惠帝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其夫戍長安、經
年不歸、父母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强從之、尋
得病亡、夫還、問其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
徑至女墓、不勝哀、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
俱歸、後婿聞、乃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
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
前夫、朝廷從其議、

惠帝世、杜錫家葬、婢誤不得出、後十年、開冢
祔葬、而婢尚生、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
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
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惠帝之世、京洛有人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

晉書卷二十九　志　十六

道、而性尤淫、此亂氣所生、自咸寧太康之後、
男寵大興、天下相倣效、或至夫婦離絕、故男
女氣亂而妖形之作也、

懷帝永嘉五年五月、枹罕令嚴根妓產一龍
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
者、皆爲天下大兵、帝尋陷於平陽、爲逆胡所
害、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
與心相合、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

蔣云、呂會此言、□□□說若作慨時艱之乃佳

米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畝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蓋四海同心之瑞也、時皆哂之、俄而四海分崩、帝亦淪沒、

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衞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下之母、炙之愈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明年帝崩、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晉書二十九 終

刑法

竟陵鍾　惺原評
儁李蔣之翹刪定
婁東張　采恭校

蔣云、晉諸志惟刑法中多名文、讀論鑿鑿、極痛快盡情、然深禮則若一情、字字議刑法則若一理、字字自是晉人精解、

傳曰、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刑之不可犯、不若禮之不可踰、則昊歲比於犧年、宜有降矣、若夫穹圓肇判、宵貌攸分、流刑播其喜怒、稟氣彰其善惡、則有自然之理焉、念室後刑、衡擇先惠、（念字疑誤、當作令）將以屏除災害、引導休和、取譬琴瑟、不忘銜策、擬陽秋之成化、若堯舜之為心也、郊原布肅、軒皇有轡野之師、雷電揚威、高辛有觸山之務、陳乎兵甲而肆諸市朝、具嚴天刑、以懲亂首、論其本意、蓋有不得已而用之者焉、是以丹浦興仁、羽山咸服、而世屬僥倖、事關攸竊、政失禮微、獄成刑起、則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周氏

蔣云、唐虞以前、兵刑皆屬士、故前志刑法亦帶敘兵、此因股其意者、

弊行、刼收鋒刃、祖述生成、憲章堯禹、政有膏露、威兼禮樂、或觀辭以明其趣、或傾耳以照其微、或彰善以激其情、或除惡以崇其本、至夫取成定罰、一匡九合、寓言成康、不由凝納、此所謂酌其遺美、而愛民治國者焉、若乃化殘弊倫道、睽明慎、則夏癸之虐、劉百姓、商辛之毒、痛四海、衛鞅之無所自容、韓非之不勝其虐、與夫甘棠流詠、未或同歸、秦文初造參夷、始皇加之抽脅、囹圄如市、悲哀盈路、漢王

以三章之法弔之、文帝以刑厝之道臨之、于時百姓欣然、將逢交泰、而犴逐情遷。科隨意往。獻瓊杯於闕下。徙青衣於蜀路。覆臨裁刑傾宗致獄。況乃數囚於京兆之夜。五日於長安之市。北闕相引。中都繼及者。亦往往而有焉。而將亡之國、典刑咸棄、刑章以急其憲、適意以寬其綱、桓靈之季、不其然歟、世祖武皇帝接三統之微、酌千年之範、乃命有司、大明刑憲、于時詔書頒新法於天下、海內同軌、人

甚安之、條綱雖設、稱為簡惠、仰昭天眷、下濟民心、道有法而無敗、德俟刑而久立、及晉圖南徙、百有二年、仰止前規、挹其流潤、江左無外、蠻陬來格、孝武時、會稽王道子、傾弄朝權、其所樹之黨、貨官私獄、烈祖惛迷、不聞司敗、晉之綱紀大亂焉、

漢獻帝建安元年、應劭以舊律繁蕪、未經纂集、又刪定律令、以為漢議、遂表奏之、是時天下將亂、百姓有土崩之勢、刑罰不足以懲惡、

於是名儒大才、故遼東太守崔寔大司農鄭玄大鴻臚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行肉刑、漢朝既不議其事、故無所用矣、及魏武輔漢、尚書令荀彧博訪百官、復欲申之、而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敦厖善否、刑清政簡、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孔議見後漢書、故不全錄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及魏國建、陳紀子群時為御史中丞、魏

武又欲復之、使群申其父論。群深陳其便。時鍾繇爲相國、亦贊成之、而奉常王修不同其議。魏武帝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寢不行。文帝受禪、又議肉刑、詳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時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輸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魏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及景帝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

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爲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修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修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然則

將丟凡論文須令言有不盡意若讀事便不嫌其章道故痛快

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爲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爲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爲他族之母、此爲元惡之所忽、戮無辜之所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

之本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於是有詔改定律令。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本密、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令與太傅鄭沖、司徒荀顗、中書監荀勖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

定法規制法足爲一代大典故

序次不得不詳
自是經國家學

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毁亡、因事類爲
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
二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
存其清約、事從中典、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
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
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制度、
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其常事品式章
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
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

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
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罰者皆令
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
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爲正、不理私約、峻禮
教之防、準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
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
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畢表上、武帝詔曰、昔
蕭何以定律令受封、叔孫通制儀爲奉常、賜
金五百斤、弟子百人皆爲郎、夫立功立事

衛云刑法中妙理本至于毛髮纖悉之令人歎作祕書前條更便一味非大斯法而已能何知之

古今之所重、宜加祿賞、其詳考差敘、輒如詔
簡異弟子百人、隨才品用、賞帛萬餘匹、武帝
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
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
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
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王政布於上、諸侯奉
於下、禮樂撫於中、故有三才之義焉、其相須
而成、若一體焉、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
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

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
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
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
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
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
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姦眞猛弱、候在視息、
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
怒子當爲戮、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
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故善律者、或計過

以配罪。或化略不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趣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而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於機格之上，稱輕重於豪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

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逼小人，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欲令提綱而大道清，舉略而王法齊，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通天下之志唯忠也，斷天下之疑唯文也，切天下之情唯遠也，彌天下之務唯大也，變無常體唯理也，非天下之賢聖，孰能與於斯！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財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

晉武制律清刑法，其言峭而核，其理明快不減商鞅。大抵西晉人只門老莊，東晉尚聽務，故其文章自有所近耳。

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焉。是時侍中盧珽、中書侍郎張華又表抄新律諸死罪條目，懸之亭傳，以示兆庶，有詔從之。及劉頌為廷尉，頻表宜復肉刑，不見省，至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陳之，時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謹具啟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

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

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施
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得
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夫善用法者、忍違情不
厭聽之斷、輕重雖不允人心、經於凡覽、若不
可行、法乃得直、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
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
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
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
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爲也、天

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爲、故不近似此類、不得
出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
於下、民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軌
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
矣、古人有言、善爲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
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
則看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
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
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看人

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人
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
已善不得盡以爲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
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
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爲教、方求天下之
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先識有言、人至
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不勝百
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
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

鑒、而任徵文之直、豈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
論時敦弊、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
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爲聽言則美、論
理則違、然天下至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
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守文、
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
則法恒全。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
釋不滯。則事無閡。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
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

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主者小吏、處事無常、何則、無情則法徒克、有情則撓法、積克似無私、然迺所以得其私、又恒所岨以衛其身、斷當恒克、世謂盡公、時一曲法、迺所不疑、故人君不善倚深似公之斷、而責守文如令之奏、然後得為有檢、此又平法之一端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

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迺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為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錯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

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為議、則有所開長、以為宜如頌所啟、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及于江左、元帝為丞相、時朝廷草創、議斷

不循法律、主簿熊遠奏曰、禮以崇善、法以閑非、故禮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惡而無邪心。是以周漢紃法、闡弘大道、以至刑厝、律令之作、由來尚矣、經賢智、歷夷險、隨事斟酌、最為周備、自軍興以來、法度陵替、至於處事不用律令、競作屬命、人立異議、曲適物情、虧傷大例、府立節度、復不奉用、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關自也委之大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粗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省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也、若開塞隨宜、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主者唯當徵文據法、以事為斷耳、是

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及帝即位、河東衞展為廷尉、上言宜復肉刑、時驃騎將軍王導、太常賀循等、皆同其議、尚書周顗、郎曹彥、中書郎桓彝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私、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化刑而濟之、肉刑平世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是為輕其刑以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酷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囚、此則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邪、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若以殺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威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

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咸康之世、庾冰好爲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復存寬縱、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志第二十　　晉書三十　終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晉安黃景昉參校

后妃傳上

蔣云引經不符典實而已有此體製亦不似

夫乾坤定位、男女流形、伉儷之義同歸、貴賤之名異等、若乃作配皇極、齊體紫宸、象玉牀之連後星。喻金波之合羲璧。爰自夐古、是謂元妃、降及中年、乃稱王后、四人並列、光于帝嚳之宮、二妃同降、著彼有虞之典、夏商以上、

六宮之制、其詳靡得而聞焉、姬劉以降、五翟之規、其事可畧而言矣、周禮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王者內政、故婚義曰、天子之與后、如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由斯而談、其所從來遠矣、故能母儀天寓、助宣王化、德均載物、比大坤維、宗廟歆其薦羞、宵壤俟其交泰、是以哲王垂憲、尤重造舟之禮、詩人立言、先獎葛覃之訓、後燭流譏。所以裁其宴私。房樂希聲。是用節其容

劉云偃偶舛夭跌似盧王早創

止殿端正本抑斯之謂歟若乃娉納有方防閑有禮肅尊儀而修四德體柔範而弘六義陰敎洽於宮闈淑譽騰於區域則玄雲入戶上帝錫母萌之符黃神降徵坤靈贊壽丘之道終能昌祚惟永胤嗣克昌至若儷極虧闌憑天作孽倒裳衣於袵席感朓側於弦望則龍漦結釁宗周剿爲黍苗燕尾挺災隆漢墜其枌社矣自曹劉內主位以色登頸衛之家榮非德舉淫荒挺性棧西郊之禮容婉變含

辭作南國之奇態誠謂日斯外入穢德於是內宣椒掖播晨牝之風蘭殿絕河睢之響永言彤史大練之範逾微緬視青蘋脫珥之猷替矣晉承其末與世汚隆宣皇創基功弘而道屈穆后一善動作於十亂洎乎太祖始親選良家既而帝掩紈扇躬行請託后採長白實彰妒忌之情賈納短靑竟踐覆亡之轍得失遺跡煥在緗緗興滅所由義同畫一故列其本事以爲后妃傳云蔣云序論風藻當與沈范雁行而以下較

辟云天生奸雌必生此一等人作甯乎老物奸然

事庭俱鋒隋惟二陽與賈庶人稍加麗雜然文字又惟此稍大主左貴嬪諸康后則以文爲文矣

宣穆張皇后諱春華河內平皋人也父汪魏粟邑令母河內山氏司徒濤之從祖姑也后少有德行智識過人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南陽公主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以風痺嘗暴書遇暴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見之后恐事泄遂手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帝由是重之其後柏夫人有寵后罕得進見

帝嘗臥疾后往省帝曰老物可憎何煩出也后慙恚不食將自殺諸子亦不食帝驚而致謝后乃止帝退而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魏正始八年崩葬洛陽高原陵追贈廣平縣君咸熙元年追號宣穆妃及武帝受禪追尊爲皇后

景懷夏侯皇后諱徽字媛容沛國譙人也父尚魏征南大將軍母曹氏魏德陽鄉主后雅有識度帝每有所爲必豫籌畫魏明帝世宣

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畧、后已知
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既魏氏之甥、帝深忌之、晉云是妒耳
青龍二年、遂以憂崩、葬峻平陵、武帝登阼、初
未追崇、弘訓太后每以為言、泰始二年始加
號謚、后無男、生五女

景獻羊皇后 刪

文明王皇后諱元姬、東海郯人也、父肅、魏中
領軍蘭陵侯、后年八歲、誦詩論、尤善喪服、苟
有文義、目所一見、必貫於心、九歲遇母疾、扶

侍不捨左右、衣不解帶者久之、每先意候指、
動中所適、由是父母令攝家事、祖朗甚愛異
之、曰、興吾家者、必此女也、惜不為男矣、既笄、
歸于文帝、生武帝及遼東悼王定國、齊獻王
攸、城陽哀王兆、廣漢殤王廣德、京兆公主、后
事舅姑盡婦道、謙沖接下、嬪御有序、及居父
喪、身不勝衣、言與淚俱、時鍾會以才能見任、
后每言於帝曰、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寵過
必亂、不可大任、會後果反、武帝受禪、尊為皇

太后、宮曰崇化、初置公卿重選其職、以太常
諸葛緒為衛尉、太僕劉原為太僕、宗正曹楷
為少府、后雖處尊位、不忘素業、躬執紡績、器
服無文、御浣濯之衣、食不參味、而敦睦九族、
垂心萬物、言必典禮、浸潤不行、帝以后母羊
氏未崇謚號、泰始三年下詔曰、昔漢文追崇
靈文之號、武宣有平原博平之封、咸所以奉
尊尊之敬、廣親親之恩也、於是使使持節謁
者何融追謚皇太后母羊氏為平陽縣君、四

年后崩、合葬崇陽陵、將遷祔、帝手疏后德行、
命史官為哀策文 其後帝追慕不已、復下
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舅氏
尊屬、鄭劉二從母、先后至愛、每惟聖善敦睦
遺旨、渭陽之感、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
母為鄉君、邑各五百戶

武元楊皇后諱艷、字瓊芝、弘農華陰人也、父
文宗、見外戚傳、母天水趙氏、早卒、后依舅家、
舅妻仁愛、親乳養后、遣他人乳其子、及長、又

蔣云賈氏文原作賈后誤

蔣云賈族不可枉卑說者惟心以爲不然而集以奮之強詞貫可文妙

隨後母段氏依其家后少聰慧善書姿質美麗閑女工有善相者常相后當極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甚被寵遇生毗陵悼王軌惠帝秦獻王柬平陽新豐陽平公主武帝即位立爲皇后有司奏依漢故事皇后太子各食湯沐邑四十縣而帝以非古典不許后追懷舅氏恩顯官趙俊納俊兄虞女粲於後宮爲夫人帝以皇太子不堪奉大統密以語后后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豈可動乎初賈充妻郭

氏使賂后左右求以女爲太子妃及議太子婚后盛稱賈氏女有淑德上聽之泰始中帝博選良家以充後宮先下書禁天下嫁娶使宦者乘使車給騶騎馳傳州郡召充選者使后揀擇后性妒惟取潔白長大其美麗者並不見留時卞藩女有美色帝掩扇謂后曰卞氏女佳后曰藩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爲高貴鄉公后琳孫女又爲陳留王后凡三世）其女不可枉以卑位帝乃止司徒李胤鎮軍大將軍胡奮廷尉諸

葛沖太僕臧權侍中馮蓀秘書郎左思及世族子女並充三夫人九嬪之列司冀兗豫四州二千石將吏家補良人以下名家盛族子女多敗衣瘁貌以避之及后有疾見帝素幸胡夫人恐後立之慮太子不安臨終枕帝膝曰叔父駿女男胤有德色願陛下以備六宮因悲泣帝亦流許之泰始十年崩絕于帝膝於是有司卜吉筮窆有期乃命史官作哀策敘懷其詞曰天地配序成化兩儀王假有家

道在伉儷姜嫄佐嚳二妃興嬀仰希古昔冀亦同規今胡不然景命夙虧嗚呼哀哉我應圖籙統臨萬方正位于內實在嬪嬙天作之合駿發之祥河嶽降靈啓祚豐陽奕世豐衍朱芾斯煌纘女惟行受命溥將來翼家邦憲度是常緝熙陰教德聲顯揚昔我先妣暉曜休光后承前訓奉述遺芳宜嗣徽音繼序無荒如何不弔背世隕喪望齊無主長去烝嘗追懷永悼率土摧傷嗚呼哀哉陵兆既窆將

晉云楊氏二后二勑立賈后一□誅駿賈后已西城后感楊氏有内賈后處可爲崩私謀圖者誠

遷幽都，宵陳夙駕，元妃其徂，宮闈遏密，階庭空虛，設祖布綍，告駕啓塗，服翬褕狄，寄象容車，金路晻藹，裳帳不飾，千乘動軫，六驥躊躇，銘旌樹表，翣柳雲敷，祁祁同軌，岌岌烝徒，孰不云懷，哀感萬夫，寧神虞卜，安體玄廬，土房陶簋，齊制遂初，依行紀謚，聲被八區，雖背明老，亦歸皇姑，沒而不朽，世德作謨，嗚呼哀哉，乃葬于峻陽陵。

武悼楊皇后，諱芷，字季蘭，小字男胤，元后從

妹，父駿別有傳，以咸寧二年立爲皇后，婉嫕有婦德，美暎椒房，甚有寵，生渤海殤王，早薨，遂無子，太康九年，后率內外夫人命婦躬桑于西郊，賜帛各有差，太子妃賈氏妬忌，帝將廢之，后言於帝曰，賈公閭有勳社稷，猶當數世宥之，賈妃親是其女，正復妬忌之間，不足以一眚掩其大德，后又數誡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己，因以致恨，及帝崩，尊爲皇太后，賈后凶悖，忌后父駿執權，遂誣駿爲亂，使楚王瑋與東安王繇稱詔誅駿，內外隔塞，后題帛爲書，射之城外，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逆，駿旣死，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蓋以奉順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可宣敕王公於朝堂會議，詔曰，此大事，更詳之，中書監張華等以爲

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惡所親，爲不母於聖世，宜依孝成趙皇后故事，曰武帝皇后，處之離宮，以全貴終之恩，尙書令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請從晃等議，廢太后爲峻陽庶人，遣使者以太牢告于郊廟，以奉承祖宗之命，稱萬國之望，至于諸所供奉，可順聖恩，務從豐厚，詔不許，有司又固請，乃可之，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請

尊去此儀思竝
觀親有有舒而

采恭錄

以其妻麗付廷尉行刑、詔曰聽麗與庶人相
隨、有司希賈后旨、固請、乃從之、麗臨刑、太后、
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
母命、不見省、初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
奪之、絕膳而崩、賈后又信妖巫、謂太后必訴
冤先帝、乃覆而殯之、施諸厭劾符書藥物、訛文
治鬼曰劾 永嘉元年、追復尊號、別立廟、主不配武
帝、至成帝咸康七年、下詔使內外詳議、衛將
軍虞潭議曰、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

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
禍延聖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繫踵
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
帝譜泯棄、罔所循按、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
與故驃騎將軍華恒、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
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
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
輒思議、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
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

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爲父讎、呂后寵樹私
戚、幾危劉氏、按此二事、異於今日、昔漢章帝
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
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
以奉事十年、義不敢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
仁明之稱、表於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
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
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
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於弘訓之宮、未入太

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
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謚
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
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
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譜帝諱、皆宜除棄、匪
徒不得同祠於世祖之廟也、會稽王昱、中書
監庾冰等、咸從潭議、由是太后配食武帝、
左貴嬪名芬、兄思別有傳、芬少好學、善綴文、
名亞於思、武帝聞而納之、泰始八年、拜修儀、

受詔作愁思之文。因為離思賦曰、生蓬戶之側陋兮、不閑習於文符、不見圖畫之妙像兮、不閑先哲之典謨、既愚陋而寡識兮、謬忝廁於紫廬、非草苗之所處兮、恒怵惕以憂懼、懷思慕之切怛兮、兼始終之萬慮、嗟隱憂之沈積兮、獨鬱結而靡訴、意慘憒而無聊兮、思纏綿以增慕、夜耿耿而不寐兮、魂憧憧而至曙、風騷騷而四起兮、霜皚皚而依庭、日晻曖而無光兮、氣懰慄以洌清、懷愁戚之多感兮、患

涕淚之自零。昔伯瑜之婉孌兮、每綵衣以娛親、悼今日之乖隔兮、奄與家為參辰、豈相去之云遠兮、曾不盈乎數尋、何宮禁之清切兮、欲瞻覩而莫因、仰行雲以歔欷兮、涕流射而沾巾、惟屈原之哀感兮、嗟悲傷於離別、彼城闕之作詩兮、亦以日而喻月、況骨肉之相於兮、永緬邈而兩絕、長含哀而抱戚兮、仰蒼天而泣血、亂曰、骨肉至親、化為他人、永長辭兮、慘愴愁悲、夢想魂歸、見所思兮、驚寤號咷、心

不自聊、泣漣洏兮、援筆舒情、涕淚增零、訴斯詩兮、後為貴嬪、姿陋無寵、以才德見禮、體羸多患。常居薄室。帝每遊華林、輒回輦過之、言及文義、辭對清華、左右侍聽、無不稱美、及元楊皇后崩、將葬、芬奏曰、伏惟聖善宣慈、仁洽六合、含弘光大、德潤四海、妾聞之前志、卑不誄尊、少不誄長、揚雄臣也。而誄漢后。班固子也。而誄其父。皆以述揚景行。顯之竹帛。豈所謂三代不同禮、隨時而作者乎、謹獻誄曰、惟

泰始十年秋七月丙寅晉元皇后楊氏崩、嗚呼哀哉、昔有莘適殷。姜姒歸周。宣德中闈。徽音永流。樊衛二姬。匡齊翼楚。馬鄧兩妃。亦毗漢主。峨峨元后。光嬪晉室。伉儷聖皇。比蹤往古。遭命不永。背陽即陰。六宮號咷。四海慟心。嗟余鄙妾。銜恩特深。追慕三良。甘心自沈。何用存思。不忘德音。何用紀述。託辭翰林。乃作誄曰、赫赫元后、出自有楊、奕世朱輪、耀彼華陽、惟嶽降神、顯茲禎祥、篤生英媛、休有烈光、

含靈握文、異于庶姜、和暢春日、操厲秋霜、疾彼攸遂、敦此義方、率由四教、匪怠匪荒、行周六親、徽音顯揚、顯揚伊何、京室是臧、乃聘乃納、聿嬪聖皇、正位閨闥、惟德是將、鳴珮有節、發言有章、仰觀列圖、俯覽篇籍、顧問女史、咨詢竹帛、思媚皇姑、虔恭朝夕、允釐中饋、執事有恪、于禮斯勞、于敬斯勤、雖曰齊聖、邁德日新、日新伊何、克廣弘仁、終溫且惠、帝妹是親、經緯六宮、罔不彌綸、羣妾惟仰、譬彼北辰、亦

既青陽、鳴鳩告時、躬執桑曲、率導媵姬、修成蠶簇、分繭理絲、女工是察、祭服是治、祗奉宗廟、永言孝思、于彼六行、靡不蹈之、皇英佐舜、塗山翼禹、惟衛惟樊、二霸是輔、明明我后、異世同軌、亦能有亂、謀及天府、內敷陰教、外毗陽化、綢繆庶正、密勿夙夜、恩從風翔、澤隨雨播、中外褆福、遐邇詠歌、天祚貞吉、克昌克繁、則百斯慶、育聖育賢、教踰妊姒、訓邁姜嫄、堂堂太子、惟國之元、濟濟南陽、爲屏爲藩、本支

奄離、四海蔭焉、徽斯皇妣、孰茲克璲、曰乾、蒸、聽、曰聖允誠、積善之堂、五福所并、宜享高年、匪隕匪傾、如彭之齒、如聃之齡、云胡不造、于茲禍殃、寢疾彌留、寤寐不康、巫咸騁術、扁鵲奏方、祈禱無應、嘗藥無良、形神既離、載昏載荒、奄忽崩殂、湮精滅光、哀哀太子、南昌繁昌、攀援不逮、擗踊摧傷、嗚呼哀哉、閟宮號咷、宇內震驚、奔者塡衢、赴者塞庭、哀慟雷駭、流涕雨零、歔欷不已、若喪所生、惟帝與后、契濶在

昔、比翼白屋、雙飛紫閣、悼后傷后、早即窀穸、言斯既及、涕泗隕落、追惟我后、寔聰寔哲、通于性命、達于儉節、送終之禮、比素上世、襚無珍寶、唅無明月、潛輝梓宮、永背昭晰、臣妾哀號、同此斷絕、庭宇遏密、幽室增陰、空設帷帳、虛置衣衾、人亦有言、神道難尋、悠悠精爽、豈浮豈沈、豐奠日陳、冀魂之臨、孰云元后、不聞其音、乃議景行、景行已溢、乃考龜筮、龜筮襲吉、爰定爰兆、克成玄室、魂之往矣、于以今日、

背云湘序云七月…後又云今…孟秋此作仲秋之晨有退

仲秋之晨，啓明始出，星陳夙駕，靈輿結駟，其輿伊何，金根玉箱，其駟伊何，二駱雙黃，習習容車，朱服丹章，隱隱轜軒，弁絰總裳，華轂曜野，素蓋被原，方相仡仡，旌旐翩翩，輓童引歌，白驥鳴鑣，觀者夾塗，士女涕漣，千乘萬騎，迄彼峻山，峻山峩峩，層阜重阿，弘高顯敞，據洛背河，左瞻皇姑，右睇帝家，惟存揆亡，明神所嘉，姑姊妹娣姒媵御，追送塵軌，號咷衢路，王侯[illegible]會星布，羣官庶僚，縞蓋無數，咨

嗟通夜，東方云曙，百祇奉迎，我后安厝，中外俱臨，同哀竝慕，涕如連雲，淚如湛露，扃闥既闔，窈窈冥冥，有夜無晝，曷用其明，不封不樹，山坂同形，昔后之崩，大火西流，寒往暑過，今亦孟秋，自我銜卹，倏忽一周，衣服將變，痛心若抽，遐彼體制，惟以增憂，去此素衣，結戀靈丘，有始有終，天地之經，自非三光，誰能不零，存播令德，沒圖丹青，先哲之志，以此爲榮，溫溫元后，寔宜慈焉，撫育羣生，恩惠滋焉，遺愛不已，永見思焉，懸名日月，垂萬春焉，嗚呼哀哉，感四時焉，言思言慕，涕漣洏焉，咸寧二年，納悼后，芬於座受詔作頌，其辭曰，峩峩華嶽，峻極泰清，巨靈導流，河濱是經，惟瀆之神，惟嶽之靈，鍾于楊族，載育盛明，穆穆我后，應期挺生，含聰履喆，岐嶷夙成，如蘭之茂，如玉之榮，越在幼沖，休有令名，飛聲八極，翕習紫庭，超姙邈姒，比德皇英，京室是嘉，備禮致聘，令月吉辰，百僚奉迎，周生歸韓，詩人是詠，我后

戾至，車服暉映，登位太微，明德日盛，羣黎欣戴，函夏同慶，翼翼聖皇，叡喆孔純，愍茲狂戾，闡惠播仁，蠲衅滌穢，與時惟新，沛然洪赦，恩詔遐震，后之踐阼，囹圄虛陳，萬國齊歡，六合同欣，坤神恃儷，天人載悅，興順降祥，表精日月，和氣烟熅，三光朗烈，旣獲嘉時，尋播甘雪，玄雲晻藹，靈液霏霏，旣儲旣積，待陽而晞，曠覜沾濡，柔潤中畿，長享豐年，福祿永綏，及帝女萬年公主薨，帝痛悼不已，亦詔芬爲誄，其

蔣云芬足紀者文藻於飾修以文藻稱太沖之有貴嬪猶孟堅之有大家也

文甚麗、帝重芬詞藻、每有方物異寶、必詔爲賦頌、以是屢獲恩賜焉、荅兄思詩書及雜賦頌數十篇、並行於世、

胡貴嬪名芳、父奮、別有傳、泰始九年、帝多簡良家子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而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遣洛陽令司馬肇策拜芳爲貴嬪、帝每有顧問、不飾言辭、率爾而荅、進退方雅、時帝多內寵、平吳之

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焉、侍御服飾亞于皇后、帝嘗與之樗蒱、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芳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甚有慚色、

孫云絳紗繫臂竹葉引車二事頗韻

鍾云貴嬪可爲從婦妙在婚庭中微帶氣骨然其嫵媚亦在此蓋其意思落落然在寵辱之外其天趣自然溢出不然彼竹葉戶中豈乏十色要其意思索然自難以羈維耳士

之遇於世者又豈皆軟媚無骨之人也唐太宗言我見魏徵便覺嫵媚卽此意

諸葛夫人　刪

蔣云楊后悲懷亦皆庶人而下此而獨歐其稱者抑以著賈氏之惡其義猶附于淮淑耳

惠賈庶人諱南風、平陽人也、小名時、父充、別有傳、初武帝欲爲太子娶衛瓘女、元后納賈郭親黨之說、欲婚賈氏、帝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勗並稱充女賢、乃定婚、始欲聘其妹午、午年十二、小太子一歲、短小未勝衣、更娶南

風、時年十五、泰始八年二月辛卯、冊拜太子妃、帝常疑太子不慧、且朝臣多以爲言、故欲試之、密封疑事、使太子決、妃倩給使張泓代對、帝省之甚悅、以示少傅衛瓘、瓘大踧踖、衆乃知瓘先有毀言、充密遣語妃云、衛瓘老奴、幾破汝家、妃性妬虐、多權詐、太子畏而惑之、嬪御罕有進幸者、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帝聞之大怒、已修金墉城、將廢之、充華趙粲從容言曰、賈妃年少、妬是婦

蔣云晉之敗實以此婦階亂

人之情耳。長自當差。其後楊珧・荀勗亦共營救之、故得不廢。惠帝卽位、立爲皇后。生河東・臨海・始平公主・哀獻皇女。后暴戾日甚。后族兄侍中賈模、從舅右衞將軍郭彰、后母廣城君養孫賈謐、與楚王瑋・東安公繇、並干預國事。繇密欲廢后、賈氏憚之。及太宰亮・衞瓘等表繇徙帶方、（建安中以南荒地置帶方郡）奪楚王中候。后知瑋怨之、乃使帝作密詔、令瑋誅瓘・亮以報宿憾。模知后凶暴、恐禍及己、乃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悔而謀寢。后遂荒淫放恣、與太醫令程據等亂彰內外。又令老嫗以簏箱載道上少年入宮、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初后詐有身、內藁物爲產具、遂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託諒闇所生、故弗顯。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時洛中謠曰、南風烈烈吹黃沙、遙望魯國鬱嵯峨。前至三月滅汝家。時廣城君以后無子、甚敬重愍懷、每勸后使加慈愛。賈謐驕縱、於太子數無禮、則廣城君恒切責之。及

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及午、必亂汝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憶吾言。后不從、更與粲・午專爲姦謀、誣害太子。事在愍懷傳。初后誅楊駿及汝南王亮・太保衞瓘・楚王瑋等、皆臨機專斷、宦人董猛參預其事、得親信、封武安侯、猛三兄皆爲亭侯。天下怨之。及太子廢黜、趙王倫・孫秀等、因衆怨謀欲廢后、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閒視聽、其謀頗泄、后甚懼、遂害太子以絕衆望。趙王倫乃率兵陳道南、使齊王冏入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又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今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此言恨不先誅梁趙也）至宮西、見謐尸、再舉聲而哭遽止。倫乃矯詔遣尚書劉弘等、持節齎金屑酒賜后死。趙粲・賈午・韓壽・董猛等、皆伏誅。臨海公

（評云惠羊二后而但改稱羊氏何以明羊氏失身劉曜不特不足爲后併此身不得爲惠帝有之亂）

王先封情河洛陽之亂爲人所累傳賈與典
錢溫溫以送女女適王甚酷元帝鎮建鄴王（評云亦是一佳事）
詣縣自言元帝誅溫及女攷封臨海宗正曹
統尚之（評云賈氏以婦弒姑惡常罰若罔聞亦喪心極矣於此時有唱義者起廢帝殺后謀於衆而置君焉此宇內一大快也乃無一人及此竟使如許罪人不以弒逆誅而以殺太子誅不誅於正法討罪之人而郎誅於黨逆后謀殺太子之趙王倫使人不能無恨）
羊氏諱獻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竝見
外戚傳賈后既廢孫秀議立后羊外祖孫旂

晉書卷三十一　傳　壹

與秀合族又諸子自結於秀故以永康元年（永康原史作太安非是）
立爲皇后將入宮衣中有火（評云此明年大也）成
都王穎伐長沙王乂以討玄之爲名乂敗穎
奏廢后爲庶人處金墉城陳昣等唱伐成都
王大赦復后位張方入洛又廢后方遁遷大
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張方又廢后
河間王顒矯詔以后屢爲姦人所立遣尚書
田淑敕留臺賜后死詔累至司隸校尉劉暾
與尚書僕射荀藩等馳上奏曰羊庶人門戶

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
與姦人構亂衆無智愚皆謂不然刑書猥至
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人而
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
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凶豎乘間妄生變
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以深憂謹密啓
聞願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
取謗天下顒見表大怒欲收暾暾奔青州后
遂得免帝還洛迎后復位後洛陽令何喬又

晉書卷三十一　傳　壹

廢后及張方首至其日復后位帝崩懷帝立
尊后爲惠帝皇后居弘訓宮洛陽之敗沒于
劉曜曜僭位以爲皇后因問曰吾何如司馬
家兒后曰胡可竝言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
國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
貴爲帝王而妻子辱於凡庶之手遣妾爾時
實不思生何圖復有今日妾生於高門常謂
世間男子皆然（評云甘及此廢亦盡矣足彰司馬氏之醜）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
丈夫耳曜甚寵愛之生曜二子而死僞諡獻

蔣云論者謂武惠張廢是殆不然謝玖于武帝說必未承寵者故以太子未知帷房事遣往侍寢耳

文皇后 蔣云惠帝以永康元年立羊氏爲后永嘉五年爲劉曜所納至大興二年曜立爲后距爲惠后時凡二十年以十五歲計之此亦年三十有五矣一衰顏失節之婦不知曜何以甚寵愛之

謝夫人名玖、家本貧賤、父以屠羊爲業、玖淸惠貞正而有淑姿、選入後庭爲才人、惠帝在東宮、將納妃、武帝慮太子尚幼、未知帷房之事、乃遣往東宮侍寢、由是得幸有身、賈后妒忌之、玖求還西宮、遂生愍懷太子、年三四歲、惠帝不知也、入朝、見愍懷與諸皇子共戲、執

其手、武帝曰、是汝兒也、及立爲太子、拜玖爲淑媛、賈后不聽太子與玖相見、處之一室、及愍懷被廢、玖爲遇害焉、永康初詔改葬太子因贈玖夫人印綬、葬顯平陵

懷王皇太后 删

元夏侯太妃 删

楊氏云謂男子亦多老孤若是豈得指婦女言

章太妃周氏 删

康獻褚皇后諱蒜子、河南陽翟人也、父裒見外戚傳、后聰明有器識、少以名家、入爲琅邪王妃、及康帝卽位立爲皇后、封母謝氏爲尋陽鄉君、及穆帝卽位尊后曰皇太后、時帝幼沖、未親國政、領司徒蔡謨等上奏曰、嗣皇誕哲岐嶷、繼承天統、率土宅心、兆庶蒙賴、陛下體茲坤道、訓隆文母、昔塗山光夏、簡狄熙殷、寔由宜哲、以隆休祚、伏惟陛下、德侔二媯、淑

美關雎、臨朝攝政、以寧天下、今社稷危急、兆庶懸命、臣等章惶、一日萬機、事運之期、天祿所鍾、非復沖虛高讓之日、漢和熹順烈、並亦臨朝、近明穆故事、以爲先制、臣等不勝悲怖、謹伏地上請、乞陛下上順祖宗、下念臣吏、推公弘道、以協天人、則萬邦承慶、羣黎更生、太后詔曰、帝幼沖、當賴羣公卿士、將順匡救、以酬先帝禮賢之意、且是舊德世濟之美、則莫重之命、不墜祖宗之基、有奉是共所以欲正

蔣云兩晉妃后之賢善者惟康獻一人而已故其嗣今遺書未足有慚

原缺第一葉

位于內而已。所奏懇到，形于翰墨，執省未究，
以悲以懼。先后允恭謙抑，思順坤道，所以不
距羣情，固爲國計，豈敢執守沖闇，以違先旨，
輒敬從所奏。於是臨朝稱制。帝既冠，太后詔
曰：昔遭不造，帝在幼沖，皇緒之微，眇若贅旒，
百辟卿士，率遵前朝，勸喻攝政，以社稷之重，
先代成義，僶俛敬從，弗遑固守，仰憑七廟之
靈，俯仗羣后之力，帝加元服，禮成德備，當陽
親覽，臨御萬國。今歸事反政，一依舊典。於是

居崇德宮。手詔羣公曰：昔以皇帝幼沖，從羣
后之議，既以闇弱，又頻丁極艱，銜恤歷祀，沈
疾在疚，司徒親尊德重，訓救其弊，王室之不
壞，實公是憑。帝既備茲冠禮，而四海未一，五
胡叛逆，豺狼當路，費役日興，百姓困苦，願諸
君子思量遠算，戮力一心，輔與幼主，匡救不
逮，未亡人永歸別宮，以終餘齒。仰惟家國，故
以一言託懷。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復臨
朝稱制。桓溫之廢海西公也，太后方在佛屋

內臣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尚倚戶前，視奏
數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索筆答奏云：
未亡人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溫始
呈詔草，慮太后意異，悚動流汗，見於顏色。及
詔出，溫大喜。簡文帝即位，尊后爲崇德太后。
及帝崩，孝武帝幼沖，桓溫薨，羣臣復啓太后
臨朝。太后詔曰：王室不幸，仍有艱屯，覽省啓
事，感增悲歎。內外諸君，並以主上春秋沖富，
加蒸蒸之慕，未能親覽，號令宜有所由，苟可

安社稷，利天下，亦豈有所執。輒敬從所啓。但
闇昧之闕，望盡弼諧之道。於是太后復臨朝。
帝既冠，乃詔曰：皇帝婚冠禮備，遐邇宅心，宜
當陽親覽，緝熙惟始。今歸政事，率由舊典。於
是復稱崇德太后。太元九年崩，在位凡四十
年。

穆章何皇后諱法倪，廬江灊人也。父準，見外
戚傳。以名家膺選，升平元年，冊立爲皇后。后
無子。哀帝即　稱穆皇后，居永安宮。桓玄篡

位、移后入司徒府、路經太廟、后停輿慟哭、哀
感路人、玄聞而怒曰、天下禪代常理、何預何
氏女子事邪、乃降后爲零陵縣君、與安帝俱
西、至巴陵、及劉裕建義、殷仲文奉后還京都
下令曰、戎車屢駕、黎元阻飢、而饍御豐靡、豈
與百姓同其儉約、減損供給、勿令有過、后時
以遂還、欲奉拜陵廟、有司以寇難未平、奏停
永興三年崩

哀靖王皇后 以下二后删

康帝孝庾皇后

簡文宣鄭太后諱阿春河南滎陽人也世爲
冠族祖合臨濟令父愷字祖元安豐太守后
少孤無兄弟、唯姊妹四人、后最長、先適渤海
田氏、生一男而寡、依于舅濮陽吳氏、元帝爲
丞相、敬后先崩、將納吳氏女爲夫人、后及吳
氏女、並游後園、或見之、言於帝曰、鄭氏女雖
貧、賢於吳氏遠矣、建武元年納爲琅邪王夫
人、甚有寵、生琅邪悼王簡文帝尋陽公主、帝
稱尊號、后雖爲夫人、詔太子及東海武陵王
皆母事之、帝崩后稱建平國夫人、咸和元年
薨、簡文帝時爲琅邪王、制服重、有司以土出
繼宣降所生、國臣不能匡正、奏免國相諸葛
頤、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國第、臣雖
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欽、昔敬后崩、孝王
已出繼、亦還服重、此則明比、臣所憲章也、明
穆皇后不奪其志、乃徙琅邪王爲會稽王、追
號后曰會稽太妃、及簡文帝即位、未及追尊

臨崩封皇子道子爲琅邪王、領會稽國、奉太
妃祀、太元十九年、孝武帝下詔曰、會稽太妃、
文母之德、徽音有融、誕載聖明、光延于晉、先
帝追尊聖善、朝議不一、道以疑屈、朕述遵先
志、常惕于心、今仰奉遺旨、依陽秋二漢孝懷
皇帝故事、上太妃尊號曰簡文太后、於是立
廟於太廟路西、陵曰嘉平、

簡文順王皇后 删

孝武文李太后諱陵容、本出微賤、始簡文帝

會稽王、有三子、俱夭、自道生廢黜、獻王早世、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帝令卜者扈謙筮之、曰、後房有女、當育二男、其一終盛晉室、時徐貴人、生新安公主、以德美見寵、帝常冀之有娠、而彌年無子、更加採納、又數年無子、乃令善相者召諸愛妾而示之、皆云非其人、又悉以諸婢媵示焉、時后爲宮人、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召之侍寢、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向儕類說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文孝王鄱陽長公主、及孝武帝初即位、尊爲淑妃、太元十二年、加爲皇太妃、儀服一同太后、十九年八月辛巳、帝臨軒、遣兼太保劉耽尊爲皇太后、稱崇訓宮、安帝即位、尊爲太皇太后、隆安四年崩、葬脩平陵、神主祔于宣太后廟、

孝武定王皇后　以下四后俱删

安德陳太后

安僖王皇后

恭思褚皇后

史臣曰、方祇體安、儷乾儀而合德、圓舒循晷、配羲曜以齊明、故知陽爍陰凝、萬物假其陶鑄、火炎水潤、六氣由其調理、取譬賢淑、作伉文思、靈根式固、寔資於此、宜穆閑禮、偶得潛鱗、翊天造之艱虞、嗣塗山之遐轡、蓋有母儀之助焉、武元楊氏、預聞朝政、明不逮遠、愛溺私情、深杜衛瓘之言、莫辨張泓之詐、遂其陰沴、韜映乾明、晉道中微、基於是矣、惠皇稟質、天縱其嚚、識暗鳴蛙、智昏文蛤、南風肆狡、扇禍稽天、初踐椒宮、逞梟心於長樂、方觀梓樹、須煬羽於離明、褒后滅周、方之蓋小、妹妃傾夏、曾何足喻、況昔高宗諒闇、總百官于元老、成王冲眇、託萬機於上公、太后御宸、諒之非古、而明穆康獻、仍世臨朝、時屬委裘、鼎行負扆、各免華陽之爨、竟踰和熹之蹤、保陵遲以克終、所幸實爲多矣、

贊曰：二妃光舜，三母興周。妹升夷癸，褒進亡幽。家邦興滅，職此之由。穆后沉斷，忘情執贄。故劬辭恩，池潏起嘆。崇化繁祉，肇基商亂。二楊繼寵，禍極災生。南風熾虐，國喪身傾。獻容幸亂，居辱疑榮。援筆廢王，持尺威帝。契潤終罹，殷憂以斃。芬實窈窕，芳非婉嫕。呂妾變嬴，黃姬化芊（彌爾反。事見史記春申君傳。又音米）。石文遠著，金行潛徙。婦德傾城，迷朱奪紫。

列傳第二　晉書三十二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高昌苓參校

王祥　弟覽

蔣云：王祥人品實不如覽。然祥所稱於晉者，以其不拜司馬昭耳。其不拜處正是奸處，此與馮道儼然受郭威拜何異。正異世而同心也。迨臨卒遺調子孫，但言信德高懷讓為立身本，而絕口不及一忠字，此豈其存心固如是，而或自諱其所闕歟。

琅邪派

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祖仁，青州刺史。父融，公府辟不就。祥早喪母，後母朱氏不慈，祥事之謹，以孝聞。漢末遭亂，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有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祥乃應召，虔委以州事。（蔣云：原史載祥被徵年垂耳順，此漢建安間事。至晉太始五年薨，年當一百二十歲矣。然祥年止八十有五，上下計之，則應召之年止可二十五六。姑詳史通。）于時寇盜充斥，祥率士頻討破之。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舉秀才，除溫令，累遷大司農。高貴鄉公即位，與定策功

盧云歌詞聯呼有實氣極簡當不傳多歟

蔣云祥哭不足多太傅孚亦枕帝股而哭矣所人心術品行暴所

封關內侯拜光祿勳轉司隸校尉從討毌丘儉增邑四百戶遷太常封萬歲亭侯天子幸太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几杖以師道自居天子北面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及高貴鄉公之弒也朝臣舉哀祥號哭曰老臣無狀涕淚交流衆有愧色頃之拜司空轉太尉加侍中五等建封睢陵侯邑一千六百戶及文帝爲晉王祥與荀顗往謁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既已盡敬今便

當拜也祥曰相王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公王相去一階而已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吾不爲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知君見顧之重矣武帝踐阼拜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帝新受命虛己以求讜言祥與何曾鄭沖等耆艾篤老希復朝見帝遣侍中任愷諮問得失及政化所先祥以年耆累遜位帝不許御史中

丞侯史光以祥久疾闕朝會禮請免官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毗倚以隆政道者也前後遜讓不從所執此非有司所得議也遂寢光奏祥固乞骸骨詔聽以睢陵公就第賜几杖不朝大事皆諮訪之及疾篤著遺令訓子孫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過德之至也揚名顯親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臨財莫過乎讓此五者立身之本顏子所以爲命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其

子皆奉行之泰始四年薨時文明皇太后崩始踰月其後詔曰爲睢陵公發哀事乃至今雖每爲之感傷要未得特敘哀情今便哭之明年策諡曰元祥之薨奔赴者非朝廷之賢則親親故吏而已門無雜弔之賓族孫戎歎曰太保可謂清達矣又稱祥在正始不在能言之流及與之言理致清遠將非以德掩其言乎祥有五子肇夏馥烈芬烈芬並幼知名爲祥所愛二子亦同時而亡將死烈欲還葬

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流涕曰不忘故鄉仁
也不戀本土達也惟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覽字玄通年數歲見母朱遇祥無道祥被楚
撻輒持泣諫其母母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
祥俱及長娶妻母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
共之祥後漸有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
之徑起取酒祥亦疑其毒爭不與母遽奪反
之自後母賜祥饌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
止覽孝友恭恪名亞於祥咸寧初爲宗正卿

以太中大夫歸老後轉光祿大夫卒諡曰貞
有六子裁基會正彥琛初呂虔有佩刀工相
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虔謂祥曰苟非其人
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
強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
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裁子導
別有傳

疏云玄通高爭呂虔在太保上故必須邪贊藻之至以虔佩刀是直爲公輔係爾何足作

鄭冲

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有操

晉六飲次開舉印獻所致仕詔

古本冲下有故不爲

行清恬寡欲博究儒術任真自守不要曲譽
由是州郡久不加禮及魏文帝爲太子搜揚
側陋命冲爲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
守冲以儒雅爲德蒞職無幹局之稱簞食縕
袍不營資產世以此重之嘉平三年拜司空
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
小同俱被賞賜俄轉司徒常道鄉公卽位拜
太保位在三司之上封壽光侯冲雖位階台
輔而不預世事時文帝輔政平蜀之後命賈

充羊祜等分定禮儀律令皆先諮於冲然後
施行及魏帝告禪使冲奉策武帝踐阼拜太
傅進爵爲公泰始九年抗表致仕詔以壽光
公就第明年薨諡成初冲與孫邕曹羲荀顗
何晏共集論語諸家訓註之善者記其姓名
因從其義有不安者輒改易之名曰論語集
解冲無子以從子徽嗣

何曾 子劭

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也父夔魏太僕陽

一作云立論正切心此時尚未有會司馬心甚了

武亭侯曾少襲爵好學博聞與同郡袁侃齊
名魏明帝初為平原侯曾為文學及即位累
遷散騎侍郎汲郡典農中郎將給事黃門侍
郎頃之遷散騎常侍及宣帝將伐遼東曾上
疏魏帝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
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
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
謀之功防安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
足相濟隕缺不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

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
為貳馬援討越劉隆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
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甲銳卒步騎數萬道
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威有征無戰寇或
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
備誠宜有副今北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為
僚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
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為
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

北軍進同謀略退為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
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出補河內太
守在任有威嚴之稱徵拜侍中以母憂去官
嘉平中為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
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劾奏之
朝廷稱焉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
爽誅乃起視事故魏帝之廢也曾賓預其謀
焉曾在司隸積年遷尚書正元中為鎮北將
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

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盛為賓主備太牢
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
劭曾先敕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
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時步兵校尉阮籍
負才放誕居喪無禮曾面質籍於文帝座曰
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
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
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
座宜擯四裔無令汙染華夏帝曰此子羸病

譚云賞阮倪偶可為守禮士矣

若此，君不能為吾忍邪。曾重引據，辭理甚切，
時人敬憚之。蔣云時步兵一段事在列共謀爲之下按廢帝乃謀王事賢阮在文帝時上下恐不相象故置於此
後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
鄉侯。咸熙初，拜司徒，改封朗陵侯。文帝為晉
王，曾與高柔、鄭沖俱為三公，將入見，曾獨致
拜盡敬，二人猶揖而已。武帝襲王位，以曾為
晉丞相，加侍中。與裴秀、王沈等勸進。踐阼，拜
太尉，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泰始初，詔進
太宰，侍中如故。咸寧四年薨，將葬，禮官議謚，

晉書卷三十三　傳　八

博士秦秀謚為繆醜，帝不從，策謚曰孝。太康
末，子劭自表改謚為元。曾性至孝，閨門整肅，
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蔣云此稱曾無嬖幸之好而云遵為劭庶兄何也此等人一味虛假故嗣宗視為褌中蝨
年老之後，與
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己南向，妻北面，
再拜上酒，酬酢既畢便出。一歲如此者不過
再三焉。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
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
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

蔣曰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是何等法也

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為書
者，勑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忲無度，
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都官從事劉享嘗奏
曾華侈，以銅鉤𢧐紖車，𢧐方物反紖直引反瑩牛蹄角。
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體，不
以私憾，遂應辟。曾常因小事杖享，其外寬內
忌如此。時司空賈充擅政，曾心卑充而附之。
及充與庾純因酒相競，曾議黨充而抑純，以
此為正直所非。二子：遵、劭。劭嗣。

晉書卷三十三　傳　九

劭字敬祖，與武帝有總角之好。帝為王太子，
以劭為中庶子。及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
待。劭雅有姿望，遠客朝見，必以劭侍直。遷侍
中尚書。惠帝即位，初建東宮，太子年幼，欲令
親萬機，故盛選六傅，以劭為太子太師，累遷
尚書左僕射。永康初，遷司徒。趙王倫篡位，以
劭為太宰。及三王交爭，劭以軒冕遊其間，無
怨之者。而驕奢簡貴，亦有父風。一日之供，以
錢二萬為限。時論以為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然傲游自足、不貪權勢、嘗語鄉人王詮曰、僕雖名位過幸、少無可書之事、惟與夏侯長容諫授博士、可傳史冊耳、永寧元年薨、贈司徒謚曰康。子岐嗣、劭庶兄遵起家散騎黃門郎累轉大鴻臚、性亦奢忲、役使御府工匠、作禁物、又鬻行器、爲司隸劉毅所奏、免官。四子、嵩、綏、機、羨。綏爲東海王越所誅、初曾侍武帝宴退而告遵等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

晉書 卷三十三 列傳 十

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亡。及綏死、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兄弟皆矜傲、好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末、何氏滅亡無遺焉。蕭云三國何夔甚嚴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忲其子若孫尤甚益驕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待數世而見者貽厥孫謀人可不深長思哉

石苞 子崇

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也。雅曠有智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故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

蕭云叠敘苞微時事深理井井猶有遷固之遺

姣無雙。縣召爲吏、給農司馬、會謁者陽翟郭玄信奉使、求人爲御、司馬以苞及鄧艾給之。行十餘里、玄信謂二人曰、子後並當至卿相。苞曰、御隸也、何卿相乎。既而又被使到鄴、事久不決、乃販鐵於鄴市、市長沛國趙元儒、名知人、見苞、異之、因與結交、歎苞遠量當至公輔、由是知名。見吏部郎許允、求爲小縣、允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欲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意允之知己乃如此也。蕭云得知

晉書 卷三十三 列傳 十一

已反爲數息便是無限感慨君得自己是何等人物

稍遷景帝中護軍司馬。宣帝聞苞好色薄行、以讓景帝。帝答曰、苞雖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夫貞廉之士、未必能經濟世務。是以齊桓忘管仲之奢僭、而錄其匡合之大謀。漢高捨陳平之汙行、而取其六奇之妙筭。苞雖未可以上儔二子、亦今日之選也。意乃釋。徙鄴典農中郎將。時魏世王侯多居鄴下、尚書丁謐貴傾一時、並較時利。苞奏列其事、由是益見稱。歷東萊琅邪

太守所在、皆有威惠、遷徐州刺史。文帝之敗於東關也、苞獨全軍而退、帝指所持節謂苞曰、恨不以此授卿、以究大事、乃遷苞為奮武將軍、假節、監青州諸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兗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吳遣大將朱異、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迎擊、大破之、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眾

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假節。頃之、代王基都督揚州諸軍事。苞因入朝、當還、辭高貴鄉公、留語盡日、既出、白文帝曰、非常主也、數日而有成濟之事。後進位征東大將軍、俄遷驃騎將軍。文帝崩、賈充、荀勖議葬禮未定、苞時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葬禮乃定。後每與陳騫諷魏帝禪位。武帝踐阼、遷大司馬、進封樂陵郡公、加侍中。自諸葛誕破滅、苞便鎮淮南、士馬強盛、邊境

欽云自恥得妙正是作[illegible]本

欽云只載此已盡孫鑠不必別傳

多務、苞既勤庶事、又以威德服物、淮北監軍王琛惡之、密表苞與吳人交通、先時望氣者云、東南有大兵起、及琛表至、武帝甚疑之。會荊州刺史胡烈表吳人欲大出為寇、苞亦聞吳師將入、乃築壘遏水以自固、帝聞之、謂羊祜曰、吳人每來、常東西相應、無緣偏爾、豈石苞果不順乎、祜深明之、而帝猶疑焉。會苞子喬為尚書郎、上召之、經日不至、帝謂為必叛、欲討苞而隱其事、（[illegible]）遂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

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遣太尉義陽王望、率大軍徵之。時苞辟河內孫鑠為掾、鑠先與汝陰王駿善、會駿鎮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鑠既出、馳詣壽春、為苞畫計、苞從之、乃放兵步出、住都亭待罪、帝聞之意解。及苞詣闕、帝謂之曰、卿子幾破卿門、遂廢喬、詔苞以公還第、苞自恥受任無效、而無怨色。時鄴奚官督郭廙上書理苞、帝以苞為司徒、有司奏不可、詔曰、吳

人輕脆終無能為故疆埸之事但欲完固守
備使不得越逸而已以苞計畫不同慮敵過
甚故徵還更授昔鄧禹撓於關中而終輔漢
室豈以一眚而掩大德哉於是就位苞奏州
郡農桑未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皆當
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焉詔曰農殖
者為政之本有國之大務也雖欲安時興化
不先富而教之其道無由而至今四海多事
軍國用廣加承征伐之後屢有水旱之事倉

庫不充百姓無積古者稼穡樹藝司徒掌之
今雖登論道然經國立政惟時所急故陶唐
之世稷官為重今司徒位當其任乃心王事
有毀家紓國乾乾匪躬之志其使司徒督察
州郡播殖將委事任成垂拱仰辦若宜有所
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
業者苞在位稱為忠勤帝每委任焉泰始八
年薨及葬車駕臨送於東掖門外策謚曰武
咸寧初詔苞等並為王功列於銘饗有六子

越喬統浚儁崇

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少敏惠勇
而有謀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
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自能得年二十
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入為散騎郎遷城陽太
守伐吳有功封安陽鄉侯在郡雖有職務好
學不倦以疾自解頃之拜黃門郎兄統忤扶
風王駿有司承旨奏統將加重罰既而見原
以崇不詣闕陳謝有司欲復加統罪崇自表

曰臣兄統以先父之恩早被優遇出入清顯
歷位盡勤伏度聖心有以垂察近為扶風王
駿橫所誣謗司隸中丞等飛筆重奏劾案深
文累塵天聽臣兄弟跼蹐憂心如悸駿戚屬
尊重權要赫奕內外有司望風承旨苟有所
惡易於投卵自統枉劾以來臣兄弟不敢一
言稍自申理戢舌鉗口惟須刑書古人稱榮
華於順旨枯槁於逆違誠哉斯言於今信矣
是以雖董司直繩不能不深其文抱枉含謗

什云情婉氣直凡辨誣皆在難斯至尊一味遷詞婉討不得須以氣勝之

不得不輸其理。幸賴陛下天聰四達，靈鑒昭遠，存先父勳德之重，察臣等勉勵之志，中詔中料罪讁，澄雪臣等，刻肌碎首，未足上報。臣即以今月十四日與兄統、浚等詣公車門拜表謝恩，伏度奏御之日，暨經天聽，此月二十日，忽被蘭臺禁止符，以統冢有恩出非常，臣實然私門，曾不陳謝，復見彈奏，論辟理盡。臣始聞此，惶懼狼狽，靜而思之，固無怪也。苟尊勢所驅，何所不至，望奉法之直繩，不可得也。

建云此崇實實讜拜崇君之讜也

臣以凡才，累荷顯重，不能負載析薪，以答萬分，一月之中，奏劾頻加，曲之與直，非臣所計，所恨不能承奉戚屬，自陷於此，不媚於竈，實愧王孫。隨巢子稱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所懷具經聖聽，伏待罪黜，無所多言。由是事解，累遷散騎常侍、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深器重之。元康初，楊駿輔政，大開封賞，多樹黨援。崇與散騎郎蜀郡何攀共立議，奏惠帝曰：陛下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

晉云崇之致富以此則智所謂能自得者是乎嗟

洪基，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思澤之封，優於滅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卜世之數，未知其紀，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尊卑無差，有爵必進，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奏弗納。出爲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崇性任俠，無行檢，在南中得鴆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鴆鳥不得過江，乃爲司隸傅祗所糾，詔燒鴆於都街。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

陳云以爭酒免官事亦頗亦值傳

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別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與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先崇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粭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

之崇塗屋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尺許枝柯扶疏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疾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矣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像顧而歎曰若與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聲名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及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姓梁氏）美而豔孫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崇建亦潛知其

計乃與黃門郎潘岳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以圖倫秀秀覺之遂矯詔收崇及潘岳歐陽建等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官前因自投于樓下而死崇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詣東市崇乃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崇不能荅（蔣云我今為爾得罪一語此卽項羽虞兮歌也綠珠亦可為不負季倫矣）（收者亦達人其高俊卓識實出二十四友之上）崇母兄妻子無少長皆被害死者十五人有司簿閱崇水碓三十餘區蒼頭八百餘人他珍寶貨賄田宅稱是及惠帝復阼詔以卿禮葬之封崇從孫演為樂陵公歐陽建字堅石世為冀之右族雅有理思才藻美贍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為馮翊太守郡命作詩文甚哀楚人莫不悼惜之（蔣云崇傳叠叙多瑣事務為豔冶此作齊諧外傳則可耳故稍削刪汰之）

孫鑠（附）

史臣曰若夫經為帝師鄭冲於焉無愧孝為

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纛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禦而驕奢其關乎治政、乘時立制、莫不由之、不崇學乃多問、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蔣於本日作此○蔣蓋王愷憤乃不及）春畦霍靡。列於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於金谷含悲、吹樓將墜、所謂高輝處乎輕陰、不知墜頓襲其後也、

（蔣云後邁不減五記）

晉書卷三十三　傳　羊

列傳第三　晉書三十三　終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三徑藏書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臨川章世純參校

羊祜

（鍾云祜居榮寵之中獨自謙晦此處鍾會有詩闘得免於難未必不由此而晉武帝偏知之陰爲以平吳之事知人哉祜表讓三司就中不無深心妙用然語語無一偽出於至誠有德之言足以動人其忠念推賢爲國之心能使淺狹人愧服所謂推大臣乃能爲大將意者如此而淑成難用其取吳着數今猶看定快手隨之至步關之役身定敗然以明至法不少假與諸葛武侯所亭之謂何異而慨然吞吳之志偏不深入智愈深而身愈沉君臣親洞乃因吳欲不定得乎○蔣云原傳完鄉頗貴哉勇總可觀）

晉書卷三十四　傳　一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祖續、仕漢南陽太守、父衜上黨太守、祜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也、（[illegible]）年十二喪父、事叔父耽、甚謹、嘗遊汶水、遇一父老、（當有與字乃[illegible]）謂之曰、孺子、後日必建大功於天下、遂去不見、及長博學能屬文、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善談論、郡將夏侯威異之、遂以兄霸之

（蔣云甚無一女與事詳漢書此傳祜於邕外孫則但言不獨此也又祜以封賜讓於从兄以見許有子非流俗充傳云擬充祖父邕祜孫未知孰是）

子妻焉。舉上計吏，州四辟從事、秀才，五府交命，皆不就。太原郭奕見之曰：「此今日之顏子也。」與王沈俱被曹爽辟，沈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及爽敗，沈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常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尋遭母憂，長兄發又卒，毀慕寢頓十餘年，以道素自居，恂恂若儒者。文帝為大將軍，辟祜，未就，公車徵拜中書侍郎，俄遷給事中、黃門郎。時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者多獻詩賦，汝南和逌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疏，有識尚焉。陳留王立，賜爵關中侯，邑百戶。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及五等建，封鉅平子，邑六百戶。尋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勖共掌機密。武帝受禪，以佐命勳，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郡公，邑三千戶。固讓封不受，乃進本爵為侯，時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如之，而疏食哀毀，如居喪者。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自天子達，而漢文除之，毀禮傷義，常以歎息。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除之數百年，而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善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此為有父子，無復君臣矣。」祜乃止。泰始初，詔以祜為尚書右僕射、衛將軍。時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處其右。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閤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人，而頗以畋漁廢

黃云欽祜憐吳

致嘗夜出、軍司徐胤執棨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

鍾云以敢諫爲改仰安不賭墅意也善藏其明並先徐胤雖不識其意然執戟一諫自不可以著欲出而借此言只自止其爲有識

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見文選不聽、及還鎮、吳西陵督步闡、舉城來降、吳將陸抗攻之急、詔祜迎闡、祜率兵五萬出江陵、遣荊州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竟爲抗所擒、有司奏祜無功、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四

可免官、以侯就第、遂坐貶爲平南將軍、而免楊肇爲庶人、祜以孟獻營虎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自是前後降者不絕、祜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并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

不從正史有楊大字方必如此項消

鍾云抗與祜兩賢者交亦是則對

陳云我專爲暴四字似拙

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之、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

晉書　卷三十四　傳　五

德、於祜無傷也、祜貞愨無私、疾惡邪佞、荀勗馮紞之徒甚忌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辭甚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步闡之役、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並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爲之語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咸寧初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又時吳有阿童謠云云、見五

鍾云晉武惟平吳一事差有剛斷而帝王誅斷羊祜杜預從容將帥之謀一洗鄧艾入蜀偷襲遺祜代吳一洗始終以戰於和意為全無貪功賈後倒其原委

自不開

行祜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耳。會益州刺史王濬、小字阿童、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修舟檝、為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為戎備、至是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由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亦所以隆先帝之勳、成

無為之化也、故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矦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敵者同、力足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不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

鍾云此等如奕高手着着有先見必其後下與皆非所現

為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肆無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尸數萬、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而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難、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

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長久、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荊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為國、無有內外、東西數千里、以藩籬自持、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

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去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別本作）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

當速濟大功耳。」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封祜為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沖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之辭爵其志得中也分列六什列爵也）。是以朝

羊公雖懷淋潤得極術仰之志失生戍吃中無此此依

野，僉謂祜當居台輔。帝方有事於吳，使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政事損益，其謀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大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與從弟琇書曰：「既定邊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

能不以盛滿受責乎！疏廣是吾師也。」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息，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之道素聞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祜嘗以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

我非祜云少的防御須如是先見幾不武沉著直

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賊去已經日矣。步軍安能救之。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慎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埸之閒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古之所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祜疾、求入朝。既至、會景獻宮車在殯、哀慟至篤。詔引見、命乘輦入殿、

鍾云當時與論希非刖祜即遣孫華已自得人

無下拜、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之。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克。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軌。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鍾云）吳不必須臣自行。（[illegible]）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

將二祜欲滅吳然為德于吳此[illegible]子所謂將欲[illegible]之必故與之也[illegible]不以自功退讓亦同事不同尤子[illegible]不徒為老子作傳正附其用之祿者耳

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尋卒、遣令不得以南城侯入柩。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鬢、皆為冰焉。南州民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從弟琇等述祜志、求葬於先人墓次、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賜太傅、謚成。祜喪既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祜甥齊王攸表

祜妻不以侯斂之意。（白遺令）帝乃詔曰、祜固讓歷年、志不可奪。身沒讓存、遺操益厲。此夷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所著文章、及為老子傳並行於世。襄陽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饗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荊州人為祜諱名、屋室皆以門為稱、改戶曹為辭曹焉。後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

郝云羊叔子無兒是天道禍善也又歸咎于鑿甚是殆近發摘[illegible]

因以克定之功，策告祜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夏侯氏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祜嘗因相墓者言，祜祖墓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帝以祜兄子暨爲祜嗣，暨以父沒不得爲人後。帝又令暨弟伊爲祜後，又不奉詔。帝怒，並收免之。太康二年，以伊弟篇爲鉅平侯，奉祜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位至散騎常侍，早卒。

蔣云賈充出鎮關中羊祜啓留事別見充傳此特無之豈欲爲賢者諱耶賈充雖奸在晉實有佐命功任恨寵與爭權而謀出之其非出於公心明已況祜代炎之謀充極汎之祜不惡其異已而爲之啓留此本無他志也而論者謂自充之留々陽亭一計遂開典午亂端以爲叔子咎嗟乎南風弼輔此在充尚不能爲女謀而羊叔子此時乃可預及之乎況出鎮亦未遂能利充啓濟一李固自不必諱也

杜預 子錫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

功立言也立德一以其德以推羊叔子乎

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位，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參相府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既成，預爲注解，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虛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逮至淳樸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頒爵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司，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詢，敷納以言。及至末世，不能紀遠而求於密微，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法令滋章，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算課，而清濁粗舉。魏氏

考課、倣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以違其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夫宜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人爲下第、因計偕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採案其六歲處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敘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鈞、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盡也、乙丑詔書以考課難成、聽通薦例、薦例之理、即亦取於風聲、六年頓薦、黜陟無漸、又非古者三考之意也、今每歲一考、則積優以成陟、累劣以取黜、以士君子之心、相處未有官、故六年六黜清能、六進否劣者也、監司將亦隨而彈之、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爲清議大頹、亦無

（眉批）云條例之文一本詳核便得懋至元凱自是當行

取於黜陟也、司隸校尉石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更除秦州刺史、屬石鑒爲安西將軍、使預出擊之（鍾云石鑒何物以宿憾奏預免職及此又乃用孝預之敗以快其私而不顧國之安危可謂不忠極矣況復詐預以致檻車乎）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運、須春進討、鑒怒、復奏預稽乏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

（眉批）陳云預一言何足以傷東宮乎鄭文遂至於死

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闥、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藉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興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鑒自軍還論功不實、預還糾之、遂相讐爭、詭並坐免、以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宮將遷峻陽、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不制、從之

（眉批）鍾云古之侯國者皆先君此一時無設實用營志原謀同總計國家根本之全不但一戰勝也爲大將者不可不知

預以時曆差舛不應晷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

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庶政不可勝數朝野稱美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志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于孫皓預欲間之乃表還其所獲之衆皓果召政遣

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計定乃啓請期伐吳帝報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敕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護上流勤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

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畫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

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棊，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

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王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克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

覆察定議如後世之廷議也

敗，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於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預攻克之。於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王濬先列上得孫歆頭，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易克，今水潦方降，疾疫將

起，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羣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平，以功進爵當陽縣侯，增邑并前九千六百戶，封子耽為亭侯。初攻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預既還鎮，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

蔣云一段水利運文字峯法森然有體勢

蔣云筆端杜預時有事峴山于今言峴首者必曰羊祜而不曰而有焉此下勳歐陽公所謂杜以功而羊以仁也

勤於講武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又修邵信臣遺跡激用滍淯諸水（滍音雉淯音育）以浸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好爲後世名常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一家之學比老乃成

蔣云書之可傳後世者必不見[illegible]衷[illegible]故知贊立言者固不必淺淺和俗耳

蔣云此是次世忍習亦其案賦一片苦心知劍與人何如耳

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之重唯秘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後徵爲司隸校尉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

子錫

錫字世嘏爲太子中舍人屢諫愍懷太子言辭懇切太子患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處氈中刺之流血他日太子問錫向著何事錫對醉不知太子詰之曰君喜責人何自作過也後轉衛將軍長史孫秀嘗求交而錫拒之惠帝反政遷尚書左丞

史臣曰泰始之際人祇呈貺羊公起平吳之

策其見天地之心焉昔齊有黔夫燕人祭北門之鬼趙有李牧秦王罷東并之勢桑枝不競瓜潤空慙垂大信於南服傾吳人於漢渚江衢如砥襁秩同歸而在予成功弗居幅巾窮巷落落焉其有風飈者也杜預不有生知用之則習振長策而攻取兼儒風而轉戰孔門稱四則仰止其三春秋有五而獨擅其一不其優歟夫三年之喪云無貴賤輕纖奪於在位可以興嗟既葬釋於儲君何其斯酷徇

以苟合不求其正以當代之元良為諸侯之庶子檀弓習於變禮者也杜預其有焉

蔣云羊祜身不披甲附不施衛杜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同朝氣合衆克成功乃知折衝俎豆同有人哉嘉其不為謀禪之陋而特立功異域此當為晉朝佐命第一流人

列傳第四　晉書三十四　終

列傳第五　晉書三十五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吳郡韋美參校

陳騫

陳騫臨淮東陽人也父矯魏司徒矯本廣陵劉氏為外祖陳氏所養因改焉騫沈厚有智謀初矯為尚書令侍中劉曄見幸於魏明帝譖矯矯憂懼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意不過不作公耳騫尚少為夏侯玄所

侮意色自若玄異之起家尚書郎遷中山安平太守並著稱績徵為相國司馬長史御史中丞遷尚書封安國亭侯武帝受禪以佐命勳進車騎將軍封高平郡公遷侍中大將軍出為都督揚州諸軍事攻拔吳枳里城破涂中屯戍賜騫兄子惲爵關中侯咸寧初遷太尉轉大司馬騫因入朝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願陛下詳之時弘為揚州刺史不順騫

命、帝以爲不協相構、於是徵弘、復以爲涼州
刺史、騫竊歎息以爲必敗、後二人果失羌戎
之和、皆被寇喪沒、帝乃悔之、咸寧三年、累稱
疾辭位、詔以高平公還第、帝爲其勳舊耆老
禮之甚重、然騫素無謇愕之風、與帝語傲、及
見皇太子加敬、時人以爲諂、元康二年薨、謚
曰武、子輿

裴秀 子頠 從弟楷 楷子憲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茂、漢尚書令

父潛、魏尚書令、秀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
文、叔父徽有盛名、賓客甚衆、秀年十歲、有詣
徽者、出則過秀、然秀母賤、嫡母宣氏不之禮、
嘗使進饌於客、見者皆爲之起、秀母曰、微賤
如此、當應爲小兒故也、宣氏知之、遂止、時人
爲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渡遼將軍毌丘
儉嘗薦於大將軍曹爽、乃辟爲掾、襲父爵清
陽亭侯、遷黃門侍郎、及文帝之討諸葛誕也
秀與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郎鍾會以行臺

從豫參謀略、誕平、轉尚書、進封魯陽鄉侯、增
邑千戶、常道鄉公立、以預議定策、進爵縣侯
增邑七百戶、遷尚書僕射、魏咸熙初、釐革憲
司、時荀顗定禮儀、賈充正法律、而秀改官制
焉、秀議五等之爵、自騎督已上六百餘人皆
封、於是秀封濟川侯、地方六十里、邑千四百
戶、以高苑縣濟川墟爲侯國、初文帝未定嗣、
而屬意舞陽侯攸、武帝之爲世子、秀有力
焉、事在武帝紀、帝既即王位、拜尚書令、及受

禪、加左光祿、封鉅鹿郡公、邑三千戶、久之、詔
以秀爲司空、秀儒學洽聞、且留心政事、又以
職在地官、以禹貢山川地名、從來久遠、多有
變易、後世說者或彊牽引、漸以暗昧、於是甄
摘舊文、疑者則闕、古有名而今無者、皆隨事
注列、作禹貢地域圖十八篇、奏之、藏於秘府、
其序曰、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
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
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

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其岨、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

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爲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

耕云帝與羊祜日夜以此爲念何勞司空多慮但尸課亦自佳

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秀創制朝儀、廣陳刑政、朝廷多遵用之、以爲故事、在位四載、爲當世名公、泰始七年薨、諡曰元、其後

友人料其書記、得表草、言平吳之事、其詞曰、孫皓酷虐、不反聖明、御世兼弱攻昧、使遺子孫、將遂不能臣、時有否泰、非爲安之勢也、臣昔雖已屢言、未有成旨、今既疾篤、不起、謹重尸啓、願陛下時共施用、乃封以上聞、詔報曰、司空薨痛悼不能去心、又得表草、雖在危困、不忘王室、盡忠憂國、省益傷切、輒當與諸賢共論也、咸寧初與不苞等竝爲王公配享廟庭、有二子、濬早卒、頠嗣

頠字逸民，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
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
橫，一時之傑也。」頠從母夫賈充表頠才德英
茂，足以興隆國嗣，詔襲爵，太康二年徵為太
子中庶子，遷散騎常侍。惠帝即位，轉國子祭
酒，兼右軍將軍。楊駿將誅也，駿黨左軍將軍
劉豫陳兵在門，遇頠，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
「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
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

去。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駿誅，
以功當封武昌侯，頠請以封兄子憬，不聽，封
頠次子該。該時尚主，故也。頠累遷侍中、河南
尹。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論
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
頠以賈后不悅太子，抗表請崇太子所生謝
淑妃位號，仍啓增置後衛率吏，給三千兵，於
是東宮宿衛萬人。遷尚書，侍中如故，加光祿
大夫。每授一職，未嘗不殷勤固讓，表疏十餘

上，博引古今成敗以為言。頠深慮賈后亂政，
與司空張華、侍中賈模議廢之，華、模皆曰：「帝
自無廢黜意，而吾等專行之，上心不以為是，
且諸王方剛，朋黨異議，恐禍如發機，身死國
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慮。但昏虐之人，無
所忌憚，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猶且見信，
然勤為左右陳禍福之戒，冀無大悖。幸天下
尚安，庶可優游卒歲。」此謀遂寢。頠旦夕勸說
從母廣城君，令戒諭賈后親待太子而已。或

說頠曰：「幸與中宮內外可得盡言，言若不行，
則可辭病屏退。若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乎
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遷尚書左僕射，
侍中如故。頠雖后之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
不謂之以親戚進也，惟恐其不居位。尋使頠
專任門下事，頠固讓，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
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后族何常有能自
保，然漢二十四帝，惟孝文、光武、明帝不重外
戚，皆保其宗，豈將獨賢，實以安理故也。昔穆

叔不拜越禮之發，臣亦不敢聞殊常之詔。不聽。及愍懷之廢也，頠與張華又苦諫不聽，語在華傳。頠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何晏、阮籍素有高名於世，口談浮虛，不遵禮法，尸祿耽寵，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聲譽大盛，位高勢重，不以物務自嬰，遂相放效，風教陵遲，乃著崇有之論以釋其蔽曰：夫總混羣本，宗極之道也。方以俗異，庶類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體也。化感錯綜，理迹之原也。大品而為

族，則所稟者偏，偏無自足，故憑乎外資。是以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有之所須，所謂資也。資有攸合，所謂宜也。擇乎厥宜，所謂情也。識智既授，雖出處異業，默語殊塗，所以寶生存宜，其情一也。衆理並而無害，故貴賤形焉。失得由乎所接，故吉凶兆焉。是以賢人君子，知欲不可絕，而交物有會。觀乎往復，稽中定務。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勞而後饗。居以仁順，守以恭儉，率

以忠信，行以敬讓，志無盈求，事無過用，乃可濟乎。故大建厥極，綏理羣生，訓物垂範，於是乎在，斯則聖人為政之由也。乃若溺抗陵肆，則危害萌矣。故欲衍則速患，情佚則怨博，擅恣則興攻，專利則延寇，可謂以厚生而失生者也。悠悠之徒，駭乎若茲之釁，而尋艱爭所緣。察夫偏質有弊，而覩簡損之善，遂闡貴無之議，而建賤有之論。賤有則必外形，外形則必遺制，遺制則必忽防，忽防則必忘禮。禮制

弗存，則無以為政矣。衆之從上，猶水之居器也。故兆庶之情，信於所習，習則心服其業，業服則謂之理然。是以君人必慎所教，班其致刑，一切之務，分宅百姓，各授四職，能令稟命之者，不肅而安，忽然忘異，莫有遷志。況於據在三之尊，懷所隆之情，敦以為訓者哉。斯乃昏明所階，不可不審。夫盈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過用可節，而未可謂無貴也。蓋有講言之具者，深列有形之故，盛稱空無之美。形器

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
象之言足惑眾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
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狎因謂虛無之理
誠不可蓋（盍掩也）唱而有和多往弗反遂薄綜
世之務賤功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埤經實之
賢人情所徇篤夫名利於是文者衍其辭訥
者贊其旨染其眾也是以立言藉其虛無謂
之玄妙處官不親所司謂之雅遠奉身散其
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放者

因斯或悖吉凶之禮而忽容止之表瀆棄長
幼之序混漫貴賤之級其甚者至於裸裎言
笑忘宜以不惜為弘士行又虧矣老子既著
五千之文表摭穢雜之弊甄舉靜一之義有
以令人釋然自夷合於易之損謙艮節之旨
而靜一守本無虛無之謂也損艮之屬蓋君
子之一道非易之所以為體守本無也觀老
子之書雖博有所經而云有生於無以虛為
主偏立一家之辭豈有以而然哉人之既生

以保生為全全之所階以順感為務若味近（[illegible]）
以虧業則沉溺之釁興懷末以忘本則天理
之真滅故動之所交存亡之會也夫有非有
於無非無於無非無於有非有是以申縱播
之累而著貴無之文將以絕所非之盈謬存
大善之中節收流遁於既過反澄正於胸懷
宜其以無為辭而旨在全有故其辭曰以為
文不足若斯則是所寄之塗一方之言也若
謂至理信以無為宗則偏而害當矣先賢達

識以非所滯示之深論惟班固著難未足折
其情孫卿揚雄大體抑之猶偏有所許而虛
無之言日以廣衍眾家扇起各列其說上及
造化下被萬事莫不貴無所存僉同情以眾
固乃號凡有之理皆義之埤者薄而鄙焉辯
論人倫及經明之業遂易門肆頠用矍然申
其所懷而攻者盈集或以為一時口言有客
幸過咸見命著文摘列虛無不允之微若未
能每事釋正則無家之義弗可奪也頠退而

忍之、雖君子宅情、無求於顯、及其立言、在乎達旨而已、然去聖久遠、異同紛糾、苟少有彷彿、可以崇濟先典、扶明大業、有益於時、則惟患言之不能、焉得靜默、及未舉一隅、略示所存而已哉、夫至無者、無以能生、故始生者自生也。自生而必體有、則有遺而生虧矣。生以有為已分、則虛無是有之所謂遺者也、故養既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理既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循也。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以制事以非事、謂心無為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以制器以非器、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泉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審投弦餌之用、非無知之所能覽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王衍之徒、攻難之、莫能屈。又著辨才論、古今精義、皆辨釋焉、未成而遇禍。初趙王倫諂事賈后、數求官、頠與張華固執以為

不可、由是深為倫所怨、倫又潛懷篡逆、欲先除朝望、因廢賈后之際、遂誅之、二子嵩該徙帶方、惠帝反正、追復頠本官、葬以卿禮、謚曰成、以嵩嗣爵

楷字叔則、父徽、魏冀州刺史、楷明悟有識量、尤精老易、少與王戎齊名、鍾會薦之於文帝、辟相國掾、遷尚書郎、賈充改定律令、以楷為定科郎、事畢、詔楷於御前執讀、平議當否、楷善宣吐、左右屬目、聽者忘倦、吏部郎闕、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於是以楷為吏部郎、楷風神高邁、美容儀、時人謂之玉人、又稱見裴叔則如近玉山、照映人也、轉中書郎、出入宮省、見者肅然改容、武帝初登阼、探策以卜世、而得一、帝不悅、羣臣失色、莫有言者、楷從容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帝悅、羣臣皆稱萬歲、俄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

劉云此語可入佛經涅槃第已來不足中食恨倫

過度。崇欲表免之。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
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崇乃止。楷性寬厚。
與物無忤。雖車馬器服。宿昔之間。便以施諸
窮乏。嘗營別宅。其從兄衍見而悅之。卽以宅
與衍。梁趙二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楷歲請
二國租錢百萬。以散親族。人或譏之。楷曰。損
有餘以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毀譽。其行已
任率。皆類此。與山濤和嶠。竝以盛德居位。帝
嘗問曰。朕應天順時。海內更始。天下風聲。何

劉云裴叔則傳是議多佚倘若無此實充尚在則一語則其言共行存諸世說足矣何必史

得何失。楷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
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方
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時
任愷庾純。亦以充爲言。帝乃出充爲關中都
督。充納女於太子乃止。平吳之後。帝乃修太
平之化。每延公卿。與論政道。楷陳三五之風。
次敘漢魏盛衰之迹。帝稱善。坐者歎服焉。楷
子瓚。娶楊駿女。然楷素輕駿。與之不平。駿既
執政。乃轉爲衛尉。遷太子少師。優游無事。默

如也。及駿誅。楷以婚黨收付廷尉。楷容色不
變。舉動自若。索紙筆與親故書。賴侍中傅祗
救。得免。猶坐去官。太保衛瓘太宰亮稱楷貞
正不阿附。宜蒙爵土。乃封臨海侯。食邑二千
戶。代楚王瑋爲北軍中候。瑋怨楷聞之不敢
拜。轉爲尚書。求出外鎭。除安南將軍。假節都
督荊州諸軍事。當發。瑋果矯詔誅亮瓘。遣密
遣討楷。楷素知瑋有望於己。聞變。輒單車入
城。匿於妻父王渾家。與亮小子一夜八徙。得

劉云晉人尚風行放傲自多刻畫如生

劉云任剃世說作江虨傳

免。瑋既誅。以楷爲中書令。加侍中。與張華王
戎竝管機要。楷有渴利疾。不樂處勢。王渾爲
楷請爲光祿勳。不聽。就加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及疾篤。詔遣黃門郞王衍省疾。楷回
眸矚之曰。竟未相識。衍深歎其神儁。楷有知
人之鑒。初在河南。樂廣僑居郡界。未知名。楷
見而奇之。致之於宰府。嘗目夏侯玄云。肅肅
如入宗廟中。但見禮樂器。鍾會如觀武庫森
森。但見矛戟在前。傅嘏汪翔。靡所不見。山濤

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及卒謚曰元。有五子、

璵、瓚、憲、禮、遜。

璵少襲父爵、官散騎侍郎。瓚字國寶、中書郎、

風神高邁、特為王綏所重、每從其遊、綏父戎

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曰、國寶

雖不知綏、綏自知國寶。楊駿之誅、為亂兵所

害。

憲修尚儒學、足不踰闕者數年。陳郡謝鯤、潁

川庾敳、皆儁朗士也、見而奇之、相謂曰、裴憲

鯁亮宏達、通機識命、不知其何如父、至於深

弘保素、不以世物嬰心者、其殆過之。初歷黃

門吏部郎、北中郎將、假節、王浚承制、以憲為

尚書。永嘉末、王浚為石勒所破。勒素聞憲及

荀綽名、謂其長史張賓曰、吾不喜得幽州、喜

獲二子。署從事中郎、遷司徒。初裴王二族、盛

於魏晉間、時人以八裴方八王。徽比王祥、楷

比王衍、康比王綏、綽比王澄、瓚比王敦、遐比

王導、頠比王戎、邈比王玄云。

許云此鍾之失、有大在不知會反、鍾與前復及給以反詐總立害、艾乃復出、輯而快其報復事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三　徑　函　書

竟陵　鍾　惺　原　評

檇李　蔣之翹　刪定

衛瓘　子恆　孫璪　玠

閩中　許　豸　參校

蔣云、傳次瓘生平奸處、回多詭、其佳者亦純以詭用、如恆非一事、北千古炳炳者然此、光何事乃佰醉誇言、況武帝已非、亦王使直陳、尚未必不濟、乃亦可耶、說亦死奚益、奚益。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覬、魏尚書。瓘

累遷散騎常侍。陳留王即位、拜侍中、持節慰

勞河北。轉廷尉卿。瓘明法理、每至聽訟、小大

以情。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

艾會軍事、行鎮西軍司、給兵千人。蜀既平、艾

輒承制封拜。會陰懷異志、因艾專擅、密與瓘

俱奏其狀。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

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其意、

然不可得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

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賞如先

有不出者、族至雞鳴、悉來赴瓘、唯艾帳內

在焉、瓘乘使者車、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章、將申明艾事、諸將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解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

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未敢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監司先瓘便下殿、會悔追之、瓘辭眩疾動、詐仆地、然瓘素羸、便以因篤、會由是無所憚、及暮、瓘作檄宣告諸軍、陵旦共攻會、會拒戰、唯數百人隨、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羣情肅然、艾將士、復追破檻車出艾、還成都、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懼爲變、又欲專誅會功、乃遣護軍田續至綿竹、夜襲斬艾及其子、初

艾之入江由也、以續不進、將斬之、既而赦焉、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由之辱矣、事平還、都督徐州諸軍事、鎮東將軍、增封菑陽侯、泰始初、進爵爲公、除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至鎮、表立平州、後兼督之、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爲邊害、瓘因以計間之、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咸寧初、徵拜尚書令、加侍中、瓘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尚書郎若掾屬、

時尚書郎敦煌索靖、與瓘俱善草書、時人號爲一臺二妙、後還司空、侍中令如故、爲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武帝敕瓘第四子宣尚繁昌公主、瓘又領太子少傅、惠帝之爲太子也、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啓廢之、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耶、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謬曰、公真大醉耶、瓘於此不復有言、賈氏由是

怨瓘。宣尚公主、數有酒色之過、楊駿惡瓘、欲逐之、遂與黃門等毀之、諷帝奪公主、瓘慚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以公就第。有司又奏收宣付廷尉、免瓘位、詔不許。帝後知黃門虛構、欲還復主、而宣疾亡。惠帝即位、楊駿誅、以瓘錄尚書事、與汝南王亮輔政。亮奏遣諸王還藩、與朝臣廷議、無敢應者、唯瓘贊其事、楚王瑋由是憾焉。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專恣、遂謗瓘與亮欲為伊霍之事、

啓帝作手詔、使瑋免瓘等官。黃門齎詔授瑋、瑋遂欲騁私怨、夜使清河王遐收瓘。左右疑遐矯詔、咸諫曰、禮律刑名、台輔大臣、未有此比。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也。瓘不從、遂與子恒、嶽、裔及孫等九人同被害。恒二子璪、玠、因他往、得免。初杜預聞瓘殺鄧艾、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當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俟駕而謝。

舊云艾帝欲[illegible] 因續瓘使追殺 艾并其十輩僕 斥榮府[illegible]此 亦楷殺以并其 子孫亦試相類 而若相振者[illegible] 漢氏

古文

終如預言。太保主簿劉繇等、冒難收瓘、葬之。初瓘為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于禍。楚王瑋之伏誅也、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謚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於是繇等執黃旛、撾登聞鼓、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承詔送章綬、單車從命、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右軍以下、即收公及子孫、輒皆行刑、賊害九人、實

由於故給使榮晦、乞驗盡情偽、加以族誅。詔從之。朝廷乃追瓘伐蜀勳、封蘭陵郡公、謚曰成。

恒字巨山、少辟司空齊王府、轉太子庶子、黃門郎。恒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昔在黃帝、創制造物、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蓋覩鳥跡以興思也、因而遂滋、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武信

解云巧立名目信是後來庸俗所爲

是也。五曰轉注、老考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夫指事者、在上爲上。在下爲下。象形者。日滿月虧。效其形也。形聲者。以類爲形。配以聲也。會意者。止戈爲武。人言爲信也。轉注者。以老壽考也。假借者。數言同字。其聲雖異。文意一也。自黃帝至三代、其文不改、及秦用篆書、焚燒先典、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

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恆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按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恆竊悅之、故竭愚思以贊其美、愧不足厠前賢之作、冀以存古人之象焉、古無別名、謂之字勢云、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宣、質文著世、爰暨暴秦、滔天作戾、大道既泯、古文亦滅、魏文好古、世傳丘墳、歷代莫發、眞僞靡分、大晉開元、弘道敷訓、天垂其象、地耀其文。其文乃耀、粲矣其章、因聲會意、類物有方、日處君而盈其度、月執臣而虧其旁、雲委蛇而上布、星離離以舒光、禾卉苯䔿以垂穎、山嶽峨嵯而連岡、蟲跂跂其若動、鳥似飛而未揚。觀其錯筆綴墨、用心精專、勢和體均、發止無間、或守正循檢、矩折規旋、或方圓靡則、因事制權、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矯然特出、若龍騰于川、森爾下頹、若雨墜于天、或引筆奮力、若鴻雁高飛、邈邈翩翩、或縱肆阿那、若流蘇懸羽、靡靡緜緜、是故遠而望之、若翔風厲水、清波漪漣、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黃唐之遺跡、爲六藝之範先、籀篆蓋其子孫、隸草乃其曾玄、覩物象以致思、非言辭之所宣、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者也、及平

王東遷、諸侯力政、家殊國異、而文字乖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益之、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或曰下土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圓、圓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

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王莽時使司空甄豐校文字部、改定古文、復有六書、一曰古文、孔氏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秦篆書也、四曰佐書、即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書、所以書幡信也、又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爲正、以爲體例最可得而論也、秦時李斯號爲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

[illegible]

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韋誕師淳而不及也、太和中、誕爲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書也、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爲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邕作篆勢曰、鳥遺跡、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爲眞、形要妙、巧入神、或龜文鍼列、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短（一作[illegible]）複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擊、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似

陵雲、或輕舉內投、微本濃末、若絕若連、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從者如懸、衡者如編、杳杪邪趣、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跂跂翩翩、遠而望之、象鴻鵠群遊、駱驛遷延、迫而視之、端際不可得見、指撝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不能覩其郄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誦拱手而韜翰、處篇籍之首目、粲粲彬彬其可觀、摛華豔於紈素、爲學士之範先、喜文德之弘懿、慍作者之莫刊、思字體之頫仰、舉大略而

隸

纘云吳州翦柎一時絕對為出千古絕技人材有彼輒以其術告人及輕得人術而學之者自

鬼崩子

論旃。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獨符印璽幡信題署用篆。隸書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至靈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為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時不持錢詣酒家飲，因書其壁，顧觀者以酬酒，討錢足而滅之。每書輒削而焚其柎，梁鵠乃益為版而飲之酒，候其醉而竊其柎，鵠卒以書至選部尚書。宜官後為袁術將，今鉅鹿

宋子有耿球碑，是術所立，其書甚工，云是宜官也。梁鵠奔劉表，魏武帝破荊州，募求鵠。鵠之為選部也，魏武欲為洛陽令，而以為北部尉，故懼而自縛詣門，署軍假司馬，在秘書以勤書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鵠手跡。魏武帝懸著帳中，及以釘壁玩之，以為勝宜官。今宮殿題署多是鵠篆。鵠宜為大字，邯鄲淳宜為小字，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筆，盡其勢矣。鵠弟子毛弘教於秘書，今八分皆弘法也。漢末

彜云楷法行書法皆從隸所出故不列勢而附見於此

御

有左子邑，小與淳鵠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鍾胡二家，為行書法，俱學之於劉德升，而鍾氏小異，然亦各有巧，今大行於世。云作隸勢曰：鳥跡之變，乃惟佐隸，蠲彼繁文，崇此簡易，厥用既弘，體象有度，煥若星陳，鬱若雲布，其大徑尋，細不容髮，隨事從宜，靡有常制。或穹隆恢廓，或櫛比鍼列，或砥平繩直，或蜿蜒膠戾，或長邪角趣，或規旋矩折，修短相副，異體同勢，奮筆輕舉，離而不絕，纖波濃點，錯落其

間，若鍾簴設張，庭燎飛煙，嶄巖嵯峨，高下屬連，似崇臺重宇，增雲冠山，遠而望之，若飛龍在天，近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何草篆之足算，而斯文之未宣，豈體大之難覩，將秘奧之不傳，聊俯仰而詳觀，舉大較而論旃。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

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孔達、田彥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舒也。羅叔景、趙元嗣者，與伯英並時，見稱於西州，而矜巧自與，衆頗惑之，故英自稱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河間張

超亦有名，然雖與崔氏同州，不如伯英之得其法也。崔瑗作草書勢曰：書契之興，始自頡皇，寫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時之多僻，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刪。草書之法，蓋又簡略，應時諭指，用於卒迫，兼功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若崎，竦企鳥跱，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黝黮點䵣（知點之反上聲。點，智玉反。斷乃管反。）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畜怒怫鬱，放逸生奇。或凌邃惴慄，若據高臨危，旁點邪附，似蜩螗揭枝。絕筆收勢，餘綖糾結，若杜伯揵毒緣巇，騰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摧焉若沮岑崩崖；就而察之，一畫不可移。幾微要妙，臨時從宜，略舉大較，髣髴若斯。

及瓘為楚王瑋所搆，因遇害，後贈長水校尉，諡蘭陵貞世子。二子：璪、玠。（按云唐張懷瓘書品，恒草書入妙，隸入能。然恒所可見者惟此，故卽以此為傳。）

玠字叔寶，年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老，不見其大耳。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皆以為玉人。驃騎將軍王濟，玠之舅也，儁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及長，好言玄理。後多病，母恒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為入微。琅邪王澄聞之，輒絕倒於坐。時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然皆出玠下。玠娶樂廣女，裴叔道曰：婦公冰清，女婿玉潤，所謂秦晉之

匹也。碎命屢至，皆不就。久之，拜太子洗馬，後
爲散騎侍郎、內侍。懷帝，玠以天下大亂，欲移
家南行，母曰：我不能舍仲寶去也。玠啓諭深
至，爲門戶大計，母涕泣從之。臨別，玠謂兄曰：
在三之義，人之所重，今可謂致身之日，兄其
勉之。乃扶與母轉至江夏。初，渡江，形神慘顇，
語左右曰：見此茫茫，不覺百端交集，苟未免
有情，亦復誰能遣此乎。（前云玠傳絕世說梁集無法度甚有本文與附注並出者其渡江數語疑混係之時而反棄不採故今特正其僞而補以此）

玠妻先亡，征南將軍山簡見之，甚相重，以女
妻焉。遂進豫章。是時大將軍王敦鎮豫章，長
史謝鯤先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敦謂
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
於江表。微言之緒，絕而復續。不意永嘉之末，
復聞正始之音。何平叔若在，當復絕倒。玠嘗
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以王敦豪爽不群，而
好居物上，恐非國之忠臣，求向建鄴，舍病卒。

遂葬於南昌。謝鯤哭之慟。人問曰：子有何恤
而致斯哀？答曰：棟梁折矣，不覺哀耳。咸和中，
改塋於江寧，丞相王導教曰：衛洗馬明當改
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修薄祭，以敦
舊好。其爲有識者所重若此。

（一 鍾云：不及情恕，非意理遣，此玠之養也；知王敦之非忠臣，此玠之識也。若無此二事，而但如本傳所稱，玠一美少年作態者耳。）

張華

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父平，魏漁陽郡守。華
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
放亦奇其才，以女妻焉。華博學多通，拉辭藻。
初未知名，著鷦鷯賦以自寄。（見文選）陳留阮
籍見之，嘆曰：王佐才也。由是始著聲。郡守鮮
于嗣薦華爲太常博士。盧欽復言於文帝，累
遷中書郎。朝議表奏，多見施用。晉受禪，拜黃
門侍郎，封關內侯。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
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及建章千門
萬戶，華應對如流，畫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

李云[illegible]華免[illegible]超[illegible]望之

與之、時人比之子產、數歲拜中書令後加散
騎常侍、初帝潛與羊祜謀伐吳、而群臣多以
爲不可、唯華贊成其計、其後祜疾篤、帝遣華
詣祜、問以伐吳之計、語在祜傳、及將大衆、以
華爲度支尚書、乃量計運漕、决定廟筭、衆軍
既進、而未有克獲、賈充等奏誅華以謝天下、
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及吳滅進封
爲廣武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一爲亭侯、時儀
禮憲章並屬華損益、詔誥皆所草定、聲譽益

盛、有台輔之望焉、而荀勖自以大族、恃帝恩
深憎疾之、每伺間隙、欲出華外鎮、會帝問華
誰可託寄後事者、對曰、明德至親、莫如齊王
攸、由是忤旨、間言遂行、乃出華爲持節都督
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
新、舊、戎、夏、懷之、朝議復欲徵華入相、初華毀
徵士馮恢於帝、紞卽恢之弟也、深有寵於帝、
紞嘗侍帝、從容論魏晉事、因曰、臣切謂鍾會
之衅、頗由太祖、帝變色曰、卿何言邪、紞免冠

李云紞雖奸其下鍾會事卻是同不可以人廢言然奸人亦須有此一番學問耳

謝曰、臣愚冗瞽言、罪應死、然臣微意、猶有可
申、帝曰、何以言之、紞曰、臣以爲善御者、必識
六轡盈縮之勢。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
故漢高八王、以寵過夷滅、光武諸將、由抑損
克終、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蓋抑、
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具有限、而太祖誇
獎太過、嘉其謀猷、盛其名器、居以重勢、委以
大兵、故使會自謂筭無遺策、功在不賞、輈張
跋扈、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

大禮、抑之以權勢、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
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
宜思堅冰之漸、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喪、帝
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紞乃屏左右曰、陛下
謀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鎮、總戎馬之
任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爲
太常以太廟屋棟折免官、遂終帝之世以列
侯朝見、惠帝卽位、乃以華爲太子少傅、後將
廢皇太后會群臣於朝堂議者皆承望風旨

惟華議以為夫婦之道，父不能得之於子，子不能得之於父。皇太后非得罪於先帝者也。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貶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貴終之恩。不從，遂廢太后為楚王瑋受密詔，殺太宰亮、太保瓘等，內外兵擾朝廷大恐，華白帝以瑋擅害二公，將士倉卒謂是國家意，故從之耳，今可遣騶虞幡，使外軍解嚴，理必風靡。上從之，瑋兵果敗，及瑋誅

拜右光祿侍中中書監，固辭。賈謐與后謀，以華庶族儒雅，有籌略，進無逼上之嫌，退為眾望所依，欲倚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深贊其事。華遂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以為諷。賈后雖凶妒，而知敬重華。久之，論前後忠勳，進封壯武郡公。數年，代下邳王晃為司空，領著作。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甚為太子所信遇，乃以賈后

謀問華，華曰，不聞。卞曰，卞以寒悴，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忽相與行此，是無其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雖能有成，猶不免罪，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

而可以安乎。由是賈后使還卞為雍州刺史，卞知言泄，遂飲藥死。及帝會群臣於式乾殿，出太子手書偏示，群臣莫敢有言者，惟華諫曰，此國之大禍。自漢武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亂。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左僕射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反賈之）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內出太子素啓事十餘紙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議至日西不決，后知華等意堅，因乞表免為庶

晉書稱賈后十八年使可了卞一表不合更待失但甬氣之把使知卞書而華不入告則華必先原史畢云賈后察知卞書矣張華推之也

孫云、華使肜殺秀不果、既至倫肜竭不能正其罪而殊之耶

人、帝乃可共奏。初趙王倫爲鎭西將軍、信用嬖人孫秀、撓亂關中、帝以梁王肜代之、或說華以當先遣梁王斬秀、刈趙之半、以謝氐羌、不亦可乎、華從之、以告肜、秀友人辛冉從西來、言於肜曰、氐羌自反、非秀之爲、故得免死、倫既還、諂事賈后、因求錄尚書事、後又求尚書令、華與裴頠、皆固執不可、由是致怨、倫秀疾華如讎。王永康初、中台星拆、〔天文志、三台曰泰階、上台爲天子、中台爲三公、下台爲士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華少子韙、勸華

蔣云、華不信天道、豈不徵人事乎、靜以待之、欲何所待也

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不如靜以待之、及倫秀將廢賈后、秀使司馬雅夜告華曰、今社稷將危、趙王欲與公共匡朝廷、爲霸者之事、華知秀等必成篡奪、乃拒之、雅怒曰、刃將加頸、猶爲是言耶。不顧而出、逆難作、倫秀詐稱詔召華、遂與裴頠俱被收、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任天下事、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非不諫也。林曰、諫若不從、何不

又云、張華裴頠委身侍主、廢后之謀而懲、則其閒閔是非事、然其廢太后時、當以死爭、既不能死、則廢太子時、宜以去就

去位、華不能答、須臾使者至、曰、詔斬公、華曰、臣先帝老臣、中心如丹、臣不愛死、懼王室之難、禍不可測也。遂害之於前殿馬道南、夷三族、朝野莫不悲之、華性好人物、誘進不倦、至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華家多藏書、身死之日、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几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有所撰述、皆資華本以取正焉、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三丈以示

劉云、據物理、山崩鐘鳴之類

蔣云、豐城劍氣事、純用小說、以文其怪、吳者已詠之、然終何删

華、華見慘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吳郡臨平岸崩、出石鼓、槌之無聲、帝以問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其言、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及吳平而其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問之、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當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煥以南昌西山北巖土拭之、光芒艷發、遣使致一

與華、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勝南昌者、乃致一斤與煥、煥更以拭劍、劍倍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華嘆曰、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華之博物多此類、不可詳載焉、後倫秀伏誅、齊王冏輔政、摯虞致箋於冏、太安二

年、詔復華侍中中書監司空公廣武侯、及所沒財物、與印綬符策、遣使弔祭之、初陸機兄弟志氣高爽、自以吳之名家、初入洛、不推中國人士、獨見華、欽其德範、如師資之禮焉、華誅、後作誄、又為詠德賦以悼之、華著博物志十篇及文章並行於世、二子禕、韙、

劉卞 附

史臣曰、夫忠為令德、學乃國華、譬眾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拒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為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然鈞無改、則死勝於生、因以赴蹈為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乎、

列傳第六　　晉書三十六　終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海昌周延恭校

宗室傳

陳眉公云司馬之有孚亦猶袁中之孤鳳也不可道于貴胄傳云南人奉置術者發也則共心事可辨矣

安平獻王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初孚長兄朗字伯達、宣帝字仲達、孚弟馗、恂、進、通、敏五人亦皆以達爲字、皆知名、故時號爲八達焉、孚溫厚廉讓、博涉經史、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而披閱不倦、性通恕、以

貞白自立、未嘗有怨於人、陳留殷武、有名於時、嘗罹罪譴、孚省之、遂與同處、分食、談者稱焉、魏陳思王植、有俊才、清選官屬、以孚爲文學掾、植負才陵物、孚每切諫、初不合意、後乃謝之、遷太子中庶子、魏武帝崩、孚與尚書和洽、罷群臣、備禁衛、具喪事、奉太子以即位、是爲文帝、時當選侍中常侍等官、太子左右舊人、頗諷諭主者欲就用、孚曰、嗣王新立、當進用海內英賢、猶患不得、奈何欲因際會、自相

評云晉興宋死時欲稱魏孚不說事自是同告正身遠害四字

晉讓不得

薦衆邪、官失其任、得者亦不足貴也、遂更選、轉孚爲中書郎給事常侍宿省內、除黃門侍郎加騎都尉、初魏文帝置度支尚書、專掌軍國支計、朝議以征討未息、動須節量、及明帝嗣位、欲用孚、問左右曰、有兄風不、答云、似兄、魏帝曰、吾得司馬懿二人、復何憂哉（評云正須憂耳）、轉爲度支尚書、後除尚書右僕射、進爵昌平亭侯、遷尚書令、及大將軍曹爽擅政、孚遂不視庶事、但正身遠害而已、及宣帝誅爽、孚與景帝屯

司馬門、以功進爵長社縣侯、加侍中、時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進督諸軍二十萬防禁之、孚次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功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力爭也、後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魏明悼后崩、議書銘旌、或欲去姓而書魏、或欲兩書、孚以爲經典正義、皆不應書、凡帝王皆因本國之名、以爲天下之號、而與往代相別耳、非爲擇美名以自光也、天稱皇天、

則帝稱皇帝，地稱后土，則后稱皇后，此乃所以同天地之大號，流無二之尊名。不待稱國號以自表，不俟稱氏族以自彰，是以春秋隱公三年，經曰三月庚戌天王崩，尊而稱天，不曰周王者，所以殊乎列國之君也。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書國稱名，所以異乎天王也。襄公十五年，經曰劉夏逆王后于齊，不云逆周王后姜氏者，所以異乎列國之[夫人]也。至乎列國，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又曰紀伯姬卒，書

國稱姓，此所以異乎天王后也。由此攷之，尊稱皇帝赫赫無二，何待於魏乎。遂從孚議。遷司空，代王凌為太尉，轉太傅，及高貴鄉公遭害，孚乃奔赴，枕尸於股，哭之慟，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奏推主者。會太后令以庶人禮葬，孚與群公上表乞以王禮葬，從之。孚性至慎，宣帝執政，常自退損，雖當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不敢逼，後進封長樂公。及武帝受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

王手，流涕歔欷，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詔封為安平王，邑四萬戶，進拜太宰，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及元會，詔孚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遺令曰，有魏貞士河內溫縣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以素棺單槨，斂以時服。泰始八年薨，九子邕、望、輔、翼、晃、瓌、珪、

衡、景。

藉云方逖志詡二千年閒有生于逆亂而不為所從者三人曰司馬氏之孚武氏之依緒朱溫之兄全昱皆能知纂逆之非然惟依緒辭位避去為最賢乎固非全昱可及然卒至受王爵而不能共歸與全昱然異矣全昱同辟爺惑于利而失共本心無足怪者偕孚胸中知有魏貞士三字而行遐如此盡可笑耳 刪

義陽成王望

河間平王洪，二子威、混。威嗣，徙封章武，其後威既繼義陽王望，更立混為洪嗣。混歷位散騎常侍。薨，及洛陽陷，混諸子皆沒于胡，而小子滔，初嗣新蔡王確，亦與其兄俱沒，後得歸

與新蔡太妃不協、太興二年、上疏、以兄弟並
沒在遼東、章武國絕、宜還所生、太妃訟之、事
下太常、太常賀循議、章武新蔡、俱承一國不
絕之統、義不得替其本宗、而先後旁親、按滔
既已被命爲人後矣、必須無復兄弟、本國永
絕、然後得還所生、今兄弟在遠、不得言無、道
里雖阻、復非絕域、且鮮卑恭命、信使不絕、自
宜詔下遼東、依劉群盧諶等例、發遣令還、繼
嗣本封、詔滔今未得便委離所後也、元帝詔

曰、滔雖出養、自有所生、毋新蔡太妃、相待甚
薄、滔執意如此、如其不聽、終當紛紜、更爲不
可、今便順其所執、還襲章武、

竟陵王楙 以下八王俱刪

太原成王輔

下邳獻王晃

太原烈王瓌

高陽元王珪

常山孝王衡

沛順王景

彭城穆王權

高密文獻王泰字子舒、彭城穆王權之弟、魏
陽亭侯補陽翟令遷扶風太守、武帝受禪封
隴西王邑三千二百戶、永熙初代石鑒爲司
空尋領太子太保、及楊駿誅泰領駿營加侍
中給步兵二千五百人騎五百匹泰固辭乃
給千兵百騎、楚王瑋之被收、泰嚴兵將救之
祭酒丁綏諫曰、公爲宰相。不可輕動。且夜中

倉卒。宜遣人參審定問。泰從之、瑋既誅乃以
泰錄尚書事遷太尉守尚書令改封高密王
邑萬戶、元康九年薨、泰性廉靜、不近聲色、雖
爲宰輔、食大國之租、服飾肴膳、如布衣寒士、
任眞簡率、每朝會、不識者、不知其王公也、恭
謹下物、爲宗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
王晃以節制見稱、雖並不能振施、其餘莫得
比焉、泰四子越騰略模越自有傳騰出後叔
父弟略立

聯云兵不可驟驟則敗

新蔡武哀王騰字元邁少拜冗從僕射封東
嬴公歷南陽魏郡太守所在稱職徵為宗正
遷太常轉持節寧北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
并州刺史惠帝討成都王穎六軍敗績騰與
安北將軍王浚共殺穎所署幽州刺史和演
率衆討穎穎遣北中郎將王斌距戰浚率鮮
卑騎擊斌騰為後係大破之穎懼挾帝歸洛
陽進騰位安北將軍永嘉初遷車騎將軍都
督鄴城守諸軍事鎮鄴又以迎駕之勳改封

新蔡王初騰發并州次于真定值大雪平地
數尺營門前方數丈雪融不積騰怪而掘之
得玉馬高尺許表獻之時穎既廢死其故將
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為群盜起於清河
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為辭
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
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
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
為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

姪云國急乃賜四字使清現偏吝嗇求人尤甚開不幾希急抱佛腳何益何益

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
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恒從事中郎蔡克
等又為豐餘黨所害其諸名家流移依鄴者
亦死亡無遺初鄴中雖府庫虛竭而騰資用
甚饒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數
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為用庶子確立

南陽王模　以下三王删

范陽康王綏

濟南惠王遂

譙剛王遜二子隨承承音烝舊俱作承誤定王隨立薨
子邃立沒于石勒元帝以承嗣遜閔王承字
敬才少篤厚有志行初以廣威將軍出鎮安
定從惠帝還雒陽拜游擊將軍永嘉中天下
漸亂間行依征南將軍山簡會簡卒進至武
昌元帝初鎮揚州承歸建康補軍諮祭酒愍
帝徵為龍驤將軍不行元帝為晉王承制更
封承為譙王太興初拜屯騎校尉領左軍將
軍尋加散騎常侍時王敦有無君之心表疏

輕侮，帝夜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承曰，陛下不早裁之，難將作矣。初，劉隗為帝謀出腹心以鎮方隅，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帝謂承曰，湘州南楚險固，在上流之要，控三州之會，是用武之國也。今以叔父居之如何。承曰，臣幸託末屬，身當宿衛，未有驅馳之勞，頻受過厚之遇，夙夜自厲，思報天德，君之所命，惟力是視，敢有辭焉。然湘

州蜀寇之餘，民物凋盡，若上憑天威，得之所莅，比及三年，請從戎役。若未及此，而欲速以闕之，雖復焚身，亦無益也。於是詔曰，夫王者體天理物，非群才不足濟其務。外建賢哲以樹風聲，內睦親親以廣藩屏。是以太公封齊，伯禽居魯，此先王之令典，古今之通義也。我晉開基，列國相望，乃授琅邪武王鎮統東夏，汝南文成總一淮許，扶風梁王迭據關右，爰暨東嬴作司并州，今公族雖寡，不逮曩時，豈

得替舊章乎。譙王承貞素款亮，志存忠恪，便蕃左右，恭肅彌著，今以承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承行達武昌，釋戎備見敦，敦與之宴，欲觀其意，謂承曰，大王素雅佳士，恐非將帥才也。承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不能一割乎。敦顧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乃聽之鎮。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乘葦茇車，而傾心綏撫，甚有能名。敦恐其為己患，詐稱北伐，悉

召境內船乘，承知其計，分半與之。敦尋構難，遣參軍桓羆說承以劉隗專寵，今便討緊，請承以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鮮，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能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惟忠與義，夫復何求。時長史虞悝，亦慷慨有志節，謂承曰，王敦居分陝之任，而一旦作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痛疾。大王宗室藩屏，寧可從其偽邪。便宜電奮，存亡以之。於是與悝及其弟前丞相掾望、建昌太守長沙王

沂、衡陽太守淮陵劉翼等、共盟誓、囚恒羅、馳
檄湘川、指期至巴陵、零陵太守尹奉、首同義
謀、出軍營陽、於是一州之內、皆同義舉、乃使
虞望討諸不服、斬湘東太守鄭澹、澹、敦姊夫
也、敦遣南蠻校尉魏乂、將軍李恒、率甲卒二
萬攻承、承且戰且守、待救於尹奉虞望、而城
池不固、人情震恐、或勸承南投陶侃、又云、可
退據零桂、承曰、吾舉義衆、志在死節、寧偷生
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其令百姓知

吾心耳、未幾、虞望戰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
承書、勸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
湘圍自解、承荅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
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
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闇
短、託宗皇屬、仰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
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歧路、至止尚淺、凡
百茫然、豺狼易驚、遂肆醜毒、聞知駭踊、神氣
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

千、誠足以決一旦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
於倉卒、舟檝未備、魏乂李恒、尋見圍逼、是故
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
謀英筭、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
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有狐疑、求我枯
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覩工遲、季思足下、勉
之勉之、書不盡意、絕筆而已、卓軍次賭口、聞
王師敗績、停師不進、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遣
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承、城內知朝

廷不守、莫不悵惋、劉翼戰死、相持百餘日、城
遂沒、乂檻送承、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於道
中害之、敦平、詔贈車騎將軍、子無忌立
烈王無忌字公壽、承之難、以年小獲免、咸和
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江州刺史、褚裒當之
鎮、無忌及丹陽尹桓景等、餞於板橋、時王廙
子丹陽丞耆之在坐、無忌志欲復讐、拔刀將
手刃之、裒景命左右救捍、獲免、精云世說載王胡之與無忌共相暱常共遊無忌入告母請爲供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于廙吾所以積

舊云欽勅盛不敢有甚有舒求寬似覽郡俳簡佺

年不吉汝者以王氏門強汝兄弟尚幼不欲
使此禁者益以避禍耳無忌禁號抽刃而出
研之去已遠予意與此當伊一
事而其說不同乃明敘附見之
建元所遷御
史中丞、出為輔國將軍、歷南郡河東二郡太
守、隨桓溫伐蜀、以勳進號前將軍、二子恬、愔、
恬立

敬王恬字元愉、累遷御史中丞、值海西廢、簡
文帝登阼、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屯中堂、吹警
角、恬奏劾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歎曰、此
兒乃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

憚之、孝武時深仗之、以為都督南北軍事、薨
追贈車騎將軍、四子尚之、恢之、允之、休之、尚
之立

忠王尚之字伯道、為驃騎諮議參軍、宗室之
內、世有人物、故會稽王道子以尚之兄弟、並
居列職、每事仗焉、兗州刺史王恭忌其盛也、
與豫州刺史庾楷並稱兵以討尚之為名、尚
之距之、允之與楷子鴻戰於當利、鴻敗走、斬
楷將段方、楷單馬奔于桓玄、道子以尚之為
豫州刺史、假節、一依楷故事、尋進號前將軍、
允之為吳國內史、恢之驃騎司馬、丹陽尹、休
之襄城太守、後元顯執政、寵倖張法順、每宴
會、坐起無別、尚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法順
小人、何恭被拔擢如此、元顯默然、尚之又曰、
王者尚納芻蕘之言。況尚之與使君骨肉不
遠、何可坐視得失邪、因此法順令下、舉坐失
色、尚之言笑自若、元顯深銜之、後符下西府
令出勇力二千人、尚之不與、曰、西藩濱接荒

餘、寇虜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復可分
徹者、元顯尤怒、會欲伐桓玄、元顯稱詔西伐、
命尚之為前鋒、尚之子文仲、為宣城內史、桓
玄至姑孰、遣馮該等攻歷陽、斷洞浦、焚尚之
舟艦、尚之率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先遣武都
太守楊秋屯橫江、秋奔于玄軍、尚之眾潰、逃
塗中、譙國人以告玄、玄害之於建康市、
休之字季預、以平王恭庾楷功、拜龍驤將軍
襄城太守、鎮歷陽、桓玄攻歷陽、休之嬰城固

標云如此書不必論其文詞工拙自然是有一種光氣噴薄而成明冤世道非淺

守及尚之戰敗休之以五百人出城力戰不捷乃還城携子姪奔于慕容超聞義軍起復還京師大將軍武陵王以休之才幹貞審宜委分陝之重使監荆益梁寧秦雍六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假節初王鎭恒振復襲江陵休之出奔襄陽寧朔將軍張暢之高平相劉懷肅自沔攻振走之休之還鎭御史中丞王禎之奏休之失戍免官追劉毅誅復以休之都督荆雍梁秦寧益六州軍事平

西將軍荆州刺史假節後以子文思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劉裕惡之休之請解所任歸罪闕庭不許由是怨望遂結雍州刺史魯宗之將共誅裕裕往征之時休之次子文寶及兄子文祖並在都收付廷尉賜死裕密以書招休之治中韓延之延之報曰聞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出之名故也辱來疏始委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欵懷待物以君有

標云第一人品第一議論

匡復之勲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遜位況以大過而當默然也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及兵戈自義旗以來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而徑表天子可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誑國士天地所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言虛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謂虛懷期物自

有由來矣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游於地下耳不復多言裕得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宗之聞裕向荆州自襄陽就休之共屯江陵使文思及宗之子軌以兵距裕戰于江津休之大敗

遂與宗之俱奔于姚興。裕平姚泓，休之將奔于魏，未至道死。韓延之字顯宗，南陽赭陽人。後以劉裕父名翹，字顯宗，延之遂字顯宗，名兒爲翹，以示不臣劉氏云。

高陽王睦 删

任城景王陵子順字子思，初封習陽亭侯，及武帝受禪，順歎曰：事乖唐虞，而假爲禪名，遂悲泣。由是廢黜，徙武威姑臧縣，雖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

晉書卷三十七　傳七

西河繆王斌 删

列傳第七　晉書三十七 終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雲間徐孚遠參校

宣五王

宣帝九男，穆張皇后生景帝、文帝、平原王幹，伏夫人生汝南文成王亮、琅邪武王伷、清惠亭侯京、扶風武王駿，張夫人生梁王彤，柏夫人生趙王倫。汝南王亮及倫別有傳。

晉書卷三十八　傳一

平原王幹字子良，魏撫軍中郎將，封定陶伯。武帝踐阼，封平原王，邑萬一千三百戶。咸寧初，遣諸王之國，幹有篤疾，性理不恒，而頗清虛靜退，簡於情欲，故特詔留之。太康末，拜光祿大夫，加侍中。幹雖王大國，不事其務，有所調補，必以才能，爵祿若不在己，秩奉布帛，皆露積腐爛，陰雨則出犢車，而內露車，或問其故，對曰：露者宜內也。朝士造之，立車馬於門外，或終夕不見，時有得覲，與人物酬接，亦恂恂恭遜，無闕失。趙王倫輔政，以幹爲衛將軍，

鍾云處冏恭倨曼樂皆有節次有關係之景之有幹猶宜王之有字醉作用昭轉不耐皆未可於表類中求之

惠帝反正、復爲侍中、加太保。齊王冏之不越
王倫也、宗室朝士皆以牛酒勞冏、幹獨懷百
錢、見冏出之、曰、趙王逆亂、汝能義舉、是汝之
功。今以百錢賀汝。雖然、大勢難居、不可不愼。
冏既輔政、幹詣之、冏出迎拜、幹入踞其牀、不
命冏坐、語之曰、汝勿效白女兒。其意指倫也。
及冏誅、幹哭之慟、謂左右曰、宗室日衰、唯此
兒最可、而復害之、從今殆矣。東海王越興義
至洛陽、往視幹、幹閉門不通。越駐車良久、幹

乃使人謝遣、而自於門閒闚之。當時莫測其
意、或謂之有疾、或以爲晦迹焉。永嘉五年薨。
二子、世子廣早卒、次子永、以太熙中封安德
縣公、散騎常侍、會劉聰寇洛、遇難死。

琅邪武王伷字子將、正始初起家爲寧朔將
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累遷散騎常侍、五
等建、封南皮伯。武帝踐阼、封東莞郡王、邑萬
六百戶、始置二卿、特詔諸王自選令長。伷表
讓、不許。入爲尚書右僕射、撫軍將軍、出爲鎭
東大將軍、假節、徐州諸軍事、代衛瓘鎭下邳。
伷鎭御有方、得將士死力、吳人憚之。改封瑯
邪王、以東莞益其國。平吳之役、率衆數萬出
涂中、孫晧奉箋送璽綬、詣伷請降。詔拜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伷既戚屬尊重、加有平吳
之功、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僚吏盡力、百姓
懷化。太康四年薨、臨終表乞分國封四子、帝
許之。恭王覲立、又封次子澹爲武陵王、繇爲
東安王、漼爲淮陵王。

扶風武王駿字子臧、幼聰慧、淸貞守道、宗室
之中爲儁望。魏景初中、封平陽亭侯。齊王芳
立、駿年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焉。武帝踐阼、
進封汝陰王、邑萬戶、都督豫州諸軍事。吳將
丁奉寇芍陂、駿督諸軍拒退之。累遷征西大
將軍、詔駿遣七千人代涼州守兵。樹機能、侯
彈勃等欲先劫佃兵、駿命平虜護軍文俶督
涼泰雍諸軍、各進屯以威之。機能乃遣所領
二十部、及彈勃面縛軍門、各遣入質子、安定

評云羊叔子有墮淚碑扶風王駿當爲下拜碑矣

北地金城諸胡、及北虜熱冏等二十萬口、又來降、其年入朝、從封扶風王、以氐戶在國界者增封、太康初進拜散騎將軍、駿有孝行、母伏太妃隨兄亮在官、駿常涕泣思慕、聞有疾、輒憂懼不食、或時委官定省、少好學、能著論、與荀顗論仁孝先後、文有可稱、及齊王攸出鎮、駿表諫懇切、以帝不從、遂發病薨、西土之民聞之皆泣、爲之樹碑、長老見碑、無不下拜、其遺愛如此、有子十人、暢歆最知名、

新野莊王歆字弘舒、武王駿兄暢推恩請分國封歆、太康中詔封新野縣公、歆謹身履道居母臧太妃喪以孝聞、拜散騎常侍、趙王倫篡位以爲南中郎將、齊王冏舉義兵、移檄天下、歆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疎而弱、公宜從趙、參軍孫洵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討之、大義滅親、古之明典、何親疎強弱之有、歆從之、乃使洵詣冏、冏迎執其手曰、使我得成大節者、新野公也、冏入洛

評云歆初用洵之言而卒終不用洵之言而信之關係匪小

歆躬貫甲冑、率所領導、以勳進封新野郡王、邑二萬戶、遷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將之鎮、與冏同乘謁陵、因說冏曰、成都至親、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當奪其兵權、冏不從、終王於敗、歆懼、自結於成都王穎、歆爲政嚴刻、蠻夷並怨、及張昌作亂於江夏、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執政、已與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時孫洵爲從事中郎、謂歆曰、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

世之患、公荷藩屛之任、居推轂之重、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維翰王室、鎮靜方夏之謂乎、歆將出軍、王綏又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不煩違帝命、親矢石也、乃止、昌至樊城、歆乃出距之、衆潰、爲昌所害、

梁孝王彤字子徽、清修恭愼、無他才能、以公子封平樂亭侯、及五等建改封開平子、武帝踐阼、封梁王、邑五千三百五十八戶、尋徵爲

蔣云朝廷畢尤肜而不加罪其[illegible]矣

衛將軍錄尚書事。久之爲征西大將軍代趙王倫鎭關中都督涼雍諸軍事又領西戎校尉也好時暫建威將軍周處振威將軍盧播等伐氐賊齊萬年於六陌肜與處有隙促令進軍而絶其後播又不救之故處見害朝廷尤之尋徵拜大將軍尚書令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肜嘗大會謂參軍王銓曰我從兄爲尚書令不能啖大臠大臠故難銓曰公在此獨嚼尚難矣肜曰長史大臠爲誰曰盧播是也

肜曰是家吏隱之耳銓曰天下咸是家吏便恐王法不可復行肜曰我何不善乃爾因指幰音以單衣補之銓曰朝野望公舉薦賢才使不仁者遠而位居公輔以衣補幰以此爲清無足稱也肜有慙色永康初共趙王倫廢賈后詔以肜爲太宰守尚書令趙王倫輔政有星變占曰不利上相孫秀懼倫受災乃自司徒爲丞相以授肜猥加崇進欲以應之或曰肜無權不益也肜固讓不受及倫篡位以

蔣云此小人欺世可爲愈出愈奇

肜爲阿衡倫滅詔以肜爲大宰領司徒又代高密王泰爲宗師永寧二年薨（宋史作永康二年誤）葬依汝南王亮故事博士陳留蔡克議謚曰靈按謚法不勤成名曰靈肜見義不爲不可謂勤宜以此謚梁國常侍孫霖及肜親黨稱枉臺乃下符以爲義無所據克重議曰肜爲宗室臣而國亂不能匡主顚不能扶非所以爲相故春秋譏華元樂舉謂之不臣（[illegible]）且賈氏（賢公處彤從何處生活）之酷烈不甚於呂后而王陵猶得杜門趙王

倫之無道不甚於殷紂而微子猶得去之近者太尉陳準異姓之人加弟徽有射鉤之隙亦得託疾辭位不涉僞朝何至於肜親倫之兄而不得去乎趙盾入諫不從出亡不遠猶不免於責況肜不能去位北面事僞主乎宜如前議加其貶責以廣爲臣之節明事君之道於是朝廷從克議肜故吏復追訴不已故改焉

文六下

文帝九男、文明王皇后生武帝、齊獻王攸、城陽哀王兆、遼東悼惠王定國、廣漢殤王廣德、其樂安平王鑒、燕王機、皇子永祚、樂平王延祚、不知母氏。燕王機、瀨清惠亭侯、別有傳。永祚早亡、無傳、

齊獻王攸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愛經籍、能文、才望出武帝右。宣帝每器之、景帝無子、攸嗣、襲封武陽侯、奉景獻羊后於別第、以孝聞。復歷散騎常侍、步兵校

尉、時年十八、綏撫軍部、甚有威惠。五等建、改封安昌侯、遷衛將軍。居文帝喪、哀毀成疾、左右以稻米乾飯、雜理中丸進之、攸泣而不受。太后自往勉諭、司馬嵇喜又諫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且大王地即密親、任惟元輔、匹夫猶惜其命、以為祖宗、況荷天下之大業、輔帝室之重任、而可盡無極之哀、與顏閔爭孝、不可令賢人笑、愚人幸也。喜躬自進食、攸不得已、為之強飯。喜退、攸謂左右曰、嵇司馬將令我不忘居喪之節、得存區區之身耳。武帝踐阼、封齊王。時朝廷草創、而攸總統軍事、撫寧內外、莫不景附焉。詔議藩王令自選國內長史、攸表讓不許、其後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攸曰、恭受恩禮。不稱惟憂。至於官人敘才。皆朝廷之事。非國所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時王家人衣食皆出御府、攸表租秩足以自供、求絕之。前後十餘上、帝又不許。攸雖未之國、時有水旱、國內百姓、則加振貸、須

豐年乃責、十減其二、齊民賴之。遷驃騎將軍、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時驃騎當罷營兵、兵士數千人、以攸德不肯去、遮京兆主言之、帝乃還攸兵。攸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轉鎮軍大將軍、加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太子曰、伊昔上皇、建國立君、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創業恢道、以安民承祀、祚延統重、故援立太子、尊以弘道、固以貳己、儲德既立、邦

謙云此在當時原是有名文字無語深致字字俱從頂門一針斯爲千古儆訓

有所恃，夫親仁者功成，遠佞者國傾，故保相之材，必擇賢明，昔在周成，且奭作傅，外以明德自輔，內以親親立固，德以義濟，親則自然。戚暨公族，其崩如山，劉建子弟，漢祚永傳，楚以無極作亂，宋以伊戾興難，張禹佞給，卒危強漢，輔弼不忠，禍及乃躬，匪徒乃躬，乃喪乃邦。無曰父子不間，昔有江充。無曰至親匪貳，或容潘崇。諛言亂眞，譖潤離親，驪姬之讒，晉侯疑申。固親以道，勿固以恩，脩身以敬，勿託

以尊。自損者有餘，自益者彌昏。庶事不可以不恤，大本不可以不敦。見亡戒危，覩安思存。冢子司義，敢告在閽。世以爲工。咸寧二年，代賈充爲司空，侍中、太傅如故。初，攸特爲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爲太子者數矣。臨崩，爲帝敘漢淮南王、魏陳思故事而泣，漢文誅淮南厲王長親文不能容陳思王植引此二事以戒切帝也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崩，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爲兄不慈，我若遂不

陳云帝實忌攸故始終翦削之耳

起，恐必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晚年，諸子竝弱，而太子不令，內外皆屬意於攸。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皆諂諛自進，攸素疾之。勗等以朝望在攸，恐其爲嗣，禍必及己，乃從容言於帝曰，陛下萬歲之後，太子不得立也。帝曰，何故。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於齊王，太子焉得立乎。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爲不可，則臣言有徵矣。紞又言曰，陛下遣諸侯之國，成五等之制者，宜先從親始，親

莫若齊王。帝以爲然。太康三年，乃下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周之呂望，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侍中司空齊王攸明德淸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任，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宜登顯位，以稱具瞻，其以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加崇典禮，主者詳案舊制施行。攸不悅，主簿丁頤曰，昔太公封齊，猶表東海，桓公九合，以長五霸。況殿下誕德欽明，恢弼大藩，穆然東

謙云王封就國此藩制之常例乞言亦是其誤倘攸不從而死

其伐之不留而死者皆溺於富貴者歟

彰。莫不得所。何必絳闕。乃弘帝載。攸曰、吾無匡時之用、卿言何多。明年策攸曰、於戲惟命不于常、天既遐有魏之祚、我有晉既受順天明命、光建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社、用藩翼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永保宗廟、又詔下太常議崇錫之物、以濟南郡益齊國、又以攸子寔為北海王、於是備物典策、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攸知勗紞構己、憤怨發疾、乞守先后陵、不許、帝遣

醫診視、諸醫希旨、皆言無疾、疾轉篤、猶催上道、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無疾、辭出信宿、歐血而薨、帝哭之慟、馮紞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隕、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遂收淚詔喪禮依安平王故事 四子冏蕤贊寔 冏嗣

攸以禮自拘、鮮有過事、雖武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云、

史臣曰、平原性理不恒、世莫之測、及其處亂離之際、屬交爭之秋、而能遠害全身、享茲介福、其愚不可及已、琅邪武功既暢、飾之以溫恭、扶風文教克宣、加之以孝行、抑宗室之可稱者也、齊王以兩獻之親、弘二南之化、道光雅俗、望重台衡、百辟具瞻、萬方屬意、既而地擬致逼、文雅見疵、紞勗陳蔓草之邪謀、武皇深翼子之滯愛。遂乃褫龍章於袞職、徙侯服於下藩、未及戒塗、終於憤恚、惜哉、若使天假以年、奉綴衣之命、膺負圖之託、光輔嗣君、允

釐邦政、求諸冥兆、或廢興之有期、徵之人事、庶勝殘之可及、何八王之敢力爭、五胡之能競逐哉、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攸實有之、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其荀馮之謂也、

列傳第八　晉書三十八　終

太原承 蔣云後文純用文一王沉高平文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竟陵鍾　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删定

西湖陸彥龍參校

王沉 子浚

蔣云王沉比晉以狀高貴鄉公子浚則承晉后旨而殺愍懷太子浚至謀僭尊號爲石勒所殺自足亂臣賊子非無家法者宜乎司馬氏之有此臣而沉之有此子哉

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祖柔漢匈奴中郎將父機魏東郡太守沉少孤養於從叔司徒昶事昶如父事見昶傳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及爽誅以故吏免後起爲治書侍御史遷散騎常侍侍中典著作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爲時諱時魏高貴鄉公好學有文才引沉及裴秀數於東堂講讌屬文號沉爲文籍先生秀爲儒林丈人蔣云好文籍先生下不干實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忠於主甚爲衆論所非尋遷尚書出監豫州諸軍事豫州

蔣云業等亦嘅沉馳白文帝事誠以一賞字抹沉館今而判判可見

刺史至鎮乃下教求直言有能說刺史得失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許金反褚䂮力灼反曰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欵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臣將濟濟而盈庭逆耳之言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昔魏絳由和戎之功蒙女樂之賜管仲有興齊之勳而加上卿之禮功勳明著然後賞勸隨之未聞張重賞以待諫臣懸穀帛以求盡言也沉乃止尋遷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五等初建封博陵侯及帝受禪轉驃騎將軍進爵博陵縣公泰始二年薨謚曰元明年帝追思沉勳詔贈司空子浚嗣後咸寧中復追封沉爲郡公

浚字彭祖母趙氏婦良家女也貧賤出入沉家遂生浚沉初不齒之年十五沉薨無子親

演云王浚進不忠勤王而輸矣

成共立浚、拜駙馬都尉。太康初、與諸王侯俱就國。三年來朝、除員外散騎侍郎。元康初、出補河內太守、以郡公不得爲二千石、轉東中郎將、鎭許昌。及愍懷太子幽于許昌、浚承旨與黃門孫慮共害太子。遷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天下方擾、浚欲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庶不得赴

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能、然浚心亦欲圖穎。故倫誅、穎遣以右司馬和演爲幽州刺史、密使殺浚、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以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及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値天暴雨、不果、還。審登以爲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圍演斬之。自領幽州營兵。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敗之、浚乘

亂華其死於石勒之手晚矣

勝、遂克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掠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浚還薊、聲勢益盛。東海王越將迎大駕、浚遣祁弘率烏丸突騎爲先驅。惠帝旋洛陽、轉浚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以燕國增博陵之封。懷帝卽位、以浚爲司空、領烏丸校尉、務勿塵爲大單于。永嘉中、石勒寇冀州、浚遣鮮卑文鴦討勒、勒走南陽。明年、勒復寇冀

州、殺刺史王斌、浚又領冀州。詔進浚爲大司馬、加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使者未及發、會洛京傾覆、浚大樹威令、專征伐、遣督護王昌、中山太守阮豹等、率諸軍及務勿塵世子疾陸眷、從弟末柸攻石勒於襄國、勒率衆來拒、遣閒使求和、結盟而退。其後又遣祁弘討勒、及於廣宗。時大霧、弘引軍就道、卒爲勒所殺。由是劉琨與浚爭冀州。琨使宗人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皆

注云原史此處乃據例今二一

財琨、浚患之、遂輟討勒師、而與琨相距、浚遣
燕相胡矩督護諸軍、與疾陸眷并力攻破希
驅掠三郡士女出塞、浚復欲討勒、使棗嵩督
諸軍屯易水、召疾陸眷、將與之俱攻襄國、勒
已遣使厚賂疾陸眷等、由是不應召、浚怒、以
重幣誘單于猗盧子右賢王日律孫、令攻疾
陸眷、反為所破。時劉琨大為劉聰所迫、諸避
亂游士、多歸浚、浚因以強盛、乃設壇告類、建
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備置衆

官、浚自領尚書令、以棗嵩裴憲並為尚書、使
其子居王宮、持節領護匈奴中郎將、以妻舅
崔毖為東夷校尉、又使嵩監司冀并兗諸軍
事行安北將軍、以田徽為兗州、李惲為青州
惲為石勒所殺、以薄盛代之。浚以父字處道
為當塗高應王者之讖、謀將僭號、胡矩諫浚
不可、浚忿之、出為魏郡守。前渤海太守劉亮
從子北海太守搏、司空掾高柔切諫、北又一高柔并
魏之桼也 吉 浚並誅之。時燕國霍原、北州名賢、浚

案乃正之處不敢參雜耳

問以尊號事、原不荅、浚遂誣原與群盜通、殺
而梟其首、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
親政事、所任多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
甚、故童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
棗郎、浚聞之、不為罪也。時役調繁殷煩、民不
堪命、多叛入鮮卑、從事韓咸、乃稱慕容廆能
接納士民、以諷浚、浚怒、殺之、浚始者惟恃鮮
卑烏桓以為彊、既而皆叛、加以蝗旱、兵勢浸
以孤弱、石勒欲襲之、遂偽卑辭以事浚、獻遺

珍寶、使驛相繼、浚以勒為誠、勒乃遣使刻日
上尊號於浚、浚許之、勒屯兵易水、督護孫緯
疑其詐、馳白浚、而引軍逆勒、浚不聽、使勒直
前、衆議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詐。請拒之。浚
怒、欲斬諸言者、衆遂不敢復諫、盛張設以待
勒、勒至城、便縱兵大掠、浚左右復請討之、不
許、及勒登聽事、浚乃走出堂皇、勒衆執以見
勒、勒遂與浚妻並坐、立浚于前、浚罵曰、胡奴
調汝公、何凶逆如此、勒數浚不忠於晉、并責

事云石勒傳[illegible] 此與國異

王衍及逸羯累潘泥俱是狹人欽腎胡無人耶

以百姓餧之、積聚五十萬斛而不振給、遂遣五百騎、先送浚于襄國、收浚麾下精兵萬人、越二日、乃還、孫緯遮擊之、勒僅得免、勒至襄國斬浚、浚不為屈、大罵而死、

荀顗

荀顗字景倩、潁川人、父彧、魏太尉、顗博學洽聞、理思周密、時以父勳除中郎、宣帝輔政、見而奇之曰、荀令君之子也、擢拜散騎侍郎、累遷侍中、為魏少帝執經、拜騎都尉、賜爵關內

侯、難鍾會易無互體、又與扶風王駿論仁孝孰先、見稱於世、尋遷尚書、及文帝征諸葛誕、留顗鎮守、顗甥陳泰卒、顗代泰為僕射、領吏部、咸熙中遷司空、進爵鄉侯、蜀平興復五等、命顗定禮儀、顗上請羊祜任愷庾峻應貞孔顥、共刪改舊文、撰定晉禮、咸熙初封臨淮侯、武帝踐阼、進爵為公、拜司徒、尋加侍中、遷太尉、泰始十年薨、謚曰康、又詔曰、太尉不恤私門、居無館宇、素絲之志、沒而彌顯、其賜家錢二百萬、使立宅舍、咸寧初、詔論次功臣、將配饗宗廟、所司奏顗等十二人、銘功太常、配饗清廟、顗明三禮、知朝廷大儀、而無執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勖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姿德淑茂、可以參選、以此獲譏於世、顗無子、以從孫徽嗣

荀勖

鍾云荀勖為讒邪小人無他罪狀止有推立賈后保護惠帝而已然有此一節亦不必有他罪狀也考其生平諸行事皆有名臣之風不知其氣誼

文章議論經濟皆欲先自立腳跟而後為所欲為從古小人腳跟既定為惡于安身立命之後則國承家其執能堆之要其心勞計工正不出鄙夫患失一念觀其于賈充出鎮之言與去中書省對賀者云云其勢利炎涼之根不發和盤托出平生才與惡畢用於此矣

荀勖字公曾、潁川潁陰人、漢司空爽曾孫也、父肹早亡、勖依於舅氏、於魏太傅鍾繇為從外祖、年十餘歲、能屬文、繇見之嘆曰、此兒當及其曾祖、既長、遂博學、達於從政、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遷中書通事郎、爽誅、門生故吏

無敢往者、勖獨臨赴、衆乃從之。既爲安陽令、轉驃騎從事中郎。勖有遺愛、安陽生爲立祠。遷廷尉正、參文帝大將軍事、賜爵關內侯、轉從事中郎、領記室。高貴鄉公欲爲變、時大將軍掾孫佑等守閶闔門。帝弟安陽侯幹聞難欲入、佑謂幹曰、未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及幹至、帝遲之、幹以狀白、帝欲族誅佑。勖諫曰、孫佑不納安陽、誠宜深責、然事有逆順。用刑不可以喜怒爲輕重。今成倅刑止其身。佑乃

族誅。恐義士私議。乃免佑爲庶人。時官騎路遺求爲刺客入蜀、勖言於帝曰、明公以至公宰天下。宜仗正義以伐違貳。而名以刺客除賊。非所謂刑于四海。以德服遠也。帝稱善。及鍾會謀反、帝出鎮長安、主簿郭奕、參軍王深以勖是會從甥、少長舅氏、勸帝斥出之、帝不納、而使勖陪乘、待之如初。先是勖啓伐蜀、宜以衛瓘爲監軍、及蜀中亂、賴瓘以濟、會平還洛、與裴秀羊祜共管機密。時將發使聘吳、並

遣當時文士作書與孫皓、帝用勖所作。皓既報命和親、帝謂勖曰、君前作書、使吳思順、勝十萬之衆也。帝即晉王位、以勖爲侍中、封安陽子、邑千戶。武帝受禪、改封濟北郡公。勖以羊祜讓、乃固辭爲侯。拜中書監、加侍中、領著作、與賈充共定律令。相爲黨友。故充之將出鎮關右也、勖謂馮紞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若使充女得爲妃、則不留而自停矣。勖與紞伺帝間、並稱充女才色、遂成

婚。久之進位光祿大夫。既掌樂事、修律呂、初勖爲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又嘗在帝座進飯、謂坐人曰、此是勞薪所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用故車腳。舉世伏其明識。俄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記籍。乃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詔勖撰次爲中經、列在祕書。又立書博士、置弟子教習、以鍾胡爲法。

丹云省心諸本皆作清心非是

咸寧初與石苞等並爲佐命功臣列於銘饗
及王濬表請伐吳勗與賈充固諫不可帝不
從而吳果滅以專典詔命論功封子一人爲
亭侯于時有議欲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
者勗議以爲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
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致畫
一之歌此省心之本也漢文垂拱幾至刑措
此省事也光武并合吏員縣官國邑裁置十
一此省官也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減天下

吏員正始中亦并合郡縣此省吏也今必欲
求之於本則宜以省事爲先凡居位者使務
思蕭曹之心以翼佐大化篤義行崇敦睦使
昧寵忘本者不得容而僞行自息浮華者懼
矣重敬讓尚止足令賤不妨貴少不陵長遠
不間親新不間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則上
下相安遠近相信矣位不可以進趣得譽不
可以朋黨求則是非不妄而明官人不惑於
聽矣去奇技抑異說好變舊以徼非常之利

時云省事被役出省官甚顯咏有勢敎起一篇精神不然則通篇未免單薄

陳云設官分職繁簡之數亦由時代而事繁省斯政任之義達成此議列省事之旨可謂詳明報證

者必加其誅則官業有常人心不遷矣事留
則政稽政稽則功廢處位者而孜孜不怠奉
職司者而夙夜不懈則雖在挈瓶而守不假
器矣使信若金石小失不害大政忍忿損以
容之簡文案略細苛令之所施必使人易視
聽願之如陽春畏之如雷震勿使微文煩擾
爲百吏所黷二三之命爲百姓所厭則吏竭
其誠下悅上命矣設官分職委事責成君子
心競而不力爭量能受任思不出位則官無

異業政典不奸矣凡此皆愚所謂省事之本
也苟無此愆雖不省吏天下必謂之省矣若
欲省官私謂九寺可并於尚書蘭臺宜省付
三府然施行歷代世之所習是以久抱愚懷
而不敢言至於省事實以爲善若直作大例
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及事之興
廢不得皆同凡發號施令典而當則安儻有
駮者或至塞否凡職所臨履先精其得失使
忠信之官明察之長各裁其中先條上言之

冉云賈充荀勖爲從雖比周爲奸然得以行其計者實在晉武誤聞昏愚得太子乎

然後混齊大體、詳宜所省、則令下必行、不可搖動、如其不爾、恐適惑人聽、比前行所省、皆須臾輒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勖論議損益多此類。太康中乃詔勖爲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辟召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太尉賈充司徒李胤並薨太子太傅又缺勖表陳三公保傅宜得其人、若使楊珧參輔東宮、必當仰稱聖意、尚書令衛瓘吏部尚書山濤皆可爲司徒、如以瓘新爲令未出者、濤即

其人、帝並從之。時帝素知太子闇弱、恐後亂國、遣勖及和嶠往觀之、勖還盛稱太子之德、而嶠云太子如初。及帝將廢賈妃、勖又與馮紞等諫請、故得不廢。時議以勖傾國害時、孫資劉放之匹。然性慎密、每有詔令大事、雖已宣布、然終不言、不欲使人知己豫聞也、嘗以語諸子曰、人臣不密則失身、樹私則背公、是大戒也、汝等亦當宦達人間、宜識吾此意。久之、以勖守尚書令、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

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遣出。帝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居月餘以母憂上還印綬、帝不許、仍奉詔視職。以太康十年薨、詔贈司徒、謚曰成。勖有才思、若何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人有賀者、勖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我邪。勖有十子、其達者輯藩組。輯嗣官至衛尉卒、謚曰簡。子畯嗣卒、

謚曰烈。

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爲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及惠帝西幸長安、以組爲河南尹、遷尚書、轉司隸校尉。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懼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永嘉末、復以組爲侍中、領太子太保、未拜、會劉聰王彌逼洛陽、組與藩俱出奔。懷帝蒙塵、司空王浚以組爲司隸校尉、組與藩移檄天下、以琅邪王爲盟

盧云此贊辭屬晉、按漢兩偶語辭上同使身欤

王、愍帝稱皇太子、組即太子舅也、及領司隸
校尉、行豫州刺史事、與滿並保滎陽之開封。
建興初、詔滿行留臺事、俄而滿薨、帝更以組
爲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又兼司隸、復行留臺
事、進封臨潁縣公。明年、進位太尉、領豫州牧、
假節。元帝承制、以組都督司州諸軍、加散騎
常侍、餘如故。及西都不守、組乃遣使移檄天
下、共勸進。於是拜組爲司徒。組以逼於石勒、
不能自立、太興初、自許昌率其屬數百人渡

江、頃之、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
永昌初、遷太尉、領太子太保、未拜、薨、謚曰元。
子奕嗣。

馮統 刪

史臣曰、夫立身之道、曰仁與義、靜動既形、悔
吝斯及、有華之勝。殊北門之情、渭濱之叟。匪
西山之節。湯武有以濟其功。夏殷不能議其
志。王沉才經文武、早尸人爵、在魏參席上之
珍、居晉爲帷中之上、桐宮之謀遽泄、武闈之
禍遂臻。是知田光之口、豈燕丹之可絕。豫讓
之形、非智氏之能變。動靜之際、有據蔟棄、仁
義之方、求之彌遠矣。彭祖謁由捧雉、孕本貿
絲、因家乏主、遂登顯秩、擁北州之士馬、偶東
京之糜沸、自可感召諸侯、宣力王室、而乘間
伺隙、潛圖不軌、放肆獯虜、遷播乘輿、遂使漳
滏蕭然、黎元塗地、縱貪夫於藏戶、戮高士於
燕垂、阻越石之內難、遂世龍之外府、惡稔毒
痛、坐致焚燎、假手仇敵、方申凶獷、慶封之戮

慢罵何補哉。公曾慈明之孫、昇倚文若之子、
踐隆堂而高視、齊逸軌而長鶩、孝敬足以承
親、周慎足以事主、刊姬公之舊典、採蕭相之
遺法、然而援朱均以貳極、媚褒閻而偶震、雖
廢興有在、隆替靡常、稽之人事、乃二荀之力
也。至於斗粟興謠、踰里成詠、勗之階禍、又已
甚焉。馮統外馳戚施、內窟狙詐、斃攸安賈、交
勗晉張、心諂楚費、過踰晉伍、爰繇獻壽、空取
慰於仁心、統之陳說、幸收哀於進慮、投畀之

罰無聞、青蠅之詩不作矣、

列傳第九　晉書三十九　終

蔣云壽春之敗天下無一人除[illegible]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三[illegible]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里吳天泰參校

賈充　嗣謐　從子模

蔣云充老奸本傳不足盡之須參任愷庾純諸傳合看至篇末又載沒要緊事頗冗雜之載故猶削之○又云充於魏爲叛逆於晉實有佐命之勳其在晉奸處獨忠乎吳功與結婚耳其女雖傾晉此亦不得咎充譬如呂公能于風塵識眞主而不知己女爲千家敗亂之婦何默

賈充字公閭平陽襄陵人也父逵魏豫州刺史逵晩始生充言後當有充閭之慶故以爲名字焉充少孤襲父爵拜尚書郎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帝初秉政恐方鎭有異議使充慰勞四征詣淮南見諸葛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及還白帝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死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

蒲云於是二字似弱關係然似此系來師史所成濟不削可爲緊文此耳

小、不徵、事遲而禍大、帝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充復從征誕、以勳進爵宣陽鄉侯、增邑千戶、遷廷尉、充雅長法理、有平反之稱、轉中護軍、高貴鄉公之攻相府也、充率衆拒戰於南闕、軍將敗、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謂充曰、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是抽戈犯蹕、及常道鄉公即位、進封安陽鄉侯、加散騎常侍、鍾會謀反於蜀、帝假充節、以本官都督關中隴右諸軍事、西

據漢中、未至而會死、時軍國多事、朝廷機密、皆與籌之、與裴秀王沈羊祜荀勗同受腹心之任、帝又命充定法律、假金章、賜甲第一區、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充有刀筆才、能觀察上旨、初文帝以景帝恢贊王業、欲傳位於舞陽侯攸、充稱中撫軍寬仁、有人君之德、宜奉社稷、及文帝寢疾、帝請問後事、文帝曰、知汝者賈公閭也、帝襲王位、拜充晉國衛將軍、改封臨潁侯、及受禪、充以建

明大命、轉車騎將軍、更封魯郡公、充素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會氐羌反叛、時樹機能亂秦雍帝特深以爲慮、愷因進說、請充出鎭關中、以爲撫綏之計、庾純亦稱之、事在愷傳、帝遂命充爲使持節、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此舉、充自以失職、深銜任愷、將之鎭、百僚餞于夕陽亭、荀勗私焉、蒋云關略在此

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勗請行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事、帝納其言、遂詔充居本職、尋遷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初帝疾篤、朝野屬意於攸、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女婿、親疎等耳、立人當立德、充不答、及是帝聞之、徙和光祿勳、乃奪充兵權、而位遇無替、尋轉太尉行太子太保錄尚

標云郭槐殺乳母以及子遂絶充後末裔樓貴諸外孫其子孫

書事、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總統六師、充
慮大功不捷、表陳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幽幷
之戍、天下勞擾、年穀不登、興兵致討、懼非其
時、又臣老邁、非所克堪、詔曰、君不行、吾便自
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爲諸軍節度、
以冠軍將軍楊濟爲副、南屯襄陽、吳江陵諸
守皆降、充乃徙屯項、王濬之克武昌也、充
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
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

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
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奏
馳表固爭、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
罷、充大慙懼、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闕、豫幸東
堂以待之、與群臣上告成禮、及疾、帝遣皇太
子紹省起居、以太康三年薨、與石苞等爲王
功配享廟庭、追贈充子黎民爲魯殤公、充婦
廣城君郭槐、性最妒、初黎民三歲、乳母抱之
當閤、充就而拊之、槐謂充私乳母、卽殺之、黎

實之惡斬絶無子二行章亦相類○姑六天假手於婦斬賊奴之後自是快事

民悲思啼泣、不飲他乳死、充後終無嗣、及薨
槐輒以外孫韓謐爲黎民子、奉充後、郞中令
韓咸、中尉曹軫諫槐曰、禮無異姓爲後之文、
無令先公懷腆后土、良史書過、豈不痛心、槐
不從、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
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
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爲比、及下禮官議充
謚、博士秦秀議謚曰荒、帝不納、博士段暢希
旨、建議謚曰武、帝乃從之、惠帝卽位、賈后擅

標云此與世說載前李事多不實故刪

權、加充廟備六佾之樂、母郭爲廣城君、及郭
氏亡、謚曰宣、特加殊禮、時人譏之、而莫敢言
者、初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荃、濬、
荃爲齊王攸妃、初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
陽淡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阼、李
以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勅
充迎李、郭槐怒、攘袂數充、充乃答詔、託以
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特爲李
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然充每出行、槐輒

標云違詔違母而偏畏妒婦小人之最無行者

鍾云謐猶有文章故能致潘陸東唯曰文人無行料不肯與白丁猥嗟作友如此陳云二陸誠所入潘安必慎所之

使人伺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見古今重節義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聞者竊笑及將亡充乞遺命柳曰敕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李氏作女訓行於世

謐字長深母賈午充少女也父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官散騎常侍河南尹蔣云原史載壽初通賈午充因以妻之事本世說未可信況前人已辨其誣云韓壽通者乃陳騫女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充女謐好學有才思既為充嗣繼佐命之後又

賈后專恣謐權過人主至乃鎖繫黃門侍郎驕侈踰度極其室宇器服歌舞之盛海內貴游莫不爭禮事之或著文章稱美以方賈誼渤海石崇歐陽建滎陽潘岳吳國陸機陸雲蘭陵繆徵京兆杜斌摯虞琅邪諸葛詮弘農王粹襄城杜育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清河崔基沛國劉瓌汝南和郁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太原郭彰高陽許猛彭城劉訥中山劉輿劉琨皆傅會於謐號曰二十四友其餘不得預焉歷位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尋轉侍中領秘書監謐時從帝幸宣武觀校獵諷尚書於會中召謐受拜誡左右勿使人知於是眾疑其有異志矣謐既親貴數出入二宮常與太子奕棋爭道態甚倨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懼言於后遂出穎為平北將軍鎮鄴於是與后成謀誣陷太子及趙王倫廢后以詔召謐於殿前將戮之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就斬之

模字思範充從子也沉深有知算深為充所信愛充衰疾恆憂己謚傳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起為車騎司馬豫誅楊駿封平陽鄉侯邑千戶及楚王瑋矯詔害汝南王亮太保衛瓘詔使模將中騶三百人救之是時賈后既豫朝政欲委任親黨拜模散騎常侍二日擢為侍中模乃與張華裴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中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寧靜模等之力也尋加授光祿大夫模潛執權勢外形欲

評云模於趙王倫處尋進附一面

遂之，每事啓奏賈后，事入，輒取急，或託疾以避。其與模素嫌忿者，多所中陷，加以貪冒，聚歛日甚。但后性甚剛暴，模每盡言，爲陳禍福，后不能用，反謂模毀已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楊駿

評云駿之罪雖不如充，而威權過之，使然。馬庭之禍，則三楊亦賈郭流耳。卽日兆濟退讓自若，然到此地位，亦不得不爾。試觀賈模、裴頠，亦何寄不以禍福盡言乎。總之，小人不可以任社稷之重，斯言得之矣。

楊駿字文長，弘農華陰人也。少爲高陸令，後以女貴，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識者議之曰：夫封建諸侯，所以藩屛王室也。后妃，所以供粢盛，弘內敎也。后父始封，而以臨晉爲侯，兆於亂矣。尚書褚䂮、郭奕並表駿小器，不可以任社稷之重，帝不從。太康以後，駿及其弟珧、濟並在高位，勢傾天下，時人號爲三楊。及帝疾篤，未有顧命，朝臣惶惑無計，而駿乃盡斥群公，親侍左右，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所用者非，乃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乃詔中書以汝南王亮與駿夾輔王室。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匿。中書監華廙懼，自往索之，終不與。后乃奏帝以駿輔政，帝頷之，便召中書監華廙、令何劭口宣帝旨，使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領前將軍如故。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及帝崩，駿遂當寄託之重，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

而駿不下殿。惠帝卽位，乃進駿爲太傅，以其甥段廣、張邵居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卽位故事，大開封賞，以悅衆。然爲政嚴碎，愎諫自用，中外多惡之。故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重，握大權，輔弱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

子也、屢以正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必當疏我、我得疏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覆族、其能久乎、殿中中郎孟觀、李肇素不爲駿所禮、陰構駿將圖社稷、賈后欲預政事、而憚駿、又不肯以婦道事太后、故密通其意於黃門董猛、謀廢太后、猛乃與肇觀潛相結托、賈后乃令肇報汝南王亮、使連兵討駿、亮曰、駿凶暴、死亡無日、不足憂也、又報楚王

瑋、瑋然之、於是求入朝、駿素憚瑋、先欲召入、防其爲變、因遂聽之、及瑋至、觀肇乃啓帝夜作詔、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東安公繇率殿中四百人隨其後以討駿、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受恩先帝、竭心輔政、且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帝不答、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闕豎爲后設謀、將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

示威、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引東宮及外營兵、公自擁翼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可以免難、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魏明帝造此大功、奈何燒之、侍中傅祗夜白駿、請與尚書武茂俱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群僚曰、宮中不宜空、便起揖、於是皆走、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士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於馬廐、以戟殺之、觀等受賈后旨、誅駿親黨、皆夷三族、初駿徵高

士孫登、遺以布被、登截被於門、大呼曰、斫斫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果驗、

珧字文琚、歷位尚書令、衛將軍、素有名稱、得幸於武帝、時望在駿前、書同荀馮華、擇出齊王攸、中護軍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欲手刃之、珧因辭疾、諷有司奏琇、轉爲太僕、珧知權寵不可居、以兄太貴盛、自乞遜位、初聘后、珧表曰、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

蔣云按史中載八此等異言法出於歷一時

得以免禍。詔從之。兆臨刑稱冤，云事在石函，可問張華。蔣云按華侯云兆主秉干戶之外西嘯之中有石函名曰宗廟函中以衆謂宜爲申理，合依鍾繇事例，而賈氏族黨促行刑者，遂斬之，時人莫不嗟歎焉。

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校獵北芒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在輦前。猛虎突出，帝命王濟射之，應弦而倒。須臾復一出，濟受詔，又射殺之，六軍大叫稱快。帝重兵官，多

授貴戚清望，濟以武藝號爲稱職。晉滐慮盛濟乃與諸甥李斌等共切諫駿，斥出王佑爲河南太守，建立皇儲，皆其謀也。初駿忌大司馬汝南王亮，使之藩，濟與斌數諫止之，駿遂疎濟。濟謂傅咸曰：若家兄徵大司馬入，退身避之，門戶可得免耳。咸曰：但徵還，共崇至公，便立太平，無爲避也。夫人臣不可有專，豈獨外戚，今宗室疎，因外戚之親以得安，外戚危，倚宗室之重以爲援，所謂脣齒相依，計之善者。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納。後與諸兄俱見害。

史臣曰：賈充以諂諛陋質，幸屬昌辰，濫叨非據，抽戈犯順，曾無猜憚之心，杖鉞推亡，遽有知難之請，非惟魏朝之悖逆，抑亦晉室之罪人歟。逮乎貽厥，乃嗣惡稔，煽茲哲婦，索彼惟家，雖及誅夷，曷云塞責。昔當塗闕翦，公閭實肆其勞，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楊駿階緣寵幸，

遂荷棟梁之任，敬之猶恐弗逮，驕奢滿洪，庸可免乎。括母以明智全身，會昆以先言獲宥，文琚職同彙烈，而罰異昔人，悲夫。

列傳第十　晉書四十 終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竟陵鍾惺原評

檇李蔣之翹刪定

同郡王庭校

魏舒

鍾云魏舒就孝廉之選可愧世之飾退者甘郎官之退可爲世之冒進者然總是一念只是極眞極不苟耳○蔣云此在晉書爲拔峻潔文字敘事亦有筆力然由舒本事自是可人故能爾

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也少孤爲外家甯氏所養甯氏有相宅者云當貴甥外祖母以魏

晉書卷四十一

氏甥小而慧意應之舒曰當在我爲外祖成此宅相久乃別居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酒石餘而遲鈍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

鍾云遲鈍質朴舒一生德業受肩作用終始不出此四字

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未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我願畢矣舒亦不爲意不修常人之節不爲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性好騎射著韋衣入山澤以漁獵爲事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爲台輔然今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

鍾云一語可喚英雄無短氣於

營之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嘗詣野王

此故舒受而不辭若作人便有許多推讓

夜寐逢主人妻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寢者曰魏公舒後十五載舒詣主人問所生兒曰因條桑斧傷死條音挑舒乃心獨喜自負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除澠池長遷

晉書卷四十一　傳　二

浚儀令入爲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其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同僚素無清論者咸有愧色談者稱之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舒常爲畫籌而已

鍾云常爲畫籌不獨妙於自晦亦高於自與

蔣云射之畫籌猶校臺之釋算也

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舒容範閑雅發無不中舉坐愕然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

鍾云毓二語亦非淺人所能道自是古大臣極

蔣魏人用人處士之與知己固有出于不知之中者如舒與欽是也

轉相國參

翁云魏舒生平似多此一事

陳云此恬退之人殊有味於可味也

單封劇陽子、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至廢興大事、人莫能斷者、舒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遷宜陽榮陽二郡太守甚有聲、徵拜散騎常侍、出爲冀州刺史、三年、以簡惠稱、入爲侍中、武帝以舒清素特賜絹百匹遷尚書以公事當免官詔以贖論、太康初拜右僕射舒與衛瓘山濤張華等、以六合混一、宜用古典封禪東嶽、前後累陳其事、帝謙讓

晉書 卷四十一 傳 十

不許、以舒爲左僕射領吏部、及山濤薨以舒爲司徒、舒有德望、凡祿賜、皆散之九族、家無餘財、陳留周震累爲諸府所辟、辟書下、公輒喪云、僉號震爲殺公掾、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識者以此稱其達、後以年老稱疾遜位、祿賜如前、時論以爲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祿終者、未之有也、司空衛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太熙元年薨諡曰康、子混清惠有才行爲太子舍人、先舒卒、舒爲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于是終服不復哭、

翁云待奸雄一時遇討決對剛不來故須以氣勝之意此語耶稱快

李憙

李憙字季和上黨銅鞮人也、父佺漢大鴻臚憙少有高行、博學研精、與北海管寧以賢良徵、不就、宣帝復辟憙爲太傅屬、固辭疾、郡縣扶輿上道、時憙母疾篤、乃竊踰泫氏城而徒還、遂遭母喪、論者嘉之、後爲并州別駕、時驍

晉書 卷四十一 傳 四

騎將軍秦朗過并州、州將畢軌敬焉、令乘車至閤、憙固諫以爲不可、軌不得已、從之、景帝輔政、命憙爲從事中郎、因問憙曰、昔先公辟君不應、今孤命君而君至、何也、對曰、先君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憙畏法而至耳、帝甚重之、轉拜右長史、從討毌丘儉、還遷御史中丞、當官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肅焉、後除涼州刺史、甚有聲、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遂大獲、

以功重免謫于是請遷許之累遷司隷校尉
及親帝告禪于晉憙以本官行司徒事副太
尉鄭沖奉策泰始初封祁侯憙上言故立進
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故尚書僕射
武陔各占官三更稻田請免濤睦等官陔已
亡請貶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
後行耳吾豈將枉縱其間哉然案此事皆友
所作侵剝百姓以謬惑朝士姦吏乃敢作此
其考竟友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

蔣云諸僕攝究劉沖缺但應分却未嘗司馬溫公曰使憙言是則濤不可赦言非則憙不足褒而一哉

所問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
直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豈其
然乎其申勑群僚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
數遇也憙為二代司隷朝野稱之以公事免
會皇太子立以憙為太子太傅遷尚書僕射
拜特進光祿大夫以年老遜位及齊王攸出
鎮憙上疏諫爭辭甚懇切憙自歷仕雖清非
異衆而家無儲積親舊故人與之分衣共食
未嘗私以王官及卒追贈太保謚曰成子贊

劉寔

蔣云子真頗推叢論但所謂一偏太冗漫無攜決故刪

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漢濟北惠王壽之
後也父廣斥丘令寔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
然好學手約繩口誦書博通古今清身潔己
行無瑕玷州郡察孝廉舉秀才皆不行以計
吏入洛調為河南尹丞後歷吏部郎參文帝
相國軍事封循陽子鍾會鄧艾之伐蜀也有

蘇云寓謂之四寔慕正與嘗合否文王於甚蘊之當判有見

客問寔曰二將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
皆不還客問其故笑而不答竟如其言寔以
世多進趣廉遜道闕乃著崇讓論以矯之泰
始初進爵為伯累遷少府咸寧中轉尚書杜
預之伐吳也寔以本官行鎮南軍司初寔妻
盧氏生子躋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
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
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受賂免官頃之為大
司農又以夏罪免寔每還州里鄉人載酒肉

鍾云石家一厠有兩奴事一爲寔甚快人其內一爲王敦着新衣寔出處最好事字極言爭倫依汰耳

以侯之、寔難逆其意、輒共啖而返、其餘、或謂
寔曰、君行高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
切磋之、寔曰、吾之所行、是所聞見、不相祖習、
豈復教誨之所得乎、世以寔言爲當、後起爲
國子祭酒散騎常侍愍懷太子初封廣陵王
高選師友以寔爲師、元康初進爵爲侯累遷
太子太保加侍中九年策拜司空遷太常轉
太傅太安初寔以老病遜位懷帝即位復授
太尉寔自陳年老固辭不許左丞劉坦上言

以爲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
謂宜聽寔所守、詔始聽寔以侯就第位居三
司之上卒謚曰元寔每崇儉素、雖處榮寵、居
無第宅、嘗詣石崇家、如厠、見有絳紋帳裀褥
甚麗、兩婢持香囊、寔便退、笑謂崇曰、誤入卿
內、崇曰、是厠耳、寔曰、貧士未嘗得此、乃更如
他厠（鍾云羊石家侈非惟失事上之禮亦將係身之道劉寔誤入卿內一語正點化崇耳用意甚微出語甚妙崇於此驚悔張謝不暇乃曰是厠耳甚矣崇之鈍而聞也不死何俟）時禮教陵遲、而寔獨持己以正、喪妻爲廬

王戎笑云舒杖大似子眞

杖之制、終喪不御內、輕薄者笑之、寔不以介
意、自少及老、篤學不倦、雖居職務、卷不離手、
尤精於三傳、辯正公羊、以爲衛輒不應辭以
王父命。祭仲失爲臣之節。舉此二端。以明臣
子之體。遂行于世、又撰春秋條例二十卷
弟智字子房貞素有兄風、少貧窶、每負薪自
給、讀誦不輟、竟以儒行稱、歷中書黃門吏部
郎、出爲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
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

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入爲秘書監累遷侍
中尚書太常著喪服釋疑論多所辯明太康
末卒謚曰成

高光 別

史臣曰、下士競而文、中庸靜而質、不若進不
足而退有餘也、魏舒劉寔、發慮精華、結綬登
槐、覽止成務、可爲得之矣、詩曰、貪人敗類、豈
劉夏之謂歟、

贊曰、舒言不矜、寔對千乘、子真宜茂、雅志難

陵、進忠能舉、退讓攸興、皎皎瑚罍、來光玉繩、

列傳第十一　晉書四十一　終